重慶大學叢刊

二五之七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叢書集成續編　第二五七册目錄

史地類

婦女總傳

烈女傳一卷……清　汪　憲輯　振綺堂　一
重集烈女傳例一卷……清　魏于雲撰　昭代　二一
烈女傳補注正譌一卷……清　王紹蘭撰　雪堂　二七
今烈女傳一卷附錄一卷……清　不著撰人　香豔　三一
蘭因集二卷……清　頤道居士輯（陳文述）　武林掌故　三七
懷芳記一卷……清　蘿摩庵老人撰　三長物齋　七三
賢母錄四卷旌節錄一卷……清　黃本驥撰　香豔　六五
清　黃本驥續（譚獻）

帝后總傳

皇明帝后紀略一卷……明　鄭汝璧撰　邈園　一四三

總傳雜錄

錢塘先賢傳贊一卷附錄一卷……宋　袁　韶撰　武林掌故　一六一
敬鄉錄十四卷……元　吳師道撰　適園　一七九

草莽私乘一卷附刻一卷……元　陶宗儀輯　對樹書屋　二九一
金華賢達傳十二卷……明　鄭柏撰　續金華　三一九
金華先民傳十卷……明　應廷育撰　續金華　三八一
尊鄉錄節要四卷……明　王弼撰　台州後集　四六七
義物人物記二卷……明　金江撰　續金華　四九九
陸尚寶遺文二卷……明　陸師道撰　百爵齋　五一七
翠微亭題名考一卷……清　蔡名衡輯　武林掌故　五三九
人瑞錄一卷……清　李集撰　昭代　五五三
鶴徵前錄一卷……清　李富孫撰　昭代　五六一
鶴徵後錄一卷……清　李富孫續輯　昭代　五九七
秦雲擷英小譜一卷……清　李遇孫撰　雙楳景闇　六三九
秦雲擷英小譜一卷……清　王昶撰　昭代　六五一
積山雜記一卷……清　汪惟憲撰　昭代　六六五
尚友記不分卷……清　汪喜孫輯　瀼雅齋　六八五
燕蘭小譜五卷附海鷗小譜一卷……清　安樂山樵撰（吳長元）　雙楳景闇　七二五
秋谷老人撰（趙執信）

Nvt 96/07

烈女傳

烈女傳

錢唐汪憲魚亭輯

古昔先王之敎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閨門之賢淑與士行並昭易著貞不字之爻書載詹降禮宜婉嫕聽從春秋明防閑之義至於風雅所詠傳記所列重書累見厥行芬芳純懿不止出於一塗若莊姜之溫惠伯姬之守禮文伯母之誨勤孟仉之善教魯之義姑梁之高行與其子以偕隱表其夫而持廉以身當熊之忠上書救父孟孝聞聲知凶與飯識士士行有百女行奚讓焉徒言三從四德之條者略而未及其全也然而婦人不能自專繫於父夫此其大較也柏舟之詩寡鵠之歌臧帨而興嗟宵行而畏露故石廩之忌懷清之臺專以節操潔白自持家壺之巨防古今咸重之凡百諷誡之所昭宣懍懍乎守其矩而不敢越在於後世他德或遜於古人唯茲尚克自保則風化之所由然被於俗習者如是其久且遠也我

朝治登熙皞遠邁前代淑士於詩書禮樂已者其效序序郁份人胥守禮而端操而亦不遺於珩璜之訓彤管之書如民間婦婦守志終身合於功令者錫以棹楔享於春秋普天之下卽窮鄉僻地之區傭婦隸女之喪咸能自狥其志慷慨守經鄭衛淫溢之風洎然一變而邑有志傳閭有悼史文人學士集中所傳班班可考懼輶軒輶跡之不克廣采於千萬里之遐收之不勝其叢顧吾力亦尚未能乾隆戊寅已卯間憲厠跡刑曹每遇節烈之案念其以微賤巾幗不貞暫辱於一攜手一調語之輕或能蹈白刃而不顧輕生重節足以媲美士君子特立不回之概堤以嘗撫案三歎嘉其志而高其風心嗷然爲之動因思貞烈事跡悉登發書可以按籍稽攷特傳書文案叢積無人焉爲之披羣輯錄故奇特卓絕之行湮沒於塵賸之中終古不彰後之秉史筆者次諸列傳僅存千百之什一亦可嘅矣是以見輒筆之於簡而局於專司未能徧及幸得曹長尹亨山先生俾胥鈔錄各司節烈案件起乾隆初元迄於癸未三十年中事略具矣案中事跡經州縣司撫累次研審情事非虛兇人伏辜毫無粉飾較於文士傳記獨得眞實爲此據實傳之次於簡牘於以揚芘風俗貞風更能振起士君子閱茲觀感興懷未嘗不因之而激發亦不負畢命窮泉之女霜清冰潔相慰地下若追考乾隆以前雖得一二而采錄未徧恐蹈挂漏之譏尙猶有待也

直隸

文安張會女二姐於豆田中遇惡少韓立柱姐年裁十五力弱立柱用彊欲凌之堅不從喊叫抵拒立柱恐人聞力扼吭我死乾隆二年五月總督李衞題准建坊入祀節孝祠

蔚州武興攜妻周氏至張家口外佃種有同夥之山西張珍乘氏獨居調以褻語被氏罵而退氏訴扶奮不欲生服毒畢命

喀喇河屯傅郭氏夫婦居馬姓溝種藝營生有趙大柱同居有宋喜者初調之被斥力按欲與亂值其父歸聞喊赴救免長兒絕食不

曲周劉桂姐劉進富之女性固酷暑依母離寢睡熟同院居之馬四偏覬見之強污其身姐驚叫偕母追逸姐

清河張尙德妻趙氏懷子獨坐邨人孫三以穢言調誘氏痛罵之性烈誓不欲生延三日終不釋投縊明志乾

隆二十一年氏與傅郭氏寓焦氏劉桂姐先後題旌

滿城趙李氏年少艾赫李二保伺其夫不在潛入其室求與私氏素強動曰且罵予擒李甚力李見旁有刀取

以斫其臂氏不避凶刃持益甚被斫死

晉縣李五妻劉氏在窪地打高粱有徐三者設計引入秫科叢中向前迫欲爲亂氏喊罵時有徐二張仁其來相持幸聞叫接應有人逐而散氏哭泣不止

富林之場院益死氏與張柱姐趙盖氏俱以乾隆二十年先後題旌

喀喇河屯傅郭氏夫婦居馬姓溝種藝營生有趙大柱來寮所寄物見氏孤身向前逼戲之氏大罵大柱遁忿極自經

祁州寗趙宇妻焦氏鄰胡入兒至其家借轆轤而去適不在向前淩氏氏喊罵逐出門外氏見懼聲張持刀嚇

阻而罵喊益甚遂截其喉延十日畢命

延二日自溺於河氏與趙李氏俱以乾隆二十三年題旌

商宮李明孝妻朱氏在棗林看守同柯孔玉管見氏子身調以言被怒罵避去氏憤不釋夜日經於室

開州劉守業妻孫氏往鄰劉二小家就其具彈木棉二小戲挑之氏罵而退歸家忿恨不解越三日自縊氏與李朱氏俱以乾隆二十四年題旌

昌平張楊氏夫張八向谷七借米戲以許令其妻伴宿方予咪谷七見張八肯受米將戲爲眞乘其夫出黎明叩其門楊詰問故答以予米夫許語氏閉門不納大慣氏投繯死乾隆二十六年題旌

容城張九妞張聰女也鄰之少年高根輩會以微言動妞妞若不聞避之去根羣噪於懷夜踰牆竊入臥室將私之九妞不從漫罵之次日自溺於井

雞澤秦三妻申氏方天暑患微疾獨眠炕上同院居住之杜雪子推門乞火見其寢不起出語挑以私氏怒罵自沈於井

定州彭來妞父增明負族人彭吉錢吉至其家索逋值來妞孤身在室調以穢辭來妞大聲詈拒之忿不可遏縊而死

任邱籍大妞其父喜然外出室戶偶未固扃族人籍富於人定時挨門入逼與亂妞奮罵取刀斫富富奪其刀刺妞喉而死

三河王如林妻金氏鄰居林之秀素往來其家值氏獨處日牽引之圖與私氏不從唾罵之而退氏訴於夫持刀赴之秀家刎頸死乾隆二十七年氏與張九妞秦申氏彭來妞籍大妞五人先後俱請旌

吳橋張遵明妻陳氏獨寢在房同妹張三扶門入房遘身將凌之被氏驚叫逃去追不能獲氏哭罵數日不飲食自經明其志

永清高體榮妻寗氏有郭應元者貿貨爲彼夫婦覓居屋因相識值夫不在時至其家近身調之氏奔避內室閉門以拒夫歸訴知隱忍不急發氏憤投井死氏與張陳氏俱以乾隆二十八年題旌

右直隸烈婦女二十二人按今直隸兼古燕趙疆域燕以太子丹敬養游士不愛後宮姬姜令其娛客民化成俗客過率以妾侍作宿嫁娶之夕男女無別反以爲榮趙居沙邱餘脈男子相聚爲嬉戲女多倡優彈弦貼臆以游媚富貴徧諸侯之後宮風俗污濫如

是而在於今轄於邦畿千里之內王化由邇而及遠
漸染聲教也爲甚易故今閭門貞肅蠲革前代舊染
之習歷數克樹節烈之媛輸於旁郡尤多遞知移風
易俗樽衡操之自上於以昭
本朝陶淑之治效信登郅隆首啓是篇風規疊著百世
而後猶將慨慕焉

山東

山東趙陳氏趙小妻也小獹妻至直隸廣平縣佃種田
主趙元鈞窺氏艾爲是佃人婦也率意挑氏氏不從掠
刀見逼氏守正不回毒罵無懼色遂被殺乾隆十九年

二月題淮建坊祀祠

王玉妻馬氏居東平州同莊居李二嗣其單居無人調
以淫褻語李二見氏怒卽避跡訴於夫以死自誓守護
數日少弛竟經死乾隆二十六年三月題旌

長清韓妮姐者隨母改嫁於蔡姓鄰人趙三見妮姐在
豆地而四旁無人拉住欲侵犯之妮手傷其面凡急叫
趙乃逸歸訴於母卽自溺

堂邑劉祥妻蘇氏祥與蘇如賢在家敘談祥以事他適
如賢尚留私挽氏手欲與亂唾罵拒之夫歸訴其被欺
卽自縊

貴屋上氏怒其驚擾往訴於鄉之耆老得雙醉歸以瓦擲吠犬落成
長治馮成貴妻崔氏鄰馮得雙醉歸以瓦擲吠犬落成

山西

戲之氏急歸閉門自經

祁縣呂振興妻馬氏其夫之素狎者李愛芳聞其兒啼甚進門抱兒鳴咂對兒語中實調誘氏當被斥責令去忿其辱投井死氏與馮崔氏乾隆二十七年旌表

石山西烈婦二人恒代之俗自磨笄著烈而後代不乏人貞孝女宗孝德里趙郡太守李訊女范陽盧元禮妻也而渭源令裴倫柳氏盧遭賊辱率兒婦三人投井死皆已照耀史策傳百祀而不朽然皆生於華崇清家規世守恐熏習汝毋芝楮模幼得保傅啓迪之訓故能歸難不失其操居常謹端其行若馮崔氏寢室擁氏掃裂其衣氏急叫其姑聞赴呼救爲董義擒生不肯稍受摧辱乃知祖規家範不如是訓是行之提且徧也

河南

嵩縣蘇有仁妻安氏嘗以乳飼王學仁小兒因往來其家無顧忌乘無人時學仁調氏穢褻語被斥去訴於姑及夫隱忍未及聲責氏不能平投繯死

虞城孟五姐孟如山女也獨居織布於室有徐騃者手持布過其籬旁窺見室內無人調以語擲布籬內挑之父歸既訴知忿迫自縊乾隆二十四年五姐與蘇安氏先後旌表

郟縣程二貫妻王氏家與袁法孔相近法孔以事至其家值無人將近氏有犯意氏退避法孔踵其後口出褻言氏搏其頰且罵法孔懼逸夫歸哭訴誓以死乘間自溺於井乾隆二十五年五月題旌

河內許九信妻李氏鄰有王柏素相熟於氏手臊柿乾時往牽其手戲之被罵退訴於夫被人欺戲不欲生九信不急爲理論氏自經死

南陽董陶氏年少嫠居夫兄董義之傭曹百倉夜潛入寢室擁氏掃裂其衣氏急叫其姑聞赴呼救爲董義擒縛於室志姐與許李氏董陶氏皆以乾隆二十六年先後題旌

舞陽鄭寒時妻惠氏夫出獨棲其鄰婦姬良醉後過其門扶而入氏驚高聲罵叫而退訴於母不欲苟活母勸慰至再志終不變乘間自縊

永城鮑大姐爲常姓童養媳雨後獨行常之族名年者牽拽入高糧地內力逼與亂裂其衣大姐極力戚罵年

母聞之急赴救年孝逸歸不欲生延數日投繯自明其節

閻鄉李茂稷妻蔣氏孤身在地采木棉遇蔣添福亦獲身來地初以微辭感動復挈其手被氏叫罵貣去歸訴於姑於夫不甘被褻投繯死

滑縣劉成名妻胡氏在地摘豆值劉三胡攖見其單獨逕行邪兇牽氏至隱處氏力拒不從衣被裂毀滅入閨呼來赴衙散氏歸恥被欺凌自經於屋

新野張豬涮妻信氏在外解洗廁器有信丸乘醉覘之餅金則持廉欲斷截玖屬夫則卓識不食擾雞則孝諫刎頸避辱則貞烈諸行備焉此爲賢士之難完具

誤出穢語牽其臂氏怒斥罵而退訴姑同往信九家弁命手批其頰猶不釋經而死

汝州任環妞嫁趙姓家其姑向與徐可鳳通往來礙妞眼更欲污妞以逐其懷乃於夜竊入其房圖與亂環妞力拒不從次日可鳳倚其姑勢逼以褻語環妞恐終見辱自溺於井

項城郭三妻夏氏夫出外貿易氏獨處鄰人趙一祥夜叩其家乞火拉其手調之被斥罵乃避逸值夫弟郭虎歸扭一祥奮拳擊殿氏怒不解益於室中

新鄭師窪兒妻樊氏所居房僅限短牆鄰王年兒知其夫傭於外夜越牆入室氏驚詰聲叫年兒逸氏訴翁及

夫延三日憤不洩遂自經氏與鄭惠氏鄰大妞李蔣氏劉胡氏張信氏任環妞郭夏氏八人俱以乾隆二十七年先後旌表

通許師二妞母孀弟幼家無壯者其母常令族人師廷代買物件不避往來一日門偶不固扃廷竊入妞室撫摩其身急詈叫而奔去鄧偕母至廷家痛罵并命心猶不甘投繯畢命乾隆二十六年三月題准旌表

右河南烈婦女十五人在漢則樂羊子妻勸夫不拾餅金則持廉欲斷織以厲夫則卓識不食擾雞則孝諫刎頸避辱則貞烈諸行備焉此爲賢士之難完具

者在晉則荀爽之女義不二夫在唐則京兆韋氏伯仲二女在宋則貝州趙氏新鄭張丁氏汝州二王氏在元則洛陽朱錦哥偃師王安哥沛梁丁尚賢妻李氏在明則汝州張鐸妻睢州湯趙氏俱以陷賊不受兇污或爾兵刃或投嶮谷河水死以自光其節若許李氏則樂羊子鄉里也董陶氏則荀爽之鄉里也任環妞則二王氏張鐸之鄉里也張志妞則湯趙氏之鄉里也前烈已耀於史乘後烈復表閭刻石而馨香於春秋之享祀詎不休哉至於任環妞事實與明之吳縣王妙鳳貴池唐貴梅及歸震川所傳嘉定張氏

雅相類婦貞而姑淫少艾潔而老嫗穢譬如飲蚨尋丈之地艮茜蓼艸共生其間迫秋而落其實艮者自艮而蕪者自蕪也是故閭愚之門或能梗生哲士而忠臣義士亦不免有庸弟悖兒人當自爲樹立哉

江南

安徽懷遠宋三子妻齊氏夫傭於外依母宋氏舍資麪徐鄰有監生楊三考窺氏娶誘之勿得則斬爺唐等入其肆尋由爭鬬適有宋之義子劉湘臥店後揚止遂污齊氏與湘有私欲湘拒擊復賄保長言家醜面狂以當報官私致三考意於宋氏如允事即可寢母女皆堅拒不從保長卽誣捏報於官惡言恐嚇母女憤無可訴勢孤力弱相率而縊乾隆二年十二月題准建坊祀祠

安徽太和徐常妻李氏常早出犁地氏倘寢鄰人張三潛入室撫摩氏身氏驚斥罵始避去氏忿聘輾不能釋投繯死乾隆四年十二月題請旌表

安徽虹縣陳江妻張氏江與高永久同臥外戶看守牛而苗姐挑菜徧之欺姐單弱牽臂逐之姐大罵相拒卽以鐮擊倒姐姐罵益肆遂遇害姐與循姐呂汪氏蔣猶江睡熟永久冒爲江入氏室氏辨知非夫追叫被逸姑與夫因未有言調牽襄踪跡忍未發氏愈憤激延一日自經乾隆五年十月題旌

安徽蒙城陳氏吳增童養妻也往地除艸有李定者四顧無人移其臂調之氏拒不從力拉入秫科中逼與亂經過有人聞喊赴救而免氏歸訴於姑自縊明節乾隆六年六月題旌

安徽阜陽循姐于孟甫女也鄰人王四見其獨身在地挑菜強牽入秫地隱處將侵凌之姐力拒毒言肆罵王四以刈艸刀斫仆地鳥愈膺連斫致斃

安徽合肥呂積揆妻汪氏少而寡依其叔姑芮氏居有江周者初喪偶向芮議娶之氏秉貞欲守志不從芮貪財釀虫婚許嫁周而氏志節不移事遂寢江周覬氏少艾必欲圖之強委禽焉氏截髮自誓周猶不愜揚聲將溺於河

安徽太和苗姐石應厚女也有石車者持鐮刈艸於地搶氏於家氏被逼投水死

安徽和州蔣成科妻左氏夫族人蔣成進遇氏於屋後調以醜言氏避入屋復踵入氏叱詈之始退憤無從洩

求私氏喝不退力牽進臥室氏力拒毒罵聲高文法取刀斫之益肆罵不少懼被按在地刀害其命乾隆九年十月題旌

安徽定遠賈愛妻楊氏婚一載而寡誓志守節夫兄賈仲欲令改適氏回母家慮其奪志也稟縣官求印保守志仲不遂意怒甚兩次求媒議婚必令嫁而後已氏恐墮其計自縊死乾隆十二年十月請旌

安徽阜陽李有忠妻賀氏往楊子臣家佐楊妻烹餌供客饌楊家顧匪廈培窺氏少艾於氏之歸也夜已深矣乃踵而袂門入其寢用強侵凌毀裂袒帶氏極喊驚聞鄰右有人赴應始逸去氏哭訴於姑促夫歸欲其理論夫稍遲之氏即投繯死

安徽合肥余子盛偕妻陳氏傭於余南英家南英飲酒醉歸赴氏寢逼欲污之氏叫罵南英避去子盛歸而知之時南英避跡不歸稍延未及聲理氏憤自經

安徽鳳陽李孫氏其子李跑子與顧國棠索錢爭競有李安徽霍邱龐遮先女從戚家攜糕糜回途遇外戚裴奇見而乞糕於授受時執手調謔氏捧脫斥罵歸訴於父以執手不嚴勸隱忍女恚投繯死

安徽宿州陳李氏自幼童養陳家夫友德未成婚其叔翁有傭堵楊德遇氏於園中牽氏欲與私氏不從用強

俱以乾隆十三年先後題旌

按在地裂其衣叔翁聞喊叫趨救免氏即於園自經死
安徽亳州松姐卜永顯女也其母啟鄰人李法赤足許
代爲作履法至其家問需布幾何母適不在而松姐以
徵疾寢未起時室中無人法坐床揭其衾被罵遁去姐
忿怒乘間自縊姐與吳倪氏龐女陳李氏四人俱以乾
隆十七年題旌
安徽臨淮郭氏依母與兄居兄佃種周龍津田兼合本
酤酒龍津之胥租人周天玉素往來無嫌一日乘醉知
其兄他出潛入其家而是夜適氏房門未下關遂近寢
拉氏手驚醒叫罵母赴追去其兄適歸搗獲將鳴於官
母未允而媒氏担言有成議備禮送其家程氏怒毀其
簷箠斥去之加瑾恚甚與已母計伺氏獨行時拉入姜
家程控於官官令姜送給於其母氏以其被欺也歸一
見母而縊乾隆二十三年旌表
安徽滁州張天德妻陳氏家貧甚天德肩販於道氏漿
糙度日鄰兒王天瑞屢挑不從持刀嚇逼氏走免天瑞
蓄意伺之乘隙斫之死乾隆二十四年四月題旌
江蘇丹徒殷永通妻康氏臥後屋護守豬柵夫兄家傭

工張順生飲醉肆謄扶門進氏房揭幃牽被氏喊叫而
退氏以被傭奴窺覘爲辱延三日縊死乾隆二十五年
四月題旌
安徽當塗劉起進妻陳氏獨居在家鄰人張其德醉後
竊入氏房伏隱處氏夜入房其德突出輒語調褻氏怒
罵避去次日向其德理論反被惡言撐拒遂自經於其
德之門外被救復沈於水
安徽太和如姐康有倫女也族人康二印見姐孑身逼
而擁之姐罵而逸父母歸訴其被欺即自經死
江蘇阜寧張朋妻費氏年甫十六鄰有張玉九者五更
時喚朋下田而冒充其夫推門入室近逼氏身氏辨知
非已夫爪其面高聲呼救張奔逸氏恥被欺凌無可洩
自縊以明節
安徽阜陽李振妻朱氏振之義父黃孝過其家具酒食
而留宿焉振伴寢於旁夜半振熟睡孝潛入氏室冀其
姪是振而不服辨也登床侵其膚氏覺知非夫捉其髮
大叫振聞起捉獲氏恨怒不洩自經死氏與劉陳氏康
如姐張費氏俱以乾隆二十七年題旌
安徽當塗袁永公妻陶氏夫死子幼當單居時鄰廟僧
濟明欲其姿以乞補襆被爲名微言感動之氏不允其

乞復持簪環相貽挑誘氏斥罵擲之地乃取刀持氏威
逼之氏急高叫畏人聞斫氏仆地鄰保明其事於官濟
明陷氏素與通飾非強姦氏知忿極投繯殞命因氏再
醮不合令甲無旌表

右江南烈婦女毋年八人止江得十九下江僅二三
而已非上江多貞女而下江少亦非下江少克頑而
上江多揆厥所由安徽等郡風習剽悍鷙戾膽麄而
安行江蘇諸郡寬柔狡黠識進退巧避殃害雖佻達
之惡少年遇貞正婦女稍嘗而不可則回心挫志而
不至於橫決固非上江悍俗之比也是以猝遇賊亂
兵雖然後顯也而平世之死於強暴也敢少若上江

其著節烈也仍多漢有吳縣許升妻唐有揚州樊彥
琛妻宋有吳縣吳永年妻明有江都程氏六烈皆值
之臨淮郭氏與元史之王宣妻同縣也和州蔣左氏
與宋史之張弼妻明史之姚守中妻同州也滁州張
陳氏與元之丁國兵妻同州也當塗劉陳氏與明之
孫士毅妻同縣也豈非聲教所被先後一揆之貞歟
至於當塗袁陶氏不從淫僧之挑不畏強禦兇威其
節可嘉也而格於成例不得旌表按婦人失從一之
義公令所不取不易之道也然而夫死無依有主婚
媒氏公而非私先王亦許而不禁爲其子制服故再
醮之嫁夫公也挑誘之污私也氏能順其公而不以
私貶節例之於人士百里奚以虞臣而忠於秦豫讓
會客於趙氏而爲智伯報讎論世者嘗曲諒其心有
時乎取之故爲綴附袁陳氏於末使公而非私者之
毋自棄於名教之外也

浙江

仙居張日和娶金奴有張其滅者與日和往來金奴素
相見日和出外時其成於夜扶門入金奴室向前迎撲
金奴急喊鄰母來赴接應乃逸金奴恥其見凌自縊乾

隆十一年五月題旌

江山王兆貴妻徐氏其鄰張老疇蓄意圖與私挾耳環
等物伺氏獨居之時送遺氏挑誘以言氏怒正色斥之
復近身相犯氏擒其隱處高叫值兆貴歸持木毆擊被
遁脫氏忿不欲生溺於河

仁和徐士升妻洪氏有鄰沈光振與其夫共佃地種植
見氏子處陽爲乞火進其屋唱里巷俚曲調之斥責令
去光振愈狂熾前持手將卽強焉氏叫詈聞於鄰鄰婦
赴救而免氏憤恥不甘延數日自縊氏與王徐氏俱以
乾隆二十七年題旌

右浙江烈婦三人杭州舊誌云兩劉哲一劉烈爲錢唐劉烈女歌也清風嶺指血書詩至今石不滅跡臨海王氏之偉節也嵊之烈女廟爲胡妙端立也浙之風俗與下江相近平時死於强暴者率少於他州至於遭兵燹值寇難大節挺挺不可貶重累而見於傳卽勝國舊史所載嘉靖年倭寇之亂榮禎年中賊兵之蹂躪遘其殃慘如悲鴻沈氏六烈甬上四烈餘姚前後二烈若當無事之時不顯其爲貞正也嗚呼前烈之馨香赫奕照人後世猶將興起況乎經今百年之宣化守令班條布訓愿示勸懲閭閻卿艸野率俯首飭遵其義其斂跡不爲狗彘之行有以哉

江西

長興汪常子妻陳氏獨居積麻族人汪三珠入房撫其肩圖穢氏氏罵甚激厲三珠擊以拳相扭競囓撞不解三珠不可脫拾石擊氏首傷重至死乾隆三年題旌

長寧嚴孟元妻彭氏往山拾樵薪族人嚴訪賓少年事之氏不從大罵長寧嚴孟元妻彭氏往山拾樵薪族人嚴訪賓少年事之氏不從大罵縛至執爨所滅其鐙火握氏兩手欲爲私氏不從大罵學而狂見氏獨行山中攜錢至其所手欲賄之而語以郭意氏叱不顧乃退申稟聚族理其事訪賓詭辭抵飾願宰舞榊前誓無他事遂已後氏汲於河逢訪賓搜而訴被欺不甘閉戶縊於室氏與吳黃氏乾隆二十年先訴之且訴且罵訪賓之學館近聞之向氏肆行恥辱氏忿自縊乾隆七年三月題旌

德安李繁明妻徐氏繁明逋其族繁文租故來索租其家而繁明適他出氏獨居用言挑氏繼以褻襪氏俟夫歸訴之卽引繩自懸繁明救之蘇其夜卒經死乾隆十七年三月題旌

湖口余廷賢妻段氏廷賢客於外氏獨棲鄰惡陳耀魁夜間竊脫其扃入室據床相逼氏驚搏衣大叫鄰人聞之競來赴而鄉保適又至耀魁不及逼誣氏造猖眾驗扶門傷損之跡共責耀魁俠廷賢歸家理論氏不能忍

卽自經乾隆十九年十一月旌表

挺椿其腦後仆地而斃

會昌高盤谷與族高紀迪同居當其妻劉氏獨居之夕龍泉吳黃氏其夫學行與服兄學義其居學義初以言挑引氏若不聞避入室學義躡於後紓氏臂氏叱詈爪毀其手開後戶欲往訴其夫之叔學義懼揚其醜執木

氏入房去取友萬乘無人潛臨入擁氏侵犯之氏力弱
被按於床上毀其衣氏顛跌大聲劇叫叔嬸聞之急歸
而友萬已先逸勸氏待夫歸責其罪氏不能忍投繯殞
命

盧陵胡攀桂妻彭氏攀桂客於蜀五載不通耗皆疑其
死鄰人裴角山覩氏少艾欲娶爲繼妻說人說其翁令
嫁之翁不允角山負氣必欲娶之欺其翁弱令傭僕扛
肩輿於其門自入廚力捽氏入輿固扃鐍之迎至家翁
與姑鳴於鄰里將控官角山恃財勢强賄以財帛爲聘
翁堅不受氏以死自誓不敢卽成婚每日善言誘勸而
迎其姑相伴守氏恐用强受辱乘間自縊氏與陳冬姑
俱以乾隆二十一年旌表

湖口沈萬里妻梅氏萬里晚出虛掩其門氏停鐙俟夫
和衣臥族人沈以成推門進見室縫鐙光挾入室近床
見氏寢凝以睡將熟也竊牽其衾氏驚詰問大罵以成
懼而遁萬里歸哭訴前事乘其外出理論經於室乾隆
二十五年十二月題旌

寧州廖念文妻溫氏代爲同居伍亞四製荷包亞四來
索時適念文外出而氏獨居以言挑誘氏正色責之猶
不悛強牽拽求與私氏怒罵喊叫亞四恐人聞隨取尖
刀刺之被殺死
湖口周儼妻彭氏儼之族有周正宇者居相比近一日
入其家見氏向火坐而屋適無人涎氏欲亂之以穢污
語相謔近就火取之且握其履氏叱罵卽奔去儼歸知
之控於縣氏乘間自縊氏與廖溫氏俱以乾隆二十七
年題旌

有江西烈婦女十二人而湖口居其三此非湖口多
貞正且强暴爲俗也偶有著也且如吉安一郡於宋
則龍泉有李梁氏安福有樂氏二女劉生妻歐陽氏
永新有譚氏婦吉水有琛項氏於元則永新有何賀
氏吉水有趙氏婦貞烈之女七見於篇陸續堂叢書
顯名節蓋處常不失其志無所表暴一旦猝遘變故
皎然自彰正如松柏之閱榮茂時常常耳必歲寒而
後凋始見諒其心迹夫豈不欲安常處順以自保乎
不得已而棄命全貞其苦心也非所願也而兇徒之
撓亂適足以顯其潔清之名彼貞所負僅一死耳死
有輕於鴻毛而反重於泰山者此之謂也雖死也而
凜凜有生氣長發光於案牘墨彩之間治功令一伸
兇膺常刑彼死香而此死穢一爲士大夫之所讚歎
一爲樵竪丐豎之所唾罵嗚呼一念偶不謹身名俱

喪豈特彼愚哉

福建

詔安林張氏寡居有子當夏月向其夫服弟監生林府借用蟲幬至夜林府持幬來叩門氏意是子歸納之府見氏單獨挑以言被氏怒罵避去氏忿不欲生延數日自縊乾隆二十四年題旌

武平林華慶妻范氏鋤於芋田夫之服弟三俚過之以其獨身無伴也向前戲之氏叱罵且走避三俚樓不釋相持互毆擊氏腦仆地石擊腦死乾隆五十六年五月題旌

右福建烈婦二人福建古閩地也去中夏也遠僻側於山海之滋聲教難訖在今則習俗丕變士休乎詩書家敦乎禮讓人才蔚起之盛抗衡江浙世家大族連簪笏者十餘世代有其集者百餘族而閨門修敕有禮有法固無羨於華子魚也若林張氏林范氏林固閩之巨族流被後人雖貧賤而不忝祖德有足稱焉然考之載籍浦城徐淑和拾炭題詩於柱林橋罵賊投水莆田有載寡婦清龍溪有蔡三玉興化有劉氏二女古今相映亦不乏也

湖廣

湖南衡陽譚德裕妻范氏德裕業儒小試州縣歸父錫衣怒其不速就學楨楚逼令去家是晚錫衣酣飲夜深呼氏入己房取衾已躡其後入房將至床吹滅所持火擁氏欲報之氏堅拒不從欲聲叫錫衣拔其吭取刀殺之乾隆三年十一月題旌

湖南武陵談次蘇妻張氏歸寧母家嫂之弟姚應賢飲醉過之而家中值無人進至廚見氏獨在向逼氏裂其衣氏喊叫聞於外次蘇適在鄰近急來趕應賢奔遁方聲明鄉保理其辜氏忿不可忍夜經於室乾隆十年十二月題旌

湖南靳州岳陳氏夫亡遺一女叔翁岳士近屢勸氏別適氏志堅守貞誓不嫁士近貪得財禮啟氏同堂兄介達許分其半密與二三媒氏謀嫁於盧姓至期介達強辜氏入舟伴送至岸又拉上輿至盧處氏顛跌倒地號泣盧不敢逼況鄰婦慰勸而令母伴守之防護甚謹延旬日氏給其母出房閉戶自經乾隆二十二年八月題旌

湖南宜都劉永華妻黃氏永華死子又夭而氏志節不移永華之服弟澤遠利吞其田產又得聘財密媒嫁於李姓恐氏不從暗備馬匹護從而手拉氏上騎擁以去

至其家氏謾罵慷慨明已志李不能强乘間刎頸死乾
隆二十六年十二月題旌
湖北應山陳羅氏夫金邦死守節不嫁金邦叔天爵利
其所居屋初以善言勸改適氏不從乃囑氏之伯與兄
苦言論意終不允繼而再三堅勸彼氏斥責而退天爵
乃約其伯共分則爲主婚告氏以娶主姓名及婚期謂
事已定如違徒取辱耳氏抵死不從而以內家外家一
黨寧緘恐取逼辱遂自縊拟明志
湖北隨州汪黃氏夫死苦志守一十七載撫子已長子
復死有同母異父之兄黃明高曾貸氏錢未還冀其改
不可奪以死自殉先後一揆也而譚范氏者被殺於

嫁則錢可得潛令媒諂合娶者而邀氏於家關說聳恐
之氏堅不允歸而啼哭其姊屢慰諭延數日氏慮其終
罹辱也燒毀衣物木棉等閉戶投繯死氏與陳羅氏俱
以乾隆十六年題旌
湖北沔陽何義章妻葉氏義章外出同村居有陳定衛
者至義章家欲與敘語氏以素相識故手供茗椀定遣
於受椀時牽其衣作穢語氏叱怒懼而退氏之兄知之
至定衛家競之義章歸復向理論鄰保等因事關兩家
顏面飾重從輕定衛願甘遣酒服禮而氏必欲其鳴神
矢誓證已言之非誣是以延緩數日氏迫不及待投繯

死乾隆二十四年題旌
右湖廣烈婦七人矢志不改適而死者居其大半蓋
楚地風氣剛戾自清門以外皆貪暴果於自用不順
人情習俗使然由來已久雖賢守佳令不憚訓約欲
轉移其風而猶不能盡革然亦少減矣古來逼嫁不
從之貞不一而足若漢陰瑜妻晉之西道龍僊及呂
篡妻宋之開封朱氏元之內黃趙王氏瑞州李袁氏
濱州惠李氏彰德齊劉氏明之吳縣余馬氏李須氏
餘姚吳江妻金一龍妻皆被逼迫欲奪其志而志卒
不可奪以死自殉先後一揆也而譚范氏者被殺於

惡翁尤屬深白嗚呼錦衣督責其子令出豈欲其子於學不識彼所
以命子學者爲何等事然則彼之責子令出豈欲其
就學哉子離室彼得肆其邪耳若非貞婦秉操不回
是聚麀也譚氏皆人而畜也

四川

符賓妻劉氏夫亡無子攜女依母家守志家有田產夫
兄汝柏佃種納租與氏給母女朝夕而積欠穀至二百
石欺其弱子不肯還復利氏嫁則前逋消而田可得且
有財禮知其明言之不從潛囑媒嫁與唐姓已主其婚
假以他故紿氏歸塗經唐家則擁入焉氏哭罵不從夜

投繯以死

張吉安女名丁坐家之門外其鄰傭楊昌明飲醉過其門四顧無人近身撫丁肩臂丁怒叱毒罵昌明肆其醉膽手取木梃追擊丁母聞之急奔救復取刀斫丁越十日丁傷重殞命丁與符劉氏俱以乾隆十一年題旌

右四川烈婦女二人考蜀之貞節自秦始皇帝時卽有巴寡婦清帝爲築臺以表之而會稽頌秦之碑辭所云防隔內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誠指此也宋有嘉州鄭節娥不從母娼投於江劍州小常邨婦不受賊汚死清風之著於前代尚矣而崇禎之季張獻忠兇行深志脅冒兵刃而死與夫自喪以完節者定不乏人而以具遭塗毒見焉而不能傳傳焉而并傳之人已絕口致埋沒而無聞者不知凡幾秉史筆之士無從根據所以寥闊而絕書一本朝除虣拯民招流亾理瘡夷他州民充籍其地者太半雖五方風氣不一其俗而百年以來涵濡漸摩與中州固一致而同風蓋功令之最善遠超出於慿朝者嚴禁婚姻妓北里平康瓦子板橋之淫溷千餘年積弊力爲掃除而狹邪之習蓋則貞潔之風開今世之不貶節而甘蹈其死天下翕然從之而何限於舊籍新充也與

廣東

番禺龐集喜妻馬氏同院居之曹桂超因天暑氏翁在外乘涼氏獨寢面門未闔潛身入其房美言求與私而手俀之氏驚叫翁聞赴應桂超不及遁祈次日服罪唯命願毋聲張氏於是夜自縊死

東莞陳亞蟬陳儀錫女也暑月之夕入厠房同居族人陳蒂載竊隨後逼其體亞蟬喊叫而遁儀錫來赴獲之蒂載之父隨以家法杖責亞蟬哭泣不休乘間自經

英德吳細嬌吳添榮女也往山尋采藥卅有邱王受在山東薪於無人時相遇王向女牽衣侵凌之叫喊力迸脫歸添榮明於里保將控官細嬌忿激莫可釋乘父出時經於室

開平戚欽源妻梁氏比鄰有戚九興者欽源之族叔知欽源赴欽鄰宅至其家乞火穢言挑氏氏扭定大叫欽源聞而急歸被擒獲九興之兄切責之手批其頰復同合族責九興於祖祠氏性烈猶不能舒憤自赴尉衙喊稟歸而自經

海豐林景謨妻孫氏晚浴於室有鄰陳朝貴過之戶隙

鐙光露外謂景讓在室也推門進見氏方裸戲以言被氏罵退氏哭罵欲自盡眾勸慰不能釋沈於溪氏與龐馬氏陳亞蟬吳細嬌戚梁氏五人俱以乾隆二十七年先後題旌

右廣東烈婦女五人廣東地阻五嶺南海禮義文學之邦也其在宋時卽有英州眞陽之吳譚氏南雄之龐馬氏與明陳推官之妻謝氏之玉華同以番禺顯節陳亞蟬者與明徐亞長葉王氏同以東莞見貞其餘皆鄉僻蓬戶之弱質非從保姆之教又非世家巨族久漸於訓誡之嚴軌則之式而克堅秉潔操明志而歿尤可嘉也彼等居處薄陋無重垣連閭爲之禁防家與道塗限僅單門而又爲兒徒朝夕習見不避嫌疑其易於肆邪人之詹宜矣若在深居奧室上有家長之嚴旁有媼婢之護外人罕能見其顏色故其絕覬覦也易鳴呼富厚之安全名節處順而莫知寒陋之侵凌恒傷其性命崇高莫大乎富貴貧苦爲人生鄰死之途在婦女猶然士之處此境將如何也

附錄河南一條

扶溝劉子順妻施氏天暑時子順貪涼睡門外氏方裸

眠鄰家傭人陳天經踰牆竊入見睡方熟旨爲子順汚之驚覺知非夫喊擊被竄子順聞之持刀追與并命不及而返氏卽自經於室以被汚不請旌

附原議六條康年案此六條叢吳西林先生編書時所擬原在序後嫌不順移附書末

檢來書四冊中少陝西廣西雲南貴州及遼東烈女事案條省或無若陝西必有案件鈔者偶不及耳若不采入恐未成完書

烈女之案始於初元止於二十八年二十九年三十年此二載再能采入似於體例得宜

外有節婦傳四本於中紀高郵黃立功妻李氏湖廣恩施鄒利妻張氏山東菏澤張端女留姐俱題旌又江南北鄉喬氏海州程國銓女俱不旌此五條者或其事在乾隆年之前采之或蹈羅漏之失故雍正年中浙江歸安賈大姑亦不采入

四川何逢金童養妻張姑一案極有疑竇經明眼摘出二一致駁情事顯然誠所歎服但爰書已定語干功令恐未便登於簡策是以刪去

律令成例受汚者不旌正經也而河南扶溝劉子順妻施氏邪人冒其夫來眠女婦於睡熟朦朧中安於其夫以致受汚非畏勢脅怯勉强受辱之比雖不旌傳可采

也設遇賊數人共持之而受汚能以死自明此力屈而辱論者當度其跡原其心猶可采也故附錄以俟去取湖南澧州雙曾氏考其情跡節而非烈旌其守節至六十餘被打降致死非旌其不受辱而死也與編中所采諸烈婦不類節雖可嘉載之恐蹈羅漏不采入

重集列女傳例

嘉善閨秀魏于雲著

讀史至竇毅之女聞隋氏之變投牀而嘆曰吾恨不為男子以救舅氏之患批閱至此未嘗不廢卷而掩泣也夫天以陰陽化生萬物而人則惟物之靈超于萬物之上稟形同而賦性一奚特男子中君有堯舜臣有伊周師有孔孟哉女媧煉石補天事屬荒唐不可信孔子刪詩始于二南而周南數篇皆咏后妃之德此可見風化之原肇于女子彰彰不誣也夫周之興也以后稷其王也以太王王季文王固也然后稷之生也以姜嫄王季之配有太姒武王之配有邑姜其變理之化贊襄之德炳彪千古即即謂周之興也以姜嫄其王也以太任太姒邑姜亦無不可也降至後世若漢之有馬鄧宋之有曹高奇劇本尤不足信諸如此類槩置不錄

凡有實跡見于古之傳記者迹雖可信理或可疑即如伯夷傳中所引堯讓天下于許由夏之時有卞隨務光此皆入人從同了無可疑然觀虞書所載堯讓于四門納于大麓又奇識抱振古之奇猷終于埋身閨閣晦名典史可勝

緻之以詢事考言又繼之以攝相二十八載然後禪以天下夫堯之知舜豈必待二十八載之後哉而必遲之又久者以勳德不彰功施未著則人心必不服也舜之于禹也亦然其後禹禪于益朝覲謳歌訟獄者咸不至以七年之勳澤猶未洽也彼許由卽有其人卽其德侔于舜禹然不過草野一匹夫耳堯苟不試之官遽以天下讓之必將笑破天下之人口矣特朝覲謳歌訟獄者不至而已哉至于湯以征誅定天下躬行仁義澤及萬方猶懼天下之不我服也彼卞隨務光何人而湯得以天下讓之乎後世燕噲慕唐虞之揖讓以其國讓于其相子之亦以乎之威權素行于其國也設子之爲一介匹夫噲卽深信其人必不讓會是燕噲所不爲者而謂堯爲之乎而謂湯爲之乎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蓋指此類也凡古今傳記苟或類此咸以理斷其必無槩置不錄卽有姓氏昭著不免登載者亦必從而辨駁之不欲苟同乎人也

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蓋以幽明一理不用炫奇也夫往古來今凡忠孝節義之事以至型仁講信之言已自演說不盡更何暇及于不可知之事乎故凡古今節孝之跡或言再生或誌寃會或徵報應或傳仙去悉係傳聞附會舉不足信卽有事跡昭著鑿鑿可據者亦置不錄蓋取聖人不語之意也

孟子曰仲尼不爲已甚故卽以伯夷之聖亦目爲隘誠不欲過爲矯異令後人難爲繼也女子亦然其或有夫過則號泣以啓悟之必至萬不得已然後以死失於配偶必宜自安于命有小過則婉轉以開導之殉之耳每怪古今烈女多矯異不情之事卽如秋胡之婦不過桑間一戲耳面數而責之足矣何至投河而死乎夫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必如桑間之一戲而死則古今女子咸有可死之道矣此蓋悍妬之尤不特死爲傷勇苟起孟夫子而論之必與陳仲子之矯廉同科凡古今烈女如此類者亦並置不錄間有不至如此之甚不免登載者亦必從而辨駁之不欲好爲苟難也

女子立身固以貞烈爲主然必須濟之以學問始爲

全才如平日全無學問及變起一朝始捐軀以殉此特曏于平日枕席之私耳即如季倫之驕奢僭妄實有致敗之道而綠珠乎以冶容追歡眞笑即因孫秀之難墜粉樓前亦不足以贖其乎日盡惑之罪使其遭逢人主必與太眞麗華之傾國者同科其得以一死成名幸也凡古今烈女如此類者亦並置不錄

女子既具才華惟恐失身非偶及遇有異人或至越禮亦不足深咎然而從一不再之訓則斷斷不可違

他即如太史敖之女識法章于奴隸楊越公之妓奔李靖于逆旅咸具隻眼雖不可爲訓實不得爲非若卓氏之奔相如傳爲佳話獨嫌其新寡之後必宜終身不字何得復爾踰閑乎凡古今才女如此類者即詩文堪賞亦並置不錄

凡紀事者有前後有分類茲但分門類不拘前後或以才稱或以識稱或以節稱或以孝稱或以事親成名或以相夫成名或以教子成名咸分門類以紀之不復拘其前後欲令閱者易曉也

重集列女傳例跋

國朝名媛著作佳者林立然柔枝弱幹終不脫女郎口角惟遠陽蔡季玉之詩及于雲古文辭沉雄峻拔一洗閨房金粉之氣玉碎珠沉復遭劫火所存者寥寥無幾殊堪扼腕茲例言數條筆挾風霜凜凜有生氣雖良史才不是過也恒全書散佚覽之倍深飄花墜葉之感爾乙未夏日宸澤楊復吉識

孫　揆嘉肇初校字

列女傳補注正譌

魯黔婁妻

頌不求豐美補注美字失韵

按美當作養字之誤也傳云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故頌云安賤甘淡不求豐養也傳又云先生在時食不充口衣不蓋形死則手足不斂旁無酒肉生不得其美死不得其榮何樂於此而謚爲康乎美亦當爲養與形榮康爲韵

魯臧孫母

言取郭外萌內之於城中也

按萌者民也周秦書多謂民爲萌取郭外民內城中猶言四鄙入保也補注蕃聚疏材之說似迂

魏曲沃負

王亂於無別

按於當爲從字之誤也亂從謂亂順左氏昭五年傳使亂大從孔疏引服虔注云使亂大和順之道哀二年傳鄭勝亂從亦謂亂順是列女傳所本下云從亂無別從字未譌而又誤倒其文然可爲亂於本作亂從之證

陳寡孝婦

備吾不還

按備字難解疑當作倗形之誤也魏節乳母傳乳母倗言之是其比

淮陽太守以聞漢孝文皇帝高其義補注漢地理志陳屬淮陽國是不爲郡矣而云太守者或孝文帝時曾改爲郡而史缺畧不則太守二字誤也漢字後人妄加之

按太守衍文守字不誤漢書文帝紀有淮陽守申屠嘉本傳云孝惠時爲淮陽守孝文元年舉故以二千石從高祖者悉以爲關內侯食邑二千四人而嘉食邑五百戶十六年遷爲御史大夫百官公卿表孝文十六年淮陽守申屠嘉爲御史大夫然則守卿二千石二千石卿國皆有高五王傳云始

悼惠王得自置二千石卿其證故淮陽國亦得有守此傳當云淮陽守以聞蓋卿嘉也至太守之稱始於景帝中二年知太爲衍字矣

蓋將之妻

以爲卿而使別治蓋句君子謂蓋將之妻

按戎伐蓋以蓋將之弟爲卿使別治蓋文讀自明補注以別治絕句似誤

齊宿瘖女

盛服而衛遲其至也宿瘖駭宮中

按遲其至也承上讀自通遲者頷也說文立部頷待也經典

省文作須偁有樊須字遲易歸妹遲歸有時釋文引陸績云
遲待也是遲有顧待之義此傳謂諸夫人盛服而衛顧其至
也宿猶駿宮中者謂宿猶駿宮中之文飾盛服故下云衆紂
不自飾以仁義習爲苟文造爲高臺深池後宮蹈綺穀弄珠
玉是其所以駿也又云於是諸夫人皆大悅悅其盛服而衛
也及宿猶爲后閔王出令卑宮室廣池澤損膳減樂後宮不
得重采更知宿猶初至宮中而駿由此也然則宿猶駿宮中
非宮中駿宿猶其義甚明且宿猶駿狀可嗤故下文言諸夫
人皆掩口而笑左右失貌不能自止若宮中駿宿猶則掩口
失貌皆督文

王孫氏母

徂右補注徂衣縫解也

按說文人部但裼也但裼即戰國策韓非子所謂徒裼徂右
之徂但爲正字徂即假借字衣部徂衣縫解也即內則所謂
衣裳綻裂徂綻古今字與但裼之義不同

班女婕伃

求供養於東宮寡李之行也

按李當爲孝字之誤也寡孝即陳寡孝婦專心養姑班婕伃
求供養皇太后於長信宮其事正同故云寡孝之行也

漢趙飛燕

砌皆銅沓補注砌階砌也外戚傳作切沓合也以銅合其砌縫

按漢書外戚傳作切皆銅沓冒師古以切爲門限沓爲冒其
頭是也說文木部楣限也从木眉聲尸部眉動作切切也齒
部齺齒堅也从齒眉聲讀若切爾雅釋器骨謂之切釋文切
本或作齺是古音眉近切故漢書假切爲楣謂門限也金部
鍇以金有所冒也沓即鍇之省文切爲門限故可以銅沓爲
冒若階砌則不得言冒矣且下文白玉階別爲一事更知切
非階砌廣雅云限謂之丞柣閍橉砌也砌即切之俗體是亦
以切爲門限也沓有合訓但銅沓冒取從上冒合爲義非合
縫之謂

黃金塗補注塗路也言中庭之路以黃金爲飾

按外戚傳切皆銅沓冒黃金塗師古曰塗以金塗銅上也然
則傳謂以銅沓冒切上又以黃金塗銅沓上也霍光傳云作
乘輿輦加畫繡網焉黃金塗車渠蔥輪（霍夫人傳皆同）加黃金塗於
網焉蔥輪之間則塗非路可知故如淳曰網亦茵焉所以焉
者也以黃金塗飾之師古曰以繡爲茵焉而黃金塗輿輦也
皆不以塗爲路說文金部鍇金涂也涂即塗之正字明塗爲
塗飾之塗非塗路之塗矣黃金涂今俗作鍍金是

列女傳補注正謁

今列女傳

今列女傳

母儀

孝聖憲皇后　純皇帝之母也。始在母家。居承德城中。家貧無奴婢。六七歲時。父母遣詣市買漿酒粟麵。所至店肆輒大讙。市人歎異焉。十三歲時入京師。值中外姊妹當選入宮。隨往觀之。門者初以爲在籍中。既而引見十人。爲列。始覺之。主者懼譴。令入末班。孝聖容體端頎。中選。分皇子邸。得在雍府。卽　世宗憲皇帝王宮也。憲皇帝簡儉僅學。雖有聲色侍御之好。福晉卽居。進見有時。會夏被時疾。御者多不樂往。孝聖奉妃命。旦夕服事唯謹。逮五六旬。疾大愈。遂得留侍生　高宗焉。及爲　太后。約　皇帝以禮。率六宮以慈。福壽仁賢。形於四海。準國之平也。有女籍於宮中。生有美色。專得　上寵。號曰回妃。然準女懷其家國。恨於亡破。陰懷逆志。因侍寢而驚宮御者數矣。詰問具對。以必死報父母之讐。　上益悲壯其志。愚以恩眷之。　太后知焉。每召回女。　上輒左右之。會郊祭齋宿。子夜駕出。　太后乘平輦。直至　上宮。入便閉門。宮侍奔告。

上遽命怒還叩門不得入。以額銅扉。臣御號泣。聞於內外。　太后當門坐。促召回女。絞而殺之。待其氣絕。撫之已冷。乃啟門。　上入號泣。俄而大痛。頓首　太后前。　太后亦持　上流涕。左右莫不感動泣下。海內聞者皆歎息相謂　天子有　聖母也。靜而有化。而彊于數諫。詩曰君子萬年。景命有僕。此之謂也。

節義

織笠女者。河南人也。其縣婿女采蓋草織笠以爲事。女自十二三時。每織。擇精好細潔之草。別藏之。既多。復擇其尤。當嫁之歲。自製一笠。既成。晉用獻其夫而語其勤焉。夫戴以出市。人見者無不詩也。久之。豫縣亦聞之。它日夫出。有自後呼之者。公子也。問之曰。物以難得而珍。貨以有用爲貴。今子之笠。婿所織也。冠之不可以却暑。無貪不可以禦炊。子誠賣之。願論其價。可乎。其夫心惜之而以客意。姑應之曰。吾笠不賣。客堅欲之。若得錢八萬。當以與客。不然。無相問也。公子大喜。還下錢八萬。取笠而去。於是其夫空。乃得入室。若先慚之。十萬可致也。女問其故。默然內悲。而無言。其夫出。遂閉戶自經而死。君子以織笠女爲識微。夫古之婿也。義可求去。今也不然。一入其門。業學隨之。至於見賓溫涇而求死。與獄者有司日有聞也。女之死。可謂逢時矣。使龍比知之。則其君無殺諫之名。屈平知之。則其先無左徒之寵。君子與其待敗而俱傷也。不若自潔以全其交。詩曰。反是不思。亦已焉哉。此之謂也。

辯通

直辭女童。滿洲人。其父爲京營四品官。則未知其爲參領與。佐領與。咸豐九年冬。選良家女入宮。引見內殿。　上親臨視。女童以父官品例在籍中。晨入天寒。　上久不出。諸女立階下。冰凍縮慼。莫能自主。女童家貧。衣薄。不堪其寒。屢欲先出。主者大譁怪。固留止之。稍相爭論。女童大言曰。吾聞朝廷立事。各有其時。今四方兵寇。京餉不給。城中人衣食日困。恃粥而活。吾等家無見糧。父子不相保。未聞選用將相。召見賢士。今日選妃。明日挑女。吾聞古有無道昏主。今其是邪。於是　上在屏後微聞之。出則　詔問誰言者。諸女恐怖失色。莫能對。女童前跪稱奴適有言。　上問曰。汝何所云。女童前對奴等當引見。駕久不出。誠不勝寒。欲出不得。而總管以朝廷禁令相責。奴誠死罪。忘其軀命。具言朝廷立事。各有其時。今四方兵寇。京餉不給。城中人衣食日困。侍粥而活。奴等家無見糧。父子不相保。未聞選用將相。召見賢士。今日選妃。明日挑女。竊聞古有無道昏主。竊以論　皇上。願伏其罪。於是　上默然良久。曰。汝不願選者。今可出矣。女童叩頭退立。　上遂罷選。當女童前後言時。與在旁者。莫不愷急流汗咋舌。不敢卒聽及得　溫旨遣出。或猶戰慄不能正步。以此女童名聞京師。君子以爲能直辭。詩曰飢餓渴德。音來括。此之謂也。女童既出。　上它日以事降其父一階。欲令後選時。女可不豫也。君子以爲女童以一言而悟　主。成　文宗之寬明。顯名於後世。詩曰靜女其孌。貽我彤管。女童可以煒彤管矣。

國風報第冰室野乘載此三事據云得之達縣吳季清先生所筆筆記吳又聞諸王壬秋先生云茲讀湘綺樓今列女傳筆意謹嚴敘述得體事實與吳稍異惟吳文變奩亦有可觀因附錄之　譚嗣子識

同部王妃某氏者。國色也。生而體有異香。不假熏沐。國人號之曰香妃。或有纏其美於中土者。　高宗純皇帝微聞之。　西師之役。將軍兆惠陛辭。　上從容語及香妃。命兆惠一窮其異。回疆既平。兆惠果生得香妃。致之京師。先密疏奏聞。　上大喜。命沿途地方官吏。謹視起居維謹。慮風霜跋涉。致損顏色。衆以防其自殉也。既至。處之西內。妃在宮中。意色泰然。若不知有亡國之恨者。唯上至則凜如霜雪。與之語。百問不一答。無已。令宮人善言詞者諭以指。妃慨然出白刃。袖中示之曰。國破家亡。死志久決。然決不肯效兒女子汶汶徒死。必得一當以報故主。　上如強逼我。則吾志遂矣。聞者大驚。謂其倘欲共劫而奪之。妃笑曰。無以爲也。吾初衣中尚有如此刃者數十計。安能悉取而奪之乎。且汝輩如強犯我者。吾先飲刃。汝輩其奈何。宮人不得要領。具以語白　上。　上亦無如何。但時時幸其宮中。坐少選。卽復出。猶翼其久而復仇之意漸息也。則命諸侍者日夜邏守之。妃既不得遂所志。乃思自戕。而監者昕夕不離側。卒無隙可乘。而止。妃至中土久。每歲時令節。思故鄉風物。輒潸然泣下。　上聞之。則於西苑中妃所居樓外。建市肆。室廬禮拜堂。具如西域式。以悅其意。冀其地尙無恙也。時　孝賢純皇后春秋高。微聞其事。數戒　上毋徇妃意。　上毋往西內。且曰。彼既絕不肯自屈。曷卑辭以成其志。無已。則權蹕其鄉里乎。　上雖知其不可屈。而卒不忍舍也。如是者數年。會長至。圜丘大祀。　上先期赴齋宮。出。急令人召妃詣慈寧宮。妃既至。則命錡宮門。雖　上至。不得納。乃召妃至前。問之曰。汝不肯屈志。終當何爲耶。對曰。死耳。曰。然則今日賜汝死。可乎。妃乃大喜。再拜頓首曰。　太后天地恩。竟肯遂臣妾志。耶。妾閉關萬里。所以忍辱而至此者。唯不欲徒死。計得一當以復仇雪恥耳。今既不得遂所志。此身眞贅旒無用。一瞑不視。從故主地下之爲愈矣。　太后天地恩。竟肯遂臣妾志。地下。

感且不朽。語罷。泣數行下。　太后亦爲惻然。乃令人引入寢室中縊之。是時　上在齋宮。已得報。倉皇命駕。至則宮門已下鍵。不得入。乃痛哭門外。俄而門啟。傳　太后命引　上入。則妃已絕矣。膚色如生。面色靨含笑也。乃厚其棺斂。以妃禮葬之

旗人某氏女者。父爲驍騎校。夫歿。老而無子。且家赤貧。恃女針黹以養。縫濯溫厨之事。悉一身兼之。女略識文字。有暇。則聚鄰童。教以識字。藉博升合資。時值　豐初年也。一日。禁中選秀女。期屆。女名在籍中。聞報。抱父母慟哭。念已入宮。父母老無依。且展轉死溝壑。欲奉親以遁者數矣。故事。無問官民家女。既當選。則以官監守之。慮其遁也。女既不克脫。不得已。屆期隨衆往。排班候駕於坤寧宮門外。時天甫黎明也。是時金陵甫失守。羽書絡繹至。　上憂勞旰食。每樞臣入見。議戰守事。輒至日昃。乃退。民家女初入宮禁。已戰栗不自勝。又俟駕久。罷倚不能耐。重以飢渴交迫。相向飲泣。監者叱之曰。　聖駕行且至。何敢若此。不畏鞭笞耶。衆聞言。愈戰慄。欲絕。女勃然起。厲聲語監者曰。去。富家辭父母以入宮禁。果當選。卽終身幽閉。不復見其親。生離死別。爭此晷刻。人孰無情。安得不涕泣。吾死且不畏。況鞭笞乎。且赫寇起粵嶠。罔不數載。悉長江而有之。今遂陷金陵。天下已失其半。　天子不能求將帥之臣。汲汲謀戰守。以遏賊鋒。保　祖宗大業。而猶留情女色。強攫民家女。幽之宮禁中。俾終身不獲見天日。以繼已一日之欲。而棄宗社于不顧。行見寇氛迫宮闕。九廟不血食也。吾死且不畏。況鞭笞乎。監者大驚。急掩其口。而　上適退朝。御縠已至前矣。因共縛其手。輦詣　上前。抑之跪。女猶倔強不肯屈膝。初女所言。　上已微聞之。至是復笑問其故。女仍侃侃然。奏如前語。　上欣然喜曰。此眞奇女子也。亟命釋其縛。令引入宮中。朝見　皇后。時某邸方喪偶。謀續娶。因以女指昏焉。而罷所選秀女。使皆歸其家。

某氏者。河南民家女也。生而奇慧。鄉里以針神譽之。少失怙恃。鞠於兄嫂。兄嫂皆鍾愛之。爲擇配焉。苦。故及笄猶無人委禽也。女一日以麥草織雨笠。窮工極巧。鉤心鬥角。竭數十日力。僅成一具。持付兄。俾詣市售之。曰。第索價百金。無增

滅。有購者。卽詢其里居姓字而謹識之。兄訝曰。一笠耳。惡能直百金。持以適市。人不將疑我狂耶。女曰。第如我言行之。必有購者。如其竟無人。不怨兄也。嫂在側。默喻其意。知女意在掃偶也。因促其夫如妹言。兄不得已。持以出。閱三日。無人問價者。遂女特譸言耳。日暮。倦欲歸。忽一少年翩然來。迎與語。衣履脩潔。神宇閒雅。兄故所相識。隣村某高材生也。見所持笠。異之。把玩不釋手。問持此何爲。以求售對。詢其價。以百金對。生沈思久之。恍然悟。卽邀兄謁其家。出百金授之。而留其笠。兄微以言叩之。則生猶未娶也。歸告妻。使以語妹。女果首肯。亟以媒氏往。婚遂成。卜日親迎以歸。伉儷果葉篤。增家故無勇姑。惟夫婦二人。倡隨之樂。誠萬戶侯不與易也。生寶愛草笠。甚令女爲製錦韜藏其中。出必冠之。無間晴雨。歸必手自拂拭。韜而懸之帷中。以爲常。數年後。女舉一子。已呀呀學語矣。生有所善某富室子者。嘗求晉于女。女以其無行。却之。至是忝妒生之得美婦也。謀所以罔之者。乃陽納交焉。恒招生爲詩酒會。因道之爲俠邪遊。生惑焉。出輒數日不歸。女憂之。乃婉語曰。昨某君來吾家。吾於屏後窺其人目動而言。是殆有異圖。不可近也。生未以爲然。笑置之。一日醉歸。忽易笠而帽。女訝問之。則已爲某乘醉攜去矣。女默然。亦無一言。生僮而酣寢。曉始醒。則獨臥於床。訝女胡蚤作。呼之不應。亟起視。已縊於窗櫺間矣。生駭極木立。大痛。茫不知其故。俯視碎錦猥藉地上。拾審之。卽所以韜笠者。始悟。女所以死。乃大痛悔。號泣數日。亦感疾死。

蘭因集

光緒辛巳錢唐丁氏栞

菊香墓銘

諸九鼎

昔者康成家婢雅擅譚經子京麗監時觀著史蓋蕙心蘭體之質每在家兒步香鳴珮之人恒居房老故青衣作賦中郎之屬意殊深白紈題詩王珉之留情不淺以至木蘭持檄桃葉迎來漿燕名騅人種追至無不傳諸雅彥見自通人乃乃白傳以青草作名石尉以翦風爲號舞臺歌扇斜倚雲母之屏青冢幽宮定長美人之草政當題悵更可傷神何必神女之臺

方憐暮雨詎侯貞孃之墓始泣秋風而已哉菊香者不知何氏婢女也死葬孤山處士林逋墓側問諸故老傳自宋時生前吟詠慕處士之清高歿後英靈結梅花之伴侶雅懷如是娟秀可知是以低徊之鬢未覩行容柬素之腰莫由髣髴乃埋香鶴嘯寄魄鷗淵一坏殘土時結丁香三尺豐碑常行雲影遂使巢居閣畔放鶴亭邊燈霞散氣便同飽姑之峯滌水曾波卻是菊妃之水騷人過而流連樵子爲之不採僕于辛丑之歲曾與吳江葉燮朱彝尊劍苔辨文採花作供今春與同郡毛子先舒徘徊石下日夕始去名流屢至斯墓聿昭乃招芳魄儷以新銘欲播少翁之香不顧張超之誚將見西陵蘇小駐油壁而爲鄰南曲陶師停晝橈而不去銘曰

昔有處士埋骨斯邱晴霞放鶴深水觀鷗彼何氏女樂茲清幽塚非青草斜似玉鈎總帷垂露竹葉鳴秋石隱結契環珮同游詎鄰蘇小直是莫愁

孤山和靖墓側舊有小冢碑刻士女菊香之墓余少時嘗見之戊辰己巳間大修林墓冢碣俱被拆去爲之惘然今於四六新書中見諸九鼎所作菊香墓誌云菊香葬林處士墓側聞諸故老傳自宋時生前吟詠慕和靖之爲人歿後英靈結梅花之伴侶殆可徵信也莊圃

菊香墓　新城王士禛　西樵

墓在孤山四賢祠左不知何許人獨碑上女郎菊香墓字隱隱可辨夕烟春草淒淒鸞移人一坏殘土時結丁香三尺豐碑常行雲影遂使巢居

馳黃屬賦因題二十字

昨過西泠路蒼茫弔夕曛餘魂銷未盡重賦菊香墳

余於己卯五日汎舟西湖尋菊香墓見碑上刻

本司婢女菊香之墓字因賦秀水徐　釚電發

艾虎叙符懸百結蘭橈重泛菖蒲節影漾湖心清又

徹無休歇子規枝上聲聲血　瘞玉埋香魂斷絕銀
濤江上空鳴咽莫把靈均問話說春纖捏半灣遲逝
沉檀屑諷寄邕家徹

小青傳

虞山　支如增小白

小青者武林馮生姬也家廣陵名元元字小青其姓
不傳十齡時遇一老尼口授心經一過輒成誦尼曰
是兒早慧福薄毋令識字可三十歲活毋難之十六
歸生生之婦奇妒姬曲意下之終不悅偶嗤婦遊天
竺婦問西方佛無量大士獨著者何姬曰以慈悲故
婦知諷已笑曰當慈悲汝乃徙之孤山別室誡曰非

吾命郎至不得入非吾命郎手札至亦不得入姬往
郎亦不甚相顧姬棲惋無已有楊夫人者時從姬弈
絕愛憐之姬性好書向生索取不得數從夫人處借
觀間賦小詞自遣對佳山水有得輒作小畫生閒之
索亦不與又時時好與影語斜陽花際煙空水清輒
臨池自照絮絮如問答女奴窺之即止但見眉痕慘
然嘗有對影自臨春水照卿須憐我憐卿之句一
日夫人乘間言曰吾非女俠然力能脫子火阬豈終
向黨將軍帳下作羔酒侍兒乎姬曰夫人休矣妾夢
手折一花隨風片片墮水命止此矣夙業未了又生

他想彼冥曹姻緣簿非吾如意珠徒供羣口描畫耳
夫人默坐長歎相顧良久泣下沾衣自後夫人從夫
宦遊姬益寥闃遂感疾醫來姬佯謝俟出擲藥牀側
歎曰吾即不願人世亦當以淨體皈依作劉安雞犬
盜以一杯酖斷送耶乃作書貽夫人曰鬧頭祖帳迴
隔人天官舍良辰當非寂度馳情感往瞻睇慈雲分
燠噓寒如依膝下縻身百體未足云酬姊姊姨姨無
恙猶憶南樓元宵看鐙諧謔姨指畫屏中一憨欄女
曰是妖嬈兒倚風獨盼恍惚有思當是阿青妾亦笑
指一姬曰此執拂狡獪偷近郎側將毋似姊於是角

乎未知生樂焉知死悲慼促歡淹毋乃非達至其淪
忽亦非自今結褵以來有宵靡旦夜臺滋味諒不殊
斯何必紫玉成煙白花飛蜨乃謂之死哉或軒車南
返駐節維揚老母惠存如姜所受阿奉可念幸終垂
憫疇昔珍贈悉令見殉瑤鈿繡衣福星所賜可以超
輪消劫耳小六娘先期相俟不憂無伴附呈一絕亦
是鳥死鳴哀其拙集小像託陳媳好藏覓便馳寄身
不自保何有於零膏冷翠乎他時放船隄畔探梅山
中開我西閣門坐我綠陰牀彷生平之響像見空幃
之寂寥是耶非耶其人斯在嗟乎夫人明冥異路從

此永辭玉腕珠顏行就塵土與言及此慟也何如書
未達而疾益甚水粒俱絕惟日飲梨汁少許然明妝
靚服擁襆敧坐未嘗蓬垢偃臥也忽一日語女奴曰
傳語寃業郎可覓一良畫師來師至命寫照寫畢攬
鏡熟視曰得吾形矣未得吾神也姑置此師易一圖
進日神似矣丰采未流動也乃命師復坐自與女奴
扇茶鐺或檢圖書或整衣褶或代調丹碧諸色縱其

頷會久之命寫圖圖成笑曰可矣取供榻前爇名香
設梨汁奠之曰小青小青此中豈有汝緣分耶撫几
而泣淚與血俱一慟而絕年纔十八耳時萬歷壬子

歲也日向暮生踉蹌來披帷視之則容光璨燿如生
前不覺長號頓足婦聞之恚甚趨索圖生詭以第一
圖進立焚之又索詩亦焚之廣陵散從茲絕矣猶幸
鈿數事贈鄰媪小女覩以二紙有字云數盡慼慼春
夜雨無多也只得一半工夫乃姬親筆噫脫姬臨卒
不以花鈿贈人而彼畫師寫照落筆便肖則遺照殘
綫盡歸妒婦劫火又安得桃花一瓣流出人間也哉

題小青焚餘卷後

陸繁弨

揆其始終殊無悱怨蓋康成擅經神之譽中書信江
左之英並託跡于龍鸞故忘情于枳棘至於汝南女
子不嫁安東邯鄲才人翻歸厥養締非其偶良足悲
鄭家淑媛說詩義於泥中王氏名姬度歌聲於扇底
也西陵富人妾小青者揚州人也雲迷曉樹長憐瓜
步之春夜落寒潭坐賞維揚之月少長名區夙標慧
性鳳音細囀能繞梁塵鸞袖輕翻寧誇趙步奩授仙
人之指瑟傳帝女之聲加以體似驚鴻身輕飛燕妝
成點額蛾欲尋花翦就垂髫蟬來飲露明珠十斛未
能買其回頭南楚百城何足賞其一盼于是釵緣金
屑復抽卻月之梁裙號雲英尤愛留仙之幅攜來陌

上誰不踟躕若在鑪頭難辭調笑方謂楚臣儒雅爰擬登廳交甫風流徐圖解佩弛薄怒於章華通微波於曹植而玉壺承淚之期香寢破瓜之候竟以失意周媒委身吳客笑東都之豪士空有瓊厨歎西晉之高流虛傳金谷而且青疏臺上性喜操刀永年里中情難屈膝曾無委髮之憐徒解鋤蘭之舉維此麗姝遷於別館長隄楊柳飄零京兆之眉秋水芙蓉憔悴文君之面雖復葡萄良醞詎肯消愁合歡新花無由蠲忿唯屬意于宏辭更馳心于高唱春華初散名製連章秋露將零清歌幾曲梅林鶴唳弔處士之銷亡

油壁青驄傷美人之遲暮載在香奩亦云麗矣至其激清調于花牋奏繁聲于數紙言情則望帝懷鄉寫怨則鮫人泣淚班姬失色奪紈扇之新篇房老驚心掩蛾眉之哀響是知淒清徐淑可置無間綺密蘭英卧之牀下詩存若干首書附某夫人許妻拜表婦人之集已亡鮑女庸才大雷之書不報我思古人眞多遺憾所恨滄溟未遘蘭玉蚤凋明君入宮之歲便赴泉門廬江作婦之年已歸幽壤而相逢鍾子又昧知音愁對局郎何能識曲遂令遺文圖畫悉爲主婦所燒人亡桂殿快心玉階之辭魂去蘭臺移妬長門之

在昔燕歸紅線青山起玉女之墳鶴舞黃泉白石築瓊姬之墓珠江瘞玉香生悉茗之花青塚留春綠徧卷施之草紙醉金迷之地慣弔芳魂山濕水軟之區長埋玉骨如孤山小青墓亦其一也小青姓馬氏名元元廣陵人也二分明月解認前身一樹瓊花自憐

小影淑妃芳姓熏鑪粉鏡之妝蔣妹同鄉盤石金釵之誓居近斷橋門繫浮梅之檻墅鄰瀛嶼家餘快雪之堂慕桃葉之芳姿迎來畫檝惜柳枝之弱態護以雕闌無如妬婦津危夫人城逼明珠委地遭按劍以何疑芳蘭當門必見鋤而始快因琳宮之問答託覺岸以慈悲置之暗香疎影之中其心叵測藉爲折柳摧花之舉此妬難療小青智慧人也心孤似月任蝕影於妖墓命薄於花肯飄香於藩溷甘受三章之約永

辭一面之緣證莫須有以無從勸歸去來而不聽其心甚苦其情亦可憐矣楊夫人者馮氏戚楊進士元蔭室也女宗習禮佳俠含光愛謝女之詞章假甄家之筆硯惘茲羅剎欲渡慈航心憐紫磋匪緣綠綺閒情氣激黃衫欲拯紅綃苦海小青貞烈人也遠遂孤鐙南樓味寂玉烟花蝶西閣酣愁故里迴帆難爲朱萼娛親之計空門削髮易起瑤光奪婿之嫌甘爲霜裏之幽蘭不作風中之弱絮其辭婉其心孤其行芳其志決以視綺紈傳體縞練從人吁其遠已雅善丹青尤工詞翰對佳山水輒以烟墨自娛賦小詩詞聊

與泉石相賞生前金石尚留報楊之書劫後檀旃賸有焚餘之草詢閨閣中之羈人志士妾媵中之孽子孤臣矣或云人本子虛事皆烏有豈知漢代班曹大家續史晉時王謝閨秀能詩女子多才由來久矣況史稱絡秀之賢銘誌清娛之美妝南灣上碧玉留名金谷園中綠珠殉節士之賢不肖不以貴賤異女之賢不肖亦豈以嫡庶殊耶閩集謏聞晚年目論虞山蒙叟之謂言不能不爲河東君責矣香月亭前歲寒巖畔埋香瘞玉者二百年於茲矣孤嶼花香後湖水碧夢證三生之石親題十字之碑鬱鬱長留期酌酒日西湖上正少此捉刀人

重三節後珊珊何處待招魂第二圖中銘曰雪耶月耶烟耶水耶靄靄暮雲亭亭朝霞明湖微波春山落花素羽未來綠萼始華香士一坏曰玉鉤斜

西湖志小青傳跋

按小青事前人多言僞託絕無其人但姚靖增修遊覽志已載入孤山路而焚餘詩詞又往往見於他書流傳人口新安張潮作虞初新志云小青馮姓其女弟紫雲歸會稽馬髦伯見吳道新紫雲詩序則似實有其人矣又支傳外復有戔戔居士一傳其言更詳或云明季馮猶龍所作

蘐齋詩話

宣城施閏章愚山

小青詩甚傳於世近有辨者謂實無其人蓋拆倩字爲小青耳子至武林詢之陸麗京曰此故馮具區之子雲將妾也所謂某夫人錢塘進士楊廷槐元蔭妻也楊與馮親舊夫人雅諳文史故相憐愛頻借書與讀嘗欲爲作計令脫身他歸小青不可及夫人從容北上小青鬱無可語貽書爲訣書中所云皆實錄也小青以命薄甘死盛作霜中蘭不作風中絮豈徒以才色重哉客問小青固能詩恐不免文人潤色陸笑

又有所謂小青者本無其人邑子譚生造傳及詩與朋儕爲戲曰小青者離情字正書心旁似小字也或言姓鍾合之成鍾情字也其傳及詩俱不佳流傳日廣演爲傳奇至有以孤山訪小青墓爲詩題者俗語不實流爲丹青良可爲噴飯也以事出虞山故附著於此

此蒙叟謬論也是條載女郎羽素蘭傳下曰素蘭名孺字靜和不詳其邑里或曰吳人也解音律推律得羽聲遂自命爲羽氏能書善畫蘭既嫁不得

意爲匿子十六篇以見志云云按此常熟翁素蘭也素蘭風流放誕卒以戕身蒙叟既極詆之而諱其姓之半曰羽且託於吹律得聲之說以傳會之事已奇矣而忽牽涉於杳不相即之小青謂無其人且謂事出虞山因以附著則素蘭爲虞山人可知何云不詳邑里至小青生於廣陵歸於錢塘與虞山何涉而云事出虞山則以小青傳爲支如增小白所作支虞山人故云爾也於作傳之人既以虞山證之又以譚生諱之於素蘭之姓則合者分之忽昧忽明幾成夢囈

或妬婦揚焚圖毀詩之餘烈百計以滅其迹焉既舊家婦應豪族蒙叟受託作此不經之語未可知也陳壽佳傳魏收穢史文人顛倒古今一轍愚山講山篤實君子成說具在信而可徵無稽之談本不足辨目論之儒是丹非素巧言簧鼓易滋淆語故申論之頤道居士

彷彿行

李雯

余少聞小青之事傷其哀麗矣今年秋同郡好事者爲小青作傳奇劇於其宅召余觀之事既絕賞情又淒異而體是曲旨神態彷彿

者實吳女郎青來也小青怨才深秀單思激哀雖古之才婦何以加乃其人去今亦數年矣涼風冷草化其妙質昔之所哭今已爲歌而是女郎持容遁面悲引內發意響所赴形神俱至豈非有深傷之情者耶神仙家言情深之士不得聞道類以天喪小青由此死也乃或泝神清響之外結意影似之內亦自嫗

天下佳人不易得小青之墓徒青青生時逸豔人不知死後空名傷娉婷雲容綺思安可見吳閶才人馳

目成滿堂斂容靜不語清唱獨發如哀箏寡鶴夜叫
山竹冷幽蘭落露泣淺清切如悲鶴鳴素琴商絲將
斷不可聽絶如秋風振哀玉芙蓉欲墜難爲形四座
舉袂盡惆悵白日爲涼蟬不鳴憶昔小青信仙侶任
魄悲魂天不許清姿下邁失所儔有骨更作西泠土
西泠之土松柏修石泉雨滑啼斑鳩沈顏杳冥不可
問忽來堂中生麗愁當年美人恨不遇故託遺容垂
絹素豈知一曲寫最眞蛺蝶飛來錢塘路

彷彿行

華亭陳子龍臥子

廣陵小女隨烟霧環佩踏雲向東度星光掩抑花參差

顏綠嫣紅對秋雨窈碧凝眸孤影通啼魂無語黃
昏路畫圖不到春風前夜夜傷心泣縑素幽泉香氣
日應薄我曾灑酒松間墓悲情遙斷草連天杳冥神
靈渺難遇天下何人劇可憐譜將幽恨入管絃羅屏
美人善惆悵妙擘此曲雙嬋娟一聲宛轉盡生死啾
啾麗魄來當筵雲髮眼波光影碎我欲從之然不然
忽如移我孤山下咫尺風雨清秋天昔人何年在黃
土丹青雖好猶棄捐解識相思古來少此情久斷君

何傳傳神豈獨邯鄲步攝魂反恐遙相妬不須重見

李夫人劉郎空自愁無數

紫雲歌

維揚馮紫雲乃小青女弟會稽馬髦伯姬委
才絶世既精書史兼達禪宗惜與小青俱早
沒讀其妙山樓集及髦伯紀事略作歌志之

吳道新

奇香絶豔渾難似千古紫雲曾有二將軍帳裏楚歌
哀司空燭畔金釵膩今雲不與古雲同芳華秀出邗
江東分明仙骼唐昌下一朵瓊花謫蕊宮妙山樓堪
媲燕子阿妹徽音嗣阿姊賦心同挹茉萸秋濺出一
青更一紫小青怨擬離騷芬玉臺新詠推子雲宋家
姊妹差能比謝韞崔徽未可羣海棠委韻嫣然絶梅
花嶺對羅浮雪錦軸牙籤芝體封還因辟蠹焚雞舌
秋月春風廿四橋彩毫時絢鳳凰毛獨持玉笛吹秦
玉自浣濤箋寫薛濤空閨不字須叩友讀書門掩蒼
苔厚欲憑綠綺識相如肯從青瑣窺韓壽會稽名士
匡廬君佳山佳水訪佳人三生石上逢知已一笑千
歸趙德麟香奩集作侯鯖錄易安緣分侔徐淑梁鴻
案並遠山眉揚雄亭貯黃金屋白眉年少矜豪英陰
符寶劒喜談兵繡窗紅綫司形管每代陳琳草檄文
巫山巫峽雲光濕紫雲惟與朝雲匹朝雲曾學坡公
禪紫雲兼擅坡公筆可知龐照是前身鷰得西來大

意匪靜參貝葉無生旨悟徹蓮花有漏因電光石火
誰長在百歲千秋只三載秦嘉詩好贈偏多荀粲情
癡淚空灑螺黛煤銷冷鵲薰猶傳麗藻襲靈芸竟無
鈿盒貽蓬海惆悵泥金簇蝶裙紫雲歌歌紫雲湘軿
洛馭歸縹緲宋玉難招環珮魂西湖煙水西泠樹小
桃花繞斜陽路寒食東風哭杜鵑雙鴛塚傍蘇卿墓
紫雲文字禪小青斷腸句天上人間無覓處稔康何
用惜朱絃廣陵一曲猶堪顧

此詩從沈西雍續本事詩錄得之觀西湖烟水四
語則紫雲墓亦在孤山竝蒂埋香聯芳瘞玉桃根

桃葉不得專美青溪矣願道居士記

焚餘草

詩

馮小青

雪意閣雲雲不流舊雲竟壓新雲頭米顛顛筆落窗
外松風秀處當我樓垂簾只愁好景少捲簾又怕風
繚繞簾捲簾垂底事難不情不緒誰能曉鑪烟漸瘦
翦聲小又是孤鴻唳悄悄

稽首慈雲大士前莫生西土莫生天願將一滴楊枝
水化作人間並蒂蓮

春衫血淚點輕紗吹入林邊處士家嶺上梅花三百
樹一時應變杜鵑花

新妝竟與畫圖爭知在昭陽第幾名瘦影自臨春水
照卿須憐我我憐卿

西陵芳草騎驎驦內信傳來喚踏春盃酒自澆蘇小
墓可知妾是意中人

泠雨幽窗不可聽挑鐙閒看牡丹亭人間亦有癡於
我不獨傷心是小青

何處雙禽集畫欄朱朱翠翠似青鸞如今幾箇憐文
彩也向秋風關羽翰

脈脈溶溶灩灩波芙蓉睡醒欲如何妾映鏡中花映
水不知秋思落誰多

盈盈金谷女班頭一曲驪歌眾伎收直得樓前身一
死季倫原是解風流

鄉心不畏雨峯高昨夜慈親入夢遙見說浙江潮有
信浙潮爭似廣陵潮

詞

文姬遠嫁招君塞小青又續風流債也虧一陣黑罡
風火輪下抽身快單單另另清涼界原不是鴛鴦一
派休猜做相思一槩自思自解自商量心可在魂可
在著衫又撚裙雙帶　調寄天仙子

楊慧林字雲友號林下風杭州人工畫山水湖上李漁所編意中緣傳奇蓋爲慧林而作也張遂辰悼楊姬雲友詩畫樓猶咫尺寒食去年同草憶裙腰綠花銷人面紅斷橋烟似水殘夜雨兼風那得空離恨埋香佛國中自註墓在斷橋智果寺

春星堂集附錄

歲在己亥余北歸過汝上時于文定公以東平李室名道坤者所作山水花卉冊見示且託路大夫求予跋北方畫學自李夫人創發亦猶書家之有李衛奇矣奇矣山居荏苒幾三十年而閨秀之能爲畫史者再出又皆著於武林之西湖初爲林天素繼爲楊雲友彼如北宗卧輸偈此如南宗慧能偈或對境心不起或對境心數起皆菩提增長求女人相了不可得然天素秀絶吾見其止雲友瞻蕩特饒骨韻假令嗣其才力殆未可量惜其身世猶遠樹三匝時非然明二三君子爲之金湯何能磨甄作鏡余又惜於東阿雖度外憐才不逢獻花天女聽其說法耳已巳二月望董其昌書

司馬相如謂能讀千賦易於作賦又昔人云不讀萬卷書不行萬里路看不得杜詩畫道亦然宋時趙令穰以王孫工畫每寫江南景物見者曰當是上林回泉坡亦曰年少好奇之筆更得五百卷助其氣骨尤善今觀此冊山水小景出入米漫士梅花庵主黃鶴山樵已涉元季名家蹊徑乃花鳥寫生復類宋時畫苑能品諸人伎倆雖管仲姬親事趙文敏僅工竹石未必才多乃爾以彼其才用之作詩何必減薛洪度用之填詞何必減李易安而生世不諧弗獲竟其所詣可憐玉樹埋此塵土隨西陵松柏之後有汪然明者生死金湯非關惑溺珍其遺蹟若解漢皋之佩傳之同好共聆湘浦之音可謂一片有心九原知己慎勿以視煮鶴之輩也董其昌題

董宗伯先生以畫譚禪南能北秀評覈甚精余亦以詩論畫清心俊逸天素擅青蓮之長渾融飛動慧林有浣花之致眞一時異人也嗟乎淨居既闢深煙素君復隱闔嶠天留慧林一枝燈照映湖山雲煙魚鳥不終寂寞願然明諸君子始終護持之無更落筏鷺閉鸝之手昔李季蘭幽居唱和惟陸鴻漸顏平原諸公得與周旋韋南康以王侯之尊親爲薛洪度築樓致餼當時文人雅客標韻乃爾盛事可復佳話重拈

使吾輩常入畫圖常見畫史不勝空談南北宗虛哦
李杜詩耶己巳花朝華亭許經題於隨喜庵

書畫之名惟閨人易傳弱腕所運習氣自湔至秀潤
而兼行家之長莫如管夫人然猶或借粉本於吳興
染霧蒙香精詣艮倍未有崛起閣中自有林下風如
雨林史者余猶憶天素濡毫吮墨幽閒靜好寂寂相
對如披寒澗之風心地都涼雲友恨未參承友人汪
然明以紈扇絨寄纔一展玩煙霞片片落坐間矣不
覺欲自焚筆硯無怪董宗伯之嘆目叫好也惜其身
世尚遽枝三匝焉知非孤山處士見女子身而說法

寄語然明幸毋草草天素之感尚在魂夢勿再蹈何
如崇禎己巳張爾葆書於姑蘇如熟青山之下

春星堂詩錄

冬日同楊慧林登隨喜庵　汪汝謙然明

此日何如鳥出籠況同輕艇欲凌空相看莫道傷心
事且把湖山入畫中時慧林於庵中寫蘭橋小景

一曲新聲清夜哀窗前雲影共徘徊忽驚隄畔孤鴻
起猶憶姍姍去復來

得楊雲友畫扇

獨坐空庭月色來撩人情思向誰開漫將團扇憐秋

仲春董仲權邀過次竹園訪楊雲友觀畫聽琴
湖湄一曲綠陰濃寂寂幽窗花影重瞥見魂銷如洛
浦還疑夢遠賦巫峯春山淺約窺眉黛煙雨依微在
筆鋒纔聽清弦娛竹裏恰嫌蕭寺早鳴鐘

陳懿卜先生來湖上聞雲友近況賦懷楊詩十
首漫和步韻

短橈長喜繫湖邊流水桃花別一天卻恨可憐人去
後空留佳話與誰傳
百尺高樓一枕鶯垂楊縷縷不勝情如何此夜濃陰

外不見簫聲弄月明
落盡殘燈漏水添誰將秋思到眉尖相逢倘有鍾情
客賦恨頻將彩筆拈
非關爲雨復爲雲一念憐才總爲君莫道當年獅子
吼於今摧挫不堪聞
窗臨流水綠陰稠幾點殘花燕子樓此際蕭條空獨
立黃昏翠袖總堪愁
秀骨清姿識大家琴心有待許誰加明珠可贖應無
惜俠氣寧能似押衙
丹青一似管夫人點染煙雲筆底春自惜才人俱有

種生來慧業豈無因
浪說閑情林下風筆能扛鼎競稱雄每看邱壑多瀟
灑一抹都收絹素中
山光如黛水如油曾憶花時共泛舟自昔摧殘風雨
後頓令咫尺不同游
夢魂空到楚陽臺何事無端暗自摧乍訝秋聲窗外
響翻疑環佩月中來
原作　陳鉅昌

簟簽嶺外六橋邊勝絕人寰第一天仿彿飛仙在
眉睫能無佳句紫雲傳

玉琯頻調柳外鶯自從春去若爲情總無燦爛圖
金屋將息琴心耐月明
瓊城珠扉蘚日添麝煤鼠尾盡愁尖亦知巫峽詞
人否幾許幽詩悄爲拈
濃抹林巒淡抹雲置邱壑也從君只禁寫瀟
湘意恐惹孤猿動聽聞
燕燕交飛綠樹稠雪衣猶自戀層樓雙眉不得描
京兆自掃春山總帶愁
曾讀香箋勝友家猿聲鵑淚共交加靈心枉有背
堪裂俠骨終當待押衙

無那癡心妬洛神又堪摩詰占閨春雖然亦是紅
顏禍未必風波不勝因
標賞曾開林下風當時猶是丈夫雄夜來腸斷披
山光如黛水如油曾憶花時共泛舟自昔摧殘風雨
後頓令咫尺素娥空
襟處何似溫家玉鏡中
湖南湖北水如油蘇小墳頭幾放舟咫尺素娥空
抱恨執柯誰作廣寒遊
茸城學士墨爲臺抵掌頻從畫史推昨日特絨雙
鯉去扁舟能不爲君來
雪後過雲友

幽窗暉曙色几榻淨無塵卻喜宜人處花飛笑語親
尊酒破岑寂尤誇詠雪才座看仙子竝應得到蓬臺
圍爐就煮雪清韻入簾櫳一種堪憐態依然自不同
秋深看雲友病
堪憐憔悴到妝臺蕭索悲秋轉可哀愁病每傷黃葉
落幽懷未許翠眉開正就茗椀花前約忽罷簫聲月
下回不禁淒涼盈韻切夜深偏向枕邊來
歲暮湖上送雲友葬
黯淡湖光欲暮天薤歌執紼正殘年花飛淨土香埋
骨煙暝寒林畫入禪無淚祇緣情底極遺言多見恨
尤偏少君縱有招魂術心事何由到九泉

春日湖上觀曾波臣爲雲友寫眞
長懷舊恨轉愁新瞥見銷魂卻認眞痛惜佳人傷絕
代丁寧彩筆漫傳神情癡無復事前事風韻猶存身
後身自此妝臺終寂寞輸他隄柳又回春
春日馮雲將胡仲修許才甫張卿子曾波臣集
不繫園過西泠奠雲友感去春社集淨語因用
前韻
雲蹤何處水粼粼宿昔同遊今委塵但說人琴徒有
恨況從邱隴益傷神新詩好入花閒集佳話空傳畫
裏身酌酒西泠魂欲斷依然橋畔可憐春

雲友墓在智果寺西當百日禮懺寺中期他日
爲搆一椽梅花繞屋以貯香魂子昔搆一枝於
西泠范長白先生題曰雲龕今留佳名於此賦
以志之
雲龕只合傍招提一點香魂定不迷古刹竟無僧作
主新墳偏有客來題參寥遺蹟看山頂蘇小爲鄰愜
水西死別忽當過百日烏啼寒食草萋萋
雨窗讀方庶常悼雲友書
春來何事不堪傷傳到瑤函更斷腸自昔彩雲朝易
散恰逢寒雨夜偏長清弦旣輟隨流水斷玦難連欲

隕霜他日相逢徒挂劒山頭化石是思鄉
暮春陳庶常過湖上展觀雲友畫作文傷之因
感賦
憐才展轉復憐春空見芳菲不見人明月乍驚鸞鏡
缺遠山如寫畫眉新子規啼出香魂寂柳絮翻飛蝶
夢親芟惜摧殘千古恨漫將遺墨想風神
族弟杜若冬日遊新安過訪詢雲友往事感涕
成吟次韻
曾傳佳話說烏紗雲友昔辭貴人有云因向西泠識
烏紗總屬無情物
大家昔解明珠爭買笑今埋香骨但興嗟滿庭熱血

頻看劒徧染霜林幻作花君到湖山如酌酒水空鶴
去恨無涯
一見情深信有緣生來同病轉相憐煙霞帶癖眞銷
骨塵累無從可卸肩玩世終慚彈鋏客逃名誰贈買
山錢與君本是連枝出恰喜今宵對雨眠
原作
汪四驍
漫將意氣問烏紗幾見拋書滌酒家事到快心原
可妬情能眞死不須嗟湖山有意留香骨今古人
誰念落花薄命遇君聲價永更勞身後作生涯
愧負情癡未有緣懶拚俠骨易人憐眼青惟對江

山笑囊罄常收風月肩身世如漚休問貴交知可
漆只須錢逢君握手欣同調願藉蘇隄共醉眠

雲友詩

冬日登隨喜庵因寫鸕橋小景志喜

楊慧林

經年不復見湖山重到西泠載月還風月何如今日
好天應爲我也開顏

西湖三女士墓

錢塘 管筠湘玉 女史

西湖三女士墓頤道主人爲宋女士菊香明女士焉
小青楊雲友立也菊香小青墓在孤山雲友墓在葛
嶺智果寺西主人既爲重修立石並建蘭因館於巢

居閣西小樓三楹中爲夕陽花影樓右爲秋芳閣以
祀菊香雲友祔焉左爲綠陰西閣以祀小青三女士
遺事詳於前人記載及主人所撰墓誌筠以乙酉之
初來謁墓下徘徊祠壁竊有感於嬋媛之遭際也益
自大家續史名重漢京宣文授經禮隆唐室班姬團
扇之辭左嬪鬱金之頌若蘭錦字妙織迴文花蕊新
詞最嫻宮體歷觀往紀女子何嘗不以才重哉菊香
蹤跡諸九鼎墓誌云葬林處士墓側聞諸故老傳自
宋時生前吟詠慕和靖之爲人歿後英靈結梅花之
伴侶雖舊錄無存當必清照漱玉之儔淑眞斷腸之

亞也楊雲友則蘇小卿親容華舊姓然明結翰墨之
緣天素作閨房之友殆黃皆令卞篆生之流歟至於
小青心孤似月命薄於花以藕絲蓮性之纏綿遭猜
語喤聲之摧折燒鐙讀曲照影憐春朝淚夕淚之痕
新雲舊雲之感愛之者以爲千古第一有情人憐之
者以爲千古第一傷心人矣筠嘗讀其貽楊夫人書
及焚餘草遠遂孤鐙境何慘也零膏冷翠語何悲也
玉烟花蝶觀何達也絮果蘭因志何決也女辭家而
適人臣出身而事主慷慨成仁者易從容就義者難
卒之超輪消劫禮佛以終靚服明妝留照而去平心

論之殆千古之第一貞姬烈女歟筠之來歸潁川也
太宜人愛若所生女公子視如同氣大婦魏成君解
序銘椒之集名家謝道韞共聯詠絮之吟主人氣誼
雲霞肝腸氷雪玉臺有麗人之目金釵列弟子之行
以筠之抱詩癖也爲示風雅之淵源以筠之躭禪悅
也爲講華嚴之音義玉女雙鬟之石供作硯山慈宮
花史之圖列諸屏幛視菊香雲友未知何如視小青
則遭際較勝矣西湖者武林之名勝也菊夫人瓊花
倚玉楊妹子宮柳垂金金麗卿驛壁題詩韓玉父烟
江聽雨綺羅之盛此地爲多閨閣之才亦於茲最勝

矣主人弔古情深憐才念切琴河訪蘼蕪之墓青溪
營麗華之祠瞻此舊山復營新隴留三生之蛻跡紅
粉齊迴合兩代之芳魂青陵相望白石築瓊姬之館
夢斷葉砧黃絹題幼婦之碑譙含蘭曰草香蛺蝶湖
泛鴛鴦洞花月之閒情亦湖山之韻事矣筠流覽烟
雲感懷身世隨清娛環珮天涯僅有芳名託登善王
子霞風霜海角終教玉骨葬蠻荒姬侍之悲吁其慨
已主人久歷名場重遊宦海江頭畫舫泝桃葉之舊
遊湖上青山築梅花之生壙筠飯心初地結願來生
蟻聚南柯終踐先驅之約蓮生西土勿忘同穴之盟

庶幾珠淚玉烟永消錦瑟華年之感蘭芳菊秀共作
靈簫墨會之遊覽洵美之湖山弔空羣之佳麗映波
橋畔君請營比玉之樓天竺山前我更訪蒨桃之墓

得隙地於孤山巢居閣西爲菊香小青兩女士修墓並建蘭因館其上爲夕陽花影樓樓左爲綠陰西閣以祀小青右爲秋芳閣以祀菊香先是爲明女士楊雲友修墓於智果寺西因以祔祀秋芳閣中詩以紀事並索海內詩人和焉

巢居閣畔好青山花落花開弔玉顏曾築春泥銜燕子再營香塚葬雲鬟殘霞留照明妝靚夜月招魂翠袖閒添種寒梅三百樹采鸞應共鶴飛還

陳文述

樹桃花寫夕陽　湖光遺墳重築樓重建一樹桃花寫夕陽

兩朝閨閣話音塵一樣嬋娟舊隱淪芳姓偶同楊妹子小名應喚菊夫人寒梅伴侶林花發智果因緣墓草新日暮傳芳歌楚些隔湖相望水鱗鱗

蘆庵一角水仙祠梅嶼三臺玉女碑畫裏氤氳環生紫玉夢中簫鼓葬西施湖山跌宕春留影花月沈吟鬢有絲曹妙清樓蒨桃墓重來還擬賦新詩

雲伯爲菊香小青雲友三女士修墓復並祀於孤山作詩紀事余亦繼作　錢塘張雲璈仲雅

西湖自昔數興亡極目寒煙鎖夕陽贍有文人能弔古斷無名士不迴腸青松淚灑三春碧紅粉愁凝一字香豈是書生偏好事典型指點在秋芳

姓氏何人說浪傳強將情字作前緣世傳小青並無其人乃離合情之欲爲作計脫身他往小青不可夫人從臣北去小青相憐愛嘗相據此不但實有其人且立志堅貞豈僅可以才色見思山谷故馬具區元蓀塊垒也說見北山集

新妝自照凌波影佛力難生並蒂蓮經卷藥爐長宵宛轉蘭因絮果太纏綿一坏應識芳魂慰無復梅花變杜鵑

頤道先生重修西湖三女士墓詩

鎮洋顧登衍春洲

相招緣陰西閣同寒食消受年年酒一瓢

韻分圖覺記東坡定識嬋娟慧業多花影夕陽團野色美人黃土泣修蛾未妨地下煙生玉常見湖塢屋補蘿惟有同心蘇小小西陵松栢奈愁何

黃花瘦影翬鴉鬢簾捲西風憶玉顏三尺荒墳窺冷月一湖香氣盪孤山殘碑細讀斜暉外書閣重營疊翠閒誰唱王郎腸斷句夕煙春草淚痕斑

一窗秋雨寫淒涼舊曲傷心玉茗堂字裏箋情原有味人間療妒奈無方蘭因遠證三生夢蓮性重開隔世香他日湖隄尋片碣桃花小影酹斜陽

補屋牽蘿久食貧淒涼寒女是才人樓頭雲影秋同瘦林外嵐光畫入神斜日隔簾山染黛微波打槳水生塵祇餘一鏡西湖月照爾芳魂寂寞濱

鶯花世界問誰司痙玉新添本事詩萬古情天才子棹遲如此風流如此福果然標格似袁絲句本蕭樊鄘氏贈

先生作袁絲謂隨園也

頤道師新楊雲友墓於智果寺西復於孤山修補三生舊夢美人知輞川池館停車久瀛嶼煙波放

菊香小青墓并建蘭因館於巢居閣畔顏其樓

日夕陽花影樓之左右爲兩閣一祀小青一祀

菊香而以雲友祔焉有詩紀事依韻奉和

錢塘　方懋朝雅韋

夕照西村一角山寒蕪滿地拉朱顏水天蕭瑟留青塚樓閣參差倚翠鬟碎壁沈珠千古恨埋香葬玉此情閒紅心草長春陰綠知爾芳魂其往還

小集分明繼斷腸丹青零落感殘妝紅蘭易隕三春露黃菊先摧一夜霜羅綺年華成月魄伶俜瘦影付波光梅花香土桃花命留與閨人話夕陽

春遊從此踏芳塵鳥夢啼香迹未淪樂府好歌三婦豔鄉親況有六朝人小名偏錄丹毫麗大字親題翠碣流水畫禪參老衲春鐙曲譜問優施定應洲畔同遺佩如此風流合買絲記取簫樓明月上秋墳齊唱碧城詩

頤道夫子重脩西湖三女士墓詩

鎮洋　顧晞元子雨

前生應是菊花仙鶴嶼鷗波好墓田三徑埋香高士宅一杯澆玉美人泉寒香冷澹成高節春草淒迷入暮煙應與靈均共芰芯弔蒲觴曾醉總宜船

梨汁杯殘玉不溫綠陰西閣畫長昏魂歸吳苑煙空抱夢斷揚州月有痕佛果前生非柳絮仙家小妹是桃根埋香同傍巢居閣何處天桃認墓門

桂漿蘭櫂伴玉臺畫奩琴軫不凡才偶依蓮葉爲家住解寫梅花換米來霞嶺春歸煙隔樹雲龕夜冷雪

封苔蒙泉遺墨千金值換得驚鴻小影迴
才人家近美人湖湖海襟懷曠代無帳後金釵羣玉
捧夢中彩筆萬花扶三生慨悔華鬘劫一幅眞靈位
業圖憑弔春山譚逸事琴河豈獨柳蘼蕪君幸琴河
墓曾脩河東
題蘭因集後
顧道光生重脩西湖三女士墓詩
嘉定 程庭鷺 蘅鄉

臙粉霑膏冷化煙春山如畫葬嬋娟露叢鬱鬱飛胡
蝶雲木陰陰響杜鵑殘淚濺花遊女舫寒尊薦玉美
人泉招魂最是西泠路智果巢居好墓田

鶯啼燕語弔埋香幾處殘碑卧夕陽圓點綠錢千疊
蘚碎飄香玉一枝棠儘留青塚酣春夢待築紅樓貯
晚涼長與湖山添韻事不教梅鶴擅孤芳
題蘭因集後
仁和 許乃穀 玉年

蘭芳菊秀記前間誰向湖頭築女墳絕代傷心歌散
雪六如幻影弔朝雲才人例作通幽說詞客爭傳歎
逝文從此白沙隄外路年年芳草似羅裙
題頤先生蘭因集
宋綬酉生

霧閣雲窗紀勝因彩牋一例弔眞眞多情早證生天
願薄命都歸絕代人鴛湮翠環初月夜蠙髻紅雨落
花春他時尊酒西泠路更酹湖山廟裏神裏湖金沙
廟兼祀十二月司花之神塑像姝麗近則傾剡頗甚
明璫翠羽半委烟蕪此亦主持花月者所宜嗟悼也
吳江 郭麐 頌伊

代可無名士惜傾城梨花寒食湖隄曉燕子斜陽畫閣明日晚水仙祠下過寒泉鷰處本來清

徬水朱闌曲曲遮巢居閣外隱紅霞驄殘暮雨雲俱

散夢斷疎鐘月易斜薄命前身憐柳絮斷魂今日伴

梅花零環碎珮埋香地油壁重來礪玉砂

蘭枻閒停古岸濱飄花零葉弔芳塵紅心草長林間

路翠黛山橫閣外春金粉南朝餘夢迹丹青北苑記

香因分明重起湖山社一例明璫翠羽新

顧道先生重修西湖三女士墓詩用楚生夫人

韻

錢塘 汪琴雲 逸珠 女史

翠冷香銷二百年梅亭明月鶴亭煙羅褰已化莊周

蝶彩筆重題杜甫鵑一院落花紅灼灼兩隄芳草綠

芊芊春泥都化皇姻石補滿情天補恨天

名花再世石三生兩代蛾眉竟合并鸚鵡前身悲小

謫芙蓉廢夢隔重城鶯憐細雨春長囀花戀斜陽晚

倍明一盞清泠許同薦在山泉水本來清

粉圖香陣幾重遮絕勝南荒葬子霞禮佛早依金粟

影遊仙來訪玉鉤斜蝕殘月曉仍爲月劫後花魂更

作花仿彿雲容重出世才人翰墨是丹砂

紅樓隔雨後湖濱犀辟輕寒玉辟塵金屋妝成三婦

艷彩雲圍住一家春花神眷屬期來世天女維摩證

夙因我媿楊娃工點筆碧城添寫畫圖新

顧道先生重修西湖三女士墓詩

太倉 陸明霞 佩蘅 女史

梅鶴青山許卜鄰小名疑喚菊夫人簾前瘦影長依

月罷下寒香不染塵楚客騷情蘭作伴駱丞芳序雁

來賓石泉槐火前緣在一盞何因薦早春

窗外松嵐秀色深闌干何處集雙禽畫師解寫鴛鴦

貌樂府空憐彷彿吟驚嶺蓮參慧業鷗波花海證

幽襟綠陰西閣依然在鴻爪還勞隔世尋

丹青妙手匹徐黃妹子於今又姓楊空谷機絲難補

屋舊家池館桂爲堂寒林入畫人如畫淨土埋香骨

亦香惆悵齊名數林雪但矜高格謝明妝

碧城十二畫闌前墮素飄紅儘可憐幾處瓊碑埋福

地一枝彩筆補情天遠山花月吟詩社微雨煙波上

家船他日蓮莊容讀畫玉臺應許拜瑤仙 謂湘玉夫人

顧道夫子重修菊香小青雲友三女士墓詩用

鷗波夫人韻

太原 辛 絲 瑟嬋 女史

又見巢居一角新春泥香塚亦無塵西泠煙月知前

世東野詩篇是至親漱玉黃花秋後影啼香翠羽夢

中身寶雲茶味清如雪一盞寒泉薦早春

瑤池消息返青禽西閣依然近緣陰才女當年何薄命佳人再世有同心渡頭桃葉天應惜夢裏蓮花佛許尋償得焚餘久零落鷗波爲小青後身故

詠其事

墨留香氣粉生光曾見珍珠字幾行合署楊娃鐫玉篆本來蘇小住錢唐斷橋荒蘚新團扇潭水桃花舊草堂更憶隔湖曹比玉吹簫明月夜相望

蘭因集卷下　九

清禪參透到詩仙營盡埋香瘞玉阡君於吳門修紫陵修張麗華孔貴嬪墓於邙上修袁寶兒墓於琴河修柳如是吳泳仙墓一代全收才子局三生獨結美人緣鶯聲綠樹啼寒食花影紅樓倚墓田絳帳金釵都似玉載書來伴米家船

金壇女史吳規臣飛卿

頤道夫子重脩西湖三女士墓詩以紀事敬步原韻

鏡奩秋水畫屏山流照嬋娟盡玉顏曳雪銖衣迴雨袖鬱雲翠鬢擲雙鬟幾番月色花陰靜一片波光黛影間春女秋孃都感泣瑤池青鳥合飛還

九溪曲似九迴腸南國佳人北苑妝委土紅蘭香壓雪繞籬黃菊冷經霜升天玉氣香留篆出地雲容粉褪光招到芳魂春欲語露桃一樹倚斜陽

新營湖館淨無塵門外微波輞水淪桃葉畫船題葉女梅花禪榻散花人香添畫檻紅袖皺翠擁書牀絳帳新翰墨因緣仙眷屬春烟殘夢寄魚鱗花神春社水仙祠重勒玲瓏白石碑玉蕊小園圖芍藥紅心芳草種卷施別營宏景三層閣待繡平原五色絲我是碧城舊都講蘼蕪塚後更題詩

奉和頤道夫子重修西湖三女士墓詩

蒙城女史張　襄雲蓉

青山如黛葬雲英極目煙波悵未平自古懷才多薄命有誰證果得長生飄零莫訴當年事幽豔空留此

蘭因集卷下　十

日名重築蘼蕪一坏土滿湖春水似深情新煙漠漠柳絲絲小徑斜通玉女祠過客更休悲薤露庸流那解護花枝山痕濺寫愁中影秋氣閒歸卷裏詩水佩風裳人不見夜深應有月明知

但經小謫到塵寰幾處紅心弔玉顏詞客定能參慧業美人纔合葬名山前因已了埋香去舊恨都空破夢還一笑蓬萊諸女伴慣留惆悵在人間

頤道夫子重修西湖三女士墓詩

吳門女史曹佩英小琴

簾捲黃花瘦不支西風蕉萃謝芳姿遺阡此地依高

士殘碣當年署本司春草埋香鄰鶴嶼秋波照影詰鷗湄中郎莫悵青衣賦一錢寒泉我所思

祇應紅袜印楊娃何處茆堂感舊家甘獨處如曹比玉小游仙學婉孌華補蘿自種千頭竹采藥閒簪兩鬢花誰向雲龕留影在秋林蕭寺感啼鴉

證取雙蓮入夢身勝如畫裏喚眞眞親從痩玉埋香地閒話蘭因絮果人雙槳水香微雨暮一樓花影夕陽春妙山閣上遺詩在更憶桃根小傳新妙山樓詩小青女弟

紫雲所作亦葬孤山

碧城有客悵華顚回首湖山感舊年鳳嬾龍嬌善天

女粉圖香陣老詩仙梅花籬落閒春雪修竹祠堂起暮煙翠滌小園新丈室他年巾拂待參禪翠滌園師別墅也在葛嶺灌

錢塘女史陳滋曾妙雲

族叔頤道夫子重修西湖三女士墓詩

紅兒膚旎雪兒寒香塚何年碧蘚殘瘦影祇今憐晚杞芳心終古匹春蘭中郎賦裏青衣薄杜甫詩中翠袖單絶妙好辭誰會得碑文重與立祁鄲

虞山目論太披猖難掩檀脣一寸香曾送桃根歸蜃市女弟紫雲適會稽馬髦伯偶同蘇小住錢塘故鄉遠夢瓊花觀

院本殘鐙玉茗堂多少文人佳傳在一抔那不爾斜陽從來寒女如寒士似爾生涯亦可憐倚竹每將蘿補屋簪花長藉筆耕田姓名蕭瑟留詩社絹素叢殘入畫禪何事狂生太輕薄竟將顚倒說姻緣結語謂李笠翁意中緣院本也

臣叔才名海內知論癡亦是有情癡百年月旦君無憾一卷風華我所思彼美慕菇誰著錄有人蘧曰欲題碑湖山韻事憑誰繼惜玉憐香萬首詩

翁大人重修西湖三女士墓詩

錢塘女史汪端小韞

鄭家嬌婢解吟詩和靖風流想見之遺阯誤尋高菊磵邊晴江以菊香墓爲高菊磵墓應說也前身應是謝芳姿踏青春訪瓊姬墓朱竹垞毛稚黃王西樵諸公爲墓誌更乞茂漪書一過簪花楷法妙臨池翁大人乞曹琴夫人書

蔣家小妹是同鄉廣陵人鏡湖桃葉鷗盟遠畫閣梅花鶴夢涼屏居孤山副業最憶橫波幕小影姓蔣姓適會稽馬髦伯畫梅鶴眉生有摹

又見楊娃小印紅容華才筆麗驚鴻容華楊女姬叢殘著
錄留湖上詩見張遂辰湖上編輕薄姻緣說意中李笠翁演意
配董香光謝逸畫圖寒翠晚中緣以雲友
謬論也謝彤有雲友及
水夜星空嘗客忸然明春星堂依然智果西頭路絕勝仙霞萬汪倫潭
碧城壇坫久名家多少蛾眉禮絳紗仙子玉鑪三澗
雪美人湘管一枝花隔湖香冢秋飛蕙映水紅樓晚
噪鴉更訪吳宮雙玉墓牡丹廳畔竹陰斜翁大人近
玉簪墓於虎山塔院牡丹廳下瓊姬闔閭女爲瓊姬築
名勝玉又名滕玉紫玉夫差女亦名小玉

家大人重修西湖三女士墓詩

蘭因集卷下　十三

錢塘
女史陳華姬夢仙

青衣曾記賦中郎翠袖依稀見晚妝雅有新聲歌子夜
夜更無殘土結丁香玉簫響絕憐鸚鵡團扇紈輕掩鳳
皇惆悵元卿勒銘處鶴亭梅嶼總淒涼

埋玉春山弔阿青離魂倩女影亭亭空憐西閣緘花
細何處南樓指畫屏詞客剪鐙歌彷彿陳卧子李舒章彷彿詩皆
爲小
寄美人拂素寫娉婷小青寫像零膏冷翠無多在
吟向幽窗總淚零

聞道楊娃麗若仙錢塘三絕此嬋娟湖雲照影憐香
伴林雪旁名證畫禪天素名雪葛嶺春歸花似雨段橋人
去月橫烟冬花翰墨眞清絕換得叢殘粉黛還杭人藏雲
友小像家大人以奚
錢生山水易得之

喚醒娥嫦劫後身招魂誰似楚靈均數弓瘞玉埋香
地一輩傳芳拾翠人天上蕊宮新位業人間花國舊
音塵金鑾紫石新鐫在寫罷曹娥寫洛神

家大人重修西湖三女士墓詩

錢塘
女史陳麗娥茗仙

何年香塚傍通仙山涤湖光好墓田明月前身留素
影秋花小字薦寒泉霜禽舞倦春歸夜翠羽啼殘雪
霽天誰似宋眞兼好古招魂片碣立遺阡

蘭因集卷下　十四

蘭因絮果總愁根讀罷焚餘搵淚痕梨汁一杯胡蝶
夢梅花萬樹杜鵑魂零膏冷翠春無色冶服明妝玉
不温倩影珊珊如欲下綠陰深處閣西門

草堂流水帶春星之子風神雪樣清淨土寒林悲瘞
鶴斷橋衰柳罷啼鶯題名畫院黃皆令點筆詩壇卞
鄴生當日玉顏誰第一殘縑零落惜傾城

一角湖山冷暮雲蕙櫋新署挹靈芬泥融碧幻鴛鴦
瓦花落香銷翡翠裙鶴市待營吳女廟琴河舊築柳
娘墳美人遭際才人筆寒食年年酹夕曛

題道士人爲菊香小青雲友修墓於孤山葛嶺

女士墓記並和四律

管　筠

豔名疑唱菊花新殘碣何年沒蘚塵應與林逋爲眷屬本來蘇小是鄉親影疎香暗林閒路月落參橫夢裏身自是孤山梅鶴侶一般高韻謝芳春

空餘殘墨寫來禽無復空牀坐綠陰霜裏幽蘭貞女操秋邊遠遂美人心綠珠冤魄終難化紫玉芳魂或可尋夢裏雙蓮因果在生前生後費沈吟家慈夢大士騰青衣垂髫女子捧雙頭蓮花而生余說者以小青後身解之

畫禪宗派近香光應是雲間弟子行天素閒情同跌

宕笠翁樂府本荒唐雨昏智果殘僧寺雲散春星舊草堂修到夕陽樓上住隔湖煙水迥相望

碧城逸氣挾飛仙香塚重題第幾阡月地雲階新院落玉天花海舊因緣綺羅畫閣開詩社金粉春山拜墓田有約攜尊酹寒食年年來放總宜船

頤道主人重修西湖三女士墓賦詩記事適讀湘玉姊西湖原是美人湖句因賦美人湖詩八章三女士皆湖上美人楚些招魂知水光雲影問應有窈窕雲容珊珊其來遲也是耶非耶並以質之卷中題詠諸女士　吳門女史薛瀛阿雲姬

舊時明月舊時花花外垂楊一樹鴉無數春山環畫閣美人湖上美人家

蘼蕪草長日初曛重築香泥葬畫裙七十鴛鴦雙蛺蝶美人湖上美人墳

玲瓏芳樹玉交枝椒壁塗黃胥網絲翠鈿無聲塵幔
掩美人湖上美人祠
泥金雙帶曲瓊鈎高下珠簾映碧流十二畫闌紅宛
轉美人湖上美人樓
白花飛蜨紙錢灰繡屧留香印綠苔小隊踏青閒酔
酒美人湖上美人來
詩情愁與草凄迷玉版烏絲寫赫蹏一樹桃花弔紅
影美人湖上美人題
別懷惆悵掩雲鬟水縐笙寒翠黛閒雙槳綠波烟欲
暝美人湖上美人還

杜鵑聲裏易黃昏種得梅花又一村菊秀蘭芳何處
覓美人湖上美人魂

頤道夫子重修西湖三女士墓詩

粵東女史黃之淑蘭姬

一幅羅裳一幅花荒陵何處問蝦蟆浮梅檻散春波
晚快雪堂空夕照斜賸有玉釵留鄭曲可無金盌出
盧家前生合是琴涛侶去問城南萼綠華
冷翠殘縑古錦囊招魂都是返生香泉清幽澗餘黃
菊煙暖垂絲上綠楊空谷襟懷五更月寒閨鐙火九
秋霜劫灰多少遺珠在唱到秋墳總斷腸

蘭因集卷下

琴河女史錢守璞蓮因

頤道夫子重修西湖三女士墓詩

柳門女史張儀昭鳳姬

春山如畫葬蘼蕪又築香泥弔小姑何處璇宮營四
女有人樂府唱三姝丁簾烟水窺妝鏡甲帳樓臺影
繡襦我識鷗波才絕世新詩題破美人湖
旗亭爭唱碧城仙翠袖金釵絳帳前欲喚綠珠重出
世最憐紫玉已成烟紅心草長棲胡蝶玉蕊花開變
杜鵑我學華原營小幅又從畫裏弔嬋娟

頤道夫子重修西湖三女士墓詩

琴河女史錢守璞蓮因

烟柳絲中淺碧流露桃花裏小紅樓塡平愛海三生
願消盡情天萬古愁瘞玉深深紅雨暮埋香鬱鬱碧
雲秋春山如黛人何處惆悵蘼蕪土一邱
不是多才更有情何人解爲惜傾城可無月影兼花
影應有簫聲與篴聲隔水芳魂湖一角倚雲舊夢石
三生碧紗籠後題黃絹玉女殘碑問姓名

頤道主人重修西湖三女士墓詩

吳門女史蔣蕊蘭玉嫣

嬋娟青塚迥相望添種天桃倚夕陽才子從來知惜
玉美人當日此埋香影疎豆蔻前齊月花落芙蓉一

夜霜惆悵湖山清遠地風流豔跡感迴腸

蘭因仙館禮名姝花影重樓倚小姑秋水可應飛蛺蝶

婕春山會見長蘑蕪零膏冷翠千言玉臕水殘山一

解珠我欲開紅移畫舸花開同泛美人湖

顧道夫子重脩西湖三女士墓詩

梁溪 華玉仙芸卿
女史

琅嬛福地妙髮天第一才人第一仙解爲湖山惜金

粉香南雪北證情禪

應是羅浮夢裏人落英滿地葬羅裙一坏香土嬋娟

塚長伴梅花處士墳

曲折紅闌水上亭綠陰烟閣俯西泠從今士女嬉春

舫寒食家家弔小青

煙暝寒林畫入禪何人解譜意中緣春星堂上蛾眉

月惆悵清暉照墓田

更從花裏起紅樓省識芳魂結伴遊絕勝錢塘蘇小

小一坏泠落盡橋秋

顧道夫子重修西湖三女士墓詩

吳門 黃曼仙蘭卿
女史

佛廬仙觀幾番遷梅鶴高風亦等閒只有美人名不

朽一坏依舊傍孤山

菊香寂寞小青孤又築紅樓傍後湖樓上闌干樓下

舫玉梅花裏弔麓蕪

春星堂上楊雲友曾葬青山古寺西今日隔湖望烟

水乳鴉啼過乳鸞啼

碧城詞客鍾情甚惜玉憐香更愛才一角青山三女

士美人湖上詠詩來

香塚埋香土亦香家家樂府唱錢塘絳紗都講人如

玉我亦金釵弟子行

顧道先生重修西湖三女士墓詩

鴛湖 沈毅采石
女史

吹徹三妹媚聲聲玉篴涼樓仍倚鸚鵡碑不篆鴛鴦

玉是嬋娟子花仍姊妹行西湖比西子辛苦爲埋香

桃葉佳人舫梅花處士家春泥朝語燕芳樹晚啼鴉

碧影孤生樹紅心獨活花隔湖渺煙水相望玉鉤斜

奉題蘭因集

吳門 高翔湘筠
女史

妙鬘雲影本蘭因身後憐才此最眞曠世文章千古

意全家眷屬六朝人寄情香草吟紅雨著眼穠華賦

綠春他日西湖訪遺蹟驚鴻想像洛川神

顧道夫子重修西湖三女士墓詩

秣陵 陳秀生友菊
女史

酒更與梅花種幾株

頤道居士重修西湖三女士墓詩

方外淨蓮韻香

短碣重題倚夕陽春山香塚盡埋香隔湖倘喚香魂起都是金釵弟子行

笙鶴簫鸞泥曉寒招魂聯袂下瑤壇憐香惜玉眞風雅莫作才人好色看

琴河舊築蘼蕪塚吳苑新營紫玉墳到處青衫聞酹酒多情豈獨杜司勛

春山如畫睇雙蛾花葉題詩寫衍波我向夢中傳彩筆也同天女讚維摩

誰寫華陽痩鶴銘簪花書格匹蘭亭曹墨琴夫人書墓志雙修福慧平生願替寫泥金一卷經

頤道居士重修西湖三女士墓詩

方外雲仙小宛

秋菊春蘭各自芳美人小影更垂楊臨波我欲援琴寫湖水湖煙作意涼

曠世才人並世生神仙原不礙多情他年乞序絃歌集一瓣心香禮碧城楊鐵崖序曹玉詩爲絃歌集

十眉翠畫春楊柳雙鬢紅酣露牡丹集中見題句閭道西泠有圖詠夢中彩筆乞詩壇主人有西泠閨詠五百首所詠皆湖上古今女士

香塚埋香弔夜烏春波來泛美人湖踏青有約澆杯酒更與梅花種幾株

頤道居士重修西湖三女士墓詩

方外淨蓮韻香

短碣重題倚夕陽春山香塚盡埋香隔湖倘喚香魂起都是金釵弟子行

笙鶴簫鸞泥曉寒招魂聯袂下瑤壇憐香惜玉眞風雅莫作才人好色看

琴河舊築蘼蕪塚吳苑新營紫玉墳到處青衫聞酹酒多情豈獨杜司勛

春山如畫睇雙蛾花葉題詩寫衍波我向夢中傳彩筆也同天女讚維摩

誰寫華陽痩鶴銘簪花書格匹蘭亭曹墨琴夫人書墓志雙修福慧平生願替寫泥金一卷經

頤道居士重修西湖三女士墓詩

方外雲仙小宛

天桃隔後玉梅開新築香泥掩綠苔應是嬋娟身後福才人親掃墓門來

飛來胡蝶舊羅裙草長平湖日又曛記取玉梅花一樹美人樓下美人墳

畫橋流水接西村落月昏黃酹一樽翠袖嬋娟互憐

惜隔湖烟水雨消魂
知是花神是水仙三生白石再生緣蘇門說偈當年
爭天女維摩總解禪
撤盡塵心月一龕徧參雪北與香南散花何處蒲團
憑乞住春山紫玉庵居士近於虎邱營
紫玉洞墓故云

蘭因集卷下

懐芳記

京師歌伶甲於天下人原是變宗盛如閻一經品題聲價何止十倍記咸豐丙辰晉友餘不釣徒展觀人都招勝侶萃吟朋選伎徵歌綠花間柳曾有明僮小錄之刊勘搜珊網屢製瑤編盛事一時貽芳千載可以按圖索驥執鏡招魂焉

盍簪廔老人懷芳記一記成於丙子秋仲相去十年用情一致舞彩歌扇當年之舊雨無多龍柳驕花出谷之新鶯更貴想見軟紅十丈珠溫玉暖之鄉拾翠三春蜂醉蜂迷之候滑稽皓齒發其琦思瑋態瓊姿鑽之銀管盛矣麗矣幻耶眞耶竊恐陳迹之難追所貴手民之是付傳來日下何殊千佛之經唱徧人間豁是豢芳之譜光緒五年歲次己卯閏三月武林梁居山人序

盍簪廔老人識 巖月樓主附注

張金鱗字倚雲蘇州人其舅爲三慶部之阿金度曲名手也倚雲初入都隸集秀部爲春泉堂胡法慶弟子法慶不解度曲倚雲乃獨工離師後題所居曰蹁躚堂性情莊雅舉止和婉體微豐妝楊太眞爲最宜名噪一時櫻桃第一枝

與倚雲同坐忘其爲伶人倚雲亦自忘也法慶者以琵琶擅名後以洋琴事遺成

張金蘭字倚香蘇州人少倚雲一歲年十六始入都爲熙春堂弟子亦工度崑曲離師後所居曰留春堂性孤介而貌早悴不能與倚雲比有弟子敗花旦者人曰之曰狐狸精豔不免俗亦傾動一時（戊午間有八十二時人目之爲狐狸精豔不免俗亦傾動一時者戊寅冬閒一時）

倚雲得近士大夫者殆二十年倚香不過五六年耳然愛倚雲者輒不惜倚香也

張翠香字玉仙蘇州人殷采芝弟子所居曰日新堂豔中秀外顧盼生姿登場尤亭亭可愛

玉仙不畏暑當夏不汗所謂冰肌玉骨自清涼者

張三福字梅生蘇州人所居曰月新堂性坦易貌姣好而眉黛間常有恨色演刺虎最工亦以其愁蛾雙聳相稱也頗解作字淨几明窓雜陳古帖兼之魚盆花饼別饒清趣（予以壬己入都此四倫書不見旭三福尚於冠帶經前一忙晤耳）

王長桂字桑仙揚州人年十四五娟麗無匹二十許豔冶如故是餘慶堂弟子離師後堂名槐慶房櫳曲折簾幃深沉茶熟酒香魂銷心醉游者視若迷樓焉

范秀蘭字小桐以字行爲吳金鳳弟子金鳳字桐仙能詩解屬文爲何尚書所愛有盛名於時小桐恬雅寡言笑亦能書畫書自豐蘭請名流題跋離師後居寒薇潭是芥子園之一隅怪石清池可以娛客然知音紓寂以其性太高潔不入時耳桐仙堂曰光裕小桐堂曰承裕

倚雲擅場二十餘年聲名最高且久紓以貧悴死梅生略有餘資遷謝其儕

偶返故鄉。思爲田舍郎。爲親族所閒。嘗恨死。乘仙好樗蒱。蠹產以償博債。僦居敗屋中。抑鬱死。雖夫主之懷才不遇爲可慨。既遇矣而晚節末路。或顚沛困厄不保厥終。若陸敬輿李文饒且抱此憾。何有於三小史哉。（見南部之書未見及此）

夏天寶字秋芙。揚州人。長身玉立。回眸一笑。觀者愉悅不能自持。王乘仙與秋芙美艷相匹。乘仙固是好女。秋芙則近於流媚矣。蘇長公謂食河鮀。値得一死。余謂秋芙。是女子爲我作妾。亦値得一死。也。所居曰裕德堂。或贈以楹帖曰秋水爲神玉爲骨。芙蓉如面柳如眉。爲時所傳誦。

秋芙不能度曲。但以色勝。其戲以雛素珍上坟爲最工。有時作武旦。亦顧盼生姿也。秋芙不復登場。其師弟天寥。亦扮上墳。刻意做之。毫釐不失。用心良苦。顯其貌劣。在秋芙種種態度。人見爲可愛者。以天寥出之。則以爲可憎。信乎東施效顰。見者蹙而卻走。（予見秋芙已脫離有類其兄子雲林年十二未登場已傾衣冠黃侍郎字之亦秋演登臨越嶺婉約幀色宜生恐當時馬守貞無此玉穀十年後亦

國邨遥密。倚雲山都。爲人僕。箱卿服買。倚雲所託。非知音者。悒悒死。箱卿迺翹折閱殆盡。途成狂子。兩人度曲實超越尋常。而遭際若此。凡所藥歪精者。所遇必極蹇。雖一技莫不然矣。京華鞠部。異塲觀曲者十不得一。雖新曲色調不俱。腰肢多游閑之負。者湘蘅公車未發。弟子輩問業。則以名己。自謀終未免。寄食門牆。依其兄顧以居。遠足不入。人間法曲名。實相國三五人。晴晝欽曲。居士

沈寶珠。字榮仙。儀容豔逸。骨采飛騰。每入座中。踔動羣客。吐屬可愛。眞如聰慧女郎。語山可比夏秋美。榮仙可比王長柱。其美皆國色。以榮仙較語山。則榮仙猶多清氣矣。扮雙拜月。賠覿等戲。觀者神爲之往。予謂寶珠已掌四部矣。尚復留意於此。豈所謂好色而不淫者耶。趙寶琴。蘇州人。張倚雲之妹壻。嬌慧。綽約。態度天然。亦傾動一時。晚乃貧賴。口金林。字紫香。吟秀堂弟子。堂名曰口口。妖韶婉孌。楚楚可憐。有飛鳥依人之致。扮拾鐲最動人。

胡喜祿。一名長慶。字薦卿。敬義堂弟子。長身俊眼。眉具嫵媚。自云蘇人。殊不類吳產。工於黃調。且能爲西音。但扮卑田手印。則覩者如堵。予謂小玉故名小玉故

張玉美。字荔仙。蘇州人。深山堂弟子。所居曰緝山堂。姿色頗粹。情意柔膩。雖之如蠶中人。就之若芝蘭玉樹。能飲酒。能畫胡鬚。

袁雙喜。字聰泉。蘇州人。所居曰倚樹堂。性和柔。吐屬可人意。雪膚玉肌。冠絕流輩。何郎固不傳粉也。弟子增福號杏卿。由師居倚翠堂。說肥潭子喜呼雙性最溫。神態不知其所終。

徐小香。字蘭仙。蘇州人。年十三。登場卽名噪一時。性極聰警。而能靜密。柔情慧語。宛轉可憐。十五六扮旦。豐韻出羣。後扮演益工。凡名伶皆樂與相配。遂爲小生中之名宿。小香居閶門五人皆以蘭名。蘭雪堂弟子。蘭皋家學。蘭畦善畫。蘭沚善琴。

時亦有王樹生埋之歎。

稚雲死。倚雲遂窮。翠官死。榮仙遂大困。

王長貴。字榮卿。皖人。風貌流宕。齒牙俊快。十四五扮花旦。傾動一時。三十許後。結束登塲。丰姿如故。知名者長貴弟子。曾學於陽以治傷。悅車子市兒無一登塲。卽名噪一時。性極聰警。而能靜密。柔情慧語。宛轉可憐。十五六扮旦。豐韻出羣。後扮演益工。凡名伶皆樂與相配。遂爲小生中之名宿。小香居閶門五人皆以蘭名。蘭雪堂弟子。蘭皋家學。蘭畦善畫。蘭沚善琴。

朱雙壽。字零仙。一字韻秋。蘇州人。梅生之妻弟也。淨香堂弟子。所居曰春華堂。十三四時。風趣天然。不假雕飾。眞如出水芙蓉。嗚嗚吳語。眼嫵眉清。見者莫不愛之。號之曰羊毛筆。蓋其柔也。長益妍麗。擅名十餘年。近卽散道。弟子輩十餘年近卽散道弟子輩家兩歸。曲中殆不能有二。

嚴寶琳。字韻珊。蘇州人。春福堂弟子。十三歲登場。俐動城市。招之者日日盈集。於時。曰春福堂陳長春後。惟韻秋最爲稱意。而羊毛筆之號不衰。羊毛筆廣東客二

周翠琴。字稚雲。蘇州人。倚雲弟子。質麗神清。有貌姑仙人之目。未久告殂。知與不知。莫不嗟惋。有輓之者。曰生在百花前。萬紫千紅齊附首。春歸三月暮。人間天上總銷魂。蓋稚雲以花朝前一日生。而其卒也。正當春盡。故云。一時傳誦。流聞禁中。稚雲以三月死。予以七月入都。有客從觀瓊花已歸天上之狀。

論者謂稚雲上掩諸美。小史薛菲鍾於是。卽讓於是。不但一身不永。後亦無復有魔人可繼芳躅者。信哉斯語。可謂知人知言。

王翠官。榮仙之從子。婀娜流麗。姿態橫生。是夏秋美一派。愛之者衆。惜早夭。一時亦有王樹生埋之歎。

稚雲死。倚雲遂窮。翠官死。榮仙遂大困。

王長貴。字榮卿。皖人。風貌流宕。齒牙俊快。十四五扮花旦。傾動一時。三十許後。結束登塲。丰姿如故。知名者長貴弟子。曾學於陽以治傷。悅車子市兒無一登塲。卽名噪一時。性極聰警。而能靜密。柔情慧語。宛轉可憐。十五六扮旦。豐韻出羣。後扮演益工。凡名伶皆樂與相配。遂爲小生中之名宿。小香居閶門五人皆以蘭名。蘭雪堂弟子。蘭皋家學。蘭畦善畫。蘭沚善琴。

朱福壽。字蓮芬。蓮卿胞弟也。視其兄尤靜雅。稚雲喜作字。後乃益工。得者珍如珠玉。度曲亦極精。亭亭物表。獨步一時。無與抗者。潘侍郎極賞之。蓮芬遂賦歸。黎園閉門種花。踪跡若舊相知。招邀堅命。偶持歌扇。覩觀者益賁。眙以爲華矣。以蓮芬方吳梅仙。有過之無不及。二十年來。亦惟此兩人爲足當大雅之目耳。

已杜門謝客然吳門仰慕不能自已仍復上城騎馬招搖不減

余自庚子年乃命傳嘯侶把酒徵歌至癸丑出都凡十四年所見輦轂部中風華出衆令人不能忘情者惟具於此雖其標格不同才伎各異要其爲美則一也坡詩曰短長肥瘦各有態玉環飛燕誰能憎饒持此慧以評花不限以一格此外則等諸中駟下駟無足記述惟有桂寧者長身秀骨如瑤林瓊樹洞出風塵其品概在王梁仙沈梁仙之間長王四五歲長於沈及袁聽泉皆或謂沈梁仙致之而殊不然梁仙其時已自立門戶與甘情好方深無阻之者其日方開筵宴客梁仙亦在座人夜客去甘約梁仙清晨過寓聯車出游次晨梁仙至室未啓扉隔窗呼之不應扶門入視則縊矣其家人言客散後得家書無他事特怪其用錢太多言嗣後不復籌寄旋暴此亦何至輕生祇是醉後神憊無端愁思邪鬼乘之理或然也春華堂同輩人悅之欲聘爲侍妾十餘年有甘太史自經死或謂沈梁仙致之而殊不然梁仙其時已自立門戶與甘情好方深無阻之者其日方開筵宴客梁仙亦在座人夜客去甘約梁仙清晨過寓聯車出游次晨梁仙至室未啓扉隔窗呼之不應扶門入視則縊矣其家人言客散後得家書無他事特怪其用錢太多言嗣後不復籌寄旋暴此亦何至輕生祇是醉後神憊無端愁思邪鬼乘之理或然也春華堂同輩人悅之欲聘爲侍妾十餘年有甘太史自經死或謂沈梁仙致之而殊不然梁仙其時已自立門戶與甘情好方深無阻之者其日方開筵宴客梁仙亦在座人夜客去甘約梁仙清晨過寓聯車出游次晨梁仙至室未啓扉隔窗呼之不應扶門入視則縊矣其家人言客散後得家書無他事特怪其用錢太多言嗣後不復籌寄旋暴此亦何至輕生祇是醉後神憊無端愁思邪鬼乘之理或然也春華堂同輩人悅之欲聘爲侍妾十餘年有甘太史自經死或謂沈梁仙致之而殊不然梁仙其時已自立門戶與甘情好方深無阻之者其日方開筵宴客梁仙亦在座人夜客去甘約梁仙清晨過寓聯車出游次晨梁仙至室未啓扉隔窗呼之不應扶門入視則縊矣其家人言客散後得家書無他事特怪其用錢太多言嗣後不復籌寄旋暴此亦何至輕生祇是醉後神憊無端愁思邪鬼乘之理或然也

是醉後神憊無端愁思邪鬼乘之理或然也春華堂同輩人悅之欲聘爲侍妾十餘年有甘太史自經死或謂沈梁仙致之而殊不然梁仙其時已自立門戶與甘情好方深無阻之者其日方開筵宴客梁仙亦在座人夜客去甘約梁仙清晨過寓聯車出游次晨梁仙至室未啓扉隔窗呼之不應扶門入視則縊矣其家人言客散後得家書無他事特怪其用錢太多言嗣後不復籌寄旋暴此亦何至輕生祇是醉後神憊無端愁思邪鬼乘之理或然也

徐靜生字零前蘇州人本在滑晉隊內以善歌自拔列於鞠部

蕭小閣字者香評者謂嫣黠可擬趙寶琴此小閣不知即下面貫小閣之殊不可解

下面貫小閣之殊不可解

下面貫小閣之殊不可解

湯金蘭字幼珊蘇州人評者謂其慵懶大雅頗副其名評者謂其慵懶大雅頗副其名

姚桂芳字秋衡評者謂其清俊拔俗秋衡病目幾盲出都即以侍養

張芷馨蘇州人朱韻秋之甥評者謂兩人可稱聯璧

以上數人皆得之友人簡札中者妍媸不一

以上數人皆得之友人簡札中者妍媸不一

以上數人皆得之友人簡札中者妍媸不一

蓮卿學崑曲性情和婉舉止安雅綽有蘇州風範度曲亦工小芬正旦小芬乃從朱

陸小芬蘇州人父曰玉鳳是名伶張爾奎之弟子工黃腔爲正旦小芬乃從朱

李豔儂大興人所居曰茗艷堂無脂粉氣無卑陬態無儜浪語期如秋月韻若秋雲待人在若遠若近之間而見者輒心醉語曰蘭無言而自芳又曰桃李無言下自成蹊豔儂之謂矣初唱黃調不爲工後扮崑曲之小生不能決姑以耳爲目焉迨後見所謂金蘭者則憔悴枯稿網似垢面黃馘不照人乃極相稱自江南用兵蘇錫稚幼不復販鬻都中故潮部率以北人爲徒雖亦有聰俊狡獪可喜者而體態視南人終遜惟豔儂亭亭獨立如玉謝家兒可以憑班絲鑾鼓提玉雁柄清談竟日即追求於昔年南產諸郎尚不易覯不意得之於北產其家本在慶豐牌傍殆鍾潞水之秀歟

品花各有所見評泊高下不能一致獨致豔儂無譽之者殆如西湖擅天下

最勝。無賢愚莫不心賞也。點慧名閨秀稱爲維新堂陳新寶弟子同時所賞維新因之獲重貲能儕婿自好狷非貧士不屑與交也

沈阿寶。宇眉仙。棄仙弟也。忼爽類兄。顏色嗣令差遜。扮活提刺虎極工。水門劇中無運

某則阿寶扮白蛇水芝出阿黔扮青兒矣

沈小寶。棄仙子。肄武生。頗有英氣。惜口吃。與眉仙同居。仍稱聯星堂。聯星堂戊午己未當

閒有桂林者。儀能扮湖船面。以治鹽領俗回

徐金兒。宇逸仙。蕙仙之弟。人恒呼之曰阿二。肄小生。崑曲最妙。蕙仙雖壓倒一時。而知音者皆謂逸仙實勝之。譬之於書。蕙仙不免側筆取妍。逸仙則筆筆中鋒也。與芷秋並演。如紅蓮涤水。相得益彰。所居曰崇德堂。蕙仙遠過中人。阿二則大圓

杜蕙雲。以宇行。蘇州人。所居曰玉樹堂。余見時齒已長矣。本扮旦。至是則生末

淨。忽意爲之。或肄吐火判官。觀者譁訝。是聯類人也。有弟曰阿五。能度崑曲。肄

卷二 懷芳記

正旦。其聲清脆動聽。常祇奉藩鄂。蕙仙出都至上海爲客串生淨

曹韻蓉。宇韻仙。閒德堂弟子。離師後。堂名閒憙。扮花旦。風情娟麗。妍而不妖。盈盈靚婦。大似歐產。洗肄入座。風神頓減。而性格憨柔。亦可貴也。眼仙亦扮太真顏鉄麗出草而名重滬濱

王桂官。宇楊仙。閒德堂弟子。年可十三四。嗣柳當風。新花出水。可以方其韶冶。

扮戲極多。閒猥西諜閒已可愛。肄伍子胥寄子尤工。觀者或爲之泣。凡小伶年

與相若。蓋在下風。可以雖豔儕之美而奪其席。燕台花案。大抵亦閱三年而一

爲論定。若有持衡者。必以楊仙爲首選。楊仙自謂是北產而殊不類。有錢鍾書品花寶鑑

振其骨采。則精神發越。不同奄奄無氣者矣。儻以北產擯人南中。導以和柔

之詞令。教以嫻雅之舉止。亦必遠勝於蘇州之庸庸者。在化南北之短而集

予曰。北人俊病在生硬。南人婉病在闇弱。必以南產置之北地。滯其性。繼而

其長耳。且都中歌伶之教子弟。雅步嫻行。綽有矩度。掉頭擺眼。各具精神。雖

雅俗不同。而一擧一笑。皆非苟作。故如五雲四芷。亦足以動人觀聽者。牛繫

予此。蘇州則但知度曲而已。於語言笑貌。絕無修飾。故不能致人愛也。二十

能彈琵琶唱小曲。同時有吳顰明者。亦淨末。貧腔之選。嘗與陳新寶同歌場賣酪

玉鳳湖州人。溫雅不惡。後淪落乃歌場。

輒紅氍踏樂府都非。可供賞鑒者。祇此十餘人。豔儂楞仙。便爲翹楚。然退慮

昔時諸美。終隔數塵。以豔儂方遘卿。以楞仙方寶琴。差似而猶未逮。向上者

更無論矣。或以豔仙方倚雲。則鄰之配雅也。倘有有名者曰綺春堂時小福。

字琴香。春福堂鄭秀蘭。字素香。猶可相近。其次寶善堂陳芷彩馥森堂陸竹

卿茹雪堂王順福。皆本强人也。又有春和堂劉倩雲者。前數年頗有盛名。徐

娘已老。無復風情。相對令人敗興。特不至如湯金蘭之老醜耳。岫雲堂弟子

五曰五雲。春華堂弟子四曰四芷。皆慧跳鄰倍。所謂頑童者是矣。凡平生未

至鄰門者。一入春明門。但見五雲四芷。璀璨瑰瑋。文茵綺襦。置之檀板金

尊間。便以爲是天下之佳麗。又見豔儂楞仙。更詫以爲是驚鸞騎鶴。天上仙

人。非世間所有。而不知五雲四芷。尚不足當一盼。卽豔儂楞仙上擬舊時名

輩風流。亦遠不逮也。人才日替。卽秉鈞衡建節鉞者。往往有一蟹不如一蟹

之譏。矧在區區主謳哉。時小福當同治初國鄰時以清唱登場有絃索無金鼓揭簴一磬弗垣

卷二 懷芳記

或謂予此雖北產。固不如南產。顧常主蘇州。見歌者率凡猥無可愛。則何也。

予曰。北人俊病在生硬。南人婉病在闇弱。必以南產置之北地。滯其性。繼而

振其骨采。則精神發越。不同奄奄無氣者矣。儻以北產擯人南中。導以和柔

之詞令。教以嫻雅之舉止。亦必遠勝於蘇州之庸庸者。在化南北之短而集

其長耳。且都中歌伶之教子弟。雅步嫻行。綽有矩度。掉頭擺眼。各具精神。雖

雅俗不同。而一擧一笑。皆非苟作。故如五雲四芷。亦足以動人觀聽者。牛繫

予此。蘇州則但知度曲而已。於語言笑貌。絕無修飾。故不能致人愛也。二十

歌郎中南產徽伶相時舉人演玄芳等號人稱廉客

都中歌者之侍飲。種子如騰子之戲於側。長者如姬妾共膝裹抱。可以娛情而適意。外間歌者之侍飲。則如僕緣兢兢焉。恐失主人意。是有何樂哉。余謂曲子師。今蘇產既不可致。當以揚產童子慧黠者。附海舶往蘇州就清腔學度曲。四五年後。不但曲調嫻習。並動作弊昔。亦改觀。乃挈歸再教以扮演登場。使與吳娃無異。聞者心善之而不能從。再閱數年。南產終不可得。目前之知名者老去。恐傳派益失其初。才皆下劣。而崑曲有腔無韻。亦成廣陵散矣。

稽違

陸金鳳。字翼仙。所居曰桐華堂。桐華堂後有任小鳳者。色藝可望前人。松齡綠和峯部。色藝懸同。聲名噪一時。齒既長。顏色不衰。既蓄髮謝去司事者。曉以重金。蓮鬢復登場焉。殆五十餘歲。評者以爲人妖。

都中鞠部曰四喜。曰春臺。曰三慶。曰和春。四部雖齊名。和春獨不爲士大夫所與。衣冠公漸。未有呼和春者。市井小夫。乃樂觀之。有友呼別部翠應而特從和春招松齡來演翠屏山。余得寓目。妖冶誠無匹也。

旺兒是茶寮中捧盤童子。貌白皙。心性儇巧。遂爲好時者慫恿入鞠部。爲花旦。振動一時。趙之者如蟻附羶。余人都後。見其登場。黃腔最工。惟步武不中繩尺。蓋小時未從師之故也。

歌伶雖賤技。而品格不同。其爲賢士大夫所親近者。必皆能自愛好。不作諂容。不出褻語。其令人服媚。殆無形迹之可指。愛身如玉。尤如白鶴朱霞。不可即也。別有一派。但以容貌爲工。雖浪蕩嫖嬉。無所不至。且如柳種章台。任人攀折。此則我輩所惡而流俗所寧。似可置而不論。

然皆絕頂聰明。超絕流輩。譬之婆羅辟門。支果雖落旁門。其精詣亦未可磨滅也。都門二十年前。稱長庚三勝。附壹以黃腔負重名。青衫且刀馬旦。往往年稍長。藝始近五六年。師以教其弟子。即有成。盛極而衰。西皮則秦腔激越。寥寥一聲。吾道欲何。實能敵武旦。爲異日包銀地步。耳無雜俗趣之若。墜上客滿堂。萬方鴉雀無聲。吾有私歎。○西瓢中有十三旦者。登場如龍鳳。妖嬈所扮。演皆逕佚之劇。唐趨昭目。如陳秘戲江何。日下遂亟於此。（終）

道光戊申年重刊

四書備旨

旌節館藏板

敦誥堂藏板

儒家者流皆書行世據一家言以立教人初非爲不可談不若集古人嘉言懿行以發人行之天下其言易入而其教易廣此朱子小學溫公家範等書所由作也

維引古事不珍已見而其書爲不可沒也況合眾律之賢以遵天下其教不尤廣乎黃生花耘與其弟虎雋余嘉慶戊辰典試湖湘所得士也少孤奉教於母既長而孺慕不衰猶憶已巳庚午兩歲花耘以春試留都門每過余邸舍談及母節之苦而名與學之不足以顯揚之也嘗欷歔泣下閱歲丁丑以大挑得校官余方惜其才

之小用而夙願之難償也履任甫兩月遽爾淹逝爲悼惋者久之今年秋奉　命巡閱行次長沙虎雋抱其遺著來謁有所謂賢母錄者將付梓行以竟其志余謂是錄非一家之書雖廣之天下可也通都僻壤家置一編慈孝之心油然成俗非留心風化者所當乘爲傳布者乎因爲檢閱一過如讀唐陸贄宋張齊賢賈黃中蘇易簡皆以母賢上邀主眷而先母劉太夫人年登耄耋　賜帑卹終　恩恤之隆超越前古余方欲物色成書以彰母教而花耘亦能先得我心矣謹申其說如是則其母之賢可知

母賢而子之貴亦可知是錄行花耘之名也已

其刊附小學家範之末以俟　天祿石渠之采採訪使

光四年歲次甲申孟冬上澣通家生德化李鴻賓鹿坪氏書於長沙行館

往余與花耘學博之尊甫爲總角交誼至摯也聞其卒於澍中寢門之慟至今難忘後知其有賢儷教其子花耘兄弟績學立名未嘗不爲之欣慰而嘉歎也及余官關中厥弟虎雋孝廉自都門至云花耘已銓城步廣文歸覲矣祿秩雖薄抑亦捧檄之喜也豈意到官未久遽賦玉樓今余旋里展墓過其廬其母夫人命孫以花耘所撰賢母錄見示且曰吾子孝愛而不永年公父執也幸爲序而刊之余讀其書雖仍采孫氏舊名而補編之然孫氏錄不可考是錄則蒐述詳而慎體例嚴而當皆爲其慈親比證闡揚不特　旌節錄爲表章也母節既蒙　恩旌閭是錄又舉其貞修懿訓與古賢媛並傳不朽卽其尊甫亦當含笑於九原矣花耘之志雖沒猶生也鹿坪尙書主持風化既爲之序余故次第其原委以授虎雋俾付之梓以報其慈闈之德敎云爾

道光五年乙酉歲長至日閻山唐仲冕謹

母德之見於經典者惟毛詩生民思齊及左國檀

而屢被當叔姬欽敬美數事而已其見於歷朝史傳若如楊愛和允傳經畫荻求諸往籍代有名聞然史編列女傳每采節烈之行要非專紀母德而作惟劉向列女傳獨以母儀爲首似爲旌德之書然賢明仁智分列七門究其旨歸亦非專紀母德而作也隋書經籍志有徐廣孝子傳三卷夫子之賢不肖多由於母德之臧否而成孝子有傳賢母顧可無錄乎昔人之爲是錄者有宋太常少卿孫景修景修名頠長沙孫成象之子少孤而敎爲賢母既老而念母之心不忘爲賢母錄以致其意其書久佚而舊書之意略見於蘇頠濱古今家誡序文中本

駢七歲而孤以長以敎均資成既不能以名位顯親復不能以文章詩世因與孫氏生同郡黃頠切景行羨宋史傳所載賢母事蹟上起陶唐下迄明代編爲四卷而以記諸東晉補詩之義以寓蓼莪報德之思裒集舊文未敢輒加論斷雖不知孫書義例相去幾何要亦爲人子者當盡之心大雅君子或不嗤爲鈔書胥免園冊則幸甚幸甚道光二年仲冬蓂鄉黃本駢自識

賢母錄四卷先兄花耘未完書也先兄思錄特刻跋史傳以補宋孫氏亡書未及卒業而先兄下世欽嗇

政仍有未定采摭亦有未周然其書書之心則可悯矣先兄長子四歲少時同爲孤子有讀心立加呵詈楚之下未嘗以手護其頭勁有尊長爲之解勸必婉容謝曰俟吾母痛責後其怒自息不爾徒以積忿傷母心也長跪竟日辭色怡然不命之起不敢起此駢爲童子時所習見而自愧不如者稍長卽以謀養奔走吳越間千里長途懼曠慈訓嘗作母命入章至今讀之令人淚下年逾四十愉婉一如兒時故爲是錄以彰　母敎而以嘉慶二十二年　母氏奉　旌事實及通志縣志節孝傳附焉

壬午秋選授城步訓導山縣僻遠驟難迎養到任未及三月卽請假歸省抵家才九日而殁時癸未正月也驟以試事留都門不及執手永訣旋里後檢點遺書於篋衍中得是錄底稿凡三百條點竄未足盡古今內訓然敎子之法已無不備凡爲母者能可以衆母爲法其爲子者亦可以衆母之子爲法則是錄未嘗非完書因於館暇手錄付梓卽謂孫氏之書爲未亡而先兄孝養未竟之志託是錄以不朽焉可也道光四年季春同懷弟本駢敬於衡陽郡齋

例言

母之類凡七曰母曰繼母後母曰嫡母曰生母曰養母曰繼母亦曰後母曰嫡母曰生母曰養母均於標題處冠母姓之上以母有從子之義亦如志節婦者以夫名冠首志貞女者以父名冠首也

自漢以前多采列向列女傳自漢以後多采各史列傳說部文集亦間采之私傳訣詞難憑信者不錄

史傳泛言婦德者不錄如公父文伯之母見於國語者凡八條止錄其五北史魏溥妻劉耳表節元史周尤忽妻書膺明禮皆能教子有成止錄其教子一節是錄以教子爲賢與列女傳有別

母子俱賢家庭盛事母賢而子不肖者仍錄之不以朱均累父聖也如漢崔篆母導其子以不忠魏單固母勸其子以攻禹相此類者不錄

曾母嗌臂曾子心動蔡母噬指蔡順心動此言子孝非言母賢梁沈約其母爲之祷火宋彭年好學其母禁其夜讀元吳澄夜讀至旦其母爲之節膏火不多與則長元怵素

贏弱其母爲之藏燈幕中此言子之好學非言母道之賢羅含夢飛鳥入口叔母知其必以才華顯江淹獲貂蟬於樵所其母知其不以貧賤終此言子之休徵非言母之賢行北周宇文護母自齊歸武帝率親戚行家人禮唐趙隱爲相百官升堂慶母此言母之榮遇亦非言其賢行如此類者概不錄

慈爲天性非賢行也故韓非子曰慈母多敗子晉謝安留姪朗與支遁講論朗母以其年幼體羸流涕攜去齊崔慰祖父喪斷鹽其母亦爲不食如此類者母子雖賢不錄

例言 六

賢行見於各書另行條例書異而事同錄最初一條事同而詳略各異錄其詳者事同而所載異詞附注於本條之下

昔賢頌贊論表擇其古雅者附錄各條之後

是編於古事搜採頗詳明代非見正史者不錄

國朝人才蔚起內教之多盛於前代野史所錄未爲周詳不敢妄爲登載

嘉慶二十二年母氏奉

旌文案及省志縣志節孝傳別爲

旌節錄一卷附是錄之後不敢與古賢並列

陶唐

后稷棄母姜嫄　寧鄉黃本驥花萩述
湘陰蔣　瓊維揚校

棄母姜嫄者邰侯之女也姜嫄之性清靜專一好種稼穡及棄長而教之種樹桑麻棄之性明而仁能育其教卒致其名堯使棄居稷官更國邰地遂封棄於邰號曰后稷君子謂姜嫄靜而有化　列女傳

附頌　漢劉向

棄母姜嫄清靜專一履迹而孕懼棄於野鳥獸覆翼乃復收卹卒爲帝佐母道既畢

又頌　晉王氏劉柔妻

英英姜嫄實德之純肇承靈瑞武敏是遵誕育岐嶷眡鴈皇綸播殖之訓萬葉攸循

司徒契母簡狄　列女傳

契母簡狄者有娀氏之女也簡狄性好人事之治上知天文樂於施惠及契長而教之理順之序契之性聰明而仁能育其教卒致其名堯使爲司徒封之於亳君子謂簡狄仁而有禮

附頌　劉向

契母簡狄敦仁厥翼吞卵産子子遂修飾教以事理推恩有德契爲帝輔蓋母有力

附姜嫄簡狄贊　魏曹植

譽有四妃子皆爲皇帝摯早崩堯承大綱元鳥大跡殷周美祥稷契既生功顯虞唐

夏

帝啟母塗山氏　劉向

啟母者塗山氏之長女也夏禹娶以爲妃既生啟辛壬癸甲啟呱呱泣禹去而治水惟荒度土功三過其家不入其門塗山獨明教訓而致其化焉及啟長化其德而從其教率致令名禹爲天子而啟爲嗣持禹之功而不殞君子謂塗山彊於教誨　列女傳

附頌　劉向

啟母塗山維配帝禹辛壬癸甲禹往敷土啟呱呱泣母獨論序教訓以善卒繼其父

又頌　王氏

塗山靜居元明悟幾大禹至公過而不歸明此道訓孩允是綏仁哲以成永draft天暉

附贊　曹植

禹妻塗山土功是急惟啟之生過門不入嬌達明義勤庸是執成長聖嗣天祿以襲

周

王季母太姜二條

太姜者太王之妃有台氏之女也賢而有色生太伯仲雍季歷化導三子皆有賢德太王有事必諮謀焉詩曰爰及姜女聿來胥宇此之謂也列女傳

太姜有色而貞順率導諸子至於成童靡有過失史記正義

文王母太任

太任者摯任氏中女也王季娶以爲妃太任之性端一

誠莊惟德之行及其有娠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敖言能以胎教溲於豕牢而生文王文王生而明聖太任教之以一而識百君子謂太任爲能胎教列女傳

武王母太姒

太姒者禹後有莘姒氏之女仁而明道文王親迎於渭旦夕勤勞號曰文母生十男長伯邑考次武王發次周公旦次管叔鮮次蔡叔度次曹叔振鐸次霍叔武次成叔處小巽太姒教誨十子自少至長未嘗見邪僻之事君子謂太姒仁明而有德列女傳

成王母邑姜二條

武王妃太公之女曰邑姜脩教於內生太子誦帝王世紀

周后娠成王於身立而不跂坐而不差獨處不倨雖怒不詈胎教之謂也大戴禮記

臧文仲母

魯大夫臧文仲爲魯使齊其母送之曰汝刻而無恩好盡人力窮人以威魯國不容子矣而使子之齊凡奸將作必於變動害子者其於斯發事乎汝其戒之魯與齊通壁言屋廬相接壁隣之國也壁言隣近魯之窮臣多怨汝者又

皆通於齊高子國子是必使齊圍魯而拘汝留之難乎其免也汝必施恩布惠而後出而求助焉至是文仲託於三家厚士大夫而後之齊齊果拘之而興兵欲襲魯文仲微使人遺公書恐得其書乃謬其辭曰斂小器投諸台食獵犬組羊裘琴之合甚思之臧我羊羊有母食我以同魚冠纓不足帶有餘公及大夫相與議之莫能知之人有言臧孫母者世家子也君何不試召而問焉於是召而語之曰吾使臧子之齊今持書來云爾何也臧孫母泣下沾襟曰吾子拘於木治矣公曰何以知之對曰斂小器投諸台者言取郭外葡內之於城中也食

獵夫亂羊羣者言趙將戰關之士而擣甲兵也琴之合
甚思之者言思妻也戰我羊羊有母者是善告妻善養
母也食我以同魚者其文錯錯者所以治絺錯者所以
治木也是以有木治絺於獄矣冠纓不足帶有餘者頭
亂不得梳飢不得食也故知吾子拘而有木治矣於是
以臧孫母之言軍於境上齊方發兵將以襲魯聞兵在
境上乃還文仲而不伐魯列女傳

附頌

劉向

臧孫之母刺子好威必且遇害使援所依既厚三家果拘於齊母說其書子遂得歸

賢母錄 卷一 周 五

密康公母

周共王游於涇上密康公從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於王夫獸三爲羣人三爲眾女三爲粲王田不取羣公行下眾王御不參一族夫粲美之物也眾以美物歸女而何德以堪之王猶不堪況爾小醜小醜備物終必亡公弗獻一年王滅密國語

芮伯萬母姜氏

芮伯萬芮姬姓國之母芮姜齊女惡芮伯之多寵人也故逐之出居於魏左傳

介之推母

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弟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爲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遂隱而死左傳

衛公子母定姜

賢母錄 卷一 周 六

衛姑定姜者衛定公之夫人公子之母也公子既娶而死其婦無子畢三年之喪定姜歸其婦自送之至於野恩愛哀思悲心感動立而望之揮泣垂涕弟乃賦詩曰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不及泣涕如雨詩傳謂燕燕爲莊姜送其娣歸妹而作送去歸泣而望之又作詩曰先君之思以畜寡人君子謂定姜爲慈姑過而之厚定公卒立敬姒之子衎爲君是爲獻公居喪而慢定姜既見獻公之不哀也歎曰是將敗衛國必先害善人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鄰也使主社稷鄰者保後獻公暴虐慢侮定姜卒見逐走出亡諸侯使視宗告

若何告無罪也且公之行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家卿以爲師保而蔑之二罪也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告亡而已無告無罪其後賴鯛力獻公復得反國君子謂定姜能以辭教（列女傳）

附頌

劉向

衛姑定姜送婦作詩恩愛慈惠泣而望之數諫獻公得其罪尤聰明遠識麗於文辭

晉靈公母穆嬴

晉襄公卒靈公（太子夷皐）少晉人以難故（立少君恐有難）欲立長君使先蔑（士伯）士會（隨季）如秦逆公子雍（文公子襄公庶弟）穆嬴（襄公母也）日抱太子以啼於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嫡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置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於宣子（趙盾）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乃背先蔑而立靈公（左傳）

趙盾嫡母趙姬

晉趙衰妻者晉文公之女也初文公以叔隗（狄人）及季隗（狄人）二女以難故（恐有難）欲立長君

楚令尹孫叔敖爲嬰兒時出游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見其母而泣母問故對曰吾聞見兩頭蛇者死今者出游見之母曰蛇今安在對曰吾恐他人復見之殺而埋之矣母曰見不死矣夫有陰德者陽報之德勝不祥仁除百禍天之處高而聽卑書不云乎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爾嘿矣必與於楚及叔敖長爲令尹（列女傳）

劉向

附頌

叔敖之母深知天道叔敖見蛇兩頭殺而埋之泣恐不久母曰陰德不死必善

北周　庾信

又頌

叔敖朝出客怪歸家母氏頌訪知埋怪蛇爾有陰德陽報將福來仍加爵祿享榮華

齊莊公夜有寇踰而入公執之鐵之寘而杙殺諸舟獨不與焉
而不食其母曰汝生而無義死而無名雖非五丈夫
不汝笑也汝生而有義死而有名則五丈夫之賓盡汝下
也趣食乃行莒人逆之陷陣而死（說苑）

叔向母叔姬（四條）

叔姬者羊舌子（晉大夫名職）之妻叔向之母也一姓楊氏叔向名肸（左傳作肹）叔魚名鮒羊舌子好正不容於晉去之三室之邑邑人攘羊遺之羊舌子不受叔姬曰夫子居晉不容去之三室之邑又不容是於夫子不容也不如受之羊舌子曰爲肸與鮒亨之叔姬曰不可南方有

鳥名乾吉食其子不擇肉子常不遂今肸與鮒童子也隨大人而化者不可食以不義之肉不如埋之以明不與於是盛以甕埋廬陰後二年攘羊事發而視之其骨存焉都吏曰君平我羊舌子不與攘羊之事突（列女傳）

叔向之母姬氏（虎氏異之母）美而不使其子皆諫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女女敝族也（大龍不仁人間之不亦難乎）余何愛焉使往視疾還生又虎美而有勇力欒懷子嬖之故羊舌氏之族及於難（左傳）

叔向之母察於情性推人之生以窮其命叔魚鮌食我伯石（羊舌氏不亡必以貴死果卒分爭公受文伯母教）

魯季敬姜（魯大夫公父文伯之母）

晉殺郤至及郤錡（三卒迎喪）郤氏羊舌氏初叔向欲娶於

伯之妻子之從祖叔母也再適知悼穆伯先死敬姜守節文伯出學而還歸敬姜側目而盼之見其友上堂從學者而降而御行奉劍而正履若事父見文伯自以爲成人矣故數召而數之曰昔者武王能聞而結絲絕（絲絕未詳或作絲繩或解而自絕）左右顧無可使結之者倚而自南之故能成王道桓公坐友三人諫臣五人日舉過者三故能成霸業周公一食而三吐哺一沐而三握髮十人故能成伯業周公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歜（文伯名）之家而主猶績懼干季孫（康子）之怒也其以歜爲不能事主乎其母歎曰魯其亡乎使儃子備官而未之聞耶居吾

語女昔堯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生勤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善戰勤勞也是故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諸侯相地之宜而制其職以日中考政與百官之事師尹惟旅牧相宜序民事少采夕月與大史司天刑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而後天子之業命書考其國失出入不絕者謂也謂可以爲大行人擯而往引而來職夕省典刑不及百工使無怠惰淫佚而後即安卿大夫朝考其職百官論其序士夕序其業夜庶人安上畢務各慎其職而後即安少者懷之以德而固結之以信而堅守之以義而勸勵之以賞而威防之以刑使民之道正直而固若此也夙夜而計過無憾而以爲

後卽安閒處人以下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怠王后親
織元紘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紘綖卿之內子爲大帶命
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
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君
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
力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
況有怠惰其何以避辟吾冀而朝夕修我曰必無廢先
人爾今曰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絶祀
也仲尼聞之曰弟子志之季氏之婦不淫宜國語
公父文伯之母欲室文伯爰其宗老而爲賦綠衣之三

章老請守龜卜室之族師亥魯樂師之賢者聞之曰善哉男女
之爰不及宗臣宗室之謀不過宗人謀而不犯微而昭
矣詩所以合意歌所以詠詩也今詩以合室歌以詠之
度於法矣國語

公父文伯卒其母戒其妾曰吾聞之好內女死之好外
士死之今吾子夭死吾惡其以好內聞也二三婦之辱
共先祀者請無瘠色無洵涕無揯膺無憂容有降服無
加服從禮而靜是昭吾子也仲尼聞之曰女知莫如婦
勇知莫如夫公父氏之婦知也夫欲明其子之令德也

劉向

附頌

文伯之母號曰敬姜通達知禮德行光明匡子過失
教以法理孔子賢焉列爲慈母

附贊

晉左九嬪左思妹

邈矣敬姜含德之英於行則高於理斯明垂訓子宗
厲發奇聲宣尼之歎萬古遵馨

叔文母

叔文相莒三年歸其母自績調母曰文相莒三年有馬
千駟今母猶織文之所得事皆將棄之母曰吾聞君
子不學詩書射御必有博塞之心小人不好田作必有

編益之心婦人不好勇鬭必有淫佚之行好學不止也猶飛鳥之有羽翼也（此段子論）

佛脞母

趙佛脞母者趙之中牟宰佛脞之母也佛脞以中牟叛趙之法以誅叛者母亦死家收佛脞之母將論自言曰我死不當士長問其故母曰爲我通於主君乃言不通則老嫗死而已士長爲之言於襄子襄子出問其故母曰不得見主君則不言於是襄子見而問之曰不當死何也母曰妾之當死亦何也襄子曰而子反母曰子反母何爲當死襄子曰母不能教子故使主於反母何爲不

當死也母曰吁以主君殺妾爲有說也乃以母無教弟妻之職益久矣此乃在於主君妾關子少而慢者母之罪也長而不能使者父之罪也今妾之子少而不慢長而能使妾何負哉妾聞之子少則爲子長則爲友夫死從子妾能爲君長子君以擇以爲臣妾之子與在論中此君之臣非妾之子君有然臣妾無慕子是以言妾無子也襄子曰善夫人之反寡人之罪也遂釋之列女傳

寡人命更償母之布因賜金千鎰母讓金布曰妾豈貪貨而失大王哉怨令尹之治也遂去不肯受王曰母智若此其子必不愚乃復召江乙而用之

附頌

劉向

江乙失位乙母動心既歸家處亡布八尋令尹盜之王按脞母不能教子於來不無可責然既叛之後使者父之前後爲強辯於子少而愛者母之罪也長而不能

江乙母

解作有度王復用乙賜母金布

范氏母

晉范氏母者范獻子士鞅之妻也其三子曰柔向長者曰明子乘馬園中園中多株木根也問三子曰柔向長者曰明君不問不爲亂君不問而爲中者曰愛馬足則無愛民力愛民力則無愛馬是少者曰可以三德使民設令伐株於山將有爲也已而開園示之株夫山遠而固近是民一悅矣夫疑去聲詞險阻之山而伐平地之株民二悅矣既畢而賤賣民三悅矣簡子從之民果三悅少子伐其謀歸以告母母喟然歎曰終滅范氏者必是子也夫伐

功施勞鮮能布仁乘僞行詐莫能久長其後智伯滅范氏君子謂范氏母爲知離本列女傳

附頌

范氏之母貴德尚信小子三德以詐與民知其必滅鮮能有仁後果逢禍身死國分

魯母師

母師者魯九子之母也臘日休作者歲祀禮事畢悉召諸子謂曰婦人之義非有大故不出夫家然吾父母家正禮願與少子俱以備婦人出入之制諸婦其慎房戶之守吾夕而反於是使少子僕歸辦來事天陰還失早至閭外而止夕而入魯大夫從臺上見而怪之使人聞視其居處禮節甚修家事甚理使者還以狀對於是大夫召母而問之曰一日從北方來至閭而止良久乃入吾不知其故甚怪之是以問也母對曰妾不幸早失夫獨與九子居臘日禮舉事閒從諸子謂歸視私家雖臘婦孺子期夕而反妾恐其酺醵醉飽人情所有也妾反太早不敢復返故止閭外期盡而入大夫美之言之於

穆公賜母尊號曰母師使明請夫人夫人諸姬皆師之列女傳

附頌

九子之母誠知禮經謂歸還返不揜人情德行既備卒蒙其榮魯君賢之號以尊名

孟子母仉氏

仉氏孟子之母也其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遊爲墓間之事踴躍築埋母曰此非吾所以居處子乃去舍市傍其嬉戲爲賈人衒賣之事又曰此非吾所以居處子也復徙舍學宮之傍其嬉遊乃設俎豆揖讓進退母曰眞

何以是吾子矣孟子既學而歸母方績問學所至孟子自若也母以刀斷織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機也夫君子學以立名問則廣知是以居則安寧動則遠害今而廢之是不免於賤役而無以離於禍患也何以異於織

織而食中道廢而不爲寧能衣其夫子而長不乏糧食哉女則廢其所食男則墮於修德不爲竊盜即爲虜役矣孟子懼勤學不息師事子思遂成天下之名儒孟子既娶將入私室其婦袒而在內孟子不悅遂去不入婦辭母求去曰妾聞夫婦之道私室不與焉今者妾竊墮在室而夫子見妾勃然不悅是客妾也婦人之義蓋不

賢母錄　卷一　周　十

客寧請歸父母於是母召孟子謂之曰夫禮將入門問孰存所以致敬也將上堂聲必揚所以戒人也將入戶視必下恐見人過也今子不察於禮而責禮於人不亦遠乎孟子謝遂留其婦孟子處齊有憂色母曰子若有憂色何也孟子曰不敏異日閒居擁楹而歎母曰鄉見子有憂色曰不也今擁楹而歎何也孟子對曰軻聞之君子稱身而就位不爲苟得而受賞不食祿諸侯不聽則不達其上聽而不用則不履其朝今道不用於齊願行而母老是以憂也母曰夫婦人之禮精五帛酒漿蠶織衣裳昕夕鷄鳴婦人之職也門內之

不言用商非乎此舍之而圖之三年乃復嫁之女奉可節義終知爲婦之道傳列女

附論

司馬光

今之爲母者女未嫁不能誨也既嫁爲之援使挾已以陵其壻家及見棄逐則與壻家鬬訟終不自責其女之不令也如師春姜者豈非賢母乎

王孫賈母

齊大夫王孫賈年十五事齊閔王國亂閔王出見弒國人不討賊王孫母謂賈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汝汝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汝今汝事王王出

走汝不知其處汝尙何歸乎王孫賈乃入市中而令百姓曰淖齒亂齊閔王欲與我謀之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人與之誅淖齒刺而殺之

田稷子母

田稷子相齊受下吏之貴金百鎰以遺其母母曰子爲相三年矣祿未嘗多有此也豈修士大夫之貴哉安所得此對曰誠受之於下吏母曰吾聞修身潔行不爲苟得竭情盡節不計於心非理之利而對曰役其少者相與其言四面而問之曰夫少于者人之所愛今欲殺之何也其母曰少者妾之子也長者前妻之子也其父疾且死屬我善視之妾曰善遇視之妾曰

齊義繼母者齊二子之母也齊宣王時有人鬬死於道吏訊之有兄弟二人立其傍吏問之兄曰我殺之弟曰非兄也乃我殺之期年吏不能決言之於王王曰今皆赦之是縱有罪也皆殺之是誅無辜也寡人度其母能知子善惡試問其母聽其所欲殺活相召其母問之曰母之子殺人兄弟欲相代死吏不能決言之於王王有仁惠故問母何所欲殺活其母泣而對曰殺其少者相爲其言四面而問之曰夫少于者人之所愛今欲殺之何也其母曰少者妾之子也長者前妻之子也其父疾且死屬於妾曰善遇視之妾曰

諾今既受人之託許人以諾豈可忘人之託而不信其諸邪且殺兒活弟是以私愛廢公義也背言忘信是欺死者也夫言不約束已諾不分何以居於世哉子雖痛其術也子非吾子也無入吾門子發於是謝其母然後內之君子謂子發母能以教誨

附頌

劉向

義繼信誠公正知禮親已假前妻子有罪相讓不已吏不能決王以問母據信行義卒免二子

附贊

左九嬪

聖教元化禮貴信誠至哉繼母行合典經不遺宿諾

義割私情表德來裔垂則後生

子發母

楚將子發名見荀子攻秦絕糧使人請於王因歸問其母母問使者曰士卒得無恙乎對曰士卒並分菽粒而食之又問將軍得無恙乎對曰將軍朝夕芻豢黍粱子發破秦而歸其母閉門而不內使人數之曰子不聞越王句踐之伐吳客有獻醇酒一器王使人注江之上流使士卒飲其下流味不及加美而士卒戰自五也異日有獻一壺漿者王又以賜軍士分而食之甘不踰嗌而戰自十也今子爲將士卒分菽粒而食之子獨朝夕芻豢黍粱何也詩不云乎好樂無荒良士休休言不失和也夫使人入於死地而自康樂於其上雖有以得勝非其術也子非吾子也無入吾門子發於是謝其母然後內之君子謂子發母能以教誨

附頌

劉向

子發之母刺子驕秦將軍稻粱士卒菽粒責以無禮不得人力君子嘉焉編於母德

魏芒慈母

魏芒慈母者孟楊氏之女芒卯之後妻也有三子前妻之子有五人皆不愛慈母遇之甚異猶不愛慈母乃命其三子不得與前妻子齊衣服飲食進退起居甚相遠前妻之子猶不愛於是前妻中子犯魏王令當死慈母憂戚悲哀帶圍減尺朝夕勤勞以救其罪人有謂慈母曰如此慈母曰人不愛母至甚也何爲勞勤憂懼如此慈母曰如妾親子雖不愛妾妾敢不愛乎妾聞於假子而不爲何以異於凡母其父爲其孤也而使妾爲其繼母繼母如母爲人母而不能愛其子可謂慈乎親其親而偏其假可謂義乎不慈且無義何以立於世彼雖不愛妾妾安可以忘義乎遂救之魏安釐王聞之高其義曰慈母如此可不救其子乎乃赦其子復其家自此五子親附

慈母魏芃者一慈母以禮義之漸率導八子咸爲魏大夫卿士列女傳

附頌

芒茆之妻五子後母慈惠仁義扶養假子雖不吾愛拳拳若親繼母若斯亦誠可尊

劉向

如耳母曲沃負

漢書注俗謂老大母爲阿負

曲沃負者魏大夫如耳母也秦立魏公子爲魏太子納妃而美將自納焉曲沃謂其子如耳曰王亂於無別汝胡不匡之方今戰國有爲雄義者顓焉今魏不能強王又無義何以持

自修勞來國家而齊楚強秦不敢加兵焉

賢母錄

附頌

劉向

魏負聰達非刺哀王王子納妃禮別不明負款王門陳列紀綱王改自修卒無敵兵

趙括母

秦與趙兵相距長平時趙奢已死使廉頗將攻秦秦數挑戰廉頗不肯秦閒言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君趙奢之子趙括爲上將趙王因以括爲將代廉頗括自少時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不將括即已若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

將行其母上書言於王曰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以對曰始妾事其父時方壯身所奉飯飲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予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爲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於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王以爲何如其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括母因曰王終遣之即如有不稱妾得無隨坐乎王許諾括既代廉頗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數十萬之眾秦悉坑之趙王以括母先言竟不誅也史記趙奢傳

附頌

孝成用括代頗拒秦括母獻書知其覆軍願止不得請止罪身括死長平妻子得存

魏卒母

吳起爲魏將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爲吮之卒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爲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遂死於敵吳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史記吳起傳

魯孝公保母臧氏

義保者魯孝公之保母也姓臧氏與其子俱入宮養孝公魯人作亂求孝公將殺之義保乃令其子衣公之衣臥公之處魯人殺之義保遂抱公子以出還公舅魯大夫於外爲託以公而逃魯人高之論語曰可以託六尺之孤義保之謂也闕範

魏公子乳母

秦攻魏破之殺魏主瑕誅諸公子而一公子不得令魏國曰得公子賜金千鎰匿之者夷三族乳母與公子俱逃魏故臣見乳母而識之曰公子安在母曰不知雖知之不可以言故臣曰國破族滅子尚誰爲乎且千金重利也夷族極刑也汝其圖之母曰見利而反上者逆也養子者務生之非爲殺之也豈可利賞誅廢正義而行逆節哉遂逃公子於澤中故臣以告秦軍爭射之乳母以身蔽公子遂同死焉秦王聞之以卿禮葬乳母祠之太牢寵其兄爲五大夫賜金百鎰闕疑此條許盡而範圍無此事未詳所引書目今據晁氏本大德條增此

賢母錄卷一終

漢

陳嬰母

陳嬰者故東陽令史居縣中素謹信稱爲長者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數千人欲置長無適用乃請陳嬰嬰謝不能遂彊立嬰爲長縣中從者得二萬人少年欲立嬰便爲王異軍蒼頭特起陳嬰母謂嬰曰自我爲汝家婦未嘗聞汝先古之有貴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嬰乃不敢爲王謂其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喻名族亡秦必矣於是眾從其言以兵屬項梁（史記項羽本紀）

王陵母

漢王還擊項籍王陵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嚮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既私送使者泣曰願爲老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毋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項王怒烹陵母陵卒從漢王定天下（史記陵傳）

附王命論節錄

當秦之末豪傑並起共推陳嬰而王之嬰母謂嬰曰自吾爲子家婦而世貧賤今卒富貴不祥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嬰從其言而陳氏以寧王陵之母亦見項氏之必亡而劉氏之將興也是時陵爲漢將而母獲於楚有漢使來陵母見之謂曰願告吾子漢王長者必得天下謹事之無有二心遂對漢使伏劍而死以固勉陵果定於漢陵爲宰相封侯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全宗祀於無窮垂策書於春秋而況大人之

事乎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二者帝王之分決矣

張湯母

張湯爲御史大夫三長史謀陷湯罪湯自殺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爲天子大臣被汙惡言而死何厚葬乎載以牛車有棺無槨天子聞之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乃盡案誅三長史（史記酷吏傳）

金日磾母閼氏

金日磾匈奴休屠王太子也元狩中票騎將軍霍去病擊匈奴右地昆邪休屠謀降漢休屠王後悔昆邪王殺

之并將其屬降漢日磾與母閼氏弟倫俱入官日磾
母教誨兩子甚有法度帝閒而嘉之病死詔圖畫於甘
泉宮署曰休屠王閼氏日磾每見畫常拜鄉之涕泣然
後乃去漢書日磾傳

倩不疑母

倩不疑擢京兆尹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不疑有
所平反活幾何人即不疑多所平反母喜笑爲飲食語
言異於他時或無所出母怒爲之不食故不疑爲吏嚴
而不殘漢書不疑傳

翟方進後母

翟方進年十二三失父孤學給事太守府爲小史數爲
掾史所詈罵方進自傷辭其後母欲西至京師受經母
憐其幼隨之長安織履以給積十餘年經學明習諸儒
稱之漢書方進傳

嚴延年母

嚴延年巧爲獄文所欲誅殺奏成手中冬月傳屬縣囚
會論府上流血數里河南數曰屠伯母從東海來到雒
陽適見報囚母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延年出至都
亭謁母母閉門不見延年免冠頓首閤下良久母乃見
之因數讓延年幸得備郡守專治千里不聞仁愛教化
有以全安恣民顧乘刑罰多殺人欲以立威豈爲民父
母意哉延年服罪因爲母御歸府舍母畢正臘謂延年
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也行
矣去汝東歸埽除墓地耳遂去歸郡見昆弟宗人復爲
言之後歲餘果敗坐怨望非謗政治不道棄市東海莫不賢知其母
延年兄弟五人皆有吏材至大官東海號曰萬石嚴媼
漢書延年傳

珠崖義母

珠崖令前妻之女名初年十三珠崖多珠繼母連大珠
以爲繫臂及令死當送喪法內珠入於關者死繼母棄

其繫臂珠其子男年九歲好而取之置母鏡奩中皆莫
之知遂奉喪歸至海關關候士吏搜索得珠十枚於繼
母鏡奩中吏曰嗇此值法無可柰何誰當坐者初在左
右顧心恐母云置鏡奩中乃曰初當坐之吏曰其狀何
如對曰君不幸夫人解繫臂棄之初心惜之取而置夫
人鏡奩中夫人不知也繼母聞之遽疾行問初初曰夫
人所棄珠初復取之置夫人奩中初當坐之母意亦以
初爲實然憐之乃因謂吏曰願且待幸無効兒誠不
知也此珠妾之繫臂也君不幸妾解去之而置奩中追
奉喪道遠與弱小俱忽然忘之妾當坐之初固曰初實

取之繼母又曰兒但讓耳實妾取之因泣泣不能自禁女亦曰夫人哀初之孤欲強活初身夫人實不知出又因哭泣泣下交頸送葬者盡哭哀動傍人莫不爲酸鼻揖涕關更執筆書劾不能就一字關侯垂泣終日不能忍決乃曰母子有義如此吾寧坐之不忍加文且又相讓安知孰是遂棄珠而遣之既去後乃知男獨取之也

君子謂二義慈孝 列女傳 劉向

附頌

珠崖夫人甚有母恩假前妻繼母相讓維女亦賢納之女繼母相讓維女亦賢納珠於關各自伏愆二義如此爲世所傳

肅宗母明德馬皇后

明德馬皇后無子賈貴人生肅宗顯宗命后母養之謂曰人未必當自生子但慮愛養不至耳后於是盡心撫育勞瘁過於所生肅宗亦孝性淳篤恩性天至母子慈愛始終無纖芥之閒古今稱之以爲美談 晉 溫公家範 傅咸

附贊

明德馬后執履貞素光崇六行動遵禮度作后作母帝諮厥謀國賴內訓家應顯祚

沛孝王廣祖母周氏

沛獻王輔孫孝王廣有固疾安帝詔祖母周侯王家事周明正有法禮漢安中薨順帝下詔曰沛王祖母太夫人周秉心淑愼導王以仁使光祿大夫贈以妃印綬 後漢書 王傳

曹成母班大家

扶風曹世叔妻者同郡班彪之女也名昭字惠班一名姬博學高才世叔早卒有節行法度和帝數召入宮令皇后諸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鄧太后臨朝與聞政事以出入之勤特封子成關內侯官至齊相作女誡七篇有助內訓焉馬融善之合妻女習焉 後漢書 列女傳

女誡 班昭

鄙人愚暗受性不敏蒙先君之餘寵賴母師之典訓年十有四執箕帚於曹氏於今四十餘載矣戰戰競競常懼玷辱以增父母之羞以益中外之累夙夜劬心勤不告勞而今而後乃知免耳吾性疏頑教導無素恆恐子穀子穀即穀之字負辱清朝聖恩橫加猥賜金紫實非鄙人庶幾所望也男能自謀矣吾不復以爲憂也但傷諸女方當適人而不漸訓誨不聞婦禮懼失容他門恥宗族吾今疾在沈滯性命無常念汝曹如此每用惆悵閒作女誡七章願諸女各寫一通庶有補益裨助汝身去矣其勗勉之

古者生女三日臥之牀下弄之瓦塼而齋告焉臥之牀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弄之瓦塼明其習勞主執勤也齋告先君明當主祭祀也三者蓋女人之常道禮法之典教矣謙讓恭敬先人後己有善莫名有惡歸己故曰敬順之道婦之大禮也夫敬非他卑弱下人也晚寢早起莫辭恐辱含垢忍恥常若畏懼是謂卑弱下人也晚寢早起非他寬裕之謂也持久者知止足也寬裕者尚恭下也夫婦之好終身不離房室周旋遂生媟黷媟黷既生語言過矣語言既過縱恣必作縱恣既作則侮夫之心生矣此由於不知止足者也夫事有曲直言有是非直者不能不爭曲者不能不訟訟爭既施則有忿怒之事矣此由於不尚恭下者也侮夫不節謹呵從之忿怒不止楚撻從之夫爲夫婦者義以和親恩以好合楚撻既行何義之存謹呵既宣何恩之有恩義俱廢夫婦離矣

陰陽殊性男女異行陽以剛爲德陰以柔爲用男以彊爲貴女以弱爲美故鄙諺有云生男如狼猶恐其尪生女如鼠猶恐其虎然則修身莫若敬避彊莫若順故曰敬順之道婦之大禮也夫敬非他持久之謂也夫順非他寬裕之謂也持久者知止足也寬裕者尚恭下也夫順之好終身不離房室周旋遂生媟黷媟黷既生語言過矣語言既過縱恣必作縱恣既作則侮夫之心生矣此由於不知止足者也夫事有曲直言有是非直者不能不爭曲者不能不訟訟爭既施則有忿怒之事矣此由於不尚恭下者也侮夫不節謹呵從之忿怒不止楚撻從之夫爲夫婦者義以和親恩以好合楚撻既行何義之存謹呵既宣何恩之有恩義俱廢夫婦離矣

女有四行一曰婦德二曰婦言三曰婦容四曰婦功夫云婦德不必才明絕異也婦言不必辯口利辭也婦容不必顏色美麗也婦功不必技巧過人也幽閒貞靜守節整齊行己有恥動靜有法是謂婦德擇辭而說不道惡語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而後笑人不厭其笑義而後取人不厭其取是謂婦言清潔自修塵垢不染鮮絜衣裳沐浴以時身無穢臭是謂婦容專心紡績不好戲笑絜齊酒食以供舅姑是謂婦功此四者婦人之大節也是以禮貴男女之際詩著關雎之義由斯言之不可不重也夫不賢則無以事夫夫不賢則無以御婦婦不賢則無以治家婦不賢則威儀廢缺婦不事夫則義理墮闕方斯二者其用一也察今之君子徒知妻婦之不可不御威儀之不可不整故訓其男檢以書傳殊不知夫主之不可不事義理之不可不存也但教其男婦容不必顏色美麗也婦功不必技巧過人也幽閒貞靜守節整齊行己有恥動靜有法是謂婦德擇辭而說不道惡語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而後笑人不厭其笑義而後取人不厭其取是謂婦言清潔自修塵垢不染鮮絜衣裳沐浴以時身無穢臭是謂婦容專心紡績不好戲笑絜齊酒食以供舅姑是謂婦功此四者婦人之大節也是以禮貴男女之際詩著關雎之義由斯言之不可不重也夫不賢則無以事夫夫不賢則無以御婦婦不賢則無以治家婦不賢則威儀廢缺婦不事夫則義理墮闕方斯二者其用一也察今之君子徒知妻婦之不可不御威儀之不可不整故訓其男檢以書傳殊不知夫主之不可不事義理之不可不存也但教其男

之何名稱之可聞黜辱之可遠哉

夫婦第二

夫婦之道參配陰陽通達神明信天地之宏義人倫之大節也是以禮貴男女之際詩著關雎之義由斯言之不可不重也夫不賢則無以御婦婦不賢則無以治家婦不賢則威儀廢缺婦不事夫則義理墮闕方斯二者其用一也察今之君子徒知妻婦之不可不整故訓其男檢以書傳殊不知夫主之不可不事義理之不可不存也但教其男婦容不必顏色美麗也婦功不必技巧過人也幽閒貞靜守節整齊行己有恥動靜有法是謂婦德擇辭而說不道惡語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而後笑人不厭其笑義而後取人不厭其取是謂婦言清潔自修塵垢不染鮮絜衣裳沐浴以時身無穢臭是謂婦容專心紡績不好戲笑絜齊酒食以供舅姑是謂婦功此四者婦人之大節也是以禮貴男女之際詩著關雎之義由斯言之不可不重也夫不賢則無以事夫夫不賢則無以御婦婦不賢則無以治家婦不賢則威儀廢缺婦不事夫則義理墮闕方斯二者其用一也察今之君子徒知妻婦之不可不御威儀之不可不整故訓其男檢以書傳殊不知夫主之不可不事義理之不可不存也但教其男女有四行一曰婦德二曰婦言三曰婦容四曰婦功夫云婦德不必才明絕異也婦言不必辯口利辭也婦容不必顏色美麗也婦功不必技巧過人也幽閒貞靜守節整齊行己有恥動靜有法是謂婦德擇辭而說不道惡語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而後笑人不厭其笑義而後取人不厭其取是謂婦言清潔自修塵垢不染鮮絜衣裳沐浴以時身無穢臭是謂婦容專心紡績不好戲笑絜齊酒食以供舅姑是謂婦功此四者婦人之大節也是以禮貴男女之際詩著關雎之義由斯言之不可不重也夫不賢則無以事夫夫不賢則無以御婦婦不賢則無以治家婦不賢則威儀廢缺婦不事夫則義理墮闕方斯二者其用一也察今之君子徒知妻婦之不可不御威儀之不可不整故訓其男檢以書傳殊不知夫主之不可不事義理之不可不存也但教其男女有四行一曰婦德二曰婦言三曰婦容四曰婦功夫云婦德不必才明絕異也婦言不必辯口利辭也婦容不必顏色美麗也婦功不必技巧過人也幽閒貞靜守節整齊行己有恥動靜有法是謂婦德擇辭而說不道惡語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而後笑人不厭其笑義而後取人不厭其取是謂婦言清潔自修塵垢不染鮮絜衣裳沐浴以時身無穢臭是謂婦容專心紡績不好戲笑絜齊酒食以供舅姑是謂婦功此四者婦人之大節也是以禮貴男女之際詩著關雎之義由斯言之不可不重也夫不賢則無以事夫夫不賢則無以御婦婦不賢則無以治家婦不賢則威儀廢缺婦不事夫則義理墮闕方斯二者其用一也察今之君子徒知妻婦之不可不御威儀之不可不整故訓其男檢以書傳殊不知夫主之不可不事義理之不可不存也但教其男

十五而至於學矣獨不可依此以爲貞教之牀下弄之瓦塼而齋告焉臥之牀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弄之瓦塼明其習勞主執勤也齋告先君明當主祭祀也三者蓋女人之常道彊爲貴女以弱爲美故鄙諺有云生男如狼猶恐其尪生女如鼠猶恐其虎然則修身莫若敬避彊莫若順故曰敬順之道婦之大禮也夫敬非他持久之謂也夫順非他寬裕之謂也持久者知止足也寬裕者尚恭下也夫順之好終身不離房室周旋遂生媟黷媟黷既生語言過矣語言既過縱恣必作縱恣既作則侮夫之心生矣此由於不知止足者也夫事有曲直言有是非直者不能不爭曲者不能不訟訟爭既施則有忿怒之事矣此由於不尚恭下者也侮夫不節謹呵從之忿怒不止楚撻從之夫爲夫婦者義以和親恩以好合楚撻既行何義之存謹呵既宣何恩之有恩義俱廢夫婦離矣

而詬不道恩誰時然後言不厭於人是謂婦言盥浣
塵垢服飾鮮潔沐浴以時身不垢辱是謂婦容專心
紡績不好談笑潔治酒食以奉賓客是謂婦功此四
者女人之大德而不可乏之者也然爲之甚易惟在
有心耳古人有言仁遠乎哉我欲仁而仁斯至矣此
之謂也

專心第五

禮夫有再娶之義婦無二適之文故曰夫者天也天
固不可逃夫固不可離也行違神祇天則罰之禮義
有愆夫則薄之故女戒曰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意

一人是謂永乞由斯言之夫不可不求其心然所求
者亦非謂養尚親也固莫若專心正色禮義居潔
耳無淫視目不邪視出無冶容人無廢飾無聚會羣
聚無看視門戶此則謂專心正色矣若夫動靜輕脫
視聽邪倫大則亂髮墮形出則窈窕作態說所不當
道視所不當視此謂不能專心正色矣

曲從第六

夫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意一人是謂永乞欲人定
志專心之言當可失哉物有以恩自
離者亦有以義自破者也夫雖云愛則姑云非所謂
以義自破者也然則舅姑之心奈何固莫過於曲從
矣姑云不爾而是固宜從令姑云爾而非猶須順命
勿得違戾是非爭分曲直此則所謂曲從矣故女憲
曰婦如影響焉不可嘗

和叔妹第七

婦人之得意於夫主由舅姑之愛已也舅姑之愛已
由叔妹之譽已也由此言之我之臧否毀譽一由叔
妹叔妹之心復不可失也人皆知叔妹之不可失而
不能和之以求親其蔽也哉自非聖人鮮能無過故
顏子貴於能改仲尼嘉其不貳而況於婦人乎雖以
賢女之行聰哲之性其能備乎故室人和則謗掩外
內離則惡揚此必然之勢也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
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此之謂也夫嫂妹者體敵而
尊恩疏而義親若溷嫉謙順之人則能依義以篤好
崇恩以結援使徹美顯章而瑕過隱蹇辱姑矜善而
夫主嘉美聲譽曜於鄰邑休光延於父母若夫憃愚
之人於叔則託名以自高於妹則因寵以驕盈驕盈
既施何和之有凡義既乖何譽之臻是以美隱而過
宣姑忿而夫憎毀譽卒於中外恥辱集於厥身進增
父母之羞退益君子之辱斯乃婦人之本而顯否之

基也可不慎哉然則求叔妹之心固莫尚於謙順矣謙則德之柄順則婦之行凡斯二者足以和矣詩云在彼無惡在此無射此之謂也

陳興後母李穆姜

漢中陳文矩妻者同郡李法之姊也字穆姜有二男而前妻四子文矩爲安眾令喪於官四子以母非所生憎毀日積而穆姜慈愛溫仁撫字益隆衣食資供皆兼倍所生或謂母曰四子不孝甚矣何不別居以遠之對曰吾方以義相導使其自遷善也及前妻長子興遇疾困篤母側隱自然親調藥膳恩情篤密興疾久乃瘳於是

呼三弟謂曰繼母慈仁出自天愛吾兄弟不識恩養禽獸其心雖母道益隆我曹過惡亦已深矣遂將三弟詣南鄭獄陳母之德狀已之過乞就刑辟縣言之於郡郡守表異其母蠲除家徭遣散四子許以修革自後訓導愈明並爲良士穆姜年八十餘卒臨終敕諸子曰吾弟伯度李法之字智達士也所論薄葬其義至矣又臨亡遺令賢聖法也今汝曹遵承勿與俗同增吾之累諸子奉行

馮後漢書列女傳

馮勃母

馮勃從光武賜爵關內侯母行年八十每會見詔敕勿拜

令御者扶上殿謂王曰使勃貴寵者此母也其見親重如此後漢書列女傳

郭丹後母

郭丹七歲而孤小心孝順後母哀憐之爲醫衣裝買產業後漢書丹傳

陸續母

陸續幼孤仕郡曹使太守尹興辟爲別駕從事時楚王英謀反陰疏天下善士顯宗得其錄有尹興名徵興詣廷尉獄續詣洛陽詔獄就考續母遠至京師覘候消息無緣與續相聞母但作饋食付門卒以進之續雖見考

苦毒而辭色慷慨未嘗易容惟對食悲泣不能自勝使者怪而問其故續曰母來不得相見故泣耳使者大怒以爲門卒通傳意氣召將案之續曰因食飲羹識母所自調和故知來耳非人告也使者問何以知母所作乎續曰母截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爲度是以知之使者問諸謁舍續母果來於是陰嘉之上書說續行狀帝即敕與等事還鄉里後漢書獨行傳

趙苞母

趙苞遷遼西太守遣使迎母及妻子道經柳城值鮮卑萬餘人入寇苞母及妻子遂爲所劫質哉以擊郡

芭率步騎二萬與戰斗陣賊出母示色毋忘號謂母曰爲子無狀欲以微祿奉養朝夕不圖爲母作禍今爲王臣義不得顧私恩毀忠節惟當萬死無以塞責母遂謂曰威豪芭之子人各有命何得相顧以虧忠義昔王陵母對漢使伏劍以固其志爾其勉之芭卽時進戰賊悉摧破其母妻皆爲所害芭殯斂母畢自上歸葬靈帝遣策弔慰封卻侯芭葬訖謂鄉人曰食祿而避難非忠也殺母以全義非孝也如是有何面目立於天下遂歐血而死後漢書列傳

范滇母

賢母錄 卷二 漢 四

建寧二年大赦黨人詔下急捕滇等其母就與之訣曰母白仲博爲弟孝敬足以供養滇從龍舒君滇父顯爲龍舒相歸葬廣泉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母曰汝今得與李杜李杜二人齊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滇時以教再拜而辭後漢書黨錮傳

孔融母

山陽張儉爲中常侍侯覽所忌覽誣儉爲刑竇下州郡以名捕儉儉與孔融兄褒友善亡抵於褒不遇時融年十六儉少之而不告融見其容色謂曰兄雖在外吾獨不能爲君主耶因開舍門儉遂得脫融後事泄國相以下密就掩捕儉

於撫愛其長之也成儀以先後之體貌以左右之慕敬以監臨之勤恪以訪之孝順以內之忠信以發之是以晉成而無不善汝曹庶幾勿忘吾法也後七子皆辟命察舉牧州守郡而漢中太守南鄭令多與七子同歲季考上計無不修敬泰姬執子孫禮

漢中士女志

陳氏母楊禮珪

禮珪成固陳省妻也楊元珍之女生二男長娶張度遼女惠英少娶荀氏皆貴家豪富從婢七八資財自富禮珪救之婦曰吾先姑母師也常言聖賢必勞民者使之

賢母錄　卷二　漢　六

思善不勞則逸逸則不才吾家不爲貧也所以粗食給吾者使知苦雖備物當時二婦罪孽敦從孫奉上敬慢珪抑絕之感惜革行遊亂流行宗表效見之必自嚴飾從于孫侍婢乃見之曰此老姑法也四時祭祀自親養莊釀酒曰夫祭不潔之尊也年八十九卒惠英亦有叔訓母師之行皆也

漢中士女志

曹氏母陳訓謙

順謙成固人適鄉合曹寧十九寡居長育遺孤八十餘卒兄子陳規著書敘述之

漢中士女志

王博繼母文季姜

季姜名極祥潼文氏女幼作大匠廣德王敬伯夫人也少讀詩禮敬伯前夫人有子博女紀流二人季姜生康稚芝女始示凡前後八子撫育恩愛親繼若一堂祖母性嚴子孫雖見官二千石猶杖之婦跪受罰於堂歷五郡祖母隨之官後以年老不願遠鄉里姜亦常侍養左右紀流出適分已侍婢給之博好寫書姜手爲作泰於是內門相化動行推讓博妻健爲楊進及博子遵婦蜀郡張叔紀服姑之教皆有賢訓號之三母堂敬伯名亡敕康稚芝婦事楊進如舅姑中外則之皆成令德季姜年八十一卒四男棄官行服四女亦從官舍交赴內外冠

賢母錄　卷二　漢　七

冕百有餘人當時榮之王氏遂世興

梓潼士女志

姜叙母

建安中馬超攻冀害涼州刺史韋康姜叙爲撫夷將軍擁兵屯歷叙姑子楊阜故爲康從事同等十餘人陰相結爲康報仇過歷飲叙母說康被害及冀中之難相對泣良久叙母曰咄尚英叔韋使君遇難豈一州之恥亦汝之負是獨義山寺哉汝無顧我事淹變生人誰不死死國忠義之大者也發我自爲汝當之不以餘年累汝也因敕叙與弟發叙遂進兵超出擊叙至歷執叙母母怒罵超大怨敕母及其子燒城而去

魏志楊阜傳敘母罵

超曰放背父之逆子殺君之賊天地豈久容汝而不早死耶超而曰視人乎超怒良久乃罷

閻太祖嘗甚寵之手令褒揚曰姜叙之母勸叙早發明不堅於地矣皇甫謐列女傳

趙月母異

馬超叛漢取趙昂子月爲質姜叙與昂合謀討超昂謂妻異曰當奈月何異曰雪君父之大恥喪元不足爲重況一子乎超聞果殺月谷齋續筆

魏

劉曌母脩氏

劉曌母脩產澳及曌澳九歲而母病困臨終戒澳曌以父普之侍人有譖害之性身死之後懼必亂家汝長大能除之則吾無憾矣曌年十三問兄澳曰亡母之言可以行矣澳曰都可爾曌即大室殺侍者徑出拜墓合內大驚白普普怒遣人追曌還拜謝曰亡母顧命之言敢受不請擅行之罰普心異之遂不責也三國魏志曌傳

羊耽母辛憲英

辛憲英隴西人侍中毗女泰山羊耽妻也鍾會爲鎮西將軍請其子琇爲參軍憲英謂曰他日見會之出吾爲國憂之今日雖至吾家此國之大事必不得止也琇固請司馬文王司昭文王不聽憲英語琇曰行矣戒之古之君子入則致孝於親出則致節於國在職思其所司在位思其所立不遺父母憂患而已軍旅之間可以濟者其惟仁恕乎汝其慎之琇竟以全身三國志注

王經母

魏高貴鄉公將討司馬文王以告侍中王沈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沈業出走告文王經獨不往高貴鄉公既薨經被收辭母母顏色不變笑而應曰人誰不死恐不得死所以此棄命何恨之有溫公家範

許猛母阮氏

鎮北將軍高陽許允爲景王司師馬所誅門生走告其婦阮氏婦正在機神色不變曰早知爾耳門生欲藏其子猛等婦曰無預諸兒事後移居墓所景王遣鍾會看之若才藝德能及父當收兒以語母母答汝等雖佳才具不多率胸懷與會語使自無憂不須極哀會止便止又可多少問消息兒從之會反命具以狀對卒免其禍皆母之教也雖會之察隆而輸賢婦之智慶及後嗣追封子孫魏氏春秋

鍾會母張昌蒲

鍾會論其傳曰夫人張氏宇圖蒲太原晉氏人太傅
定陵成侯羲之命婦也性矜嚴明於敎訓會雖童稚動
見規矩年四歲授孝經七歲誦論語八歲誦詩十歲誦
尚書十一誦易十二誦春秋左氏傳國語十三誦周禮
禮記十四誦成侯易記十五使入太學問四方奇文異
訓誦會曰學猥則倦倦則意怠吾懼汝之意怠故以漸
訓汝今可以獨學矣雖好書籍涉歷衆書特好易老子
每讀易孔子說鶴鳴在陰勞謙君子藉用白茅不出戶
庭之義每使會反覆讀之曰易三百餘爻仲尼特說此
者以謙基慎密樞機之發行已至要榮辱所由故也願

斯術已往足爲君子矣正始八年會爲尚書郎夫人執
會手而誡之曰汝弱冠見叔人情不能不自足則損在
其中矣愈思其戒是時大將軍曹爽專朝政日縱酒沈
酣會兄侍中毓寢遽言其事夫人曰衆則樂矣然難久
也居上不驕制節謹度然後乃無危溢之患今會僭若
此非長守富貴之道乾平元年直爲朝高平陵會爲中
書郎從行祖國宣文侯始舉兵衆人恐懼而夫人自若
中書劉放侍郎衛瓘夏侯和等皆怪問夫人一子在危
難之中何能無憂答曰大將軍奢僭無度吾常疑其不
亦謂其有母命弗強諫也比至謁母母怒其臨操計而
以棄順即逆切責庶濟大臥內引繩自縛庶痛恨後雖
安太傅義不危國必爲大將軍耳語兒在帝側何憂問

且出兵無便還器其勢必不久戰果如其言一時稱明
會歷機密十餘年頗豫政謀夫人謂曰昔范氏少子爲
趙簡子設伐郗之謀事見前卷郗當作栘事從民悅可謂功矣然
其母以爲乘僞作詐末業鄙事必不能久其識本深遠
非近人所言吾常樂其爲人汝居心正吾知免矣但當
修所志以輔益時化不忝先人耳常言人誰能皆體自
然但力行不倦抑亦其次雖接鄙賤必以言信取與之
間界畫分明或問此無乃小乎答曰君子之行皆積小
以致高大若以小善爲無益而弗爲此乃小人之事耳
希慕通大者吾所不好會自幼少衣不過青紺親營家

事自知蒸儉然見得思義臨財必讓會前後賜錢帛數
百萬計悉送供公家之用一無所取年五十有九甘露
二年暴疾薨三國志注

徐庶母

先主奔新野曹操遣將攻之徐庶時更姓名單福爲先
主畫策破曹軍操廉知庶計以計致其母逼令爲書招
庶母不從母能書操因拘母陰使人習其書詐爲徐母
書遣庶庶弗知其詐也見書大哭遂辭先主歸曹先主
亦謂其有母命弗強留也比至謁母母怒其臨操計而
以棄順即逆切責庶濟大臥內引繩自縛庶痛恨後雖

終於魏終身不爲設一謀三國別錄

吳

孫權母吳氏二條

孫破虜堅吳夫人吳主權之母也生四男策權一女劉先生夫人及權少年統業夫人助治軍國甚有補益吳書

孫策功曹魏騰以迕意見遣將殺之士大夫憂恐計無所出吳夫人乃倚大井而謂策曰汝新造江南其事未集方當優禮賢士捨過錄功魏功曹在公盡規汝今日殺之則明日人皆叛汝吾不忍見禍之及當先投此井中耳策大驚遽釋騰夫人智畧權衡類皆如此舟楫典錄

太史慈母

太史慈爲州家所疾避之遼東北海相孔融數遣人訊問其母并致餉遺時融以黃巾寇暴出屯都昌爲賊管亥所圍慈從遼東還母謂慈曰汝與孔北海未曾相見至汝行後贍恤殷勤過於故舊今爲賊所圍汝宜赴之慈單步徑至都昌時圍尚未密夜伺隙得入見融因求兵出斫賊融不聽欲告急平原相劉備城中人無由得出慈自請行融曰設使卿意雖壯無乃實難乎慈曰昔府君傾意於老母老母感遇遣慈赴府君之急固以慈有可取而來必有益也今衆人言不可慈亦言不可豈府君愛願之謂老母遣慈之意耶融乃嚴裝上馬突圍馳去遂到平原說備遣精兵三千人隨慈還擊賊賊聞兵至解圍散走融既得濟益奇貴慈曰卿吾之少友也事畢還敗其母母曰我喜汝有以報孔北海也三國志慈傳

徐琨母孫氏

徐琨母孫堅之女也孫策擊張英於當利口而船少欲駐軍更求琨母時在軍中謂琨曰恐州家多發水軍來逆人則不利矣如何可駐耶宜伐蘆葦以爲汎佐船度軍琨具啟策策卽行之衆悉俱濟遂破英策表琨領丹

陽太守吳錄

孟仁母

孟仁本名宗避孫皓字易焉少從南陽李肅學其母爲作厚蓆大被或問其故母曰小兒無德致客學者多貧故爲廣被庶可得與氣類接也仁初爲騶騎將軍朱據軍吏將母在官旣不得志又夜雨屋漏因起涕泣以謝其母母曰但當勉之何足悲慙據知之除爲鹽瀆司馬自能結網手以捕魚作詩母母固以還之曰汝爲魚官而以能爲網乎吳錄

李氏母習氏

李衡妻習氏襄陽人衡爲丹陽太守每欲治家妻輒不聽密遣客於武陵龍陽汎洲上作宅種甘橘千株衡亡兒以白母母曰人患無德義不患不富若貴而能貧方爲好耳（吳錄）

晉

杜植母嚴憲

杜有道妻嚴氏字憲京兆人也貞淑有識量年十三適杜氏十八而嫠居子植女韓並孤藐憲雖少誓不改節撫育二子教以禮度植遂顯名於時韓亦有淑德傅元求爲繼室憲使許之時元與何晏鄧颺不穆晏等每欲

害之時人莫肯共婚及憲許元內外以爲憂懼或曰何鄧執權必爲元害亦由排山壓卵以湯沃雪耳柰何與之爲親憲曰爾知其一不知其他晏等驕侈必當自敗司馬太傅獸睡耳吾恐卵破雪銷行自有在遂與元爲婚晏等尋亦爲桓帝所誅植後爲南安太守（晉書列女傳）

鄭默母曹氏

曹氏魯國薛人也鄭袤妻之爲繼室袤爲司空其子默等又顯朝列時人稱其榮寵曹氏深懼盛滿每默等升進輒憂之形於聲色然食無重味服浣濯之衣袤等所獲祿秩曹氏必班散親姻務令周急家無餘貲（晉書列女傳）

羊祜母蔡氏

羊祜蔡邕外孫前母孔融女生兄發官至都督淮北諸軍初發與祜同母兄承俱得病祜母度不能兩存乃專心養發故得痊而承竟死（晉書羊祜傳）

裴秀母

裴秀母賤嫡母宣氏不之禮嘗使進饌於客見者皆爲之起秀母曰微賤如此當應爲小兒故也宣氏知之後遂止（晉書秀傳）

謝瞻叔母劉氏

謝瞻幼孤叔母劉撫養有恩瞻兄弟事之同於至親（晉書瞻傳）

衛瓘母陳氏

衛瓘弱冠爲魏尚書郎時魏法嚴苛母陳氏憂之瓘自請得徙爲通事郎（晉書瓘傳）

趙至母

趙至年十三寓居洛陽縣氏令初到官至與母伺觀母曰汝先世本非微賤世亂流離遂爲士伍耳爾後能如此不至感母言詣師受業（晉書王傳）

韓伯母殷氏二條

與隱之執母喪哀毀過禮與太常韓康伯鄰居康伯母

殷浩之姊賢明婦人也每聞隱之哭聲悽愴殺節爲之悲泣既而謂康伯曰汝若銓衡當舉如此輩人及康伯爲吏部尚書隱之遂階清級晉書吳隱之傳

薄伯字康伯母殷氏高明甚有識量家貧寡伯年數歲至大慄母方爲伯孺冷伯捉慄斗謂之曰且著孺尋當作復慄母大笑稱美之召爲督郵領枹陽令晉書吳隱之傳

禪伯曰不復須母問故對曰火在斗中而柄倒熱今既著孺下亦當炙母甚異之晉書伯傳

賢母

皇甫謐母任氏

皇甫謐所後叔母任氏年二十游蕩無度嘗得瓜果輒進所後叔母任氏任氏曰孝經云三牲之養猶不爲孝汝今年餘二十日不存教心不入道無以慰我因歎曰昔孟軻三徙以成仁曾父高宗以存教豈我唐不卜鄰教有所關何循魯鈍之甚也修乃感激就鄉人席坦受書勤力不怠晉書皇甫謐傳

潘岳母

潘岳與石崇等諂事賈謐二十四友岳爲其首其母數誚之曰爾當知足而退乃復不已乎岳終不能改及趙王倫輔政孫秀誣岳與三族岳將詣市與母別曰負阿母晉書潘岳傳

陶侃母湛氏二條

陶侃母湛氏豫章新淦人也初侃父丹娉爲妾生侃而陶氏貧賤湛氏每紡績資給之使交結勝己侃少爲尋陽縣吏嘗監魚梁以一坩鮓遺母湛氏封鮓及書責侃曰爾爲吏以官物遺我非惟不能益吾乃以增吾憂矣晉書陶侃傳

事與前條異孟仁母同 鄱陽孝廉范逵寓宿於侃時大雪湛氏乃徹所臥新薦自剪給其馬又密截髮賣與鄰人供肴饌逵聞之歎息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侃傳云范逵過侃時倉卒無以待賓母截髮易酒肴樂歡極達過廬江太守張夔稱美之召爲督郵領枹陽令晉書列女傳

陶侃在武昌飲酒有定限常歡有餘而限已竭殷浩等

勸更少進侃慮懷長久曰年少會有酒失亡親見約故不敢踰晉書侃傳

附陶母碑

唐皇甫湜

陶侃母湛古正之道發人倫之本將示教於天下謂機散俗壞樂濃禮闕有子不教不至於道若失大訓不可登於偉望乃求師傅延英茂終日迫於用不欲子卻客俄而爭益載止餘饋並竭荀失其人子將不進計晝始成確然猶斷髮可棄訓不可失乃金刀既止顯髮雲散怡然無吝嗟之色儼若待賓之具已恐不足以顯蒸下未可謂訓子頗其母激忿瞋膺寸

舍是學不迨於至以超聖人之域矣乎賢者之業且禮信仁義君子之事婦人何得而知蓋世道大衰其俗已亂故婦人賢者得以行其事千載之下厥行獨明當時爲人之父爲人之母覩斯行闡斯舉得不激厲乎苟天下皆如陶母之志則天下皆陶之子也蓋人謂子幼而蒙穉不致精訓致悖大道亂人紀良可惜哉銘曰髮也者爲養之具寶也者致敎之英苟非異禮孰能作世之程千載之下如陶之母安可繼乎

齊英

卞眇母裴氏

蘇峻作亂領軍卞壼以王師敗績遂單騎赴難二子眇盱俱隨之沒母裴氏撫尸而哭曰父爲忠臣子爲孝子夫何恨乎三十國春秋

江逌祖母費氏

江逌年十一好撓蒲祖母費爲治往事有悔輒破業廢事遂絕棄五木終身不以爲戲太平御覽

劉琨母

劉琨爲并州刺史殺令狐盛其母謂之曰汝不能宏濟經略並駕豪傑尋欲除勝己以自安當何以濟禍必及我也後父母并爲劉聰所害太平御覽

虞潭母孫氏

虞潭母孫氏富春人適潭父處忠亡遺孤藐爾躬自撫養劬勞備至潭自幼童便訓以忠義故得孝聲望冗洽爲朝廷所稱永嘉末潭爲南康太守值杜弢搆逆率衆討之孫氏勉潭以必死之義傾其貲産以餽戰士潭遂克提及蘇峻作亂潭時守吳興假節征峻孫氏戒之曰吾聞忠臣出孝子之門汝當舍庫取義勿以吾老爲累也仍盡發其家僮合隨潭助戰擐其所服環珮以爲軍資於時會稽內史王舒遣子充之爲督護孫氏又謂潭曰王府君遣兒征汝何爲獨不潭卽以子楚爲督護與充

之合勢其憂國之誠如此拜武昌侯太夫人加金章紫綬潭立養堂於家王導以下皆就拜謁咸和末年卒年九十五成帝遣使弔祭謚曰定夫人晉書列女傳

劉惔母任氏

劉惔少清遠有標韻與母任氏寫自京口家貧織芒屨以爲養人未知惔賢稍知名論者比之袁羊惔喜還告其母其母聰明識人也謂之曰此非汝比勿受之又有方之范汪者惔後喜母又不聽及惔年穉轉升論者遂比之荀粲晉書惔傳

何無忌母劉氏

何無忌母劉氏少有志節弟牢之爲桓元所害劉氏每銜之常思報復及無忌與劉裕謀西劉氏察其舉厝有異喜而不言會無忌夜於屏裏制檄文劉氏潛以器覆燭徐登梯於屏風上窺之既知泣而撫之曰我不如東海呂母明矣既孤其誠常恐壽促汝能如此吾讐恥雪矣因問其同謀知事在裕彌喜乃說桓元必敗義師必成之理以勸勉之後果如其言 晉書列女傳

李密祖母劉氏

李密父早喪母何氏更適人密見養於祖母劉氏事祖母以孝聞 十六國春秋前秦錄

賢母錄 卷二 晉 元

逼迫密上書 武帝覽其表曰密不空有名者也嘉其誠欵賜奴婢二 使郡縣供其祖母奉膳 晉陽秋 華陽國志

朱序母韓氏

朱序鎮襄陽苻丕圍序序母韓氏自登城履行 襄陽耆舊傳

謂西北角必先 西北角攻眾潰城破遂固新築丕

城三十餘丈賊 秋 春秋十六國

用引退襄陽人賴 秦錄

韋逞母宋氏

韋逞母宋氏後世儒學其父授以周官 古義後石虎徙

之山東宋氏乃誡逞曰汝所授書 讀州依江東

尹氏冀人爲李暠繼室 暠成紀人晉隆安四年據涼州牧自稱大都督領秦凉二州牧建

前妻子踰於已生子歆嗣位尊爲太后河西王沮渠蒙

遜來伐先引兵攻秦浩壘歆欲乘虛襲張掖尹氏謂歆

曰汝新造之國地狹民希自守猶懼不足何暇伐人度

德量力春秋之義先王臨終遺令殷勤戒汝深慎用兵

保境安民以俟天時言猶在耳柰何棄之況蒙遜驍武

善於用兵汝非其敵親其數年以來經謀規略常有兼

幷之志且天時人事似欲歸之汝國雖小足爲善政修

德養民靜以俟之彼若昏暴民將歸汝若其休明汝將

事之豈得輕爲舉動僥冀非望以吾觀之非但喪師殆

或監辱不殺此胡復何面目見我母也勒兵進戰遂大
敗死十人圖春秋時事詩錄

明薛母李氏

太時鴻為母李氏博學有母儀慕容皝嘗升堂拜之十
國春秋前燕錄

賢母錄卷二終

南北朝

宋高祖繼母

初高祖宋武帝微而皇妣孝武帝生而皇考貧薄議不能養高祖從母生懷敬末期乃斷乳而養高祖以舊恩之故懷敬累至會稽太守太平御覽引宋書

謝閨母阮氏蘭子貞母王氏

謝蘭丁父憂毀瘠骨立母阮氏常自守視譬抑之蘭子貞母王氏授以論語孝經南史孝義傳

王融母謝氏

王融少而神明警慧母臨川太守謝惠宣女性敦敏教融書學博涉有文才南史王融傳

何憲母王氏

何憲母鎮北長史王敬之女聰明有訓識齊書庾玩之傳

垣文凝母鄭獻英

垣文凝母鄭獻英隨楷未至交州而卒妻鄭氏字獻劉楷到交州垣曇深隨楷始生仍隨楷到鎮聖夜紡織傍無親援年既盛美甚有容色自爲冰霜能敬整其

甲者君一年私裝了乃告楷求還楷大驚曰前鄉萬里固非嫺婦所濟遂不許鄭曰垣氏鞠魂不返而其孤藐幼妾若一同灰壞則何面目以見先姑因大悲泣楷愴然許之厚爲之送於是開關危險遂得至鄉葬畢乃曰可以下見先姑矣時文凝甫四歲親教經禮訓以義方州里稱美南史垣閫傳

袁粲母王氏

袁粲幼孤祖哀之名曰愍孫母琅琊王氏太尉長史誕之女也躬自績紡以供朝夕粲忤孝武粲仕宋爲中書監司徒待中其母候乘輿出負磚叩頭流血磚碎傷目自此後粲與人語有誤道步目輒涕泣孺日嘗疾母憂念晝寢夢見父容色如平生與母語曰愍孫無憂將爲國家器不患沉沒但恐富貴終當傾覆耳母未嘗言及粲貴重恆懼傾滅乃以告之粲故自摧損南史袁粲傳

何承先母徐氏

何承先母徐廣姊也聰明博學故承先幼漸

王僧辯母魏氏二條

王僧辯梁元帝以爲領將軍刑湘疑貳帝令討之僧辯以竟陵部下皆勁勇簡未盡來意欲待集然後與衆俱

大帝以爲遷延不去大怒自所之久之方蘇卽送廷尉其母脫簪珥待罪帝意解賜以藥不死母姓魏性甚安和善於綏接衆門內外莫不懷之初僧辯下獄母流涕徒行詣閤自陳無訓潸洞嗚咽眾並矜之及僧辯罪免深相責厲辭色俱嚴雖尅復舊都功蓋宇宙母恆自謙損不以富貴驕物朝野稱之謂爲明哲婦人（南史王僧辯傳）

王大司馬母魏夫人性甚嚴正大司馬在溫城時爲三千人將年逾四十少不如母意母猶箠撻之故能成其勳業（顏氏家訓）

鄧元起母

鄧元起爲益州刺史天監初徵爲右衛將軍以蕭藻代之藻入城求其良馬元起曰年少男子何用馬爲藻恚醉而殺之元起初爲益州迎其母母曰汝貧賤家兒忽得富貴詎可久保我寧死此不與汝共入禍敗（南史元起傳）

張緬母劉氏

張緬爲淮南太守還拜太子洗馬中書舍人母劉氏以父湛家貧緬父宏策永元末爲武帝遇害葬禮有缺遂終身不居正室不隨子入官府緬在鄉所得俸祿不敢用至妻子不易衣裳及遷都竝供之母親遣親屬累啟所蓄一朝隨盡（南史張緬傳）

宗炳母師氏

宗炳母師氏聰辯有學義教授諸子（南史宗炳傳）

諸葛璨母陳氏

安成王秀文帝第七子年十二其弟始興王憺年九歲所生母吳太妃亞帝哀其早孤命側室陳氏幷母二子陳有母德視二子如親生（梁書王秀傳）

裴子野祖母殷氏

裴子野生而母亡爲祖母殷氏所養殷柔明有文義以章句授之年九歲祖母亡泣血哀慟家人異之（梁書裴子野傳）

王僧孺母

王僧孺幼貧其母躬紗布以自業（梁書僧孺傳）

刁冲祖母高氏

刁冲十三而孤其祖母司空高允女聰明婦人也哀其早孤撫養尤篤（魏書高允傳）

高謙之後母李氏謙之子儒母張氏

高謙之少喪後母李有孝聞李亦有撫育過於己生人莫能辨其兄弟所出同異論者兩重之謙之妻中山張氏明識婦人也敎勸諸子（長子儒次緒次幹幼貞孝貞孝幹）從師受業常誡之曰自我爲汝家婦未見汝父一日不讀書汝等宜各修勤勿昏先業（魏書高祐傳）

范紹母

范紹年十二父命就學師事崔光以父憂廢業母誡之曰汝父卒日令汝遊就崔生希有成立今已過期立遵成命紹遂赴學（魏書紹傳）

邢昕母李氏

邢昕幼孤見愛於祖母李氏好學早有才情（魏書昕傳）

張寔之母鄭氏

張寔之幼孤母鄭氏教誨動依典禮（北齊書寔之傳）

盧柔叔母

盧柔少孤爲叔母所養撫視甚於其子柔盡心溫凊亦備設凶妣慮久廢恐後生無所知見而少不習書乃占授爲九篇文辭約舉婉而成章聰辯彊記皆此類也（北史柔傳）

崔道固母

崔道固母卑賤嫡母兄攸之目連等輕侮之父輯給資道固令其南仕時宋孝武爲徐兗二州刺史以道固爲從事後爲宋諸王參軍破遣青州募人長史以下並詣道固諸兄等逼其所生自致酒炙於客前（北史崔道固傳）

陸印母魏上庸公主

陸印母魏上庸公主初封藍田印昆季六人皆主所出邢劭嘗謂人云藍田生玉固不虛矣主教訓諸子俱以義方雖創巨痛深出於天性然動依禮度亦母氏之訓也印兄弟相率廬於墓側詔改所居里爲孝終里（北史印傳）

裴讓之母辛氏

裴讓之年十六喪父殆不勝哀其母辛氏泣撫之曰棄我滅性得爲孝子乎凶是自勉幸氏高明婦人又閑禮度夫喪諸子多幼弱（北史讓之謀之謀之訓之訓之凡六子）

裴植母夏侯遵遷之姊也性甚剛峻於諸子皆如嚴君長成之後非衣帽不見小有罪過必束帶伏閤經五三日乃引見十督以嚴訓（魏書裴叔業傳）

崔浩母盧氏

崔浩母盧諶孫女也浩著食經序曰余自少及長耳目見聞諸母諸姑所修婦功無不蘊習酒食朝夕養舅姑四時供祭祀雖有功力不任僮使常手自親焉昔遭喪亂饑饉仍臻饘蔬餬口不能具其物用十餘年間不復備設凶妣慮久廢恐後生無所知見而少不習書乃占授爲九篇文辭約舉婉而成章聰辯彊記皆此類也（北史崔浩傳）

親自教授內外親屬有吉凶禮制多取則焉北史崔
皇甫和母夏侯氏
皇甫和十一而孤母夏侯氏才明有禮則親授以經書
北史皇甫和傳
魏緝母房氏
鉅鹿魏溥妻房氏年十六而溥卒時子緝生未十旬鞠育於後房之內未嘗出門遂終身不聽絲竹不預座席訓導一子有母儀法度緝所交游有名勝者則身具酒饌有不及已者輒屏卧不殮須其悔謝乃食善誘嚴訓類皆如是北史列女傳

王蓋海祖母郭氏
王蓋海襲祖珺爵初珺年七十餘賜得世祖時宮人郭氏本鍾離人明敭有母德內外婦孫百口奉之肅若嚴君家內以治
魏書王恩傳
樊遜母馮氏
樊遜少學常爲兄仲儁餽飯既而自責曰名爲人弟獨愛妾逸可不愧於心乎欲同勤事業母馮氏謂之曰汝欲謹小行耶豈感母言遂專心典籍
北齊書樊遜傳
房景伯母崔氏
清河房愛親妻崔氏薛殿明有高節歷覽書傳多所開知親授于景伯景先九經義
景伯傳云幼孤貧無資從師其母自紡毛詩曲禮北史房

尒朱度律母山氏
尒朱度律節閔帝時爲使持節侍中大將軍出拒義旗齊神武南圍之與尒朱兆遂相疑貳自汝而還度律雖在軍戎衣飲無厭所經爲百姓患毒其母山氏圍慶律雖敗遂恚憤發病及至母責之曰汝荷國恩寄何忍見他屠戮汝也言終而卒後韓陵之役齊神武斬之
北史尒朱榮傳
趙彥深母傅氏
趙彥深母傅氏雅有操識彥深三歲傅便婚居家人欲以改適自誓以死彥深五歲傳謂之曰宗禽兒小何以

龍濟彥深泣而言曰若天哀矜兒大德報傳感其意對之流涕及彥深拜太常卿還不脫朝服先入見母跪陳幼小孤露蒙訓得至於此母子相泣久之然後改服後爲宜陽國太妃齊朝宰相善始令終惟彥深一人北史趙彥深傳

杜叔毗母

杜叔毗早歲而孤仕梁爲宜豐侯蕭修參軍周文育達奚武圍修於南鄭修令叔毗請和周文見而禮之而修中直兵曹策參軍劉曉謀以城降武時叔毗兄君錫從子映映弟晰各領部曲策等忌之遂誣以謀叛擅加害焉北朝賢母錄　卷三　南北朝　九

爲叔毗志在復讐終懷恐懼及其母母曰汝兄橫罹禍酷痛切骨髓若曹策朝死吾以夕沒亦所甘心汝何疑焉叔毗拜受母言遂白日手刃策於京城然後面縛請就戮周文嘉其志氣特命舍之北史叔毗傳

袁氏乳母

袁粲及其子最爲齊高帝所誅粲小兒數歲乳母將投粲門生狄靈慶靈慶曰吾聞出郎君者有厚賞今袁氏已滅汝匿之尙誰爲乎遂抱以首乳母號泣呼天曰丞昔於汝有恩故冒難歸汝奈何欲殺郎君以求小利若天地鬼神有知我見汝滅門此兒死後靈驗常見兒騎

大軌狗類如平常經年餘關壞忽見一狗走入其家遍靈慶於庭陰殺之少時妻子皆沒此狗卽袁郎所常騎也宋書袁粲傳

隋

高熲母

高熲文帝受禪拜尙書左僕射納言封渤海郡公及陳平以功加上柱國進爵齊國公初熲爲僕射時其母誡之曰汝富貴已極但有斯頭耳汝其愼之熲由是常恐禍變煬帝卽位侈靡聲色熲甚病之熲有文武大畧以天下爲已任當朝執政二十年朝野推服論者以爲眞賢母錄　卷三　南北朝　十

宰相及誅天下無不傷惜北史熲傳

來護兒世母吳氏

來護兒父法敏仕陳終於海陵令護兒未識而孤養於世母吳氏吳氏提攜鞠養甚有慈訓世父爲鄉人陶武子所害吳氏每流涕爲護兒言之武子宗數百家厚自封植護兒每思復怨因其有婚禮乃結客數人直入其家引武子新之賓客皆震懾不敢動北史護兒傳

辛公義母

辛公義早孤爲母氏所養親授書傳北史公義傳

馮儁妻洗氏

法氏遷高涼太守馮寶寶卒嶺表大亂民懷其恩尚幼以民功封信都侯冊民爲高涼郡太夫人資緒幢油絡駟馬安車鼓吹麾幢旌節如刺史之儀僕卒百越號夫人爲聖母天中記

鄭善果母翟氏

鄭善果母翟氏清河人年十三適滎陽鄭誠周末誠討遷迴賊死母年二十而寡父欲奪其志母抱善果曰君雖死幸有此兒棄兒爲不慈背死夫爲無禮違禮滅慈非敢聞命善果以父死王事年數歲拜持節大將軍襲爵開封縣公年十四授沂州刺史爲魯郡太守

母性賢明有節操博涉書史通曉政事每善果出聽事母輒坐胡牀於鄣後察之聞其剖斷合理歸則大悅卽賜之坐相對談笑若行事不先或妄嗔怒母乃遷堂蒙被而泣終日不食（事見漢論不疑母與同）善果伏於牀前不敢起母方起謂之曰吾非怒汝乃慙汝家耳吾爲汝家婦獲奉灑掃知汝先君忠勤之士也守官清恪未嘗問私以身殉國繼之以死吾亦望汝副其此心汝既年少而孤吾寡婦耳有慈無威使汝不知禮訓何可負荷忠臣之業乎汝自童子襲爵土汝今位至方岳豈汝致之耶不思此事而妄加嗔怒心緣驕樂墮於公政內則墜隋家

陸讓母馮氏

陸讓母馮氏上黨人性仁愛有母儀讓卽其孽子也開皇末爲播州刺史數有聚斂贓貨狼藉爲司馬所奏案覆得實將就刑馮氏蓬頭垢面詣朝堂啟於是流涕嗚咽親杯弱勸讓食旣而上表求哀詞情甚切帝愍

然爲之改容歎皇后甚奇其意致請於上書侍御史柳或進曰馮氏母德之至有感行路如或殺之何以爲勸上於是集京城士庶於朱雀門遣舍人宣詔曰馮氏以嫡母之德足爲世範慈愛之道義感人神特宜矜免用獎風俗讓可減死除名復下詔褒美之賜物五百段粟命婦與馮相識以旌寵異北史列女傳

鍾士雄母蔣氏

鍾士雄母蔣氏臨賀人士雄爲伏波將軍陳主以士雄嶺南酋帥憑其反覆圍蔣氏於都下及晉王廣平江南以士雄在嶺表欲以恩義致之遣蔣氏歸臨賀既而同郡馮子猷作亂攻城遣召士雄士雄將應之蔣氏謂曰汝若背德忘義我當自殺於汝前士雄遂止蔣氏復爲書與子猷等諭以禍福子猷不從尋爲官軍所敗上聞蔣氏甚賢之封安樂縣君北史列女傳

元務光母盧氏

元務光母盧氏范陽人少好讀書造次必以禮盛年寡居諸子幼弱家貧不能就學躬親自教授晝以義方北史列女傳

韓世隆妹母于氏

韓世隆妹母于氏親從君沒以夫孌子世隆爲嗣身

于氏韓覩妻年十八聞從君沒以夫孌子世隆爲嗣身

元孝友妻李氏

元孝友妻李氏在長安孝友時年數歲嗜好異常李氏每有甘美輒遣乍嘗凍餒請就養於弊陽齋人以其去關西少遠老婦朝夕不以爲疑遂許之李氏陰託大豪李長壽携孝友抵姪入人潛行草間得至長安周太祖見而大悅以孝功臣子甚優禮之隋書孝友傳

許善心母范氏

宇文化及弒其君廣於江都入朝堂百官畢賀給事郎許善心獨不至化及殺之其母范氏年九十三撫柩不哭曰吾有子矣不食而卒綱鑑

唐

王珪母李氏

王珪始隱居時與房元齡杜如晦善母李嘗曰兒必貴然未知所與游者何如人兒試與偕來會元齡等過其家李窺大驚敕具酒食歡盡日曰二客公輔才兒貴不疑也唐書王珪傳

薛播伯母林氏

薛播早孤伯母林氏親事林通經史善爲文詩令子及播兄

弟故開元天寶間播兄弟七人皆擢進士第爲衣冠光
唐書薛播傳

歐陽通母徐氏

歐陽通母徐氏跡通乃刻意臨倣以求售數年書亞於詢父子齊名號大小歐陽體(唐書歐陽詢傳)

其悔嘗遺錢使市父遺

郭氏母漢陽公主

漢陽公主名暢順宗女下嫁郭鏦(汾陽王子時戚近爭奢主獨以儉常用鐵簪畫壁記田租所入常誨諸女曰先姑(駙尚昇平公主)有言吾與若皆帝子驕盈貴侈可戒不可

大於邪惡乃可謂之慈矣

賢母錄 卷三 唐 六

司馬光

此非不愛其子惟恐其子爲善之不終也然則爲人母者非徒鞠育其身使不罹水火又當養其德使不有異同乎(唐書趙智達傳)

趙昭母

趙昭好學有識異書嘗母顧笥中金曰何愛此不使于嚴武爲劍南節度使嚴待亟數陪燕飲戲謔簡慢杜不能容使辱之岐陽公主出而捄之云尚書不念諸子學文擬陪李秀才視鼎乎遣易衣而赴中坐公主請爲詩冀彌縫也宣古詩云紅燈初上月輪高照見堂前萬朵桃爭奈夜深拋更令舞來授出使人勞杜公賞之後二子裔休儒林皆登第人曰非母賢不能成子也(雲溪友議)

桓彥範母

張柬之將誅易之等引桓彥範告其母母與定策彥範告其母母

趙武孟母

趙武孟少游戲以所積其母母泣曰汝不好學而做
傷吾安望哉不爲食武感激遂力學（唐書趙武孟傳）

狄仁傑表弟母盧氏

盧氏狄仁傑之堂姨也居於午橋南別墅止有一子未
嘗來都城親戚寄仁傑爲相時每伏臘晦朔修禮甚謹
常雪後休暇因候盧安否適表弟挾弓矢搶雄兎而來
歸進膳於母顧指仁傑意甚輕簡仁傑因啟于姨曰某
今爲相表弟有何樂從願悉力從其肯姨曰相自貴耳
姨止有一子不欲令其事女主仁傑大慙而退（朝野僉載）

楊收母長孫氏

楊收七歲而孤母長孫親授經十三通大義（唐書楊收傳）

楊憑母

楊憑少孤其母訓導有方長善文辭與弟凝凌皆有名
時號三楊（唐書楊憑傳）

潘孟陽母劉氏

潘孟陽母劉晏之女也孟陽初爲侍郎年未四十其母
謂之曰以爾之才而位丞郎吾甚憂之時杜黃裳諸宅
母問末坐緣表少年何人曰補闕杜黃裳母曰此人全
別必是貴人（南部新書）

元佐母

元佐爲相其母月繼縑一匹示不忘本每視元佐視
事見邑令走階下退必語元佐吾向者不覺帳忘思乃父爲吏本縣時常畏
應擾索衙之其何安焉因諭以明廷恩寄之重須務捐
軀故元佐始終不失臣節（宋名臣言行錄 宋元佐傳）

李景讓母鄭氏

李景讓母鄭氏性嚴明早寡家貧子幼自教之宅後墻
隔得錢窟船母視之曰吾聞無勞而獲身之災也天必
以先君餘慶矜其貧而賜之則廩諸孤學問早成此不

敢取命捨而築之景讓宦達髮已班白小有過失不免
笞楚會昌中景讓爲浙西觀察使有牙將迕意杖之而
竟卒中牘怒將爲變母聞之出坐廳事立景讓於庭而
責之曰天子付汝以方面豈得以國家刑法爲喜怒之
資而妄殺無罪之人乎萬一致一方不寧豈惟上負朝
廷使垂老之母銜羞入地何以見汝之先人哉命左右
褫其衣將撻其背將佐爲請久乃釋之軍中遂安（唐書 景讓傳）

柳仲郢母韓氏

柳仲郢母韓卽皇女也善訓子故仲郢幼時早喜和藹

臏丸使致匿嚇以助勤（唐書郭公紳傳）

王琚母

王琚始爲中書侍郎母居洛陽來京師讓琚曰爾宰上世皆州縣職今汝無攻城野戰勞徒以諂佞取容海內切齒吾恐汝家墳墓無人復埽除也琚卒不免（唐書琚傳）

崔元暐母盧氏

崔元暐以誅二張（易之昌宗）功爲中書令母盧氏嘗誡之曰吾見姨兄屯田郎中辛元馭云兒子從宦者有人來云是惡消息吾常重此言以爲確論比見親表中仕宦者貪乏不能存此是好消息若聞貨賂充足衣馬輕肥此而發不得原宰相李逢吉見帝曰發暴中人誠不敬然其母故宰相韋貫之姊年八十憂發成疾陛下方孝治天下宜少延之帝側然送發於家且撫卹其母韋拜詔泣對使者送發四十（書李訥傳）

張鎰母

張鎰爲殿中侍御史乾元初華原令盧懋以公事譴責邑人齊令詵令詵宦人也銜之蔣懋罪論死鎰按驗不直之乃白其母曰今理懋懋免死而鎰坐貶照則負官貶則爲太夫人憂敢問所安母曰兒無以照於道吾所安也遂執正其罪懋得流鎰貶撫州司戶參軍（唐書鎰傳）

元禛母鄭氏

元禛幼孤母鄭賢而文親授書傳元和元年舉制科對

崔彥昭母

崔彥昭僖宗時授兵部侍郎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門下侍郎彥昭與王凝外昆弟也凝大中初光顯而彥昭未仕嘗見凝凝倨不冠帶嫚言曰不若從明經舉彥昭爲憾至是凝爲兵部侍郎母聞彥昭相敕婢多製履襪曰王氏妹必與子皆逐吾將共行彥昭聞之泣且拜不敢爲怨而凝竟免（唐書彥昭傳）

李翺孔若思母

孔若思早孤其母躬訓教長以博學聞（唐書若思傳）

李畬母

李畬母有淵識畬爲監察御史得稟米量之三斛而贏問於吏曰御史米不覩也又問庫庸有幾曰御史不償也母怒敕歸餘米償其贏因切責畬畬乃劾倉官自言狀諸御史聞之有愧色（唐書列女傳）

董昌齡母楊氏

董昌齡母楊世居蔡昌齡更事吳少陽至元濟時爲吳房令母嘗密誡曰逆順成敗兒可圖之昌齡未決徙郾城楊復曰逆賊欺天神所不福速降無以累兒爲忠臣吾死不憾會王師討淮西昌齡乃降檄吳秀郎拜郾

城令兼監察御史昌齡謝曰母之訓也臣何能帝嘉歎元濟囚楊欲殺之屢突蔡平而母在陳許節度李遜表之封北平郡太君（唐書列女傳）

李紳母盧氏

李紳六歲而孤母盧躬授之學（唐書紳傳）

陶齊亮母金氏

金節婦者安南賊帥陶齊亮之母也嘗以忠義諭齊亮頑不受遂絕之自田而食紡而衣州里矜法焉大歷初詔賜兩丁侍養本道使四時存問終其身（唐書列女傳）

顏真卿母商氏

顏真卿少孤母商氏躬加訓導既長遂博學工詞章（唐書真卿傳）

薛彥輔母林氏

林氏濟南人隰城丞薛元暐妻也元暐早卒林博涉五經有母儀令德訓其子彥輔彥國彥偉彥雲及姪據總播並登進士第衣冠榮之其送男彥輔左貶詩云他日初投杼勤王在飲冰有辭期不罰積毀竟相仍謫宦今何在衡宼猶未勝天涯分越徼驛騎速毘陵腸斷腹非苦書傳寫豈能淚添江水遠心劇海雲蒸明月珠難識甘泉賦可稱但將忠報主何暇點青蠅（全唐詩）

清江義母魯氏

魯氏清江人唐末兵起民皆奔竄魯抱長子而反提其幼子行不能前寇怪問其故曰幼子妾所生長子乃前室所生夫亾日命妾善視之寇感動稱爲義姑厚遺而去榜其地曰風義里（廣輿記）

李日月母

建中四年朱泚驍將李日月戰死於梁山歸其尸於母其母不哭罵曰奚奴國家何負於汝而反死已晚矣及朱泚敗獨曰月之母不坐（唐書高重捷傳）

僕固懷恩母

僕固懷恩鐵勒部人河北平懷恩與諸將皆罷兵詔護回紇歸國道太原李寶臣懷恩又以其與回紇親疑見襲閉關不敢納單騎懷恩使其子瑒攻之寶臣懼懷恩走乃與部曲三百北渡河走靈武帝命薄責仍不加誅次朱坡其偏將焦暉白玉等斬其首獻闕下懷恩聞以告母母曰我戕汝勿反國家訓女不淺今眾變翩且及我奈何懷恩再拜出母提刀逐之曰吾爲國家殺此賊取其心以謝軍中懷恩走乃與部曲三百北渡河走靈武帝命薄責仍不加誅及後太后復入掖悉自勝莊宗卽位上皇太后尊號迎歸長樂宮（唐書列女傳）

五代

唐莊宗母曹太后

武皇帝李克用貴儛皇后曹氏莊宗之母也莊宗嗣晉王位李克寧李存顯謀變太后召監軍張承業指莊宗謂之曰先人把脩授公此兒如聞外謀欲孤付託公等但置予母子有地毋令乞食於沛幸矣承業因誅存顯克寧以靖內難莊宗善待承業太后常提耳誨之天祐七年鎭定兵亂莊宗促命治兵太后曰予嗇衰但不墜先人之業爲幸何事婦風沐雨離我晨昏莊宗不聽及後太后復入掖悉自勝莊宗卽位上皇太后尊號迎歸長樂宮（舊五代史唐列傳）

李嚴同光中使蜀時王衍失政嚴知其可取還具奏故
平蜀之謀始於嚴長興初嚴求爲西川兵馬都監孟知
祥疑而害之嚴之母賢明婦人嚴將赴蜀母曰汝前敗
破蜀之謀今又入蜀將以死報蜀人矣與汝永訣既而
果如其言（舊五代史唐臣傳）

王殷母

王殷性謙謹好禮事母以孝聞每與人結交遠從皆先
稟於母母命不從殷必不往雖在軍旅交遊不雜及爲
刺史（唐崇泰中以功授邢州刺史尋改原州政事小有不佳母察之立殷

於庭詰責而杖之（舊五代史周臣傳）

劉崇諫母

劉仁贍守壽春幼子崇諫夜泛舟渡淮北仁贍命斬之
監軍使求救於夫人夫人曰妾於崇諫非不愛也然軍
法不可私若貸之則劉氏爲不忠之門矣趣命斬之然
後成喪（容齋續筆）

廖匡齊母

廖匡齊事楚王馬希範討溪州彭士愁戰死希範遣使
弔之其母謝使者曰廖氏三百口受王厚賜舉族效死
未足以報況一子乎願王無以爲念希範賢之厚卹其

寧鄉黃本驥花耘述
湘陰蔣　瓌維揚校

宋

仁宗母劉太后

章獻明肅皇后劉氏眞宗立爲皇后李宸妃生仁宗后以爲己子撫視甚篤仁宗即位尊爲皇太后垂簾聽政凡十一年諭輔臣曰皇帝聽斷之暇宜召名儒講習經書以輔其德於是設幄崇政殿之西廡而命近臣侍講讀仁宗春秋高猶不知爲宸妃所生終后之世無毫髮

間隙蓋仁宗能盡孝而后亦慈愛保護之至也東都事畧

英宗母曹太后

慈聖光獻皇后曹氏韓王彬之孫也仁宗后郭氏廢冊立爲后英宗始四歲鞠養於禁中后待之恩意甚密英宗即位尊爲皇太后英宗感疾后垂簾聽政天下翕然神宗即位尊爲太皇太后王安石變更新法用兵興利天下紛然神宗一日至慶壽宮后曰吾聞民間甚苦青苗助役錢宜因赦罷之王安石誠有才學然之者衆何不出之於外神宗不得已其事后曰事體至大吉凶悔吝生乎動得之不過南面安賀而已萬

一不諧則生靈所係梁肅所盡未易以言苟可取之太祖太宗收復久矣何待今日神宗曰敢不受教蘇軾以詩得罪下御史獄人知必死后違豫中聞之謂神宗曰嘗憶仁宗以制科得軾兄弟甚喜曰吾爲子孫得兩宰相今聞軾以詩繫獄得非仇人中傷之語至於詩其過微矣吾疾勢已篤不可以冤濫致傷中和宜熟察之神宗涕泣軾由此得免東都事畧

神宗母高太后

宣仁聖烈皇后高氏英宗入繼大統立爲皇后神宗即位尊爲皇太后至神宗不豫王珪乞立延安郡王爲皇

太子請太后權同聽政后泣撫王曰兒孝順自官家服藥未嘗去左右晝佛經以祈福喜學書已誦論語七卷絕不好弄乃令王出簾外見珪等珪等再拜謝且賀后敕中人梁惟簡曰令汝歸製一黃袍十歲兒可衣者密懷以來蓋爲王倉卒踐阼之備也哲宗即位尊爲太皇太后垂簾聽政臨朝九年於寢食起居所以調護於哲宗者懇測周盡寢疾召宰輔至簾前曰今日疾少瘳欲與公等決皇帝年少善輔導之東都事畧

孝宗庶母吳太后

吳后年十四高宗爲康王被選入宮封和義郡夫人進

封才人那皇后崩冊爲皇后初伯琮未以宗子召入宮
命張氏保之長時爲才人未詩高宗一子武曌得伯玖
更明璨中外禁頓穢籍張氏在蓝青衣后視之無聞
伯琮性恭儉寧讓嘗帝與后皆愛之特許安都王后嘗
語帝曰普安眞天日之表也帝遽決立爲皇子出瓌居
紹興高宗內禪手詔后稱太上皇后嘗與光宗孝宗言
及用人后曰宜崇尚舊臣嘉王光宗即位侍側后勉以讀
書辨邪正立綱常爲先宋史后
妃傳

孟昶母李氏

孟昶父知祥僭國號蜀昶立尊母李氏爲皇太后用王

昭遠伊霈微韓保正趙崇韜分掌機要其母謂昶曰吾
見莊宗及爾父時非有功者不使毛兵以故人皆畏伏
樂爲之用昭遠出於微賤特爾初學時給事左右保正
等皆世祿之子不知兵高彥儔是汝父故人秉心忠實
多所經練此可委任昶不用其言宋曹彬等伐蜀所至
皆克至夔州彥儔具衣冠西北望再拜登樓自焚昶母
謂惟彥儔可委任及是果死之兩川平昶母隨至京師
太祖呼爲國母及昶辭李氏不哭以酒酹地曰汝不能
死社稷負生以至今日所以不死者以汝在也汝既
死吾何以生爲因不食太祖聞而義之

李瑞熙母穆獻公主

荆國大長公主太宗第六女也下嫁李瑞馬都尉李遵勗
嘗誡諸子以忠義自守無恃吾以遽悔尤視他子與已
子均及病目帝仁恢醫診視復顧問子孫所欲主曰豈
可以母病遽貴耶主雖喪明平居隱几沖淡自如誡諸
子曰汝父遺令柩中納藏金玉時衣歛薄而已吾沒後
亦當如是葬三年毫諡獻穆次子端愿以主恩七歲

授如京副使宋史公主傳

劉溫叟母

劉溫叟拜刑部郎中文都官郎充翰林學士初父岳仕
後唐嘗居內職至是溫叟復居斯任既受命歸爲母壽
候立庭下須臾聞樂聲兩青衣舉箱出庭奉紫袍兼衣
帶幞頭靴笏庭下再拜登樓自焚昶母命捲簾見溫叟曰此卽爾父在蜀中日內廷所賜者
溫叟拜受泣下退開影堂列祭以文告之母感愴累日
宋史劉溫叟傳

張齊賢母孫氏

張齊賢母孫氏年八十餘封晉國夫人每入謁上歎其
福壽有令子名手詔存問加賜與掃除灑埽之宋史張齊賢傳

賈黃中母王氏

賈黃中母給事中樂史之女也事太宗召見其母王氏命坐

謂曰教子如是眞孟母矣作詩以賜之頒賜甚厚賢中知襄州言母老乞罷政知澶州上謂侍臣曰朕嘗念其母有賢德七十餘年未覺老每與之語甚明敏因目參知政事蘇易簡曰易簡之母亦如之自古賢母不可多得易簡前謝曰陛下以孝治天下獎及人親臣實何人膺茲榮遇黃中卒母尙無恙上聞其貧賜錢三十萬母入謝又賜白金三十兩上謂之曰勿以慈孫爲念朕當不恡也（宋史賈黃中傳）

蘇易簡母薛氏

蘇易簡由知制誥入爲學士以親老急於進用因亟言時政闕失遂參大政蜀人何光遠易簡父執也會易簡與貢部光遠代人充試以取貲易簡屏出之遂造謗書言朝廷事且譏易簡以聞坐棄市母薛氏以殺父執切責之易簡泣曰不謂及此易簡罪也及易簡參知政事召薛入禁中賜冠帔命坐問曰何以教子成此令器對曰幼則束以禮讓長則教以詩書上顧左右曰眞孟母也易簡嗜酒上嘗書勸酒二章以賜令對其母讀之自是每入直不敢飲（宋史易簡傳）

呂希哲母申國夫人魯氏（宗道之女性）

呂希哲妻申國夫人魯氏（宗道之女性）

呂希哲母申國夫人魯氏（宗道之女性）

呂希哲母魯氏

呂希哲母申國夫人魯氏（宗道之女性）

呂希哲母申國夫人魯氏（宗道之女性）

呂希哲母申國夫人魯氏（宗道之女性）

母曰不然吾聞諫官爲天子諍臣汝父安世父航終太僕卿平生欲爲之而弗得汝幸居此地當捐身以報國恩使得罪流放無問遠近吾當從爾所之東都事畧云紹聖初安別駕英州安置母怡然曰兹事固知如此且戒安世毋以得戾爲意安世受命是以正色立朝面折廷爭人目之曰殿上虎宋史安世傳

歐陽修母鄭氏

歐陽修四歲而孤母鄭教修讀書家貧至以荻畫地學

太夫人姓鄭氏考諱德儀世爲江南名族太夫人恭

賈易母彭氏

賈易七歲而孤母彭以紡績自給日與易十錢使從學

易不忍使一錢每浹旬輒復歸之年踰弱冠中進士甲

科宋史易傳

寇準母

寇準少時頗愛鷹犬母怒舉秤槌投之中足流血由是

折節從學及貴母已亾每捫其瘢痕輒哭山堂肆考

蔡襄母盧氏

蔡襄母有賢行仁宗特賜冠帔以寵之宋史襄傳

陳堯叟母馮氏二條

陳堯叟母馮氏性嚴堯叟事親孝謹怡聲侍側不敢以

貴自處家本富祿賜且厚馮氏不許諸子事華侈封上

黨郡太夫人改封滕國年八十餘無恙後堯叟數年卒

得中言其子諒傳正安詩舍人也傳正有賢行紹聖初以左史權中書舍人欲論事而懼其親老未敢夫人聞之屢促其子諭列時事傳正由此遂貶去夫人不以爲恨也紫微詩話

畢士安繼母

畢士安少好學事繼母以孝聞母曰學必求良師友乃與如宋又如鄭得楊璞韓丕劉錫爲友因爲鄭人山堂肆考

孔毅甫平仲作吳正獻充夫人輓詩云贊夫成相業藤子

陳堯佐 堯叟弟 母馮氏封燕國夫人嘗入宮誤食金桃宮人怪問馮曰吾長兒 謂堯叟也 大笑後再入宮再食之宮人遂以金桃爲瑞一時競取之堯咨 堯叟第三弟 善射號小由基及守荆南回母馮夫人問汝與郡有何異政堯咨曰每以弓矢爲樂母曰汝父 父名省華官諫議大夫 教汝以忠孝輔國家今汝不務行仁化而專務一夫之勇豈汝父之志耶杖之碎其金魚 魚瀝水燕談錄

蘇軾母程氏

賢母錄 卷四 宋

蘇軾生十年而父洵宦學四方母程氏親授以書軾嘗讀范滂傳慨然太息軾年向少請曰軾若爲滂夫人許之乎程曰爾能爲滂吾顧不能爲滂母耶 宋史軾傳

附程夫人墓誌銘 節錄 司馬光

夫人喜讀書皆識其大義軾轍之幼也夫人親教之常戒曰汝讀書勿效曹耦止欲書自名而已每稱引古人名節以厲之曰汝果能死直道吾無戚焉已而二子同年登進士第又同登賢良方正科自宋興以來惟故資政殿大學士吳公育與軾制策入三等轍所對語尤切直駭人由夫人素賢之也若夫人者可謂知愛其子矣

程大中珦夫人侯氏明道 顥伊川 頤先生之母也治家有法不嚴而整不善 譁 笞奴婢諸子或加訶責必戒之曰賞賤雖殊人則一也諸子有過必以白父曰子之所以不肖皆母嬈其子而父不知耳纔 纔才也 嬈敗也 行或重賠未嘗不詗責曰汝若安徐寧重於此飲食 飲於鴆切 前或槩 槩古代切 量器中飲物而平也 卽叱止之曰幼求稱欲長嘗何如故明道兄弟平生於飲食衣服無所擇不能罵人皆母教之使然也 小學

賢母錄 卷四 宋

尹焞母陳氏

尹焞母陳氏處家整肅雖貧窶不爲戚焞自童幼既教之動止語默使合於禮甫長教以經義命師事程頤戒之曰學有本原必求其得併弟襲菌弗肯學也紹聖初嘗應舉發策有誅元祐諸臣議焞曰噫是尙可以干祿乎不對而出告頤曰焞不復應進士舉矣頤曰子有母在歸告其母母曰吾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祿養頤聞之曰賢哉母也 宋史尹焞傳 節

張奎母朱氏

張奎滴弟元少時母朱氏親教之讀書客至母亂於窗

論之名與其子論文學正事則爲之誤教使閨話諧謔則不設也至少暗酒嘗有酒失母怒欲笞之遂終身不復飲（山堂考）

路振母

路振年十二父卒母慮其廢業日加誨激隆冬盛暑未嘗少懈（宋史振傳）

眞德秀母吳氏

眞德秀十五而孤母吳氏力貧教之（宋史德秀傳）

張浚母計氏

張浚謫永州念秦檜誤國欲力爭時事恐母年高致禍不能遠因憂之體爲之瘠母計氏怪問以實對母不應良久言曰臣寧言而死於斧鉞不忍不言以負朝廷浚感泣決書上竄封州母送之曰行矣汝以忠直得罪何愧惟勉讀聖人書無以家爲念（宋史浚傳）

岳飛母姚氏

初岳飛從戎韶妻養母姚氏既而河北淪陷訪求數年不獲俄有自母所來者聲曰爲語五郎勉事聖天子無以老嫗爲念也飛竭忠以往返十有八然後歸奉之學圃薦蘇（少時母姚氏刺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涛明其無辜則小說之言可信史無明文附錄於此）

楊察母

楊察幼孤七歲始能言母頗知書嘗自教之（宋史察傳）

周堯卿母

周堯卿十二喪父哀戚如成人不欲傷母意見則抑情忍哀母異之曰是兒必能知孝養矣及長果如其言（宋史堯卿傳）

种放母

种放每往來嵩華間慨然有山林之意父卒與母大終南豹林谷之東明峯結草爲廬僅庇風雨以講習爲業資束修養母母亦樂道薄嗜味淳化中轉運宋惟翰言於朝使召之母惠曰嘗勸爾勿聚徒講學身既隱矣焉用人知放乃稱疾不起其母盡取筆硯毀之與轉居窮山深僻人跡罕至太宗聞其節詔京兆賜緡錢養母有司歲時存問不絕其（宋史放傳）

宗綬母楊氏

宗綬幼聰警爲外祖楊徽之所器愛徽之無子家藏書悉與綬綬母亦知書每躬自訓教以故博通經史百家文章爲一時所尚（宋史綬傳）

蒲卣母任氏

蒲卣母任氏知書號任五經卣自幼以開敏聞朱史卣傳

鄒浩母張氏

鄒浩除右正言時章惇用事廢孟后立劉氏爲皇后浩上疏諫哲宗怒除名新州羈管徽宗立召還崇寧二年詔以前事責浩爲衡州別駕永州安置初浩除諫官入白其母曰有言責者不敢默恐或以是貽親憂母張氏曰兒能報國我何憂及浩兩被竄責母不易初意人稱其賢東都事畧

王柟母

賢母錄　卷四　宋　三四

王柟祖倫使北死孝宗訪求其孫官之柟其一也韓侂胄以恢復起兵端天子恩繼好息民凡七遣使無成欲再遣使顧在廷無可者近臣以柟鷹擢監登聞鼓院假右司郎中使持書北行柟歸白其母母曰而祖以忠死國故恩及子孫汝其勉旃毋以吾老爲念乃拜命疾驅抵敵所金人知侂胄已誅和議遂決宋史柟傳

韓肖胄母

韓肖胄紹興三年拜端明殿學士充通問使使金將行母戒之曰汝家世受國恩肖胄魏公琦之孫當受命卽行勿以我老爲念帝稱爲賢母封榮國夫人宋史肖胄傳

趙鼎母樊氏

趙鼎生四歲而孤母樊教之通經史百家之書宋史鼎傳

胡松年母

胡松年幼孤貧母粥機織資給使學讀書宋史松年傳

周必大母

周必大少英特父死鞠於母家母親督課之宋史必大傳

劉漢弼母謝氏

劉漢弼生二歲而孤母謝氏撫而教之宋史漢弼傳

唐璘母

賢母錄　卷四　宋　三五

唐璘擢監察御史皇駭趨避不敢詣闕母曰人言此官好汝何得憂乎璘曰此官須爲朝廷爭是非一咈上意或忤權貴恐重爲大人累母曰兒第盡言吾有而兄在勿憂璘拜謝就職璘立疆僅百日世謂再見唐介居官大節則母教之助爲多宋史璘傳

胡顯母趙氏

胡顯母趙雍之女二子長曰顯有拳勇以材武入官顯中童子科從兄學弓馬母不許曰汝家世儒業不可復爾也歷官湖南提舉常平衡州有靈祠吏民夙所畏事顯撤之作來蘇堂奉母居之宋史顯傳

楊文仲母胡氏

楊文仲七歲而孤母胡守節自誓教養諸子文仲既冠以春秋貢其母喜曰汝家至汝三世以是經收效矣朱史文仲傳

謝深甫母

謝深甫少穎悟刻志爲學父景之臨終語其妻曰是兒當大吾門善訓迪之母攻苦守志督課深甫力學朱史深甫傳

陳文龍母

陳文龍福州人益王崩宗稱制於福州以文龍參知政事元軍入知福州王剛中降執文龍不屈械送杭州餓死

其母繫福州尼寺中痢甚無醫藥左右覩之泣下母曰吾與兒同死又何憾哉亦死眾歎曰有斯母宜有是兒爲收葬之宋史文龍傳

劉當可母王氏

王氏利州路提舉劉當可之母也紹定三年就養興元元兵破蜀提刑龐授檄當可詣行司議事當可捧檄白母王氏毅然勉之曰汝食君祿豈可辭難當可行元軍屠興元王氏義不辱大罵被江而死當可聞變赴江游得母喪以歸詔贈和義郡太夫人朱史列女傳

陳日新母王氏

陳堂前漢州雒縣王氏女節操行義爲鄉人所敬但呼堂前猶私家尊其母也堂前年十八歸同郡陳安節歲餘夫卒僅有一子事親治家有法子日新年稍長延名儒訓導既冠入太學年三十卒二孫曰綱曰紘咸篤學有聞子孫遵其遺訓五世同堂並以孝友儒業著聞乾道九年詔旌表其門閭宋史列女傳

吳賀母謝氏

吳賀每與賓客語其母謝氏輒於屏間竊聽一日賀言人長短謝聞之怒笞賀一百或曰臧否士之常何笞之若是謝曰爰其女者當求三復白圭之士妻之今獨產

二子而出語忘規豈可久之道哉因泣不食賀恐懼自是謹歎閻範

余翼母陳氏

陳氏建陽人余楚繼妻也生子翼三歲而楚死陳氏盡以其產與前妻二子翼年十五使游學四方翼在外十五年成進士以歸迎母入官後二子貧困又收養而存卹之閻範

孫顧母李氏

太常少卿長沙孫公景修名顧景修其字也少孤而敦於母孝賢能就其業既老而念母之心不忘爲賢母錄以致其

意蘇軾古今家誡序按顧以進士歷知挂陽軍遷荆湖北路轉運使終太常少卿宋史無傳近日有刊姑氏譜者以顧母李氏編入能舉咸平間進士墓表載其父成象墓表正之又謂顧舉咸平三十三歲逆推至眞宗咸平末年成象纔十三歲耳安得有子且舉進士哉顧舉進士當在天聖明道間竝正於此

遼

邢抱朴母陳氏

陳氏邢簡妻有六子親教以經後二子抱朴抱質皆以賢位宰相遼史列女傳

金

哀宗母王太后

宣宗明惠皇后王皇后之姊也后性端嚴哀宗爲皇太子有過尚切責之及卽位始免櫝楚或告荆王謀不軌讞獄已決后謂帝曰汝止一兄奈何欲以讒言殺之耶立趣赦出涕泣慰撫續文獻通考

牛德昌母

年德昌父鐸爲遼將作大監德昌少孤其母教之學有動以就蔭者其母曰大監遺命不使作承奉也中皇統二年進士金史循吏傳

元

耶律楚材母楊氏

耶律楚材三歲而孤母楊氏教之學及長博極羣書元史楚材傳

脫脫母孛羅海

脫脫幼失怙其母孛羅海篤意教之孜孜若恐不及元史木黎華傳

別的因母張氏

別的因在襁褓時與祖母康里氏在三皇后宮庭父抄思卒母張氏迎別的因以歸嘗從容訓之曰人有三成人知畏懼成人知羞恥成人知艱難成人否則禽獸而已別的因受教唯謹元史抄思傳

賢母錄

入郎母乞咬契氏

入郎期而孤其母乞咬契二十而寡守節不他適入郎後爲大宗正府札魯忽赤能繼其先有成立者母氏之教也元史忙哥撒兒傳

安童母宏吉剌氏

安童木黎華四世孫霸突魯長子也中統初追錄元勳召入長宿衛年方十三位在百僚上母宏吉剌氏昭睿皇后之姊通籍禁中世祖一日見之問及安童對曰安童雖幼公輔器也每退朝必與老成人語未嘗狎一年少是以知之世祖悅元史安童傳

岳柱母郜氏

岳柱天資孝友廢量宏擴有欺之者恬不爲意或問之則曰彼自欺也我何與焉母郜氏常稱之曰吾子古人也（元史阿魯渾薩理傳）

拜降母徐氏

拜降父忽都卒生甫數月母徐氏鞠育教誨甚至每曰吾惟一子已童丱矣不可使不知學顧縣僻左無良師友遂遣從師大名城中郡守每朔望入學見拜降容止講解大異羣兒甚愛獎之大德元年爲浙東廉訪副使至大二年改資國院使母徐氏卒時酒禁方嚴帝特命以酒十罌官給傳至墓所以備奠禮初徐氏盛年守節教子甚嚴比拜降貴事上於朝特旌其門及老見拜降歷官有聲譽喜曰有子如是吾死可瞑目矣（元史拜降傳）

伯答兒母乃咬真

伯答兒母乃咬真爲都指揮使至元二十六年征抗海敵勢甚盛大軍乏食其母乃咬真輸已帑及畜牧等給軍食世祖聞而嘉之賜子甚厚（元史抗海傳）

拜住母怯烈氏

拜住安童孫也母怯烈氏年二十二寡居守節拜住爲太常禮儀院使年方二十吏就第請署字適在後圃閱

耶律善哥母姚里氏

耶律留哥契丹人仕金爲北邊千戶太祖起兵朔方留哥往附衆推爲王立姚里氏爲妃留哥卒姚里氏入秦會帝征西河皇太弟承制以姚里氏佩虎符權領其衆帝還姚里氏攜次子善哥鐵哥永安及從子塔塔兒孫收國奴見帝於河西阿里滅城帝曰健鷹飛不到之地爾婦人乃能來耶賜之酒慰勞甚至姚里氏奏曰留哥既卒官民乏主其長子薛闍扈從有年願以次子善哥代之使歸襲爵帝曰薛闍舍爲蒙古人矣積功爲拔都魯不可遣當令善哥襲其父爵姚里氏拜且泣曰薛闍者留哥前妻所出嫡子也宜立善哥者婢子所出若立之是私己而滅天倫婢子竊以爲不可帝歎其賢給驛騎四十從征河西還河西從人九口馬九匹白金九錠

幣器皆以九計許以薛闍襲爵而醅善哥璥哥塔塔兒收國奴於朝惟遣其季子永安從姚里氏東歸（元史醅哥傳）

奧敦世英母

奧敦世英女真人也太祖兵下山東世英迎降授以萬戶遷德興府尹時金經畧使苗道潤率衆欲復山西世英與戰克之將盡殺所俘其母責之曰汝華族也畏死而降此卒伍爾驅之死戰何忍殺之耶遂止（元史奧敦世英傳）

董文炳母李氏

董文炳贈太傅俊之長子也父沒時年始十六率諸幼弟文蔚文用文直文忠事母李夫人有賢行治家嚴篤於教之曰古稱公爾忘私委贊爲臣當罄折哀以墓其責勿以未仕人爲卑俾吾追踪陵母死之日猶生之年也天福亦請於憲府曰監察責當言路有犯無隱苟獲譴乞不爲親累或以聞帝歎曰巴兒思母子雖生今世其義烈之言當於古人中求之（元史董文炳傳）

劉氏授以千字文每過目卽成誦（元史尙野傳）

孫轍母蔡氏

孫轍幼孤母蔡氏教之學卽警策自勵（元史轍傳）

尙野祖母劉氏

尙野幼穎異祖母劉厚資之使就學（元史尙野傳）

楊賚因不花母田氏

楊賚因不花初名濮英父邦憲內附授播州安撫使漢

劉哈剌入都魯母

劉哈剌入都魯河東人本姓劉氏家世業醫擢太醫院管勾昔里吉叛宗王別里鐵穆耳奉命往征之世祖諭哈剌入都魯從行聞母疾請歸省旣見母不敢以遠役告母亦微知之謂曰汝第行我疾安矣遂卽辭去忍淚不下而鼻血纍出敎里弗止馳至王所王獲昔里吉命

哈剌八都魯獻俘行宮帝見其瘠甚輟御膳羊胾以賜既拜受先割其美者懷之帝問其故對曰臣始與母訣今歸母幸存請以君賜遺之帝嘉其志自今凡賜之食必先賜其母授宣慰使賜名哈剌八都魯（元史哈剌八都魯傳）

雷膺母矣氏

雷膺七歲而孤母矣氏織紝爲業課膺讀書膺篤志於學事母以孝聞（元史膺傳）

虞集母楊氏

虞集父汲娶楊氏國子祭酒文仲女集三歲汲挈家趨嶺外干戈中無書冊可攜楊氏口授論語孟子左氏傳

歐蘇文聞輒成誦楊氏在室卽盡通其說故集與弟槩皆受業家庭（元史集傳）

賀仁傑母鄭氏

賀寶嘗治室毀垣得白金七千五百兩謂其妻鄭氏曰匹夫無故獲千金必有非常之禍世祖征雲南駐蹕大盤乃持五千兩往獻以助軍費且言其子仁傑可用卽令入宿衞一日帝召仁傑至出白金謂之曰前汝父大盤所獻卿聞汝母來可持歸養每辭不許乃歸白母盡散之宗族（元史賀傳）

范梈母熊氏

范梈家貧早孤母熊氏守志不他適長而教之（元史虞集傳）

歐陽元母李氏

歐陽元幼岐嶷母李氏親授孝經論語小學諸書（元史元傳）

許謙母陶氏

許謙生數歲而孤甫能言世母陶氏口授孝經論語入耳輒不忘（元史儒學傳）

陳櫟祖母吳氏

陳櫟生三歲祖母吳氏口授孝經論語輒成誦（元史儒學傳）

周氏母崔氏

崔氏周朮忽妻也朮忽亾崔誓不更嫁治家教子有法

縣城破不知所終周氏被虜自投於塹不死遂攜易逃至汴續紝自給教易讀書有成（元史列女傳）

李易母周氏

周氏濼平石城人適李伯通生子易金末伯通監豐閻

秦氏繼母柴氏

秦閏夫妻柴氏晉寧人閏夫前妻遺一子尚幼柴氏鞠之如已出未幾柴氏有子閏夫死柴氏辛勤紡績遣二子就學至正十八年賊犯晉寧其長子僞賊中旣而得脫賊有惡少與張福爲仇往殺其長及官軍迫在圍

主簿訴其母事郡遣柴氏長子法華舊誌柴氏
曰往從悉曰吾次子非吾長子也鞫之至死不易其言
官反疑次子非柴氏所出訊之他因始得其情官義柴
氏之行遂釋免其長子而次子亦得不死時人以爲難
有司上其事旌其門而復其家元史列女傳

太子母后

今上順帝設諭德置端本堂以處太子講讀一日帝師來
改太子母后曰向者太子學佛法頗啓開悟今乃使習
孔子之教恐壞太子眞性后曰我雖居於深宮不明道
德嘗聞自古及今治天下者須用孔子之道舍此他求
太子不讀書帝師服而退

鄭萬戶母

杭州鄭萬戶天性峻急不能有所容而奉母極孝母誕
日預市文綵氈段製袍爲壽緣工特陽縫既成爲油
所汚時估貴直工莫能償自經不死醫謂言歲甚母者
償送入白之爭日臥不起子至候問安否見有憂容請
其故曰昨暮偶視新袍適几上油合則能償我情
重女而便之不輕舉也是以褻其足故所居子
之中欲出則有雉車之載是無事於足者也聖人如此
防閑而後世猶有桑中之行臨邛之奔范雎曰裹足不

此爲賢母而益見萬戶之孝

村人母

雖以道宰江右一邑有村人早出賣菜拾得至元鈔十
五定歸以奉母母怒曰得非盜來而欺我乎縱有遺失
亦不過三兩張耳寧有一束之理況我家未嘗有此立
當禍至可急速送還毋累我爲也言之再子弗從母曰
必如是我須訴之官子曰拾得之物送還何人母曰但
於原拾處俟候有失主來矣子遂依命携往頃閒果見
奔鈔者村人本朴質竟不詰其數便以付還傍觀之人
皆爭分取爲賞失主靳曰我原三十定方纔一半安可

賞之爭鬧不已相持至廳事下聶推問村人其詞實爾
密喚其母審之合乃俾二人各具失者實三十定得者
實十五定文狀在官後却謂失主曰此非汝鈔必天賜
賢母以養老者若三十定則汝鈔也可自別奪去遂給
付母子聞者稱快

本壽母

本壽問於母曰富貴家女子必纏足何也其母曰聖人
重女而便之不輕舉也是以褻其足故所居子
之中欲出則有雉車之載是無事於足者也聖人如此
防閑而後世猶有桑中之行臨邛之奔范雎曰裹足不

大藥用女陳也　按瑣記案本壽不知何許人娜環記載其言有神女教存附元末
說言雖足出於聖人雖非確引此條出修竹閣女
明

成祖母馬氏高皇后

事希顏隱居不仕太祖手書徵之至京爲諸王師規範嚴峻諸王有不率教者或擊其額帝撫而怒高皇后曰烏有以聖人之道訓吾子顧怒之耶太祖意解授左春坊贊善明史桂彥良傳　按明代廿九人悉據正史采錄此條後明史二字從省

神宗生母李太后

神宗即位上生母李貴妃尊號曰慈聖皇太后居慈寧宮大學士張居正請太后視帝起居乃徙居乾清宮太后敎帝頗嚴或不讀書卽召使長跪每御講筵入嘗令效講臣進講於前遇朝期五更至帝寢所呼曰帝起敎左右掖帝坐取水爲盥面拏之登輦以出帝事太后唯謹而諸內臣奉太后旨往往挾持太過帝嘗在西城曲宴被酒令內侍歌新聲辭不能取劍擊之左右勸解乃戲割其髮翼日太后聞傳語居正具疏切諫令爲帝草罪已御札又召帝長跪數其過帝泣請改乃已太年帝大婚太后將返慈寧宮敎居正曰吾不能視皇帝朝夕先生親受先帝付託其朝夕納誨終先帝濕凡之

蘭芳母

蘭芳母甚賢芳所治事暮必告母有不當輒加敎誡芳受命唯謹由是爲良吏云宋禮傳

王彰母

王彰永樂十一年從帝北狩有母年八十餘命歸省賜其母冠服金幣彰嚴介自持請託一用法過刻其母屢以爲言不能改彰傳

王信母岳氏

王信生半歲父忠征北虜沒母岳氏苦節育之後俱獲

邱睿母李氏

邱睿幼孤母李氏教之讀書過目成誦睿傳

劉校母胡氏

劉校性至孝母胡教子嚴偶不悅輒長跪請罪母悅乃起何遵傳

馮恩母吳氏

馮恩幼孤家貧母吳氏親督教之劉惔傳

姚希孟母文氏

姚希孟生十月而孤母文氏勵志鞠之希孟傳

何士晉繼母吳氏

何士晉晚族人利其貲結黨致之死繼母吳氏匿士晉外家讀書稍懈輒示以父血衣士晉感厲成進士持血衣慟之官罪人皆抵法士晉傳

劉宗周母章氏

劉宗周父坡爲諸生母章氏娠五月而坡亾既生宗周家酷貧撫之外家後以宗周大父老疾歸事之析薪汲水持藥糜然體孱甚母嘗憂之不置遂成疾又以貧故忍而不治宗周成進士母卒以節孝聞於朝宗周傳

王章母

王章以進士授諸暨知縣少孤母訓之嚴及爲令祖帳歸少暮母訶跪子杖曰朝廷以百里授酒人乎章伏地不敢仰視親友爲力解乃已章傳

成德母張氏

成德崇禎四年除滋陽知縣性剛介嘗以語刺大學士溫體仁體仁恨之御史禹好善體仁客也誣德貪虐遂入崇德母張侗體仁長安街繞輿大罵拾瓦礫擲之體仁聞於朝杖德六十戍邊德居戍所七年用薦擢武庫主事未幾城破帝崩德自縊母亦投繯死德傳

金鉉母章氏

金鉉崇禎十七年爲兵部主事烽火偪京師鉉奔告母母可且逃匿兒受國恩義當死母章時年入十餘矣呵曰爾受國恩我不受國恩乎庶下井是我死所也城破鉉投金水河母聞卽投井皆死鉉傳

薛之翰母

永明王由榔之走緬甸也昆明諸生薛大觀顧子之翰曰吾不惜七尺軀爲天下明大義汝其勉之翰曰大人死忠兒當死孝大觀曰汝有母在時其母適在旁顧之翰妻曰彼父子能死忠吾兩人顧不能死節義耶其侍女方抱幼子聞曰主人將死大觀曰爾能

死德善於是五人僧起城北黑龍潭死鄉人傳

高邦佐母

天啟元年遜陽破起高邦佐爲參政分守廣寧以母年八十餘渰泣不忍去母責以大義乃行遂事敗邦佐作書訣母解印綬自經死忠義傳

黎宏業母李氏

黎宏業知和州崇禎八年流賊犯州城將陷宏業跪告其母曰兒不自食微官以累母母李泣曰汝勿以我爲慮事至此有死而已遂自縊宏業自刎未殊賊入傷數刃而死忠義傳

賢母錄 卷四 明

孔以衡母

崇禎十七年張獻忠陷成都僉事孔致不屈死子以衡奉母南竄歷不使知踰年母詣以衡曰父死二弟我尚偷生使尹請敎郵與疏隕絕焉以衡曰父死二弟我尚偷生使我無顏見汝父地下遂取刀斷喉死忠義傳

趙智母

正德中賊掠鉅鹿執趙慧之母將殺之智追至跪告曰母年老願留養母而殺我智方與爭死而賊亦至泣曰兄年長願留養母而賊笑曰皆好人也放之歸

賢母錄 卷四 明

白侍忠母黃氏

白侍忠五歲而孤母黃氏撫之家貧母織布晝晴鬼精忠知之每織必先啖其惡者流賊陷潁川家人勸逃匿精忠以母老不忍獨去遂遇害孝義傳

劉文炳母杜氏

劉文炳祖應元娶徐氏生女入宮卽莊烈帝生母孝純皇太后也太后弟新樂伯效卽文炳父文炳大母徐氏封瀛國太夫人母杜氏賢每謂文炳曰吾家無功德直以太后故受此大恩當盡忠報天子崇禎十七年三月十六日賊攻西直門城將陷文炳母杜氏命侍婢簡筒絛於樓上作七八纓命家僮積薪樓下遣僕迎李氏吳氏二女歸曰吾母女同死此又念瀛國太夫人年篤老不可俱燼匿之申湛然家十八日帝遣內侍召文炳文炳曰有詔召兒兒不能事母母拊文炳背曰太夫人既得所我與若妻妹死耳復何憾十九日城陷母遽起登樓二女從之文炳妻王氏亦登樓懸孝純皇后像母率衆哭拜各縊死家人共焚樓文炳歸火烈不得入入後園將投井忽止曰戎服也不可見皇帝申湛然脫巳幘冠之遂投井死闔門死者四十二人外戚傳

陳梅所後母王氏

王氏適陳佳佳病未婚而卒姑強之嫁箸辱萬狀二小姑陵之若婢終無怨言夜寢處小姑牀下受濕得偏疾私自幸曰我知免矣鞠從子梅爲嗣教之領鄉薦卒昌其家 列女傳

姚承舜母萬氏

萬氏和州儒士姚守中妻生六子皆有室崇禎八年流賊陷其城命諸婦曰我等女子也誓必死節諸子環泣急麾之曰汝輩男子當圖存祀何泣爲長子承舜曰兒讀書惟識忠孝二字耳何忍母獨死遂負母投於塘諸婦女孫死者十數人屍聚塘坳無一相離者 列女傳

梁燮母張氏

崇禎十五年流賊圍商邱知縣梁以樟妻張氏謂子燮曰汝父城守命不可知宗祀惟汝是賴屬乳嫗匿民家自縊死 列女傳

吳德堅母姚氏

姚氏桐城諸生吳道震妻年十九夫亾子德堅在襁褓恐死撫之越二十六年流賊掠桐城德堅負母逃母曰事急矣汝書生焉能負我遄行倘賊追及卽俱死汝不能全母顧反絕父祀乎比之去德堅弗忍推之墜層厓下須臾賊至罵賊死 列女

花雲保母孫氏

花雲駐太平陳友諒來寇城陷縛雲置舟中三歲兒泣語家人曰不可使花氏無後若等善撫之遂赴水死侍兒孫痙郤畢抱兒行被掠至九江夜投漁家脫簪珥屬養之及漢友諒僭號兵敗孫復竊兒走渡江過儥軍奪舟棄江中浮斷木入葦洲采蓮實哺兒七日不死夜半有老父雷老挈之行踰年達太祖所孫抱兒拜泣太祖亦泣眞兒膝上曰將種也賜雷老衣忽不見賜兒名煒累官水軍衛指揮世宗時追封孫爲安人立祠致祭 花雲傳

舉報公呈

湘南長沙府寧鄉縣舉人劉端經戶首職員黃錫
輝爲呈明節孝額請
旌表事竊惟鬚眉丈夫志流雅詠於風詩巾髮延賓採謠
徵於國史婦終夫志自古所難節以
恩榮於今爲烈查得本邑黃劉氏係已故增廣生員黃
湘南之妻舉人黃本驥之母也幼
毓名門早習大家之誡長諧佳耦咸推德耀之賢
乾隆四十年歸黃五十年夫沒時氏年二十九歲

都門尊復就養淮任氏雖不克長侍左右而孺慕
無時稱釋姑沒迎喪歸葬哀毀盡禮每春秋時祭
必設剪姑位痛泣拜奠不諉子婦代於父母亦如
之歷數十年如一日
一氏寄居母家近二十年紡績自給不以衣食累
兄弟課二子本騏本驥慈以寓嚴小有過失立加
訶楚所居近市子生十歲市人無識其面者兒時
入塾必親拜其師成童後力不能具脩脯恆夜績
以視其讀迨客佳客與兒輩談藝雖庖炊告斷必
百計典質以供盤餐二子成立後漸
尊以養節婦之母爵
一氏以清白自矢寓將之供非二子館穀不食一

曰子本縣於都外遇友人假以百金其僕未之知也先還橋歸始以拾遺金告氏驗其秩有棲土信之幸然變色立遣送還拾處子歸方釋然

一氏夫家伯叔兄弟客游四方有以婚喪歸者每倚氏營辦雖貧難遍給必節省衣食代爲藏事

一氏有異母弟貧不能自存仰給於氏者十餘年弟沒經紀其喪招寡婦孤子賃屋同居爲延師課其幼者而以長者入肆習業念已子無兼顧資爲節救水之奉給其衣食

一氏接親友子弟娓娓訓迪和藹可親而拜謁者當幃其嚴正有鄰家子一夕被酒失禮於父詰旦爾衣冠踵門謝責氏婉諭之自後化爲順子又嘗貧窘成家頗爲所凌其子不平亟怦其父氏不以爲厚已也禮責之使至父所長跪請罪其父感悟敬畏逾於平日

一氏奉神甚虔而不爲鄙說所惑子本縣偶遇友舍遇術士能知未來事案頭預書本縣姓名科貫甚悉友將爲相宅果書因本縣歸以白母氏曰吉凶有命在何用前知命終不聞神鑒之聲而

移淡之經營慈母嚴師費維持於艱苦允爲節孝之完人宜荷

褒嘉之鉅典嘉慶二十一年十一月初八日

本縣詳文

長沙府寧鄉縣知縣王餘爽爲呈明節孝額請

旌表事卑職查得節婦黃劉氏幼嫻閨訓長習母儀方甘九歲而夫亡逾三十年而子立仰事俯畜極門庭整肅內外帖然莫敢稍逆其意

一氏持家儉約而賑貧周急亦所不惜有鄉人挈孥赴黔以貲乏告氏命其子貸貲以負義氏曰汝年無一面報謝一日復來子將責以負人耳何責人爲等旅食四方受惠多矣但求無負人耳何責人爲

本學牒文

長沙府寧鄉縣儒學教諭劉世法訓導唐虞樂爲採訪節孝額請

旌表事卑職查看得節婦黃劉氏幼嫻閨訓長習母儀方甘九歲而夫亡逾三十年而子立仰事俯畜極

旌表節孝婦三十九口貞女二口詳請前
來臣復核無異除開銜送部外謹會同湖廣總督
臣魏荣湖南學政臣謝階樹合詞具
題伏祈
皇上睿鑒敕部施行嘉慶二十二年正月二十日
禮部題本
禮部尚書兼管樂部太常寺鴻臚寺事務臣穆克
克登額等爲
題
旌表事據禮科抄出各省節婦貞女內湖南寧鄉縣增
生黃湘南之妻劉氏等節婦三十九口貞女二口
旌節錄 附刻 六
俱係孝義俱全應編造冊題應請
旌表給銀建坊臣等詳核冊結與例相符應准其
旌表恭候
命下臣部遵奉施行嘉慶二十二年十二月十六日奉
旨依議欽此
湖南通志
增生黃湘南妻劉氏湘潭人通道教諭元煒女湘
南客杭州幸遭亂黃歸其喪教子本騏本驥以宿
德名才益勵冬夜篝燈晨起課其勤惰館游嘗在
數千里外必寄詩訓其友篤誼所業有進觀

旌表節孝婦三十九口貞女二口一年十一月初十日
本府詳文
長沙府知府朱潮爲呈明節孝婦
旌表事卑府按看得寧鄉縣已故增生黃湖南之妻劉
氏持節獨立志堅貞既守節於青年早盟心於
白水十年舉案婦職已終二子聯芳母儀足著守
身則如圭如璧持家則克儉克勤歷卅載以靡他
閫六旬而如一允荷年例宜錫
旌揚爰處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布政司詳文
附刻 五五
湖南布政使司布政使翁元圻爲呈明節孝詳請
旌表事據禮科抄出各省節婦貞女內湖南寧鄉縣增
生黃湘南之妻劉氏等節婦三十九口貞女二口
旌表給銀建坊臣等詳核冊結與例相符應准其
旌表恭候
命下臣部遵奉施行嘉慶二十二年十二月十六日奉
旨依議欽此
湖南通志
增生黃湘南妻劉氏湘潭人通道教諭元煒女湘
南客杭州幸遭亂黃歸其喪教子本騏本驥以宿
德名才益勵冬夜篝燈晨起課其勤惰館游嘗在
數千里外必寄詩訓其友篤誼所業有進觀
旌表事據湖南布政使翁元圻詳稱寧鄉縣增生黃
巡撫題本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南等處
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臣巴哈布爲
旌表事據湖南布政使翁元圻詳稱寧鄉縣增生黃湘

寧鄉縣志

劉氏增生貢湘南妥年二十九湘苦客死杭州遺孤本駢本驗俱幼闔奮具遣僕迎柩歸葬營燈課子紡績臨之嘉慶戊辰駢登賢書驥亦副榜俱館於外以供菽水身自節儉艱難中分濟人急無少吝子小有遊訶撻隨之駢驥所至公卿爭爲延譽莫不歸美於其母丁丑大挑駢以教諭銓用氏現年六十遵例呈請建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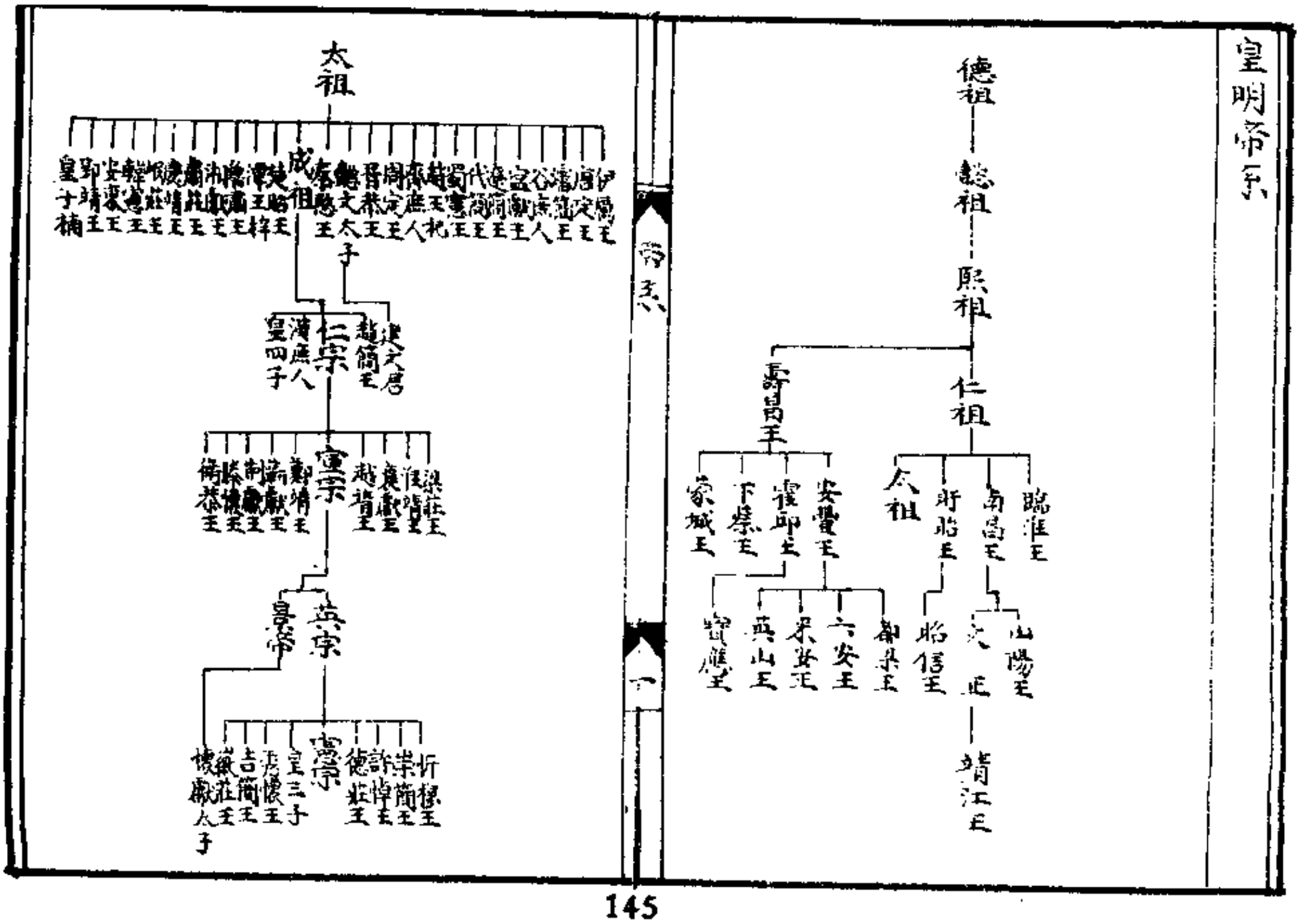
皇明帝后紀畧一卷

丙子閏三月蟬隱廬印行

257 部 95 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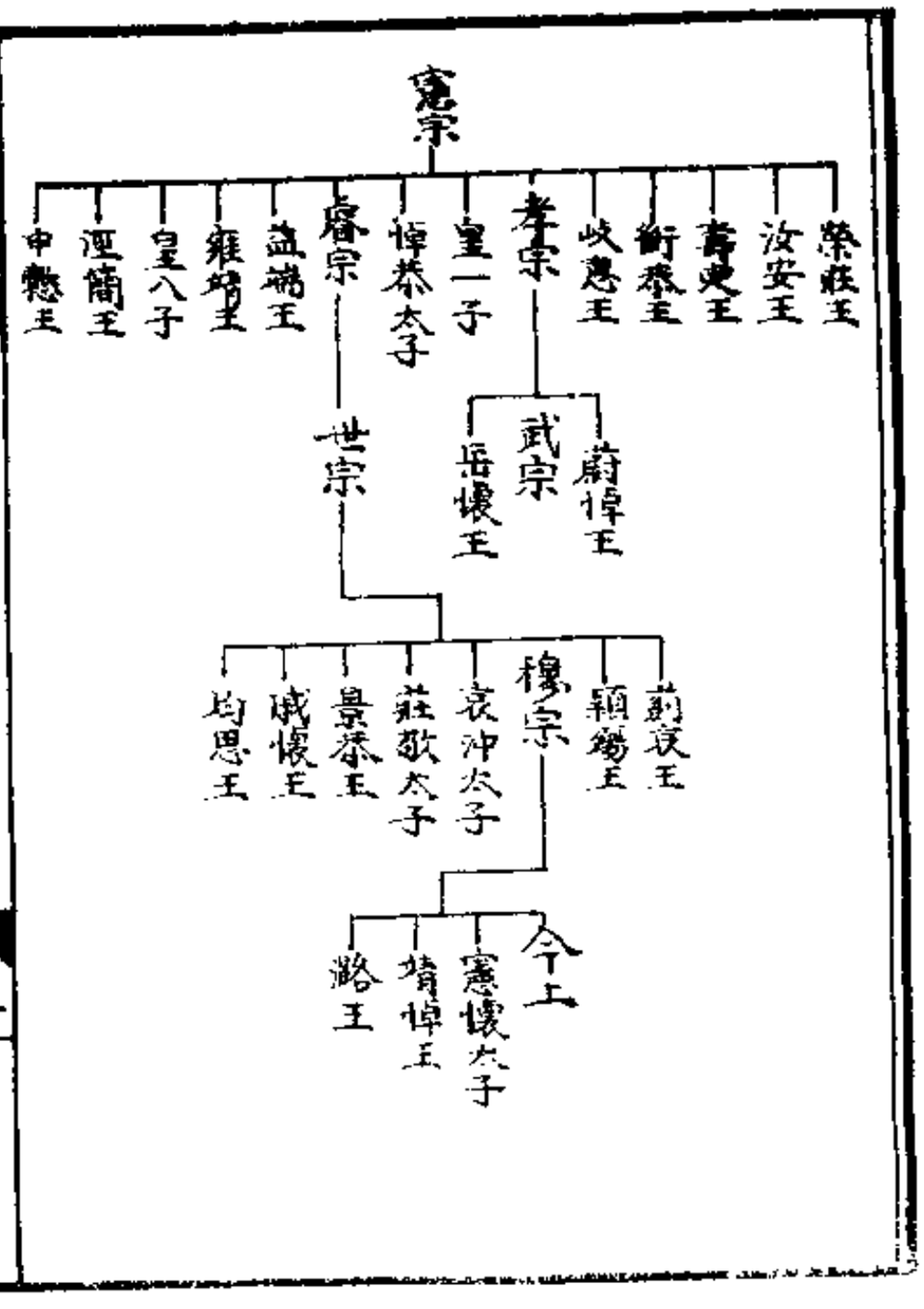
序

明鄭汝璧皇明帝后紀畧明人藏書目中幾無不有之蓋明人天澤之義重士夫無不習知天潢世胄者明之功令本許大員及其子弟鈔讀歷朝實錄汝璧又備官禮部其能纂輯此書也固宜原本為范氏天一閣藏余嘗以校明史多所同異雖不敢遽定其是非然足為考史資料則無可疑前有帝系帝后卷中敘述亦簡淨有法是明於譜系學者故為重校印行而以校明史各條注於每句之下凡非校史原注者間亦附鄙論折中其疏畧處亦為訂正一二焉又考黃氏千頃堂書目稅鼐撰載鄭汝璧帝后紀畧及同姓諸王表二冊蔣氏秦漢十印齋書目載傳記鄭汝璧明帝后紀畧附嬪妃傳一卷今此本帝后外無妃嬪雖附藩封亦有系而無表意者鄭氏續有撰述刻於此本之後數不可知矣時丙子閏三月上虞羅振常校畢并識



太祖	高皇帝	洪武	三十五	年
成祖	文皇帝	永樂	二十二	年
仁宗	昭皇帝	洪熙	一	年
宣宗	章皇帝	宣德	十	年
英宗	睿皇帝	正統	十四	年
	景皇帝	景泰	七	年
英宗	復辟	天順	八	年
憲宗	純皇帝	成化	二十三	年
孝宗	敬皇帝	弘治	十八	年
武宗	毅皇帝	正德	十六	年
世宗	肅皇帝	嘉靖	四十五	年
穆宗	莊皇帝	隆慶	六	年

孝陵				
長陵				
獻陵				
景陵				
裕陵				
茂陵				
泰陵				
康陵				
永陵				
昭陵				



振常業右帝系原本於每帝所生帝王或順次或不順今均改為一律順次憲宗十四子幼殤者二一為皇一子一為皇十子此表僅列十三其一殤者作皇八子與明史不同觀其順次亦是第十當以明史為正皇一子則漏去今據明史補出據明史孝宗二子為武宗及蔚悼王此表則作三子別有岳懷王為明史所無鄭氏必有根據恐是明史漏略也

帝系有建文及景帝帝歷則無建文年號雖革除然洪武作三十五年建文四年已包其中年歷無誤至景帝有景泰七年乃幷帝與歷一幷削之則歷少七年矣原祇列英宗正統十四年天順八年今分英宗為二前為正統十四年次列景帝景泰七年再列英宗復辟之天順八年庶乎合格而年歷不差明代系統意見極深與書乃有廟號建元而君臨天下有年者反遺事除私家撰著亦稟承朝旨異哉

皇明帝后紀畧　禮部儀制郎中日鄭汝璧恭紀

德祖玄皇帝

世家句容朱家巷洪武元年正月乙亥追尊祧

玄皇后

洪武元年正月乙亥追尊祧

懿祖恒皇帝

洪武元年正月乙亥追尊祧

恒皇后

洪武元年正月乙亥追尊祧

熙祖裕皇帝

宋末移家渡淮居泗州崩葬本州祖陵墓連洪

武元年正月乙亥追尊祧

裕皇后

姓王氏（明史作氏不書姓）洪武元年正月乙亥追尊祧

仁祖淳皇帝

元時由泗州遷居鍾離之東鄉既徙西鄉復遷

太平鄉至正四年四月六日崩壽六十六葬中

都英陵（明史作皇陵）洪武元年正月乙亥追尊祧

淳皇后

姓陳氏元至正四年四月廿二日崩洪武元年

正月乙亥追尊祧（明史作高皇帝以上各帝后有年月日及葬地史均不詳）

太祖高皇帝

諱　仁祖第四子元大歷元年九月十八

日（明史作高祖紀不載誕辰以後各帝后生辰均同）

帝生（明史作幸）封吳王（明史作吳國公）葬明史多有年無月或有月無日）

（無日月日帶見於本紀本紀不載者則無可考不知此書之所備此蓋全據實錄也）

淳皇后陳氏生洪武元年正月初四日即皇

帝位三十一年閏五月初十日崩於西宮壽七

十一葬南京孝陵（明史作神烈）永樂元年六月十一日

上尊謚曰

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啟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

帝嘉靖十七年十一月初一日加上尊謚曰

太祖開天行道肇紀立樹大聖至神仁文義武俊德

成功高皇帝（案明史高帝崩即謚太祖乃建文帝即謚高皇帝廟號即位時事此書不載蓋建文朝政令均遭革除故畧之）

高皇后

姓馬氏（明史作馬公蓋洪武元年不知其名）徐王馬　之女

年正月初四日冊立為　皇后十五年八月初

十日崩合葬孝陵永樂元年六月十一日上尊

謚曰

孝慈昭憲至仁文德承天順聖高皇后嘉靖十六年十一月初一日加上尊謚曰

孝慈貞化哲仁順徽成天育聖至德高皇后祔廟

建文君

諱　太祖之孫懿文太子之子洪武十年十一月己卯妃常氏生六年而其兄雄英卒又十年帝嘉靖十七年九月十一日加上尊謚曰

成祖啟天弘道高明廣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

文皇后

姓徐氏中山武寧王徐達女洪武九年正月二十七日冊封為燕王妃洪武三十五年十一月十三日冊立為　皇后永樂五年七月初四日崩於榆木川壽六十五葬長陵明年九月十日上尊謚曰

太宗體天弘道高明廣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嘉靖十七年九月十一日加上尊謚曰

仁宗昭皇帝

諱　成祖第一子洪武十一年七月二十三日　文皇后徐氏生二十八年閏九月二十一日封為　燕世子永樂二年四月初四日冊立為　皇太子二十二年八月十五日即　皇帝位洪熙元年五月十二日崩於欽安殿壽四十八葬獻陵次月初二日上尊謚曰

仁宗敬天體道純誠至德弘文欽武章聖達孝昭皇

文年仍稱洪武以為洪武有三十五年（案明史建文本紀二月追尊皇考為孝康皇帝妣常氏為孝康皇后知常氏為懿文太子孝康皇后無疑此作常氏生誤又考明史建文帝皇后為馬氏出考此作常氏生誤又考明史洪武二十八年冊立為皇太孫妃建文即位革除建文四年六月乙丑靖難兵入金川門宮中火起傳言崩　成祖即位革除建文年仍稱洪武以為洪武有三十五年（案明史建文本紀二月追尊皇考為孝康皇帝妣常氏為孝康皇后知常氏為懿文太子孝康皇后無疑此作常氏生誤又考明史洪武二十八年冊立為皇太孫妃建文即位革除建文四年六月乙丑靖難兵入金川門宮中火起傳言崩　成祖即位革除建文年仍稱洪武以為洪武有三十五年（案明史建文本紀二月追尊皇考為孝康皇帝妣常氏為孝康皇后知常氏為懿文太子孝康皇后無疑此作常氏生誤又考明史洪武二十八年冊立為皇太孫妃建文即位革除建文四年六月乙丑靖難兵入金川門宮中火起傳言崩　成祖即位革除建文

帝祧

胎皇后

姓張氏彭城伯張麒（明史外戚傳作麒）后祖妃傳亦作麒之女洪武二十八年閏九月二十一日冊封為燕世子妃（明史仁宗紀封燕世子在二十六年亦在二十八年封妃大誥）不能在封世子宅且仁宗洪武十一年方生十六年才六歲封世子時固未有六歲而冊立妃者也永樂二年四月初四日冊封為皇太子妃二十二年十月初八日冊立為皇后洪熙元年七月初八日上尊號曰太皇太后宣德十年英宗即位二月初九日加上尊號曰

太皇太后（史傳漏載太皇太后尊號本紀有之）正統六年十月十八日崩合葬獻陵十一月初四日上尊謚曰

誠孝恭肅明德弘仁順天啟聖胎皇后祧

宣宗章皇帝

諱仁宗第一子洪武三十一年二月初九日胎皇后張氏生永樂九年十一月初十日冊立為皇太子洪熙元年六月十二日仁宗即位十日冊立為皇太孫二十二年仁宗即位十日上尊號曰

乾清宮壽三十八葬景陵是月二十五日上尊謚曰

宣宗憲天崇道英明神聖欽文昭武寬仁純孝肅皇帝祧

恭讓章皇后

姓胡氏都督胡榮之女永樂十五年七月十三日冊封為皇太孫妃二十二年十月十一日冊封為皇太子妃洪熙元年七月初八日冊立為皇后宣德三年二月以多疾無子上表請閒居別宮正統八年十一月初五日薨謚靜慈仙師葬金山之原（天順六年閏七月十七日史傳作閏月本紀作閏月為戊午朔十七日壬為戊申考長曆是年閏月甲戌朔本紀與此合傳寫誤）天順六年閏七月十七日上尊謚曰

恭讓誠順康穆靜慈章皇后祧

章皇后吳氏生母

姓孫氏太保（史外戚傳作太僕卿錄作都督僉事）安國公孫忠之女宣德元年五月初九日冊封為貴妃三年三月初一日冊立為皇后十年正月初三日崩於初九日上尊號曰

皇太后正統十四年景皇帝即位十二月初四

日加上尊號曰

上聖皇太后　英宗復辟天順二年正月十二日

加上尊號曰

聖烈慈壽皇太后六年九月初四日崩合葬景陵

十月初七日上尊謚曰

孝恭懿憲慈仁莊烈齊天配聖章皇后祔廟祧

英宗睿皇帝

諱　宣宗第一子宣德二年十一月十一

日　章皇后孫氏生三年二月六日即　皇帝位正統十

皇太子十年正月初十日即　皇帝位正統十

四年八月北狩九月初六日尊為　太上皇帝

景泰元年八月還居南宮凡七　天順元年正月

十七日復　皇帝位八年正月十七日崩於乾

清宮壽三十八葬裕陵二月十二日上尊謚曰

英宗法天立道仁明誠敬昭文憲武至德廣孝睿皇

帝

睿皇后

姓錢氏中軍都督追贈安昌伯錢貴之女正統

七年正月十九日冊立為　皇后天順八年

憲宗即位三月初一日上尊號曰

慈懿皇太后成化四年六月二十六日崩合葬裕

陵七月十九日上尊謚曰

孝莊獻穆弘惠顯仁恭天欽聖睿皇后祔廟

孝肅皇后　憲宗生母

姓周氏慶雲侯追贈寧國公周龍明史外戚傳作周能之

女天順元年四月十三日冊封為　皇貴妃八

年　憲宗即位二月初一日上尊號曰

皇太后成化二十三年四月十七日加上尊號曰

聖慈仁壽太皇太后弘治十七年三月初一日崩

九日加上尊號曰

孝肅貞順康懿光烈輔天承聖太皇太后

景皇帝

諱　宣宗第二子宣德三年八月初三日

賢妃吳氏生宣德十年二月初九日冊封為郕

正正統十四年　英宗北狩九月初　日明史本紀

作九月癸未即位考展憑是日為戊申實癸未乃初六日

八年正月十七日　英宗復辟是為天順元年

二月初四日復為　郕王是月十九日薨於西

宮謚曰庚葬金山成化十一年十二月十三日
復 皇帝號二十四日上尊謚曰
恭仁康定景皇帝
景皇后
姓汪氏中兵馬指揮汪英（史外戚傳作汪瑛）之女正統
十年八月二十五日冊封為郕王妃十四年
景皇帝即位十二月初八日冊立為 皇后天
順元年二月復為郕王妃正德元年十二月
十五日薨合葬金山二年十一月上尊謚曰
貞惠安和景皇后
憲宗純皇帝
諱 英宗第一子正統十二年十月初二
日 孝肅太后周氏生正統十四年八月郕王
攝政 皇太后命冊立為 皇太子景泰三年
易封沂王天順八年正月二十二日即 皇帝
位成化二十三年八月二十二日崩於乾清宮
壽四十一葬茂陵九月十九日上尊謚曰
憲宗繼天凝道誠明仁敬崇文肅武宏德至孝（史作聖孝）
純皇帝
純皇后
姓王氏中軍都督追贈皇國公王鎮之女天順
八年十月十二日冊立為 皇后成化二十三
年 孝宗即位十月初九日上尊號曰
皇太后弘治十八年八月初二日 武宗即位加
尊為 太皇太后正德五年加上尊號曰
慈聖康壽太皇太后十三年二月初四日崩合葬
茂陵三月初三日上尊謚曰
孝貞莊懿恭靜仁慈欽天翊聖純皇后祔廟
孝穆皇太后 孝宗生母
姓紀氏中軍都督紀福斌之女成化十一年六
月二十八日薨七月二十一日追封恭恪莊僖
淑妃葬金山二十三年 孝宗即位十一月二
十六日加上尊謚曰
孝穆慈慧恭恪莊僖崇天承聖皇太后（史作純
皇后）十
二月十七日遷葬茂陵
孝惠皇后 睿宗生母
姓邵氏贈昌化伯邵林之女成化十二年十二
月初八日冊封為寧妃二十三年七月二十七
日冊封為貴妃正德十六年 世宗即位十月
初三日進稱

皇太后嘉靖元年三月十一日上尊號曰
壽安皇太后是年十一月十八日崩葬金山後遷
茂陵二年正月二十日上尊謚曰
孝宣敬皇帝
諱　憲宗第三子成化六年七月初三日
孝穆太后紀氏生於西宮十一年十一月初八
日冊立為　皇太子二十三年九月初六日即
皇帝位弘治十八年五月初七日崩於乾清宮
壽三十六本年六月初一日上尊謚曰
孝宗達天明道純誠中正聖文神武至仁大德敬皇
帝十月十九日葬泰陵
敬皇后
姓張氏壽寧侯昌國公張巒之女成
化二十三年二月初六日冊立為　皇太子妃
十月初十日冊立為　皇后弘治十八年　武
宗即位八月初二日上尊號曰
皇太后正德五年十二日加上尊號曰
慈壽皇太后嘉靖元年　世宗即位三月初十日
加上尊號曰
昭聖慈壽皇太后三年四月十五日加上尊號曰
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十五年閏十二月初三日
加上尊號曰
昭聖恭安康惠慈壽皇太后二十年八月初八日
崩十九日上尊謚曰
孝康靖肅莊慈哲懿翊天賛聖敬皇后十一月初
九日合葬泰陵祔廟
睿宗獻皇帝初祀世廟纔奉入太廟
諱　憲宗第四子成化十二年七月初二
日　孝惠太后邵氏生二十三年七月十一日
冊封為　興王弘治七年九月十八日之國湖
廣安陸州天承府正德十四年六月十七日薨謚
曰獻壽四十四葬純德山嘉靖元年　世宗即
位三月二十一日上尊謚曰
興獻帝修葺陵寢號顯陵二年七月二十一日加上
尊謚曰
恭穆獻皇帝七年六月初十日加上尊謚曰
恭睿淵仁寬穆純聖獻皇帝十七年九月十一日加
上尊謚曰
睿宗知天守道洪德淵仁寬穆純聖恭儉敬文獻皇

帝

獻皇后

姓蔣氏贈玉田伯蔣斌之女弘治五年正月二十日冊封為　興王妃嘉靖元年　世宗即位三月十一日上尊號曰

興國太后三年四月十六日加上尊號曰

章聖皇太后七年六月十二日加上尊號曰

章聖慈仁皇太后十五年閏十二月初六日加上尊號曰

章聖慈仁康靜貞壽皇太后十七年十二月初四日崩二十七日上尊謚曰

慈孝貞順仁敬誠一安天誕聖獻皇后十八年六月二十五日合葬顯陵祔太廟

武宗毅皇帝

諱　孝宗第一子弘治四年九月二十四日　敬皇后張氏生五年三月初八日冊立為皇太子十八年五月十八日即　皇帝位正德十六年三月十四日崩於豹房壽三十一四月二十二日上尊謚曰

武宗承天達道英肅睿哲恪德顯功宏文思孝毅皇帝九月二十四日葬康陵

毅皇后

姓夏氏慶陽伯夏儒女正德元年八月十一日冊立為　皇后嘉靖元年正月十日上尊號曰

莊肅皇后十四年正月二十五日崩三月初九日上尊謚曰

孝敬莊惠安肅溫誠順天偕聖毅皇后合葬康陵祔廟

世宗肅皇帝

諱　睿宗第二子正德二年八月初十日

獻皇后蔣氏生於興即十六年襲封　興王三月十五日奉迎入繼大統四月二十二日即皇帝位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十四日崩於乾清宮壽六十隆慶元年正月二十日上尊謚曰

世宗欽天履道英毅聖神宣文廣武洪仁大孝肅皇帝三月十七日葬永陵

肅皇后

姓陳氏桑和伯陳萬言之女嘉靖元年九月二十八日冊立為　皇后六年十月初二日崩十二月初三日謚

悼靈皇后八年三月初二日葬天壽山襄陵略十
五年九月二十九日改謚
孝潔皇后嘉靖四十五年　穆宗即位隆慶元年
正月二次傳作二十九日加上尊謚曰
孝潔恭懿慈睿安莊相天翊聖肅皇后三月十七
日遷葬永陵祔廟
孝烈皇后
姓方氏安平伯銳之女嘉靖十年三月初二
日冊封為　德妃明史作與鄭氏八人同冊為九嬪十三年正
月十五日冊立為　皇后二十六年十一月十

八日崩謚
孝烈皇后先入永陵玄宮祔太廟隆慶元年　穆
宗即位正月二十九日加上尊謚曰
孝烈端慎慎作順明史敏惠恭誠祗天衛聖皇后　熹主
祀別殿
孝恪皇后　穆宗生母
姓杜氏慶都伯杜林之女嘉靖十年三月初二
日冊封為　康嬪十五年九月初九日進封
康妃三十三年正月初十日薨葬金山隆慶元
年　穆宗即位正月初八日加上尊謚曰
孝恪淵純慈懿恭順賛天開聖皇太后三月十六
日遷葬永陵
穆宗莊皇帝
諱　世宗第三子嘉靖十八年二月初一日
三日　孝恪太后杜氏生十五年正月二十
冊封為　裕王四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即
皇帝位隆慶六年五月二十六日崩於乾清宮壽
三十六是年六月二十七日梓宮發引九月甲申朔則丙戌考史作八月丙戌
戌為初三上尊謚曰
穆宗契天隆道淵懿寬仁顯文光武純德弘孝莊皇
帝本年九月十九日葬昭陵
莊皇后
姓李氏德平伯李鋐之女嘉靖三十二年二月
初八日冊封為裕王妃三十七年四月十三日
薨葬金山隆慶元年正月二十九日謚曰
孝懿貞惠順哲恭仁儷天襄聖莊皇后九月十九
日合葬昭陵祔廟
紫穆宗尚有孝安陳皇后及神宗生母孝定李
太后均前於萬歷鄭氏成書時尚存故不之及

藩封附已有國者錄之餘見帝系國

太祖高皇帝封凡十九王世者十四

秦王　陝西西安府　歲祿一萬石　今辭一千石　案史傳諸王表作十八年之國青州諸王表作十五年之國

王諱樉　高帝第二子　馬皇后生洪武三年封十一年之國二十八年薨謚曰愍子隱王尚炯立傳今王敬縉凡九世

（王歲祿若干均不載）

晉王　山西太原府　歲祿一萬石　今辭一千石

王諱㭎　高帝第三子　馬皇后生洪武三年封十一年之國三十一年薨謚曰恭子定王濟熿立傳今王鄑凡八世

唐王　河南南陽府　歲祿一萬石　今辭一千石

王諱桱　高帝第四子　馬皇后生洪武三年封十一年之國二十二年薨謚曰莊子憲王友堉立傳今王以派凡八世

周王　河南開封府　歲祿一萬石　今辭一千石

王諱橚　高帝第五子　馬皇后生洪武三年封吳王十一年改封周十四年之國洪熙元年薨謚曰定子憲王有燉立傳今王恭枵凡九世

楚王　湖廣武昌府　歲祿一萬石　今辭一千石

王諱楨　高帝第六子　胡妃生洪武三年封十四年之國永樂二十二年薨謚曰昭子莊王孟烜立傳今王華奎凡七世

湘王　湖廣荊州府　絕除

王諱柏　高帝第十二子　胡順妃生洪武十一年封二十一年之國建文元年名至京廢為庶人永樂元年復封四年以罪奪爵安置廬州宣德三年畏故子孫俱為庶人國除薨

（作留置京師宣德三年以其幼子賢爀安置廬州）

潭王　湖廣長沙府　絕除

王諱梓　高帝第八子　達定妃生洪武三年封十五年之國史傳作十八年之國諸王表同二十四年諸王表作二十三年作自焚無子國除

魯王　山東兗州府　歲祿一萬石　今辭二千石

王諱檀　高帝第八子　達定妃生洪武三年封妃與民家生事召王入見懼自焚無子國除

蜀王　四川成都府　歲祿一萬石　今辭一千石

王諱椿　高帝第十一子　郭寧妃生洪武十一年封二十三年之國永樂二十一年薨謚曰獻世子悅燫先薨孫靖王友壎立傳今王宣圻凡八世

湘王　湖廣荊州府　絕除

王諱柏　高帝第十二子　胡順妃生洪武十一

年封十八年之國建文元年或告王反遣訊無
懼自焚無子謚曰庶國除永樂改謚獻
代王　山西大同府　歲祿六千石
王諱桂　高帝第十三子郭惠妃生初封豫王
洪武十四年改封代二十五年之國十七年薨
二十五年改封代正統十一年薨謚曰簡世子
就藩本紀表同
避煬　先薨孫隱王仕壎立傳今王
肅王　陝西鞏州　歲祿一十石
王諱鍾　高帝第十四子卯氏生史傳作初封
漢王洪武二十四年改封肅之國甘州二史傳作
年封二十七年之國六年作二十年大寧永樂二年
寧王　江西南昌府　革除
王諱權　高帝第十七子楊妃生洪武二十四
移江西日史傳改封作永樂元年二年正統十三年薨謚
曰獻世子盤烜先薨孫靖王奠培立傳五世袭
濠反逆伏誅國除
岷王　湖廣武岡州　歲祿一十五百石
王諱楩　高帝第十八子周妃生洪武二十四
年封二十八年之國雲南三十二年有罪削爵
永樂六年表作永樂元年復爵二十一年移武岡史傳作洪熙元年景泰元年薨謚曰莊子恭王徽煃立傳
令王　定壩凡七世
谷王　湖廣長沙府　純除

王諱樉　高帝第十九子郭惠妃生洪武二十四年封二十八年之國宣府三十五年移長沙永樂十五年坐迸削為庶人自焚死無子國除（史傳作及二子皆廢為庶人無自焚事表有削為之）

韓王　陝西平涼府　歲祿三千石

王諱松　高帝第二十子周妃生洪武二十四年封永樂六年之國十二年薨無子國除（史傳作永樂十四年薨表同謚曰憲子恭王冲熄立永樂二十二年之國傳今王朗第凡九世）

潞王　山西潞安府　歲祿一千五百石

王諱楧　高帝第二十一子趙貴妃生洪武二十四年封永樂六年之國十二年薨無子國除（謚曰愍子簡王顯炘立傳今王翊鏐凡九世）

晉國除郡王各理其府事

靖江王　廣西桂林府　歲祿一千石

王諱守謙　南昌王子文正之子　高帝從姪孫也謝氏生洪武三年封十四年之國洛州改潞州改宜德六年薨（史傳表均作子悼傳立傳今王佶焞凡七世）

安王　陝西平涼府　歲祿一千石

王諱楹　高帝第二十二子　生洪武二十四年封永樂六年之國十二年薨無子國除（謚曰憲子莊王誠泳凡九世）

唐王　河南南陽府　歲祿六千五百石（今減五百石）

王諱桱　高帝第二十三子李妃生洪武二十四年封永樂六年之國十三年薨謚曰定子靖王瓚煜立傳今王碩熿凡九世）

郢王　湖廣安陸州　絶除

王諱棣　高帝第二十四子劉惠妃生洪武二十五年移長沙永樂十五年坐迸削為庶人自焚死無子國除

伊王　河南河南府　罪除

王諱櫌　高帝第二十五子萬麗妃生洪武二十四年封永樂六年之國十二年薨無子國除（謚曰憲子恭王冲熄立永樂二十二年之國傳今王朗第凡九世）

肅王　陝西平涼府　歲祿三千石

王諱楧　高帝第二十六子周妃生洪武二十四年封永樂六年之國十二年薨謚曰憲子恭王冲熄立永樂二十二年之國傳今王朗第凡九世）

慶王　寧夏府　歲祿一萬石

王諱旃　高帝第二十七子慶妃生洪武二十四年封永樂六年之國十二年薨謚曰憲子恭王冲熄立永樂二十二年之國傳今王朗第凡九世）

寧王　大寧都司　歲祿二萬石

王諱權　高帝第二十八子寧妃生洪武二十四年封二十五年之國建文元年削大寧地徙南昌永樂元年復舊封傳今王奠埏凡十世）

谷王　湖廣常德府　歲祿一萬石

王諱橞　高帝第二十九子郭惠妃生洪武二十四年封二十五年之國宣府三十五年移長沙永樂十五年坐迸削為庶人自焚死無子國除

遼王　遼東廣寧府　歲祿二萬石

王諱植　高帝第三十子周妃生洪武二十四年封二十五年之國建文元年徙封南昌永樂元年復舊封傳今王憲㸅凡十世）

慶王　寧夏府　歲祿一萬石

王諱旃　高帝第二十七子慶妃生洪武二十四年封永樂六年之國十二年薨無子國除（謚曰憲子恭王冲熄立永樂二十二年之國傳今王朗第凡九世）

寧王　大寧都司　歲祿二萬石

王諱權　高帝第二十八子寧妃生洪武二十四年封二十五年之國建文元年徙封南昌永樂元年復舊封傳今王奠埏凡十世）

谷王　湖廣常德府　歲祿一萬石

王諱橞　高帝第二十九子郭惠妃生洪武二十四年封二十五年之國宣府三十五年移長沙永樂十五年坐迸削為庶人自焚死無子國除

遼王　遼東廣寧府　歲祿二萬石

王諱植　高帝第三十子周妃生洪武二十四年封二十五年之國建文元年徙封南昌永樂元年復舊封傳今王憲㸅凡十世）

肅王　陝西平涼府　歲祿三千石

王諱楧　高帝第二十六子周妃生洪武二十四年封永樂六年之國十二年薨謚曰憲子恭王冲熄立永樂二十二年之國傳今王朗第凡九世）

韓王　陝西平涼府　歲祿三千石

王諱松　高帝第二十子周妃生洪武二十四年封永樂六年之國十二年薨無子國除（史傳作及二子皆廢為庶人無自焚事表有削為之）

潞王　山西潞安府　歲祿一千五百石

王諱楧　高帝第二十一子趙貴妃生洪武二十四年封永樂六年之國十二年薨（史傳作永樂十四年薨表同謚曰憲子恭王冲熄立永樂二十二年之國傳今王朗第凡九世）

晉國除郡王各理其府事

靖江王　廣西桂林府　歲祿一千石

王諱守謙　南昌王子文正之子　高帝從姪孫也謝氏生洪武三年封十四年之國洛州改潞州改宜德六年薨（史傳表均作子悼傳立傳今王佶焞凡七世）

九年之國學廢為庶人文年復王使居雲南遷鳳陽復以罪召錮京都卒謚曰厲子簡王顯炘立傳今王翊鏐凡九世）

郢王　湖廣安陸州　絶除

王諱棣　高帝第二十四子劉惠妃生洪武二十五年移長沙永樂十五年坐迸削為庶人自焚死無子國除

伊王　河南河南府　罪除

王諱櫌　高帝第二十五子萬麗妃生洪武二十四年封永樂六年之國十二年薨無子國除（謚曰憲子恭王冲熄立永樂二十二年之國傳今王朗第凡九世）

王瓊煜立傳今王碩熿凡九世）

永樂十五年坐迸削為庶人自焚死無子國除（史傳作及二子皆廢為庶人無自焚事表有削為之）

韓王　陝西平涼府　歲祿三千石

王諱松　高帝第二十子周妃生洪武二十四年封永樂六年之國十二年薨無子國除（史傳作及二子皆廢為庶人無自焚事表有削為之）

潞王　山西潞安府　歲祿一千五百石

王諱楧　高帝第二十一子趙貴妃生洪武二十四年封永樂六年之國十二年薨（史傳作永樂十四年薨表同謚曰憲子恭王冲熄立永樂二十二年之國傳今王朗第凡九世）

晉國除郡王各理其府事

靖江王　廣西桂林府　歲祿一千石

王諱守謙　南昌王子文正之子　高帝從姪孫也謝氏生洪武三年封十四年之國洛州改潞州改宜德六年薨（史傳表均作子悼傳立傳今王佶焞凡七世）

九年之國學廢為庶人文年復王使居雲南遷鳳陽復以罪召錮京都卒謚曰厲子簡王顯炘立傳今王翊鏐凡九世）

郢王　湖廣安陸州　絶除

王諱棣　高帝第二十四子劉惠妃生洪武二十五年移長沙永樂十五年坐迸削為庶人自焚死無子國除

伊王　河南河南府　罪除

王諱櫌　高帝第二十五子萬麗妃生洪武二十四年封永樂六年之國十二年薨無子國除（謚曰憲子恭王冲熄立永樂二十二年之國傳今王朗第凡九世）

王瓊煜立傳今王碩熿凡九世）

王諱楹　高帝第十九子郭惠妃生洪武二十四年封二十五年之國宣府三十五年移長沙

獎死推表作
鍋西肉獎死

趙王　河南彰德府　歲祿一萬石
王諱高燧　成祖第三子　徐皇后生永樂二
年封留守北京洪熙元年之國宣德六年薨謚
曰簡子惠王薨塲立傳今王常清凡九世

仁宗昭皇帝封　凡七王世者四

鄭王　河南懷慶府　歲祿一萬石
王諱瞻垠　仁宗第二子李賢妃生永樂二十
二年封宣德四年之國陝西鳳翔正統九年薨
謚曰靖子簡王
作八年表
永作九年
移懷慶成化二年薨謚曰靖子簡王

紀略　三主

邠王　立傳今王厚烷　凡五世王嘗建言　肅皇
帝時鋪高墻隆慶赦復爵加祿四百石

襄王　湖廣襄陽府　歲祿一萬石今減一千石
王諱瞻墡　仁宗第五子　張皇后生永樂二
十二年封宣德四年之國湖廣長沙正統元年
遷襄陽成化十四年薨謚曰憲子定王祁鏞立
傳今王載堯凡六世

荊王　湖廣蘄州　歲祿一萬石
王諱瞻烱　仁宗第六子張順妃生永樂二十
二年封宣德四年之國江西建昌正統十年遷

蘄州景泰四年薨謚曰憲子靖王祁鏡立傳今
王常浩凡八世

淮王　江西饒州府　歲祿一萬石今減一千石
王諱瞻墺　仁宗第七子李賢妃生永樂二十
二年封宣德四年之國廣東韶州正統二年薨
表均作元年移饒州十一年薨謚曰靖子康王祁銓
立傳今王載培凡六世

滕王　雲南雲南府　絶除
王諱瞻墱　仁宗第八子郭貴妃生永樂二十
二年封洪熙元年薨謚曰懷無子國除

梁王　湖廣安陸州卽郢卽　絶除
王諱瞻垍　仁宗第九子郭貴妃生永樂二十
二年封宣德四年之國正統六年薨謚曰莊興
子國除

衛王　河南懷慶府　絶除
王諱瞻墣　仁宗第十子郭貴妃生永樂二十
二年封正統三年薨謚曰恭無子國除

英宗睿皇帝封　凡五王世者三

德王　山東濟南府　歲祿一萬石今減一千石
王諱見濟　英宗第二子萬宸妃生天順元年

封咸化三年之國正德十二年薨謚曰莊子懿
王祐楒立傳今王載墱凡四世
秀王 河南汝甯府 絶除
王諱見澍 英宗第五子高淑妃生天順元年
封成化六年之國八年薨謚曰懷無子國除
崇王 河南汝甯府 歲祿一萬石今辭一千石
王諱見澤 英宗第六子 周皇后生天順元
年封成化十年之國弘治十八年薨謚曰簡子
靖王祐楒立傳今王翊鏐凡五世
吉王 湖廣長沙府 歲祿一萬石
王諱見浚 英宗第八子 史傳作諱同萬妃生天
順元年封成化十三年之國嘉靖六年薨謚曰
簡世子祐枝先薨孫定王厚烱立傳今王翊鑾
凡五世
徽王 河南禹州 罪除
王諱見沛 英宗第九子韋妃生成化二年封
十三年弘治十二年之國正德二年薨謚曰
靖無子國除
憲宗純皇帝封凡六王世者三
理其府事

岐王 湖廣德安府 絶除
王諱祐棆 憲宗第五子
十三年封弘治八年之國十四年薨謚曰莊子
子國除
益王 江西建昌府 歲祿一萬石今辭二十石
王諱祐楒 憲宗第六子張德妃生成化二十
三年封弘治八年之國嘉靖十八年薨謚曰端
子莊王厚燁立傳今王翊劉凡四世
衡王 山東青州府 歲祿一萬石今辭二千石
王諱祐樘 憲宗第七子張德妃生成化二十
三年封弘治十三年[illegible]傳表均之國嘉靖十七
年薨謚曰恭子莊王厚熜立傳今王載圭凡三
世
雍王 湖廣衡州府 絶除
王諱祐檮 憲宗第八子 邵皇后生成化二
十三年封弘治十二年之國正德二年薨謚曰
靖無子國除雍王後史傳作一子張德妃生[illegible]宗第十
封十四年薨無子國除此書漏載二
涇王 山東沂州 絶除
王諱祐樘 憲宗第十二子楊恭妃生弘治四

年封十五年之國十六年薨謚曰簡無子國除

榮王 湖廣常德府 嵗祿一萬三百石 聆聆五百石

王諱祐樞 憲宗第十三子潘端妃生弘治四年封正德三年之國嘉靖十八年薨謚曰莊世子厚熜先薨孫令王載壡立凡三世

申王 四川敘州府 絕除

王諱祐檳 憲宗第十四子楊恭妃生弘治四年封未之國薨諡曰懿無子國除

世宗肅皇帝封

景王 湖廣德安府 絕除

王諱載垕 世宗第四子盧靖妃生嘉靖十八年封四十年之國四十四年薨謚曰恭無子國除

一

帝后紀畧一旦謚類鈔並

皇明紀載之最鴻鉅者羣吏請公得受而寶藏焉先生篋中亡副本矣則請重刻以永其傳蓋士者譚說往代世表鮮不纚然具也乃生今之世而

皇皇

帝后本紀無所不窺矣以稱服儒者耶是編出而都人士獲大觀焉先生之嘉惠寓內也等六籍矣

唯

皇明本支百世而是編亦以百世所謂臧而傳也者孰大於是漳守曹君銑授刻而告成事於先生

委命下吏呂識之末簡

萬歷己卯夏四月朔漳州府推官丁此呂謹識

漳州府知府曹 銑校刻

同知朱一松

沈 植

通判王新民

龍溪縣知縣范鳴諫

漳浦縣知縣朱廷蓋同校

錢唐先賢傳贊

光緒四年
戊寅夏
唐丁氏
鏤泉年

錢塘先賢傳贊一卷

宋袁韶撰韶字彥純慶元人嘗知臨安府請於朝建許由以下三十九人之祠而各爲之傳贊事在寶慶四年至景定五年甲子而祠毀至正二年有呂淵者復其祠重鋟傳贊後二年丙戌浙江等處儒學提舉班惟志序而行之是編猶元時舊刻所紀錄者雖止及一鄉之耆舊其中郎簡謝絳等十餘人亦俱見於正史然是書爲宋人所撰又在元人修史之前於事實多所綜

覈如東都事略謝絳傳稱陽夏人是書稱富陽人考宋史本傳謂其先陽夏人祖諶文爲杭州鹽官令葬富陽遂爲富陽人則是書較爲得實又錢藻改翰林侍讀學士知審官東院卒神宗贈太中大夫而東都事略藻本傳不載又錢勰傳贊載王安石許用以御史勰辭謝安石知不附己命權鹽鐵判官又載奉使高麗御島主金銀器事而東都事略勰傳不載凡此多得之故老流傳頗爲詳贍修故與宋史頗相牴合傳贊亦古雅可誦固非後來地志家夸飾附會之比也

粤自寶慶丙戌歲杭牧袁公韶輯許箕公以下三十有九人請於朝以官鬻售其地若干祠於南山少北新隄之上樹碣以代其繪像且爲之繫贊又徙其觀宇曰旌德者隅其旁以奉之甲子適周據有其觀宇者定香貓流也且毀其祠悉佃其祠地幷仆其碣貨於拂坎者然湖山雖在而頹基遺址竟蕪於荒草野田至樵兒牧豎亦能指其彷彿而惻然大夫士過而覽之者此心其有不盡傷者乎亦未知曷日可復其舊觀得慰其高山景行之思也良士呂淵且念皇朝

通制內一款前代名人遺迹不許折毀事敬恭佩服久矣復徵諸圖志其盛迹有不可湮墜者先捐己帑葺修其寺廡至正二年以所置膏腴田五畝爲本寺常業代佃其故祠地間之於有司每歲倍其官租錢以五十緡輸之於是盡捽經營堂宇廊廡悉循舊制非利祿計非子孫謀也觀者爲之歎息益重其成功之不易易也吁昔寶慶之緐此也以其德行可師節概可法功業可尚至內而女師亦可睎其軌範於名教不爲小補使感於心者得之於目焉今呂氏以鄉者得之於目至於老而不忘於心仍以三十九人繫

贊錢諸梓非徒爲士民游覩之具且使其心抑有所感慕於無窮然人心天理人所具有吾不知昔之毀壞者爲何心也雖然緐之者有司也復之者呂氏也然其事之昔今孰難孰易昭然不可誣呂不唯此也外置其山地一十五頃歲時以供祀享故祠田畝爲羽流蔽匿亦且經理而復其固有焉余因其復得舊圖本而重刊其事輒序其始末於前序之後庶來者知有所考云時至正丙戌上巳日奉政大夫江浙等處儒學提舉班惟志謹識

袁韶奏建先賢祠疏

伏覩乾道中忠定史越王以故相鎮越於鏡湖立先賢祠凡會稽先儒高士揭名分享遂爲一郡盛典邇者復賜緡錢葺而新之又金陵因卞壼舊宅亦取江左諸賢萃爲一祠皆所以尊禮名賢昭示民則之誼杭居吳會爲列城冠湖山清嘉人傑代生踵武相望祠祀未建實爲闕文仰惟聖神御極萬化維新飾治以文增光儒道其在首善之地若茲遴禮可不搜舉而振起之平臣韶承乏京邑職在宣化昨以三賢祠

宇位置弗稱已更諸爽塏獨先賢祠典未秩營度有日擇勝艮艱近聞南山之北新隄之上居民有以居廬園池求售者因捐公帑以酬其直計緡錢七千有奇嘗躬往相視其地前挹平湖四山環合夷曠窈深今欲建立堂皇表以臺門翼以廊廡繚以垣牆通以橋梁翬爲嚴奉先賢之所併欲稽考歷代史傳及百家之書郡志所載凡忠臣孝子善士名流有德行節義學問功業足以表世勵俗者詮次事實譔像贊述勒諸堅珉列置堂中將以旌前哲而淑方來隆上都觀萬國其於致化實非小補涓日鳩工以次興建所合具申朝廷乞劄下本府以憑遵守施行

王堅旌德觀記

皇帝嗣立之明年改元寶慶既進賢舉艮以厲在位又褒表先朝儒學之望且訪其後而官使之意嚮所形天下風動九月吉日知臨安府袁公韶言於朝曰聖明御極留神治本徵臣承乏輦轂下將何以宣布上旨爲列州率錢塘爲浙右都會名人鉅公前後相望獨未有論次章述者今將考此邦人物倣會稽故事剏爲祠宮俾國人有所矜式庶教道其有補朝廷嘉焉即日報可擇南山下新隄之上水環其地平湖

滿抱林巒映發夷曠靜深爲之區畫外堂內室周以廊廡門垣橋徑各當其置涓辰賦工民以悅從遂采撫郡志旁搜史籍上下數千載間得全節之士自許筭公以下三十有一人女婦之以孝烈著者五人輯其生平大槩製贊刻石列之堂室以代繪像又明年移玉宸宮於其側俾掌薰潔之事請易其額曰旌德觀今丞相魯公爲大書而揭之既訖工屬墅爲記墅聞目接固有與之俱化者矣若居雖同里而生不同時其得於父兄長老之傳如楚國先賢襄陽耆舊一傳所載士大夫或

未必盡知而凡民何從知之況六飛移蹕今已百年物繁俗靡出城不踰步湖山之麗甲天下良辰美景婆娑游衍又安知許巖高節之在此都也今也周旋祠下挹志士之流風識正女之嘉行將有起敬起慕若醇醒而夢覺者是豈不爲感發人心之地哉公於先賢去取之際進德行而退文藝先節義而後功名使聞之者有益蹈之者無弊權度森然莫不歎其精且詳也竊考國家盛時以三司開封爲天下劇任號稱省府必用清流而異時登擢後異往往由此其選蓋本之儒術以觀其識投之盤錯以觀其能祖宗詳

試人材蓋有深意官制行三司職歸戶部而行都繁穰視開封則一公幸遇先帝自軍器少監擢兼府事歷司農太府遂由地官貳卿而陟文昌六載於茲淵源流通而上有餘財條教明清而下無犯令羣情肅穆百廢具舉省府二任處之裕如非平時學問明於體用則酬酢事物焉能從容不迫審所先後之若此耶先賢名氏傳贊紀述詳矣茲略不敘獨敘建堂本意於以表明時宅牧得賢之美且著京邑所以承流宣化之意俾後來觀者知所取則焉

錢塘先賢傳贊

陶唐許箕公　　宋　袁　韶　撰

公字仲武諱由隱於箕山師於齧缺堯知其賢遜以帝位公聞之乃臨河洗耳每飲無栝器以手捧水或遺一瓢得以操飲飲訖挂木上風吹歷歷有聲公以爲煩去之死後堯謚曰箕公按樂史寰宇記杭州靈隱山公嘗隱於此入山忘歸因名曰稽留山今中天竺左山是也昌化縣西北六十里有千頃山父老亦相傳云公故居縣境又有溪名洗耳灘事見莊子疏并臨安志贊曰

錢塘先賢傳贊

一身遼廓　萬物土苴　黃屋垂裳　何有於我
洗耳之泉　晝夜不舍　稽留之山　可眇天下

漢嚴先生

先生字子陵諱光一諱遵少有高名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即位先生乃變名姓隱帝思其賢物色訪之齊國言有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乃備安車玄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車駕幸其館臥不起帝即其臥所撫其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爲理邪先生良久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固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歎息而去復引入論道舊故因共偃臥以足

加帝腹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座帝矣曰朕故人殺
子陵其臥耳除爲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富
今爲富陽縣後人名其釣處爲嚴陵瀨年八十終於家事見後漢書
贊曰
甄殷陶周　起渭去莘　先生奚爲　畢世隱淪
西都之季　氣節不伸　以此助理　匪絜其身

吳將軍陵公

將軍字公績諱統餘杭人孫權征江夏時呂蒙敗其
水軍而將軍爲前鋒先薄其城於是大獲權以爲承
烈都尉與周瑜等拒破曹操於烏林雖在軍旅親賢

接士輕財重義有國士之風從往合肥時權徹軍魏
將張遼等奄至將軍率親近三百人陷圍扶扞權出
敵己毀橋橋之屬者兩板復還戰左右盡死身被創
度權己免乃還痛親近無反者悲不自勝權引袂拭
之謂曰公績亡者己矣苟使卿在何患無人拜偏將
軍病卒權聞之拊牀流涕使張承爲作銘誄二子年
數歲權養於宮客進見呼示之曰此吾虎子也事見三國志贊曰

蜮視曹瞞　霆掃蜂蝗　翼蔽仲謀　脫危虎尾
忠不顧身　有實無二　豈曰兵家　爲古國士

先生字子安諱平錢塘人研覽墳索徧該百氏姚信
賀邵之徒皆從受業吳時舉茂才累遷臨海太守政
有異能孫皓初謝病還家崇悅儒學吳平太康中頻
召不起年六十九卒有詔追謚文正先生賀循勒碑
紀其德行事見晉書贊曰
涵古茹今　殫見洽聞　津航學海　從者如雲
周粟雖甘　其忍去殷　文正之謚　汗簡流芬

晉中尉褚公

公字季雅諱陶錢塘人少而聰慧清談閒默以墳典

自娛年十三作鷗鳥水碓二賦見者奇之嘗謂所親
曰聖賢備在黃卷中捨此何求州郡辟不就吳平召
補尚書郎張華見之謂陸機曰君兄弟龍躍雲津頗
彥先鳳鳴朝陽謂東南之寶己盡不意復見褚生機
曰公但未覩不鳴不躍者耳華曰故知延門之德不
孤川嶽之寶不厭矣遷九眞太守轉中尉卒事見晉書贊
曰
龍躍鳳鳴　人物之盛　雖有他樂　亦不敢請
晚覩清姿　矍然興敬　吾善者師　心會神領
晉孫先生

先生字文度諱晷富春人恭孝淸約學識有理義每
獨處幽閤之中容止瞻望未嘗傾邪躬親隴畝訏誦詠
不廢欣然獨得父母起居嘗饌不離左右富春道經
江川父難於風波每乘籃輿躬自扶侍兄嘗篤疾經
年躬侍藥石聞人之善欣若有得聞人之惡慘若有
失見人飢寒竝周贍之寒同衾食同器年饑人有刈
其稻者先生自刈送與鄉鄰感愧司空何充檄爲揚
州主簿司徒蔡謨辟爲掾屬竝不就卒年三十八朝
野嗟痛之事見晉書贊曰

造物與游　盡性窮理　閫室不欺　佩仁服義

禹稷同道　飢溺猶己　天嗇其年　如顏之死

宋龍驤行軍卜壯侯

侯史逸其字諱天與餘杭人善射容貌嚴毅文帝使
教皇子射元嘉中爲廣威將軍領左細仗元凶劭人
弒事變倉卒舊將羅訓徐牢皆望風屈謝侯不暇被
甲執刀持弓疾呼左右出戰徐牢曰殿下入汝欲何
爲侯罵曰只汝是賊手射劭於東堂幾中逆徒擊之
臂斷乃見殺孝武卽位贈龍驤行軍益州刺史諡曰
壯侯事見南史贊曰

惟節與誼　天下大閑　果果龍驤　爲人所難

死輕鴻毛　名重泰山　兇徒逆儔　胡不厚顏

宋范先生

先生史逸其字諱叔孫錢塘人少而仁厚周窮濟急
里人疾病必躬往郵療或貧無藥餌饘粥資皆給之
不吝所獲全活者甚眾歲饑民多疫里有父母兄弟
同時死者數家喪屍經日不收親鄰畏遠莫敢營視
先生悉備棺槨親往殯瘞鄉曲貴其義行莫有呼其
名者宋孝武孝建初除竟陵王國中軍不就卒事見南史
贊曰

世降俗漓　貨力爲己　鄰有急難　睨而不視
溫溫德人　藥疾槨死　榆陰孟亭　必恭敬止

齊褚先生

先生字元璩諱伯玉錢塘人少有隱操寡嗜欲年十
八父爲之婚婦入前門先生從後門出遂往剡居瀑
布山性耐寒暑三十餘年隔絕人物王僧達爲吳郡
堅禮致之至郡信宿交數言而退宋散騎常侍樂詢
行風俗表薦之召聘本州議曹從事不就齊太祖卽
位手詔吳會二郡以禮遣辭以疾敕於剡中白石山
立太平館居之卒年八十六事見北史贊曰

瀑布長虹　難比其潔　剡山白石　莫抗其節

蒲壁空還　不受羈紲　館巖之阿　太平日月

齊顧先生

先生字景怡一字元平諱歡鹽官人家貧鄉中有學舍無以受業於舍壁後倚聽無遺忘者夕則然松節讀書或然糠自照及長篤志不倦母亡水漿不入口六七日遂隱不仕於劉天台山開館聚徒受業者常百人讀詩至哀哀父母輒執書慟泣受學者廢蓼莪篇齊高帝輔政辟爲揚州主簿及踐阼乃至稱山谷臣進政綱一卷優詔稱美東歸賜麈尾素琴永明元年召爲太學博士不起卒於劉山事見南史贊曰

錢塘先賢傳贊　六

寒松怪節　殘膏腹笥　蓼莪廢詩　晉哀是似

山谷諫編　蛛網金匱　南風帝琴　草堂流水

齊杜先生

先生字景齊諱京產錢塘人少恬靜閉意榮宦專脩黃老郡命主簿州辟從事稱疾去孔珪陸澄沈約表薦之以奉朝請召不至於會稽雲門山聚徒教授建武中召爲員外散騎侍郎先生曰莊生持釣豈爲白璧所回辭疾不就卒子諱棲字孟山刺史齊豫章王寢疾棲盡禮及長好學博通經史然謙敬不以所長驕人祖母患癰常自含吮與人言常恐傷物居家不出晨夜不罷哭朔望節歲絕而復續嘔血數升至祥禫

暮春夢見其父慟而絕事見南史贊曰

軒冕市朝　醯雞舞甕　肥遯邱園　道義爲重

子亦謝官　菽水歸奉　橋梓俱零　死生同夢

梁太中大夫范公

公字子元一字顒彥諱述曾錢塘人幼好學從餘杭呂道惠受五經道惠曰此子必爲王者師齊高帝引爲文惠太子師友遷太子步兵校尉公爲人謇諤在官多所諫爭太子左衞率沈約以方汲黯明帝即位爲永嘉太守爲政清平不尚威猛畎俗便之勵志清白不受饋遺明帝下詔褒美召爲游擊將軍郡送故

錢塘先賢傳贊　七

舊錢二十餘萬一無所受唯得白桐木火籠朴十餘枚而已公生平奉祿皆以分施及老壁立無資粱時爲太中大夫卒事見南史贊曰

帝師之學　惜不逢時　謂謂忠諫　汲直之道

秩二千石　秋毫無私　家徒壁立　萬古清規

梁范先生

先生字伯珪一字長玉諱元琰錢塘人父死方童孺哀慕盡禮及長好學博通經史然謙敬不以所長驕人祖母患癰常自含吮與人言常恐傷物居家不出城市雖獨居如對賓客家貧以圃蔬爲業嘗出行見

人盜其菘遽退走母問盜者爲誰答曰向所以退長
其愧恥今啟其名願不泄也或有涉溝盜筍者因伐
木爲橋以度之盜大慙一鄉無復草竊齊建武召爲
曹武參軍梁天監九年揚州刺史臨川王宏辟命皆
不至卒於家事見南史贊曰

抱甕生涯　山澤臞儒　匿瑕之德　熏浹里閭
跨齊歷梁　蕭然隱居　孰云好爵　不如園蔬

梁記室褚公

公史逸其字諱脩錢塘人父仲都善周易爲當時之
冠梁天監中歷五經博士武陵王紀爲揚州引爲宣

惠參軍兼記室公少傳父業性至孝父喪毀瘠過禮
及丁母憂水漿不入口二十三日每號慟輒嘔血以
毀卒事見南史贊曰

賾探義文　學鄙歆向　孝通於天　曰嚴與敬
溢米廢飡　苫蘆滅性　超絶古今　冠冕百行

唐太常卿褚康公

公字希明諱亮錢塘人少警敏博覽圖史一經目輒
誌於心太宗爲秦王時授王府文學高祖獵親格虎
懇福致諫王每征伐公在中軍有禪輔之益貞觀中
累遷散騎常侍封陽翟侯卒年八十八贈太常卿諡
曰康陪葬昭陵初太宗爲天策上將軍寇亂稍平乃
作文學館收聘賢才訪以政事討論墳籍於是公與
杜如晦房元齡等咸在選號十八學士命圖其像使
公爲之贊天下慕向謂之登瀛州事見唐書贊曰

潛龍將翔　霧雨先集　貂珥蟬聯　康濟鴻業
鳩杖之歸　遺恨黃閤　蒼梧白楊　始終遇合

唐太尉褚公

公字登善諱遂良康公子太宗將有事泰山公諫詔
罷封禪遷諫議大夫兼知起居事帝欲自討遼東公
固勸無行帝寢疾召公曰漢武帝寄霍光劉備託諸

葛亮朕今以太子委卿矣高宗即位拜右僕射帝將
后武昭儀公入諫曰先帝疾甞語臣我兒與婦今付
卿德音在陛下耳可遽忘之皇后無過不可廢且昭
儀昔事先帝身接帷第今后之奈天下耳目何因致
笏殿階叩頭流血曰還陛下此笏句歸田里帝大怒
左遷潭州都督貶愛州刺史卒德宗追贈太尉事見
唐書贊曰

受遺老臣　立朝孤忠　事有至難　遑恤我躬
逐鼂湘水　貽禍漢宮　委階之笏　光摩蒼穹

唐禮部尚書褚文公

公宇宏度諱無量鹽官人刻意墳典尤精禮司馬史記擢第除國子博士中宗將南郊祀欽明建言皇后爲亞獻公固爭以爲郊祀國大事折衷莫如周禮后不應助祭惟漢有天地合祭皇后參享事末代瀆神事不經見不可爲法左遷散騎常侍母喪廬墓左鹿犯所植松柏公號訴曰山林不乏忍犯吾宰木邪自是羣鹿不復帳觸公爲終身不御其肉喪除復故官帝將幸東都而太廟壞姚崇言廟本苻堅故毀不宜罷行公鄙其言乃上疏諫以爲不足聽卒贈禮部尙書謚曰文事見唐書贊曰

發揮聖眞 經緯邦國 端憂言歸 廬在空谷
松柏滋榮 麀鹿攸伏 惟孝惟忠 其人如玉

唐荆州大都督許公

公史逸其字諱遠新城人寬厚長者明吏治祿山反或薦於玄宗拜睢陽太守張巡拔眾至睢陽與公合祿山死慶緒遣尹子琦將勁兵十餘萬攻睢陽公自以材不及巡請稟軍事而居其下專治軍糧戰具子琦敗詔拜侍御史子琦復圍城公與巡親鼓之賊潰追北數十里七月賊復圍城城中食盡士多餓死巡殺愛妾公亦殺奴僮以啗卒至羅雀掘鼠煮鎧甲以食賊知外援絕圍益急十月城陷公與巡俱執初子琦議生致一人慶緒所乃送公洛陽至偃師不屈死詔贈荆州大都督立廟睢陽歲時致祭大中時圖像淩煙閣今新城有忠烈侯廟贊曰

氣吞軋犖 屈事髯張 鯁賊喉牙 爲國金湯
壯哉義士 魂兮故鄉 名存忠烈 廟食相望

唐章先生

先生史逸其字諱成緬於潛人貞元八年喪母廬於墓側手植松柏十五年墳側生紫芝十三莖烏鵲來巢麋鹿共處長吏以聞十七年四月敕旌表門閭賜

粟帛州縣存問復賦稅按唐書孝友傳序唐二百八十八年天下以孝悌名通朝廷者凡一百五十有八皆得書於史官內餘杭郡居者三人先生與何公方公是也何公諱公弁方公諱宗史皆稱事親居喪著至行事實無考今附見於此云贊曰

終唐之世 垂三百年 於杭大州 得三八焉
孝通神明 維德之全 殺青闕文 我永其傳

後梁吳越王武肅錢公

武肅字具美諱鏐臨安人幼時與羣兒戲大木下指麾號令皆有法羣兒憚之及壯善射與樂黃巢掠浙

東武肅出奇兵邀擊巢不敢犯臨安劉漢宏遣弟漢
宥屯西陵武肅萃十八都兵斫其營又與漢宏遇戰
大敗之遂破越州董昌反武肅遣顧全武攻昌執昌
歸杭州昭宗拜爲鎭海鎭東軍節度使加檢校太尉
中書令賜鐵券詔圖形淩煙閣武肅游衣錦城宴故
老山林皆覆以錦梁太祖卽位封吳越王游衣錦軍
作還鄉歌曰三節還鄉兮擁錦衣父老遠來相追隨
牛斗無孛人無欺吳越一王駟馬歸卒年八十一謚
武肅事見五代史贊曰

匹馬一呼　奄有吳會　擴而藏之　百年有待

錢塘先賢傳贊　三

子孫其昌　生民永賴　錦衣故城　山川不改

後梁給事中羅公

公字昭諫諱隱新城人連舉進士不中遊於池之梅
根浦池守竇滿營墅居之唐光啟中錢武肅治吳越
辟爲從事既又表薦爲錢塘令梁開平中魏博羅紹
威表授給事中年八十餘終於餘杭公性傲睨好譏
評人物爲詞章有氣力工於詩與同姓虬鄴齊名時
人號三羅合狐綯鄭畋李蔚尤敬愛之舊隱江常有
二氣夜亘天後因公與杜建徽生氣不復見議者以
爲文武秀氣所鍾公著讒書六十篇詩號旧乙集行

於世錢塘縣治有公手植海棠云贊曰

浣西草堂　白髮參謀　奇骨非媚　與俗爲仇
嶌江百篇　擬度騷騙　異世一轍　汗漫天游

宋秦王忠懿錢公

忠懿字文德諱俶武肅孫也漢乾祐初襲封吳越王
太祖受命遣子入貢王師討江南以爲東南招撫制
置使李煜貽書曰今日無我明日豈有君忠懿不答
以書來上率兵拔常州又遣將平潤州來朝京師歸
國視事功臣堂徙坐東偏曰西北神京在焉天威不
違顏咫尺豈敢寧居乎太宗卽位忠懿來朝以十三

錢塘先賢傳贊　三

州表獻闕下詔封淮海國王改賜寧淮鎭海崇文耀
武宣德守道功臣端拱元年八月卒是夕有大星墮
正寢追封秦王謚忠懿忠懿雖極富貴性儉素自奉
甚薄常服大帛之衣幃帳茵褥皆用紫綃云事見國史贊
曰

眞人龍興　揮斥六合　我有土田　圖獻閭閻
吳芮分茅　忠臧令甲　煌煌大星　流光累葉

宋吏部侍郎郎公

公字叔廉諱簡臨安人幼貧借書錄誦中進士第爲
福清令浚石塘陂祝廢田百餘頃邑人祠之調隨州

推官召對眞宗曰歷官無過而無一人薦是必恬退者特改祕書省著作佐郎知滁州興學養士一變其俗滁自是有舉進士者歷知泉明越諸州以尚書工部侍郎致仕卒年八十九贈吏部侍郎公性和易喜賓客卽錢塘城北治園廬自號武林居士見人有疾病必拯療之鄉人慕其德孫沔知杭州榜其里門曰德壽坊後改仁壽坊事見國史贊曰

名遷公車　萬乘知己　膏馥詩書　嶺嶠洙泗

遨頭倦游　宴林視汜　暨國刀圭　乃砭州里

宋知制誥謝公

錢塘先賢傳贊　十四

公字希深諱絳富陽人天聖中河決滑州公上疏曰按洪範京房易傳政令逆時水失其性則壞國邑傷稼穡比來干邪者易進守道者數窮政出多門俗喜更進直道辭甚切至徙三司度支判官請罷內降凡詔令皆由中書樞密院然後行擢知制誥判吏部流內銓太常禮院吏部舊擬官職田多不均公覈其實以多寡爲差至今便之使契丹還請知鄧州卒公以文學知名一時爲人修潔醞藉所至大興學舍嘗請諸郡立學好施宗族喜賓客卒之日家無餘貲事見國史贊曰

決河之諫　砥柱頹波　爰田之均　聚量取禾

象璜眾建　子矜肩摩　乃言底績　其德不瑕

宋諫院錢公

公字子高諱彥遠父易弟明逸暨公竝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公遂以太常博士擢尚書祠部員外郎知潤州時旱蝗民乏食公發常平倉振拯之部使者詰其專且擢價公不爲屈召爲右司諫請罷數赦擇牧守增奉入以養廉吏息土木以省功費遷起居舍人直集賢院知誥院時楊懷敏妄言契丹宗眞卒乃除入內副都知內侍黎用信以罪竄海島赦歸遷豪邁其任言職數有建明後卒於官事見國史贊曰

錢塘先賢傳贊　十五

得環衛官許懷德高年未謝事公上疏極論之及言楊景宗郭承祐闔茸小人宜廢不用多見聽納公性嫉惡取不其德不瑕

大科異等　一翁二季　白眉最良　德稱其位

玉立朝紳　霜清諫紙　卓犖如公　百年有幾

宋和靖林先生

先生字君復諱逋錢塘人少孤刻志爲學放游江淮歸結廬於西湖之孤山眞宗聞其名賜粟帛詔州縣長吏歲時勞問先生有隱操居西湖二十年足跡不至城市善行草爲詩孤峭澄淡就輒棄去或謂先生

何不錄所著以傳後先生曰吾終志林泉尙不欲取名於時況後世乎先生不娶無子卒年六十一仁宗賜謚曰和靖先生先生將終有詩云湖上青山對結廬墳前脩竹亦蕭疎茂陵他日求遺草猶喜曾無封禪書詩集今行於世先生葬舍側紹興中建四聖殿於孤山凡家隧悉遷之詔特存先生墓且命加封葺焉事見國史贊曰

優游林壑　清畏人知　爾梅多事　漏吾天機
長風孤鶩　秋鶴與飛　山高水深　無成無虧

宋翰林學士沈公

公字文通諱遘錢塘人祖蔭補郊社齋郎舉進士第一大臣疑己仕者不得爲第一乃置第二後遂爲故事累遷知制誥出知杭州英宗召見勞問除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遷右諫議大夫翰林學士羣牧使丁母憂上惜其去賜黃金百兩公居喪日一食既葬廬墓側以卒幾四十歲公爲人俊敏通世務杭公鄉郡也郡人有貧不能葬及女子孤無以嫁者以公使錢葬嫁數百人娼優養良家女爲已子者奪歸其父母令行禁止事至立斷眾駭服屏息不敢犯其治開封亦然事見國史及臨安志贊曰

伊昔繡游　駭耀閭里　而公之歸　仁及生死
甄花日斜　隧柏風起　哲人其萎　命也天只

宋太中大夫錢公

公字醅老諱藻武肅五世孫幼刻厲爲學茲聖后臨朝公三上書乞還政歷同知起居注知制誥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平居樂易無崖岸而屈官獨守繩墨爲政簡靜有條理不肯徇世取顯數求罷改翰林侍讀學士知審官東院卒神宗知其貧特賻錢五十萬贈太中大夫事見國史贊曰

翩翩王孫　侃侃儒素　國有大疑　庭抗三疏

平生美官　一寒如故　何以贈終　知者明主

公字介夫諱詵餘杭人擢進士累遷知桂州奏言邕去桂十八驛異時經略使未嘗行邊臣願得一往使羣蠻知有大將號令詔可自獦獠定後交人浸驕守帥常姑息公至部使者黎順宗尙偃蹇如故態公召問折諭懾伏而去遂至邕增設壯丁五萬軍聲雄張交人滋益恭遣使入貢還知延州諒祚聲言復攻大順城公謂不稍爲折詘則國威不立乃請留止時服使者及歲賜諒祚聞之大沮始謝罪共貢職改龍圖

閣學士知成都青苗法出公言蜀峽刀耕火種民食
常不足今稅已重脫歲儉不能償逋逃陷之死地願
罷四路使者詔省其三使事見國史贊曰
珊戈鏌鋣　邕桂延廊　航琛聲賚　威行令孚
青苗之議　千喙囁嚅　筆端膚寸　膏澤蠶鬼

宋龍圖閣學士錢公

公字穆父諱勰彥遠子授流內銓主簿陳襄進班簿
神宗稱之襲以公爲對將任以清要官王安石使弟
來見許用爲御史公謝曰家貧母老不能爲萬里行
安石知不附己命權鹽鐵判官奉使高麗凡餽餼皆

弗納歸次紫燕島王遣吏來餉金銀器四千兩公曰
既辭之矣吏泣曰王有命徒歸則死公曰汝可死吾
不可受知開封府勢家貴戚皆斂手自緘哲宗涖政
除翰林學士帝命草章厚謫詞厚極意排詆諷全臺
攻之出知池州卒於官元符末追復龍圖閣學士事
見國史贊曰

戒得若仇　口唾鉤餌　疾惡如風　筆驅蛇豕
孤雲九華　一斥不起　名振雞林　清哉肩使

宋祕閣吳公

公字安中諱師禮錢塘人爲祕書省正字預餞鄒浩
兇建中靖國初擢右司諫改右司員外郎公工翰墨
徽宗嘗訪以字學對曰陛下御極之初當志其大者
臣不敢以末技對聞者奬其知體以直祕閣知宿州
卒公游太學時兄師仁爲正守春秋學他學官惡之
條其疑問諸生公悉以兄說對學官怒鳴鼓坐堂上
眾質之公引据三傳意氣自如江公望時在旁心竊
喜後相遇於泌陽公望謂曰得志當如何曰但爲人
作豐年耳事見國史贊曰

帝學巍巍　游戲弄翰　言當格心　奚止筆諫
常棣專經　谷風其難　施屯豐年　識者三歎

公字純臣諱奕錢塘人崇寧中提舉河北西路常平
治相饑徙東路入對徽宗問行期對曰臣退卽行流
民不以時還則來歲耕桑廢矣上悅西部盜起徙提
刑公自計討賊悉降之入爲開封少尹故時大理開
封治獄得請寶蔽罪其後率任情棄法公言廷尉持
天下平京師諸夏本法且不行何以示萬國請自今
非情法實不相當毋得輒請寶從之遷戶部侍郎內
侍總領左藏予奪頗已視戶部如僚屬公白宰相曰
計臣不才當去之而易能者不可使他人侵其官卽

自劾不稱職詔爲龍內侍卒贈龍圖閣學士事見國史贊曰

鴻雁安居　雖脇悕惠　皇皇者華　君子豈弟
若人侵官　事特其細　投劾以爭　所重國體

宋八行崔先生

先生字庭碩諱貢仁和人端重有學識履行飭備黨里咸敬事之徽宗大觀中詔天下郡縣保任士有孝悌睦婣任恤中和八行者貢人大學司成考驗以聞釋褐命官政和五年郡太守蕭正封舉先生應詔以師禮延致於學授密州文學卒鄉人尊之曰八行先生事見臨安志并國朝會要贊曰

尸祝於庠　惟褚及許　異世竝祠　以盛德故
行歸于周　爲蘧爲矩　仰止高山　尚其踵武

宋太師崇國張文忠公

公字子韶諱九成鹽官人生有異質危坐讀書若與神明爲伍紹興二年廷試對策上及兩宮忠憤激烈第一屢遷除權禮部侍郎兼侍講進講日有食之曰人君之德與日同光及高宗讀之感動垂涕親擢爲第一屢遷除權禮部侍郎兼侍講進講日有食之曰人君之德與日同光及邪心萌起非意已萌女子蕩心權臣執柄則惡氣薰

稔上見於天秦檜不樂以祕閣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落職南安軍居住在南安歷十有四年始放還公居橫浦久自號橫浦居士有尚書中庸大學孝經語孟說理宗踐阼改元寶慶以公有中興明道之功首加褒典御筆特贈太師追封崇國公謚文忠贊曰

閩洛正傳　表微繼絕　道扶中興　十載昭揭
讒波稽天　何傷日月　揚光于今　益暢忠烈

孫氏定夫人

夫人晉虞將軍潭母也富春人孫權族孫女恭順正和甚有婦德夫蚤亡夫人尚少誓不改節諸孤藐爾躬自撫養潭始自幼童訓以忠義永嘉末爲南康太守值杜弢叛夫人勉以必死之義傾貲產以餽戰士遂剋捷及蘇峻亂潭守吳興假節征峻夫人戒之曰吾聞忠臣出孝子之門汝當捨生取義勿以吾老爲累乃盡發其家僮助戰貿環珮以爲軍資拜武昌侯太夫人加金章紫綬潭立養堂於家王導以下皆就拜謁咸和末卒年九十五成帝遣使弔祭謚曰定夫人事見晉書贊曰

烈烈其姜　英英陵母　惟夫人德　一二美具有

虞氏夫人

夫人適晉孫先生磐父諱預初先生聞會稽虞喜隱海鴈有高世之風欽慕其德往從之游喜遂以弟之女妻之是爲夫人先生性至孝夫人克相其德舅姑起居嘗饌不離左右躬薪水井臼之勞欣然自得先生篤學容止未嘗傾倚夫人端莊靖默相敬如賓習俗競事奢麗夫人獨捐棄紈素多御練葛不爲時世妝或訝之夫人曰從吾所好柰何欲相倣邪與先生同志隱居時人號爲梁鴻夫婦事見晉書孫先生傳并世說續編贊

曰

彤史無傳　女師罔詔　展如之人　獨懷清操

野服巖居　名齊德曜　爰表芳徽　來者是倣

馮孝女

孝女唐穆宗時人居錢塘少孤無兄弟母子相依及長不嫁以養母母病侍藥石必親嘗經年不解衣母病益篤思肉食因割股爲糜以進後母死號慟嘔血哀毀骨立既葬傭人結草廬墓下日焚香蔬食刺臂血書佛經仍舍所居宅爲寺令作佛事以薦母長慶三年守以其事聞於朝詔賜束帛仍賜寺額曰報恩

克不嫁死今錢塘縣有孝女南北兩鄉又有孝女墓在寺後山古城頭今寺改名禪智事見臨安志并禪智院結大界相序贊曰

孝之大端　於終於始　有女能之　惟彼男子

靡室靡家　養生喪死　揭名鄉閭　永錫爾類

何氏節婦案四庫全書本缺補今從兩浙志補

何氏唐末五代時人嫁於潛莫氏爲婦夫死年猶盛或勸之嫁誓弗從養姑至孝禮敬飭備黃巢亂後羣盜聚山谷鄰里咸奔徙逃難時姑羸疾臥何氏念不可俱行抱姑涕泣暨賊夜至號慟匄賊曰吾數年寡居以有姑耳今姑老且病不忍去願貸姑死吾死

不恨賊舍其姑掠何氏以去至巢穴將污之殺所掠宅婦女植刃於傍使之懼何氏計無出乃詭請櫛沐更衣賊許且使人伺之須臾具妝澤舉止言貌自如伺者玩稍懈遂解襦自經賊驚視已死義而瘞之事見朝野遺事贊曰

臨難守節　哲士難之　惟此烈婦　白刃弗移

殺身成仁　其甘如飴　松柏之心　匪姑焉知

盛氏孝婦案四庫全書本缺傳贊今從咸淳臨安志補傳西湖志補贊今從咸淳臨安志補

昌化縣民章欽子婦事舅姑恭謹躬紡績烹飪以養欽妻何氏性急盛氏怡聲下氣伺顏色終日侍立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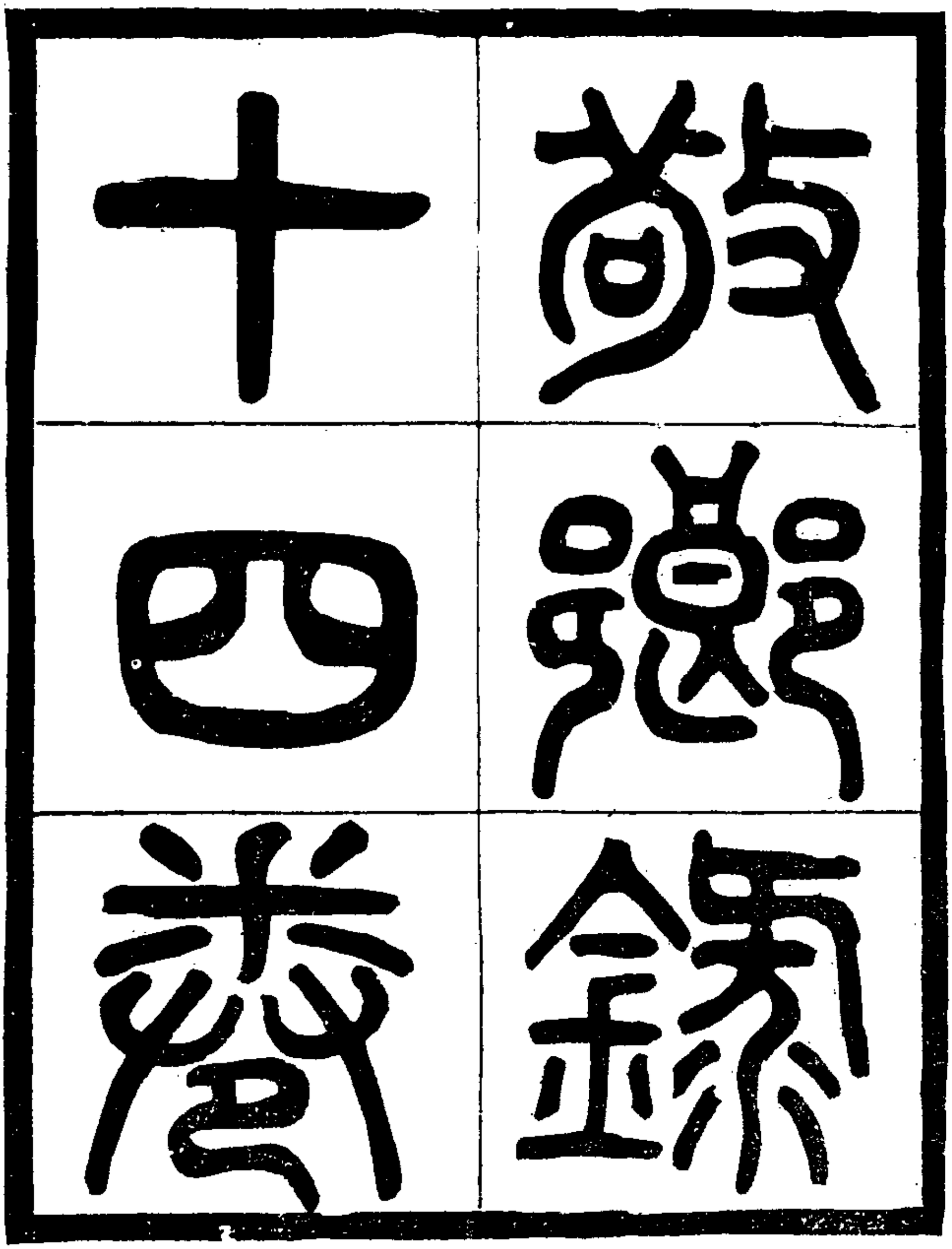
情容處娣姒敬順和睦亦皆化之姑病貧無醫藥資且乞甘旨盛氏鬻簪珥裙襦爲費姑病劇盛氏聞人言病者餚人肝則愈乃閉閣援刀剖脅取肝爲常膳以進長姒潘氏亦割股焉爲姑食而愈時政和六年七月權知州事薦運使劉既濟上其事詔旌表門閭以國

史乾道志嘉泰志俗贊曰

婦之事姑　難於事親　乃眷淑德　今昔異聞

里閭表懿　史冊揚芬　閨門之化　式是國人

錢塘先賢傳贊終



宋紹興二十四年婺通守洪遵修東陽志其記當代人物僅僅數人蓋斷自渡江以前理則宜然而其所記有下及紹興者又不盡用此例則所遺固多且仙釋之徒與賢士大夫孰愈若滕章敏宗忠簡輩又皆出乎其前而不見列何也最後事類一卷凡稗官小說怪誕猥褻之事涉於婺者悉不棄博則博矣無乃詳於所不必錄而略於所當錄者乎按吾婺昔綵會稽後爲東陽郡以至於今千幾百年矣晉魏以前如江治中王徵士非劉孝標之文則莫得而知郡志亦失考而賴是以傳然猶不得其名信乎記載之不可闕也況自宋中葉以來材賢繼出其顯於靖康炎紹之際者皆生於嘉祐以後

涵濡之深風氣之開豈苟然哉忠義功名宗公當爲第一下逮乾道淳熙呂太史道德文章鄒魯一方師表百代視前世又遠過焉於是名卿賢相牧伯大魁碩儒名人偉士肩摩踵接蓋不可勝數而其季年北山何公魯齋王公則又紹紫陽之的傳至今私淑者猶不失其正亦盛矣哉夫其名爵在史編論著在天下章章傳頌之決不遂泯沒無俟纂集可也特沈微不著者遺文逸事稱道殆絕或地望舛錯久亦失眞逝者有知豈無憾於冥冥耶愚不自量旣集錄蘭溪諸賢因及一郡茲事體重而聞見單寡不能盡知故所錄僅止此方且與同志博考而具載之非敢有所取舍也然初意主於表微而并及顯者其或人文俱顯錄所弗及者亦不無微意焉吁

提要

謹案敬鄉錄十四卷元吳師道撰師道字正傳婺州蘭溪人至治元年進士仕至禮部郎中以宋婺州守洪邁東陽志所記人物有遺闕因集錄其鄉賢梁迄北宋每人先次其行略而附錄其所著詩文亦有止著其目者明正德間金華守趙鶴有金華文統十三卷益祖是書爲之然較之是書既多複出復有闕遺如是錄載潘良貴矯齋記靜勝齋記答雷公達書君子有三戒說四篇而文統止載矯齋記及答雷公達書三篇刪汰殊無義例則是錄實爲博要金華代出諸賢之淵藪也師道所錄全在元人以前文獻傳流尤可貴惜若宋方符所編宗忠簡遺集師道謂不及見故集中封事諸篇此錄不載然此錄有贈雞山陳元四秀才五言一首輯諸賢小傳猶在宋史未成以前故多有異同參互之事若謂梅執禮密與諸將謀奪萬勝門夜入金營劫二帝歸范瓊以爲無益獨呉革與趙子方結軍民得衆數萬王時雍徐秉哲聞之懼使瓊泄謀于金師宋史及東都事略本傳俱不載其詳附見於此又若宋史載嘉定十四年三月丁亥金師破黃州知州何大節棄城遁死己亥金師陷蘄州知州事李誠之死之是錄載李誠之死事與宋史合而于何大節之遁是錄初謂齊安官吏士民過武昌復自還齊安固守半月城破金師擁入大節死于赤壁磯下則大節實未嘗遁此事與宋史頗異亦可以資考證元好問中州集爲世所重以其詳于篇章並核于事師道此書又豈出好問下歟

梁劉峻字孝標平原人隱金華山事見本傳及文選注孝標所自序郡志山之紫微岩乃其講授處清修寺卽故宅也峻嘗撰類苑一百二十卷不傳世說注行世諸文間見文則十仞洞底膚寸雲合必千里雨散信卓犖爽塏神居奧宅是以帝鴻遊斯鑄鼎雨師寄此乘煙故澗勒赤松之名山貽緇雲之號近代江治中奮迅泥滓王徵士高拔風塵龍蟠鳳棲咸萃茲地貢由碧澗素石可致幽人者哉金華山古馬鞍山也蘊靈藏聖列名仙牒左元放稱此山云可免洪水五兵可合神丹九轉金華之首有紫巖山山色紅紫遂以爲稱靡迤坡陁下屬深陼巉巗峩嶷嶙上虧日月登自山麓漸高漸峻羣路迴隘魚貫而升路側有絕澗閘庳豁俯窺木杪焦原石邑匪獨危縣至山將半便有廣澤大川皐陸隱脈千之葺

宇實在斯焉沂居三而迴山周遶有象邪郭前則平野蕭條目極通望東西帶二澗四時飛流泉清澗微霍滿瀝生響迴波跳沫洶涌成音並漕濆通引交渠綺錯懸溜瀉於軒甍激湍迴於階砌供帳無梗汲盥漱息瓶盡風搖衡之樹梓桂樟之木分形異色千族萬種結朱實包綠裹杌白蒂抽葉垂蔭森楠蠹朱蓼捎風鳴籟垂條櫚戶布葉房櫳中谷澗濆花蓋攢列至於青春緩謝萍生泉動則有都梁含馥懷香送芬長藥負霜宜男泫露芙蕖紅花照水皐蘇縹葉從風漘軒遠眺鍋憂忘疾正阿曲陵衆藥灌叢地髓抗莖仙筋抽節金鹽重於菊壁玉蕊貴於明珠可以養性消疴還年駐色不藉淮灸黃散勿用負局紫芝翻禽翔鳥風胎雨穀綠翼紅毛素綬翠

蕭蕭毛羽翫翫好音興狎池圖旅食雞鶩若乃鳴日伺晨鼓類鐘鼓鳴蛙候曙聲象琴瑟玄猿薄霧清嘯飛猱乘煙誄吟嘈噭嘵悅心娛耳諒所以跨躡管簫韜軼笙簧宅東起招提寺背巖面壑層軒引景遂宇凌空博敞閒虛納祥生白左睇右睨仁智所居故碩德名僧振錫雲萃調心七覺誕訶五塵郁烈戒香浴慈定水至於薰爐夜爇法鼓旦闔予則貼履摳衣躬行頂禮詢道哲人欽和至教每闔此河紛更彼岸永寂熙然若登春臺而出宇宙惟善是樂豈伊徒言寺東南有道觀亭亭崖側下望雲雨蕙棲菌樹隱曖林篁飛觀列軒玲瓏煙霧日來御粒之氓歲次祈仙之客餌星髓吸流霞將乃雲衣霓裳乘龍馭鶴觀下有石屏巉峙中澗雕琢刻削

頹類人工濯流源洄涌決咽電擊雷吼駭目驚魂寺觀之前皆植修竹檀欒蕭颯被陵緣阜竹外則有良田區畛通接山泉膏液鬱潤肥腴鄰自史漳莫之能儗紅粟流溢鳧雁充厭春醲旨膳碧雞冬蕈味珍霜鶵穀巾取於江嶺短褐出自中園菟蔣逼側池湖菅蒯駢填原隰養給之資生生所用無不阜實藩籬充仞崖嵽歲始年季農隙時閒濁醪初齊清醥新熟則有田家野老提壺共至班荊林下陳樽置爵酒酣耳熱屢舞讙呶盛論箱庾高談穀稼嗈嗈謳歌舉梧相酬人生樂耳此懽豈嘗若夫蠶而衣耕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晚食當肉無事爲貴不求於世不忤於物莫辨榮辱匪知毀譽浩蕩天地之間心無怵惕之驚豈嵇生齒劍揚子墜閣較其

優劣者哉

古風

自昔厭喧囂執志好棲息嘯歌棄城市歸來事耕織鑿石窺巖嶕嶢開軒望嶄前激水欄前流修竹堂陰植香風鳴紫鵲高梧巢綠翼泉脈洞杳杳流洑下不極彷彿玉山猥想像瑤池側夜誦神仙記曉吸雲霞色將御六龍輿行從三島食誰敢金門士撫心論胸臆

右靈岩古刹聞昔乃孝標之故宅此地上接紫薇岩雙龍洞天想其一時飛展上下予峰紫翠之間左浮江而右淇崖風致猶目前也雖遺迹不可追企兩泉石景響常存寺之法堂重葺以山栖志舊文鐫之此文雖齊梁間餘體而文抑別有所傳耶兼其題引文字特亦小異今並存之以伺知者師道識按此本止一篇

古雅特可喜中所謂流洑者蓋洞天之水也

咸淳丙辰良月之三日北山何基識

右兩篇詳略不同而詩又前篇所無或者何先生節取天唐駱賓王義烏人仕至臨海縣丞事見唐史本傳及郡志有集十卷類說本事詩紀宋之問遊靈隱寺夜吟得首聯有老僧坐大禪床上續之終篇遲明訪之不復見寺僧曰此駱賓王也徐敬業之敗與其逃將帥慮得罪求類二人者函首獻故敬業爲衡山僧賓王亦落髮偏遊名山按傳稱賓王亡命不知所之蜀本集序亦云廣陵起義不捷遁逃

其說皆合云

靈隱寺

驚巖鬱岩巃龍宮鎖寂寥樓觀滄海日門聽浙江潮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捫蘿登塔遠刳木取泉遙霜薄花更發冰輕葉互凋待入天台路看予渡石橋

在軍登城樓

城上風威冷江中水氣寒戎衣伺日定歌舞入長安

挑燈杖

稟質非貪熱焦心豈憚熬終知不自潤何處用脂膏

易水送人

此地別燕丹壯士髮衝冠昔時人已沒今日水猶寒

詠塵

淺波起羅襪含風染素衣別有知音調聞歌應自飛

玩初月

忌滿光恆缺乘昏影漸流自能明似鏡何用曲如鉤

螢火賦 并序

余猥以明時久遭幽絷見一葉之已落知四時之將終愴夜對飛蛾之赴燈類君子之有道入暗室而不欺同至人之無迹懷明義以應時處幽不昧居照斯晦隨隱顯而動息候昏明以進退委性命兮幽玄任物理兮推遷化腐木而含彩集枯草而藏煙不貪熟以苟進每和光而曲全豈如鎔金而自鑠寧學膏火之相煎陋蟬蜩之習蛻怵蠛蠓之慕羶匪傷蜂蚋之夕不羨鵬鶴之年搶榆飛而控地搏扶起而垂天雖小大之殊品豈逍遙之異筌夫何化之斯化無使然而自然

會於精靈夫何患於異類況乘時而變含氣而生雖造物之萬殊亦昆蟲之一物應節不愆信也與物不競仁也逢昏不昧知也避日不明義也臨危不懼勇也事沿情而動興理因物而多得感而賦之聊以自廣云爾

伊玄功之播氣有丹鳥之賦象順陰陽而亭毒資變化而涵養每寒潛而暑至若知來而藏往既發揮以外融亦含光而內朗若夫小暑南收大火西流林塘改夏雲物迎秋忽凌虛而赴連乍排叢而出幽如火色之宵映如夜光之暗投逝將歸而未返忽欲去而中留入槐榆而焰發若改燧而還周繞堂皇而影泛疑秉燭以嬉遊點綴懸珠之網隱映落星之樓乍滅乍興或聚或散居無定所習無常玩曳景周流飄光凌亂泛灩乎池沼徘徊乎林岸朕火井之沈熒似明珠之出漢值衛飛之不烈逢霤雨而逾煥炤灼兮若湛盧之夜飛灼爍兮象招搖之夕爛然重陰於已昏與庭燎而相炫芸爝火而齊息避太陽於始旦爾其光不周物明足自資偶仙鼠而倚夜對飛蛾之赴燈類君子之有道入暗室而不欺同至人之無迹懷明義以應時處幽不昧居照斯晦隨隱顯而動息候昏明以進退委性命兮幽玄任物理兮推遷化腐木而含彩集枯草而藏煙不貪熟以苟進每和光而曲全豈如鎔金而自鑠寧學膏火之相煎陋蟬蜩之習蛻怵蠛蠓之慕羶匪傷蜂蚋之夕不羨鵬鶴之年搶榆飛而控地搏扶起而垂天雖小大之殊品豈逍遙之異筌夫何化之斯化無使然而自然

乃若有來斯通無往不至排朱門而獨達昇青雲而自致匪
偷光於鄰壁寧假輝於陽燧終徇已以致能靡因人而成事
物有感而情動迹或均而行異響必應之於同聲道固求之
於同類始未明於趨舍終詎識其指意子尚不知魚之爲樂
吾又安知螢之爲利高明兮有融遷變兮無窮牛哀俟而成
虡呼犬反羽泉忽兮生熊血三年兮藏碧魂一變兮成虹知
戰場之化燐悟寃獄之爲蟲彼翩翩之弱質尚矯翼而凌空
何微生之多躓獨宛頸以觸籠異璧光之照廡同劍影之埋
豈覩道迷而可復庶擊幽而或通覽光華以自照顧形影而
相弔感秋夕以殷幽歎宵行之熠燿熠燿飛兮絕復連殷憂
積兮明且煎見流光之不息愴驚魂之屢遷如過隙兮已矣

同奔電兮忽焉餘輝之可照庶寒灰之重然

爲徐敬業討武后檄

僞臨朝武氏者性非和順地實寒微昔充太宗下陳曾以更
衣入侍洎乎晚節穢亂春宮潛隱先帝之私陰圖後宮之嬖
入門見嫉娥眉不肯讓人掩袖工讒狐媚偏能惑主踐元后
於翬翟陷吾君於聚麀加以虺蜴爲心豺狼成性近狎邪僻
殘害忠良殺子屠兄弒君鴆母神人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
容猶復包藏禍心窺竊神器君之愛子幽之於別宮賊之宗
盟委之以重任嗚呼霍子孟之不作朱虛侯之已亡燕啄皇
孫知漢祚之將盡龍髯帝后識夏庭之遽衰敬業皇唐舊臣
公侯冢子奉先君之成業荷本朝之厚恩宋微子之興悲良
有以也袁君山之流涕豈徒然哉是用氣憤風雲志安社稷
因天下之失望順宇內之歸心爰舉義旗以清妖孽南連百
越北盡山河鐵騎成羣玉軸相接海陵紅粟倉儲之積靡窮
江浦黃旗匡復之功何遠班聲動而北風起劍氣沖而牛斗
平喑嗚則山岳崩頹叱咤則風雲變色以此制敵何敵不摧
以此圖功何功不克公等或居漢室或叶周親或因重寄於
話言或受顧命於宣室言猶在耳忠豈忘心一抔之土未乾
六尺之孤何託倘能轉禍爲福送往事居其立勤王之勳無
廢大君之命凡諸爵賞同指山河若其眷戀窮城徘徊歧路
坐昧先機之兆必貽後至之誅請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
之天下

上吏部裴侍郎書

四月一日武功縣主簿駱賓王謹再拜奉書吏部侍郎裴公
執事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義在乎象非書無以達
其微辭隱乎情非言無以筌其旨僕誠鄙人也頗覽前事每
讀書高堂九仞曾輿負北向之悲積粟萬鍾季路起南遊之
歎未嘗不廢書輟卷流涕沾衣何者情蓄自哀事苟則感形
潛於內迹應斯通是用布腹心瀝肝膽庶大雅含弘之量矜
小人惓款之誠惟君侯察焉賓王一藝罕稱十年不調進寡
金張之援退乏毛薛之游亦何嘗獻策干時高談王伯術才
揚已歷抵公卿不汲汲於榮名不戚戚於卑位盖養親之故
也豈謀身之道哉不圖君侯忽垂過聽禮以弓招之愚任以

書記之事擬人則多慚阮瑀入幕則高謝郗超夫畢政荊卿刺客之流也田光豫讓烈士之分也咸以勢利相傾意氣相許尚且捐軀燕趙甘死齊韓今君侯無求於下官見接以國士正當陪麾後殿奉節前驅賈餘勇以求榮效輕生而報德所以逶迤於成命踦躅於從事者徒以夙遭不造幼丁閔凶老母在堂常嬰羸恙藜糗無甘旨之膳松櫝缺遷措之資撫躬存亡何必天地故寢貪夢想噬指之戀徒深歲時烝嘗崩心之痛罔極若僕者固名教中一罪人耳何面目以奉三軍之事乎況屬天倫之喪奄逾七月違膝下之養忽至三年而凶服之制將終哀痛之情未洩興言永慕舉目增傷夫怨於心者哀聲可以應水石感於情者至性可以通神明故徐元

直指心以求辭李令伯陳情以寡訴上以棄興王之佐命下以全奉親之篤誠而曷王不以為非晉君待之逾厚此二人者豈貪貧賤惡榮華厭萬乘之交甘匹夫之辱也蓋有不得已者哉倘有孰沒為心脂韋成性舍慈親之色養許明公以馳驅內忘顧復之私外存傅會之眷薄骨肉厚榮寵苟背恩以自效則明公何以處之且義士期乎貞夫忠臣出乎孝子既不能推心以奉母亦焉能死節以事人假物譏之無嫌實吾斯之未信也況流沙一去絕塞千里子愴入塞之魂母切倚門之望就令憧以卒歲仰南薰之不貲而更憂能傷人迫西山而何幾君侯情深錫類道切天經明恕待人慈心應物倘矜大馬之微願閔烏鳥之私情寬其負恩遂其終養則窮

魂有望老母知歸賓王知罪再拜

張志和字子同金華人著玄眞子十二卷及大易十五篇其卦三百六十五嘗居越州東郭又往來苕霅間事詳見唐史本傳及郡志

漁父辭憲宗嘗求訪其詞李德裕爲潤州刺史得之

西塞山邊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

釣臺漁父褐爲裘雨雨三三艇艋舟能縱棹慣乘流長江白浪不曾憂

雪溪灣裏釣漁翁艇爲家西復東江上雪浦邊風笑看荷衣不歎窮

松江蟹舍主人慳旅飯薦羹亦其飡楓葉落荻花乾醉宿漁舟不覺寒

青草湖中月正圓巴陵魚父棹歌連釣車子撫頭船樂在風波不用仙

馮宿字拱之東陽人父子華廬親墓感靈芝白兔號孝馮家宿與弟審寬並擢進士宿終東川節度使贈吏部尚書審字退謚曰懿定字介夫左散騎常侍致仕贈工部尚書審字退思終祕書監寬爲起居郎宿子圖字昌之中進士宏辭終戶部侍郎判度支審子鍼字宗之歷京兆河南尹事詳見唐史本傳及郡志

蒯谿縣靈隱寺東峰新亭記

東陽實會稽西部之郡蘭谿實東陽西鄙之邑歲在戊寅天
官暑拱君少卿以爲之宰君之始至則用信待物用勤集事
信故人和勤故事濟未期月而其政成後三年夏六月余過
其邑洪君導余以邑之勝賞於是乎有東峰亭之遊背城之
闉半里而近初届佛刹刹之上方而亭在焉松門蓋空石道
如帶足倦景息然後造夫極焉向之池隍館宇之多旗亭闉
闉之喧途道往來之煩簿書鞅掌之繁顧步之際忽焉如失
但山風颼颼嶺雲峨峨飛軒憑虛洞壑在下向背殊狀昏明
易色指遙青而黜黛者問之則曰某山某巖某林某壑指遠
白而曳練者問之則曰某洲某渚某湫某塘高深互陳心目
相競飄若象外意其幻成余既諧其私爰究其本先是邑微

登攀遊觀之所洪君曾是絜俸錢二萬經斯營斯因地於山
因材於林因工於子來因時於農隙一何易也崇山峻谷佳
境勝概綿世伏匿一朝發明又何能也君在建中興元之間
爲江南西道節度曹王所知時方軍興賊寇壓境供億倉卒
賦平人和王實賴之故御史大夫鄭滑節度盧公羣與君嘗
同僚每號之曰精金百煉良驥千里誠矣然則是邑之理茲
亭之勝於君之分不爲難能夫播芳塵而鼓餘波者非文莫
可遂遶筆爲記刋於石而附諸地志焉貞元十七年歲在辛
巳十一月乙未朔七日乙丑建

馮宿拱之東陽人在唐有顯名韓公嘗與之論文則其文
亦概可知矣作蘭谿縣靈隱寺東峰新亭記修詞清麗敘

述有法釋乾覺書亦佳靈隱今爲聖壽寺亭在其東偏舊
置碑學宮背刻嘉定中朱呂二先生祠記蓋亭廢久矣石
斷爲二相傳趙氏子自負博聞或以問之不能對怒擣之
中殘缺凡五字今文粹本多異而義舛參校以補其四其
字刹下刹字館字王實王字他悉從之文錄焉獨宰邑洪君名亡適
當碑首行最下處字滅非斷裂致然紹興時洪遵修東陽
志已云無所考矣　按蘭谿自唐咸亨置縣歷五季而宋
凡數百年其間豈無賢令若拱之之稱洪君在時當爲曹
成王皋盧羣所知則其才其政信有過人者又托顯人之
文以傳而竟無傳惜哉然洪君之名雖亡而實不泯則因
馮文而著猶不亡也吾邦記德頌政之碑非無大書深刻
顯列姓名者而碩無一人道之則其幸而存會不若不幸
而亡者之爲美世之是非未嘗不公也而又豈係乎文哉
使凡爲吏者修其實而不務乎其名則碑之有無皆在所
不論奈何其爲之者之不已也適足以發笑而貽譏耳吁
盍亦因是而知所警乎又嘗考郡志令洪君以下有張
綱周顯德有陸光餘皆無紀近世壁記未亡時聞耆老談
其賢者遠則舒邦溺江文衡近則孫度高參不過數人是
數百年間所稱道者止此可勝歎哉因併志之以俟來者

吳師道識

胡則字子正永康人宋端拱二年進士調許州許田尉以幹聞補歙州廣濟宰又補憲州錄曹辟員州節度觀察判官改知潭州尋提舉二浙榷茶事兼知睦州又知温州遷提舉江南銀銅場鑄錢監江淮制置發運使入爲三司度支副使除京西轉運使廣南西路轉運使江淮制置發運使累遷太常少卿乾興初以丁謂黨降知信州徙福州以右諫議大夫知杭州入判流内銓以舉官累責知池州未行後知永興軍領河北都轉運使以給事中入權三司便出知陳州再知杭州踰月授工部侍郎再遷兵部侍郎致仕所臨皆有惠績事具范文正公所爲墓誌墓在杭州錢塘縣南山龍井源夫人陳氏祔亦范公誌今縣之方岩廟貪盛郡志以爲公嘗奏免衢婺身丁錢民被其惠所致云

別方巖詩有序

端拱元年春僕與湘湖陳士調東書居方岩僧舍暨命駕求岳牧薦應舉將與僧別牽爲五言詩十二韻書於壁一旦商曰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乎詩僕罔敢知而復爲或言之者無罪紀懷矣知我者無所隱焉仲秋月朔書

寓居峯頂寺不覺度炎天山叟頻爲約林僧每出禪虛懷思往事宴坐息諸緣照像龕鐙暗通宵磬韻全冥心資寂寞琢句極幽玄拾菌寒雲外烹茶翠竹前遠陰臨岳樹清響答巖泉僻道無來客深秋足亂蟬松風生井浪溪雨長苔錢自省浮塵世終難住永年偏遊曾宛轉欲別重留連明日東西路依依獨黯然

及第

金榜名傳四海知太平時合稱男兒五言似劍裁鱗角七字如刀斫桂枝御苑得題朝帝日家鄉佩印拜親時小花橋畔人人愛一帶清風雨露隨

題紫霄觀

綺霞重疊武陵溪溪嶺相逢路不迷白石洞天人不到碧桃花下馬頻嘶深傾玉液琴聲細旋煮胡麻月色低猶恨此身閒未得好同劉阮灌芝畦

滕甫字元發改字達道按蘇長公代張文定公作墓誌云東陽人性疏達姿度雄爽九歲能賦詩范文正公之父元發諸舅也教以爲文從安定胡先生學詩文英發妙麗舉進士宋子京擢爲第三以聲韻不中法罷後復爲第三通判通州孫沔一見之曰後當爲賢將召試學士院充集賢校理屢轉爲同修起居注在館閣未嘗就第見執政故十年不遷英宗未及用書其名藏禁中神宗召見問天下所以治亂公對治亂之道如白黑東西所以變易者朋黨亂之耳又問卿知君子小人之黨乎對以君子無黨云云帝以爲名言擢右正言知制誥諫院開封府拜御史中丞知

無不言安撫河朔地震還復留開封府除翰林學士而夏
隸常被纂公言時不可失宜擇重將經營分裂之此百年
之利策不果用執政方立新法忌之出知鄆州移定州入
覲言新法之害歲旱求言又疏乞罷新法不報移青州留
守南都徙齊鄧婦黨李逢爲逆言者因擠之湖州元祐初
建守蘇揚鄆眞定太原治邊威行西北有名將風以懼讒
求去除龍圖閣學士知揚州未至卒年七十一葬蘇州後
謚章敏按公一世偉人惜累困於讒不得盡其用其文亦
罕傳惟安州謝上表見文鑑筠州表王莘代作見其子鋹
所記論西夏及辨謗二書蘇公代作見蘇文宋東都時吾
東陽顯者未有如公其居葬蘇州則以從范公故徙必非
甚久也安州謝上表以公所自作今載於此

安州謝上表

屢致人言固宜竄殛曲蒙大造尚賜保全雖易守符仍叨善
地士民純秀幾同廣魯之流風里俗驩康正值元豐之樂歲
安閒事簡尸素爲慚伏念臣本以愚儒出逢直聖首蒙國士
之遇最在衆人之先便欲碎首以酬恩未知死所故嘗指心
而自誓惟有天知況事任既以變更在人情寧不愛惜豈有
固爲緩縱自取顯隤仰日月之至明諒肺肝而必照矜憐舊
物收置近藩而朝廷難廢於公言故君父特存於大體稍從
遠外終不棄捐顧臣何人愛惜若此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聖
神徧物清明在躬閭閻歌樂利遠邇荷生成化覃無外之封

出一字間特發明其書法而已咸林吳縝作纂誤稱公以
授徐子爲注而牴牾缺略者不能辨釋以是爲其過又洪
興祖至五代史歐陽公未及考正而薨其家遽以進御後
人傳刻舛繆增多今按其說良是亦不得獨過徐子也或
謂縝父師孟以不與修唐史故作糾繆及此書洪适兄弟
又斥其非作唐書補過以駁之則吳亦不能無過歟無黨
之文罕傳今訪求得烏傷侯廟碑并胥夫人銘錄於左

漢烏傷侯趙君廟碑

烏傷侯趙君祠者自後漢立載於祀典久矣按其傳云云侯
諱炳字公阿東陽人能爲越方療人疾病拖朴子云侯能拘
執虎豹召至魚龍乃道士也蔚宗謂立祠於永康至今蚊蚋

不能入哭分烏傷縣始爲永康蔚宗宋人在其後則立廟之初乃在烏傷之縣其俗相傳龍爲烏傷侯者子按其始封之時而問諸故老皆曰不知也又無碑碣可考而圖經亦缺焉獨廟門有古隸書數大字甚奇古亦曰烏傷侯不知爲何時人也烏傷縣碑云漢孝烏傷顏烏所居之鄉有羣烏銜玉而來其口皆傷因卽所立縣而名焉唐武德中始改爲義烏然風俗所傳爲烏傷侯者豈在隋唐之前乎章懷太子賢謂俗呼爲趙侯祠亦尚矣又云祠在其縣東今乃在關牛山之下西距縣五十餘里豈其故時之遺址歟每歲炎旱吏民奔走禱祈之不暇爲國家亦往往致祭焉每至朔望鄉之耆彗咸相率拜祭邑之鄉所謂太平者皆能造紙鑿錢以售衣食於

廟者數十家多由此富者其地無風雹之灾他鄉雖隔車轍而時或有焉若祭不潔與黷慢者竟禍以震動之故民事之如嚴吏也予嘗求先人葬地馳走縣境月餘而卜之不從乃陰禱於侯是日自廟之後行約五里渡水之北得地而卜之曰吉以問其人則曰吾夕夢侯告我於是葬焉乃爲紀其事使刻於石立之廡下所以報神之貺也嘉祐五年歲在庚子八月望日東海徐無黨記治平二年六月將仕郎守縣尉徐滌書并題額將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知縣事顏復立

石

胥夫人墓誌銘公在憂制東禔望之廬陵歐陽先生語其學者徐無黨曰修年二十餘以其所爲文見胥公於漢陽公一見而奇之曰子當有名於世因留置門與之偕至京師爲之稱譽於諸公之間明年當天聖八年修以廣文館生舉中甲科又明年胥公遂妻以女公諱偃世爲潭州人官至工部郎中翰林學士公以文章取高第以清節爲時名臣爲人沈厚周密其居家雖燕必嚴不少懈每端坐堂上四顧終日如無人雖其嬰兒女子無一敢妄舉足發聲其飲食衣服少長貴賤皆有常數胥氏女旣賢又習安其所見故去其父母而歸其夫不知其家之貧去其姆傳而事其姑不知其爲婦之勞後二年三月胥氏女生子未逾月以疾卒享年十有七後五年其所生子亦卒後二十年從其姑葬於吉水縣沙溪之山修旣感胥公之知己又哀其妻之不幸短

命顧二十年間存亡憂患無不可悲者欲書其事以銘而哀不能文因命無黨序其意又代爲哀辭一篇以弔胥氏因并刻而藏於墓當胥氏之卒也先生時爲西京留守推官實明道二年也其哀辭曰

清泠兮將絕之語言猶可記髣髴兮平生之音容不可求謂不見爲纖幾時兮忽二紀其行周豈無子兮又先於下土昔事姑兮今從於此亦同時之人兮貌同予留顧生餘幾兮一身而百憂惟其不忘兮下志諸幽松風草露兮閱此千秋

俞紫芝秀老弟濬清老名字見王介甫黃魯直集中二人志操修潔爲諸公所稱然秀老恬靜而清老頗使酒好歌嘗欲爲僧不遂而止葉石林以爲揚州人按秦少游俞紫

芝字序作金華居山魯直作清老寒夜三詩末一首云牧羊金華山早通玉帝籍至今風低草厭厭見白石金華風煙下亦有君腹迹何爲紅塵裏頷鬚欲雪白盖黃上世亦出金華也張公詡青溪國秀老子手書一詞後題云金華俞紫芝石林所記誤矣二人詩亦少傳如南澗月夕旅中諭懷二章文鑑取之夜深童子嗔不醒猛虎一聲山月高之句不見全篇餘詩今錄於左

松風

萬壑搖蒼煙百灘度流水下有騎驢人蕭蕭吹凍耳

戲作

鬱鬱襟懷怨別離鳳樓西角正斜暉洞房風細春華暖落盡碧桃人未歸

寄杜宣卿長官

長憶逢君歷水隅坐中談笑見醇儒當年許我入詩社別後有誰爲酒徒頭想白如潘騎省家應貧似范萊蕪相思不可能相得蟬老西風海樹枯

水村

薹榛雨雨枕汀沙隔岸煙蕪一望賒翡翠間居眠藕葉鷺鷥別業在蘆花溪雲漠漠迷漁屋野旆翻翻露酒家一幅江南眞水墨無人寫得寄京華

臨江仙題清溪圖

弄水亭前千萬景登臨不忍空迴水輕墨淡寫蓬萊莫教世眼容易洗塵埃收去雨昏都不見展時還似雲開先生高趣更多才人人盡道小杜却重來

漁父詞詠衷情詞

釣魚船上謝三郎雙鬢已蒼蒼蓑衣未必清貴不肯換金章河草畔浦花傍靜鳴榔自來好個漁父家風一片瀟湘

秋閣晨興

遠寺一聲鍾簷楹驚宿鳥拂衣風露清月落半山曉

冬日

茆舍竹籬短梅花吐未齊晚來溪徑側雪壓小橋低

南澗月夕

華髮念秋晚青燈憐夜長香圍菊花露寒著橘林霜月在北窗底人行南澗傍婆娑不知去身世兩俱忘

旅中諭懷

白浪紅塵二十春就中奔走費光陰有時俗事不稱意無限好山都上心一面琴爲方外友數篇詩當囊中金會須將爾同歸去家在碧溪村樹深

潘祖仁

七進

奕方作眞游子賦相酧答意若慕古人作者念其無所依倣歲爲七進以示之

歲在荒落月紀中呂竹隱老人晝卧於家愴恨鬱悒眠瞳寐嘿沈吟增欷寤寐太息兒曹憂之聚而謀曰翁之戚甚矣盍

相與寬之於是推次序列搜意屬詞長跪稽首造於燕私
奕奉觴進曰竊聞夫子若不釋然今視玉體無恙也而戚見
顏聞夫憂能傷人耗氣損膚悒然不樂無以爲娛孺人不敏
薦壽可乎老人曰汝將何以語我哉食味所御必以其鄉宣
城之醞美聞四方色若沆瀣味若瓊漿盛以黃金之注酌以
白玉之觴濡脣歷齒酷烈芬芳雖夏禹惡旨酒姬公詰妹邦
咸歆馨而吻燥悔初論之未詳愚聞惟酒可以忘憂請得與
翁嘗之老人曰酒之爲禍大矣吾不願也
致以盤進曰玩好所薦當以其家有美芍藥自洛之涯方春
闔盤既夏敷葩朱朱白白掩日韜霞於是東方作矣朝露未
乾摘以纖手貯以金盤璀璨煥爛清芬若蘭桃李不敢矜其
盤色芙蓉失志而摧殘此亦天下之麗觀也可爲公發一笑
老人曰物之爲累深矣吾不願也
京操匕以進曰客有西來自彼河湄遺我雙鯉纖鱗細鬐揮
刀紛紜膾如纓絲芼以秋橙清以醇醯吉甫嘗其旨否張翰
視其調胹不必三牲六禽五鼎八味本筋大嚼雲飛雪落可
以頤神養精蠲疴去瘼爲翁計之莫如此樂老人曰味之爲
毒厚矣吾不願也
方奉甌進曰世有美卉產夫甌閩厥色底貢貴於上春其始
至也天子先嘗之而後頒於六宮旁及四鄰遺緘餘簣既乃
庶臣則有翔龍之品密雲之珍負不方寸價兼百金隱以金
椎礪如玉塵膺以建安之蓋烹以惠山之泉蠔眼始泛浪華

已翻可以析酲可以除煩可以輕身可以延年劉伶嘗之而
酌酒德之頌武皇啜之而棄承露之盤此故高山之可宜耽
也老人曰茶之爲功薄矣吾不願也
奇奉弈局進曰萬事之間憂來無端敬效薄技請爲翁懽夫
分疆畫界先王所以正封域也設白置黑君子所以辨賢愚
也合伍相耦有成周藏兵之制焉克敵禁暴得三代用師之
法焉深謀遠慮批亢擣虛伊呂之智不能逾也解鬬潰圍應
變出奇賁育之勇無所施也方其踵進爭先摧鋒直前勝負
未決怒膺拂然雖疾雷破山而恬若無響飄風震海而晏如
不聞樵夫於是爛其斧柯牧奴於是喪其羊羣況直纖芥耻
小惻愴酸辛者哉翁又樂此其何憚云老人曰圍某擊劍眩
目疲精少或有之壯夫不爲也
亮以博具進曰日云暮矣孺子須矣今我不樂祇自癯矣博
雖小道亦可娛矣夫喑嗚叱咤則怯者靡矣左拏右攫則慳
者忌也成梟呼盧吁可喜也一擲百萬了不計也俄無而有
倏富也貧振膺一呼則劇孟失色馮陵大叫則劉毅喪精夷
甫不得輕其阿堵首陽於是喪其清明固足以破難舒之慘
聞易結之顰矣請翁强起臨之翁曰不有博弈者乎爲之猶
賢乎已吾又德甚所不願也
於是幼子肖進曰羣兒之輩皆非也夫厭溼隘之意者必異
高明之宇苦煩暑之酷者必喜清泠之風夫子無事終日不
怡是有隱憂者乎而兒曹邀之以酒漿玩之以戲劇是猶汨

泥而灌土也祇以增其汗漫爾盍亦雅言靜樂娛夫子乎清薦其巨麗也惟南有竹焉夫子之所廬也聚書其中夫子之所儲也其下有屋焉夫子之所種也其下有屋焉夫子之朝夕燕坐而起居也六經惜惜足以醉夫子之心不必麴糵之昏惑也諸子百家摛英掞華足以悅夫子之目不必草木之妖豔也飽其德足以實夫子之腹豈若鱗介之腥羶也哉味其辭足以滌夫子之慮豈足芽糵之滴苦哉探春秋攬戰國考論秦漢逮及隋唐有安有危有敗有成其於弈孰多積萬卷於胸中聚千古於目下王侯將相猶此出也其於博孰富諸子曾不是察宜夫子之厭鬧而倦聽之也盍去強往游矣於是老人釋然而笑曰有是哉吾子肯也俄而起既起而病良已

師道嘗作潘氏七進圖記曰七進者畫金華潘氏父子也竹隱老人名祖仁字亨父子弈女玫次子京方奇亮育七八首晝云竹牀老人衣冠卧文簟上右手支頤左手撫膝熏鑪塵尾置傍草履陳下六子一女環侍次畫弈舉觴進一隸祖稼右提壺左持其格次畫二女御輦行次人背面捧盤中芍藥前人以右手扶盤花隱其手女玫在后自持花一枝重疊臺特起異於盤中者次畫京拱而行從隸以竹枝貫雙魚於盤置刀一帶葉橙一醯器二捧以獻次畫平生廉介出入三朝前後在官不過八百六十餘日所居僅庇風雨郭外並無尺寸田經界法行獨以亞墓之寄輸帛數尺清苦貧約處之超然未嘗少屈於檜其子熇暴起用貴勢

領內外亦未嘗與通問也若公之清明直諒確然無欲眞可謂剛毅近仁者矣朱子於公稱重極至今餙取其概如此按公嘗受教於寤山楊文靖亦喜從釋子遊往來北山諸寺遊歷題詠遺跡尚多有之又嘗見其遺像風神如仙稱其胸次之勝至今人目其後爲淸潘家云

鄭亭仲作亭面西山名可友以書來求詩爲賦一首

君不見子猷嗜好與俗殊種竹不可一日無又不見謫仙淸狂世絕倫舉杯邀月獨相親風流二子去已遠塵埃那復聞高人鄭侯未遇身更閒躬耕自樂巖谷間茅亭容膝日寄傲坐友蘚嶢嶫峭峀之西山西山蒼翠如堆玉松奏笙竽雲作屋澄鮮爽氣日夕佳不學時情易翻覆田文唾面良可嗤翟公署門眞小兒悠悠權利悲一世樂哉此友誰能知鄭公與我論心久年少相從今白首對山勿著絕交書要須招我成三友

夜坐聞竹聲示姪

窗明室有鐙夜暗天無月趺坐依蒲團竹聲助淸絕初疑小雨至蕭蕭俄復息忽然變軒昂風湍散巖穴聽久耳根靜萬慮皆瑩徹塵凡不待掃境妙心自潔奇哉不二門欲備雜摩說

和季成弟中秋不見月

經年等待中秋月一夕陰雲掃不開高樹時驚疏雨過空山那復故人來夢回時憶覓裘戲老去愁聞水調良與子相逢長得醉何須佳節始衝盃

賀哉蓮瑗晚知非此道吾今亦庶幾矣一錢聊自哂家無三徑不妨歸冥鴻久已離矰繳野馬由來免勒羈溪上月明船正穩有時簪紱換簑衣

等閒長嘯倚孤松雲破天邊見碧峰架上殘書猶可讀瓶中儲粟不堪舂生涯幸有千峰秀身世何須萬戶封僧榻寄眠無一事覺來深省聽晨鐘

僕讀沈約傳恕其緩頰賣國髮上衝冠然古今人每每壯東陽八詠文辭未有少之者因次登卿登樓新什輒效立春體製和且總所懷云

春日

四月天氣初鬱蒸碧桐空照門巷淸何人解助隱君樂爲我喚取黃鸝鳴

掃地焚香避濕蒸睡餘茶熟碾聲淸風來梧竹做做舞兩過階除濺濺鳴

錯落星河天未明太虛涵露氣全淸東方隱約生光耀更覺林間宿鳥驚

娟娟疏竹拂雲長門巷無塵氣自涼多病無情如嚼蠟臥看那復故人來夢回時憶覓裘戲老去愁聞水調良與子相逢

風篆博山香

夜與仲嚴叔倚季成三弟同坐聞笛各賦一絶

西北千戈撥不開今宵聞笛更清哀堂高親老髮垂白與子買船歸去來

法清晚步分韻得夕字

有生能幾何避亂不謀夕聯翩二三子晚步縱所適田野無人聲牛羊斷歸迹時有墟曲中寒煙裊修碧雝雝南飛雁北信杳難覓不知二聖君泫然淚沾臆小臣直蟣虱持顛顧何力殘臘行當除青陽來已遍衰骸分填壑公輩宜强食

矯齋記

君子知强爲善而已矣遑恤其他而世之忌人修者無以益之則羣聚譁笑目之曰矯特立獨行之士固不爲變而中人

恩其加己也往往嫵媚輭熟不敢出一善言行一善行卒至於無所忌憚爲小人之歸而後已予自出仕見士大夫習以成風敗壞天下人材不可勝數心甚憚之中庸曰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矯中立而不倚强哉矯凡四言之不以爲煩考之六經未嘗若是之諄諄也故是矯者君子之所務而衆人之所忌古人以爲訓而今人以爲病也近世老師宿儒爲中庸傳者以十數未嘗以斷然發明子思此意猶可歎也夫均是人也性近而習遠所以相遠正在矯與不矯耳情動於中物誘於外擇之不精執之不固鮮有不喪於物者詎可以一日不用力於矯耶視聽矯之言動矯之一切維禮之行義之由

道之適久則若性之自然矣故勉强行之與安而行之者成功則一予謂中庸一言之曰矯二言之曰勉强皆聖人忠恕進學者之道也吾宗伯益端雅而尚志求子名所居之齋因榜之曰矯蓋子弦韋子思之訓今老矣俯仰而樂之而無愧故以勉子子其懋哉

靜勝齋記

凡人自平旦而起目視耳聽手持足奔其心念之所經營雜然無一息暫止及夜而安身可以休矣又有夢焉飛揚沈墜得喪悲懽與夫恐怖之事往往失聲而泄汗如是汩沒至老死而不悟者天下皆是也故常爲靜者之所憐憫曾君用晦異時與予同鄉校游上庠今二十餘年矣屬過予言曰昔誠

有意於功名官既不偶乃得更儒冠爲武此世事之不可必而甚可笑者也頻年不喜事事寄傲僧廬隅齋於是廡以自適幸爲名之且予一人之身也方其齋車秣馬馳逐乎通都大邑何所見而其心如此是必有靜於中而勝於外者矣然子觀醉者頗迷錯亂既醒而病病而悔且言曰終吾之身飲誓弗入於口忽一旦尊俎設於前歌舞在其側又欣欣起而赴之不獨亡其身之戒反嗤醒者以爲妄人子懲於前既已靜矣其益進此道視醉者以爲鑒戒

答雷公達書

諭以聚書飲酒爲樂此吾人之習氣也然酒不可多飲大率此物入口則昏過量則病聖人於書獨作誥一篇易六十四

卦終以濡首爲戒禮使人飲酒終日而不得醉蓋禍患多生於此既作郡尤宜節愼也老而讀書不須務博當研味聖賢立言指歸以洗心礪行則老而益精明士人至晚年倒行而逆施之者十常八九正爲不解讀書爾僕自喻爲昏鏡喻書爲摩鏡藥當用此藥指摩塵垢使之通明瑩徹而後已若積藥鏡上而不施指摩之功反爲鏡之累故知託儒爲奸如張禹孔光之徒曾不若愚夫愚婦也公以爲如何萬里通書不敢效常人作諛言以孤遠意此狂友故態也幸一笑納之

君子有三戒說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鬬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子謂此言如大醫生之治病其箴砭足以起死人而肉白骨但方其病時不遇此箴雖遇之而不受者滔滔皆是也予少出見紛華而悅及壯好勝多忿色鬬二病纏綿餘二十年矣莫覺莫知朋友莫予告也今老矣二病不藥而去獨患得之心早夜熾然非問舍求田則憂子孫而慮妻妾曰如是則可安吾身也如是則可以適吾意也歲得貨財若干則可以足吾用度得穀粟若干則可以飽吾宗族官棄當擇優厚之地祿薄當爲蓄積之資橫心所念莫非惟得之從嗚呼誠可哀也已夫夜之所夢多晝之所爲也臨事而不懼皆平昔之所習也今患得之心不戒如是脫遇有可得者能辨禮義而受之乎其貪冒無恥爲小人之歸必矣乃知得之一字痛鍼老者之膏肓非聖人不能言也子既犯其二戒幸而未死尚可奉其一以周旋自今以始當以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爲憂其餘流行坎止一切付於自然得正而斃焉斯已矣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尚庶幾其無愧焉

潘時字德鄰受教於仲父中書公以公任爲登仕郎李莊簡公光之子壻也初調袁州分宜簿次監臨安府造船場提轄雜買場知興化軍除提舉浙西茶鹽平江庫錢失漏守誣富室取償公檄罷之守怨構以他事坐削一官趨江西未行又趨江東劾池守趙梓中不法坐斥起提舉湖北茶鹽改南路提點刑獄有盜殺人而誣指賈人者白其冤出之除知廣州兼主管廣南東路經略安撫司公事捕殺大惡梁氏兄弟號四彪者改知潭州安撫湖南進直顯閣知太平州未上除尚書左司郎中辭不受以疾卒累官中大夫金華縣開國男德鄰遊張宣公呂成公間晚學彌篤前後居官咸著風績當時號精吏道有科指而猛大小適宜者無出其右以嘗與朱子雅契遣子友端等從遊故朱子爲墓誌云孫履宇坦翁亦朱子門人仕至奉議郎通判江陵府

鄭氏北野記

大凡遊觀必有偏勝之患江山之勝得於雄偉而陵危駭遠者病焉園林之勝得於盛麗而蒙奧繁雜游觀者局焉苟其二者咸無缺焉是游觀之最鄭氏北野距城六七里依秀江

爲圖將至其所必舍車馬扶杖由小徑南入數十步先至所
謂悠然亭者則曠如豁如奇觀競出大江橫其前盤嶂距其
外堆螺染黛互相映發如欲排闥而左右前後嘉花美木幾
數百本皆鄭氏手自封植高下錯雜若列綺秀自亭下再折
而東行二十步又得二小亭其一聚奎石爲堪巖而言榜曰
擬峴其一隱竹間外四合可一畝餘寂寥蕭疏無復纖芥翠
陰茂密風寒淒人榜曰綠霧其餘小軒曲楹松窗竹門皆幽
邃靜深清絶異甚鄭煮茗相延徘徊竟日井邑之聲漸絶於
耳使人心舒氣爽浩然有隱居之興鄭有和扁之術而不務
於貨苟貧者以病告雖無資必得良藥益善視之人以是無
親疏咸愛之如昆弟其樂善好施未見其倦又善儒書通內

典幸無空日無病者及門則遊宴乎此以自休息余觀近以
藝術自豐其家者年且老必終日困頓惟利之役甚者至於
忘寢與食其有知足不辱若鄭者乎其有積而能散若鄭者
乎余愛其地又樂其人乃爲之記鄭拜首曰吾願也請刻於
石鄭名居仁義夫其字云紹興三十五年春三月壬子書

錢遹字德循浦江人中熙寧丙辰進士第五人任洪州推官累遷殿中侍御史中丞以豐稷論調提舉湖北常平崇寧初召爲都官員外郎殿中侍御史劾曾布罷之而蔡京遂相閱兩月進中丞轉戶部侍郎兼侍讀踰年以樞密直學士知潁昌府言者疏其罪黜爲滁州稍復顯謨閣待制秀州又奪待制久之還故職改述古殿直學士朝散大夫工部尚書文安郡開國侯宣和辛丑奉祠家居睦寇犯蘭谿公集衆趨之遇於靈泉寺力戰昌陣死贈大中大夫梅尚書執禮銘墓識其詳揮麈錄務方德聞見手記云遹爲侍御史有長子之喪聞曾肅失眷巫止彈章脫施行馬后謁告尋還中丞執法吳伯舉天用嘗制其詞云思審審以匪躬遂呱呱而弗子未幾以劾罷鄭亨仲云臘寇犯浦江境遹具衣冠迎拜道左對巨魁痛毀時政以倖苟免寇謂遹受朝廷爵秩之厚如此乃敢首爲詆上之言巫命其徒殺之亨仲在浦江目睹其事江彥章詔旨中作遹傳亦甚詆之

秋宵

南鄰鐙火冷三歎愁夜永北里歌未終已驚初日紅不知晝夜誰拘管一等秋宵有長短

東山椒湖記

余家之東有山渾然而中峙者曰觀巖巖之頂有泓沛然而不竭者曰椒泉二者獨鍾一方地氣之秀故山色長青而泉味尤甘嘉祐中吾祖與先考大夫嘗議建防潴水以待歲旱中間更事齟齬未能也大觀戊子適自視無所用於時乃上書告老於朝天子從其請退而經理生事以爲終焉之計然欲修潴溉之利以追成吾祖考之志亦未逮也越四年蒙恩起自田野進直禁嚴又命領宮祠於亳社雖備從官食厚祿而猶竊里居因得以其閒暇閱月之貢涓日之吉發積粟捐餘俸鳩材募工鑿石積土築爲長堤潴爲巨浸而名曰椒湖蓋取爾雅山頂曰椒之義也是役也始於辛卯孟冬甲子成於壬辰季春壬申工徒勸事土功堅密夐無前比隄繚焉而崇厚水瀰焉而廣深天清風止虛明下徹可鑒毛髮遇歲大旱則可大決之小旱則可小決之其勢無異居高而建瓴水也余家農畝日被潤澤而餘波浸浸旁及者未以二數也於斯泉未始有加損焉亦奚愧於井德之地也歟環湖益植以杉木佳竹蔥蒨翁鬱掩映西山之間萬籟作止鳴禽上下四時殊景物態無窮樵蘇耕牧提負往來前者歌後者和各隨其適余每杖藜隄上周覽旁聽以窮山林之趣而萬慮銷隕飄然若遊方之外行者有過其下莫不駐足仰視恍如虬龍之橫空蝦蛑之下飲皆喜慕而稱歎大暑流金暍者造焉不待解襟揮箑自生清涼之思而忘疲苶音孽疲貌之煩矣

況於均被灌溉之利者哉此區區又樂與鄰里鄉黨共之也平居窮伏自念材智朽薄分違跡以自匿老死於寬閒之野矣而皇情下燭國恩橫被進有以榮其衰退有以成其私何其幸哉陂旣成矣旁郡比邑或苦旱暵而吾里並山之田歲獨大穰鄉人咸以德予於乎非聖天子加惠小臣而便其私豈能及是哉爲吾鄉人宜其息爭訟時貢輸無犯於有司庶幾圖報聖天子之萬一顧欲以虛名自委於不肖豈所望也哉政和五年乙未正月記

錢億年字伯壽通之孫紹興初以蔭入仕乾道初以右朝散大夫致仕五年落致仕除利路提點刑獄不果上漳熙甲辰轉朝議大夫卒年八十有五有詩號雲巢集魯齋王先生嘗稱其初冬及重陽二詩云

和唐子固見寄初冬晚步韻

淒風滿寒谷廣陌照落日繁霜排草岸厄瘁怯寒慄塊坐閔殘編十日九不出時爲孤憤吟嗟嗟類蟋蟀歧路多阻艱煙霞成痼疾保是千金軀他慕無終畢遠覽塵垢外無得初無失溺忘膠復開跲踶信匪一阮生亦有言何異視中虱呼童洗破觥一醉眞可必耳熱卽鳴鳴鄙野誰訶詰浩歌莫予知奚用聆清瑟

重陽

商颸驚秀水松桂不受秋黃菊有光輝芬芳滿金甌古來賢達人逢時聊解憂龍山孟參軍落帽初不羞東籬陶徵士得

酒更何求若人不常有至今稱風流節物自爾殊生滅同一漚浮世夢幻身適意是良謀山翁未嘗樂而亦未嘗愁吾獨可奈何任渠自悠悠

避暑椒山呈潘師清

涼風生層巒炎日遮疊嶂我來茲地遊心焉樂清曠爲吏卽華顚愧臨士民上老醜畏近人筋骸非少壯知止遠卑辱奚敢謂高尚巖巖方自持良心未容放促柱有繁音龍睒無清唱郤暑御絺綌自修終弭謗居閒無適莫且免榮重恙俯仰心不慚無言亦疏暢

次太守李侍郎和郡博士包文艾藥韻

栽花未免惜花殘忙裏應須護小欄何似長松與修竹不妨耐久靜中看

蘞草妖花理易殘無勞太息撫雕欄終年廢盡壅培力能共樽前幾日看

呈盛逢時

倦翮知還心已休無窮世事懶回頭是非不屬閒人耳月自當空水自流

次遊玉虛洞韻

茂松修竹晝陰陰澗水幽流一徑深未必山中無外事須知靜躁總因心

陳關字德固金華人靖康間爲京城守禦司屬官嘗以守禦策獻之朝議者沮之京城失守督將士與敵戰而死默

成潘公以詩哭之曰邊騎臨城日中華將士奔人皆趨北關君獨死南門秘計無人用英聲有史存秋原悲泪落桂酒與招魂此紀實之作也德固之千岩肖字子象以任子中紹興戊午詞科仕至兵部侍郎晚路從官爲時聞人有庚溪詩話二卷中亦載此詩云

洗竹和陳亞惜竹韻

直幹解新篁低枝敝舊叢斐繁留嫩綠引月更添風

詩話云亞詩曰出檻亦不翦從教長舊叢年年到朱夏葉葉是清風其兼收並蓄使物各效其用深可尚也予詩云云其去冗除繁使物無所壅蔽則亦自有味也

梅執禮字和勝浦江人未冠時家極貧而親老無以爲養請於朝贍其官制詞曰故處州助教梅溶頃者寇攘驚擾

州縣之吏棄官守委城邑望風逃遁往往皆是爾以助教攝丞品非正員乃能忠奮激揚節義自許寇至不避用死其官朕聞而憫之且喜其身殞名彰肆命遂以京秩官三人非徒忠義之士聞風益厲庶幾苟免幸生者少知愧焉

滁州希眞堂並蒂菊堂久無菊頃念文忠有手植之語爲致數本遂皆並蒂而花作四韻記之

改秩爲軍器監丞避親嫌改丞鴻臚歷尚書比部員外郎虔支員外郎吏部員外郎遷國子司業兼資善堂翊善除右司員外郎又爲左司召試中書舍人遷給事中論罷林攄及繳納內批權幸忌之尋擢禮部侍郎忤王黼意以集與殿修撰出守滁宣和末郊恩復徽猷閣待制靖康初起知鎮江府以翰林學士知制誥召改除吏部尚書兼侍講改戶部尚書金人破京師固邀二帝詣營公力爭不聽乃謀於諸將謀奪萬勝門夜擣其營劫二帝歸范瓊以爲無益獨吳革與趙子昉結軍民得衆數萬王時雍徐秉哲聞之懼使瓊泄謀於敵帥是時命公與禮部侍郎陳知質刑部侍郎程振給事中王扶搜括金銀至是敵以數不發問罪誰爲長官意在公也扶恐其坐之進曰皆長官也遂見殺秉哲捕子昉遺敵革獨以一隊奪門去瓊誘殺之建炎二年贈公通奉大夫端明殿學士再贈資政殿學士謚節愍有文安集十五卷文安者所封開國縣也

執禮從父溶宣和中攝處州松陽丞死方臘之亂執禮爲請於朝贈其官制詞曰故處州助教梅溶頃者寇攘驚擾其官朕聞而憫之且喜其身殞名彰肆命遂以京秩官三人非徒忠義之士聞風益厲庶幾苟免幸生者少知愧焉

滁州希眞堂並蒂菊堂久無菊頃念文忠有手植之語爲致數本遂皆並蒂而花作四韻記之

前輩風流掃地空秋香無復伍春紅旋培數本當幽砌忽作雙英滿翠叢可但斷金私雨露故應連璧傲霜風得來稱瑞無輕翦留比甘棠壽醉翁

宣和四年東陽梅某出守蘄州以五月十九日齋宿山谷黎明奉親朝謁眞源萬壽宮少休五雲寺賦此

灣高風折柳好想嗟未員邂逅一麾出安輿奉華顯駿騄涉勝境獲締香火緣徘徊廢基殿稽首頌堯年徐步俯松杪幽尋值靈篇軒窗散急雨四座屯非煙向來玉京夢了了墜目前恍疑雖犬資今在第幾天平修無愧怍自聒應得仙儒子審可教凡軀佇加鞭

吳彥成墓誌銘

宣和二年冬承信郎吳翁待次京師聞青溪盜日熾亟命舟東下或挽而留之不可曰吾母垂白與盜近其忍一日安此乎比渡江杭州已陷遂間關浮海道明以趨東陽距家僅一舍許卒遇盜不得歸蓋三年二月庚午也五年其孤馳介乞銘於滁不果作明年又以書來曰先公生負氣節喜從賢士大夫游其志非淺者而不幸死於盜必弗得銘無以葬矧公謝云切金久矣何訣墓之嫌於是爲考次虔州會昌丞宗王所狀行而敘銘之翁諱圭字彥成世家婺之義烏曾大父造大父堯父袍皆隱德不耀翁資倜儻形貌魁偉遇事廓落無所阿私有以急告者不問疏戚貴賤悉怡然濟之倉卒值人健敏可用輒盡誠以金帛初不立券任也人亦感勵自效無門戶不一再傳輒蕩析不能守者常有婦間之白縣世爲義居如其請遂刊石志不朽晚治第闢館延納四方之游士雖甚寒暑無倦容又方列治三閣收遣儒釋道之書使子弟賓客周旋其間此其爲善之志殊進進而未已也於是弗得其紛紛不決須翁居間乃曲聽從無復間言大抵其外和易謙恭而中實嚴重不可欺犯縣官吏豪右有爲一非義必委曲摧沮使不得騁以故毀譽常相半而翁固行其志不奪凜然有古任俠之風三舍法行州歲貢士多困於聚糧翁每夙致厚賮不俟其有謁也他日比郡預貢士有聞風而躍見者太學程生績家貧而窶其親大事未舉從故人貸錢三十萬將有營於浙而同舍王漢臣悉受之使持券取償於兄績信之不疑也既達婺出其券兄輒紿曰是非漢臣書須其歸面質耳翁恨績留滯召漢臣兄詰之不變卽日出私帑代償如其數縣作浮屠繡川湖中以奉雙林大士又作神霄玉清萬壽宮棟宇像設所費皆不貲翁一一樂施不以累衆州檄縣急須米數百斛縣均賦於民民甚苦翁發諸廩所藏米以白令曰米方騰貴取於民必擾而難集願併代民輸之嗣請其值信宿米達州州大驚喜以令爲才初入國門道遇鄉士葉祖信者方僕僕爲故大學陳生裒具棺斂翁遽曰暑海如許須金凡老於貨殖者皆自以爲不可學而諸弟若姪詵詵振振舉蹈繩墨相與爲善浸成望族矣俄歎曰吾念大姓辛勤立衆則事緩矣立如所費周之其輕財重義出於天成種種類此翁由孤童承家料理生事得所以操縱取予之術坐致千甚寒暑無倦容又方列治三閣收遣儒釋道之書使子弟賓客周旋其間此其爲善之志殊進進而未已也於是弗得其死聞者惜之焉方東下時余嘗與論今日之盜當以術取而不可以急攻徒擁大兵從其後驅之則浙以東將大殘蹂萬一有窮迫且散而之海之閩不易得矣如漢所必取項氏也

然舍項不取而先使隨何取九江韓信取魏取代取趙取齊審項已孤一舉而得正如善捄焚者必先毀旁近屋以絕其延乃易撲滅今盜據睦山谷而陷其官府卽出入跳梁不過一郡問若姑置勿問而分命大兵屯浙東西州使他道不得相因而起盜亦畏縮不敢出巢穴徐遣所募鎗杖手輩迭進而撓之可以旬月而擒矣翁喟然曰此圭所以歸之意也盜負險隘非鎗杖手不可以深入然此曹烏合任氣不相下則心不一心不一則力不齊惟啖以厚利而擇一二猛士總帥之庶幾人人用命吾州有屠大防者強力絕人少習爲儒生不得意棄去習武技而精平居飲酣無所施其勇往往公取牛羊殺食之數近刑輒有天幸得脫圭實遇之有恩歸致此

大盜不足破矣其後盜平問所請屠大防者果嘗馳保翁家久之弗去自言當殺身以報翁轉海上淹回而翁之弟待弗盡禮忽謝去自遮護其所居左右鄉盜無一敢近既而破滅數十洞斬獲不可勝計軍前功第一以白身授官至武功大夫其子弟其奴並入賞典誠使翁在鄉里不出出而亟歸必且大捐金收召武勇而用屠爲之倡威著遠近盜必不敢窺婺守令必不逸他盜必不起而平民肝腦必不至於塗地其爲功也又豈止如屠而已故翁在京師賓遊援武爭願出力爲翁用有善中貴人者功欲使因己而翁笑曰男兒通塞固自有命數何至折腰屈膝事中貴人乎判大宗正事普安郡王仲忽闖而高之薦出門下春秋五十有四卜以六年二月

宗澤字汝霖義烏人母劉氏夢大雷電光燭其身翌日生澤幼有大志登元祐六年進士調大名府館陶縣尉攝邑事治呂惠卿趨帥鄜延欲辟不就歷衢州龍游萊州膠西晉州趙城令以薦改秩知萊州掖縣通判登州所至剛峻有風績境內官田積荒陪輸澤奏免之宣和初奉祠家居會高延許公改建神霄宮不當林靈素主之褫職羈置鎮江酒官靖康初御史丞江府坐廢四年郊恩復職就差鎮江酒官靖康初御史丞陳過庭薦之召赴闕時金人再陷河朔假宗正少卿奉使以公剛方難合而止除朝奉郎直秘閣知磁州條畫邊防

及勤王策進秘閣修撰金要康王議和勸留王王充兵馬大元帥公爲副遷集英殿修撰率兵先至乞進援京師汪伯彥沮之遂獨進逾河屢敗敵衆駐於近甸王承制除徽猷閣待制二帝北遷公聞之自臨濮趨滑州抵大名城欲徑渡河迎取乘輿而勤王之師無一至者又聞張邦昌僭位欲先討之趨檄京師且勸王早定大計還屯衛南康王即位入對南京除龍圖閣學士知襄陽府時方議割河東北蒲解地上疏諫止改知青州尋知開封府七月抵官宣布恩威豪驅欵縮盜賊屏竄河東王善最爲巨寇公單騎說降之王再興季揚進王大郎等皆相繼命郎上疏乞車駕回京時欲幸維揚金陵公復以疏諫不聽除兼京城副

留守又陞延康殿學士京城留守兼開封府尹次年金人自鄭州趨京師未至數十里諸將部伍乘城公命解甲歸休毋事張皇時已遣將劉衍率兵在外大敗敵衆又遣王彥前後二十餘疏力請上還爲黃潛善汪伯彥等所沮憂憤疽發於背七月卒臨終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時年七十贈觀文殿學士通議大夫後謚忠簡子顗終兵部郎中坐與李光交通降責孫如珪纂公行實十卷行世公又有文集京口教授方符嘗刊於學今無之詩文絕少見公之磊落軒天地者固不係此然其存者皆當寶愛也贈陳義茅詩載岳珂法書贊中雄潭質實可以想見其

餘

贈雞山陳七四秀才

渥洼生駿駒丹山生鳳雛家有寶磬子慶在積善餘粹然秀眉宇瑩徹鏌瑤與高聲誦論語健腕學大書頭頭欲第一李撲文學職業天下第一氣已淩空虛想其顧復意何異掌上珠更期速騰達爾祖立以須

鄭剛中字亨仲紹興二年進士第三人調溫州軍事判官秦檜薦除勅令所刪定官改樞密院編修官權太常博士兼權尚書右司員外郎時大臣主和議公奏言敵不可信不聽擢尚書員外郎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抗疏條

秦和議利害尤明詳胡銓上書言不當和欲斬秦檜帝大
怒禍將不測公率臺屬夜半入諫銓得編置又奏禮部侍
郎曾開不當罷左史施廷臣可逐柳約召命可寢四疏不
報趙宗正少卿改秘書少監簽樞樓炤出諭京陝充參謀
還除權尚書禮部侍郎兼詳定一司敕令試尚書禮部侍
郎兼權刑部侍郎除寶文閣直學士都承旨進學士出爲
四川泰陝宣諭使與金人議分畫地界金使將至公出關
迎之父老遮道止公曰不延之入而以身任危禍且必如
其所欲而後已公曰彼入則使者安而蜀危我出不過使
者一死耳後豈無繼邪與金人爭詰辨難終全階成秦鳳
及奉商之半列據險要蜀賴以安就除端明殿學士四川

宣撫副使陞資政殿學士進爵滎陽郡侯是時蜀中勁卒
十萬都統吳璘楊政郭浩已加三少皆驕悍難制公每折
之以威而接之以恩皆帖伏聽命虞公允文嘗曰某舊與
諸將往來見其私居言動閒罔不忌憚如家有二鄭宣撫
在焉大開營田自階成抵秦壘土三千頃歲收十八萬斛
蠲民間所欵七百萬卽利州置監鑄小錢以救川引之弊
在蜀六年儲蓄豐積當時人每與宗忠簡公同稱曰宗某
如老虎之當北鄭某如伏熊之臨西其雅重如此秦檜見
蜀中富實使進金三萬兩又令下錢米荆門公曰今日講
和正爲他日恢復計要當息民儲備爲先皆不從檜已不
悅會金取北人在南者檜悉遣之蜀閭有義勝一軍其首

領李謹等十四口皆驍勇公以其留蜀久縱之必生患悉
斬之檜大怒文致其罪落職奉祠桂陽監居住旋責濠州
團練使副復州安置又置獄九江鍛鍊無所得再徙封州
著書寫經間以詩文自娛無幾微怨懟意凡六年臨終索
筆自書兩頌而卒檜死追復原官後謚忠愍所著北山集
三十五卷周易窺餘十五卷經史帶音五卷楊辟鳥有編
等書子良嗣澧熙中以朝散郎直徽猷閣權知揚州主管
淮東安撫司公事復以大府卿召至官正議大夫卒有可

軒奏議文集

觀溪漲

入夏天不雨溪流僅成派一夜漲梅霖拍岸輒澎湃橫衝無

隄防奔騰起湍瀨鷗鷺驚以翔魚蝦鼓而快殷耳如怒雷聲
勢如未殺曉風吹亂雲日出陰氣退所謂暴集者榮紆以如
帶浩浩北海若遐想見尊大沈冥涵萬象吞吐容百怪小哉
此溪流其涸可立待是以古君子德量戒褊隘

書齋夏日

五月困暑濕衆謂如蒸炊惟我坐幽堂心忘適且怡開窗面
西山野竹平清輝芰荷間蒲葦秀色相因依幽禽蔭嘉木水
鳥時翻飛文書任探討風靜香如絲此殆有至樂難令俗子
知

此心

金華山下赤松鄉何日橫門杜短牆草履鶉衣甘淡薄竹陰

花影其徜徉雨餘靜聽溪流激風過時聞稻米香緘負此心
剛未遂羨他陶子傲羲皇

題越江之岸人家

何人此地得幽居竹石中間宅一區可意江山千百里有情
花木雨三株應無俗客來驚犬時有輕舠可賣魚卜築他年
期效此更添數句古人書

和潘義榮

世態敧危轉覺難年來宜我面西山高情不出窗櫺外至樂
亦非文字間願得好風長欵欵不妨流水自潺潺箇中有味
誰同享俗子卑陬莫强攀

涉園偶成

頹齡正是投閒好淡薄誰知與拙兼棋信天機那論失酒隨
客量不教添靜衝小雨看花舊時撥蒼苔候筍尖幽鳥葉間
如有語此翁難作軼羣髯

感雪竹賦

鄭子夜半聞風過庭竹細響浙瀝寒入裀被光在窗壁晨興
起戶四顧浩然乃階除之雪積也竹有高出林表受雪既多
壓而低者竿拳曲以屬地葉離披而附枝心固虛而自然根
亦牢而不迻然不畏其寒而長其重頗見高標困阨之可悲
余乃呼童兮假長鑼之巨柄使盡力兮擊修篁之凍壓觀負
荷兮類積羽之將沈忽奮起兮信泥塗之可拔色娟娟其復
淨節落落其難合寒梢一伸所謂此君之風流自不可奪也

諫議和疏

臣準樞密院劄子備奉聖旨節文以梓宮未還母后在遠陵
寢宮闕兄弟宗族之故欲屈己就和而在廷侍從臺諫官之
臣詳思所宜條奏來上臣伏讀流涕仰見陛下孝友格天戎
虜改意事雖可喜可疑至於屈己之言則臣子所不忍聞也
且國家南渡以來間關險阻寒心銷志僅能自立謂今日可
與虜爭者非癡則愚又況虜遣使休兵我何辭曰用兵虜曰
通和我何辭曰立敵虜曰奉梓宮母后還我何辭曰不欲聽
其甘言領其善意少降辭氣以就和議勢有不可已者然陛
下詔羣臣以屈己則臣所未詳夫屈己之事非一端也前世
固有奉子女者有供金繒者有割地者有北面而稱臣者皆
主爲宗社下爲生靈不得已而爲之今國家之於金虜土地
爲其所據金繒予之爲其所取崇高之號亦嘗自貶而臣稱
之屈已至矣不知此外又將何如其屈也父子之間所本者

孝君臣之間所本者忠陛下欲爲親屈此孝也安能使天下皆忘陛下而廢忠乎上而士大夫天下而國人衆而三軍士卒方同心而上載有如虜使狂悖過一縣則欲使縣令拜過一郡則欲使郡守拜至中都又妄有所欲則是傳一函紙自北撫定而南非通和好也人人皆肯從乎國人之情士大夫之情也陛下詢士大夫則見國人之情矣至於三軍士卒之情亦卽此而可卜陛下倘未以爲信誠呼一二大將問之彼不至爲鄙璽必不率三軍而屈膝也士大夫之情不得順小則去大則其身死而已矣三軍之情不得順則事有不待臣言者夫强敵之奉命至境而吾軍民順從者半不從者半使者眙睨相顧觸藩而返則結仇造怨益不淺矣若卑辭報使者欲成和議若置銓於聖度之內使其子母相保不至狼狽誠貫吉州奉老母於此銓窻遣去母將疇依陛下方孝友格天禮無以逃大國之責勿辱顧憐則是吾之誠意不足以感動大國而伍天終未悔禍末如之何也已然後督勗將士謹備不虞江外塵起則銓亦協心再修甲寅之役臣恐虜人便未能越長江如坦途也雖然臣有一焉陛下如欲謝使者必先呼集大將令各以近上統制官數人同定此議陛下誠開沁誌之固强虜要我以難行之禮汝輩其許之乎謂可許則後日虜再封書函紙又甚於此計將安出謂不可許卽有邊陲毫釐孰爲吾當之臣不敢浮泛遷引前代爲可觀之文直發君前謂忽緘係於爺母者爲陛下啓其梗概愚陋不足以奉天明詔臣罪萬萬死

救胡銓疏

臣竊聞胡銓上書力詆大臣聖恩寬容止除名編置可謂父母之恩矣然臣區區尚欲一言者獨以陛下南渡以來未嘗拘顧忌諱逐一言者豈不以時方艱難事功未濟與其罪狂夫而容有後悔曷若並包兼受以來天下之言故其內懷一概者雖伸吭感激怨咨天地陛下率聽而納之如是者有年矣今也豈不能容一胡銓以增盛德之光乎重念銓一介書生但閭衆論詢詢實不知使事曲折原其用意亦爲愛君銓本貫吉州奉老母於此銓窻遣去母將疇依陛下方孝友格天欲成和議若置銓於聖度之內使其子母相保不至狼狽誠莫大之恩也臣不勝禱祈之至

忠義堂記

永嘉州治之北有堂曰忠義前太守程公之所建也紹興丙辰端明殿學士禮部尚書會稽李公來鎮是邦既見吏民問疾苦頒條教約與爲清淨之治旹日過其堂規矩宏偉而創立命名之因無所稽考焉吾聞魯公唐人之英言忠義者莫先焉後五世流落溫州魯公末年親書告牒其家傳寶之郡嘗爲刊於石遇者天子官其家永嘉者二人家業清者三人所以彰遺烈而播餘芳者多矣雖魯公之名所在咸仰要之此邦乃其遺跡流風之地吾令求其像置繪堂正徙其石刻列之兩楹使後人知堂名之有屬公等以爲宜乎幕吏東陽鄭某避席改容而進言曰眞卿小邾子顏公

子友之後自顏舍爲晉侍中相傳七葉皆以忠孝名世至有唐眞卿杲卿以堂兄弟門戶並立杲卿常山之名既凜凜如霜雪希烈之變眞卿復振顯於後天其以忠義萃一門乎嘗考魯公上國凡能盡忠於國者無不以孝行稱由是善爲臣子於忠孝之道初未嘗析後世道德不純風俗凋落臣子分兩途始以忠義爲難事至若魯公處死之節論者偉之而識者尤以爲不足道觀其平日議論慷慨落落難合唐旣不得平流皆因地而淺深自灩澦逆數至漁關之藥水號名灘者六百有奇石之虎伏獸奔者又崎嶇雜亂於是諸灘之間者米舟相銜旦晝犯險率破大竹爲百丈有力者十百爲羣背負而進灘怒水激號呼相應卻立不得前有如竹斷舟退其遇石而碎與汨俱入者皆蜀人之脂膏也小人恃有此頗復盜用官米度贓問罪大則鑿舟沈之歲陷刑辟與籍入亡家者亦纍纍而有故漕粟之及漁關者計所亡失常十三吾然後知田之不可不耕也武侯以草廬素定之畫頻年兵出皆以食盡而歸則西南漕餉之艱益千古矣吾君誠心善鄰邊鄙不聳命中外以寬厚之澤蕩洗煩苛塞卒十萬今皆橐弓捲甲而臥吾誠能借其餘力雜耕閑外率以平歲縵田爲準不計狠戾第得粟一鍾卽減漕粟三鍾之力俟諸營儲食能如晁錯所謂足支五歲則時救農租當下天子之詔以是也歲月久深榜目已廢規模尤陋土木垂壓轉運公治凡此皆某臨流之所深念者賓幕閣而皆稱善則願與公等勉之紹興十四年七月日記

耕易亭記

紹興十三年十二月詔川陝宣撫司自河池移治利州示休息兵革裁省用度之意本路轉運判官兼權知利州事王涉乃移治城南虛其郡舍而宣撫所居焉舍在城之西北隅有亭名清暉築於城上郡以東嘉陵江峻潔乎其前亭益以是也歲月久深榜目已廢規模尤陋土木垂壓轉運公治而起之其明日置酒於其上會賓幕閣而皆稱善某曰旣吾言善則願與公等勉之紹興十四年七月日記

耕易其故號可乎蓉疑而進曰是於亭何義且彊而仕老而

與何監秘書耕字道夫

嘗謂世有公論非大賢無所歸人有至情非知己無所訴然而道可行也故公論或不得行天可勝也故至情或不得用而大賢知己俱不易得也故忠臣義士或遭陷黜齎志而沒之後至於名不稱焉豈不甚可哀邪所幸公論未始一日亡於下至情未始一日昧於心一旦道隆天定而與大賢知己者遇則事雖千載猶可白恨雖九京猶可平也某用是敢以先君子之故歷懇於閣下俯鑒之伏念先君子幼學壯行惟古是訓晚出經世績用炳然紹興中被命守蜀更六寒暑而卒以尊君愛民揭思盡瘁爲權臣所嫉忌備諸險苦謫死

嶺表舉天下識與不識無不爲痛後雖久已昭雪而未得決賢名筆作爲文章以傳遠而信後則公論徒溢於千萬人之口無益也葬之日權臣之凶燄未熄不肖孤僅能敉次年月以納諸壙既乃負罪慄慄周游四方覬得伸於知己以爲永朽之託而歲復一歲邈焉無從懷此至情廢寢忘食常恐溘先朝露則終抱不孝己矣天或矜之特誘其衷俾控投於閣下亦竊意閣下必慨然於此也恭維某官以英才盛德爲西州之人傑歷既久人登華要則山益高斗益明凡諸大夫國人皆得已矜式而略無異議則今之所謂大賢可歸以公論者舍閣下其誰也哉先君子守蜀之狀閣下既知之矣嘗先君子出蜀時閣下手送行之序率役造數十百人追餞於舟次其序有曰蜀人將強配之於諸葛武侯韋南康之間而不知公之肯居與否也後三十有二年閣下衮衮登進而某自外入備數尚書郎亟走上謁荷閣下一見相慰勉如平生交且謂蜀人思我先君子果與武侯南康似噫斯言可忘哉則愚之所謂知己可訴以至情者舍閣下其誰也夫如是而不披肝膽以告焉則是先君子之潛德秘行無時而可發矣某舊讀韓昌黎文見張中丞傳後序每掩卷太息曰使我先君子而遇今之昌黎公其亦猶是乎夫張中丞固有李翰傳得昌黎公乃益顯若許遠雷萬春輩非昌黎公則朽腐而已耳豈能留芳於後世耶於乎今得所遇矣且自謂加於前人一等矣昌黎公曰愈嘗從事於汴徐二府屢道於兩州聞其老人往往說巡遠時事蓋謂從所經歷得之故審也而閣下於我先君子則親見而素聞之昌黎公又曰兩家子弟才智下不能通二父志蓋傷其後之無所辨明也而閣下之於某則辱與之進而每勞問焉非加於前人一等邪閣下之慨然如此蓋可必無疑矣某於是勇於自決謹繕錄家傳八卷鄉風拜手以免於執事者徜徉不擯拒爲一肆筆勒爲銘文使永遠於神道則死者不死而某亦得與人子齒矣其爲德可以淺深計也輕瀆嚴重伏希震越

滕茂實字秀穎

天寧節有感徽宗生五月五日以俗忌辟之十月十日

節臨重十慶天寧古殿焚香祝帝齡身在北方金佛刹眼臨

南極老人星于官花覆常陪宴萬里雲遙阻在廷松柏滿山
聊自壽小臣孤操亦青青

哀詞 并序

某奉使無狀不復返父毋之邦猶當請從主行以全臣節或
怒而與之死幸以所杖節幡裹其尸及有篆字九爲之刋石
埋於臺山寺下不必封樹者蓋昔年大病夢游淸涼境界覺
而失病所在恐於此有緣如死窮徼則乞骸骨歸悉如前禱
預作哀詞幾於不達方之淵明則不可亦庶幾少游之遺風
也

齋盥老書生謬列王都官索求了無補從事敢辭難殊鄉復
盟好杖節來榆關城守久不下川塗望漫漫儉輩果不惜一

往何當還牧羊困蘇武假道拘張騫流離念窘束坐閱四序
遷同來悉言歸我獨留塞垣形影自相弔國破家亦殘呼天
竟不聞痛甚傷肺肝相逢老兄弟悼歎安得歡波瀾卷大廈
一木難求安就不違我心渠不汗我顏昔燕破齊王羣臣望
風奔王蠋尤守節燕人有甘言經首自絕脰感慨今昔聞未
嘗食齊祿徒以老爲民況我祿數世一死何足論違或死江
海近或死朝昏斂我不須衣裹尸以黃幡題作宋臣墓大字
當深刋我室尚少艾兒女皆童頑四海無置錐飄流倍悲酸
誰當給衣食使不厄饑寒歲時一酹我猶足慰我魂我魂何
悠悠異鄉寄沈冤他時風雨夜草木空號山

右二詩載元好問所編中州集中略敘本末云茂實字秀

迪以僉書使而元徑稱樞密翰林修撰非宋臣稱謚誤也

王師心字與道金華人政和八年進士初爲海州沭陽縣尉敗劇賊宋江境上詔改承奉郎紹興以後數歷中外金人來歸侵疆樓炤使陝西辟爲幹辦公事又嘗充假金國生辰使屢典大郡歷江西湖北浙東福建安撫使皆有治績在袁州時秦檜方用事監司郡守爭獻羨餘以希進公則以貸貧通租在衢州通判汪召錫擠撫宋室令裕語言誘訕公止之不聽獄興汪迫其行人無敢過者公獨遣人慰安陰調護之洪州轉運判官張常箋注前帥張宗元所贈張浚詩言於朝欲併中之獄辭連百餘家公隨宜庇救多賴以免會檜死事亦息還朝奏宜塞倖門閱言路生財不如節用侍讀三朝寶訓中篇奏祖宗創業爲子孫萬世計甚備熙寧大臣私意改作流毒至今不可不鑒又奏帝王之於史其要在觀得失究治亂今進讀漢書願摘其切於治體比讀之前後進見從容盡規非一紹興末年知邊衆將起憂念至忘寢食具陳事宜乾道初以左宣奉大夫致仕卒事詳見中興諸臣傳後謚莊敏

王師德師心之弟子淮

王師愈字與正一字齊賢幼時默成潘公令賦竹詩末句云願堅松柏操同保歲寒心公異之年十三復以書論爲文養氣之法遂召致門下親教之與龜山楊先生受易論語公又自從呂公居仁問知中朝文獻之傳益自力於學父喪貧不得空族姻欲使從俗火葬號泣不聽教學養母登紹興丁卯進士第與朱子同年相從講貫又周游張宣公呂成公間以聖賢之言爲必可行師友之論爲必可信初調建州崇安尉母喪不行授臨江軍學教授改秩知潭州長沙縣知嚴州信州乾道中召除金部郎官兼崇政殿說書數召見言事上又出手札俾條奏以進嘗對大臣稱王師愈諫官御史才執政嘗懷前貸內府錢數百爲戶部尚書楊倓取諸積逋付金部以督之公以爲此實無可徵徒爲罔上擾民持不可字闕二人爲巧語中公遂罷知饒州就除本路轉運判官改荆湖北路又任福建路最後除浙西提點刑獄丐祠卒階至中奉大夫直煥章閣爵金華開國男其爲政以仁恕爲本而綱目整嚴所至振濟荒覓民力絶權豪長沙之捕妖巫信州之懾驕兵饒州之禽治妖賊韓政淮賊劉伍徒眾皆卓卓可傳斥外二十年不復登朝人皆以不究其用爲恨云子瀚字伯海子柏郎眷齋先生也大愚呂公狀其行朱子爲銘又有寧菴記瀚請爲公墓祠作也

方勺字仁聲著泊宅編十卷今世有之默成潘公集內有贈方仁聲詩云學道悠悠未見功敢言凡質有仙風他年一缽江湖去先向苕溪訪葛洪前有序云公吾里人客寓吳興神情散朗如晉宋間高仕晚得官無奕進意築菴西又養氣之法遂召致門下親教之與龜山楊先生受易論

吳名曰雲茅以衛生養性爲事詩文雄深雅健追古作者
云云凡二百餘言稱重甚至眞蹟藏柳道傳博士家按公
當政和乙未年已五十是時士之稍以才藝多者有岐路
可競進公超然高舉於此豈非賢乎泊宅在烏程相傳張
志和浮家泛宅之所因號泊宅翁益志和亦金華人而寓
吳興者二人志操出處略同眞足以相配而無愧顧世罕
知之或以爲嚴灘人者未之攷也弟鈞字仁夫有秦誥楚
文及石經跋尾攷證詳博具見泊宅篇中

賈廷佐子野

上高宗論遣使書

十二月十四日左迪功郎嚴州桐廬縣主簿臣賈廷佐昧死

百拜獻書皇帝陛下臣聞之詩有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
言人君之不可不自強也書曰其克詰爾戎兵陟禹之迹言
武備之不可廢也平居猶然而況處變亂之際乎恭惟太祖
太宗以聖神武略平定四海創業垂統爲子孫萬世之規模
陛下嗣守基緒適丁艱難正宜不負所託銳意撥亂信威四
夷功光祖宗爲中興之聖帝儻或委靡偷安專主和議信王
倫之說奉夷狄之詔則隳祖宗之大烈所謂蒙恥辱者雖傾
朝盡化爲夷狄之地可乎無天可戴無地可履雖生不如無
生之爲愈臣所以痛悼於心越職犯分號天以取死耳臣聞
端拱二年太宗以幅幀未一下詔求言曰雖朕計之於心固
有成算又念合以眾慮則無失謀應有才抱經濟識洞今古
明當世控制之宜通前代備禦之術朕當虛心以待前席與
談不以疏遠見遺狂直加罪於乎祖宗之念慮其詳審不妄
發也如此況當彼時疆場特小警耳猶不敢自任以今日虜
人不遜名以詔來其可不與天下共圖之豈陛下自有一定
之論畏天下之異議哉大臣臺諫心知其非保守祿位不肯

正言但曰此前人之議耳此聖意所主耳是國有大辱勢將
傾矣莫之能救猶謂國有人乎臣竊料虜使之說必以歸中
國之所當歸還河南之故地咱陛下以拜彼之詔此雖三尺
之童必以爲紿我耳天下之氣勢兩敵則謂和之易成我弱
彼疆則彼以吞我爲心何和之有以項羽之氣百戰百勝約
和於漢割界鴻溝已而項羽解兵謂可高枕有溝東之地無
何口血未乾張良陳平議以今漢有天下大半此天亡楚之
時不因其幾而取之是養虎自遺患也於是追項羽以并天
下此能保其和好久遠乎又若六國之君割地奉秦以求和
秦陽和而陰傾之追亡逐北因利乘便盡有六國之地此能
保其和好久遠乎於乎恃疆吞弱自古而然狼子野心尤不
可測十有二年之間以和之說戲我盡皆空言無一語信遷
延至今遂有詔諭之使萬一拜彼之詔則異日號令必從金
出必將漸令我罷我某師退某舍稍忤其意兵有辭而來是
陛下欵手以天下與虜將無置錐之地矣不然則天下恥於
屈辱將有不勝憤懣如勝廣輩爭出以競鹿天下亦非陛下
有也陛下當彼之時雖悔無及爲陛下萬全之計宜如臣策
上信天命下符人心大赫斯怒決意行師則取陵寢以迎父
兄復境土以雪大恥何難之有語曰時哉不可失今虜使名
以詔來三軍憤憤諸將憤憤士大夫憤憤民心憤憤莫不願
爲陛下死矣其或者以此激我不可知也陛下若不恤衆心
之不平但欲委靡從虜則天下圖視而起將不怨虜而怨陛

下矣可不爲之寒心哉陛下毋謂我弱不能與角若天已棄
雖強終弱若天未棄雖弱終強陛下至此當照戎虜詭我以
和遂大奮發以決於天漢高帝與楚王七十戰敗北者屢矣
靈壁之役室家盡亡滎陽之役賴紀信免彷徨無聊一失職
之人耳然卒能致垓下之捷以王天下惟至弱者能攻堅疆
陛下若不自怯決意用兵欲致中興則席卷胡虜爲漢高之
勝直易事耳陛下無謂我將我兵非虜之敵師直爲壯曲爲
老王莽以百萬之衆攻漢有甲士四十二萬人有能爲兵法
者六十三家旌旗輜重千里蔽空又有長人巨無霸者以爲
壘尉又有猛獸虎豹之屬以助威武史謂自秦漢出師之盛
所未嘗有然光武於談笑間以兵三千敗之於昆陽豈以多
寡强弱論哉陛下立三將如岳飛韓世忠皆忠義可使師之
曲直又不待言而喻若決意於戰則陛下以少破衆成光武
之烈直易事耳所謂初若磊磊落落有志者事終成也臣不
勝大願陛下念祖宗創業之不易思後世清議之可畏斷然
有意於撥亂振不測之怒行不測之威誅王倫拘虜使以快
天下之心以振士民之氣然後下令決意用兵以雪大恥以
復境土遂選任大臣爲大夫種以治於內召還王庶以監督
諸將爲范蠡以治於外則中興之業指日可成與效尤石晉
之計萬萬不侔也臣聞王庶忠勇有謀將士無不服其威名
此亦陛下中興二十八人之一也其可舍諸韓愈曰凡此蔡
功惟斷乃成今日欲爲光武欲爲石晉全在陛下斷不斷之

間耳臣忠義所激號天取死願陛下試與大臣共圖之萬一
困臣微言反禍爲福非臣之幸乃宗社無疆之休不然則甘
心受戮訴於太祖太宗耳于冒天威臣無任隕越戴罪之至
臣廷佐昧死百拜

上高宗皇帝第二書

正月初七日具官臣聞季文子之言曰忠臣之事君也見無
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又聞歐陽修之言曰
士大夫光榮而飽不以國事爲憂惟李翺惟唐堯以一旅取
天下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以爲憂使當時君子皆
易其心爲翺所憂之心則唐之天下豈有亂與亡哉今日虜
計叵測以和好來而使以詔諭可謂至無禮矣臣食陛下之
祿不能致鷹鸇之效徒懷李翺之憂流涕痛哭未知死所臣
近者不度愚賤嘗遣人詣闕冒進封章瀆犯天威自量必有
斧鉞之誅而側聽逾旬威命不至但見道路沸傳十二月三
十五日行在榜示謂大金許歸梓宮母兄復還河南故地並
無需索二十七日遂迎虜詔大內廟堂事秘臣不知其詳然
而信如王倫之說奉虜人之詔不振一戟不煩一戈迎母兄
取梓宮坐收故地則可以與舞干羽以格有苗同日而語此
陛下修德所致邪抑朝廷有大賢者虜憚而爲此舉邪陛下
自視三者若茫然未有則虜人之所以啗陛下者正可以爲
弔不可以爲賀亦有以吳越之事告陛下者乎越王句踐困
吳太宰嚭以行成率叔來朝吳王大喜過望以爲信然獨伍
子胥懼力諫以浮辭詐僞慎不可聽吳王怒賜子胥屬鏤之
劒子胥曰必植吾墓上以梓令可爲器而抉吾眼置吳東門
之上以觀越人之滅吳也其後越果大敗吳而滅之遷其主
於甬東與百家居之吳王曰孤老矣不能事君王也吾悔不
用子胥之言自令陷此乃蔽而而卒曰吾無面目見子胥也
今虜之撫我猶越人之啗吳耳虜日以吞我爲心何憚於我
而欲歸我母兄還我故地夫三關不復雖得中原陛下將何
術以守之縱以金人和議灼然可信既歸母兄矣又曰還我
故地矣是金之德我甚厚異日有無厭之求難從之請陛下
將何以應之陛下獨不念劉豫之事乎豫父子事虜甚謹既
而虜忌豫稍振而疑之乃縛其子又縛其父束於閽闍之中
寒心陛下縱欲以母兄爲辭臣事犬彘偷爲目前之安自此
國勢衰削太祖太宗基業之盛隳於陛下之手無復中興之
望復何面目戴黃屋以王天下哉傳曰鳳皇乘於時昔秦穆公有地三百里知時宜之變攻取西戎及後蒙
恬侵胡闢數千里匈奴不敢飲馬於河置烽燧然後敢牧馬
故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貴自強也今天下切齒恨不食
王倫之肉人心忿屬莫不願爲陛下死事益至此極矣陛下
若一旦不勝其憤屏絕和議決之於天與四海誓雪大恥如
探物囊中可以必取陛下何憚而不爲此臣聞文王一怒而

安天下之民詩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於天下是也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克相上帝寵綏四方予曷敢有越厥志是也以文武之至寬仁事有不可忍者見於一怒遂安天下之民此所以爲文武也又若齊威王之初委靡不治諸侯並侵於是發怒封卽墨大夫烹阿大夫遂發兵以西而擊趙魏奔走請和人人皆爲震動不敢飾非諸侯聞之不敢加兵於齊者數十年由是觀之衰弱不振之弊莫先乎自疆陛下以堯舜文武之資遭虜陵侮爲日久矣今日之使尤可怪駭陛下何不發文武之怒力圖中興之烈況以天下之大承祖宗積累之基厚澤深仁在人未替詎可甘心爲虜藩鎭取笑仁愛陛下所以告戒者甚明乃者季冬十有九日辛未天震雷其占以爲天以雷霆爲威人君以兵刑爲威暮冬而雷此不測之雷也時方伏藏俄然震驚出人意外良由國家委靡虜人嫚侮天意不平欲陛下震不測之怒行不測之威亦猶皇天震不測之雷也雷出地奮曰豫豫之卦利用行師此天意也陛下有將有兵何不試用之用之勝可以爲光武用之未勝保守長江尚不失爲元帝何必含羞忍恥乞憐於犬羝哉陛下毋憚虜強謂不可敵漢武帝軍臣伊稚耶單于馮陵不已武帝震怒選任衛青霍去病以攻之未幾衛青討蒲泥破符離逐白羊擊樓煩而匈奴遁霍去病躡皐蘭下折斬蘭盧侯二王而昆邪降自是匈奴太阿稍息風塵之警何者勇士壯馬非中國之所無而漢人奮不顧命以直前雖匈奴之衆亦所不能當也又若李唐之初頡利常率衆百萬掃境入寇太宗念欲刷恥於天下遂率六總管出通漢出定襄出金河出大同出常安出廣武以討之無何俘頡利告太廟遂空漠北之庭夫漢之匈奴唐之頡利若不可敵然終底滅亡消息盈虛理當然耳今虜者屢矣其殘忍酷烈如此其極安在陛下今日能保其爲君子長者而無後患乎不然則將以我爲劉豫縱不得已欲爲毋兄少屈又念安然以復故地臣恐異日必有不可堪者而況咽喉之地虜既自據蓋如往時收復燕山以彼所棄來固我耳陛下雄才大略春秋鼎盛儻於此時翻然易慮爲光武之所爲則萬世而下仰陛下爲聖主願不偉哉臣竊謂皇天

封之內四封之外選賢任才共圖興復分道並進夫虜人以爲我不足與者而我遽爾奮發非獨人助之天亦助之矣易曰傾否先否後喜又曰易簡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

佑之吉無不利惟陛下思傾否變通之理赫然奮發如天震霆功光祖宗爲中興之主則天下幸甚萬一優柔不斷姑且善爲之辭回遑虜詔一切示不敢當而我日修守禦旋爲之謀亦不失策彼犬羝者寧有好心爲我若必取信王倫隱忍自屈爲金劉豫方且稱慶以迎梓宮母兄以復中原故地則是墮虜計中天下大事去矣臣甘爲子胥之死抉眼以觀天下之大盡爲虜有耳陛下當彼之時雖悔何及臣非不知言觸忌諱必遭誅殛然憂國之心懇不能已庶幾宗廟社稷之靈助臣精誠感動天聽其敢避死使後世有秦無人之歎哉臣不勝俯伏待罪之至

師道嘗作賈惻定畫象贊并序云君臣父子之義不明於天下奸臣倡邪說以誤其國賢人君子力爭而不勝固末如之何然其正大之情英偉之氣千載而下聞者猶感憤激烈則民彝大典之重豈不足以有所助哉宋靖康之禍酷矣高宗脅於秦檜之謀忘仇請和屈膝聽命紹興戊午遣使羣臣交口合辭以爲不可而胡公銓上疏言尤切直金人購以千金讀之驚歎東陽賈公廷佐時爲左迪功郎嚴州桐廬縣主簿一再上書累數千言劇論仇恥之不可忘名分之不可貶和約之不可信請拘王倫拘金使決意用兵其激切之辭有曰陛下爲戎人諸侯臣爲犬馬陪屬曰此天也祖宗之天也此地也祖宗之地也一朝而化爲夷虜之天地可乎無天可戴無地可履不如無生曰陛下委靡從金則天下圖視而起不怨金而怨陛下曰劉豫之祠可謂寒心陛下尚何面目戴黃屋王天下邪嗚呼其言一至此哉大略與胡公同皆其君所不能堪又謂今有將可使有兵可戰直爲壯曲爲老毋以强弱多寡論是又本乎義理之正而深識事勢之宜非區區較計利害之間者也胡公既遠竄而公顧弗及豈以其猶不直斥檜而獲宥歟考之宋史當時內外之臣如李綱王庶曾開張燾晏敦復魏矼許權趙雍胡珵朱松張廣淩景夏常明范如圭李彌遜方廷實梁汝嘉蘇符蕭振辟徽言鄭剛中之徒章疏略見一二而廷佐曾不得齒名其間豈又以小邑下官在所略邪魏掞之集議今亦無考世知誦胡公之書而不知有公惜哉公字子野世居東陽之蘭谿紹興二年進士第升朝爲大理司直通判湖州台州遷詳定一司敕令所刪定官後薦起知處州遂致仕後贈朝奉大夫今其鄉猶稱賈刪定六世孫某出公二書及家譜示予併獲拜其像英風氣概凜然若存吾鄉有人如是而忍使之泯泯澌沒哉竊不自揆表而著之復爲之贊曰

昔在紹興屈身和仇嗟嗟賈公獨爲已羞越職叩閽攄憤陳義子房之忠仲連之志天地與立曰維綱常二書之存千載有光其官則卑緊節甚偉遺像凜然孰不仰

止

元 吳師道 撰

倪樸字文卿浦江人居石陵村嘗應進士舉有志功名不爲無用之學紹興季年爲書萬言極論滅金事不果上書言地會元志四十卷爲悉用兵攻守險要事尤精地理著輿地會元志四十卷爲人抗直不能安曲里豪樓某乘其與縣宰有隙誣搆之徙置筠州以赦得還嘗自謂業古文三十年有雜著六十篇要之皆無愧古作今存集七卷會元志失考云

擬上高宗皇帝書

臣聞智者見成敗於未形之前衆人見成敗於已形之後今成敗之勢已昭然矣而勞於國議者且猶爲之憂疑不可不斷於心而不可緩者有七臣請先論其强弱之勢然後以次陳之爲陛下獻今之進謀者莫不曰彼强而我弱彼衆而我寡彼大而我小强弱不敵衆寡不鬬小大不戰事未可以先舉夫弱不可以敵强寡不可以敵衆小不可以敵大是天下之常語耳非所以爲謀也古之人謀人之國者論其機會之可乘形勢之可勝而已初不在於他也苟以强弱小大衆寡而言則秦并六國而强胡爲而喪符堅舉百萬之衆胡爲而敗不知天下之理大則易危小則難傾强則易挫弱則難折是故取大國易取小國難滅强敵易滅弱敵難向使贏秦不并天下而獨據崎嶇之隘劉項能奪而使符堅不有中國而雄據關中之地謝安雖賢能挫而敗之乎此成敗之理不在於强弱衆寡大小也審矣夫秦王之智力百倍於東晉之勢力萬倍於古人破而滅之其爲力也豈不易哉此臣下而劉項不階尺土之勢以滅之符堅之智不逮於庸常而人才智不逮於庸常而吾之人才智不逮於庸常而吾之金人才智不逮於庸常而上下之和與不和民人之怨與不怨鄰國之侵與不侵今南北隔絕臣不知其詳皆在所不論臣嘗見强壯之人無故而暴卒者先數月間其言語必失次其動作必失宜蓋身將亡所以灼知其勢雖若甚難而實甚易者此也金之可以必滅者有五以臣之所得於見聞者言也若其政令之暴與不暴

與之辨臣謂今金人之勢其可以必滅者有三其事勢相關而不可緩者有七臣請先論其强弱之勢然後以次陳之爲陛下獻今之進謀者莫不曰彼强而我弱彼衆而我寡彼大而我小强弱不敵衆寡不鬬小大不戰事未可以先舉夫弱不可以敵强寡不可以敵衆小不可以敵大是天下之常語耳非所以爲謀也古之人謀人之國者論其機會之可乘形勢之可勝而已初不在於他也苟以强弱小大衆寡而言則國家自倡兵以來智者無所施其謀勇者無所用其力愚者無所效其死貪者無所得其利其怒敵之氣樂鬬之心莫甚於此時也鼓而進之鋒必不可遏此其可以必滅者三也

欲亡之也欲犯我而修吾之舊都是天先修之以待我也其兆如此其可以必滅者一也自古人君其所以成非常之業建不世之功者莫不係於人心之向背今天下之民閭阯不分兵四出若老若幼會遇之際坐語之閒皆舉首加額曰願吾皇宗廟有靈天地有感一舉而誅滅之是吾民怒之也天欲亡之吾民怒之事何患乎不濟哉此其可以必滅者二也國家自倡兵以來智者無所施其謀勇者無所用其力愚者無所效其死貪者無所得其利其怒敵之氣樂鬬之心莫甚於此時也鼓而進之鋒必不可遏此其可以必滅者三也中原皆禮樂衣冠之俗所尚者聖賢之事所習者禮義之教一旦驅而易之豈其心哉夫以禮樂衣冠之俗而驅之以兵而獨據崎嶇之隘劉項能奪而使符堅不有中國而雄據關中之地謝安雖賢能挫而敗之乎此成敗之

戈弓矢大者必不願爲仇敵之臣小者必不願爲仇敵之民今吾以其所願易其所不願彼不叛而歸我者吾不信也此其可以必滅者四也國家列聖相承深仁厚澤滲漉於天下而固結於人心垂二百年非有窮兵黷武以害之而爲天所棄也是宜中原之民亡也非有暴刑虐政以殘之而爲天所棄也是宜中原之民未厭於我也其心未厭於我必日夜引領東望於我矣苟傳檄而呼之彼不望風而響應於我者吾不信也此其可以必滅者五也金不可以不滅其說亦有五者大抵以利害相反而言也且天奪其魄而欲亡之是天與我之時也天與不取反受其殃此一不可不滅也百姓怒金人之剝斂於我久矣三軍怒金人之陵侮於我也亦已久矣苟逆其心而挫其氣

臣恐陛下之憂不在金人而在蕭牆之內也此二不可不滅也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漸習之效也中原雖禮義之地禮樂之俗疆而易之者三十餘年矣今而不取則凡生長於彼者舉將漸忘其本漸忘其本則無復有望於我矣此三不可不滅也中原之民雖深被吾先王之澤深感吾先王之德化今爲金人所據者亦二十餘年矣今而不取數年之後老而壯者大抵已死後而生者不識吾先王之德化而惟知之則亦無復望懷於我矣此四不可不滅也今金所可幸其所和者惟增歲幣之一說耳倘可增幣以幸其少和則一二年之後我愈窮而弱彼愈富而强彼得以乘四者之弊而肆其志我無一以待其變事勢之危可勝言哉此五不可不滅也夫金之可以必滅者既如此其不可不滅者又如彼則滅之之策其可不獻乎滅金之策有三而所用則一非有上中下三也皆所以因敵而制勝也用兵之法先發則制人後發則致於人今金雖有意於犯我而事不舉則謀未定謀未定則號令未一號令未一則純乎未備陛下宜先其所發令諸將水陸並進直衝其屯戍之所而襲取之則破之必矣所謂疾電不及瞑目迅雷不及掩耳也破其屯戍奪其要害而守之使中原之民知所向慕陛下然後進都江表以壯諸將聲援之勢以慰中原歸附者之心則黃河以南可傳檄而定益先發之策誠今日之至機也何者金自講和以來三三十年之間彼嘗恃强凌我而我嘗屈於弱彼嘗以戰脅我而其丞意以壓之乘其不備以入之勝之決矣此滅之策一也彼如失衆已舉警備已嚴陛下當使江淮之師堂堂之衆出壽春出盱眙出漣水以迎其前然後選軍出荊襄入陳蔡繞出其後以潰河洛諸軍出隴蜀入散關據關陝以震兩河天下定矣益金以吾都吳會則必以吾所重者在東南彼如傾國而來其大兵大將必聚於東南其西北必虛故吾荊襄之衆得以向宛洛隴蜀之衆得以入關中關洛震動則彼分我專事何有不濟昔者諸葛武侯嘗欲用兵爲蜀表裏之勢以圖中原矣益嘗爲先主謀曰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外結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衆以向宛洛將

軍身率益州之衆出秦川如此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未幾荆州爲吳所襲取而亮失荆襄表裏之勢故亮不能獨用蜀以取關中而亮之素志卒以不遂今者吳蜀一家荆襄一地臂指相從表裏相應無所窒礙吾於此擁江淮之師率綏賊勢於淮南使荆襄隴蜀之衆擣其虛隙潰其內此滅金之策三也若其鋒未可當其勢未可遏陛下當斂江淮之兵列而守虛兩淮之地以待之金之所恃者騎而已舟楫之間非其所長以吾所長控彼之短雖百萬之衆無所用彼兵深入吾境臨江不敢輒渡吾深溝高壘據江不與之戰夫千里興師速戰則利相持則不利延日持久糧運不繼士心必危師久而無功則糧竭而財匱其衆不自亂則必自潰勢之必然也此不戰而屈人兵之策也滅金之必矣此滅金之策三也

抑嘗思之陛下必欲一舉而復中原滅仇敵非蜀兵不可何者彼以吾之精兵皆在於東南其虛之於我者亦東南也吾江淮之兵深入敵境則必與敵相遇不入則必與敵相持勢不能直進與之周旋於中原也蜀之於吳相去萬里勢若不相關彼必不虞於我也彼之意在東南而吾之意在西北吾得志於西北則東南之兵不足慮也用兵之法不過虛與實而已法曰實而備之又曰進而不可禦者衝其虛也敵之實吾能備之敵之虛吾進而衝之則何不利之有且彼不與吾相持於東南吾之西兵固不可以深入惟其大兵大將舉聚於東南而吾之西兵得以乘其虛而擣之是猶秦兵雖强而

韓信請益兵三萬北擊燕趙東擊濟南絶楚糧道而西會於滎陽使愚者聞之不笑其狂乎則以爲迂也言出於口而成於手合若符契無毫髮之差苟規模不素定於內其能若是之神乎然臣之所言不徒虛語矣其事勢相關不可緩而有七者曰順天曰立將曰屯兵曰疆兵曰防奸曰安民曰理財是也國家自偃兵以來陰陽不和居高者苦亢旱處下者怨水澇螟蟲不息陰害嘉穀而今歲尤甚當春陽發生之時而凍雪連月浹旬不止蠶麥所收百無一二今又加之以大旱州縣決滯獄於道租上下祈禱靡神不舉而絶無響應民心憂懼不知所爲夫今欲舉大事而天意若此其可危乎哉臣伏覩陛下無暴刑虐政以動民之怨無窮兵黷武以傷民之

和又刻心削志不爲侈靡不樂游獵不興宮室不營苑囿言
斯聽謀斯從利則興之害則除之覽大之詔無時不下其所
爲皆善矣而天意若是者必有怨怒之氣積於下奸於上者
故陰陽乖謬而雨暘爲之不順臣聞故將岳飛忠義無比志
清宇宙一旦爲權臣所害天下痛其冤至今大小猶云云也
夫孝婦之冤不伸猶歷年爲之不雨況忠臣義士動業炳天
地忠精貫日月無尺寸之封而反受大戮其怨怒之氣豈不
充積於天地之間哉是宜歷三十餘年陰陽繆戾而災患不
息也臣聞前相張浚陛下佐命勳臣雖一時兵挫地失而志
在滅敵陛下不念秦伯用孟明之事聽妨功害能之說痛怨
以將威論定而後選選定而後立立定而後威可行焉此太
公用兵之深旨也陛下無謂今日事未舉敵未動不可假而
自由分置士卒號令諸將則三軍之士知所服從矣太公六
韜言論將而次之以選將選將而次之以立將立將而次之
以將威將威而次之以勵士勵士而次之以教戰教戰而次
之以料敵料敵而次之以治壘治壘而次之以決戰決戰而
次之以敗軍敗軍而次之以窮將窮將而次之以逃將逃將
而次之以擒將擒將而次之以禁士禁士而次之以厲士厲
士而次之以報國報國而次之以明賞明賞而次之以激士
激士而次之以益勢益勢而次之以假權假權而次之以因
敵因敵而次之以隨時隨時而次之以變動變動而次之以
分合分合而次之以奇正奇正而次之以虛實虛實而次之
以示眷顧之意而陛下不悟也不然災異之來何自而起
乎臣願復故岳飛之封爵祿其子孫以申其冤抑之氣詔復
張浚以副天下之望則天時自順雨暘自若金人可得而滅
矣此順天之說也天下安注意將今天下之
勢不爲安矣陛下之所注意者誰邪未得其人宜求其人而
用之已得其人宜明而立之不宜尚循常職也孫子曰卒未
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則難用夫士卒所以親附於將者
以其威愛素有以服之也今有將之職而無將之權則威愛
安足以及士卒乎邊境苟有倉卒陛下臨時授以斧鉞則諸
將未必用其命士卒未必服其罰陛下令雖未欲築壇而拜
之以張露其聲勢亦宜假之以兵柄使之得以
自由分置士卒號令諸將則三軍之士知所服從矣太公六
韜言論將而次之以選將選將而次之以立將立將而次之
以將威將威而次之以勵士勵士而次之以教戰教戰而次
之以料敵料敵而次之以治壘治壘而次之以決戰決戰而
次之以敗軍敗軍而次之以窮將窮將而次之以逃將逃將
而次之以擒將擒將而次之以禁士禁士而次之以厲士厲
士而次之以報國報國而次之以明賞明賞而次之以激士
激士而次之以益勢益勢而次之以假權假權而次之以因
敵因敵而次之以隨時隨時而次之以變動變動而次之以
分合分合而次之以奇正奇正而次之以虛實虛實而次之
以與之權也今分遣諸將屯劄要害者大抵皆武悍之夫持兵
帶甲動以萬數節制雖有所歸權輕不足以抑之也臣恐輕
操妄動止無制將以統之其變恐不在於敵矣此立將之說
也用兵之法以虞待不虞者勝則屯守之說又在所先也昔
晉將取吳或請益成兵以備之而孫皓不聽及晉師起知其
無備順流乘虛直取金陵若行於無人之地使皓聽其言增
益精兵控其要害晉師雖強且衆豈不殆哉今陛下神智先
見因其使命求釁而知其必叛故先分兵屯劄於江鄂兩淮
之間據其衝要所謂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也無恃其不
攻恃吾有所不可攻者然戰而不知分合之變不可戰守而
不知分合之爲變則亦不可以守吳王知分兵以禦越之左

右而不知爲中軍之所襲王莽知合衆以圍昆陽而不知爲孤軍之所敗此戰而不知分合之變者也秦王知固其外而不知劉項擊其內元濟知據其前而不知李愬襲其後此守而不知分合之變者也一分一合而後爲變不唯用於一陣之間爲然也散而守合而攻進而鬬退而處皆不離乎此也今屯兵之所地之相去遠者千餘里近者數百里前後分離形勢孤立遇緩急左不及救右恐難有功宜分諸道各以重兵繼其後而爲之聲援爲之統率謂如兩淮屯兵則一統於維揚沿江諸屯則統率於建業上流委命於夏口沿漢聽令於襄陽使之左則右一處受敵諸屯皆應表裏相維縱橫相合號令相通若一身之運臂指攻其右則左應之攻其左則右應之敵擊其左吾擊其右敵擊吾前吾攻其後攻其所必救出其所不意吾之守敵不知其所攻吾之攻敵不知其所守如此則勢雖分而實不分地雖遠而實不遠以守則固以攻則克然後爲善之善者也若各自屯守前後不相應表裏不相關是不知分合之變者也守而不知分合之變且不能以自守安能制勝於敵哉此屯守之法不可不知也兵强不在於衆而在於精不在於精而在於氣氣不壯雖精且衆不可恃今夫閭巷之間聚羣挾黨欲合鬬而別其雄者甲衆而乙寡乙雖算其間有一人攘拳奮臂大呼而直前則乙之黨勇必倍而勝甲之衆雖至憊至弱者亦奮怒而不顧此無他氣使然也今朝廷久不用武州縣

間多有慷慨感激之士奮壯勇敢之人聞國家將爲滅敵之計莫不奮然而無由自數願陛下詔州縣其有豪勇敢死之士願奮義以助國立功者計自陳團結士伍皆勿黜擾爲制號爲義兵文武智謀之官擇其豐采可畏愛於下者使帥其衆教以攻守之法勿與官兵淆雜養之有方教之有法賞格優厚用之則必欣然樂鬬大者貪功業小者貪爵賞所向必無前所戰必無敵官兵得以藉爲聲援氣必百倍勢益壯而兵益强當之者潰觸之者敗此强兵之策不可不早圖也今國家禁衛之兵及州鎭之兵皆已抽發於屯戍之所朝廷深思遠慮今州縣有立四隅官分結保伍而統之誠良策也以臣思之天下之民皆感陛下仁厚之政惻怛之誠自非凶荒饑饉之歲雖驅之爲亂不可也然奸雄之人其黨與必衆其聲望必雄藏奸應盜爲之囊橐幸天下有變而肆其志令州縣往往以此曹雄於羣不逞之間豪暴而無賴者多從之四隅之職悉委之此類臣常以爲憂且一都之間有都分一都之中有保正副正副正之下有大小保長之說上下相率大小相維暗與古之比閭族黨之制相合而不善用之耳誠因此等級而卒伍之嚴爲之制使各自安業不變惑其心遇有敵州縣長官臨時都統而用之孰敢爲變哉不然適足爲生事之端而已臣未見其利也夫奸雄之人難以法制而易以勢消彼之所資以動者皆其鄉黨無賴之徒勇健之夫也無賴而勇健以前强兵之策召募之則十去其五矣誠令州縣

厚賞以餌之多方以誘之則必盡得之矣朝廷資其用而奸雄無所肆一舉而兩得之此防奸之策也今事未舉兵未出紛紛籍籍咸謂陛下爲遷都之事臣不知其然否也臣謂遷都改邑在他時則可在今日則不可何者當無事之時人君遷動則弱者無憂危之心强者無覬覦之望此其勢然矣陛下必欲遷都金陵以壯軍勢且宜偏守錢塘營繕城郭爲不動之計使民心安而無所惑使奸雄之人靜而無所望待大軍將舉陛下明詔天下董六師之衆爲親征之舉以號於民然後親進而都之外足以聲援諸將慰撫三軍內足以安民心慰民望此安民之說也法曰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則三軍所恃以動者財也況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則理財之說固多矣臣欲望陛下行屯田募

墾闢而冷敵勞已萌兵力不可以罷邊堠有儆則貸民不可輕往臣欲望陛下算商車借商緡則臣不忍爲桑弘羊韋賓都割剝天下以欲民怨其所欲言者姑望陛下權其所取以優民時其所用以省費耳有若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非百姓足而君能有足也益善藏者當無事之時則藏於民而聚於國當有事之時則取足於民而不使其怨是故民不足則君亦不足民有餘則君亦有餘然則歛散之術必有權以用之也權者非他濟時之急權時之宜也鬻官爵賣度牒雖衰世之事然權一時之宜濟一時之急猶勝於橫賦暴害以歛民也且彼買官爵買度牒者不以價例之高而樂欲得之者

時之罪永結催課之徒杖責不訖於體枷鎖不離於身嗚呼神祇祖考其樂於此乎哉且陛下所以備圖立立明堂殺牲備禮以奉祖考以禮上帝豈非欲昭答其心奉承其意使神祇祖考鑒而享之安而樂之哉然天神地祇人鬼依人而行者也其所賴以爲主而依附之者君而已今故都淪沒三十年矣神河帝岳曠而無主則神祇之心所以望於陛下者何如也故陵舊廟無所依歸則祖考之心所以望於陛下者何如也謂宜明詔天下以恩賞無與於祭祀國步多艱財力不可以妄費臣民宜悉此意惟禮文儀衛不可無者當之其餘一切減罷停橫恩以需有功省濫賜以待將士使帑藏豐實資用餘饒俟機會以復中原上以圖答神祇之心下以圖報

祖考之意其誰曰不可明堂之禮久廢不講陛下振舉舊典以易郊祭是誠有意於省費也然賞賚之格去郊禮無幾而羣臣上下皆知勢有所不可而無一人爲陛下言之者豈非言之則不利於己乎且一郊之恩大者澤旁延於數世小者榮及於子孫非有公天下之心而不私乎己者孰肯爲陛下言之哉臣願陛下斷自宸衷勿牽羣議裁節妄費以濟軍興則國用可足而兵食可給矣此理財之術要在時其用以省費之說也夫漢屈羣策故能不偕尺土而取天下楚憿羣策故雖敗天下而身敗於人今陛下并天下之謀兼天下之智將圖恢復以成不世之烈臣雖愚昧無高世統人之見然其所言皆於天下之公心而當於神明之理陛下無以爲狂瞽之言而忽之也無以爲冒進不根之言而屈之也臣草茅之士朝廷無先容之人而帝王之威雷霆不足以爲喻臣非土木豈固欲危其親亡其身甘心於此僥倖於萬一哉誠恐機會一失雖悔不可復追故忠義之心感發於內不能自已言出於心而不自知也夫知者當安危未兆之時猶不忘於慮況事機已形乎聖人當無事之時猶不忽於聽況有爲之際乎臣願陛下參酌人言推而行之以成天下之事業以遂天下之公願則退而就戮臣無所憾

上太守鄭敷文書 景望

古之人一事之不知則終身以爲恨非固務爲該博而多識也以爲天下之事所不必知者吾不知也固無害所當知者

一有不知則或至於失昔者孟明視之伐鄭蹇叔知其必敗於殽周亞夫之謀吳楚趙涉知崤澠之間必有伏使孟明知殽之隘而聽蹇叔之言則秦師無殽之悔矣使條侯不知殽澠可以藏奸伏而昧趙涉之策則中吳楚之謀必矣愚於此然後知地理之學兵家之所急而學士大夫之所當知也漢高帝之入秦也蕭何得秦圖籍國朝平南唐也先得其十九州之圖經故高帝之取天下太宗之伐江南皆能盡知當時險阻阨塞戶口多寡之處據形勢而守其必爭之地以之取勝而無所失愚然後又知輿圖地志誠國家之要典也竊怪夫今之學者東西南北之不知遠近險阻之不識當用兵多事之時指地圖按史冊高論天下之形勢而曰吾能辨其成敗之所以然而知今日攻守之勢所當然其欺我哉往者僕嘗謂讀左氏春秋至公矢魚於棠釋者曰高平方輿縣有武唐亭有魯侯觀魚臺求之地志不知方輿於今爲何縣讀西漢書至圍羽垓下釋者曰沛洨聚邑名也求之他志不知沛之洨於今爲何邑於是徧求地志之書東夷考之作者不可勝紀大抵皆雜而無統冗者失之穢簡者失之略誕者失之誣拘者失之泥慨然憫斯文之缺遂歷攷載籍搜括百氏而以今之州縣爲準由漢以來其間郡縣乍離乍合忽廢忽置變名易實而不可按辨者俾皆繩焉會歸於一凡古帝王之所都禹貢山川之所經春秋列國之所在與夫古今關防津要戰爭會盟之地古基遺迹旁搜並取庶無遺焉其有乖繆則

爲之援據引證以相參攷實而不浮自成一家幾千萬言分爲四十卷目之曰輿地會元志蓋取其統有宗而會有元也然今學者大抵急於利祿而專於時文故不識者不肯目而識者未暇觀也未遇知己是故書成而不克顯抑嘗觀古今之人才全而德巨者固無所不有而其下者則各專一藝業之終身而傳之子孫襲之於樂垂之於工羿之於射羲和之於歷而王良造父之於御皆專精致力於一藝之間而名於世後之爲樂爲工爲射爲歷爲御者必稽焉蓋以其精且審也模於斯文積力十餘年而文始就雖未敢以望古人而其用心亦勤矣其文多無資不能錄去年冬曾攜其稿見上舍陳亮同父僕與同父皆荆溪門下士也荆溪謂周葵將介之以見閣下與正字呂公近聞其到城曾袖之以見閣下矣苟有可取則固望閣下主張之其有疎謬而未全也望閣下指教之務欲成就之而後已無使其淪沒而無傳也僕又嘗合古今夷夏草爲一圖縱橫丈餘了然可觀就館潘氏某主翁好事繪爲帳以便觀覽今借來以呈閣下知其用心不爲無用之學也

書唐史諸傳

光弼以侍郎史崔眾傲倨不平之御史長揖宰相未爲無禮也因其不爲禮卽付兵而斬天子御史光弼其無君哉曰若使者宣詔亦斬中丞此何理耶昔穰苴斬莊賈以明威者權也其於事也宜光弼之斬崔眾私恨非權也李光弼

馬燧平汴州解邢圍蹙田悅斬李懷光以奇制敵功亦無尚矣至於以私忿而交惡於李抱眞暗於機會而甘受吐蕃之請縱敵生患而功以不立雖可嘉也亦可貶也朱泚陷京師帝西幸李晟以孤軍當巨盜燧提大兵坐太原止分五千援奉天燧亦異人哉馬燧

子始讀顏眞卿傳見其棄中原事嘗竊怪之以爲宜守以挫賊且以堅諸郡守城之心棄之則失策也及觀穆宗傳見魯公以不用寧言爲恨始知魯公之失策是實然太宗以辭色折程名振見其不屈而後奇之遂用以爲將意其勇也人君以是取人疏矣幸而中焉不可以爲法程名振

城居諫官數年不言事韓退之作諍臣論以激之城猶不屑也至貞元十年陸贄以論裴延齡事貶爲太子賓客時城居官已八年矣則貞元三年爲諫官也按德宗紀貞元六年殺皇太子妃太子幾廢夫吳通元史法書殺者罪其君之濫刑也今至殺太子妃殆非細事也而城猶不以屑意使後無延齡事則曠官尸祿城何以辭雖然城賢者也在城則可在他人則曠官不可後之居是職者欲如城所爲當如魯男子之學柳下惠則善矣陽城

唐三百年如貞觀之致治開元之升平高躡兩漢庶幾三代州縣循良之治當不減於漢然唐史傳循吏者凡十五人而附見於傳者又數人如賈敦頤韋丹之徒雖時有一善之可紀然其人皆碌碌不足道無有一人如漢龔黃輩聲名磊落

膽炙人口者讀唐史吾得二人焉如倪若水之治汴以清正顯陸象先之治蜀以仁恕稱二子文雅足以飾吏事敦厚足以粹風俗則又非漢龔黃數子比擬也然史臣不傳之循吏者以循吏不足以傳二子也予於唐史取倪陸二子以爲唐之循吏云循吏

崔隱甫不屈宰相牛仙客信乎其剛可尚也然黨李林甫而逐張說何哉蓋憎愛之情異也剛則吾不知也崔隱甫

朝宗嘗薦崔宗之嚴武於朝當時士咸歸重之至言不願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荆州今攷其傳亦初無甚過人之事唐人乃云爾者蓋以其識拔後進之一節也然則樂推挽士宜其名重於時哉韓朝宗

蘇簡字伯業遲之子遲則黃門公長子也淳熙丁伯充建炎二年以右朝請大夫直秘閣知婺州奏減買羅額按揮麾錄三年葉夢得爲左丞十四日罷其自記奏對語云知婺州蘇遲奏本州上供羅皇祐敕額一萬疋今增至五萬八千九百九十七疋乞減一半上惻然今依皇祐云法羅局奏今用度不同恐減太多乞減二萬并八千有零從之父老爲立生祠因家焉卒葬蘭溪靈洞今棲眞院側後贈少傅婺之蘇氏始此公以祖恩補假承務郎宣和初調鄭州司刑曹滿監華州錢監改京兆府曹建炎充江浙制置書

寫機宜文字通判宜州未上改饒州紹興初監都進奏院江淮開都督府選入幕府守嚴州使者列薦請便養守建州嚴人思其遺愛再除守嚴州知處州直秘閣帥廣東轉諫議大夫眉山縣男措置海盜有方除直徽猷閣尋除直龍圖閣帥洪踰月能次年辭召丐祠轉中散大夫復龍圖閣致仕乾道初封中大夫二年卒復贈少保有山堂文集二十卷

蘇策字伯行簡之弟以外祖梁子美恩授將仕郎主新鄭簿辟江西帥屬改秩知錢塘縣諸軍審計司軍器監丞兼權吏部郎出爲閩曹守台州丁父憂終喪奉祠十年而卒祔葬蘭溪紫巖鄉少傅墓傍梁贈朝議大夫爲人明敏遇事嚴辦在錢塘減稅課之無藝者在閩罷運鹽神綱以請求得之者在台禁私鹺而課入自倍在吏部主右選號爲精詳平允事見簡所撰墓誌

蘇諤字伯昌簡之子以祖恩初任浙東帥屬知台州仙居縣江西運司幹辦主管文字知柳州又除邵州韶州繼遭父母喪服除入對除寧國司馬直秘閣明州司馬召除工部郎中改兵部尚書郎補外直顯謨閣湖南運副明州長史召除大理少卿太府卿秘閣修撰知鎮江未上以弟誦卒丐便郡經理其喪得江東運副改提刑未上遷江西後奉祠卒官朝議大夫贈至正奉有拙齋集

蘇仲字伯言諤之弟父恩補將仕郎終知濠州

蘇誦字伯茂諤之子以祖恩初任紹興府司法參軍舉知嚴州建德縣監都進奏院丁父憂免喪添差通判秀州幹辦諸軍糧料院司農寺主簿將作丞補外知衢州兩建提舉就除通判轉朝散大夫

次韻張正民遊智者寺

養拙何所詣白晝門常關剝啄有好懷繞郭橫秋山佛廬占山麓清淨非人間曳杖得晤語幽尋爲怡顏三峰聳而秀羣巘抱以環寺同喬木古僧與白雲閒一烏不復鳴流泉自潺湲歲盡意不盡日長愁更長將士介生蠟黔黎疢復瘡拂膺念

江夏掩面向山陽大隱未高枕巨鼇仍望洋舊聞死可禱或
以酒自戕廣卷三太息攜時徒感傷

賦雪黎寄二孫

黎乃北方果東陽有遺種開花如雪潔結實論斤重似聞風
霜來采摘不旋踵膚瑩玉在手剖之醴泉湧甘涼宜解酲席
上賈餘勇甚美非耐久靡潰失前寵長安疑父祖壓沙豈伯
仲時方禁苞苴林下喜得共老人齒頰寒食指難爲動鄰牆
有酒仙雙苞可持送

同諸孫賦冰筋

雪堆屋背已崔嵬溝瓦垂冰凍不摧乳石駢羅疑在谷遺簪
璀璨儼成堆沍寒侵被憐衰老咀嚼鳴牙憶尚孩自古中原
驗時令江南春候亦難裁

次韻徐惇濟久不食肉

舉家食肉迹雖陳端有寒儒繼後塵杜老長鑱聊卒歲顏生
陋巷不逢辰啖氈竊喜全高節食肉從來鄙要津捫腹祇應
多愧負天教吾黨合清貧

詠金橘

小小根栽出近口口口繁實傲秋天恍如列宿掛庭樹幾誤
饑兒逐彈圓荔子甘香欲爭席赤心麤俗敢差肩飲仙爵口
口賞賦客寡聞猶未編

重修板橋記

蘭谿縣陸走郡再舍而近來者捐舟去者問津車音足音憧
憧達旦板橋屈其中途紫巖山谷縣遂春水時至秋霖積潦
衆壑悍激滙於橋下入於大溪橋壞弗治行旅病涉廣智寺
僧可威獨任其事因舊增新糜金錢二百萬募緣僅二十萬
傾竭衣鉢以足其費營於紹興辛巳之冬成於隆興甲申之
春礱石請書夫開道途謹關梁吏事也子產以乘輿濟人於
溱洧惠矣而孟子議之曰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
古之君子於是乎觀政郡縣多事力不暇給而重於勞民政
廢不舉斯蓋一端林下之人非有吏責而視朝涉者若己褰
裳惕然有不安乎其躬者誠可書也初爲告鳩工嘗語之曰
昔者高橋於路累尺謂水不能冒曾不知增高易欹客土難
把水甚至泛溢於道固自若也蓋當損高益平以便馳驅厚
及者既買田一頃山七十畝以歸廣智又雅飾佛殿創藏經
樓鐘樓斯橋特其餘力云下元日右中散大夫直龍圖閣致
仕蘇簡

淨土禪寺新塑羅漢記

乾道庚寅婺州城西淨土禪寺新塑十八大阿羅漢像偉岸
奇古神彩瞭然士女大會香雲蟠結擎跪贊歎謂殊勝事獨
未曾有贊歎既已有問於衆是諸尊者或在中土或在異域
山椒水巖窮絕之境幸苦學道成此果位天人荼敬龍鬼贊
慕鳥獸降伏奉寶布金摘花獻果皆得證發無上善心今我

所睹諸相特以人力斲木爲體水土成途體具膚全加被五采或現禪定偏袒趺坐或現灶香支頤默然或擎盂水與大龍王同清涼趣或伏猛虎使自消滅狼戾怖畏工以巧心幻出諸相而我何爲一瞻敬禮便當獲福無量無數況復瓣香能爲感通數千萬里於刹那頃煮茗浮花神燈飛空如此顯倒無有是處有答於衆是善男子心目內外妄作分別今我與汝心從何來姓字甲乙更相稱謂自從無始逮於今世不知幾身復幾姓字建立宮宇撞鐘布座妓樂歌舞作大快樂如彼昆蟲蠛蠓蟻子等見如是事眩惑狂走謂大奇異謂大神怪今汝所說亦復如是耳目可接汝信不疑所不可接便謂顯倒瀕海有山其名天台石橋梯空方丈在焉下臨無地仰觀古木彼所見相種種奇特不可名狀於信向人不作斯事於闡提惑偏示顯海是諸尊者有大願力堅固如金剛應化如鍾谷法身圓對規矩直立彼空中燈是汝心燈彼甌中花是汝心花心無二法亦如是以心感心本來一故云何區別肉身土偶惟心惟法偏滿虛空牆壁瓦礫皆具佛道聞者再拜慚愧失辭答者一笑退入於衆長老眞惠大師請記歲月眉山蘇謂以所聞者識之於石眉山蘇謂午日書

蘇籀字仲玆遲長子爲適後以祖蔭補官陝州儀曹掾任子諒薦入漕幕登朝爲太府監丞將作監丞補外參議夔府遣不能赴改會稽請祠歸卒累官朝請大夫贈大中大夫少侍文定公講學以文學見知晁以道張加父洪玉父諸公然自處方嚴不苟合故仕止於此喜論事多著述今存雙溪集十五卷潁濱遺言一卷

大父令賦舊扇

裁紈作團扇當暑不離手炎涼一推遷委擲昏塵垢蒙蒙蛛絲網闇暗迷遠岫人情逐時移浪自分好醜一朝被收錄已迫朱明候開篋振浮埃清風亦生袖有愛必有憎無新故無舊可憐漢婕妤涕泣將誰咎賢哉楚令尹無欣亦無詬

大父令賦捕魚

寒魚不樂水遇槮輒乘依溪邊簑笠翁智深魚莫知網罟既不設釣竿亦罷攜蕭蕭蓼花徒手來一一取無遺幽人買魚食心亦憐魚癡蚤知烹割苦寧如在流逝世人亦異此外物常見

羈好鑒李斯犬當觀莊子犧

去年

去年兵起清水巖黃河狹隘東陵頑戾如飄風速如鬼犬豕虎豹貪馬星奔汗[redacted]地猛士皆裂髮指冠潼雍見兵不及萬半關甲冑屯河邊隆寒身體裂皸瘃亦復勉强橫戈鋋它司金縑封雍府犒軍紙襖加泥錢軍士隔水相笑侮殺身於爾何有焉同州告急脣齒喻無兵赴救誠難旃元戎鈐下兵八百蒼頭厮養爭后先鄜延詔發五千騎此日收兵姑自全平時保甲例烏合縣符迫促揮空拳甚哉田夫無鬬志一夕驚走如窮煙漢將蒼黃結旌遁鐵騎勢合彌山川關中控弦誠萬騎忠臣義士力何宣書生命運亦蹇劣我師疲少

鄰敵堅卻憶長安無事日談及禍亂爲尤愆飯囊酒甕誇厚
福捧土揭木皆才賢生靈未悉生得罪髓腦塗地尤蒼天天
公未肯息戎馬豈復不解鄰中原案圖戎索入百郡我邦日
麾知誰憐吳中據江恃舟楫惴惴慄慄聊偷安旅人流徙隘
城郭歲事寒薄理勢然去年往矣不須問安枕而卧所來年

臘雪

吞屋糝空嘷越犬如椽懸乳戰吳僧晶瑩一色紛無際飄瞥
羣花散卻凝人迹禽飛遭屏絶竹端松頂重何勝將軍逐虜
弓刀濕坐屋書生能不能

秋辭三首

澹天高兮影徹警鶴鳴兮霜曉何旻天之疾威絶千里之寸

草蛩鳴叢而嘍咽鳥投葉而驚噪息人心之浮競韜狂志而
縮爪鵹南皐之高枝睨快鶻之騫矯子不去兮楸上思胡爲
乎天杪惟古人之奇懷超獨覺而遠到乘千里之遺風獲萬
仞之藏寶吞日珠兮月露瑩心精之雪藻

其二

息恢台之燠燠兮金俯凝而火流天風淒以遒緊兮悲五勝
之王囚下何草之不黃兮上何葉之或留維九華之采采慰
吾人之好修操殼螺之豆漆幸汙邪之滿簀居老氏之藏室
抑正明之素侯鞭叱羊而視後神爲馬而天游恍鈞天兮帝
所俯昆閬如浮漚畸於人而自然捨吾道兮焉求

其三

始吾登兮終南既而涉兮崧丘縱風行而雲卧凜石疲而癒
收日昇上兮跳丸山滌靄兮脫裘豁二儀兮大全得三秀兮
巖阪獨策馬而歸來芘茆葦兮三秋情廓落其何慕求骫骳
而與謀心入極而氣完得逍遥之至游

二松賦

商邑巖巖羣山環中膏液夜滲英靈內鍾其人黃綺其植石
松翹翹我室契濶朋從二友忘言冉冉秋冬古之遺直
尺寸非可較量繩墨非可究窮凜凜乎其可嚴憚也如
見大賓如承大祭形魄竦動圭璋印顯矯矯乎其能厲精也
如首陽之二賢如齊魯之兩翁石望其堅山失其穹確乎其
不可拔也如辭位之太伯邈乎其不可拔也如憂世之元龍

炎羲鬱攸金石銷鑠冰合九河雲屯萬峰毛髮磔磔不改聲
容如蘭子之完璧怒髮衝冠睢陽破江張髯乘墉天籟嘷鳴
非鼓非鐘生三秋之栗冽時一警於昏聾若洞庭之樂鈞天
之奏嘈絃跌宕乍樂莫同斷而支大室之壞輯而營靈臺之
宮如良冶之用舍係此邦之替隆雖然待雨露而茂遂積歲
月而強雄世俗莫得而企仰蚑鼠謬託於蔽蒙孰知其筋幹
鱗甲非特據地而摩空猶龍變化乘雲高蹤排陰助陽追日
迴風超乎六合之表出乎造化之工遺琥珀與茯苓貽臾跗
於倉公嗟夫世人欲速種柳與楓菌生朽壤蔓延楚叢惟二
友之不凡受正命於厥躬相與唫嘯而作殆其莫逆於胸

東萊先生呂祖謙字伯恭

著述書目

許由　夏夜　春日西興道中　白鹿洞書院記　重修釣臺記　清曉出郊　城樓　竹窗　八詠樓有感　秀州陸宣公祠堂記　漢弩機歌　野步　晚春　綠映亭辭常州墓誌銘

呂祖儉字子約成公之弟

著述書目

霜月有感　和德鄙潘公新居　紹興三年封事　遊赤松記　癸丑封事　和晦翁燕歌　癸丑輪對　乙卯封事　寄黃侍丞　左藏文

呂喬年爲成公後

著述書目

金貂亭記　明招寺二先生祠記　呂忠公贈汪時法詩　詔陽之遷道中呈汪時法乙卯夏　南江一道水分明寂寂扁舟不記程回望家山在雲際夢魂猶對短書檠

汪氏諸郎子獨賢相從過嶺過韶川九齡風味猶存否莫向南華郤問禪

一川風月下扁舟蕩漾金波泛白鷗此去韶江知幾里九成簫韶在雲頭

道上有感

羣書亂插架荏苒忽忘年歸來誰謂必拂拭復茫然聖遠道難繼事變如山連寒夜煨芋栗炎天孚藕蓬時與舊朋儔曳杖訪林泉忽來朝市中歲月復推遷一朝忽南去道里有餘艱韶陽號善地九齡亦稱賢杜門省衙咎夙夜問周旋異時歸故里拜掃明招阡目力儻未衰庶幾守遺編

高義薄雲天

送汪時法歸金華

扁舟南去意茫然襆被追隨便欲前親故道途相與語但言梅溪因仍不計旬舟車屬易敢因循昭眞觀裏泠泠水豈解遊人有恕瞋

霽虹解纜動江聲風不隨人舟易橫咫尺寺泥含淡月何時相對話平生

問途快閣得寬恩舟轉風移日未昏山月相忘期度歲別懷祇覺暗銷魂

人言追送不嫌遠我獨衰殘嬾出門重教來時路旁候猶留風月伴黃昏

歸去兒曹欲與言相思切處莫窺園吾宗事業無多子守得簞瓢始見根

攜手山橋第一軒誰能結我夢中緣他年有意重過我細細爐熏理舊編

送時法登舟

四山寒雨送行舟獨掩柴扉淚未收歸見故人應問我爲言卒歲敢優游

朱子與汪時法書

七月十六日熹頓首啓去冬遠承訪及得以少款爲慰爲感別後不能一奉問但聞裂裳裹足遠送遷客爲數千里之行意氣偉然不勝歎服未及致意忽辱手示獲聞比日動履殊勝尤以爲喜子約此行無愧人臣之義而學者得麗知廉恥如熹等輩有愧於彼多矣聞廬陵寓舍有園亭江山之勝又得賢者俱行相與講貫亦足以忘其遷謫之懷也使中寓此病倦草略餘惟自愛不宣

汪約叟哭大愚呂公詩

一封朝奏夕南遷抖擻精神笑出關只有詩書來眼底更無儕輩散通聖恩寬大時時降天意難明特地慳鸞藥貿田非立異甘心只作林泉計所求於世如是爾造物云何降毒厲嗟哉我公雖下世萬古千秋未嘗逝家庭學問誠難繼我公超道獨能詣日月有光還有翳行人潛然咸出涕嗟哉我公雖下世萬古千秋未嘗逝往年蒼天天伯氏歸咎云發千聖秘遷客蕭寺獨羈寄未知曷犯蒼天意嗟哉我公雖下世萬古千秋未嘗逝

汪大度字法時自號獨善弟大章字約叟俱成公門人公銘汪公將仕墓名灌者其父也慶元初忠公以言事訐權奸貶韶州改徙廬陵獨善往返伴之送者順風旨相凌辱獨善以義析之直欲與之坐獄朱子與之書深所敬歎忠公道中示時法及宗歸詩並見集中後忠公量移筠之高安寓居大愚寺以卒約叟距秋試纔四日舍之就道讀喪以歸有高安紀行載其哭忠公詩獨善之孫開之字元思寶藏朱帖及忠公手書七絕句嘗以刻之石後魯齋王先生舁二石刻置麗澤書院約叟以之子時中記其父故人知監路公卒於靳妻弱子幼喪不能歸約叟走靳載其柩歸割地殯之孫某者客鄉朋滿前獨謀於忠簡王公時爲都司籍以主其而畢亦義士也元思力貧好學其友胡讜爲固窮集類聚聖賢言行貽之元思自著貧約有不衣絹布不食夜飯不顧僕從不妄收買不趁人情不作雜書不轉假借不轉懇事不爲妄費不借人物凡十條魯齋少與元思其學深究四書之旨元思死相率朋友欽之欲遂葬焉其父不從越十餘年父死遂得同窆且述其志行請銘於北山何先生觀三公所與可知其人矣今具載忠公詩朱子帖及約叟詩於上以著其節云

張垓字伯廣成公門人以恩入仕好義有氣節忠公貶時在建康帥幕聞之卽解裝貿輕貨間行追及之於信安盡以贍之龍川陳公以事係大理獄鄉人畏禍莫敢問伯廣奔走經營卒脫其難葉正則戴少望少時甚貧未爲人所知伯廣館之於家葉公帥建康實始辟之再爲湖廣總領淮東轉運司幹辦公事皆有聲績以老奉祠而終成公教授嚴陵時伯廣從行張宣公爲守與呂公講均得在其間讀論語至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宣公顧問伯廣起對

曰此精神之所偏至也人爲萬物之靈雖賢不肖異習顧其用之不同用之所在精神集焉篤篤好而專攻之之謂喻宣公欣然是之

陳亮字同父永康人所居名龍窟世稱龍川先生童幼時
受知周參政葵爲上客隆興再議和公獨以爲非既薦於
鄉著中興五論奏入不報後入太學議不合棄去淳熙五
年伏闕三上書孝宗驚異詔詣政事堂時相使人諭意示
恩公不應又嬖倖者欲一見之踰垣而逃遂報罷歸十五
年親至金陵觀形勢復上書終不報由是在廷交怒以爲
狂怪謗忌者羅織之再係詔獄事白由免解奏名擢紹熙
癸丑進士第一授承事郎僉書建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
未上踰年病一夕卒後特詔文毅文集四十卷又有通史
之未粹則世自有定論云

龍川榜下第三名朱質皆婺人人謂一不如二三不如
四

上孝宗皇帝第一書

臣竊惟聖人之治天下也有全勢焉勢之所在必力起而爭
之不敢失非好大喜功必臣服天下以逞其欲也得全者全
昌失全者全亡勢不可以中立故也古之帝王卽不幸遇變
故而遇之偏方雖天命人心猶有所係然豈以是爲可久安
而無事也使其君臣上下苟一朝之安而息心於一隅凡其
志慮之所經營一切置中國於度外如元氣偏注於一肢其
他肢體往往萎枯而不自覺矣則其所謂一肢者又何恃而
能久存哉天地之正氣鬱遏於庸臣而久不得騁必將有所
發泄而天命人心固非偏方之所可久係也東晉自元帝息
心於一隅而劉淵石勒之徒迭起於中國中國無歲不尋干
戈而江左卒亦不得一日寧然淵勒遂無遺種而愍懷之痛
猶有所諉以自安也晉之植根本無可言者而江左諸臣若
祖逖周訪陶侃庾翼之徒皆有虎視河洛之意而桓溫之師
西至灞上東至枋頭又於其間修陵寢於洛陽蓋猶未盡置
中國於度外也故劉裕竟能一平河洛而後晉亡百年之間
其事旣已如此而天地之正氣固將有所發泄矣元魏起而
承之孝文遂定都洛陽以修中國之衣冠禮樂而江左衣冠
禮樂之舊非復天命人心之所係矣是以一天下者卒在西
北而不在東南天人之際豈不甚可畏哉一日之苟安數百
年之大禍也恭惟我國家三百年太平之基三代之所無也
二聖北狩之痛漢唐之所未有也堂堂大宋而蠢爾醜虜安
坐而據之以二百年來之故都而爲五十年犬羊之淵藪國
家之恥不得雪臣子之憤不得伸天地之正氣不得而發泄
也方南渡之初君臣上下痛心疾首晝不與虜俱生卒能以
奔敗之餘而勝百戰之虜秦檜倡邪議以沮之忠臣義士斥
死南方而天下之元氣惰矣三十年之餘雖西北流寓皆抱
孫長息於東南而君父之大仇一切不復關念自非逆亮送
死淮南亦不知兵戈之爲何事也況望其憤宗社之正墟而

相率北向以發一矢哉丙午丁未之變距今尚以爲遠而靖康皇帝之禍蓋陛下卽位之前一年也獨陛下奮不自顧志在滅虜而天下之人安然如無事時方口議腹誹以陛下爲喜功名而不恤後患雖陛下亦不能以崇高之勢而獨勝之隱忍以至於今又十有七年矣昔者春秋之時父子相戕殺之禍舉一世皆安之而孔子獨以爲三綱既絕則人道遂爲禽獸夷狄皇皇奔走義不能一朝以安然卒於無所遇而發其意於春秋之書猶能以攄亂臣賊子今者舉一世而忘君父之大仇此豈人道之所可安乎使學者知學孔子當迫陛下以有爲決不阻陛下以苟安也南師之不出於今幾年矣河洛腥羶而天地之正氣抑鬱而不得泄豈以堂堂中國而五十年之間無一豪傑之能自奮哉其勢必有時而發泄矣苟國家不能起而承之必將有承之者矣不可恃衣冠禮樂之舊祖宗積累之深而以爲天命人心可以安坐而久係也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自三代聖人皆知其爲甚可畏也春秋之末秦楚齊晉皆衰往往困於陪臣而不自振當此之時雖如魯衛之邦苟能舉大義以正諸侯則天下可以一指揮而定也孔子惓惓斯世而卒莫能用吳越起於荆蠻之小邦而舉兵以臨齊晉如履無人之境遂霸諸侯黃池之會孔子之所甚痛也天地之氣發泄於荆蠻之小邦可以明中國之無人矣王通有言夷狄之德黎民懷之三才其舍諸此今世儒者之所未講也今醜虜之根植既久不可以一舉而遂滅國家之大勢未張不可以一朝而大舉而人情皆便於通和者勸陛下積財養兵以待時也臣以爲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爲妄庸兩售之地宜其爲人情之所甚便也自和好之成十有餘年凡今之指畫方略者他日將用之以坐籌也今日之擊毬射鵰者他日將用之以決勝也府庫充滿無非財也介胄鮮明無非兵也使兵端一開則其迹敗矣何者人才以用而見其能否安坐而能者不可恃也兵食以用而見其盈虛安坐而盈者不足恃也而朝廷方幸一旦之無事庸愚齷齪之人皆得以守格令行文書以奉陛下之使令而陛下亦幸其易制而無他也徒使度外之士摈棄而不得騁日月蹉跎而老將至矣臣故曰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爲妄庸兩售之地也東晉百年之間未嘗與虜通和也故其臣東西馳騁而多可用之才今令和好一不通而朝野之論常如虜兵之在境惟恐其不得和也雖陛下亦不得而不和矣昔者虜人草居野處往來無常能使人不知所備而兵無日不可出也今也城郭宮室政教號令一切不異於中國點兵聚糧文移往返動涉歲月一方有警三邊騷動此豈能歲出師以擾我乎是固不知勢者之論也然使朝野常如虜兵之在境乃國家之福而英雄所用以爭天下之機也執事者胡爲速和以惰其志乎晉楚之伐於邲也欒書以爲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於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人不討

軍實而申儆之於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晉楚之弭兵於宋也子罕以爲兵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求去之是以誣道蔽諸侯也夫人心之不可惰兵之不可廢故雖成康之太平猶有所謂四征不庭張皇六師此李沆之所以深不願眞宗皇帝之與虜和親也況南北角立之時而廢兵以惰人心使之安於忘君父之大仇而置中國於度外徒以便妄庸之人則執事者之失策亦甚矣陛下何不明大義而慨然與虜絕也貶損乘輿卻御正殿痛自克責誓必復仇以勵羣臣以振天下之氣以動中原之心雖未出兵而人心不敢惰矣東西馳騁而人才出矣盈虛相補而兵食見矣狂妄之辭不攻而自息懦庸之夫不卻而自退縮矣當有度外之士起而維陛下之所欲用矣是雲合響應之勢而非可安坐而致也臣請爲陛下陳國家立國之本末而開今日大有爲之略論天下形勢之消長而決今日大有爲之機伏惟陛下試幸聽之唐自肅代以後上失其柄而藩鎭自相雄長擅其土地人民用其兵甲財賦官爵惟其所命而人才亦各盡心於其所事卒以成君弱臣强正統數易之禍藝祖皇帝一興而四方次第平其藩鎭拱手以趨約束使列郡各得自達於京師以京官權知三年一易財歸於漕司而兵各歸於郡朝廷以一紙下郡國如臂之使指無有留難自管庫微職必命於朝廷而天下之勢一矣故京師常宿重兵以爲固而郡國亦各

有禁軍無非天子所以自守其地也兵皆天子之兵財皆天子之財官皆天子之官民皆天子之民綱紀總攝法令明備郡縣不得以一事自專也士以尺度而取官以資格而進不求度外之奇才不慕絕世之偉功天子早夜憂勤於其上以禮義廉恥嬰士大夫之心以仁義公恕厚斯民之生率天下皆由於規矩繩之中而二百年太平之基從此而立然夷狄遂得以猖狂恣睢與中國抗衡儼然爲南北兩朝而頭目手足混然無別微澶淵一戰則中國之勢浸微根本雖厚而不可立矣然慶歷增幣之事富弼以爲朝廷之大恥而終身不敢自論其勞薾夷狄征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供貢是臣下之禮也夷狄之所以卒勝中國者其積有漸也立國之初其勢固必至此故我祖宗常嚴廟堂而尊大臣寬郡縣而重守令於文法之內未嘗折困天下之富商巨室於格律之外有以容奬天下之英偉奇傑皆所以助立國之勢而爲不虞之備也慶歷諸臣亦嘗憤中國之勢不振矣而其大要則使羣臣爭進其說更法易令而廟堂輕矣嚴拔察之權邀功生事而郡縣又輕矣豈惟於立國之勢無所助又從而朘削之雖微章得象陳執中以排沮其事亦安得而不自沮哉獨其破去舊制以不次用人而勸農桑務寬大爲有合於因革之宜而其大要已非矣此所以不能洗夷狄平視中國之恥而卒發神宗皇帝之大憤也王安石以正法度之說首合聖意而其實則欲藉天下之兵盡歸於朝廷別行教閱以爲强也

括郡縣之利盡入於朝廷則行封椿以爲富也青苗之政惟恐富民之不困也均輸之法惟恐商賈之不折也罪無大小動輒興獄而士大夫緘口畏事矣西北兩邊至使內臣經畫南征北伐率乖聖意而天下之勢實未嘗振也彼蓋不知朝廷立國之勢正患文法之太密事權之太分郡縣太輕而委瑣不足恃兵財太關於上而重遲不易舉祖宗惟用前四者以助其勢而王安石竭之不遺餘力不知立國之本末者眞不足以謀國也元祐紹聖一反一覆而卒爲夷狄侵侮之資尙何望其振中國以威夷狄哉南渡以來大抵遵祖宗之舊雖微有因革增損不足爲輕重有無如趙鼎諸臣固已不究其中其風俗固已華靡士大夫又從而治園囿臺榭以樂其生於干戈之餘上下宴安而錢塘爲樂國矣一隅之地本不足以容萬乘而鎭壓且五十年山川之氣蓋亦發泄而無餘矣故穀粟桑麻絲枲之利歲耗於一歲禽獸魚鼈草木之生日微於一日而上下不以爲異也公卿將相大抵多江浙閩蜀之人而人才亦日以凡下場屋之士以十萬數而文墨小異已足以稱雄於其間矣陛下據錢塘已耗之氣用閩浙日衰之士而欲鼓東南習安脆弱之衆北向以爭中原臣是以知其難也荆襄之地在春秋時楚用以虎視齊晉而齊晉不能屈也及戰國之際獨能與秦爭帝其後三百餘年而光武起於南陽同時共事往往多南陽故人又二百餘年遂爲三國交據之地諸葛亮由此起輔先主荆楚之士從之如雲漢氏賴以復存於蜀周瑜魯肅呂蒙陸遜陸抗鄧艾羊祜皆以地顯名又百餘年而晉氏南渡荆雍常雄於東南而東南往

往倚以爲强梁竟以此伐齊及其氣發泄無餘而隋唐以來遂爲偏方下州五代之餘高氏獨常臣事諸國本朝二百年之間降爲荒落之邦北連許汝民居稀少士產卑薄人才之能通姓名於上國者如晨星之相望況至於建炎紹興之際擧盜出沒於其間而被禍尤極以迄於今雖南北分畫交據往往又置於不足用民貪無所從出而兵不可由此而進議者或以爲憂而不知其勢之足用也其地雖要爲偏方然未有偏方之氣立六百年而不發泄者況可東通吳會西連巴蜀南極湖湘北控關洛左右伸縮皆足爲進取之機今誠能開墾其地洗濯其人以發泄其氣而用之使足以接關洛之氣則可以爭衡於中國矣是亦形勢消長之常數也陛下慨然移都建業百司庶府皆從草創軍國之儀皆從簡略又作行宮於武昌以示不敢寧居之意常以江淮之師爲虜人侵軼之備而精擇一人之沈鷙有謀開豁無化者委以荆襄之任寬其文法聽其廢置撫摩振勵於三數年之間則國家之勢成矣至於相時弛張以就形勢者有非書之所能盡載也

石晉失盧龍一道以成開運之禍蓋丙午丁未歲也明年藝祖皇帝始從郭太祖征伐卒以平定天下其後契丹以甲辰之歲敗於澶淵而丁未戊申之間眞宗皇帝東封西祀以告天下蓋本朝極盛之時也又六十年而神宗皇帝實以丁未歲即位國家之事於是一變矣又六十年而丙午丁未遂爲靖康之禍天獨啟陛下於是年又啟陛下北向復仇之心今者去

丙午丁未之近在十年間爾天道六十年一變陛下可不有以應其變乎此誠今日大有爲之機不可苟安以玩歲月也臣不佞自少有馳驅四方之志常欲求天下豪傑之士而與之論今日之大計蓋嘗數至行都而人物如林其論皆不足以起人意臣是以知陛下大有爲之志孤矣辛卯壬辰之間始退而窮天氣造化之初考古今沿革之變以推極皇帝王伯之道而得漢魏晉唐長短之由天人之際昭昭然可攷而知也始悟今世之儒者自以爲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癢之人也舉一世安於君父之仇而方低頭拱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陛下接之而不任以事臣於是服陛下之仁又悟今世之才臣以自爲得富國强兵之術者皆狂惑以肆叫呼之人也不以暇時講究立國之本末而方揚眉伸氣以論富强不知何者謂之富强乎陛下察之而不敢盡用臣於是服陛下之明陛下厲志復仇足以對天命鶩於仁愛足以結民心而又仁明足以臨照羣臣一偏之論此有代之英主也今乃委任庸人籠絡小儒以遷延大有爲之歲月臣不勝憤悱是以忘其賤而獻其愚陛下誠令臣畢陳於前豈惟臣區區之願將天地之神祖宗之靈實與聞之干冒天威罪當萬死

第二書

臣嘗歎西周之末犬戎之禍蓋天地之大變國家之深恥臣子之至痛也平王東遷以來使其痛內切於心必將因臣子

之憤藉晉鄭之勢以告哀於天下之諸侯以大義責其興師以奬王室其不至者天下共誅之則可以上追先王洗國家之恥而舒臣子之憤矣然後正紀綱修法度親魯衛以和柔中國命齊晉爲方伯以糾合天下之諸侯文武之迹可尋東周之業可興也今乃卽安於洛邑雖周民賴以麗安宗祠賴以不絶然而周之臣之忘君父之大仇而置天下之諸侯於度外周之名號雖存而其實則眇然一列國耳當平王在位之時世之君子尚意其猶有待也及待之四十九年而士君子之望亦衰矣天子之命令不足以制諸侯則其互相吞滅益其勢之所必至也天下不明於復仇之義則其君臣父子相賊殺習以爲常而不之怪也孔子傷宗周之無主痛人道之將絶而作春秋其書天王之義嚴矣書其有所求者明天王之不可失其柄也其書討賊之義嚴矣賊不討不書葬者明二國之無臣子也二人討賊而以衆書者示夫人之皆可得而討也天子既不能以保天下之民而一國各自以有其民其君之有志於民而閔雨者必書無志於民而不閔雨者必書土功必書饑饉必書孔子之心未嘗不庶幾天下之民一日之獲瘳也是君道之大端而聖人望天下與來世者可謂深切著明矣臣恭惟皇帝陛下勵志復仇不肯卽安於一隅是有大功於社稷也而天下之經生學士講先王之道者反不足以明陛下之心陛下篤意恤民逆水旱憂見顏色是有於德於天下也而天下之才臣智士趨當世之務者又不足以明陛下之義論恢復則曰修德待時論富强則曰節用愛人論治則曰正心論事則曰守法君以從諫務學爲美臣以識心見性爲賢論安言計動引聖人舉一世謂之正論而經生學士合爲一辭以摩切陛下者也夫豈知安一隅之地則不足以承天命忘君父之仇則不足以立人道民窮兵疲而事不可已者不可以常理論消息盈虛而與時偕行者不可以常法拘爲天下之正論而不足以明天下之大義宜其取輕於陛下也論恢復則曰精間諜結豪望論富强則曰廣招募括隱漏論治則曰立志論事則曰從權君以駕馭籠絡爲明臣以奮勵驅馳爲最察見事情自許豪傑舉一世謂之奇論而才臣智士合爲一辭以撼動陛下者也夫豈知坐錢塘浮侈之隅以圖中原則非其地用東南習安之衆以行進取則非其人財匱於府庫則不足以通天下之有無兵匱於尺籍則不足以兼天下之勇怯爲天下之奇論而無取於辦天下之大計此所以取疑於陛下者也三光五岳之氣分而人才之高者止於如此經生學士既挾之以大義而取輕才臣智士又權之以大計而取疑陛下始不知所伏而有獨運天下之意矣故左右親信之臣又得以窺意向而效忠款陛下喜其頤旨如意而士大夫亦喜其有言之易達也是以附會之風浸長而陛下之大權移矣羣常無過之人安然坐廟堂而奉使令陛下幸其易制無他而天下之人亦幸其苟安而無事也是以遷延之計遂行而陛下大有爲之志喪矣陛

下勵志復仇有大功於社稷篤意恤民有大德於天下而卒不免籠絡小儒驅委庸人以遷延大有為之歲月此臣之所以不勝忠憤而齋沐裁書擇今者丁巳而獻之闕下願得望見顏色陳國家立國之本末而闕大有為之略論天下形勢之消長而決大有為之機務合於藝祖皇帝經畫天下之本旨然八日待命而不有聞焉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使天下之言者越月踰時而後得報在平安無事之時猶且不可今者當陛下大有為之際陳天下之大義獻天下之大計而八日不得命焉臣恐天下之豪傑得以測陛下之意向而雲合響應之勢不得而成矣陛下積財養兵志在滅虜而不免與之通和以俟時固已不足以動天下之心矣

狄國家之恥未雪而臣子之痛未伸天錫陛下以非常之智勇而又啟陛下以北向復仇之志乃欲因仝之勢而有為焉百年之餘其勢固必至此藝祖皇帝固已逆知之矣使天下安平無事猶將望陛下變而通之而況版輿之地半入於夷此所以十有七年之間聖慮愈勞而取效愈遠也羣臣既不足以望清光而草茅賤士不勝憂國之心私以為陛下春秋五十有三經天下之事變為已多閱天下之義理為已熟舉足造事必不傷國家之大體叩囊底之智猶足以辦此醜虜不謀同辭皆以為社稷之臣彼其舊不與虜俱生百敗而不折者誠有以合於天人之心也秦檜專權二十餘年東南賴以無事而天下之兒童婦女不謀同辭皆以為國之賊彼其為拘攣齷齪之中其勢當有卓然自奮於草茅而開悟聖聰者臣不自量其分之不足而竊有志焉是以具國家社稷之大計質之天地鬼神而獻之闕下陛下亦卓然拔之羣言之中特命大臣察其所欲言之意臣妄意國家維持之具至今日而窮而羣狄益橫而讎耻益甚臣區區之心皆已具之前書惟陛下

原其意而變通之則恢復不足爲矣然而變通之道有三有可以遷延數十年之策有可以爲百五六十年之計有可以開復數百年之基事勢昭然而效見殊絶非陛下聰明度越百代決不能一二以聽之臣不敢泄之大臣之前而大臣拱手稱旨以問臣亦姑取其大體之可言者三事以答之而草茅亦不自知其開口觸諱也其一曰二聖北狩之痛益國家之大恥而天下之公憤也五十年之餘雖天下之氣銷鑠頹惰不復知仇恥之當念正在主上與二三大臣振作其氣以泄其憤使人人如報私讐此春秋書衛人殺州吁之意也若祗與一二臣爲密是以天下之公憤而私自爲計恐不足以感動天人之心恢復之事亦恐茫然未知攸濟耳其二曰國家之規模使天下奉規矩準繩以從事羣臣救過之不給而何暇展布四體以求濟度外之功哉故其勢必至於委靡而不振五代之際兵財之柄倒持於下藝祖皇帝束之於上以定禍亂後世不原其意束之不已故郡縣空虛而本末俱弱今不變其勢而求恢復雖一旦得精兵數十萬得財數萬萬計而恢復之期愈遠就使虜人盡舉河南之地以還我亦恐不能再守其三曰藝祖皇帝用天下之士人以易武臣之任事者而五代之亂不崇朝而定故本朝以儒立國而儒道之振獨優於前代今天下之事爛熟委靡誠可厭惡正在主上與二三大臣及其道以教之作其氣以養之使臨事不至乏才隨才皆足有用則立國之規模不至戾藝祖皇帝之本旨而東西馳騁以定禍亂不必專在武臣也前漢以軍吏立國而用儒以致太平要之人各有家法未易輕動惟在變而通之耳天下大勢之所趨非人力之所能移也臣之所以爲大臣論者其大略如此而所謂數十年之策百五六十年之計數百年之基與夫恢復之形勢事大體重苟未決之聖心則不可泄之大臣之前也故止陳其大略之可言者三事以答之二二三大臣已相顧駭然而臣亦皇恐而退疏遠草茅寧復有路以望清光乎馬周一時瑣瑣之才也太宗喜其爲常何陳事召使面對未至之間使者連數輩趨之使有能爲太宗開禮樂法度者其召之當不容喘矣陛下聰明邁越太宗而拔臣於羣言混淆之中孤立以行一意卒不免沒泯而止其罪在臣之蹤跡不明有以誤陛下也臣本太學諸生自憂制科舉之文不合於程度不止也去年一發其狂論於小試之間滿學之士口語紛然至騰謗以動朝路數月而未已而爲之學官者迄今進退未有據也臣自是始棄學校而決歸耕之計矣旋復自念數年之間所學云何而陛下之心臣又獨知之苟徒恤一世之謗而不爲陛下一陳國家社稷之大計將得罪於天地之神與藝祖皇帝在天之靈而不可解是故本朝以儒立國而儒道之振獨優於前代今天下之事爛熟委靡誠可厭惡正在主上昧於一來舊名已在學校之籍於法不得以上書言事使臣有一毫攫取爵祿之心以臣所習科舉之文更一二試而考官又平心以攷之則亦隨例得之矣何忍假數百年社稷之

大計以爲一日之僥倖而徒以累陛下哉世固有卻萬鍾之祿而不受者亦有爭一錢以至於相殺者人情相去之遠何啻於十百千萬也而臣欲持空言以自明亦淺矣然審察十日而不得自便之命臣將無以自見於山林之士徒以傷陛下招致天下豪傑之道臣今更待罪三日而後渡江誓將終老田畝以弭羣論以報陛下拔臣言於衆中之恩故昧死拜書以辭於闕下臣闔門數十口去行都無四百里當席藁私室以聽雷霆之誅千冒天威罪當萬死

陳　亮

戊申再上孝宗皇帝書

臣聞有非常之人然後可以建非常之功求非常之功而用常才出常計舉常事以應之者不待智者而後知其不濟也前史有言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古之英豪豈樂於驚世駭俗哉蓋不有以新天下之耳目易斯民之志慮則吾之於所求亦泛泛焉而已耳皇天全付予有家而半沒於夷狄此君天下者之所當恥者春秋許九世復仇而再世則不問此爲人後嗣者之所當憤也中國聖賢之所建置而悉淪於左衽此

英雄豪傑之所當同以爲病也秦檜以和誤國二十餘年而天下之氣索然而無餘矣陛下慨然有削平宇內之志又二十餘年而天下之士始知所向其有功德于宗廟社稷者非臣今區區之所能誦說其萬一也高宗皇帝春秋既高陛下不欲大舉以驚動慈顏抑心俯首以致色養聖孝之盛書冊之所未有也今者高宗皇帝既已祔廟天下之英雄豪傑皆仰首以觀陛下之舉動陛下其忍使二十年間所以作天下之氣者一旦而復索然乎天下不可以坐取也兵不可以常勝也馳驅運動又非年高德尊者之所宜也東宮居曰監國行曰撫軍陛下近者以宅憂之故特命東宮以監國天下之論皆以爲事有是非可否而父子之際至難言也東宮聰明睿智而四十之年不必試以事也故東宮不敢安而陛下亦知其難矣陛下何不於此時命東宮爲撫軍大將軍歲巡建業使之兼統諸司盡護諸將置長史司馬以專其勢而陛下於宅憂之餘運用人才均調天下以應無窮之變此肅宗所以命廣平王之故事也兵雖未出而聖意振動天下之英雄豪傑靡然知所向矣天下知所向則吾之馳驅運動亦有所憑藉矣臣請爲陛下論天下之形勢而後知江南之不必憂和議之不必守虜人之不足畏而書生之論不足憑也臣聞吳會者昔人以爲不可都而錢鏐據之以抗四鄰蓋自毗陵而外不能有也其地南有浙江西有崇山峻嶺東北則有重湖沮洳而松江震澤橫亘其前雖有戎馬百萬何所用之此

錢鏐所恃以爲安而國家六十年都之而無外憂者也獨海道可以徑達吳會而海道之險吳兒習舟楫者之所畏虜人能以輕師而徑至乎破人國家而止可用其輕師乎書生以爲江南不易保者是眞兒女子之見也臣嘗疑書冊不足憑故嘗一到京口建業登高四望深識天地設險之意而古今之論爲未盡也京口連崗三面而大江橫陳江旁極目千里其勢大略如虎之出穴而非若穴之藏虎也昔人以爲京口酒可飲兵可用而北府之兵爲天下雄蓋其地勢當然而人善用之耳臣雖不到采石其地與京口股肱建業必有據險臨前之勢而非止於靳靳自守者也天豈使南方自限於一方之表而不使與中國而爲一哉江旁極目千里固將使謀

夫勇士得以展布四體以與中國爭衡者也韓世忠頓兵八
蕩於山陽如老熊之當道而淮東賴以安寢此守淮東之要
法也天下有變則長驅而用之耳若十一欲墊而守之分兵
而據之出奇設險如兔之護窟勢分力弱適以成戎馬長驅
之勢耳是以二十年間紛紛獻策以勞聖慮而卒無一成雖
成亦不足恃者不知所以用淮東之勢者也而書生便以爲
長淮不易守者是亦問道於盲之類耳自晉之永嘉以迄於隋
之開皇其在南則定建業爲都更六姓而天下分裂者三百
餘年矣師之謀北者不知其幾北師之謀南者蓋亦甚有
數而南北迭和之時則絕無而僅有未聞有如今日之岌岌
然以北方爲可畏以南方爲可憂一日不和則君臣上下朝
不能以謀夕也罪在於書生之不識形勢所在與夫逆順曲
直而忘之耳高宗皇帝於虜有父兄之仇生不能以報之則
死必有望於子孫何忍以升退之哀告之仇哉遺留報謝三
使繼遣金帛寶貨千兩連發而虜人僅以一使如臨小邦聞
諸道路哀祭之辭寂寥簡慢義士仁人痛切心骨豈其以陛
下之聖明智勇而能忍之乎意者執事之臣憂畏萬端有以
誤陛下也南方之女紅積尺寸之功於機杼歲以輸虜人固
已不勝其痛矣金寶之出於山澤者有限而輸諸虜人者無
窮十數年後豈不遂就盡哉陛下何不翻然思徽求之無厭
尊卽位之初心大泄而一用之以與天下更始乎未聞以數
千里之地而畏人者也劉淵石勒石虎符堅皆夷虜之雄曾
帶玄武湖以爲險擁秦淮清溪以爲阻是以王氣可乘而運
動如意者如今城則費侯景數日之力耳曹彬之登長干兀
朮之上雨花臺皆俯瞰城市雖一飛鳥不能逃也臣又嘗問
之守臣以爲今城不必改作若上有北方之志則此其寄路
焉耳臣疑其言雖大而實未切也據其地而命將出師以謀
中國不使之乘王氣而有爲雖有目前經營之勞烏知其異
日不垂得而復失哉從今歲未爲北舉之謀而爲經理建康
之計以震動天下而與虜絕陛下之初志亦庶幾於少伸矣
第非常之事非可與常人謀也陛下卽位之初喜怒哀樂是
非好惡皦然如日月之在天雷動風行天下方如草之偃惟
其或失之太快故書生得拘文執法以議其後而其眞有志

者私自奮勵以求稱聖意之所在則陛下或未之知也陛下見天下之士皆不足以望清光而書生拘文執法之說往往有驗而聖意亦少衰矣故大事必集議除授必資格才者以斷弛而棄不才者以平穩而用正言以迂濶而廢巽言以輭美而入奇論指爲橫議庸論謂有典則陛下以雄心英略委曲上下於其間機會在前而不敢爲翻然之喜隱忍事仇而不敢奮赫斯之怒朝得一才士而暮以當路不便而逐心知之人以共之則電掃六合非難致之事也本朝以儒道治以

爲庸才而外以人言不至而留泯其喜怒哀樂雜其是非好惡而用依違以爲仁戒喻以爲義牢籠以爲禮關防以爲智陛下聰明自天英武蓋世而何事出此哉天下非有豪猾不可制之奸虜非有方興未艾之勢而何必用此哉夫喜怒哀樂愛惡人主之所以鼓動天下而用之之具也而皇極之所謂先作者不使加意於其間耳豈知如老莊所謂槁木死灰與天下爲嬰兒而後爲至治之極哉陛下二十七年之間遵養時晦示天下以樂其有親而天下歸其孝行三年之喪一誠不變示天下以哀而從禮而天下服其義陛下以一身之哀樂而鼓天下以從之其驗如影響矣乙巳丙午之間虜非無變故而陛下不獨不形諸喜而亦不泄諸機密之臣近者非常之變虜略於奉慰而陛下獨不形諸怒而亦不密其簡慢之文陛下不以喜示天下而天下惡知機會之可乘陛下不以怒示天下而天下惡知仇敵之不可安棄其喜怒以動天下之機而欲事功之自成是閉目而欲行也小臣之得對

陛下有卓然知其才者外臣之奉公陛下有隱然念其忠者而已用者旋去既去者無路以自進是陛下不得而示天下以愛也大臣之弄權陛下既知其有蔽塞路者議人之多私陛下既知其有罔我者而去之惟恐傷其意發之惟恐其悵恨而不滿是陛下不得而示天下以惡也陛下翻然思卽位之初心豈知其今日至此乎臣猶爲陛下悵念於既往而天生英雄豈使其終老於不濟乎長江大河一瀉千里苟得非常之人以共之則電掃六合非難致之事也本朝以儒道治以天下以格律守天下而天下之人知經義之爲常程科舉之爲正路法不得自議其私人不得自用其知而二百年之太平由此而出也至於艱難變故之際書生之智知議論之當正而不知事變之爲何物知節義之當守而不知形勢之爲何用宛轉於文法之中而無一人能自拔者陛下雖欲得非常之人以共斯世而天下其誰肯信乎臣於戊戌之春正月丁巳嘗極論宗廟社稷大計陛下亦慨然有感於其言而卒不得一望清光以布露其區區之誠非廷臣之盡皆見惡亦其勢然耳臣今者非以其言之小驗而再冒萬死以自陳實以宗廟社稷之大計不得不決于斯時也陛下用其喜怒哀樂愛惡之權以鼓動天下使如臣者得借方寸之地以終前書之所言而附寸名于竹帛之間不使鄧禹笑人寂寂而陛下得以發其雄心英略以與四海才臣智士共之天生英雄殆不偶然而帝王自有眞非區區小智所能附會也干冒天

威畢當萬死

高士傳序

三代尚矣士之生乎其時者習有常業仕有定時利不能更其所守而不以名汨其眞養性以安命修道以成德教化之漸使然也卽不類不齒詩序曰人人有士君子之行當此之時士亦烏知其高哉周澤既衰異端並起所以賊其良心者厥端非一士之能固其所守難矣然顏閔之徒終身陋巷朝不及夕蔬食以自如鼓琴以自娛視天下之樂舉無以易此者或曰貧則無用無用則無累無累則樂子以爲二子者豈誠有樂於貧賤哉由其道雖富貴可也彼其所樂者在此而不在彼也貧賤者人之所惡二子何好焉而富貴又何累故曰窮亦樂通亦樂又曰無入而不自得由此言之彼其心豈有徇于外亦豈必後世之知我哉其屹然立於頹波靡俗之中可以爲高矣故世之言二子者往往尊於王公而王公亦且榮於見齒則夫苟一時者是果何得哉故自顏閔以來若四皓嚴光黃憲徐穉之流皆其信道之至者也平時不言而人化之雖不遇猶玉之在山其光輝已不可掩迫之而小應已與夫汲汲然願爲之者異矣令其遇時行道以正風俗豈不猶反手哉子歷觀諸史見此者竊有慕焉而恨當時之自閟於山林者史不得而盡載也總而爲高士傳以備日覽諺曰非汝之高我之下也將與學者盡心焉

忠臣傳序

余讀書至武庚之時何嘗不爲之流涕哉嗟乎忠孝者立身之大節爲臣而洗君之恥父仇而子復之人之至情也度不可爲不顧而爲之者抑吾之情不可不伸也逆計而不爲人爲知安心生猶愧耳況卒不免於死則將藉口謂何哉武王之伐紂也以至仁順天命以大義拯斯民然君父不以無道貶尊則武庚視太白之旗必有大不忍於此者然而未卽死者猶有待也及武王旣立而沒嗣子幼君臣兄弟之間疑間方興故將挾管蔡之隙以起義成敗之不問姑明吾心奮而爲之是以殞首而不顧余以武庚者古之忠臣孝子也世立是非於成敗故無褒而孔氏又譏而不道然則武庚之死越二千載目之未瞑也雖然武庚受之嫡嗣處義之必不可已而非有深計於後世者翟義王凌毋丘儉諸葛誕之徒非清議之必責俯首相隨屬未過也而數子者忠膽憤發視其國傾身之危不啻不暇熟權其力趨起扶之意雖不就此其心可誣也哉作史者謂宜大書以示勸乃旅次之然且不免不量之議甚遂傳之叛臣語曰蓋棺論定是果可信乎昔者貫高有言人情豈不各愛其父母妻子乎今吾三族皆已論死願豈以王易吾親哉然則數子之心壯矣乃其冤有甚於武庚者余悲之故列爲忠臣傳信千古以興頹俗此聖人勸懲之法也

義士傳序

昔三代之王也賢聖之君商爲多敷政出令不拂民欲惇德

行化以固民心雖紂之暴而民未厭商也故文王抑畏以全
至德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豈不大哉至武王
不忍天下之亂而卒廢之雖遵商而周者十室而八然商之
餘民睠念先王之舊澤執義以自守雖諄復諭之嚚乎其
不肯順從也而周卒不敢以刑罰驅之不惟不敢亦其心有
所愧而不忍故惟遵商之舊政以服其心故歷三世而後帖
然從周推之此時稚者已壯壯者已老老者已死耆舊強壯
之民卒不肯從而從之者皆生長於周之民也可不謂義乎
然猶見稱頑民則周人之言也於商義矣夫伯夷叔齊孔子
以義而許之而商民之事亦詳見之於書夷齊是則商民不
非矣夫夷齊非以一死爲足以存商明君臣之義者雖有聖

者不可易也商民非以不肯順從爲足以拒周顧先王之德
澤有以使之而勿克自已也夫義者立人之大節而愛生憚
死人之情也其不以此而易彼者誠知所處由商而降惟東
漢之治敦節義尚廉退有商之遺風故其亡也義士亦略如
之然亦可以爲流涕也已若夫王蠋申包胥之倫皆非有所
激而興故特行其志而從之者不眾也然使夫人氣沮而膽
褫則其功效豈小哉嗟夫商遠矣其民之姓氏不得詳也故
序存之而傳夷齊以爲義士首於東漢之士加詳焉其他時
起者附之庶乎其聞風而興者豈徒備觀覽而已哉

謀臣傳序

昔堯舜之際專尚德化三代之上以仁政伯國以謀戰國以

力治亂之不同所從來異矣由漢迄今有國家者始兼而用
之然德化之與仁義皆人主之躬行者也至於排難解紛則
豈可不以謀而力爲用哉此權智之士所以爲可貴也雖然
權智可貴矣行之以譎則事以辦亦或以否否必不可繼也
故君子行權於經用智以理若庖丁之解牛是以智不勞而
事迎解功已成而無後患蓋五常之用惟智爲難仁義禮信
過則近厚過於智賊矣故凡列國之策士皆行窮而衣人
之衣以自齒於編氓者也此不足論論漢以來智而不賊者
然亦無幾故身名俱全首張子房他皆不逮已要以排難解
紛故不得而舉少之雖然事固有幸不幸遇左馬之筆則片
謀寸長聲迹焜灼史筆中絕雖有奇謀至計湮鬱弗耀余甚

慨焉故將章列其行事以備謀國者之覽乃取太史遷之所
嘗載者若張陳之徒標於卷首其他刪次論列惟意之從通
曰謀臣傳其奇可資以集事其賊可以戒不爲無取云耳

辨士傳序

古者兵興使在其間夫使也者所以通兩國之情釋仇而約
易憾而歡者也彼古人之用兵非以爲得已也使而不解
兩國之民實賴之顧亦何惡哉孔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
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蓋曲盡人情者莫如詩達乎詩而
使則道之以義開之以理賡賡而約喻用能曲盡人情事無
有不集者矣然則古者之使本乎曲盡人情紛挐之辨不貴
也及至列國之際强弱之相形眾寡之相傾一時鮮廉寡恥

之徒往來乎其間搖吻鼓舌劫之以勢誘之以利怒之以其所甚辱趣之以其所甚欲捭闔而鉗制之以苟一時之成事者此無異於白晝而攫者也蓋其原起于鬼谷子而成於儀秦當是時也相帥成風其習已膠而不可解世之所謂有道之士若孟荀莊周其立言論事猶時有辨士之風要其歸以正是以無譏焉漢興酈陸侯隨輩皆以辨聞然嗜利無恥不聞道理之習亦少衰矣以比古之虜使誠爲有間至其辨析利害切見事情彼烏可廢哉由數子以降士之肆偉辨以濟人之事者不可勝數厥迹之著闕然有愧史氏之罪也故余錄其可采者爲辨士傳又爲叙古今之使者之所以異而首之俾奉命以行者有攷焉

英豪錄序

今天子卽位之初虜再犯邊君憂臣勞兵民死之而財用匱焉距靖康之禍於是四十年矣雖其中間嘗息於和而養安之患滋大運而爲之患猶昔也起而決之則又憚乎力之不足嗟乎事勢之極其難處非一日也蔡謨有言創業之事苟非上聖必由英豪今上旣聖矣而英豪之士闕乎未有聞也余甚惑焉夫天下有大變功名之機也撫其機而不有人以制之豈大變終已不得平此非天意也顧天實生之而人不知所用耳彼英豪者非卽人以求用者也寧不用死耳而少貶焉不可也故饑寒迫於身視天下猶吾事也見易於庸人而不能精也伯康曰姑試之次張從旁取弓挾矢十發而帖中者六七次張心頗自喜伯康拾矢而射一發中的矢矢相屬十發無一差者次張驚曰子射至此乎伯康曰此亦何足

道千軍萬馬頭目轉動不常意之所指猶望必中況此定的又何怪乎次張吐其舌不能收俄指其地而謂次張曰後三年此間皆胡人子姑識之火龍騎日飛雪滿天此京城破日之兆因吁嘻長歎不能自禁後遂不復見豈喪亂或死干兵抑有所奮而不能成也次張每念其人言則歎息紹興初韓世忠拒虜於淮西力頗不敵次張獻言乞決淮西之水以灌虜營朝廷易其言而不信已而虜師咸退世忠力請留戰虜酋使謂曰聞南朝決水以灌我營豈能落人計中次張嘗爲李丞相所辟不用猶足以攻敵人之心者類如此次張嘗爲李丞相所辟得承務郎督府罷次張亦徑歸大駕南渡次張僑居陽羨故將岳飛嘗隸丞相軍中次張識其人於行伍言之丞相給帖補軍校後爲統制遇大駕巡永嘉與諸將傍徨江上莫知所適又乏糧將謀抄掠次張聞而徑往說飛移軍陽羨州給之食飛得無他而州境賴焉人有言次張生平蘊蓄甚富在府中屢以策干趙丞相不用後所獻多亦間當丞相意丞相喜欲官之後有譖者曰此人心志不可保使其得志必爲曹操丞相疑沮而止次張度時不用屏居不出竟死昔參政周公葵屢爲余言其人且曰我嘗薦之朝廷諸公皆詰我子端人正士胡爲喜此等狂生我因告之曰吾儕平生談王道說詩書一日得用從容廟朝執持紀綱可也至於排難解紛倉卒萬變此等殆不可少吾儕既不能辦而惡他人之能辦是誣天下以無士而期國事之必不成也是烏可哉余嘗大周公之言異二生之爲人而惜其屈嘗欲傳其事而不能詳因歎曰世之豪傑倜儻之士沈沒於困窮不能自奮以爲世用欲用而卒沮於疑忌如二生者寧有限哉然自古亂離戰爭之際往往奇才輩出嶄然自赴功名之會如建炎紹興之間誠亦不少雖或屈而不用用而不大大或不終未四十年已有不能道其姓氏者記事之文可少乎哉自是始欲纂集異聞爲中興遺傳然猶恨聞見單寡欲從先生故老詳求其事故先爲之纂例而以漸足之其一曰大臣若李綱宗澤呂頤浩趙鼎張浚其二曰大將若种師道岳飛韓世忠吳玠吳璘其三曰死節若李若水孫傅劉韐霍安國楊邦乂其四曰死事若种師中王稟張叔夜何耿劉棐徐徽言其五曰能臣若陳則程昌禹鄭剛中其六曰能將若曲端姚端王庶劉光世劉錡其七曰直士若陳東歐陽澈吳若其八曰俠士若王友張所劉位其九曰辨士若邵公序祝子權汪若海其十曰義男若孫韓葛進石竚其十一曰羣盜若李勝楊進丁進其十二曰賊臣若徐秉哲王時雍范瓊合十二門而分傳之總目曰中興遺傳聊以發其行事而致吾之意然其端則起於惜二生之失其傳故序首及之昔司馬子長周遊四方纂輯舊聞而爲史記一百三十篇其文馳騁萬變使觀者壯心駭目顧子何人豈能使人喜觀吾文如子長哉方將旁求廣集以備

史氏之缺遺云耳

二烈女傳

烈女杜氏永康大姓女也生而端莊且麗宣和庚子冬妖臘起所在嘯聚相剽殺里有悍賊輩詣杜氏門大言曰以女遺我卽不肯令族汝矣其家驚泣欲與則不忍不與禍且及言於女女曰無恐以一女易一家曷爲不可待我浴而出趣具湯其家以告賊相與譁笑以俟旣浴取鏡抹朱粉具衫衣盡飾俄登几而立縻帛于梁爲圈其下度不容冠抽之簪其首大整髮復冠乃死其家遑遽號噭賊聞亦驚捨去於乎學士大夫遭難不屈者萬或一見焉而謂女子能之乎方杜氏之不屈以死猶未足難也獨其從容處死而不亂無異乎子路之結纓是其難也不可及已陳子曰余世家永康去杜氏不十里許余雖不及目其事大父母屢爲予言如此雖古之烈

女何以進焉子旣傳其事以示子友應仲實仲實因謂子言宣和辛丑官分軍捕賊所過乘勢抄掠道永康之緱雲及境富民陳氏二女并爲執植其刃于旁曰從我則生不從我則死長女不爲動掠髮伸頸受刃官軍斫之次女竟汗焉後有詫之曰若猶不能爲姊所爲乎次女慘然連言曰難難世之喜斥人者每日兒女態陳杜之態亦兒女乎人之落患難而兒女者事已卽縱辭自解昂然有德色視陳氏次女已愧他又何說仲實得之胡先生經仲二君謹言君子也余是以志之

鞏豐字仲至號栗齋上世自鄆州須城縣渡江卽所寓比斷爲婺之武義人以太學上舍對策高第教授漢陽軍丞授江東提刑司幹辦公事母喪免又授浙東避本路改幹辦

何格字茂恭義烏人紹興庚辰進士調官主吉之永新薄遷徽州錄事參軍未赴纂修復二十策欲以進於朝與諸公議不合而歸未幾卒龍川陳先生謂邑士之稱雄者四人喻叔奇何茂恭陳德先喻季直是也龍川未顯時茂恭奇其才以其兄恢茂宏之女妻之故其集中屢致此意嘗評其人山峙玉立地負海涵目空四海獨能舉意一世豪傑其奇壯精致反覆開闔而卒能自闡其意云

孝子顏氏禪銘

永嘉林侯元仲宰義烏下車未遑他事首訪顏孝子之墓曰忠孝人也御太夫人官吾邑其政嚴而不殘盡心色養患不能博一笑也既帥之以身又屬之以孝子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子既爲記其實且係之辭曰

邑由孝子名長吏宜致敬焉即東帶趨駕出邑之東四里展拜墓下禮容甚肅見其塚纍然蔽叢棘中狐兔交迹樵木不禁侯愀然易色曰何以底民孝哉越明年政成將去又部刺史列其治狀上於朝侯於是證圖牒盡反民所侵塋地線以崇墉石壯其址甓覆其上嚴扃鑰以限薪樵畜蹂蒔松楸數十百株表顏孝子墓四大字於道周過者必式之庀工於乾道丙戌秋七月旦閱月而就乃二千里走書禾川諗予曰子吾心無替封殖則顏氏墟坟榆也爲我碑其上庶俾後人明吾侯承秦風俗大壞之後未易墓永有託且以善百里俗子觀漢承秦風俗大壞之後未易遽還於古自嬴政狃祖昭以子遷廢其母家習於見聞不爲異卒身受其報死巡幸胡亥兄弟起相屠至於鮑魚雜腐臰

由漢迄今千餘春銅銅斷漆知幾墳陵谷變遷不可尋顏氏有所歸然存孝肉順骨世所尊馬鬣蓬塊幾何分烏兮無知猶能馴肯有襟裾忘其親因以名縣淑吾民爲之長者教益敦一木抔土或見侵曾禽不如何足人

跋黃槐卿題太平樓樂府

一時之詘億載之信其利害遠近之相去不待明者而後見然其勇或不足者亦不能待也方秦氏忌人之短已既傳重議以箝天下之口而且以利啗之使告往往牀第燕私之語無不發露一可媒孽言者或至殺身滅族而告者遂有其富貲然秦氏死肉未寒是非乃定凡異時以言罪者類物色旌崇耑之而告者犬彘不食其餘矣則詘信之長短何如哉予友

黃槐卿有膽略之士也當秦氏側目磨牙以竊忠肉義骨之際獨不爲威惕成長短句以摩其須其仇因挾爲奇貨以控之且三十年矣會秦檜下世遂不及發其脫於虎口者幸也凡前日黃氏之宗姻舊遊皆幸其發之後得免於禍已而復惜其不假手於仇及秦氏在時發之槐卿雖暫賙苟未至於死迫今其名日甚矣子則未敢以爲然夫所貴槐卿此言者以其處韋布而不忘君耳使果計其幸不幸之遲速而言之則言雖忠而意何取焉然曩時仇固得其迹屢欲發而不發仇今豈能終抑之哉槐卿之言不患其不白也南湖何恪茂恭父跋

西園記

道烏傷而西多平疇沃野亡名谿山贏十五里少南有湖隄孔道曰南湖四山牆立一水蜿蜒貫之清流掩映山秀拔可喜可舟可園可屋而居凡瀕湖而居者舉何氏也余居之西林樾靜深源泉隨之而委其地視他山頗夷而多土宜果蔬葩繞以藩垣紫荊截水爲限曰西園入門巨竹聳其巔修楊沿其堤短花細草夾徑行可百步有堂曰林堂枕岡西湖峻嶺對峙如列屏障而亂峯疊巘又出其背倒影湖中翠光浮動淺則荷芰菰茨離披而去望之不盡深則白波際天微風過之怒濤奔放驚鱗潑剌助爲奇壯水鳥族居飛鳴上下雲煙開斂時雨晦明四時朝暮變態不齊而所過皆可樂尤於雪月爲宜其東有亭曰湖陰以湖水出其南也西曰橫爽以南嶺橫其前也其去堂階五六十步堂後有二堂左所見惟竹曰竹屋右香草被其砌曰蘭坡從二堂階砌而登有屋四楹爲燕寢之地曰復齋齋之西壁盡伐檻檻依山升降而睦之藝以杞菊上有老松幾百株皆合抱杉楠楓楮錯植其間無異也蒼藤碧蘿結樹杪石出林中嵌空奇恠由石罅環行盤紆而上僅七十丈至絕頂因其峻培而亭之曰招隱圍以巖花花自地而升猶不及於欄楯江梅數十株耀白於青林中天寒木脫心舒目曠所見甚遠徑東三十步有栢亭椽楹皆杉木而不斲徑三十步有栢亭悉栢爲之其郁烈不歇二亭皆可下瞰蒼波渺茫漁舟上下鷗鷺去來於喬木修篁之外亘亭之北山益深竹樹陰翳餘草不植亘溪皆薝蔔約遂閒寂人迹所不及惟青樹翠蔓之所見松聲鳥語之所聞也稍東木奴百樹亭於其中曰景陸少折而上有亭翛然在叢薄翳徐之間級而登之遐矚旁睇遙岑隱見膚寸數百里雲黃葛仙之峰俱在望焉餘青並牆透迤而去有別圃曰壺中穴墉以出其下絕八十丈奇海棠翼之柯葉蒙絡如行龕洞崖於其坳曰野堂堂後益樹以海棠數十百株花時明豔動淺則荷芰菰茨離披而去望之不盡深則白波際天微風過之怒濤奔放驚鱗潑剌助爲奇壯水鳥族居飛鳴上下雲綺綰繡錯有泉側出石岸泓澄盈咫猶循塗隨聲前一欄盡植芍藥欄下雜花卉每種不過三本識其名物而已湖岸多木芙蓉山水至是益平遠堂外地數十畝其平

如掌梅杏梨柰橘柚各植以類而塲列之支徑旁午絡以諸花其西有坡壠嶼起數丈其高又二十尺爲臺而屋其上前有兩峰屹立曰兩峰亭西園中之勝可十目而盡也降亭趨松徑出湖上絕湖抵南山循湖而隄遙見隔岸臺榭參差出沒於松竹之末隄上有二亭西曰清華以其舍水木之滋也東曰浸山以其從西園而望山與水平若出於水中也水激岸斷略徇過之有巨石出水際可坐而釣遵南轉山腹而北至其麓有枯梅二雜立積莽中下有兩柱石如臥虎又數步則石坎昌陽封其限塹水冽而甘冬夏不枯並梅臨水結茆三間雲氣出入牖牕白雲巢蔽其前楹有木之前枝以見水鳥皆視其背風起木末萬竅皆和猿聲鶴唳以助淒惋自是庫庾各以序爲繪象精嚴服器整飭不侈不陋各中法程秋

八月上下釋奠於新宮以落其成百里之士聿來觀禮禮成南則翳塞斗峭絕不可通也余觀林泉之樂非仕者所能有雖有不能久也有且久其隱者乎然余非隱者也未能無意於當世之事使果不可以有爲則亦終於隱而已而造物者以是畀我厚矣今日讀書堂中閒有得處足以自娛倦則掉舟散策倘徉於兩峰之間一泉一石一草一木皆爲吾眞有也客至具果蔬於山取魚鼈於湖去者不留留者徑醉亦何借不幸出僻絕貪陋之鄉雖有聰明樸茂之資未易以學也必仕哉且今之仕者皆入而不能出往往以官爲家而視其非若今日甲令薄海內外俱立學宮以幸多士雖今荒郡遠縣畢置教官諭長增弟子員室廬既稟圖史資用一物以上悉給之官就學者如歸令佐守貳咸主學事又以部刺史提舉之諸君學於此時豈不爲易且幸耶然自五六十載以來士之守所聞而施於用者顧不知昔人者何耶殆又病在

永新縣修學記

乎學之過易也大抵學之難則識之也堅而其行也亦不苟學之易則識之也不固逮行已忘之矣故今之學者類如學之科舉而已科舉外則無所用學在學諸君知學之幸而無忽於學之易稍能用意於科舉之外以事其難則一二父兄之不愛費以樂從佳令君之敦明昭代興學之至意與今抗顏之言及諸君所自處者爲幾僉曰唯唯願托先生之文以記不獲辭其記後日戊寅也

仰山廟記

江西之俗禱鬼病卻醫藥不御惟巫史禳禡是信不愛費死且勿悟故一草木之妖一狐梟之祥往往尸而祝之既久祈不驗始覺其非不足以驚動禍福人輒斥不祝所過頹祠僵像無一堠地無之至若廟教巍然而能奔走數百里之地事在若不及是必其神有大功德於此土受其報祀爲無怍也仰山二王按圖牒肇於晉永嘉中降於宜春仰山之下袁人即其所祠之遠近因以地號其神歷唐五季廟食不絕逮我宋受命悉主百神遇國有大慶必封錫今爵爲八字王廟殿額孚惠境有水旱螟螣疾疫兵火禱之輒應故民戴神賜承永無窮已自大江以西家有其像飲食必祭昔韓退之行馬守道自信諱怪不語其守袁也嘗以不雨禱於祠下有祈報二文見集中則神之威靈並孚於世尚矣濮陽馬侯淙來宰永新順民之願致民之敬度地於邑東之十里有角山之陰繪皐拱揖環繞若爲翼衛形勢靈傑且爲神之所降依因鑿爲址立屋四十楹以揭虔安靈寢殿言言門廡翼翼像貌

多言近躁訥近禁嘿概諸中道均過也通於道者其言如饑飽之於食不可欠餘也何給訥之過哉必不得已而過於寧訥無給蓋訥之去重厚爲不遠於吾道末甚病也以其近仁義而敏於行焉耳雖然喋喋捷給如齋人利口反覆如息夫躬輩則給固不如訥使託於訥者如孔光之不言溫樹周仁之不言温飛卿則訥亦何足多哉否則言事曾不能出口而所立甚偉若周絳侯口喫於劇談默而好深沈之思若揚子雲者又不知相去幾爲幾矣然揆之無擇於語默而語默當物者又不知相去幾也番陽胡侯猶能接前輩能自強於古人事嗜學喜持論殆不能休以其緒餘施於官者良可觀第病於莫能容忍人有不可其意輒面數之以是爲人忌宦遊多不偶其外舅程公

榜其所居曰訥齋正以砭其病也余謂古人能立身於無過之地者類知於其所不及者勉過者矯今人則一切諱之所以滋不古人知也今侯頓挫亦久矣更事且熟矣不患不訥訥且富貴矣余懼侯之既富貴當可言而猶守之以訥則非侯外舅名齋之意也大抵矯過者敝極於反往往知強矯於彼而不悟顧耿過於此者柳子厚賦佩韋葢知矯夫剛急耳豈自料其過乃終在於脂韋哉則公之矯於言者似難膠於訥矣余因爲通訥之說以遺之使歸而鐫諸石以記爲實乾道丙戌四月十二日侯名璟字元質程公諱瑀字采伯余何恪茂恭父也

隱齋記

張侯湛九江名家子也其風流蘊藉有前人典型余來官禾川逮寮侯■者猶四閱月以余之迂所至寡與侯獨厚我甚余亦樂爲侯傾惜其遽終更去也臨分侯語余曰吾世家德化有先人之敝廬在凡士大夫由蜀漢來者舟銜軸車連軫日過吾門吾懶與事接翛然一室閉門卻掃頗自適也今歸即偃仰其下矣嘗榜曰隱齋子盍爲我記之余笑曰才謫如侯宜頜頗以取世資隱非所以名齋也侯亦顧予瞿然曰吾固非敢必隱然亦吾志爾子無詰我必記焉乃已余遂不敢詰不能辭因坐侯以議其將諸稱隱者非必去朝市裂冠冕巖棲穴處山衣麕食猿狖之與居鹿豕之與遊然後爲隱凡能移世族日所馳騖以爲不足留意于一物以自休足以爲隱名如晉人或隱子卜或隱于賈或隱于屠釣俱不害其爲隱雖吏亦可以隱稱也然士多膠于出處進退之際躁者不知隱隱者又固而不通微軒冕桔則泉石膏肓已故酷遺綿上之草木者未免于戀痛想華亭之唳鶴者葢傷子見晚要必垂老起商山定漢家父子紛如園綺報韓仇竟亟託辟穀以引去如留侯則幾子通矣使果以是隱庸何傷且侯以盛年一出爲吏遽能獲于上官而同列不忌德于細民而巨室無怨望挾此以遊于世無患不合患諸公要人爭欲出我門下侯于此嘗知有所擇無一干進則不墜侯之門戶矣子名齋亦一助也侯頷且曰得此以記吾齋足矣余因書以授之

祭竈齋記

簿之秩下丞令而列尉上其權則遠出尉下自簿書程督句核外于縣事一不得以可否且檄傳子部郡刺史僕僕道途無寧日故所至令丞尉治多葺而簿或寓于老佛氏之屋就有之亦卑陋老腐不治亦其勢然也永新爲吉之支邑在大江之極西介于湖湘嶺嶠之間去今行都幾二千里府七百里郡且二百里以僻絕氣習固陋甚不特室廬爲然矧簿又冷官其治之卑陋老腐抑固其勢也以子之迂且介既力不足以與世之名習能據津要者逐耽華屋之念不存踰肚四上而卒就下科以進流落于此日與林蠻洞蜒處殆又其勢所宜得也然子去其家于有七百里襆被就于廩單特子立

至所託之廬復盡撓將歷幾無以禦其寒暑風雨子固不欲厲民以自便而新之然亦非敢視之遽廬因卽廳事之西偏汎治一室柱傾易腐級圮覆漏去壁而窗使之虛明縱橫纔丈餘書數千百卷圖之長物一不置以爲退食之地休吏卽偃仰嘯歌其下遇其意到理得則恬然忘其爲羈旅牢愁寧復知天壤間有所謂土堅木奸高明之觀者哉標之祭竈用漢孫寶事也寶之學不能純病在好激以詭利爲此事偶與吾說合大抵君子之仕無崇卑必有以也卿相而不以行道所不屑抱關擊柝而以貧未病也然居其職則不可以不安不安而進則躁退則懟留則苟曠懟苟三者類非君子所由去因援筆而誌諸壁時紹興已巳冬至日也

宜齋記

子何子榜所居之齋曰宜有客睇而詰曰宜謂何將櫺楹明曠宜展卷乎庭宇邃密宜遠囂乎可瑟可奕宜適意乎有圖有刻宜寓目乎檐枕隱几眠坐適時宜寄傲而養恬乎僕笑而應曰凡子之所謂宜者豈僕之所宜哉僕每痛伯仲間兩棘此得孟軻氏三樂之一若今閭巷言同氣者方其孩提嬉笑看核分咀不見斯須念或感啼寧若骨肉自然莫可間一旦愛奪長舌猜忌不相能雖親在堂而鼎異飪橐私儲所爭纔錐刀手足爲仇敵至有限閾不踰連甍不過縱斧相痛且不顧遇急難往往束手旁觀甚者陰擠而竊幸鳴呼此固禽獸之不如者也吾兄弟不移子習俗如前教子致美之懿非曰等之竊有意焉因取詩人宜兄弟之義名齋以自樂客默然良久曰斯名固宜矣子之兄弟其踐之無徒言無徒言客去因援筆而誌諸壁時紹興已巳冬至日也

送余端明序

世儒類喜能吏而吾儒鄙之大率能吏若辦事而多流于苛刻儒者以遲鈍不失于惠慈然能吏最易以得名因取要官職故吾儒守道不堅者或利而從之所以循良之治蔑如也昔班孟堅序東都循吏謂漢武時外事匈奴致中國之凋弊吏少能以治化稱者惟董公孫倪三人皆儒者故居官可紀蓋吾儒之政自有門庭不以時而遷就也夫仲舒之學視漢羣儒則似醇矣若弘寬輩時名爲儒耳且猶知此則知今之去儒而吏者殆猶不弘寬若也雖然讀古人之書而官于今日之州縣亦難乎其有聲矣有能未盡忘其書之用且無失名譽者亦千百而一二也番陽余公儒之醇者也其爲吉水邑鉅事夥吏賂俗獷雅號不易治一切用其平日之所學者

以臨之卒能行教化於法令之中著誠篤于鉤距之外匪亟匪徐不茹不吐而事亦因以集似有古之爲邑者氣象雖比更一二守好用世吏子孫新進年少專勵强壯蜂起而公屹然不動如山惟知守吾學而已彼上官故所不悅之而亦自知之因刻章其薦于朝得倅長沙既受代士民皆重其去而爲嗟咨涕洟相與祠於學宮以永其遺愛焉觀人之政必于其去之日去而人其喜之猶恨其不早則其故不問可知矣去而人其思之猶惜其不留其爲政亦不問可知矣若吾宗漢大司空其所居無赫赫之名去後嘗見思此眞儒者之政也公其得之矣凡士大夫以詩祖公之行者無慮數十百篇僉以僕與公加厚且使序其梗概云

送喻叔奇丞鄱陽序

士歎知已之難遇徵難乎知已之遇也難遇足以知已者耳至寶橫棄道則不必待卞和遇而後收之雖牧豎之愚見必驚其元彩之異且知欲取攘玩矣若過而不顧者非狂則盲也然世豈盡狂與盲者耶特以忘心之不去焉耳每怪世之翹翹然以自樹立者多見毀於異已夫其所以毀之者豈眞不知而毀之哉惟知其最賢于已忌心一萌勢不得不出于毀也彼忌我異已而毀我不相爲謀然又有實不悅已而謬焉者夫既不足以知已則吾詎可輕受其知哉宜其于世愈落落而難合也鄉山喻公名世人也學志于古而仕必欲行其

學由是學益成名益遠而仕益困然公安之而不恤也得丞鄱陽待三年之次而始上視羣輩刺天則公道迴翔甚矣然守乃侍御王公子今號爲有道之士士皆樂其知而侍御所亟稱許者甚嚴而公非可以僞得而私予也乃獨與公深相知人徒知公于侍御爲同舍生又爲同年進士故相知初不知公之所以受知于侍御者正不在同舍同年也益侍御之同舍同年豈惟爲公而已哉然相知特深于他同舍同年者則必自有以相知也夫丞之職最冷而秩介于令簿尉之間上下鳴于簿與尉然肖爲之者以無甚吏責也今則又有常平泉布之責也以公處之則爲非其地僕與公有嬰雅相好方僕僕從江外數千里來而公遠東去然不敢爲兒女感然以公之知我侍御亦當知我見侍御幸爲我一出此序

永新縣主簿題名記

永新非壯邑簿非熱官郎縣官可知居者之于世何如也治故有其數矣矧甚又無石識居者名氏已去則不復訪其爲誰予既因其陋而廣加葺焉使廳可居且藉諸壁以題居者名氏題益始于予傳繼予者嗣書者不絕凡府寺之碑題名第書其名秩姓字到罷之日月而已若其人之賢否政之嫩惡類不書矧簿職簿書外無可書故令吏部選必以初解褐人者未欲驟責之以吏道所難姑薄假之祿使習于爲吏爾然

既去更數千百年之遠邑人睹其名氏有猶思之者有罵之而不置者則所謂人之賢否政之嫉惡終不可泯也薛又仕之滋觴尤不可忽乾道丙戌臘月旦南湖何恪記

陳炳字德先乾道二年進士嘗守道不仕龍川稱其人學一世不足以當其意其文清深勁麗要不可少云

宗忠簡公畫像贊

諸葛孔明平生勳業僅與吳魏鼎峙而君子每以伊呂俎豆之然亦獻疑者多矣余嘗語人曰偏師三出而三郡響應留屯渭上則軍民安堵此其胷中瀠瀠三代規模矣忠簡宗公名在國史事在天下當靖康建炎間厥隸孩童能道其出處公吾里人也其故居去予家無百步世或知其大者而其爲

人之詳則予實親得之父兄公久連蹇場屋初似無意功名四十餘年始以進士末科在選調爲州縣小官將二十年晚倅登州黃冠師以俠犯禁同官相愕然爲好語謝遣之公曰何至是獨攝取杖其背訴之朝誚監鎮江酒久之金渝盟得知磁州磁正遭困攻危甚守城具百無一有乃大開門以計譎之宵遁後守留鑰京師以忠義激憤將士兩河豪傑投誠聽命主以一押字得兵二十萬皆願效死力麾下自州縣脫謫籍二年遂爲當世社稷大臣公狀貌樸奇瞳子黑白瞭然髯疏而勁磔磔蝟立常語子弟曰人雖不死等死耳有補于國吾榮多矣其忠壯類此惟每出兵必屈指計勝期喜誦左氏春秋少嘗盡以左氏事綴粘壁間以便朝夕觀覽爲文章

直寫其肺腑無飾辭其亡也兩河復危矣予每評公直孔明伯仲不獨其心相似迹亦偶類雖然孔明何如人哉其子兵部嘗出公畫像示予慕不能舍去誰不知敬公像獨于余心有感也爲之贊曰

平生孔明稱慕莫及像見忠簡懦夫有立橫流砥柱萬里長城欲奮空拳以植危傾猛將斂手氣指目使誰知此公亦裴布士

巢湖神母廟記

巢湖或曰焦湖幅員三百里北流底於合肥東薄居巢南滙大江以入于海而西控濡須其支溢于泌爲三百六十有奇溝波晝夜無時蓋其地鏡平無窪凹以阨威故微風亦搏擊

縱臾平地數丈煙氛相蒙漫不見畔岸柁篙無所施巧機夫類拱手惟所之然四面皆可以帆無定所眞若默有主宰稍颺黜不虞往往濟登纔咫尺復帆其舟浩湍直入無人故往來一委其可否于神而神母實尸之神魏黃初間隱于巫湖故巢邑其陷也或血于石龜之口神既豫告予人不之信擇地之特高者走焉地陷而神獨免故人神之土人或水激清阡陌階籠歷歷可數所謂特高之地卽今之姥山岌然湖心居民數十家皆龍氏他姓莫得居焉神亦龍氏也嘗歸其故家歸則香風芬馥相屬齒有獨山焉兩山出沒虛無間皆無草木崖根裂裂舟多碎于其下環湖廟不可指計而莫盛于中廟巨石鑿空闢水而堤殿庭煥儼礎柱

突兀赫然金碧危出雲霄其西口廟新落成而東口則近阨于原燎多寶寺之下亦廟焉磴危趾高負抱林幽予得檄督網維塡烏谷買舟檄腐不堅▌網檄虧姦偷不時病于何幾八月既望分泊東岸江淮襍鬼禍福呶紛繩日翼雲大風不休懼不克濟私禱于神生程有期訖定無虞願碑其事以答神貺既得吉雞鳴解舟帆檣蔽天霽光澄明煙端雲倪莫辨東西清飆披拂烏散後先忽合復離闐無人聲移卯達申隱見橫青犯險徑前若驥著鞭傾刻達岸吏卒歡呼相銜舳艫解纜入河曾不掩旬萬斛登敖大振軍聲畢事告還復道祠下居人左右勞訊相欣予曰神益靈矣敢謝稽首退問祝者送迎神未嘗有詩實爲闕文既與碑文詩以遺之神今廟額

靈惠始封累八字云

舟之來兮風高蕩汨滿兮帆招燎薰在堂兮潔涓牲牢望神儼然兮斂衽願速濟我兮不崇朝舟之去兮風微波渺瀰兮迅于飛帆拂兮茫無涯眼眩膽栗兮將安之我有願兮惟神焉依秋深兮木落葭葦蕭騷兮清日薄神兮今焉在吞吐月星兮獨處廊神甚仁兮寧以爲禍愚有弗虔兮幸貰過天地一葉兮相繼神無波濤兮駭我

望黃山詞

望黃山兮戢戢見接天以蔥青紛羣峰兮怪奇眩百變兮幽明朱砂湯兮山椒下白龍兮甚靈襲深潭兮百尺夜有光兮晶熒山中泉兮娛嬉坐蛇虺兮隱形歲徂夏兮不雨農失望兮耕

泛秋浦辭

九華北兮瀨東石畏巍兮屈盤誰此遊兮萬頃初禹鑿兮何年窈其深兮莫測微波湧矣淪漣民連甍兮淸居囂百雉兮造天外涵青青兮幾城混金碧兮中邊羌予行兮酷暑修途邈兮回邅埃迷目兮昏昏昏僕馬瘦兮躓顛若有人兮扁舟破菱荷以徑前接予袂兮俱往欲驚我兮登仙與汝釣兮空明魚雜龍兮藻荇青與汝浴兮靚深悲風度兮秋濤生汝遊兮嵌巖駭鷗鳧兮爭翾與汝望兮茫冥冥若有無兮飛煙水一去兮入海問此程兮數千指蓬萊兮一髮有妄期兮僊佺紫貝闕兮珠宮笑紛車兮塵寰沉瀣飲兮芝飡煮嗟吾生兮窮屯履平地兮奔湍心炯炯兮猶在願託履兮人間青老兮欲丹露溥溥兮山寒吾何歸兮日暮寄此懷兮江之南

喻良能字叔奇義烏人紹興丁丑進士嘗任鄱陽丞紹興府倅擢國子監主簿工部郎中出知處州號香山爲監簿

上忠義傳起戰國王蠙終五代孫晟上下一千二百年所
取一百九十八凡二十卷乞頒之武學授之將帥孝宗嘉
之淳熙八年也有文集若干卷龍川稱其文精深簡雅讀
之愈久而意若新弟貢弼季直之文蔚茂馳騁包羅衆體
而一字不苟讀之亹亹而無厭也叔奇敏識强記嘗考試
一士人賦當選而用苻秦字誤從竹黜之其人伺出院遮
道中詰公公形貌短小爲立几上誦其所作一字不遺曰
子賦雖工如格不合何其人愧謝去此事聞諸前輩云
三月二十四日再朝永祐陵
扁舟投曉出重城春浪初肥綠滿汀竹裏幾聲泥滑滑河邊
十里草青青人家桃葉驚飛燕水面楊花點翠萍漸近昭陵
佳氣集五雲松柏喜重經
次韻范伯庸機宜見寄

夫君自是穎囊錐何事翻爲滄海遺造化小兒聊戲劇山林
大藥豈無資得閒因病還應樂信手揮毫卻有詩休歎銀盃
成羽化會須拔劍撥年衰
詔檄舟行出五雲門
畫舫珠簾出曉關便飛風過幾重灣路經僧舍漁村畔身在
煙霏霧靄間驚浪拂晴輸遠浦亂雲拖粉露崇山偶因王事
從心賞詩語匆匆不暇刪
春水
慶湖春水夜來生曉起雷聲逗雨聲去馬來牛心莫辨鸕鷀
鸂鶒眼俱明飄零花片有底意搖曳柳絲如許輕句月煙村
半風雨榆錢好爲買春晴
五舅處士惠訪小園作詩爲謝
五舅名道氣相過如杞苗意行隨綠徑情話竟清宵送酒花
飛急撩人鳥語嬌不堪分手處風雨晚蕭蕭
九日偕成均同官北山登高
輕霞朝日雨微茫沙路駸駸千里强照水有情楓葉赤倚巖
無數菊花黃興酣爭舉凌雲筆醉熱重浮灩海觴明日蝶愁
人亦懶未須歸去苦匆忙
忠義傳序
忠義者天下之大閑也亦天地勁正之氣之所寓也是氣之

在太虛間金得之更百鍊亦不變松與竹得之冒嚴霜烈風
積雪而不少衰人臣得之蹈白刃赴水火歷萬物而不改其
操由此其故也李白有詩有忠于主人之主皆欲其臣然則
不忠于主亦人主之所不欲也蓋人主之意若曰斯人也既
忠于彼豈負于我哉苟負于彼必不忠子我矣且比干違武
王者也武王封之美其正也太宰嚭成越王者也越王誅之
惡其奸也丁公不殺漢高恩孰甚焉而報以大戮者豈非以
其背于楚乎季布數窘高祖仇孰甚焉而赦爲郎中者豈非
以其義于羽乎徐世勣不負李密之黎陽太宗所以勤勤于
托孤也鄧曉聞李軌敗而入賀高祖所以廢而不誅也章聖
皇帝東巡過巡遠雙廟徘徊歎息嘉其盡節異代者金石刻

以贊其忠夫巡等盡節于有唐之時而見褒于有宋之英主益忠則爲人主之所貴不忠則爲人主之所賤未有反褒貴國左右取容而見好于人主者亦未有果盡忠爲國不爲詭隨而見惡于人主者此忠義傳之所以作也傳起自列國終于五代博采正史旁及傳記[redacted]天下國家之所以安危事之所以成敗可以裨名教可以勵風俗者乃在此選不然不錄也上下千餘年所取者不過一百九十人而已嗚呼可謂難得也已後之爲人臣者可不慕哉

祭何茂恭文

嗟嗟茂恭其果然耶何昌子德何嗇子年何成之艱何奪之遘病胡不聞訃奚以傳爲善得福造化所權宜壽得天報應

曷[redacted]蒼蒼不仁者天茂恭之行粹然璧全茂恭之才煜然春妍茂恭之文浩乎如川茂恭之字薛稷明乾茂恭之詩長吉謫仙謂宜西掖儷美許燕不然東觀接武固遷胷中萬頃不施滴涓光燄千丈膚寸靡然五十未加一病不痊二子白丁徧觀華巔人誰無死子獨可憐嗟嗟茂恭吾實子賢我作我文子推子先磬水南湖日往月遷聯轡握手北陌西阡劇談月底痛飲愁邊我吏江東書札翩翩不遠千舍尋我藍田我官閩南不我棄捐藥物上額朋來海壖二月初吉我熱我眠忽夢子來談笑我前文字談懷胷懷究宜我因作詩欲寄未緣宣意殫月子隔重泉欲撫于棺道遠且遷憂心煢煢涕泣漣漣千里致奠一哀告虔我酒孔甘我殽既鮮嗟嗟茂恭尚歆此篇

五龍王廟記

龍王廟鄱陽故祀典也郡侯有禱虔則應賢有德則應集英殿修擬永嘉王公由侍御史守鄱之明年六月不[redacted]公曰三日不雨龍失其職三日滂沛當修如法是夕大雷電以雨闔境告足歲遂大稔人喜而後知公之能約束而龍之知敬公也公檄將官趙廣修其祠工甫畢有小龍似蛇見祠下蟠屈如一大錢文彩炳煥廣見而拜之小龍昂首起立若與爲禮者眾皆屬目俄失所在亦甚異矣噫世人之諄諄喻之而不帥威而使之而不肯況從子神乎況于龍乎今公之于龍一號令之應亦如響既新其宇靈證煜然公之德與

龍之所以靈者不可不書也趙素剛直其言不妄說龍若是故併記之

評詩

予嘗評論諸家詩杜子美如司馬溫公自是三代以還第一等人無毫髮可議韓退之如蘭相如顏平原雖死已千載凜凜尚有生氣李太白如謝安石雖紆身朝紱而志在林泉或攜妓自娛不拘小節要之蕭然有出塵姿自不可掩揚子雲著書悔其少作韜藏倔仰不願人知皓衝天間鷗戲海回視前日始知鳥萬擾肉鵲鳩爭巢蓋不啻糞壤耳孟浩然王維韋應物如志和醬水和靖孤山雖未能追蹤高隱然不至爲俗氣所蔽白樂天如公羊傳經羽翼聖道根本教化忽其

失也不能不俗杜牧之如荆軻七首子房鐵錐豪健勇決吁可畏耶其駭人也孟東野如醫桑餓人形影相弔悲鳴憔悴有辛酸可憐之狀雖膏粱狐貉亦不能不爲之憫然動心李長吉如汲冢古書茫然異物雖瓌詭奇怪動人耳目然莫能名狀不知其適用與否也

呂皓字子陽自號雪溪永康人初以賑粟當補官潭熙中領鄉薦會父兄爲人誣搆係獄于陽投匭上書願納所得官贖其罪書辭甚偉朝奏夕報可由是知名子殊字愚牧第進士爲江陵府教授迎于陽侍養官舍劉光祖時作帥以遺逸薦子陽于朝所著遁思遺稿六卷事監韻語三卷老于支離解葉正則爲序遁思其巷名光祖爲記殊尤善

春秋學亦嘗教授永嘉

上孝宗皇帝救父兄書

臣聞言動之過而非故爲之此士君子之所不能免而王法之所宜宥也父兄之難而不能以死救此天地之所不容而王法之所宜誅也宜宥而不獲宥宜誅而不及誅是雖匹夫之幸不幸猶螻蟻之自生自死子天地之間固無損子造化之功也匹夫之不獲尚足爲至治之累自昔聖人在上蓋甚憂之凡下民之微有一不平而義激乎其中莫不使之朝聞而暮達不啻如家人之相與以情通焉嗚呼父于兄弟之際天下之至情也以不獲宥爲不幸而自幸其不及誅撲之常情猶不能以自安況夫至情所在渾然一體無所間斷庸可

獄告具而無纖芥之實卒從吏議以數年酒後戲言而重臣兄之罪搜抉獄文以家人共犯而坐臣父之罪夫酒後果有也非至棘寺終不能自明一門父于既械係而極囹圄之苦一二戲言而豈有異意此所謂言動之過而非故爲之者也深山窮谷之中華門圭竇之戲言而至上瀆九重之尊則幾於失朝廷之體矣且怨仇告訐之情累歲不可知之事所不應治也有司今獨受而窮究之則幾子長告訐之風矣子實有罪則子受之固也搜抉獄文以致其父則忠厚之氣亦少損矣昔漢女緹縈上書乞爲官婢以贖父罪猶足以感文帝之聽臣不佞亦嘗聞義矣父兄不幸誤入子罪而有司一致之以法則上以失朝廷之體下以長告訐之風而損忠厚之意所關若是其大也乃不能乘是略出一言以動天聽寧不

捽死于一女于乎臣重念士之求仕于時也亦將以行其志云爾今日閨門踐履之基卽異日朝廷設施之驗也平居父兄落難乃庸懦顧惜不能自出死力而哀救之是無父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子可以受君之爵食君之祿而立乎人之本朝哉臣願納此一官以贖父罪而甘以末伎自鬻于場屋之間無寧冒此一官以爲無父之子而無所容于聖明之世倘陛下哀矜其志而獨從其請則臣區區之志願足矣于弟之義庶乎其無負矣然豈臣父子一門之私恩而已哉苟以爲國家自有定法雖子不能以及父遂置之而不問是非陛下之聖明有虧於漢文實臣之不肖有愧于一女子而不足以盡感動之誠也則惟有先乎父兄而死耳復何所恨哉千冒

天威罪當萬死

別荆州諸友

荆州三度別此別尤酸冷蕭颯逐岸靡煙雨隔林迴去棹行且留離觴醉還醒緬懷荆州士鶴立霜毛整競爽信何人班紛脫顓兒是清俊流魁然挈裘領相逢名教樂殊忘舊機境草木臭味同何庸强睚眥虎豹識避就寧忍覆陷穽人情不相遠頗諒心耿耿眼裏絕荆榛風生獨何幸時恨多曠遠

赧容發面頸分袂復自茲深淵惜斷綆斷綆無續期分秧有時并但願各自珍時當動深省一簣會成山九仞猶棄井要令百鍊金青熒無留礦大哉乾坤內無道相與永

題青溪神女祠次東坡韻

青溪爲琳法師道場琳峨眉人一日思鄉水龍女爲致四足鮪爲證

生居萬山中二年依澤國偶于僧曹暇聊欲訪禪默再拜神女祠劈山定何術上有琳宮巖作論期破惑只令澄潭中異影眩莫執宗源人幽窈峨眉如可及吾聞大地下出沒水中日胡爲二鮪魚欲歸猶未得變化乘雲雷那能繫不食山深風竅號天寒日車急寄語龍宮君安隱藏故穴近來託恠多勿遣容易測

峨眉亭

采石山頭月正弦捉月臺邊酒滿船擾擾利名蟻慕羶如公豈但酒獨賢平生醉裏詩三千卷起高江作長箋悲哉人世隔天淵一日乘風反自然死生在我不在天欲死得死豈其冤歌罷長風大放顛蒼茫何處可拍肩

呂殊

上林樞密書 大中

某聞舉事者爲必順人心蘇公軾嘗言古今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眾心之向背謝安之用諸桓未必是而人之所樂則國以乂安庾亮之召蘇峻未必非而勢所不可則反爲危辱是非疑似之際尤必取決于人心而況今日送首之事是非較然詎可以犯人心獨行而不顧乎向者誅竄奸魁收召舊德雖未及大有所設施而天下翕然想望至治者無他眾心之所歸則未爲而人已信之矣夫未爲而人信之則易爲力

欲爲而人議之則難爲功盛名之下其實難副某竊爲閣下惜此舉動是舉也不審閣下其以爲誠然耶或心不然而貌從之耶抑嘗誦言其不可而卒不勝同列之議耶今京都之內兒童婦女舉以爲非至有掩口而不願言塞耳而不願聽者人心所在相去不遠想閣下亦知爲非也豈惟閣下知其非想同列之人所謂異議者亦未必自以爲是也夫彼未必自以爲是而復不肯中止徘徊顧望若將力排眾議而爲之者其無乃以力排眾議之罪小而重違敵情之禍大耶夫重違敵情則和議未決則邊釁未弭此固今日主議之人所謂徘徊顧望者也抑不知和好之所以可恃者在吾國有人足以大服其心不在事事而從之以求厭其無窮之給訹上不遜以沽直者閣下視某何如人耶閣下以碩德重望爲蒼生而起乃使開闢以來所未有之平無之也閣下以碩德重望爲蒼生而起乃使開闢以來所未有之事書之史冊傳之後世自閣下始豈不惜哉閣下以爲敵得吾三公之首其止以謝邊民而已耶其必將用是以薦宗廟也其必將用是以傳告諸國也其必將用是以改元肆赦奉上尊號也其必將用是以東封西禪刻石頌功也其君負中興之名其臣受不次之賞而吾君吾相乃含羞忍恥偷安一隅猶爲國有人乎敵自得志以來八十年矣國力民心將帥士馬皆未必遠昔兩年之間技已止此吾不能少忍乃舉三公之首而亟亟授之以

欲也數日以來學校諸生詣闕投匭已嘗及此閣下亦必聞之矣今區區欲爲閣下言數語而已閣下以爲持三公之首以送敵庭自開闢以來有之乎無之也閣下以碩德重望爲蒼生而起乃使開闢以來所未有之事書之史冊傳之後世自閣下始豈不惜哉閣下以爲敵得吾三公之首其止以謝邊民而已耶其必將用是以薦宗廟也其必將用是以傳告諸國也其必將用是以改元肆赦奉上尊號也其必將用是以東封西禪刻石頌功也其君負中興之名其臣受不次之賞而吾君吾相乃含羞忍恥偷安一隅猶爲國有人乎敵自得志以來八十年矣國力民心將帥士馬皆未必遠昔兩年之間技已止此吾不能少忍乃舉三公之首而亟亟授之以

成其名是所謂藉寇兵而資盜糧也是所謂借梯于敵而授人以柄也其爲失計不言可知眾怒難犯專欲難成今者人言藉藉萬口一辭大洪所犯傷人必多不如小決使道吾閭等姑遲未行而前所謂小使者不憚再遣彼以吾爲有人未必不從猶有難者則雖往復數四未害也況敵情叵測和議難成邊備其可弛乎均之未能備何至若是之迫切哉某昨到京都首聞斯議疏遠之人未知廟堂實意徒見人言如此不無私憂故竊爲閣下惜此舉動也夫人固有好議論辨捷給訹上不遜以沽直者閣下視某何如人耶閣下被召親故間不過謂閣下行取高官厚祿以爲宗族交遊光寵耳如某者正以功名事業期閣下閣下其無以位在五人之下立議不專異時或可藉口也昔元祐諸公坐棄地之議而擯公死者非一今日之事未論爲國計正使爲身計亦已疏矣人事變遷詎可保耶惟閣下熟籌之無以人廢言則天下幸甚社稷幸甚

時氏居婺之清江名汝功者字德懋呂忠公銘其妻邵氏墓序三子鎰鑄鎮孫澗濟梁潛洽囷泉弟汝翼字德輔呂成公銘序三子鎬錡錄孫澐源淇演湊澹瀟朱子爲書丹又爲作慈教菴記而銘其妻邵氏皆以鎬錡故一時見重于朱呂者如此成公與鑄同隆興癸未進士自錡以下多從遊按鎬子涇亦公門人而銘未見者或此時未生歟鎬字壽卿國子監書庫官鎬甌寧縣尉淇字叔瞻紹熙庚戌進士涇字仲淵由太學中嘉泰王戌進士充浙東幹辦公事皆東萊門人有可考者澐字子澐一字伯江鎬之子成公門人有學行著尚書周官餘未成編而卒忠公誌墓執友私謚曰夷介先生

宿萊道驛

笋輿倦長途夜投村邨宿市井倚樹岡人煙半樵牧茅簷俯清流翠嶼出前屋山月照人寒有意憐幽獨

瀾字子瀾一字叔觀鑑之子師成公名最著淳熙辛丑進士初爲溫州天富南監押袋官歷臨安府教授西外宗學教授知寧國縣通判袁州終朝散郎通判台州成公輯書自秦誓泝洛誥未畢而卒瀾以平昔所聞補完之見所自爲序有南堂文集若干卷季子少章從先生明哲道中呈伯廣炳道

燕子楊花各自飛雨乾溪路綠初肥無人會得風雩意可是千年瑟竟希

少章字天彝由鄉貢入太學登寶祐癸丑進士第天才絕出博極羣書初授麗水縣主簿用薦改授婺州添差教授兼麗澤書院山長未幾改南康學教授兼白鹿洞書院山長逾年擢史館檢閱以淩躐劾罷授保寧軍節度掌書記卒不大顯而終天彝自貢甚高登第時年近六十爲忌嫉者沮格既而子女昏喪落落不偶感激自傷平生所著易詩書論語孟子大義六十餘卷又有論孟詩贊說易卦贊雜文古歌詩數千篇總爲所性稿五十卷日記十卷三山鄭士懿曰孤情峭拔自成一家眞一世瑰偉人良不虛也

鳴雞行

三里寥落秋夜長老雞望星初引吭一聲二聲天沆瀣客夢初回猶惚恍三聲四聲天漸明道上行人馬蹄響嗟爾行人有心心長面短誰能尋薛君脫走窘思慮劉牧起舞豪精神勿言咿嗄纔滿座中有歎悲千萬個君知種種在此雞只合雞聲塞天破吳中老翁百不忙殺雞釀酒酎年光黃柚輭暖蒲薦穩日出三竿猶在牀

田園歸逝懷　東狩行　遠別離　夜行水際　北窗晚飲　閒行　書懷　山花　田園樂　歲暮　赤松道中　春山登城　上黃晚歸

書事七首

諸將紛然各自雄面前全隔馬牛風尚衣已辦通天帶何日
隔門送晉公
共說曾公有府城殿前數日淨邊塵白麻宣受人爭看寶馬
高秋報主身
特地今年荷主恩儲胥百萬給諸屯張彝自向河南死懷朔
驚翻賀六渾
莫爲蒲騷高舉趾邊情轉眼又干迴吳房小敗寧非計防後
飛軍雪裏來
高帝神靈未可誣至今陵柏尚扶疏小臣眼有一石淚準擬
北來都破除
北引黃河入宿河下栽鹿角起層波城中待哺一萬戶咫尺
瑪瑙遺基尚未斜兩京風物使人嗟先皇月出曾遊歷空見
春風發落花

題園門

南船那得過
林花落處憶初妍半折妖紅似隔年今日綠陰還滿眼卻思
花落又茫然

遂性賦

余受性剛褊與物多忤賴先人明訓行年三十未稟大節
獨以寒餓切身之故黽勉從俗懷藁猶同臭之懼思欲遠
舉自遂翱翔世表而撰之義理或謂非宜乃作遂性賦推
天假命以自戒其辭曰

嗟予生之艱難兮年未老而既衰綆縻之垂領兮兀輾跨
其拄頤隨流俗而泛濫兮忝先人之徽猷懼年歲之已迫兮
白日汨乎西流惟世道之狷薄兮般總總其相加抑美球之
極擊兮崇頑琨之積瑕鳳凰低摧于汙溼兮燕雀橫驚于蒼
冥冉冉披披而胥下兮奄四極而東傾露纖材以爲觀兮譬
污志而須便苟芒芴其可冀兮彈涸渴其猶羹子高冠之岌
岌兮荷夙訓于明師禪天質而弗虔兮恐自棄于有司操方
矩而入員兮勢扞格而難親鞭跋駑而不進兮遯鬼倏而神
騰飾厲人以自售兮諒愈修而更醜進與退其皆谷兮忽茫
洋而失守予遊太行之崔嵬兮挾觿橦而無庸方闔門而脂
轊兮遵洪流之奔泓維堪輿之組紲兮獨畀余以孤虛北枏
翼萬山而繞霤兮傾千漲而沃楹仙人遺予以丹節兮敕朱
鳥使奔走飛廉挾輈而翱翔兮豐隆執轡以先後軼蒼顯而
超忽荒兮覲洪造之宏矩挹沆瀣以徐沐兮攬青飈而遐驀
旦弭節于陽谷兮夕予暨于流沙擷若木之芳蕊兮摯碧柰
之繁華賜天鼎之精瓊兮給仙駕之副車蒼虬騁而前訶兮
白鹿之角疑然而騰余乘祥風而逆帝兮帝矯首而不歡曰
道可蹈兮而不可利據厥中以自宅兮委羣誕之鮮扁擲成
厥于北景兮獨春容乎自然汝何文肆而質鞿兮內彷徨而
靡怡忽漭潰而四出兮終不奠其所歸瞰故鄉之草木兮紛

披離而捷獵籠籬穿而不理兮落日汨乎西陌彼狐兎猶首丘兮余何獨忍而違茲長太息以掩涕兮馬踡足而不能鶩叟之元德兮惟狂簡之爲求楚纍放而莫徵兮睇章臺而增憂申屠刎木以自閟兮卒鵁鶄而完節馬生務近而不浮兮騶豪蹇于下澤茲聖賢之奇致兮朗遺躅其猶白矧余懷之阨陋兮寧不反顧而內柔奉慈母之歡忻兮接羣昆之益和棲衡門而保靜兮填鳴瑟而長歌慨旁地之百弓兮覩舟木之天眞攬菱茨之披秀兮翫蓓蕾之懷新冬網鮮于微波兮夏摘脆于巒磯醲巖下之甘液兮漱玉山之精靡迎夜氣之方來兮屏百慮以鎭之導聰明而適正兮卻謀晝而不持瑞慶以爲宅兮廣漠以爲庭視眾哤之淫淫兮予胡孟晉以超種而無獲兮孰既獻而靡酬羌末運之古紹兮視恍恍若有亡逮考要其考詳兮亦何以遁夫玄彬援勁弧以射日兮赤烏暗而莫逃揮悍鞭以笞社兮眾叢聚而呼號虛近而理遠兮豈不足以駭厥志尙爾驅之僥倖兮在齋子猶顚沛桓舞則以待世兮世雜襲而萬殊要厥終之有類兮夫何怪于須臾戴厥聲而折困兮負鄙號而恣睢亦一失而一幸兮在哲士其擇之若骨脈而滋馨兮惡肉澤而踰穢賢世短而聲長兮愚牟引而名厲彼蹙利之兩濟兮乃元氣之所會孰徧得而獲奉兮猶抱恨而懷慨舍一旦之榮悴兮通往轍而並觀余色庸而心怡兮視臭惡猶肥甘亂曰養性保眞復吾性兮踐敬義以方且道愈亢而滋窮兮莽不測其所極時純樸之體常履正順吾命兮仁爲吾居由義徑兮援古爲則兮爲道梁兮要不爽厥生氛殃慶兮

棚宇之曖日兮受絺給之淒風脂肪涸而萬物利其莫沾兮棚宇之曖日兮受絺給之淒風脂肪涸而萬物利其莫沾兮

大節堂碑

天下有大戒無所逃于天地之間者義也予讀國史至宣靖之際雖去之百餘年猶將撫膺裂眦感憤太息而當時士大夫目見其事知以身殉義者乃不過十數人蓋未嘗不恨其少也然信安占三人焉則又未嘗不驚其多三人者徐君諱徽言字彥猷毛君諱渠字叔緝徐君諱揆字宅卿國朝涵養天下士且七世崇極而圮民風驕敝一日睦賊驅數百千人揭竿掉刃而東南十州望風橫潰守宰逋播莫肎少攖其鋒異時聳胡長驅頓顙折腰抱馬足丐須臾毋死豈足怪哉叔繢以區區一士曹毅然當劇賊之衝城破而擒頸血而罵不絕口宅卿在太學憤二聖之當厄上書虜酋自媳王蝎欲以不寶寸武不踏黃金屏牲忠內發孰使令英氣挺挺曠古今天天爲昏斷屍峙立不仆傾神扶鬼挾赫可驚坐朝不與蒸蝎來柯山訪厥孫彷彿毅狀衝杳冥築堂泮宇貿深明悲風苦雨淒棘林魂兮來歸肅泠泠寥哉曠宇疇非臣登茲堂兮一介之微感動宇宙庶幾忠義之士聞風奮發至殞軀喪元不悔彥猷守晉寧初破勍虜斬渠酋次第奏功既而婁宿李堇以全兵嬰城積攻百五十日糧竭矢窮士死傷略盡猶憑慨坐堂皇見婁宿肆罵賊至不忍聞射殺之立屍如植不仆子幼聞其事慨然想其高風來柯山首訪遺像則風流墜絕久矣比三年乃得之爲屋三楹榜曰大節奉而祠焉嗟乎彥猷乘邊障叔繢以恩得官宅卿乃一布衣非世之所必責望也又非迫于勢而有所不得已也向使隨俗遷徙苟以全體豈遂不容于一時而三子者忠憤內發視國之傾君之辱若其家破而身危果而蹈之無所疑卻非性與義俱疇克至此世降愈薄士大夫以委靡爲素習避就爲深計三子之事可使之一日少予天下耶顧余安能姑以寓區區之意庶其有發而已既序次之又爲歌一章俾學者歌之以酬神其詩曰天降戎疾殄我民鴟鴞奮怒豺虎獰掩退赤鴉蔽陽精夜羅鬼火塞要津當塗大吏厭纏金撓胭稽顙淚滿膺嗌咿鞅語若稚嬰欺賣宗祏傾皇靈有勇三子心稜稜披弧援甲憑孤城城頹兵折氣益振目光如炬爍胡羣或從辟雍曳長紳欲柱八極遮帝輈有偉三子辭轟轟危立高罵聲吐霆頸血濺

企風神鬚毛磔立心膽森勿俾三子專修名

衢州修羣賢祠記　代思成兄

士能以德挺其身死而使人奉嘗之詠思之不亡夫豈易能哉幸而得之不能聚而多也聚而多不能同出於一州也三衢古來稱太末其地四通五達而山勢盤鬱溪水清瀉士生於其壤興慕而來遊遂爲此邦之人者前後相望同出于一州既聚而多盍自嘉祐治平之間清獻趙公以漕德高節師表天下屯田劉公治易圖鉤深以悟學者皆爲西安人建炎叔擾丞相趙公侍讀范公諫議馬公自北方徙以來而須江徐先生問道龜山上饒汪尚書受學橫泗皆集郡下一時風旨淵粹藹然被於鄉閭靖文寶謨二劉公天以信厚乎實有

紀於世尙書之子厝事聚書萬卷復擴而大之三禩遂爲道德之藪他郡莫之敢望而擬也郡故有趙公祠蓋以太守范公文正司馬公號曰景高趙丞相范侍讀馬諫議劉寶謨兩汪公父子祠於郡東超化寺學之所祠惟劉屯田徐先生二人而已靖文劉公藎未之祠也嘉熙三年正月靖文之孫請于郡求附超化之祠太守秘書郎寶文史公聞而歎曰浮屠氏儒者所攘顧使羣賢妥靈其間其歆我哉按周禮大司樂掌學政凡有道有德者死列於舊宗舊宗殷學也然則德董其鄉卽學而祭之何浮屠也於是捐錢二千萬有奇廣學之祠延爲三楹奉景高王公超化寺諸公之學司馬公舊已祠于稽古閣自清獻公以下其若干人旣成公與其僚悅而莫予從弟機名其齋曰玉成謂余爲銘余謂機處約不禦窮不惟天之慰而因以爲得知其屬已者將以成已也其亦異乎流俗之見矣銘以勖之銘曰

若欲富且貴乎蠟薪脂璧疾疹所藏邪幅黝珩或以蓄殃嘗試觀之釣魚之溪版築之場始之則持竿荷鋤濊泥沒裘其爲卑辱亦甚矣一出而際昌歷耿日月之流光庸詎知竿鋤

馬像貌一新祼饋以倫恍然若聆廣室之論覩眾星之集不謂其已遠在數百年之外也文學掾時某諗於眾曰道教之不明上之所以化俗操民其說曠矣表崇前哲使徽音淑德延續於後庶有發乎且士隸於學覽編策所載哲行高德猶必慕愛反覆思與之齊況其於親出其鄉明太守又祠而昭之摩厲之資亦近矣出而講父老之流傳入則瞻儀像之崇植是雖欲不化不可得也古之善教者靡不務此叙其論撰以傳其心表其宅里封其隧墓以著其跡夫人心之靈非可襲取而俗好之溺又難以勢掩之也則亦養其見聞固之以遠以感其興善之心庶幾其自超之而已蓋刑制威脅其事雖捷不若微感陰誘取之之深也此明太守所爲汲汲也世降逾佚貶仕而得一郡謀計商畫不出貨利之間廩盈帑實則眾以能歸之矣其有汲汲於此者乎是何儒士之遭也史公郵人名彌聲三世相家而被服雅素其利於學者甚眾作爲之碑此故不著云

玉成齋銘 爲從弟機作

積異其所爲期之甚遠未幾各解官去不相聞者十年陳君入爲將作監主簿果抗直有聲應詔言事指刺權貴人怒欲致之罪未發適得輸對復上數千言指刺弼切遂得知南康軍改南劒州治郡如治家積稅滯逋皆弛以予民民愛親之人人給足而官積亦裕既興學修營堡百廢皆作又作抵當庫儲積倉峙數萬緡以擬水旱或問陳君公不他征而富藏若此何也陳君曰自有以爲富無事征也今之主郡者括囊照天下以爲與運勝機當開泰之仕者建安眞公臨邛魏公與婺之鄉人徐公暨執事相與爲四而已數年以來三公者萬貨以奉要人舟銜馬負者相望如引繩吾徒絕此而已今天子卽位之初陳君年五十有五上書乞致仕丞相疑有他意下本郡按驗陳君亦不重請惟杜門深居謝客再得知漳州廣東提點刑獄皆不受如是十年卒卒之日家無餘財方單危而推排媚嫉之士苟且搖唇磨齒崇節百怪逆拒而陰搖之執事蓋亦察其風聲料其動之必括囊望望焉而不敢就與婺之鄉人徐公暨執事相與爲四而已數年以來三公者

不幸往往頹落而執事獨巍然孤立爲海內之鎭其勢旣已單危而推排媚嫉之士苟且搖唇磨齒崇節百怪逆拒而陰搖之執事蓋亦察其風聲料其動之必括囊望望焉而不敢就君嘻南就談麈胡爲不仁北風招邀墮玄陽先友盡矣感傷熏心淚如雨我疑天公亦若世談隘且窳隆就纖邪束縛慷慨劇囚虜人亡世空嗟此廣宙誰得拄相望千里欲就君窒腋不羽

與袁廣微侍郎書

少章不佞從士君子之後切聞端平之初重陰褰開白日清照天下以爲與運勝機當開泰之仕者建安眞公臨邛魏公與婺之鄉人徐公暨執事相與爲四而已數年以來三公者萬貨以奉要人舟銜馬負者相望如引繩吾徒絕此而已今天子卽位之初陳君年五十有五上書乞致仕丞相疑有他意下本郡按驗陳君亦不重請惟杜門深居謝客再得知漳州廣東提點刑獄皆不受如是十年卒卒之日家無餘財方單危而推排媚嫉之士苟且搖唇磨齒崇節百怪逆拒而陰搖之執事蓋亦察其風聲料其動之必括囊望望焉而不敢就

與婺之鄉人徐公暨執事相與爲四而已數年以來三公者萬貨以奉要人舟銜馬負者相望如引繩吾徒絕此而已今天子卽位之初陳君年五十有五上書乞致仕丞相疑有他意下本郡按驗陳君亦不重請惟杜門深居謝客再得知漳州廣東提點刑獄皆不受如是十年卒卒之日家無餘財方單危而推排媚嫉之士苟且搖唇磨齒崇節百怪逆拒而陰搖之執事蓋亦察其風聲料其動之必括囊望望焉而不敢就

照天下以爲與運勝機當開泰之仕者建安眞公臨邛魏公與婺之鄉人徐公暨執事相與爲四而已數年以來三公者萬貨以奉要人舟銜馬負者相望如引繩吾徒絕此而已今天子卽位之初陳君年五十有五上書乞致仕丞相疑有他意下本郡按驗陳君亦不重請惟杜門深居謝客再得知漳州廣東提點刑獄皆不受如是十年卒卒之日家無餘財方單危而推排媚嫉之士苟且搖唇磨齒崇節百怪逆拒而陰搖之執事蓋亦察其風聲料其動之必括囊望望焉而不敢就

君嘻南就談麈胡爲不仁北風招邀墮玄陽先友盡矣感傷熏心淚如雨我疑天公亦若世談隘且窳隆就纖邪束縛慷慨劇囚虜人亡世空嗟此廣宙誰得拄相望千里欲就君窒腋不羽

與袁廣微侍郎書

少章不佞從士君子之後切聞端平之初重陰褰開白日清照天下以爲與運勝機當開泰之仕者建安眞公臨邛魏公與婺之鄉人徐公暨執事相與爲四而已數年以來三公者萬貨以奉要人舟銜馬負者相望如引繩吾徒絕此而已今天子卽位之初陳君年五十有五上書乞致仕丞相疑有他意下本郡按驗陳君亦不重請惟杜門深居謝客再得知漳州廣東提點刑獄皆不受如是十年卒卒之日家無餘財方單危而推排媚嫉之士苟且搖唇磨齒崇節百怪逆拒而陰搖之執事蓋亦察其風聲料其動之必括囊望望焉而不敢就

與婺之鄉人徐公暨執事相與爲四而已數年以來三公者萬貨以奉要人舟銜馬負者相望如引繩吾徒絕此而已今天子卽位之初陳君年五十有五上書乞致仕丞相疑有他意下本郡按驗陳君亦不重請惟杜門深居謝客再得知漳州廣東提點刑獄皆不受如是十年卒卒之日家無餘財方單危而推排媚嫉之士苟且搖唇磨齒崇節百怪逆拒而陰搖之執事蓋亦察其風聲料其動之必括囊望望焉而不敢就

流水之原者也夫爲國之道莫大於審輕重之等古之善治者揆其重而操之度其輕而縱之操縱不失而大小之務舉舉今之所謂操縱者愚不知其何如也莫重於億萬年之業也而今也輕之顧重於失目前之利莫重於億萬人之命也而今也又輕之顧重於失僥倖之欲何其不思之甚也此三者特其大者耳蓋天下萬物莫不各有輕重之等內外之勢攻守之宜財貨出入之節君子小人用舍之分宜操宜縱較然甚明而自端平距今六七年之間所操無非輕者是以天下豪傑皆望風而不服小民戲侮以玩上之令而國勢日卑是無他故焉誘於苟安謂可支補以俟後之人而已得以幸免也夫輕者其利常近而重者其利必遠今上自朝廷下及郡國以至於奔走之小吏朝之籌不計夕夜之課不謀曉折腐木以支朽壞苟幸瞬息之不傾又何暇擇遠利而操之乎無怪乎本末之衡決泯泯棼棼而不可救也故愚謂今日之所急在於作天下之心而又當自持其操縱之權籌輕籌重輕重之籌審則一出令之頃聽之者犁然在目而天下之勢固已回矣某少受學于先子先子之師朝夕肄業性又通悟蓋於書無所不習讀羣經讀史旁箋雜解異同之說遺文別集廋辭僻句深隱細碎之文以至虞初稗官巷談里諺靡不該悉儕流會集問難卒發若某經所疑某史所闕支脈邃深茫洋無端宣子必一一條析先引傳注次列講解多者十餘家然後斷以己意聽者聳駭子嘗以從事於其間沈思靜索脅不沾席者三十餘年於此矣易詩書皆涉其大趣而獨嘗深致意於春秋爲書數十卷雖不敢

博陵邵自元宣子於予爲外諸父從之游將三十年矣始宣子之父南陵君與其弟著齋西園皆好學有大才兄弟鼎立名一時西園以禮部上一人歷華顯其名特偉南陵一命爲尉以死著齋在太學上舍奏名訖不得仕三人榮悴不同然長老評其才不敢有所高下也宣子總髮膝下承命不名他師朝夕肄業性又通悟蓋於書無所不習讀羣經讀史旁箋雜解異同之說遺文別集廋辭僻句深隱細碎之文以至虞初稗官巷談里諺靡不該悉儕流會集問難卒發若某經所疑某史所闕支脈邃深茫洋無端宣子必一一條析先引傳注次列講解多者十餘家然後斷以己意聽者聳駭子嘗以從事於其間沈思靜索脅不沾席者三十餘年於此矣易詩書皆涉其大趣而獨嘗深致意於春秋爲書數十卷雖不敢

三槐詩集序

語滕侍郎仁伯仁伯曰記問疑有種蠹余師事南陵一日同

飯五六人或有疑其辨者南陵誦雜不遺一字辭習若流今宣子復善記若是眞乃子也宣子既嗜書故人投其嗜寄遺必以書家雖貧藏書萬餘率手自校校朱句墨二若繪書予自省事交鄉里豪傑游太學同舍即幾十人其博習可敬畏如宣子殆一二數而已宣子生平撰著叢稿山委詩易皆有解春秋雜記尤多余嘗傳其地里書一卷考索本末郭景純鄭道元不能過也西園晚喜爲詩故宣子少亦能詩吟就輒爲人持去不復省錄年四十有三惜其散逸始爲簿錄傳之斷自辛未之春迨今辛丑三十年間在紙墨間三千尖百篇然宣子少作尤工流麗有思度又十餘篇盡逸不存甚可惜也古稱窮通有命不特其身至文字之傳類亦有命存會龍編惟三代而降上之設教造士有登用選擢之利士始以利心應之而理義之實所以陰佐人心潛引國步者在私講之師蓋自孔子孟子之時已然國朝道學鼎盛名師輩出至子江左則兩先生暨新安朱先生皆以精志全識開闡大學以迪羣心一時論議盈邑滿都士之有志於道者咸集其門其希進望用之士迺始入學於是學校爲名利之途而諸先生之門爲理義之藪析爲二岐夫名利不足以持世則世所攸立舍先生之門將奚刺哉世故推移世賢閎謬而學校固存上之設教造士豈以爲利也而利則在焉勢之所必趨誰得而正之滔滔汩汩相緣而不已而一世所賴盡委子私三日昏冥禿枯槁蕭然矣予自十餘歲即以文藝爲宣子賞異更唱迭酬尚班班見集中刪敘之賢非余其誰既序次當以寄衞人鄭伯光使刊之若其經解雜文余不敢專宣子之友尚多必有能次之者

嚴州二先生祠堂記　代太守王會龍作

濂熙閒廣漢張先生爲桐廬郡太守而東萊呂先生爲其郡文學兩先生皆大儒曠世或有之一時聚此邦爲賓主其風流餘韻藹然被於溪山之閒雖時移世改薄物細故侵蝕已竣而士食其澤自相枝梧者殆數十年此其豐恩遠德殆宜其尸而祝之者也而祠宇不建神靈散逸無以尊邦人之覩聽後四紀有奇而會龍爲尹於茲廼即郡學之西墊閎屋四楹爲龕以奉之既成躬率僚吏釋菜成禮士之縱觀者莫不徘徊咨歎內顧自飭若兩先生之尚存在其左右洋洋如也會龍竊惟三代而降上之設教造士有登用選擢之利士始

以利心應之而理義之實所以陰佐人心潛引國步者在私講之師蓋自孔子孟子之時已然國朝道學鼎盛名師輩出至子江左則兩先生暨新安朱先生皆以精志全識開闡大學以迪羣心一時論議盈邑滿都士之有志於道者咸集其門其希進望用之士迺始入學於是學校爲名利之途而諸先生之門爲理義之藪析爲二岐夫名利不足以持世則世所攸立舍先生之門將奚刺哉世故推移世賢閎謬而學校固存上之設教造士豈以爲利也而利則在焉勢之所必趨誰得而正之滔滔汩汩相緣而不已而一世所賴盡委子私講之師是將置造士之法於度外而登進選擢故爲弈以溺天下也今天下之士舉稚若帷朝夕所磨切者大抵不過考

試之文夫課試之文豈其毀禮背義而爲之蓋亦出於禮義之遺故不當以得失衡慮而遷就其說耳誠於得失之外因課試之文以講奧析微則兩先生之教尙有可得而考者何至安於不可回之勢而自尼至此嚴雖臨陋陋其尺寸之地尙亦有之而揭虔妥靈必取於學校區區之意誠不欲使學校之設苟以專利而士之好修者必將求於學校之外也嚴土瘠而民勞善心易生自今以往凡食於學校者思兩先生而務哉祠經始于某年之某日成于某年之某日

書王木叔祕監文集後

往時東萊先生講道金華吾宗人尊老翕然從之叔祖鑄壽卿錡長卿實爲之領袖而壽卿與先生同爲婺未進士先生蓋兄視之而視長卿若弟伯父墨子雲涇仲淵及吾先人則日在講下課試常最諸生是時四方來學者常千餘人自永嘉者特多學行又冠諸鄰尤與吾宗人厚善子雲築室扁曰學古前植丹桂後倚蒼柏大皆敝牛每休日則永嘉人憬集

缺

葉公正則始介陳公同甫以來已而戴公肖望錢公 缺 徐公居厚最后來而劉公茂實蔣公行可陳公順剛則又往來其間薛公士龍訪先生留數月先生挾以遊學古從容竟日欲去尙自顧不忍舍發吾宗人是時皆饒于財夙

戒世毳候諸公至爭先迎致之日漸月染至自忘其鄉音相見類作溫語而日所暱大半溫產也祕書少監王公乾道進士於時相先達始仕爲義烏尉獨識壽卿于先生坐上先人時尙未第其後教授臨安乃始識公一見遂如舊交日與王元后張伯廣詣直舍索談至引日連宵不少倦視葉戴錢徐又親矣先人在宗人中獨後死又嘗爲天富鹽官所友永嘉之士殆百餘人案上竿牘永嘉蓋十八九先人亦自言每閒人作溫語卽喜就之以宿契使然年來世緒不振前輩風旨影響無存不唯吾宗人之衰而先友亦往往凋墜每思一時良聚未嘗不自恨其生之晚不及躬灑掃奉几杖從事於其間也謁來南康病起無悰而王君德適來爲理掾閱其世緒實祕監公家孫與之處數月文辨而華學博而審望而知其不凡嘗促膝深語喟然歎曰吾家其未卒衰乎今日友永嘉之人矣昔先生嘗以紫微公結友江西以見江西書札爲興起之候吾于永嘉亦先生之江西也王君出祕監文集十六卷子書其後集中班班盡先友且讀且泣不覺已終其卷敬書卷後若祕監公清文奧學奇節茂行有葉公之銘不復贅書獨書其聞于先人者云寶祐四年九月晦日

王師古字唐卿金華人紹興甲戌進士嘗爲南劒州學教授刊龜山遺書守九江建拙堂於濂溪祠側歷仕州縣皆有治績除廣東提點刑獄卒有文集及資治通鑑集義八十卷呂忠公誌墓子謙之恭之益之觀之有之渙之節之迹先朝訓辭復取其雅馴以次列焉間有一事而諸書不同王益之字行父濂熙丁未進士仕至大理司直著職源五卷西山眞公讀書之記屢引其端

職源序

頃予尉分水縣介居山間官事簿寡簿職併尉尉雖不兼丞簿而存之官之冗散諸書不具者立其目而闕其辭總三百六十門爲五十卷名曰職源庶他日官仕一閱卷之頃可以知其概前賢風節爛然在目反而求之已所未能者蓋加勉焉是書不無助也豈但一洗疇曩之愧而止哉始余用意不過錄之篋笥以備遺忘非敢示陋於人然三君子用力之勤屬意之遠非潔潔自挾以幸人之不知者此不可不傳不當以予兄弟之陋而併廢也清伯名澄仲文名質秀叔名瑀中甫弟觀之也

王謙之字吉甫濂熙甲辰進士

王象之字肖父慶元丙辰進士博學多識著輿地紀勝

輿地紀勝序

世之言地理者尙矣郡縣有志九域有志寰宇有志輿地有記或圖兩界之山河或紀歷代之疆域其書不爲不多然不過辨古今析同異考山川之形勢楷南北之離合資游談而誇博則有之矣至若收拾山川之精華以借助于筆端取之無禁用之不竭使騷人才士於一寓目之頃而山川俱若効奇於左右則未見其書此紀勝之編所以不得不作也吾少侍先君宦遊四方江淮荆閩廣國不到獨恨未能執簡操牘畢集而新靜江校官徐君清伯新九江郡幕官君仲文新瑞

以紀其勝及仲兄行甫西至錦城而叔兄中甫北遵武興南渡渝涪歸來道梁益事皆衰衰可聽然求西州國記於篋中藏未能一二雖口以傳授而猶恐異時無所據依也余因暇日搜括天下地理之書及諸郡圖經參訂會萃每郡自爲一編以郡之因革見之編首而諸邑次之郡之風俗又次之其他如山川之英華人物之奇傑吏治之循良方言之異聞故老之傳記與夫詩章文翰之關於風土者皆附見焉東南十六路則倣范尉宗郡國志條例以在所爲首而西北諸郡亦次第編集第書品浩繁非一家所有隨假隨閱故編次之序未能盡歸律度然而一郡名物亦庶幾開卷而盡得則回視諸書似未爲贅也或者又曰昔太史公方行天下上會稽探禹穴歷覽山川奇傑之氣以爲著書立言之助先儒至欲效子長之遊而後始學其爲文今子乃合天下之書不出戶牖而欲名山大川若躬履焉於子長之遊未免有戾乎余因自笑曰昔子長因遊而得作書之趣余乃因書而得山川之趣其迹雖不同然未可盡以迹拘也當從識者而問之嘉定辛巳孟夏東陽王象之序

葛洪字容父東陽人瀅熙十一年進士少從呂成公學得義命一語終身服膺初仕時方禁道學爲考試官獨以不背師訓對既蹐華貴又以不登權門沮年垂六十始脫選權臣又沮之端化始以藉田令出守盱眙除江東提點刑獄按吏不法一章十七人親故不得免入爲國子祭酒遷

祝馬將軍廟行竹枝詞

呂渭孫字希祖婺州東陽人武舉進士及第開禧初從軍爲殿前司統領官辭象先宣撫京湖用爲本司神勇統制

神勇軍者創此號使募忠義人爲之象先悉帳前兵千人授之渭孫將行坐教場立紅白二幟於庭下謂衆曰此行當以死報國能偕死則偕往二人貪生敗吾事矣願行者立紅旗下不願行者立白旗下立紅旗下者僅四百人渭孫卽以六百人還宣司因下堂勢四百人偏拜之然後出軍令有軍士入民家擊碎二釜者渭孫笞殺之衆大驚所過秋毫無犯遂募士得四千人敵兵將人象先使守樊城敵至出擊之小卻都統制趙某召使還襄陽不來當斷浮梁樊城無梁渭孫知不可駐遂還時副都統魏友諒戰於神馬坡爲敵所圍而遁有得其印而還襄陽者渭孫受之白於宣司言友諒存亡未可知且貽書乞假以名位象先爲之序解也雖然登是樓者知人之擇乎山川而不知山川之擇乎人知煙雲風景出沒乎山川者之可觀而不知石上遲於十年之久也貫通胷中灑落紙上而又奚問事于他人也余賤且拙非能張人者而讀是賦者口自膾炙非假謏輩

之八章自高議遠見者觀之殆類乎簸糠者之眯目也故願與君言之齊梁之間正道湮沒隱侯居是時卉春稼秋往往得意瞻文辭之器識工於四聲八病之別而三經九法之大者置而不用懷中之詔至今羞之彼其視國如傳舍視君如奕棋而已之眷眷乎台司也則認爲我有而不能頃刻忘嗚呼是何不少概乎吾心者耶出守是邦鬱鬱不樂哦爲八詠以自陶寫解佩被褐之號不誣也顧以是名樓辱矣夫井辱秣陵泉貪交廣東陽之山川樓閣而有是羞英雄慷慨之士將必有洗濯而剔決之者二君子之作無乃有意於斯乎然子又有所謂甚畏者攻人不難攻已匪易等皋夔儕稷契人有是志也而彼哉彼哉卒陷乎是見善明而用心剛行矣著

野記

夏明誠字敬仲金華人慶元丙辰進士第三人

八詠樓賦序

余鄉自古號佳山水而雙溪爲之冠溪上有樓突然以沈隱侯八詠得名學士大夫題詩滿壁獨未聞有賦之者去冬友人永嘉葉正則發焉欲和之而未果也方崇之今春自嚴瀨

而習矣察是以涵養其心於平昔如渴必飲而饑必食故其
得時得位而立乎人之本朝會平膠擾之境而施之盤錯之
衝則如干將莫邪之擊割愈試而愈利是以二君子之所素
講明者余是邦垠也放懷而登盡興而旋風清月白乘乎山
川之不暇而奚暇乎其他

沈休文八詠詩語麗而思深後人遂以名樓照映千古爲
吾邦美談獨恨人累其文耳故愚不敢以入録中而具載
默成東萊二先生之詩與夏敬仲之序者蓋以此也唐與
正濬熙中嘗別爲八詠冠以序稱休文之美而謂後人引
佐梁之事嘗在齊之作爲才名受屈吁一時諸公之論如
此而與正獨反之其人竟何如哉

喬行簡字壽朋東陽人紹熙癸丑進士第六人嘉定初召試館職屢典藩郡以國子司業召端平末拜右丞相再階特進拜左丞相進少傅平章軍國重事以老力請謝事加少師建鄉節還第明年薨年八十有六謚文惠人稱之曰孔山先生因其所居山也在相位無赫赫功其鄉人孫德之嘗謂其巨人長德平心宰物夷險一節善類以爲宗主者得之矣

奏請謚陳龍川呂大愚劉子

臣聞褒崇既往所以激勸方來乾道淳熙之間名儒輩出其所植立雖有不同要皆有以垂於後如朱熹張栻呂祖謙陸九淵既蒙國家錫以美謚或錄其子孫而並時奮興其才學之出前古而乃有未經褒卹者二人焉臣伏見承事郎袁燮書建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陳亮以特出之才卓絕之識而究皇帝王伯之略期于開物成務酌古理今其說蓋近世儒者之所未講平生所交如熹栻祖謙九淵皆稱之曰是實有經濟之學所爲文號龍川集行于世當淳熙之戊戌三上書極論社稷大計孝宗皇帝覽之感涕召赴都堂審察將以種放故事不次擢用左右用事亟來謁亮欲掠美市恩而亮不出見之故爲所說沮而止晚際光宗皇帝親擢居進士第一曾未及小用而不祿其遺文爲世所珍重其淵微英特之論雄

苟褒二臣亦足以激昂人心二臣者皆生於婺臣少長接聞取爲模範今獨後死遭時竊位倘不引義一陳于上使獲表見於明時非惟有愧于前賢抑亦無以垂示於後學況二臣名節諸賢亦爲無歉當今國家多事所少者忠義名節之士者非所謂一鄉一國之士乃天下之士臣故敢冒昧以言臣竊照在法聲聞顯著者雖無官爵特聽令謚又淳熙敕勳德節義聲實彰著者不以官品特與命謚若亮與祖儉識足以明義氣足以折奸可謂節義彰著矣學足以名家文足以傳後可謂聲聞顯著矣迹其所立實應得謚臣愚欲望聖慈憫二臣之不遇特頒睿旨下有司定謚庶幾天下之士知朝廷風動之意翕然有所興起臣無任拳拳之至

王介字元石婺州金華人通諸經尤精周禮從呂成公學

紹熙元年廷對極言小人倡道學之名以禍君子非國家
福未言今日之事莫大於復仇天子覽之嘉歎擢第三俞
書昭慶軍節度判官光宗以疾久不覲省貽書樞密趙汝
愚言之除國子錄乃與學官共奏凡再上復自以書諫焉
寧宗即位止封事陳時事數千言慶元初除太學博士韓
侂胄用事求出外添差通判紹興府權發遣邵武軍趙丞
相既逐侂胄恨封事有詆斥語誣以罪罷嘉泰初赴闕入
朝必辨廷對語自明不聽蘇師旦白侂胄欲害之亦不爲
動丁父憂開禧三年復除秘書郎度支郎官爲陳相自強
所惡不肯往見侂胄時議用兵極諫其不可不報復以補
外去師旦敗有閱其家實籍者獨無公及魏了翁名召還

朝嘉定以來歷除郎官史館事有不敢爭者往往出位爭
之除國子祭酒不雨應詔言宜令史彌遠終孝充接伴金
賀生辰使歸奏弭盜等事秘書監奏養人才御將帥又
采時政爲書言甚剴切兼太子右諭德每正講直諫自以
言事屢忤貴近丐祠且言于東宮力留之因言殿下宜盡事親之道冊妃未
宜愛人以德使全進退又言殿下宜謹獨自愛他日尤當正始者修其身而已出知嘉興
定宜謹獨自愛他日尤當正始者修其身而已出知嘉興
風績彌著改知慶元府未幾致仕歸踰年卒子家嘗作日
錄自序曰日錄者檢身之法也其不可書者卽不可行之
事言皆可行行皆可書不至握筆齟齬不下則不爲小人
之歸矣自號渾天居士取陳無已詩語婁公大防嘗言王

元石不可干以私眞文忠謂其所言有汲長孺王元之之
風其見推如此有文集議春秋臆說通鑑釋標釋標者釋
成公所標也僅至漢止後諡忠簡子埜
王埜字子文初以父蔭補官嘉定二十二年領漕薦明經
登進士第仕潭時眞文忠爲帥一見異之延致幕下遂執
弟子禮眞公欲授以詞學曰所爲學於先生者義理之奧
也詞科惟强記者能之眞公益器重焉爲作潛齋記紹定
初汀邵盜作辟議幕參替攝邵武縣後復攝軍事盜起唐
石親勒兵討平之是後登朝徧歷清顯在外典大郡建節
閫言論風績皆可稱記其爲樞密院編修兼權檢詳也襄
蜀事急議遣使講和時相依違不決史嵩之帥武昌首進
害將深上然之令密院札下三閫諭旨嘉熙改元輪對采
事係安危者四端而專以司馬公仁明武推其說復草兩
札推廣前所言八事又以孝宗講軍實激發上意潭祐初
白江西赴闕奏祈天永命十事引眞公告寧宗爲比史嵩
之起復傾國爭之公謂事有不可不言者嘉定初彌遠起
復忠簡上封事乞聽丞相終喪時六月不雨忠簡以漢法
災異策免爲兇今秋冬之交雷電並作災有甚焉父既陳
之于嘉定子獨不可告之于潭祐忠孝之道無乃闕乎上
疏備言之後又以嵩之當顯絕而終斥益嚴君子小人之

限爲禮部尚書奏十事終之曰陛下一心十事之綱也前後奏陳皆明正剴切鑿鑿可行其爲兩浙轉運判官以察訪使出視江防首嘉興至京口增修官民船守險備且爲江西路轉運副使知隆興繼有他除時以米不便就湖口縣造輸般倉請事畢受代知鎭江兼都大提舉浙江兵船江面幾千里調兵守隘悉力捍禦以守江尤重于守淮瓜州一渡甚狹請免鎭江水軍調發專一守江置浙兵如呂蒙所言蔣欽將萬人巡江上下增創水艦就揚子江習水戰登金山以指麾之是冬北兵擾揚子橋急調湯孝信所領遊兵救之而退澤祐末除松江制置使江東安撫使節制無爲和州安慶府兼三郡屯田行營留守時察罕部眾第與呂成公同年調荆門軍教授不行後充太平州教授兼敕令所刪修官臨安少尹景憲字叔度由太學登進士景愈景泌景良也景珪仕至中散大夫權尚書刑部侍郎景珪景參景憲景達一諱好古字伯御二字敏修子景珪

傅寅字同叔號杏溪義烏人水心葉公誌東陽吳蔡幕稱吳氏父子與於學父文煥知能知徐力能致唐蔡能厚於傅樂成其名徐謂畸叔範唐謂仲友與正傅卽同叔也又云同叔蔡之外弟精通古書特有隱趣吳嚴奉如師遜愛如法多出資用經理其家相與終身不失尺寸云同叔所著有羣書百考章如愚俊卿考索出於此而加詳考索盛行而百考鮮有讀者矣

章如愚字俊卿金華人慶元初丙辰進士仕至國博官著有考索一百卷又撮其要爲卓約二十卷便於舉子業者潘埜金華人嘗爲處州教授因蜀人所編朱子語類中論語一門補其未備者爲論語語類

[redacted]號介軒[redacted]奉行適園叢書

公用下閎

王萬字處一居義烏之鳳林與城中王氏通譜早游江淮理宗爲諫官以言史氏事忤旨出省爲太常少卿尋補外上雖以史氏故出萬然以其亢直無所阿撓居常思之會侍御史閻宰相進擬數人皆不可上意上曰王萬眞其選也聞其已卒嗟惜久之因降手詔有云王萬立朝蹇諤有古遺直爲部廉平有古遺愛且其家貧母老朕甚念之賜宮楮五百千平江府撥田五百以贍其家仍命太常議謚於是贈秘閣修撰謚忠惠有文集若干卷子臬緣父恩亦仕至大府寺丞

李誠之字茂欽東陽人呂成公門人鄉薦第一成公與學者書云茂欽作魁大可喜使世俗知本分爲學者不與科舉相妨後入太學舍選第一慶元初釋褐爲國子學錄佐江西福建帥幕嘉定中知靳州增陴浚隍繕樓櫓修器械作惠民倉眞文忠公爲作記十四年金人侵邊二日破五關遂自關入踐蹂靳時公已逾滿代者不至欲先遣孥歸聞寇至而止時州兵迎新者半又分於憲司存者無幾乃選丁壯分布城守募死士迎擊十里外大破之敵百道攻城池陽合肥援兵敗走朝命馮樾援三郡擁兵境上遷延

不進攻益急公又調兵殺其二將夜出劫其寨而還敵始憚之會黃失守併兵爲一凡十餘萬勢不能支公激厲將士勉以忠義城陷子士允力戰死之公付州印於虞兵使懷以歸朝廷謂其家人曰爾等宜速死毋辱卽帥兵巷戰自子至寅士卒感其義皆死無一降者左右略盡引劍自刎時年七十餘妻許氏及子婦若孫皆赴水死自城守至陷凡二十六日時三月十七也事聞贈朝散大夫秘閣修撰封正節侯立廟於靳陽名褒忠士允贈通直郎妻以下皆褒贈有差獨長子士昭以先返家獲全同時死者通判秦鉅教授阮希甫軍事判官趙與標知靳春縣林概主簿甯時鳳統領孫中江旺監轄嚴剛中並眞公慕義宋知縣事陳仲垓亦立廟於縣治之西歲以死事之日致祭之宋寧宗紀書金陷靳黃事云何大節棄城遁誠之死之當時士大夫記此者羅大經云靳黃相繼陷茂欽果決全節立可遲懦敗事立可大節字也時少章云黃守懦甚逆戰境上敗死其庶官空其城以逃按劉克莊答傅諫議伯成書云何憲初護齊安官吏士民過武昌復自還齊安固守半月城破爲敵騎擁入大江死於赤壁磯下見安陸通判石孝淳狀而逃死吏民無以遁言辨之甚詳又有聞二守臣訃詩云初聞邊報暗吞聲想見登譙與敵爭世俗今猶疑許遠君王元未識眞卿傷心百口同臨穴極目孤城絕救兵多少虎臣提將印誰知戰死是書生何老長身李白鬚傳何人徵逸事羽林無日訪遺孤病夫疇昔曾同幕西望關山涕自濡疑許遠之句爲何發也劉又云茂欽死守孤城或咎其不知變阮陷生靈者益當時煩言如此何公死事惟劉公所辨明白可以正史氏之誣二詩亦佳故附著於此以見其實大節太平州人慶元丙辰進士出徐僑字崇甫淳熙十四年進士早從學於東萊門人葉邽子應後登朱子之門其官序學行並見謚議

賜謚敕命

敕中書門下省尙書省送到吏部狀准批下太常寺狀准省禮部交本寺狀抗等待罪奉常稽諸縉紳之論僉謂故朝奉

大夫集英殿修撰提舉祐神觀兼侍讀寶謨閣待制致仕徐
僑資稟清勁氣節委特十遞侍卿九辭次對垂文固辭郊恩
皆得請而後已本寺所台照近降指揮檢舉申陳欲望公朝
特賜敷奏照近來黃幹季燔劉宰例下本寺爲徐僑議謚其
於風化實非小補

謚議

竊謂宋文公朱子發揮聖傳開闡後學辨析於毫分之異究
極於底蘊之微者凡以使人精體實踐由此身而達之闔門
鄉黨推之於天下國家而非徒口耳誦習之謂也善乎侍
讀徐公僑之言也比年以來晦菴先生之書滿天下家藏人
誦不過割裂掇拾以爲進取之資求其專精篤實能得其所

以言者蓋鮮嗚呼若徐公者可謂得其所以言者歟公主上
饒簿時請學於朱先生之門首言不可直以人心爲人欲即
爲先生首肯謂勉齋黃公曰崇文明白剛直士也講學已有
意趣又謂趙戶曹曰主簿析理殊精可從之游又嘗答書曰
日用工夫已得之勿令間斷且命以毅名齋自是所造益深
所養益固今觀門人相與次公家傳規模正大而梯級甚明
綱領提挈而節目不遺則公之學可見矣今考公平生踐履
次第燕居獨處如對神明奉公之修身也承志婉愉居喪哀
毀奉公之事親也男女以正長幼有序奉公之居家也小夫
上意惻然始以寶謨閣待制奉外祠公猶力辭次對思終於
野人事有慊於心必曰提舉得無聞之乎州縣長吏政有慊
於心必曰殺齋得無知之乎則公之居鄉也又以涖官立朝

觀之自初仕不肯輕受部刺史薦爲郡幕以詳刑使者待以
敵已禮提舉江東常平茶鹽上便民事極言貪吏債帥而願
明詔大臣以正己之道正人憂家之慮憂國此嘉定十二年
也時宰怒嗾言者罷公越六年從臣有自爲公請祠者始主
管華州雲臺觀公迄不受祿紹定二年遂告老再謝乃得請
環堵之室怡然樂道蓋已忘情軒冕矣一旦上親政碩儒宿
望弓旌四出遂詔公致仕提點江東刑獄未幾除秘書少監
又未幾除太常少卿且諭旨趣覲公首奏以正心爲本知人
爲急謂舉天下之民皆瘠由天下之官皆墨也凡數千言上
爲竦聽在講帷以經傳所載友愛之言反覆開導上用是復
濟邸王爵請廢王安石從祀而祠周程張朱五先生欲以忠
定趙公侑食茂陵上皆如其請每與上從容講濂洛之學剖
析理欲因致勸懲且著讀易記以進上褒嘉再三常置御几
間斯可謂君臣之盛矣會金使至公以無國書恐失大體宜
館之於外如晉叔向辭故事忤丞相意遂力乞休致章十上
上諭留甚勤未幾除工部侍郎丐去益力章六上遂命以內
祠侍讀公懇辭不已宣命親諭乃勉就職如論並相各私其
私如乞召崔公與之開督府如保全故相相臣子復起議和
之師創建邸第家廟皆隨事抶正頃之以病申前請辭益苦
上意惻然始以寶謨閣待制奉外祠公猶力辭次對思終於
不受而止嗚呼士大夫厚貌深情苟以欺世取名者方其平
居猶可強自矯飾名利在前小可慕悅則起而奪之矣公濂

然一節自守弗渝遯寵辭榮萬乘不能强而留海內謀與不誠問公之風皆心誠服之非精體實踐卓然不負其師之學暗能然哉按謚法道德博聞曰文臨官潔正曰清公講明正學卓爲宗師可不謂文乎操持大節不愛好官可不謂清乎請以文清爲謚謹議

覆

從來人生之最重者道而道之收拾人心者在知與守士君子以知道爲難知之矣守尤難是故非明無以知非剛無以守人必無私也然後明必無欲也然後剛無私則此心不爲外物所掩而知之的無欲則此心不爲物外物所屈而守之固是君子之難能也謹具以覆具見濂洛風雅

偶書二絕

有源一本流無窮有物萬殊生不同自從太極兩儀後往古來今感應中

日月東西遞往還四時遷易不曾閒要知天地生成妙只在陰陽進退間

克齋銘

天地於人曰仁者心外物翳之神曜淵沈天理之徹人欲之燄率理若登從欲如墜世有堅敵若名與利白刃敢蹈鐵石其壘號有力者坐以風靡我其克之賁育莫施其殆庶乎顏氏如愚千萬人敵勇匪曾養敬以爲帥智以立幟禮陣堂堂無奇無偶人蜮伏辜天君止位

四訓

每論讀語竊見夫子所以誨人不倦而於深防者有五因約輯而爲四訓奉以自儆焉

不講是憂理窒則憂悅此則習理治則悅自謂不厭猶恐其失十五始志逮矩不踰十室忠信好不我如我非生知敏以求之發憤忘食老知不至終夜不寐以思無益於我何有要在默識易加數年無大過焉女何不爲可與者詩君子就道無求安飽篤信守善隨道隱見三年不易匪志於穀寧尤寡悔奚俟干祿六蔽有言務不是力好仁好信終襲愚賊入孝出悌文乃有餘賊人之子惡置讀書不思則罔不重奚固愛人以道爲己乃古子以四教多識一貫謀道不憂約禮弗畔毋怠而寢

敬鄉錄卷十四　六　通圖叢書

莫省所誨毋悅而晝自安於退遷怒貳過不萌於微未聞好者有焉其誰博無成名曷從庶幾進而不止惟顏是希

石訓學

好無以尚安與利異其遠乎哉我欲斯至終食無違造次於是立人達人欲不徇己能好能惡占其爲矣一日用力未見不足加我加人誰能無欲巧言令色有之則鮮剛毅木訥近之則漸小人未有君子不憂勇則可必生其弗求苟志無惡觀過可衍知先難後獲能行是爲靜而樂山無加其身動而出門如見大賓已所不欲於人勿施其在邦家夫誰怨之參敬而忠行此三者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博施濟衆堯舜猶病吾則豈敢若是與聖子所罕言謂不可偏克己之偏復禮之全

視聽言動罔或有愆由人乎哉天下歸焉三月不違心存者天其庶矣乎亞聖大賢

右訓仁

巧則鮮仁知難宜訒恥於過行惟訥欺敏有德有言就道必謹聖人示教曾無爾隱賜不受命億惟善辭野哉由也誨女知之信始視今於予何誅舍欲爲辭求非吾徒詩書執禮先行後從性與天道樂在其中審於答問與點是偃考之德行鬻中雍然默而識之予欲無焉時行物生何言哉天斯道之傳得之寡矣回也如愚參乎曰唯

右訓言

爲禮不敬吾何以觀人而無信又烏可焉見賓承祭每事必然車無輗軏寸步莫前犬馬能養孝何以別兵食可去民無不立親諫不違謹有餘力國以是道君事後食兼是二者言行無愧豈但州里蠻貊行矣立參於前輿倚於衡隨所見焉則著則明爲仁大方循道坦履君子一之曰誠而已

右訓敬信

陳韓字子華福州長樂人父孔碩北山先生朱子高弟也兵厨水通浣溪犬牙三邑杭城往來者道焉而故無接待得北山嘗任婺戶曹韓生於解舍初郡有玉蟾大王廟在子城上時見白玉蟾形大小不常咸靈甚屬韓生時見玉蟾入其室實異氣所感也性英果有威略年未三十出奇破淮東寇紹定中爲福建招捕使平汀邵劍三州盜屢開闔地數弓當結廬治供以便去來田善之法華不愛膚體披攘經營以開禧初得度名法通閩郡僧慧雲世盧氏之術乃禮

乳頭糟以食遠饋其親北山食之甘初不知也後更素之無以應詰其故遂以實告北山驚惋得心疾藥物不能療其友人問疾公語之故友曰子事朱先生幾何年矣乃不能自愈此疾耶公問之則曰誦程子四箴足矣於是日誦不輟月餘脫然復韓之殘忍蓋有自來臨終誦明月雙溪水清風八詠樓句而逝此事雖近怪屢聞諸前輩蓋有所授云

孫道子後避賈似道名改德之字

蓋縣之山名登

闕

進士似道父涉客也博學善文章以涉故亦頗倨視似道仕止秘書監丞有文集若干卷

東陽人自號東白

讀大事記未見

諸暨接待院記

佛入中國千三百載其教日盛梵宮緇廬所在充斥諸暨越之支邑而寺額隸祠曹者六十四他可概已觀音院居縣北七十里興創竟後僧如端介予友胡君普來請記予聞釋氏之祖有爲石室者每度人輒置籌其中積久不勝記若寺不勝記不幾乎室中之籌乎雖然不可不記也初胡氏子幼能持素出家誦法華經如流水人稱之如昔言法華云慶元初謁鄞縣田主簿一德自言生無益於世覬隨願力作利濟事兵厨水通浣溪犬牙三邑杭城往來者道焉而故無接待得地數弓當結廬治供以便去來田善之法華不愛膚體披攘經營以開禧初得度名法通閩郡僧慧雲世盧氏之術乃禮

其嗣道祺師迎之其職補治歷二十年稍具而法華寂臨終口緣事猶弗置紹定改元慧雲得請徙故院額道祺繼創門閣鍾樓略稱事矣妙端法華之弟子也醫所入夥滋欲治其故而大之會田縣丞宋卿首捐金他助者亦至斧斤不絕聲又二十年始續於成自大殿經藏西方閣像設以及堂奥廡序庫梁浴溫深穩周備而又殖產爲永遠計噫何其能也周官羈旅有委積道路有館候此王者之大政也至漢猶設陌里亭候後世置不論顧異教得竊拾其遺意以私惠其徒而其人又多行足以動衆材足以辦事堅忍强力必於成而後已則其教雖欲不盛得乎仁宗朝撫之可棲以醫立菜園院曾子固謂之用力之勤刻意之專故所爲無不如志深歎世之遠也以儒者之時計之則仁可洽禮樂可興奈何其不能然哉予之不可不記以是夫

顯慶寺林泉記

旌德顯慶寺嵌夫小陵嶺間面二高峰面龍井之水橫貫以入於湖信壯觀也寺後大石巉巖斧然雲逗粲然星羅筋脈奇瘦如覩獰猿竅穴玲瓏如鑿混沌環行卒愕疑欲搏噬其勝絕尤在右腋方池湛湛舊有亭翼然主僧智印以其與鄰林冷泉鼎峙更扁曰林泉益合二者而言之也講課餘閒拄頤眺望意造物之無盡藏必有如隋珠和璧之不露者集數

儒不能建必世百年之功則彼之盛由此之衰其所感發深矣嗟夫棲特十年耳未如慧雲子傳孫孫傳子綿歷五十年之遠也以儒者之時計之則仁可洽禮樂可興奈何其不能然哉予之不可不記以是夫

顯慶寺林泉記

旌德顯慶寺嵌夫小陵嶺間面二高峰面龍井之水橫貫以入於湖信壯觀也寺後大石巉巖斧然雲逗粲然星羅筋脈奇瘦如覩獰猿竅穴玲瓏如鑿混沌環行卒愕疑欲搏噬其勝絕尤在右腋方池湛湛舊有亭翼然主僧智印以其與鄰林冷泉鼎峙更扁曰林泉益合二者而言之也講課餘閒拄頤眺望意造物之無盡藏必有如隋珠和璧之不露者集數

峽縣平糴倉記

東陽何侯泝刻之數月立倉平糴踰兩年而就其民樂而歌舞之相與走邑西鄰境請某記其事某惟魏之平糴著乎春秋之末最得古意漢常平隋義倉不能外也國朝熙豐之大臣建置倉法吏不堪其嚴始苟偷以逃責局閉廩廥遞相付受不敢訾省脫遇振發往往多腐爲飛埃惠不下究茲平糴之所以不可不講歟刻居千巖萬壑中田少貪難類多取給於舟販溪流滲漉至或不時則負郭之氓盼盼然無所得食茲平糴之所以尤不可後歟侯下車之初民以饑告首捐公帑督市儈負販一時藉以少紓久則無策於是平糴之議起焉撙節浮費得緡錢爲萬者三以時而糴之以時而糴之視

其糴之直無所取盈歲增月益通至十萬緡乃視縣治之南爲堂三間扁曰存受雨廡倍之卽以爲厥標以春頒而秋斂之之號門墉有嚴池屋咸具費若干緡而民不知役亦可謂難矣已侯又惟倉有耗有費取廢寺若豪民欺隱官田地充之以其羨置田或以濟窮乏之不能糴者出納之事盡委之鄉之寓公善士吏不得一插手於中條疏密而防慮遠刻何幸歟道子嘗謂天下事無不可爲特患士大夫不以爲家之心爲國爾侯所節費用多例所入一切屏去說重力難以就茲緒殆不啻如其家之爲先是學宮摧圮棟桴梁柱岌岌如坐漏舟中侯悉力整治然後堅好如新成日會弟子員聘請上庠名流迪以義理之學侯亦間至據案抗聲衍析大義士皆蘇醒起立嗟乎平糴以養民興學以養士養民政也養士則知教矣侯造朝有日由是以致其用其設施詘止如今所覩哉侯名夢祥字視履名父之子道子居同里知之詳故備書之以塞刻民之望且以慰其去後之思云

實祐三年記

北山先生何基字子恭魯齋先生王柏字會之同金華人魯齋師北山者也二先生之學上接紫陽之傳以明道爲已任當宋之季北山屢召不赴魯齋亦不肯任之片言垂訓明正精密而標點諸書尤極開示之初北山所著少而見諸事發揮傳布已久魯齋所著甚多比年於燬火傳鈔者僅存導江張愛魯齋門人以其道顯於北方晉里金履

祥俱登何王之門又會粹推明其旨今亦行於時學者知尊二先生而淵源行實之詳或未之悉則亦未能深知也二先生之文皆關義理非敢有所去取今據金公所編濂洛風雅中諸詩具文亦各采數篇不能悉錄而行以牀壙誌誥詞祭文之屬附於後使世之士得以有考而此不復詳敘云

暮春感興　春日閒居　春晚郊行

法清寺水珠呈杜季高　寬兒輩

上五詩俱載濂洛風雅茲不錄

繫辭發揮序

圖書出而易之數顯卦爻畫而易之象明蓍策設而易之占立曰數曰象曰占是三者乃聖人作易之大用舍是則無以爲易一以貫之則畫前太極之妙又易道之根源也在易伏羲氏繼天立極不過因造化自然之數推卦畫自然之象攷蓍策自然之變作爲卜筮以告夫後世使人得以決疑成務而不迷於吉凶悔吝之途云爾至文王之繫爻周公之繫彖雖曰因事設教丁寧詳密然又不過卽卦象之所值而依卜筮爲訓俾之觀變玩占趨吉避凶以爲處己應物之方而不失其是非之正而已文俱見北山發揮此不詳錄

魯齋箴　潛夫井銘　北山先生行狀

楊侍郎文仲請贈二先生劄子

特補迪功郎特添差婺州文學教授兼麗澤書院山長

誥
依前迪功郎特授史館校勘誥
崇政殿說書降詔
特謚文定誥　金履祥祭北山何先生文
魯齋王先生
三君子贊爲金吉父書　緩日齋箴爲族孫樸作　秋閨辭　知立齋
踏月歌　老衲次時所性韻　題定武蘭亭副本　漁
舟晚唱　風雲掩靄　野渡　山居上四首　題畫　八詠樓
屈平　張子房　武侯像　羊叔子　與何無適宿山
寺　陶淵明　元夕獨坐　題愚齋梅軸　醧亭記
新火次韻　已上俱濂溪風雅所載茲不具　呂太后像贊　武后像贊

周子太極圖說衍義序　六義字原序　正始音序
書附傳序　魯齋記句序　魯齋先生壙誌
葉由庚作魯齋先生文集目後題　通齋　祭魯齋先生文　又率
諸生祭文　奉焚黃告魯齋文　俱仁山作
葉由庚字成父夔清諱棨之子以口吃不受竣嘗從毅齋
徐文清公游稱其靜愿無他好講學有所得與北山何先
生魯齋王先生往來尤密故北山之卒也魯齋爲之狀其
行魯齋之卒成父爲之誌其壙嘗謂先天圖太極生兩儀
加倍而爲四八以至於六十四左自一陽而六陽右自一
陰而六陰自然如此生生無窮皆天地太然之數河圖止
於四象以爲水火木金卽其中以爲土說到五行上實各
有其義不必將先天圖立並參較也又曰古之人知行並
進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未之能行惟恐有聞若已向爲盲
語文字纏蔽奪其精神必待知至而後行是終無可行之
日也識者以爲名言
王侃字剛仲號立齋魯齋先生之從子幼從劉撝堂炎學
卒業於北山何先生有詩集若干卷
夜對梅花示彥恭姪
羈旅不自怡坐閱芳歲晚江湖有莫逆梅花還到眼平生相
藉慰風期無近遠今夕其短檠與子與不淺
其二
羈旅閱世紛坐念百憂集其子時劇談滿懷冰雪激儀型雖
有常梅花靜玉立何用對忘憂歲寒端有益
道士舒道紀　晚唐人
赤松子廟
松老赤松原松間廟宛然人皆有兄弟誰共得神仙雙鶴冲
天去羣羊化石眠至今丹井水香滿北山田
浩然觀
澄心坐清境虛白生林端夜靜笑聲出月明松影寒絳霞封
藥竈碧蘚濕齋壇海樹幾回老先生暮未殘
此赤松道士舒道紀晚唐人僧貫休集中厠有與舒道
士詩又悼其下世云仙廟詩難繼注云師題赤松子廟
兄弟神仙二聯人皆服之自今觀之終篇精絕古今題

此者殆無以過也浩然觀在蘭谿郭東二里許唐所建玄元祠壇有丹井舊名靈瑞宋治平中改今名此題蓋後人易之也語意亦佳五言詩外他無傳然豈在多乎哉

皇初平自號赤松子見神仙傳與神農時爲雨師服水玉能入火不燒張子房欲從之游者各爲一人郡志既括神仙傳所載又引太平寰宇記赤松子遊金華山以火自焚太平廣記二人奕棋自稱赤松子安期生云云皆附會之說後人往往誤以爲一晉志東陽郡長山縣注有赤松子廟此詩題極爲明著也

僧保暹字希白金華人普惠院僧喜爲詩著有青囊訣一卷景德初直昭文館陳充所序九詩僧詩暹其一也

寄行肇上人

舊隱湖西寺青山千萬峰來書度深雪歸夢斷疏鐘開口與時僻論心似我慵流年其衰鬢昨夜又聞蛩

重登文兆師水閣

重來久凭闌臨水景多閒高樹下殘照寒潮平遠山夜吟常負宿秋病久思還早晚離城裡從茲定掩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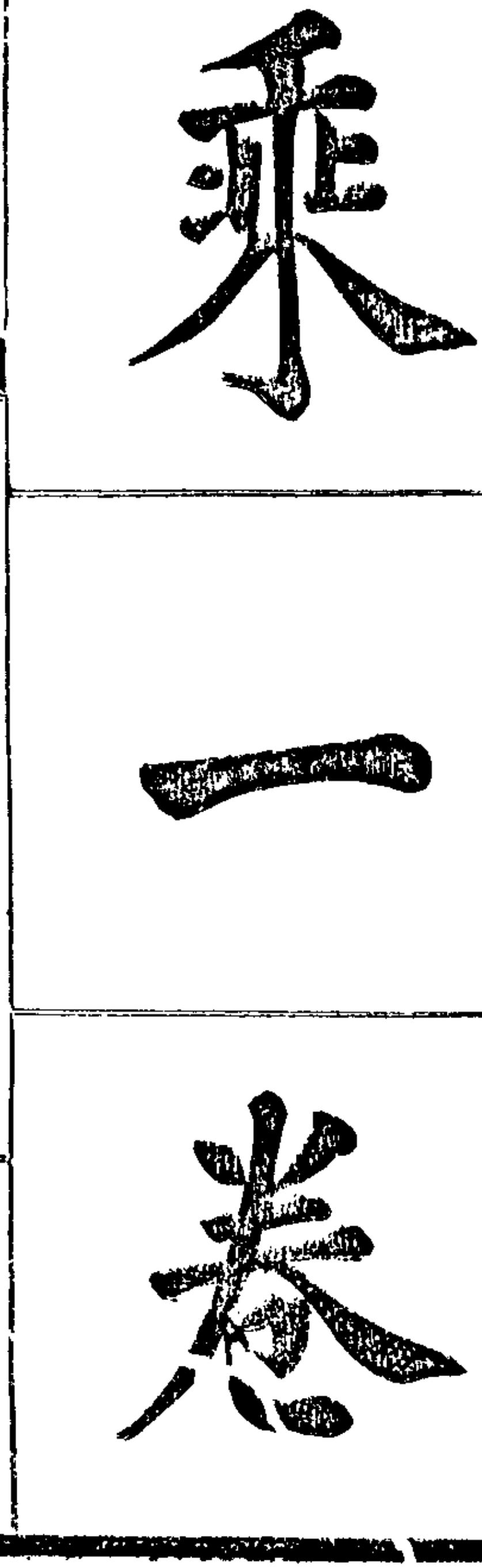
白閣元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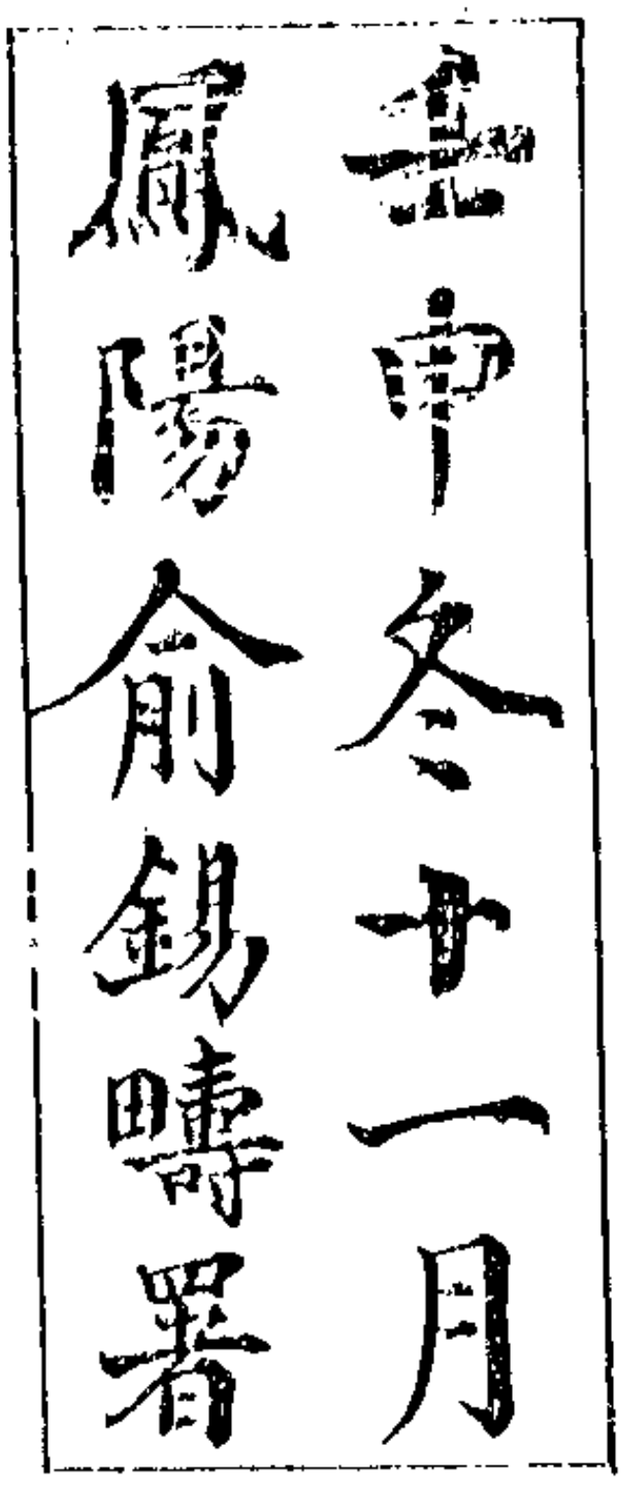
一從歸白閣更不入長安絕頂無人上西風徹夜寒懸崖乘雪度飛瀑過雲看應念馳名者青門路得難

秋居書懷

默默疎林下獨知秋氣濃半生猶是客昨夜更聞蛩吟苦仍成癖年衰自覺慵終期拂衣去江上有諸峰

敬鄉錄十四卷元吳師道撰師道字正傳婺州蘭谿人至治元年進士釋褐爲高郵丞改寧國府錄事遷池州建德縣尹擢國子助教授禮部郎中階奉議大夫晉逃存於世者有戰國策校注十卷禮部集二十卷此書收入四庫者止十四卷張樞撰墓表杜本撰墓銘宋濂撰碑均云二十三卷或所存止此歟專錄鄉賢自梁范宋共七十餘人或收詩文或錄事迹序云專補洪邁東陽志之缺今洪志已佚此書止有傳鈔本校讎亦復不易今以駢體文鈔校劉孝標文三唐人集校駱賓王文唐文粹校馮宿文宋文鑑校俞紫芝文中州集校滕茂實文宋元學案采詩紀事續宋詩紀事姑蘇志陳龍川文互相參校大約十得其七厲樊榭未見此書陸剛主所據誤與今本同安得精鈔本一校之然王益之職源序今本缺半葉轉藉此錄補足亦足尚矣甲寅三月吳興張鈞衡跋




重申冬
嚴陽令
飭一月
鈔曉署

嘉業私乘目錄
陳孝子傳
烈婦胡氏傳
李節婦傳
文丞相傳序
蔡孝子詩序
王孝女旌門銘
翟節婦傳百詩
王貞婦傳
楊貞外郎傳
朶那傳
蕭景茂傳
烈婦蔡三王傳
宋文丞相傳
宋陸君實傳
輯陸君實輓詩并序
張節婦傳
又
朱夫人傳
滄南張氏傳
胡長孺
王惲
王惲
許有壬
虞集
劉因
劉因
李孝光
金網
楊維禎
林清源
龔開
龔開
龔開
周仔肩
揭傒斯
楊維禎
貢師泰

嘉業私乘目錄
王澤民
陳孝子傳
烈婦胡氏傳
李節婦傳
文丞相傳序
蔡孝子詩序
王孝女旌門銘
翟節婦傳百詩
王貞婦傳
楊貞外郎傳
朶那傳
蕭景茂傳
烈婦蔡三王傳
宋文丞相傳
宋陸君實傳
輯陸君實輓詩并序
張節婦傳
又
朱夫人傳
滄南張氏傳
胡長孺
王惲
王惲
許有壬
虞集
劉因
劉因
李孝光
金網
楊維禎
林清源
龔開
龔開
龔開
周仔肩
揭傒斯
楊維禎
貢師泰

嘉業私乘目錄
王澤民
陳孝子傳
烈婦胡氏傳
李節婦傳
文丞相傳序
蔡孝子詩序
王孝女旌門銘
翟節婦傳百詩
王貞婦傳
楊貞外郎傳
朶那傳
蕭景茂傳
烈婦蔡三王傳
宋文丞相傳
宋陸君實傳
輯陸君實輓詩并序
張節婦傳
又
朱夫人傳
滄南張氏傳
胡長孺
王惲
王惲
許有壬
虞集
劉因
劉因
李孝光
金網
楊維禎
林清源
龔開
龔開
龔開
周仔肩
揭傒斯
楊維禎
貢師泰

嘉業私乘目錄

王澤民
陳孝子傳
烈婦胡氏傳
李節婦傳
文丞相傳序
蔡孝子詩序
王孝女旌門銘
翟節婦傳百詩
王貞婦傳
楊貞外郎傳
朶那傳
蕭景茂傳
烈婦蔡三王傳
宋文丞相傳
宋陸君實傳
輯陸君實輓詩并序
張節婦傳
又
朱夫人傳
滄南張氏傳

嘉業私乘目錄

胡長孺
王惲
王惲
許有壬
虞集
劉因
劉因
李孝光
金網
楊維禎
林清源
龔開
龔開
龔開
周仔肩
揭傒斯
楊維禎
貢師泰

王澤民

陳孝子傳

余往輯桑海續錄訪問龍聖予文履善陸君實二傳而不可得從江上李如一借得陶南村草稿私乘則二傳及君實輓詩儼然在焉不獨二公鬚眉如在亦如與龔聖予共立夫諸老執手接席欵欵暄於寒燈竹几之閒也萬曆庚申春日謙益記

陶南村輯草稿私乘王稿在王會州余訪之問伯丈則已化爲烏有矣偶與江上李如一談及如一云家有鈔本忻然見借篝燈疾讀不寐獲一眞珠船復手錄文丞相陸君實二傳爲桑海續錄發端

南村　陶宗儀　鈔輯

胡長孺

陳孝子傳

孝子氏陳名斗龍字南仲五世大父詢避宋靖康亂由許徙家杭昌化縣猶號潁城散人以自表大父景純大母阮年高宋故事郊祭明堂禮祀朝廷上壽咸詔賜高年爲民歲百太學生鄉貢進士父母九十皆得九品官封誥授大父迪功郎大母孺人父天澤民治詩應鎮祐三年臨安府舉取元樸下第六名文解當從葉公采學葉學李公方子李學徽國文公澤民既屢試尚書禮部不中度游清獻公爲相辟趙忠惠公爲尹葉公爲宰以行能上之招致勿就築室百丈谿上講所學時太皇太后垂簾下郡縣內附徽猶不奉詔盜作婺源境上聲動旁近縣澤民挈妻與子廬深險以避一歲所避山中斗龍纔十三已能奉飲劑廢眠忘食禱神請減已年延父勿效母盛氏尋亦病死斗龍處喪哀毀廬墓哭聲哀切感動行路人有羣雁集其上飛鳴三日夜鄉里謂雁靈有知將葬澤民門人士相與私謚澤民文節參政文公及翁題墓上曰文節先生後斗龍娶妻有四子女鄉先生孫公朝瑞以溫州路儒學提舉言斗龍侍病服喪廬墓時事移提學得推擇爲宗師書院山長將之甌斗龍之妻之父之甥盛沖告斗龍曰若母王產若未一歲歸錢唐閭其家在清湖中斗龍大驚且哭即日與婦訣具裝行曰必與母俱歸若勿能得何歸爲初澤民以妻撫子也以幣如錢唐求宜子者得王清湖斗龍生未周晬王歲期適滿遂去吳越俗以女事人期歲歸父母或三五七歲有子女尚不聽留惴惴恐失沒聆鬻物女固不得自制此禮所謂妾母嫡子他子以爲庶母眾母諸母如是而去者或欲比之棄繻以義斷子不得毋涉乎此論也豈嘗得罪於其父哉長孺之妻之父徐公道隆伯

謙甫母微亦杭人産已去歸既長求之百方弗得議用六十歲時母生已日始爲齊哀三年及是歲之元日以大理卿直寶章閣提點浙西刑獄公事叙吳興之難噫天下若是者固不少使其季世政教脩明如乾道淳熙時風俗美男義女貞又安得是則其遂不克振可知也斗龍至清湖訪其母家及其故時比鄰涉二三十年又經亂離固無在者矣逢白髮媼於其處揖而問焉告曰我知之我家與若母比屋我與若母爲兒時作伴侶嬉遊相好若母自昌化歸無幾時與我言嘗往江東已而泣下吾方盛年不識其語之爲淒楚也亦弗問何州有

明兩夫昇若母而去又折以北與若母鄰者百十家獨老身在斗龍謹識之即入江東又遷江踰淮復還饒徽信廣德寧國往來數郡明六年一夕舍永豐縣禮賢鎮之逆旅氏逢族人怪斗龍數過問焉告之故且使偵之其人驚曰吾主人小婦王自言家清湖今王老矣豈若母耶走施氏告良久出詢斗龍父時閭巷兒名城甫去老婦人哭出斗龍哭前拜母子未舅相見而自知其爲子爲母也施氏曰若母無子女我家以母遷斗龍留三日奉母歸竟如其言母歸之歲夏四月徽盜作溢出閭姬而國之陳紹重華祀爲王室三恪及其亡也予孫用國爲氏自秦漢來陳氏孝悌忠信立名當時而著晁後世如太邱長瞿類何可一二數孝子固其後也遹洎遐風餘響猶有在者哉

烈婦胡氏傳

王恽

劉平妻胡氏濱州渤海縣秦臺鄉田家子至元庚午平掳以奉啖即日渴已疾平明年圍之天羅瓜如甘瓜者他虎復來祭何委裝車遂扶傷攜幼涉水而西黎明及挈胡洎二子南戍襄陽垂至宿沙河岸夜半有虎突來亦二王至今茲尚安健也斗龍作百丈翁書院記三君坐陽堡訴於戍長遣兵爲抹藥之軍中聚觀哀平之不幸吃胡之勇烈也信宿平以傷死遣移其事上聞得復子侑以澤民將延師教里弟子學文以百丈源山地五百畝爲讌山鄉鄉飲歲祈葛蕨根續食久以葬瘞魯花赤阿思蘭取縣學鄉鄉之言及祁陽縣尹章君碩所移事狀廉之而核銳請旌表斗龍知蕨惡民飢官賦食旁午白請撫用是防荒政蓋其意不欲人知去年斗龍來鏡唐將從長孺問學興之語誠恐可以爲孝悌忠信者心欲爲之傳以風厲人子屬其縣孫壽國錄始末以來且曰縣人之所願得也定次其言如左

胡先生曰陳嬌姓有虞氏苗裔周興配胡公以元女大姬而國之陳紹重華祀爲王室三恪及其亡也予孫用國爲氏自秦漢來陳氏孝悌忠信立名當時而著晁後

役終身嚙胡柔懦者也非不懼獸之殘酷止以援夫之氣激於衷知有夫而不知有虎也平雖死其志烈言言方之泰山號婦何壯毅哉

贊曰桓桓壯夫鷙勇而夫事出倉卒變色蜂蠆烈烈胡氏憤物爲害義激柔衷氣薄於外視虎如鼠所天爲大平雖啞死婦節則遏媛折熊衅羆羆羣形管流徽清芬並代

王惲

李節婦傳

李節婦者姓馮氏名淑安字靜君大名人山東廉訪使時之孫湖州錄事汝弼之女山陰令東平李如忠之繼室也如忠初娶蒙古氏生子任數歲而卒繼室以馮氏一歲而寡有遺腹子父沒兩月而生名之曰伏計至東平李及蒙古之族相率至山陰盡取其資及其子任以去馮乃貲斂釧貫衣服權厝二喪於山陰越由下獨攜二子廬於墓時年始二十二唯布衣疏食蔽形晝館躬織紝爲女師以自給嚴教二子以成學遂遷二喪反葬汝上邑人王毅以中書平章政事在告爲湖臨其喪而銘其墓齊魯之人聞之莫不咨嗟歎息有爲泣下者李及蒙古之族皆大悔愧蓋見馮母子馮視子任反出己子上中書參知政事王士熙待御史馬祖常禮部尚書

李北魯狝翰林學士吳澂集賢學士袁桷奎章閣侍書學士虞集國子司業李端太常博士柳貫監爭爲文章盛誇道之山東浙東羣有司交上其事於朝請褒異馮其子任伏事母極孝皆掾大府有聲直聲而好學不倦

史氏曰李之初喪也其族及其妻之族屬能扶其二喪遠二千里而來直利其財也當時亦豈欲挾其數歲之子以去惡其無名耳以二族之人生長鄉黨之邦乃不如一寡婦人哀哉馮氏亦早有家教乎

文丞相傳序

許有壬

宋養士三百年得人之盛軼唐漢而過之遠矣盛時忠賢雜遝人有餘力及天命已去人心已離有挺然獨出於百萬億生民之上而欲舉其已墜續其已絕使一時天下之人後乎百世之下洞知君臣大義之不可廢人心天理之未嘗泯其有功於名教爲何如哉丞相文公少年趕厲有經濟之志中爲賈相迴翔外僚其以兵入援也大事去矣其付以鈞軸也降表具矣其往而議和也冀萬一有濟耳平生定力萬變不渝父母有疾雖不可爲無不用藥之理公之語公之心也是以當死不死

可爲即爲逃於淮振於海眞不可爲矣則惟有死耳可死而又不死非有他也等一死耳背則在已今則在天一旦就義視如歸焉光明俊偉俯視一世顧盧敏祼將之士不知爲何如也推此志也雖與嵩華爭高可也朱之亡守節不屈者有之而未有有爲若公者事固不可以成敗論也然則收朱三百年養士之功者公一人而已矣

衛孫富爲湖廣省檢校官始出遼陽儒學副提舉劉岳中所爲傳將刻之梓俾有壬敏之有王早讀吟嘯集指南錄見公自述甚明三十年前遊京師故老能言公者尙多而訝其傳之未見於世也伏讀感慨惜京師故老將祭也必先齋焉思其居處笑語所以若將見之及祭而後奉主以出焫膋灌鬯求之以形氣者微矣有尸有祝求之以神明者著矣旣祭則藏之言不可褻也一之以人道則近於不可知故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而孝子之道備矣先王之制禮可考也而近世學不講公卿大夫之貴宮室擬王者而祖考無所於依淫神異鬼則象而祀之而祖考之神明無所於食也則孝子之爲木象也幾主道矣緣其情之所起而知進於禮則孝子誠足以爲天下勸哉

蔡孝子詩序

禮之起其初蓋緣人情而聖人節之以天理之攸當而定之使之質不過於鄙野文不過於虛浮如是而已矣今有能緣情以盡其心若揚州孝子夢祥者宜在乎若子之所取也蓋昔有丁蘭者傷親沒而不得見刻木象而事之飮食溫凊奉之若生存夢祥慕焉其父歿廬墓三年刻木象父事之母歿亦刻木象母事之自閭里郡

以宣命爲河南轄下脩民總管云大夫君子賦詩美孝
子太常博士虞某爲之序

王孝女旌門銘　劉因

女家容城西以母喪慼念遂不嫁終身州上其行御史
按實禮部令旌表之內翰盧公署其門曰孝女王氏縣
人劉因銘曰

孰不娶終身曰稆山之元道山曲一作州之陽史名卓行何
謂非常非常一作非平常二子且然女奚責望責望一作於一女子復奚
責盧公裁之可可一作何用以戒荒

翟節婦傳　有詩　劉因

節婦翟氏金源氏之南遷也河朔土崩天理蕩然人紀爲之大
擾誰復維持之者而易之兩山乃有婦人曰翟氏年二
十餘其夫從軍死於所事田入兵又往復數百里晝伏
夜行以其屍歸負土而葬之既葬自以早寡無子遭時
如此思以讓自完乃自決於墓側鄰里救而復蘇終始
一節今八十餘矣夫人心之極有世變之所不能奪者
於此亦可以見之予聞之爲作是詩俾其外孫田磐刻
之石或百世之下有望燕山而歌余詩者使雅之風節
凜然如在亦庶幾乎夫人河女之章焉

王貞婦傳　李孝光

貞婦者夫家臨海人也至元十三年王師南下王婦夫
舅姑俱被執師中千夫將見王美麗乃譖殺其舅姑與
夫而欲私之王婦憤痛卽自殺千夫奪執不得死責俘
四婦人雜守之婦欲死不得閒自念當被汙卽佯曰若
殺我舅姑與夫而求私我所爲妻妾我者欲吾終善視
事主者也我舅姑與夫死而我不爲之services是不天也不
天君焉用我爲願請爲服期月訖不聽我我終死耳不
能爲若妻也千夫畏其不難死許之然愈益置守明年
春師遷擊行劉水上守者信之滋益懈過上流風嶺婦
仰天竊歎曰我知所以死矣乃齧拇指出血寫白詩
石上已南鄉望哭自投崖下以死或視血漬入石閒盡
已化爲石天且陰雨復見血償起如始日當是時后妃

嬪嫂不死之三公九卿不死之邾國守遼大吏不盡死之而貞婦獨守死下從男姑與夫獨何仁也夫人秉彝之性靡不有乃匹夫匹婦出之遂以驚動萬世書人人慮此則金湯不足喻其固矣鈞戰不足論其强矣志士仁人不足論其節矣何有亡國破家之憂彼貞婦何爲者顧甘爲烈丈夫之所不必爲而不爲愚夫至治間其邑丞徐端爲趙石嗣樹碑嗣中以旌其鬼余曰始吾見長老言貞婦所從死不能悲也後身過其地見拇血化爲石追念貞婦決死時旁皇悲傷不能去甚其未泯尚猶越人鄉墅乎匹夫匹婦頫沛流離誠能動天如此天豈遠人哉天豈遠人哉

楊員外郎傳

楊乘字文載濱州勃海人也早爲天官小吏辟中書參議府掾歷官至穀城令休二縣卒有能聲拜監察御史擢浙江行省員外郎至正十二年賊寇杭城不能守乘與郎中赫德爾王仲溫員外忽難都事張鈁等俱坐黜乘退居松江之青龍里御史辜以城守之罪責在郡將乘等繫職在贊理不當罪宜復其官僚上之事遂白乘爲人清介有守不阿撓以徇達吾今事變閒於吏治恂恂然愒者也雖處叢黜常激昂以志節自許十六年淮

子侍立命曰二子行且休吾將就寢乘儉約無姬妾侍隊之乘其偃息寢處人莫得與俱詰旦卓晨省怪寢門未敢發戶視之則乘已經死矣實七月十有九日也得其遺語手書大意言死生晝夜之理且以得全晚節爲快乘居青龍時與故人章元澤淳平江既暫日與之飲每語及則欷歔慷慨曰吾知所以自處矣及經等至乘往造其門屬以家事元澤亦不虞其死也嘉興守觀閱得乘之死事上之於官二子南卓皆儒者卓爲清忠書院山長云

君子曰死者人臣之大節死而得其道猶不死也爲死

雖同而臨患難人或畏避不
明而處義不勇也若乘之死可謂明且勇矣世之昧者
則澳溷汨沒而不能死吝者則巧詐無恥而不即死偷
生圖榮者則又飾辭辨說而不肯死視乘之從容就義
宜有愧乎烏乎若乘者眞可謂得其死也哉

楊維禎

朱那傳

杭城東偉兀氏奴曰朱那年十九勤敏謹實善事其主
主卒某郡官所朱那嘗出主戶事他姓主奉主婦日
謹主婦有機密不以託諸侍必朱那詔至正壬辰秋寇
至杭叛官民帑藏偉兀氏家琛貨不得反接主婦柱下

拔刀礪甎上諸侍婢皆踰墻壁走獨朱那以身翼主婦
請代死且請於寇曰將軍利吾貨豈利殺人哉吾主鑰
皆主婦弗知也吾盡探藏與若乞免吾主婦死寇允解
主婦那乃悉探所藏珠玉寶器散堂上寇俘貨且欲穢
其身朱那持刀欲自屠曰我主二千石嘗死不辱他主
倘者也平居恢弱若不任事者然里人以其長者皆敬
況非戎同類乎寇義之去已而泣拜主婦曰棄主貨全
主命權也妾受命主鑰失貨而全軀不義也妾請從此
死遂自殺

楊子曰紅巾寇杭官守者往往棄官遁否者佞事賊名
簡大閑一婦奴爾終其身事主至以

受命自劾不貳其主非口之克蹈忠節識大閑乎嘻使
若所爲爲國男子非盡臣道乎故予爲之傳如五代史
錄王凝氏之妻者云嘻

蕭景茂傳

蕭景茂滁州龍窌鄉州里人以謹厚信於里及至元閒
滁寇亂景茂率鄉人立柵保險柵堅不可破會穿里有
捕寇者道之從閒道入景茂被執賊使拜曰汝賊也何

拜賊欲生脅之以從民豈景茂罵曰逆賊國家何負汝
而反汝族汝里何負於汝而坐累之賊相語曰吾殺官
軍將吏多矣至吾輩皆憫靡求生未有若此餓夫之倔
強者察其志終不爲用留之祇自辱耳遂縛之於樹
刳其肉使自啖之景茂且罵曰我食我肉無若汝
賊行將脅段狗氈棄不食賊怒被其舌而死事聞詔制
給賻以葬復其家

賛曰余素聞蕭景茂死事及來滁南父老爲余言景茂

儒者也平居恢弱若不任事者然里人以其長者皆敬
信之寇至備禦率先里人臨大節毅然至死不貳古稱
忠義之士無以過之烏乎烈哉

烈婦蔡三玉傳

蔡三玉者滁州龍窌縣澳頊里人陳蝙才妻也賊攻其

林清源

里里媪集里中婦同舟避難賊追及之三玉亟以水漬其衣賊見三玉有令姿欲先污之紿賊更以求衣間賊取衣遂投水死賊曰溺者必躍以長竿絡鉤需其躍即舉之屍竟不躍賊去其父蔡端廣舟次上流屍逆流附其舟而掬之不去移舟遡河而上屍從之上者三其父異之視則其女也事聞詔朝給賻以葬

贊曰余來漳漳人皆能道蔡女之節言人人同烏乎此海濱一女子耳豈知殺身爲名哉處變能決寧死不汚殆天性歟宜其貞彝不昧理或有之彼爲臣孽國爲將辱師含垢偷生以爲得意者則三玉不獨女子所難能也

宋文丞相傳

文宋瑞諱天祥吉州富田人初生祖父夢宋瑞身騰紫雲而上名曰雲孫長而字曰天祥質祐乙卯歲大比以字爲名應舉得鷹攷字履善明年禮部奏名廷對策有司次在第五奏讀擢居第一父招旅舍感疾及見宋瑞成名而逝護喪歸廬陵服除檢會授承事郎僉書寧海節判主管仙都觀歷祕書省正字著作佐郎爲郎試郡知瑞州再除禮部郎官提點江西刑獄公事改守贛城權直也賈似道託疾歸越乞休致而實有要君之心宋瑞草不允詔裁以正義是時王言先呈稿於權臣而後行宋瑞徑行且撫所避忌似道怒使臺臣論奪職除湖南運判俄以提刑知贛州甲戌冬十有二月北軍渡江乙亥改元德祐壽和聖福太皇太后垂簾與幼君同聽政詔諸道入衛宋瑞除右文殿修撰樞密都承旨江南

安撫副使知贛州尋兼江西提刑進集英殿修撰江西安撫使夏四月領兵東下權兵部侍郎仍舊職丁祖母憂改官承重既葬起復總兵起發吉州中途進權刑部尚書領舊職八月至蘆駐兵西湖除浙西江東制置使兼江西安撫大使知平江府進端明殿學士領舊職出兵援常州敗績獨松關危急趣師入衛進資政殿學士浙西江東制置大使守獨松關丙子正月十八日伯顏丞相駐軍皋亭山是夕丞相陳宜中遁去十九日甲申早除宋瑞樞密使午除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已而解兵權詣北軍講解二十日詔以資政舊職詣迎宰中外洶洶宋瑞上書乞斬宋臣以安人心及圖結

北軍留營中明日宰臣吳堅賈餘慶率延紳以國降勤王兵蠭放散二月八日北軍遣宋瑞偕祈請使俱北二十日至鎮江三十日宋瑞夜同其客杜滸及厮役共十一人以舟西走儀眞三月一日入儀眞城後三日郡守殺一人縛一人去宋瑞與同行伏廢壖得免歷七水寨由泰至通州所歷諸郡以閫府命皆不見內遵海而南至温州謁景炎新主授通議大夫拜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餉敬樞密使同都督駐軍南劍州入汀

州移漳州龍巖縣至梅州進銀青光祿大夫領舊職乃經略江西五月入贛州會昌縣六月戰鄒都乘勢遣兵攻贛吉斬汀州僞天子黃從臨洪袁瑞豪傑並起應之興國黃州新復號令通江淮已而吉贛兵敗移軍惠州至崖山朝行在所封信國公職仍舊封母齊魏國太夫人其九月丁母憂奪情起復十一月屯潮陽移屯海豐二十日北兵追及所將兵潰被執已卯三月張元帥遣都鎮撫石壁等押宋瑞北去至會同館赴樞密院見博羅丞相張平章及諸院官博羅丞相令譯者問德祐爾君何爲棄德祐別立景炎豈得爲忠宋瑞曰德祐倪失

國二王在南中立以存宗廟社稷豈不爲忠從悽慘者非忠從元帝者爲忠從徽欽者非忠從高宗者爲忠從皆笑忽一人曰晉元帝宋高宗皆有來歷二王何所受命立不正豈非篡位宋瑞曰景炎乃度宗長子德祐之兄如何不正踐位在德祐既去天位如何是篡陳丞相奉二王出宮具禦太皇太后之命如何是無所受命博羅丞相曰若將三宮走亦是忠臣不走出城與伯顏一戰決勝負亦是忠臣宋瑞曰此說當貴之陳丞相他人何預博羅又曰既知做不得如何又做宋瑞曰譬如父病在牀宵明知不可爲豈有不進藥之理不可救則天

也今日文天祥至此有死而已何用多言歲在壬午乃至元十九年也於是祥興亡且三年矣宋瑞囚中作贊井序曰吾身居將相不能救社稷安天下卒敢國亡辱爲俘囚其當死久矣被執以來欲引而無開今天與之機誰南鄉再拜以死其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媿宋丞相文天祥絕筆

龔開曰僕見青原鄧木之藏文公手書紀年皆小草首尾備具因求得謄本取其始末爲傳與趙陸二傳並存而有感於古之立國者權臣握重兵在外必有重臣居

中以制之若國之危殆則權臣與重臣合而爲一正須聲援相應此又一時不可同日而語宋將亡兩淮重鎮居西者無議焉而東鎮又在遠地文公自江右提鳥合之衆入衛遇戰則北及獐松失守一身在朝擁將相虛位而遥解兵印爲單車稱使者不辭徒曰紓君之急云耳使事有人未聞都督軍馬爲之而受孰若也五代時李嗣源告莊宗曰王彦章驍將敗段凝永知縱知救兵必渡黎陽敗萬衆須舟楫豈能一日而濟此去汴不數百里信衛可到汴既入段兵何施益是時梁朝虛內重兵盡在外故唐兵肆行無忌嗣源以千騎先鋒至封邱門扣鎖江陵若實仍以機宜佐行襄陽失守李制使投閒寫拂其志馴以舉格合入宜三遷至主管機宜文字分擬諸房公事職無不舉京湖制使呂少傅巽韶李制使改從事詩酒如在山林間也未幾節制使應霍卒於維揚職領之如故召赴都堂奠議權臣誘進之若恬無自獻之意循比除提轄文思院出爲制置大使參議官兼淮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淮憲與浙右不侔既無堅治亦無公使供給以故多制垣上介兼領因之辇幕焉若實處之晏如也事竣艱疏制臣命赴闕奉請留中未幾

尉李祥甫庭芝制置淮東若實當欽賜上錢滂甫眞孫與制使有連文殿撰贄增於是相攜入淮幕府淮尉書考曆而已淮南幕府號小朝廷人物如林滂甫與若實能自樹立其爲人沈靜寡言與人交不立崖岸終日與衆客俱退制使以此雅器重之不欲撓算組閒終日與衆客俱退制使以此雅器重之不欲撓拂其志馴以舉格合入宜三遷至主管機宜文字分擬諸房公事職無不舉京湖制使呂少傅巽韶李制使改鎖江陵若實仍以機宜佐行襄陽失守李制使投閒寫從事詩酒如在山林間也未幾節制使應霍卒於維揚職領之如故召赴都堂奠議權臣誘進之若實恬無自獻之意循比除提轄文思院出爲制置大使參議官兼淮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淮憲與浙右不侔既無堅治亦無公使供給以故多制垣上介兼領因之辇幕焉若實處之晏如也事竣艱疏制臣命赴闕奉請留中未幾

隨王帥府過浙東景炎新造君實以端明殿學士參贊
都督軍事陳宜中既得政兼將相權知君實失在兵閒
歷諸戎事引以自近多所咨訪君實亦傾心贊助之期
於能濟議行不合以言者被謫大將張少保世傑謂宜
中曰大業未濟人才有限動輒令臺諫排論人世傑若
不可相公意亦當如此宜中悍然恐卽日召還還海上君
實遂執政事海濱詠茅捧土爲殿陛退時節朝會君實
端笏盛服如立右文班未嘗少忘旣龍則舉山海浸然
至以朝服拭淚悲動左右草葬中百種疏畧君實隨宜
裨補盡心力而爲之及祥與繼立兩鉅相見於崖山南

軍大舟三百柁分前後中三部以對敵者爲前鋒而以
中部居宸扈中堅反居其後前鋒失利波濤掀舞旌旗
交錯部伍爲之混亂君實出倉卒仗劒驅妻子先入海
號哭拜幼君曰陛下不可再辱拜起抱幼君以匹練束
如一體用黃金硾腰間君臣赴水而死已卯歲二月六
日也年四十二君實在海上與詩顧人鄧中甫光薦善
嘗手書曰記授中甫曰足下若死後以此冊傳故人僕
嘗託黃庶仿註從中甫取冊不得始以所聞輯爲此傳
用申桑梓之義先是僕嘗序大署成長句四韻率朋從
賦詩或譏僕書疏一傳存公之大體勿以詳畧爲拘僕
聞之泣下既而歎曰吾郡以忠孝聞死節有趙公師旦
至行有徐節孝先生今吾君實得與趙公相望而其子
乃先驅入海使陸氏一枝無續趙公則有三歲孤兒不
併死較之君實不其重可哀也然在當時趙公孤兒有
收養者孝而成人可爲公後無他說至若君實之子年
已弱冠假令不死託之何人此君實盡有愧於節孝受
無後之罪而於趙公不能作烈士斷腕之事時勢有不
同者庶詎知其心不爾然則傳其可以不作朋友之言
其可以不懷筆力短不能使澤德幽光浮於偉節斯爲
可媿焉耳

辱孝私乘

輔陵君實輓詩 并序

龔開

此幽明相須之理也至若無聞親疏失近而能使人一
處死丈夫之能事哀亡朋友之至情因能事而發至情

切哀之如漢之李廣將軍知與不知皆爲流涕此其理又安在哉故嘗求其說於太史公傳贊有云彼其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也曰否不然也夫李將軍英偉傑特人也嘗其窮而自裁非命與非義相爲重輕義重則命輕命輕則不知死之爲非故人之哀之也不復以久近親疏爲閒盡知哭其私而不知爲人才世道悲也嗚乎以英偉傑特之人窮而自裁時人哀之尚無閒於親疏久近之別而況舍生就義爲萬世綱常立本經無而僅有之事乎是固大中之道也陸公君實其謂是矣往僕自泉南回浙西聞公死事悲悼不勝情將以詩弔而不敢輕爲懼傳聞之失實也及其既久有聞於鄉人尹應許云得其詳於翟招討國秀翟得之辛侍郎來華侍郎公安藕池人仕海上目擊其事可信無疑然後成長句一首併爲之序又自惟念公之事在人心在天下後世顧欲存一已之私非是於是乃遂謄寫屑似諸作者伏惟諸作者與之素交或聞名而未及識或識而未至於稔一切以天理民彝處之幸惠之詞異時刊刻以傳其亦庶乎其可也詩無先後次第至則登誠惟公出處大畧已載鄙文或曰崖山敗陽公位存丞相樞密使非也雖揆席本兵皆一時外物不足以爲公之重輕既試其

傳執爲之定名故字而不爵如布衣云壬辰三月廿八日淮陰龔開序

詩曰立事學將敗事論在邊難興在朝分從來大地爲滄海可得孤臣抱幼君南北一家今又見乾坤三造古曾聞他年自有春秋筆不比田橫祭墓文河南方回萬里云亘古無斯事于今有若人龍綃同把手鮫室共沈身蹈海言能踐憂天志不伸曾微一坏土魚腹葬君臣彭城鄭畤叔範云蒼姬嗟乾鎒漢火可能炎自古誰無死存孤志未灰力殫精衛石身殉鼎龍拏高里煙濤闊歸薄晚蓬萊頂桓桓亘六飛又云絕矣陳橋祀衰哉碧海波夢中姬旦抱天上或伯禚公雞日月綱常在滄溟一首併爲之序又自惟念公之事在人心在天下後世成非無地參黃鉞終天慘玉衣魯連生獨恥蹈東海田橫客猶存五百人心自感興元血淚多吾州文督相雙廟晚同科里舍生湯炳龍子文云七日陰霾事可知樓船魚腹果誰爲人心自感興元詔天意難同雅武時黃屋朔風那有濟舟楫周申東路更無期公爲萬世綱常計男女攀船不暇悲公哀公扳劍示之汝先去公妻子皆先死幼女攀船求我即來乃脫手沈於淵又云閶闔海島豈謀身嬰曰小死從君父忠義遺編託友朋萬里楚魂招不得詩成惟存力不能天上龍章空結夢人間魚腹了中興英雄一

有淚沾膺虎林盛彪仲文云裴宸黃閣共樓船海氣昏
昏日月偏平地已無行在所丹心猶數中興年生投魚
腹不見水死抱龍髯直上天板蕩誠臣竟如此流光昔
史更無前里契生尸應許聖予云誰使權奸釀禍深未
流無復救危桓若臣骨壞難同死社稷邱墟可再生叔
寶井中空大舉仲連海上特虛名一家骨肉俱魚腹留
得丹心萬古明又云古今忠義屬斯人危在須臾見益
眞身不連亡憂喪節君非同逝慮蒙塵年時誰執朝廷
柄末路方知社稷臣楚些欲招招不得滄溟南望浩無
垠可憐投玦辭何憂高死丹心在于嶼王氣收元知精
衛怨今古不能休又云七朝迷瘴霧一日倒狂瀾天意
竟難料畫圖不再安寧廿蹈東海誰忍蹇南冠自古孰
無死從容就義難又云羣雄紛愛死一士獨捐生曆數
絕難續綱常賴復明人知念王蠋天豈禍程嬰淚眼休
枯盡宅兆看史評罰字文叔簡子敬云景炎未改祥
興强欲拯危力不勝梧野銜沙方慘慘崖洲浴日乾沈
沈望哀詩鳥三哀殉俄從白雲裏千載乘國悴人亡兩俱
虛忠魂追悼淚沾巾京口鄧景星元德云黑風吹海渡
朋騰獨抱龍髯氣拂膺恒子但知全大節國家那得再

中興眼前兒女誰能顧身後功名有足稱猶憶城南秋
雨夜一窗曾共讀書燈錢塘仇遠仁近云乾坤那可問
至痛老田心甘抱白日沒不知滄海深忠魂隨上下義
骨自浮沈草木長淮淚秋風起莫陰艮齋侯克中正卿
云宣公詔奇餘馨耿耿丹心醉六經獨力生難扶社
稷全家死不負朝廷世間民聽猶天聽海底台星共帝
星歲月不銷忠義氣崖山十倍向時青東陽方鳳韶卿
云祚微方擁幼勢極尚扶顛蒼背角中國龍胡水底天
輩存周已晚劉盛漢無年獨有丹心皎長依海日懸又
云數關天地人何預分在君臣理可推周粟如山夷叔

餓史書猶曰曰嬰誅舊邦新命方開化公法私情本不
渝忠義未須論彼此後先從長是昌圖係一本此首
有註韻開作

節婦謝氏名正一臨海巖嶼人宋參政山陰公廓
然玄孫也自幼貞靜閑寂無褻容佻習年二十一適同
里張紹大實宋進士池州司戶得濟孫生子夢珍夢瑤
居四年夫歿執喪焚毀過禮去死一髮自初寡毗不御
藻澤蓬首垢面不妄喻閾閾乘志慎別終身焉初紹大
口早喪父家日匱又不戒於火四壁僅被風日身後無
秋毫餘貲母老二孀呱呱撫以延息謝氏晝夜紡績以

給衣食事姑至謹左右抑搔務順適旨意儕輩必手潔以進退取黍自食姑憐之語曰婦年方盛奈何雅此等憂矧家貧良哲安能以老身久稽良婦哉誠再適不汝屈也婦抱其姑痛哭曰婦也未亡人也尚復他娶乎子毋婦姑更相爲命夫死遂棄其姑姑老不終其養不孝不義而欲苟焉他適不如死姑固不諒我爲哉出矢言痛剄悲咽絕而復蘇聞者莫不涕下姑年八十有八以壽終襲斂葬祭禮無遺憾二子恪承慈訓誨車車然有見也嘗曰吾自嫠居四十年仰事俯育孳孳不辱吾志但旦夕就暝亦可以下見吾夫子矣於是鄉人稱之咸謂婦人之首壯不以婦節爲難見哉今夫謝氏抱信會貞不以死生艱難貳其志事姑以禮撫諸孤式克至於成立義貫金石孝通神明何其行之周儷於衛共姜不違乎然士有戴仁而行抱義而處平居自許則曰古之人古之人一旦臨小利害喪其初而不疑遷於物而不返求撫媿於夫婦之節者幾何也而曰不願又有稱烈女貞婦事者人輒掩泣此何故處平居自許則曰古之人古之人一旦臨小利害喪其初而不疑遷於物而不返求撫媿於夫婦之節者幾何哉嘗所遇之事不幸者然猶足以移風易俗綱維天下是固忠烈之封貞節之旌國家嘗爲令旨甲若謝氏者一人哉悲夫

又

揭傒斯

朱夫人傳

楊維禎

夫人姓費氏諱元琇潤運昭武將軍雄之女江陰知事朱道存之妻江陰陷存即僞夫人恥之恓恓不樂時詣兵至上海縣淫虐甚居民婦纍縛登通路若豕狗然夫人獨坐堂上亂兵抵堦下引刀脅曰若要我帶金披繡且爲內主若夫人聞其言叱曰吾費將軍之女朱江陰之婦父舅皆元臣吾寧死刃下義不辱於賊於是羣獄刺之未死罵猶不絕口遂臠其屍

鐵史曰殺身成義大丈夫之烈也夫丈夫之而得於夫人若費氏者不亦貞且烈哉予游海東海東父老爲予哀夫人之行如是遂錄之以表於世云

濟南張氏傳

貢師泰

張氏濟南郗平縣寇生里人年十八爲其里卒李五妻居無幾何五出戍數千里外是爲福建道福州路之福寧縣別七年而五一還還亡何又別去凡十年而五遂死張性孝謹事舅姑且父母倚以生家貧撫衛儲念戍在千里外非一聲可即到孰與終四老人養繼是益蠶繅紡績自拊極勤苦憔悴不憚若是又數年四老人病凡四封肌骨救之不懈至死哀痛盡喪葬禮猶弗克勝曰悲乎生而四老人弗得以妾養死而四老人弗得以妾養死而四老人弗得以妾養死

妻之順而正久而族黨間里咸贊母賢無間言孫君嘗爲尉海陵崇陽寧國母率從之官內助尤多海陵民冒禁則從容語孫君理民宜先德化後刑罰不爾無完人孫君由是獲治聲長姒亡母自海陵涉江千里歸竿其孤子女如己出先是長姒已析業母復以義合泊從子女冠笄昏嫁凡什器好者悉讓焉母年三十七而孫君卒嘗節不逾奉夫之喪葬縣西三里丹陽山立家舍曰玄眞當蒸嘗曰祭掃惟謹鄉鄰姻族或不自給周之弗靳厥後邑令長聞母賢將以鄉書所上母貞節狀達郡請旌異之母聞之曰守節婦道之常豈求聞於人哉力辭弗從有子曰禮字伯眉孫曰玘女五人長曰淑清適方氏早喪其夫次曰淑家適趙氏亦早卒俱克守志節母恒言不幸爲未亡人人惟訓子孫詩書尚承厥祖考志乃禮致葅師夙夜佔俾躬服所習故禮能涉經傳知大義玘進士業皆以孝謹聞城子若姪曰富室顯族往往訟田財多算致毀其家吾曰見孫氏今五世矣若曹其恩讓相睦以大其門孫君有雅名耕道母復福后之東軒曰種德西墅曰勤有藏書萬卷今母年七十子姓羣從歲時奉觴介壽高堂鶴髮福祉日臻惟父能生之而不能養母能養之而不能教孫母兼養與教子孫進於學女能躋昌熾可謂賢母作賢母傳時至正六年

余性嗜書非特嗜宋元明舊刻也且嗜宋元明人舊鈔焉如此書載諸汲古閣珍藏祕本書目佔畢二錢平日留心蒐訪絕少舊本此卽爲平湖佔人攜示余因爲明人舊鈔甚重之葢佔人亦有所受之也無論是書本屬史傳記類爲足收藏出於名鈔名藏尤爲兩美卽其第二跋中所言江上李如一之性情意氣亦頗可敬可愛見圖籍則破產以收獲異書卽焚香相問有求假必朝發夕至且一經名人繙閱則書更珍重此等心腸斷非外人所能曉其一二余特爲拈出知古人之好書有如是者安得世之儲藏家盡如之俾讀書種子綿綿不絕邪是書之直幾六十倍於汲古所佔旁觀無有不詫余爲癡絕者然余請下一解曰今鈔胥以四五十文論字之百數每葉有貴至書帙一二百文者茲滿葉有字四百四十如鈔胥直約略相近矣貴云乎哉矧其爲名人手鈔也道光甲申閏七月朔日老蕘書於學耕堂之南軒

自來藏書家經年代既久卽有名字翳如之歎如江上李如一此外絕無表見唯所藏諸家書目有江陰李氏得月樓未知卽此人否惜目中不載名氏爲恨爾同日蕘又記

私乘存公道鴻文二十篇綱常留大節草莽示微權感慨宋元際表揚臣妾賢讀之如有娬掩卷淚淒然

○老蕘讀書有感而作

莫棼私乘魯魚亥豕不可卒讀再三校對撫從是正

近聞常州陶氏精刋本南潯劉氏嘉業堂藏書樓有

之適吾友王君欣甫詣劉氏觀書以紅樣本屬與陶

本一校欣甫暢觀藏書苦撫暇咨轉請書樓主任周

君子美校一過不數日畢事余擇其顯然誤者就版

挖改脫落者列校記十條如左文義可通或陶本似

誤者則仍之曰今後此刻可稱善本四方賢士讀者

當知之癸酉秋七月趙詒琛記

目錄第二葉前七行王會州下脫家字

第一葉前六行禋祀下脫昊字

又後四行所避山中下脫昊字

第二葉前五行得王下脫於字

第三葉前四行遞旅下脫施字

第四葉前五行恐衍

第五葉後二行一歲上脫生子仕三字

第二十八葉後四行顯風下脫教字

第二十九葉前四行上海疑有誤

第三十葉前九行及刖下脫後字

直棼本乘校記

奔州下脫家字

其婁褥復大相類因不描而刖爲之傳

文天祥吉州廬陵人父儀號革齋鄉稱長者天祥生時大父夢兒乘紫雲而下已復上遂名雲孫字天祥改字履善又字宋瑞天祥英姿倜儻爽目光於鄉名天祥改字履善又字宋瑞天祥英姿倜儻爽目光如電爲童子游鄉校見學宮祀歐陽修楊邦乂胡銓像慨然曰沒不知直其間非夫也年二十舉進士對集英殿時理宗在位久政理寖怠天祥以法天不息爲對帝親擢第一考官王應麟奏曰是卷古誼若龜鑒忠肝如鐵石臣敢爲得人慶轉丁父憂歸開慶初元兵入寇宦官董宋臣記上遷都天祥時人爲寧海節度判官上書

乞斬朱臣以一人心不報則自兒歸後稍遷至刑部郎
官宋臣復入爲都知天祥又上書極言其罪亦不報改
江西提刑遷尚書左司郎官爲畺臣論罷除權直學士
院平章賈似道以致仕要之天祥請御我貶以養似道
不懌使畺臣幼龍之天祥既數斥引錢若水例致仕時
年三十七已復除湖南提刑見故相江萬里於長沙公
曰晉老矣觀大時人事必當有變世道之責其在君乎
明年爲德祐元年正月課報元師渡江詔諸路勤王天
祥奉詔起兵有眾萬人二月以道梗港師潰除天祥江
西安撫使趣入衛初左相王爚主天祥遷擢與詔趣之
天祥辭宜中出關留夢炎代夢炎亦附宜中遂命天祥
屯隆興而趣江西制置黃萬石代入衛萬石者前所論
罷天祥畺臣也於是宜黃令狀稱寧都大姓義士奴樂
安宜黃萬石嗾守臣趙必豎開於樞密院天祥曰寧都
大姓恐駐吉州候旨未嘗有一足至撫守臣殆欲壯勤
王大計遂爲此欺罔耳有旨責降必毚趣天祥入衛其
友止之曰今元兵三道鼓行內地君以爲合萬餘赴之
何異驅豬羊搏猛虎天祥曰固然但國家養士三百餘
年一旦急徵天下兵無一人一騎入關者諸深恨於此
故不自量力而前庶忠臣義士聞風而起義勝者謀立
人眾者功將社稷猶可保也八月天祥提兵至臨安除
知平江府朝議方擢叛將呂文煥之族呂師孟爲兵部
尚書賴以通好帥孟益偃蹇自肆天祥陛辭乞斬師孟
奬敓以作將士之氣不報十月至平江常州告急宜中
遣張全將淮兵二千往天祥命朱華卯王麻士龍助之
至虞橋士龍戰死朱華卯王皆敗全不發一矢走遲元
兵破常入獨松關宜中大懼議棄平江召天祥平江遂
陷元伯顏至皋亭山時天祥已除知臨安府矣慷慨自
於朝請移三宮入海舉義士背城借一決莫有聽者未幾
太皇太后奉傳國璽降元宜中背通除天祥僉密使尋
除右丞相不拜詣元軍前講和至則說伯顏曰宋承帝
王正統非遼金比今北朝將欲以爲與國乎將毀其社
稷乎若以爲與國則宜退兵平江或嘉興然後徐議歲
幣全師以還策之上也若欲毀其宗社則淮浙廣閩尚
多未下利鈍固未可知假能盡取豪傑必並起而恢復
之則北朝危矣伯顏更以厲詞相挾天祥曰某爲宋狀
元宰相所欠一死報國耳刀鋸鼎鑊非所懼也伯顏爲
之改容因拘留之偕丞相吳堅等五人北至鎮江於是
天祥與其客杜滸十二人夜亡入鎮州遂渡海如溫州

當天祥拘鎮江謀脫去不得醉主人沈氏與守者王千戶得出門又從沈氏先識棐夜者以計借其官燈得出卷遂抵眞州時李制置庭芝在淮東夏貴撫貴在淮西皆擁重兵天祥至眞安撫苗再成出迎喜且泣曰兩淮兵足以興復特二閫小隙不能合從耳天祥問計安出再成曰今先約淮西趨建康彼必悉力以扞吾西然後揮淮東諸將以通泰兵攻灣頭以高郵寶應淮安兵攻楊子橋以揚兵攻瓜步吾以舟師直薄鎮江同日大舉灣頭楊子橋皆沿江脆兵且日夜望我師至攻之即下合攻瓜步之三面吾自江中一面薄之雖有智者不能爲之謀矣天祥大喜即日部分將士約以十日後發會再成不忍紿天祥出相城壘取制司文示之閉之門外久之張徐二路分白城中來云安撫命某相送未知何意天祥曰若往淮西則孤歸路必赴揚州耳俄弓刀五十人至張徐就騎天祥亦騎行數里五十人皆捉刀立二路分請下馬天祥曰吾其死此乎二路分前曰揚州必不可往丞相毋乘船歸北爲便天祥大驚曰是何言如此安撫亦在疑信間令某便宜從事今迺知丞相忠讒如此遂導之往揚州四鼓抵城下宿野廟無屋可棲枕籍地上風寒露濕悽苦殆非人境問城上鼓角有殺伐聲徬徨無以自處杜滸請趨高郵渡海歸江南無徒死城下天祥意未決已從者四人竊其囊金逃去揚城外距楊子橋甚近北時時有哨馬出沒天祥不得已往避賣薪者家未至而天明伏土圍糞堆中四山闃然無米可飯以衣襯污穢睡起復坐坐起復睡忽哨騎數千馳至天祥度不免俄大風喧呼黑雲驟起微雨紛紜挾之四望悉昏冥騎遂辟易過去馬足與衙衙之聲應落滿耳次日飢甚求米不得投古廟與丐婦人居後遇樵者悉所從至高郵路歷賈家莊過板橋復值哨騎執杜滸金應去壞目身被三創天祥伏窪等中倘不見獲滸懸解所懷金與哨亦獲免募二樵者以贖荷天祥抵高郵遂趨通州猶以制司之命幾不納適牒報鎮江大破文丞相十日且以三千騎追亡於許浦始釋前疑進洋子江展轉四明天台自二月二十九夜亡至四月八日抵溫州凡四十日間前有哨卒後有追騎制司復以猶疑而欲殺之

幾死背舁至溫聞益王未立上表勸進端宗即位以
觀文殿學士召至福除右丞相時陳宜中復召入爲左
丞相天祥既素與宜中不合力辭相命景炎元年七月
迺以樞密使同都督諸路軍馬遂行收兵入汀州十月
遣趙時賞趙孟滌將一軍攻寧州吳浚將一軍攻贛都
劉洙趙明哲陳子敬皆自江西起兵來會二年正月元
兵入汀州天祥遂移漳州四月入梅州五月出江西入
會昌六月入興國縣七月遣張汴趙時賞趙孟滌盛兵
薄贛城鄒渙以贛諸縣兵據永豐黎貴達以吉郡兵攻
泰和吉水八縣是歲臨洪諸郡皆來送款謂趙璠張虎

熊桂撫州何時等皆起兵應天祥分寧武寧建昌豪傑
遣人如軍中受約束福建斬僞天子貴從傳首至督府
於是天祥軍勢大振無何而有空坑之敗先是元宜慰
使李恆遣兵援贛而自將兵攻天祥於興國天祥不意
恆兵卒至迺走即鄒渙於永豐渙兵敗恆窮追天祥至
空坑軍士皆潰天祥妻妾子女皆見執趙時賞坐肩輿
元兵問爲誰時賞曰我姓文眾以爲天祥擒之天祥得
遁去收殘兵得衍州祥興元年春進屯麗江浦六月入
船澳端宗崩衛王繼立天祥上表自劾乞入朝張世傑
以迎候宜中爲辭不許八月加天祥少保信國公軍
中疫且起天祥惟一子與其母皆死十一月進潮陽縣
已遂有陳懿之變天祥被執於五坡嶺陳懿者潮州劇
盜其黨劉興數叛附爲言天祥執興誅之懿乃潛導元
師張弘範兵濟潮陽天祥方飯五坡嶺弘範在後不
及戰天祥介胄出走千戶王惟義前執之一時官屬士
卒死者甚眾天祥見弘範於潮陽不拜踞胡床詰責之
弘範驅之前與俱至厓山使爲書招張世傑天祥曰吾不
能扞父母迺教人叛父母乎宋之忠迺書過零丁洋一
詩與之其末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弘
範笑而置之二年二月厓山破陸秀夫沈其妻孥冠裝
抱帝赴海從而死者數十萬人弘範置酒軍中大會從
容謂天祥曰國亡丞相忠孝盡矣能以事宋者事元將
不失作宰相天祥泫然出涕曰國亡不能救爲人臣者
死有餘罪敢逃死而二其心乎弘範義之遣使護天祥
至燕初天祥被執取懷中腊子盡服之不死已在道不
食八日又不死既至燕丞相孛羅命盛供張天祥義不
寢處坐達旦迺移至兵馬司設卒守之孛羅召見使跪
天祥曰南人不能跪左右或率頭或拳手或按足或以
膝倚其背卒不跪孛羅曰自古有以宗廟土地與人又
迺去者否天祥曰奉國與人是實國之臣也實國者必

不去去者必不貫國前被拘留時國亡當死徒以度宗二子在浙東老母在廣故去之耳問德祐非君乎曰吾君也曰棄嗣君而立二王忠乎曰當此之時社稷爲重君爲輕忠臣但爲宗廟社稷計故從懷愍而北非忠從高宗爲忠孝雖不能詰元帝爲忠從徽欽而北非忠從高宗爲忠孝雖不能詰呼猻吏引去自是囚兵馬司四年未嘗一食官飯坐一土室廣八尺深可四尋日放意文墨以洩悲憤其爲詩有指南錄三卷後錄五卷集杜句二百首又自譜生平行事一卷曰紀年錄天下爭傳誦之宋故臣王積翁謝昌元等十人謀請釋天祥爲黃冠師元世祖素知天祥義同鮑叔天祥事異管仲管仲不死而功在天下天祥不死而誠棄生平請勿復言不如殺之便又閣門妙曉言上星犯帝座疑有變未幾中山狂人薛寶佳自稱宋主有兵千人欲取文丞相京城亦有匿名書言某日燒囊城韋舉兩翼兵爲變丞相無憂丞相者天祥也於是召入諭之曰汝何願天祥曰願賜之一死足矣世祖猶不忍遽殺之退參加丁力贊如天祥請從之至元十九年十二月天祥臨刑當過市時意氣揚揚自若觀者如堵

天祥從容謂吏曰吾事畢矣問市人孰爲南北南向再拜遂死年四十七於是連日大風揚沙天地靄晦城門晝閉宮中皆乘燭行羣臣入朝亦爽炬前導世祖悔之贈公太保中書平章政事廬陵郡公謚忠武命王積翁書神主酒掃柴市設壇以祀丞相孛羅行初奠禮忽狂飆旋地起沙石眯目俄捲神主於雲霧中半空隱隱雷鳴如怨恨聲天愈晦迺改前宋少保右丞相信國公迺贈開且見者莫不唏噓流涕天祥性豪侈生平自奉甚厚聲伎滿前及起兵勤王痛自貶損散家貲爲軍費忠義所激人人樂爲効死然行兵以法不少假貸在梅州都統王福錢漢英跋扈立斬之在潭吳浚陞元來說天祥縛浚縊殺之在循黎貴達潛謀降亦執而殺之浚與貴達皆其幕府士也天祥死吉州郡庠有天祥像冠貌蟬冠服法服與歐陽文忠楊忠襄胡忠簡並祀廟中俎豆不絕

論曰文信國嘗言宋懲五季之亂削藩鎮爲郡邑一時雖足以矯尾大之弊然國勢亦以寖弱今宜分天下爲四鎮建都督統御之以廣西益湖南而建閫東益江西而建閫興隆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閫淮西益淮東而建閫揚州責長沙取鄂隆興取浙州番

陽取江東揚州取兩淮使其地大力衆足以抗敵約日齊奮有進無退日夜以圖之彼備多力分疲於奔命而吾民之豪傑又伺閒出於其中如此則敵不難御也嗟乎使從信國之謀趙氏豈遽至於亡哉信國孤忠大節萬代之所瞻仰予獨惜宋之君相得一信國而卒不能盡其用也悲夫

陸君寶傳後敘 爲信及來京師將收正於太史氏有不盡而再新史所紀二事與皇朝經世大典合者史既成而鄧氏先進又不能無所見所聞之異辭誰適其是所以訂其訛外補其闕逸云

陸君寶僕爲此敘時固已不敢悉以容語上進又不能無所見所聞之異辭誰適其是所以訂其訛外補其闕逸云

陸君秀夫之死楚人龔先生開既爲立傳且曰君實死事得之里人尹應許尹得之翟招討國秀翟得之幸侍郎來莘而君實在海上乃有手書日記日記藏鄧禮部光薦家數從鄧取之不得故傳所登載殊弗能詳至公之宮位爲丞相爲樞密使亦且貳其傳而莫能定因字稱之曰君實而不爵益闕疑也僕往在金陵客有來自番禺者頗能道崖山事云宋益王之踐帝位也不踰年而改稱景炎益王於福州以爲福安府新史所書無非其實而大明年南遷化之爲咸熙云明年南遷化之爲景炎改元之十一月御舟入海白泉而潮十二月次甲子門明年正月次淺灣九月次古墟九月丙子五月乙未朔宋丞相陳宜中等立以爲宋主改元景炎升福州爲福安府新史所書無非其實而大明年南遷化之爲咸熙云明年南遷化之爲景炎改元之十一月御舟入海白泉而潮十二月次官富場四月移廣州境次官富場四月辛丑朔駐秀山口名武山一二月駐秀山口名武山一名虎頭山入海至井澳一名仙女澳風大作舟敗幾溺

復入海至七州洋欲往占城不果遂駐硇州屹立海中當南北道隸化州見新史及填海錄又明年四月戊辰列於舟中漸遇風之日新史以爲丙寅填海錄以爲越三日庚午衛王襲位是日黃龍見海上羣臣賀乃升其地爲翔龍縣庚填海錄以爲是日也自非澳遇風驚作咸疾以至大事已梓宮發引以八月辛亥永福陵葬宮復主以九月壬午朔非先寓於香山先是宜中辭相位而以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御舟次硇州厥舟皆來會惟宜中自南澚洋轉柁往占城梁召竟不至山陵使乃觀文殿學士留淵子華代之宜中也見填海錄而新史不書

六月世傑等遂奉御舟抵崖山崖山相對立如兩扉潮汐之所出入也仙故有鎮戍世傑以爲此天險可

進官有差景炎新造之初世傑爲檢校少傅兩鎮節度使兼福建廣南宣撫大使劉義爲檢校少保節度使兼福建廣南宣撫大使秀夫爲中書舍人兼侍讀學士蒲潮州明年七月劉義除同簽書樞密院事餘皆如故

樞密院事祥興初立世傑以樞副兼國政秀夫助之皆未嘗進拜惟劉義以問官梁加潮府儀同三司秀夫之官位與新史爲異

會館州失守而六軍所泊山縣蓢其地上廟號曰端宗陳宜中以使事畢宜中一夕浮海去莫知所之上已梓宮在新會縣南八十里銅鼓海中與舊石山相對立如兩扉潮汐之所出入也仙故有鎮戍世傑以爲此天險可

扼以自固始不復事轉徙矣六月己未御舟發磵州乙酉至新會縣潮居里之崖山起行殿庚辰升廣州爲祥興府以見宮中之主劉義追憶幼主入已之不能及夜泊仙女灣俄有天火飛集其舟延燒城舟幾盡劉義追宜中八月庚申月貫南斗已巳夜復有星大如缶眾小星千百隨之自西北流墮東南海水中聲隆隆如雷震天狗云己巳星墜海中書於新史而填海之夜一鼓後墮廣州南海初陽武紅大如箕中燄翼爲五色既墮地殷其如鳴鼓一時頃止非墜落於海中也地殷其年十月蒙古漢軍數路並進江東宣慰使張弘範以舟師由海道出漳潮江西行省參知政事李恆以步騎出梅嶺弘範攻南劍下之回兵會於潮陽海豐間蒙古漢軍都元帥忙兀台副元帥昂吉兒都元帥阿剌罕亦速弘範至丁巳登海舟世傑號碑謂恆爲都元帥昂吉兒爲副元帥大興昕書記

丁巳登海舟世傑號召回舟至山東欲向古城上豪強之回廣東乃崖山港口舟人茹乾糗餘十日渴甚則下掬海水飲之海鹹不可飲飲者亦輒病嘔泄弘範北向隨潮上夾攻崖山庚午恆亦以兵來會乃先遣斷其汲道弘範兵至崖山庚午恆亦以兵來會乃先遣斷其汲道舟人茹乾糗餘十日渴甚則下掬海水飲之海鹹不可飲飲者亦輒病嘔泄弘範北向隨潮上夾攻

己酉朔宋改年祥興行元會禮于舟中是日大風雨晝晦宋亡矣事見大典及頃刻海錄新史不書二月戊寅朔世傑號召回舟趨攻其北至午潮上弘範攻其南見新史之恆乘早潮退攻其北至午潮上弘範攻其南見新史之但誤以癸未爲癸未大戰恆南舟隨潮下弘範北向隨潮上夾攻不同癸未大戰恆南舟隨潮下弘範北向隨潮上夾攻新史

正月乙丑書統制陳寶與撥發張達忿爭而降又書統制陳寶與撥發張達忿爭而降又書統制陳寶與撥發張成不協而降其實一事而月日亦與新史及頃刻海錄已未二月戊寅朔見大典及頃海錄新史及新撰祥興本紀於庚辰朔降見新史及新撰祥興本紀於庚辰朔降又書統制陳寶與撥發張達忿爭而降又書統制陳寶與撥發張成不協而降其實一事而月日亦與新史不同癸未大戰恆南舟隨潮下弘範北向隨潮上夾攻

之恆乘早潮退攻其北至午潮上弘範攻其南見新史之但誤以癸未爲癸未大戰恆南舟隨潮下弘範北向隨潮上夾攻新史不同

未之明日云

自朝至日中戰未決會日暮雨暴作昏霧四塞

宋師部伍大亂秀夫朝服抱宋主趣水死世傑命小舟舟秀夫懼世傑舟或不免或反爲人所資被執辱於是維之負重綴白死後宮及百官東士從死者以萬數國秀等文武班行之降者猶百餘人是歲實至元之十六年也國秀官承宣使見大典其父貴以復州迎降面國秀在海上爲世傑命小舟趣幼主入已舟秀夫懼世傑舟或不免或反爲人所資被執辱於是維之負重綴白死後宮及百官東士從死者以萬數國秀等文武班行之降者猶百餘人是歲實至元之十六年也以復州迎降面國秀官承宣使見大典其父貴在海上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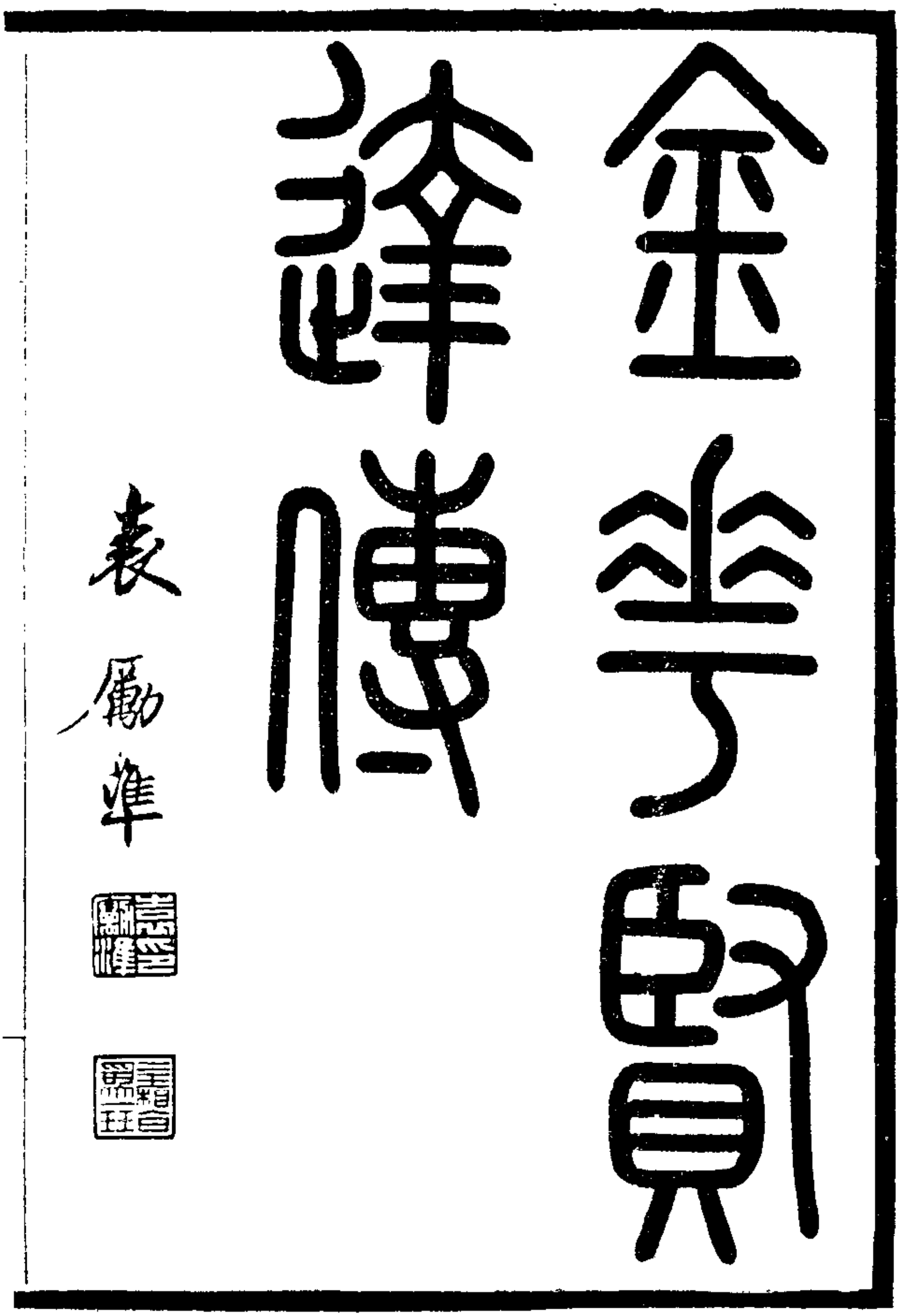
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滑江招撫使時貴已死頃海錄所載已詳至敘國秀事乃多誤書其名曰貴云世傑知大事已去乃挾關艦十八潰圍奔南思州五月庚戌還至海陵港遇颶風舟敗死焉餘眾盡沒自是嶺海間無復宋軍旗幟矣世傑劉義等三十餘艘先出仙女澳得風人洋追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滑江招撫使時貴已死頃海錄所載已詳至敘國秀事乃多誤書其名曰貴云世傑知大事已去乃挾關艦十八潰圍奔南思州五月庚戌還至海陵港遇颶風舟敗死焉餘眾盡沒自是嶺海間無復宋軍旗幟矣世傑劉義等三十餘艘先出仙女澳得風人洋追

其尸面骨葬潮居里赤坎村劉義出其事往傳所不海洋後爲其下所殺見頃海錄云

書竊嘗有志論錄附傳而行以備不虞然恨其不能記陸公終何官秀夫終於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祥興之初爲左丞相而大典於秀夫景炎之初爲簽樞密院事祥興之初爲左丞相而大典於秀夫景炎之初爲簽樞密院事兼宰相者其以簽樞行相事耳恆廟碑又誤以端明爲資政云又慮所談三十年前事道里時日不容無小失謬故久未敢稱述後遊宣城有疎寶章者縣小吏也僕邂逅見之戲謂曰前朝貼職乃有寶章誰以是字汝縣吏亦帶職耶其人無所對旁一人曰是人乃疎劉義之子以恩補官嘗直習呼之而莫能變非字也劉義次子景由直寶章閣見頃海錄世傑僕爲之嘆

然起將以向所記客語質之其人故爲不聞者徑去僕
嗟惋久之因念曰杞宋大國也其不足徵久矣宅何譏
焉姑敘客語傳宋庶幾傳疑之義云爾至大二年春二
月東陽布衣黃溍謹敘

光緒中葉先君子刊刻草莽私乘宋末得陳士業所作
信國公別傳黃晉卿所作陸君實傳後敘殊以爲憾
今年春吾重刻是書求別傳及後敘而黃君顓甥潘
君聖一先後錄示吾欣然附刻於後別爲一卷黃潘
二君爲吳中儒士表章忠義與吾父子流誼一氣可
謂吾道不孤矣癸酉孟夏趙詒琛附識


金石
三代
二八
之四
目
袁勵準
清室
宣統
辛酉
之後

甲春康宗校
子永胡琳鋟

原序

金華賢達傳一十二卷諸父清逸先生所著熄嘗侍几席見先生用心於著述致力於搜採不以寒暑而暫廢孜孜研究鞠凋究曛一善一行如或失之然皆節其浮辭略其繁冗其文簡而明該而約俾一郡之古今賢達嘉言善行煥如日星揭於中天足以發勛德之輝光資啟沃于多士誠萬世不刊之書也熄以菲才末學假館合溪黃君孟舒與其子子西遇合甚厚嘗與語及此書子西遂造麟溪覽之喜悅歸請于父欲刊印以廣其傳父慨然曰鄉賢懿行先生發其輝光甚盛舉也刊費之貲吾何愛焉即求板鳩工以成其事熄觀先生用心於著述黃君賢父子樂然而募工斯皆道義相符志同契合故能感盛美爲之喜而不寐遂請孟舒重加校正熄與兄炳同子西繕寫入板起手刊鏤於宣德戊申四月書成謹記其歲月云姪熄識

卷一

忠義

宋 宗澤 梅溶 梅執禮 滕茂實

李誠之 陳德固 徐道隆 姜綬

元 胡翥 胡嘉佑

陳 達 申佑

明 王禕

卷二

孝友

秦 顏烏

晉 許孜

吳 斯敦

唐 馮子華 應先 唐君佑 陳太場

梁 何千齡

宋 鍾宅 董少舒 陳天隱 金景文

樓蘊 周祖仁 賈南金 鄭綺

鄭德珪 鄭德璋 鄭文融 鄭文泰

鄭欽 呂皓 徐文震 吳埙

明
鄭淵 鄭洧 王紳 章觀
張壽祖 黃孫深 黃宿 黃瑭
黃諫 朱助 黃良弼
卷三
政事
漢
楊璇 張敦 蔣邵
駱俊 駱統
吳
留贊 傅柔
晉
朱汎
南齊
宋幼
南梁
冀孟舒
南宋
无疑
南朝
陳脩 韓昱
唐
厲文才 馮宿 馮定
馮審
馮寬 滕珣 舒元輿
徐安貞
潘良貴
傅雯

卷四
政事
宋
蘇逖 賈廷佐 葉衡 喬行簡
王淮 徐邦憲 陳良佑 林大中
葛洪 應孟明 陳亮 王萬
卷五
政事
宋
王介 王霆 范鍾 李大同
馬光祖 呂祖儉 王埜 葉蓁
朱質 黃夢炎 康植 朱元龍
龔應之 王世傑 許復道 虞復
朱叔麒 王龍澤 呂渭孫 何夢然
卷六
政事
宋
厲汪 喬夢符 倪千里 孫祁
李大有 徐雄 趙希俊 厲仲方
馬壬仲 周師銳 郭始中 陳琰
張翊 徐溫 楊邁 趙汝淦
范大鎌 趙權 葉介 吳傳
石範 潘峙 黃裳
卷七
政事
元
吳直方 趙大訥 王安國
鄭深 王餘慶 傅光龍 陳蓬大

明
呂文燧 吳履 鄭渙
鄭柟 鄭湜 鄭幹
鄭沂 鄭機 劉辰
張孟兼 王應 吳彥珍
潘榮仲 鄧子祥 邵玘
徐子玉 黃劒安 洪澤
盧睿 吳澤 朱珣
鄭桐
鄭洪
張子玉
何士英
祝戒
邵囧
施郁
張森
黃景昌
曹冠 趙彥秬 陳徹
何淡 戚如愚
楊與立 應鏞
方鳳 吳思齊
馬之純 夏明誠 潘墀
葉由庚 王侃
呂祖謙 徐喬 何基
傅芷 傅寅 時瀾
儒學
卷八

梁
劉峻

唐
劉昭禹

南朝
婁幼瑜

唐
駱賓王

宋
于房 朱臨 王固
樓圓南 楊昇 楊忱中
錢遹 何敏中 朱有聞
鞏豐 王師古 潘宗回
何恪 陳炳 唐仲友
范浚 杜汝霖 劉滂
王汝年
楊焯
倪朴
俞良能
徐無黨
鞏庭芝
儒學
卷九

元
金履祥 許謙 胡長孺
吳師道 張樞 胡助
吳萊 陳樵 陳堯道
葉謹翁 石一鰲 劉應龜
戚仲咸 朱震亨 戴原禮
鄭濤 鄭枋 鄭泳
呂洙 張衍 于石
胡仲勉 趙良恭 童良仲
陳公覿
金華賢達傳目錄
儒學
卷十

明
葉儀 范祖幹 宋濂
戴良 吳沈 童冀
孫伯衡 楊芾 金信
何壽朋 汪與立 汪仲壽
滕浩 汪甫 宗誠
胡翰
宋廉
李曄
張端臣
何傅
王柏
王象之
孫道子
陳大猷
許直可
徐次鐸
章如愚
柳貫
黃溍
王炎澤
聞人夢吉
周觀道
呂溥
陳深
陳公舉
夢選廬

馮翊馮琪　邢沂呂肅
俞慶俞恂　呂文熒鄭濟
樓璉劉則　葛信樓恕
傅藻王杰　貝泰鄭楷
鄭棠鄭柏　杜桓周畋
卷十二
卓行
宋
呂祖泰黃中輔　張垓汪大度
陳昭杜柏僖　汪渙陳愼
吳圭申屠大防　陳崇譽項德
陳嚴王豪　孫琛許瓊
元
金華賢達傳目錄　六
丁廷玉吳謙　俞時中
明
吳綺鄭源　吳志德蔣鏞
朱世遠王成

金華賢達傳目錄終

華賢達傳卷一

明 鄭柏著

忠義

宋宗澤傳

宗澤字汝霖義烏人母劉夢大雷電光燭身翌日而澤生自幼有大志登元祐六年進士調館陶尉累官通判登州境內官田積荒倍輸澤奏免之時朝廷遣使與女眞約謀攻契丹澤語所親曰天下自是多事矣退居東陽山谷間靖康元年用薦者假宗王少卿充和議使使未行改知磁州從羸卒十餘單騎之官至則治城池修器械募敢勇爲必守計上言那忙磁趙相五州各蓄精兵二萬人敵攻一郡則四郡皆應是一郡之兵常有十萬人上嘉之除河北義兵都總管盜大破眞定直抵磁州澤登城令壯士射走之開門縱擊斬首數百級康王再使金行至磁澤力止之王遂回相州有詔進澤爲副元帥從王起兵入援澤自將兵與金人數十戰皆有功王承制以澤爲徽猷閣

待制時金人逼二帝北行澤即引兵趨滑抵大名將徑渡河據其歸路邀還之而勤王之兵無一至者又聞張邦昌僭位即欲先行詠罰乃還軍衛南且上書高宗勸進建炎元年五月高宗即位南京趙詣行在所入見涕泗交頤陳興復大計踰千言且曰願陛下一怒以安天下之民臣雖駑怯當冒矢石爲諸將先得捐軀報國家志願足矣上覽其言壯之改知青州時年六十九矣辱徒知開封府遷延康殿學士京城留守兼開封尹視師河北數上疏勸上回汴京不報尋除資政殿學士澤威聲日著北方尊憚之稱爲宗爺爺澤疏又言丁進數十萬衆願守護京城楊進等兵百萬願致死力衆心翕然何敵國之足憂平澤前後請上還京二十餘奏每爲潛善等所抑憂憤成疾疽發於背諸將問疾屬然起曰吾以二帝蒙塵積憤至此汝等能滅敵則我死無恨衆皆流涕曰敢不盡力諸將出澤數日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翌日風雨晝晦澤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而薨都人號慟遮表猶賛上還京瞻觀文殿學士通議大夫

二年冬盜發青溪據歙睦遂破杭明年春婺衢處相繼陷兵及境溶勢不能敵死之從子執禮言於朝官其二子敦時敦成敦時後爲遂

安令

宋梅執禮傳

梅執禮字和勝浦江人第進士調常山尉未赴以薦爲武學博士大司成强淵明賢其人爲宰相言相以未嘗識面爲嫌執禮聞之曰以人言而得必以人言而失吾求在我者而已卒不往謁歷軍器鴻臚丞比部員外郎言楊戩詐妄迎取茶券改度支部進國子司業累遷擢中書舍人移給事中論林攄龔夏執政孟昌齡賀屓不還內侍張祐求賞等事皆可其奏遷吏部侍郎素與王黼善黼時爲宰相嘗酒其第歌舞燕樂執禮正言勸之黼媿怒尋以顯謨閣待制知蘄州又奪職明年徙滁州復集英殿修撰時滁苦鹽賦額重奏請於朝詔減三十萬緡人德之欽宗立徙知鎮江府召爲翰林學士未上改吏部尚書旋改戶部方軍興調度不足執禮請以禁內錢屬有司凡六

宮廟給皆由度支乃得下以節浮費詔從之金人圍京都執禮勸帝親征而請太上帝后皇后太子皆出避用事者沮之迨失守金人質天子邀金帛以數百千萬執禮與同列程振等四人相與謀曰金人所欲無藝極盡以軍法詰罪倘窒其求而宦者挾宿怨語四人於金帥帥怒取其副胡舜陟等四人各杖之百執禮等猶爲之請俄還還將及門呼下馬擲殺之而梟其首時靖康二年二月也是日天守晝冥士庶皆隕涕憤嘆初車駕再出執禮與宗室子昉諸將吳革謀集兵奪萬勝門夜擣金帥帳迎二帝以歸而王時雍等使范瓊泄其謀故不克死時年四十九高宗即位詔贈通奉大夫端明殿學士謚曰以爲薄加資政殿學士

贊曰溶死執禮哭之曰吾從父一老儒生攝百里之地而膺虎狼之盜身死不顧而執禮當靖康之變不忍都人塗炭拒強敵無厭之欲親逢其凶悲夫觀其與宗室諸將圖結軍民欲刼迎二帝以歸使狗鼠小臣不泄其謀則二帝未必北行矣可勝嘆哉

宋滕茂實傳

滕茂實東陽人靖康初以太學生與簽書路允迪奉使於金議割三鎮太原請奉密詔據城不下金人怒囚之雲中欽宗北遷茂實謁見涕泣請從行主者不之許其後允迪南歸茂實獨留雁門終身不再仕臨沒令以黃旛裹屍而葬仍刻石識云宋使者東陽滕茂實墓贊曰茂實秉節終身至令以黃旛裹屍而葬可謂生死不易其操矣較之蘇武庸有過焉

宋李誠之傳

李誠之字茂欽東陽人受學呂祖謙鄉舉第一後入太學舍選亦第一慶元初釋褐爲饒州教授丁父母憂廬墓終喪歷官爲江西轉運司幹辦使稱提會子第其物力高下輸錢以歛之誠之以爲擾使者不悅曰商君之令猶能必行今乃齟齬若此誠之慨然曰使君儒者而欲效商君之所爲平遂辭去使者遜謝罷令而後止改通判常州持憲節與其子俱溺臨湖門外聞者義之知鄂州知金人必敗盟大修戰守之具移知靳州增益城壁教閱廂

禁兵民激之以賞積月解錢寄諸公帑以助兵食嘉定十四年二月金人犯淮南謂其僚曰吾以書生再任邊圉行年七十抑又何求當戮力以守不濟則以死繼之乃選丁壯分布城守募死士迎擊大破之居數日金人擁衆臨沙河屢戰却之殺其酋帥未幾金人進攻城下圍之數重出兵禦之殺其將卒數十人奪所佩印又使持書脅降誠之斬之而還其書夜出擣其營料敵應變若熟知兵者會蕭州失守併兵十餘萬來攻誠之激厲將士勉以忠義城陷率兵巷戰殺傷相當子士允力戰死誠之引劍將自剄呼其孥曰城已破汝等宜速死無辱妻許及婦若孫皆赴水死事聞贈朝請大夫秘閣修撰封正笏侯立廟於蘄賜名褒忠賻銀絹二百仍賜爵迪功郎者三贈其妻令人士允通直郎子婦及孫女之殁於難者皆贈安人從誠之死者通判州事秦鉅

贊曰誠之以儒者之學而能堅守城郭扞禦強寇料敵應變曾不少屈至於兵少城陷引劍自裁戒其妻子與之俱亡不惜其身而全其名可謂烈丈夫者已其忠義之心雖本乎天性亦由學行之功也而子士允亦以戰死斯所謂有其父必有其子者歟

宋陳德固傳

陳德固金華人靖康間爲京城守禦司屬官嘗以守禦策獻朝議沮之京城失守督將士與虜戰而死潘良貴以詩哭之有云人皆趨北闕君獨死南門蓋紀實也其子嚴行字子象中紹興戊午詞科仕至兵部侍郎有庚溪詩話二卷

贊曰德固守禦京城督戰死虜而其子嚴省以詞科見取位躋法從以是知忠於國者必有後云

宋徐道隆傳

徐道隆武義人寶祐二年以世賞銓中第仕至大理卿遷提點浙西路刑獄至元丙子領軍入援吳興元軍臨次陷城道隆抗節不屈遂

姜叛武義人靖康元年虜犯東鄙諭募士赴雎陽趙南師入援綏爲守禦督出應諭緘書於股遇虜見執大罵而死妻陳氏年二十三子特立尚幼人欲奪其志陳取刀斷髻自誓卒守其子以成令名特立孤貧力學漁獵羣書淳熙間召試除閤門舍人歷官至寧遠軍節度使致仕卒贈開府儀同三司

宋胡槩傳

胡槩金華人事親以孝聞崇寧間應八行舉政和八年除婺州教授未幾方寇亂官吏棄城宵遁生徒勸槩逃難槩曰我先世以武勇顯而我以八行舉豈可上負朝廷下辱先世耶不從城陷全家俱死後贈奉議郎官其二子

贊曰道隆秉節守義與子俱溺綏罵虜而死不亦烈丈夫乎而殺妻守節不移鞠子特立力學成名位踰膴仕天祐忠良何其至哉槩一校官潔身死義則凡尊榮富貴喪節辱身者聞槩之名其媿也夫

元胡嘉祐傳

胡嘉祐字元祚永康人元季繹騷縉雲弱溪之寇剽掠居民嘉祐白邑令爲防禦計傾資募勇立保伍樹義旗寇乃詐降復出擄邑郭焚廬舍官兵且至嘉祐率衆助討之寇退兵駐邑中恣睢擾民嘉祐白主帥禁約居民安堵令嘉其能上名憲府署其名曰義士俾與義旅方允中合而拒賊數破其衆久之賊盡勒其衆問道出方岩與嘉祐遇於占田嘉祐盡銳以戰願允中曰賊衆我寡惟死鬬耳不可退自辰至午戰不利允中死於陣嘉祐厲聲罵賊轉戰以死邑令義之具疏以聞未報而王師下婺城寖邨無及士民爲之流涕云

贊曰元季兵興將帥守令逡巡畏縮不能展手足者羣相望也嘉祐無民社之寄捐資倡勇以抗巨寇有進無却之死不避視彼畏縮者果何人哉稱爲義士不亦宜乎

元陳達傳

陳達字元達其先居永嘉至祖自中始遷婺之蘭溪父葬仕元累官司徒宣政院使達自少徵入宿衛學書於康里巎巎詔書欽妥殿榜

稱旨擢端本堂司經遷文學立朝謇諤奏論明切俄劾禿魯帖木兒怙寵專權獲罪不測頃皇太子極諫得釋遂解官南歸依永嘉先墓以居久之朝廷思用達召之不起尋以翰林侍講學士召兼有御衣上尊之賜終不起王師克溫州達沉淵水軍士出之引佩刀自裁軍士奪其刀乃斷髮示無用元亡安置濠州遇赦還蘭溪尋病風痺閒歸可謂善蹈祖轍矣至於連被徵辟竟不起國亡而處死不失其正非烈丈夫其能然乎

元申佑傳

申佑字君佐金華人祖大度同弟大康友愛甚篤朱熹表其墓爲孝友二申君佑業儒薦署饒州路餘干縣儒學教授累官承務郎婺州路永康縣尹致事年七十餘俄元季寇興抄掠居民佑曰吾老無以

敵兵得死忠義足矣乃公服中坐卒入覓金舉鎗欲屈佑佑罵之鎗連中罵愈厲堅坐不屈忽一卒前自稱張萬戶問佑汝不屈且死汝爲何官而堅守忠義佑對以所歷之任初佑爲湖廣掾李節級陷罪以疾終於家子蘭用蔭補官仕至永康縣丞亦以節義見稱

贊曰佑無民社之寄無托衛之備堅守忠義殆刃不屈非見義明如皎日其能然乎而其歷職蒞政又能以義活人俾兇卒悍寇知感其恩而脫其難斯又知天之報施善人矣

明王禕傳

王禕字子充義烏人幼秀敏師事黃溍溍以斯文之繼任之嘗遊燕京諸儒列薦其文行於朝不報遂南歸會太祖皇帝取婺辟爲掾擢江南儒學提舉司校理再轉起居注尋改同知南康府事召還議郎位禮復出爲漳州通判又召修元史同總裁官書成拜翰林待制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預教大本堂出使吐蕃未達境召

還洪武五年持詔往諭雲南梁王把都知禕名儒雅敬之時元後主遣臣脫脫徵糧於梁王梁王既知其與中國通迺其殺禕以自明梁王不得已出禕見之禕慷慨言於脫脫曰天既詒汝元命螢爝餘燼乃與日月爭光耶脫脫怒其言禕遂被害時年五十有二君子惜之禕通貫諸書爲文章豐贍典則學者尊之曰華川先生弟補字子勉以明經薦歷任登州招遠縣主簿有善政著稱從弟初字子升好學能文薦授平陽府萬泉縣主簿簡約廉平所著有時習齋稿長子綏字孟勤敏有文宋太史諸公咸稱譽之尤工五言詩有愚軒集仲子紳見孝友傳

贊曰禕所著書有華川前後集玉堂雜著續大事記合一百二十餘卷宋太史序其文謂其渾然天成而修理弗爽使人挹之而愈深味之而弗竭又云非其一而不貳密而不繁以造夫精純之域者其孰能與於此哉噫後之論者庸有加於是乎相嘗恨不獲親炙言論而幸與其子紳同執經於宋太史聞紳述父之論謂學者必明乎六經

以究聖賢之道蓋經明則道明道明則天下之事措之不難矣而謂爲文亦必本之六經以求其妙又當簡而該精而覈深而易通直而不肆切實而無浮華平易而不艱險斯可以言文嗚呼論文如是可謂深切著明矣因其言以求其行則大節之著文章之工其有以夫

孝友

秦顏烏傳

顏烏義烏人父亡負土成塚羣烏銜土助之烏吻皆傷因以名縣

晉許孜傳

許孜字季義東陽人師事會稽孔沖受諸經學竟還鄉沖亡孜負擔奔赴制服三年俄而二親沒攡毀骨立卜兆於縣東躬自負土每一悲號烏獸翔集棄妻宿墓手植松柏時有鹿犯松栽孜悲喟曰鹿獨不念我乎詰旦鹿爲猛獸所傷置之所犯松下孜悵惋瘞之猛獸即於孜前自擲而死孜益嘆息取瘞之自後林木蓊茂立宅墓次元康中郡察孝廉不起布衣終身年八十餘卒於家邑人號其居曰孝順里咸康二年郡守張虞疏聞於朝詔旌表門閭蠲復子孫其子生亦有孝行家於墓側圖孜像於堂朝夕拜焉

吳斯敦傳

斯敦東陽人吳赤烏元年父偉爲廷尉失議當死敦叩閽泣血乞以身代吳王嘉其孝赦偉罪仍表其閭葬地爲孝義塘

唐馮子華傳

馮子華東陽人廬親墓有靈芝白兔號孝馮塚

唐應先唐君佑傳

應先唐君佑東陽人皆事親孝居喪著至行天子表其門閭賜粟帛烏鼠環聽風雹環四隣不入其境鄉里遇旱求禱輒應淳熙中郡守李椿狀聞部符下郡邑常加存恤後有郡守韓原吉表其地曰純孝鄉

宋樓蘊傳

樓蘊字季發義烏人母喪廬墓枕塊鹽酪不入口結廬墓左繞塚哀號負土築塚日自課三十肩塚高數仞鄉人合辭請於郡邑刺史遣從事勞之且問狀固謝曰此人子之常不願賞隣里強之不可歲時祭享不用釋老楮幣終其世巫祝不至門人稱曰孝子呂祖謙銘其墓

忠義

晉鍾宅傳

鍾宅浦江人母病剔肝和藥以進病尋愈從子明亦割股療母及明有疾明弟滿又割股療明疾皆瘳知縣李知退義其事爲代輸稅賦三年宅家三世同居宅之子文厚文廣尤極友愛文廣妻求分文廣恐傷兄之心即出之當時有金智深者母得危疾亦剔肝爲餌而安人皆稱之

宋董少舒傳

董少舒字師仲蘭溪人父亡負土築墓廬其左有靈芝生人以爲孝感時膴寇壁境妄稱聖公能役陰兵愚民多歸之少舒援唐永徽中陳顧眞興妖伏誅事綴文示眾眾悟相率抗賊所保萬餘家宣和中知州范之才表其孝詔恤其家

宋陳天隱傳

陳天隱字君擧蘭溪人端重好學父兄早喪奉母馮氏篤孝母卒築廬墓側垢面蔬食終三年喪大觀初詔旌表其門宣和淳熙間郡守奏恤其家咸淳四年知縣李應龍復奏以其邑有天隱少舒景文三

孝義之賢詔縣學搆三賢堂樹碑以記

宋金景文傳

金景文字唐佐蘭溪人少力學博通羣書與妻包氏事親竭誠祖父患噎醫不療景文虔禱卽瘳父患疽齋禱乞以身代父疾滅而自罹患經旬亦愈母葬廬於墓天光射墓五色爛然續廬父墳蔬食誦梵烏鼠環聽風雹環四隣不入其境鄉里遇旱求禱輒應淳熙中郡守李椿狀聞部符下郡邑常加存恤後有郡守韓原吉表其地曰純孝鄉

宋樓蘊傳

樓蘊字季發義烏人母喪廬墓枕塊鹽酪不入口結廬墓左繞塚哀號負土築塚日自課三十肩塚高數仞鄉人合辭請於郡邑刺史遣從事勞之且問狀固謝曰此人子之常不願賞隣里強之不可歲時祭享不用釋老楮幣終其世巫祝不至門人稱曰孝子呂祖謙銘其墓

龔應之請於朝從祀顏烏廟

宋盧宅傳

求周詔仁傳

周詔仁義烏人親喪廬墓朝夕號慟甘露降於墓栢人稱曰周孝子

宋賈南金傳

賈南金金華人親喪晝夜號泣欲見無由或夢中有見恍若未亡覺而求之弗得痛哭無已聞者哀之

贊曰顏烏爲吾發孝行之首其後有許孜斯敦馮子華應先唐君佑陳太娟何千齡鍾宅宅從子明明弟淵金智淶董少舒陳天隱金景文樓蘊周祖仁賈南金皆見諸郡志錄其行而著其名所以扶植名教焉耳

宋鄭綺傳

鄭綺字宗文浦江人祖淮字巨淵自睦來遷浦江巨淵通春秋善惘人窮竭康饑盡破產以活鄉人人因以仁義名其里宗文明春秋撰穀梁合經論多發摘幽微事親孝父以非罪繫獄當入死宗文欲見不可得以頭觸圜扉出血上書請自代郡守錢端禮偉之爲直其事

母張得末疾抱持若嬰兒但至圜必抱就之三十年不懈張樂飲溪泉天旱泉竭濬之弗能得仰天大慟水忽爲湧張死欲葬適大雪方凝宗文哭禱甚哀塚上雪一夜獨先釋人以爲孝感臨沒戒子孫毋分財異爨至今同居十有二世宋元二史並見列傳

宋鄭德珪傳

鄭德珪字子潤宗文之五世孫儀狀哨緊發語必中理有赴愬者折以片言皆悅服去以才受薦歷官衢之龍游丞與弟德璋字子振孝友天至子振剛直與物多忤宋亡仇家陷以死罪當會逮楊州子潤哀弟之見誣乃佯謂曰彼欲害吾也何預爾事我往則爰脫白爾去得不死乎即治行子振追至諸暨道中兄弟相持頓足哭爭欲就死子潤默計沮其行遂得以無往夜將半從問道遁去子振復追至廣陵子潤已斃於獄子振問之慟哭欲絕負骨歸葬廬墓再期每一悲慟烏皆翔集不食子潤之子文嗣字紹卿子振鞫之如已子紹卿簡易有識量志在濟人有告糴者諭子方執量出戒之曰當思久執

此勿促之世稱爲長者云

宋鄭德璋傳

鄭德璋字子振穎茂通敏咸淳末惡少年嘯聚抄掠居民避匿子振誘渠魁縛送於官墨大石作棚以絕其黨民賴以安常平使者上其功辟處之青田尉至元問兵獘之餘居人乏食子振多賑起之所活甚眾子振家自始遷祖淮囂產濟饑家道頗廢至子振厚自樹立興起其家而齊之以禮法每晨興擊鐘集家眾展謁先祠聚揖有序堂中申毋聽婦言之戒退而會食子振沒子文融字順卿文泰字達卿遵守不廢益嚴而有恩一錢尺帛不敢私事必咨稟而後行子弟有過頒白者猶鞭之每遇歲時順卿坐堂上羣從子皆盛衣冠爲行立左序下以次進拜跪奉觴稱壽畢皆肅容拱手自右趨出足武相銜無敢參差見者嘆慕謂有三代遺風至大間朝廷旌爲孝義門仍復其家部使者余闕爲書東浙第一家以褒之順卿方正不奉浮屠老子教冠婚喪祭一遵朱熹家禮而行執親喪哀甚三年不御酒肉子孫從化皆孝謹雖嘗仕宦不敢一毫有違家法諸婦惟事女工不使預家政宗族里閭皆懷之以恩家畜二馬一出則一爲孝義所感有家範三卷傳於世順卿子欽欽字子敬器局剛方孝友天性母有疾三度熱頂灼臂以顧天父病醫言人血能治之乃刺血和藥以進家屬二千指視之如一身長幼有疾一夜六七起或竟夕目不瞑遇疏族則有賑食之粟禦凍之衣鄰鄉里又有推仁之財免利之粟勸學有義方之塾葬埋立義阡之塚貧無居者有義宅死無嗣者有義祠嘗自謂曰民吾同胞彼病吾辱鄉鄰鬬爭者諭以大義鬬者感動自新家後古樗大十數圍每游息其間因以青樗居士自號有童施慶漸染從化能孝事親每得美味輒持歸奉養執喪哀痛三年不御酒肉御史王餘慶書孝童以褒之

贊曰栢家由始遷祖巨淵破產賑饑積德衍慶再傳宗文孝誠感天譬不分異實爲義門第一世祖五世至子潤子振友愛淳篤爭先死

義遂振起家業而齊以禮法順卿達卿繼之子敬承之建規弘業爲善行義而推已及物使義聲彰著光明俊偉朝廷旌復海宇播稱傳守至今相等沾被餘麻豈非幸歟

宋呂皓傳

呂皓字子陽永康人父師愈性好施每遇水旱輒捐穀數千斛以食餓者兄約弟源俱好義鄉里生子不能舉者聞其將產預給穀食其母比兒三歲乃已所活甚眾制義塾義莊以教養族人約師事陳龍川亮門人中號三傑之一源尤孝弟郡縣上其行詔特賜通頂郎旌表門閭皓以資補郡文學受知朱熹得薦於朝未報會父兄被誣繫獄皓上書乞納己官贖父兄罪孝宗義而從之名動朝野子殊字愚叔第進士爲京陵府學教授迎父侍養皓所著有遁思遺藁事監韻語

贊曰呂皓父子兄弟以善行惠綏鄉鄰以孝弟著稱朝野子孫蕃衍自宋迨今號稱巨族所謂仁者必有後詎不信歟

宋徐文震傳

徐文震字伯光金華人尚義好禮數世同居淳熙十年表其居曰義門德祐元年丞相留夢炎復署之曰金華孝友之家

宋吳墳傳

吳墳字天民金華人隱居山橋九世同居以儒爲業婁宋氏名閨徽年二十八夫亡三子皆幼舅姑繼歿鞠養資治歛未葬鄰火將延宋倉卒力不能舉喪攜諸孤拊柩哀泣誓與俱化火遂滅人以爲孝感年八十餘至順中旌表門閭

贊曰文震吳墳皆同居孝義被旌旌表而墳婁孝誠感動火焰隨滅孰謂無天道乎

明鄭涧傳

鄭涧字仲涵浦江人祖文轂字震卿遇物寬弘鄉稱善士父鉅字彥宏至孝母亡哀慟無晝夜幾傷其生性凝慤夷冲好施與天大雪遇有凍餒於道飲之以酒治縕衣之喜注善藥以濟人之急不取其直

有謝者笑遣之詳見宋太史墓表仲涵事親極孝母疾逾年扶持湯藥終日不離泣禱於天請以身代病革思食西瓜既食而卒仲涵見瓜輒涕泣終身不忍食因念母不置遂得臌疾後居父喪哀毀骨立三年服除猶癃然不勝人事凡遇忌日必先期齋素七日至期奠獻慟哭如初喪設身不變士夫來託者寒者與衣饑者與粟多懷感之建洞溪橋造湖溪舟以濟涉者家眾有疾一夜四三起虔誠問候遇死喪必身先之師事宋太史恩義猶父子嘗登柳貫黃溍吳萊之門初學舉子業以詩經試藝不中遂不復有仕進意以古文辭知名於時著書明道授於學者有遂初齋稿十卷續文類七十卷太史銘其墓表曰貞孝處士子楷孫燿

明鄭涧傳

貞義處士姓鄭氏諱涧字仲宗仲涵之同母弟言行謹慤立志以古人自期受業宋太史籠雞寢側雞鳴即起就學夜至二鼓不休盡通貫聖賢經訓尤精於朱氏詩議論根據仁義文詞古雅遇事善斷諸

兄於事有難處者恆就商決一以誠篤恭慎爲本而以忠孝禮義訓勑諸子眾皆悅服洪武丁卯畫圖監生坐罪糧長多連重辟兄濂字仲德名隸於籍將行處士毅然請曰此行必不返兄以八十之年而遠行是家爲無人矣吾得死於義不媿揚州祖矣遂代行竟死京師縉紳哀之私謚貞義處士所著有師古齋稿長史朱廉爲序婁張氏諱瑞字柔貞女德婦道咸著內閫人稱爲賢母嘗避兵諸暨樓子塢鄰火將延寓舍眾皆趨避長婦周氏臥病賢母侍側或勸之行母曰吾忍舍婦而自求生乎號泣籲天已而大雨火焰隨滅人以爲義感長子樸字叔悅慨才負氣酌應門戶似訥於言言必中肯聚洪武乙丑義門爲人誣指寄紗以無主名或難其行叔悅遂任以往已而得釋眾皆稱之嘗喜鼓琴諸父皆樂爲指授時宋太史僦諸儒數過隣溪必令鼓一再行每爲所稱賞次子相見儒學傳

贊曰柏家以孝義聚居歷十有二世先人貞義處士以代兄而死於義伯父貞孝處士以念親致毀而盡於孝蓋同氣而同聲者事行之

詳見諸縉紳傳著所謂亘萬世而不泯者民彝世教誠有所助云

明王紳傳

王紳字仲縉義烏人稼之子聰敏好學承家傳之懿嘗從學於宋太史以文詞著稱蜀王聞其名聘致藩府待以賓禮紳念父翰林待制志既遂王禮重之未幾有以才行薦於朝召爲國子博士宏經講解六能翕然俄得疾卒於官次士林惜之紳至孝母病篤刲股作糜以進幼孤鞠於伯兄殺事之如嚴父而性行誠慤勵志不懈著書立言下筆不能休有繼志齋集三十卷子稔字叔豐勤敏嗜學少角侍父入蜀遊學京師父歿扶柩歸葬終喪復登名儒之門以卒所業文詞稱於士林永樂中以儒士舉預修郡邑志及採上太宗仁宗實錄事蹟以疾曠還家郡邑大姓爭聘爲師所著有青巖稿

贊曰栢與紳同受業於太史而紳年加長一歲其情猶兄弟而切磋之益則紳有益於栢者多矣今紳文能繼父師之懿仕能動朝著之稱孝能感賢王之重而栢也抱拙養痾終老山林其視紳寧無汗顏已乎惜紳不克盡用其才未中壽而歿悲夫悲夫栢嘗爲挽詩一百韻以述同門交好之情付之子稔翰林侍講鄒緝誌其墓稱紳之文豐蔚雅贍稱其家法詩仲濬古雅有陶韋風致斯可傳之無窮矣貴壽云乎哉

明章觀傳

章觀字仲賓蘭溪人舉任開封虞城縣主簿尋攝永城嘉祥縣事咸著政績嘗以二親年老道遠不克奉養奏乞分已俸之半於鄉郡給以奉親詔允所請命本郡給與人稱之

明張壽祖傳

張壽祖字伯樗浦江人性至孝早喪父獨養母母患乳癰不得潰壽祖以口吮其毒母亡哀毀骨立壽以例赴京歷事戶曹後除襄陽光化知縣卒於官

贊曰壽祖爲母吮癰章觀分祿奉養斯亦孝行之誠矣錄以彰之俾勵風俗云

明黃逢原傳

黃逢原字資深浦江人與兄逢吉弟逢昌友愛雍睦同居共爨立約以齊內外爲訓以飭羣從應酬庶務率諸子姓而分任之一錢尺帛必咨稟而後行家庭化之縉紳稱之多爲文詞以彰其美暇則博涉經史未嘗釋卷子宿

宿字仲昭聰慧而勤敏好學而有文從學於蘇伯衡又嘗游宋太史之門以文詞稱奉侍諸父服勤將事聞命卽行而持公平以服鄉里施恩愛以處家眾見義樂爲臨難不避洪武丁卯伯父逢吉以非罪名隸重籍宿挺身代行卒死於法鄉里哀之子洵敏而好學親賢尙友以文詞知名士林云

贊曰栢嘗過合溪獲與資深兄弟周旋於樽俎之間雍容言笑粹然德人之容也後數與仲昭肴會麟溪燕游笑樂俯仰四十餘年而資深兄弟去世已久仲昭亦殉身以義今得與洵爲忘年交而喜其不墜家聲也因爲詩書之緒爲可尙矣

明黃琯傳

黃琯字均璧浦江人事親孝父陶字伯成以累當赴京琯請代行吏議充廣西軍役琯任之尋告歸取行資琯子保字孟全又請代之既而從征轉鬭遂沒於陣初保娶陳氏甫歲餘生子崗未週而保死守節育子教之成人云

明黃謹傳

黃謹字均靜浦江人同族父宿受業蘇伯衡以孝友稱父隆字伯茂被仇家誣擯當詣京師謹毅然往暴白而卒爲時論所稱又能以義多德之閭其死悲哀涕泣迎其喪者甚眾于艮嗣艮肱艮頴勤敏有制鄉里忿爭則平之以理饑貧則賑之以粟恤其孤寡解其紛難人爲以才行見稱於時艮昶見別傳

贊曰父子人倫之至琯謹及子保皆能代父腐難斯爲能盡于職矣

其不可尙乎書之以扶世教云

明朱助傳

朱助字士貞金華人樂善好禮見義必爲與兄寧友愛雍睦早喪父母楊氏守節不貳助承顏順意孝養備至母好施與歲出粟以貸貧民不取其息助承母志率以爲常鄰有孤窮之女鞠育待長而嫁之饑寒之子衣食之貧不能葬者賙之爭訟不決者直辭以理之學無所師者搆塾延師以教之而庭有黃雀哺雛乳大返哺之義由是鄉稱善士郡邑守令咸加敬禮翰林縉紳皆爲詩文以美其行稱之爲尙厚先生助善爲詩而喜交賢士雅敬斯文至則唱酬篇詠雖久不衰所著有竹軒集然其善行非一詳見翰林王杰所爲傳兄寧字士安洪武間以閫右舉授河間府同知後遷江州皆以廉謹稱尋罷歸宣德初再起主長沙游縣簿從弟士楊才行有稱一子昇舉進士爲刑部清吏司主事得以本官受封鄉人榮之

贊曰栢與助未獲接識聞其才學行誼於士林之中爲之歆賞企慕猶曰是書有益後學苟非刊印何能行遠鬻產吾亦爲之遂募工刊於義塾噫斯豈非尙厚之君子歟緒紳稱之不亦宜乎

明黃良昶傳

黃良昶字孟舒浦江人性至孝痛父早世寢食不忘或語及之輒泫然流涕事母石氏目旨之奉溫清之禮怡顏順適能盡其歡至老不衰母年逾八十壽考康寧左右侍養無違尤敦友愛兄良嗣以非罪繫至京師良昶從其行詣理代服不以累兄法司義之俾贖其罪而歸人稱其賢次兄良胙良顒皆早喪良昶哭泣悲哀喪葬盡禮撫其諸孤教育如己子門戶之應稅賦之供皆不及之其待鄉族贊襄其善事調解其紛爭咸中心悅服而親賢樂善見義必爲孜孜於心子昊字子西聰敏好學友善尙義與栢從姪熄甚洽閒熄語栢所著賢達傳即過辭溪觀書喜悅歸請於父欲刊印以廣其傳父欣然曰

政事

漢楊璇傳

楊璇字機平高祖茂木河東人從光武征伐爲威寇將軍封烏傷新陽鄉侯建武中就國傳封三世有罪國除因而家焉父扶字聖儀爲武陵令遷交趾刺史有理能名兄喬爲尚書容儀偉麗數上書言事桓帝愛其才貌詔妻以公主喬固辭不聽遂不食七日而死璇初舉孝廉靈帝時爲零陵太守用計破賊梟其渠帥郡境以清荆州刺史趙凱誣奏璇非身破賊而妄有其功檻車徵璇防禁嚴密嘔血書衣具陳破賊形勢又言凱所誣狀潛令親屬詣闕陳訴詔書原璇拜議郎凱乃受誣罪璇三遷爲渤海太守所在有異政以事免後尚書令張溫特表薦之徵拜尚書僕射以病乞骸骨卒於官

漢張敦傳

張敦字伯仁浦江人爲諸暨令海寇二百餘人剽鹵爲患悉平之轉重泉令民悅其化遷車騎大將軍

蔣邵傳

蔣邵字景倩浦江人爲益陽令遷洪撫二州刺史攘虎却蝗民蒙其惠轉交州刺史

傅柔傳

傅柔字仲席浦江人爲宣城令無爲而治謠誦載道遷鄂州刺史贊曰人物紀云洪遵撰東陽志書楊扶在蔣邵張敦傅柔之後且言邵歷洪撫二州刺史轉交州敦遷車騎大軍將柔亦刺鄂州扶東漢中人也如是則邵等又在扶之前無疑然敦爲車騎大將軍車騎固漢官也敦爲扶前人則未可知若洪在兩漢時名爲章郡而撫之地隸焉鄂亦名爲江夏郡並無稱洪撫鄂之三州者及隋平陳始置之而冠以今號則邵柔疑隋以後之人也覽者尚加考焉

漢駱俊傳

駱俊字孝達義烏人察孝廉補尚書郎擢拜陳留相值袁術僭號盜起俊保疆境賊不敢犯濟養百姓時隣郡饑荒人多仰給俊傾資賑贍全活甚眾育子者厚致米肉所生子多以駱爲名後術眾饑求糧俊拒絕術怒密使殺之

吳駱統傳

駱統字公緒俊之子也孫權領會稽太守統年二十試爲烏程相民戶過萬咸歎其惠理權嘉之召爲功曹行騎都尉妻以從兄輔女統常勸權尊賢接士權納用焉出爲建忠郎將隨陸遜破蜀軍於宜都遷偏將軍暫仁攻濡須使別將襲中州統拒破之封新陽亭侯後爲濡須督數陳便宜前後書數十上所言皆善權感統言深嘉意焉年三十六卒

吳留贊傳

留贊字正明金華人與黃巾賊帥吳桓戰手斬之贊鎗一足自後屈蹯不伸操刀自剖其筋血流氣絕家人驚怖遂引其足伸鎗愈駱

統閒而奇之乃表薦贊疊有戰功稍遷屯騎校尉直言不阿權右憚之隨諸葛恪征東大敗魏師遷左將軍孫峻征淮南拜左護軍道病卒二子畧平並爲大將平征西將軍

贊曰俊能濟養百姓傾資賑贍多所存活不幸死於袁術人多哀之其子統乃能效忠於吳建功樹勳爵及封侯可謂仁者之有後矣至於表薦留贊父子三人並爲大將斯又見統知人之明云

晉朱汎傳

朱汎字孝祥義烏人永興中任臨海太守秩滿居蒲墟村朱女適王氏親迎之日兩族車紅輝映溪岸鄉人榮之因名蒲墟曰赤岸自晉至唐衣冠不絕迨今猶盛云

南齊朱幼傳

朱幼字長明汎之曾孫也歷高辛平昌淮陽三郡太守遷揚州刺史兼度支使治揚有功人歌曰朱幼渡江東民安盜賊空

南梁龔孟舒傳

龔孟舒金華人通毛詩善談名理仕梁爲尋陽郡丞元帝在江州遇之甚重躬師事焉陳天嘉中位大中大夫

南宋元疑傳

元疑金華人仕宋爲散騎侍郎撰麈譜記七卷

南朝陳修傳

陳修字孝遷東陽人起家爲穀城令遷合浦太守大著治聲修嘗以喪紀之法編書於鄉使民知習

南朝韓晏傳

韓晏字德茂東陽人初舉孝廉起家爲永寧令遷張掖太守後爲河南尹所至稱爲仁惠

贊曰吾婺之士以賢才著稱其所由來尚矣宋汎朱幼龔孟舒元疑陳修韓晏皆政蹟彰著有功生民君子稱之有以也夫

唐厲文才傳

厲文才東陽人貞觀初爲道州刺史臨郡期月羣盜悉平威愛甚著改容州刺史未幾辭歸鄉里好山水之樂以壽終於家因世孫玄舉進士第歷監察御史

贊曰文才臨郡威愛著稱僅歷一州解官歸隱斯所謂能勇退者歟

唐馮宿傳

馮宿字拱之東陽人貞元中與弟定從弟審覽並擢進士第拜河南尹洛宛使姚文壽縱部曲奪民田吏不敢捕宿掩取榜殺之歷工部侍郎修格後勅三十箇行於時累封長樂縣公擢東川節度使繕城郭增兵械防水患民賴以安卒年六十贈吏部尚書子圖字昌之連中進士宏詞科大中時官終戶部侍郎列度支

馮定字介夫與宿齊名第進士異等爲太常少卿遷諫議大夫是歲改元天子御前殿仇士良請以神策仗衛殿門定力爭罷之又請許左右史從宰相至延英記所言辱改太子詹事轉衛尉卿以左散騎常侍致仕卒贈工部尚書文詞外夷多傳誦而識於屏

馮審字退思登進士第歷國子祭酒監有孔子碑武后所立睿宗書

額以周紀號審請琢周著唐終秘書監子珙字宗之乾符初歷京兆河南尹

馮宽登進士第擢起居郎

贊曰馮氏在貞元中宿興弟定從弟審宽並登進士位儕法從可謂一時之榮矣而宿之子圖審之子珙又能迭續先猷簪纓相繼至今聞者猶爲之景慕況吾郡當時之士其歆艷爲何如哉

唐滕珦傳

滕珦東陽人歷茂王傅太和初以右庶子致仕四品給俸還鄉自珦始

唐舒元輿傳

舒元輿東陽人元和中第進士裴度表掌書記文檄豪健一時推許拜監察御史累遷左司郎中權知御史中丞會帝錄囚奏辯明審不三月即眞尋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嘗爲牡丹賦時稱其工甘露之難爲仇士良所殺弟元褒元肱元逈皆第進士元褒又擢賢良方正仕

終司封員外郎

唐徐安貞傳

徐安貞一名楚璧蘭谿人神龍二年擢進士第歷官至中書侍郎贊曰元輿與弟三人皆第進士而元輿爲裴度所推歷踐台輔不幸死於宦寺所謂福兮禍所伏者安貞擢進士官終侍郎然無蹟可稱滕珦以右庶子致仕給俸還鄉斯蓋明哲之保身者矣

宋胡則傳

胡則字子正永康人果敢有材氣以進士起家補許田縣尉再調憲州錄事參軍時靈夏用兵轉運司索湘遣則入奏邊備太宗因問以邊策對稱旨命記姓名中書尋改著作佐郎簽書貝州觀察判官事後以太常博士知睦州徙溫州歲餘提舉江南路銀銅場鑄錢監得吏所匿銅數萬斤吏懼且死則曰吾豈重貨而輕數人之生乎錄爲美餘不之罪改江淮制置發運使累遷尚書戶部員外郎還擢三司度支副使累遷廣西路轉運使有番船遭風至瓊州且告食乏不能

去則命貸錢三百萬吏白夷人狡詐則曰彼急而投我惡可拒耶已而償貸如期又按宜州重辟十九人爲辯活者九人復爲發運使累遷太常少卿乾興初坐丁謂黨降知信州徙福州以右諫議大夫知杭州累遷河北都轉運使以給事中權三司使通京東西陝西鹽法人便之坐侍御史王沿假官舟及鹽出知陳州踰月授工部侍郎再遷兵部侍郎卒

贊曰觀黃潛所撰祠廟碑陰記有云宋初登之第進士自則始又云則本以助王師殄巨寇廟食於一鄉又按郡志則嘗奏免衢婺身丁錢民被其賜而爲之立廟此皆史傳所不載由是觀之其功德被於吾郡者多矣至今祠廟布滿郡境不啻千數百區民之報祀不懈益虔豈不宜哉

宋滕元發傳 府志作滕甫字元發一字達道

滕元發字達道東陽人將生之夕母夢虎行月中墮其室性豪儁九歲能賦詩再舉進士授大理評事通判湖州累遷戶部判官神宗即位召問治亂之道對曰治亂之道如黑白東西所以變色易位者朋黨泊之也又言朝廷無朋黨雖中主可以濟不然雖上聖亦殆神宗太息久之進知制誥知諫院拜御史中丞京師地震上疏指陳致災之由大臣不悅出知秦州未行河北地震命爲安撫使尋除翰林學士知開封府神宗嘗與論事言無文飾洞見肝膈神宗知其誠事無巨細輒皆問之隨事解答不少隱王安石立新法恐神宗信其言以翰林學士侍讀出知鄆州徙定州疏奏新法之害民者不報又徙青州天應府齊鄧二州會婦黨李逢爲逆或因搒之黜知池州改安州流落十歲再貶筠州或以爲復有後命元發談笑自若曰天知吾直上知吾忠吾何憂哉上章自訟有曰樂羊無功謗書滿篋卽墨何罪毀言日聞神宗惻然卽位徙蘇楊二州除龍圖閣直學士復知鄆州淮南京東饑元發慮流民且至先度城外廢營地召富室使出力爲席屋一夕成二千五百間竈器皆具民至如歸所全活五十萬徙眞定又徙太原治邊凜然威行西北號稱名帥河東

十二將其八以備西邊分半番休發至之八月邊遽來告請八將皆防秋元發曰夏若併兵來雖八將不敵若其不來四將足矣卒遣更休防秋將懼扣閽爭之元發指其頸曰我已舍此矣頭可斬兵不可出是歲塞上無風塵警夏人欲以綏德爲城畫境出二十里外元發曰是一舉而失百里必不可九上章爭之以老力求淮南乃以爲龍圖閣學士復知楊州未至而卒年七十一贈左銀青光祿大夫謚曰章敏

贊曰史稱元發論君子小人言簡而盡足以感動人主而神宗惑安石之言竟弗之悟觀其預營舍宇全活淮南京東流民五十萬可以見其設施矣而其治邊厲將威行西北號稱名帥惜乎朝廷不能用其言至於九上章而不報國之不競不亦宜乎

宋鄭剛中傳

鄭剛中字亨仲金華人登進士甲科累官爲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剛中由秦檜薦於朝檜主和議剛中不敢言移宗正少卿請去不許改秘書少監金歸侵疆檜遣剛中爲宣諭司參謀官及還除禮部侍郎復遣剛中爲川陝宣諭使諭諸將罷兵尋充陝西分畫地界使金使欲盡取階城岷鳳秦商六州剛中力爭不從又欲姑取商秦於大散關立界剛中又堅不從總除川陝宣撫副使兀朮遣人力求和尙原剛中恐敗和好於是割秦商之半棄和尙原以與金朝廷命剛中去陝字爲四川宣撫使剛中治蜀頗有方畧以宣撫司在河北饋餉不繼乞移司利州目是省費百萬剛中欲移屯大將楊政不從呼政語之曰剛中雖書生不畏死聲色俱厲政卽聽命又請劉四川雜征復請減成都府路對糴及宣撫司激賞階城二州營田抵秦州界凡三千頃歲收十八萬斛弛夔州酒禁復利州錢監爲紹興監剛中言逐路各有漕司都漕宜罷從之秦檜怒剛中在蜀專擅令侍御史汪勃奏置四川財賦總領官以趙不棄爲之不隸宣撫司剛中怒出是有隙不棄頗求剛中陰事言於檜檜陽召不棄賤宣因召剛中剛中語人曰孤危之迹獨賴上知之耳檜聞愈怒遂罷責

桂陽軍居住再徙封州而卒

贊曰剛中雖由檜薦而志不苟隨其宣撫川陝訓將恤民興利除害威行巴蜀足以有爲而檜以專權不由已出而疾其能傾危至死君子惜之

宋潘良貴傳

潘良貴字子賤金華人以上舍釋褐爲辟雍博士遷秘書郎時宰相蔡京與其子攸方以爵祿釣知名士良貴屹然特立親故數爲京致願交意良貴正色謝絕除主客郎中尋提舉淮南東路常平靖康元年召還賜對欽宗問孰可秉鈞軸者良貴極言何槩唐恪等四人不可用他日必誤社稷陛下若欲扶危持顛之相非博詢於下僚明揚於微陋未見其可語徽於外當國者指爲狂率黜監信州酒口排岸高宗即位召爲左司諫既見請誅僞黨使叛命者受刃國門即敵人不敢輕議未幾又乞封宗室賢者於山東河北以壯國體巡幸維揚養兵威以圖恢復黃潛善汪伯彥惡其言改除工部良貴以不得其

言求去主管明道宮越數年除提點荆湖南路刑獄主管江州太平觀除考工郎遷左司宰相呂頤浩從容謂良貴曰旦夕相引入兩省良貴正色對曰親老方欲乞外兩省宜非良貴可爲也退語人曰宰相進退一世人才以爲賢耶自當擢用何可握手密語先示私恩若士大夫受其牢籠將何以立朝即日乞補外以直龍圖閣知嚴州到官兩月請祠主管亳州明道宮起爲中書舍人延叱戶部侍郎何子謹語言煩褻以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起知明州期年除徽猷閣待制提舉亳州明道宮既歸不出者十年李光得罪良貴坐嘗與通書降三官卒年五十七良貴剛介清苦壯老一節爲傅士時王黼張邦昌俱欲妻以女拒之晚家居貧甚秦檜諷令求郡良貴曰從臣除授合辭免今求之於宰相辭之於君父良貴不敢爲也有雖著

十五卷朱熹爲序

贊曰史稱良貴才猷可以經邦風節可以厲世信哉言矣觀其靡蔡京之願交却頤浩之省職拒邦昌之妻女不屑秦檜之求郡至於請

易四相廷叱子諶眞豪傑之士哉

宋樓炤傳

樓炤字仲暉永康人登政和五年進士第調大名府戶曹累遷尚書考功員外郎帝在建康炤謂今日之計當思古人量力之言察兵家知已之計力可以保淮南則以淮南爲屏蔽江爲險阻權都吳會以養國力於是移蹕臨未可以保淮南則因長江爲險阻權都吳會以養國力於是移蹕臨安擢右司郎中紹興二年秦檜罷相炤亦以言者論去六年召爲左司員外郎尋擢殿中侍御史遷起居郎七年宰相張浚之兄滬賜出身與郡中書舍人張燾封還乃命炤行炤又封還而爲權起居舍人何掄書黃行下於是燾皆請補外以秘閣修撰知溫州再遷給事中兼直學士院尋兼侍讀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繼命往陝西宣諭德音炤奏統制吳革爲范瓊所害知環州田敢成忠郎盧大受爲劉豫所殺皆死節義乞賜褒恤又奏陝西諸路陷劉豫郡縣有不從僞之人所籍貲產並令勘驗給還炤還朝以親老求歸省於明州

許之命給假迎侍仍賜以金帶十四年以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過關人見除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尋爲李文會等所劾與祠久之除知宣州能廣州未行而卒後謚襄靖

贊曰炤之所言皆迎合苟且無恢復遠圖其取譏於時論固亦宜已然其封還張掞與郡乞褒吳革等節義奏還不從僞命之資產又有合於公論者矣讀者可不審夫

宋王師心傳

王師心字與道金華人政和八年進士初爲海州沭陽尉敗劇賊宋江境上詔改承奉郎屢興大郡歷江西湖北浙東福建安撫使皆有治蹟在袁州時諸郡希秦檜旨爭進羨餘以圖進擢師心以羨餘貸貧民逋租在洪州轉運判官張常舉前帥張宗元所興朝連坐百餘家師心隨宜救庇嘗侍讀三朝實訓終篇奏祖宗創業聖統爲萬世計甚備熙寧大臣私意改作怵毒至今不可不監前後進見從容盡規者非一紹興末年知虔州將起憂國之心至忘寢食

嘗具陳事宜乾道初以左宣奉大夫致仕卒謚莊敏弟師德其子淮

宋王師愈傳

王師愈字與正金華人幼從潘良貴游又從楊時受易論語登紹興丁卯進士第與朱熹同年相從講貫又周游張栻呂祖謙間以聖賢之言爲必可行師友之論爲必可信初調建州樂安尉母喪不得行授臨江軍學教授改秩知潭州長沙縣遷知嚴州信州乾道中召除金部郎官兼崇政殿說書數召見言事時戶部尚書楊倓取諸郡積逋付金部督之師愈以爲此實無可徵徒爲閭上擾民持不可楊倓爲巧語中師愈罷知饒州就除木路轉運判官累遷浙西提點刑獄丙祠卒階至中奉大夫直煥章閣爵金華縣開國男子襃孫桓

贊曰吳師道敬鄉錄稱師心紹興末年知虞翼將起憂國之心至忘寢食師愈爲政以仁恕爲本而綱目整嚴所至賑饑荒寬民力繩權豪長沙之捕妖巫信州之擒驕兵饒州之擒治妖賊韓政淮賊劉五徒黨皆卓卓可傳斥外二十年不得登朝人皆以不究其用爲恨云

宋傅雱傳

傅雱其先世居沛父大理評事瑄始遷浦江之感德鄉雱多勝客遊事奮發有爲與李綱宗澤游建炎元年黃潛善力主和議遣雱爲祈請使雱時階宣義郎乃特遷宣教郎以優異之未行朝論遣重臣以取信改命周望爲通問使又命雱奉兩宮表獻二帝衣且致書於粘罕雱與王倫俱留軍中久之乃歸官至工部侍郎

宋傅光傳

傅光字子濕浦江人爲請王宮教授未幾退歸田里方臘反縣民多託之爲亂任士安統兵至怒甚欲盡屠之光遮與任厚往諫之曰亂者惟通化一鄉餘皆良民將軍奉朝廷命殲賊爾奈何延及無辜耶任悟如光言光之孫如松如川皆從呂祖謙學知名於時

宋黃仁環傳

黃仁環浦江之上洛人以武悍爲閭里雄方臘起睦州往往豪酋從賊仁環以能自歸得官授沿邊差遣建炎元年山賊何三五作亂仁

政事

宋蘇遲傳

蘇遲字伯充轍長子也建炎二年以右朝議大夫直秘閣知婺州奏減買羅額父老爲立生祠因家焉卒葬蘭溪靈洞後贈少傅婺之蘇氏始此子簡策

蘇簡字伯業以祖恩補假承務郎宣和初調鄭州司刑曹累官直秘閣帥廣東轉朝議大夫眉山縣男措置海盜有方除直徽猷閣再遷直龍圖閣尋罷丐祠轉中散大夫龍圖閣致仕乾道初封中大夫二年卒累贈少保有山堂集子誥誦誥字伯昌以祖恩初任浙東帥屬知台州仙居縣累遷江東運副改提刑未上遷江西後奉祠卒官朝議大夫累贈至正奉大夫有拙齋集誦字伯言以父恩補將仕郎終知濠州誥子林字伯茂以祖恩初任紹興嵊縣主簿累遷朝散大夫

福建運判改除左侍郎丁母憂免喪除江東提刑丐祠卒累贈正奉大夫

贊曰遲以奏減買羅父老爲立生祠而其子孫替纓蟬聯天之報施善人亦至矣哉

宋賈廷佐傳

賈廷佐字子野東陽人宣和中入太學登紹興二年進士第除左迪功郎嚴州桐廬縣主簿時高宗欲遣使請和廷佐一再上書累數千言劇論僞恥之不可忘名分之不可敗和約之不可信請誅王倫拘虜使決意用兵其意與胡銓同累官大理司直通判湖州台州遷詳定一司敕令所刪定官後知處州遂致其事贈朝奉大夫有善願集

愚齋雜著孫大方大年以恩補官大方處州縉雲令有寓庵雜著大年池州青陽令有山堂集玄白子曾孫昉之字成甫幼穎悟日記數千言從永嘉諸老游登嘉泰進士第終台州黃巖令有抑齋集

贊曰吳師道贊賈廷佐畫像有云君臣父子之義不明姦臣倡邪說以誤其國賢人君子力爭而不勝固末如之何而其正大之情英偉之氣千載而下聞者猶感憤激烈則天典民彝豈不有所助哉然胡銓以上書竄逐遷謫而聲名暾著天地間廷佐雖無竄逐之患而名窈然無聞豈非名與患之並行不悖者乎世知誦銓之書而不知有廷佐惜哉

宋葉衡傳

葉衡字夢錫金華人紹興十八年進士第調福州寧德主簿以破盜功郎嚴州桐廬縣主簿時高宗欲遣使請和廷佐一再上書累數千言劇論僞恥之不可忘名分之不可敗和約之不可信請誅王倫拘虜使決意用兵其意與胡銓同累官大理司直通判湖州台州遷詳定一司敕令所刪定官後知處州遂致其事贈朝奉大夫有善願集

愚齋雜著孫大方大年以恩補官大方處州縉雲令有寓庵雜著大年池州青陽令有山堂集玄白子曾孫昉之字成甫幼穎悟日記數千言從永嘉諸老游登嘉泰進士第終台州黃巖令有抑齋集

贊曰吳師道贊賈廷佐畫像有云君臣父子之義不明姦臣倡邪說以誤其國賢人君子力爭而不勝固末如之何而其正大之情英偉之氣千載而下聞者猶感憤激烈則天典民彝豈不有所助哉然胡銓以上書竄逐遷謫而聲名暾著天地間廷佐雖無竄逐之患而名窈然無聞豈非名與患之並行不悖者乎世知誦銓之書而不知有廷佐惜哉

宋葉衡傳

葉衡字夢錫金華人紹興十八年進士第調福州寧德主簿以破盜功郎嚴州桐廬縣主簿時高宗欲遣使請和廷佐一再上書累數千言劇論僞恥之不可忘名分之不可敗和約之不可信請誅王倫拘虜使決意用兵其意與胡銓同累官大理司直通判湖州台州遷詳定一司敕令所刪定官後知處州遂致其事贈朝奉大夫有善願集

愚齋雜著孫大方大年以恩補官大方處州縉雲令有寓庵雜著大年池州青陽令有山堂集玄白子曾孫昉之字成甫幼穎悟日記數千言從永嘉諸老游登嘉泰進士第終台州黃巖令有抑齋集

贊曰吳師道贊賈廷佐畫像有云君臣父子之義不明姦臣倡邪說

言路當開而不當塞治亂安危莫不由此賢侍郎讀兼國子祭酒吏部侍郎累拜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言李全背義忘恩殺大將時書天理人情所共憤宜驅除誅戮以戒跋扈拜參知政事兼知樞密院事時議收復三京行簡上疏切陳利害不報進知樞密院事尋拜右丞相言三京撓敗之餘事與前異但當益修戰守之備襄陽失守請急復或又陳進取之計行簡奏今內外事勢可憂而不可恃者七言甚懇切帥得不出端平三年九月有事於明堂大雷雨行簡與鄭清之並策免既去而獨趙召行簡還京留之拜左丞相援韓琦故事乞以邊防財用分委三執政請修中興五朝國史十上章謝事嘉熙元年加少保保寧軍節度使醴泉觀使封魯國公淳祐元年二月薨於家年八十六贈太師謚文惠行簡歷練老成識量宏遠居官無所不言好薦士多至顯達所著有周禮總說孔山集

贊曰相過東陽登喬氏孔山堂瞻拜行簡遺像觀其文集奏議忠君愛民之心藹然著乎文字之間誠所謂大臣者矣今其子孫繁衍日盛各以所宗散居東陽而居孔山者尤號昌盛蓋孔山乃丞相舊第豈非丞相之委祉乎所謂君子之澤止於五世者固未易論也

宋王淮傳

王淮字季海金華人力學屬文登紹興十五年進士第爲台州臨海尉郡守蕭振奇之振帥蜀辟置幕府振出眾欲留淮曰萬里將毋豈爲利祿計皆服其器識再遷右正言論宰相湯思退無狀望保其罪盜名都司方師尹狡險大數十於是策免又言吏部侍郎沈介欺世將劉寶掊克結權倖皆劾罷之又奏爲治之策治內有三正心術實慈儉去壅蔽治外有四固封守選將帥明賞罰儲財用上深嘉嘆除秘書少監兼恭王府直講恭王生子乞討論典禮出知建寧府改浙西提刑入見陳閩中利病甚悉帝嘉之令至東宮皇太子待以師傅

特施拜禮秩除太常少卿遷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龍大淵贈太師仍畀儀同三司張說除太尉在京宮觀皆封還詔書除翰林學士知制誥訓辭深厚得王言體淳熙二年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上嘗論曰樞密院事參知政事時宰相久虛淮與季彥韻同行相事諸將平寇有功淮處置得宜論功惟允上深嘉之八年拜右丞相兼樞密使樞密都承旨王抃怙寵爲奸淮極陳其罪上卽斥之章韻論事狂直上將黜之淮曰陛下以直言黜之淮曰陛下以直擬除浙東提舉以倡郡國其後推賞上曰朱熹職事留意淮言修舉荒政是行其所學民被實惠欲與進職上曰與陞直徽猷閣成都關帥淮以此門不可啟絕其請上章力求去以觀文殿大學士判衢州淮力辭改提舉洞霄宮光宗卽位詔詢初政淮以盡孝進德奉天敬民用人立政四不在初母亡居喪如禮得疾忽語家人曰易卦六十四

吾年亦然淳熙十六年薨訃聞上哀悼輟視朝贈少師謚文定初朱熹爲浙東提舉劾知台州唐仲友淮素善仲友乃援陳賈爲監察御史俾上疏言近日道學假名濟僞之弊請詔痛革之鄭丙爲吏部尚書相與協力攻道學熹由此得祠

贊曰史論淮爲僞學之禁君子之舉措其可不愼乎而其行已持志□歷造履自小官至登宰輔論議謇諤終始不渝君臣契合議可謂能行其所學矣至於上章求退保厥榮名又何其知止知退者歟奈何弱於仲友而以僞學罷禍朱熹以取論後世不亦深可惜哉

宋徐邦憲傳

徐邦憲字文子義烏人幼從陳傅良究名物義理以通史傳百家之言年試禮部第一人登進士第三遷爲秘書郎韓侂胄開兵端無敢先發一語議其非者邦憲獨首言之乞外知處州陛辭力諫用兵不可太驟再歲召還言求名義以息兵莫若因建儲而賜赦又

上侂胄嘗侂胄惡其言喉御史徐柟劾之鎖狄罷祠未幾復官除江西憲改江東漕以戶部郎爲淮西總領侂胄已誅尚書倪思舉以自代召對上言今日更化未可與紹興乙亥同論秦檜專權天下猶可以緝理今侂胄專權天下敗壞盡矣除侂胄書石鼎兼太子侍講除左司爲金賀正使挾伴除宗正少卿回權工部侍郎知臨安府巧祠知江州寒乞鄰得請制命戍兵至鄰疾以寶謨閣待制致仕卒於官年五十七謚文肅

贊曰史稱邦憲立於權臣柄國之日卓乎不爲勢利所移可謂不負所學矣至於抗書被擊鎸秩罷祠志不少變不亦大丈夫也哉

宋陳亘祐傳

陳亘祐字天與金華人紹興二十四年擢進士第調興國軍司戶累官左司諫首言會子之弊願捐內帑以紓細民之急上從之發內帑白金數萬兩收換會子收銅板弗造軍民翕然上銳意圖治以唐太宗自比亘祐言大宗政要願則省覽擇善而從知非而戒使臣爲亘

臣弗爲忠臣上曰卿亦當以魏徵自勉又奏公侯貴戚椒房肺腑專利冒禁願嚴戒敕時左相王淮起復亘祐言非正禮宜使終喪還軍民翕然上銳意圖治以唐太宗自比亘祐言大宗政要願則省覽擇善而從知非而戒使臣爲亘力敢諫之端今之求地欲得河南是豈有辭奏人忤旨貶瑞州居住尋移信州尋除敷文閣待制知建寧府須遣使則祈請欲宗梓宮猶爲有辭奏請圖龜年經筵而命侂胄以外任不聽御史汪義端以論趙汝愚去侂胄引爲右史大中駁之改吏部侍郎不拜以煥章閣待制知慶元府乞祠得請給事中許及之繳駁遂創職後提舉冲佑觀罷歸十二年末嘗以得喪關其心侂胄既伏誅即召見試吏部尚書言呂祖儉彭龜年朱熹皆以言侂胄貶黜老死宜優加旌表其他因議切侂胄以得罪者望量輕重而旌別之以伸其冤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嘉定改元兼太子賓客是年六月卒年七十有八贈資政殿學士正奉大夫謚正惠

贊曰史稱亘祐力止泛使懼開釁端忤旨貶斥而甘心焉其忠國之心蓋可見矣而其請發內帑紓民之急奏禁公侯貴戚之專利冒禁止左相起復之詔何其侃侃正直者歟

宋林大中傳

林大中字和叔永康人登紹興三十年進士第知撫州金谿縣鄰郡豐城縣大中清修寡欲守正不阿言論剴切廉不可犯可謂能推其所

歸十二年末嘗以得喪關其心侂胄既伏誅即召見試吏部尚書言呂祖儉彭龜年朱熹皆以言侂胄貶黜老死宜優加旌表其他因議切侂胄以得罪者望量輕重而旌別之以伸其冤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嘉定改元兼太子賓客是年六月卒年七十有八贈資政殿學士正奉大夫謚正惠

贊曰史稱亘祐力止泛使懼開釁端忤旨貶斥而甘心焉其忠國之心蓋可見矣而其請發內帑紓民之急奏禁公侯貴戚之專利冒禁止左相起復之詔何其侃侃正直者歟

宋林大中傳

林大中字和叔永康人登紹興三十年進士第知撫州金谿縣鄰郡豐城縣大中清修寡欲守正不阿言論剴切廉不可犯可謂能推其所學務引其君以當道者矣

宋葛洪傳

葛洪字容甫東陽人從呂祖謙學登淳熙十一年進士第嘉定間爲樞密院編修兼國史院編修實錄檢討遷守尚書工部員外郎兼權遷國子祭酒仍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遷工部侍郎仍兼國子祭酒兼侍讀進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拜參知政事封東陽郡公贊討平李全援王素諫仁宗却玉德用進女

事以止備嬪御世多稱之以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進大學士召赴行在仍舊職尤蒞壽觀侯兼侍讀尋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守本官致仕卒帝輟視朝一日謚莊敏杜範稱其侃侃守正有大臣風有奏議雜著詩文二十四卷

贊曰史稱洪守正不阿觀其奏疏忠誠之心見諸肺腑杜範稱之有以也夫

宋應孟明傳

應孟明字仲實永康人登隆興元年進士第歷官樂平縣丞侍御史葛邲薦爲詳定一司勅令所刪定官輪對首論南北通好疆場無虞當遷將練兵常如大敵之在境不可以一日忽除貪殘苛酷之吏進君子違小人次乞申嚴監司庶貪吏之禁薦舉狥私情之禁帝嘉奬久之拜大理寺丞故大將李顯忠之子家童溺死有司誣以殺人逮繫凡三百家孟明察其冤白於長官釋之出爲福建提舉常平陞辭帝曰朕知卿愛百姓惡賍吏事有不便於民者宜悉意以聞尋除江

東提點刑獄會廣西謀帥帝曰朕熟思之無易應孟明者進直秘閣知靜江府兼廣西經畧安撫廣西病於鹽法追逮禁錮民不聊生孟繫凡三百家孟明察其冤白於長官釋之出爲福建提舉常平陞辭明條具弊奏請除其弊詔從之禁卒朱興結集黨伍弄兵害化閒孟明遣將縛至轅門斬之光宗卽位遷浙西提點刑獄尋召爲吏部員外郎左司改遷右司再遷中書門下省檢詳正諸房公事寧宗卽位拜太府卿兼戶部侍郎卒孟明守正不阿未嘗倖遷韓侂胄嘗遣密客誘以諫官俾誣趙汝愚孟明不答士論重之

贊曰史稱孟明之不污侂胄所謂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是特舉其操行之端耳觀其奏論劉切慮忠革弊愛民之心見知人主斯孔子之謂以道事君者歟

宋陳亮傳

陳亮字同甫永康人生時目光才芒有氣超邁喜談兵論議風生下筆數千言立就嘗攷古人用兵成敗之迹酌古著論郡守周葵奇之請爲上客及葵爲執政朝士白事必令揖亮因得交一時豪傑盡其

議論乃授以中庸大學曰讀此可精性命之說遂受而盡心焉隆興初與金人約和天下欣然獨亮持不可婺州方以解頭薦因上中興五論不報已而退修於家學者多歸之隱居著書十年亮嘗環視錢塘喟然嘆曰城可潴爾蓋以地下於西湖也淳熙五年亮更名同前闕上書數千言勸上移都建康漸圖恢復書奏孝宗赫然震動欲榜朝堂以勵羣臣召令上殿將擢之官左右大臣莫知所爲惟會覿知亮直言無諱交沮之乃以都堂審察之命宰相以上旨問所欲言落落不少貶又不合待命十餘日再詣闕上書言尤剴切帝欲官之亮笑曰吾欲社稷開數百年之基寧用以博一官乎亟渡江而歸嘗醉飲言涉不敬或告刑部遣將練兵常如大敵之在境不可以一日忽除貪殘苛酷之吏進君子違小人次乞申嚴監司庶貪吏之禁薦舉狥私情之禁帝嘉奬久之拜大理寺丞故大將李顯忠之子家童溺死有司誣以殺人逮繫凡三百家孟明察其冤白於長官釋之出爲福建提舉常平陞辭帝曰朕知卿愛百姓惡賍吏事有不便於民者宜悉意以聞尋除江東提點刑獄會廣西謀帥帝曰朕熟思之無易應孟明者進直秘閣知靜江府兼廣西經畧安撫廣西病於鹽法追逮禁錮民不聊生孟明不答士論重之倖遷韓侂胄嘗遣密客誘以諫官俾誣趙汝愚孟明不答士論重之

贊曰史稱孟明之不污侂胄所謂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是特舉其操行之端耳觀其奏論劉切慮忠革弊愛民之心見知人主斯孔子之謂以道事君者歟

宋陳亮傳

陳亮字同甫永康人生時目光才芒有氣超邁喜談兵論議風生下筆數千言立就嘗攷古人用兵成敗之迹酌古著論郡守周葵奇之請爲上客及葵爲執政朝士白事必令揖亮因得交一時豪傑盡其

旨援簽書建康府判官廳公事未至官一夕卒吏部侍郎葉適請於朝命補一子官非故典也端平初謚文毅更與一子官

贊曰亮之學本諸道德性命而識量宏達志在經濟雖處布衣而切切以恢復中原爲念觀其奏疏明白懇切雖能感動人主而沮於期

宋王萬傳

王萬字處一家世婺州父遊淮閫萬因生長濠州登嘉定十六年進士第歷官通判鎮江府時金初滅鄭衍之謀乘虛取河洛萬謂當急爲自治之規已而元兵壓境三邊震動理宗下罪己詔吳淵起草又以咨萬萬謂兵固失矣言之甚恐亦不可今邊民生意如髮宜以振厲奮發興感人心爲係具治邊事宜遍告大臣敷陳屢數萬言皆切於當世端平三年授樞密院編修官嘉熙元年兼屯田郎中因輪對言天命去留原於君心凡側然有觸於心而未能安者皆心之朱能同乎天者也天不在天而在陛下之心苟能天人合一永永弗替天

命在我矣差知台州至郡日惟蔬飯終日坐廳事事至立斷吏無所售往往改業散去民亦化之不復訟上下肅然郡以大治纔五月乞祠去三年遷屯田員外郎兼編修輪對言君臣上下盡克私心以服人心以回天心四年擢監察御史首論史宅之故相之子曩者弄權不嘗復玷從班上命丞相再三論旨迄不來謝上不得已出宅之知平江府又論之疏凡五上史嵩之自江上董師入相萬又首論之時論相之事已決疏上遷大理少卿萬即日還常熟寓舍遷太常少卿辭差知寧國府辭召赴行在奉事出爲福建提點刑獄加直煥章閣四川宣諭司參議官皆力辭乞休致特轉朝奉郎守太常少卿致仕本嵩之罷相眾方交論其非上思萬先見親賜御札謂萬立朝謇諤古之遺直爲郡廉平古之遺愛聞其母老家貧朕甚念之賜新會五千貫田五百畝以贍給其家初萬之學專有得於時習之語謂學莫先於言顧行言然而行未然者非言之僞也習未熟也熟則言行一矣故終其身行無不顧其言發於設施論諫皆根於中心有時習編

奏議凡十卷

贊曰史稱萬言行相顧終始不渝故其立朝謇諤奏論剴切謂天命去留原於君心論史嵩之不宜居相位言不見聽解職奉祠非烈丈夫能如是哉觀乎御札褒賜所謂知臣莫若君者然惑於權倖而不用其言雖欲悔之無及已夫

政事

宋王介傳

王介字元石金華人從朱熹呂祖謙游登紹熙元年進士第廷對陳時弊上嘉其直擢居第三人再除爲國子錄上疏言壽皇聖帝神器授之陛下孝敬豈可久闕乎又言嬪事舅姑如事父母不可爲宮中之禮不報孝宗崩又力請上過宮執喪屢疏言辭激切人咸其忠寧宗即位介上疏言陛下即位未三月遽免宰相遷易臺諫悉出內批非治世事也遷太常博士時韓侂胄居中疑介前封事詆己差通判紹興府尋知邵武軍僞學禁起諫大夫姚愈劾介僞學之黨且附會趙汝愚主管台州崇道觀久之差知廣德軍累官秘書郎遷度支以不禮蘇師旦爲侍御史徐柟所劾奉祠除都大坑冶侂胄誅朝廷更化召還除侍左郎官兼右司太子舍人再轉爲國子祭酒會不雨詔百

官指陳闕失時宰相史彌遠以母喪起復介手疏論時政又言漢法天降災策免丞相乞令彌遠終喪擇公正無私者置左右除秘書監陛太子右諭德篤意輔導每遇講筵因事規諫太子嘗欲張燈設樂諫止之且乞選配故家以正始終今旨以杜請謁官僚分日上直以資見聞遷宗正少卿兼權中書舍人繳駁不避權貴張允濟以閣職爲州鈐介封還詞頭丞相曰此中宮意介曰宰相而逢宮禁意向給舍而奉宰相風旨朝廷紀綱掃地矣居數日除起居舍人介奏宰相以私請不行而託威福於宮禁誰敢以忠告陛下乞歸老不許吏部侍郎以言事去國介奏陛下更化三年而言事去官者五人是宰相大臣誤陛下也將恐成孤立之勢疏奏乞補外以右文殿修撰知嘉興府陛集英殿修撰知襄陽府京西安撫使徙知慶元府沿海制置使以疾奉祠嘉定六年卒年五十六端平二年郡守趙汝談請於朝特贈中大夫寶謨閣待制謚忠簡子埜

贊曰史稱介直道而行其志操雖出天性亦朱呂講明之益故其論

諫一本忠孝扶植綱紀豈比夫許直者哉

宋王霆傳

王霆字定叟東陽人高大父豪誅方臘有功補官霆嘗試有司不偶去就武舉嘉定四年中絕倫異等喬行簡考藝喜曰吾爲朝廷得一帥才矣授承節郎從軍於鄂久之辟鎮江都統計議官時帥趙勝出戍楊州屬官多憚從行霆從勝至城與敵接戰身先士卒大小十八戰無一不利奪賊壕賊氣爲懾差知應州兼沿邊都巡檢使大帥薦之召試爲閤門舍人入對言恢復之說極陳時弊願効前驅帝稱其言可採用陞武功大夫出知濠州賜金帶至州節浮費糴粟買馬以備不虞北兵至浮光朝論薦霆乃知光州冒雪夜行倍道疾馳至州大戰於謝令橋光人遂安尋召爲吉州刺史仍知光州霆固辭丞相鄭清之制置使史嵩之數以書留霆霆不從且曰士大夫當以世從道不可以道從世也再投閤門舍人尋遷淮西馬步軍副總管兼淮西游擊軍副都統制論游擊軍十事不報提舉崇福觀差知高郵軍

與時違見畿提舉雲臺觀尋授帶行左領軍衛大將軍充沿江制置副使司計議官撰沿江等邊誌一編以上差知壽昌軍改鄂州貽書丞相杜範乞瞰江置三城以備邊寇不報尋卒霆嘗訓其子弟曰窮理盡性學之本也有王溪集行於世

贊曰史稱王霆通兵家言而謂不可以道從世其訓子以窮理盡性爲學之本此古人謀帥貫乎說禮樂而敦詩書者歟

宋范鍾傳

范鍾字仲和蘭溪人嘉定元年進士歷官尚書郎官兼崇政殿說書進對帝曰仁宗時甚多事鍾對曰仁宗始雖多事乃以憂勤致治徹宗始雖無事遺患至於今日帝悅尋遷吏部郎中兼說書累進兵部侍郎兼給事中權兵部尚書兼侍講尋兼侍讀嘉熙二年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四年授參知政事淳祐元年乞歸田里不許四年知樞密院事五年特拜左丞相兼樞密使東陽郡公再乞歸田里不許六年復請許之加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辭不拜以

保晚節乃提舉洞霄宮九年薨贈少師謚文肅所著有禮記解
贊曰史稱鍾居位直清守法謹飭而清德雅量與杜範李宗勉齊名觀其歷職次第自卑而升至位宰輔其持守可見矣

宋李大同傳

李大同字從仲東陽人嘉定十六年進士歷官秘書丞兼崇政殿說書拜右正言兼侍讀疏言趙葉分野乃有熒惑犯填星之變則我師之出豈無當長慮而却顧者故臣願陛下勿以星文爲小異而或加忽一話一言一政一事必求有以格天心而弭災變至於進兵攻討尤切謹重遷太常少卿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兼侍講兼權侍立修注官累進工部尚書以寶謨閣直學士知平江府提舉太平興國宮致仕卒

贊曰史言大同因喬行簡爲相而薦用本傳惟記其歷官次第與星變之疏未有亡言及於政治豈載筆之所失歟然行簡薦屢多賢士觀其星變一疏則餘可知矣

宋馬光祖傳

馬光祖字華父東陽人寶慶二年進士調新喻主簿歷官直徽猷閣江西轉運副使兼知隆興府以右正言劉漢弼言罷九年起直徽猷閣知太平州累遷拜戶部尚書兼知臨安府浙西安撫使帝論丞相謝方叔趨入覲乞嚴下海禁歷陳京師艱食和糴增價海道致寇三害加寶章閣直學士沿江制置使江東安撫使知建康府兼行宮留守兼節制和州無爲軍安慶府一郡屯田使加煥章閣尋加寶章閣學士始至官即以常例公用器皿錢二十萬緡支犒軍民減租稅養鰥寡孤疾無告之人屬縣稅折收絲綿絹帛倚閣除免以數萬計興學校禮賢才辟召僚屬皆極一時之選拜端明殿學士荆湖制置知江陵府去而建康之民思之不已帝聞令以寶政殿學士沿江制置大使江東按撫使再知建康士女相慶光祖益思寬養民力興廢起壞知無不爲蠲除前政逋負錢百餘萬緡魚利稅課悉罷減建平糴州遇赦量移高安二年卒詔令歸葬祖儉之請也宋熹興書曰熹以官則尚於子約以上之顧遇恩禮則深於子約然坐視羣小之爲不

欲行之罷光祖乃可進大學士兼淮西總領召赴行在還提領戶部財用兼知臨安府浙西安撫使會歲饑粲王府積粟不發光祖謁王王子爲儲君大王不於此時收人心乎王以無粟辭光祖採懷中文書曰某莊某倉若干王無以辭得粟活民甚多進同知樞密院事尋兼知福州福建安撫使以侍御史陳堯道言罷以前職提舉洞霄宮再以沿江制置江東安撫使知建康郡民爲建祠六所乞致仕不許咸淳三年拜參知政事五年拜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以金紫光祿大夫致仕卒諡莊敏弟揚祖擢朝散郎知平江府兼發運使

贊曰史稱光祖練兵豐財朝廷倚之爲京兆尹風蹟嚴然而其治建康威惠並行民懷其德建祠者六可謂能臣矣

宋呂祖儉傳

呂祖儉字子約祖謙之弟也受業祖謙監明州倉將上會祖謙卒部法半年不上者爲違年祖儉必欲終期喪朝廷從之詔違年者以一年爲限自祖儉始歷官通判台州寧宗即位除太府丞時韓侂胄用事正言李沐論右相趙汝愚罷之祖儉奏汝愚亦不得無過然未至如言者所云侂胄怒曰呂寺丞乃預我事耶會祭酒李祥等皆上書訟汝愚沐皆劾罷之祖儉乃上封事言切權寵既上東擔待罪有旨呂祖儉朋比罔上安置韶州中書舍人鄧驛繳奏祖儉罪不至貶御筆祖儉意在無君罪當誅竄逐已爲寬恩會樓鑰進讀呂公著元祐初所上十事因進曰如公著社稷臣猶將十世宥之前日太府寺丞呂祖儉以言事得罪者其孫也今投之嶺外萬一即死聖朝有殺言者之名臣竊爲陛下惜之上問祖儉所言何事然後知前日之行不出上意侂胄謂人曰復有救祖儉者當處以新州矣眾莫敢出口有謂侂胄曰自趙丞相去天下已切齒今又投祖儉瘴鄉不幸或死刖怨益重易若少徙內地侂胄亦悟祖儉至廬陵將邀嶺得旨改送吉州遇赦量移高安二年卒詔令歸葬祖儉之請也宋熹與書曰熹以官則尚於子約以上之顧遇恩禮則深於子約然坐視羣小之爲不及江東必

能一言以報效乃今子約獨舒憤懣羣小而蹈禍機其媿嘆深矣

祖儉報書曰在朝行聞時事如在水火中不可一朝居使處鄉閭理亂不知又何以多言為哉在謫所讀書窮理頁藥以自給每出必草履徒步為踰嶺之備嘗言因世變有所摧折失其素履者皆不足言也所著有大愚集

贊曰祖儉以忤權奸竄逐至死不亦可悲也夫蓽其守正不阿窮達不變所謂臨大節而不可奪者朱熹之書其嘆慕為何如哉傳云同明相照同類相求其斯之謂歟

宋王埜傳

王埜字子文介之子也以父蔭補官登嘉定十三年進士第仕潭時帥眞德秀一見異之延至幕下遂執弟子禮德秀欲授以詞學埜曰所以求學者義理之奧也詞科惟強記者能之德秀益器重之紹定初汀邵盜作牌議募參贊攝邵武縣繼攝軍事盜起唐石勒兵討之後為樞密院編修兼檢討襄蜀事急議遣使講和時相依回不決史

嵩之師武昌首進和議埜言今日之事宜先定規模并力攻守上疏言八事尋為副都承旨奏請出師絕和使淮東西夾攻不然利害將深理宗深然之嘉熙元年輪對採事係安危者四端而專以司馬光仁明武推說又以孝宗講軍實激發帝意史嵩之起復上疏乞聽終喪又言嵩之當顯絕而終斥益嚴君子小人之限拜禮部尚書奏十事終之曰陛下一心十事之綱領也前後奏陳皆明正剴切鑿鑿可行寶祐二年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封吳郡侯與宰相不合言者攻之以前職主管洞霄宮卒贈七官位特進埜因德秀知朱熹之學凡熹門人高第必加敬禮知建寧府創書院祠熹以德秀配有奏議文集埜工於詩書法祖唐歐陽詢

贊曰蓁輪對言政有干時宰朝廷不從解印去職質陳蓁秋大義以復仇為說而以議和為不可遂為侂胄所黜夢炎力陳時弊請滅浮費而與宰執不合引年致仕隱三人者所謂直道而事君者歟

宋康植傳

公論其可少乎

宋葉蓁傳

康植字子厚上世家金華父穎字韞之擢第後試中教官來遷義烏仕至尚書吏部郎中居官以清白稱植登世科自奉化縣主簿三遷宰新昌從遊益眾惟唐震仗節死義名最著世傑累官秘書丞知安吉州俄復予祠以高壽終

贊曰徐僑以聖賢之學唱道烏傷及門之士多著賢行若康植朱元龍龔應之王世傑尤所謂拔乎其萃者矣王柏銘康植墓稱其操尚之堅風力之勁有得於僑之遺則論者於元龍世傑亦云斯所謂蓬生麻中不扶自植者矣雖然詩不云乎惟其有之是以似之蓋亦天賦之高歟

宋許復道傳

許復道字從道義烏人早遊永嘉諸老之門數舉進士不利年五十六與長子堪並登文武兩科父子自爲同年青紫交映鄉里慕之復道思念其父欲四合授官榮其親爲司封所格寤勉選調歷官淮西總領所幹官以致仕改通直郎賜銀緋遇大禮得贈其父母

畢矣卜居綉湖自號鍊菴堪字長輿累官樞密副使承旨知閤門事階右武大夫鎮江防禦使爵東陽郡開國侯食邑三百戶居四年復以承旨召未至卒復道以子貴累贈中大夫

贊曰復道與子堪同年登文武舉可謂一時之榮幸而復道欲回合授官以榮其親雖不見聽亦孝行之誠矣及得贈其父母遂謂畢其所願解職致仕堪乃歷官防禦使爵及侯封庸非其父孝德之所致乎

宋虞復傳

虞復字從道義烏人師事倪千里傳永嘉春秋之學登進士第以楊村酒官上緝熙殿四十八規理宗大喜擢管戶部架閣文字累官大宗正丞出知信州時史嵩之開督府以御批盬收列郡利權四上表進愛養根本之說大忤其意有旨降都官郎史金淵承風旨奏寢新命遂奉祠而歸退居東巖十五年董丞相槐力薦於朝累遷尚書右郎官輪對舉大學正心誠意爲綱領分好樂忿懥爲節目援漢文帝

宋王世傑傳

欲造路臺以爲好樂之勸上嘉納丐外差知寧國府改知瑞州命未下疾革請納祿得旨轉朝議大夫致仕所著成已集告蒙告忠遠齋集合八十餘卷

贊曰虞復傳永嘉之學登進士第而見推於喬相行簡董相槐見黜於史嵩之見忌於鄭清之斯可觀其操行之端矣至其上繩熙四十八規輪對舉正心誠意爲綱領分好惡公憎爲目可謂能行其所學者歟

宋朱叔麒傳

朱叔麒字廷祥義烏人登咸淳龍飛乙科兄夢魁以太學內舍同年登甲科復淳文魁皆上舍釋褐夢周炎皆右科入元仕者四人復淳太平縣尹叔麒定海縣丞後累仕州縣皆有聲然不至大官惟叔麒以婺州路總管府治中致仕積階朝列大夫

宋王龍澤傳

王龍澤字及翁義烏人遁之從曾孫祖若訥至龍澤三世皆太學生

若訥登進士第仕至縣轄龍澤進士第一授承事郎簽書昭慶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未上宋亡故相劉夢炎仕元薦前進士七人惟龍澤以掄魁特授行御史臺監察御史

贊曰叔麒與諸兄皆登第於宋季而人仕於元歷官郡邑龍澤亦宋季進士拜監察御史然皆無蹟可稱焉

宋呂渭孫傳

呂渭孫字希祖東陽人武舉進士及第閩禧初從軍爲殿前司統領官辭衆先宣撫荆湖用爲本司神勇軍統制俾將兵禦勦寇軍令嚴肅有軍士入民家擊碎釜者渭孫笞殺之衆大驚所過秋毫無犯後爲副都統魏友諒見疑爲其壻所殺

贊曰渭孫由武舉進士歷官副都統而軍令嚴明所過無犯斯亦善將矣不幸見殺於友諒人多哀之

宋何夢然傳

何夢然東陽人父遜字撰可嘉泰二年進士以諍退稱於時仕未達而終兄夢祥登淳祐元年進士第知紹興府嵊縣累官中奉大夫司農卿浙東安撫使兼提刑夢然治周禮登淳祐四年進士第擢國子正累官至金紫光祿大夫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贈太傅永國公子實以恩授奉議大夫崑山崇明等處海運千戶

贊曰植遊東見峯覽東陽山水之秀訪求先達舊址而山之下有故參政夢然之遺址焉今其子孫蕃衍散居東陽而五世孫觀光良弼皆能依遡舊第以爲居相以內姻親接言笑溫乎篤厚之君子也畧請其概而知族屬之長歲求生子名字紀諸世譜以次序列一行之中衍至六百餘人斯亦德厚而流光者矣是則夢然政事之美功德之有失歟

政事

宋厲汪傳

厲汪字萬頃東陽人登隆興元年進士第官七三山倅兼西州宗丞積階朝散郎累贈中奉大夫嘗簿粲清宰永嘉氏以厲佛子傅之子模以恩入仕五更歷簡官至正卿所至著稱號屏山老人孫翥翁御賜名文翁淳祐末尹京邑嘗就試禮部特旨延對登進士第歷太府卿權戶貳繼除知紹興府

宋喬夢符傳

喬夢符字世用東陽人從呂祖謙學嘗作不欺論謙奇之登淳熙二年進士第知徽州歙縣邑有大逵當水衝居人苦霖潦夢符爲堤築人免水患號喬公街累遷大理正奉旨鞫訊郭倬宿州獄不畏權勢獄具進除監察御史尋奉有旨見須稿十卷子幼聞以恩入仕登紹定五年進士第歷太府卿權戶貳繼除知紹興府

宋喬夢符傳

喬夢符字世用東陽人從呂祖謙學嘗作不欺論謙奇之登淳熙二年進士第知徽州歙縣邑有大逵當水衝居人苦霖潦夢符爲堤築人免水患號喬公街累遷大理正奉旨鞫訊郭倬宿州獄不畏權勢獄具進除監察御史尋奉有旨見須稿十卷子幼聞以恩入仕登紹定五年進士第歷太府卿權戶貳繼除知紹興府

宋李大有傳

李大有字謙仲東陽人與弟大同怡倫講切友愛爲閭里所稱入太學登慶元三年進士第通判通州遷太常博士卒于官其在通州民常苦旱大有巡視地勢鑿山浚河引江水以溉田自是歲以大稔商舶通行人皆利之攝郡事却事例錢不受吏服其廉子自勉以恩授江陰軍不赴自道以叔大同貴補常寧丞

宋徐雄傳

徐雄字子厚東陽人幼而能文擢開禧元年進士第淹回州縣端平中喬行簡薦授書庫官累遷國子博士再轉秘書少監兼國史編修積階朝奉大夫奉祠以歸雄居朝清峻議論不阿嘗奉臺省命鞫兩

處疑獄皆雪其冤所著有易解漢評南圖詩稿弟前剪毅俱由西雍登武舉進士第剪魁偉雄晉佐戎制閫權知濠州以卒毅戍司制議官子璇入太學登嘉熙二年進士第爲隆興府觀察推官

宋趙希伋傳

趙希伋字景思昌陵九世孫建炎中南渡寓居東陽登紹熙元年進士第強敏不撓廉公有威嘗任帑轄發摘奸弊知瑞州衡州提舉湖南吏民畏愛遷兵部郎官轉江西提舉積階朝議大夫以卒希伋兩秉州麾一持使節所居有田不足供伏臘子三人皆入仕孫孟傒登進士監潭州鎮弟希偰守建昌

宋厲仲方傳

厲仲方字約父東陽人閉戶讀書經融傳浹並試而學博士稱之淳熙元年擢武舉進士第一守安豐奏淮北飢民扣閽求救議者指爲開邊生事北邊既卒叛盟仲方竟坐貶死從弟樞嘉泰元年武舉進士知竺山縣樞子寧太學上舍徐武學上舍淳祐十年同進士

宋馬壬仲傳

馬壬仲字次辛家本建陽從宋熹游擢紹熙元年進士乙科寓居東陽遂爲縣人歷仕州縣以廉能稱嘗郤古郢撫循兵民捍禦邊寇郡賴以安壽上祠請歸壬仲議論典刑詩章閒雅所著有得齋琛世穎以恩監潘封酒庫世綸爲湘潭宰

宋周師銳傳

周師銳字儀父東陽人嘉定元年武舉進士第一仕至閤門舍人知英德府歸班又知封州以卒師銳本名進士不得志於場屋故就右科廷對亹亹萬言貫穿伊川師卦之旨眞德秀考藝異之遂置上第且曰此雖文舉亦當爲首選嘗兩創奉使入國嶺南歸裝不持南物孫野老以恩監寧海縣鎭

宋郭始中傳

郭始中字權父東陽人登嘉定進士第分教柳楊置進士莊上舍莊以激昂士氣歷官權鴈部著作郎知徽州以卒

宋陳琰傳

陳琰字中叔東陽人精春秋韓申韶畧入右庠嘉定十六年擢武舉進士第二時母兄宣子由太學內舍同年登第一門兩科人以爲榮仕殿步兩司神贊非一端平間召試後省除閤門舍人出知辰州撫綏軍民安輯溪洞終于郡治有太平十議雜著春秋三傳解子克剛以恩補嚴陵稅官

贊曰東陽爲吾郡大邑人物之懿視他邑爲尤盛南宋以來踐魏科登進士駢累相望其致身法從登庸台輔者固已赫然昭著勳績然或奇蹇蹈跲未遂顯達而造履爲政皆有可觀者焉若汪之取譽琰之撫綏雄之雪寃昀之抗論始中之置莊激士王仲之捍禦撫循夢符之築堤建渠大有之鑿山峻河師銳之歸裝無累千里之宦寓蕭然仲方以救飢民而貶死是非學術之正其能然乎至于希伋以宗室之胄秉麾持節有田不足以供伏臘斯又天分之高歟

宋張翊傳

張翊字宗誠武義人皇祐間任江東提刑司馬光范鎭皆有詩送之子蕭登天聖進士第歷太常博士知岳州子二人曰巽登紹聖第仕至處歷道州司法參軍曰節知明州昌國令巽子具中登紹聖第仕至處州通判具中三子皆仕仲曰曼卿官至御史中丞曼卿二子曰適正曰茂皆授郎著致仕孫浸字清源號雲谷慶元二年預鄉試選尋用蔭補官後銓試吏部累官主管尚書吏部架閣文字積階奉議郎守大社令致仕

宋徐溫傳

徐溫武義人登嘉定進士知雷州轉湖南運使弟汲請鄉舉授南海尉子曰矩中淳熙世賞科官至朝奉大夫從子渙預嘉定榜歷官司農寺丞守南雄溪子道隆見忠義傳

宋楊邁傳

楊邁字德夫武義人嘉泰入太學補教授累官朝議大夫寶謨閣待制賜紫金魚袋致仕卒贈龍圖閣學士正議大夫謚文簡子琰字溫

如由太學奏補承務郎歷台溫福三州倅次子瑱字安如登紹定第累官署兵部侍郎知寧國琰之子見預淳熙庚戌榜任寶慶教授止從侍郎

宋趙汝淦傳

趙汝淦字成父武義人登嘉定元年第歷階朝議大夫太府寺簿署知信州未上主成都玉局觀爵金華開國男賜紫金魚袋子崇詠以澤補將仕郎終平陽令孫三人長曰必源嘉祐戊午請監舉授迪功郎衢州司戶其弟汝鍵從弟汝鈐同登嘉定第歷階承直郎汝鍵之子崇辨三請監舉登淳祐榜授修職郎歷浙東提幹汝鍵之子崇節登第官至瑞安縣尉

贊曰張翊徐溫楊邁趙汝淦生同郡邑皆以儒科發身後先登第致位顯達而其子孫又能繼承家學累葉光榮簪纓珪組照耀閭里所謂學不負人誠哉是言也

宋范大鍊傳

范大錄蘭谿人爲本縣吏行案公平不撓法以求賂雖貴戚甘心薦中年無子因迓監司至白沙收一流離女子後生一男官至少卿生二子一爲郎官一爲提舉諸孫相繼登第大錄追贈正議大夫賀曰大錄以一縣吏乃能廉平守法雖窶不移度越于人遠矣而其子孫繼取科第簪紱蟬聯大錄亦庸暗典天之報施善人亦至矣哉世之枉法納賄者獨何心歟

宋趙權傳

趙權蘭溪人以才氣自豪宣和初睦寇猖獗權詣將閫獻計殺賊境內以安安撫使上其功補迪功郎充本縣尉

宋葉介傳

葉介字方叔武義人淳熙八年進士歷官通判邵武軍泉南海寇爲亂介召軍將密授方畧遂擒渠盜後以奉直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而卒

贊曰趙權獻計殺賊葉介用畧擒盜皆有功于民者列官進秩不亦宜哉則凡建功立德者其可少怠乎

宋吳傳傳

吳傳字清叟浦江之通化人自少惟嗜讀書中宣和進士第歷官至監察御史四持憲節廉明之聲著稱于時

宋石範傳

石範字宗卿其先由青社來徙浦江大母杜氏以女妻鄭剛中人服其先見範從呂祖謙游中紹熙元年進士調奉化尉歲飢貧民將爲變範賑之而定海寇爲亂範設計捕殺之改知麗水遷婺源縣俄權通判袁州攝州事練軍撫民威聲甚震峒獠不敢近轉通判泉州兼市舶宗正丞卒範守正不撓或勸其謁權貴人美官可立至範謝曰晉儒者改官爲縣亦固當耳何以僥倖爲卒不詣士論多之弟鑄亦能文嘉定進士官吉州司理

贊曰傳範皆捕江人而以廉能著稱于時斯可謂賢士矣範之不謁權貴以僥倖進取豈非學行之高歟

宋潘畤傳

潘畤字德卿金華人受教于仲父貝貴任爲登仕郎累官提舉浙西茶鹽平江庫錢失漏守誣富室取償檄罷之守怨搆以他事坐削一官移江西累遷提舉湖北茶鹽改南路提點刑獄有盜殺人而誣指賈人者畤白其冤出之除知廣州兼主管廣西東路經畧安撫使公事捕殺大惡梁氏兄弟號白虎者改知潭州安撫湖南再遷尚書左司郎中不就以疾卒累階中大夫金華縣開國男孫履孫字坦翁仕至奉議大夫通判江陵府

贊曰吳師道敬鄉錄稱德卿遊張栻呂祖謙間故居官咸著風蹟嘗計其出入名曰擬范晚年登進士第調三衢司戶瑕日與士友觴詠爲娛有詩文數百篇達官咸敬禮之郡守朱士麟稱其儒林模楷前輩典刑章奏于朝未報而卒長子從龍登進士官至節幹文學行誼見稱于時次子友龍登進士擢史館編修孫璘咸淳庚午中文武兩科孫琦元以儒士舉爲武義縣學教諭裳弟夢弼登進士官至秘書省校書郎解職家居寇掠鄉里而火其廬以刃脅其降仲龍不屈罵不絕口而死侄孫珪元以儒士舉爲月泉書院山長裳六世孫以禮字彥明行修洪武庚申以賢人君子應召擢廣東按察司僉事能節幹姪震龍登咸淳進士以養親不仕姪仲龍登進士官至秘書郎解職家居寇掠鄉里而火其廬以刃脅其降仲龍不屈罵不絕口而死侄孫珪元以儒士舉爲月泉書院山長裳六世孫以禮字彥明行修洪武庚申以賢人君子應召擢廣東按察司僉事能科孫琦元以儒士舉爲武義縣學教諭裳弟夢弼登進士官至秘書省校書郎解職家居寇掠鄉里而火其廬以刃脅其降仲龍不屈罵不絕口而死侄孫珪元以儒士舉爲月泉書院山長裳六世孫以禮字彥明行修洪武庚申以賢人君子應召擢廣東按察司僉事能聲著稱尋卒于官七世孫道斌字叔厚由國子生任刑部司門主事雪冤理枉獄無滯囚尋分理鳳陽太平二府政績藹然時屯田夫多死亡寡婦無依道斌奏請悉還鄉人咸德之道斌姪如琰今亦以文學行誼稱于士林

贊曰傳範皆捕江人而以廉能著稱于時斯可謂賢士矣範之不謁權貴以僥倖進取豈非學行之高歟

子孫衣冠累葉咸登仕版而揚政績以至于今蕃衍愈盛益亢厥宗而振其家聲仁者必有後其信然矣乎

政事

元吳直方傳

吳直方字行可浦江人有志操嘗習刑法于帥府及行中書復北走京師一身逆旅中凡三十六年備歷困苦志不少變後主留守馬札兒台家教其子脫脫及脫脫貴顯薦爲丞相府長史亟紀至元末權臣專政上與近臣謀罷其政柄直方協贊有功召至便殿賜以黃金綵帶超授集賢直學士再轉陞學士時脫脫爲右丞相國有大政多咨之直方每引古義告之未幾上章乞骸骨以大學士榮祿大夫致仕食俸賜終身至正中監察御史劾直方躐進官階奪其誥命除名爲民他御史辨其誣復之

元趙大訥傳

趙大訥一名良勝字敬叔浦江人起家譯曹掾歷官龍溪尹俗尚鬼

墨石作祠以奉神大訥投神江中移石以修孔子廟縣多洞獠弄兵暴掠大將出屯經年不解大訥謁御以術服從如良民累遷知永新州除盜辨奸興利除害聲稱煇然尋以老告歸同時有金德潤君澤者亦浦江人由湖南廉訪司掾歷官至嘉興府推官亦以政事稱于時

贊曰人物記稱直方處大亂縱羣言沸騰不爲少移雖貴顯謙下待人恆如布衣時大訥屢典劇縣皆有能聲平反冤獄民多感之爲立生祠噫是豈非大丈夫能以功業自見者乎

元王安國傳

王安國字靖翁東陽人嘗喜讀孫吳書以門功當授成忠郎宋祚將傾不果上元至元中宋既納土而人心未輯以策干帥高興陳撫綏之計興與語意令即署爲東陽尉縣民裴覃等恃玉山險相挺爲亂殺宣尉使陳天祐行省左丞史弼領兵討之安國進謀親入賊窩以計誘之手縛渠魁以獻弼大喜將薦用之以親老固辭後寧海妖賊

楊鎮龍又玉山接境寧海據爲巢穴勢甚猖獗安國率鄉兵拒之賊間邏義烏未幾與官軍遇衆潰賊首受擒安國有力焉

贊曰王褒傳安國稱其爲尉謹厚威信民有訟不之邑令而惟尉是直鄉閭頻以安靖者二十年民懷其德有祀其像于家者噫是豈非勇而能仁者哉

元陳達大傳　邑志作達大

陳達大字宏父浦江人少從鄉學治尚書經義而倜儻有爲時邑里初附山谷獷强蜂聚爲寇達大建畧執其渠魁而平之幕府上其功得試辰州路施容州判官累遷溫州路平陽州判官所至多著政聲俄患風痺遂自免歸宴處一室題曰達觀子士元梧州路儒學正次士貞釣臺書院山長

贊曰達大初治經義以文易武平寇治民咸著政績而教二子皆登儒籍斯爲不墜其學矣

元鄭深傳

鄭深字仲幾浦江人父銳字景敏奉母至孝以深貴贈樞密院判官仲幾負氣不羈游學京師受知太師脫脫延教其子舉爲太傅府長史遷宣文閣授經郎再遷中書員外郎以親老乞便養改僉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司事轉僉江東建康道階奉訓大夫未上卒仲幾居官多著政蹟在宣文閣教勛戚子後皆爲名臣進講經筵每有金織文幣之賜姪材敦厚寬恕好學有文士林稱之

贊曰宋太史稱仲幾爲奇偉士蓋其立志于少年之日卒能成功名于强壯之時非奇偉之士其能然乎

元王僉慶傳

王僉慶字叔善金華人受業許謙之門嘗游京師有番僧官爲總統者勢焰烜赫得其一言官爵可立至或以其名聞僧召之拒曰吾學將以伸吾正道寧有屈身而道可伸耶京師悉服其行至正初入經筵爲檢討累拜會稽監察御史文聲稱著後使廣東詢問疾苦惠政

傅光龍字子才義烏人初與兄子賜皆宋太學生景定甲子詔求直言偕同舍葉李等上書斥賈似道之奸葉李竄嘉地光龍兄弟遂遁跡歸隱青岩之梅溪學者稱爲梅溪先生元世祖取江南葉李廉訪入中書爲右丞光龍兄弟館其門後兩與鄉學三佐民社皆有善政光龍終侯官縣簿

贊曰餘慶受業許謙造履純正觀其拒番僧之召其行可知故能歷時罕回溯仲持毅然就逮不以煩諸兄至京長兄仲德相遇爭往就人立義學以教宗族子弟燧承先志行義著稱元季驛騷盜掠永康侵擾鄰邑文燧散貲與弟文燁召募丁壯親與盜戰盜敗走斬獲不亦知進退之幾者歟易代而出典學佐令雖位不稱才而善政有稱矣

明呂文燧傳

呂文燧字用明永康人曾祖倫仕元爲永康尹祖汲置義田以食族人立義學以教宗族子弟燧承先志行義著稱元季驛騷盜掠永康侵擾鄰邑文燧散貲與弟文燁召募丁壯親與盜戰盜敗走斬獲

甚衆傍邑皆賴以安天兵克婺立永康翼以文燧爲左副元帥兼知縣事時文燧以事留杭命其弟文炬攝之上聞又以文燧爲庸田司經歷改中書省管勾再轉爲嘉興知府松江民作亂襲嘉興文燧走使者告總兵閻遣兵擒獲之諸將欲屠城文燧爲言而止考滿乃入朝奉詔諭閩婆國次興化俄有疾卒于驛舍

明吳履傳

吳履字德基蘭溪人通春秋學能詩尤工行草書國初召爲州儒學正累官知滁州事民有爭訟輒諭以理而釋其怒不忍置于獄寬其征需不使物價騰湧民多德之

贊曰文燧以扞禦鄉井列官省府平寇解難斯有功于世者履以儒學治行卓然亦可謂吾郡之能人矣

明鄭渙傳

鄭渙字仲釋浦江人剛果有爲元季寇興院列謝國璽辟署浦江縣簿以才能稱未幾解職還家以公不制鄉里不使豪强病民有爭訟則論以理而與酒相解之子桐姪栁

桐字叔成勤敏明察鄉里推之御史劉辰薦于朝累官滁州通判徵事郎奉公廉謹爲同寮所敬州當衝要牒訴繁劇能躬勤治理考稱善最後督運木植至涿中風卒于馬上知州陳璉嗇之爲銘其墓

栁字叔鄂仲釋次子命爲弟瀛仲容後仲容早世其配黃氏寡居叔鄂與妻許氏奉養惟謹黃氏沒執喪三年及居所生父母喪俱行三年禮人以爲難叔鄂受業陳剛貫穿經史尤喜吟詩與諸兄弟觴豕怡怡然如游春風中喜怒不移始終如一自號怡怡子以子堪貴封承直郎詹事府丞燹今世奉議大夫大理寺丞以廉能著栁朝著

明鄭提傳

鄭提字仲持浦江人魁偉宏度見義必爲洪武中家有誣指寄鈔者時罕回溯仲持毅然就逮不以煩諸兄至京長兄仲德相遇爭往就獄皇上義而釋之賜仲持冠帶衣服欲任以參政廷臣對無缺員即命增設參議以仲持爲福建布政使司左參議階中順大夫命畢所

知五人皆以爲參議乘傳到官至即去貪吏革弊政損民者十餘有滯獄積年不決者立剖之稱爲神明暇則皷琴摘阮以自適時論高之後以年老勅賜致政錫賚還歸

幹之姪幹

幹字叔恭仲持親兄漢仲昭之子也仲昭才優識墝溫恭寬裕談笑處事恒中乎理衆敬服之叔恭受業臨川陳剛剛奇其才堪任凫紀永樂中薦擢湖廣道監察御史尋被旨宣撫廣東惠政稱著士民懷之後以年老勅賜致政錫賚還歸

明鄭洪傳

鄭洪字仲徽浦江人應變如轉丸岐陽王時駐兵嚴陵令參謀軍事王入朝薦除侍禮郎累官內藏庫提點以累死妻石氏以例當配絕粒者十日人勸之泣曰吾爲義家婦今夫既死何以生爲遂縊而死上聞嘆曰眞義門婦也

明鄭沂傳

鄭沂字仲與浦江人父銖字彥平嘗北遊京師以才受知丞相爲宣

政院照磨兼管勾承發架閣轉松江等處稻田提領所大使乘傳赴
官即易去斗斛之病民者老有餘糧二千石亦給還種家未幾棄官
而歸仲與性通敏洪武丙子朝廷更新庶政選才問古輔翊治化仲
與應召赴京特拜禮部尚書階資善大夫仲與自以布衣致位列卿
夙夜勤勞盡心報國上念其誠篤嘗嘉獎之已而大行賓天妍臣擅
政遂解組還家永樂初元詔起耆舊復拜春官尋以年老賜歸田里
未幾皇上北巡詔起還朝輔翊太子既而鷹還仍賜歸老以高壽終
姓楼

機字叔慎敏學勤事永樂中以賢良薦召試吏部授文林郎湖廣漢
川知縣轉廣東仁化知縣蠻寇為亂朝廷遣兵捕叔慎召父老用計
擒獲渠魁白于主帥俾兵不擾而民安

贊曰柏之諸父兄多以功業著見知名于時畧舉其槩而詳皆見諸
墓誌觀者有足徵焉

明劉辰傳

劉辰字伯靖金華人以文行著稱洪武巳卯薦擢湖廣道監察御史
立朝謇諤持正不阿遷鎮江太守興利除害士民懷之永樂初召修
太祖實錄書成超拜江西左參政聲稱嘩然尋免歸既而朝廷思耆
碩召拜北京刑部侍郎以年老勅賜致仕邦人榮之

贊曰柏誉道經鎮江父老言辰治行卓可稱觀其復宗譜祭田而葺
其墓斯可知其為政之先後矣

明張子玉傳

張子玉浦江人會祖夢龍湖州儒學正祖一寧咸以公平服鄉里父
鎮字均茂倜儻負氣喜交賢士尤喜戴良天兵下婺州薦授婺州錄
事司錄事未幾退歸田里鄉鄰爭訟者折以片言皆懽解而退至于
排難解紛不動聲色而理之帖然人稱其能子玉性質純厚而師于
戴良所學益充洪武中父以非罪赴京子玉侍行請代詣理俄以恩
宥得釋鄉里稱之洪武丁丑詔遷問右任用子玉應召赴京擢拜湖
廣布政使司左參政澄政寬平字職廉謹未幾卒于官次妊孟兼

孟兼勤敏志學以文辭知名洪武初薦入史館預修元史書成授國
子學錄累官僉山東按察司事彰善糾惡憲綱肅然陞山西按察副
使與布政爭論異端布政衛之中以他事法死京師縉紳惜之所著
有白石山房稿

贊曰子玉以代父繫獄而列職大藩斯蓋天之報施善人矣孟兼爭
論異端而受謗以死又何物理之有哉乎然孟兼以剛方少容而陷
身刑戮豈孔子所謂不得其死然者非歟

明王應傳

王應字恩正浦江人敦厚周慎佐父士覺以禮齊家以義聚食防範
有條訓飭有規準從允服洪武中薦授廣東布政使司左參議時盜
發南海官軍不能平應率義旅以蜑船為聲援入其巢穴擒渠魁而
撫之餘黨悉平俄以外艱去職服除轉河南左參議未幾以累卒朝
士惜之子温循禮好學手抄胡翰文請其父鏤板傳世為縉紳所稱

贊曰應能以禮齊家以寬治政平盜靖民民懷其德可謂能人也已

明吳彥珍傳

吳彥珍浦江人以才行稱洪武中由閭右舉擢四川布政使司左布
政寬平簡易軍民懷之壽罷歸永樂初召復原職俄以年老勅賜致
仕子恩學孝行純篤知名于時

贊曰吾邑自本朝以來由布衣舉任布政者先後六人趙子貞費子
南以耆民舉彥珍黃繼先方孟升張洪辰皆以閭右舉可謂遭際之
隆矣然攷其治彥珍為有稱焉

明何士英傳

何士英東陽人未紊政蓼然之八世孫操行純潔洪武中由閭右舉
任平涼府通判政治稱最陞本府太守累官兩淮轉運鹽使所至以
廉能稱

明潘榮仲傳

潘榮仲浦江人洪武中由閭右舉任建昌太守廉能著政士民懷之
尋卒于官

明鄭子祥傳

鄭子祥浦江人義門疎族也恭謹好學嘗爲義門義塾師洪武中薦授口口縣知縣守職廉平畏愼自持或賂以貲毅然却曰吾爲義門族豈使簠簋不飭而取玷吾宗乎君子稱之

贊曰士英爲泰政裔孫而以廉能歷聘仕斯其無忝厥祖矣榮仲由閭右舉而潔廉著政子祥以義門疎族清愼奉職介然不移所謂蘭芝之祥時人異之

明祝戒傳

祝戒字存禮蘭溪人由監生任刑部主事歷湖廣按察僉事尋超福建按察副使廉能著蹟所至有聲

贊曰蘭邑爲吾郡大邑玳戒俱以文章政事致身顯要同秉憲綱澄清相府著政大藩其有光于吾郡矣

明徐子玉傳

徐子玉字公璧東陽人永樂二年登進士第授寧國府涇縣知縣秩滿陞崖州知州應求賢詔又陞鎮巒知府尋遷知建寧府善政著蹟聲稱遠迩其事親孝母俞氏守節教子子玉官崖州時道遠不能迎養分俸于本貫支給以養母人多稱之從兄隆字原大由監生擢監察御史巡福建按察僉事其事父仲禮生能盡孝没能盡哀爲鄉閭所稱云

贊曰東陽爲五府之地仕宦赫奕其所由來尚矣子玉事親能孝政治有聲則其歷踐台輔又何前賢之不及哉

明黃嗣安傳

黃嗣安字仲行浦江人洪武中以孝廉舉任安東知縣至則除黠吏以安其民舉賢才以爲國用俄入覲銓選居天下第七授承直郎賜

贊曰嗣安宇仲行浦江人洪武中以孝廉舉任安東知縣至則除黠吏以勑書俾陪祀圜邱尋卒于官

贊曰嗣安以孝廉舉而能去黠吏舉賢才斯亦善于爲政矣

明洪澤傳

洪澤字宗潤浦江人宋忠宣皓子遷之裔孫以能吏歷事京師嘗以計活人久之授丹陽主簿咸著善政奏減建安民稅邑庶懷之從兄蒞字廷輝事母盡孝火延居室赴火抱母而獲免爲縉紳所稱云

蒞字師仝永康人文行稱于士林洪武間舉任新會縣巫累官刑部主事轉松江府通判尋遷判福州府所至以能聲著稱

明盧睿傳

盧睿字員明東陽人祖怡仲謹厚有容洪武中飢民聚黨取其廩粟睿之不問衆感之睿登永樂辛丑進士授廣東道監察御史以才能稱兄員華永樂初預修大典書成授寧化縣丞

贊曰珣睿與相家有嫌珣嘗過浦陽文采風度蔚乎其可觀而睿未獲援識聞其爲人亦彬彬乎學行之充矣是皆故家右族宜其光耀

于仕版云

明吳澤傳

吳澤字叔霖東陽人父仲吉守道安素言行中理爲鄉邦所稱讀書教于嚴而有法澤勤敏好學永樂乙未登進士甲科擢兵科庶吉士甲辰陞本科給事中以才能著稱宣德戊申奉旨巡福建清理軍籍榮賁勑命以本官推榮父母賜以祠祭之費便道焚黃鄉里榮之

贊曰相聞東陽賢士稱仲吉善于教而謂澤通敏平恕和柔豈弟溫乎儒者之風觀其以表彰斯文爲已任捐俸刊柏所編續文章正宗斯能勇于爲義其孔子所謂君子之儒也哉

金華賢達傳卷八

儒學

梁劉峻傳

劉峻字孝標隱金華紫微巖講授生徒撰類苑一百二十卷清修寺即其故宅

唐劉昭禹傳

劉昭禹字休明金華人刻苦工詩云有句向夜中得心從天外歸後仕湖南爲天策府學士嚴州刺史有詩三百篇

南朝婁幼瑜傳

婁幼瑜字季玉義烏人聚徒教授不應徵辟著禮記捃拾三十卷禮記撫遺一卷文集六十六卷

唐駱賓王傳

駱賓王義烏人七歲能賦詩與王勃楊炯盧照隣以文章齊名號爲

四傑賓王初爲道王府屬累遷臨海丞歎鞅不得志棄官去武后時徐敬業起兵署爲府屬爲敬業傳檄天下斥武后罪后讀至一杯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曰誰爲之或以賓王對后曰宰相安得失此人敬業敗賓王不知何之

贊曰吾婺以儒學起家由六朝至唐知名者僅數人若峻類苑之博昭禹作詩之工幼瑜著述之富賓王號稱四傑皆可謂吾郡之儒宗云

宋王房傳

王房浦江人父嵩有學行文五季之亂抗志不仕後以房貴贈大理寺丞房爲文精簡中嘉祐四年進士第官至尚書宅田員外郎通判應天府南京留守司兄立璧皆舉進士于鄉諸子世封正封亦舉進士世封能略記六經三史正封尤以博洽自負每兄弟論辯各歷論全文一字不遺人號爲雙璧初世封善屬文頃刻數千言自以所向無敵及同正封見歐陽修修不以爲然世封慚修因授以爲文之道其文于是益進晚乃著易書詩傳正封著春秋三傳是非說有方業者受學正封輯其家三世能文者七人號七星集云

宋朱臨傳

朱臨浦江人從安定胡瑗授春秋學瑗嘗著春秋辨要惟臨得之爲精晚年好唐陸淳學淳之師啖助趙匡嘗合三傳而取舍之淳遂總其說爲纂例辨疑二書臨謂孔子沒千有餘年說春秋者皆膠于偏見無有出淳書之右者雖董仲舒猶拘子穀梁不克別白餘可知也臨被薦歷宣德郎守光祿寺丞以著作佐郎致仕後以子貴贈正議大夫著春秋說

贊曰天聖慶歷間浦江之能文章者惟于房父子爲盛優于經學則臨一人而已臨之所傳有淵源惜乎不見其書房之論文有日陽開陰闔俯仰變化出無入有其妙若神何其言之善也蓋文主于變變而無迹之可尋則神矣學者其識之

宋王固傳

王固義烏人受業胡瑗登皇祐五年進士初名冏臚唱之日仁宗賜以今名固字天賜卒官恩陽令

宋王永年傳

王永年固之從孫登進士第累遷中大夫知福州封文安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贈正議大夫子鑄孫寧寅曾孫謙鑄通判嘉興府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寧提舉廣東常平寅歷知宜連籐柳峽饒江七州謙知隆州凡用蔭入官十餘人

贊曰相觀東都盛時義烏第進士自固始而從孫永年子孫累世登第歷官至今以儒行相承號爲衣冠望族亦盛矣哉

宋樓圜南傳

樓圜南字鵬舉義烏人由太學生登進士第累官朝議大夫知吉州封祥符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贈中奉大夫族孫大年從孫晏子固皆進士

宋楊鼎傳

楊昂字漢卿義烏人登進士第終通直郎知分水縣孫忱中會孫焯

鼎禧煥炳

忱中字德天擢國子監丞累遷朝請大夫知蘄州著易原三卷其言欲觀八卦生而爲六十四卦請玩先天圖欲觀八卦重而爲六十四卦則繫辭說卦之所言康節之極數知來其妙在于加一倍法

焯累官中奉大夫知南雄州贈通議大夫點樵煥炳仕不大顯與焯俱以文名于時焯子塤所舉尤博自號芥軒以蔭補官累遷奉直大夫知肇慶府爵金華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

贊曰掐觀南渡後義烏之達士以圖南爲首族屬相繼昂亦以進士起家學行名爵著稱累世其見于先達題名者十有三人亦當時吾鄉之望宗矣

宋錢遹傳

錢遹字德循浦江人進士甲科調洪州推官累遷殿中侍御史中丞豐稷論其回邪不可任風憲不報稷復言必用遹則願罷臣乃改提舉湖北常平崇寧初召爲御史中侍御史劾曾布援元祐姦黨擠紹聖忠賢布去遷侍御史閱兩月進中丞乞怡元符末大臣嘗乞復孟后而廢劉后事由是韓忠彥等皆坐貶遂與殿中侍御史石豫言元祐皇后得罪先朝而陛下復于事爲不順于是尚書右僕射蔡京等言請如紹聖詔旨后由是復廢遹豫又言元符皇后名位未正乃册爲崇恩太后蔡京請取青唐遹助成其議會編元祐黨遹以爲多漏畧給事中劉逵駁之左轉戶部侍郎俄遷工部尚書兼侍讀踰年以樞密直學士知潁昌府言者疏其罪黜滁州稍復顯謨閣待制直學士徙宣州復爲工部尚書舉馮澥自代謂澥趨操端勁忠義凜凜言者又疏其罪以得制知秀州中書舍人候綏封還之又奪待制久之還故職改述古殿直學士屏居十五年方臘陷婺遹逃奔蘭溪爲賊所殺

贊曰人物記稱遹記問過人爲文章明白簡切自成一家孫億年字白壽以祖蔭入官累遷朝議大夫有詩號雲巢集又述四朝史云瑤

進其視買廷佐陳亮之書相去豈啻哉

宋聖豐傳

聖豐字仲至號栗齋武義人嘗從朱熹學聲實甚著以太學上舍擢高第教授漢陽軍累官知臨安縣改提轄左藏庫奉祠卒豐工詩多至三千餘首有東平集二十七卷

宋王師古傳

王師古字唐卿金華人紹興甲戌進士嘗爲南劍州教授刋龜山遺書守九江建堂于濂溪祠側知崇正學歷仕州縣皆有治蹟除廣東提點刑獄卒有文集及資治通鑑集義八十卷子謙之字吉甫登淳熙甲辰進士益之字行甫淳熙進士仕至大理司直著職源漢官總錄

宋潘宗周傳

潘宗周金華人以儒學起家仕至左朝奉大夫晚得復州未上卒弟宗說仕爲蒲昌縣丞姪景非仕至中散大夫權尚書刑部侍郎兼勅令所刪修官臨安少尹景非字叔度由太學登進士第克太平州教授致仕改承事郎景愈字叔昌登進士仕至安慶教授景憲子自牧字牧之慶元丙辰進士爲福州教授歷官至常山縣令著記纂淵海贊曰豐從朱熹問學而推高第其操行可知師古由進士歷官郡邑政治有聲而諸子繼登科甲皆有著述可稱宗周宗說以儒學起家列仕州縣而諸子及孫次第進士登聲仕繼斯知吾郡儒學之盛矣

宋喻良能傳

喻良能字叔奇義烏人父葆光娶黃氏睦盜起青溪婦翁以白金千兩屬葆光窖藏之盜平婦翁亦死三子俱幼莫知金所窩葆光雖貧力辭弗受人稱其長者舉而歸之三子請奉數百兩爲謝葆光雖盜起青溪婦翁以白金千五百兩屬葆光窖藏之盜平婦翁亦死三子俱幼莫知金所窩葆光雖貧力辭弗受人稱其長者舉而歸之三子請奉數百兩爲謝葆光雖貧力辭弗受人稱其長者黃氏厥簪珥買書延師教其五子皆有成立後以良能貴累贈其父大中大夫黃氏令人良能與兄良倚同入太學又同年登進士第初禍廣德尉三獲强盜應賞格辭不受累遷國子監主簿進忠義傳起戰國王蠋止五代孫晟通一百九十人乞額之武學授之將帥孝宗

嘉歎顧侍臣曰喻良能質平正御書其名于屏問丁內艱服除以國子博士召兼工部郎官除太常丞兼舊職請外知處州尋奉祠而歸以朝奉大夫義烏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致仕鄉人慕其名立石表其地曰郎官里所著有諸經講義香山集家藏編忠義傳從子不伐倫演國衛皆進士不伐甲科倫官朝奉郎有蘆隱集良倚字伯壽卒官臨海丞有唐論策斷文選譜詩文若干卷弟良弼良弼字季直太學生特科補新喻尉有杉山堂集樂府

宋何恪傳

何恪字茂恭義烏人父榘有才畧睦寇竊發詣軍門獻策主帥楊惟忠用其言以取勝奏補承信郎監恩州酒稅營卒謀爲變密白郡守而往誅其元惡釋其詿誤上功轉承節郎神武後軍統制劉光世辟主管本府機宜文字未踰月歸謂人曰使吾二子女行有成勝吾擁使節疏侯封也恪興慨皆感勵而力學及同上春官恪中選恢欣然曰是足以報吾父矣遂謝場屋恪藏書至萬卷博覽而工于文初主

永新傳再調徽州錄事參軍未赴詣闕上萬言書進恢復二十策興朝論不合歸治園築亭奉母爲樂俄先母死所著有南湖集從孫器重器登進士終于廣昌丞善爲古詩璽亦工詩有曲江集

宋陳炳傳

陳炳字德先義烏人好古文務爲奇語登進士第爲太平縣主簿有易解嚴堂雜稿

贊曰龍川陳亮稱烏傷四君子良能于人煦煦有恩義能使人別去三日念之不釋其爲文精深簡雅讀之愈久而意若新良弼選人無親疎貴賤皆與之盡其情其文蔚茂馳騁蓋包羅衆體而一字不苟讀之亹亹而無厭何恪目空四海獨能降意于一世豪傑而士亦樂親之其文奇壯精緻反覆開闔而卒能自開其意陳炳一世不足以嘗其意而人亦不願從之游然其文清新勁麗要不可少意是非知人之明而採其文之精妙者其言能如是乎

宋唐仲友傳

唐仲友字與政號說齋金華人父棄臣爲侍御史以直言稱仕至龍圖閣朝散大夫仲友博涉羣書登紹興進士第復主宏詞科累官判建康府上萬言書上納其言再轉知台州興利除害政聲煇然俄爲同官高文虎所忌譖于提舉刑獄勘罷主管建寧武夷山沖道觀閒席捲徒學者雲集至四百餘人復肆力經史以卒其業所著有六經解諸史精義羣書新錄冷三百餘卷文集四十卷兄仲温仲義皆紹興進士

贊曰相觀潛溪集而知仲友被劾之詳然仲友既遭劾默而得肆力于學著書立說以發其蘊故雖失于彼而能得于此者蓋亦多矣復何憾哉

宋徐無黨傳

徐無黨永康人從歐陽修游修稱其文日進如水湧而山出登皇祐二年進士第仕至郡博士註五代史行于世

宋范浚傳

范浚字茂明蘭溪人家世業儒祖父昆弟皆顯宦獨浚不嗜榮利閉門講學篤志求道學者稱之曰香溪先生有文集朱熹表章其心箴篇從子端字元剛乾淳中在館閣以文翰知名者與潘緊成游清介之操以無異云

宋杜汝霖傳

杜汝霖字仁翁蘭溪人從胡瑗學至曾孫旗伯高旃仲高旌季高斿叔高旖幼高人稱金華五高旗其最也皆博學善古文旗登呂祖謙門講學篤志求道學者稱之曰香溪先生有文集朱熹表章其心箴篇從子端字元剛乾淳中在館閣以文翰知名者與潘緊成游清介之操以無異云

宋杜汝霖傳

杜汝霖字仁翁蘭溪人從胡瑗學至曾孫旗伯高旃仲高旌季高斿叔高旖幼高人稱金華五高旗其最也皆博學善古文旗登呂祖謙門旃問道朱熹淳熙開熙間旗兩以賢良方正薦未赴端平中入館閣五人皆有詩文行世

宋劉滂傳

劉滂字德霖武義人與梅執禮學于會稽號東梅西劉登大觀進士累官守建昌遇軍變死于難事聞贈朝議大夫官其子右孫從弟嘉成登政和進士累官通判楚州嘉成曾孫煥煥之孫仲實皆登進士仲實任常州觀察推官

儒學

宋呂祖謙傳

呂祖謙字伯恭尚書右丞好問之孫也自其祖始居金華祖謙之學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長從林之奇汪應辰胡憲游又友張栻朱熹講索益精初蔭補入官後舉進士復中博學宏詞科調南內宗教丁內艱居明招山四方之士爭趨之除太學博士尋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論對勉孝宗以意誠聖學且言恢復大事召試館職嘗讀陸九淵文喜之而未識其人考試禮部得一卷曰此必江西小陸之文也揭示果九淵人服其精鑒後以李燾薦重修徽宗實錄書成進秩面對言治道體統數陳剴切遷著作郎以末疾請祠歸先是書肆有書日聖宋文海孝宗命臨安府校正刊行學士周必大言文海去取差謬恐難傳後壞委館職選擇以成一代之書孝宗以命祖謙遂斷

自中興以前崇雅黜浮類爲一百五十卷上之賜名皇朝文鑑詔除直秘閣時方重職名非有功不除中書舍人陳騤駁之孝宗批旨云館閣之職文史爲先祖謙所進採取精詳有益治道故以寵之可即命辭駁不得已草制尋主管沖祐觀明年除著作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卒年四十五謚曰成祖謙少卞急一日誦孔子言躬自厚而薄責于人忽覺平時忿懥渙然冰釋朱熹嘗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修讀書記大事記皆未成書考定古周易書說圖範官箴辨志錄歐陽公本末皆行于世晚年會友之地曰麗澤書院在金華城中祖謙既沒學人即而祠之子延年

賈曰祖謙得中原文獻之傳以關洛爲宗師而取友于張栻朱熹故能研究精微探造聖賢之域宏經闡教唱道東州俾婺女之墟號稱文獻之邦其有功于吾郡者多矣而當時激其緒論者或位登台輔或表忠效節或師表當時澤被生民德沾海宇又何其宏遠也哉吾鄉之士幸生斯郡沾其殘膏賸馥其可不知所自云

宋徐僑傳

徐僑字崇甫義烏人從學子呂祖謙門人葉邦淳熙十四年進士調上饒主簿始登朱熹之門熹稱其明白剛直命以教名齋入爲秘書省正字校書郎兼益王府教授直寶謨閣江東提點刑獄以忤丞相史彌遠劾罷寶慶初葛洪喬行簡代爲請祠迄不受蘇紹定初告老得請端平初與諸賢俱被召遷秘書少監太常少卿超入觀手疏數千言皆感憤剴切帝慰諭之顧見其衣履垢弊愀然謂曰卿可謂清貧僑對曰臣不貧陛下貧帝曰朕何爲貧僑曰陛下國本未建疆宇日蹙權幸用事將帥非才旱蝗相仍盜賊並起經用無藝榷酤空虛民困于橫斂軍怨于掊克羣臣養交而天子孤立國勢阽危而陛下不悟臣不貧陛下乃貧耳又言女謁閹宦表裏用事帝爲之感動改容咨嗟太息明日手詔罷邊帥之尤無狀者申儆羣臣以朋黨爲之戒命有司裁節中外浮費而賜僑金帛甚厚僑固辭不受侍講開陳友愛大義用是復皇子竑爵請從祀周敦頤程灝程頤張載朱

熹以趙汝愚俏貪寧宗帝皆如其請金使至僑以無國書宜館之于外如叔向辭鄭故事忤丞相意力丐休致帝諭留甚勤還工部侍郎辭益堅遂命以內祠侍讀遇事盡言以疾申前請乃以寶謨待制奉祠卒謚文清

賈曰史稱僑之清修苦節惜不至乎大用豈知僑者哉君子之事君惟求夫言之聽而道之得行耳奚較其爵位之崇卑乎僑以一言感悟更革弊政煥然一新至于不受進言之寶固辭侍郎之命亦可謂其去就之正矣又烏可以患得患失之人同日而語哉

宋何基傳

何基字子恭金華人父伯慧爲臨川縣丞而黃幹適知其縣伯慧命二子執弟子禮幹告以必有眞實心地刻苦工夫而有獲基兢惕受命得聞淵源之旨學成授徒來學者衆嘗謂學者立志貴堅規模貴大克踐服行死而後已諷詩之法須沉潛玩索吟哦諷昧使人感發方謂有功謂以洪範泰之大易其言有不約而符者謂讀易者當去

其廖固支離之見以愛與占沉潛涵泳得其根源乃可漸觀文象基
淳固篤實雖嘗奉于熹然就其言發明則精義新意愈出不窮有文
集三十卷郡守趙汝騰延聘僻不就復薦于朝又牽名從官列薦景
定五年詔舉賢特薦爲婺州學教授力辭咸淳初授史館校勘兼崇
政殿說書改承務郎主管西岳廟終亦不受卒于家國子祭酒楊文
仲請于朝謚文定所著大學易啟蒙通書近思錄皆有發
揮

賈日基之學得乎紫陽淵源之懿雖師傳有自亦天分之高也而謂
爲學立志貴堅規模貴大克踐服行死而後已謂讀詩必至感發讀
易必得其根源斯又知其進學之功矣學者觀之可不勉夫

宋王栢傳

王栢字會之金華人大父師愈父翰皆從朱熹呂祖謙遊翰授朝奉
郎主管建昌軍仙都觀栢少慕諸葛亮爲人自號長嘯年踰三十始
知家學之原捐去俗學勇于求道與其友汪開之著論語通旨至居
輿地盡在同叔胸中矣呂大愚閱其禹貢圖攷曰可謂集諸家之大
成矣學者因所居舊之曰谷溪先生

以上二人貢輿

宋時瀾傳

時瀾字子瀾蘭溪人祖攸功字德茂父鑑瀾師呂祖謙寧熙辛丑進
士累官朝散郎通判台州祖謙輯書說自秦誓訴浴語未畢而卒瀾
補完之見所自爲序有南堂集若干卷季子少章字天爽由鄉貢入
太學登寶祐進士第天才絕出博極羣書由麗水縣主簿三轉攝史
館檢閱以陵廢勒罷授保寧軍節度掌書記卒所著易詩書論語孟
子大義六十餘卷又有論孟詩說易卦贊雜文古歌詩數千篇總
名所性集鑄字書卿瀾之仲父與呂祖謙同登進士爲國學書庫官
兄慤字子雲父鎬既寧尉澧師呂祖謙著尚書周官餘論未成編卒
門人私謚曰夷介先生弟洪字叔贍紹興庚戌進士亦弟其著述之富

一詳見史傳

貢曰聖人之言信乎有益于人矣然能悟之則爲聖爲賢而不知悟
者嘗多矣栢讀論語至居處恭執事敬惕然感悟棄其他慕而趨乎
聖賢之域勇于求道以至大賢之歸不亦豪傑之士哉而著述之富
議論之正開導後學誠有益云

宋傅芷傳

傅芷字升可義烏人博通諸經尤長于詩登第需次弋陽尉諸生爲
結廬子龍門山奉而學焉郡守趙汝騰萬于朝以有官不召未到官
而卒

宋傅寅傳

傅寅字同叔義烏人博涉羣書窮究根穴訂其僞謬號曰羣書百攷
唐仲友見而喜曰吾益友也及聞其升陟分陝之說語門人曰職方
輿地盡在同叔胸中矣呂大愚閱其禹貢圖攷曰可謂集諸家之大
成矣學者因所居舊之曰谷溪先生

以上二人貢輿

宋時瀾傳

時瀾字子瀾蘭溪人祖攸功字德茂父鑑瀾師呂祖謙寧熙辛丑進
士累官朝散郎通判台州祖謙輯書說自秦誓訴浴語未畢而卒瀾
補完之見所自爲序有南堂集若干卷季子少章字天爽由鄉貢入
太學登寶祐進士第天才絕出博極羣書由麗水縣主簿三轉攝史
館檢閱以陵廢勒罷授保寧軍節度掌書記卒所著易詩書論語孟
子大義六十餘卷又有論孟詩說易卦贊雜文古歌詩數千篇總
名所性集鑄字書卿瀾之仲父與呂祖謙同登進士爲國學書庫官
兄慤字子雲父鎬既寧尉澧師呂祖謙著尚書周官餘論未成編卒
門人私謚曰夷介先生弟洪字叔贍紹興庚戌進士亦弟其著述之富
由太學中嘉泰進士充浙江幹辦公事
賈曰時氏之學得之呂祖謙而繼登進士雖仕不大顯其著述之富
爲時論所推若少章又所謂傑出諸時者矣

宋王象之傳

王象之東陽人著輿地紀勝若干卷

宋馬之純傳

馬之純字師文東陽人登隆興元年進士第初爲嚴州比較務終于
授從游者以百數名人科士多出其門
贊曰郁與從子南一俱中魏科歷官博士從游者至數百人斯可知
其學行之高矣

宋陳大猷傳

陳大猷東陽人舉進士著書集傳用朱子穪經法呂子讀詩記例采
輯羣書附以已意由從仕郎兩浙轉運使准備差遣除六部架閣宋
季其說盛行
贊曰大猷以進士舉難仕不大顯而著述甚富能使人皆行其說斯
不爲空言矣

宋方鳳傳

方鳳一名景山字韶父浦江人八世祖資字逢原中嘉祐八年進士
第歷官知眞州未上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資生楊還字還舉以文章
名中元祐三年進士以吏部侍郎出爲河北轉運使殁贈大中大夫

鳳嘗以策干陳宜中不能用後得薦授容州文學未赴
陵東陬間發爲詩歌至三千餘篇曰存雅堂集性不喜佛老讀唐傳
奕傳壯其爲人摭奕後闢異教數十事以儗高適篇曰正人心書子
楊亦工子詩

宋吳思齊傳

吳思齊字子善其先居處州大父壻永康陳氏遂爲永康人思齊受
學外祖陳亮用父蔭補官攝嘉興丞數以書干朱臣用事者言賈似
道毋衰不宜黜歯得賣文及翁顧忌爭不力猶不爭耳又言御史俞
浙以論謝堂去職宰相塞言路如朝廷何凡所爲要以直遂其志後
與閭人謝翱浦陽方鳳友善相與放游山水間探幽發奇以泄其憤
旅感慨之意遇意所不釋或望天末流涕曉得寒疾耳瞶自號全歸
子遂以名集
贊曰栢居浦陽閭諸長老語及方鳳吳思齊事未嘗不歎祉起敬及
觀其所著多忠憤激切危苦悲傷是蓋有諸內必形諸外者矣二人

孟有賴大事記及文集

宋葉由庚傳

葉由庚字成父義烏人從徐儁游與何基王栢往來尤密嘗謂古人
知行並進閒一善言見一善行未之能行惟恐有聞若乃爲言語文
字攫蔽奪其精神必待知至而後行是終無可行之日也人以爲名
言稱爲通齋先生

宋王侃傳

王侃字剛仲號栗齋王栢從子受業于何基有詩若干卷
贊曰之純受知張栻遂潛心經學由庚從徐儁能明知行並進之說
道毋衰不宜黜歯得賣文及翁顧忌爭不力猶不爭耳又言御史俞
浙以論謝堂去職宰相塞言路如朝廷何凡所爲要以直遂其志後
與閭人謝翱浦陽方鳳友善相與放游山水間探幽發奇以泄其憤
旅感慨之意遇意所不釋或望天末流涕曉得寒疾耳瞶自號全歸
子遂以名集
贊曰栢居浦陽閭諸長老語及方鳳吳思齊事未嘗不歎祉起敬及
觀其所著多忠憤激切危苦悲傷是蓋有諸內必形諸外者矣二人

宋施都傳

施都字景文義烏人由太學內舍登高第官國子博士從子南一字

者豈非古所謂氣節不羣之士也哉

宋黃景昌傳

黃景昌字清遠一字明遠浦江人從方鳳吳思齊謝翱游授通經傳事旣撰周禮問答一編上之轉一官隆興元年登龍飛進士甲科換宣義郎累遷眉州通判以卒有詩數百篇名征西隨筆子淦夫尤工于詩號南坡居士孫時榛以尊恩入仕曾孫登賓詔元年進士第

宋陳薇傳

陳薇字斯士東陽人從呂祖謙游經術淹貫文章爾雅登淳熙八年進士第累官國子博士三轉至著作郎積階朝散郎會輩臣薦議將改除參議官遂白兩以歸薇恬靜有守不汲汲于進取有文集二十卷子行可沿海制司幹官

宋徐文鐸傳

徐文鐸字文伯一字伯友東陽人登紹熙進士第又試宏詞科仕至三衢倅攸周覆作漢官又作唐書傳註補註總二百卷號徐氏唐書又以唐書糾謬訛舛作釋糾旗繆十卷嘗尉山陰作復鑑湖議人以

爲確論子商霖仕終遂安宰

宋何淡傳

何淡字履常東陽人嘉定三年車駕臨雍上舍釋褐分教武岡累遷秘書郎以沒淡好學恬靜官多建明所著有武牧錄武林錄子熟以恩入仕登端平進士第從父坦字一叟淳熙進士以文章稱于鄉

賛曰直可三世進士文鐸兩中科名薇之淹貫經術彦和之發徵耆秋淡之恬靜好學皆極一時之選惜仕不稱才僅止郎倅由其操履端方不希倖進所謂守道而安命者已而冠以博聞廣識坐累素檢爲時論所黜至其恢復秘畧補正忠言及他著述又可觀其學術矣

宋戚如愚傳

戚如愚字少白金華人從呂祖謙游登紹興進士第授柳州教授累遷國子博士時相欲用爲諫官諷使贊啓確然不屑出知袁州政蹟

趙彦秬傳

趙彦秬字周錫東陽人師事呂祖謙精春秋在氏作發微一百篇以

宋邵囷傳

邵囷字子貞白先生

邵固字萬宗蘭溪人淳熙八年登第授柳州教授改潭州朱熹方師湖南芸遍其學行晚歲由楚州奉祠歸家名其堂曰今是著禮記解讀易管見今是堂集

宋章如愚傳

章如愚字伋卿號山堂金華人慶元中登第仕至朝奉郎國子博士所著有山堂考索

宋楊與立傳

楊與立字子權蘭溪人歷官至奉議郎知遂昌縣嘗游朱熹之門學者多宗之輯朱子語畧二十卷

宋應鐘傳

應鐘字子和蘭溪人登博學宏辭科官至太常寺簿開州知府有書約義禮記纂義

宋張森傳

張森字餘之浦江人以明經補太學生授潭州儒學教授後解官歸所著有靜軒詩集子恕慶元儒學教授

贊曰少受學呂祖謙而著子政蹟森以明經而久于典教困窶與立俊卿皆有著述以發其蘊足以表見于世云

儒學

元金履祥傳

金履祥字吉甫蘭溪人從會稽景文以孝行著稱名聞于朝爲改所居鄉曰純孝鄉履祥博涉羣書師事王柏後登何基之門柏告以先儒之言居敬以持其志立志以定其本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此爲學之大方也基又告以理欲之分別當自今始自是造詣益邃時宋之國事已不可爲遂與同列數人築室于金華山中曰仁山以文學知名於時柏既卒基又卒履祥獨遵師說講明不輟學者稱爲仁山先生元初屢徵不起著通鑑前編二十卷授門人許謙曰二百家之說是非繆于聖人乃著通鑑前編一十卷授門人許謙曰二

帝三王之道其徵在於治行宜後王所當法戰國申商之術其苛法亂政亦後王所當戒則是編不可以不著也他所著四書疏義考證又合二十卷所居仁山學者稱爲仁山先生元初屢徵不起著通鑑前編二十卷授門人許謙曰二百家之說是非繆于聖人乃著通鑑前編一十卷授門人許謙曰二

元許謙傳

許謙字益之金華人父航登淳祐七年進士第謙生數歲而孤始能言世母陶氏口授孝經論語入耳輒不忘稍長受業金履祥之門履祥語之曰士之爲學若五味之在和醯醬所加則酸鹹異子來見我已三日而猶夫人也豈吾之學無以感發子耶謙聞之惕然居數年盡得其所傳之奧讀四書有疑說二十卷讀學者曰學以聖人爲準的必得聖人之心而後可以學聖賢之心具于朱子四書願其辭約意廣讀者焉可以易心求之乎讀詩集傳有名物鈔八卷以補先儒之未備讀書叢傳有叢說六卷觀史有抬忽幾微文有自省編他如九流百家老釋之書亦洞究其蘊所爲詩文非扶翼經義網維世

元柳貫傳

柳貫字道傳浦江人父金字時攝提咸淳三年右科進士第爲高郵令宋季城實山民倡亂火金所居邑令欲捕斬之金白令戮其渠餘悉縱不問眾感金造室廬還之貫自幼好學六經百氏異教外書靡所不通受經于金履祥必欲見諸躬行學文于方鳳吳思齊爲文沈鬱奮容涵肆演迤用察舉爲江山儒學教諭累遷國子博士轉太常博士柄國大臣欲以其祖配食孔子廟眾莫敢忤貫毅然却之有神降于洛長史上言乞加封號貫言神奸鼓民宜下所司禁之禮部如其言泰定三年提舉江西等處儒學興學延師士風大振至正元年召爲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官到官僅七閱月以疾卒所著有文集四十卷雜著書文一十五卷云

貢日人物記云貫局度凝定燕居默坐端嚴若神即之如入春風中久與之處未嘗見其疾言遽色生平以獎進人材爲已任故膳其德容莫不氣奪而意消斯所謂得夫性理之學而見諸躬行者歟

元吳師道傳

吳師道字正傳蘭溪人博涉羣書弱冠讀西山遺書翻然有志于爲已之學嘗以持敬致知之說質于許謙謙復之以理一分殊之旨由是心志益廣道履益深登至治元年進士第授高郵縣丞調寧國路錄事會歲大旱師道勸閭右出粟賑之又言于部使者轉聞于朝賑以粟鈔由是存活者三萬餘人遷池州建德縣令豪民侵佔學田師道按其圖籍悉令歸學建德非茶區民苦茶稅師道白于上減之民困以甦臺省重臣薦子朝召爲國子助教歷博士丁內艱歸以奉議大夫禮部郎中致仕所著有易詩書雜說春秋胡傳附辨戰國策校註敬鄉前後錄及文集二十卷藏于家

貢日助承家傳呂祖謙之學卒成名儒觀其自傳亦有勵于後學云

元黃溍傳

黃溍字晉卿義烏人母夢大星墜于懷乃有娠歷二十四月始生幼俊異明經著文中延祐二年進士第授台州寧海丞累遷國子博士改江浙等處儒學提舉上納祿侍親之請以秘書少監致仕未幾召除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尋兼經筵官陞侍講學士仍兼前職累階中奉大夫上章求歸不俟報而行帝閔之道使者追還京師復爲前官久之得謝而歸七年卒贈中奉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江夏郡公謚文獻所著書有文集三十卷筆記

贊曰語天妻介特在州縣惟以清白爲治在朝廷不登權勢之門君子稱其清風高節博極羣書而約之至精剖析疑難多先儒所未發文辭布置嚴謹援據精切俯仰雍容不大聲色學者尊師之

元吳萊傳

吳萊字立夫直方之子也天資絕人七歲能屬文凡書過目輒成誦嘗往族父家日易漢書一帙以去族父迫扣之朗然而誦不遺一字三易他編皆如之衆驚以爲神延祐七年以春秋舉上禮部不利退居著書授徒有文集六十卷雜著書共一百七十卷嘗以御史薦

調長蘆書院山長未上卒

贊曰萊嘗主相家示諸父作文之法有篇聯欲其脈絡貫通有段聯欲其奇偶迭生有句聯欲其長短合節有字聯欲其賓主對待作賦有音法欲其倡和閎闊有韻法欲其清濁諧協有辭法欲其呼吸相應有章法欲其布置謹嚴要皆不越生承還而已然字有不齊體亦不一隨其類而附之不使玉瓚與瓦缶並陳斯爲得之此又在乎三者之外而非精擇不能到也又云作文如用兵兵法有正有奇正是法度要部位分明奇是不爲法度所縛睹目之間千變萬化坐作進退擊刺一時俱起及其欲止什伍各還其隊元不曾亂總有志爲學者于是求之其有益已

元陳樵傳

陳樵字君采東陽人祖嘉仕元階登仕郎父取青國學進士從石一鰲與聞考亭之學樵幼學于家庭受經于李直方于書無不讀窮探羣經愚一洗支離穿鑿之陋爲文務出警策不蹈襲古人遺轍嘗言爲文舍六籍弗講而事文辭窮語何哉所著文有鹿皮子集飛霞觀藁及他著書合數百卷性至孝父病風舉晝夜扶持歲久益勤後患痰疾氣弱不能吐樵截竹爲筒時吸而出之母歿歲久見其遺衣輒奉之而泣生平未嘗言利苟非其義千駟萬鍾弗爲動家雖蕭條饒于貲將徙鄽喬梁之習惡衣菲食以終其身遇歲歉竭粟賑閭里白叟來

贊曰宋太史銘樵墓文云樵以超絕之資曠視千古若一旦暮期以孔子爲師而折衷羣言之是非可謂特立獨行而無畏懼者也非人家其能之乎考其言行表裏不違君子人哉

元陳堯道傳

陳堯道字景傳義烏人父希聲以文學爲後進師堯道好學不爲浮游物表以能詩知名弟舜道朝出耕夜歸讀古人書薄已而厚物緒紳稱之謂可比古之獨行君子云

贊曰黃溍跋堯道遺文謂其依隱玩世而寓意于文辭至于死生之際處之裕如其有合于聖賢之學而出乎性命之正者嗚呼堯道斯可以爲不朽矣

元王炎澤傳

王炎澤字威仲義烏人嘗從徐僑門人傳考亭之學治舉子業宋亡無意仕進益探聖賢微旨講道授徒久之部使者薦爲東陽常山兩縣教諭遷石峽書院山長所至以善教稱已而棄官歸隱于家學者

尊爲南稜先生炎澤待人一本于誠言論磊落無所隱蔽莫不敬服講說務推明大義不事支離穿鑿爲文簡質而主于理詩極溫厚而間出奇語不以靡麗爲工有南稜藁二十卷二子艮玉常山教諭艮

元葉謹翁傳

葉謹翁字審言金華人曾祖邽受業呂祖謙仕宋爲大治縣主簿以其學授徐僑父霖以家學教授鄉里仕元卒官將仕佐郎蘭溪儒學教授謹翁于書無不讀得家傳之緒卓然自立一時諸老儒皆樂與爲友由教官累遷婺州路司獄階將仕郎以老請謝事授承務郎温州路同知瑞安州事致仕命下以疾不起謹翁事親孝治家有法所居齋曰四勿自號曲全詩文和易平實有四勿齋藁曲全集

元石一鰲傳

石一鰲字晉卿義烏人宋景定甲子鄉貢進士少從王世傑得徐僑之端緒蘊奧學茂而聲遠從學數百人多取高第晚年覃思于易著

五言摠論十卷

贊曰炎澤謹翁一鶚俱承徐僑傳朱子之學或仕或隱名著鄉郡黃溍親淑三家餘論而以道德文章振耀當時所謂青出子藍而青于藍者而炎澤之孫稱承溍之學名亞于師而稱之子紳紳之子稔引而勿替君子之德亦遠乎哉

元劉應龜傳

劉應龜字元益義烏人落落多大志宋咸淳間游太學馬丞相高其材將妻以女應龜不可由是名稱籍甚久之當以優陞解褐德祐失國退隱南山之南人稱爲山南先生部使者強起主教鄉邑尊以疾卒所著有夢稿痴稿兩留稿

贊曰黃溍述應龜學本經濟而以簡易制行讀書務識義趣爲文雄肆俊拔一出于已不趨世好而世亦莫之有好焉

元閩人夢吉傳

閩人夢吉字應之金華人父說老號桂山翁從王柏受經以授夢吉

父子自爲師友夢吉手抄七經傳疏深究義理閉戸十年悉通奧旨學者爭趨之泰定中取鄉貢用薦者爲校官累官泉州教授至正戊戌調慶元總管府知事

贊曰王稚撰夢吉墓文稱其立誠以致乎本推善以及乎人表裡融通終始純一所謂有德之君子聞者無異論云

元戚仲戚傳

戚仲戚永康人高祖如珪兄如圭如玉並受業呂祖謙皆舉進士如珪歷官朝奉郎知袁州軍州事曾祖宋祥以蔭補官從政郎廣德軍司法參軍祖紹隱居養親人稱爲貞孝先生父象祖信州道一書院山長仲戚從許謙問道潛心性理之說旁通諸子百氏主教呂氏師法嚴謹學者敬憚之扁其書室曰朝陽人尊之爲朝陽先生所著有春秋纂例等書

贊曰仲戚承家學之傳而進之以許謙考亭之緒研究覃思心融神會以淑諸人以行于家可謂好學之君子而能世其家者矣豈必傳

珪褒組而後可稱哉

元朱震亨傳

朱震亨字彥修義烏人豪邁俠貧聞許謙承考亭之緒門揖衣至門執弟子禮謙爲開明聖賢大旨震亨心領神悟抑其疎豪歸于粹美而欲見之實踐嘗應試秋闈不利喟然嘆曰修齊政治皆一理耳苟能推一家之政以達鄉閭寧非仕乎乃建祠奉祭講行朱子家禮屏釋老之誕罷瀆神之祀持公平以服衆心排紛難以安閭里人多德之俄母病延醫因自悟曰人子而不知醫或委之庸夫寧無失乎于是參究醫學博求名師得羅知悌之傳治症多獲奇効蓋其理明識精所學必過乎人嘗著宋論格致餘論風水問答他如醫家發明甚多學者因其所居稱丹溪先生國朝有戴原禮周觀道戴原禮浦江人精究震亨醫學之旨名聞于朝召除太醫院御醫治症多取奇効寵遇殊渥尋陞院使以年老致仕

周觀道字景暹金華人醫學與原禮伯仲間而事母盡孝人稱爲全

孝先生永樂初以醫學薦授曾府良醫正王聞其孝行待以殊禮書江南孝義家賜之人以爲榮

贊曰震亨聞許謙之言超然領悟棄仕俠之習趨聖賢之徒不亦豪傑之士哉觀其齊家以禮鄉黨敬服屏斥道釋罷黜淫詞又豈非見諸實踐者與然醫學蓋其餘事耳而因親以及人又何其博施已乎

元鄭濤傳

鄭濤字仲舒浦江人父鑑字景明性夷曠吟咏終日忘倦有薦爲江山儒學教諭不赴以仲舒貴贈奉直大夫禮部郎中詩文有正齋集

仲舒受業柳貫吳萊以文翰知名用薦者爲經筵檢討每進講天于爲之首肯權參贊官三轉陞太常博士階奉議大夫論張士誠不當賜謚時宰怒被黜退居撰著有莉房集若干卷子枋

枋字叔車爲詞章遒筆立就父宦冀北以國破存亡莫測叔車裂裳裹糧往省道金陵幾卅江浒時父道至患病頗重見子喜甚其病隨愈緒紳稱其孝感爲詩美之

元鄭泳傳

鄭泳字仲潛浦江人父敏字彦貞喜施與每歲揭豐食分餉饑殍以仲潛貴封江浙行省左右司都事仲潛受業宋太史以文章知名從兄伸幾游燕京丞相脫脫延教胄子素太傅府掾史從征高郵平六合轉承務郎温州路總管府經歷決獄平反爲多後棄官養親所著有半軒集家儀等書

貢日伯父仲舒仲潛天分過人而師傅有自其文章德業垂諸簡册稱諸緒紳斯可傳于永久矣後學之士其有足徵焉

元呂溥傳

呂溥字公甫永康人從許謙學講究經史悉領其要爲文馳騁雄暢詩動蕩激烈治家以禮冠婚喪祭一遵朱子所著有大學疑問史論竹溪詩文若干卷勉洙

洙字宗魯師事許謙載經明難多先儒所未發同門之士服其精敏方肆力爲文俄以疾卒所著有太極圖說大學辯疑

貢日溥洙俱師許謙之學施于家而見諸論者朱太史又銘其墓而表章之斯足爲不朽矣

元張衍傳

張衍字朝佐金華人延祐間爲湖學正以正道開示學者爲士林所推自號順齋後以慶元路儒學教授致仕子主善承家學至元間爲衢州路儒學教授號木齋

元于石傳

于石字介翁蘭溪人從王定菴游接聞考亭之緒爲文確有根據後一意爲詩豪健奇瞻有詩七卷

元陳深傳

陳深字仲衡永康人經明行修文辭典雅有華溪賦見縣志

元胡仲勉傳

胡仲勉永康人淹貫經傳學者尊之所著有石屏集

元趙亘恭傳

趙亘恭字敬德蘭溪人受業吳師道建聚星樓延接名士親炙言論所學日進宋太史爲序其文傳稱縉紳云

元童亘仲傳

童亘仲蘭溪人詩集處世商書田進士授通州同知調河間路治中

元亡退歸田里

元陳公舉傳

陳公舉字正臣浦江人善屬文與兄公覲日與方鳳吳思齊爲文字交至元末任本縣儒學教諭累遷江浙儒學副提舉與趙孟頫爲同僚用薦者應奉翰林文字甫四月卒（公覲邑志作公凱）

公覲月泉書院山長公舉子昌翁亦能文本縣儒學教諭

贊曰張衍父子教授一州石澗仲勉亘恭隱約田里公舉父子兄弟亦僅止薄官未遂顯達亘仲雖獲佐職州郡遭時多艱而國事去矣亦命矣夫

儒學

明葉儀傳　明鄭柏著

葉儀字景翰金華人受業於許謙謙語之曰學者必以五性人倫爲本以開明心術變化氣質爲先以爲己爲立心之要以分別義利爲處事之制儀朝夕惕厲研究奧旨已而授徒講學士爭赴之謂弟子曰聖賢言行具於六經四書其微辭奧義近世先儒之說備矣學者由其言以求其心不可堅執己意而妄有是非涵泳從容久自得之王師下金華召儀爲諮議以老疾辭隱居養親所著書曰南陽雜藁及他著述

贊曰吳沈摭儀墓文稱其理明識精一介不苟安貧樂道死而不變誠哉是言已所謂有諸內必形諸外者其儀之謂乎

明范祖幹傳

范祖幹字景先金華人少從許謙受學悉能得其旨趣謙嘗語人曰祖幹眞有志之士吾之學得其傳矣祖幹以誠意爲主而嚴之以愼獨持守之功誘引學者拳拳眞切惟恐其不入於善嘗有薦爲西湖書院山長領職未逾月以養親辭歸孝行甚篤郡守嘉之表其所居之地爲立純孝坊學者因稱曰純學先生所著詩文及他著述合若干卷

贊曰祖幹字景先金華人少從許謙受學悉能得其旨趣謙嘗語人曰祖幹眞有志之士吾之學得其傳矣祖幹以誠意爲主而嚴之以愼獨持守之功誘引學者拳拳眞切惟恐其不入於善嘗有薦爲西湖書院山長領職未逾月以養親辭歸孝行甚篤郡守嘉之表其所居之地爲立純孝坊學者因稱曰純學先生所著詩文及他著述合若干卷

贊曰祖幹受經蘿山親炙言論所益多矣匪惟言論而又示之文辭何其幸與故觀其文原則知爲文必在養氣而以六籍爲本孟子爲宗次之韓子歐陽子應世之論文無以加於是矣至其自題畫像則云吾心與天地同大吾身與聖賢同貴奈之何墮於曲學局乎文藝亡其眞實之歸溺此浮華之麗又云用致知爲進學之方藉持敬爲涵養之地由是觀之其自期待爲何如哉舍是而求其所學於文字之間亦末矣

明胡翰傳

胡翰字仲申金華人曾祖漢學行聞於鄉號南崗處士父英仕元爲太平路總管府照磨蒞政有績翰幼聰睿甫七歲拾道中遺鐙候遺者至而還之初受業於吳師道繼學文於吳萊載經於許謙以賢才起翰赴京會有以金華民藉田出兵者翰爲言民情不習軍旅詔罷之授衢州教授俄奉旨纂修元史書成辭歸卜居長山之陽學者稱爲長山先生所著有春秋集義胡仲子集

贊曰吳沈誌翰墓文稱其稟高明卓絕之資爲精敏宏博之學得於外而證於人稽於今而質於古爲文簡潔清峻然寡於應酬愼於許可故得其文者或鮮信哉言歟

明戴良傳

戴良字叔能浦江人師事柳貫黃溍文章知名元季之間嘗出爲世用遭時多故泛舟江海晦迹四明山中以詩文自寓久之爲怨家舉縣憂憤而卒所著有春秋經傳攷九靈集

賛曰良博學工文而有志事功慨進非其所以至浮沉江湖隱約潛畔奈何長影而行日中危困以死君子舉措可不愼與

明吳沉傳

吳沉字濟仲蘭溪人師道之子以家學自振文名於時洪武中朝廷登進老儒特召爲翰林待制未幾陞文華殿大學士遂以文章擅名朝野久之因事忤旨法死於獄

明童冀傳

童冀字中州金華人文詞與沈齊名洪武初用薦者司訓金華尋除潮州教授遷北平府教授俄坐累而卒

賛曰吳沉老成宿學遭際於碩儒洽没之時秉筆詞垣擅名朝野可

謂儒臣之榮矣俄而以罪見誅童冀德量學富僅得教授州郡未及有爲而陷身於法何斯文之不幸也夫

明朱震傳

朱震字伯清義烏人曾祖初從徐僑上承朱熹之緒精究理學著太極演說經世補遺祖叔與承家傳之益見之爲政歷官同知黃岩浮梁二州事以朝列大夫婺州路總管府治中致仕號遯山父同字性吳幼承家學復從許謙講授研究奧旨嘗應辟爲南淮屯府幕屬未數月解職歸隱以所居曰希軒遂以爲號伯清少讀父書刻苦厲志涉貫經傳悉領要義既而學文於黃溍柳貫遂以文章知名國初應召纂修元史聖朝日歷擢授翰林國史院編修官授經筵府檢閱長史久之而耳病聾遂致仕而歸窮經講論採研聖學嘗取朱熹語類摘其輔義名曰理學纂言其爲文謹嚴簡密辭旨深悉而義理明達識者以文章知名永樂初薦授國子助教以疾卒於官縉紳傾之

賛曰柏遷東陽求芾遺稿無從可徵爲之吝嗟嘆息噫世之爲文其散亡磨滅者豈獨芾哉信畔所以爲詩甚多其幸存者惟春草軒集草

閣集耳餘亦無傳焉

明何壽朋傳

何壽朋字德齡金華人受業於葉儀窮理守道未嘗妄干於人士論高之以歸全自號隱居教授洪武初舉孝廉以二親俱老僻父没以所居宅易地以葬焉

明汪與立傳

汪與立字斯道金華人受業於范祖幹與壽朋德行相伴而文學稍優議論亦差勝嘗謂學者當觀古人爲不足徒視今人爲有餘人以爲名言洪武中嘗爲本府儒學訓導

明汪仲壽傳

汪仲壽字仲山金華人善記覽經史百家靡不窮究尤耽性理之說號靜齋所著有靜齋稿

明張端臣傳

張端臣字正卿浦江人治書易禮三經洪武初薦授本縣教諭從子遷應賢良舉洪武中除保定府易州知州

明滕浩傳

滕浩字至剛金華人洪武中以詩經舉爲郡學訓導義烏王紳薦之蜀府召爲校文賜詩以還永樂初以年老致仕隱玉壺山因以自號紳序其詩有春空層雲秋漢飛隼之稱

明汪雨傳

汪雨字潤之金華人從葉儀游家居講授行義著稱守令敬禮之歌詩俊雅有集若干卷

明宗誠傳

宗誠字仲實義烏人受業許謙經明學邃家居授徒所著有孝友通紀及詩文子思齊以詩名任本縣儒學教諭

明何傅傳

何傅字宗文義烏人以文辭名洪武中以明經授蒲建甫田縣知縣宦遂以清儉自居所著有松山集

明馮翊傳

馮翊字原輔義烏人受業許謙洪武中以明經薦除臨江府新塗知縣所著有崑山先王集

明馮損傳

馮損字伯茂義烏人好學清介以耆民召授江西鉛山縣丞所著有四松軒稿從弟仲庸所著詩文有梅溪漁隱集子鉅字大綱詞翰有稱登永樂鄉貢進士陞大學壽以目疾辭歸

明那忻傳

那忻字師魯金華人從范祖幹議析理學詞翰知名洪武初應召赴京以足疾辭歸隱居教授其地有鶴虎兩崖號雙崖處士有詩稿若干卷子旭字景陽永樂初登進士第宰宿松善政著稱陞工部員外郎宣德初超授河南左參政

明呂肅傳

呂肅字伯剛金華人倩修志學受經於葉儀研究旨趣隱居栗山喜爲歌詩大篇短韻震蕩耳目有栗山稿傳於世

贊曰吾郡性理之學由何王金許承考亭之傳遞相授受以啟來學紳嘗薦爲義烏訓導久之其家任造版籍吏以遲緩上聞用例遷謫後進之士能探採其旨奧者葉范是已繼其緒者惟壽朋與立其人焉仲壽之博涉經史端臣之兼治三經悟雨誠傳翊損忻肅又皆見乎著述以發其蘊信乎吾郡之不乏賢矣

明俞慶傳

俞慶字大有義烏人好學有文從黃溍受業又與王袆友善名稱籍紳嘗薦爲義烏訓導久之其家任造版籍吏以遲緩上聞用例遷謫而卒所著有養素藁八卷子恂

恂字子嚴篤學工文從游宋太史嘗用薦爲金華府儒學訓導隨父坐謫相繼而没君子哀之所著有尚志齋稿一十卷

贊曰俞慶師友名儒知名於時而子恂學文於宋太史相與之琢磨論議所謂益者之友不幸父子謫死遠方嗚呼悲哉

明呂文燮傳 府志作呂燮

呂文煥字恢明永康人父杲字子敬博覽經史教子攻書煥承家學
復從朱長史游攻古文辭洪武中吳沈薦於朝歷官周府左長史尋
以府僚被罪遷坐巳而得釋改刑部郎中未幾因事忤旨遂卒於獄
縉紳哀之所著有雙泉文集若干卷
贊曰文煥受學朱長史而厝吳沈之薦列職大夫斯亦遭際矣巳而
遷被譴有而復坐卒死於法又何其不幸也夫

明鄭濟傳

鄭濟字仲辭浦江人受學於宋太史爲詩文多出新意所著隨燬不
欲留稿書法得晉唐諸體洪武癸酉高廟以義門能循禮法遣使至
家年三十者應召赴京凡二十四人問才德孰優景以濟對授左春
坊左庶子階奉議大夫日侍左右獻替爲多後徵弟沂爲禮部尚書
賜濟楮幣以致政歸家從姪燧字允資歌詩俊逸尤工楷書見稱士
林
贊曰相家以孝義被召時相黍與行列沐天語之褒嘉承彤廷之寵

寀選留拜春坊之命賜歸有實楮之頒而伯父濟叨榮終始恩賜致
政遄邁之隆盛矣至矣

明樓璉傳

樓璉字士連義烏人父光亨字景文性警敏學詩於吳萊宋太史序
其梅溪詩藁稱爲法度之詩璉好學善文從游宋太史爲同門所推
洪武中由儒士召試累官翰林侍讀尋卒

明劉剛傳

劉剛字養浩義烏人刻苦攻學寡合少容嘗游京師學文於宋太史
士林相與推薦卒無所就抱貧而歸參議浦陽王應延教諸子久之
爲鄉里詿誤法死京師

明葛信傳

葛信字誠夫東陽人以文辭知名請益於宋太史名稱士林薦授湘府
紀善俄以疾卒於官矣

明樓愍傳

金華賢達傳卷十一　八

樓愍字希仁義烏人喜攻文詞嘗游學廬山不憚寒暑負笈往來士
友稱之後隱居教授以師道自任焉
贊曰相與璉剛信愍爲同門友而相齒居少議論多所劘切而推譽
則有過焉四人者或仕或隱知名於時今皆不可作矣而相幸生人
世而嘆所業之無成有媿於師友已夫

明傅藻傳

傅藻字伯長義烏人受業黃潛以才行見稱洪武初由本邑校官應
召赴京累官監察御史遷武昌太守後超拜河南廉使以卒
贊曰藻從碩師而遭際昌運致身顯要可謂榮遇矣而其文章政事
寂然無聞可慨也歟

明王悊傳

王悊字文英金華人文憲公柏之裔孫洪武中由明經薦授本郡學
訓導遷盱眙縣訓導薦陞丹徒知縣以能聲稱尋罷歸永樂初應召
入文淵閣纂修大典書成除翰林典籍掌文淵閣秘書秩滿致政歸

老士林榮之所著詩文有倘拙齋稿

明貝泰傳

貝泰字宗魯金華人端嚴秀整文行過人由鄉貢進士爲校官永樂
初薦擢國子助教尋陞司業六館之士翕然尊之成以爲得師久之
超拜祭酒名稱烜然
贊曰金華爲文獻之邦人材輩出悊以通經興籍翰林引年致政爲
郡碩望泰經明行修典教國子由司業而陞祭酒可謂極儒臣之榮
矣吾郡之士其亦有光耀云

明鄭楷傳

鄭楷字叔度浦江人自垂髫侍父貞孝受業宋太史善屬文工於筆
札太史亟稱之緒紳推其學行達之藩府永樂初蜀王朝京師奏除
王府教授王見之大喜有公來雪山重之稱寵恩禮過優渥特殊時
賜敎言以表其孝義褒其學行勸講十有餘年恭勤輔導終始不渝
應教詞翰咸稱膺旨嘗云無媿潛溪潛溪蓋太史別號初太史以累

西行次夔州而沒旅葬於夔家累謫居茂州叔度啟王給道里費令
太史孫恪還葬成都命恪給田以供祭享復命叔度爲文
以誌其墓已而尊爲賓師賜號醇翁久之王憫叔度年老奏陛長史
致政還歸錫賚更蕃靡不周至復屢書歸來軒織錦成文以賜因以
唐翰揭諸蕪處之軒永樂乙酉同致政御史兄輸朝覲京師皇上嘗
勞燕賞復賜爲善書朝野以爲榮兄沒綜理家政以詩書忠孝訓飭
子孫諄諄懇懇眾皆悅服所著詩文蜀王賜名鳳鳴集弟棠相
棠字叔美從宋太史游工古文辭太史稱其善於馳論永樂丙戌大
臣薦於朝命纂修大典書成詔選次文士叔美名在第一廷試除翰
林典籍掌文淵閣秘書時仁宗爲太子監國南京選該博儒臣更番
進講且備討論典故叔美與王汝玉等九名在選中叔美每體程子
崇政說書意言及政治仁宗屢加首肯嘗命代祀先聖頒犒臣語其
至誠秩滿陞翰林檢討後以風疾辭歸仁宗卽位入朝特加賜勞仍
以檢討致仕給傳送歸朝野榮之著有道山集金元史許侍燕好學

善書爲右族師學者尊之
相字叔端力學耽經受學於朱長史間考亭之學以究性理之旨旣
而學文於宋太史太史教之作文必以六籍爲本明乎理以充其氣
而以孟韓歐陽爲宗凡所爲文必令緒書以酬應所求及太史以累
大扃徵其所著以授相有付子斯文之囑繼以父貞義代兄死難哀
毀襄疚無意進取縉紳朋舊每欲推薦輒以疾遲謝惟癖嗜經傳潛
心玩索以眞知實踐行之於已而以孝慈友弟勤率羣從注善棄以
施人至老不厭又印施救急眞方傳布遐遠或以其名達之蜀府賜
祠其兄長史叔度稱其疾以對主願左右日叔端可謂清邁之士人
因以清邁處士稱之晚年著書有聖朝文纂文章正原續文章正宗
金華賢達傳進德齋稿子姑才學有稱
贊曰相與二兄居同義聚學同碩師而叔度以所學講授王宮閫明
叔美典籍秘閣載筆翰林學資啟沃文著
道文章德行稱重川蜀叔美棠相才不逮兄學孤士望自甘恬退抱拙
野皆名成行立致政歸休

守冲尙得天假餘年獲陪二兄杖履乎山水之間從事於几筵之末
何其幸與

明杜桓傳

杜桓字宗表金華人耽經好學由郡庠應鄉貢入太學永樂初登進
士第除趙府紀善王禮遇之爲文典雅詩尤俊邁詞林推譽之
贊曰桓之從祖性原與其子仲成皆學行純篤而相往來於相家桓
以契舊嘗過磻溪聽其言論恂恂乎豈弟之君子也已而其文詞稱
耀於時繼吾郡文獻之傳者相於桓深有望焉

明周旣傳

周旣字中和浦江人以文辭知名大工眞行書永樂初召入文淵與
修大典書成擢中書舍人書誥侍從幾二十年以老告歸詔命冠簪
致仕士林以爲榮同邑陳輔字子同才學與旣齊名同召修大典未
及授任而卒縉紳惜之
贊曰相與旣輔有同邑之契二人昔在京時嘗和相兄翰林檢討叔
美躍雙歌寄玉麟溪詞輸俱美珠玉粲然今旣列官近侍致政歸榮
而與邑之賢俊教諭劉溥洞司訓林宜儒士張公器陳宗文爲文字
之交往來觴咏以樂雍熙之治而輔未沾一命以沒何幸不幸之相
遠也哉

補遺

明劉涓得郡志作
金涓

劉涓字德原義烏人受經於許謙學文於黃溍滄厲經傳卓識過人
隱居青村學者稱爲青村先生州郡薦辟輒懇辭謝口攘會青黃豈
木所願耶吾髮已種種焉能驅馳簪組之間哉日游泳乎山水以終
其身
贊曰相觀朱太史記青村隱居稱涓爲安貞肥遯之士者其德而求
其行信足有徵焉

金華賢達傳卷之十二

卓行

宋呂祖泰傳

呂祖泰字泰然金華人寓常之宜興慶元初兄祖儉以言忤旨安置瑞州祖泰徒步往省語其友曰自吾兄之貶諸人箝口我雖無位義必以言報國當少須之今未敢以累吾兄也及祖儉沒時周必大降少保致仕祖泰憤之乃上書論韓侂胄有無君之心請誅之又請誅蘇師旦召周必大有旨祖泰言語狂妄拘管建州諫議大夫程松與祖泰狎友儻累及乃奏祖泰有當誅之罪縱不殺猶當杖竄遠方乃杖配欽州及侂胄誅詔補上州文學改迪功郎監南岳廟喪母無以葬至都謀於諸公得寒疾索紙書曰吾與兄共攻權臣今權臣既誅死且不憾獨未能葬吾母爲可憾耳及辛尹王柟具棺葬焉

贊曰□□□□□□□有憂國之心憤權姦之誤國惜□□□□□

□□□雖死不悔可謂卓絕行誼之士矣及平穉奸被誅雪冤授職而母亡身死其命也夫

宋黃中輔傳　已志作清江人

黃中輔字槐卿義烏人紹興中秦檜和議既成日使士大夫歌誦太平之美聞言其奸者捕殺之中輔作樂府題太平樓有快磨三尺劍欲斬佞臣頭之語幾陷禍不測晚歲屏居山園號細高名其廬曰轉槲枪死名聞於朝將授官而卒

宋張垓傳

張垓字伯廣金華人以恩入官呂祖儉貶時在建康帥幕聞之即解裝輕貲追至信安贈之陳亮繫大理獄垓不避禍奔走經營卒脫其難葉正則未遂時家甚貧垓館於家後正則帥建康辟垓爲潮廣總領淮東轉運同幹辦公事至老奉祠

宋汪大度傳

汪大度字時甘金華人受業呂祖謙號稱善慶元初呂祖儉性嫉奸

貶部州大度往送之伴送者淩辱祖儉大度以義折之直欲與之坐獄朱熹致書深加敬歎弟大章

大章字約叟亦從祖謙游祖儉卒於貶所大章距秋試纔四日舍之就道護喪以歸後故人路知監卒於斬喪不能歸大章走薪載其柩歸割地葬之

宋陳昭傳

陳昭字襲明義烏人從父錫登進士第爲復州教授昭少游太學借陳東上書乞斬六賊不用而歸尋以進士調錢塘尉御史陳堯臣爲權倖所擠下其子於大理獄昭納告身以贖堯臣子之罪是皆卓行之君子秋試而護祖儉喪昭之納告身以贖堯臣子之罪是皆卓行之君子者矣

宋杜伯僖傳

杜伯僖字安常東陽人宣和中梫廬盜起獻策制勝授成忠郎紹興中妖賊啸聚鄉邑帥將欲殄滅其衆伯僖曰愚民無知而從妖賊殲其渠魁其衆自散多殺何爲將聽而戢兵鄉民獲全子幼常幼偉孫士賢俱右科登弟幼常至公安令幼偉至武翼大夫士賢至肝眙令士賢子榮祖官至嵊縣丞

宋汪渙傳　府志作江渙

汪渙字德濟武義人父號汪鐵棒渙幼時以杖擊石石碎而杖全脆冠起縣檄其父子防守以少擊衆保全鄉里施平渙効勞得官後隸統制酈瓊麾下及瓊謀叛殺參謀呂祉舉軍降劉豫渙潛出境謂其屬曰吾僖誓忠義死國詎可爲降俘夜與其徒還得祉之首至楊子江無船可渡埋祉首於江皐識其處遂解甲揭鎗浮渡達行在所時方收祉家屬鞫之渙辯其事命掘渙取祉首得之埋處已不可辨獨祉女言父行時戴華陽巾緑以紫羅細以皂緑按驗不誣遂放其家

於是出獄者咸拜涣曰微公吾曹安能生忠義得白皆公力也後任廣東統領克梅寇以一矢殪其渠魁卒於官

宋陳慎傳

陳慎永康人宣和中鄉粟賑飢授忠州助教寇亂扈蹕平野慎率二子收瘞之紹興中二子良臣良能並登進士第良臣授吉州助教良能授劍浦縣主簿孫五人琛璆口口皆淳熙登第俱將仕郎良臣遇乾道大旱爲弭以活鄉民隣有遘稅悉代其償復建橋三處曰上降曰下降曰中降登道以便行役其他施惠不可悉舉子孫蕃衍儒術不替

宋吳圭傳

吳圭字彥成義烏人好施尚義太學程生從故人貸錢三十萬將葬其親同舍紿而取之使責償於其兄弗與圭如其數代償之人稱其義

宋申屠大防陳宗譽傳

申屠大防東陽人妙於鎗法宣和初草寇竊發挺身破賊鄉里賴之帥閫檄權東陽縣事與諸帥約往永康收賊大防先往薛後期無援大防戰死贈武經郎三子邂逅皆承信郎

陳宗譽字彥聲東陽人宣和間盜起安撫使俞宗譽集民兵以衛鄉井民賴以安欲官之辭不受建炎初盜復起盡力捍寇所立尤奇偉乃論賞則又固辭寇平補承信郎終承節郎而卒子六人孫男女四十二人子孫之盛鄉里罕比云

宋項德傳

項德武義人宣和庚戌盜發封肅源陷婺州邑亦隨投德率憤眾禦之破賊於城隍廟東抗江蔡西拒董舉北捍王圍大敗賊斬首獻俘不可勝計賊聞其鉦相率遁去方籍甲謀復鄉邑適王師至謀合而殲之賊聞盡銳邀德於黃姑嶺德力戰死邑人哭之聲震山谷遂畫德像於城隍廟祀之

宋陳殷傳

陳嚴字伯威東陽人狀貌奇偉膂力絕人宣和庚子睦寇陷婺州舉盜蜂起嚴與弟叟倡義集鄉兵禦之大破賊徒宣撫童貫上其功授承事郎弟士撝辟置南劍州都巡檢使

宋王豪傳

王豪東陽人刺史霆之祖也睦寇僞擾豪集眾捍禦有功補忠翊郎連帥嘉其材俾攝縣事繳授四明巡檢不赴

宋孫琛傳

孫琛字獻之東陽人宣和初盜發青溪山居之民因以爲亂琛出身捕討之稍戢而其隣以富自雄弗協陰結諸惡少爲羽翼聲勢相倚賊乃枝蔓琛之故人有吳評事者以訪琛而來道過白溪遇賊首朱氏諭以理竟爲所害已知琛與吳善益疑忌謀諸其隣邀與飲逼殺之乃合竟村洞諸黨焚掠其家乘勢攻邑城勢甚猖獗其子邦實疾走京師以其事聞授琛成忠郎并官延實爲進義校尉

宋許瓊傳 東陽縣志 瓊作璚

許瓊字世英東陽人剛毅有力善騎射宣和中懷德鄉寇起瓊集民壯攻討之鄉賴以全隨奉檄援郡城有功上其事補秉義郎攝郡事既而睦寇入境屢挫其鋒久之以兵食不繼而盜益兵攻城瓊力戰死之屍猶僵立如生能載所乘馬而歸至今廟食于鄉子孫蕃衍爲邑巨族

元丁廷玉傳

丁廷玉義烏人元季盜起縱火剽掠人民震攝廷玉謀資募眾殺賊以保鄉里事聞授武義縣醫學教諭

元吳謙傳

吳謙字仲恭浦江人世業儒父瞿聲宋秘書省校勘文字與謝翱友善翱寓謙家尋卒無嗣謙資營喪葬刻石誌墓復葉士友哀誄爲哭謝翱時人義之

元俞時中傳

俞時中字幕之金華人年十六宋季盜起晝夜避居山谷元軍有直

其叔母劉所藏處將殺之時中閨之號泣急赴謂軍士曰此吾母也
即欲殺當以身代軍士壯其言釋劉而還貢之以行北至京師語其
事公卿皆歎賞奇之使受學羅整庵中所時羅方貴幸嘉時中才命爲
其婿久之用薦者入翰林纂修本草遂爲太醫令吏遷都水監用例
補官監通州樂歲倉秩滿因求便養得諸暨州判官以歸還家父母
及劉俱喪乃爲位制服晨夕號慟如初喪聞者皆流涕

明吳綺傳

吳綺字季可蘭谿人國初越國公鎮嚴州蘭谿民有越境就食者遷
卒獲之以爲諜欲誅之死綺見部領謂曰此平民耳無能爲也乞縱
之全活數十人既而越國下蘭谿遊兵侵擾民居綺趙見越國願嚴
軍禁以安民業越國授以天杖令約束軍旅由是軍皆斂戢民安堵
焉

明鄭源傳

鄭源字仲本浦江人隱居玄麓山採藥修傳以濟人國初駐軍婺州

軍偷不繼鞫問右輸助郡守王宗顯以私憾視他姓十倍徵源家從
弟洪械繫督責源聞趋赴願以身代不許號哭於庭宗顯爲緩其徵
後從弟渙以家賠納金銀督責仍曝於烈日又往請代不允即自解
衣曝亦日中兄弟俱往身相覆以代人多義之子杖詩文雅俊宋太
史以女妻之

明吳志德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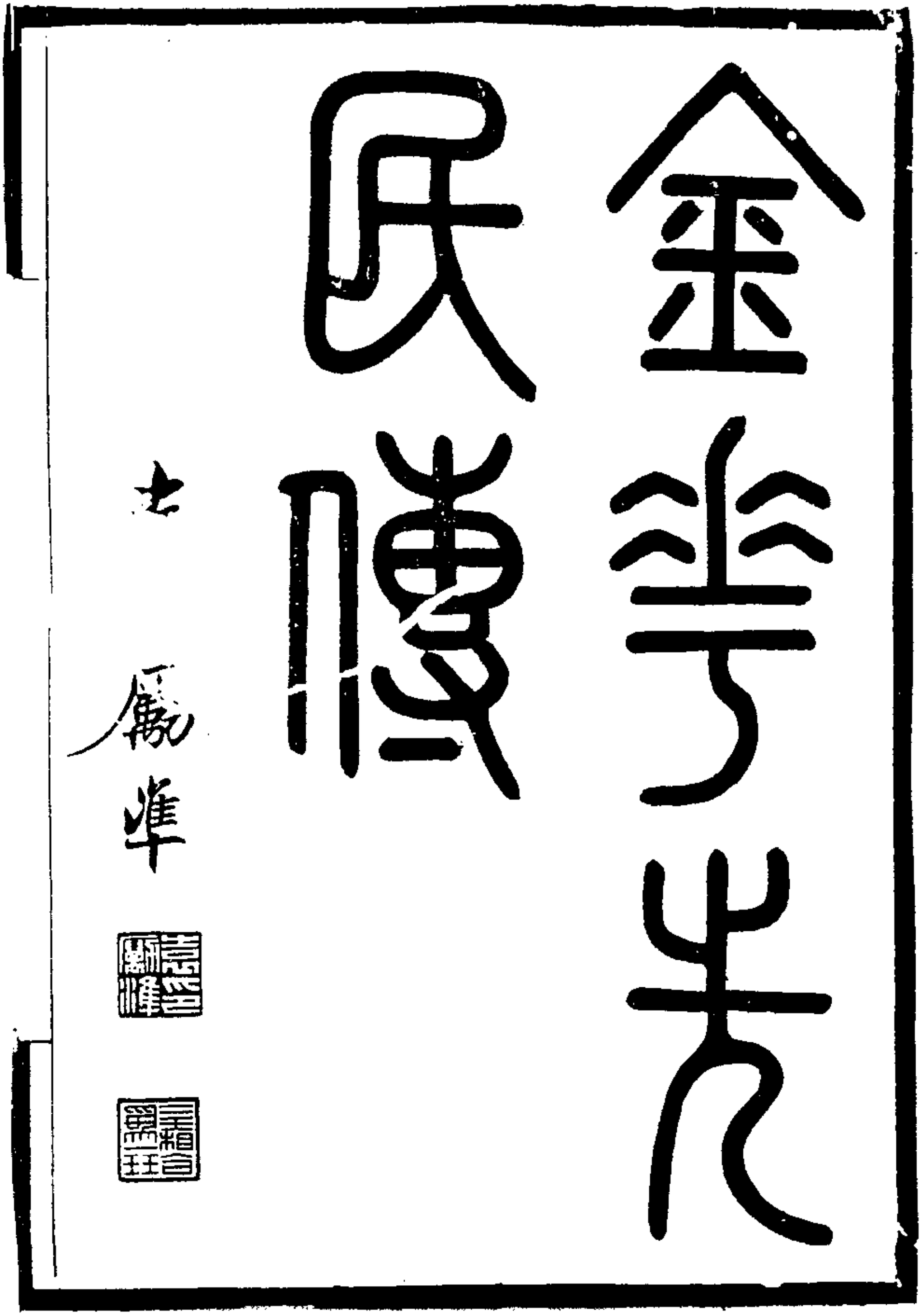
吳志德字惠卿浦江人幼倜氣節從祖直方器愛之元季盜起志德
率義勇保安鄉里王師下婺州志德領衆迎謁從取諸暨及處州皆
著勞績戮僞將獻馘轅門命志德爲統翼左元帥尋以疾辭歸子允
和允權皆以才行稱於時允權子緯字克文事母盡孝麥家有法家
被回祿先奉祠堂神主後救私室未幾營建祠宇而後搆其所居人
以爲知所先後而親賢友善詞翰推著士林云

明蔣鏞傳 舊本作可大字閏今從邑志及宋景濂蔣公墓誌銘改正

蔣鏞字可大浦江人勇敢強毅元季盜起倡衆捍衛鄉井李文忠兵

繼起徵擾鄉邑非大防宗譽德厚豪琛瓊禦之於前延玉志德可大
王威世遠捍之於後七邑之民何以遂其生乎居吾郡者其可不知
所自哉書之卓行傳不忘其功云

有明開國浦陽義門之聲聞天下其族有稱清遜處士者名柏字叔端箸有金華賢達傳十二卷金華舊邑有八與宋濂浦陽人物記婺錄一邑者不同人物記倜文學此倜儒學人物記倜貞烈此倜卓行其分類名倜亦不同所同者每人或分傳或合傳傳後各系以贊自漢唐以來以至明初懿行嘉言粲然具備洵鉅製也是書成于明宣德時合溪黃孟舒始刊行歷百餘載鄭思俊加以校訂劉涓補其缺略康熙戊子鄭璧重付剞劂道光乙酉夏其裔孫祖棨等又鳩工開雕余得結一廬藏本彙入續金華叢書尚有續文章正宗四十卷程敏政稱其去取精當今失傳季樵切宗棨



校宗康春宁

錢梿胡永子

金華先民傳目錄敘

一卷道學傳凡七人　二卷名儒傳凡二十九人
三卷名臣傳凡三十人　四卷忠義傳凡二十五人
五卷孝友傳凡三十二人　六卷政事傳凡七十五人
七卷文學傳凡九十人　八卷武功傳凡二十一人
九卷隱逸傳凡十七人　十卷雜傳凡四十一人

敘曰金華爲浙東名郡人物踵生自昔稱小鄒魯而於斯爲盛其傑然者國史固已有傳而卷帙浩繁不便考求其或鄉評可稱史所弗錄者歷世漸遠傳聞日微亦將聲銷迹泯竟與石火電光同歸變滅而已此則尙論者之所憫也吳禮部緣是輯敬鄉錄然僅止宋季且本因文以著其人其諸嘉言善行崇德茂勳無文可託者或未之詳勝國以及創業之初鄭清逸賢達傳彬彬具矣惜乎偏狥目前而往事多漏成化間太守周公所輯郡志大率襲鄭舊耳其於銓量之予奪科條之前後記載之詳略觀者均不能無遺憾焉余閱今翰七十

年亦未有嗣而輯之者居閒論古慨思有述輒本三公遺編參以歷代史傳及諸大家文集併採近世名賢家狀碑誌而附益之於是因人而詳著其事因事而核定其人分爲道學名儒忠義孝友政事文學武功隱逸雜傳十類牖而列焉總之曰先民傳其記載之體一節著稱者雖數語不爲簡羣行兼備者則累牘不爲繁要以一覽悉其人品大小之實至於舊存歷衍而事行無徵及事行僅存而無取於觀法者則皆輟而弗書以從實錄非敢謬司監定人物之權亦聊以攄景行之私焉耳尙友君子或將有取於斯云

嘉靖戊午春二月朔後學永康應廷育仁卿書

是書始自三十二年之夏至三十七年之春凡五易稿乃克成編其所引用古今書籍凡四十餘種

後漢書　吳志　唐書
宋史　元史　十九史詳節
通鑑綱目　宋名臣言行錄　齊東野語
蘇東坡文集　朱子大全集　龍川文集
眞西山文集　續文章正宗　文獻通考
黃文獻公集　敬鄉錄　吳淵穎集
宋潛溪集　浦陽人物志　王忠文公集
賢達傳　革朝遺忠錄　一統志
皇明文衡　續通鑑綱目　府志
錢山民私志　正學編　金華文統
楓山文集　金華縣志　蘭谿縣志
永康縣志　浦陽縣志略　武義縣志
東陽人物志　義烏人物志　婺忠錄
傳芳錄　文獻錄　江陰縣志
皇明通紀　東莞縣志

傳之詳者每參合三四書足成之

道學傳凡七人

呂祖謙　徐僑

金履祥　許謙

何基　王柏

章懋

語曰君子學以致其道夫天地設位而道立焉聖人所以參天地而爲三者亦道焉耳矣是故道學也者聖學也孟子所謂由堯舜湯文至于孔子其所聞而知之者此也及孟子沒而其傳泯焉更兩漢三國六朝唐五季寥寥千數百年道術將爲天下裂矣至宋周程張朱者出然後道學之傳復續當時忌者或乃剌取其名用爲詆訶排擯之地而不知此適所以爲借譽之深也其後元人纂修宋史因遂以道學立傳而表章之是可以見天理之在人心雖或暫晦於一時而弗能終掩於萬世矣吾婺　道學倡自東萊呂先生實與朱子及南軒張子爲友若徐毅齋則嘗親及朱子之門而何北山又得朱子再傳

之學於勉齋黃氏授諸王魯齋金仁山許白雲論者咸謂呂朱張爲南宋斯文鼎峙而以何王　許爲朱學之世嫡且號吾郡曰小鄒魯不其諒哉夫四海之廣千載之遠寥寥絕響者而乃肩踵接踵見於一郡百數十年之間可謂盛矣今特考論其世併以我朝楓山章先生續焉述爲道學傳冠于諸傳之首孟子有言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吾衰殊以無聞爲懼同志之士其亦有觀感而興者乎

呂祖謙字伯恭金華人宋尚書右丞好問之孫也本其郡望東萊學者因稱東萊先生其上世文獻公夷簡居壽州至右丞從駕南渡始居金華祖謙之學本諸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長從林之奇汪應辰胡憲游既又友張栻朱熹講索益精南宋語道學者莫盛於乾淳間惟祖謙與熹栻爲得其宗天下共推仰之初蔭補入官後舉進士復中博學宏詞科調南外宗學教授丁內艱居明招山四方之士爭趨焉除太學博士待次添差教授嚴州壽復召爲博士兼國史院編修

實錄院檢討官輪對勸孝宗留意聖學言陛下所當留意者夫豈鉛槧傳註之間哉宅心制事祇畏兢業順帝之則此聖學也陛下誠留意此學日就月將緝熙光明實理所在陛下當自知而自信之矣本原既得萬事有統若網在綱若農有畔非若乍作乍輟漫無操約者之爲也且言恢復大事規模當定方略當審陛下方廣攬豪傑共立事功臣願精考察使之確指經畫之實孰爲先後使嘗試僥倖之說不敢復陳於前然後與一二大臣定成算而次第行之則大義可伸大業可復矣召試館職除秘省正字嘗讀陸九淵之文喜之而未識其人考試禮部得一卷曰此必江西小陸之文也揭曉視果九淵人服其精鑿父憂免喪主管台州崇道觀越三年除秘書郎國史院編修實錄院檢討官以修撰李燾薦重修徽宗實錄書成進秩面對治道體統必一下內外不相侵奪而後安鄉者陛下以大臣不勝任而兼行其事大臣亦皆侵細務而行有司之事外至監司守令職任率爲其上所侵而不能令其下故豪猾玩官府郡縣忽省部檄屬凌長吏賤臣輕忘臣平居未見其患一旦有事誰與指麾而伸縮之耶如曰權任太重懼其不能無私則有給舍以出納焉有臺諫以救正焉有侍從以詢訪焉儻得端方不倚之人分處之自無專恣之患何必屈至尊以代其勞哉人之關高脈絡少有壅滯久則生疾陛下於左右雖不勞操制苟玩而弗慮則聲勢浸長趨附浸多過咎浸積內則懼爲陛下所譴而益肆壅蔽外則懼爲公議之所疾而益肆詆排臣願陛下虛心以求天下之是執要以總萬事之機勿以圖任或愎而謂人多有可疑勿以聰明獨高而謂智足以徧察勿詳於小而忘遠大之計勿忽於近而忘壅蔽之萌又言國朝治體有遠過前代者有視前代爲未備者夫以寬大忠厚建立規模以禮遜節義成就風俗此所謂遠過前代者也故於倣擾艱危之後駐驛東南踰五十年無纖毫之慮則根本之深可知矣然文治可觀而武備未振名勝相望而幹略未優故雖昌熾盛大之時此病已見是以

元昊之難韓范極一時之選而莫能平殄則事功之不競可知矣臣謂今日治體視前代未備者固當激厲而振起遠過前代者尤當愛護而扶持以末疾請祠先是書肆有書曰聖宋文海孝宗命臨安府刊行學士周必大請委館職銓擇以成一代之書詔謙承命斷自中興以前崇雅黜浮類爲一百五十卷至是上之賜名皇朝文鑑詔除直秘閣主管武夷山冲佑觀明年除著作郎兼國史院編修官不就添差兩浙東路安撫司參議官亦不就改主管亳州明道宮淳熙五年七月卒年四十五其學以關洛爲宗而旁稽載籍不見涯涘心平氣和不立崖異一時英偉卓犖之士皆歸心焉少編急一日誦孔子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覺平時憤懣渙然冰釋朱晦庵嘗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其所講畫將以開物成務既臥病而任重道遠之意不衰居家之政皆可爲後世法修讀詩記參取毛鄭氏之說而斷以己意其精思獨詣往往超出前人意表而亦未嘗有輕議前人之心大事記起春秋終五季書法視太史公所錄不盡用策書凡

例其條綱端緒概見於通釋解題二書暇翁嘗云伯恭大事記甚精密古今蓋未有此書考定古周易書說闡範官箴辨志錄皆行于世弟祖儉編其雜文爲呂太史集及別集外集凡三十餘卷晚年會友之地曰麗澤書院既沒鄉人即而祠之祀孔子廟庭參用宋史及正學編修

徐僑字崇甫義烏人初受學於東萊門人葉邦淳熙十四年舉進士調上饒主簿復及朱晦庵之門而卒業焉晦庵稱其明白剛直析理殊精因命以教名齋歷紹興南康司法皆以憂去開熙和戎議面大臣之首僑上書言非所以立國時多其能盡言嘉定七年由嚴州推官滿考差主管刑工部架閣文字除國子學錄召試管職除秘書省正字遷校書郎兼益王府教授請外知和州徙知安慶府十一年除提舉江南東路常平上書極言時政請詔大臣以正已之道正人憂家之慮憂國庶幾救安於已危泛治於將亂丞相史彌遠怒令言者劾罷之理宗即位禮部侍郎眞德秀奏亮直敢言如徐僑者願置之

言地不報時葛洪喬行簡在從官代爲請祠迄不受祿既遂引年告老紹熙六年彌遠卒朝廷更化收用老成落致仕除直寶謨閣提點江東刑獄尋除秘書少監改太常少卿皆辭逾年趣召入覲手疏以正心爲本知人爲急凡數千言皆感憤剴切帝慰諭之顧見其衣屨垢敝愀然曰卿可謂清貧僑曰臣不貧陛下乃貧耳帝曰朕何爲貧僑曰陛下國未計疆宇日蹙權倖用事將帥非才旱蝗相仍盜賊並起經用無藝帑藏空虛民困於橫斂軍怨於掊剋羣臣養交而主孤立國勢阽危而上不悟臣不貧陛下乃貧耳又言女謁宦官互相囊橐誕爲二豎以處國膏肓而執政大臣又無和緩之術陛下此之不慮而耽樂是從世有扁鵲將望見而却走矣時貴妃閻氏方有寵而內侍董宋臣表裏用事故僑對及之帝爲之動容太息明日遂手詔罷邊帥之尤無狀者申儆羣臣以朋黨爲戒命有司裁節中外浮費而賜僑金帛甚厚僑固辭不受除兼侍講尋兼權國子祭酒勸講之外與時宰議不合力求去帝諭留甚勤遷工部侍郎求去益堅陞集英殿修撰提舉神祐觀兼侍讀僑奏頒嗣勸講乃體貌重臣之殊禮力辭不敢當遂以寶謨閣待制奉祠卒年七十八謚文清所著有讀易記三卷雜說一卷文集若干卷僑嘗言朱子之書滿天下學者不過割裂掇拾以爲進取之資求其精專篤實能得其所以言者蓋鮮故其學一以眞實踐履爲功奉對之言剖析理欲因致勸懲弘益爲多其守官居家清苦刻厲之操尤爲人所難能王褘嘗稱其學行純篤風節高峻誠可謂道學之宗師云今祀本府鄉賢祠參用宋史及王忠文集修

程顥張載朱熹宜列從祀王安石宜廢勿祀遣汝愚宜配享寧宗廟庭事皆施行金使王樾來無國書僑請如晉叔向辭鄭故事館之於外與時宰議不合力求去帝諭留甚勤遷工部侍郎求去益堅陞英殿修撰提舉神祐觀兼侍讀僑奏頒嗣勸講乃體貌重臣之殊禮力辭不敢當遂以寶謨閣待制奉祠卒年七十八謚文清所著有讀易記三卷雜說一卷文集若干卷僑嘗言朱子之書滿天下學者不過割裂掇拾以爲進取之資求其精專篤實能得其所以言者蓋鮮故其學一以眞實踐履爲功奉對之言剖析理欲因致勸懲弘益爲多其守官居家清苦刻厲之操尤爲人所難能王褘嘗稱其學行純篤風節高峻誠可謂道學之宗師云今祀本府鄉賢祠參用宋史及王忠文集修

何基字子恭金華人居北山盤溪之上學者稱曰北山先生賦性端凝不得已而潛心義理之功居多既冠侍其父伯慧爲臨川丞朱子門人黃勉齋幹適爲其令遂師事而受業焉幹首教以爲學須辨得眞實心地刻苦工夫

隨事誘掖始聞伊洛淵源之緒臨別告之以但熟讀四書使胸次浹洽道理自見遂終身服習頃刻不忘一室危坐萬卷橫陳存此心於端莊靜一之中窮此理於研精覃思之際每於聖賢微詞奧義有疑而未釋者必平心易氣勿忘勿助待其自然貫通不立異以爲高不狥人而少變充其所知而反之於身無不允踐其實嘗言天地間惟一理散在事事物物雖各不同而就其中各有一恰好處此所謂萬殊而一本一本而萬殊者也自古聖賢相去率數百年而謂以是傳之者多是做到此耳又言自古聖賢惟一敬畏之心曾子臨終露以語人則是兢兢業業度得一生做得如此其精詣造約所以上接之統而異乎俗學者覩於此可見矣船山楊興立見而亟稱許之由是學者爭趨焉凡請問者無不竭盡而與之言嘗謂爲學莫先立志每讀朱子遠游詩見其立志之初便已有此規模晚年亦只是充踐此規模而已所謂願子馳駕軍摧險巇其剛便凜凜乎有任重道遠氣象若出門已便不敢展脚況南北東西豈有可至之理又曰義理儘

無窮未易便到極處吾輩講學各要辦得箇耐煩無我之心耐煩則不厭往復之頻無我則庶無偏私之蔽縱有未明雖十往返不憚如是則須得箇至當之歸論讀詩別是一法與諸經不同須十分掃蕩令胸次潔淨却要吟哦諷詠使胸中有所感發興起方爲有功論讀易者要當盡去其膠固支離之見以潔淨之心玩精微之理沈潛涵泳庶有以得其根源識其綱領乃可漸觀爻象玩其義理又謂讀四書須以集註爲主而用語錄以輔翼之又當以集註之精嚴折衷語錄之疏密以語錄之詳明發揮集註之曲折其淳固篤實謹守家法絕類漢儒雖一本於朱子然就其言發明則精義新意愈出不窮郡守趙汝騰蔡抗楊棟相繼聘主麗澤書院皆辭不就景定五年與建人徐幾同被特薦添差婺州教授兼麗澤山長申省力辭以爲曩者郡守嘗以開講延聘每至每辭所以不敢當者力不足也今乃聞朝命而遂起却其虛名而取其實嘗於義得安乎下知其不可而辭之上知其非僞而聽之此古今之通義也度宗立特授史館較勘兼崇

政殿說書又頻詔劄敦勉備至而捴辭益力不得已爲改承務郎主管南岳廟使食其祿以遂高志然亦終不受也咸淳四年冬十二月卒年八十一平生不著述所編有大學發揮四卷中庸發揮四卷易繫辭發揮二卷太極通書西銘發揮三卷皆板行近思錄發揮未脫稿併文集十卷藏於家國子祭酒楊文仲請於朝

居敬之旨且作魯齋箴勉以質實堅苦之學自是發憤奮勵致人十己千之功有疑必從北山就正每見北山以歸充然自得北山何子恭從黃勉齋之門人楊船山劉埜問學船山語以北山文集十卷而與相問答者居其八卷每自謂研窮愈刻深則義理愈呈露涵泳愈細密則趣味愈無窮無一書一集不加標註一言之題一點之訂辭不費而意已著明嘗手作敬齋箴圖畫出一敬字爲日用躬行之則盡其所悟入者得諸此爲多云四方學者至則館之隨其淺深開以入道之門析殊會一未嘗不竭盡而無餘叩者愈無窮則其出愈新又編朱子纂要示之而舉其所嘗言曰大學分明聖賢已是八字打開今人却向外邊狂走此編如千蹊萬徑廣立堠子使人人皆可造大學門戶此其教人之大要也每語人曰士生天地間以萬物皆備之身而不以古人自任經綸自期者皆自遏其身而已其嫠人以德大率類此郡守趙汝騰蔡抗楊棟相繼聘主麗澤講席以北山未出辭既而部使者踵門請益力北山亦勉其經始而作成之振起於積弛之後

氣象煥然一新上蔡書院成合守趙景緯以書幣來聘首講謝子大
居敬窮理之旨敷暢瑩白聽者竦然遠近風動雖鄉之耆德亦多
執弟子之禮來謁既歸講道于家學子慕向不遠數百里相從弗置
晚年積厚養固精强情勁雖少壯弗遠孜孜述作殆不知老之將至
也咸淳十年七月一夕方興江西來學者論學俄倦就寢戒子弟弗
强以藥亟改整衣冠端坐揮婦女出寢門惟子姪門人侍夷然而終
年七十有八其爲人學博而義精心平而識遠考訂羣書如千將莫
邪所向背綮迎刃而解凡朱子發其端而未竟致其疑而未決與諸
儒先闡明之未及者莫不該攝融會權衡裁斷於易謂伏羲則河圖
以畫八卦文王推八卦以合河圖是逐位奇耦之交後天是統
體奇耦之交惟四生數不動以四成數而上下之上耦下奇莫匪自
然於是後天之義始明於書則謂大禹得洛書而列九疇箕子得九
疇而傳洪範定初一曰五行以下六十五字爲洪範經五皇極六十
四字爲皇極經謂此乃帝王相傳大訓而以其餘爲箕子傳於詩則

謂今三百五篇豈盡孔子之所刪存者乎蓋既刪之詩容或有存於
閭巷抒薄之口漢儒槩謂古詩取以補亡耳乃定二南各十有二篇
還兩兩相配之舊退何彼穠矣及甘棠歸之王風削去野有死麕併
鄭衞諸淫詩辨風雅頌之正變而次其先後定爲經傳若干篇於春
秋則謂朱子雖無成書而門人纂記已一洗歷代穿鑿之陋乃輯爲
發揮以明春秋之義於論語則謂聖人言行萬世大經不宜與諸子
爲列乃本理宗命陞論爲經之旨采徐倫錫名魯經之請屬詞聯事
集爲魯經章句而以大學中庸爲之傳且還大學知止二條于聽訟
之上屬於此謂知之至也以爲格物致知之傳而大學之書以完謂
中庸古有二篇誠明可爲綱不可爲目定中庸誠明各十一章其他
正錯簡明舊旨類此甚多所著有讀易記涵古易說大象衍義涵古
圖書讀書記書疑書附傳詩辨讀春秋記春秋發揮論語衍義通旨
舊經章句孟子通旨左氏正傳續國語帝王曆數太極衍義周子伊
洛精義伊洛指南朱子指要擬道學志研幾圖閫學之書文章復古

船所經凡州郡縣邑下至巨洋別島難易遠近歷歷可據以行時不
能用識者恨之及元開海運較其所由海道與所上無咫尺異人益
服其精確德祐初或思其言以迪功郎史館編校特起之力辭不就
而元師日迫宋旋改物矣旁郡嚴陵有釣臺書院郡守以文憲上蔡
故事來聘爲之一出舉子陵懷仁輔義之說據發仁義之蘊聞者皆
勃勃有所興起晚居仁山下講道著書四方學者承風依正戶屨常
滿當羣疑塞胸莫能自解而親其規矩聆其誨言固咨消忘隱慝軒
露如人有疾疢察脈製劑適其浮沈滑濇之候而中夫攻熨補瀉之
宜則動相孚格不俟終日其或扞格不入則寬以養之徐而制之寖
灌磨礲未嘗無益而錯施之也或謂北山之清介純實似尹和靖魯
齋之高明剛正似謝上蔡而履祥則兼有二氏之長篤於分義有故
人子坐事母子分配爲隸不相知者十年爲之物色傾貲贖完其子
後貴終不自言相見但勞問而已北山之喪率其同門以義制服爲
之白布深衣加麻及魯齋之喪亦然於是觀者始知師弟子之義聚

於常倫不可缺也嘗謂司馬光作資治通鑑託始於周威烈王三十三年初命晉大夫韓虔魏斯趙籍爲諸侯秘書劉恕爲外紀以紀前事不本於經而信百家之說是非頗謬於聖人不信經而信傳不足信自帝堯以上不經夫子所定固野而難質夫子因魯史作春秋王朝列國之事非有玉帛之使則魯史不得書非聖人筆削所加也況左氏所記或缺或誣凡此類皆不得以壞經爲辭乃用邵氏皇極經世歷胡氏皇王大紀之例損益折衷一以尚書爲主下及詩禮春秋傳信自帝堯以下接於通鑑之前勒爲一書二十卷名曰資治通鑑前編凡所引書輒加訓釋以裁正之其義事斷以唐堯以下接於通鑑之前勒爲一書二十卷名曰資治通鑑前編凡所引書輒加訓釋以裁正之其義多先儒所未發既成以授門人許謙曰二帝三王其微言懿行宜後王所當法戰國申商之術其苛法亂政亦後王所當戒則是編不可以不著也他所著曰大學章句疏義指義各一卷論孟考証十七卷尚書表注四卷皆傳於學者大德癸卯三月卒年七十二至正中賜謚文安用正學編修

先民傳卷一

許謙字益之金華人自號白雲山人學者因稱白雲先生父觱宋淳祐七年進士仕至主管三省樞密院架閣文字無子以從父兄日宣之子爲子即謙也夙慧敏甫能言母陶口授孝經論語入耳輒不忘五歲就學莊重如成人既長值宋亡家破能自力學僑居城闉借書於人以四部分而讀之雖疾恙不廢年踰三十既開門授徒矣閱金仁山講道蘭江上請不拘常序就弟子列委已學焉仁山謂曰士之爲學若五味之在和醯鹽既加則酸鹹異子來見我已三日而猶夫人也豈吾之學無以感發子耶謙聞之惕然仁山因揭爲學之要而語之曰吾儒之學理一而分殊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又曰聖人之道中而已矣謙由是致其辨於分之殊而要其歸於理之一每事事物物求夫中者而用之居數年遂盡得其所傳之奧而歸益肆充闢多所自得嘗自謂吾無以過人者惟爲學之功無間斷耳於書無所不觀窮探聖微斷於必得雖殘文羨語皆不敢忽有所不通則不敢強於先儒之說有所未安亦不苟同也浙東廉訪使劉廷直舉茂才異等副使趙宏偉舉遺逸及中外名臣列其行義者前後章數十上趙後在南臺除舍館迎致謙將使眾僚多士有所矜式乃幡然爲之起未幾辭歸屏迹東陽八華山中學者贏糧負書從之遠自幽冀齊魯以及荊揚吳越皆百舍重趼而至其教以五性人倫爲本以開明心術變化氣質爲先以爲己爲立身之要以分辨義利爲處事之制至誠詳悉內外殫盡或有所問難而辭不能自達則爲之言其所欲言而解其惑討論講貫終日不倦攝其粗疏入於微密聞者方傾心聽受而其出愈眞切惰者作之銳者抑之拘者開之放者約之門人著錄者前後殆千餘人隨其材分咸有所得四方之士無賢不肖皆以不得及門爲恥凡達官至於是邦必卽其家存問或訪以典禮政事觀其會通而爲之折衷聞者無不厭服以身任道垂四十年學者恆視其身之安否爲斯道之隆替焉所著書讀四書章句集註有叢說二十卷謂學者曰學以聖人爲準的必得聖人之心而後可學聖人之事聖人之心具在四書之義備於朱子觀其詞約義廣學者安可以易心求之哉讀書集傳有叢說六卷時與蔡氏有不能盡合者每誦金仁山之言曰自我言之則爲忠臣自他人言之則爲讒賊要歸於是而已讀詩集傳有名物鈔八卷正其音釋考其名物度數以補先儒之未備仍存其逸義旁采遠引而以己意終之觀史有治忽幾微若干卷倣史家年經國緯之法起太皞氏迄宋元祐元年秋九月尚書左僕射司馬光卒總其歲年原其興亡著其善惡蓋以爲光卒則中國之治不可復興誠理亂之幾也故附於續經而書孔丘卒之義以致其意焉嘗句讀九經儀禮三傳而於其宏綱要旨錯簡衍文悉別以鉛黃朱墨意有所明則表見之其後吳師道得呂東萊點校儀禮以相參校所不同者十三條而已其與儒先意見脗合如此有自省編書之所爲夜必書之遽疾革始絕筆云將終正衣冠而坐戒其子以孝於親友於兄弟門人朱震亨進曰先生視稍偏矣更肅容端視頃之視微瞑遂卒年六十八時至元三年冬十月也至正七年廉訪使杜秉彝請子朝謚曰文懿自何北山師黃

勉齋得聞朱子之學傳于王魯齋金仁山至於謙而其道益著海內稱四先生推爲朱學之世適以比孔門會子子思孟子云皇明成化中分巡僉事辛訪請以四先生從祀孔廟奉聖旨准楊龜山例立祠鄉郡春秋致祭祀祠額曰正學郡守李嗣因故四賢書院葺而奉之

章懋字德懋蘭谿人自號閬然居士學者因其講學楓木山中稱曰楓山先生幼穎異隨師所授書無多寡皆成誦比成童則已博綜羣籍其學根據六經而尤邃於易天順壬午以易魁薦於鄉成化丙戌會試禮部第一進士釋褐入翰林爲庶吉士究觀中秘圖書懋始以博古稱至是號通今者亦莫之及授編修甫踰月有旨元宵張燈命諸翰林賦烟火詩懋具疏率同官黃仲昭莊昶上諫忤旨杖於廷謫授臨武知縣未行有論救者改南京大理評事既至日取故刑牘詳閱之遂通法要若老於吏事者遷福建按察僉事盜起泰寧懋託以清軍行部出其不意遂擒之沙尤飢民嘯聚將爲變急發廩粟賑濟

迨以無事因觸瘴成疾懼貽親憂滿考奏課遂疏乞致仕太宰尹昌持不可三詰之而懋終弗變尹不得已奏如其請時年僅四十有一既歸杜門養親四方之士爭來就學執經者常數十百人門人董遵嘗記其論學之語有曰人形天地之氣性天地之理須是與天地之體同其廣大與天地之用同其周流方可謂之人不然便與天地不相似又曰學者須大其心胸蓋心大則百物皆通必有窮理工夫心纔會大又須心小正如文王小心翼翼一般必有涵養工夫心小不至狂妄又曰三代以下人物如諸葛孔明范希文眞是全才猶未免事求可功求成至於程朱方是聖賢作用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又曰詞章之學治世用之不能興禮樂亂世用之能致太平雖工何益又曰居常處困每誦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便覺凜然自警拔其他格言類此甚多聽者往往興起士習爲變士大夫東西行過縣者必造其廬以考德問業焉如餘于胡居仁南海林緝熙嘗不遠數千里而至貧無供具則刈蔬脫粟

名儒傳凡二十九人　永康應廷育輯

范浚　陳亮　唐仲友　呂祖儉
王師愈　潘景憲　時少章　傅寅
馬之純　楊與立　葉由庚　張淵之
方鳳　吳思齊　胡長孺　張樞
柳貫　吳師道　黃溍　吳莱
陳樵　聞人夢吉　朱震亨　葉儀
范祖幹　宋濂　王禕　胡翰

儒也者學道之稱也周衰道散別爲九流惟孔門之學上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相傳之舊而以儒名焉述而論之蓋逃詩書明禮樂要以修身範俗而經世成務與道學本非有二也自前史多以其通經

章品

者謂之儒林攻文者謂之文苑至宋復揭道學焉觀其標表之意蓋已有抑揚之差矣然則儒林其次也而文苑又其次者也若鄭清逸賢達傳槩以文學目之而漫無差別致使呻佔操觚之流皆可以班於學道之士尙論者或未能厭心焉今於吾鄉先達自道學之次取其不專於文藝者若范茂明之論心性陳同甫之講事功唐與正之述經制與凡通經攻文皆足以發明道要而卓然成家者總得如干人別爲名儒傳而以其緒呻佔操觚之流仍歸之於文學庶幾黍侈不夷於鄒嶧環玖不混乎璠璵是不惟足爲尙論之助就使九原有作固必有諒予爲知己者云

范浚字茂明蘭谿人家世業儒父祖昆弟皆宦達浚獨不嗜榮利杜門講學篤志求道有司以賢良舉之不就陳巖肖稱其危坐一室敏韓故器人所不堪而神宇泰然終日與之對無一語及世俗間事有文集若干卷朱子嘗表其心箴附孟子集註胡翰亦嘗舉其言曰學者貴也心且不存何貴之有又曰上智之學德性是尊無視無聽昭然者存於此尤可以見其中所自得者矣蓋不特心箴爲可取云今

祀本府鄉賢祠用胡仲子文集修

陳亮字同甫永康人生時目光有芒才氣超邁善談兵議論風生下筆數千言立就嘗考古今用兵之迹著酌古論郡守周葵奇之請爲上客及葵爲執政朝士白事必令謁亮因得遍交一時豪傑盡其議論乃授以中庸大學曰讀此可精性命之說遂受而盡心焉隆興初與金人約和天下欣然獨亮持不可婺州方以解頭薦因上中興五論不報已而退修于家學者多歸之隱居著書十年亮嘗環視錢塘嘆曰城可灌也蓋以其地下於西湖耳淳熙五年亮更名曰同詣闕上書數千言勸帝移都建康規圖恢復孝宗赫然震動欲榜朝堂以勵羣臣召令上殿將擢之官左右大臣莫知所爲惟會覿知之將見亮亮恥之踰垣而逃覿不悅大臣惡其直言無諱交沮之乃有旨都堂審察命宰相以上指圖所欲爲落落不少貶又不合待命十餘日再詣闕上書言尤劇切上欲官之亮笑曰吾欲爲社稷開數百年之

基寧用以博一官乎亟渡江而歸嘗醉飲言涉不遜或告刑部侍郎何澹澹亦被亮漫語者卽繳狀以聞事下大理答掠無完膚誣服爲不軌孝宗知其妄遂得免罪居無何家僮殺人又下大理丞相王淮知帝欲生亮得不死歸家益勵志讀書究觀皇帝王霸之略七下二千餘年考其合散發其秘藏見聖賢之精微常流行於事物而識觀象之妙時措之宜嘗與朱熹書辨論三代漢唐之際數往返不屈熹雖不以爲然至其心無常泯法無常廢而言者雖熹亦心服其不可易也其學自孟子後惟推王通於當世諸儒皆不少讓嘗言研窮義理之精辨微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秒忽較理於分寸則於諸儒誠有愧焉至於堂堂之陣正正之旗風雨雷霆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現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自謂差有一日之長孝宗崩金遣使簡慢亮復上書言恢復大計不報光宗卽位策進士亮對稱旨擢爲第一授簽書建康府判官廳公事未上卒吏部侍郎葉適請于朝命補一子官端平初平章軍國重事喬行簡爲請謚

云亮以特出之才卓絕之識而究皇帝王霸之略期于開物成務酌古理今其說蓋近世儒者所未講平生所交如朱熹張栻呂祖謙陸九淵皆稱之曰是實有經濟之學當渡江積安之後首勸孝宗以修復讎恥法度爲恢復中原之本將以伸大義雪讐恥其忠與漢諸葛亮本朝張浚相望于後先尤不可磨滅事下太常定謚文敎更與一子官所著曰龍川文集葉適爲序之行于世今祀本府鄉賢祠參用宋史及文集參修

鄉賢

唐仲友字與正金華人號說齋父堯臣爲侍御史以直稱仲友博涉羣書登紹興辛未進士復中宏詞科累官判建康府上書論時政不會逾萬言再轉知台州抑姦附弱發粟賑飢振中津浮橋以濟艱涉政聲煒然俄爲同官高文虎所忌譖諸倉使屢疏劾之會仲友遷提點江西刑獄而劾者益力遂除主管武夷山沖佑觀以歸開席授徒學者雲集多至數百人益肆力於經史百家以究其業其學不專主一說務爲苟同隱之于心稽之于聖惟其合者取之所著有帝王經

世圖譜十卷凡天文地理禮樂刑政陰陽度數兵農王霸本之經典兼采傳註類聚羣分旁通午貫各爲總說以附其後而於郊廟學校鄉遂井野尤致詳焉總有二十篇周必大題云六經旨趣百世軌範悉聚此書蓋折衷於聖人以示適治之路非其他類書比也又有六經解諸史精義羣書新錄各若干卷文集四十卷用文獻通考修

深矣祖儉報書曰在朝行閭時事如在水火中不能一朝居使處鄉閭理亂不知又何以多言爲哉在吉讀書窮理實藥以自給每出必草履徒步爲踰嶺之備嘗言因世變有所摧折失其素履者固不足言因世變而意氣有所加者亦私心也明年遇赦量移筠州寓居大愚寺自號大愚叟越四年卒詔令歸葬所著有大愚集十一卷嘉定初贈朝奉郎直秘閣官其一子嘉熙二年賜謚曰忠今祀本府鄉賢祠用宋史朱子全書敬鄉錄修

王師愈字齊賢金華人少時讀書郊外潘良貴見而奇之指庵前竹命賦詩操筆立就其卒章有願堅松栢操同秉歲寒心之句潘大嗟賞命刻于竹因召致門下與見楊龜山受易論語登紹興丁卯進士與朱熹同年相從講習及周旋張栻呂祖謙間益肆力於六經子史百家而以聖賢之言爲必可行朋友之論爲必可信調臨江軍學教授僧杲有時名郡守延升高座傳說佛法而率其屬往聽師愈謝曰彼之說某所不能知然以儒官委講而北面於彼縱自輕奈辱吾道

丞相汝愚祭酒李祥論救復劾罷之祖儉上封事言陛下初政清

何守不能強改秩知長沙縣其政一以仁恕爲本民以事至庭中降意撫循辨告詳悉事有難處爲之反覆計慮深達不以一旦決遣快徙爲已能而要以民不受弊於數十年之後爲已安罷里正諸無名之斂而又爲之第其丁產之高下役期之先後俾自推擇定當役者以告於是民皆欣然就役無復以役事訟者窮山中有叢祠魍影株神愚民千百爲輩操兵會祭將爲亂郡議發兵討之師愈曰此非所以靖亂也退密召一二土豪貼以射士出其不意往悉擒其魁築送州而散其黨與被脅召對論人士委任之體及應天之寔上皆嘉納又陳邊事甚悉上問卿何以知此對曰臣在長沙戍將往來臣必詢之故得其實上曰卿爲縣乃常留意此耶除知嚴州前守張栻奏劾丁鹽紬絹之稅得旨免一年師愈至復奏曰州土窮瘠惟產蠶桑乃不取紬絹而使折錢已非任土之意而又所折太重民尤苦之今未能盡罷而僅免一年不若但令歲輸本色猶足以紓民力也詔從之會上饒騎兵譁譟臺臣請移師愈守信以鎮壓之騎兵聞風畏懾

撫以恩意遂以無事歲旱先事定計方仲秋即議發廩出糴或咎其太早恐後無以繼答言此非若所知救之早則民心安而流移少且各愛其田廬生業而無與爲亂吾已預致米二十萬斛不憂其無繼也即命揭榜賑糴始自今日盡來年八月然後已時民間米價已騰踴命官糴之直才少損之使不至大相絕視私價自平則又益下之故無肯濫之奸而私價亦不得起於是人心帖然而富室自知無所牟大利莫復有閉糴者願有以佐縣官者聽之而亦弗之強也又益以金錢致船粟來者舳艫相銜御日糴千斛猶不乏常平司下書俾移五萬斛於番易官吏皆言勿與父老亦道泣訴諭之曰彼與若皆國家赤子吾食既有餘亦何忍視彼之孝死而不之救耶亟具舟輸之番易亦賴以濟召對除金部郎官尋兼崇政殿說書數言事爲上所知亟以手劄訪所宜言眷待甚至時執政曾懷以財利進前在版曹蒐輯曰石程課鄧黃朱壁未嘗去手而於程氏之易尤爲盡心既又因祖謙以交於朱熹往來講論志同道合乃以其女妻熹于塾熹以江西提刑入奏事舟過蘭谿親故皆往勞問景遠獨與書曰甚願一

甸肅然上章丐開詔進職一等提舉沖佑觀家居讀書玩理教誘後進德望隱然爲東州之重卒年六十九今祀本府鄉賢祠用未子大全集修

潘景憲字叔度金華人幼穎悟日誦數萬言九歲以童子貢京師通念十三書說六經大義作三體字詔特試禮部且賜束帛登隆興元年益自刻厲一時學官如汪應辰芮燁王十朋皆推重焉登乾道八年進士調荊門軍學教授不行請爲南岳祠官秩滿宰相知其賢欲留官中都力請太平州學遠次以歸宰相問其故景憲曰本無宦情今二親俱老得遠次尚可日從容其側他非所望宰相嘆息以爲不可及景憲與東萊呂祖謙同榜而齒長聞其論說行身探道之意慨然感悟遂棄所學而學焉遭父喪廬於墓者三年毀瘠骨立未嘗見齒服除遂不復仕日遊呂氏門躬執弟子禮誦詩讀書旁貫諸史考訂莬輯曰石程課鄧黃朱壁未嘗去手而於程氏之易尤爲盡心既又因祖謙以交於朱熹往來講論志同道合乃以其女妻熹于塾熹以江西提刑入奏事舟過蘭谿親故皆往勞問景遠獨與書曰甚願一日以問戶部尚書楊倓倓不知所對退取諸郡積逋民錢七百萬付金部使者督之師愈言此錢從有

見然子今日之行名爲召客吾是以不果來也及憲罷歸則又寄聲
曰子今幾遍七里灘矣可以已乎其未耶憲嘗自謂以是媿其爲人
家本富樂躬率儉素布衣蔬食一室蕭然其枯槁淡薄有人所不可
堪者晚自治壽藏築室其旁取朝聞夕死之意命曰可庵始嘗學浮
屠說至是復取舊書讀之悠然自得殆不知儒釋之有間也病不伏
枕比終猶斂襟端坐而逝語不及私子自牧字之登慶元丙辰進
士仕終知常山縣所著有記纂淵海用朱子大全集修
時少章字天彝金華人號所性父瀾師呂祖謙登淳熙辛丑進士累
官朝散郎通判台州祖謙嘗說自秦漢訖洛語未竟而絕筆瀾補
成之少章天才絕出博極羣書談經多出新意而於史學尤精根極
宏深貫穿幽遠凡三代而上帝王聖賢之奧秦漢而下成敗治亂英
雄才智設施之略無所不窺詩出入諸家由盛唐而上追漢魏文近
宋東都以前而逮古作者吳師道稱其峻潔精工法度森嚴豈惟雄
視吾邦蓋一代之偉人也初由鄉貢入太學年踰五十始登寶祐癸

丑進士調麗水縣主簿改婺州學教授兼麗澤書院山長又改南康
軍學教授兼白鹿書院山長用薦者擢史館檢閱或忌其才高遂以
疾躓劾之未上而罷改授保寧軍節度掌書記奉祠卒所著有易詩
書論孟大義六十餘卷又有論孟詩贊說易卦贊雜文古歌詩數千
篇總爲所性集今祀本府鄉賢祠用縣志修

傳寅字同叔義烏人自幼嗜學經史百家悉能成誦比長益求異書
讀之間從唐仲友質問所疑皆有援據可反覆仲友喜曰吾益友也
及聞其升陟分陝之說語門人曰職方輿地盡在同知胸中矣凡天
文地理明堂封建律歷兵制之類先儒置而弗講者靡不窮究根穴
訂其訛謬貫取甚博參驗甚精事爲一圖累至於百名曰羣書百攷
邑祖儉閱其禹貢圖攷曰是書可謂集先儒之大成矣揭其圖詩申
言之而坐諸生以聽且曰以所能者教人以所不能者受教於人理
之所在初無彼此寅亦樂爲之盡心盡意不倦人兩高之嘗言周禮致
太平之書于時九等授田家給人足泉府之設特以備凶荒未必常

用也況是書體有本末用有先後若大綱不舉而獨行其所謂國服
爲息者是猶取名方中百品之一服之及其害人則曰是藥出於名
方云爾每恨熙寧諸賢未有如此辯之者又嘗徧遊江淮縱觀六朝
故迹南北形勝詢諸史牒而得其成敗廢興之故歷歷如指諸掌至
於教人每謂下學上達自有次第不先其近者小者而驟語其遠者
大者後生淺薄學益不喜來學者恒以百數必先授以曲禮內則少
儀鄉黨語篇使於日用之間與義理相發明而知道之與器未始相
離然不欲教人讀兵書曰胸中無論語孟子爲權衡遽問權譎之言
則先入者爲主壞心術矣祖儉在朝行數稱其文學行誼一時名賢
如彭子壽章茂獻葉正則吳德夫汪季路黃文叔黃商伯無不推敬
館於商伯家最久寘主之間日以義利相箴切未嘗爲無益語商伯
提舉浙西常平念其家貧遺錢五十萬寅悉以散宗族隣里無所留
晚益空乏郡守孟某聞而嘆曰不可使賢者飢於我土地輟俸爲倡
築室買田居於東陽之泉村好爲詩開逸古淡有靖節康節之風卒

年八十六用黃文獻公文集修

馬之純字師文東陽人幼頴悟日誦數千言十歲能屬文甫冠登隆
興二年進士第知嚴州比較務時南軒張栻作守大蒙賞識由是益
潛心載籍究極六經諸子百家德成行尊聲望甚茂學徒坌集多所
成就素有藻鑑諸生中獨以大任期喬行簡卒如其言不喜作吏故
宦途迂廻仕終沅州倅所著尚書中庸論語有訣周禮有隨釋類編
春秋左氏傳有紀事編年詩文有豫章雜著若干卷既卒縣大夫爲
立思賢坊以尊慕之今祀本府鄉賢祠用東陽志修人物

楊異立字子權本建安人受業朱熹之門嘗知處州之遂昌縣因家
于蘭谿以道淑人學者稱曰船山先生何北山王魯齋皆從而訪道
焉與立一見北山而稱許之由是盤溪之從游始盛魯齋亦有就正
於講堂船山始識伊洛淵源之語嘗輯朱子語略十卷行于世今祀
本府鄉賢祠用蘭谿志修

葉由庚字成父義烏人蓁之子也以口吃不受世賞學于徐僑之門

受中誠仁命性心六字之說晝夜磨礪窮探聖徽驗諸躬行期于無
間僑謂人曰成父靜愿無他好講學意趣殊深吾道爲有托矣與何
基王栢交最密相與貽書辨析無虛月不立異不苟同虛己精索心
求眞是之歸有所未安雖十往返不厭爲人端重寡言笑燕居謹獨
盛服不去身暑月則冠雲巾衣素紗深衣終日危坐問道者戶外之
屨常滿其學者嘗曰古之人知行並進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未之能
行惟恐有聞若乃爲言語文字纏蔽奪其精神必待知至而後行之
是終無可行之日也人以爲名言縣大夫過問政多以諫議利之辭
及視民如傷告之邑民陰受其賜部使者蔡抗及郡守趙汝騰趙孟
傳先後具書幣請攝麗澤書院山長皆力辭而其名聞益顯雖婦人
女子亦莫不知其爲修身踐行之士也學者稱曰通齋先生平生不
務著書僅有論語纂遺及詩文若干卷藏于家今祀本府鄉賢祠

張潤之字伯誠蘭谿人號思誠子從何基學餘三十年盡得其學之

要基輯近思錄發揮未就金履祥踵成之每條必質于潤之而后定
基之蓋也潤之爲定士禮不用品官之儀以成其志履祥嘗曰思誠
子於朱門爲嫡孫行端平淳佑文獻靈光許謙亦曰先生天機駿利
襟度融朗有浴沂詠歸氣象如此可以觀其所造矣今祀本府鄉賢

方鳳字韶父浦江人有異材嘗出遊杭郡一時知名之士咸慕與之
交將作監丞方洪奇其文以族子任舉上禮部不中第主閩門舍人
王斌家教其二子大登小登因得見丞相陳宜中三以策干之宜中
不能用後被特恩授容州文學未幾宋亡自是無復仕進意遂肆爲
汗漫遊北出金陵京口南過東甌每悼天墜不守徘徊顧眙但語及
宋事則仰首嘗漢淒然淚下鳳善詩通毛鄭二家言晚遂一發於詠
歌其音調多危苦悲傷深於古今之感人以杜甫擬之臨歿猶屬子
楊題其旌曰容州示不忘宋也初宋季文弊鳳頗厭之嘗謂學者曰
文章必質實中正方可傳他則靡爛漫漶當與東華塵土俱盡已而

言果驗性不喜佛老讀唐傳奕傳壯其爲人自擄奕後闢異教數十
事以擬高識篇題曰正人心書所著詩三千篇曰存雅堂稿柳貫黃
溍吳萊諸文章大家皆出其門楊字壽父亦精於詩論者謂無愧於

吳思齊字子善永康人其先居處州之麗水祖深有奇才永康陳亮
以子妻之遂家于永康父遂武學博士官至朝散郎知廣德軍思齊
少頴悟做遂爲古文即可誦季父國子監丞天澤器之悉授以所學
遂以文章家知名于時用父蔭補官攝嘉興丞數以書干宋臣用事
者言賈似道母喪不宜用鹵簿青文及翁顧忌爭不力猶不爭耳又
言御史俞浙以論謝堂去職宰相附貴戚塞言路如朝廷何凡所爲
要以直遂其志第知有是非不知有毀譽禍福也宋亡麻衣縋屨退
隱浦陽家益艱虞至無儋石之儲有勸之仕者輒謝曰譬猶處子業
已嫁矣雖凍餓不能更二夫所善惟方鳳謝翱相與放遊山水間採
錄錄成賦詩別諸友遂卒神明湛然無怛化意所著有左傳缺疑及
全歸集若干卷謝翱聞人從文天祥起兵興復兵敗亡命浦陽忠憤
抑鬱或被髮佯狂行歌于野或登釣臺慟哭以酬天祥酬已復作楚
歌以招其魂三人皆以風節行誼爲人所尊師而皆工爲詩又多音
調淒楚往往比諸麥秀黍離于時浦陽之詩爲之一變

胡長孺字汲仲永康人宋知台州居仁子也長孺性聰敏九經諸史
下逮百氏靡不貫通咸淳中以任子入官銓試第一授迪功郎監重
慶府酒務兼總領湖廣軍馬錢糧所僉廳興高彭等號中南八士後
轉福寧州倅會宋亡歸隱至正中應求賢詔擢集英殿修撰因忤執
政改教授揚州秩滿遷建昌檄攝錄事時程文海方貴顯其外門侵

縣有銅巖惡少年狙俟其間出鈔道爲過客患長孺僞衣商人服令蒼頭負貨以從陰戒騶卒十人躡其後長孺至巖中人出要之長孺方遜辭謝騶卒俄集悉擒伏法永嘉民有弟質珠步搖於兄者兄妻愛之紿以亡於盜屢訟不獲往告長孺長孺曰爾非吾民也斥去之未幾治盜潛令盜誣其兄受步搖爲贓逮問不伏長孺呵曰是家信有是何謂誣耶兄詭曰有固有之乃弟所質者趣持至驗之呼其弟亦曰得非爾家物乎弟曰是矣遂歸焉其他類此者甚多浙東大祲民死者相枕宣慰同知脫歡察欲民錢一百五十萬賑之至縣以餘錢二十五萬屬長孺藏去長孺覺其有乾沒意悉以散於民閱月再至索其錢長孺抱成案進曰錢在是矣脫歡察曰汝謄如山耶何所受命而無忌若此長孺曰民一日不食將有死者誠不及以聞然官書具在可徵也脫歡察默然而罷尋遷長山場鹽司丞謝病歸隱杭之虎林山晚得喘疾一日具酒食與比鄰別云將返故鄉門人有識其意者問曰先生精神不衰何爲遽欲觀化乎答曰精神與死生

初無相涉也就寢至夜半喘忽止子駒排戶視之則正衣冠端坐逝矣年七十五長孺師青田劉學古學古師同邑王夢松夢松師龍泉葉味道則朱文公高第弟子也淵源既正涵養自得故其爲人光明俊偉專務發明本心之學慨然以孟子自許惟恐其道之失傳晚年更慕陸九淵之爲人每取其宇宙即吾心之言諄諄爲學者道之爲文章有精魄金舂玉撞一發其和平之音海內購其文者如獲珙璧鄉閭取士屢司文衡賤華貴寔士習爲之一變在至元中與金履祥並以學術爲邦人倡其風流激于當世學者尊而仰之所著有攷古編南昌集類藁齋稿總之爲石塘文集若干卷其從兄之純亦皆以文學馳名之綱字仲嘗破萬書其於聲音字畫之學自謂獨得其妙之純字穆仲咸淳甲戌進士踐履如古獨行者文尤明潔可卑官下吏士卒婦女之死者多史所弗錄乃詢諸故老傍采稗官得若干人爲朱季遠事若干卷他所著有林下巽議一卷曲江張公年譜一卷平生所作歌詩雜文有敝帚編若干卷其言閎深浩博而峻厲潔清援據精切而議論純正至於扶善遏惡率能使人有所感發

刻數千言嘗作小臣策讓宋高宗忘親事讐而追爲定復兩宮之計以謂當時狃於宴安莫知出此時前朝遺老多尚在莫不降嘆弱齡益自愛重杜門不出頗易視當世直欲方駕於古人或以史册往事問之則宇宙之分合政治之得失禮樂之廢興以至帝號官名歲月先後皆無所脫誤每及一人則其世系閥閱與材質之高窳歷歷如指諸掌一日會許謙漫叩以高帝何以取天下樞矢口而對出入紀傳語蟬聯不能休謙大奇之既而以書上謁請就弟子列謙不可始終待以賓友由是益斂華蓄銳趨於平寔而學日以粹其爲文務推明經史以扶翼教道尤長於敘事嘗謂學春秋必始於三傳而其義例互有不同乃辨析其是非會通其歸趣參以儒先之說裁以至當之論爲三傳歸一義三十卷謂啖氏於春秋卓然有見於千載之下而陸氏維之所纂春秋微指以朱墨別三傳之當否歲久漫滅浸失其眞乃重加考訂言有未周意有未暢則別有新義補之爲三傳朱墨本若干卷謂三國之正閏固不待辨自古國必有號史必從其實

而書之漢寔未嘗稱蜀陳壽苟欲帝魏而以晉承其統遂以蜀易漢抑此所以伸彼也壽父獲罪諸葛亮而壽又爲亮子瞻所薄故於亮之功烈如挫沮司馬懿之類皆略弗著內以報私憾外以爲非反善其譖周壽之所師力贊後主納款於魏賣降覆國壽不以爲失宜爲刊定策餘所書往往類是乃料其訛謬之害義正其繁簡之失傳晚年三國志六十五卷又別撰漢本紀附以魏吳載記爲續後漢書七十三卷三國之臣有能致節於其君者舊史或諱而不書或書而失實或僅見於異代之史皆爲更定而於漢事必備載以詳正統或一事數說必參訂使歸於一是非疑似抑揚子奪咸有論著繫于各篇之後名曰訓志謂宋之亡也將相羣臣仗節死義者固已有傳在史氏

爲之折衷廷議莫不服其精當柄國者欲以其祖配食孔子廟衆莫敢忤貫獨毅然持不可而止有神降于洛郡長吏列上儀曹乞加封爵貫爲言神奸能鼓民不治將爲亂宜下所司禁戢儀曹符下本郡如其言還江西等處儒學提舉始視事吏如舊比以例卷進爲米八十石亟斥去之後來遂無有襲其弊者與學延師士風大振南康倉吏坐飛糧株連逮繫百餘人被省檄激其獄鈎摘隱伏而得其情所平反甚衆人尤服其長於政事秩滿歸杜門不出十餘年室廬僅蔽風雨饘粥時或不給而處之裕如也至正元年召起爲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官泊任僅七閱月以疾卒于寓舍享年七十有三門人私謚曰文蕭貫局度凝定燕居默坐端嚴若神創之如入春風中久與之處未嘗見其有疾言遽色雖有桀驁者亦皆望之而意銷讀書博覽强記自經史百氏至於國家之典章故實兵刑律歷術數方技異教外書靡所不通其文涵肆演迤春容紓徐才完而氣充事詳而詞嚴鬱然成一家言老不廢詩視少作尤古硬奇逸意味淵永後學

致仕黃溍稱其以道自任晚益邃於文剖析之精援據之博議論之公視古人可以無愧其所推明者無非紫陽朱子之學宋濂稱其守道而不遷乎事致用而必本於道出其緒餘施於郡邑咸足以利濟生民所著有易詩書雜說春秋胡傳補說附辨戰國策正誤校註敬鄉前後錄凡若干卷文集二十卷今祀本府鄉賢祠用宋潛溪文集修

黃溍字晉卿義烏人夢炎曾孫也母童妊二十四月夢大星墜於懷而生溍自幼俊異比成童下筆爲文頃刻數百言嘗著弔諸葛武侯辭劉應龜見之嘆曰吾鄉以文名者喻叔奇兄弟耳稍加工其不與之抗衡乎因置門下教之又徧及王炎午謝一鰲方鳳牟巘之門經其指授文字益邃延祐元年貢舉法行應試作太極賦人多傳誦明年登進士第授台州寧海縣丞鹽場亭戶及鄉人之隸漕司與財賦府者暴橫厲民溍痛以法繩之吏白以利害勿爲動有後母與僧通而酖殺其夫反以誣前母子獄將成溍變衣冠陰察之具知姦狀卒直其子冤遠近以爲神明民盜販鹽捕急沈其鹽千河巡兵因取他

先儒之所未發見諸論著一根本乎六藝而以羽翼聖道爲先務然其爲體布置謹嚴援據精切俯仰雍容不大聲色譬諸澄湖不波一碧萬頃龍鱗蛟龍潛伏不動而淵然之色自不可犯凡朝廷典冊詔令及公卿大夫銘功述德者多命屬草其他求文者日盈於門外至殊邦絕域亦皆知所寶愛素膏嗜欲甫四十即獨揚處外及登法從諸然不異布衣時論者謂其文辭簡嚴類王介甫操行孤潔類陳履常敭無間言所著有文集三十卷筆記一卷傳千世今祀本府鄉賢祠

用朱潛溪文集修

吳萊字立夫浦江人集賢大學士直方子也生有奇質年四歲母盛口授孝經論語輒成誦七歲能屬文族父幼敏家多書萊往私挾一編晝盡夜讀竟又復往易或以問于幼敏幼敏指谷永杜鄴傳謂曰汝窃觀吾書能記是當不爾責萊頊頊然誦之終篇一字不遺幼敏以爲偶熟此卷三易他編皆誦如初因盡出所藏書使讀之方夙時寓幼敏家見而歎曰明敏如吳萊雖汝南應世叔不是過也遂悉以其所學授焉萊自是博極羣書至於制度事久弗決滔爲之疏剔以具獄上各論如本法得免死者三十餘人再遷諸暨州判官巡海官船例三載一新費出於官而責民取足有餘則總其事者私焉滔爲擘節浮濫裴以大省還其餘錢於民捕盜十八會朝廷將有事於東夷創自奮曰此小醜耳何必上勤王師使萊持尺書諭之足矣因撰倭論一篇議論英爽綽有秦漢風致延佑七年以春秋貢上禮部尋以所言不合於有司退歸松山中益窮諸經之說所造愈精間有論著絕出於庸常數等翻閱子書百餘家辨其邪正駁其眞僞援據皆的切可傳一時知名之士如宋濂胡翰皆師尊之濂嘗問作文之法謂有篇聯欲其脈絡貫通有段聯欲其奇耦選生有句聯欲其長短合節有字聯欲其賓主對待又問作賦之法謂有音法欲其唱和闔闢有韻法欲其清濁諧協有辭法欲其呼吸相應有章法欲其布置謹嚴總而言之皆不越乎主承還三者而已然而字有不齊體亦不一必須隨其類而附之不至於玉瓚與瓦缶並陳斯爲得之此又在乎三者之外而非精擇不能到也又謂作文如用兵兵法有奇正正是法度要部伍分明奇是不爲法度所縛

千變萬化坐作進退鼙刺一時俱起及其欲止什自歸什伍自歸伍元不曾亂間者嘆服裁絕人自秦漢至于近代但舉隻簡片劄輒能別其爲何代何人所作或怪問之則曰詞氣音調代有不同人自弗深察耳當其賦詠捷如風雨一日於故人家見几上堆剡紙數十番戲爲長歌頃刻而盡屬對精巧文彩絢麗傍觀驚以爲神論者謂其文章置諸司馬遷王褒劉向揚雄間未必有愧也至元三年監察御史許紹祖以茂才薦調饒州長薌書院山長會疾弗果上六年夏四月卒年四十四門人宋濂等僉議以其經義玄深文詞貞敏私謚曰淵頴先生既又以爲未盡厥定謚曰貞文所著有尚書標說六卷春秋世變圖二卷春秋傳授譜一卷古職方錄八卷孟子弟子列傳三卷楚漢正統二卷樂府類編唐律刪要各若干卷卒後宋濂編其雜著詩文爲淵頴先生集若干卷行於世今祀本府鄉賢祠

用朱潛溪文集修

陳樵字君采東陽人好以鹿皮爲衣自號曰鹿皮子父取青受學石

一鬱慷慨負志節嘗抗章誡權人賈似道誤國及宋亡元丞相伯顏見其章欲用之辭而止樵學於家庭又從李直方受易書詩春秋大義性沉敏嗜學所居一室蕭然斂容危坐或數月不出戶限於世所有書無不讀讀無不解謂秦漢而下說經而善者不傳傳者多不得其宗乾淳以來羣儒之說尤與洙泗伊洛不類因悉屏去傳註獨取遺經精思逾四十年一旦心領神會自以聖賢大指可識乃入東山大篠洞中著書其微詞奧義多前儒所未經道者書成輒刊梓以傳且懇懇然爲人言之每自謂當斷來說於其後云嘗語宋濂曰吾以九疇爲六府三事而圖書爲易象者不可誣以片言統萬論而天下古今無疑義以庸言釋經子而野人君子無異詞謂神所知之謂知天下珠分之謂禮知分之宜之謂義知天下萬物一體之謂仁禮復則和之謂樂謂天下萬物一體經子之會要一視萬物則萬殊之分正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矣又爲語其詳曰天下國家一枳也枳一百而穰十焉枳有穰而一視之其於人則仁也發而視之穰有十則等

有十其於人則君臣父子長幼之等夷刑賞予奪之殊分所謂禮也視十爲十者禮之異視十爲一者仁之同分愈異則志愈同禮愈嚴則仁愈篤者先王之道也分愈異者志愈同故合枳之穰反求其故地枚舉而銖次焉者差之銖黍則人已無別犬牙錯而不齊欲之不合而一不可見禮愈嚴者仁愈篤故治天下國家者不以禮則彝倫斁禮樂廢而仁亡是故洙泗伊洛朝夕之所陳者天下萬殊之分視聽言行之宜所操者禮之柄耳故學聖人者必始於禮焉故一體萬殊者孔子之一貫於洙泗伊洛之言無不統者也理一分殊之義廢則操其枝葉而舍其本根洙泗伊洛之會要不可見章句析而附會與遺經不可識矣其詩文亦自出機軸不盜襲前人遺轍而於狀物寫情尤精讀之者以其新麗超逸喻爲挺立孤松羣葩俯仰下風而其敢抗或就之學則日後世之詞章乃士之脂澤時之清玩耳舍六經弗講而事浮詞綺語何哉少作古賦十餘傳至成均生徒競相謄寫謂絕似魏晉人作然樵獨諱之不復肯爲也足迹未嘗出里門而名聞遠達朝著一時知名之士如虞集黃溍歐陽玄等皆向慕以爲不可及移書咨訪如恐失之每相與言曰吾儕所爲之文不過循成規無傑然而出人意表者至於鹿皮子以無爲有以虛爲實信可謂言人之所不能言者矣性至孝父患風攣樵每扶之行歲久益勤後爲風痰所侵氣弱不能吐樵截竹爲筒時吸而出之母郭没時樵不及見見其遺衣輒奉之而泣平生未嘗言利苟非其義雖萬鍾弗爲動家素饒裕痛懲膏粱紈綺之習惡衣菲食以終其身遇儉歲揭廩粟以賑閭里自食或不給則取來牟續之嘗發所藏錫爲器工人持歸乃白金也悉易之或以告但一笑而已所著書曰易象數新說曰太極圖解曰通書解洪範傳曰經解曰四書本旨曰孝經新說曰淳熙糾謬曰鹿皮子曰聖賢大意曰性理大明曰答客問曰石室新語曰淳熙糾謬曰鹿皮子曰飛霞觀小藁合數百卷毫年猶披閱刪修不倦卒年八十八

宋濂志其墓稱爲東陽隱君下閎

建等處副提舉不上晚避地依其女婿唐以仁居永康之魁山下卒年七十平生信道甚篤持己應物一本於誠徧善

既純內外一致長身山立而退然若不勝衣氣貌冲粹如元文之玉溫潤無瑕而孚尹煥然居常不見有惰容雖祁寒盛暑必正襟危坐淵然若有思望之起敬卽之愛慕不能舍以去識與不識莫不稱之爲有德之君子云門人朱濂等謂其執醇而弗變含和而有耀私謚曰凝熙先生（附宋濂溪文集修）

朱震亨字彦修義烏人自幼爽朗讀書卽了大義爲聲律之賦刻燭而成已而棄去尙俠氣不肯出人下既壯悔之嘆曰丈夫所學不務聞道而惟俠是尙不亦惑乎時許文懿公謙講道東陽八華山遂折節往師事焉年蓋三十有六矣謙爲開明天命人心之秘內聖外王之微震亨聞之自恨昔之顚冥汩下如兩由是日有所悟心扃融廓膚體如覺增長每宵披冊坐至四鼓潛驗默察必欲見諸實踐抑其疎豪歸於粹夷理欲之關誠僞之限嚴辨確守不以一毫苟且自恕如是者數年而其學遂以堅定嘗再赴省試不利嘆曰不仕固無義然得失則有命焉苟推一家之政以達於鄉黨州閭寧非仕乎其家方迎候無虛日無不卽往雖雨雪載途不爲止僕人或告病則論之

故有祭田而祭無恒所乃建祠堂以奉先世神主考朱子家禮損益行之遠祖東堂府君嘗建適意亭延徐文清公僑講學而廢久矣震亭以爲先賢過化之迹亟爲修復羣子姓肄習其中鄉有蜀墅塘溉田至六千餘畝隄壞久水涸數以旱告倡民興築坊塘鑿爲三竇時其淺深而啓洩之民賴其利包銀令下州縣承風急如星火一里間所及不啻數十姓民莫敢與辨震亭所居里僅上富民二人郡守召震亨自臨之曰此非常壯若不愛頭乎震亨笑曰守爲官頭固當惜民不愛也此害消及子孫必欲多及民願倍輸吾產當之守雖怒竟不能屈縣尹勸耕于鄉將有要于民震亨懼其歸境曳屣往迎于道左尹驚曰先生何事乃爾耶震亨曰民有役于官禮固應爾尹曰勸耕善乎震亨曰私田不煩官勸第公田生青芻耳時職田賦重種戶多逃亡故以此爲諷尹一笑而去有丞暴而好諂鬼神將修東岳廟恐震亨不已與以言嘗之曰人之死生岳神實司之欲治其宮孰敢僅取蔽體藜羹殺飯安之如八珍或在豪大榻前正襟危坐未嘗下箸其清修苦節能爲人所不能爲而於世俗嗜好淡然不入於心惟欲聞人之善如恐失之隨聞隨錄用爲世勸晚

年識見尤卓嘗自括遷過永康語人曰青田之民鼠悍僅此法弛令乖之時必依險阻嘯聚爲亂又嘗告其親友曰吾足迹所及廣矣風俗澆漓甘垂髫之童亦能操狡謀罔上天怒已極必假手殲之持力善以延其胤乎時方承平聞者或笑以爲迂未幾亂起皆如其言卒年七十學者因其所居尊稱之曰丹溪先生所著書有朱論一卷格致餘論局方發揮傷寒論辨外科精要發揮本草衍義風水問答總若干卷行于世其微詞奧義多發前人之所未發嘗謂義理精微禮樂制度吾門師友論著已悉吾可以無言矣故其所著獨於醫爲詳

云今祀本府鄉賢祠用宋潛溪文集修

葉儀字景翰金華人壯重力學從游許謙之門立志堅苦朝夕惕厲取四部書分程讀之善有未明則質于謙隨所咨咸爲之盡久之學業日進謙命二子存仁存禮師事焉於是儀尤得蚤暮親炙於謙自經傳之精微以及百氏之得失剖析辨論皆無餘蘊謙沒率同門以義制服經紀其喪既而開門授徒東南之士爭趨之戶屨常滿其誨學者規制甚嚴而循循不倦其要歸於誠敬事親致孝伯氏客錢塘没遣子函骨以歸祔於先墓撫二姪如子家毀僦屋以居裕如也元至正中廉訪使顏不花列其行誼薦于朝會兵起不報戊戌天兵下婺與范祖幹俱以儒士召持大學以見且言帝王治道不出此書甚被禮遇命爲諸議以老疾辭李文忠鎮嚴在公卿間名下士於儀尤加禮敬洪武初興學校郡守王顯宗強起爲五經師未幾辭歸嘗作一室自怡曰南陽山房學者因稱南陽先生卒年八十二所著有周易集解四書直說潛書詞學記覽若干卷南陽山房藁二十卷今祀本府鄉賢祠用錢山民私志修

范祖幹字景先金華人德性醇懋刻志問學授業許謙之門久之遂悉得其旨趣謙嘗語人曰自吾得劉名叔而學加進得李國鳳而學日彰得范景先而學有傳其學以誠意爲主而嚴之以慎獨持守之功引誘學者惓惓眞切唯恐其不入於善常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又曰爲學之本莫大於正心修身欲修其身莫

卽知其爲嘗公幾年幾月是年實當列國某君幾年幾月或傳書而覆之無少異者且兼通易詩書及周禮諸經其友胡翰謂曰舉子業不足涸景濂盡共爲古文詞平乃與偕往浦陽學于吳萊未幾濂遂悉得其閫奧爲文若不經思而用意極精密既又請益于姻貫黃溍皆亟許焉莆田陳旅序其文曰柳公之文麗贍隆凝如泰山之雲層鋪疊湧杳莫窮其端倪黃公之文清圓密切動中法度如孫吳用兵神出鬼沒而部伍不亂景濂之文其詞韻沉鬱類柳公其體裁簡嚴類黃公蓋謂其能兼二氏之長廬陵歐陽玄亦嘗許濂文氣韻沉鬱如淮陰出師百戰百勝氣不少懾神情飄逸如列子御風飄然騫舉不沾塵土詞調冲雅如殷鼎周彝龍文漫滅古意獨存姿態多變如晴暘終南眾巘前陳應接不暇非才兼眾長筆遒千古安能與於斯其爲當世名賢推重如此於是柳黃卽世而濂遂踵武以文章家名海內元至正中用大臣薦擢國史院編修官以親老辭歸會世亂乃與弟子入龍門山著書曰龍門子凝道記及我太祖高皇帝定鼎金

陵歲庚子遣使者奘觀來聘與劉基葉琛章三益俱應詔入見上尊重之語必稱先生不名除江西等處儒學提舉尋詔入內授皇太子經遇綱常大義明白開陳再三言之不倦政起居注知無不言補益甚衆嘗侍上語及實賚進曰天下以人心爲本苟得人心豁藏雖竭無傷也人心不固雖有金帛何補於國耶俄以疾告還家因謝賜上書太子勉以孝友恭敬進德修業上覽書喜甚名太子語以書意且賜答書曰曩者先生教吾子以嚴相訓是爲不佞也以聖人文法變俗言教之是爲疏也所守者忠貞所用者節儉是爲得體也昔聞古人今則親見之洪武二年徵總修元史除翰林學士知制誥時編摩之士多山林布衣其發凡舉例訂定疑信濂功爲多方剖符時封功臣各宿大本堂討論五等封爵歷舉漢唐宋以來故事稽其中奏之甘露降上問災祥之由對曰受命不於天於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春秋不書祥而記異爲是故也上言古帝皇多好神仙以朕言之使國治民安心神恬康即神仙也對曰漢好神仙而方士至梁武帝好佛而異僧集皆由人主篤好故能致之使移此心以求賢輔天下其有不治乎上嘗祀方丘患心不寧濂進曰孟軻有言養心莫善於寡欲審能行之心清而身泰矣三年遷國子司業日進諸生立兩序據座執經敷揚奧旨教以孝弟忠信之道四年以他事出爲安遠知縣五年召還爲禮部主事擢太子贊善凡一言一動皆以禮法諷諭使歸于道讀書至切于政教及前世興亡之故必拱手場言曰君國子民之道當如是不當如彼且推人情物理以明其義皇太子每斂容加納言則稱師父仍書舊學二字以賜上嘗問帝王之學何書最要濂以眞德秀大學衍義對上覽而悅之令左右大書揭諸兩廡之壁時瞰視之上一日御西廡指司馬遷論黃老事命濂講析濂講已進曰漢武嗜神仙之學好四夷之功民力既竭重刑法以震服之臣謂人主能以義理養性則邪說不能侵與學校以教民則禍亂無從作矣刑罰非所先也陛輸林侍講學士兼修國史仍兼贊善上作祖訓成命濂序之歷陳帝王之道及上創業之艱以致儆戒上稱善上

二字於居室之壁有問及內事者指以示之九年進擢翰林學士承旨仍知制誥兼修國史如故上謂之曰朕以布衣爲天子卿亦起草萊列侍從爲開國文臣之首世世與國咸休不亦美乎十年淮敕致仕推恩封其祖父二代誥詞皆上所新制稱其德量之弘如千頃波澄之不清撓之不濁人皆爲濂榮且服上之知人將行敕復留侍左右者累月適有上疏逾萬言者上怒其迂衍欲罪之羣臣有阿意者指其疏曰此不敬此詆謗罪當誅濂曰彼應詔上疏其心爲國何可深罪上默然已而覽其疏有足採者召阿意者罵曰方吾怒時若等不能諫乃激吾誅之何異以膏沃火向非宋濂言不幾誤罪言者耶上嘗廷譽濂曰古之人太上爲聖其次爲賢其次爲君子若宋濂者事朕一十九年而未嘗有一言之僞詭一人之短寵辱不驚終始無異其誠所謂君子人乎匪止君子抑可謂之賢矣濂行賜楮幣文綺諭之曰朕賞予最頻嘉卿忠誠可貫金石是以賜卿卿年幾何矣對曰六十有八上曰藏此綺俟三十二年後作百歲衣也既歸歲一入覲

外此惟終日明戶纂述人罕見其面所著未仕前有龍門子三卷孝經新說周禮集說若干卷潛溪集四十卷蘿山集五卷浦陽人物記二卷在朝有翰苑集十卷歸田後有芝園集四十卷十三年孫慎坐法被累謫茂州至夔門得疾不食臨觀化帖端坐而逝蓋攢西蓮花池山下永樂癸巳遷葬于成都華陽縣安養鄉之原正德中賜謚文憲今立專祠于八詠門外祀焉子琰字仲珩以書法擅名當世方孝孺稱其草書如天驥行中原一日千里超牆渡險不動氣力雖若不可踪跡而馳驟必合程度云（用皇明文衡修）

王禕字子充義烏人石峽書院山長炎澤孫也炎澤嘗夢五色芝產門楣翊日禕生人以爲文章之兆幼敏慧長師黃溍習古文溍一見器之遂屬以斯文之任至正中見元政日敝乃攬天下事勢爲書七八千言上之時宰嫌其切直格不用危素張起巖交章薦不報有齊琦者得郤子先天數以推天人興廢甚驗見禕嘆曰子充異代人物也禕亦知世無可爲者乃歸隱青巖山中著書探自韜晦歲在戊戌

我太祖親下婺城或以禕名聞遣使來聘禕幡然曰齊琦之言其信矣乎卽日詣行在謁上署中書省掾每與商略事機悉契上衷禮遇日至語第稱子充不名辛丑進平江西頌上覽喜曰吾固知浙東有二儒者卿與宋濂耳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癸卯授江南儒學提舉司校理文牘服闋除侍禮郎兼引進使時方草創禮制多禕所定尋除知南康府治本仁恕而出之以廉平民咸服之丁未召還議卽位禮洪武元年戊申福建始平以禕通判漳州禕上新天永命疏曰自古帝王定天下成大業者必祈天永命以爲萬世無疆之計其所以祈之者惟在乎脩德而已人君修德之要有二忠厚以存心寬大以爲政二者君德之大端也是故周家以忠厚開國故能垂八百年之基漢家以寬大爲政故能成四百年之業簡册所載不可誣也夫人君莫先於法天道莫急於順人心上天以生物爲心故春夏以長養之秋冬以收藏之皆所以生物也其間雷霆霜雪有時而肅殺焉然皆暫而不常向使雷霆霜雪無時而不有焉則上天生物之心息矣臣願陛下之法天道也夫民恃君以爲生故人君視民之休戚以君民同一體耳取之有節則民生遂而得其所今浙西既平租賦飢廣科斂之當減猶有可議者臣願陛下之順人心也法天道順人心則存於心者自然忠厚施於政者自然寬大祈天永命之道未有越於此者疏聞上嘉納之二年修元史召還與宋濂同爲總裁史事推其所長力任筆削之勞一無所諉書成拜翰林待制同知制誥兼國史編修一時大詔令如封諸王開科舉免租稅之類多其所草具五年命持詔往諭雲南禕至共國見其君梁王把都諭之曰我皇上聰明聖武隆啟大業作君萬邦皆天命人心之所歸惟爾有衆僻在西南久阻聲教故遣使者來諭意令能祗若明命亟奉版圖歸職方則尺地一民按堵如故高爵原祿身名俱全奈何欲以一隅爲中國抗哉不聽竟曰又諭之曰予將命違來非爲身謀朝廷以雲南百萬生聚不欲殲于鋒刃耳曾不聞乎元綱解紐陳友諒據荊湖張

仕誠據吳會陳友定據八閩明玉珍據全蜀天兵下征不四五年悉膏鈇鉞惟爾元君北走以死攜廓帖木兒之屬或降或竄曾無用武之地不煩一刃而天下大定當是時先服者賞後服者戮及宗乃今自料禹禕強獷孰與陳張土地甲兵孰與中國度德籌義孰與天朝推亡固存孰與天命天之所廢誰能興之不然皇上命將將龍驤百萬會戰於昆明池爾如魚遊釜中不亡何待時梁王君臣相顧駭服已有降意改館禕等厚待之會故元天子自立於沙漠遣其臣脫脫徵糧雲南且欲連兵以拒我脫脫覘知梁王有二心迫使殺我使者自明以固其意梁王不得已出禕等見之脫脫欲屈禕以威禕慷慨罵日天訖汝元命我朝寔代之燔火尙欲與日月爭光耶我天朝使臣豈爲汝屈今惟有死而已寧以迫脅爲懼耶汝顧梁王曰汝朝殺我大兵夕至矣遂與其副吳雲俱遇害時六年端月二十四日也年僅五十有二而已禕於經史百氏靡不究極爲文宏麗沉雄機軸貫綜自成一家言宋濂稱其揮然天成而條理弗爽使人挹之而愈深味

之而弗竭胡翰稱其雍容俯仰如冠冕佩玉周旋堂陛之上馳騁分布如風雲蛇鳥按兵行陣之間而音節曲折則與黃公如出一律所著有華川前後集二十五卷續東萊大事記七十九卷正統間贈翰林學士謚忠文今與宗澤並祀八詠門外二忠祠子綏字孟韜勤敏有文尤工五言詩有愚軒集細別見文學傳 用皇明文衡及通紀修

胡翰字仲申金華人自幼聰睿志氣異羣見七歲拾遺錄道中守不去候遺者至而還之至長從吳師道授經從吳萊學古文詞又登許謙之門獲聞考亭相傳的緒持其所業就正于柳貫黃溍張樞咸以致遠器之嘗出遊元都徧交當世名卿而於武威余闕宣城貢師泰尤號知已遭時不靖避地南華山中著書宋濂稱其奇邁卓越務師古人出言簡奧不煩而動中繩墨如夏圭商敦望而知非今世物也我太祖既定金陵遣使召翰入見會有請以金華民籍田出兵者翰言民儒不習軍旅徒費廩粟上可其言罷之除衢州府儒學教授洪武乙酉奉旨纂修元史分撰英宗睿宗本紀及丞相拜住等傳書成賜白金文綺辭歸卜居長山之陽學者稱曰長山先生卒年七十五吳沆誌其墓云先生稟高明卓絕之資爲精敏宏博之學其文章簡潔清峻高出於人性嚴毅寡應酬未嘗輕有所毀譽暮年請文者接踵于門不苟隨也所著有春秋集胡仲子集今祀本府鄉賢祠用潛溪文集及皇明文衡修

童品字廷式蘭谿人其上世出嗣童從其姓至品登進士始復姓章性嗜書自少力學至老不倦入歲時就師見而大奇之既冠入邑庠書子曰字而自撰語言繫之若著述然師家塾輒私做論語每閣下以易學知名已而久困場屋益大肆力於學五經皆通多所著述宏治丙辰年踰五十乃登進士或勸之減年通籍笑却之曰吾丞學而晚達命也敢爲欺乎釋褐久次授兵部車駕司主事陳言治安十策下部院集議多見采行滿考陞本部武選司員外郎在官公服閉門若逃不妄交接所與友惟太僕楊廉郎中邵寶蔡清余祐莫非當時

名臣傳凡三十人

駱統　馮宿
梅執禮　宗澤
鄭剛中　章服
潘畤　林大中
王介　喬行簡
康植　朱元龍
李大同　王萬
劉辰　唐龍
胡刖　滕甫
潘良貴　王師心
王淮　陳良祐
應孟明　葛洪
李誠之　范鐘
王楚　虞復
馬光祖　王霆

猶之爲臣也或澤漸乎百世或功被乎四海或利及乎一方或勞效乎一事是雖所乘所遇之不同亦由其所抱負之大小實基之也其稱名之優劣固由此其選矣若賢達傳槩以政事目之而無大小優劣之辨矣竊以名則爲實德然稽其所錄舍一二表表外其餘亦多一節之行耳詎足以加於百世之澤四海之功乎苟仍汎舉夫婦之諒兒女之戀而强爲之軒輕或謬取樣史之才而莫爲之差擇是焉得爲倘論之道也茲特揭其事功之卓越忠誠之並著不止爲一方之利一事之勞與一節之行者別爲名臣傳次於名儒之後仍以忠義孝友政事字之庶心云爾

吳駱統字公緒烏傷人父俊仕漢官至陳相值袁術僭號盜賊並起俊厲威武保疆境賊不敢犯愛養百姓財用豐足術眾飢困就俊求糧不與密使人殺之統母改適爲華歆小妻統時八歲辭母東歸不顧母恩故不顧大人猶在統曰不欲增母恩故不顧顧而行母從車後涕泣御者曰夫人有困乏統爲之飲食衰少其姊有耳遭時飢荒鄉里及遠方寓賓多有困乏統使使之分施由是顯名孫權以將賢行怪而問之統曰士大夫糟糠不足我何心獨飽姊曰誠如是何不告我而徒自苦爲乃以私粟與其姊權嘉

之召爲功曹行騎都尉統志在補察常勸權以尊賢接士勤求損益饗賜之日可人人別進問其燥溼加以密意誘論使言察其志趣令皆感恩戴義懷欲報之心權納用焉出爲建忠郎將領武射士三千人及淩統死復領其兵是時徵役頻數重以疫癘民戶耗損統上疏曰臣聞君國者以據骾士爲强富制威福爲尊貴曜德義爲榮顯永世垂爲豐祚然財須民生强賴民力威恃民勢福由民殖德俟民茂義以民行六者飢備然後應天受祚保族宜家書曰眾非后無以辟四方推是言之則民以君安君以民濟不易之道也今强敵未殄海內未乂三軍有無已之役江境有不釋之備微調煩數由來積紀加以疾疫死喪之災郡縣荒虛田疇蕪曠聽聞屬城民戶浸寡且多殘老少有丁壯尋思所由小民無知飢有安土重遷之性前後出爲兵者生則困苦無有溫飽死則委棄骸骨不反是以尤甲戀本畏遠同之於死每有徵發羸謹居家重累者先見輸送少有財貨者傾居行賂不願窮盡剽者則進入險阻黨統羣惡百

姓虛竭嗷然愁擾擾則不營生不營生則致窮困致窮困則不樂生故口腹急則奸心動而攘竊多也又聞民間少能自供生產不舉疇田貧兵亦多棄子天則生之而父母殺之既懼干逆和氣感動陰陽且陛下開基建國乃無窮之業也强鄰大敵非造次所滅疆場常守非朞月之戍而民兵減耗後生不育非所以歷遠年致成功也夫國之有民猶水之有舟停則以安擾則以危愚而不可欺弱而不可勝是以聖王重焉禍福由之故與民消息觀時制政方今長吏親民之職惟以辦具爲能取過目前之急少復以恩惠爲治副稱殿下天覆之仁勤恤之德者官民政俗日以凋弊漸以淩遲勢不可久夫治疾及其未篤除患及其未深願陛下少以萬機餘閒留神思省補復荒虛深圖遠計育殘餘之民阜人財之用參曜三光等榮天地臣統之大願足以死而不朽矣權感統言深加意焉從陸遜破蜀軍於宜都還偏將軍黃武初曹仁攻濡須使別將常雕等襲中洲統與嚴圭共拒破之封新陽亭侯後爲濡須督教陳便宜前後書數十上所言

皆切於時務尤以占募在民間長惡敗俗生離叛之心急宜絕置權相與反覆終遂行之 用吳赤脩

唐馮宿字拱之東陽人孝子子華子也貞元中擢進士第一徐州節度使張建封辟掌書記與韓愈同官軍中務主留務李師古將乘喪伐取故地於是王武俊擁兵境上觀釁宿爲檄以書說武俊曰張公與公約爲兄弟欲共戮力驅兩河歸天子天下莫不知今張公不幸幼兒爲亂兵所脅內則誠款隔絕外則強寇侵邊公安得坐視哉誠能奏天子不忘舊勳赦檄罪使東身自歸則公有靖亂之功繼絕之德矣武俊悅卽以表聞遂授留後宿不樂佐檄更從浙東賈全觀察府檄憾其去奏貶泉州司戶參軍召爲太常博士王士眞死子承宗拒命不得謚宿謂世勞不可遺乃上佳謚示不忘忠再遷都官員外郎裴度節度彰義表爲判官惟西平除比部郎中長慶初進郤制詰牛元翼徙節山南東道爲王廷湊所圍以宿總留事遣進中書舍人出爲華州刺史避諱不拜徙散騎常

侍兼集賢殿學士拜河南尹苑洛使姚文壽縱部曲奪民田匿于軍吏不敢捕府大集部曲擁與文壽偕來宿掩取榜殺之歷工刑二部侍郎修格後敕三十篇行于時累加長樂縣公擢東川節度使先城郭增兵械十餘萬詔分餘甲賜黔巫道陪水數壞民廬舍宿脩利坊塘一方便賴疾革將斷重刑家人請宥之宿曰命之脩短天也撓法以求祐吾不敢卒贈吏部尚書謚曰懿遺命薄葬悉以平生書物納墓中子圖字昌之連中宏詞科大中時終戶部侍郎判度支用唐書脩

宋胡則字子正永康人少倜儻負氣格當五代以戈鋌立國則獨劬學于方岳蘭若及宋遂登端拱已丑進士宋婺士登進士者自則始釋褐調許田尉以幹辦聞再轉憲州錄事參軍時靈夏用兵轉運使索湘遣入奏邊備召對稱旨太宗顧左右曰州郡有如此人命記姓名中書大將李繼隆與虜遇十旬不反移文轉運司云兵將深入糧可繼乎則謂湘曰師老矣矯問我糧爲班師之名耳請以有備報之永慶繼隆師遽還改著作郎僉書貝州觀察判官會遣使省冗役檄

則行河北道凡去籍者十萬餘民用休息歷著作丞知滑州時有虎患則齋戒禱城隍神翌日得死虎廟中改太常博士提舉兩浙權茶事兼知睦州丁母憂廬墓終喪以本官知永嘉郡遷屯田員外郎提舉江南路銀銅場鑄錢監得吏所匿銅數萬斤咸嘿且死則曰吾豈重貨而輕數人之生耶籍爲羨餘不之罪擢江淮制置發運使會眞宗奉祠景亳則主供億至於禮成無纖毫之缺帝才之面加奬勞遂轉戶部員外郎入爲三司度支副使賜金紫除禮部郎中兩浙轉運使移廣南西路有番舶遭風不能去且告貧乏則命瓊州出公帑錢三百萬貸之吏白夷本無信且涉舶乘風無所不之則曰違人之來不恤其窮豈天朝綏懷意耶已而竟償錢如期視所貸且三倍朝廷省奏嘉焉按宜州大辟十九人爲辨活者九人改戶部郎中復充江淮制置發運使遷太常少卿則初在許田時丁謂孫何爲舉子有時名俱客許田則待之甚厚及謂爲執政而雅故之情不絕至是謂徙朱崖坐累責知信州又徙福州有官田數百頃已佃爲民業久矣計

臣上言請覈之責其估二十萬貫民不勝獘章三上且曰百姓疾苦刺史當言之言而弗從刻史可廢矣竟得報減其直之半而民以安還諫議大夫知杭州入判流內銓坐舉官累責授太常少卿知池州未行復諫議大夫知永興軍領河北都轉運使進給事中入權三司使寬於財利不以剋下爲功時朝廷方以兩京陝西權鹽病民議改通商有司憚於改作則首請如詔事遂行民皆便之進工部侍郎集賢院學士出知陳州遷刑部侍郎移知杭州得請加兵部侍郎致仕卒則嘗奏免衢婺二州身丁錢民懷其德戶皆立像祠之在方巖者賜額赫靈祠 明宋史稿

滕甫字達道後以字行改字元發東陽人母夢虎行月中而墮其室是夕甫生性豪俠九歲能賦詩其舅范仲淹見而奇之教以爲文擢至蘇從胡瑗學舉進士第三人授大理評事通判湖州孫沔見而嘆曰名臣也當爲賢將教以治劇守邊之要召試學士院充集賢校理累遷戶部判官神宗卽位召問治道對曰治亂之道如黑白東西所

以變色易位者朋黨汨之也帝曰卿知君子小人之黨乎曰君子無黨譬之草木綱繆相附者必蔓草非松柏也朝廷無朋黨雖中主可以濟不然雖上聖亦殆上稱善者久之進知制誥拜御史中丞論官揚給言宰相不當以其子判敕院上曰揚給不書朝廷事故院傳達而已何與於事前日人有訴宰相者使其子傳達之可乎且天下人見宰相子在是豈復有訴事者上悟爲罷之京師地震上疏指陳致災之由大臣不悅出知秦州未行會河北地震涌水壞廬舍命爲安撫使官皆幄寢居民恐懼棄家而菱舍於外甫獨卧屋下曰民恃吾以生屋摧民死吾當以身同之民始歸安其室乃命葬死者食飢者除田稅脩隄防繕甲兵督盜賊河北遂安尋除翰林學士知開封府夏主秉常被篡甫言秉常失位諸將爭權天以此遺陛下請擇一賢將假以重權使經營分裂之可不勞而定帝奇其策然不能用甫在帝前論事如家人父子言無文飾洞見肝鬲帝知其誠事無巨細人無親疏輒皆問之或中夜降手詔使者旁午甫隨事解答不少嫌隱

初王安石嘗與甫同考試語言不相能方議立新法恐甫言而帝信之遂力排甫出知鄆州民有爭公田二十年不決者甫曰今學無廉食而以良田飽頑民可乎悉以爲學田徙定州許入覲力言新法之害日臣始以意度其不可耳今爲郡守乃親見其害民者具道所以然之狀至定將以上已宴郊外有報契丹入寇邊民來逃者將吏大駭請起治兵甫笑曰非爾所知也益置酒作樂遣人諭逃者曰吾在此敵不敢動使各歸業明日問之果妄諸將大服又徙青州屢應天府齊鄧二州會婦黨李逢爲逆或因擠之黜知池州改安州流落十餘歲入朝未對不悅者或中以飛語再貶筠州咸以爲且有後命甫談笑自若曰天知吾直上知吾忠吾何憂哉上章自訟有曰樂羊無功謗書盈篋即墨何罪毀言日聞神宗惻然即以爲湖州哲宗即位徙知鄆州方歲飢預乞米二十萬石爲備後淮南京東皆大飢甫獨有所乞米召城中富民與約曰流民且至無以處之則疾疫起併及汝矣吾得城外廢營田欲爲市屋待

之民皆驚命爲屋二千五百間一夕而成流民至以次授地井竈器用皆具以兵法部勒少者炊壯者樵婦女汲老者休民至如歸上遣工部侍郎王古按視之廬舍道巷繩引基布肅然如營陣古大驚圖上其事有詔褒美所活凡五萬人徙眞定又徙太原河東兵勞民貧而士豪將吏喜於有警因以爲利故好作邊事民不堪命甫始至番族來賀令曰謹斥堠無開邊隙有寇而失備與無寇而生事者皆斬寨省芻粟十五萬夏人請復故地詔賜以四寨而葭蘆屬河東甫取城易棄城難昔棄囉兀夏人襲我不備棄金帛不貲且爲夷狄笑乃命部將以兵護還號令嚴肅寇不敢近雖兀石亦無所失將賜緩德城爲法

府鄭二州會婦黨李逢爲逆或因擠之黜知池州改安州流落十餘歲入朝未對不悅者或中以飛語再貶筠州咸以爲且有後命甫談笑自若曰天知吾直上知吾忠吾何憂哉上章自訟有曰樂羊無功謗書盈篋即墨何罪毀言日聞神宗惻然即以爲湖州哲宗即位徙知鄆州方歲飢預乞米二十萬石爲備後淮南京東皆大飢甫獨有所乞米召城中富民與約曰流民且至無以處之則疾疫起併及汝矣吾得城外廢營田欲爲市屋待

功謗書盈篋即墨何罪毀言日聞神宗惻然即以爲湖州哲宗即位徙蘇揚二州除龍圖閣直學士復知鄆州方歲飢預乞米二十萬石爲備後淮南京東皆大飢甫獨有所乞米召城中富民與約曰流民且至無以處之則疾疫起併及汝矣吾得城外廢營田欲爲市屋待

從之民失百里矣兵家以進退尺寸爲強弱今一舉而失百里不可力爭之章九上至數萬言議者謂近世名將無及甫者以年及力求淮南乃以爲龍圖學士復知揚州未至官卒贈銀青光祿大夫謚曰章敏今

祀本府鄉賢祠用宋史及東坡全集修

梅執禮字和勝浦江人家貧幼喪父母胡教以讀書遂通諸經尤深於易中崇寧五年進士調常山尉未赴以林少穎薦爲詳定一司敕令所刪定官俄遷九域志編脩官秩滿除武學博士或謂執禮文儒不宜蒞武事執禮欣然就職爲諸生陳說大義問親執弧矢爲倡大司成强淵明數爲宰相言其賢相歎未識面執禮謁之曰以人言而得必以人言而失吾未在我而已卒不往謁擢軍器監丞以親嫌改鴻臚寺丞遷比部員外郎比部職勾稽財貨案牘山積簿吏有持茶券爲錢三百萬者以楊戩意指迫取甚急執禮一閱知其妄欲白之長吏疑不敢獨列上果詐也進固子司業歷左右二司

員外郎召試中書舍人移給事中林攄以前執政赴闕宿留冀復用
臺諫願坐莫敢言執禮論去之孟昌齡居鄆貨人室盧賞賻不肯與
而請中旨奪之外郡卒習役中都者萬數羣不逞爲奸有旨放遣而
楊戩恡不遣內侍張祐董葺太廟僭求賞皆駁不行遷禮部侍郎素
與王黼善黼嘗置酒其第誇視圖觀女樂之盛有驕色執禮曰公爲
宰相當與天下同憂樂今方臘流毒吳地瘡痍未平豈歌舞宴樂時
耶退又以詩戒之黼愧怒執禮上書求去有不能薦人材之語黼曰
是欲爲宰相耶會孟享景陵宮後至遂除顯謨閣待制出知蘄州尋
奪職明年復集英殿脩撰徙知淞州西洛歲供宮炭自元豐來稱林
木且盡令淮南代輸執禮曰滁之材木亦盡矣經四十年久洛都當
已復舊卽奏免之賦鹽有定數而聞者抑配以補故額執禮曰郡不
當蘇杭一邑而食鹽倍於粟數民何以堪請於朝詔損二十萬滁人
德之皆繪象祠焉靖康初徙知鎭江府召爲翰林學士道改吏部尚
書旋改戶部方軍興調度不足執禮請以禁內錢隸有司凡六宮廩

給皆由度支乃得下嘗有小黃門持中批詣部取錢而御封不用實
者旣悟其失復取之執禮奏審詔責典寶夫人而杖黃門由是人不
敢妄取月省浮費三十萬金人犯關執禮請太上帝后皇后太子
出避用事者沮之京城失守金質二帝於營要金繒以數百千萬計
曰和議已定所需滿數則奉天子還闕執禮與同列陳知質程振安
扶皆主根索匿人者哀民力已困相與謀曰金人所需無藝極雖銅
鐵亦不能給盍以軍法詰罪衂窒其求宦者挾宿怨語金帥城中七
百萬戶所取未百一但許民持金銀易米麥當有應者已而果然帥
怒呼四人責之答曰天子蒙塵臣民皆願致死雖肝膽不計於金繒
何有哉實緣比屋枵空無以塞命耳帥問官長何在振恐執禮坐之
遽前曰皆官長也帥益怒先取其副胡舜陟胡唐老姚舜民王侯各
杖之百執禮猶爲之請俄遣還爲及門呼下馬拽殺之而梟其首時
靖康二年二月某日也是日天宇晝冥初二帝再
出如金營執禮力爭不從遂大慟臨見其母曰忠孝難兩全汝受國厚恩宜刻心上報愼勿以老人爲念執禮
乃以其母屬兄弟與諸將謀奪萬勝門夜揭敝絮
皆謂無益獨吳革議協因以振給爲名與宗室子防密圖結軍民旬
日得十餘萬部分未發而及於難所著有文集十五卷建炎二年贈
通奉大夫端明殿學士議者以爲薄加資政殿學士諡曰節愍今祀

官澤曰此澤意也獨銜以閭差通判登州境內官田百餘頃皆不毛
之地歲輸萬緡恒責取於民巫奏免之時朝廷遣使約女眞攻契丹
澤嘆曰天下禍始此矣因忤道士得幸用事者請祠歸俄坐創職羈
置鎭江經郊赦復敘監鎭江酒靖康元年以臺臣薦召對假宗正少
卿充和議使澤奏名不正改計議使眾謂澤剛方難合必不能屈且
徒死無補不若付以河朔一要郡乃除直秘閣知磁州從贏卒十餘
人匹馬之官至則治城池脩器械廣儲蓄募勇敢爲必守計上言刑
名磁趙相五州各蓄精兵二萬人敵攻一郡則四郡皆應是一郡之
兵常有十萬人廷議嘉之就除河北義兵都總管金人破眞定直叩
磁州澤登城令壯士射走之開門縱擊斬首數百級加秘閣脩撰康
王再使金至磁澤力止之王遂回相州有詔以康王爲兵馬大元帥
澤爲副元帥起兵入援康王次大名澤以二千人與金人力戰破其
三十餘砦履氷渡河見王勸速進兵會有蠟詔方議和好援兵且屯
近甸澤曰金人狡譎是欲款我師耳君父之辱人臣死何以生爲

引軍直趨澶淵次第進壘以解京城之圍萬一虜有異謀則我兵已在城下汪伯彥等難之請遣澤先行澤遂進屯開德與金人十三戰皆捷康王承制加澤徽猷閣待制澤以書勸王檄諸道兵會京城又移書趙野范訥會梁合兵入援三人皆笑以爲狂不之答澤遂以孤軍進至衞南先驅云前有虜營澤揮眾直前與戰敗之轉戰而東敵益生兵至澤將王孝忠戰死前後皆敵壘澤下令曰今日進退等死不可不於死中求生士卒知必死無不一當百斬首數千金人人敗退却數十里澤計虜必夜來襲營日暮移軍南華虜夜至得空營大驚自是憚澤不敢復出兵澤出其不意遣兵過大河襲擊又敗之既而京城失守虜偪二帝北行澤即提軍趨滑抵大名欲徑渡河據其歸路邀還二帝而勤王之師無一人至者又聞張邦昌僭號欲先行誅討乃進軍衞南上書康王勸以近剛正而遠柔邪納諫諍而拒佞諛尚恭儉而抑驕奢體憂勤而忘逸樂進公實而退私僞既又上書勸進建炎元年五月高宗即位于南京趣詣行在所入見涕泗交頤

陳興復大計踰千言且曰願陛下一怒以安天下之民臣當躬冒矢石爲諸將先得捐軀報國家足矣帝欲留用澤黃潛善沮之乃除龍圖閣學士出知襄陽府俄改青州及開封尹缺李綱言援復舊都非澤不可乃以爲延康殿學士東京留守兼尹開封府時敵騎留屯河上金鼓之聲日夕相聞而京城樓櫓盡廢兵民穢居盜賊橫人情洶洶澤威望素著既至首捕誅舍賊者數人下令曰爲盜者贖無輕重悉從軍法由是盜賊屏息因撫循軍民脩治樓櫓屢出兵剗敵餽而金人遣牛太監等八人以使僞楚爲名至開封澤拘其人乞斬之有詔命延至別館澤固持不可帝親以手劄諭澤不得已乃縱而遣之與定懷衞間敵兵甚盛方密脩戰具爲入攻之計澤以爲憂乃渡河約諸將共議事宜以圖收復於京城四壁各置使以領招集之兵造戰車千二百乘又據形勢立堅壁二十四所於城外沿河緜次爲連珠砦連結河東河北山水砦忠義民兵於是陝西京東西諸路人馬咸願聽澤節制澤又開五丈河以通南北商旅守禦之具既備累

表請帝還京而帝用黃潛善計決意幸東南不報二年春金兀朮入寇自鄭州抵白沙去汴京密邇都人震恐僉屬入問討澤方對客圍棋笑曰何事張皇劉衍等在外必能禦敵乃遣精銳數千繞出敵後伏其歸路金人方與衍戰伏兵起前後夾擊之金人果敗粘喝據西京與澤相持澤遣部將閻中立郭俊民李景良帥兵趨鄭遇敵大戰兵敗中立死之俊民降景良遁去澤捕得景良謂曰勝敗兵家之常不勝而歸罪猶可恕私自逃遁是無主帥也卽斬之既而俊民與金將史姓者持書來招澤澤謂俊民曰汝失利就死尙爲忠義鬼今乃爲虜遊說何面目見人耶掉而斬之謂史曰主上屯重兵近甸我留守也有死而已何不以死戰我而反以兒女語紿我耶亦斬之金人復入滑澤遣部將張撝往救眾寡不敵或謂撝曷少避撝曰避而偷生何面目見宗元帥遂力戰死澤聞撝急遣王宣往援已不及與金人大戰破走之澤以宣知滑州金自是不敢復犯東京澤得金將逆人王策于河上解其縛問金之虛實得其詳遂決大舉之計召諸將謂曰汝等有忠義心當協力謀勦敵期遣二聖以立太功言訖淚下諸將皆感命金人屢戰不利悉引去加資政殿學士復上疏請帝還京不報澤威聲日著敵圍其名當尊憚之對南人言必曰宗爺爺云云盜楊進聚眾三十萬與丁進王再興李大郡擁眾各數萬往來京西淮南河南北侵掠澤遣人諭以禍福悉招降之有王善者河東巨寇也擁眾七十萬欲搏京城澤單騎至善營泣謂之曰朝廷危難之時使有如公一二輩豈復有敵患乎今日乃汝立功之秋不可失也善感泣曰敢不效力遂解甲降澤招撫羣盜屯聚城下又募兵儲糧召諸將約日渡河諸將皆掩泣聽命澤又聞王彥聚眾太行山欲大舉超太原承制以彥制置兩河召使計事彥以萬餘人來澤令屯于澤州以俟命遂上疏曰臣欲乘此暑月遣王彥等自滑州渡河取懷衞滑相等州王再興等自鄭州直護西京陵寢馬擴等自大名取洺相眞定楊進壬善丁進等各以所領兵分路並進既渡河則山砦忠義之民相應不啻百萬臣願陛下早還京師臣當躬冒矢石爲諸將先

中興之業必可立致疏入汪黃等忌其成功從中沮之澤又以中原無倚請以帝弟信王榛爲兵馬大元帥汪黃因是譖澤將爲變白用郭仲荀爲副留守以察之澤憂憤成疾疽發于背諸將入問疾澤矍然曰吾以二帝蒙塵積憤至此汝等能殲敵則我死無恨衆皆流涕日敵不盡力諸將出澤歎曰出師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淚滿襟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而卒士女皆行哭失聲遠表猶贊帝還京詔贈觀文殿學士通議大夫謚忠簡方是時也澤定計渡河連結諸路義兵豪傑恢復可指日冀有志弗就識者恨之子謜居戎幕最得士心澤卒數日將士去者十五都人請以謜繼父任會朝廷已命杜充留守乃以謜爲判官充至悉反澤所爲謜屢爭之不從乃持服歸自是豪義士離心而中原遂不守矣後謜官終兵部郎中澤今與王禕同祀本府二忠祠用宋史及名臣言行錄一統志續稱目參修

潘良貴字義榮一字子賤金華人以上舍生釋褐爲辟雍博士王黼張邦昌俱欲妻以女力辭而止遷祕書郎時蔡京與其子攸用事方以曾祖欽約知名士良貴屹然特立不爲動親故數爲京致願交意正色謝絕之除主客郎中遷提舉淮南東路常平值公燕有中官欲與同席固持不可却之靖康元年召還賜對欽宗問孰可秉鈞軸者因極言何桌唐恪等四人不可用他日必誤社稷若欲扶顚持危之相非博詢於下僚明揚於側陋未見其可語徹於外當國者指爲狂率黜監汾日排岸高宗即位召爲左司諫首請誅僞黨使叛命者受刃國門則敵人不敢輕議宋鼎又乞封宗室於山東河南以壯國體幸淮揚養兵威以圖恢復且及當時用事者奸邪之狀黃潛善汪伯彥等惡其言切直改除工部郎中主管亳州明道宮越數年始除荆湖南路提點刑獄人爲考功郎中遷左司宰相呂頤浩謂曰旦夕相引入兩省正色對曰親老方欲乞外兩省官非良貴可爲也退語人曰宰相進退一世人材以爲賢耶自當擢用何可握手密語以示私恩若士大夫受其牢籠又何以立朝即日乞補外以直龍圖閣知衢州通判汪召錫掎摭宗室令矜語言謗訕師心止之不聽獄興汪迫其行人無敢相過者師心獨遣人慰安陰調護之遷知洪州充到官兩月請祠得主管明道宮起爲中書舍人直前奏曰先王之所

江南西路安撫使轉運判官張常舉前帥張宗元所與張後詩言于朝欲併中傷之詞所連及者百餘家師心隨宜救庇多賴以免會檜死事亦息召還除戶部侍郎奏宜塞倖門開言路生財不知節用上勞問甚渥且曰卿以不附秦檜故去國人朕知卿未嘗忘也遷權吏部尚書兼侍讀進讀三朝寶訓終篇奏祖宗創業爲子孫萬世計甚備熙寧大臣私意改作流毒至今不可不鑑又奏言帝王之於史其要在觀得失究治亂今進讀漢書頗摘其切於治體者讀之前後進見從容盡規者非一浙東本災充兩浙安撫使寬通債振乏絕民不流亡改福建路安撫使時虜將渝盟師心亟夜憂念至忘寢食條上求人才通下情擇將帥等事言甚剴切乾道初以左奉議大夫致仕卒後詔莊敏今祀本府鄉賢祠

用宋史及敬鄉錄參修

鄭剛中字亨仲金華人中紹興二年進士第三人調溫州軍事判官販飢得法用秦檜薦爲敕令所刪定官累升尚書右司員外郎時秦檜主和議剛中爲陳虜不可信不聽擢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抗疏條奏和議利害甚詳及胡銓上書欲斬秦檜帝怒謂且不測剛中率同列論救銓得編置又奏禮部侍郎曾開不當罷左丞施廷臣宜斥柳約召命可寢不報移宗正少卿遷秘書少監樓炤出諭京陝胖充參謀官還除禮部侍郎再擢樞密直學士出爲川陝宣諭使尋充陝西分畫地界使金使烏陵赞謨將至剛中出關迎之父老遮止曰公不延之入而以身任危禍必如其所欲而後已剛中曰彼入則使者安而蜀危我出不過使者一死耳後豈無繼耶與金使反覆爭詰辨難終全階成民鳳及秦商之半列險據要蜀賴以安就除端明殿學士四川宣撫使宣司舊治河池餽餉不繼剛中奏移治利州大開營田自階成抵秦壁土三千餘頃歲收十八萬斛蠲民間常所欲錢七百萬又卽州置監鑄錢以救川引之弊先是川口屯兵十萬分隸三大將吳璘屯興州楊政屯興元府郭浩屯金州皆建節而統制官官高驕悍難制剛中每折之以威接之以恩無不帖服初議移屯楊政不從剛中呼政語曰我雖書生誠不畏死聲色俱厲政遂聽命吳璘加檢校少保來謝語闌更欲講鈞敵之禮剛中曰少保官雖高猶都統制耳倘變常禮是廢軍容少保若欲反則可取吾頭去庭參之禮不可廢也璘惶恐行禮如故虞允文嘗曰允文與諸將往來見其私居言動罔不忌憚如家有一郭宣撫在焉剛中在蜀凡六年儲蓄豐積將士用命虜不敢犯當時人每與宗忠簡同稱曰宗某如猛虎之在北鄭某如伏熊之在西其見推重如此秦檜見蜀富饒諷使進金三萬兩又令下錢米荊門剛中曰今時講和正爲他時恢復計要當息民儲備爲先拒之不從檜不悅令御史汪勃奏置四川財賦總領官以趙不棄爲之不隸宣撫司陰令刺求剛中陰事會虜索北人在南者檜悉遣之蜀門有義勝一軍首領李謹等十四人皆驍勇剛中以其留蜀久縱之必生患悉斬之檜怒其專召剛中遣文致其罪罷職責桂陽軍居住再徙封州卒檜死後追復原官謚曰忠縣所著有北山集周易窺餘經史專音撰碎鳥有等編今祀本府鄉賢祠子良嗣官至正議大夫

用宋史及潛溪集補

章服字德文永康人自幼頴悟讀書不苟窺經旨至忘寢食中紹興二年進士授處州青田縣尉常攝邑兩稅舊有上中下三限太守風告諸邑官及上限足者吾任其材服答以民力不能辦且法不可爲太守怒服辭邑事不可則以次第督之第令無越舊限而已累遷朝奉郎用魏良臣薦除兩浙提舉市舶公事自常俸外例所可得者一不取然對人亦不輒非前倒轉朝講郎差知建州軍糧久不給軍情洶洶服至爭走菰馬前時庫錢不能三萬緡服徐諭之曰汝輩第竭誉得一月當大第給矣立案稅籍得豪民姦胥要領及期軍用沛然於是省教條寬科率與吏民相安於法守而州以大治連遭父母喪服闋除知鄂州鄂當水陸之衝虜分兵扼上流朝廷出禁軍戍鄂一遵安撫劉中請分利州爲東西路以興元府利閬興詳巴劍大安軍

日至或需船千艘馬五千疋服度不可辦者奏聞餘悉給無留難當此時朝廷置武事不問者餘三十年虜卒棄好民不識兵革往往流從更居迭去服區處不遵餘力鄂民得不以兵事恐動州額秋租才五千上供至方斛他須稱是服視酒稅豁得贏錢立辦人以爲神而服乃威焉若不自得也改提舉兩浙常平先是漕司貸常平錢二萬萬久置不問服曰此非法意也民不知賴矣立移文督之既而戶部復請貸三萬萬服難之咄命小校馳不卽得出不遜語服叱之曰此聖旨耶常平民命也猶當以法奏覆奴何敢爾戶部尋亦覺其不可而止召除吏部員外郎再遷侍御史上疏言祖宗之大譬未報中原之故地未復嘗膽之志可少忘乎歡好常敗於變詐師旅或興於無名歃血之好可久恃乎至於淮堧瘡痍江浙飢饉邦財未裕軍政久廢外也又上言願以財賦邊備二事專委大臣集羣臣之說參訂其可行者置局措畫假之歲月以責其成如以爲今之大臣不足任願

精擇可任者任之不然因循苟簡臣恐後日不可悔也又請博求武勇以備將帥之用三十年來將帥以事廢罪不至誤國者願一切與之自新池州僻譬以竹生穗實爲瑞圖之來獻且言飢民實賴以食服言物反常則爲妖竹非穗實之物是反常也竹生實則林必枯是爲妖也以妖爲瑞是罔上也況民飢有食糟糠者有食草木實者有食土之似粉者豈以是爲珍於五穀哉猶愈於死而已答牧民願使其民至此猶以爲瑞而獻乎佞邪成風漸不可長初朝廷嘗揀諸路廂禁土軍就閱行在所籍爲忠勇軍約以防秋遣還所在郡久留未遣軍人不堪相率詣臺自言服爲移牒樞密院不報卽上言足食足兵爲政之先務聖人以爲必不得已則去兵去食而信終不可去今因兵而失信無乃不可上語服曰此軍朕所自閱費不知限數而欲盡遣耶服曰臣所不知也臣所知者人情事體耳上曰然則當盡逸乎服曰今逃數雖可掩而人人心動一旦空營逆裂不捕則廢法捕之則相率放遂損威失體重爲天下笑上曰當與大臣議之數日服又上言今逃數已不可掩急遣猶患無及上曰前日議猶未定者是不可之辭也臣言不行無所逃罪重爲朝廷惜此舉動耳樞臣迎合聖意得無後悔乎上含之曰更當徐議虞允文時兼知樞密院事一日召威方議之事復寢一軍實逸無留者又相與拒閽不可捕將校以下皆貶官而方獨放罪服遂上章併劾允文挾私任情連章不已允文竟罷去中官梁俊彥幹辦皇城司轉官不行臺謝服劾其廢法俊彥坐論贖會服除吏部侍郎免俊彥摘其章有不遜語上大怒責罷汀州居住在汀七年杜門觀書世念泊如也得旨放還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卒所著有論語孟子解各三卷易解二

而不諫以括囊爲知以引去爲高願陛下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宰相湯思退無他望淮慫奏其罪數十於是策免又劾吏部侍郎沈介欺世盜名都司方師尹狡險大將劉寶掊克粘權倖皆罷之又奏自治之策治內有三正心術實燕儉去奢蔽治外有四固封守選將帥明賞罰儲財用改秘書少監兼恭王府直講出知建寧府改浙西提刑入見陳閩中利病甚悉上褒嘉之尋召除大常少卿遷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龍大淵贈大師仍畀舊恩辦深厚得王言體上尉與在京宮觀皆封還除翰林學士知制誥訓辭命擇文學行誼之士淮薦鄭伯熊李燾程叔達皆擢用後卒爲名臣淳熙二年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上嘗論公差除守法人無間言進同知樞密兼參知政事時宰相久虛淮與李彥頴同行相事嘗論授官論賢否不事形迹誠賢不敢以鄉里故薦之不才不敢以已私蔽之上稱善進樞密使上欲省武臣岳祠員淮曰嘗有戰功者壯用其力老而棄之可乎趙雄奏宋室岳祠宜罷

淮日堯親睦九族在平章百姓之先骨肉之恩何可疎也其務存忠厚持大體辛棄疾平江西寇王佐平湖南寇劉淳平廣西寇淮皆處置得宜論功惟允上深嘉之謂陳康伯雖有人望處事則不及卿八年拜右相兼知樞密院事先是自夏不雨至秋是日甘雨如注士大夫相賀上亦喜命相而雨乃命曰巽諸郡絹錢盡蠲一年爲緡入十餘萬趙雄罷相蜀士在朝者皆有去意淮謂此唐季黨禍之胎豈聖世所宜有皆以次進蜀士乃安樞密都丞旨王抃怙寵爲奸淮極陳其罪謂人主受謗鮮不由此上即斥之且曰丞相直諒無隱君臣之閒正宜如此上以章頴論事狂直將黜之淮曰陛下樂聞直言士大夫以言相高此風可賀也黜之適成其名上悅頴復留時以荒政爲急淮言李椿年老成練達擬除長沙帥朱熹學行純篤擬除浙東提舉以倡郡國其後推賞上曰朱熹職事留意淮言脩舉荒政是行其所學民被實惠欲與進職上曰與升直徽猷閣成都缺帥上問淮以劉正對上曰非閩人乎淮曰王者立賢無方必曰閩有章惇呂惠卿不有曾公亮蘇頌蔡襄乎必曰江浙多名臣不有丁謂王欽若乎上稱善拜左相天長水旱七十餘家或謂不必以聞淮曰昔人謂人主不可一日不聞水旱盜賊記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藝祖以執政之客補官求詣銓曹淮以爲此門不可啟力絕其請上章求去加觀文殿學士判衢州淮力辭改提舉洞霄宮光宗嗣位詔詢初政淮以盡孝進德奉天勤民用人立政四不在初對贈少師謚文定淮相孝宗凡八年淳熙致治之隆淮不爲無助云但朱熹在浙東時劾知台州唐仲友淮與仲友姻家乃擢陳賈爲監察御史疏言近日道學之士假名濟僞請詔禁革熹因此奉祠遂啟慶元僞學之禍人以此少之用宋史稿

陳良祐字天與金華人紹興二十四年擢進士第調興國軍司戶累遷左司諫首論會子之弊願捐內帑以紓細民之急上從之內發白金數萬兩回換會子收銅版弗造軍民翕然上銳意圖治以唐太宗自比良祐言太宗政要願番省覽擇善而從知非而戒使臣爲良臣勿爲忠臣上曰卿亦當以魏徵自勉又奏公侯貴戚椒房肺腑專利冒禁願嚴戒敕左相蔣芾丁外艱詔起復良祐言起復非正禮宜使之終喪事遂寢除兵部侍郎時張說爲樞密都承旨王抃怙寵爲奸淮極欲置酒延諸侍從上既許之且曰當致酒肴爲汝助說退而召客至期畢集獨良祐不赴已而中使以上珍膳至說奏謝因附奏臣奉旨集客良祐獨不至是違聖意也既奏上命黃門再賜說大喜復附奏臣再三速良祐不肯來夜漏將止中批陳良祐除諫議大夫坐客方盡歡聞之憮然而罷再轉爲吏部尚書時議汎使請地良祐奏請地乃起釁之端今之求地欲得河南曩歲嘗歸版圖不旋踵失之必須遣使則祈請欽宗梓宮猶爲有名奏入忤旨既瑞州居住尋移信州用府志及東野語脩潘時字德鄰金華人良貴從子也少受業於良貴及長又游張栻呂祖謙間力學不倦以良貴任爲登仕郎調分宜縣主簿改通直郎差提舉雜買務皇城邏卒挾恃干犯按致其罪不少貸出知興化軍女官道士託妖妄求敕賜以表其居挾樞密張說書屬時上其事指不可說復諭意部使者臧之卒不爲動歲飢募客舟予錢糴而寬其期莫有喻其意者既而羅者得以其舟往返一再然後及期則雜價已入自平而民不飢人乃服其有謀請蠲歲輸丁米錢千萬久未報輒移屬縣緩其輸漕司不悅督愈峻時力訴諸朝竟得罷乃已召還賜對言郡縣者朝廷之根本今不計州縣之事力而一切取辦又不擇人材之能否而輕以畀之欲本固而邦寧其可得耶請外提舉浙西常平平江庫失漏守臣富室以取償大擾有死者時撤罷之守怨搆以他事坐削一官移江西又移江東因劾池州守趙粹中不報章三上遂與俱罷起提舉湖北常平入奏言比年戶部調度不繼督賦苛急監司州縣希意避罪不暇復以百姓爲心下失人和上干天變其原在此願詔有司速蠲民間舊逋而出內禁錢以補上供之缺更詔大臣選官置局考校紹興以來出納之會

參互省覈爲經久計常使戶部支計有餘則州縣寬而民力舒和氣
應矣上嘆息稱善曰卿言州縣擾民之事朕亦知之蓋所謂黃紙放
白紙催若已鎖之而又責於戶部此誠何益正當一一與補還耳潮
北故多陂澤貧民得漁其間賴以衣食者甚衆或以輸租自占而專
其利民已病之至是議者復請增租而吏緣爲奸盡斥貧民所漁以
歸富室狼狽失業者不可勝計時至爲申明其法悉以還之改提點
湖南刑獄有盜殺人而誣指賈人某甲爲罪首者前後七推異伏及
錄問輒不承時至鞫之方盜殺人時某甲實在他所參驗行由印歷
晷刻不差即理出之而劾官吏失入者奏上報可仍下諸路以爲法
除直秘閣知廣州兼安撫廣南東路所部地接郴桂汀漳四州之民
歲一踰嶺貿易折閱即相聚爲盜大羣或至數千人時人境捕得其
渠八人即斬以狥日三日而去者吏不得格期外不去復捕如初於
是皆散大率山斗入海中民恃魚鹽爲命急之則相聚爲盜不可禁
所從來久矣新置都鹽使者銳欲禁之撤水軍逐捕時曰水軍專屬

帥府節制非他所得調也且爭小利起大盜將使誰任其責耶卒拒
不爲發乃陰募其酋豪使以捕賊自效由是盜發輒得無逸者進直
徽猷閣知潭州安撫湖南飛虎軍驕橫不可制有恃醉挾刃傷人者
按軍法誅之遂帖然再遷尚書左司郎中以疾辭歸卒其治郡先教
化而於訟獄期會無不謹務施舍而於出納纖細無所遺爲部使者
廢置不避權門舉劾不憚大吏至典方面養威持重務存大體治民
訓兵禁奸除暴無一不可爲法有所張弛必先覓其利害本末然後
出令恥爲姑息小惠以掠虛譽謂權酤茶鹽非古法不忍盡以律令
從事所至必問人才興學校薦士惟公論所與閉門草奏數吏莫敢
言雖被薦者亦事下然後知所部盜賊水旱無巨細必以聞以祥瑞
告則抑而不省其愛民如子馭吏如僮僕接僚屬如賓友惜官帑如
私財治公事如家事事有不便於文法輒以身任之不以累其下是
以人樂爲盡力所至稱治嘗自謂吾之爲治主於寬而不使有寬之
名輔以嚴而不使有嚴之迹惟其綱維總攝而脈絡流通是以坐走

羣吏而我常無爲也當時號稱精吏道有科指而實
度者無出其右既病神明不衰起居莊敬如常時願諸子誦曾子易
簀時語而絕今祀本府鄉賢祠用朱子
大全脩

中推見眾獘獲免者四五十戶訟牒必竟曲直不聽私解或以恐嚇
多事大中曰此乃所以省事之法也由是訴訟日稀所下文移無一
紙留于民閒用侍郎詹義之薦得幹辦行在諸司糧料院求補外同
擬者四人孝宗指大中與計銜姓名曰此二人佳可除職事官遂除
太常寺主簿光宗受禪詔舉察官用尚書葉翥等薦擢監察御史論
事無所迴避任殿中侍御史兼侍講紹熙二年春雷電交作有旨訪
時政缺失大中言孟春雷電則陰勝陽之義蓋君子爲陽小人爲陰
其邪正在所當辨趙向果正雖一節可議不害爲君子趙向不正雖
小節可喜不害爲小人正者當益厚其養無責其一節之過差以消
沮其正大之氣不正者當深絕其漸無以小節之可喜而長其奸僞
之萌庶君子得以全其美而小人無以容其奸知潭州趙善俊得旨
奏事大中劾其險邪罷之帝問今日羣臣孰賢大中以知福州趙汝
愚對汝愚由是被召江浙西路民苦折帛和買重輸大中疏論之有
旨蠲其輸者三歲因劾戶部尚書馬大同大理卿宋之瑞不報力求
補外改吏部侍郎乃除直寶謨閣知寧國府朱熹遺書朝士曰閩
林和叔入臺無一事不中的去國一節風誼凜然當於古人中求之
尋移知贛州贛爲劇郡大中一以平心處之文移期會動有成規裁
斷曲直不可搖動聽訟初有數百後惟十餘紙猶吏豪民爲之束手
寧宗即位召還試中書舍人遷給事中兼侍講知閤事韓侂胄來見
大中接之無他語及使人通問因愿納交又笑却之會彭龜年抗疏
論侂胄有旨侂胄與內祠龜年與郡大中請留龜年經筵而斥侂胄
外任不聽侂胄愈恨御史汪義端以論趙汝愚去侂胄引爲內史大

中駁之改吏部侍郎不拜遂以煥章閣待制出知慶元府舊傳府有鬼祟大中謂此必黠賊巫捕治既而果然併前政所失器物皆得之由是奸人屏息丐祠得請未行給事中許及之佗胄黨也承風緻駁遂削職歸與趙汝愚朱熹等俱入偽籍歸凡十三年優游鵝湖別墅時事一不掛口或勸通書佗胄以免禍大中曰禍不可求而禍可懼而免耶及佗胄誅召見試吏部尚書擢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卒贈資政殿學士正奉大夫謚正惠今祀本府鄉賢祠（朱史及墓志修）

應孟明字仲實永康人登隆興癸未進士調臨安府教授繼爲浙東安撫司幹辦官樂平縣丞侍御史葛邲監察御史王蘭薦爲詳定一司敕令所刪定官輪對首論南北通好疆場無虞當選將練兵常如大敵之在境而可以一日忽乎貪殘苛酷之吏未去吾民得無有不安其生者乎賢士匿於下僚忠言壅於上聞無乃中正之門未盡闢而兼聽之意未盡孚乎君臣之間戒懼而不自恃勤勞而不自寧進君子退小人以民隱爲憂以邊陲爲警則政治自脩紀綱自張孝宗

曰朕蚤夜戒懼無頃刻忘退朝之暇亦無他好正恐或稍宴安則萬幾之曠自此始耳次乞申嚴監司庶貪吏之禁薦舉狥私情之禁帝嘉奬久之他日宰相進擬帝出片紙書三人姓名曰卿何故不及此君子退小人以民隱爲憂以邊陲爲警則政治自脩紀綱自張孝宗其一人則孟明也乃拜大理寺丞大將李顯忠之子家僮溺死有司誣以殺人逮繫幾三百家孟明察其冤白於長官釋之出爲福建提舉常平陛辭帝諭之曰朕知卿愛百姓惡贓吏事有不便宜悉意以聞因問當世人才孟明曰有才而不學則流於刻薄惟上之教化明取舍正則成就必倍於今帝曰誠爲人上者之責孟明至郡具以臨遣之意咨訪之帝一日御經筵因論監司按察願講讀官曰朕近得數人應孟明其最也尋除浙東提點刑獄以鄉郡引嫌改使江東會廣西謀帥帝謂輔臣曰朕熟思之無易應孟明者即以手札賜孟明曰朕闔廣西鹽法利害相半卿到任可自詳究其實進直秘閣知靜江府兼廣西經略安撫使初廣西官鹽易爲客鈔客戶多折閱逮避抑配於民行之八年公私交病追逮禁錮民不聊生孟明驛奏除

之禁卒朱與結黨弄兵雷化間聲勢漸張孟明遣將縛至轅門斬之以狥光宗即位遷浙西提點刑獄尋召爲吏部員外郎改左司遷右司再遷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寧宗即位拜大府卿兼戶部侍郎慶元初擢吏部侍郎卒贈少師孟明以儒學奮身受知人主官職未嘗倖遷韓侂胄遣密客誘以諫官俾誣趙汝愚固却不從士論以此重之　（朱史修）

葛洪字容父東陽人少從呂祖謙學得義命一語終身服膺擢淳熙十一年進士第初官既足舉員以不登權要之門遠遁下僚年垂六十始脫選調召除籍田令出守盱眙陞提點江東刑獄按吏不法一章十七人雖親故不免入爲樞密院編脩官尋守尚書工部員外郎兼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上疏極言當時將帥之弊謂招循士卒將帥之職也朝廷每嚴掊克之禁鑄營運之通其徼之者至矣今乃有別爲名色益肆貪黷視生理之稍豐者而誣以非辜動輒估籍擇廓給之稍優者而強以庫務取辦芻粟抑配軍需於招循何有哉訓齊

戎旅亦將帥之職也朝廷每嚴點試之法申階級之令其徼之亦切矣今顧有教閱視爲具文坐作僅同兒戲技勇者不與旌賞拙懦者未嘗勸懲士習驕橫類難役使於訓齊何有哉況乃有沈酣聲色之奉溺意田宅之圖而不恤國事者矣又有營營終日專務納交書幣往來道路旁午而妄希升進者矣自謂繕治甲兵脩造戰艦究其實則飾舊爲新而已爾自謂撙節財用聲稱美餘原其自則剝下罔上而已爾乞嚴飭將帥上下振厲申儆軍實常若有冠至之憂磨礪振刷以求更新則亦庶乎其有用矣帝嘉納之進直煥章閣兼國子祭酒遷工部侍郎拜尚書兼侍讀進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拜參知政事贊討平李金援王棄諫仁宗却王德用進女事以止嬪御世多稱之請祠以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進大學士召赴行在仍舊職充萬壽觀使兼侍讀告老積二十六疏乃得謝還鄉首置義塾以教子姓及四方學者延師儒以主之日往其間隨材誘掖日異日得一佳士爲朝廷用亦猷報國之忠也如是者幾十年乃卒累贈

太師謚端獻杜範稱其侃侃守正有大臣風所著有奏議及蟾室集二十四卷（用宋史及歙縣修）

王介字元石金華人從呂祖謙遊學通諸經尤邃於周禮紹熙元年舉進士極論朋黨之禍且言人主而不尊道學士大夫面不明道學天下爲諱則何以立國光宗覽而嘉之擢第三人簽書昭慶軍節度判官除國子學錄上違豫久不朝重華宮介上疏言壽皇親挈神器授之陛下孝敬豈可久缺又言婦事舅始如事父母不可廚中宮之禮及孝宗崩介力請過宮執喪以爲天下未有無主之喪者言極激切人嘆其忠寧宗立未幾卽以內批罷宰相留正介上疏言陛下卽位浦三月而策免宰相遷易臺諫皆出內批非治世事崇寧大觀間事出御批遂成北狩之禍杜衍爲相常積內降十數封還今宰相不敢封駁臺諫不敢彈奏豈可久之道還太常博士韓侂胄怒介封事爲詆已添差通判紹興府尋知邵武軍會學禁起諫大夫姚愈劾介與袁燮皆僞學之黨且附會前相趙汝愚罷主管台州崇道觀久之

差知廣德軍父喪服闋除知饒州未上入爲秘書省度支判官會韓侂胄議伐金介面對首陳用兵之計有三可慮乞宣諭大臣不宜輕舉又自以書與侂胄極言之蘇師旦建節介與同列謁政府遇諸庭客皆踰階而揖介獨不顧其黨徐柟劾介資淺立異復罷奉祠侂胄誅畀召入對首論人主之權莫大於自用而亦莫難於自用所謂難於自用者以左右前後浸潤膚受之不可隄防非以外朝獻替繳駁論奏之爲俊且奪也小人見人主聽納之專網維節奏未易搖棄則亦不敢萌干請之私矣帝不能用於是史彌遠遂以一相專國除侍左郎官兼太子舍人再轉而國子祭酒會不雨詔百官指陳缺失時史彌遠以母喪起復介手疏歷論時政推本洪範備恒暘若之徵謂西轉運判官兼淮西提點刑獄言金有必亡之形中國宜靜以觀變因列上備邊四事再遷宗正少卿兼工部侍郎應詔上書言求賢求言二詔果能確守初意深求實益則人才振而國本立國威張而奸宄消臣竊觀近事似或不然蓋以所召者非久無官情決不肯來之人則年已衰暮決不可來之人耳彼風節素著持正不阿廉介有守臨事不撓者論薦雖多固未嘗收拾而召之也其所施行褒賞者往往皆未節細故無關於理亂粗述古今不至於抵觸然後取之以示吾聽受之意其間亦豈無深憂遠識高出衆見之忠言至計有補聖明之聽者固未聞采納而用之也夫賢路當廣面不當狹言路當開

沿海制置使以疾奉祠卒所著有春秋臆說十卷通鑑解標十五卷文集二十五卷端平初郡守趙汝談請于朝特賜實謚（參用宋史及真簡今祀本府鄉賢祠子埜見後傳西山文集）

喬行簡字壽朋東陽人學呂祖謙之門登紹熙四年進士歷官知通州條上便民事召試館職除秘書省正字兼樞密院編脩官累遷淮西轉運判官兼淮西提點刑獄言金有必亡之形中國宜靜以觀變因列上備邊四事再遷宗正少卿兼工部侍郎應詔上書言求賢求言二詔果能確守初意深求實益則人才振而國本立國威張而奸宄消臣竊觀近事似或不然蓋以所召者非久無官情決不肯來之人則年已衰暮決不可來之人耳彼風節素著持正不阿廉介有守臨事不撓者論薦雖多固未嘗收拾而召之也其所施行褒賞者往往皆未節細故無關於理亂粗述古今不至於抵觸然後取之以示吾聽受之意其間亦豈無深憂遠識高出衆見之忠言至計有補聖明之聽者固未聞采納而用之也夫賢路當廣面不當狹言路當開

而不當塞洽亂安危莫不由此進端明殿學士兼樞密院事上言人君當憁躋皇極一循大公不應狥私小人爲其所誤凡戚畹之親近侍之臣使令之竄外取貨財內壞紀綱上以罔人君之聰明來天下之怨誇下以撓官府之公道亂民間之曲直縱而不已其勢益張人君之威權將爲其所竊弄而不自知矣又論李全氣貌無以踰人未必眞有長算深謀直剽悍勇決能長雄於其黨耳自白丁十年而至三孤功薄報豐反背義忘恩此天理之所共憤宜亟誅戮以戒叛扈拜參知政事同知樞密院事時議復三京行簡在告上疏曰自古英君規恢進取必須選將練兵豐財足食然後舉事今陛下之將足當一面者幾人勇而能鬬智而善謀者幾人非屈指得二三十輩恐不足以備馳驅陛下之兵能戰者幾萬分道而趨京洛留屯而守淮襄者幾萬非按籍得二三十萬眾恐不足以事進取借日推擇行伍即可爲將接納降附即可爲兵方今百姓多乘罄之室州縣多赤立之庾臣實未知錢糧之所出也若頓師千里之外糧道不繼進退不能他日必勞聖慮願陛下堅持國論以絕紛紜之說進知樞密院事時議御閱不果而驟汰之殿司軍闕爲之點主帥罷都司給黃榜撫存軍愈呼噪行簡以閱戮爲首者二十餘人軍乃帖息尋拜右相言三京撓敗之餘事與前異但當益脩戰守之備襄陽失守宜急收復或又陳進取之計行簡奏今內外事勢可憂而不可恃者七言甚剴切師得不出端平三年九月有事於明堂大雷雨行簡與鄭清之並策免既而獨趣召行簡還京拜左相援韓琦故事乞以邊防財用分任執政又請脩中興五朝國史嘉熙三年拜平章軍國重事每以上游重地爲念請建節度宣撫使提兵戍夔邊事稍寧復告老章十八上四年加少保保寧軍節度使兼醴泉觀使邑有社廩原屬庾司行簡曰鄉曲社倉非他處比第恐他日有支移糶取之患爲請朝旨以久其惠淳祐元年二月卒年八十六贈太師益文惠行簡歷練老成謀畫宏遠居官知無不言好薦士多至顯達所著有周禮總說孔山集用宋版

李誠之字茂欽東陽人受學呂祖謙風規峻整志氣挺特明於義利之辨舉鄉薦第一祖謙與學者書曰茂欽作魁大可喜使世俗知本分爲學者不與科舉相妨入太學舍選亦第一慶元初釋褐爲饒州教授遭父母喪皆廬墓終制除福建安撫司幹辦嘗語其徒眞德秀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此吾輩入字箴也有上書朝貴以廉捐自誓者毅然正色曰士大夫此身獨當爲君父死耳可輕以許人乎德秀大敬服之其仗節死義之心預定於平居蓋如此性不善覓舉或勉之則曰彼誠知我何必有求如其不知求之何益絕口不自言後部使者竟亦以公論所在而自舉之遷刑部架閣文字權國子學錄爲忌者所譖臺評且上或言自辯可免誠之曰吾不善爲此態惟有去耳遂奉祠起爲江西轉運幹辦使者稱提會子欲第其物力高下輸錢歛之誠之以爲富室甚鮮自中以下安所出辦以應此令曷循舊例止以鹽本錢通融可以無擾使者不悅曰商君之令猶能必行今乃龂齬如此誠之愀然曰使君儒者面欲爲商君所爲乎遂辭去使者遜謝罷令而後止改通判常州時督經總制錢甚峻前此爲佽者多以缺辦致罪誠之至即爲都簿具財賦之目言于總司立爲定額拊而遣之併財用皆立具移知靳州靳爲次邊自南渡後未嘗被兵人皆謂敵必不至誠之曰大江以北敵睥睨久矣今不爲備一旦乘虛來攻悔可追乎乃相視城壁增其城加厚五尺高亦如之濬其濠深二尋廣五丈備樓櫓築軍馬壩教閱廂禁民兵激之以賞積粟廣四萬餘石舊例酒庫月供守錢四百五十千誠之悉寄諸公帑以助兵費嘉定十四年春二月金人犯淮南提刑獄兼知黃州何大節經理守沙窩黃土諸關誠之曰古人守關有懸崖峭壁之險無他歧路可入故閉關足以絕其往來今五關延袤三四百里小路可入者以

百敖能一一守乎若敵從小路遶出關背是陷民兵於死也不聽大
節又以黃陂一路無山可守調民築堤爲備誠之曰黃陂之旁地多
沮洳非敵騎所利萬一敵至沿江居民猶得爲逃避計今築長堤則
敵將藉爲坦途其來勢如風雨居民將魚肉矣又不聽大節又調靳
之民兵上關誠之曰民兵守鄉井皆有致死之心若遣出且無固志
徒令投死無益也亦不聽既而敵自浮光深入破五關踐黃陂皆如
誠之言先是誠之已逾滿代者不至欲先遣其孥歸聞警報日急恐
搖人心遂止喟然語其僚曰吾以書生再任邊壘行年七十抑又何
求當共戮力以守不濟則以死繼之耳時州兵半發迎新又爲憲司
所調僅存千餘人乃揀城中丁壯參以寄居宗子士人分布城守所
備守具弓弩千有奇矢一百二十萬有奇刻車弩八十五座其他如
三捎五捎旋風蒺藜火炮車鐵菱角金汁鍋火麻搭竹節筒之類峙
積如山不可勝數區畫既定乃集官屬凡城守者諭之曰敵兵雖多
不足畏也今乃以順討逆何患弗克但能堅守此城旬日內援兵必

集援兵攻其前我師開門乘其後可使敵疋馬不返此諸公取富貴
時也宜相與勉之敵既圍黃州分兵擣蘄州將及近地誠之語眾曰
敵氣方銳今乘其未至挫其前鋒則敵懾矣募敢死士迎擊遇于橫
槎橋大破之敵爲連珠營百道攻城誠之躬擐甲冑朝夕駐城上與
相持不復顧其家有歸正人張奇者久居蘄原食于官實爲敵間誠
之得其情併捕其黨誅之眾心益固敵至城外亟呼其名不知奇已
死矣居數日敵擁眾臨沙河置橋欲渡誠之急出兵奮擊毀其橋敵
又析民居板木爲排墻以進則設火箭攢射沃以脂油火發須臾立
盡敵又縛筏欲以渡濠則急遣敵死士各執火炬攻之死者甚眾筏
不得成又明日敵兵大至鑿渠決濠水誠之急出兵拒遏填塞之敵
又爲排墻以進積火焚戰樓則以布囊絞水沃滅之又明日敵移兵
要衝爲必渡計誠之募敢死士繕城預渡濠破其排墻燒其板木射
殺渠帥一人生擒別將七人會遭張亨焦思忠合兵三千來援爲敵
所破殿帥潘梅擁兵觀望不敢進敵知援絕攻城益急以擁雲梯半

皮洞各數百火砲車數十進薄城下誠之奪而毀之殺其都統帥一
人三月朔虜攻西門有將據胡牀指揮者誠之一矢殪之敵大怒以
擁雲梯火炮座千餘併力來攻則多以三鬚鉤繫以長繩拽其雲梯
近城亂斧砍之墜者如雨敵驅所掠男女向城哭欲以搖城中誠之
令軍士奏樂而歌之又令妓婦歌舞城上示以閑暇敵遣人持書來
脇降急命戮之而還其書越二日敵鼓眾欲入軍馬墻至則先已伏
兵墻內出掩之多墜濠死敵又用砲擊城不止則用布囊萬數盛土
積壘城上砲至皆無所傷居數日敵挾鵝車洞子攻北門銳甚誠之
煎金汁以油沃其上灌之無不糜滅敵於城下掘地道欲陷城則預
料其來處燒毒藥以爛其鼻皆不敢前又擲火牛城外掘地道者皆
死又布兵車軍馬墻外擊之皆敗走又埋甕於地中令人潛伏聽敵
動息皆知輒隨其方禦之夜則縋壯士搗其營每輒克獲敵以擁雲
梯四面臨城則又併力奮奪入城凡數十座又縱火焚其牛皮洞子
煙焰所及皆爲灰飛敵人不得志欲去會黃州城陷敵自黃岡來

凡十餘萬人心惴恐誠之不爲動激以忠義日出奮擊皆捷下至婦
女亦皆運木石火牛與士合力呼聲動地敵增炮座繞城幾遍誠之
製皮簾預張於炮來處護以土囊炮至輒墜敵計殊沮初帥閫命裨
將徐揮以兵八百來援誠之察其心有貳止令助守不許出戰揮詐
稱欲出迎援師又不許中夜揮竟帥其眾縋城下引虜登誠之帥兵
巷戰從千至寅子士允從子士宏皆力戰死誠之自頭顧力竭亟入郡
治閉門設香案望闕再拜謝罪曰臣以死守城禦賊不幸爲徐揮所
陷不能全城有悞陛下使令當以死報密以印囑郡兵周俊抱歸朝
廷急呼其家人曰城已破汝輩當速死毋被辱妻許氏子婦趙氏王
氏孫女和娘瑞娘皆赴水死誠之乃仗劍出謂其餘眾曰大丈夫當
戰死不應就執賊手遂開門奮鬬引劍自刎死通判秦鉅教授阮希
甫亦皆死之自城守至陷凡二十六日時三月十七日也事聞贈誠
之朝奉大夫秘閣脩撰加封正節侯立廟于蘄賜額曰褒忠許氏贈
令人士允贈通直郎士宏贈本務郎趙氏王氏及和娘瑞娘皆贈安

人惟長子士昭在家獲免難以識之喪歸葬于縣東七里東山之原
今記本縣裒忠祠及本府鄉賢祠用鎮西山文集
及裒忠錄參脩
范鍾字和仲鄞鄉人嘉定二年進士歷遷尚右郎官兼崇政殿說書
進對帝曰仁宗時甚多事對曰仁宗始雖多事乃以憂勤致治微宗
始雖無事餘患至於今日帝悅嘉熙三年拜端明殿學士簽書密院
事明年進參知政事淳祐四年進知樞密院事五年拜左相兼樞密
使封東陽郡公自爲參政樞密以至拜相每每疏乞歸田詞意懇切
六年加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辭改提舉洞霄宮卒贈少
師謚文肅鍾爲相清直守法重惜名器雖無赫赫可稱而清德雅量
與杜範李宗勉齊名所著有禮記解用宋槧
康植字子厚義烏人父穎淳熙十四年進士仕至吏部郎官以清白
稱植用世科登嘉定七年進士授奉化縣主簿三遷爲武安軍節度
掌書記以需次之暇執經於徐僑之門者三年端平更化侍赴京時
喬行簡爲相欲處以職事植亟赴書記任制置使史嵩之圖結漁舟

防江植持不可嵩之怒對移江陵酒官未幾除刑工部架閣遷國子
學正改通直郎輪對言事亢直忤時宰意責差通判廣德軍救荒有
法陞知本軍以治最聞召知大宗正遷兵部郎官除浙西提點刑獄
劾奏平西守臣史宅之治郡無狀嵩之宅之兄也時爲宰相併連及
之謂宅之不思掩前人之愆專務聚斂以事貢獻是以小忠而成大
不忠也嵩之不知而使之不智知而使之不仁其上罔陛下又不忠
之大者也羣臣明知其罪而不言皆逆探陛下之意而不敢攖其鋒
是逢君之惡亦不忠之徒也疏入理宗震怒欲重罪之知樞密院杜
範力詵謂憲臣言事既不中又加之罪天下其謂何理宗尋悟乃徙
宅之隆興而植提刑福建改知寧國府兼權江南東路提舉常平奏
免和糴行經界法除都官郎中出知吉州改福建路轉運判官兼攝
寧國府賑水災拯鹽獘政惠大孚赴闕奏事卒于建溪驛在徐僑之
門游從最久與秘書丞王世傑皆號稱高第王相當稱其操尚之堅
風力之勁有文清之遺則云今祀本府鄉賢祠用王忠文
公集脩

朱元龍字景雲義烏人登紹定五年進士歷溫州平陽
能合朱陸之異同而會通其歸趣登嘉定十六年進士仕至吏部尚
書兼侍讀以憂勤致治微宗
辭日所爲學于先生者義理之奧也德秀益器異焉紹定初汀邵盜
作辟議幕參贊攝邵武縣繼攝軍事盜起唐石親勒兵討平之後爲
樞密編脩兼檢討襄罰事急議遣使講和塹言今日之事宜先定規
模併力攻守上疏條陳八事尋爲副丞旨奏請出師絕和使命淮東
西夾攻不然利害將深理宗深然之令樞院下劄三開諭旨嘉熙元
年輪對采事係安危者四端而專以司馬光仁明武推說復草兩劄
推廣前所言八事以孝宗講軍實激發帝意史嵩之起復墊上疏乞
罷終喪拜禮部尚書疏奏十事而終之曰陛下一心十事之綱領也

前後奏陳皆明正剴切鑿鑿可行以察訪使出視江防首嘉興至京口增脩官民兵船守險備具除知鎮江府兼都大提舉浙西兵船謂守江尤重於守淮瓜洲一渡甚狹請免鎮江水軍調發專守江面置游兵增水艦就揚子江教習水戰登金山指麾之是冬楊子橋有警急發湯孝信所領遊兵救之而退遷沿江制置兼江東安撫使巡江引水軍大閱舳艫相銜幾三十里馮高望遠考求山川險阨推京口法創遊擊軍萬三千蒙衝萬艘江上晏然實祐二年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與宰相不合罷提舉洞霄宮卒贈特進埜工于詩書法祖唐歐陽詢作大字尤清勁所著有奏議文集若干卷今祀本府鄉賢祠用敬鄉錄脩

虞復字從道義烏人師事倪千里傅永嘉春秋之學由太學生登進士第以揚州酒官上緡熙殿四十八規理宗大喜擢主管戶部架閣文字累遷太常博士太宗正丞出知信州時嵩之開督府以御劄盡收列郡利權因上表進愛養根本之說大忤其意有旨除都管郎中雖去而鄭清之再相亦其所忌退居東巖十有五年清之罷董丞相槐力薦于朝待次桂陽軍俄除金部郎中兼國史院編脩實錄院檢討官入見改尚書右司郎中輪對奏大學正心誠意爲綱分好樂忿懥爲目援漢文帝欲造露臺以爲好樂之勸上嘉納差知宗國府改瑞州會疾革請納疏得旨轉朝散大夫致仕卒所著有成已集告畬藁遺齋集八十餘卷

李大同字從仲東陽人學于朱熹呂祖儉之門貢入太學年踰六十同舍不第講學益力登嘉定十六年進士由郡教授爲國子博士輪對詞意激烈上嘉奬之累遷右正言兼侍講首陳謹獨之戒謂人主燕閒敬畏之心易弛情欲一肆如水橫流而莫之遏若移勇於怯爲自治之規模不然非萬所知也清之不能平章事賈似道忌之出知嘉興府似道敗貶循州安置卒

御史金淵承風旨奏寢新命遂奉祠歸秩滿差知興化軍不赴嵩之雖去而鄭清之再相亦其所忌退居東巖十有五年清之罷董丞相槐力薦于朝待次桂陽軍俄除金部郎中兼國史院編脩實錄院檢討官入見改尚書右司郎中輪對奏大學正心誠意爲綱分好樂忿懥爲目援漢文帝欲造露臺以爲好樂之勸上嘉納差知宗國府改瑞州會疾革請納疏得旨轉朝散大夫致仕卒所著有成已集告畬藁遺齋集八十餘卷

李大同字從仲東陽人學于朱熹呂祖儉之門貢入太學年踰六十同舍不第講學益力登嘉定十六年進士由郡教授爲國子博士輪對詞意激烈上嘉奬之累遷右正言兼侍講首陳謹獨之戒謂人主燕閒敬畏之心易弛情欲一肆如水橫流而莫之遏若移勇於怯爲自治之規模不然非萬所知也清之不能平章事賈似道忌之出知嘉興府似道敗貶循州安置卒

而却顧者臣願陛下勿以星辰爲小異而或加之忽一話一言一政一事必求有以格天心而消災變至於用兵攻討尤切謹重遷太常少卿除侍御史其言不徹不隨斥去黨論善類皆推深識與眞德秀同在經筵德秀進講大學言此心當如明鏡止水不可作楄木死灰豈當作楄木死灰德秀嘆大同謂不可二字未安蓋此心自是活物豈當作楄木死灰德秀嘆同在經筵德秀進講大學言此心當如明鏡止水不可作楄木死灰豈當作楄木死灰德秀嘆大同謂不可二字未安蓋此心自是活物豈當作楄木死灰德秀嘆

隨錄六卷唐事類編二卷用宋史及傳芳錄東陽人物志參脩

王萬字處一浦江人父約之遊江淮間生萬於濠州登嘉定十六年進士調和州教授遷主管戶部架閣轉國子學錄添差通判揚州改

卒年八十六大同資稟純厚神氣清和端平之治大同之助爲多所於忠言嘉謨上稗緝㠯民生嘉熙端平之治大同之助爲多所著有詩文十五卷奏議十卷羣書就正六卷羣經講議十五卷通鑑

服時喬行簡獨當國大同以親嫌累疏乞外遷刑部侍郎兼脩國史進刑部尚書以寶謨閣直學士知平江府乞祠除提舉太平興國宮

告重臣大官論沿邊事宜謂長淮千里中間無大山澤爲限擊尾首應正如常山蛇勢當併兩淮惟一制閫之命是聽兩淮惟濠居中據之東爲盱眙爲楚以達鹽城淮流深廣敵所難渡淮之西爲安豐爲光以達信陽淮流淺淀敵每揭厲以涉法當調揚州北軍三千人自淮東揭虛常往來宿亳間使敵無意於東而我併力於淮西淮西則又惟合肥居江淮南北之中法當建制置司合肥而以濠梁安豐光州爲臂以黃岡爲肘後緩急之助又必令荆襄每候西兵東來軋尾之使淮襄之勢亦合而後規模可立其他敷陳類此甚多擢樞密院編脩官時金初滅鄭清之欲乘虛取河洛萬曰今朝廷勇於復疆怯於備邊莫若移勇於怯爲自治之規模不然非萬所知也清之不能用已而北兵壓境三邊震動其言果驗理宗下詔罪已命中書舍人吳泳視草萬謂泳曰用兵固失矣亦豈可邊示怯哉今邊民生意如髮宜奮厲震發以感人心泳然之因輪對言於上曰天命去留原於君心陛下一一而思之凡惻然有觸於心而勿安者皆心之未能同

乎天者也天不在天而在陛下之心苟能天人合一禾禾弗替天命在我矣差知台州疏貪敝衣粝日坐公署事至立斷吏無所售多改棄去民亦化之不復訟上下帖然丁歲祲極力拯之無飢死者往往感之但言萬名莫不舉手加額曰吾父母也才五月乞祠歸或餽藥材萬力却之僅取附子一枚而已遷屯田員外郎兼國史院編脩官輪對言君臣上下克盡私心則可以服人心而回天心擢監察御史首論刑部尚書史宅之故相之子昔嘗弄權不當復玷從班上命丞相論旨再三迄不奉詔上不得已出宅之平江府嵩之自江上莫師入相氣象迫遽人心傾搖眾莫敢言萬首論之會命相之議已決疏入除大理少卿卽日還常熟寓舍遷太常少卿辭差知寧國府又辭召赴行在奏事出爲福建提點刑獄加直煥章閣四川宣諭司參議官皆力辭轉朝奉郎守太常少卿致仕卒初萬與李衍遇衍勉萬從事朱熹四書之說久之有得於時習之語謂學莫先於言顧行言是而行違非言之僞也習未熟耳熟則言行一矣故終身言行相顧發

於設施論諫忠懇剴切無所顧忌初官不受人薦平生不交權貴書絲毫不妄取所著有時習編易詩書論語孟子中庸大極圖說若干卷奏劄十卷後嵩之罷相人方交論其非上思萬先見親降劄謂萬立朝蹇諤古之遺直爲郡廉平古之遺愛特贈集英殿脩撰子錢五千緡田五百畝以贍給其家賜謚忠惠今祀本府鄉賢祠用浦陽人物志脩

馬光祖字華父東陽人寶慶二年進士調新喻主簿有能名見眞德秀講學悅之遂執弟子禮從焉積升右曹郎官出知處州爲政存大體決訟如神舉行荒政威惠並著累遷戶部尚書浙西安撫使入覲歷陳京師艱食和糴增價海道致寇三害加竇章閣直學士江東安撫使知建康府至官以常例公用器皿錢二十萬緡支犒軍民減租稅養餘寡孤疾無告之人招兵置砦給錢助諸軍婚嫁屬縣租稅折收絲綿絹帛倚閣除免以數萬計興學校禮賢才辟召僚屬皆極一時之選進端明殿學士荊湖制置使知江陵府去而建康之民思之不已上圖以資政殿學士沿江制置大使兼江東安撫使再知建康

今祀本府鄉賢祠用宋史脩

王霆字定叟東陽人豪之子也少有奇氣舉進士試不偶去就武舉嘉定十四年中絕倫異等喬行簡考試別頭喜曰吾爲朝廷得一帥才矣授承節郎從事子鄂沿江制置使李璮辟置幕下霆於軍事知無不言謂招募良家子不可以貪緣關節冒濫其間防守江面全賴正軍若義勇民兵特可爲聲援耳而所謂大軍羸病者多兵械損舊豈不敗事調兵防江當於江岸創屋居之使之專心守禦諸軍伍法既屢平居既無以稽其虛籍冒請之弊無以糾其竄逸生事之人緩急則無以稽其併力向敵之志無以連其逃陣不進之心此尉繚子所以著部伍之令太公謂伍法爲要者謂此也用兵不以人數多寡爲勝負惟教習之精否則勝負之形見矣久之特差浙西副都監鎮江都統趙勝辟爲計議官時李全寇鹽城攻海陵勝出戍揚州屬官多憚行霆慨然曰此豈臣子辟難之日至場前後與賊一十八戰每戰必身先士卒無一不利賊氣爲懾差知應州兼沿邊都巡檢使召

試爲閫門舍人入對言恢復之說有二日規模曰機會顧今日之規模安在哉守令所以牧民而惠養之未加將帥所以御軍而拊循之未至邦財未裕而楮幣之弊浸深軍儲未豐而和糴之害徒慘官有土地而荒蕪民因賦役而破蕩訟獄煩咸宽抑銓選率多淹留薦舉無反坐貪徒得以引類而通班按刺不狥公徵官易以恣意而遭譴以言郡計則紛耗於囊橐苞苴以言戰功則多私於親昵故舊至如降卒中虗養虎貽患輕敵開邊以肉餧虎夫以規模之切要者而不滿人意如此臣嘗敢輕進恢復之說以誤上聽哉凡臣之所陳者誠播告之使人悉懲其舊而圖其新規模既立義旗一麾諸道並進臣力尚壯願效前驅惟陛下堅定而勿圖之上稱善升武功大夫出知濠州將節浮費糴粟買馬以備不虞尋差知安豐軍臣僚上言王霆在濠人甚安之不宜輕易詔還任職事脩舉特轉橫班北兵至浮光其民奔逃相屬于道朝論以爲霆可守之乃還知光州兼沿邊都巡檢使昌浑夜行倍道疾馳至州分遣間探整飭戰守之具大戰于謝

令橋光人遂安尋召爲吉州刺史仍知光州霆固辭丞相鄭清之制置使史嵩之皆數以書留霆霆不從且曰士大夫當以世從道不可以道從世也再授閫門舍人遷淮西馬步軍副總管兼淮西遊擊軍副都統制論遊擊軍十事不報罷提舉崇禧觀起知高郵軍流民俞邦傑聚衆三千人爲盜霆剿其渠魁餘黨奔散時議出師和者甚衆霆以爲莫若遣間探魂敵情如不得已然後行之否則無故自蕩其根本是外兵未至而內兵先自慘烈也諸軍畢行惟高郵遲之境內賴以全安由是與時忤罷提舉雲臺觀尋起授行左領軍衛大將軍充沿江制置司計議官霆乃撰沿江等邊誌一編上之制置使董槐鄧泳交薦差知壽昌軍改歸州移書丞相杜範謂兩淮藩籬也大江門戶也京輔堂奧也藩籬不固則門戶且危門戶既危則堂奧豈能久乎乞瞰江察形勢置三新城歸州置于龍服磯安慶置孟城滁州置于宣化不報尋病卒所著有玉溪集孫安國見別傳

不能知知之有不能盡者歷歷言之聽者加身在其時目睹其事考之記註無不懸合書成超拜江西左參政雨潦江溢飢民爲盜富室多罹其患檄郡邑勸富民出粟以貸飢者官爲立券期以來年償本蠲其役以爲之息民遂相安無事南贛諸府荒田糧亦萬餘石有司歲抑取於民民不堪其弊辰以閩悉蠲其額後坐同官累免歸六年召起爲北京行部左侍郎以老不任政日被顧問留京師者三年赦賜致仕踰年復召至京命督工武當未行疾作給驛送還卒于常州毘陵驛舍年七十八爲人直諒多聞有節士風所著有圄初事迹行于時子徵字廷獻博覽能文年餘七十猶力學不懈嘗著金華名賢

唐龍字虞佐別號渼石蘭谿人性慷慨負大略論議英發襟度豁如游學章懋之門與章拯陸震董遵同稱高第而尤以古學自名文師左氏班固詩師壯甫人推作家登正德戊辰進士授郊城知縣劇賊劉六等犯境亟集丁壯禦却之追殺數百人賊怒還睨城又殺其驍勇

十人時賊所過破城邑刼獄庫焚廬舍而鄭迄無事擢監察御史出按雲南疏諫巡遊及斥嬖倖錢能不法事皆人所難言再按江西承宸濠亂後禁兵駐境內恣睢爲患亟疏請班師民用安堵又請蠲租賦貸乏表忠義核實功輕重惟允凡所以殺輯而安定之者知則事人不敢以私干會關中告飢西牆多警以才望簡擢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總督三邊軍務至則賑貧恤災流徙來復御將士推誠置腹咸樂爲用乃簡兵三萬行邊耀武直指陰山敵皆畏憚不敢動已而敵犯寧夏敗之千柳門犯延綏敗之於清水大酋吉囊自以十萬衆犯安會連敗之于興武于乾溝旬月之間露布三上前後俘斬功次幾千數奪獲夷器無算召還爲刑部尚書時都御史劉源清以勦大同亂卒過嚴郎中劉淑相以奏訐執政皆坐重罪原情讞上咸得

末減會九廟成降赦條宥大禮大獄諸臣得放歸者二十餘人於清朝欽恤忠厚之政裨助爲多以母鄭年八十餘疏乞終養給驛歸朝野榮之召赴爲南京刑部尚書尋改南京吏部未上敢兵部趣令赴任加太子太保轉吏部尚書眾方仰其猷爲而疾作矣猶攻攻人才手疏舉諸恬退幽滯廢棄當錄用者凡四十餘人　年仲

字汝楫狀元及第授官翰林修撰疏請

賜誥文襄平生在官不廢書册故學自入官後益精進遂以名家輩流咸推讓謂弗及云所著有江西雲南督府奏議及漁石集若干卷行于世用墓志銘

忠義傳凡二十五人　永康應廷育輯

胡埜　梅溶　申屠大防　項德

許瓊　陳德固子嚴肖　姜綏　劉滂

呂祖泰　應純之　徐道隆　許伯纘

陳自中　唐元章姪貢關　章堉弟壁　胡嘉祐

劉貢　唐元嘉　陳逵　龔泰

樓璉　龔全安　童存德　樓澤

陸震

諭曰君臣有義又曰臣事君以忠夫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事君而致其忠者固其義之所當然也死生亦大矣不幸遇時弗淑至以其身殉之而生無所惜死無所畏其爲忠不尤烈乎夫大臣同國休戚乃其分也至於冗散之官朝不坐燕不與而能守其先資之

信任職死事守土死封不又難乎此而弗錄人食焉不避亦其分也至於草野之甿不膺一命不沾斗祿而義憤所激生可得而不用患可避而不爲不其尤難者乎此而弗錄何以勸盡節愧苟免而全其無所逃之義於天地間也吾郡俗尚氣節士多忠義艱難之際代不乏人亦可謂無負於山川之鍾也已揭其表表顯著如梅執禮李誠之已見名臣外錄自胡埜而下總得如干人述爲忠義傳若呂祖泰期以死諍而偶不至死此其忠義固靚死爲烈而不必於死者也亦因而附見焉

胡埜金華人事親以孝聞崇寧間應八行舉除婺州教授宣和二年冬方臘反侵溪據歙睦明年兵及婺境官吏皆聞風夜棄城遁諸生勸埜避難埜曰我先世以武功顯而我應八行舉豈可上負朝廷下辱先世耶城陷闔室皆死之事聞贈朝奉郎官其二子今祀本府鄉賢祠（用府志修）

梅溶浦江人以儒士薦起爲單州助教宣和初攝處州松陽丞方臘之亂官吏多逃溶年已七十誓死禦賊兵力弗支竟死之事聞贈溶

合而殲之賊聞盡銳邀德於黃姑嶺下德力戰死邑人哭之聲震山谷遂肖其像於城隍廟祀焉（用府志宋史修）

許瓊字子英東陽人睦寇竊發瓊集鄉兵捍之民賴以安奉檄援郡城有功補奉義郎攝領郡事既而兵食不繼與寇力戰死之尸僵立如生載所乘馬上而歸鄉人爲立廟祀於巖關之陽

陳德固金華人靖康初爲京城守禦之策朝議沮之及京城失守督士卒與敵力戰而死潘良貴哭以詩云點虜登城日中華將士奔人皆趨北闕君獨死南門秋原悲淚落桂酒與招魂蓋紀實也今祀本府鄉賢祠子嚴肖象以任子中紹興戊午詞科仕至兵部侍郎所著有庆溪詩話二卷

姜綏武義人靖康元年虜再犯京師內外不相聞詔募士赴南京趣兵入援綏以忠翊郎應募緘書于股繫下南壁遇敵騎被執大罵不屈而死今祀本府鄉賢祠妻陳年二十三守志撫其孤特立成人以右科仕至寧遠軍節度使致仕卒贈開府儀同三司（用宋史修）

劉滂字德霖武義人自少誦說輒能屈其師與浦江梅執禮同游學
人士多傾下之號東梅西劉登大觀己丑進士調知新昌縣縣在豫
章萬山中俗嗜鬬令到官輒移病去以他吏攝之滂臨以誠未幾稱
治雖旁邑訟不能決者多請就滂決之蔡京與滂祖布衣交滂至京
師京曰吾故人有孫耶除勅令所刪定官欲援滂爲黨會常璟書詩
屏間京疑其訕已屬滂踪跡之且遷官滂曰此胡爲及我哉京聞之
不悅滂亦拂衣去坐是不調者十餘年建炎中上問人才於近臣汪
藻等薦滂可用起知建昌軍舊守多懦夫威權不立兵習驕悍邀求
無度滂至一以法繩之兵不勝忿持戟入市掠人物卽拒者刺傷之
滂捕繫追償兵遂爲變滂死焉妻湯侍姑側兵及身猶不去遂併遇
害滂好學善屬文與人交終始如一閭有急傾財赴之居官嫉惡如
仇毅然不可回奪以及於難朝廷旣誅始亂者復用御史言褒滂爲
朝請大夫官其子墉

呂祖泰字泰然祖儉從弟也寓居宜興性疏達尙氣誼學問該洽偏

游江淮交當世知名士得錢或分挈以去無吝色飲酒至數斗不亂
論世事無所諱閭者或掩耳而走祖儉請瑞州祖泰徒走往省留月
餘語其友王德厚曰自吾兄之貶諸人箝口我雖無位義必以言報
國當少須之今亦未敢以累吾兄也及祖儉卒乃擊登聞鼓上書論
韓侂胄有無君之心請誅之以防禍亂其略曰道學者自古所恃以
爲國者也丞相汝愚今之有大勳勞者也立僞學之名逐汝愚之黨
是將空陛下之國而陛下不知悟耶陳自強侂胄竄稱之師蹤致宰
輔陛下舊學之臣彭龜年等今安在耶蘇師旦平江之吏胥周筠韓
氏之厮役人人知之今師旦以潛邸寵龍筠以皇后親屬俱得大官
不知陛下在潛邸時果識師旦乎椒房之親果有筠乎侂胄妄自尊
大而卑陵朝廷一至於此願亟誅侂胄師旦筠而逐自強之徒故大
臣在者獨周必大可用宜以代之不然事將不測書出中外大駭有
旨祖泰挾私上書言語狂妄拘管連州諫議程松與祖泰狎友恨相
連及遂奏言祖泰有當誅之罪縱有不殺猶當杖竄寘之遠方乃命

之今祀本府鄉賢祠

許伯繼字爲可東陽人父子良仕至台州守伯繼以蔭入官咸淳末
添差婺州通判時李珏開府處州辟伯繼主管機宜文字未幾移閫
永嘉元兵入臨安三宮北遷宰相陳宜中以衛益二王如永嘉元兵
追及之力戰數日城破珏降伯繼被縛不屈死之

陳自中宋丞相宜中弟也本永嘉人自中娶於蘭溪楊氏因家焉好
學善屬文頃刻數千百言悉有理致咸淳戊辰登進士第由郡別駕
擢太常寺丞會元兵渡江而罷德祐丙子宜中奉二王南遷自中以
大督府司馬提兵守分水關食盡援絕士卒多散亡元軍帥欲降之
不屈朝服南面再拜而死

唐元章一名太初字子煥蘭谿人部之弟也爲文思院官宋德祐失
國二王南遷元章與部子良嗣起義與復官撥砲手三千爲之助時
元兵屯蘭谿元章與戰於黃溢灘破之斬其將達奚魯元兵退保楠
廬遂進兵拒守嚴州朝廷以元章爲朝請大夫知嚴州良嗣加閤門

宣贊武翼將軍江淮閩浙都統兵馬使相持二年糧援不繼戰不利將趨閩以圖再舉元兵大至元章戰死於龍游白雲寺前元主帥唆都以雙虎符金牌招貎嗣不從亦戰死於仙霞嶺今嶺上有唐將廟存焉

章埴永康人咸淳末都城失守浙東諸郡多陷時衞益二王在福州埴念自祖父以來世受國恩與弟壁捐家貲募忠勇得義兵數千收復婺城制置使李珏以閫授埴直秘閣知婺州壁主管官誥院通判衢州與元兵力戰於丁鼠山援絕城陷埴與壁皆死之永嘉吳洪爲傳其事贊曰埴兄弟少有文名留滯下僚卒以孤忠自奮狥國忘身功雖不就其志憤矣

元胡嘉祐字元祚永康人居邑東魁山下至正乙未縉雲蕭溪賊應君輔杜仲光剽掠逼境嘉祐不忍鄉井罹其荼毒自邑令爲防禦計乃散家財集丁壯立保伍大書其幟爲義兵賊偵之不敢輒犯詐遣其徒來降尋復旁出抄虜會官兵至嘉祐率其兵助討之賊退去兵

駐邑中願恣睢嘉祐扣軍門白主帥出旗榜於鄉約曰敢擾吾民者殺無赦士卒皆如約鄉民安堵令嘉其能上其名於憲府署曰義士傳與方允中合而拒賊賊畏之不敢越鯉溪而西時太平呂元明軍方嚴致書嘉祐曰東南當賊要衝君以身障之能保其不至乎曷若去難就易於計萬全也嘉祐曰吾眾以義合將以排難存鄉里耳委而去之豈吾志耶益厲固守賊至山砦之民受圍者輒出兵援之歲丁酉正月賊寇武平合德嘉祐與戰大破之逐北數十里二月丙午戰於前倉又破之明日賊盡勒其眾間道出方巖與呂元明戰巖下呂不利其屬孫伯純歿於陣又明日賊復至嘉祐遇于古田嘉祐盡銳以戰願謂允中曰賊眾我寡惟死鬬耳不可退而覆也自辰至午戰酣不解方允中呂伯川歿于陣嘉祐自分不獨生戰益力厲聲罵賊不旋踵死之縣令野速達而以其事聞未報而王師下婺城褒恤恣集及云士民莫不爲之流涕

劉貎金華人侍郎辰之從父也仕元爲常州萬戶府知事張士誠圍常州援兵絕不至遣其子毅賫蠟書浮江間道抵浙江行省求救未及還而城陷貎不屈闔門赴水死者十餘人

唐元嘉字顯德元章元孫也進士釋褐授仁和縣丞江浙行省掾至正末從丞相答剌罕節制金陵兵敗被執不屈死之

陳達字元達蘭溪人父萍仕元爲宣政院使達自少徵入宿衞學書於康里子山諸書欽安殿榜稱旨擢端本堂司經遷文學立朝蹇諤勁秃魯帖木兒怙寵專權獲罪不測賴太子救免遂解官南歸依永嘉祖墓以居久之以翰林學士召弗起王師下溫州達沈淵水軍士引出之持佩刀自裁乃斷髮示無復用元亡安置濠州遇赦還蘭溪

患瘋痺聞有薦於朝者却藥弗御而卒用皇明文衡修

明龔泰字淑安義烏人領洪武丙子鄉薦仕至戶科都給事中革除壬午靖難師逼與其妻訣曰國事至此我自分死矣爾第攜幼穉歸急則自投於井無自辱也語未畢宮中火起泰赴之道爲兵校執送全川門驗非奸黨中人釋之泰遂自投城下而死子永吉方四歲其母傅守志撫之成立領永樂庚子鄉薦授兵部職方司主事歷官至大理寺卿

樓璉字士連義烏人從宋濂游經學淵邃文章峻潔爲同門所推洪武中召授宣寧縣主簿歷藍田知縣擢監察御史以事謫戍雲南洱海衞著居夷集五卷革除間薦陞翰林侍讀靖難師入城召方孝孺草詔不屈改命璉入見方受刑之慘惶恐承命歸而憤嘆其妻問曰得無傷方先生乎曰我死不難正恐累汝曹耳遂雉經而死

龔全安字希寧童存德字居敬俱蘭谿人樓澤字濟霖永康人正統十四年仝安以通政司左通政存德以廣西道監察御史澤以刑部主事扈駕北征師潰於土木俱死之天順初查褒忠節仝安予廷輝存德子燧俱蔭國子生澤因無子故恤典弗及云

陸震字汝亨蘭谿人受業章懋有經濟大志登正德戊辰進士除知太和縣時逆瑾擅政以逋糧誣民縣當償銀萬計干連數百人震力辨諸當道釋之鎮守中官歲取貢緡固請得減數民賴甦息地方盜

起立保伍法令民隨所居村落相附多則五十家少或一二十家推其有材力能服眾者爲長少壯者編爲什伍使之守望相助而地方以寧狼兵所過擄掠甚於劫盜乃請軍門出令軍船不許灣泊但一船泊岸則刑其戶每十船爲幫以次抵岸領受糧餉人遂肅然以風憲召以限年例不得入臺除兵部武庫司主事會駕狩北邊歸將復出上疏請讓大禮守大法以隆治道指陳時弊不少諱幾獲重譴陛員郎獨破例不持帖謁印綬監越明年江彬蠱惑以駕稱威武大將軍南狩舉朝憂駭而莫敢先諫震遂與武選郎中黃鞏聯疏陳崇聖學通言路正名號戒遊幸去小人建儲貳六事言甚剴切疏既入日待罪闕下由是羣臣相繼伏闕諫者餘二百人謫下錦衣獄杖之且荷校詭諸門者五日既又以震鞏等首議三加訊杖再繫一月乃釋及出獄病勢已迫一日索筆作書與諸子曰吾雖死汝等當勉爲忠孝翌日與其配徐拱手曰吾與汝別矣言訖而卒年五十有六嘉靖初追憫其忠與一子蔭令祀本府鄉賢祠

孝友傳凡三十二人

永康應廷育輯

顏烏　斯敦　許玫　馮子華
應先　唐君佐　陳太竭　何千齡
董少舒　陳天隱　金景文　鍾宅
樓蘊　周祖仁　鄭綺　呂皓
徐文震　賈南金　朱環　鄭德珪
鄭文嗣　鄭太和　鄭欽　鄭淵
鄭濂　盛本源　張書祖　宋祉
應綱　徐文敏　王晁　倪大海

孟子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孝友之心豈由外鑠我哉惟遷之以妻子貨財之私漸之以習俗之靡於是民秉之恆猷遂爲衰世之絕德孩提之所能而成人乃有所弗

能者矣間有拔出儔伍竭力盡思以致隆於其親合數世之異而同財共爨以居者則上之人必甄而別之以樹風聲警媮薄是亦治道所當然也吾郡自漢始置縣烏傷實因秦孝子顏得名繼此以孝行蒙甄者代有其人若浦江鄭氏族屬同釜爨者凡一十有四世宋元及今三朝國史莫不有傳其視唐之張公藝宋之陳兢又若過之鄉俗之美於斯蓋可徵矣然則安可以弗錄也謹按自顏烏而下總得如干人錄爲孝友傳而於鄭氏特加詳焉其名儒名臣有以孝友著稱者各附見於本傳又不在此數云嗚呼孝友之心人皆有之觀此不亦可以油然而興也哉

顏烏秦會稽郡人其故址在今義烏縣境內性至孝父亡負土成墳墓烏銜土助之烏吻皆傷漢初置縣因遂名烏傷云歷朝縣有司皆刷而祀之額曰永慕今祀本府鄉賢祠

吳斯敦東陽人父偉爲廷尉失議當坐死敦叩閽泣血乞以身代吳主嘉其孝赦偉罪仍旌表其門閭俗呼其葬處爲孝義塘今祀本府

鄉賢祠

晉許玫字季義東陽人從豫章太守會稽孔沖受易詩書禮記孝經論語沖亡玫爲制服三年二親沒柴毀骨立杖而能起建墓於縣之東山躬自負土每一悲號禽鳥翔集以方營大功乃棄其妻鑕宿墓所列植松柏亘五六里有鹿犯松栽玫悲嘆曰鹿獨不念我乎詰旦忽見鹿爲猛獸搏死於所犯松下玫悵惋不已乃爲作塚埋於隧側猛獸即至玫前自撲而死玫益嘆息又取埋之自是林本滋茂而無犯者積二十年乃更娶妻立宅墓次蒸蒸朝夕奉亡如存晉元康中郡舉孝廉不起卒年八十餘邑人號其居曰孝順里咸康中太守張虞疏問子朝詔旌門閭蠲其賦役今祀本府鄉賢祠子生亦有孝行家於墓側圖玫像於堂朝夕奉焉

唐馮子華東陽人宿之父也性篤孝親歿廬墓有靈芝白兎之祥時號孝子馮家

應先唐君佐東陽人皆以孝行著稱天子表其閭門賜粟帛州縣存問復賦稅略見于唐書孝友傳總敘而不立特傳其事今弗可復詳矣右自斯敦而下本縣立祠祀之謂之六孝子云

陳太竭浦江人父武鼎與母繼歿太竭廬於墓次手植松柏終身衰麻形質枯瘁哀哭弗輟每奠果肴烏烏不啄今祀本府鄉賢祠

後梁何千齡浦江人四世同居孝友著稱梁貞明六年旌表門閭

宋陳天隱字君舉蘭谿人端重好學父兄早喪事母馮以篤孝稱母卒卜葬三峰之陽時六月赤日如焚先期禱乞雲霧覆棺已而果應葬畢雲散人皆異之築廬墓次垢面蔬食終三年喪宣和五年郡守范之才表閭詔恤其家今祀本府鄉賢祠

董少舒字師仲蘭溪人性篤孝父亡負土築塋廬於其左有靈芝之祥嘉定壓境妄稱聖公能役陰兵愚民多忧而歸之少舒援庶永徽中陳碩眞興妖伏誅事緩文示眾眾悟相率抗賊保全萬餘戶宣和五年郡守范之才表閭詔恤其家今祀本府鄉賢祠

金景文字唐佐蘭谿人少好學博通羣書不求聞達與其妻包俱以

孝行稱祖忠嘗醫不能療景文庚辰卽瘳父患疽禱乞身代父疾減而自罹患經旬遂皆無恙母葬廬子墓次天光下燭五采燦然繼廬父墓食蔬誦梵鳥風環聽風雹環囘鄰不入其境鄉人遇旱請景文爲禱卽應淳熙四年郡守李椿表聞詔忱其家六年郡奏朝旨勸率義役景文首割腴田命子煒促成之不踰月而辦郡守韓元吉表其鄉曰純孝里曰純義以旌之咸淳四年知縣事沈應龍奏請立三賢堂於學講堂之後並祀少舒天隱景文以其德應入行仍立入行碑

其中今俱祀本府鄉賢祠

鍾宅浦江人母病剔肝和藥以進病尋愈從子明亦割股療母及明有疾明弟滿又割股療明皆瘳知縣李知退義之爲代輸租稅三年宅家三世同居其子文厚文廣尤極友愛文廣妻求分異卽出之當時有金智深者母得危疾亦剔肝爲餌而安人謂染宅之化云

樓翥字季發義烏人性至孝母喪廢樀沐鹽酪不入口躬負土築墳日課三十肩積久墳高數仞結廬墓次續墳哀號聞者爲之墮淚鄉士第仕至饒州通判二親繼歿晝夜哀號或於夢中有見恍若未忘

徐文震字伯光金華人尙義好禮數世同居宋淳熙中表爲義門德祐初丞相劉夢炎復署之曰金華孝友之家

賈南金字國寶金華人性至孝家貧傭書以奉菽水端平三年登進士第仕至饒州通判二親繼歿晝夜哀號或於夢中有見恍若未忘

呂皓字子暘永康人自少負志節學於林大中而友陳亮呂祖謙以出粟賑濟受知於倉使朱熹薦諸朝補郡文學淳熙中舉上禮部會父兄爲怨家誣搆逮繫大理獄皓叩匭上書理其冤願納所得官以贖罪且言無使聖世男子不及漢一緹縈入子爲沒身恨翊日下都堂議宰相白無例孝宗曰此義事安用例由是其父兄與連坐者五十餘人皆得釋再試禮部不第遂絕意仕進隱居桃巖山與陳亮講學克已修慝孜孜不倦父母繼歿茹素三年廬墓以終喪割兄弟所遞田爲義莊以贍教鄉族制置使劉光祖郡守王夢龍陳駿以遺逸孝友交薦於朝俱不起嘗作雲溪邊夏自傳以見志弟源亦以孝友著稱

張死欲葬遞大雪綺哭禱甚哀塚上雪一夜獨先釋人以爲孝感臨終召子孫立先祠下歃血誓曰吾子孫有不孝不弟不同爨者天實臨之言已而逝後子孫遵其遺言起宋建炎至國朝正統間歷三百餘年更十有四世咎居聚食自綺始今祀本府鄉賢祠

鄭綺字宗文浦江人祖淮靖康中歲饑破產以賑鄉人因以仁義名其里綺明春秋穀梁學撰穀梁合經論數萬言性至孝父照以非罪繫獄綺欲見不可乃以頭觸圜扉流血上書請自代郡守錢端禮義之爲白其誣母張病風攣保持若嬰兒但如圜必抱就之三十年不懈張樂飲白麟溪泉夏旱水竭綺滌之弗能得仰天大慟水忽爲湧

鄭德珪字子潤綺四世孫與其弟德璋友愛天至德璋性勁直與物多忤至宋亡仇家或誣告其罪當會逮揚州罪且不測德珪哀其弟之見誣遂奮然代出就吏其弟尋躡至揚州德珪已斃於獄無及矣德璋仰天號慟絕而復甦負其骨歸葬廬於墓者再期德珪子文嗣幼病僂德璋鞠之如已子既老矣但語及揚州事輒對之流涕

鄭文嗣字紹卿簡易有識量志在濟人有告糴者諸子方執量出戒

之曰當思久執此勿促之入稱爲長者文嗣與德璋子大和思先人誓言之切益感激奮勵欲齊其家自綺至文嗣凡同居六世歷二百年咸如綺在時至大四年春二月奉勅旌其門曰孝義

鄭大和名文融字順卿德璋子也文嗣既致大和繼長家事嚴而有恩雖家庭中凜如公府子弟小有過班白者猶鞭之每遇歲時大和坐堂上羣從子弟皆衣冠雁行立左序下以次進拜號稱鶺上壽畢皆肅容拱手自石趨出足武相銜無敢參差見者嗟慕謂有三代遺風部使者余闕爲書浙東第一家以褒寵之大和性好禮不奉老子浮屠經像冠婚喪祭必稽古禮乃行子孫從化馴行孝謹不識市廛嬉戲事執親喪哀戚甚三年不御酒肉食貨田賦之屬各有所司無敢私凡出納雖絲髮事成有文可覆決日則會不公則監視者發之諸子婦趨功入夜輒聚坐一室溫溫語笑至更餘始休雖多列顯仕不敢挾此有一毫自驕意諸婦推事女紅不使預家政宗族閭里以事遂寧之十九年度天下土田遣太學生督給彊畛爲圖生或以賄賂事連大家多坐死吏逮濂從弟洧毅然請曰兄以入十之年而遠行何爲家有人乎遂代就吏竟死京師人哀之私謚曰貞義處士有家僮施慶者親喪哀泣不輟三年不御酒肉蓋亦濡染有自云

鄭大和既歿從弟大雅繼長家事至其從曾孫燁凡十世同居如初龍鳳六年五月分櫃密院李文忠奏請奉敕旌表其門

鄭欽字子敬大和弟文厚子也大和無子立以爲後孝友天至年十七生父得贏疾醫言人血可治輒刺膚瀝血和藥以進既歿致喪三年痛悼終身母病凡三度爇頂灼臂以額天撫弟妹惟恐不至未寒而興裘先飢而推食雖盛怒中見之必欣然改顏弟妹皆安之不知其身之孤也遇一家如一身長幼有疾一夜六七起或終夕不暝病勢稍減則津津然喜色溢眉宇間資婚嫁有嘉禮之莊遇疏族有續食之粟禦寒之衾恤異姓周窮匱有推仁之財免利之黍勸學有義方之規送終有義塚之阡嘗自誦曰民吾同胞彼病我病可不盡心乎大和著家規五十八則欽補其未備著續規七十三則家後有古權大數十圖嘗自號曰青權居士云

鄭淵字仲涵德璋曾孫也祖文轟父鉅淵事親極孝母疾逾年侍孝湯藥終日不離病革思食西瓜既食而卒淵後見瓜輒涕泣終身不忍食因念母不置遂得瞶疾繼居父喪哀毀骨立三年服除猶癯然不勝人事凡遇忌日必先期齋素七日三期慟哭奠獻如初喪歿身

不變師事宋濂以古文詞知名於時所著曰遂初稿十卷續文類七十卷及卒宋太史表其墓曰貞孝處士子楷別見文學傳

鄭濂字仲德文嗣孫也性寬厚言笑喜怒未嘗形子色人稱爲長者主家政幾二十年以身下子孫從化無敢有違諸婦或寡居必以守節自誓其家歷宋元以來同居家長歲率子弟入覲洪武十四年有詔吏濂迎謂曰我家長必以寄鈔事其家者濂適留京師從弟湜代詣吏濂迎謂曰我家長必當罪於是兄弟爭就獄事聞太祖召至殿前慰諭之且問以治家長久之道濂以謹守家法對上喜賜酒饌遂命除湜福建布政司參議十八年復有以盜糧誣其家者太祖曰鄭氏義門焉肯與人作如此事遂宥之十九年度天下土田遣太學生督給彊畛爲圖生或以賄

鄭洧字伯博浦江人性至孝早喪父獨奉母居母患乳核荏苒二年成癰弗潰壽祖以口吮出其毒遂愈祖齊賢年九十餘寢疾累歲壽祖侍湯藥不懈母後亡哀毀骨立家貧不外慕扵徒爲業洪武二十五年以耆老召赴京歷事戶曹除襄陽府光化知縣

鄭孝感復廬墓三年天順中有司上其事詔旌其門曰孝行以圖子宗祉字濟才金華人性至孝父疾竭力就養及歿廬墓三年母陳目患雙瞽祉每旦出郭汲溪流爲母洗滌且以舌舐之目遂復明母後以壽終葬日陰雨幾不克葬祉號泣呼天天忽朗霽禮成復雨人以爲孝感復廬墓三年天順中有司上其事詔旌其門曰孝行以圖子

生投知溫州
應綱字恆道永康人幼喪父母胡守節撫之成立補儒學弟子員綱事母克孝母有疾或不食綱亦不食成化七年應試回經錢塘潮覆其舟人多溺死綱以母老竟居爲念水中若有援之者獨得無恙人謂孝感後任歸德州訓導奉母就養孝愛逾篤母歿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廬墓三年弘治十七年有司具奏敕旌其門曰節孝所著有孝經刊誤集註

徐文敏武義人父早喪母朱遺腹生文敏及長事母克孝不憚辛勤母患風疾文敏百方醫療不痊乃斷酒肉每夜叩首北辰祈以身代越四年弗懈一夕忽夢一老人示以藥方如方製藥母服遂愈鄉人嘆異之持齋保母其孝敬若而彌篤正德四年朝廷旌其母爲節婦後逾十年知縣湯沐核其孝行具奏未報而文敏卒其母年逾九十而終

王晁字公亮東陽人居貧養親誠意甚至母病思食鴨肉晁典衣買鴨奉母剖其胵內有白金適如其直人謂孝感母卒廬墓三年知縣張立嘗雪夜親往察之見晁嗚咽僵臥大加嘆賞翊日給俸助之由是聲稱日著太守劉蒞大書孝行之門四字旌之仍蠲其家丁役倪大海永康人祖病日夜侍奉不離側焚香告天願減己齡以延祖壽後祖年逾九十乃終大海哀毀逾禮廬墓三年繼母李患癰吮之而愈及歿又廬墓三年值歲饑餓者施粥死者施棺仍割田儲廣期其族人有司具奏旌其門曰孝義

政事傳凡七十七人

楊璇　張敦　朱幼　陳脩　馮審　樓炤　蘇簡　賈廷佐　葉衡　厲汪　潘熹　葉介　葉蓁　石範　徐邦憲　李大有　楊邁　徐雄　胡佐　王夢得　許子良　范士表

吳直方　趙大訥　吳履　馬廉　李希明　朱肇　朱仲智　王世榮　邢旭　邵玘　朱勝　馮傑　李欽　趙良　徐沂　章拯　李滄

蔣邵　傅柔　韓晏　厲文才　吳傳　尊雯　徐良能　范溶　喬夢符　楊大法　潘熹　葉介　葉蓁　石範　徐邦憲　李大有　楊邁　徐雄　胡佐　王夢得　許子良　范士表

王餘慶　蘇友龍　朱文　諸葛伯衡　何士英　王應　陳原武　陳俊　謝忱　杜瑄　盧睿　章聰　李欽　趙良　徐沂　章拯　潘璋　黃傳　潘希曾　徐讚

宋濂有言政事之於人大矣操厚倫敦俗之具執陽舒陰慘之柄御賞善罰惡之權任出生入死之容其在朝廷則四海被其澤其在一郡則一郡仰其賜其在一縣則一縣蒙其福苟得其人則上明下惇歌謠太平一或反是則流毒四海神怒民怨至或有激成他變者其所繫甚重且難也蓋如此人能以一善自效于官者豈可使之泯泯無聞乎縱曰往者之不可作寧不使來者之知勸乎嗚呼此紀載之文所以不可少也吾郡先達以政事著稱者奕世踵作隨其大小靡弗可書蓋不惟有益于當時抑亦有光于鄉土矣揭其表表鴻偉者別見名臣外越稽楊璇而下總得如干人錄爲政事傳其或軼出他書錄所弗及者博聞君子尚幸有以輔吾之缺云

楊璇字機平義烏人父扶字聖儀爲武源令遷永亞判史所至有漢楊璇之稱恩惠州人爲之謠曰楊聖儀政多奇璇舉孝廉歷官爲零陵太守蒼梧桂陽猾賊相聚攻郡縣賊衆而璇兵弱人心憂恐乃特製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於車上縈布索於馬尾又爲兵車專設弓弩尅期會戰乃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燃馬驚奔突賊陣因使後車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羣賊大駭破散追逐殺傷無數梟其渠帥郡境以清三遷爲渤海太守所在有異政以事免官尚書令張溫特表薦璇徵拜僕射請老以歸

張敦字伯仁浦江人爲諸暨令海寇二百餘人剽鹵爲患悉克平之轉重泉令民悅其化累官至車騎大將軍

蔣邵字景倩浦江人爲益陽令遷洪撫二州刺史擾虎却墾民崇其惠轉交州刺史

傅柔字仲席浦江人爲宣城令無爲而治歌謠載路遷鄂州刺史

朱幼字長明義烏人仕南齊歷高辛平昌淮陽三郡太守遷揚州刺史兼度支使治楊有功人歌之曰朱幼渡江東人安盜賊空

陳脩字奉遷東陽人起家爲穀城令遷合浦太守大著治聲嘗以喪紀之法遍書于鄉使民知習卒于官合浦民懷其惠護喪歸葬

韓晏字德茂東陽人初舉孝廉過盜于途鈔掠俱書於行數里見車下有盜所遺縑追與之盜感嘆悉還所掠之物起家爲永寧令遷張掖太守後爲河南尹所至以仁惠稱

厲文才東陽人貞觀初爲道州刺史是時南土未靖荔浦之寇獷獷掠境文才臨郡期月羣盜悉平威愛甚著改容州刺史未幾酷歸鄉里卜居縣南以山水之樂自娛壽終于家

馮審字忠退東陽人宿之從弟也擢進士歷官國子監祭酒監有孔子碑武后所立睿宗景雲額審請琢周著唐時論題之終秘書監

宋櫽炤字仲暉永康人登政和五年進士第調大名府戶曹參軍遷尚書考功員外郎高宗在建康炤言今日之事當思古人量力之言察兵家知已之計力可以保淮南則淮南爲屏蔽權都建康漸圖恢復力未可以保淮南則因長江爲險阻權都吳會以養國力於是移蹕臨安擢右司郎中銓曹患員多缺少自倅貳以下多添差炤言光武併省吏員今縱未能損其所素有又安可置其所本無乎紹興二年召朱勝非爲侍讀給事中胡安國炤與程瑀等言勝非不可用安國不當責皆落職六年召爲左司員外郎尋遷殿中侍御史明年遷起居郎言今暴師日久財用匱乏考唐故事以宰相領鹽鐵轉運使或判戶部或兼度支今宰相之事難行若參倣唐制使戶部長貳兼領諸路漕權何不可之有內則可以總大計之出入外則可以制諸道之盈虛詔三省相度措置施行又言監司郡守係民甚切乞令

侍從官各舉通判資序或嘗任監察御史以上可任監司郡守者一二人詔從之命中書門下置籍七年宰相張浚兄子堤賜出身與郡中書舍人張燾封還以命炤炤又封還乃命權起居舍人何耨書行於是炤與燾皆請外以直秘閣知溫州未幾除中書舍人尋遷給事中兼直學士院九年以金人來和降詔肆赦其文炤具草也有曰乃上穹開悔禍之期而大金報許和之約割河南之境土歸我與圖戡宇內之干戈用全民命進兼侍讀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繼命往陝西宣諭德意炤奏京城統制吳華死於范瓊知璟州田戡成忠郎盧大受死於劉豫乞賜褒恤以表忠義又奏陝西諸路有不從僞命之人所有籍家產並勘驗給還炤至東京檢視宮室兼詣永安單諝陵寢遂至長安會李世輔自夏欲歸胡炤以書招之世輔以二千人赴行在所賜名顯忠後卒爲名將又至鳳翔以便宜命郭浩帥鄜延楊政帥熙河蘭鞏吳璘帥鳳翔還朝以親老求歸省于明州命給假迎侍仍賜以金帶十四年以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過闕入見除

累官直秘閣帥廣東措置海盜有方除直徽猷閣遷龍圖閣直學士卒所著有山堂集

賈廷左字子野其先眞定人博學多聞剛毅有大節宣和二年入太學會金人犯闕隨父淵扈蹕南渡遂家于東陽登紹興二年進士除左廸功郎嚴州桐廬縣主簿時金遣使張通古借王倫南來以詔諭江南爲名廷佐一再上書累數千言劇論警恥之不可忘名分之不可貶和約之不可信請誅王倫拘虜使決意用兵其詞旨剴切大略與胡銓同以官卑遷不爲秦檜所忌幸免竄逐累官大理司直通判湖州台州遷詳定一司敕令所刪定後知處州遂致其事卒贈朝奉大夫所著有善愿集愚齋雜著若干卷今祀本府鄉賢祠曾孫昉之字成甫幼頴悟日記數千言從永嘉諸老遊嘉泰中登進士仕終合州黃岩令所著有柳齋集及記纂淵海

徐良能字彥才蘭谿人紹興五年登進士歷知宿松安吉二縣皆有惠政其在宿松撫撓亡勤勸課不以土產供饋遺前政私增俸給盡

創去之吏白舊例所當得則曰此贓也爾欲以是餌我耶閭者皆服其廉及爲安吉賑艱食之民除木炭之賦民感其惠爲之繪像祀于學宮及刻石以紀其政去之日衆爭致賻一無所受待次家貧至鬻產以供給處之泰然以薦起爲御史檢法官繼除太常博士首陳預謹邊防精擇守令處恭祭祀三事由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給事中久在言職凡所開陳皆當上意以疾在告除龍閣閣待制以終有雜著若干卷藏于家

范溶字茂實蘭谿人賢良浚之兄也以祖蔭任爲太廟齋郎歷司理士曹知歷陽武康二縣權通判饒州溶練熟吏事決讞詳明三爲刑官再治邑皆以平恕稱在憲澗日有殿婦人傷重者四十九日而婦人死溶曰破骨法限五十日而創傷辜不踰月今四十九日矣脫不破骨能無冤乎生固不容剔肌以辨今死且腐骨可驗也驗之實止創傷遂得不死武康父老訴前令物力溢故額科輸不前欲更之吏白板已上郡須三歲可改溶曰是困吾民一日不可可三年乎立除

其十之二繼列其弊白于郡追易前板民利賴之及在饒州值旱災偏走羣望竭力禱雨因得疾卒

葉衡字夢錫金華人紹興十八年進士調福州寧德縣主簿以獲盜寇功改秩知於潛縣戶版積弊富民多隱漏貧弱困於倍輸衡定爲九等自五以下除其籍而均其額於上四等貧者蠲蘇徵科爲期限榜縣門俾里正諭民不遵一吏而賦自足歲旱蝗不入境治爲諸道最以政績聞召對擢知常州時水潦爲災衡發倉粟爲糜以食飢者或言常平不可輕發衡曰儲蓄正備緩急可視民飢而不救耶衡單騎命醫藥自隨徧問疾苦活者甚衆除太府少卿合肥瀕河有淤田四十里衡奏募民以耕歲可得穀數十萬緡租稅三年後阡陌成倣營田法官私各收其半從之除戶部侍郎時鹽課大虧衡奏年來課入不增私販害之也宜自養鹽之地爲之制司火之起伏稽覈之多寡亭戶本錢以時給之鹽之委積以時收之擇廉能吏察之鹽之私販自絕矣丁母憂起復知廬州未行除樞密都承旨奏馬政之弊宜命統制一員各領馬若干匹歲終計其數爲殿最孝廉應賢良方正對策近訐直入第四等衡奏陛下赦其狂而取其忠足以顯容諫之盛乃賜扈制科出身有言江淮兵籍僞濫者詔衡按視賜以袍帶鞍馬弓矢且命措置民兵咸稱得治兵之要尋遷戶部尚書進簽書樞密院參知政事衡奏二事一牧守將帥必擇才以稱其職必久任以盡其才二令戶部取湖廣會子實數盡以京會立限易之上皆從焉拜右丞相兼樞密使賜坐從容講論機密或不時召對一日曲宴宰執於凝碧池上曰自三代而下至於漢唐治日常少亂日常多何也衡奏聖君不常有周八百年極治稱成康而已上曰朕觀無逸篇周公爲成王歷言夏商周之君享國長久眞萬世龜鑑衡奏願陛下常以無逸爲龜鑑社稷之福上又言朝廷所用正論其人才如何不可有黨如唐牛李之黨相攻四十年緣主聽不明至此文宗曰去河賊易去朝中朋黨難朕常笑之衡奏文宗優游不斷故有此語陛下英明聖武誠非難事御寶寘封令與臨安府實思禮改合入官衡奏選

人改官非奏對稱旨則用考舉磨勘一旦特旨與之非陛下愛惜成法之意上亟收前命因薦司諫湯邦彥使金邦彥恨衡擠已奏衡對客有詆上語上怒即日罷相責授安德軍節度副使郴州安置未幾復官與祠卒贈資政殿學士衡負才足智由小官不十年至宰相進用之驟未有如此比云

厲汪字萬頃東陽人登隆興元年進士嘗簿永嘉宰樂情民以厲佛于稱之積官至西外宗丞卒子模以蔭入官五更麾節所至著稱累贈汪至中奉大夫

喬夢符字世用東陽人從學呂祖謙嘗作不欺論祖謙奇之登淳熙二年進士知歙縣有大逵當水衝居人歲苦霖潦夢符爲築堤鑿渠人免水患號喬公街後守潮陽會宰相薦士二十九人以夢符爲首改與六院差遣尋除大理正奉旨鞫郭倬獄于宿州不畏權勢獄具進監察御史卒所著有西峴類稿十卷

楊大法字元範武義人登淳熙二年進士授知龍游縣累遷至監察

御史時四方多水旱疏論三事一曰民訴災傷不可疑其不實二曰減放租稅當使民被寬惠三曰禁遏糴使穀粟流通尋除殿中侍御史冬雷繼以淫雨上封事推明天人之理乞法孝宗敬天治國以自警省除侍御史兼侍講乞置言事官章簿以備燕覽內侍鄧彰等指使毆人至死奏行法當自近始乞付有司以竟獄事除國子祭酒兵部侍郎請外除集英殿修撰知鎮江府乞祠以華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卒贈中奉大夫在言路所上凡六十餘奏言皆剴切有益於時嘗與朱文公遊往還詩簡甚多所著有易說

潘慤字無愧蘭谿人以祖任補官仕至中大夫直秘閣廣南東路經略安撫使其權知邵州日朱子安撫湖南與周必大聯章薦之稱其以問學持身以文雅諭吏不鄙夷其民政先教化崇學校尚先賢民有訟諭之以理敏於決遣囹圄屢空雖湖北猺寇犯邊而處置得宜策威聲甚震洞獠不敢近轉通判泉州兼南外宗正卒範守正不撓初爲尉時或勸其謁權貴人美官可立致範曰吾儒者政官爲縣亦固當爾何以僥倖爲卒不詣士論多之

武岡軍未上卒子由唐見名儒

石範字宗卿浦江人天資穎茂從呂祖謙遊學殊精切由紹熙元年進士調奉化尉歲飢貧民爲變範賑之不誅一夫而定海寇爲害設計捕而殺之再遷知婺源縣縣有月樁錢二萬皆取之民民患苦之範建請蠲其十之二權通判袁州洞獠弄兵衡潭贛吉四州被禍尤酷袁當其衝人情凜凜範攝州事練軍旅閱民兵廣儲蓄博訪守禦之策威聲甚震洞獠不敢近轉通判泉州兼南外宗正卒範守正不撓初爲尉時或勸其謁權貴人美官可立致範曰吾儒者政官爲縣亦固當爾何以僥倖爲卒不詣士論多之

趙熙俶字景思昌陵九世孫也建炎南渡從家東陽登紹熙元年進士歷官知瑞州又知衡州就除湖南提舉强敏不撓廉公有威所至吏民畏愛聲績甚著遷兵部郎官轉江西提舉積階朝議大夫以卒希俶清介有守所居僅蔽風雨舊宅有田不足供伏臘人士皆推重焉朱質字仲文義烏人受學呂祖謙而卒業於唐仲友中紹熙四年進士第二人廷對陳春秋大義以復讐爲說孝宗在重華宮聞之大喜累官著作郎兼侍左郎官開禧初金使人見倨慢質上書乞斬之不報請外知漢陽軍六館之士傾更欲議和質上書猶以爲和不可恃侂胄怒改質太常少卿兼權吏部侍郎嘉定再和遂以謫去用累赦復官予祠差知道州致仕卒所著有易說舉要奏議詩文雜藁若干卷

徐邦憲字文子武義人幼頴悟從陳傅良爲名物義理之學博通史傳百家言紹熙四年試禮部第一進士第三累官爲秘書郎韓侂胄開兵端同惡附和無敢先發一語言其非者邦憲獨首言之乞外出

葉蓁字實之義烏人父維休伯父維芭連擢進士第蓁以世科累遷

知處州陞辭力諫用兵不可太驟再歲召還言求名義以釋兵莫若因建儲而肆赦洗弄兵之咎省邊戍之師發倉廩以賑饑孚及農時而復民業如此則建儲之議正與息兵相為表裏也侂胄惡其言疏御史徐柟擊之鐫秩罷祠未幾復除江西憲改江東漕以戶部郎官為淮東總領侂胄既誅尚書倪思舉邦憲以自代召對上言今日更化未可與紹興乙卯同論秦檜專權天下猶可以葺理侂胄專權天下敗壞甚矣進尚書右司郎中兼太子侍講遷左司為金賀正使接伴除宗正少卿回權工部侍郎知臨安府改江州以寶謨閣待制致仕卒謚文肅

李大有字謙仲東陽人慶元二年進士累官通判通州民田歲苦旱大有相地勢鑿五狼山石麓引江水入河以溉之自是以大稔而商船亦竟達城下為通州無窮之利攝郡事吏持案白事例錢令自支大有判曰有例可送無法可支悉却之入朝主管官誥院改太常寺主簿遷博士卒于官大有與弟大同極相友愛內外數百指猶同爨者必曰得宜春丞一聽死無憾改奉議郎簽書鎮南軍判官廳公事請祠歸築室香山夫人峰下自號廬隱所著有廬隱類藁五十卷

先民傳卷六　十　夢選虞

堂共食無間言寧宗為大書怡怡堂三字以旌之

漳秀發字茂叔金華人師事呂祖謙唐仲友深於性理之學撰慶元丙辰進士授福州長溪縣主簿轉慶元府學教授嘗著論語講義發越新意以誨諸弟子且曰聖門授受之源無過此書然義理無窮儻一切沿襲舊說吾心終無所得若欲見諸行事是猶假他人之器以為用用之於己且惴惴焉不敢以為便況欲假人乎哉一時鉅儒如樓鑰史彌鞏葉味鄭性之袁燮楊簡皆相器重願與之交而於簡問難尤詳簡每白謂得所啟發秩滿關陞政和令謁桐城丞金人犯蘄黃桐城為隣壤人凜凜不自保騎兵將趨家人號泣求避秀發叱之曰此正臣子竭力致身之日也雖死何憾苟先之如一城生聚何修城浚濠日為備禦計會金使諜者至秀發擒之亟斬於城門以狥金人計沮不得近邑賴以完事定制閫忌其功不自己出上其擅斬非狀坐貶秩未幾徙知休寧縣俄以前論奪官秀發退居十餘年無一毫戚戚望意史彌遠當國有自桐城來者歷言秀發撫綏安定之詳且

遂定曰文簡

徐雄字子厚東陽人幼而能文年踰強仕始登開禧元年進士淹回州縣寘心進取帥守授以京削力辭不受端平初喬行簡薦于朝授書庫官累遷國子博士再轉秘書少監兼國史院編修實錄院檢討

官奉祠以歸雄立朝清峻議論不阿嘗奉臺省檄兩決疑獄皆雪其冤所著有易解漢評南圖詩纂

胡岩起字伯岩永康人父棗欽州司法參軍岩起登嘉定甲戌進士授知閩縣事卓行危論奇文瑰句士大夫皆自以爲不及廣帥眞德秀雅敬重之爲江西提刑司幹辦公事值顥卒朱晦亂殺提刑使者岩起相度事宜佐新提刑陳愷密設方略一指揮間遂夷其亂民免橫罹顥人作平顥錄紀焉于居仁登淳祐甲辰進士累官知台州其文詞政事亦絕出於四方

樓大年字元齡義烏人登嘉定癸未進士調青陽縣尉累遷知南昌縣爲治先教化建利去病若嗜欲然民夜行爲譬家所殺事覺賂其猾來就辟猾自陳殺民狀甚悉大年疑之亟命丞往驗丞受賕使焚屍以滅迹大年問于府屬錄事覆實錄事復受賕如丞大年正色抗辨錄事爲引去上之憲臺令觀察推官重讞事始白民敬之爲立生祠遷通判吉州提刑李廌以大年廉慎命錄一道滯囚隨輕重而疏

裁之抱成案就迪言咸驚未幾攝郡事大姓查氏以父遺書據幼弟資產幾六十萬弟長訴之州縣歷二十年不解迪下其事大年舉張詠決子婿爭財故事爲例命歸其弟人以爲允換承議郎提領戶部獄賞所主管文字陞朝奉郎卒于官

胡仗字子先永康人寶慶丙戌進士累官陞監察御史內侍董宋臣竊弄國柄仗屢疏劾之理宗顧宋臣寵未衰爲奪仗言職謂將作少監卽日棄官歸稍治田園自給泊然不復以勢利經心後累召之堅卧不起人稱雲岫先生所著有孝經論語釋

王夢得字起岩金華人中端平乙未進士調錢塘縣主簿兼領學事脩廟學築江壩不憚勞京尹白于朝連進兩資再遷知臨安縣史嵩之當國或薦除掌故力辭不敢躁進未幾嵩之去國入服其先見京尹因怒於潛宰欲劾之以辟夢得夢得曰奪人之職以自利吾不忍爲也亟奉母東歸差充安邊所主管文字爲之置籍俾諸郡課入易於拘催積欠累鉅萬疏剔白于朝截界獨免除太常寺主簿有薦于

致仕扁所居曰桂隱室曰澹齋有詩文十卷

許子良字肖說東陽人登嘉熙戊戌進士除監鎭江酒庫前此贏羨率自入子良自一劑以上咸歸之於公辟淮東運司主管瀕江有廬蕩三十里所民資其利守邊吏議清野悉欲焚去于良諫之止遷知晉陵縣版籍紛亂官賦多放失諸司督逋急如雷電吏竄匿殆盡前令以不辦去子良爲之稽逃亡考隱漏催科定徭條緒粲然改宣教郎知都昌縣庫藏赤立子良節縮浮冗兩年之間供輸遂有餘轉承議郎差幹辦諸司糧料院當輪對不欲立異惟取廷臣所言有關天命人心之大者重陳之不汎不激上爲首肯再三有俾閱滯獄八十餘子良爲繙案一一讞之雖累歲不引決者一日曲直皆白轉朝散郎差知台州弊竇相仍負上供錢三百餘萬子良節縮如都昌凡舊例守所宜得者皆謝去居半載郡計裕如子良聽訟據案與兩造相爾汝以察其情情既得卽決遣之吏神手旁睨具文書無所容其私賈似道開閫荆湖辟主管機宜文字卒子官子良平生自奉甚儉前

後歷官二十年蕭然如寒士客至啜茗清談飢則煮餅而已

范士表字叔端蘭谿人丞相鎡從子也寶熙戊戌以別頭試登第歷官爲衢倅適郡民有嘯聚爲亂者守懼委印去人情大震老幼星散士表攝郡事協僚佐集鎗刀畫爲守備討登城撫勞益兵誅討旬日元惡就戮郡以全

唐韶字子和蘭谿人嘉靖四年以漕魁中南省第二辟沿江制置司幹辦公事制使史岩之遣往襄陽勞師時元兵在境江面繹騷韶駕舟直上使其子艮嗣率死士前進所向皆克徑造襄陽呂文煥喜曰不勞師者已三年矣留與飲燕韶曰久住此外必堅備何以爲歸乃出軍數萬攻其兩端韶與虜大戰中流破賊而出岩之上其功陞南陵知縣經界不勞而辦郡守趙與謀檄倅馬光祖列薦于朝有旨籍記姓名未及錄用而卒

元陳萍蘭谿人丞相宜中弟自中子也宋亡奇于外家楊氏元世祖物色宜中子孫得之奇其骨相厚遇之萍刻意於學兼通梵教至於

騎射亦精其能賜名輦真伽剌思入侍東宮自見親幸成宗時吐蕃強盛邊人告警以萍領吐蕃宣慰使帥兵討平之悉定其地賜上尊襲衣璽諭甚至及武宗朝以萍習知西事特命撫寧邊陲初入境有數千騎整衆而來猝與之遇亟令縱騎解鞍列坐環以重車如城郭左右指揮外示閑暇敵疑有伏懼莫敢前有以所戴白帽揭于竿首者萍引弓一發中之遂驚駭而遁由是諸郡服從不敢叛入朝以功

拜大司徒進階銀青光祿大夫

吳直方字行可浦江人自少有大志能力學坐書塾凝然如痴他生晚各散去猶執卷呻吟弗輟稍長出遊浙東西習刑法子帥府及行中書遷北走京師在逆旅三十年備歷艱困或勸其南歸則曰生爲寄死爲棄等死何分冀北與江南乎其志愈壯不少折用薦者以說書事明宗于潛邸會明宗出鎮北藩復罷去奉省檄除上都路儒學正欲上已爲代者所先留守馬札兒台聞其氣岸恢廓延與共語說之使教其子脫脫及也先帖木兒元統二年脫脫爲御史中丞奏授

直方浙江等處儒學副提舉轉宣政院架閣管勾陞長史至元末脫脫從父伯顏爲相恃功專恣出入擁重兵自衛人情震慄上召脫脫問計脫脫以謀于家爲對歸而語直方直方曰大夫失言幾事不密則害成矣脫脫驚曰謀將安在直方曰宜亟黜之以謝天下脫脫以親嫌爲辭直方曰傳有之大義滅親大夫知有朝廷耳家固不宜恤脫脫曰事不成奈何直方曰事不成天也一死復何惜卽死亦不失爲忠義鬼脫脫曰吾意決矣乃入奏之會伯顏侍皇太子出獵柳林脫脫欲發直方曰皇太子在軍中儻挾之以生他變何以處之脫脫悟急白太后傳旨趣取以歸閉京城自守遣使持詔散遣諸軍出伯顏爲河南行省平章上多直方協贊功特超十餘階授集賢直學士陞本院侍講學士賜黃金鞓帶脫脫進位丞相國有大事必謀于直方而後定直方每引古義告之民被其賜者甚衆拜集賢學士榮祿大夫致仕卒年八十二直方爲人深沈有謀人莫測其喜慍險夷一致可屬以天下大事縱羣議沸騰不少動爲人謙下待人恒如布衣

時一飯之恩必思報之人以是稱焉子萊見名儒趙大訥一名艮勝字叔敬浦江人起家譯曹椽調泉州錄事盜起寧都泉之無賴男子嘯衆應之遂謀來攻城大訥沿河作大柵以遏其衝簡强壯數百乘城親騎白馬奮呼先士氣百倍寇度不可攻而退中書遣使造海舟十五艘期五十日成官降錢不與材等民相顧大驚畏使者不敢發一詞大訥獨列民貧困狀請益之轉興化錄事官賦多隱弊歲勒受役者代輸大訥搜舊官書驗之則鄰民產也賦遂以清遷漳州路龍溪尹俗尚鬼壘石作祠以奉紫衣神縣民將爲奸利必牲犬以祭大訥棄神江中移石脩孔子廟庭縣多山畲峒獠官稍侵之輒弄兵暴掠至煩大將出屯經年不解大訥調御得其術服從如艮民富民蘇甲怙勢殺人行賕郡守出其死大訥抱案指府歷斥其奸守怒陰中以他罪上官察其非實獲免謝溫州永嘉尹轉運司以顯擁不行計民口賦之吏並緣爲民病大訥請令富民買而售於民民安而課登旁州縣列訴于府請如永嘉法瑞安縣吏何艮僞

為官書証平民盜版盜民自殺者三人府下大訥訊之正良罪徙之臨汀州城枕大江水漲岸善崩大訥出新意並江數千尺列植巨木先障以箕芒殺浪勢次壩沙土而秘以石遂不壞遷知永新州民素橫勢出守吏上每論役甲乙相譖數月不定大訥釐正版籍列為十年使之次第相承素巧避者不能脫苟有辦集久度其力厚薄為差官賦視常歲輒早登鵠湖羅陂皆羣盜淵藪時出鈔道為過客患昔嘗置戍軍終莫能禁大訥出奇剪滅魁八人餘黨奔散鄉飲酒禮廢久大訥講而行之賓主就位獻酬有節揖拜有容觀者嘆悅請老加婺州路總官府同知致仕戊戌國兵破睦州次至浦江大訥蒼皇弗及避或誘之使降大訥曰吾元朝老臣惟有一死報國耳毋多言或強之行大訥曰吾老不能步復使之乘大訥曰吾不能乘馬刃之不殊病創竟死大訥性剛直平生不識請謁義所當為雖尊官貴人勢相統屬者無所遜嘗自誦曰我有命在天不以柔媚而得剛直而失年既耄賓客故人多勉為子孫計大訥笑曰吾在泉時珠貝俯拾

可拾向弗願今肯爾耶君子以是蠶之

王餘慶字叔善金華人受業許謙之門嘗遊京師有番僧官為總統者勢焰烜赫得其一言官爵可立致或以其名聞僧召之拒曰吾學將以伸吾正道寧有屈身而道可伸耶縉紳悉服其操行至正初入經筵為檢討官累拜監察御史政聲著稱後使廣東詢問疾苦惠政為多

蘇友龍字伯夔金華人遲之後也嘗學經於許謙以才推擇充府史入閩海憲府為奏差遭憲使以廉直為同官所忌嫉御史劾之章未下即命奪使印友龍毅然持不可使亦拮摭同官之過欲訟繫之友龍復評曰兩虎共鬬其勢不俱生明公奈何類之已而皆止汀寇謀襲臨漳遣友龍督長吏為備長吏欲籍民為兵友龍曰民不知兵久矣一旦籍之必大致紛紜此非禦盜是增盜也長吏問計將焉出友龍曰吾知所處矣閱兵籍得若干人選者二千使帥之擊賊竟獲其首禍者再轉江浙行省書吏海盜招省發官粟募民舟載軍捕之舟未盡

發而盜請降省逮民之逋粟友龍曰民得粟食之且既今將焉徵即徵惟徵未發者乃可耳省臣從其言紅巾犯杭州官吏多逃惟參政樊執敬坐堂上以死自誓友龍說曰明公以身死國義則得矣如一城生聚何今城中衆不下數十萬公庫金帛以萬計與其委諸盜賊曷若募民使戰耶戰而不勝就死何晚也樊不能從上馬迎敵而死友龍與樣李樞謀以蘇李署號召民殺賊殺一人即擒首受錢二百五十緡民持刀爭奮數日之間獻馘充庭未幾辦義兵至破賊走之友龍絕口不言功滿考調選擢授蕭山尹民說名匿其田賦科徭不能均一友龍令其自實田輯為冊書凡有徵發皆視書輕重之兵興以來民輸粮徵處二州因怖遠征多以屬吏吏並緣為奸粮不時集主運者妻拏恒坐繫友龍釋之而坐吏期月成足為立法每鄉置督運一人趣民以粮至江濱仍驗多寡賦錢僦舟以行民大便之縣為吳越要衝師旅經從無虛月誅索煩擾不少愜意則侵掠居民友龍儲峙已充有犯擒置於法士卒入城如見大將不敢出語相誰何會歲

儉弛湘湖之禁以利民不足啓常平倉以賑餓者僚屬力沮之友龍大言曰啟天子粟活天子民有何不可僉有譴責吾自任之民賴以生者蓋數萬計帥閫以元日至檄縣市穀核諸物友龍發視悉甚甚執筆書檄尾曰四郊多壘正臣子痛心疾首之時奈何襲大平故態飲酒為樂耶聞者愧焉改本路總管府經歷不上轉行樞密院照磨僞吳張士誠降友龍持詔往湖州責其戍將犒允明行郊迎禮禮成允明置友龍坐西向友龍正色曰以官則我幕僚雖相向坐為有過然我所持者詔書君敢與詔使抗禮耶挾胡牀中席而坐允明懼服陞行省都事參政石抹宜孫分省處州請友龍與俱友龍勸其禮賢下士安輯流亡招徠羣盜撫之以恩衆心翕然經略李國鳳循行至處久留不去以十羊授友龍牧友龍曰某以非才為省屬天使命之牧羊固當然大敵壓境天使能出奇殲之雖日烹百羊何害否則某亦不保首領欲久為天使牧羊得乎李默然而罷處多盜征行吏多受盜金既降而復叛去"龍秋毫無所犯大僕吳誠七成檄官簿錄其

家得帳籍驗之獨無友龍名已而撕裂入皇明版圖而七閩猶未
附怨家告友龍長子仕閩坐徙濠陽遇赦放還卒于家
明吳履字德基蘭谿人景奎子也受學于閩人夢吉俊邁有奇才屬
文以遷固爲法尤工行草書爲時所推重論者謂如寶劍行空芙蓉
出水當與鮮于太常齊驅國初用薦者起家爲南康丞南康俗悍以
履儒者易之履處之自如數月皆周知其情僞有所摘發一縣驚伏
乃更以寬化之視民如子民有所訴召使前與語弗加呰叱有所徵
謂集大姓坐之廡下聽人人自說便否由是民愛之如父母而吏卒
不敢爲奸縣令周初正召民轉輸至郡不得躬至鄰召之一民逸去
命卒笞之不服走入山詛令曰官當在縣何以至此令怒入吏卒言
因欲盡誅一鄉民獲六七人下獄捕者復四出民大駭將爲亂履破
獄戶縱之曰若無罪還告父兄無恐乃往告令曰犯使君者一夫耳
其鄉人何罪且法乃天子法豈使君解怒具耶令意悔而止履爲丞
六年遷知長沙之安化去三月他吏用法急南康民作亂命師討平
不大聲色而眾庶安其政既去而思之視世之督責者果孰多耶古
之死者過半南康民泣曰我吳君在寧有此禍乎時安化初降附有
萬夫長易俊原獨恃其驍勇與麾下數十人遁入山保險自固江陰
侯集兵將勦之召履計事履曰易俊原未有反狀奈何激之使生變
乎不若以計致之果反用兵未晚也履乃屏吏卒步至山谷中抵俊
原家家空止一老人出對客履謂之曰易俊原出見江陰侯則無事
矣今不出大兵且至一縣皆爲齏粉然殺一縣父兄子弟者易俊原
非縣令也老人曰俊原必出願明府哀憐履因諗謂曰俊原或未肯
來得其子及麾下三四人先往可矣明日其子及麾下至如履言兵
止不發既而盡致其麾下惟餘俊原一人度其勢孤乃招之曰君侯
愿與俊原相見俊原喜詣軍門請見遂縛送京師事平民安堵無擾
江陰侯檄取故兵之爲農者民驚奔相告勢甚危履諭民曰侯所取
兵民無與也籍其愿爲兵者數人而已長沙郡令造戎衣履力爭曰
吾邑民貧而俗暴且恐其叛去安可責以事功如他縣乎令格不奉
命其罪小奉命而致亂其禍大決不敢辭小罪而蹈大禍也郡從之
三歲入朝遷知萊之濰州民畜官驢守核其孳息與籍不合曰驢當
歲產駒今閱數歲何少也欲責其欺罔且徵償諸縣已勒民貿駒履
獨戒民勿償守怒問狀履曰民實無欺罔惡可責其償國家富極海
內爲吏者正宜布宣德澤爲民除疾苦寧少數匹驢耶守語塞履復
係其不便者數事守以爲然併諸縣已償者皆罷之山東民願以牛
羊代秋稅者官從其言履計牛羊後有死瘠將爲民患止令輸粟已
而他州縣牛羊送陝西民驅走二千里皆破家獨濰完郡令役千人
部送鄰縣牛履陳其不可曰有牛家送牛雖勞不敢怨使人代之脫
道中牛死誰當代償卽竟却之履爲吏不求威名以愛民爲先凡有
訟召訟者面直之釋其怒乃已不忍詆民於獄獄屢空當有追需不
務速辦稍緩其期約故物償不踰民視他所費恒減十二三所至民
皆樂其易簡居濰二年會州改爲縣召還遂致其事歸民遮道泣留
不能得競留其靴亭貯而祀之宋濂曰俗吏以嚴急督責爲足用謂
儒者懦緩實事而不知得民非儒者不能也以余觀於吳德基恂恂

稱平易近民憧憧君子其德基之謂歟
馬廉字原澔東陽人幼有志操博通經史洪武初以薦授懷安丞招
徠流散撫綏凋瘵甚得民心既而調丞壽陽有侯卒於廢寺得埋金
五百兩以進廉命傳錄其數藏于官帑後歷遷山西按察司副使在
官讞獄詳明民無冤滯以親老請謝詔進一階致仕卒鄉人爲傳其
事私謚曰孝廉
朱文字悅道義烏人從王禕游學博才贍剛方少許可人洪武六年
舉明經授知星子縣廉介自持興學勸農奏其縣山高水冷非茶所
產上可其奏遂罷茶貢後徙贛州府同知盡心撫字秋滿民庶攀留
不能得四立生祠祀之
諸葛伯衡蘭谿人少倜儻持名節從吳禮部游獲聞前輩緒論精求
實踐鄉里咸推重之洪武初薦授北平雜造局大使不以家累自隨
出入無車馬遇雨輒草行泥塗中弗厭也遷趙州吏目州殘蓬廟有

青蛇惑人凡人家必有祠伯衡殺蛇罪巫者民以不惑用太學薦倫薦召問治道對以聖明之世紀綱正而法度脩民皆安業惟廉恥之道重耳上大悅擢陝西參議以道途遠近定轉輸之法民甚便之

後改廣東參議卒于官

李希明字潛文東陽人父唐從許謙游潛心經史為詩文必以理勝一時名輩如胡翰宋濂雅相推重仕為本郡儒學教授所著有靜學齋尚絅集希明夙承庭訓於問學多所究通洪武中舉孝廉入太學舍選第一授伴讀侍太宗於潛邸從容輔導甚被禮遇陞監察御史進江西左參政時陳友諒餘黨依險縱掠朝廷將出師勦之希明奏乞矜其勢窘不得已賜行招撫如不服加臣沮討之罪興師未晚從之希明榜示流民爭先來歸卒以安業擢刑部侍郎卒于官

朱肇字本初義烏人洪武中領鄉薦入太學召對稱旨授戶科給事中永樂初奉命按治江西陰貪去弊政若神明立朝敢言嘗以論事忤都御史陳瑛中以他事當坐死得白左遷湖廣宣慰司教授用知

府唐嶽薦陞長沙府同知政化大行宣德初罷歸

何士英字子文東陽人洪武中舉人材授知平涼府以親老乞歸忤旨謫廉州判官臨民廉謹再乞歸養永樂初起知平涼府比至編垠相慶以為重得慈父母會主者較郡庶朽數千石士英方自劾民爭輸之如數考滿去父老遮留載道安府以詩送行有前任只多琴與鶴此行惟有影和身之句御屏紀廉吏十八人士英居其首陞兩淮鹽運使先是民苦部差督鹽課者所至苛擾及歲課率生馬駒陪納不及士英一切奏罷之遭母喪去吏部尚書蹇義以其廉能奏欲奪情堅辭終制起復泊前職始終一節致仕歸卒一秘志云士英知平涼有廉能幹濟之譽郡人感其德久而不忘

王應字思正浦江人祖澄勇於為義遺言效法鄭氏合族同居父仕覺與諸父士麟士偉參定家則一卷勒之於石不分異者五世應以薦起為廣東布政司左參議盜發南海官軍不能討應率義旅以蠶船為聲援入其巢穴擒渠魁而殲之餘黨悉平丁父憂復除河南左

參議坐累而卒

朱仲智永康人洪武中以人材舉授吉安知府寬厚廉潔剗革吏弊禮賢愛民民甚戴之被召改重慶府知府吉安之人思慕不已後得蘭方繼之其善政大類仲智今吉安人稱賢守者必曰朱蘭

王世榮金華人洪武中以人材辟授東莞知縣存心愷悌數政惠祥時縣遭草寇人多流離上司督糧甚急世榮設法以徵不擾而辦招逃亡恤無告力行寬惠以蘇民隱縣人至今稱之編脩劉存業脩東莞縣志入名宦其所稱述者如此

陳原武字仲敎東陽人洪武間由太學生授戶部主事歷陞保寧府知府勤政愛民賦役均平凡有興作必察其衣食病者與藥雖勞不怨在任戶口增詞訟息遠近稱之陞福建鹽運使致仕卒

陳俊字俊民東陽人登永樂乙未進士除監察御史巡撫南畿劾貶吏革宿弊郡邑肅然累升應天府尹以嚴峻繩下吏有犯贓者或杖殺之處同僚不阿以私嘗曰吾不能自立清流然隨波汩泥亦不為

也後卒于官

邢旭字景陽金華人父沂從范祖幹游以詞翰知名與邢侗成潛俱嗜吟咏互相唱和號山中三詩友旭學子家庭登永樂二年進士累官河南參議適歲旱潦脩舉荒政民賴以安奏免二程子孫徭役賜田士正統初陞四川布政革弊去奸撫養軍民恩威並著夷酋王永壽董敏失和治兵交攻朝廷遣師討之旭身詣其寨喻以禍福皆釋甲待罪請遣子入質進馬謝恩師遂不戰解還未幾致仕卒蜀人追思惠政立碑成都三都三公廟祀之所著有退省集

邵珪字以先蘭谿人登永樂四年進士擢湖廣道監察御史忠言直節上簡聖衷超拜江西按察使丁內艱服除調福建宣德中陞南京右副都御史時南京諸司綏靡御史尤貪縱效尤成風珪奉敕考察奏黜不才御史二十餘人紀綱大振與北院願佐齊名憲臺為之一清珪居家有孝行在官能以威嚴憚吏過事善斷所至正聲赫然

謝忱字惟壽永康人貢入太學領應天府鄉薦登永樂壬辰進士授

監察御史遇事敢言不避權貴凡爲巡按詰奸禁暴無所假借人稱謝閣王漢府謀不軌廉得其實以聞命勦之賜反屬男女吳德等四人因忤尙書趙義僅陞四川按察司僉事歲歉民多抵法忱閔之爲求可生之途適地方多虎患示以得虎皮三者免一命人爭捕之於是虎患息而民命以全卒于官歸葬之日行李蕭然

杜瑄字季璋東陽人永樂初由鄉薦入太學授兵科給事中陞廣東按察司僉事遷卒獲海船內四十餘人俱飢困瀕死議者以爲盜欲棄于海瑄持不可令飲食之明日俱甦詢之乃寧波追賊軍艘遭風飄泊者遂移文遣之後陞陝西副使以疾乞歸

朱勝字仲高蘭谿人其地今割隸湯溪由舉人授刑部主事累升郎中出知武昌府未幾調蘇州府所至多善政蘇人歌頌十善沈傳中外奉敕褒嘉超授江西布政使卒于官今祀本府鄉賢祠

馮傑字孟英金華人永樂中貢入太學時方營建考選管工授瀘州判官佐政廉平民夷從化正統中薦陞監察御史巡福建奏減銀課

巡兩淮奏寬鹽禁人多懷之景泰初廣東盜起州縣騷動朝論以傑歷練老成升授按察使隨方撫捕未幾盜平致仕歸卒

盧睿字世昭東陽人登永樂辛丑進士授監察御史正統間升右僉都御史巡撫大同廣進貢者歲千餘人所至日費羊貳百隻邊民以供給爲艱睿奏請每歲於邊糧折銀買辦民甚德焉鎮守中官郭敬怙勢玩法睿每裁抑之誣奏睿減虜供給延辯得直升右副都御史總督陝西邊務尋請致仕卒

章聰字俊民金華人登永樂二年進士宣德二年擢監察御史嘗奉敕撫諭南夷及監軍問罪西戎規畫得宜戎夷歸化正統二年升廣東按察使奏徙南丹衛治于賓州奉議衛治于賓縣戍卒無烟瘴之患置巡司于潯梧柳慶要害之地民免圍軍之擾升本藩右布政使丁內艱卒于家

李敘字秉夔東陽人永樂中由鄉薦入太學最爲祭酒胡儼所器重宣德初試授監察御史嘗奉命錄囚辨出交阯俘囚凡三千餘人出

先是重臣王越被劾銜之潛于中官汪直誣以言事不謹謫四川廣山令弘治改元擢江西按察司僉事升副使卒于官

潘璋字粟夫金華人由進士任工部主事監稅荊南有冰蘗聲升四川提學僉事善於作興士類競勸凡所品題後皆顯名尙書周洪謨謂全蜀之士仰之若山斗愛之若父母尤尊禮儒先嘗啟蜀惠王改葬宋文憲公親誌其墓且錄其後一人于學以主祀事升陝西副使卒于官仍董學政未幾卒蜀士聞之相率哭于三公祠下且舉入名臣祠所著有靜虛齋稿

黃傳字夢弼蘭谿人登弘治庚戌進士除知江陰縣吏民以其年少頗易之傳內精敏鋒穎不露南面受署十日而布令踰月令大行奸善禁奸豪猾皆避罪徙之他鄉先是民俗鬻持吏長短吏多罷免簿書叢委紛不可治傳提綱挈領事事條舉倉庫錢穀斷以十年按圖進考無私竄自逃者由是四境肅然官無負租野無弊民性尤崇正黜邪興學校禮賢良去境內猺洞幾盡升監察御史尋病卒

徐沂字希曾永康人登弘治進士授刑科給事中彈劾不避權勢時壽寧侯張鶴齡等特恩冒法及中官李廣矯命干政皆抗章論之改南京工科奏罷歲取蘇州細密苧麻福建改機陝西紵絨民稱便焉升廣東參議卒于官歸裝惟圖書而已

章拯字以道蘭谿人懋之姪也受學于懋以明經潔行聞登弘治壬戌進士授工部都水司主事改刑部廣西司因忤逆瑾以斷獄不先白遽問謫梧州通判及瑾誅召爲南京吏部稽勳司王事再遷兵部車駕司郎中陞廣東督學副使振孤寒抑僥倖眾論翕然分守督兵勦新會連寇加俸一級升右布政使轉廣西左使尋升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等處治尚清靜民皆安之改總理河道時河決魯橋育獻議者欲挽河使北漸復禹故道者拯議以河徙而南久矣我朝初自之遺迹可考者也自正德中決楊家口當時惟利通舟不暇他顧由是支別皆絕經流衍出單徐猥灌汶泗當潦水方至民用昏墊及其

勢落反壞墳墓以故勞費無已爲今之計當迹前績而度時宜堵卑倍薄塞潰疏壅分殺其怒民寬蕩析漕紓稽阻斯爲賓幹若庸弗詢之謀而希高世之舉羞出漢人之下策欲求夏禹之全功工役一興必至疲民誤國所不敢爲也昔人謂治河者不與水爭地今所以爭尺寸之利者直爲漕渠故也然其流湍悍多泥故善淤易徙雖神禹復作不能使九河復其故矣宜事之明年山東大水助河爲虐議者因而譁張之廷議別遣重臣按視商度得旨卽升拯工部侍郎兼副都御史仍治其事乃請浚孫家渡分殺河勢南與工而夏秦隘溢未及底績言者論之不已改督視顯陵工程以盛應期代之別議開昭陽湖新河役丁夫十萬眾費銀五十萬兩功竟不就再以潘希曾代之乞用拯議而河以無患顯陵之役始估用銀十七萬兩拯請就陶於安陡伐石於唐子以近減費僅用銀十萬兩畢事而以其羨歸諸內帑還朝升尚書理部事給事夏言建請分祭四郊拯偕僚屬上議乞如舊制合享而以民困財乏爲言因此忤旨適饒州進祭器不如式貢不先言罷官歸顯陵同事內臣銜其減費不爲已利又以寢殿

琉璃滲漏中之鐫秩閑住既歸足迹不及於城府簡牘不及於京師優游林下凡一十八年乃卒其歸時年僅五十有二而已

潘希曾字仲魯金華人璋之子也七歲能詩文登弘治壬戌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授兵科給事故太監汪直義男汪鉞乞升錦衣衛鎮撫帶俸守塋希曾首抗疏論之謂世祿以及于孫鬼神不歆非類丙臣本無後而強求世祿之恩義男本異姓而欲冒他鬼之蔭疏入中官皆切齒既又上疏勸上隆大孝勤聖學節游樂遠佞倖大忤逆瑾意乃差往湖貴二省計處邊儲時差者還例賂瑾以免禍有司致千金爲備希曾却之既還瑾怒貶不入矯詔杖之關下除名爲民瑾誅乃復官升刑科右給事中持節假一品服往使安南道轉禮科左給事中還升工科都給事中內官監奏請脩太素殿天鵝房諸費累鉅萬抗疏爭之不報升南京太僕寺少卿進本寺卿奏易買馬爲折色以寬滁和民困而價尤易完還南京太常寺卿改提督四夷館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惠州賊賴貴聚眾肆虐進兵勦之空其巢剿頭餘賊曾蛇仔七巢並興流毒江廣發諸路兵夾攻賊竄襲通判董鳴鳳以要撫希曾督戰益力賊眾大敗而通判卒獲全召入爲工部右侍郎會河溢沛縣漕渠淤塞或議開昭陽湖新河費且數十萬死者數千人而工不克就命希曾兼憲職往代之希曾議以沛漕之淤塞由黃河之旁衝黃河之旁衝由上流之未疏今宜疏支河以殺其勢築長堤以防其衝然後鑿通沛漕自無復淤之患於是停築派人夫十數萬僅用河夫一二萬餘不期年而功成既而河溢境山西徙三百步亂石絕流流下射高數仞雖虛舟不得上有冒險而下者十覆三四希曾乃命穿故河廣十步以通水稍載徙河逼之東仍於徙河兩崖下埽以漸相屬埽漸逼河流激盪因決入故河奔放衝滁一夕河廣一倍二三日盡復其舊人皆詫曰今人未見禹之行水第不知與公何如耳論功升俸一級召入改兵部右侍郎卒于官贈兵部尚書所著有竹澗文集若干卷子徽嘉靖己丑進

士累官至江西參政 用墓志脩

徐讚字一朝儀永康人登弘治乙丑進士授知棗强縣劇賊劉六等流
刼郡邑所過屠掠一空讚繕兵城守先自爲備賊聞獨不敢犯棗强
界民飢捐俸募粟作糜食之富人義激爭先效廩所全活以萬計升
山西道監察御史理雄長蘆兼巡河道逆瑾遣黨楊虎等流刼開濟
間熾甚讚以計擒之械送京師巡按江西勦湖寇徐九齡等數百人
論功升俸一級時宸濠久蓄異志潛結羣寇以自樹此舉實剪其羽
翼也又累疏請寬逋負罷征役釋冤平獄風采翼然升知蘇州府抑
奢麗剔蠹弊課才惠民百務釐舉宸濠之變治兵給餉遣戍艦出江
爲上流聲援濠遂挫於安慶不能直窺南都者讚實與有力焉大駕
南巡讚慮吏胥傍緣爲民擾乃戒所部飭儲峙而不從公歛既而駕
至鎮江旋命蘇民宴然若無事加升河南右參政仍掌府事佐巡撫
都御史李充嗣開白茅港以洩太湖之浸授任責成具有方略役鉅
費省而工速就爲蘇松常及嘉湖諸府久遠之利在蘇凡七年其政

大要以愛民爲本後蘇人舉祀名宦其稱之者曰寬厚有三代長者
之風循良得兩漢牧民之體僉以爲實錄授江西左參政升貴州按
察使尋改湖廣又調雲南土舍安銓叛讚造小旗千餘書同心協力
各保身家八字令聚執聽撫以陰誘其黨從之黨賊勢遂衰及土舍
鳳朝又繼叛與安銓連兵進窺省城上下震慄讚挺身登陣諭以朝
廷威德問其來故衆皆伏地曰不敢有他但欲平爭襲耳讚權許之
令退舍俟命即走使各哨亟集諸軍合擊俘獲以數千計升本省右
本政使尋轉左使以母夫人程年登八十疏乞終養以歸在家得命
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等處改撫湖南值歲飢盜起條陳
救荒三事曰寬賦歛以安人心廣賑恤以救民命嚴備禦以懾强梁
又條陳便宜四事曰處歲派以資歲用均地糧以蘇民困移水次以
便兌運處馬政以節民力事皆施行升工部右侍郎丁母憂歸以哀
毀屬疾讚賦性寬和雅量汪涵若千頃波雖至親密者終身未嘗見
其怒容或謂比之劉寬婁師德未知其孰優劣云

李滄字一清永康人登正德戊辰進士授南京工部營繕司主事嘗
差督鐵儀眞及司龍江關抽分廉愼有爲人不敢以私干雖中官同
事者亦嚴憚之公服輒與崑山魏校永豐夏尙朴讀學窮理以求檢
身之方一切世味泊如也卒于官貨馬賃屋乃克敛鄉人高其風操
率私錢爲樹坊以表之楓山章先生題其額曰清脩古士云

金華先民傳卷之七

文學傳凡九十人

劉峻　鄭灼
駱賓王　徐安貞
劉昭禹　徐無黨
杜汝霖　錢遹
鞏豐　喻良能
馬壬仲　傅芷
倪千里　倪朴
徐木　趙彥稚
章如愚　應鋪
陳大猷　王世傑
石一鰲　王炎澤
裘幼瑜　龔孟舒
馮定　舒元輿
千房　朱臨
曹冠　范忠臣
何恪　陳炯
邵困　徐晴
戚如琥　徐次鐸
潘墀　夏明誠
楊忱中　龔應之
鄭宗弼　王邁
劉應龜　葉謹翁

黃景昌　胡助
戚崇僖　呂溥
唐懷德　鄭濤
張孟兼　朱廉
李畢　金信
傅藻　呂焚
鄭棠　楫　王紳稔
董遵　應典
傅野　陳堯道
千石　陳琛
吳景奎　戴良
蘇伯衡　吳沈
楊芾　汪仲壽
倪泰　杜桓
王汶　方太古

與於斯文者不亦甚可珍尚也哉吾鄉山川清淑秀於浙東肆文學之士生其間者亦與之稱蓋彬彬乎其盛矣揭其大者別見名儒外錄自劉峻而下總得如干人按其著述殆不啻數千百卷惜乎散逸存者寡矣嗚呼夜光之珠龍文之劍縱或投之深淵埋之厚地其氣焰騰達終當上衝霄漢以發其祥要不可得而泯滅也姑併著其篇目用俟訪求云

梁劉峻字孝標其先平原人棄官隱居金華紫薇巖吳越之士多從之遊嘗撰類苑一百二十卷時推贍博又註世說新語援証詳確所援晉事一百六十家皆出正史之外紀載特備及卒門人私謚曰元靖先生今清脩寺即其故宅所著山棲志文極典美吳禮部後敬鄉錄首載之今傳于世云

鄭灼字茂昭東陽人敏而好學師事皇甫侃受三禮家貧手鈔義疏夜以繼日每筆毫盡則削而用之其刻志如此梁簡文在東宮雅好經術引為西曹義學士後仕陳終朝散大夫

裘幼瑜字季玉義烏人聚徒教授不應徵辟臨川王映最所賞異所著有禮捃拾三十卷禮記集遺一卷文集六十六卷

龔孟舒金華人通毛詩善談名理仕梁為傅陽郡丞元帝在江州躬師事焉禮之甚寵陳天嘉中官至太中大夫

唐駱賓王義烏人七歲能賦詩其文名與王勃楊炯盧照鄰相亞天下稱為四傑初為道王府屬歷武功主簿裴行儉為吏部侍郎書奏不應調長安主簿武后時數上疏下除臨海丞鞅鞅不得志棄官去及徐敬業起兵匡復廬陵王署賓王為府屬傳檄斥武后罪后讀至一坏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在曼然曰誰為之或以賓王對后曰宰相安得失此人敬業敗賓王亡命不知所之後宋之問遇諸靈隱寺蓋已祝髮為浮屠云中宗時詔求其文得數百篇命郗雲卿序之

徐安貞本名楚璧字子珍蘭溪人今其地割隸湯溪嘗讀書于九峰巖以文學知名神龍二年第進士又舉制科第一以武陟尉選入殿

判正補麗正學士累遷起居舍人賜名安貞又遷中書舍人進檢校工部侍郎卒贈尚書嚴陰有石洞相傳爲安貞讀書處

馮定字介夫東陽人宿之弟也其文學與宿齊名人以方漢二馮于頔素善之頔在襄陽定徒步上謁吏不肯白乃亟去頔聞斥吏遣錢五十萬及諸境定反其遺以書讓頔不下士頔大慙第進士異等辟浙西薛華府以鄉貢爲集賢校理始定居喪毀甚故數移疾大學士因其簡怠奪職三遷祠部員外郎出爲鄧州刺史坐遊宴不節免起爲國子司業再遷太常少卿會有詔以覽裘冕衣合雲部肆于庭定部諸樂工立懸間端凝若植文宗異之問學士李珏珏以定對帝喜曰豈非能古章句者耶親誦定送客江西詩召升殿賜禁中瑞錦詔悉所著以上遷諫議大夫是時甘露難作中外惴恐及改元天子御前殿仇士良請以神策伏衛殿門定力爭罷之改太子詹事鄭覃兼太子太師上日欲會尚書省定據禮奏當集僚事府詔可論者多其正損衛尉卿以左散騎常侍致仕卒贈工部尚書謚曰節初源寂使

新羅其國人傳定黑水碑畫鶴記韋休符使西番所館寫定商山記於屏其文名傳播戎夷如此

舒元輿東陽人始學即警悟客江夏節度使鄂仕美異其秀特而文數爲延譽元和中舉進士見有司鉤校苛切既試尚書雖水炭脂炬淦具皆人自將吏一一唱名乃得入列棘圍席坐廡下因上書言古貢士未有輕干此者且宰相公卿由此出非賢不在選而有司以棘人待之誠非所以下賢意也羅棘遮截疑其爲奸又非所以求忠直也詩賦微藝斷離經傳非所以觀人文化成也臣恐賢者避辱自引去徒得不肖者爲陛下用今貢珠貝金玉有可承以篚筒皮幣何輕重皆舉進士弟淸穆去爲浮屠亦以能文鳴諸子世封正封亦舉進士世封能暗記六經三史正封尤以博洽自負每兄弟論辨旁引證各歷誦全文一字不遺時號雙璧初世封善爲文頃刻數千言縱橫通變無不如意自謂所向無敵及同正封見歐陽脩脩不然之世封慚脩因授以爲文之法於是其學日進世封著易書詩傳四十卷

南唐劉昭禹字休明金華人刻苦工詩有云句向夜深得心從天外

歸嘗謂五言律詩當字字揀妝如四十個君子雜一個屠沽不得仕湖南爲天策府學士人南唐爲嚴州刺史有詩集一卷凡三百篇

宋徐無黨永康人從歐陽脩學古文詞脩嘗稱其文日進如水湧而山出又云其馳騁之際非常人筆力可到嘗註五代史妙得夏史筆意皇祐中以南省第一人登進士第仕止郡教授惜弗究厥施云

于房浦江人父昌有學行尤長於文詞會五季之亂抗志不仕以布衣終房爲文有父風而精簡過之遠遜學徒成從之游其與學者論文有曰陽開陰合俯仰變化出有人無其妙若神人以爲名言中嘉祐四年進士官至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應天府南京留守司兄立壁皆舉進士弟淸穆去爲浮屠亦以能文鳴諸子世封正封亦舉進士世封能暗記六經三史正封尤以博洽自負每兄弟論辨旁引證各歷誦全文一字不遺時號雙璧初世封善爲文頃刻數千言縱橫通變無不如意自謂所向無敵及同正封見歐陽脩脩不然之世封慚脩因授以爲文之法於是其學日進世封著易書詩傳四十卷部員外郎元輿自負才有過人者銳於進取太和五年獻文闕下不

正封著春秋三傳是非說二十卷正書酷類顏眞卿世多傳之宋濂嘗言過左溪山見正封所書碑字勢雄拔如蛟螭虎豹盤拏後先慨然想見其爲人登高遥望精神飛動有方蒙者學于世封輯其家三世能文者七人號七星集云

朱臨浦江人少穎悟從胡瑗授春秋瑗嘗著春秋辨要惟臨得之爲精晚年好唐陸淳學淳之師啖助趙匡嘗會三傳而取舍之淳總其說爲纂例辨疑二書臨謂孔子沒千有餘年說春秋者皆膠於偏見無有出淳書之右者雖董仲舒爲兩漢通儒第一然猶拘於穀梁不克別白餘可知也其所學蓋卓有定見如此初以呂公著薦入官歷宣德郎守光祿寺丞以著作郎致仕所著春秋說二百餘篇詩文又別有集藏于家

杜汝霖字仁翁蘭谿人嘗學于安定胡先生甚爲李公擇所稱其孫陵傳其家學生五子旃字伯高旆字叔高旌字季高旛字幼高皆博學善屬文人稱爲金華五高伯高登東萊呂成公之門淳熙甲戌進士第二人擢太常博士兼檢正諸房公事初入太學秦檜嘗俾諸孫師事之及檜殁坐累罷秩後起知郴州轉朝散大夫卒所著有經進雜論萬言書恢復秘略時政救弊裕民政要補正忠言帝範十贊及雙溪集二十卷盧陵楊萬里見其雙溪集贈以詩云莫將沈謝鴻雁行便與猗那薦清廟其爲名流推服如此

曹冠字宗臣東陽人博聞强記書一覽輒不忘以文詞知名于時登紹興甲戌進士第二人擢太常博士兼檢正諸房公事初入太學秦檜嘗俾諸孫師事之及檜殁坐累罷秩後起知郴州轉朝散大夫卒所著有經進雜論萬言書恢復秘略時政救弊裕民政要補正忠言帝範十贊及雙溪集二十卷盧陵楊萬里見其雙溪集贈以詩云莫將沈謝鴻雁行便與猗那薦清廟其爲名流推服如此

錢遹字德循浦江人自少强敏記問過人登熙寧九年進士調洪州推官守將王韶由樞府出威重異常僚屬不敢仰視會有疑獄遹正色爭辯至怒罵不少奪後卒如遹議歷遷通判越州吏挾守爲奸留難訟者常數百人遹攝府事纔二日獄爲一空建中靖國初擢殿中侍御史出提舉湖北常平興利除害發奸摘伏風采凜然人畏之如神明崇寧初復執法殿中遷侍御史進中丞會籍元祐黨人遹以爲多漏落爲給事中劉逵所駁左轉戶部侍郎遷工部尚書兼侍讀爲言者所論出知滁州歷宣州秀州越州浮沉外郡久之大觀初復故職以疾致仕起爲寶謨閣直學士改進古殿皆奉祠遹家居十餘年無益之事不爲脩築三大楹以利鄉民民德之宣和二年方臘陷婺城遹避兵蘭谿露泉寺爲盜所害事聞贈太中大夫遹無所不學晚尤深於歷書爲文章明白簡切自成一家言所著有文集八十卷刪

著有東平集二十七卷文無險怪華巧而以理屈人片詞半簡皆清朗得言外趣尤工爲詩多至千餘首

喻良能字叔奇義烏人與兄良弼季直皆有文名而良能尤傑出爲當時所推登紹興辛丑進士初授廣德尉三獲强盜應賞格辭不受調鄱陽丞遷國子監主簿述忠義傳起戰國王蠋止五代長孫晟通一百九十人乞頒之武學授之將帥孝宗嘉嘆顧侍臣曰喻良能質實平正御書其名屏間丁內艱服除以國子博士召兼工部郎官除太常丞請外知處州尋奉祠以朝請大夫致仕鄉人慕其名立石表其地日郎官里所著有諸經講義五卷香山集二十四卷家帚編十五卷忠義傳二十卷良弼與良能同登進士卒官臨海丞所著有唐論四卷詩文十卷良弼由太學生特科補新喻尉所著有杉堂集十卷樂府五卷陳亮嘗稱喻叔奇爲文精深簡雅讀之愈久而意若新喻季直蔚茂馳騁蓋將包羅衆體而一字不苟讀之亹亹而無厭云

何恪字茂恭義烏人性好古藏書至萬卷博覽而工於文陳亮嘗稱其奇壯精緻反覆開闔而卒能自闡其意登紹興三十年進士初主永新簿再調徽州錄事參軍未赴詣闕上萬言書及恢復十二策與朝論不合歸治田園築亭奉母爲樂所著有南湖集二十卷

陳炳字德先義烏人好古文務爲奇語陳亮嘗稱其清新勁麗與喻良能良弼何恪同號烏傷四君子云乾道二年登進士第爲太平縣主簿所註有易解五卷進卷五卷嚴堂雜藁二十卷

馬壬仲字次辛本建陽人從遊朱子之門擢紹熙元年進士乙科寓居東陽遂爲縣人歷仕州縣以廉能著稱嘗知古郢撫循兵民捍禦邊寇鄰賴以安尋請祠歸壬仲議論典刑詩章嫻雅所著有得齋集傳芷字升可義烏人六經俱通尤精于史學從游之士戶履嘗滿登淳熙五年進士授仙居尉未上而卒所著有講義及前圃雜藁二十卷

鄧因字萬宗蘭谿人登淳熙八年進士第授柳州教授改潭州朱子

撰階朝奉大夫

倪朴字文卿浦江人豪俊不羈喜舞劍談兵恥爲無用之學紹興中春秋試中教官文墨論議藉甚一時多士從游戶屨常滿握監察御史公饋不入門私書不出國退食蕭然如山居遷右正言以論事忤大臣改除起居舍人兼實錄院檢討國史院編修官卒贈右文殿修

糧運不繼則士心危其眾不自潰此不戰而屈人兵之策也已而亮弒兵潰略如其言且以用兵者必先審知地勢而後可以制勝乃遍考羣書以當時州縣爲準由漢以來其間郡縣離合廢置變名易實不可按辨者皆會而歸之於一凡古今帝王之所都禹貢山川之所經春秋列國之所在與夫古今關防津要戰守會盟之地故基遺迹搜括無遺其有乖謬爲之援據引証以相參考名曰輿地會元志凡四十卷又推古今華夷內外境土徼塞之遠近繪爲一圖經廣各丈餘張之屋壁手指心計何地可戰何城可守常思一效其能而時無知者獨永康陳亮敬焉晚知不用痛念國家禦侮用兵之失復著鑒轍錄五卷爲人亢直不能委曲里人樓益恭乘其與縣宰有隙遂以豪俠中之徙家筠州會赦東歸卒謝翱嘗取其所著書選爲一編號曰石陵倪氏雜著吳萊爲之序稱其學博而有用云

先民傳卷七

科授郴州教授學校聿興遷國子博士時相欲用爲諫官諷使贊啟確然不屑乞外出知台州尋改袁州政績大著及卒門人私謚曰貞白先生今祀本府鄉賢祠

徐次鐸字次伯一字仲友東陽人登紹熙元年進士又試宏詞科爲山陰尉著復鑑湖議人以爲確論爲樞屬以西府典故散在方册自建炎以來攻守之具編纂成書名曰中興兵房事類止三衢倅當倣周禮作漢官又作唐書傳註補註音訓總二百卷自號徐氏唐書又以唐書科謬訛舛作釋科辨謬十卷

徐木字子才永康人與陳亮爲友盛有文名又因亮交于朱晦翁講學求道亮嘗與晦翁書云徐子才不獨有可用之才而爲學之意亦甚篤晦翁嘗過其家爲書家人卦辭于廳事之壁登乾道丙戌進士仕至寺丞輕財尚義朋友有喪不能舉者輒助舉焉陳亮又云陳聖嘉之與人交應仲實之自處徐子才之特立皆吾所願學也晦翁所書卦辭板壁其家今尚寶存

趙彥秬字周錫東陽人師事呂祖謙精左氏春秋初以右科入仕著春秋左傳發微一百篇以進上嘉之特循一資旋借和州觀察使金吾衛上將軍充接伴副使事訖撰虜使問答一編上之特轉一官紹熙元年登進士甲科換宣義郎累遷眉州通判以卒彥秬好學有文著述不倦有古律詩長短句等作凡數百篇名西征類稿藏於家子恰夫亦工於詩氣韵清逸落筆人爭傳之

潘墀字經之金華人號介巖杜至秘書監脩撰嘗因蜀人所編朱子語類取其中論語一門補其未備爲論語語類行于世

夏明誠字敬仲金華人其學本自呂東萊而自負甚高登慶元丙辰進士第三人一爲安慶節推遂致其仕嘗作八詠樓賦序直斥沈約爲是樓之辱柳貫稱其理明文莊詞全韵勝必如是而後可以爲文信鉅作傑製在天地間如福物異瑞要不可多見而屢得之也其文今見吳禮部敬鄉錄

章如愚字俊卿金華人自幼穎悟負才倘氣慶元中登進士第累官國子博士未幾改知貴州開禧初被召上疏極諫時政因忤韓侂胄罷秩歸結草堂山中與士子講學遠近咸師尊之稱曰山堂先生所著有羣書考索六十六卷文集若干卷今祀本府鄉賢祠

應鏞字子和蘭谿人登慶元五年進士中博學宏詞科官至太常寺主簿出知開州所著有書約義及禮記纂要衛提禮記集解中所引應氏邵氏即鏞與邵囧也

楊忱中字德夫登嘉定元年進士仕至國子監丞階朝請大夫出知斷州嘗著易原三卷其言欲觀八卦生而爲六十四卦欲觀八卦重而爲六十四卦則繫詞說卦之所言亦不可以無攷康節之極數知來妙在於加一倍法而重卦之本指則恐不專在是自爲一義可也其不苟同如此孫焯炳煥俱以文名于時

龔應之字處善義烏人受業徐僑之門登嘉定癸未進士久淹下僚理宗語從臣曰朕舊讀龔應之書義此人今安在臺諫即漏舍傳上旨於是驟加升擢歷踐清要遷右史以中大夫直寶謨閣致仕

陳大猷東陽人登紹定二年進士由從仕郎兩浙都運司準備差遣除六部架閣而卒著書集傳用朱子釋經法倣呂東萊讀詩記采輯羣言附以己意宋季其說盛行經傳中曰東齋陳氏卽大猷也世稱爲東齋先生今祀本府鄉賢祠

王世傑字唐卿義烏人其上世爲獄吏有陰德世傑受業徐僑之門與康植朱元龍龔應之皆號稱高弟由太學生登端平乙未進士霈次長州尉葛洪請主義塾來學之士多爲聞人及宰新昌從游益眾有唐震者以死節著名世傑累官秘書丞差知安吉州尋請祠歸以高壽終

鄭宗强字南夫金華人自籍醫知好學旣長游于東萊之門講貫理道篤志根源蔡久軒稱其學業精深履行純篤累官朝請郎建康崇道宮使以朝請大夫致仕卒所著有坦溪集行于世

王邁字正叔義烏人學通諸經尤長於詩登第後需次弋陽尉諸生爲結廬龍門山奉而學焉淳祐四年郡守趙汝騰察其明經篤行與

何基並薦于朝基召除崇政殿說書而遞以有官不召尋病卒

石一鰲字普卿義烏人宋景定甲子鄉貢進士少從王世傑游得徐僑之端緒蘊奧學茂而聲達從學者數百人多取高第晚年尊思於易著互言總論十卷子定善事繼母以孝稱

王炎澤字威仲義烏人其外祖葉由庚爲徐僑門人傳考亭之學炎澤從之游處開發爲多初治舉子業會宋亡科廢遂專意探索聖賢微旨而所得益深遠用鄉使者薦起爲東陽常山兩縣教諭遷石陵書院山長所至以善教稱已而棄官歸隱卒學者稱爲南稜先生炎澤氣貌充偉而襟度踈暢待人一本於誠言論磊落無所隱蔽莫不敬服爲諸生講說務推明其大義不專支離穿鑿文簡質而主於理詩極渾厚而問出奇語不以雕刻爲工所著有南稜類藁二十卷

劉應龍字元益義烏人磊落多大志宋咸淳間遊大學馬承高其材欲妻以女不可由是名稱甚當以優升解褐會德祐失圖遂退歸隱於南山之南賣藥以自晦人勸之仕輒不應居久之使者行部知

其賢強起主教鄉邑調月泉書院山長轉杭州學正卒應龍學本經濟而以易簡爲宗讀書務識其義趣未嘗牽引破碎以給浮說其爲文雄肆俊拔騰飛水駛一出於己無少貶以追世好詩悲壯激烈有以發其邁往不羣之氣所著有夢蕉痴稿聽雨留稿門人黃溍重加詮次總爲山南先生集若干卷

葉謹翁字審言金華人曾祖大冶主簿卦受業呂祖謙父霖克承家學謹翁性明達於書無不讀由家傳之端緒泝儒先之源委卓然自立諸儒宿如許謙柳貫張樞皆樂與爲友而於黃溍交尤密舉校官授浦江義烏二縣教諭遷衢之明正書院山長再調晉江縣主簿爲同官所搆改婺州司獄請老授瑞安州同知致仕卒謹翁事親孝念母老不可一日去左右所至必侍奉以行仲弟無依贍之終身怡怡家有法吉凶慶弔一遵呂氏家範曰吾有所受之也所爲詩文和易平實無纖麗之態有四勿齋稿曲全道人集若干卷

黃景昌字明遠浦江人年十二能屬文長從方鳳吳思齊謝翱遊益

通五經諸子詩賦百家言尤篤意春秋學之四十年不倦三傳異說學者不知所從景昌據經爲斷各采其長有不合者痛辭闢之不少恕作春秋舉傳論巴川楊恪著夏時考正言三代悉用夏時不改月數景昌以左氏縱不與孔子同時亦當近在孔子後其言當不誣作周正如傳考建安蔡沈集眾說爲書傳世無政議其非者景昌獨疏其倍師說者數十百條作蔡氏傳正誤古今詩體製雖相襲而音節則殊近代以此名家者罕知其說景昌以古人論詩主於聲令人論詩主於詞主於聲則動合律呂可以被之金石管絃詞則文而已矣乃集漢魏以來諸詩各論其時代而甄別之作古詩考其持論出入經史滾滾不窮如議法之吏反覆推鞫人不服不止凡所論著綽有理致晚自號田居子作田間古詞九章一日耕田二日抱甕三日簸問四曰暴日五曰候樵六曰倚窗七曰聯簧八曰釀酒九曰開徑每客至徑醉輒取歌之以莢擊几爲節音韻激烈超然自得及耄猶執筆册述不已或勸其少休景昌曰吾豈不知老之宜休哉恐一旦卽

死無以藉手見古人耳卒年七十六

胡助字履信號古愚東陽人性純朴恬靜稚長知讀書自以蚤失怙刻意樹立凡經史百家悉究通大旨不屑屑爲章句學年三十舉茂才授建康路學錄兼太學齋訓導監察御史周景遠薦江浙博學之士宜居館閣者七人以胡長孺爲首而助與焉會吳澄南歸過金陵見助詩文大加稱賞由是名振一時謂美化書院山長淸考赴京用諸翰林王士熙馬祖常等薦改國史編脩升太常博士致仕助狀貌淸古平生開心見誠人有善亟稱之素薄勢利故於人無怨惡家食時所作有巢雲集至建康有白下稿前后編集共三十卷名曰純白類編有刻本其子家藏尙存

傅野字景文陳堯道字景傳皆義烏人好爲詩黃溍嘗輯其詩爲續川二妙集而序之曰吾里前輩以詩名家者推山南先生爲巨擘傅君景文陳君景傳其流亞也景文之詩精切整暇如淸江漫流一碧萬頃而魚龍光怪隱見不常莫得而測景傳之詩沖肆彬蔚若奇葩

珍卉洪繼高下雜植於名園終日玩之不厭其爲名流推許如此

戚崇僧字仲戚以字行其先居金華父象祖仕爲道一書院山長晚依其婿呂汲居永康之太平因遂爲永康人仲戚端居苦學問弄翰於詩文皆精麗綿密可喜年二十七始盡棄其學從白雲許先生講道於八華山用意堅確蚤夜弗懈博通經史旁及諸子百家尤潛心於儒先性理之說探幽發微義極其根抵而後已同門推爲高弟克已厲行能爲人所難能衣粗食淡待親朋一以淸約不曲徇時尙而改其度每謂人知富貴之可欲而不知貧賤之可棄也呂氏創義塾延仲戚主其教事師法嚴整學者皆敬憚之居常默坐一室環以書數百卷非有故不妄出其室扁曰朝陽人稱朝陽先生所著有春秋纂例原指三卷四書儀對二卷復古編一卷嘗考許氏說文參以近代諸儒之所訂定用古篆繕寫易詩書儀禮春秋孝經論語大學中庸孟子將請頒行于四方未及上而卒

呂溥字公浦永康人從學許謙之門講究經旨悉領其要爲文馳騁雄暢落落有奇氣詩動盪激烈可喜治家以禮冠婚喪祭一遵朱子所定嘗註大學疑問史論其詩文有竹溪集若干卷兄洙字宗魯亦從許謙遊同門服其精敏俄以病卒嘗著太極圖說大學辨疑

王定庵業詞賦接問諸老緒論其學多所通解自負甚高宋改物後于石字介翁蘭谿人貌古氣剛喜誚諧早慕杜氏五高之爲人後從隱居不出一意於詩出入諸家豪宕激發氣骨蒼勁望而知爲山林曠士一時言詩者皆莫能及仁山金先生嘗爲序其集云

陳璲字仲飭永康人淸修苦學淹貫經傳文詞典雅玉正間縣尹丁從政辟爲縣學訓導所著有質庵稿若干卷其門人胡仲勉盧誼林維亦皆以文學知名于時

唐懷德字思誠金華人仲友七世孫也性敏好學受業許謙不出戶者十年六經百家之言無不研究其學以濂洛爲宗粹然一出於正

廉訪副使楊篤聘講淮陰思誠搜剔經髓意融而言暢聞者傾服武威余闕持節海右特傾下之或請闕書九州箴未悉所出懷德曰此出古文苑郎援筆寫之不遺一字嘗與宋濂會宿錢塘相與辯諸子是非凡九十餘種歷誦其文以對如撞巨鐘隨叩隨應濂推其博思誠曰徒博陸澄之書厨耳吾則藉之以窮理而施諸事也用部使者薦擢金華縣學教諭遷衢州學錄未上卒所著有破萬總錄六經問答鈎元集書學指南存齋稿總百有餘卷

鄭濤字仲舒浦江人受業柳貫黃溍吳萊工於詞翰受知丞相脫脫薦爲經筵檢討秩滿除國史編脩復入翰林爲應奉遷太常博士論張仕誠父祖不當賜謚忤時宰意罷歸臨川范素嘗稱南冠而仕者以德行言之當推仲舒爲第一流所著有蘭谿人酷好爲詩常游山澤間方苦險而雨至雨濡吳景奎字文可蘭谿人酷好爲詩常游山澤間方苦險而雨至雨濡其衣弗知也其所著集曰葯房樵唱宋濂爲之序曰公以雄逸之資瀋通明之識著於篇翰規倣風雅鼓動江山之氣發揮造化之微味元酒於周庭襲懸黎於梁苑彫龍彩鳳不足爲之麗衝蕤激湲不足爲之豪其悽惋也則孤猿夜號松露初滴其雅馴也則冠冕佩玉儼

趙廊廟由其才無不兼故體無不備譚之者如入元圃而攬明月木難之珍如登崑丘而睹天禾肉芝之貴誠可謂擅名作者之林兢爽文藝之場者已子履別見政事傳

戴良字叔能浦江人性警敏嗜讀書雖祁寒暑雨恒至夜分乃寐自經史以及天文地理醫卜佛老之書靡不詳究初業舉子尋棄去專力爲古學時柳貫黃溍吳萊皆以文章鳴于浙水東良往來門下盡得其閫奧貫卒良爲經紀其家持心喪三年乃歸余閻持憲飭過婺聞良善歌詩與論古今作者詞旨優劣閻欣然曰士不知詩久矣微子吾不敢相語乃盡授以平昔所得於師友者於是良之詩名遂雄視乎東南結屋縣西日與同輩討論聖賢微旨家事有無悉置不問親黨或勸以營產業爲子孫計良謝曰子孫貧富非吾所可知且家世業儒詩書之外亦不能有他圖也起爲月泉書院山長後生小子接其風猷無不以踐履實學相勉勸也至正丁丑以薦擢江北等處儒學提舉時事不靖度無可行其志乃棄去益肆其力於詩文瑰奇

磊落清新雅潔往往無愧於古作者暇則與其鄉之名賢寓公羽流釋子相與宴集爲樂酒酣賦詩擊節歌詠蕭然有塵外之趣洪武壬戌以禮幣徵至京召見試文若干篇欲官之以老病辭忤旨待罪久之明年夏四月以病卒于寓舍良神氣爽朗不妄喜怒善誘掖後進晚自號九靈山人學者稱九靈先生所著有九靈山房集三十卷和陶集一卷春秋經傳三十二卷

明朱廉字伯清義烏人高祖中從徐僑游究心理學著太極演說經世補遺曾祖約祖叔麒遷相傳授析著精密父同善幼承家學復從許謙講究經旨學者師之稱曰裕軒先生濂少讀父書刻苦勵志淹貫經傳既而學文於黃溍遂以文章知名于時歸國之初郡守王顯宗辟爲舉學師浙東右丞李文忠開府嚴州聘主鈞臺書院洪武三年召修元史及大明日歷擢翰林院編脩八年扈駕幸中都進紀行詩十首上覽喜曰佳詩朕爲汝和有頃示和六詩時以爲榮既而授經楚府遂升長史久之以疏辭歸研探聖學所造益深嘗取朱熹語

類摘其精義名曰理學纂言其爲文謹嚴精密有文集一十七卷子棟彊記過人亦以文名永樂初薦授國子助教

蘇伯衡字仲平金華人友龍子也自少警敏絕倫書過目輒成誦初習舉子業中年專肆力於古文遂以知名國初召爲國子學錄升學正舉入史館纂脩元史書成升國史院編修以贖疾辭賜文綺楮幣遣還久之復起爲處州教授以表箋失誤坐罪而歿士論悲之所著有文集一十五卷宋濂劉基爲之序濂稱其精博而不粗澁敷腴而不苛縛基稱其語粹而辭達識不凡而意不詭人皆以爲確論今祀本府鄉賢祠

張孟兼浦江人勤敏志學以文辭知名性耿亮不喜爲阿諛每良朋盍簪抵掌笑談胸中森然芒角必盡吐乃已洪武初薦入史館與脩元史書成授國子學錄累官山西按察僉事彰善糾惡綱肅然升山東按察副使與布政爭論異端中以危法殺於京師縉紳惜之所著有白石山房稿若干卷太祖嘗與劉基論當時能文之上基首推

宋濂其次自謂不敢多讓其次則推孟兼謂其文甚俊而奇氣燁然云

吳沈字嬰仲蘭谿人禮部郎中師道子也自少以學自振文名于時洪武中朝廷登進老儒特召爲翰林院待制未幾升東閣大學士遂以文章擅名朝野久之因事忤旨卒於獄君子以爲斯文之不幸云所著有應酬稿澱川集藏于家當時同邑又有趙良恭敬德童梓良仲嚴天瑞景輝徐原均善董思會心傳皆從游禮部之門而與沈爲友並以文學知名

李舉字宗表其先忻人元季徙家錢塘少從鄭僖游僖奇其才以女妻之學成結草閣北關門外以居人稱草閣先生後避兵金華翬翔永康東陽二邑間入國朝有司舉上考功奏補國子助教未幾以病免歸卜築永康魁山下開門授徒與諸詩人唱酬爲樂略不以貧窶介意其詩精熟清新氣雄而詞暢一出李杜二家機軸其友天台徐一夔嘗稱其緣情指事機動籟鳴無窮搜苛索之態而語皆天

出不煩彫刻不淪成盛唐之家法識者以爲確論門人唐仲遲編其詩文爲草閣集凡七卷子輗字公載亦能詩嘗被薦爲宜倫縣丞所著有筠谷藁

金信字仲孚金華人韻悟工詩從楊維禎游往來吳越間詩聲大著部使者以茂才舉不應歸隱金華之優游洞以詩自娛學者稱爲漫吟先生有春草軒集傳于世子聲字伯鏞亦能詩與呂肅劉廷獻袁仲仁陳大有高希閔朱德茂周弘義方景琳樓用中皆以風流儒雅能詩聞于時號十才子云

楊芾字仲彰義烏人徙居東陽性頴悟刻志於學早從陳樵游復登黃溍之門文詞典雅操筆立就二公皆愛敬焉洪武初聘起爲義烏學官廣薦上京以疾辭歸所著詩文有百一稿無逸齋稿又輯元詩爲正聲類編總若干卷學者因其自號稱鶴巖先生子璚璥俱能詩

璥嘗補金華賢達傳

汪仲壽字仲山金華人善記覽經史百氏靡不窮究尤明於性理之說號靜齋所著有靜齋稿若干卷子兩能繼家學詩詞俊雅與呂肅陳誠汪晏爲文字交人稱四友

傅藻字伯長義烏人受業黃溍刻苦爲學以文章知名洪武五年由本縣教諭召授翰林編脩尋改應奉文字拜監察御史擢東宮文學出知武昌府升河南按察使所至皆著聲稱

呂樊字愼明永康人父棗博覽經史樊幼承家學稍長復從朱廉遊爲文章純正蔚贍有奇氣洪武中吳沉以才德兼備薦于朝歷官周府左長史改刑部郎中未幾因事忤旨坐罪而殁縉紳哀之所著有雙泉文集

貝秦字宗魯金華人自少以文學稱永樂初由太學生中京閒鄉試授餘干縣學教諭遷國子助教尋升司業超拜祭酒以文學受知宣廟召見便殿賜御製招隱歌前後在太學四十餘年六館之士翕然從化後致仕歸縣尹欲爲造大司成坊木石已具固謝却之尹不得已改爲縣儀門所著有文集若干卷

王紳字仲縉義烏人忠文公禕仲子也禕死節時紳年甫十三應敏過人落筆爲文不可禦未幾母何兄緩相繼殁煢煢憂患中而傑然負奇志益取經史百家言窮其浩博會其指歸出入上下務探擷其精奥乃已宋濂溪一見奇之曰王子充爲不死矣蜀王聞其賢馳書聘致待以客禮紳痛父死節遺骸未返丘壟白王躬趨雲南訪求不獲乃即死所立主設奠慟哭招魂而返述滇南慟哭記以著志或薦于朝徵授國子博士俄以疾卒所著有繼志集三十卷其文豐蔚雅贍稱其家法詩沖淡古雅有陶韋風致子稌字叔豐勤敏嗜學亦以文詞知名所著有青巖集

王汶字允達禕曾孫也少孤思繼家學讀書極勤苦素貧能守道自樂登成化戊戌進士上疏乞就郡教授奉文忠祀不報例授中書舍人居官守正不阿甫三載見同列有進不以道者恥與爲友伍因謝病歸築榕舍齊山下取累世所積書讀之若將終身焉弘治改元兵部主事襄性都御史虞謠交薦于朝遂與翰林檢討陳獻章同被召

猶力辭侍講學士謝絳以書勉之行逾年始就道至淮病偶增劇未
抵京師五十里卒所著有齊山文集若干卷
方太古字元素蘭谿人自少警敏性好吟咏其父遣從章懋受經不
屑治章句遂棄去專力爲詩有聲縉紳間居女埠換上自號曰寒溪
壯歲出遊三吳與姑蘇楊循吉都穆文徵明結社倡和而詩益進既
又遊八閩舉人林鉴一見莫逆爲作錦囊十詠贈之一時名輩如林
泉山林見素皆爭相引重出閩歷採匡廬九華秣陵之勝僑居吳中
久之從者雲集晚好黃白術歸隱金華解石山中山本晉徐仙鍊丹
處也建棲眞樓朝夕其間迹不入俗者凡幾年老乃返寒溪故居蔣
臬郡邑吏與鄉大夫士多就其廬禮訪焉其詩頗似郊島大率感時
憤俗之意爲多
董遵字道卿蘭谿人受學章懋之門潛心理學專志力行七試鄉闈
不偶貢入禮部試居首選授江西南昌府學訓導正身率物多士向
風督學使者邵寶蔡清相繼徵主白鹿洞書院轉溧陽縣學教諭陞

知江浦縣立積散法爲備荒計在任一年百廢具舉因疏乞近地便
養忤當道意調知廣東感恩縣貂諸得終養歸居家風雨不蔽擔石
再儲而養母曲盡孝道或以孝廉薦之不報卒所著有金華淵源錄
及文集若干卷今祀本府鄉賢祠
應典字天錫永康人因其所居里石門學者稱爲石門先生性沈篤
刻志問學登正德甲戌進士授兵部職方司主事與江山周文興論
學有悟遂引疾歸與僊居應頁黃嚴黃綰過從講切又師餘姚王守
仁授致良知之旨建書院於壽山龍湫下集諸生講學四方會者率
嘗百餘人再起兵部車駕司主事念母目病無見復引疾歸養而母
目針治忽明人謂孝感朝野多論薦遭母喪不赴服除巡按御史周
汝員檄郡守姚文炤縣尹洪垣禮訪勸駕乃引與徜徉壽山五峯間
以示無起意周固弗能強也自釋褐至啟手足名在仕籍三十年前
後兩任僅一考而已
金華先民傳卷七

武功傳凡廿一人　永康應廷育輯

留贊　陳宗譽　江渙　趙樸
王衆　陳嚴　杜伯僖　胡本初
黃仁瑗　呂渭孫　王安國　丁廷玉
陳達大　陳顯道　呂文燧　吳志德
蔣可大　王威　吳文秀　田子貞
周得璞

人有恆言文以致平武以戡亂夫文武雖有二用然無二道也是故孔子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又曰我戰則克夫孔子嘗鄙仲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而復云云何也蓋以武非修身之要而實濟世之略豈誠鄙武爲可以無用也方致平時武備亦所當豫而況於戡亂乎彼長鎗大劍安用毛錐者固武夫之謬言若云挽五百石弓不如識一

丁字又豈非儒生之迂談也哉吾郡相承以文儒爲業間有由右科者如王霆陳琰輩亦皆通經博文之士非止介胄之夫也然而俗尚忠義故當艱難之際往往奮而爲仁者之勇不待麾棗之養名爵之勸樂捐其身以衛其鄉每有秦人無衣之風焉此尤足爲難矣除駱統王霆已見名臣陳琰唐郜陳萍已見政事及死節已見忠義外餘謹裒而錄之爲武功傳非特以表其人亦用爲世勸也

里人協力固守其地而自部檄杖手四出殺賊事平劉安撫上其功

補迪功郎充本縣尉

王豪東陽人刺史霆高祖也睦寇僞擾豪集衆捍禦有功補忠翊郎

連帥嘉其才俾攝縣事檄授四明巡檢不赴卒

陳嚴東陽人宣和庚子睦寇據郡盜賊四起嚴集鄉兵禦之大破賊徒境內以安

杜伯僖字安常東陽人宣和盜起大將楊惟中帥兵進討伯僖獻策若縱兵窮討必且蹂及無辜公雅從之民獲保全後其子幼常幼偉

孫士賢俱登右科顯仕于時人以爲陰德之報

黃仁瑗浦江人方臘之亂縣民往往曹聚從賊仁瑗以能自歸得官授沿邊差遣建炎初山賊何三五作亂仁瑗呼諸子謂曰吾受國恩

恨無以報誓當以計擒賊乃與唐子容謀僞與賊合賊信不疑仁環語其酋曰今欲破縣兩主首俱行誰守洞汝等留屯吾先破陳於是引衆鼓而東行十餘里至朱邨分路口將覆賊乃詭分兩道出攻虛整部伍密令子容等各插竹葉爲標識與賊兩兩相夾部分既定仁環乃呼曰轉陣殺賊與子容夾擊賊千餘人得脫者無數輩猪酋留者仁環令諸子擾于家酒酣用大斧自後斫殺之初仁環有女嫁盜黨中或曰公報國固善如愛女何仁環曰吾恐事不就一女何惜至是其女竟爲賊所戮後仁環官至訓武郎卒鄉人感其德立祠祀之

今縣之花橋有黃將軍廟存焉

呂渭孫字希祖東陽人紹熙四年武舉及第開禧初從軍爲殿前司統領官辟參先宣撫荆湖用爲本司神勇軍統制使募兵禦敵參先悉帳前干人授之渭孫坐教場立紅白二旗于庭下誓衆曰此行當以死報國能偕死則偕往一貪生敗吾事矣願行者立紅旗下不願者立白旗下趨立紅旗者僅四百人渭孫以六百人還宣司因下堂

勞四百人徧拜之然後出軍令有軍士大民家擊碎二盆者渭孫立笞之衆大驚所過秋毫無犯更募土得四千人率守樊城累立戰功後爲副都統魏友諒見疑被其壻所殺

元王安國字靖翁東陽人霆之孫也倜儻有志略以門功授成忠郎當入官會宋亡不果于時元始有江南人心危疑未輯往往兵起安國以策干大帥高興慿陳檢校之計與語意合即署東陽尉能布威立信以馭其民明年玉山人葉覃等恃險爲亂殺宣慰使陳天祐行省左丞史弼將兵來討安國詣軍前效謀親入賊窟手縛其渠魁以獻弼喜曰使吾兵不血刃而獲賊者爾力也延至麾下將薦用之以親老辭後寧海妖賊楊鎮龍反玉山境接寧海據爲巢穴勢甚猖獗安國覘知其無能爲率鄉兵扼險要拒之賊乃從間道出義烏遇官軍與戰賊衆奔潰遂擒其酋安國爲人謹厚重然諾民服從之有訟不直于官而惟尉言是直鄉閭賴以安靜者二十年歿後民有脩其像而祀于家者

丁廷玉義烏人受業石一鰲之門爲人倜儻多智數元初得宋盜數起里有豪猾徐甲者嘯衆爲亂經火焚縣治剽掠張甚廷玉散家貲團結義旅攻殺其渠魁俘餘黨獻官鄉邑以寧事聞授武義縣暨學教諭卒七十餘

陳達大字宏父浦江人少好學治尚書倜儻有爲時邑里初附山谷強獷嘯聚爲寇達大計執其渠魁而餘黨悉平郡上其功得試容州判官遷平陽州所至皆著聲績以風痺自免歸

明陳顯道字如晦東陽人好學明經旁通天文地理律歷兵機試鄉闈一再不偶則棄去謂人曰大丈夫要當勳業垂竹帛安能與羣兒爭長於銛鍔間也元季兵起悉散家財團結義旅以衛鄉井據險守要寇不敢侵戊戌歲高皇帝下婺城駐蹕赤松宮顯道詣行在上謁具陳濟世安民之略上悅留置左右參決大事時方圖珍據台溫明越未下特命顯道往諭至則圖珍納款上賜顯道手劄及和其詩以寵嘉之歷官江南湖廣二行省都事擢將作少監督造宮殿等復遷

論國珍兄弟納土入覲升尚寶司少卿以忤旨出爲臨洮知府俄召還復職卒上甚悼之命官造墳護喪歸葬

呂文燧字用明永康人元至正十五年括寇吳英七等聚衆爲亂郡縣發兵討之皆敗還近騷然文燧與弟文煇元明文烜兼明姪元吉季文等合謀散家貲率其宗族鄉黨以備之設禁令明賞罰殺牛釀酒飲食之諭以大義出粟布以給其貧乏者於是其衆皆有固志十二月賊陷縣治分其黨四出焚掠文燧使元明季文率四百人迎敵于箭山下杜屢戰皆捷會沿海翼萬戶石抹宜孫統兵適至與元明等夾攻賊遂敗走縣治以復帥府署文燧諸暨州同知元明永康縣主簿季文義烏縣尉皆辭賊既招安而恣睢不受約束人心憂恐文燧等益添兵葺械爲守禦計十七年賊復嘯煽飢民相率爲亂其勢滋張文燧先詗知詣憲府白之憲府即命文燧總制民兵討賊邑大姓朱世遠俞榮卿董仁恕孫伯純等皆以衆來會文燧令元明出方不直于官而惟尉言是直鄉閭賴以安靜者二十年歿後民有脩其像而祀于家者

獲甚衆因義士胡元祚敗死占田賊乘勝陷縣治執達魯花赤野速
達而文燧兄弟合兵擊賊走之季文乘勝追至上黃橋賊大奔潰因
山路深險前後不相及有賊突出叢薄間季文被創死焉文燧命從
弟國明代領其衆會行臺遣都鎮撫邁里古思帥師專征將與元明
會兵方嚴賊乘其未到掩至松明嶺國明與行臺部將黃彥美擊却
之賊陣于剡粽嶺以逆官軍國明麾諸軍直衝其前而自率精銳橫
出其後元明繼之諸軍四面夾擊合戰移時邁邁里古思大軍至賊
遂大潰追至胡堰枕尸三十餘里死亡略盡元明國明及黃彥美諸
將分道窮追於是吳英七執其黨杜仲光以降地方悉平論功加文
燧婺州路總管府判官元明永康縣尹兼明永康縣主簿國明諸暨
判官俱皆辭不受十八年四月嚴州城破行樞密院判官石抹宜孫
假元明本院行軍都鎮撫兼義兵萬戶將兵赴援臺官用讒者之計
因其入見伏壯士殺之庭中子堪併裨佐監死者十餘人衆皆寃之
累立戰功授正千戶尋陞鷹前親軍指揮僉事上以其勇而有謀命
鎮守北平永樂間寇犯邊嘗帥兵逐北追至黑松林獲其輜重斬級
功多陞隆慶衛指揮同知子孫世襲其職

胡本初蘭谿人宋宣和之亂偕同邑唐堯卿糾集義旅捍衛鄉井方
臘不能犯境事平論功授忠翊郎左侍禁余聞其後裔孫石川于授
云

事遷中書省勾轉嘉興知府松江民亂襲嘉興文燧使告總帥李文
忠遣兵擒獲諸將飲屠城文燧力爭止之入朝差往諭閩婆國行次
興化暴卒於澤舍

吳志德浦江人元季盜起偕同縣蔣可大協謀倡衆捍禦鄉井民賴
以安歲戊戌行省左丞李文忠帥兵下浦江志德可大率衆迎謁與
語合意留置麾下從取諸暨及處州論功授志德浦江簿左元帥可
大副元帥未幾皆以病辭歸志德與其兄志道友愛甚篤舊不分異
傳其子孫曾元凡五世皆同居

王威字仕龍義烏人倜儻有勇力元末
黃龍寨破之戊戌天兵下婺城威率衆
副千戶子孫世襲其職

吳文秀字啟明浦江人有膂力習騎射兼知韜略元末寇盜縱橫乃
集鄉人累石爲砦以捍鄉井大明兵取紹興啟明率衆來應以計開
錢清擒兵遂大捷救免其家差役以旌其義復授宣武使卒於家

金華先民傳卷九

隱逸傳凡十七人

龍邱萇　樓惠明　徐伯珍　張志和　永康應廷育輯

俞紫芝　弟濬　方勺　陳巍　黃璵

張志行　朱友聞　杜濬之　李直方

金涓　何壽朋　汪輿立　唐光祖

語曰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然則君子固非期於必行亦非期於必隱惟其時焉已也是故孔子嘆若人之未見而又每惜荷蕢之果譏微生之固且嘗白謂其異於逸民矣夫豈偏以隱逸爲高哉由夫世之溺志利祿沈身富貴毀節喪生覆轍相尋而後車猶不知戒是猶蛄蟧蕈丸於糞土而不覺其爲汙犬豕矜飫於糟糠而自忘其爲禍者也於是有高不事之士出其基人號回軒巷先是門阻洙泗子肅宗特見賞重命待詔翰林授左金吾衛錄事參軍賜名志和後坐事貶南浦尉會赦還以親喪不復仕居江湖自稱烟波釣叟徒著元眞子亦以自號又著大易十五篇其卦三百六十五兄鶴齡恐其遁世不返爲築室越州東郭茨以生草椽棟不施斧斤豹席粽屨每垂釣不餌志不在魚也縣令使浚渠執奮無忤色嘗欲以大布製裘嫂爲賙紡織及成衣之雖暑不解觀察使陳少游往見之爲終日留白馬證諸篇佐其說母夢楓生腹上而產志和年十六擢明經以策子肅宗特見賞重命待詔翰林授左金吾衛錄事參軍賜名志和後坐事貶南浦尉會赦還以親喪不復仕居江湖自稱烟波釣叟徒著元眞子亦以自號又著大易十五篇其卦三百六十五兄鶴齡恐其遁世不返爲築室越州東郭茨以生草椽棟不施斧斤豹席粽屨每垂釣不餌志不在魚也縣令使浚渠執奮無忤色嘗欲以大布製裘嫂爲賙紡織及成衣之雖暑不解觀察使陳少游往見之爲終日留白馬證諸篇佐其說母夢楓生腹上而產志和年十六擢明經以策四人白首雍睦人呼爲四皓卒年八十四受業生徒千有餘人

唐張志和字子同金華人始名龜齡父游朝通莊列二子書爲象罔玄之字秀老弟濬字清老金華人工爲詩放游江淮間與王介甫黃裳直素少游爲文字交志操修潔多爲諸公所稱然秀老恬靜退如此者蓋鮮永康應廷育輯

珍移居之庭除木生連理白鶴雙巢戶牖論者以爲隱德之徵兄弟

號溟童樵青陸羽嘗問孰爲往來者對曰太虛爲室明月爲燭與四海諸公共處未嘗少別也何有往來顏眞卿爲湖州刺史志和來謁眞卿以舟敝漏請更之志和曰願爲浮家泛宅往來苕霅間辯捷類如此善圖山川酒酣或擊鼓吹笛詆筆輒成嘗撰漁歌憲宗圖眞求其歌不能致李德裕稱志和隱而有名顯而無事不窮不達嚴光之流云愚謂志和逃名者也其志直欲與安期羨門相期於寥廓之外雖天子圖眞來之尚不能致豈以一按察使之願盼爲光寵哉巷曰回軒橋曰大夫此下俚之號適爲志和涴耳作史者因遂志而誇之過矣

宋俞紫芝字秀老弟濬字清老金華人工爲詩放游江淮間與王介甫黃裳直素少游爲文字交志操修潔多爲諸公所稱然秀老恬靜而清老顛倒酒家不果爲今各錄其詩一章以見其爲人之大致云秀老水村詩云畫橈兩兩枕汀沙隔岸煙蕪一望賒翠閒眠居藕葉驚鷺別業在蘆花溪雲漠漠迷漁

屋野旆翻翻露酒家一幅江南眞水墨撫人寫得寄京華清老旅中詠懷詩云白浪紅塵二十春就中奔走費光陰有時俗事不稱意撫限好山都上心一面琴爲方外友數篇詩當棗中金會須將爾同歸去家在碧溪煙樹深

方勺字仁聲金華人後居湖州西溪自號泊宅翁盧取張志和浮家汎宅之語而返之以見志潘良貴嘗贈以詩云學道悠悠未見功敢云凡質有仙風他年一鉢江湖去擬向苕溪訪葛洪詩序稱其超然邁舉無仕進意神悟散朗如晉宋間高士其詩文雄深雅健追古作者所著有泊宅編十卷

陳彌字孟容義烏人志趣高邁不喜自衒靖康初遊太學京城陷東歸結茅爲屋於鷄鳴山之陽采蔬拾薪以供母而母亦歎然忘其憂自號靜翁有詩稿五卷

黃瑀字敦政義烏人少剛直負高世之志絕意仕祿建炎初從其舅宗偉至汴將授以官卽辭歸贈以白金計所用而反其餘澤後奏補

翊功郎卒不受終老於家自號葆眞子所著有升齋類稿三卷

張志行字公撝東陽人力學砥行鄉閭推仰以祿不逮親遂不事科舉州郡屢辟不應紹興二年浙東宣諭使朱異表聞賜號冲素處士朱友聞字子益浦江人幼孤長能刻苦爲學夏不避蚊冬不擁爐从之質通諸家書作文尙質實有理致性好飲酒視富貴無所屈縣令丞而下欲見之不能得同郡呂祖謙名重一時知其有守而多聞訪之逆旅中再以書速之止備報謝亦竟不行祖謙愈重焉

杜清之字若川蘭谿人伯高孫去僞子也明春秋領鄉貢宋易世後感激自悼矯行晦迹寄食西峯寺僧以終其述志詩云寧在百里步由木不可息寧忍三日饑邪蒿不可食雖云食息煩便分淑與慕志士當暮年聞道轉歷歷要使此一身如琢復如雕整冠與納屨微嫌賢疎剔何如瓜李地絕不見吾迹自警詩云食李勿厭苦食梅弗嫌酸不爲身所累目從心所安吾分固云薄吾志亦非單靜看如山禍差之一念間所得甚渺渺所喪已漫漫百年脩不足一朝容易殘難

處四壁立如享萬鍾寬靜坐明月窗擢足清風滿觀此二詩可以見其志節之所存矣

李直方字德方東陽人爲人沈毅方介少以世業治尙書舉進士不第退治河洛之學德祐初會求直言抗疏闕下不報歸家益潛心六籍旁搜百氏之書議論風生聲實兼著宋亡遂絕意仕進隱居教授其受業弟子陳樵胡滅陳士允皆以文學知名聘試家益落與其弟子耦耕南山之麓以自給人皆以龐德公擬之後以高壽終至元間錄故上書言宋丞相者至訪其家則稿焚且久矣學者稱復庵先生

元金涓字德源義烏人從許謙講道於八華山稱爲高第既又從黃晉學古文詞與宋濂王禕朱廉爲友其文雅健有奇氣當其乘興援筆頃刻千百言不自休性樂恬澹絕意仕進廣集柳貫姚章鷹之皆不起入國朝州縣屢辟輒辭日饑尊青黃豈木所願孤豚之好游戲汗濆且吾髮已種種焉能騁馳簪組間哉於是厭所居租市徙去縣南蜀山之下青村以居朋舊扣門輒焚香瀹茗促席對榻抵掌劇談

睿去輒復閉門不交出學者稱曰青村先生所著文集有湖西蓁青山藁總四十卷

明何壽朋字德齡金華人受學於葉儀窮理守道隱居教授不妄干人洪武初舉孝廉以二親俱老辭父歿舍所居宅易地葬焉學者因其自號歸全稱曰歸全先生

汪與立字斯道金華人受業於范祖幹其德行與何壽朋齊名而文學稍優議論亦差勝嘗謂學者當親古人爲不足毋親今人爲有餘人以爲名言隱居教授不求聞達游林泉以高壽終

唐光祖字仲邁以字行其先金華人說齋先生賽也父以仁嘗從聞人夢吉學夢吉奇之妻以女元末奉夢吉避地永康魁山下遂爲永康人仲邁幼承家學長又從李草閣游學問淵源屬文典實有法而宿諸理言動必則古昔雖造次無違言無厭容隱居教授儼然以師道自尊邑大夫累以人材起之不就號委順夫所著有委順夫集子

先民傳卷九

金華先民傳卷十

雜傳凡四十一人

楊霈　范大鎤　吳圭　喻蓂光
李悅　潘祖仁　何敏中　傅光
徐端益　陳昭　黃中輔　張垓
汪大度　喻南強　邱一中　郭德誼
葉大同　蔣沐　陳德高　姚獻可
胡植　俞時中　吳謙　鄭謐
金似孫　汪開之　倪公晦　桑惠
李寓　徐鈞　呂默　袁仲仁
朱仕眞　吳綺　盧見民　韓循仁
趙澶　應恂　許塤　徐蒙六
俞統

雜傳者何錄諸傳之所不該與夫槩之於傳而未審者也是雖或得於性資之偶合與出於意氣之激昂與動於聲名之慕勉又或限於紀載之疎舛與格於物論之異同固未必其犁然皆當乎人心要之亦拔乎流俗脫乎汙世而有足以自異於人人者也矧前此郡邑之志亦且多錄之矣茲固不得而遺也夫太山高矣本卷石之積耳滄海深矣本勺水之會耳自善取益者觀之則偏長之豔又豈不足爲成德之資乎緣叙羣行而錯書之不可以一端定名也故謂之雜云

漢楊喬義烏人容儀偉麗漢桓帝時爲尚書數言事帝愛其才貌詔妻以公主喬固辭不聽遂不食七日而死用撰書修

宋范大鎤字中孚蘭谿人爲縣吏持案公平不撓法以求賂雖貧窶甘心焉初無子因迓主司至白砂收一流離文子後生一男謂官至少卿孫會數世登第多爲顯官追贈大鎤正議大夫

吳圭字彥成義烏人倜儻好施與太學生程績從故人貸錢三萬將葬其親同舍生漢臣紿取之俾歸受償於其兄留滯弗與圭如數代償焉初至京方入國門道遇鄉士葉祖信爲大學陳生哀其柩斂圭遽口潰暑如許須臾則事緩矣立如所費周之其輕財重義類如此用人物志鄉錄修

喻蓂光義烏人娶黃氏睦盜起青溪婦翁以白金一千五百兩屬蓂光窖藏之盜平婦翁亦死三子俱幼莫知金所藏處蓂光舉而歸之三子請奉數百兩爲謝蓂光雖貧力辭弗受人稱其長者

李悅字公愉東陽人方臘之亂悅避賊匿灌莽中聞其兄爲賊所得欲殺之悅趨出願以身代賊義而兩釋焉賊平劉元帥欲悉誅縣民之從亂者悅力諫止之所全活凡數千人

潘祖仁字甫亭金華人好學能文自號竹隱老人有子女七人子奕京方奇亳育女玫祖仁嘗倣枚乘七發作七進詞託諸子女各有所獻自酒芍鯉茶局博而卒歸諸書以見志奕後名良佐以子時貴贈通奉大夫京後名良貴仕至中書舍人以清節直道爲時名臣方後名良瑛終大學生奇後名良翰仕至大府丞育後名良能仕至秘書

丞惟亳早卒祖仁年九十餘清素之風行于家庭好事者因作七進圖傳爲美談于時金華潘氏有三族人稱其家曰清潘以別于貴潘富潘云用敬鄉錄及縣志修

何敏中字元功浦江人自少篤學恐飲酒廢業終其身弗御游太學時同舍生方立卒敏中鬻行橐持其喪歸鄉州寇起將壓境敏中攜家避山中比鄰從者以百數道遇擁刃來者眾相顧泣且死其魁首大呼曰此浦江何公也吾昔爲尉所縛藉一言而免是嘗有恩於我者命兵護出之用人物志修

傅光字子溫浦江人仕爲諸王宮教授未幾退歸田里方臘反縣民多託之爲亂任士安統兵至怒甚欲盡屠之光適與任厚往諫之曰亂者惟通化一鄉餘皆良民將軍奉朝廷殺賊耳奈何延及無辜任悟如光言光孫如松如川皆從呂祖謙學知名于時用人物志修

徐端益金華人靖康間以右科爲虹縣尉張邦昌手書至縣令以下迎拜宣讀如往昔迎詔儀端益獨植立不爲屈膝高宗即位向子諲

言於朝爲易文資用一統志修
陳昭字襲明義烏人遊太學偕陳東上書乞斬六賊不報棄繡東歸後舉進士調錢塘尉御史陳堯臣爲權倖所擠下其子於大理獄昭平之美但有言其奸者輒捕殺之中輔作樂府題太平樓有快磨三尺劍欲斬佞人頭之語檜聞大怒蹤跡不得而止中輔居鄉每爲仇家所挾將發之會檜死乃免自號細高居士名其齋曰轉拙用人物志修
張垓字伯廣金華人以蔭入官葉正則未第時貧甚垓館于家資給之後正則帥建康辟垓爲淮東轉運司幹辦公事呂祖儉得罪貶垓方在官所即解裝貿輕賚追至信安贈焉陳亮被誣繫大理獄罪且不測垓不遑禍奔走經營卒脫其難
汪大度字時佐金華人受業呂祖謙自號獨善慶元初呂祖儉觸權

奸貶韶州大度往送之伴送者凌辱祖儉大度以義折之直欲與之坐獄從至貶所久之乃還所以經紀其家者甚至朱熹致書深加敬嘆弟大章字得叟亦從祖謙遊祖儉之卒也大章距秋試纔四日舍之就道護喪以歸故人路如監卒於斬不能還葬大章走斬藏其柩歸割地葬之用嘉興縣修
喻南強字伯強義烏人自少負奇氣父直方謂與陳亮類俾從之游同門者數百人南強周旋其間採採索隱精粹鋒起亮每稱其議論可畏讀書至名義可喜事輒擊節慷慨謂厄契可致及亮以非辜下大理罪且不測門人畏當路威焰噤不敢出聲南強義形於色貽書朝責言先生無辜受罪將賈恨人士吾曹爲弟子當怒髮衝冠乃影響昧昧是得爲士類耶復走東甌見葉適備述亮冤狀適曰子眞義士也即秉燭爲作書數通南強又持走越神見諸臺官誦言無忌卒直亮之冤累貢於鄉不得第用右科調富陽尉禮部侍郎真德秀以言事去崩堂風京升迹其所至嵓并以爲罪德秀丹過富春江南強

百世而長勿替繩之有永彌昌子津字希呂學于晦而自合大篇短章恣人取去不甚愛惜惟梅隱筆談十四卷藏于家用潛溪文集修
邱一中字履常蘭谿人能文章有聲望位至武學博士添竿江州爲閫帥汪紫源所知一中家居薪米不繼戚作自寬詩云仙都有勅到林泉誰信祠官無俸錢陶醉猶能麾客去顏飢何至乞人憐鹿蕉已是今無蒙枸杞曾傳昔有仙餓死亦堪垂不朽無緣箇箇玭貂蟬用志修
郭德誼名欽正以字行東陽人輕財好施鄉邦倚賴嘗闢石洞書院以教宗族子弟鄉之秀民願請業者亦聽學焉撥田數百畝以隸之後進多所成就從兄艮臣建酉園書院延伯廣建南湖書院蓋皆慕欽正之風而興者其卒也朱晦翁爲銘其墓云才百夫之特而身不階于一命志四方之遠而行不出於一鄉然而子弟服師儒之訓州閭識遲悵之方霍然其變豪傑之庇煥乎其聞禮義之場是則其思

葉大同字會之蘭谿人爲人重氣義言必稽古昔有友人死而無槻者其家欲賣廡以爲槻大同曰吾未死已有木友已死乃無木吾縱死不至剝廡友雖死不可無廡遂輟槻已者槻焉兄弟三人其兄紹彭早世且無嗣大同以幼子後之或謂法應三分其產大同曰嗣之爭者覩此可以愧死那用縣志修
荊沐字澤甫東陽人居橫城有才幹而倜儻尚義閒所居之西建義塾一區割田租一萬隸焉迎致禮部尚書方蛟峰爲之師擔簦負笈者不遠數百里而至其教法一遵白鹿洞遺規月書季考鐫石題名二十名以前給賜幣帛書籍其餘分賜有差喬見山陳月齋呂存齋繼主師席前席題名者六百八十有五人名人魁士項背相望里人孫德之宰相賈似道客也忌其得時名議之賈以豪俠坐徙廬陵至

元中江右行省詢知其奇士薦授建昌縣主簿以病免歸會孫大同字伯康思紹先緒重修義塾以教鄉里子弟幾數百人供給衣糧庖湢者垂四十年用黃文獻公集宋濂撰集及府志參修

陳德高東陽人辰州太守琰父也幕范文正公之義割腴千畝立義莊以贍宗族又設義學延師儒以訓厥子弟婚宦死喪皆有助焉族人遭困厄不自給者釋金助之不令人知有貧而鬻產於德高者如其請畀之金積其入及元直則舉以還之山陰陸游嘗爲撰義莊記用人物志修

姚獻可字君俞義烏人隱居郭西門風度孤邁不同於物年飢不粒食蒸菘菜茄子啖之無醯鹽人始但憂其貧不堪既而見其久不屈稍聽向至老克有嘉行迄無妄求因遂翕然信重之葉尚書適布衣時嘗訪之獻可曳破襲出迎悅如舊識既屬疾度不起以書造適曰我能守義不辱子宜爲我銘臨終戒其弟曰棺前止須布幃一幅置瓦爐於案知我者雖哭吾不對也蓋其卓立自

信如此用人物志修

元俞時中字器之金華人宋季避兵山谷間权母劉爲元兵所得欲殺之時中聞其聲挺身出曰此吾母即欲殺當以身代主者壯其言釋劉而挾時中北行至京師語其事公卿皆嘆奇之使受學羅郎中所時羅方貴倖嘉時中才命爲其婿久之以薦入翰林纂次本草遂爲太醫令歷官監通州樂歲倉秩滿求便養得諸暨州判官以歸抵家父母暨劉已前卒乃爲位制服晨夕號慟如初喪聞者皆爲之流涕用黃文獻公集修

吳謙字仲恭浦江人任月泉書院學錄與方鳳吳思齊謝翱爲道義交宋亡同寓謙家翱卒無嗣謙爲經營喪葬刻石誌墓復輯士大夫哀詩爲哭謝編孫志德別見武功傳用人志修

胡植字鍾卿宋淳祐間以薦徵入史館歷官至秘書校勘兼諸王宮講書及宋亡偕其子登仕郎時可國子生時中漕貢進士時享國學進士時敏及時中子國史檢閱同老約敕俱不仕元扁其庵曰忠孝

以自見志余聞其裔孫石川子授云

鄭謙字彥淵金華人嘗註心學圖說蘇平仲爲之序云彥淵優游事外於凡聖經賢傳旁及釋老之書靡所不覽而未嘗阿以爲同冥思而默體深造而自得其說直欲逾濂洛涉洙泗窺先天之秘其用心亦可爲勞矣非儒者能與於斯乎惜夫是書出於三百年之下而諸大儒莫之知而莫之取也余平生爲學不敢偏信成言亦不敢輕出臆說觀彥淵之超詣獨得多所發揮寧無慨然者乎用縣志修

金似孫字叔肖蘭谿人少俊敏强記工舉子業文科既賡遂力於詩警拔有思致善風切人然倣俗喜交好酒多與忤既薦不得施家事益落感激悲憤一發子賦詠吳師道稱其負才不屑于俗殆古之所謂狷者其詩觸事感時亦足以附於風人之列云用縣志修

汪開之字元思金華人獨善之孫也居貧力學與王魯齋爲友魯齋故友錄稱其堅勵勇往能自拔於困苦中晴窗夜燈更改互磨劇辨不置始余爲爲已之學實開端之元思云開之嘗自著貧約有不衣

絹帛不食夜飯不顧僕從不妄收買不趁人情不作雜書不轉假借不轉懇事不爲妄費不借人物凡十條其卒也魯齋率朋友斂之又請于何北山爲銘其葬用縣志修

倪公晦字孟陽金華人受業何北山之門與王魯齋爲友魯齋故友錄稱其服善喜聞過專志于下學之實仕至轉運司幹辦公事清介廉直有聲於時兄公度字孟德亦俱以學行稱孟德所著有風雅質疑六書本義等書用縣志修

桑惠字仁卿武義人家貧介然自守不能與俗浮沈唯日夕訓諸子弟鷄初鳴輒起懸燈讀書食時使往從師或值雨淖親持蓋候之還陳餼曰不自免聞有佳書輒多貿歸俾讀之人皆笑其愚或勸之曰子貧如是何不學他技朝出門暮即可得錢讀書固佳其效乃如捕風耳仁卿笑曰信如子言吾家學將絕吾手矣乃召其子以時謂曰此妄人耳其慎無聽之吾之貧乃由天於讀書何預哉策勵比前益急其子竟舉賢良三遷至衢州府通判以政事聞仁卿嘗質田於隣

翁已而失其券乃以計紿仁卿至家使重書之或躡其足曰翁券已失矣慎勿書仁卿嘆曰吾實得錢而因失券負之如內愧何其誠慤蓋至此用潛溪文集修

李寓字至隱東陽人性恬澹質直嘗習詞賦爲舉子業値宋亡遂隱居不事進取日以文史自娛手不釋卷邑令以下咸禮敬之壽逾一百一歲而終胡助爲作期頤傳表焉所著隱居雜稿若干卷

徐鈞字秉國蘭谿人父時升仕汀州知州鈞以父任爲豫州定遠尉宋亡不仕家故多書惟以經史文章自娛款致金仁山先生于家教其子朝夕以脩已治人之道相惕勵著詠史詩一千五百三十首許白雲張子長黃晉卿皆爲之序云用縣志修

元呂默字審言東陽人自號白玉山人隱居不仕問學該博性嗜吟詠鹿皮子陳樵見其叅素壇詩有秋光有白生虛室春色無青到朽株之句深加歎賞所著有耕餘野唱集若干卷用人物志修

袁仲仁名大珍以字行金華人敦行信義養二親以孝聞兄大通客死永嘉仲仁不憚勤親往取遺骸歸葬先隴嫂張氏吳氏寡居無子張居海鹽吳居亂之故里俱迎致而終養焉二姊適甯氏皇甫氏早喪所天男女煢煢養于家且爲之婚嫁其男女置田廬以贍其生友人張彥希自雲南經歷致仕于家一日夫婦俱爲讐家所殺盡劫掠其財一女銀奴甫生仲仁往哭之抱其女歸撫如己女日夜爲踪跡其賊竟得之伏法鄰人蘇甲趨公事來金華病莫能行同事者委之而歸仲仁適見攜還家迎醫治其疾疾愈其人德仲仁不忍背去憫郡民貧者無葬地每至焚屍沈骨負郭有沃地直可五千緡輒捐之爲義塚鄉里咸稱曰義士云杜紀善桓嘗爲作傳用野志修

朱士真名助以字行金華人其居址今割隸湯溪性孝友樂賙窮匱尙悴厚以勝偷薄興禮讓以矯頑鄙兄士安謫戍麻陽歲具衣錢供給事母極其婉順每於歲旦出粟貸貧不收其息以爲母延年之祝

宗族姻故阨於貧窮患難者必厚賙之里中有甲當償乙者償之不故在勿徵也官大異之顧而嘆曰此善人其後必昌今其子孫多殷盛人以爲積德之報

死永嘉仲仁不憚勤親往取遺骸歸葬先隴嫂張氏吳氏寡居無子張居海鹽吳居亂之故里俱迎致而終養焉二姊適甯氏皇甫氏早喪所天男女煢煢養于家且爲之婚嫁其男女置田廬以贍其生友人張彥希自雲南經歷致仕于家一日夫婦俱爲讐家所殺盡劫掠其財一女銀奴甫生仲仁往哭之抱其女歸撫如己女日夜爲踪跡其賊竟得之伏法鄰人蘇甲趨公事來金華病莫能行同事者委之而歸仲仁適見攜還家迎醫治其疾疾愈其人德仲仁不忍背去憫郡民貧者無葬地每至焚屍沈骨負郭有沃地直可五千緡輒捐之爲義塚鄉里咸稱曰義士云杜紀善桓嘗爲作傳用野志修

朱士真名助以字行金華人其居址今割隸湯溪性孝友樂賙窮匱尙悴厚以勝偷薄興禮讓以矯頑鄙兄士安謫戍麻陽歲具衣錢供給事母極其婉順每於歲旦出粟貸貧不收其息以爲母延年之祝

宗族姻故阨於貧窮患難者必厚賙之里中有甲當償乙者償之不故在勿徵也官大異之顧而嘆曰此善人其後必昌今其子孫多殷盛人以爲積德之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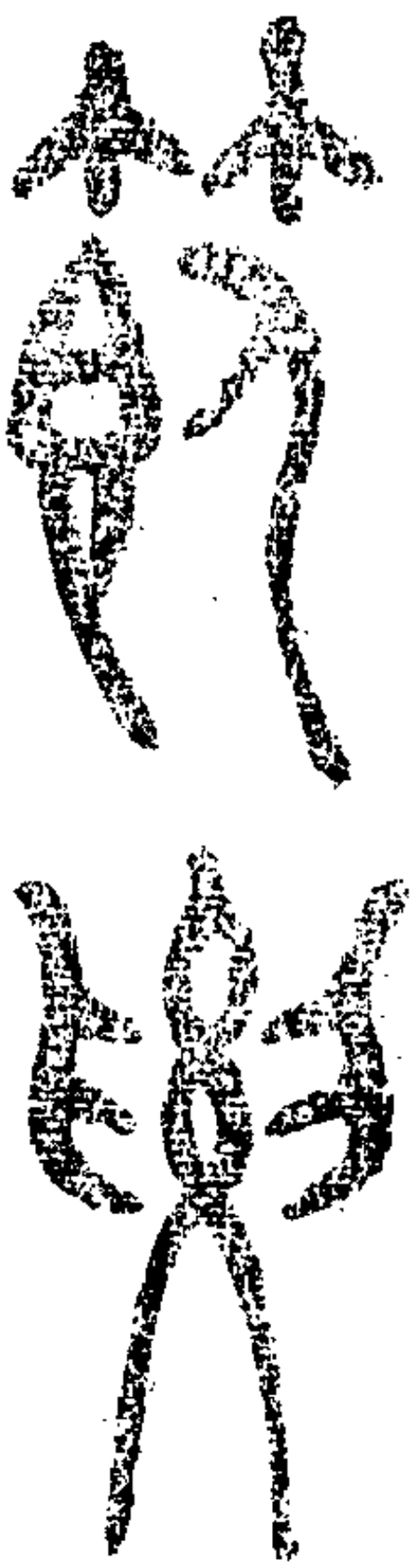
許塤字時舉東陽人從游王汶之門篤志好學妓遂以女妻焉以春秋領鄉薦因遇疾罷試禮闈性孝友父母有疾不敢離側既没郡酒取於人訓誨子孫教授門徒必依於孝友勤儉禮義忠信嘗自贊曰不能執中寧過於厚不能有爲寧過於守晚號純朴翁所著有純朴翁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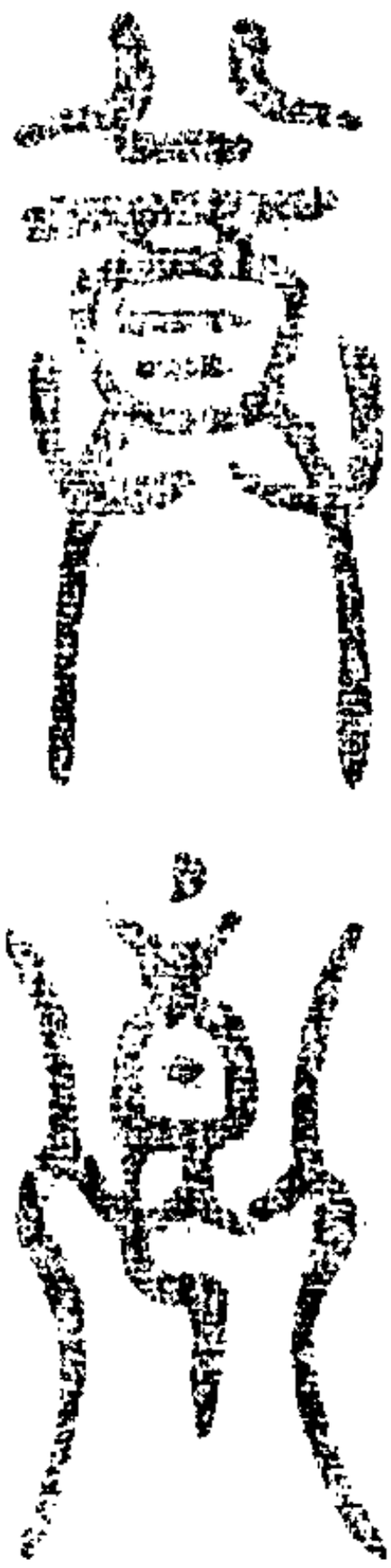
應恂字子孚永康人醇朴好古博涉書史怡家勤儉自足一介弗苟取於人訓誨子孫教授門徒必依於孝友勤儉禮義忠信嘗自贊曰不能執中寧過於厚不能有爲寧過於守晚號純朴翁所著有純朴翁稿

徐蒙六永康人正統十四年括寇掠境居民多逃竄城邑口於兵火先是縣收銀粮數百兩付蒙六傾銷未交官而寇至蒙六以棺貯埋土中而逃人無知者後寇退官將重徵於民蒙六稟其銀以獻曰銀故在勿徵也官大異之顧而嘆曰此善人其後必昌今其子孫多殷

俞統永康人成化十九年大水家被衝沒妻女俱溺死先是有商人市苧者寓數十金其家而去至是商人泣而至統曰無庸爾爲也家雖破銀幸收檢尚存挈而還之弗爽毫釐云

明永康應廷育撰金華先民傳分列十卷一道學二名儒三名臣四忠義五孝友六政事七文學八武功九隱逸十雜傳計三百六十七人自註云自三十二年夏至三十七年春凡五易稿乃克成編其傳之詳者每參合三四書足成之其致力可謂勤矣壬戌孟春余從上海購明鈔本八冊蓋有四明盧氏抱經堂藏陰文方印惟陳樵傳後半闕人夢吉傳前半共闕一葉其餘亦有譌脫余悅吳君芷泉覆校一過內有應糾正者數則如章如愚傳倂所著有羣書考索六十六卷按全書係二百十二卷此僅舉其前集不知後續別三集何以漏劉吳留贊傳有駱統聞而壯之一語按駱統吳志註引作淩統又有權右憚之一語按吳志註作權以此憚之謂孫權也又有道病卒三字按吳志作贊被害年七十三如此之類甚多似應更正季樵胡宗楙





吾台人材歷三國六朝至宋南渡而始盛蓋古昔帝王率宅中土大江以南非治化所先被故其風氣亦隨以漸而人材之興繫焉譬之便楠豫樟雖不能不產於窮山絕谷要非積久不能以自見然其始也不幸而摧辱於樵夫牧豎之手者蓋亦衆矣於乎是豈偶然也哉宋之南渡也吾台實稱輔郡於是耆儒碩輔之道德勳業以及文章之士班班焉賁窗陳公圖志之作實維其時蓋更千數百年之久而後載籍之傳得有所據又數百年遜志方先生始欲蒐輯邑里遺事爲先達傳而卒亦未就自是以來寖復放失凡我後人生長其地者殆莫知所尊慕鄉往而其廬一

世以爲心者亦幾於無傳矣可勝嘅哉成化乙未 簪閣中秘書乃得所謂簪窗圖志而讀之因竊取先生之意旁及史傳碑板與凡故老之所見聞稡而錄之曰尊鄉錄凡四十一卷皆據實以書不敢輒有所增益以上誣我先正若乃考摭之未備采取之未精則不能不深有望於後之君子焉成化丁酉閏二月十有六日郡後生謝鐸謹識

尊鄉錄節要

孟子論尚友之道必自一鄉始蓋一鄉者天下之積未有愧於其鄉而可進其善於天下者予爲下窮不自安於今之人因取所謂尊鄉錄者節其要凡吾台先正諸君子之足師法鄉慕者各爲賢以識吾私憙諸君子非一鄉之士雖進而上及於古之聖賢亦未必不由於此然謂古聖賢之道止於此則非諸君子之志而亦豈所望於後之人哉節其要作吾台先正諸君子贊曰十大儒曰五大臣曰六忠臣曰十五孝子各以其類見焉

二徐先生八行先生名中行字正夫號巖人
名庭筠謚溫節八行避居黃巖遂爲黃巖人

八行之父都使公有遠識聞胡安定講學蘇湖開其徒各以經轉相授受遂使之遠遊至京師謁范忠宣公公薦之司馬文正公文正公謂斯人神清氣和可與進道他日不爲國器必爲儒宗會劉彝赴召因從彝得安定所授經熟讀精思夏不扇冬不爐夜不安枕者踰年然後歸葺一小室終日危坐幾於解悟歲或一出識與不識皆知其爲安定後學也遠近來學者肩摩袂屬至僦舍以處其所爲教必自洒掃應對格物致知以達于治國平天下傳不失其性不亂其倫而後已故其弟子仕者名循良處者亦修潔台學之盛蔑冠疇昔陳忠肅公八行先生事畧

崇寧中詔天下以八行舉士郡守李謂偕僚吏躬造其廬具安車禮遣先生終不就避之黃巖委羽山中一日會親友酒數行取平生文稿悉焚之謂之曰律身治己直分內事使吾以八行應科則彼之不被舉者非人類與吾用是避非要名也事畧宋史本傳

淸熙中晦菴朱子以常平使者行部于台特拜墓下章奏寵國柄竄逐善類且盡先生每一開命未嘗不大書以表之曰有宋高士二徐先生之墓又賦詩云

道學傳千古東甌說二徐門淸一壺水家富五車書

淚下本傳

陳忠肅公瓘謫台謂先生曰先生高節是繼孺子瓘

其見景慕如此 赤城續志

贊曰湖學未興孰啟伊洛遠矣我台公奮以作精思實踐爲君子儒人曰我公安定之徒公雖布衣不忘當世或憤以憂痛哭流涕安車在門八行有科公謝不起鎮此頹波維公有子是曰温節特立以行克邁先烈白首僦居以困爲榮不受祠祿不須中興東甌二徐道學千古考亭大書奚啻袞黼高山峩峩大江沄沄孰謂公沒不在斯文

南康石先生 名墪字子重大父某自新昌避庚子之亂徙居臨海先生遂爲臨海人紹興十五年進士累官知南康軍

先生初爲同安丞歲旱民饑縣白府請蠲租如故事守怒檄先生杖主吏先生曰杖一吏細事耳然所繫則大民今皇皇無以爲命縱不能救忍復箝其口乎守益怒先生爭益力部使者聞之遂以其事委先生先生既行視歸卽揭榜諭民蠲之十九於是府不得變其說吏無所逞其姦而民獲濟矣 晦菴墓志

先生知常武進時常守爲寓客治第而屬役於縣其費且數十萬先生不可曰吾爲天子牧民豈爲若人治第者耶且沒民之膏血以媚人吾不忍也守怒欲中以法捃拾無所得會先生以親嫌求罷民數千人伺守出遮道號訴至有襆其襜帷者守不能禁 墓志

除以爲代予亦日夜望君至冀得用疲氓學子爲寄而君不果來其後予以事至台則已不及見君而哭其窴矣悲夫 墓志

贊曰宋既南渡吾道亦南自閩而台以翼以翊台學之傳實自公始早登考亭上友朱子刻意斯學不懈終身歷試邵邑大惠我民視民渴饑悉爲已責牽忤上官不媚貴客亦入陞對上悟帝衷不爲顧忌娓言殫忠嗟公不留時不可俟誰託以終疲氓學子嗟公行事言不爲空亦有輯略示我中庸世降益下學失其據九原可作我爲公御

納齋趙先生名翊淵字幾道乾道八年進士
官至太常寺丞號納齋晨昏八

先生嘗歷衛南劍南海軍推官趙丞相汝愚薦有旨與職事官會趙以讒斥遂廢然專意究所學積十餘年不仕暨詔申前命以母病添差通判溫州入主將作太常簿司農太常丞以論戚綸與山陵事不合而去邑志

先生嘗從晦翁先生游得其旨要晦翁與之論校通鑑綱目前後凡八書有曰綱目看得如何得爲整頓續成一書亦佳事也又曰聞中丞得綱目亦是一事不知亦至甚處自古治日少亂日多史書不好看損人神氣但又要知不奈何耳更欲續大事記熙寧以

後亦覺難措手也此恐他日并累賢者又曰所補綱目今附還亦竟未及細看不知此書如何整頓恐須更以本書曰錄及稽古錄皇極經世編年通載等書參定其綱先令大事都無遺漏然後逐事考究首尾以修其目其有一時講論治道之言無綱可附惟唐太宗紀中最多雖以事類强而附之然亦未安不知亦可去其太甚否欲於崩葬處作一總敘略依次序該載如何某按朽殊甚次第只了得禮書已無餘力此事全賴幾道爲結裹了卻亦是一事也又曰綱目初先生與共季方山公同學于南康石公石公以致之於文公當時見而知之者則族孫清獻公清獻公之德卽二先生之所講明今人之不得相聚討論也

贊曰著述之學考亭緒餘分勞任責厥亦有徒惟書集傳惟禮通解勉齋之黃九峯之蔡史有綱目春秋是宗發凡授例庶以屬公先後八書往復論難筆削之權游夏以贊既薦從班亦主太常一言不合萬鍾可忘出處之際益驗所學孰謂吾儒虛言是託進不可行退乃以言世則不幸公何憾焉道實未喪公神不死我再拜公高山仰止

南湖先生名燁字良仲嘉定元年進士二杜先生南湖之弟俱方山先生名知仁字仁仲清獻公黃巖人

南湖先生事紫陽文公十有餘年前後授受大節則最初告以反躬力索卒之以去冗長歸專一乃以起見生疑爲病蓋反躬以力索力索而又反其躬循環無端表裏精切則豁然貫通受用蓬原是時惟有涵養若終身能疑則終身無稅駕之地非學問也然必當用力有至始可語此當其潛心既深見此敬不獨在靜茲其用力之驗至於自謂向來彼此相梗今皆融會合一如親涉深山眞山下瞻望者不同則自一語之砭究長揚盡而學成矣王峯冗彙

初先生與共季方山公同學于南康石公以致之於文公當時見而知之者則族孫清獻公清獻公之德卽二先生之所講明今人之不得相聚討論也

諸清獻公可知也清獻所謂降志精思鞭辟向內者其視反躬力索豈有二說哉宜方山先生少有俊才爲舉子文操筆即驚人措詞命意必異凡乎已而曰是不足以爲能乃刻意於詩雕鎪鍛鍊不啻十已可以肩隨古人矣則又曰是不足以爲學於是即六經語孟之言考論一時諸先生風旨至武夷之書則拱而歎曰道其在是窮理求仁吾知所止矣遂借其伯氏反復論說於朋友間一言一字必明辨乃已至其通洽則凡人事之當然與陰陽造化之所以然無不究悉乃遂大棄科舉絕意榮進自號方山友民示忠也 續志

贊曰力索反躬斯學之術既去究長乃歸專一彼此相梗起見生疑終身窘步稅駕何時維南湖公與其仲氏惟日孳孳必得所止考亭之門先後十年見知眞切曰唯心傳寤寐六經搜剔四子窮理求仁曰道在是學成不用以授諸孫矗然清獻德業愈尊猗書河汾啟唐相業公俯視之執爲乙甲世降學絕旁走摯猜不愧于公公寧不哀

清獻杜先生名範字成之嘉定元年進士累官右丞相謚清獻黃巖人

先生生有令質至行讀書窮理必深玩味以聖賢格言大訓實見諸行事親以孝事兄如其父訓孤幼處族黨以至與少賤童奴皆有恩意未嘗疾言遽色嘗夢自爲門銘曰守之以一報之以五且自釋曰守者守也報者應也既覺書於坐右而言曰一者不易之理所守在我不可或變也五者適中之數隨事而應必當中理也其素學行於夢寐者蓋如此 黃震戊辰修史傳

史館檢閱黃震曰南渡距端平百餘年間未有正人得政柄者也李忠定趙忠簡遭時之厄力不能勝一秦檜壽皇思治宰相皆無足當其意者不三數月輒易然則尚何望哉端平大壞之餘方得正人如杜公我理宗方傾心仰成衆弊方條陳更革邊將亦方洗心聽命乃纔八十日而終於乎其所關繫何如哉

東陽王遂作南陵學記有曰嘉熙末天台杜公範起典州事進六縣諸生而教以大學中庸論孟之旨當是時士之有聞者如麋疾得行又曰杜公之學接師友之聞而得諸文公朱子學者必欲造聖賢之大全求古今之正論則規模矩範必有在矣

臨川危太樸作文獻書院記有曰方朱文公弭節黃巖以聖賢之學作則垂憲兩杜先生用其親見親聞者授于丞相高明光大厥有本源故能直道正言風節彌著論者以爲澤潤生民學承道統祭法所謂以勞定國法施於民丞相實兼有之俎豆而尸祝之孰曰非宜

贊曰考亭之學孰知而見惟兩杜公授于清獻惟
清獻公知之益眞益擴而大底于精純夺之以
一報之以五夢寐平生尙友千古南渡以來相
者幾人紛紛鄙夫捷史則秦端平之初是曰大
壞公起扶之衆賛以拜衆方仰成天實奪之天
不祚宋吾道何爲我台之先儒亦多有絜德校
功孰居公右文獻有祠上配徽公我台百世吾
道之宗

玉峯車先生名若水字清臣號玉峯黃巖人

初先生之祖敬齋隘軒二先生世以理學相傳隘軒
隱居讀書玉峯之下所著有五經論開居錄先生亦
先生嘗作敬齋記有曰周衰古人之學渺失往往騰

讀書其中世其業而益大之故學者尊之曰玉峯先
生本清獻文集

先生少事簣窗陳先生嘗卿學古文時捌溪吳子良
爲同門友聲譽方峻諸彥皆頡頏脫簀窗每引而伸之
早夜自書文致言語排間架綴音響一時翕然先生
之祖隘軒先生不悅也既數年杜清獻公自御史來
歸先生往拜之覩其談議始大悔前日之爲不但去
道日遠而古文初亦不如此因刪焚殆盡并疎筆硯
久之乃大有得遂造極性理之學本宂稾序

先生嘗欲取大學知止而後有定以下合聽訟章爲
格物致知傳金華王魯齋聞之以爲洞照千古之錯
簡使朱子聞之亦當爲之莞爾一笑矣著大學沿革
論以實之先生又嘗述道統錄曰大原曰明訓曰分
紀有經有傳有史魯齋謂其照耀萬古與天地相與
始終世間所未有也本王文憲公集

先生又著宇宙畧紀若干卷卷有圖圖之後有證有
考有釋有論至於乾端坤倪民彝物則禮樂制度之
詳經傳義理之奥莫不備載魯齋爲之序而歎曰富
哉書乎人見其圖與詞之費也而不知其所以然者
實隱乎其中中庸曰君子之道費而隱又曰君子語
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是書有焉本王文憲集

先生嘗作敬齋記有曰周衰古人之學渺失往往騰

說而行不掩聖人嘗置宰我於言語之科既而悔不
觀行豈獨聖賢之觀人吾黨之觀聖賢亦當如此故
讀論語者當觀鄉黨讀孟子者當觀往來齊梁問事
於是確然如覩覩德粹之容雖不必有所聽問而所
學自眞不然聖言洋洋相與爲侮近日學者之病騷
然矣又嘗作晦翁語錄序有曰自學者厭於窮理致
精而遽有喜於坐忘一唯之說謂學可捷到道可忽
悟聖可超得於是孤耳目而尊返照賤博學而專守
約其間多聞之士又不過爲詞章之藝而世之儒者
益自貢淵源之秘不在於多聞於乎有是哉任已過
重視物過輕將見心恢乎其清而事或之差見介乎

其定而議或之僻不殆於禪乎哉又嘗跋程氏遺書有曰學者必信聖人之言不信無學信聖人之言而不得其所以言其害甚於不信苟非高明特起之資惟當取必於論語孟子大學中庸而他書姑置焉可也云爾

清獻先生答先生書有曰顧某不敏之資復已衰墮方將賴師友之教以自策勵其何以辱門下之請如前所謂遜志好學門下既已自得之益鞭辟向內深求爲已樸實工夫則所得益進所見益新他時將願有請焉清獻文集

贊曰王峯之先代以儒顯公世其業益大以闡淵源師友清獻魯齋直遡閩洛洙泗之涯聖言洋洋幾與爲侔鞭辟者誰力求爲已亦有頓悟是曰坐忘誰博而約深造以方惟公之學究極根柢必要其歸不惑以似大學錯簡千古之疑復其故敞不費一詞道統有得宇宙有紀小大費隱天地終始言以德立古亦難之鳳鳥不至喟吁何爲

壽雲黃先生名超然字立道號壽雲黃巖人

先生與玉峯車公同時往來金華王文憲公之門得理學之傳而尤精於易所著有周易通義元至治間卒賜謚曰垠敏其謚議曰故壽雲先生黃超然以文肅華門詩禮名家學貫六經尤邃於易安居恬靜不以貧窶動其心性識高明不以功名易其志以博達之才道德之化漸於鄉里也遠淵源之學仁義之教被於後人也深故既沒而名益彰所著周易通義等書皆能羽翼程朱闡明後進是宜於設教之所錫以書院之號禮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公實有焉定議易名國有令典謹案謚法壽考曰康好古不怠曰敏請謚康敏已志

贊曰六經之理易爲最玄假年以學在聖猶然高溺於虛卑或滯數閫洛未典孰識其故惟壽雲公得易之精翊閫遡洛通義以名下極爻上窺卦畫進退吉凶與道消息高明之學博達之才用之天下呼風吸雷迄宋歷元遇坎而止祿不可榮險德之否玉峯魯齋師友淵源台學至是益大以蕃誰哉布衣沒有顯謚公德在人延于世世

遜學方先生

先生六七歲時初入學讀書見書冊中載聖賢名字或聖賢畏將相形貌即有願學之心十四五時侍濟寧公北遊歷齊魯之故墟覽周公孔子之廟宅求七十子之遺迹潛心靜慮驗其所得慨然以爲彼七十子縱顏閔未可幾及其餘若樊遲冉求輩使學之同

時豈皆讓之但今世無孔子者出不得所依歸耳遜志齋集

先生道德文章出乎天性始生之夕有木星墮於其所雙瞳炯炯如電弱冠見讀書積寸從金華宋太史公遊時所收皆天下名士先生五經百家皆已醞藉下筆翩翩盡聖賢膏腴太史公深驚器之以爲莫之與京遜志集序

宋太史公稱先生之父濟寧公之學謂自晦菴文公紹伊洛之正緒號爲世適益衍而彰傳道而授業者幾徧大江之南而台爲極盛時則有潘子善氏林叔恭氏趙幾道氏以及杜肖伸氏兄弟如此者不能徧舉皆見而知之推原體用之學敷化弘治而風動於四方重徽疊照於斯爲至流風遺俗迨今猶有未泯若濟寧守愚巷方公其殆聞而知之者與宋學淵源錄

先生嘗曰道之於事無乎不在古之人自少至長於其所在皆致謹焉而不敢忽故行蹈拜揖飲食言動有其時喜怒好惡憂樂取予有其度或銘於盤盂或書於紳笏所以養其心志約其形體者至詳密矣其進於道也盡不易哉因列所當勉之目爲箴二十揭於座隅以攻己缺遜志齋集

先生謂化民必自正家始作宗儀九篇以告于宗人曰尊祖曰重譜曰睦族曰廣睦曰奉終曰務學曰權行曰修德曰體仁精確詳盡殆數千百言又作家人箴一十五條教古人自修以爲刑家之本遜志齋集

先生之學本於身行諸家而達之天下嘗作雜誡三十八章其言曰學者聖人所以助乎天也天設其倫非學莫能敦人有恒紀非學莫能敘故賢者由學以明不肖者廢學以昏又曰學術之徵四蠹害之也文姦言摭近事窺伺時勢趨便投隙以富貴爲志此謂利祿之蠹耳剽口衒詭詞淫色非聖賢而自立果敢大言以高人而不顧理之是非是謂務名之蠹鈎摭成說務合上古毀訾先儒以爲莫我及也更爲異義以戕學者是爲訓詁之蠹不知道德之旨雕飾綴緝

以爲新奇鉏齮剌舌以爲簡古於世無所加益是爲文詞之蠹四者交作而聖人之學亡矣必也本諸身見諸政教可以成物者其惟聖人之學乎又曰爲政有三曰知體稽古審時缺一焉非政也又曰古之治其五政也教也禮也樂也刑罰也今亡其四而存其末欲治功之逮古其能乎哉又曰貧國有四而凶荒不預焉聚斂之臣貴則國貧勳戚任子則國貧上好征伐則國貧賄賂行乎上下則國貧富國有四而理財不預焉政平刑簡也民樂地闢也上下相親也昭儉而尚德也此富國之本也又曰仕之道有三誠以格君正以持身仁以恤民而不以利祿撓乎中又曰

非義之利腊毒可喜之事藏悔易悅之人難近萬金之鼎多怨又曰君子有四貴學貴要慮貴遠信貴篤

行貴果 遜志集

先生又嘗著釋統三論其言曰天下有正統一變統三三代正統也如漢如唐如宋雖不敢幾於三代然其主皆有恤民之心則亦聖人之徒也附之以正統亦孔子與齊桓仁管仲之意與奚謂變統取之不以正正如晉宋齊梁之君使全有天下亦不可爲正矣守之不以仁義戕賊乎生民如秦與隋使傳數百年亦不可爲正矣夷狄而僭中國女后而據天位治如符堅才如武氏亦不可繼統矣二統立而勸戒之道明

僥倖者其有所懼乎又作後正統論其言曰有天下而不可比於正統者三篡臣也賊后也夷狄也何也夷狄惡其亂華也篡臣賊后惡其亂倫也識者謂其言足以補先儒之未備 遜志集

贊曰我台之學考亭是師建于愚巷實聞而知愚巷之子是曰遜學益擴而弘上泝伊洛如麟在藪如星在晨旁觀一世絕類離倫潛溪之門盡天下士驚咤起立謂莫敢比心實希聖自視欿然銘盤書紳雜誡悛惕家人有箴宗儀有紀謂道之行莫先於此學以氣充磅礴四行孰顧孰愚元士氣益下有復古初不

在作者

右台州十大儒

數先生者自南康以下其於朱子之學雖有遠近間見之異要其道德勳業言論風旨亦皆與有得焉二徐雖非其派然首倡台學而爲朱子之所景慕表章是吾台之儒誠未有過之者也夫儒者之學自窮理修身達之家國天下無所不可所謂大臣勳業固其分內事也然得之不得則有命存焉故數先生者若遜學今固不敢復論自餘皆窮約終身沈困下僚得大臣之位以行其道者惟清獻公一人而又不究其用噫此固儒者之命抑亦吾民之命雖然三代而下儒者之不得於命也久矣獨數先生哉獨吾台也哉

學士吳康肅公名芾字明可福興二年進士官至
龍圖閣直學士謚康肅仙居人

公自幼莊重嶷然如成人讀書刻苦至忘寢食早歲
即以氣節自負游太學人目爲豪吳建炎初宗澤留
守東都天下倚以爲重一日士女傾都南下皆行哭
失聲言宗公死矣公客臨安聞之嗚咽流涕終夕不
寐爲詩哭之語甚悲壯即日傳播讀者至爲感泣朱
子神道碑

始公與秦丞相檜有舊至秦專政士大夫趨附日衆
公在秘書獨退然如未嘗識公坐旅進寒暄而已秦已
疑之會宣撫使鄭剛中薦公自代謂公雖適效一官

而高遠之度常若超邁秦見之愈不樂一日語公曰
高自標致豈長者之爲乎風言者論罷之 碑

金亮將渝盟公爲監察御史勸上專務修德以服之
彼以其力我以吾德則雖强弱之勢不同而勝負之
形已見顧今誠能毋以敵之進退爲憂喜事之緩急
爲作輟每下詔令必務痛自悔咎延見羣臣必使力
陳缺失隱之心而有合乎天地發之政而無愧於祖
宗則人心悅服天亦助順矣上韙其言未幾除殿中
侍御史會兩淮戰不利人情惴恐廷臣爭進退避之
計公獨奮然請對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進爲上策
退爲無策若誤聽此屬之言臣恐士氣喪竭人心沮
喪大事去矣有如六飛未即進行且以建王爲元帥
先往撫師其亦可也上然之未及發而亮已
原遺民日望王師之至公數奏乘此披會決策親征
速圖進取既上至建康公又言金陵自古帝王之宅
今北土之人謳歌未改既聞大駕臨江此必延頸舉踵以望振拔宜遂駐蹕以繫其心上已
開納會有密啟東還者事下侍從臺諫集議以問公
曰今欲控帶襄漢引輸湖廣則臨安不如建康之便
經理淮甸應接梁宋則臨安不如建康之近議者徒
以一時扈從之人內顧思歸故爲是說以悅其意豈
爲國計也哉過聽其言臣恐回鑾之後西師之聲援
不接北土之謳吟絕望非細事也然是時上下欲歸
者衆公言雖切竟不能奪至今惜之 碑

時天子臨御既久專以文德厚下下吏奉承不無因
循之弊公抗疏力陳更化之說欲以救時病强國勢
又言欲求死節之士於倉卒之時不若遷剛直之士
於閒暇之日去歲兩淮望風奔潰曾無一城能拒守
者此秦檜壅塞言路摧折士氣之餘毒也能反其道
則士氣日振而見危致命者有人矣 碑

公以刑部侍郎召對言臣自越來竊感切踐坐新嘗
膽之意願陛下毋特虜之必和而求所以自治如勾
踐之爲者以俟時至而後興之淺不濟矣 碑

公居常慷慨謂直道必可行而勤業可立就中間立朝多骯髒不偶又不肯少貶以求合始浩然有歸志矣既歸十有四年而卒蓋已脩然若無意於世者而獨其憂君憂國之心未嘗一日忘也

晦巷先生曰當紹興之季年天子憤戎虜之憑陵痛神人之羞辱慨然有意收用耆俊以遂中興之烈其所引拔以爲諫諍論議之官者多得直諒敢言之士而吳公又其偉然有聞於時者也迨其晚歲竟以剛鯁不得盡行其志退老於湖山之下極登臨游泳之樂者十有餘年天下莫不高之

贊曰靖康之禍百世之讐神人共憤天地爲羞中

興廟謨誰贊其決有偉吳公正論烈烈志雖弗

售風采凜然彼姦者檜上通于天直道而行不可則止我有西湖澧蘭芳芷嗟世益降士氣奄奄誰爲公御懦立頑廉

學士陳獻肅公名良翰字邦彥紹興五年進士官至敷文閣直學士謚獻肅臨海人

公早孤事母孝游鄉校以謹愿莊重爲人所稱嘗讀書務通大指爲文恢博有氣　晦巷行狀

公以吳公荐薦擢監察御史時金亮敗盟既斃而歸其嗣主新立復遣使來約修好而中州遺民又皆相率來歸詔問所以處之者公上疏曰禍夏之民皆吾赤子去墳墓離親戚捐生業以來歸我其義不可以

不納然若許其舊禮而又納其降人則異日彼必來索索而歸之傷向化心納之不便其必定計在我以自治爲先而和與不和付之泛應然後乃可納耳二者在陛下聖志何如願熟計之尋復有詔問時務所宜公復上疏請明階級以修軍政核兵籍以豐財用禁折變以蘇民力省堂選以抑奔競內外之官皆久其任賞罰輕重務合衆心上嘉納焉行狀

隆興元年秋詔以災異求言時上用故相張忠獻公軍淮泗以規進取而議者不一爭獻防江之說公於是上疏極論以爲備邊之要在固藩籬專委任而已今欲舍淮防江卻地奪便非計也而朝廷過聽使督

府不得專閫外之寄臣竊以爲誤矣上然之除右正言入謝首陳納諫修德之說以開上意會有飛蝗之異公又勸上以畏天恤民爲心語益切於是虜人再移書求復故疆且邀歲幣朝議將許之公入見極陳前日講和之失使山陵隔絕疆場無備北方忠臣義士來歸我者反爲虜用而致怨於我皆泰檜之罪今不可以復蹈其失且中原之地皆吾祖宗二百年故土虜益據屬耳況唐鄧海泗又逆亮渝盟之後吾以兵取而得之者安得以故疆爲言我亦何說而歸之乎既而宰相湯思退力主和議建遣盧仲賢李拭持書幣賜虜中大臣主兵者公上言仲賢輕儇無恥拭

自北來其縱迹不可知宜罷勿進姑報以書徐觀其
變而爲之所上向公說而宰相力爭竟遣二人行公
又言今廟堂督府議論不同凡邊奏上閣廟堂皆陽
爲唯喏無所可否而陰實百方沮敗其計萬一爽於
事機督府安得獨任其責上嘉然稱善以公語語宰
相時楊存中爲御營使悉總殿前諸軍公言存中無
故假以使名授以兵柄陰凝冰堅不可不戒疏二上
二人奏上上嘲其姦凡語之依違轉脫者皆墨識之
以示臺諫公固復申前論上乃從之既而昉及山義
與虜議四郡不合大爲虜所困辱而歸思退尙執前
議正言尹穡素以諂事龍大淵得進用又本仲賢如
黨陰附思退以撼督府公固疏論思退姦邪誤國宜
早罷黜以靖中外張浚精忠老謀不宜以小人之言
搖之上自思退前議誠失然朕愛其警敏冀可責後
效卿其置之至魏公則今日人材物望孰有出其右
者朕豈容有此意正使有之亦豈不謀卿等此殆言
路有異意者卿爲朕諭之公頓首謝曰陛下言及此
天下幸甚然宰相之任古難其人正使不得全材宜
取推頓樸實之人緩急猶有倚賴思退庸狡小黠大
癡恐誤陛下國計且警敔二字非明主所以下相之
法也公以上語諭同列稿勃然變色明日亦請對於
是王之望爲諫議大夫罷公言職以直敨文閣知建
寧府越二日有詔張公罷兵還朝又兩月張公竟罷

相印去而和議遂定悉如忠退等之策云 行狀

公嘗爲人言先儒有論爲臣之仕者曰俟吾之飢餓不能出門戶也而後計之此孫言也而聽者不喻則其弊將無不至夫飢餓不至夫不能出門戶則死而已矣尙何計之爲哉公敬孫誠懇非欲以大言諺世者而其語如此足以見其所存之素定而所立之非偶然也

行狀

晦菴朱子曰公在州縣勤事愛民號爲良吏及登朝廷直言正色遭値聖明開獎納用抑邪與正中外傾以爲重隆興中協贊廟謨經營北向之策尤盡其力當是時國勢幾振不幸爲小人所間以去比其復來

則事已異於前日而公亦益老矣然其氣不少衰因事獻言必極其意而後已

贊曰和議誤宋日酣以狂屹爲國計惟胡與張繼胡者誰直詞正色北向經營確不遺力隆興恢復允也其時天不祚宋百方間之落落平生公之大節考亭有書衮衣斧鉞我欲誅檜思退以從九原可作我再拜公

侍郎方巖王公名居安字資道淳熙十四年進士官至工部侍郎黃巖人號方巖先生

韓侂胄之誅也公實贊其決襲日擢右司諫首論侂胄以預內禪之功竊取大權濫授以節鉞璧妾

其冤以伸忠鯁之氣又疏言古今治本亂階更爲簡
伏以治易亂則反掌而可治以亂易亂則亂去而復
生人主公聽則治偏聽則亂政事歸外朝則治歸內
庭則亂問百辟士大夫則治問左右近習則亂大臣
公心無黨則治植黨行私則亂大臣正小臣廉則治
大臣汚小臣貪則亂如用人稍誤是一佞胃死一佞
胄生也本傳

趙彥逾與樓鑰林大中章燮並召公言鑰與大中用
宗廟社稷之福彥逾不可同日而語
彥逾始以趙汝愚不與同列政地遂放佞胄專政之
謀汝愚之斥死彥逾之力居多是彥逾者汝愚之罪
人也陛下乃使與二人同升不幾於薰蕕同器邪正
並用乎非所以示趨向於天下也疏已其有徵聞者
除目夜下遽起居郎兼崇政殿說書於是公爲諫官
才十有八日既供職即直前奏曰陛下特遷臣杜下
史豈非欲使臣不得言邪二史得直前奏事祖宗法
也遂極論之又言臣爲陛下耳目官諫紙未乾乃以
柄權要徙他職不得其言則去臣不復留矣帝爲改
容御史中丞雷孝友論其越職奪一官罷太學諸生
有舉幡乞留者四明楊簡邂逅山陰道中謂此壞吾
道增重江陵項安世致書曰左史人中龍也本傳
公居閒十有一年嘉定中與魏了翁同召遷工部侍

郎時方受寶中朝皆動色相賀公入對首言人主最
無難而不最多難與地寶玉之歸盡思當時所以失
言極切至本傳

初公守前中會下詔大舉北伐以鄧友龍爲宣撫使
有謂公鄧甚推敬時不可失彼若以近上地位見處
便可與同功名公曰此舉大可憂事關生靈宗社鄧
伯允亦非經濟才略使出意招致猶當避之況可求
乎未幾符離兵潰郭倬奔敗鄧乃安置莆中聞其言
者無不歎服年譜

宋史論曰居安宅心空明待物不貳又曰王居安掃
除羣邪以匡王國其志壯哉

吳荊溪曰公慷慨而立風節談笑而成功名非具奇
稟負傑氣詎能如此易易邪自古養才如養木乾滄
間培植而成者衆嘉定間摧拉而毀者多如公之瑰
磊卓特當其拜司諫帥隆興時儻不以讒忌去得直
遂而迅上所樹立豈在乾淳人物之下哉此可爲浩
歎者也文集序

贊曰方嚴屹屹上薄于天鬱爲正氣異人出焉談
笑功名慷慨風節壯哉我公王國之傑既踣大
姦亦捕羣邪根極究竟治本亂階天子改容愴
讒側目公心不貳公去何歸載瞻而起藻然高
風嗟嗟至矣人中之龍

端平初公爲軍器監丞入對言陛下親攬大政兩年于茲今不惟未覩更新之效而或者乃有寖不如舊之憂夫致弊必有原救弊必有本積三四十年之蠹習浸潤薰染日深日腐有不可勝救者其原不過私之一字耳陛下固宜澄其弊原使私意淨盡顯以天位之重而或藏其私感天命有德而或流於私予天罰有罪而或制於私情左右近習之言或溺於私聽土木無益之工或侈於私費隆禮貌以尊賢而用之未盡溫詞色以納諫而行之惟艱此陛下之私有未去也和衷之美不著同列之意不孚紙尾押勅事不預知同堂決事莫相可否集議盈庭而施行決於私兒諸賢在列而密計定於私門此大臣之私有未去也君相之私容有未去則教條之頒徒爲虛文近者召用名儒發明格致誠正之學有好議論者乃從而詆訾訕笑之陛下一或其言即有厭棄儒學之意此正賢不肯進退之機天下安危所係願以其講明見之施行毋墮或者清談之誚上然之　宋史本傳

公自入臺屢丐祠復五上歸田之請皆不允還秘書監拜殿中侍御史辭不獲乃因講筵奏臣嘗留耳目之寄輒忤宰相至頃陛下委曲調護今又使居向者講謁未聞有所修飭庶府積蠹未聞有所搜革秉國鈞者惟私情之狥主道撰者惟法守之侵國家大政之否則疎而遠之未聞有不用其言而復用其人者陛下自端平親政以來召用正人以振臺綱未幾而有委曲調護之弊夫以其言之不可用又從而超遷之則是臺諫之官專爲仕途之捷徑陛下但知崇奬臺諫爲盛德而不知沮抑直言爲弊政則陛下外有好諫之名內無好諫之實天下豈有虛可以蓋實者哉蓋公始以不得其言不去爲恨至是遂極言臺諫失職之弊　本傳

嘉熙四年公自甯國還朝首言內憂外患之交至天心人心之俱失凡此皆權相三十年醞成之如養癰疽待時而決耳端平號爲更化而居宰位者無能改於其舊敗壞汚穢殆有甚焉自是聖意惶惑莫知倚伏於是天之望於陛下者孤而變怪見矣人之望於陛下者觕而怨叛形矣公去國於是凡四載帝撫勞之備至還權吏部侍郎兼侍講時方久旱復言陛下膺嗣寶位餘二十年災異譴告無歲無之至于今而益甚陛下求所以應天者將止於減膳徹樂分禱羣祀而已乎抑當外此而反求諸躬乎竊意陛下宵旰憂懼寧處弗遑然宮中宴賜未聞有所貶損左右嬪嬖未聞有所放遣貂璫近習未聞有所斥逺女冠講謁未聞有所修飭庶府積蠹未聞有所搜革秉國鈞者惟私情之狥主道撰者惟法守之侵國家大政

則相持而不決司存細務則出意而輒行無一事之不弊無一弊之不極陛下口亦震懼自省詔中外臣庶思當今急務各悉力盡思以陳持危制變之策未幾遷禮部尚書本傳

淸施二年擢同簽書樞密院事公既入都堂凡行事有得失除授有是非悉執言無隱巫相史嵩之外示寬容內實忌之未幾遷同知樞密院事而以李鳴復參知政事公不屑與共政去之帝遣中使召回勑諸城門不得出太學生亦上書留公而斥鳴復公始得遂其行本傳

淸施四年理宗遣國子監主簿與郡守包恢郎其家拜爲右丞相公遜遊倡不許遂力疾入覲帝親書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賜之公上五事曰正治本曰肅宮闈曰擇人材曰惜名器曰節財用仍乞早定國本以繫人心時親王近戚多求恩澤公引前朝杜衍例皆封還之復乞撥堂除歸之吏部以淸中書之務人初以爲不便未幾赴調選者無淹滯合資格者得美缺衆始服焉本傳

帝命宰執各條當今利病與政事可行者公上十二事曰嚴薦舉曰懲贓貪曰專職任曰久任使曰抑僥倖曰重閫計曰選軍實曰招土豪曰復方田曰治邊務時孟珙擁衆兵久居上流朝廷素疑其難制至是以書來賀公復之云古謂將相和調則士豫附自此但相與同心徇國若以術相籠駕非某所屑爲也珙大感服來幾萬大入五河絕中流置營柵且以重兵綴合淝令不得相援爲必取壽春之計公命維揚鄂二帥各調兵策應卒以捷聞計功行賞莫不曲當軍士皆悅本傳

公薄田二頃粗給饘粥雖貴爲宰輔未嘗增尺寸室廬僅芘風雨見者莫知其爲公相之居淸修苦節身若不勝衣至臨大事則賁育不能奪天下候其出處以爲休戚至比之司馬公云皮辰修史傳

宋史論曰杜範在下僚已有公輔之望及入相未久而沒豈不專可惜哉

贊曰壽皇中興思治如渴比之匪人衆弊膠轕端平大壞漫不可爲狂瀾砥柱匪公而誰公在下僚高風盛德候公出處天下休戚既老而相入十日終天下痛之如司馬公儒者之澤久不克濟我哀我民痛公百世

丞相葉信公名夢鼎字鎭之嘉熙元年上舍釋褐累官右丞相封信國公浦海人號西澗

淸施中公爲秘書郎轉對言定國本求哲輔專閫帥獎介直又因雷變進康澄五可畏之說未幾遷軍器少監兼兵部郎官言國計邊事國體三事又言外有

嶺邊之大敵內有伺隙之姦臣竟蠱媚於宮闈薰
腐依憑於城社强藩悍將牙蘗易搖草竊姦宄川腹
階變既而邊司封員外郎復因轉對言陛下惑於左
右之諛說例視言者爲好名中傷既深膠固莫解近
歲以來言者稍犯人主之所難不顯罷則陰黜不久
外則投閒去者屢召而不還來者一鳴而輒斥前後
數千萬言語皆切直 宋史本傳

寶祐中以集英殿修撰差知潁州丁大全柄國欲挽
公登朝卒辭謝之遂改知建寧又知隆興景定初召
爲太子詹事尋遷吏部尚書簽書樞密院事歷辭不
允與丞相賈似道爭造閫子行公田法以爲厲民事

得中寢既而進權參知政事以彗星變力言正上下
恐懼交修之日乞解機政又不允 本傳

理宗崩朝議太子卽位太后垂簾聽政公曰母后垂
簾豈是美事進參知政事加食邑公力辭賈似道懇
留之帝勉諭再三詔閤門封還奏疏山陵事畢遂引
疾歸田里詔以資政殿學士知慶元府咸淳三年再
詔爲參知政事加食邑六辭不許詔著作佐郎盧鉞
與台守項公采趣行拜特進右丞相兼樞密使累辭
不許迺與似道分任利州轉運使王价嘗以言去官
既死其子懇求思澤公明其無罪似道以爲恩不已
出罷省部吏數人榜其姓名于朝公怒曰我學不爲

陳自强卽求去似道之母讓似道曰葉丞相安於家
食汝强與以相印今乃牽制至此若不從吾言吾不
食矣似道曰爲官不得不如此會太學諸生亦上書
言似道專權固位似道乃稍悔悟而公求去益力屬
策如楊氏宰相無拜禮吏贊拜公以笏揮之趨出明
日乞還田里詔勉留之尋有詔免諸州守臣上殿奏
事公言祖宗重牧守將赴官必令奏事蓋以察其人
品乃面諭以律已愛民之意使至郡得以延見吏民
具宣上德今不遠數千里而來咫尺天顏而不得見
甚非立法之本意尋進少保公引杜衍單車省遁故
事累辭乃授觀文殿學士判福州安撫大使進封信

國公不拜 本傳

咸淳九年授少傅右丞相兼樞密使公引疾力辭宰
掾曹郎咨至趣行扶病至嵊縣請辭不獲疏奏願上
屬猜寡欲規當國者收人心固邦本勵將帥飭州縣
重賑恤扁舟遄歸使者以禍福告公曰廉恥事大生
死事小萬無可回之理似道大怒風臺臣奏從歸田
之請仍詔以少保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致仕公
亦不請嗣 本傳

張元帥石招討兵經甯海素聞公德方三十里禁軍
士無犯其境邑志

益王卽位于閩召爲少師公航海遂行道梗不能進

南向慟哭失聲而還後二年卒于家本傳

宋太史公題公五帖後有曰先生屬挫權姦直言峻節無讓古人雖當宋季其氣象猶非後世所及渭溪集

孫志先生與金景文書有曰吾郡間人三百年來如黃巖杜清獻公鄱邑葉信公學術事業著于國史類非近世之士所及至於吾輩而言學問於二公之前眞可恥矣遜志齋集

贊曰惟公終身大節是務義不可爲萬鍾弗顧朋姦作相誤國實多一薛居州如宋王何小大重輕死生靡恥宰怍權臣敢負天子我台六相宋百年中不辱清獻惟西澗公進不圖身退不忘

國白髮勤王倚天慟哭

右台州五大臣

所謂大臣者必德稱其位功被於時以一身之進退爲天下國家之輕重而後可此其人當治世則以道事君而天下陰受其賜一或不幸必不至愛身以負其國所謂忠者蓋其所有事也噫安有詭隨患失於平時而能委身致命於危難者哉

僕射屈公名晃三國時仕吳爲尚書僕射舊經云鄱人

吳主權欲廢太子和公與將軍朱據率諸將吏泥頭

自縛連詣闕請權登白雀觀見甚惡之勑據等無事

惠惠公與張圖諫不止權大怒牽入杖一百吳志

公又嘗自入口諫曰太子仁明顯聞四海今三方鼎

峙實不宜搖動太子以生衆心願陛下少垂聖慮老

臣雖死猶生之年叩頭流血詞氣不撓權不納斥遣

田里及和子晧立詔曰故僕射屈晃志匡社稷忠諫

忘身封其子緒東陽亭侯弟斡恭爲立義都尉緒後

亦至尚書僕射吳歷

贊曰龍有逆鱗鋒不可觸執不愛身死以爲國

本搖動實生衆疑力諫以死臣職之宜惟古忠

臣不欺以犯視死如歸遑恤適貶老臣雖死猶

生之年我誦公語再拜凜然

右史鄴正肅公名嘉卿字子喬宋嘉定七年進士官至右史鄴正肅仙居人

端平初拜右正言疏擢御史彈劾懍幸無所避或勸

公自少卹忮疑不凡嘗取康節洗竹詩一聯題其讀

書之竹亭曰偏地穴枝都與去倚天高除一齋留蓋

其扶善去惡之志已見於此矣既而文公先生爲浙

東常平使者以道學淑諸台士公與訥齋趙公方山

南湖二杜公皆從之遊故其見之事業者如此行狀文獻

贊曰潛邸舊恩執敢指斥鴟鴞豺狼肆言以擠三
世相位炙手可熱敢執訟其惡冒死以聞不爲起
居寧爲右史鬱不得言卒憤以死我懷正甫正
諫有坊宋道益降我心孔傷

司農杜公名滋字貴卿累官司農卿謚清獻從子黃巖人

公少負才氣性剛猛好游俠德祐初詔天下勤王公
時宰縣集民兵得四千人以進當國者不之省乃見
文丞相天祥西湖上文嘉其志奬異之既而文公奉
旨詣北軍講解其客陳志道等贊之公斷斷不可奪
之力志道等遂去之文公果見留及北行諸客皆散
獨公慨然相從至京口以計賂守者脫文公偕走淮

甸山海道達永嘉益王即位授司農卿督府參謀宣
尋往溫州招集兵財福安陌與文公相失遂趨行朝
久之奉命復入文公暮及空坑兵敗又與跋涉患難
以出文公移屯潮州公議趨海道文不聽使護海舟
至宮富場公懼力單徑趨崖山兵潰被執以憂憤卒

宋史本傳

初公在京口欲脫文公時與文公曰事集萬萬幸不
幸謀泄皆當死死有怨乎文公指心自誓云死慮悔
且并七首挾以俱不濟則自殺公亦請以死自効計
遂定既而眞州守苗再成奉制司指揮遣張徐二路
分送文公將加害焉公密謂張徐曰朝廷事未可知

秋文山集

贊曰獨松既破皋亭以降被髮左衽天下滔滔
旅櫬號痛哭倡義文公在前公死不避間關海
道卒從二王崖山之敗殉國以亡九原爲歸公
不可作拜公者誰不愧不怍

博士王公名珏臧清四年進士官至太學博士仙居人

德祐丙午台州奉謝太后旨附降于元公以太學博
士權知州事與陳仁玉築城浚濠倡民義堅壁以守
城既陷公赴泮橋水死之公之門人杜文甫以咸淳
進士歷瑞安軍節推入元翰林學士趙與懃薦之郡
守邑宰親爲勸駕力以疾辭侍御史程文海肆奉旨
宣召終不起其同時有陳天瑞楊珏亦咸淳進士陳

諭事王魯齋爲金華令楊琥簡齋爲機督官入元俱
終身不仕杜陳楊三公皆臨海人也 邑志

嘗志方先生曰宋德祐景炎之後搢紳先生往往竄
匿山谷或服裝薙終其身或慟哭荒江隱匿閭如喪
妣而不復有榮達之願夫富貴之過貧賤也遠矣
於義可以處之而無愧奚爲區區踐其所難而不顧
其蓋必有甚不可者而非知道者不能識也

公輔林先生曰予聞諸父老云當宋之亡其民不忍
歸元村落間皆結壘自相戰守至力盡則閉門就死
而不辭及易冠裳皆相顧涕泣其老者寧負時固終
身不肯易去嗚呼何宋德入人之深如是哉以民之
不忍忘宋如此則當時之受其祿者不言可知矣

贊曰宋德祐初天下爲東將臣相臣厥角恐遲惟
王博士卒殉以死宰輿國亡不奉后旨亦有文
甫天瑞簡肅屹然不仕輿公爲儕我思若人涕
淚盈把我觀我台可識天下
分教葉公名侗巨字居升洪武初以國
子生分教平遙縣甫海人

公爲人耿介不能藏人短見人不善立折不顧人知
其無他終亦不恨也洪武初由縣學生入國子學適
公在平遙　朝廷以星變求直言公奮然曰天下有
生如子諸生亦爰之如父兄 邑志 齋集

三事最切其二事易見而爲患小其一事難知而爲
患大此三者積於吾心久矣縱不求吾猶將言之況
明詔平仰爲萬言書以進曰分封太侈也用刑太
煩也求治太速也大略謂今四方已平矣民庶思治
矣而不務以寬厚御之視誅殺人如滅螻蟻使民不
獲安息欲以圖治難矣夫圖治於亂離之餘猶理絲
於紛亂之後緩之則端緒可得欲速則膠結而不可
理矣今病民之不安姦邪不止朝夕異令賞罰不準
君勢於上臣困於下治烏可致哉此二者人皆知其
不可然非敗之根也至於分封先王之制大都不過
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使上下等差各有定
制上得以兼平下下不得以兼乎上蓋所以強幹弱
枝以遏亂源而崇治本也今　國家裂土分封諸王
秦晉燕齊梁楚間吳諸國各盡其地而封之都城宮
室之制廣狹大小亞於天子之都復賜以甲兵衛士
之盛臣恐數世之後尾大不掉然後削其地而奪之
則起其怨如漢之七國晉之諸王否則恃險爭衡
則擁衆入朝甚則緣間而起防之無及也此皇天
顧之甚或者告以日月五星相刑之象與此人所
見所謂爲患大而難知者也其語皆切直　上大
見邪速取來吾將手射之而啖其肉耳公至丞相

乘上喜乃敢奏　　詔繫刑曹

贊曰治亂之機智者能識識或不言曰非我職長沙年少非漢大臣流涕痛哭必致伏焉一斥曰方論天下事劃切萬言知鞭至

食晏然嘿公可作吾為執修撰王公名叔英字原采宜黃人修撰黃藏大洪武中公為漢陽尹　太祖皇帝晏閒曰誰好惡曰辨邪正曰納諫靜曰審才否曰慎刑賞曰明利害曰定法制皆援古證今鑿鑿可行且姦猾豪強鋤梗不奇如醫者之去疾農夫之去草

急於去疾則或傷其體庸嚴於去草則或損於禾稼固自然之勢然體庸疾去之餘則宜調變其血氣禾稼草去之後則宜培養其根苗亦宜然之理也識者知其為經濟遠略云靜學集

永樂初公以修撰募兵廣德知事不可為乃沐浴具衣冠書絕命詞一首有曰嘗聞夷齊餓死首陽頗同粟豈不佳所見貞獨偏又書其柴曰生既久矣愧無補於當時死亦徒然庶無慚於後世遂自經而死靜學齋集

楊文貞公士奇實公所薦公既沒文貞追稱之曰先生學醇行正予道臣道終其身生之心金石其貞先生之志霜雪其明論者以為公當之不愧其言云東里集

贊曰武王放伐微子以歸干載而下孰敢是非特立獨行惟孤竹子不惑衆見百世以俟豈其周粟食薇乃甘我餓以死惟義之歟呂黎有頌特筆莫繼我再拜公痛哭流涕

右台州六忠臣

臣事君以忠忠者盡己之謂非必委身致命而後謂之忠然天下之事不難於當而難於變若死國則變之大者而其忠益顯矣故於所謂忠臣者獨以此歸焉難之也非謂事君之忠為止於此

郭孝子名琮黃巖人

宋太宗至道二年詔有司應諸道州縣采節義孝行以聞黃巖士庶陳賀等四十人詣縣言琮事母張氏極備恭順遠妻子寢處母室者三十年不飲酒茹葷日誦梵興禮佛塔積朞拜以七十餘萬計祝母壽今張氏已一百四歲矣聽視不衰飲食無恙鄉縣以聞轉運使親詣其家召其母與之坐飲以醇酎嗟賞久之遂奏于朝詔旌表其所居地曰孝行坊仍復其家科役宋史孝義傳

贊曰於乎五季之衰蕩無人紀宋興未四十年郭孝子遂以孝旌為我台之始或疑孝子疲心力從釋氏以祝其母壽為非禮吾聞之清獻公孝心為上禮次之原其心而略其禮亦固君子之所與乎不然德色辭語世方溺焉而莫知所止矣

杜孝子名諒黃巖人幼喪父母極孝其父剛狷甚孝子至暨善大夫富不重嘆而深美之也哉

宣和二孝子江仲明臨海人余元卿黃巖人

宣和中呂師囊寇台州仲明載老母逃山澗中猝遇寇於東城之岡逼使就降仲明義不屈奮起罵賊卒死之大一統志

師囊之亂元卿亦負母以逃力弱不勝仰天誓曰天若助我全母願焚身以報寇退欲償前誓母力止之然一指以謝天貶閭里欲上其事元卿止之曰吾非爭旦夕之命母故不屈而死元

卿雖不必死然棄身一念之孝其不愧仲明猶爾也隱當是時小大之臣苟完是心以事君尚安有賣降誤國若彼悵然而不恥者哉然則忠孝之道廢而欲家國之久存世寧有是理也邪

德祐五孝子陳思孝鄒憲願文玉吳處仁皆仙居人

北莫知所之思孝日夜號泣哀慕不已與家人訣誓不見母不還行七年至濮州得焉遂與母歸侍養益篤鄰人李氏有母不能養思孝常邀與其母同飯復數以酒食啖其子而勸激之李亦感悔遂成孝子及母卒居喪三年常在苫塊負土以葬鄉里稱嘆因其

濮州得母咸呼爲陳濮州而不名邑志

憲遺腹子在娠已聞喘聲生而岐嶷後爲太學博士德祐間元軍壓境憲奉母以逃歷深山中遇兵欲刃其母憲抱持號泣以身翼之曰寧殺我寧殺俱遇害邑志

德祐中元兵至台文玉之父被執文玉嚙捍之頸被數刃與父俱仆移時乃甦自是支離身無完形矣邑志處仁之父亦爲元軍所驅巡山呼其子索銀以贖死處仁聞之即趨軍語之曰銀吾所藏也容吾歸取以贖父既得釋及發窖則已爲人所得矣乃告軍曰銀無存者吾戴吾頸以代父死其弟固又欲代之衆憫然義之俱獲免邑志

元軍至參生之母方病革泣謂家人曰我不可去汝等各宜求生地既而賊大至火延于鄰參生負母避林莽中母曰我老病垂盡汝方壯其速去俱死無益也參生涕泣不忍舍遂爲賊所殺邑志

贊曰於乎世至德祐天下之變極矣自古夷狄之禍未有若是其慘且棘者思孝雖不必若四人者之死衛其親然方之朱壽昌其爲孝固不得而差擇也噫此其當陵夷頹敗之餘造次顛沛之際而各求自盡之爲得然則天理之在人心者亦何嘗一日而息哉

洪武六孝子陳圭黃嚴人朱煦仙居人危貞昉臨海人趙清陳昂陳鏞俱甯海人

圭父叔弘與其鄉人爲讎圭常諫之不聽洪武初爲讎家所訐罪當死圭詣通政司自陳曰圭不能諫父以陷於罪此圭之不孝也罪當死願罪圭原圭父使得自新通政司以聞 上大喜曰不意今日乃復有孝子宜赦其罪俟天下百官朝覲將播告之爲天下勸頃之刑部尚書開濟奏曰罪有常刑不宜屈法以開僥倖之路遂聽圭代死而謫其父隸兵雲南閱者莫不嘆而惜之靜學王先生曰於乎圭之死固圭之志也於圭何憾哉 靜學集

煦家世儒者母楊性嚴急過諸子未嘗借詞色少不

如指必答擊至頒伏乃已照事之終身無所怍其父季用領福州洪武十八年詔盡革有司官吏爲民害者福州視事僅五月亦以例起入京吏一以法論輸罪作城役嚴儆重日費數十緡福州不禁勞昔且病詣照曰吾貴力盡是地此吾且名夕死矣汝勿深憂但取吾骨歸葬耳照惶懼不敢離左右福州不得死時役告枉者甚衆令猛嚴告而論兵集南昌二人被極刑者四人矣照陰與其父僚友同役者謀曰吾無術以脫吾父訴不訴皆死萬一吾父以訴獲免吾雖死萬萬無憾遂陳其情於 上上察之遂赦福州而復其官時以照訴得復官者十四人皆拜福州謝曰微君

有孝子吾儕骨肉皆爲城下土矣已而照以疾死十四人者皆哀臨猶已予福州咸傷病益甚亦死靜學王先生曰或者以照固死得免爲幸而又以其父子終俱死爲命於乎爲照者知盡乎職而已其他曷足計哉靜學集

貞昉通周易兼善唐人歌詩性剛直每讀古人忠孝事輒欷歔久之曰使貞昉生其時亦當如是爾洪武中其父孝先以進士爲陵川丞坐法謫役江浦貞昉時爲郡學生聞之奔訴於郡守願走代父役守感動聽之遂號泣於庭曰人孰無父哉守感動聽之遂聞曰上道力向衰臣夫馬齒足代父執役如是四年父閔之謂曰吾老分且死奈何歸將何爲父亦泣不復強遣竟相繼以沒年二十一

修史事實

蟾父國華爲南甯守在職清慎無過會部使者好摘人過失以爲功拮摭無所得乃奏其淹紫罪囚律應死蟾聞之悲號不勝哀感行路既而奮曰吾父且死吾生奚爲乃擊登聞鼓自言願代父死御史以聞上陽試之詞色不變而執益堅　上由是曲赦之　修史事實

贊曰於乎死生之際豈非命哉圭與蟾皆願代父死圭死司寇而蟾竟以情聽淸與照皆力懇父卒死於病貞昉與昂皆代父執役貞昉以死得免其父而昂則予父共罹於陷六人者之死不死雖殊要其心則固同歸於孝而莫不順受其正也然當立國之初而吾一郡之所謂孝者已若是其盛則我　太祖再造綱常之功所以見於勸善懲惡之際者固可得而仰窺其　聖矣於乎是亦豈非所謂命也哉

右台州十五孝子

孝雖首百行在吾儒問學中固其一事也然擴而充之其極可以感天地通神明光四海大臣之忠蓋亦由此焉出則孝又豈一家之私行也哉故錄以是終焉而不敢缺

尊鄉錄拾遺

拾遺拾節要之遺者以繼諸賢之後蓋感發懲創之際莫先於詩故特取其故迹之足爲勸戒者以詠歌焉因其迹以及其事因其事以思其人則所以油然於吾心胸有不能自已者故雖一事錯出而異議存焉者亦不敢廢然謂所不廢者止於是而足爲勸戒之助則固有所不敢也

大固山　在郡城內去海不百里晉隆安中孫恩作亂刺史辛景於此掘壍守之因以名山後竟破恩恩窮蹙赴海其妖黨從之死者以百數　晉書　大明一統志

隆安亂賊勢蠭起入郡三吳盡風靡誰著中流海上山欲爲東南作孤壘海可死山不可圮刺史之功山與峙西望臨洮北邊水安用長城長萬里

唐宰相　唐來濟高宗時爲宰相與褚遂良諫立武后高宗怒俱出爲刺史濟得台州尋移庭州會突厥入寇奮拒以死曰吾罹罪幸不死今當以身塞責　唐書　一統志

唐宰相台刺史扶天綱立人紀不願宰相生願爲刺史死宰相生有人刺史死無幾台州不死庭州死宰相之責吾寨矣

孝女湖　在甯海縣西唐時有汪氏女苦節不嫁孝奉其親親好飲湖水湖水去家五里日汲以供親沒

建塔報焉後人因以名湖赤城志

丁寧湖上人莫汲湖上水中有孝女淚下徹重泉底

陳長官祠　五代時吳越王鏐欲增州縣賦長官爲縣令以諫死賦得不增民至今祠焉在寧海縣學西赤城志

我聞晉陽守不背爲蕃絲晉國幸有雖倉卒以爲歸噎噎吳越已鏐虐民故爲嬉長官不加賦竟爲民死之吳越已無土長官今有祠

義靈廟　宋宣和中呂師囊之亂牧守皆遁滕戶曹獨嬰城固守台賴以全慶元初勅賜共廟曰義靈

台人至今祀焉邑志朱子大全集

劇寇猲東越民心日皇皇牧守半已遁關帥不敢當戶曹膽如斗勇氣勃以張旃兵作忠義誓與城存亡竟亦推睦臘何止磔師囊我台實再造此德焉可忘惟應義靈廟百世奠椒漿

金鼇山　在臨海縣東南一百二十里宋建炎中金人入寇高宗航海幸焉赤城志

海浪高拍天神州半沈陸幸有東南山障此風塵

壁間檄　文丞相白楊州浮海至城門鎮張哲齋家豹共舉義哲齋移檄海上將取明州不果後張弘範寇臨海見壁間檄捕得之哲齋曰吾生爲宋民死爲宋鬼何怪我爲逢遇害文山集

獨不至　宋乾道中樞密承旨張悅奏請置酒延諸侍從兵部陳侍郎良翰獨不至上遣中使遣上尊視

焉悅問奏之時夜漏將上忽報中批陳良翰除諫議大夫坐客爲之愕然　清溪集

獨不至客輟箸檄急奏頗侍郎獨不至夜已闌天子韶下新諫官君不見鐵石心腸廣平宋平生可柔王毛仲

本價莊　陳容益之嘗以緡錢數千收粟於秋至春以木價糴之謂之木價莊環邑數千家皆仰給焉邑志

井田亡常平倉常平亡本價莊于嗟泰山一毫芒燭火下分日月光安能一挽真漢皇帝力蠲蠲民

軍被執諸客莫敢從者大卿獨慨然請行後脫丞相于京口周旋患難卒從以死　督府忠義傳

衆皆散我獨行此身既許國更許友死生死作滅

賊厲生作存孤嬰君不見翟公門下客翟公未死

先羅雀又不見田橫墓上客一日死者五百丈

夫昂昂七尺身何能負義兼負恩風波萬里白日

在只識田橫墓不識翟公門

壁間檄　文丞相白楊州浮海至城門鎮張哲齋家豹共舉義哲齋移檄海上將取明州不果後張弘範寇臨海見壁間檄捕得之哲齋曰吾生爲宋民死爲宋鬼何怪我爲逢遇害文山集

壁間檄海上語直爲中原掃蛇虺古來中興只一旅天不祚宋心獨苦心獨苦生爲宋民死爲宋鬼

泮橋水　進士王珏德祐初以太學博士權知台州倡民義堅壁不降城陷赴泮橋水死之邑志

泮橋水　泮橋水風教始王博士得死所不投天祿閣只投從姑地下　陶宗媛儒士杜思翁妻也歸杜四年而寡時台被兵宗媛方居姑喪忍死護柩爲游軍所執迫脅之媛曰任汝殺我以從姑于地下遂遇害其妹宗婉弟妻王淑亦皆赴水死邑志一統志

莫殺我殺我從姑地下我姑衰宋脫我夫身已寡弟有妻妹有姐地下貞魂結爲社

白楓河　方谷珍之亂陳仲廣倡宗族鄉黨共禦之戰于白楓河死者幾百人賊勢益張仲廣憂憤成疾而卒邑志

白楓河河水滿地流紅波波聲入海爭溫摩蛟龍夜泣愁龍鼉於乎壯士可奈何白骨雨岸高峩峩

君不見河之水深不極至今下有銜寃石

待隘盜　潘進士省中爲方谷珍所劫屢以大義勸折之谷珍不從其黨郭仁本譖于谷珍使盜待諸隘而殺之邑志

鴟鴞張悲鳳凰麒麟傷類犬羊嗟嗟先生今則亡

所忌諱殺之我　太祖既面覽其文恨之曰把
我好秀才都壞了遂追戮甘備極慘毒
好秀才都壞了甘老姦殺不早殺不早悔可追盍
也不死錯也死君看萬古誰爲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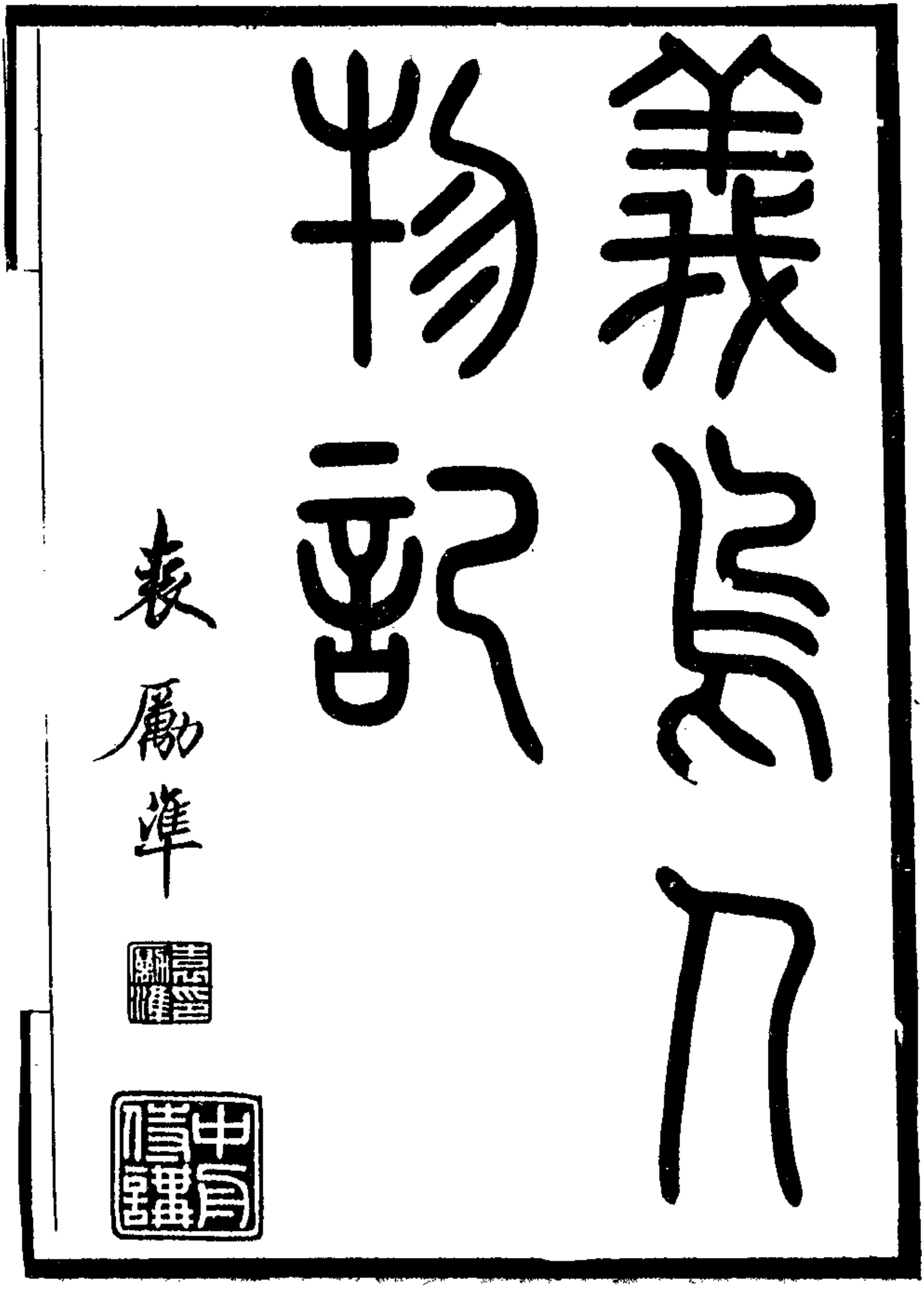
侯城里

我憶侯城人不見侯城里悲風忽何來涕泣零如
雨侯城西蒲山侯城東逼海西山不可餓東海不
可死千秋萬歲心悽惻竟誰語惟應劍光血夜夜
衝斗起

弘治甲寅後學王弼

刊于興化之郡齋

四庫全書提要補錄四卷明王弼撰初謝鐸
嘗補錄簡要四卷弼以已意節其大略末附拾
遺最按謝氏赤城新志作五卷蓋以拾遺爲一卷
但言王太守弼刻板在興化又尊鄉錄詳節十卷
刻板在書坊今四十一卷及十卷之末並亡各家
書目惟錢遵王述古堂有之而作一卷未知卽此
書否求訪累年始從翰林院中得汪砢淑進呈元
本互照鈔效是書乃謝公自撰以新志所載各
書倒亂之可細提要偶誤耳頂臨海志盧平壻炯請
付梓人以諸來學予嘉其意因識數語于後黃巖
陽晨


秦嘉謨

甲春康宗校

鍛棘胡永子

義烏人物記引

記者何紀實也紀實者何昭世則也世則昭而記義盡矣洪與劉嘗志鄱縣以及人物矣畏爲著之病二子不其紀實乎畏爲病之顧其晦弗彰消弗別善弗旌是以病之然而名爵史編固嘗顯矣奚俟於著特沈微者爲泯泯焉爾是故剛其所不必錄者參吾之所必錄者矣考索而著定著定而記成記成而實舉於是晦焉用彰消焉用別善焉用旌故曰世則昭而記義盡矣嘉靖十四年仲冬既望

豳東金江書

凡例

一 楊琁傳取後漢書駱統傳取三國志駱統傳取王傳取唐史宗澤徐僑傳取宋史黃潛傳取元史其餘諸傳或采洪遵郡志或考劉同縣志或按朱子宋名臣言行錄呂祖謙十七史吳師道敬鄉錄鄭柏金華賢達傳更參之行狀碑銘譜圖記序諸先正文集以取其大槩而節爲小傳不敢妄改其舊傳或有詳略不同則取其長而姑置其短以備稽覈焉

一 忠義孝友人之大節故以爲先而政事次之文學又次之

一 郡縣有志即古列國史也皆所以紀事行遠例當稱名今依史氏之例皆以名書唯子孫之於祖考以字書之

一 楊琁已入宋濂浦陽人物記蓋浦陽未置縣時地隸烏傷琁自高祖茂始遷攷其所居處實浦陽地按洪遵以扶隸浦陽以扶之子喬琁隸烏傷何耶然必有所據焉爾觀其封烏傷新陽鄉侯及攷大明一統志亦書義烏人故載於此不以浦陽人物記

一 郡縣志缺畧者如葉由庚喻樗大年朱瑗金涓見宋濂溪文集及賢達傳明白可據今皆增入

一 傳中所從來者則書曰自某郡來遷於義烏不知者但書曰義烏人至於居在何鄉年壽多少傳世遠近可考者亦書

一 舊有名而無字者因之不知其事之詳而妄名不可闕者附諸傳中

一 贊文之作則於傳中所未備者藉是以發之豈敢以管見效史氏作品評耶

一 本傳所載與墓銘行狀不同歷官次第行事後先多紊亂難攷今擇其理優者載之

一 責人欲恕論人欲盡故是書去取不得不嚴今據諸史傳志行實昭著書傳可攷者既以類輯之矣又或畧示微意於贊中其有載於他志而不入甚至無足稱者欲并不書恐貽後人脫畧

之疑故自爲論之以俟博聞高見者定焉

一入記者皆先賢達蓋相論定故也

義烏人物記標目

上卷

忠義　宗澤　王褘

孝友　顏烏　樓蘊　周祖仁

政事　楊垓　駱俊　駱統　朱幼

耆英　朱元龍　喻俌　虞復　朱環

文學　朱文　龔永吉　樓大年

下卷

文學　婁幼瑜　駱賓王　楊忱中　喻良能

人物記標目

喻良弼　何恪　陳炳　徐僑

傳芷　王邁　傅寅　施郁

葉由庚　陳龜　劉應龜　傅野

陳堯道　王炎澤　石一鰲　黃滔

朱震亨　金涓　朱廉　樓璉

王紳　王稑　王汶

後學金江著
後學金沙枝

忠義篇

天下有大閑亙萬世而不朝者忠義是也並輝二耀競美兩間夫誰爲之蓋萃天地勁正之氣發爲磊落瑰偉之行蹈白刃赴水火慼萬死而不改其操故能逢於夏北千於商申劓於齊弘演於衛紀信欒布於漢向雄稽紹於晉顏眞卿張巡許遠於唐誠烈士哉宋當靖康建炎之間虜人長驅而南也宗澤知磁州獨憑城死守爲天下倡及留守京師以忠義鼓羣盜嬰方鋭無前之鋒時河北已沒郡縣奉爲國有江南卒賴以立國力請回鑾以圖恢復中原爲邪計阻之積憤而卒我國朝初雲南未奉正朔王禕奉詔往諭遂不屈死蓋禕之功業於澤雖少見然皆知事君之大義守身之大節不以成敗利鈍而少變其扶天常

其植人紀其禮亂臣賊子之氣裨補世教甚有力焉江生也晚閭閻諸鄉薦紳先生及攷傳誌備知二公履歷而景慕其氣節未嘗不爲之浩嘆作忠義篇以爲後世人臣之勸

宋宗澤傳

宗澤字汝霖縣人母夢雷電紅光下燭寤而生澤自幼有大志登元祐六年進士第調館陶尉歷龍游縣丞知掖縣差通判登州忤道士得倅用事者譖罷鎮江尋監鎮江酒稅靖康元年用薦者假宗正少卿充和議使澤奏名不正改計議使衆謂澤方剛難合而止除直秘閣知磁州從嚞卒十餘人單騎之官至則治城池修器械廣儲蓄募敢勇爲必守計且條畫邊防及勤王策進秘閣修撰河北義兵都總管康王再使金過磁澤力止之王遂回相州有詔以澤爲副元帥加集英殿修撰從王起兵入援澤自將兵與金人數十戰皆有功王承制除徽猷閣待制方進兵臨濮而京城不守矣金人逼二帝北行澤即引兵趨滑抵大名將徑渡河擣其歸路邀逼之而

勤王之兵無一至者又聞張邦昌僭位即欲先行誅討乃還軍衛南且上書高宗勸進建炎元年五月高宗即位南京趨詣行在所入對涕淚沾臆陳興復大計踰千言且曰願陛下一怒以安天下之民臣雖駑怯當冒矢石爲諸將先得捐軀報國家志願足矣高宗壯其言擢龍圖閣學士知襄陽府時方議割河東北蒲解地上疏諫止改知青州尋知開封府宣布恩威豪强斂縮盜賊屏竄河東王善最爲巨寇澤單騎說降之王再興李貴楊進王大郎等皆相繼降即上疏乞車駕回京時欲幸維揚金陵澤復以疏諫不聽還延康殿學士京城留守兼開封尹金人自鄭州抵白沙距京纔數十里將部伍乘城澤命解甲歸休毋事張皇時已遣將劉衍率兵在外大敗虜衆又遣王宣赴虜滑州進貢政殿學士既至修宮禁治城壁增武備結連諸路義兵燕趙豪傑京城內外所屯兵實百八十萬方尅日大舉渡河前後二十餘疏力請上還爲黃潛善汪伯彥等所沮憂憤疽發於背諸將入問疾矍然起曰吾以二帝蒙塵至此汝等能殲滅醜虜吾死何

恨衆皆流涕曰敢不盡力諸將出澤歎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遂薨是日風雨晝晦臨終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渡河者三時年七十贈觀文殿學士通議大夫謚忠簡澤嘗居戎幕得將士心去者十五六都人憂之相與請于朝言澤子頴嘗居戎幕得將士心宜用以卒父功會杜充已除留守乃以頴爲秘閣留守判官充反澤所爲頴屢爭之不從尋請持服歸自是豪傑義士悉皆散去而中原不守矣頴後爲兵部郎中諸孫皆用廕補官惟從孫武繼登進士第

贊曰高祖南渡澤留守東京招徠羣盜數百萬使舉而取河北數郡當是時也施爲整頓幾復中原而高宗已無北還意澤於是勤回汴京前後凡二十四上疏每爲汪黃所沮積憤而死可悲也

夫嗚呼儻假之以年則神州之璧可完二帝北巡未必無還期惜澤死而志竟莫伸天乎

皇明王禕傳

王禕字子充其先太原之祁人五代時節度使彥超自會稽遷義烏

之鳳林又自鳳林遷青巖禕幼秀敏酷嗜古學從黃溍學溍以斯文之繼任之早游燕京諸儒判薦其文行於朝不報遂南歸會太祖皇帝取婺辟爲掾授江南儒學提舉司校理再轉起居注尋陞同知南康府事召還議郎位禮復出爲漳州通判又召修元史同爲總裁官書成拜翰林待制承直郎同知制誥兼修國史院編修官預教大本堂出俊吐蕃未達境召還洪武五年正月奉詔往諭雲南六月抵其境晃梁王把都而諭之時梁王已有降意會元之遺孽自立於朔漠者遣臣脫脫徵餉於梁王覘知其與中國通追其殺禕以自明梁王不得已出禕晃之脫脫欲以威屈禕慷慨罵曰天訖汝元命我朝實代之妖如燃火餘燼尙欲與日月爭光耶吾將命違來豈爲汝屈惟有死而已寧以追逼爲懼耶脫脫怒其言禕遂被害時年五十有二正統間贈翰林院學士謚忠文所著有華川前後集二十五卷玉堂雜著五卷詩五卷續大事記七十九卷弟補字子勉以明經薦歷任登州招遠縣主簿從弟初字子升薦授萬泉縣主簿所著有時習

齋冀長子綏字孟緝工五言詩有愚軒集仲子紳孫稔曾孫汝別有傳

贊曰禕以雄才受知太祖故於出使雲南不屈而死可謂烈丈夫者矣其忠義之心雖本乎天性夫亦由學而成歟其後以文學鳴是知忠於國者必昌厥後云

孝友篇

父子之親天性也自世教漓人始以孝弟爲難能而旌別之至書俗之偷鮮有能覺者嬴政以子廢毋胡亥以弟弒兄劉季分羹呂后不哀其子綱常倫理果安在哉噫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若顏烏者習俗不移天德色借鋤梓語取箒詛之言信矣夫若顏烏嗥泥來助吻爲之傷貞孝上性獨至親歿之時躬負土石感烏嗥泥來助吻爲之傷貞孝上通神明可感異類是非難哉江閩議者以顯庸君子洗芳無窮忘世處士泯滅無聞每竊笑之是焉足以議論人物耶彼懸銀圭反誣環所爲桂怒視環禱祷立之大雪中一日夜不使去環恫恫謝過無一言辨其冤桂猶日虐環五六年間瀕死者數四恆願受之黃拖朱紫志蓬當時身死未幾不能道其名若字者往往有之

人物記卷上 四 晉夏選慶

合辭請於郡邑刺史遣從事勞之且問狀固謝曰此人子之常不願賞鄰里強之不可歲時祭享不用釋老楮幣終其世巫祝不至門人稱曰孝子呂祖謙銘其墓龔應之請於朝從祀顏氏廟

宋周祖仁傳

周祖仁縣人親喪廬墓朝夕號慟甘露降於墓柏人稱曰周孝子

贊曰烏之貞孝無足議矣蘊與祖仁結廬墓左朝夕號慟愛日之誠未知何似泣血之哀有足稱焉故錄其行而著其名所以勵風化而敦彝倫焉爾

元朱環傳

朱環字君玉縣之赤岸人襁褓時無兒啼聲仲父桂奇之養爲子桂後生璧父定周因外環環益孝謹凡勞事皆服行不知有寒暑時境內多鹽白晝出道上刼人財桂有金數百兩與璧謀瘞窖中璧夜發去反誣環所爲桂怒視環禱祷立之大雪中一日夜不使去環恫恫謝過無一言辨其冤桂猶日虐環五六年間瀕死者數四恆願受之

不怒桂死遇璧益厚璧子慶多暴或嫁以殺人罪環憂不能食竭私財救之慶獲免環善讀書寶祐間嘗舉進士年八十六終於家子元
元字子初至元末有盜數千起縉雲過永康置砦峽源山山抵元家
甚迺監將叔元父環及環兄遇魁爲謀帥元聞變告二翁速避寇不
聽復涕泣諫翁罵曰豎子不解事江南內附久誰敢叛耶設有寇不
過鼠竊狗偷何足病元自度賊反官坐以法翁去則是翁從賊反官坐以法
雖有百喙莫能白爲今之計者執若殺賊自明乃與役夫傅參謀執
刃伏垣或止之曰賊勢張甚汝不畏作葅醢耶元曰吾知有親爾若
得白親以無罪雖萬死不恨會賊偵騎至竟斫殺一人梟首市中以
血手入示翁負之北逃賊平翁竟無罪

贊曰宋濂云昔尹吉甫子伯奇無罪爲後母譖而見逐履霜中野
作履霜操其辭多怨傷夫伯奇不必爾也父母惡之勞而不怨何
假於辭哉今環之無罪與伯奇同環贏身立大雪中則又非若履
霜比也乃能順受之而無怨元爲親故拔劒斫賊而不知有身蓋

有得於家教然也郡縣志乃失載焉用爲表之

政事篇

孔門設教有政事之科若由求之徒皆能施於有國以著成驗
者也是故有天下之才有一郡一邑之才大小雖有不同其以
福天下均也吾邑之士有忠信廉勇禮樂文章其憂公忘私贍
國充民足以澤潤天下生留餘惠沒留餘法者載在政事其無
從考質而所可見者不過敘其科第品秩之盛而已吾邑第進
士自王固始固字天脫本官恩陽令從孫永年繼登進士知福
州贈正議大夫永年之子鑄通判嘉興贈金紫光祿大夫永年
之孫寧提舉廣東常平歷知宜連藤柳峽饒江七州永年之
曾孫謙知隆州自南渡後第進士以樓圖南爲首知吉州贈中
奉大夫從孫晏子固俱世科若龔應之官右史許復道子堪並
登文武兩科宣教郎陳昭郡丞黃耕秘書丞王世傑醴陵簿周
傾貲賑贍全活甚眾育子者厚致米肉所生子多以駱爲名後術眾
饑求糧俊拒絕術怒密使殺之

大亭台州司理樸斗南侯官簿傅光龍切縣何傳長沙同知朱

略統字公緒父俊爲袁術所害統八歲與親客歸會稽幼聰慧有顯名孫權領會稽太守統年二十試爲烏程相民戶過萬咸嗟其惠理權嘉之召爲功曹行騎都尉妻以從兄輔女統嘗勸權以尊賢接士勤求損益出爲建忠郎將時徵役繁數民戶損耗統上疏曰君國者以據疆土爲彊富制威福爲尊貴曜德義爲榮顯永世胤爲豐祚然財須民生疆賴民力威特民藩福由民殖德恃民茂義以民行六者既備然後應天受祚權感統言深加意焉隨陸遜破蜀軍於宜都遷偏將軍曹仁攻濡須使別將襲中州統拒破之封新陽亭侯後爲濡須督數陳便宜前後書數十上所言皆善權納用焉年三十六卒

南齊朱幼

朱幼字長明其先魯人漢朱雲之後避亂過江曾祖汎字孝祥晉永興中任臨海太守秩滿來徙義烏爲蒲墟村寔成大族後名蒲墟曰赤岸幼歷高辛平昌淮陽三郡太守遷揚州刺史兼度支治揚有功人

歌曰朱幼渡江東人安盜賊空

贊曰俊能濟養百姓惠及鄰郡統乃盡忠於吳建功立業幼之治揚有功人安盜空是皆政績彰著有功於世者也君子稱之固亦宜矣然統仕孫權昧知正統觀者取節焉爾

宋葉棻傳

葉棻字實之縣人父維休伯父維芭連擢進士第棻以世科累遷太常寺主簿輪對言申書政本宜清心正已以求賢爲務時宰不然改軍器監丞差知荆門會京西帥幕建議築城東蒙雨山之巔棻以山無水泉且非敵路條其不便者六置制使趙方主先入之說不從棻歎曰徼民誤國寧有去耳遂解印綬去有旨除夔州路轉運判官俄復予祠結廬東山扁曰抗雲祠滿差知武岡軍未上而卒弟暮亦進士子由庚別有傳

宋朱質傳

朱質字仲文縣之溪西人受學呂祖謙而卒業於唐仲友紹熙親策

時弊請減浮費乞戒宴私度宗嘉納除樞密院編修官累遷戶部左曹郎官仍兼編修與時宰不合引年以朝請大夫致仕扁所居曰桂隱室曰澹齋有詩文十卷

贊曰依世則道廢違俗則身危此古人於斟位所以難也棻輪對言政有干時宰朝廷不從解印去職質陳春秋大義以復讎爲說而以和議爲不可見黜佗胄夔炎力陳時弊請減浮費與宰執不合引年致仕孔子謂以道事君三子近之矣

宋康植傳

康植字子厚上世家金華父仲頴字韞之擢第後試中教官始來遷義烏仕至尚書吏部郎中居官以清白稱植登世科自奉化縣主簿三遷爲武安軍節度掌書記以需次之暇執經於徐僑之門者三年端平更化侍僑赴京奏行簡欲處以職事植亟赴書記任制置使史嵩之圖結漁舟防江植持不可嵩之怒對移江陵酒官請奉祠徑歸未幾除刑工部架閣文字遷國子正改通直郎輪對言事抗直忤時

宰意差通判廣德軍救荒有法陞知本軍以治最閩召知大宗正丞還兵部郎官出爲浙西提點刑獄公事劾奏平江守臣史宅之治郡無狀嵩之宅之兄也時爲丞相并連及之其言以謂宅之不思掩前人之愆專務聚斂以事貢獻是以小忠而成其大不忠也嵩之不知而使之不智知而使之不仁其上罔陛下又不忠之大者也羣臣明知其罪而不言皆逆探陛下之意而不敢嬰其鋒是逢君之惡亦不忠之徒也疏入理宗震怒欲重罪之杜丞相範時在樞府爲之極諫謂憲臣言事既不中又加之罪如天下公議何理宗尋悟乃徙宅之隆興而植提刑福建改知寧國府兼權江南東路提舉茶鹽義倉奏免和糴行經界法除都官郎中出知吉州改福建路轉運判官兼攝建寧府振水菑拯鹽弊政惠大孚赴闕奏事卒于建谿驛積階朝奉郎

宋朱元龍傳

朱元龍字景雲縣人從徐僑學登嘉定十六年進士第歷平陽青陽尉調饒州司理參軍德興令誣其民董氏五兄弟鬬死縣卒具獄上力辨其非辜其兄弟得不死後皆爲名進士他所平反者甚衆嘉熙元年以虔州綰雲縣令治最擢幹辦行在諸司糧料院輪對論三邊形勢理宗嘉納語近臣曰朱元龍好臺諫官除宗正寺主簿陞宗正丞兼權左司郎官京局官或挾權貴勢求舉牘輒斥之曰舉牘可以可罷擬筆不可改也宗室有圩田之訟舉朝無敢可否元龍毅然決之歲旱宰執勸上幸明慶寺禮佛元龍曰稽首號泥佛蘇軾且不爲可以天子而爲之乎時方括兩淮浮鹽致書執政以謂朝廷行商賈之事廟堂雖諸閫之規使史氏書曰括浮鹽自今始不可又辨督府殺富民王倫之冤而活其子兩上封事言自宮禁朝廷以及百官萬民皆可痛哭流涕於是史嵩之入相疾其直言遂以斥去差知衢吉二州皆旋予祠改知台州以憂不上既而鄭清之再入相素惡其剛直遂以朝奉大夫致仕家居十年乃卒有遺藁十卷及讀騷集子幼

憾改奉議郎簽書鎮南軍節度判官聽公事改章服陞朝奉郎遂請祠歸築室夫人峯下曰廬隱所著有廬隱類藁五十卷隨類錄二百餘篇從弟南强

南强字伯强從陳亮游亮爲當路排詆且不測門人畏其威焰咻不敢出聲南强義形辭色見葉適及諸臺官備陳冤狀卒直之慶元間連貢于鄉入太學俛奉南廊對授遷功郎臨安府富陽縣尉轉修職郎南强創射樓補闕卒額民有以瘋死女証人者南强辨其狀立抵以罪境內多盜販禁捕之雖貽權勢怨弗憚禮部侍郎眞德秀以言事去廟堂風京尹跡其所至欲并以爲罪德秀舟過富春江南强亟見賦詩爲餞人皆壯之轉承直郎處州稽雲丞未上卒所著有梅隱筆談十四卷

贊曰杜游稱倫質而不俚華而不靡憤而不激怨而不懟不以食賄殺爲美浩乎其有味不以刻文綉爲工黯乎其有光其威時念故推物類情抑揚離合必窮其源以揚其波其不合於律者鮮矣

不亦誠然乎哉

宋虞復傳

虞復字從道縣之華溪人師事倪千里傳永嘉春秋之學由太學登進士第以楊村酒官上稽熙殿四十八規理宗大喜擢主管戶部架閣文字累遷藉田令歷武學諭宗正寺主簿莊文府教授太常博士大宗正丞出知信州時史嵩之開督府以御札盡收列郡利權因上表進愛養根本之說大忤其意有旨除都官郎官御史金淵承風旨奏寢新命遂奉祠而歸祠滿差知興化軍不赴嵩之雖去而鄭清之再相復亦其所忌退居東巖十有五年淸之罷董丞相槐力薦於朝待次桂陽軍俄除金部郎官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入見改尙右郎官輪對舉大學正心誠意爲綱領分好樂忿懥爲節目援漢文帝欲造露臺以爲好樂之勸上嘉納丐外差知亭國府改知瑞州命未下以疾革請納祿得旨轉朝議大夫致仕所著有成已集告蒙告忠遠齋集合八十餘卷

贊曰虞復屢上封事言論剴切庶乎能感格君心可謂務引以當道矣卒忤時宰遂致落職然守正不阿窮達不變彼以古人之迹見繩無以加焉觀其見推於喬行簡見舉於董槐傳云同明相照同類相求其斯之謂歟

宋樓大年傳

樓大年字元齡縣之竹山里人父伯寬由太學入官授江陰縣尉轉知無爲軍襄安鎭以終大年從徐僑游登嘉定癸未進士第調靑陽縣尉監嘉興府袁部鹽場尋知嘉興靑龍鎭擢遂安縣令差兩浙西路提刑司幹辦公事兩易監行在會子庫同列以侵欺被劾唯大年獨免改知南昌縣爲治先教化建利去病若嗜欲然縣民夜行爲儻家殿死事覺賂其男來就辟甥自陳殺民狀甚悉大年疑之亟命承往驗丞受賂使焚屍以誠迹大年怒聞于府屬錄事覆實錄事復受賂如丞大年正色抗辨錄事爲引去上之憲臺令覈察推定重譴事始白民敝之生爲立祠遷通判吉州提點刑獄李迪以大年廉愼命

言之列粵考文章政事蔚有可觀誠無愧於潛溪所稱者焉

皇明龔永吉傳

龔永吉字天民縣之在城人父秦字叔安卒官戶科都給事永吉舉鄉薦授職方司主事陞武選郎中以事謫戍平涼時北虜犯邊用兵部尙書王驥薦爲佐軍從討之尋詔驥南討麓川緬甸等處及征剿苗蠻養孟等處永吉俱從出師皆有勳績累擢至大理寺卿決獄多平反成化改元上疏乞骸歸七年卒于家子全名用蔭知贛縣

贊曰史稱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爲廷尉民自以爲不冤彼無冤民者君子猶以爲不及而況推情研實不能無說焉者嗚呼大理古廷尉職天下之平也唯公正明恕有守者宜居之永吉在大理至今有板卿之號可謂執法者矣

義烏人物記卷之上

後學金江著
後學金抄校

文學篇

文者天地之精鬼神之奧所以演貞元之妙蘊發聖賢之心法者也先王之文如布帛菽粟日用之不可無者也後世教弛以文爲藝小技揚而大道湮始專意以爲文夫文以載道也是故陰陽變化繫於易治忽幾微定於書成孝厚倫彝於詩尊王賤霸修於春秋辨敘名物悅和人神則見於禮樂蓋有是道則有是文採於道而得於言者也亦有以二帝三王爲根本以六經四教爲宗師撰述著作雄辭逸氣足以發舒志意衛翼聖教邁於文者則其參於道者也吾邑文士自南齊至于今其間鉅儒碩士鍾靈產秀或風興瀟洒或議論純確或析理毫芒羽翼經傳是皆所以洩元化之英華貫六經之體要者也若徒以雕刻

爲工而於道無所裨益適以滋弊耳亦奚尚之哉

南齊處士婁幼瑜傳

婁幼瑜字季玉縣人聚徒教授不應徵辟著禮捃拾三十卷禮記撰遺一卷文集六十六卷

贊曰宋濂序華川文派自隋至唐宋名士輩出若幼瑜則其尤者也惜乎其著述之富皆散逸無存然吾邑儒宗推婁子云爾

唐駱賓王傳

駱賓王縣人七歲能賦詩與王勃楊炯盧照隣以文章齊名號爲四傑賓王初爲道王府屬歷武功長安主簿遷侍御史坐贓貶臨海丞棄官去武后時徐敬業起兵署爲府屬敬業傳檄天下斥武后罪后讀至一坏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在矍然曰誰爲之或以賓王對后曰宰相安得失此人敬業敗賓王不知所之中宗時詔求其文得數百篇

贊曰新室篡漢劉祟帥百餘人攻宛不入而敗綱目書起兵書死

之予倡義也至於英公亦書起兵而著其忽望蓋誅心之法特與其事耳賓王是時就辟爲府屬觀其所作檄文斥武后罪至今痛快人心誠亦知順逆之道者然使得志於孝后之朝則又不敢決其必在五王之黨否也然則與宋樊若水又何異焉觀其文藝之美則以王楊盧駱並稱鳴呼先器識而後文藝裴公固已識之矣

宋楊忱中傳

楊忱中字德夫縣之赤岸人祖昂字漢卿登進士第終通直郎知分水縣忱中擢國子監丞累遷朝請大夫知歙州著易原三卷其言欲觀八卦生而爲六十四卦請玩先天圖欲觀六十四卦重而爲六十四卦則繫辭說卦之所言康節之極數知來其妙在於加一倍法孫焯累官中奉大夫知南雄州贈通議大夫點樵煥炳仕不大顯與焯俱以文名於時焯子埴所學尤博自號芥軒以藍補官累遷奉直大夫知肇慶府爵金華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

贊曰楊氏之學家傳有自昂以進士起家繼登科第見於先達題名者十有三人雖仕不大顯其文學之盛爲時論所歸若忱中優於經學又所謂傑出諸楊者矣

宋虞良能傳

喻良能字叔奇其先居富陽宋初始遷義烏之香山父葆光娶黃氏嗑盜起青溪婦翁以白金千五百而屬葆光峯藏之盜平婦翁亦死葆光以文章齊名號爲四子俱幼莫知金所寓葆光舉而歸之三子請奉數百兩爲謝葆光三子雖貧力辭弗受人稱其長者黃氏脫簪珥買書延師教其五子皆有成立後以良能貴累贈其父大中大夫黃氏令人良能與兄良倚同入太學又同年登進士第初補廣德尉三獲強盜應賞格辭不受調鄱陽丞遷國子監主簿進忠義傳起戰國王蠋止五代孫晟通一百九十人乞頒之武學授之將帥孝宗嘉歎郎侍臣曰喻良能質平正御書其名于屏間丁內艱服除以國子博士召兼工部郎官除太常丞兼舊職請外知處州尋奉祠而歸以朝請大夫義烏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致仕鄉人慕其名立石表其地曰郎官里所著有諸經

講義五卷香山集三十四卷家帶編十五卷忠義傳二十卷從子不
伐倫演國衛皆進士不伐甲科
艮倚字伯壽卒官臨海丞有唐論四卷詩文十卷策斷二卷文選補
一卷
艮齋字季直太學生特科補新喻尉有杉堂集十卷樂府五卷

宋何恪傳

何恪字茂恭縣之官塘人父渠多才略睦寇竊發詣軍門獻策主帥
楊繼忠用其言以取勝奏補承信郎監恩州酒稅營卒謀爲變密白
郡守而往訴其元惡釋其詿誤上功轉承節郎神武後軍統制劉光
世辟主管本府機宜文字未踰月徑歸甸謂人曰使吾二子文行有
成勝吾擁使節疏侯封也恪與兄恢皆感勵而力學及同上春官恪
中選恢欣然曰是足以報吾父矣遂謝場屋恪性好古藏書至萬卷
博覽而工於文初主永新簿再調徽州錄事參軍未赴詣廟上萬言
書進恢復二十策與朝論不合歸治園築亭奉母爲樂俄先母死所

著有南湖集二十卷從孫器重器取進士終於廣昌丞著爲古詩聲
亦工詩有曲汀集

宋陳炳傳

陳炳字德先縣之在城人好古文務爲奇語登進士第爲太平縣主
簿有易解五卷進卷五卷殿堂雜稟二十卷
贊曰龍川陳亮謂邑士之稱雄者四人喻艮能於人與與有恩意
能使人刖去三日念之不釋其爲文精深簡雅讀之愈久而意若
新艮弱遇人無親疎貴賤皆與之盡其情其文蔚茂馳騁蓋將包
羅衆體而一字不苟績之疊疊而無厭何恪目空四海獨能降意
於一世豪傑而士亦樂親之其文奇壯精緻反覆開闔而卒能自
說一卷文集若干卷子錄鈞鑄皆傳其家學以世賞入官
贊曰朱子之學大行於婺由徐僑與何基始基承再傳之緒於黃
幹而僑則親承指授於朱子者也故制行純篤風節高邁其立朝
剛直感格君心實能行所學奏授以高位而展其志則天下當被

其導農請奉祠不獲大行惜哉

宋傅芷傳

傅芷字升可世家縣之雲黃山下宋初有名雄者始遷蘆砦芷六經俱通尤精於史學從游之士戶履常滿登淳熙五年進士第僅得天台仙居尉未上而卒有講義及南園詩文雜稾二十卷再從弟珩字季佩好學能文有松岡類稾從曾孫藻字伯長受業黃愔以才行見稱由本邑校官擢監察御史遷武昌太守後超拜河南廉使以終

宋王邁傳

王邁字正叔縣之鳳林人通諸經尤長於詩登第後壽文弋陽尉諸生爲結廬於龍門山奉而學焉淳祐四年郡守趙汝騰以其經明行修與何基並薦于朝基累被召除崇政殿說書不授而邁以有官不

宋傅寅傳

傅寅字同叔縣之杏溪人母謝於石姥山而生幼嗜學經史百家悉能成誦比長益求異書而讀之間從唐仲友質疑問難皆有援據可反覆仲友喜曰吾益友也及聞其升陬分陝之說語門人曰職方輿地盡在胸中矣寅於天文地理明堂封建井田律曆兵制之類世儒置而不講者靡不窮究根柢訂其譌繆號曰羣書百攷呂大愚聞其禹貢圖攷曰可謂集諸家之大成矣黃文叔欲與同列奏補以官知爲不可屈乃止學者因其居稱之曰杏溪先生卒年六十入猶子定從末子游仲子大原皆世其家學

宋施郁傳

施郁字景文縣人由太學內舍登高第擢國子博士從子南一字與之咸淳龍飛第六人官太學博士與石一鰲黃震同時並以文學教授從遊者以百數名人科士多出其門而施所著有石氏易互言總論春秋經傳紀要

贊曰淳熙咸淳間縣之能文章者唯傅芷王邁爲盛而兩施次之蓋於研幾優於博覽則寅一人而已寅之著述意其必有大異人者觀唐呂所推與有足徵焉今皆亡之惜哉

宋葉由庚傳

葉由庚字成父生而口吃嗜讀書習春秋爲舉子業試有司不中遂絕意進取時徐僑倡明朱熹之學由庚執經從之僑授以中誠仁命性心六字之說由庚蚤夜磨礪採窮經旨驗之於躬行期凝合而無所託矣遂以通名其齋居且戒之曰心體之流行即天運之流行也無乎不通而塞之人其物矣由庚佩之終身金華何基王柏皆宗於熹學次第相傳遠有端緒皆慕由庚造詣眞切相與貽書辨析至無虛月基柏皆深服其言嘗謂古人知行並進闔一善言見一善行未之能行唯恐有聞若纏綿於文字間待其知至而後行是終無可行之日也人以爲名言平生不務著書惟研源洛諸儒之說以教人僅有論語纂遺若干卷詩文若干卷痞叟自詰一卷藏于家

贊曰由庚之學得於徐僑徐僑之學得於考亭其淵源蓋有自矣

又與何王二子往來甚密貽書辨析然則衍吾邑之道脈者非由庚而誰

宋陳巍傳

陳巍字孟定縣人志趣高潔不喜自衒靖康初游太學京城陷東歸結茅爲屋於雞鳴山之陽采蔬拾薪以奉其母而母亦歎然忘其憂自號靜翁有詩稿五卷

元劉應龜傳

劉應龜字元益縣之青巖人應龜少恢疎常落落多大志宋咸淳間游太學焉遜相高其材將妻以女應龜不可由是名稱藉甚久之嘗以優陞解褐值德祐失國退隱南山之南人稱爲山南先生會使者行部知應龜賢强起主教鄉邑始幡然出山即席更謁月泉山長改正杭學尋以疾卒應龜學本經濟而以簡易爲宗讀書務識義趣未嘗牽引破碎以給捋說至其爲文雄肆俊拔颯颯水飛一出於已無少貶以追世好世亦未有能好之者所著有蒙稿拙稿龜雨亭稿共

元傅野傳

傅野字景文縣人博學工文辭與劉應龜相繼以詩鳴於時黃溍嘗許其所作精切整暇知情江漫慌一碧千里而魚龍百怪隱見不常云

元陳堯道傳

陳堯道字景傳縣人父希聲以文學爲後進師堯道好學不厭浮游物表以能詩聲黃溍稱其詩涵肆彬蔚如奇葩珍木洪纖高下雜植於名園終日翫之而不厭弟舜道朝出耕夜歸讀古人書蒲已而厚物緒紳稱之謂可比古之獨行君子云

元王炎澤傳

王炎澤字威仲縣之鳳林人父濟景定二年國子免解進士炎澤少嗜書稍長治舉子業有聲鄉邦當宋運去物政之後而場屋事廢因得專意探索聖賢之微旨家庭所受既得其素又從徐儒門人傳考

亭之學風聲氣習之所存感發尤多而操行愈堅窮居約處閉門援徒絕口不言仕進者久之部使者起爲東陽常山兩縣教諭遷石峽書院山長所至以善教稱已而棄官歸隱於家學者尊爲南稜先生炎澤待人一本於誠言論磊落無所隱蔽莫不敬服爲諸生講說務推明大義不事支離穿鑿爲文簡質而主於理詩極渾厚而間出奇語不屑以雕刻求工所著有南稜類稿二十卷二子艮玉常山教諭艮珉義烏訓導

元石一鰲傳

元石一鰲字晉卿縣之松山人宋景定甲子鄉貢進士少從世傑得徐儒之端緒學益茂而聲達嘗典教邑庠從學數百人多取高第故名愈振晚年覃思於易著互言總論十卷子子定善事繼母以孝稱貢曰當宋之季神州沈陸斯時臣民宜不共戴天以死圖雖不然葛巾野服遯跡山林其殆庶幾矣乎陳貴傳野堯道舜道其朱之逸民也歟應龜炎澤一鰲潛晦弗耀乃得之矣爲部使者強主教

鄉邑何耶

元黃溍傳

黃溍字晉卿縣之在城人母夢大星燈燈然墜于懷乃有娠歷二十四月始生幼俊異善文嘗著弔諸葛武侯辭劉應龜見而歎曰吾鄉以文鳴者喻叔奇兄弟耳此子稍加工其不與之抗衡乎因留受業登延祐二年進士第授台州寧海丞陞諸暨判官用薦者召爲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編修官轉國子博士改江浙等處儒學提舉上納疎侍親之請以秘書少監致仕未幾召除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尋兼經筵官陞侍講學士仍兼前職階中奉大夫上章求歸田里不俟報而行帝聞之遣使者追還京師復爲前官久之得謝而歸七年卒贈中奉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江夏郡公謚文獻所著有文集三十卷筆記子梓字仲恭餘姚

朱震亨字彥修縣之赤岸人稟資爽朗讀書即了大義爲聲律之賦刻燭而成棄遺負俠聞許謙承考亭之學即振衣至門而師事之謙爲開明聖賢大旨震亨心領神悟抑其疎豪歸于粹美不以一毫苟且自恕而欲見之踐履嘗應試赴闈不利喟然歎曰修齊政治皆一理耳苟能推一家之政以達鄉閭寧非仕乎乃建祠奉祭講行朱子家禮屏釋老之教罷演神之記持公平以服眾心排紛難以安閭里人多德之俄母病延醫因自悟曰人子而不知醫或委之庸人宰無失乎於是研究醫學博求名師得羅知悌之傳治症多獲奇效蓋其理明識精所學必遡乎人嘗著宋論格致餘論局方發揮傷寒論辯外科精要發揮本草衍義補遺風水問答學者因其所居稱爲丹溪先生

贊曰周崇智修郡志書震亨隸方技是焉知震亨者乎觀其師事

許謙一閱其言超然領悟棄任俠之習趨聖賢之途不亦豪傑之士哉

皇明金涓傳

金涓字德原縣之在城人自幼警敏日記數子言比長遂大肆力於經傳聞許謙承考亭之緒講道八華山中乃執經從之謙語曰學者必以五性人倫爲本以開明心術變化氣質爲先以爲己爲立心之要以分辨義利爲處事之制德原朝夕惕勵研究奧旨體驗踐履務期脗合時同門者百數十人獨稱德元氣雄而言腴發爲文章尤雅健有奇氣不但長於詩而已與吳萊宋濂王禕朱廉輩爲友講索益精博考治聞遂淹貫經史暨諸子百家之言靡不及其蔥奧至於古今治亂之須政治得失之機偉人傑士閥閱異績行兵用師決機制勝之要歷歷布在胸應善於指陳而縱橫之是是而非非使聽者心目爲之廓然及其乘豪擡興援筆爲詩文頃刻千百言不自休率新麗雄贍

可喜可愕時胡元大主中國德原薄其時嘆曰世道如此雖欲有爲其可得乎遂杜門謝客以私淑於心者授諸後進遠邇爭趨之雖虞集柳貫上章交薦卒不出迫及國朝有司開其名屢加薦牌德原固辭不起曰犧褥青黃非木所願孤豚之奸游戲污瀆且吾髮已種種焉能馳驅簪組之間哉如是厥所居逼市去縣南蜀山之下青林隱居以著述自娛焉學者因稱之曰青村先生惟撫竹灌花散蚤弄月期舊扣門輒焚香檐茗抵掌劇談促席對榻連日夜不盡歡不止客去即復閉關不妄出朱廉撰青村隱居記稱爲安貞肥遯之士所著有文集湖西藁青村藁總凡四十卷散逸無存行於世僅有遺藁二卷子存字思存從宋濂遊洪武中以明經薦授北平布政司參議爲同寅誣指謫戍而卒有文集十六卷

富順縣以廉能名有詩集十卷

貨曰出處之際不亦難哉是故孔子可以往佛肸之召子路尚不見於衛而閔子則著辭焉鹿山之從蔡京薦也人以爲未可與權

彼皆以聖賢之徒猶有所議而況後世功名之士乎哉又況富貴之士乎哉是故不屑從人清修吉士德原之不授薦牌宋潛侯曰爲己功深可以觀所養矣

皇明朱廉傳

朱廉字伯清縣之赤岸人曾祖前從徐僑游精究理學著太極演訣經世補遺祖叔麒承家傳之懿見之爲政歷官同知黃巖浮梁二州事以朝列大夫婺州路總管府治中致仕號遯山父同善字性與幼承家學復從許謙講授研究奧旨嘗應辟爲兩淮屯府幕屬未數月解職歸隱以所居曰裕軒遂以爲號廉自少涵濡過庭之訓刻苦勵志淹貫經傳悉領要義既而學文於黃溍遂以文章知名及婺屬國朝之初知府王宗顯器其學材辟爲郡學師及浙東行省右丞李黃公文忠開鎮嚴州尤加禮敬遂移長鈞臺書院未幾丁外艱洪武三年詔修元史聖朝日曆起爲纂修官史成拜翰林編修八年乘輿巡幸中都命廉扈駕至滁州上問卿有紀勝之作比至中都進紀行十

首上覽而大喜曰佳詩脫爲汝和有頃召廉賜示和六詩當時以爲榮既而授經楚府尋陞長史久之兩耳病聵遂致仕而歸窮經講誦深研聖學嘗取朱熹語類摘其精義名曰理學纂言其爲文嶷嶷精密有文集一十七卷子棟字子建弘記過人亦以文名永樂初薦授國子助教以疾卒于官孫曄字文華頴鄉薦任無錫縣學訓導

皇明樓璉傳

樓璉字士連縣之竹山里人祖有成字玉汝習六藝而文著學直識卷子存字思存從宋濂遊洪武中以明經薦授北平布政司參議爲同寅誣指謫戍而卒有文集十六卷

富順縣以廉能名有詩集十卷

貨曰出處之際不亦難哉是故孔子可以往佛肸之召子路尚不見於衛而閔子則著辭焉鹿山之從蔡京薦也人以爲未可與權

贊曰有成光亨爲世通儒而瑾蔚有祖父風烈世載美可謂克構者矣

皇明王紳傳

王紳字仲縉幼孤勤於其兄綏聰敏好學承家傳之懿從學於宋濂濂教爲文章即能馳騁變化議論鑿鑿出入人表濂器之曰吾友王待制其有後乎紳事母盡孝及卒哀毀踰禮未幾綏亦殁煢然單居然其文辭亦著稱於時蜀王聞其名聘至藩府行以宾禮紳念父禮持節死雲南遠在萬里外乃請於上乞往求遺殖王憫而貴其行既至訪求不獲遂於死所立木主號慟奠祭問者泣下有滇南慟哭記以著志既還王禮遇之益至未幾以文行薦於朝召爲國子博士宏經講解六館翕然俄得疾卒於官年四十有一所著有繼志齋文集三卷行於世

皇明王稼傳

王稼字叔豐自幼潛心勉學博覽羣書侍父入蜀游學京師父

歿扶柩歸葬終喪復登名儒之門以卒所業文詞稱於士林永樂中嘗預修郡邑志以病瞶不仕號瞶樵所著有青巖類葉

皇明王汝傳

王汝字允達少孤思繼家學讀書極勤苦素貧能守道自樂登成化戊戌進士第嘗上疏乞就郡教授奉忠文公祀不遂乃授中書舍人守正不阿甫三載見有進不以道者恥與爲伍遂謝病歸築精舍奭山下取累世所積書讀之若將終身焉弘治改元兵部主事壞性都御史虞瑤交薦於朝遂與翰林檢討陳獻章同被召汝猶力辭侍講學士謝鐸祭酒章懋勉之行逾年始就道至淮病偶增劇未抵京師五十里卒因所居齊山學者稱之曰齊山先生所著有齊山文集若干卷藏於家子俯字彥高太學生

贊曰君子謂國朝文獻金華爲盛王氏於金華爲尤盛蓋禕之文章節操關天下休明之治而繼志闡善如紳之文豐蔚雅贍非適爲鄉里之望若稼之孝義清白不失世守所著又和雅沖淡粹然不厭乎正而汝亦世濟其美豈獨一家之範而已哉輿念曰莫爲於前雖美勿彰莫爲於後雖盛不傳王氏有焉

義烏人物記跋

明嘉靖乙未義烏金江撰義烏人物記二卷上卷忠義孝友政事下卷文學凡四十有七人所引諸書爲史書郡志名臣言行錄十七史詳節敬鄉錄賢達傳文集各種其體例悉倣宋濂浦陽人物記四庫已著錄善本書室藏書志亦列入乙部此卽杭州丁氏鈔贈本季樵

胡宗楙

陸尚寶遺文

陽山湯君墓志銘　長洲　陸　師道

富陽知縣吳縣湯君盤卜以嘉靖壬子　月　日葬父陽山府君於縣貞山之麓手具事狀謁其同年友陸師道託銘墓中之石師道不敢以不文辭則為摭狀大略序次之曰君諱　字醇甫陽山其別號也考諱　本袁氏妙婦鴻臚之父詳　鴻臚序班北鄭氏鴻臚從湯姓鴻臚食湯君溝無子以鴻臚為之子故鴻臚之子若孫不可忘湯德湯之德也深臨終以治命戒其子若孫不可忘湯德故君終身不敢易湯姓初鴻臚好古尚文而仕不達見君嘗姓閒敏為聚書延師教之期以起其家君亦感奮刻厲于學補縣學弟子員然數窮於有司不得進家又中落乃以經學授徒養其親攻苦如淡而致力甘旨能使親忘其貧親喪柴瘠以居當祭必涕泣思慕過時不衰自富陽舉于鄉即絕意進取益以篇籍自娛凡于史百家下至醫卜養生奇字聲韻之學無所不窺論辨證據必詳而覈至其評駁古今作者亦不苟為附和文喜楊子雲太玄詩宗漢魏盛唐鑄詞發藻恒師模之餘雖唐宋大家視之若不暇也晚復遊心內典日取其書紬繹之時遊叢林與緇流參和問難機鋒穎利往往屈其尊宿君平居修謹衣冠步趨斤斤矩矱而與人居樂易融洽未嘗以色待物人以是益親之富陽數上禮部不中以君年益高勉就選得今官迎君就養君以其地多佳山水甚喜無何思其女歸視之以疾卒于家時富陽抵任才　月耳其民固甚宜之上官亦多知其材者人謂富陽由此得榮青其親不遠而君不待死矣惜哉君生成化乙未十月二十六日卒嘉靖辛亥四月六日葬年七十有七配陸氏子男即盤娶陸氏女嫁陸言孫孫男曾吳縣學生娶張氏曾孫男慧文聘蔣氏女幼銘曰有畜弗施曰嗣其志有尊弗崇孝思何窮壽考令淑返宅貞麓尚有顯寢育此吉卜

明故觀瀾曹先生墓志銘

先生吳縣人姓曹氏諱昊字元大別號觀瀾曹大考銘大考瀚大城縣學教諭考珩妣唐氏丘氏余氏曹氏自勝國以來世世業儒而大城竟以濡顯然數傳於有司不得正席為人師矩度詳雅顏色嚴厲不事夏楚而諸生帖帖守規約雖謹於是里中父老無不欲令子弟出先生門下者及先生之兄念憲公舉進士歷青顯屢從子姓往往盛輿服為游閒態而先生布衣疏食飲多高年老如大之有司知先生之賢延與鄉飲獨皆推讓先生人是時先生年未六十徒以學行故儒其從它書儒多被汰黜而先生周還肩席餘三十年無議之者先生年益高子孫治產業衣食饒給乃以老謝諸生諸生有子孫成長可就學者終不肯名他師成復為先生弟子歲時謁問班白童冠踵相接於

門先生孝慈篤厚恬憺寡慾不飲酒不好遠遊讀書之暇時為小詩自遣亦多棄稿不錄其於家人生産作業未嘗問有無也配桃氏生一子鈗先卒娶孫氏孫男二志充娶錢氏志全娶谷氏女二一嫁高霽一嫁禮部主事陸師道曾孫男三謙先娶郭氏國先聘孔氏切　曾孫女二各許聘　光曾　先生子天順甲申正月十六日卒于嘉靖壬子四月八日葬吳縣至八十有九嘉靖甲寅八月二十八日葬吳縣至

況家僑合祔之北顧言曰以師道銘銘曰

秩秩曹宗顯聞以儒儀儀先生克紹詩書模斯範斯童蒙有遺綿祀六十鄉爭善教艾宿于學踰耋益恭體體夢俊式我章縫既樂既康亦全而歸永福百世之或轉相附託更來祈免則謂其人曰富馬乘不察

橫甚君案其科索生事故家人置之法貴勢家競造座船僭載籠利為漕河梗而賈人亦往往假大官之名榜其衙于舟所在漏稅越度人莫敢詰君患苅治之或轉相附託更來祈免則謂其人曰富馬乘不察何中貴人進鮮多挾勢作威君壹不為禮有張某者御史令人謝君君起白都御史曰　國家大計公寔總理主事特職蒞滄佐漕事公顧撓之其如　國計御史為啓閘閘官吏以守君法被撻君即稱疾臥都守閘下莫敢動有當塗者北上不得先則要治河都御史令人謝君君起白都御史曰　國家大計公寔總理主事特職蒞滄佐漕事公顧撓之其如　國計何中貴人進鮮多挾勢作威君壹不為禮有張某者橫甚君案其科索生事故家人置之法貴勢家競造座船僭載籠利為漕河梗而賈人亦往往假大官之名榜其衙于舟所在漏稅越度人莫敢詰君患苅治之或轉相附託更來祈免則謂其人曰富馬乘不察

于雞豚安有大臣屑為此哉於是豪猾詐僞無所容而謗議日至于京師京師故人貽書勸少貶為自全計君謝曰吾年日迫恐無以報　聖明竭忠葉奸吾者益得行職也尚復顧望首鼠計自全邪由是謗君者益甚君以考察罷矣時都御史周公王郡尚書甘其說而君以考察罷矣時都御史周公王郡尚書甘世至君兄弟相繼以經學科第顯而雙鳳之周遂為公皆惜君議置謫籍中而竟不能免也初君之宦天旱泉竭君禱于禹祠而雨既而雨決旬不止諸湖泛溢堤防壞漂蕩民居君率吏民下木石塞諸決口却蓋冒風雨而進民免墊溺濟嘗飢君知州青以民流亡不能撫使遁入它境因出公餘助之賑流者以復其濬治漕河程工庀財董率損三之二君之主事管閘濟寧濟寧據漕河之喉下數十百尺水下趨易竭而要人貴客日夜馳驟至

平直未嘗見其怒容及當官強執人莫能奪是其所養誠有未易窺者而一命輒斥惜哉君配陳氏先卒子男七鏇娶王鏇早卒王以死節　旌表釜娶吳鉞女三嫁顧樅王克一顧允熙樅國子生釜鍒克一允熙皆學生孫男七泳潤泌湯沐演淙孫女四君生於成化丙午十月三十日卒於嘉靖己酉十二月三十日釜等卜以嘉靖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葬君州之某鄉洪塘之原以君姪潮州府通判錫之狀來乞銘銘曰

世胎韋以為同兮子獨異也澳忍而容兮子直以遂也執方求通兮舸則自躓也雖不利於達兮亦莫奪吾志也刻銘幽宮兮哀之人之瘁也

明故鄉貢進士陳君墓誌銘

君諱邁字履賢別號養亭姓陳氏其先汴人宋南遷時有為學諭者從渡江家吳之吳苑鄉迨今子孫蕃衍遂為吳之甲族曾祖範以高年　詔授冠帶祖輿封文林郎翰林院編修考霽　太子贊善翰林院學士贊治尹國子監祭酒母柏氏祭酒公年近五十而君始生有異相肢節神屋有聲祭酒公心奇之童卯授書記誦即了大義稍長應舉壁灑若成人稍長應志經學業日精進乃益事博綜泛覽羣籍為古文歌詩期盡繼其家學嘗以詩贄見父友翰林鉅公極加賞嘆以儒士應試南都歸補縣學生援例入國子監之新阡以叔父太學生遠之狀來乞銘銘曰

脂車兮秣吾馬指千里兮吾將舍騑方駸兮車折

柚茂哉才高命何促

友松胡翁墓志銘

翁諱源字孟淵姓胡氏友松其別號也書受七品散官人不之稱但稱為友松翁云大父繼宗父琦母吳氏翁本嘉興之崇德人世業農父徙居於繁後因以先世田廬悉讓兄弟脫身來居蘇崇德業種蠶而長洲職工為盛翁往來二邑間習絲治綿織通貿販易竟因是起其家久之益築居第結婚教子讀書就文儒逐占籍長洲為上著不去然獨念其母不置則治寢迎就養母甚安之時時還崇德視他子翁必致甘毳獻新衣以為問及母喪欲葬務從其厚自恨生之不得專養也歲時奠祀必涕泣孺慕終其身不衰

翁居家儉約不妄費一錢而於人威鄰有以緩急告者未嘗不應雖負之弗計也天資謹愿遇人煦煦退讓犯而不爭嘗被同役者誣逮人咸為翁危竟以証左白其長厚免翁善龜笑自若然雅不以自名人有知之者從問休咎無不竟中及病革自卜知不起卻藥待盡謂之知命非邪翁生成化丙申六月廿日辛嘉靖庚戌十二月九日享年七十有五元配趙氏生子汝仁娶邵女嫁王漸次配王氏生子汝化吳縣學生娶顧氏生子汝佐娶邵女嫁王漸次配王氏生子汝仁娶徐汝俊舊壻周女嫁劉存仁今配錢氏生子汝化吳縣學生娶顧女字吳郡孫男四舜田舜世餘幼孫女六汝佐等卜以癸丑十二月壬辰葬翁武丘鄉白蓮涇黃字圍之新阡汝化走來請銘翁善教子汝化故多長者之游

余亦因汝化識翁茲又以余友彭孔之狀來泣不辭銘曰

長洲之胡自翁始去官而儒啓厥子孫世

王子美墓志銘

嗚呼王君已矣往在京師雪中與余登西山望屠廣顧眺東海指燕趙之郊撥鬚抵掌傾睨一世浩然樂也既而南歸相與汎具區入林屋振衣縹緲南窺玉女張公洞山善權諸福地歸息于石湖席丘之陽扁舟載酒嘯詠相屬謂此樂可以忘老而執意君之遽不可作耶嗚呼悲夫君諱曰都字子美嘗遊茅山華陽洞見石上題洞泉二字甚奇偉因自號洞泉居士

王氏之先自福清徙長洲代有聞人唐水部郎中榮宋著作蘋　國朝光菴先生宸其最著者也光菴琥節獨行埠埠絕人而特精於醫故子孫多以醫鳴者若晴齋先生敬敔鶴先生覲父子名重當世而晴齋君之曾祖也君不及事及事從祖敔鶴翁從受素難諸書及先世禁方診籍治狀在王氏羣從中號能承其家學會有　詔徵名醫子孫之當有仕籍者君敔醫士節孫也又自其能緣是應詔求自效既試中禮部充太醫院醫士君高伉自喜不肯與伍故久無推輩類有以黃綠敔通顯者唾罵不屑也餘幼孫女六汝佐等卜以癸丑十二月壬辰葬翁武丘鄉白蓮涇黃字圍之新阡汝化走來請銘翁善教子汝化故多長者之游大夫君周還延接

或紹介之諸公多折輩行與交而君終不肯出一語有所干請覯梯媒以進及兩公先後引歸君亦佛衣還吳中吳中人爭求君治疾即貴富人必視其禮意勤懇乃往即貧不能報者亟走治不以遠為辭然君治貧者無不隨手愈而貴富人或不能取速效至詆謝去君乃歎曰郭玉所謂療貴人有四難者此其驗邪抑吾本數奇好與豪有力者戾耶由是君醫名日益盛而家日益罣然君視脉固明甚其所刻期愈與所刻期死者至期無不應太學生石民立不病而言其將死果死府學生王履道既治木矣而言其脉伏當生果生太學生王履吉議制員外表補之內弟高年又有園池水竹子孫宴客之奉里鄰莫不稱善以為後生式不數年而相繼以卒老長凋喪堂獨其

宗之不幸哉嘉靖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曲阜葬于長洲縣武丘鄉彩雲里之新阡其孫會自為狀來請銘昔太平興先丈父同學舍相友善故其卒也屬師道表其墓而師道兄弟少嘗學於曲阜之家受知焉故曲阜之子若孫寔從師道兄弟遊而師道之子與猶子又師曲阜之子則曲阜之銘師道其奚辭遂為考次其狀而序之曰公諱鏞字子良著別號一峰晚更號蓮塘父志菊翁溶則讓之季子也娶許氏生公少亮長洲縣學弟子員例補國子生課試恒在高等數應天鄉舉不中晚就選得曲阜縣丞人意公不滿其官而公顧自喜曰吾弱冠即有鄒魯弔遊興而今遂耶工日謁闕里廟升庭下閱殿中若奉金石音

從事者咸以為說感縣人郡御吏某為紀其事三氏學舊不分廩增附公請於提學應副使得停補如州縣學由是三氏子孫始有所激勸孔氏田侵于勢家公為理而歸之縣本庫小士大夫往山東謁孔廟者錢相擊夫役遂為里甲病公為籌淘衆夫羨直以佐其費民得無竭其忻徵明敏而恕庭無滯訟徵無淹繫上官材之縣缺令徵公視篆者三年公自少有志用世其待選家食時鄰宇武康徐公將漕白茅河博詢諸生以治之之策公所條論特為徐公許可多采行之識者已謂公達於從政至是端緒少見庶克展布而限於資地不久解去君子蓋深惜之公性至孝自志菊翁無恙時即令諸子異宮居的傳共供養父母以次而更公獨治園鑿池節亭館數擊鮮徵歌招賓客與父嬉遊凡所以娛奉其親者無不至故父母逐常居公所不去又解官歸母老無齒公與陸夫人朝夕治糜作醯船調和以進雖子婦滿前不使執饋也待族人有恩從弟死遺孤無所依公收而字之與人交不為翕翕熱熱之不變益親人有過不面相詰問微詞諷之使改而已公生成化庚子十二月三日辛嘉靖丙午二月十日辛年六十有七配陸氏生子二嫩娶金先辛瑞娶金庶子三璟府學生娶王珍璽陸繼張瑄娶陳女二長洲縣學生韓鳴鳳顧謨其婿也孫男五長即魯縣學生次希曾希董某某孫女四曾孫女二銘曰

惟德之崇既耀厥宗位之弗亮尚後人之逢

明故醫師戈君孝甫墓誌銘

戈君孝甫名仁長洲世醫家也父橘隱翁有盛名于時孝甫志繼其盛故自號陳橘生孝甫早歲受諸家所藏書即能領解黙不以自滿屏居木漬取張仲景傷寒書反復講之分經析證測津極變悉貫而通之乃出治人疾無不隨手愈者由是人爭求孝甫治孝甫亦益自信汗則汗下則下吐則吐他醫縮手吐舌莫敢睨視而孝甫無誤往往以邪氣方盛禁病人勿食即病家恐懼不能守者強進穀覩其安即敗不治孝甫生平所起疾及所決不起者甚多然孝甫不肯立藥案曰吾道不及古人惟守其成法取一試之驗而敢冒之以盜後世名耶故不得而患者焉孝甫居家無他資惟以醫自業而能不汲汲於賂謝有貧不能致之者無問識不識聞輒自往往必奏功而後已以是人咸稱孝甫長者孝甫坦蕩和易與物無忤性嗜酒每旦辨色起有叩門迎醫者隨遠近行視略遍至日晏即從人飲或召客酣歌相徵逐雖耆富人迎之弗往矣家人曰為具以待孝甫雖不歸客亦滿座呼酒相酬勸孝甫歸見之即大笑就坐益與歌呼為驅戈已醉則瞪目視客不謝而臥客固安生行酒自若雖僮奴不知孰為客主也人無貴賤高下無不可與飲者里中醵會必率孝甫孝甫雖不往亦必出錢如所率由是藥日售而貲用恒不充然孝甫於

親母姚早卒父蘭谷娶後母周又生四子因分孝甫外居實不持一錢出及力能就大屋即迎父母依乙以養弟未娶者為娶無屋者為治生業竟能得從母依乙之雖孝甫年五十有六以嘉靖甲寅九月二十四日辛卒時志慮澄定不少亂索紙筆為遺言囑真子纖忠具備尤以弗克終養厥父為恨悲號而殁嗚呼亦可傷矣配周氏生子椿娶姚氏孫男一孫女二纖配黃氏無出椿以是歲十一月十七日葬孝甫吳天墩祖塋合周之北奉縣學生陳君謨狀來乞銘銘孝甫與余交周之葬余實志之則孝甫安可以不銘銘曰

和光以為道仁親以為仁術足以壽人而不壽其身嗚呼其命耶

紫芝胡君墓誌銘

鄉進士吳桓率其門生胡數袁經詣余再拜以請曰桓自弱冠時交紫芝胡君即館其家而授經君之子數周旋款洽垂二十年其好禮敦義蓋不特桓奔走之友也不幸辛矣葬有日知胡君者宜莫桓若也敢為狀以數請願先生賜之銘桓余門生也余素知胡君且知桓之不誣遂為序次其狀而銘之曰胡君諱鑑字仲器紫芝其別號也君本吳縣張氏父海縣學生娶胡氏生三子胡之兄曰守朴翁靖壯未有子卜於諸甥謂其仲獨朗潤克堂構因乞以為嗣則君之殁君從胡姓守朴翁家中君力以振衰為己任所居當閶閭中市肆櫛比率以厚貲罷貧周利而君貿

獨劳則從高賈貴貸學運刻日月以償君有心計所財貨特精良易售而息嘗有贏至期必償之不爽故千金之貨徒手往無弗與者久之富商鉅室爭任君而四方貴販亦多歸君君所得乃倍於厚貲者君則益擇市人之長於智算者令列肆販易君固游閒自如而家日以起於是治居室廣奉養守朴翁日與客

樽蒲歌飲為歡固忘其無子也君乃曰終不可使胡氏無嫡嗣因為翁置側室居歲餘不宜子輒嫁之而更置凡置數妾晚得　氏連舉五子幼學壯室資費咸自君出又人為植生產教之作業諸弟稍成長君乃慨然有用世意即走京師求以醫自效初君少多病好讀素難諸書輒能自領解因編知名醫與相參究出為人視脈處方雖宿醫弗及也由是求治者日益眾名日益起會故人有官醫垣者招之入京得通籍太醫院為醫士京師多迎君治疾其視脈處方又往往出諸貴醫上故朝士多知君者宜莫桓若也歟不從醫無能為也已而所從母張氏卒竟以初服奔喪歸君事張篤於所生至是恨不及含殮衰毀伏苫塊過時不衰初守朴翁不事事凡家之政君為其外張為其內母子相為完護及張卒君內顧不得復遠通而家指日益衆門戶算賦更費浩繁君又仁隱好施內外族鄰待之舉丈者數十家節衣縮食不能贍君益夙日夜矻矻自力勞敝而不知復年未及艾鬢皤然白矣未幾竟卒得歲僅五十有四嗚呼惜哉君

知有温籍生平未嘗一與物忤閒有侮之者不校也少事辟舉未嘗舉問中歲更耽典籍經覽輒通與人言舉舉多文談其論古今治亂得失時出所見評斷每得古人所未發嘗言遭亂之世無樂土惟勿與小人作忽庶幾避兵之術耳識者以名言君娶周氏生子男一即襲吳縣學生娶周氏女二長字商軌未嫁次適許汪孫男三汝戚汝儀汝文孫女二君墓在某山某原葬之日則某年月日也銘曰

野樵王翁墓志銘

野樵翁諱恍字表中姓王氏世為蘇之吳縣人高祖曾始為陰陽家言曹祖士宗祖理父顒皆世其學不墜然率事農田服賈治生不專以術行世至翁尤喜讀其家所藏書稍益通五行建除之數為人相地剋日以葬頗與諸葬師異葬師皆干扁迎合以炫技徼貨相高而翁挾術自重人鮮知之翁亦不汲汲求人知及吳中一二聞家獨信翁言以葬者其子孫未嘗不盛也然翁自葬其父時鬱於地者願去故家求益償是以文學周公瑕狀來乞銘銘曰

毒徵嘉靖甲寅海寇焚郡郭翁先墓在近郊翁日夜念之懼遂病滯下竟以八月二十六日不起距其生成化癸卯正月六日得年七十有二娶顧氏無出繼郡氏生子男二來甫娶徐用予娶林女三通湯休陶業俞倫孫男一玄齡聘周孫女三以明年乙卯三月二十日葬父墓之次即翁所卜也地在雁蕩村治字圍來甫與余交余家有病必問之治技往來甚稔至是以文學周公瑕狀來乞銘銘曰

是維野樵翁之藏不毀人墓而墓其傍百世不奪考厚若直耳家不可去即穿其傍地以葬而封樹故家不毀歲時祭墓報分杯羹卮酒祀焉其所存如此宜與以方隅禁忘誅人射賂謝者異也翁仁隱亦自天

北祥

亡妻陳氏墓誌銘

嘉靖二十八年十一月二十日禮部儀制主事長洲

陸師道之繼室陳氏辛歲卜葬不食越六年嘉靖甲寅十二月甲申始克從姑陳太安人葬嚴巷村先塋都水公之墓北則外比先繼室吳安人擴右既室師道刻其墓石而悔之曰陳氏長洲閨家世居縣之大姚村自都御史成齋公為大官顯聞于時宗姓益盛于孫世事詩禮雖貧不從業至淡泉居士諱濤請書授徒里中稱德人長者娶長溪夏氏生女慎擇所歸過年不嫁師道喪吳安人聞而娶焉既歸事太安人與安馬歸八年生三女長字金應次皆不育因以感疾卒年止二十有六銘曰

婉三女士婦從姑余獨不得事母悲永孤

情竹華君墓誌銘

君諱子舟字亦喬別自號情竹生姓華氏華出宋戴公自考父食于華望始因地受氏至齊孝子寶以孝顯天下而無錫之華獨為諸華望其後榮以仕宋居汴原泉以扈蹕遷錫而拓業鶯湖之上者則自貞固處士悰韓始貞固之曾孫曰守誠生鍾鍾生需是為君之曾祖祖父母錢氏君生而朗悟五歲能背誦大學中庸不遺一字稍長業進士為程文已有端緒以父病不事事始棄舉業不事事農田以養晝夜課僮奴力畊一不以涵其父父掌鄉稅役繁重君有兄在而勞費皆身任之不辭族老長有憫之者議請于官使與兄低昂分任君撫然曰此非閱牆之漸耶吾何忍為之卒謝其族人不顧且戒勿令吾兄知也外氏家中衰舅姑繼歿終事多取辦君而歲時祀事亦君舉之不贍妻異母弟貧無依君收而給之數年元於君葬且養其母如其子之存族既蕃盛于姓雜處小有乖違君協比救解務底敦睦恒曰兄弟伯叔皆吾一體吾可視如路人耶故五服長幼皆宗而親之鄉人訟訟君抵罪亡歸或勸君終訟速之往戍所者君笑曰彼受人教導正應憐其愚無知耳竟聽其自便君事親孝嘗與子就試常熟得巨魚將饌客忽思其父即走人馳六七十里持為晚食饋而養客他味客皆數息以為茅季偉不過是及居母喪哀毀得疾除服未幾竟卒年僅四十有五耳其生為正德戊辰五月二十有七日其卒為嘉靖癸丑三月十有六日其葬為乙卯正月　日其墓在壽椿山其配曰錢氏其子曰士翹其婿之已婚者曰蔡壽卿王大銓其未婚者曰錢某錢某其孫男女各一男夫女幼將葬士翹手為狀介其祖姑之夫錢君道卿來乞銘銘曰

華實御族擎姓維朱寶以孝顯道炳千載自汴而錫無錫孝翼翼斯恭壽椿鬱鬱往即玄宅刻銘從之後有考德

明故夢萱顧翁墓誌銘

吳縣境西南窮太湖滆湖之鎮曰橫金山阻水迂民

遠去官府租稅徵發多不以時集故其鄉長視者人爭避不肯為有為者不旋踵輒破其產而夢萱顧翁獨父子相繼任其事者三世家不墜而益隆翁諱文榮字世恩曾祖貴祖恂父忠世家鎮之西其為視長自翁父時民已信服至翁益能奉公集事凶年民竇亡翁輒出藏粟代民償稅他視長逋欠狼藉而翁獨輸納如期官長益材而任之至穉歲民終不敢不償翁所代救翁田廬事產亦不廢而有贏民有爭或詣翁得翁一言平曲直輒解去不願至公庭及翁老而休乃令長子洪持家政次子潮應官府令事其事而合幫共費庭無間言故能久任繁鉅而不以役為患者不獨以財長雄其鄉亦由有禮義敦睦為之衛禦

也翁既以力本居積致富然布衣草履自奉固儉嗇而振窮恤匱則未嘗有所靳里有病涉則曰梁於我修鄰有露骴則曰棺於我給族屬里黨率多倚成於翁子婿蘇州衛指揮袁雄貧不能襲父職翁倘素嗇遺之卒以世其官痛母蔣氏早世因以夢萱自號歲時享祀涕洟悽愴自勝事繼母張尤盡孝養不異於所生與人交無少長貴賤皆任真直致不隨時俗為俯仰然人信其朴誠益親敬之云翁生成化辛丑七月一日卒嘉靖甲寅三月二十四日享年七十有四配張氏嚴氏子男三洪娶翁繼徐潮娶胡繼王深娶沈子女子三嫁沈雨袁雄者皆先卒其幼在室孫男六相利寘植楩棟校利寘府學生孫女六曾

介吉甫持信陽守郭君　之狀來泣拜以致其遺言余與君同姓且念其父子意特至不忍辭也乃為采據其狀及以吉甫之言而序之曰君諱子龍字維臣別號雲心世居吳之陽門勝國時有名友者以博古藝文名當世蓋君之　世祖也譜熾莫得倫系之詳然宗人率聚居故里不徙而君父孝養不博物與諸名士遊能不墜其家聲夢雲詳瓊娶陳氏生君而家稍圮君慨然思自振植以所居在閶閭中百物聚會困擇人而任以貿易凡數十輩隨材授業各射所利便僕役賙急爭為盡力久之貲財流溢郤庳增拓君固雍容游適而家日以起於是益捐貲賙古器法書名畫因通博易與好事家貴賤鑒品評以為

樂故賢士大夫喜與夢雲遊者益愛重君而與之交
君居身儉約雖家積綺綵而躬衣布素不肯事侈靡
至延師教子宴禮縉紳則館穀豐婿禮文周至乃略
無纖嗇態人有以緩急告者解衣推食以周亟矜無
資往往出其所望事繼母史如其母生養死葬備物
而盡禮繼母之子不治生產君力振贍之為婚嫁其
子女曰厚吾弟所以厚吾父也嘉靖甲寅八月十五
日辛年七十有四與魏同生而壽逾其三魏長洲人
出宋文靖公後父葴母鄧氏自幼莊肅閑于內則初
歸時家未立盡脫簪珥以佐君資家既就裕食指日
益衆米鹽瑣細出入管鑰悉令人操之撫御婢僕閨
遺親姻隆殺疏戚無弗當君意者年未四十無所肯
而不治院使公之喪通政公慟而殞其子而宜人不
以嫠子之故變其哀哀其為妻也通政公始以布衣仕
醫院日給事內庭不得顧其家宜人能以儉勤總內
治以佐公之廉及公歷位通顯祿賜優渥宜人再受
命封矣能不以賤貧富動其中而勸公亟退以全
公之名其為女君也能遠進諸妾以育子而使諸妾
化之亦相親睦無嫉妒之心其為母也能均愛齊誨
而使其庶子女親君母踰其母其為姑也能感之以
德意而使其婦養之於約也必致旨而私以孺自滫
嗚呼宜人之德如是不可無銘以示久遠銘曰

夫人之德順而明來胥有家陳曰興婦妻母姑道具
尊眉顯命諫則承以約居老愈堅貞廉壽令終
慶有徵誰為斯銘從甥孫實書不病言不文

誥封宜人張氏墓誌銘

明故通政陳公夫人
誥封宜人張氏故太醫院使進階通政司右通政吳
縣陳公諱寵之夫人也其先自崐山從京師為
縣人父克用母　氏宜人生若干年而歸公為繼室
以公貴封安人進封宜人年七十有五以嘉靖甲寅
七月八日辛九月十六日葬墓在吳縣黃山與公合
兆所生女一適國子生伍忠光庶子三渙太醫院冠
帶醫士直　聖濟殿娶沈繼周沛國子生娶陸繼盛
治聘朱女五其四婿曰錢獻徵俞忠國縣學生劉殽
湯鼎新其一未字孫男女各一宜人之為女也能順
事父母以有聞於族姻其歸于陳也能繼前夫人張
氏姜氏之賢以有其室而使勞姑夫子咸有以自解
而不戚戚於悼亡其為婦也能事皇舅院使公皇姑
史太宜人在遠如在近而使二親不以子婦不在側
而不怡院使公之喪通政公慟而殞其子而宜人不

仰山程君暨配葉令人合葬墓誌銘

吳縣學生程策將葬其父仰山府君暨母葉令人于休寧縣閔川祖塋手具事狀介余友顧君汝才來乞銘余讀其詞甚哀不忍辭也按狀君諱悅字亨通別號仰山姓程氏為休寧著姓居邑之會里代有顯人宋十八朝議　遷中澤傳若干世有名文者為徽州府學生復遷閔川則君之祖也父巖母　氏君生有至性少喪父年六七歲時嘗出共里中兒戲母召責之即跪受訓成知自感悔不數歲其母復喪哀毀骨立鄉人咨異歲時薦祭恒涕泣如初喪過時物珍新必倍感痛曰嗟呼吾少不得事吾父長遭貧困又不克竭甘旨於吾母今力足以備物而親不待矣柰何

因泣數行下一日見老嫗過門狀類其母悲感彌月其篤孝如此君舉止修飭言語詳雅冠服整潔衣裾襤如其客遊吳中雖混迹廛市而縉紳名流往往欽其士行樂與之交與人為錢通尤敦信義嘗得遺金於地俟其人而還之其轉任瀹保人為盡力無所侵冒他商多以委資繫訟而君未嘗一至公庭君自以家世業儒已獨以少孤失學乃篤意教其子策延師購書不惜厚費及策遊學宮君喜謂之曰汝今庶幾能不墜先世之緒耶因令省母於家未返而君以疾卒矣實嘉靖辛亥　月　日也年僅六十有七娶葉氏諱周父泰母吳氏君同里人也柔順靜默能以儉勤佐君起其家如辛服勞不以富貧變節君既久客

吳中欲迎與之俱令人曰丈夫固有事四方者也君寧懋遷且脩少子出游學豈可復以余累君余婦人願守閨門為君與長子葳時掃丘壠耳因囑君納妾劉氏侍巾櫛而身督家人力作開拓貲產幸與吳中相埒云具卒從君三歲為嘉靖甲寅　月　日得年七十有一葬以乙卯閏月六日君生二子長第娶吳次即策娶史孫男二長某先卒次府孫女五長適葉次適吳餘在室曾孫男一銘曰

君奮孤童力亢宗刑家孝恭令德從外義內雍約而豐老階令終歸則同閔川有宮厚且崇尚從之達貴其封

明故楚府良醫春江陳君墓誌銘

君諱恩字世澤別號春江姓陳氏其先臨淮人從宋南渡來家吳縣世業醫有良炳者仕元為翰林學士同知太醫院其孫本道聲吳孟氏孟故名小兒醫故本道亦遂名小兒醫其後子孫因世其業不徙未遠之孫曰仲和有二子長曰公賢次曰公尚公尚與子帝正皆以醫入仕至院判通政而公賢傳于體元則不仕而退以其術鳴于鄉熙其父子名稱籍甚人所趨赴尊敬之不下仕顯者體元諱乾號東巷垂翁林檢討徵府長史董公克明之女生四子皆傳其業仕為郡國醫官而君其仲也待次楚府良醫方東巷公術盛行求請輻湊其宗人及他醫之有名者皆莫及君自幼受方東巷公所即能得東巷公意稍長東巷

公命治吳江王都御史之子一往立愈由是醫林翕然稱君名謂非君莫可繼東菴公者東菴公亦謂君必能繼之也其後四方求請日益盛君與東菴公異宮居其戶屨皆恒滿然君之道尤獨行於無錫名家巨室日夜走舟車候君得君往則闔室交相慶曰獲救十兒君視之輒曰是可藥當幾日愈是不可藥當幾日愈是不可及有患疽疹者一家卧表裏二家益心服以為不可藥當幾日死是可勿藥當幾日自愈至期果然十未嘗失一也至其治他疾必先調養後攻治每以擇乳母謹

燥濕時飢飽寒煖之宜勸人嗚呼君豈古所謂治之未疾者非耶錫之名公若故尚書文莊鄧公今學士鴻山華公皆為詩歌美之即君之醫可知已君性高簡徐言矩步色莊氣揚望之若不可親狎然久與之處笑語款暱殊有情致事東菴公及董令人能盡孝養喪哀祭敬舉無違禮凡弟友恭白首怡怡哀死撫孤冒辱傑海惟義是力從父通政公既沒而家二孤困于役君為處分均之族人親舊有急往為營救必克濟乃已年七十有二以嘉靖乙卯八月二十八日

有大志遠受易於陽明先生得其傳且聞性理之學待論屬文雅為先生所稱許既卒業出贅吳江黃禹之德清縣五世祖素菴公某往元為學士父九齡成化丁未進士仕終禮部祠祭主事君自少好學強記從諸生上郡謁太守天水胡公適有饋蟹者太守問諸生徵蟹事君隨口疏所憶二十餘事事詳而核太守嘉嘗者久之御史試諸生君當在高等援例入國學適增城湛公為國子祭酒見君所為文奇之詢知其學之淵源歎曰吾固謂其必出於吾友陽明子之門也既屢試應天不中去從選調得餘干縣丞餘干坐視不恤君力為當江右孔道民苦于夫役前政率坐汰減省去者十之三有貴家子兄弟訟者君教導其兄弟復如初邑尚譁

允芳允揚允遷允祥允吉允立孫女三葬以是歲十二月七日墓在長洲縣武丘鄉駒字圍從東菴公之昭與顏令人合兆先都水公於君為外兄相與也睦敘君遺言屬師道銘其墓葬時說等以鄉進士陸君巨卿之狀來遂述之為銘銘曰

惟醫論世在世其良君克濟美世業益昌惟藝斯承惟澤斯衍懿茲德源既濬逾遠武丘之宅往從先人百祀不騫惟德之盛

餘干丞徐君家傳

君諱元禮字孟嘉別號兩溪姓徐氏其先自汴徙湖之德清縣五世祖素菴公某仕元為學士父九齡成化丁未進士仕終禮部祠祭主事君自少好學強記

詳獄訟繁多君聽斷詳明上官無所裁駁而贊成者亦樂就焉是時巡按吳縣伊御史章丘謝御史皆廉峻風裁不肯假借下寮並下記稱獎餘于丞然君素不習走趨他御史至竟以事失其意免歸君洎謹孝友自少時即能順適祠祭公及母馮安人之志後雖迫于親命出贅于外而致力甘旨服勤湯藥與在侍諸兄弟不異親卒居次毀瘠其服弟元社早世撫恤孤嫠恩義周至其在舅氏為之幹蠱槩海率以子道事之及舅卒則舉其遺貲歸黃之嗣子無所私而迎養外姑終其身人尤以為難君既免歸人多惜之者君夷然不以屑意即所居為山池種魚灌花日倘佯其間以自適性不能飲而客至命酒勸侑盡歡竭

日夜不厭生平寡嗜慾獨愛好典籍多所博涉有詩集若干卷曰靜觀堂稿而漢雜詠藏于家辛時年六十七子二言行吳江縣學生

論曰甚矣科舉之不足以盡人而資調之困士也若除君者豈不彬彬博雅不羣之士哉而垂翅累舉蹋步一命良可悼已雖然風猷足以善一鄉而及有以垂後世君子固視所樹立何如耳時運過令要不在我又何尤焉

明故桐山褚翁夫婦合葬墓誌銘

鄉進士褚君元珂袁妊詣余泣拜以請曰珂兄弟少失怙子母艱苦賴吾大父桐山翁大母陶碩人撫教成立今年珂幸以郡學諸生充鄉賦庶幾有以伸一

以寇亂遺命速葬至暝無一言者蓋荒也配陶氏翁同縣人與翁合德媲義而能相之以順康親造家助益良多其生後于翁辛先翁皆二歲得年八十有四辛之日則某月日也子男五磐要許岩要庸磁要蔣繼徐磐要顧硯要施磐岩俱先辛女一適翁綱孫男十一璞元珂珙璇玘瓚珣珠琮寶瑜孫女五曾孫男六曾孫女六葬在依仁光祖光宇光祚光幾光宙光大曾孫女六葬在依仁鄉鈞字圜銘曰

都鄉啓土陽翟褚再傳左尸家治所有遂者綰執繼武耆俊克樹明哉肚流光不臨言輝普歸依仁墓福所聚有顯來嗣率厥祖

明故懷松吳君墓志銘

陸文

君諱琦字璞甫懷松其別號也姓吳氏其先浙人元季有諱祥孫者避兵來蘇因占籍為吳縣人祥孫之曾孫諱濟請書有隱操藏例授冠帶不服而自稱太平逸老吳文定所為著逸老堂記者也濟生幾子長曰筠軒諱鏜生君兄弟幾人次曰一松諱鐸無子君以筠軒之命為之子吳氏世賈　京師父兄子弟列肆相望一松獨以足弱居邸不甚賢省每傾橐以赴人緩急由是賢日削不得與諸昆弟埒君甫總角隨侍邸中代之籌算出內無遺謀及一松卒君益自激印掇拾補葺以完其故居賢良而譽直廉不肯為詐巧以籠厚利貿遷者多樂就之業遂不墜而加隆君既歲往來齊魯燕趙之郊久之益厭平未五十即自款曰古人服賈特以營養兵既抱風木之戚而顧為子女計逐逐利逢辛老于行耶因召負錢者焚其券即日治裝歸杜門謝事藝花竹自娛非弔喪問疾役于公不妄出在都市所識顯貴人或道吳下問君居過訪之往往辭避不欲見家人勸之君曰是非吾里巷布衣事也君有五性一松與其配徐之喪棺歛封樹必盡其誠哭泣告期而不變有所感輒雞非當祭未嘗不流涕也事庶母嫁二妹撫孤甥灑資遣務極勤摩曰吾為人後者當如是然奉其所生尤篤吾甘輕毳以時饋獻不遠千里宗黨稱其孝焉素操儉約病流俗汰侈貽誡其子曰膏粱炙膾終於窗絕藝莪教子可常執若蔬食布衣之足安乎然於文編華躬與其不之膏腴雖厚不惜也平生喜稱人善不忍道人之過家單下然仗君者更幸其敗或以告君君亦不怒但曰我幸有餘能為出算則徙常逸吳顧不憂失蔭而幸我灾祁聞者媿其言年五十有六以嘉靖甲寅七月七日卒配金氏生子四男鵬齡縣學生娶許鴻漸袁鵠志聘石女嫁府學生沈建騏孫男二女一鵬齡等卜以乙卯十二月二日葬君天平山至德鄉之新阡以余友彭君孔加狀來請銘余不及識君而孔加不余誣也遂按而銘之銘曰

承考以賈兮迪子則儒後先孝義以稽厥以舍德之不沒兮刻銘山陽

明故吳處士妻鄒令人合葬墓志銘 有序

嘉靖丙辰二月二十五日甲寅長洲吳鄒葬其父梅庵處士母鄒令人于武丘鄉飛字圍先事以哀州府學訓導俞君狀示余涕泣而請曰不肖夙遭閔凶先母以乙未某月日卒祖墓隘不可祔謀改卜地而數不食先父成以勿亟斬必得吉壤而從奠越七年壬寅某月日先父復奄棄諸孤竟不及視吾母之窆也痛念顧言奈何走諏相愈難愈慎然卜得而訟訟得而相不協卜展轉歲月又十有五年而後始兆于此土也越制逾時不肖之罪大矣惟是墓門之石願得先生一言以不沒先人名且著不肖所以不得以時葬者不肖幸莫大焉余惟先王制葬緩速有時渴葬解葬皆非禮也後世葬師日官竊卜地與日之文而曼衍其說多其禍患以誅人子者苟不忍以親之體魄違犯不詳則不得不深信之而後當其時而葬者益鮮矣吳氏之葬誠為太緩然其心則皇皇焉不肯以惕薄自居而斬於無悔耳矣解葬云乎哉且吾閶鄒令人之病鄒嘗割其股以療而今之治二喪也身任以襄事一不以及其弟是豈解葬者所能邪余既隱其志為從狀作銘曰

雲山顧君墓志銘

元孫中英鼓篋已犀次升國學是為中良中立中彥最少中行女孫有三已出適曾孫維二男女各一處士之壽六十有六令人少二先歸非促有室同歸武丘之陸維此有室相度維艱匪艱伊慎式求其安廿載之勤乃奠斯原體魄攸寧上犀氣完從千百年尚徵卜言

顧氏自肅侯元公佐命吳晉子孫盛於江左其房長洲下保者則自德常始去無錫來徙德常生璐以貲雄里中生八子其仲曰西疇公翁藏則君之父也母王氏繼母錢氏君諱侃字君偉別號雲山禮生璐以貲雄里中生八子其仲曰西疇公翁藏則君之父也母王氏繼母錢氏君諱侃字君偉別號雲山九歲喪母哀毀如成人西疇翁異之為延禮良師友

與之居君亦開敏知自淬礪能操筆為文詞有驚人
語是時家繁於役念欲休其父乃棄去其業不事事
力田以養外役于公內以殖其家米鹽毛細一不勤
西疇翁西疇翁亦遂謝家事不事去營別業鑿池築
圃以自休曰吾既有子矣初西疇翁掌鄉稅鄉民多
德之及君繼起平量緩期不改其舊而又時出藏粟
以代民之不足於輸者同事咸尤之曰是禎弗率者
且以為當爾矣獨不計後之不可繼邪君不為止由
是鄉民誰以為顧氏世有德於我鄙守文安王公寁
以私刻致訐訟君獨不屈于法年未五十即自營藏
地或規其太早君曰六十歲制古之人則然也吾懼
無古人之年而或以累後之人耳且十年而木成吾
且待松楸之茂而庶焉君即以是月日其始生之日也家人子姓將候其日為君壽君笑
曰歲之旦吾已得下壽矣奚必於懸弧之辰即歲首
召姻部族人為宴飲極歡累日而罷而君即以是月
二十二日辛矣蓋若有先見焉嗚呼君亦達矣哉

婁湯氏安吉州學訓導

之于先卒側室浦氏生

于道隆常州府學生娶蔡氏先祿卿亨仲之孫孫男
三中立中孚中行道隆卜嘉靖丙辰二月丙午葬君
所營之墓與湯合北兆在谷字圍以衰州府學訓導
俞君狀來乞銘道隆嘗受經余弟安道助為之
請遂不辭而為銘曰

嚴厲少所獎與乃君得選為府學生比嚴州守盛公
應陽易學有名諸生中君即與弟槃北面受業居無
何君試在高等與盛公名相次同舍非耆親不歸
而君不自足也學益力請書學傍僧舍晝夜讀之
由是君日益起前兵部尚書濮州蘇公時知吳縣潔
召君及歸　朝每寫書以高科望君然君六試應天
輒不利父母天相繼辛丑承大母下帷撫孤發門內食
指繁予急仰給君君乃慨然歎曰使吾不得畢志於
學者真命也大請于提學御史莆田黃公求援例去
黃公視其文惜不許是時君之子秋方弱冠以府學
生試應天君謂所親曰吾尚不可以已耶遂決意絕
進取人謂君恬於榮利宜其得年而不登下壽卒矣

悲夫君博學好古懸金購書所藏多善本雖部帙浩
博率皆讐訂完好藏書家往往謁其定本求是正焉
雅好春秋內外傳杜工部集手校刻梓以傳同好天
性孝友弟棄早卒婦鄒守節君白其事于監司得賜
栗帛幼弟孤姪附翼訓誨務底有成族姓蕃衍恐世
序易淆特修家乘刻之以垂久遠其治生能力本競
時而出之以節儉拮据先緒益拓然緣飾禮文好行其
德不專事多藏也君生弘治乙未八月十四日卒嘉
靖丙辰正月二十四日年止五十有八娶華氏子男
一即秋娶朱氏孫男二元恒某纘從伯父某孫女一
秋卜某年月日葬君路湖山世墓以君從弟文學藝
狀來乞銘銘曰

學優不仕施有家年不配德其又何嗟雖徵之良詔
慶則返

明故雲厓鍾君墓志銘

吳縣鍾家橋肇自宋江浙儒學提舉秉距今餘四百
年鍾氏日益盛宗人至若干指率環橋居不徙故鍾
橋之鍾號稱吳下舊姓在前代多仕州縣入國朝世
章以明經知莆田縣莆田五世孫曰璿生景景生鑒
鑒娶葉氏是生雲厓君諱密字慎甫高朗英茂少不
羣兄兒從里儒徐希菴遊得聞重理教崇節義之學
慨然知所嚮方值家中替以養奪業去事力田用本
富起其家由是更算徭賦常為一鄉甲君才諝敏練
乞銘且敘言曰先大父母之葬吾父與諸公之言以
飾其墓由是大父母之名獲託以不朽道也不肖敢

不以吾父之事大父母者事吾父乎余既哀其言且
書銘君之母葉矣遂不辭銘曰
鍾橋翼翼喬木維巍伊人亡矣宗于何式博士之宅
松檟其殖伊人祔矣世孝無斁

守壯顧君墓誌銘

顧君諱乾字健守壯其別號也曾祖公藝從婁江
出督陸墓馬氏故後遂為長洲陸墓人生廷實生瓊
宇文美娶周氏生君家稍落君即以治生拓業自任
通貿易平儲直雖童兒匹婦帶欺久之人爭其信義
用起其家繼母袁氏同于　詰與來君裁睦無間同
居三十年及歸析其業半與之事其母甚孝而生養
殁哀人不知非其出也與其配龔氏風興晏卧操作

終日而衣食取充口腹耳捆屨負擔其于女如其子親識有
弟有貧而亡者君殯之而撫其孤女如其子親識有
困縲紲者君周之而克濟其乏如其親識書以子母
錢予人君未嘗有疾言怒色負多則曰姑待豐年負
少則返責不之計或問之君笑曰平時只是某做渠
利耳故或以非義加之輒自飲避終其身未嘗與人
競也其誠意動人人之感之亦如是其修建寺觀
廣葺道路凡利神益人之事不吝為之晚年得濕疾
久之弗治慰問禱祈者奔一鄉及卒往往垂泣嗚呼
此豈易得哉配郎氏生男二曰燉娶徐氏曰郎娶
氏幼育于陳　為之子女三張師舜李焰潢纘
禮其壻也君生於弘治癸亥三十日卒于嘉靖辛酉

九月十三日年五十有九明年壬戌正月　葬其
宇圜之新阡君戒其子曰立身以忠信為本治家以
勤儉為先勿以忠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積陰
德於冥冥之中以為子孫長久之計勿違父命可謂
人子矣長洲學生錢哥文古道君子也與君中表而
狀君謂君此言抑亦可稱丈夫矣信哉其子燉來請
銘余與君不相識以狀不誣作銘銘曰
陸墓之阡草新笠有封其上固石室視詩世世永安
吉

少竹馬君葬志銘

君姓馬名以龍字雲從號少竹其先太倉人太常卿
紹榮顯于時謂其姪良驥曰太倉瀕海民悍可不慮
乎命良驥遷吳縣良驥得宋克楷書法為一時所取
重生奎宇應文娶衛氏生君幼業儒通于古今博物
之故又家世偕書知其學所由來而辨其真偽凡有
所售必古物先氏而後証之勞緣曲引終不得而滿
溷也是以大人豪士聞其名皆慕其人以是愈取重
故其家日益富其事二親皆盡孝敬母病危君刲股
藥之不效父病纏危遍請名醫治之不惜屋曰捐屋
以活父所至願也勞瘁衰毀轉至危重臨卒呼于告

以一絶曰更有麻衣不直錢嗚呼痛哉夫一人之死
又刲股以獻之求其不死而今也終一月之間三人
見實命嗚呼何其酷耶古者不孝以為大無道而今
也刲股以獻至危之親是至孝也寧不厚於一人之

身耶其教子也學劉學俸以延名師甚盛志也而卒不可顧天耶人耶耶君生於丙戌正月二十有五日卒於壬戌四月二十有一日娶陸氏生二子天澍聘常熟洪氏鄉進士度女次幼將以君父母祔葬于九龍山祖塋並以君祔其事行不可沒也天澍並東乞銘銘曰

有從于父母而心孔隨有享于妻子而情孔離其祔其祀是皆先人之祉而胡悲

南京禮部儒士羅君墓志銘

禮部鑄印局掌天下之印猥其真僞以行其禁令慫使員少而儒士補闕之人多於是有改而外者若居而弗去則年不遷矣吳縣羅君啓東其一人也君少

英敏長身玉立以獨子去書學佐其父理家事裁力高賢中居賤徵貴遂益以富羨而日與文人墨客談今博古悉秦漢隸之妙而通之因以納禮部儒士張次達春女二適胡雖蕃次幼曾孫男二一鵬一女幼君於嘉靖四十一年十一月十六日葬于吳縣至德鄉隆池之新阡先日錦與其師孫之本奉喪山博士狀從周行狀來請銘于墓從周言與君素熟在

南京自以其孫愈春之太學而君固喜甚因視之遂不起因哀其志而愛憐之也之本言其言信然因不辭而銘之曰

隆池皎如綠如幽如曷以葬於是我銘其藏百世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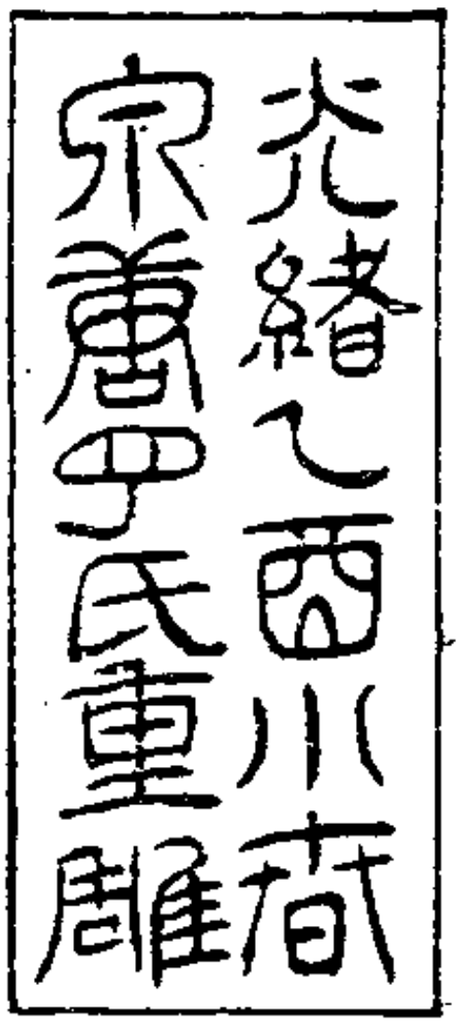
於是

前進士承德郎禮部儀制清吏司主事長洲陸師道撰

岱嶽殘文

集字詩坿

鄭琦題眉



翠微亭題名攷

西湖韓蘄王翠微亭題名攷　汪繼壕季深

右紹興十二年三月五日韓蘄王翠微亭題名子彥直書在杭州雲林飛來峰之半攷武林紀事世忠建亭於飛來峰之半顏曰翠微而不著所建年月宋史韓世忠傳紹興十一年秦檜收三大將權世忠既不以和議爲然乞解樞柄繼上表乞骸十月罷爲醴泉觀使奉朝請進封福國公自此杜門謝客時跨驢攜酒從一二奚童縱游西湖以自樂十二年改潭國公二十一年八月薨追封蘄王謚忠武建亭在十二年

三月隔奉朝請六月正史所謂縱游西湖時也史又稱罷政臥家凡十年澹然自如若未嘗有權位者晚喜釋老自號清涼居士史不著王年宋名臣言行錄別集王薨於八月四日年六十三計建亭時年五十二是王早有此號非晚喜釋老而始稱也清涼二字見周禮天官典絲興功之時注時者若溫暖宜縑帛清涼宜文繡又殿名見三輔黃圖五臺山本名見五臺山志似皆非王命名本義即郭崇韜對莊宗願陛下無忘創業之難常如對壘河上則可使繁暑坐變清涼之語是時高宗意思收復王已解樞柄君臣枘鑿何所交勉義亦未必在是惟法苑珠林云清涼寂靜安樂無病又李商隱詩楞伽頂上清涼地善眼仙人憶我無王意其在斯歟史論暮年退居行都口不言兵部曲舊將不與相見蓋懲岳飛之事也此得王本衷王性忠義事關廟社必流涕極言岳武穆冤舉朝無敢出一語王獨攖檜怒又抵排和議觸檜尤多當紹興十一年王與金人戰於淮岸將劫之金人渡淮北去自是不復入侵設檜無和議則王與岳武穆討復中原易如反掌高宗惟檜言是聽使不得盡伸其志宜忠憤激烈不能釋諸懷乃以清涼自號優游

湖上其脫屣冠冕見識踰常卒能終其天年哀榮備至可不謂賢乎其勛業彪炳史策人所共知特舉其在西湖逸事如游香林園與蘇仲虎宴飲王寄臨江仙南鄉子二詞見周密齊東野語韓忠武王以元樞自號滿頭居士乘小驢放浪西湖林園蘇仲虎尚書方宴客王徑造之賓主歡甚仙云遺之二詞暖花濃少長生衰老樂盡一味單方只是一總自開衰榮華事已衰殘鬢髮蒼蒼骨髓乾不道山林多勝處歲忽忽若有悟能知書晚歲宿業寶榮華富貴與貧窮主人翁只恐元樞玉斝不言兵甲萬千年兒孫自古英雄都是夢爲官爲宦幾何般不如歸去明日黃花同世間名利客來休笑我了賢愚生死門風勸君識取主人翁

游湖遇李晦叔一事見宋稗類鈔作清涼字及小詩詞皆有迷悵作趣信乎非常之才也

類鈔紹興中韓郡王既解山間之柄逍遙家居常頂一字幕北庵遂繪爲韓王湖上騎驢圖元人吳萊方萬里俱有詩

吳萊題詩云秋風泗水沉周鼎淚濕吳人荊棘冷黃河北岸旌節回信誓如城打不開浴邊攜佩無人守蟻蝨塵埃生甲冑散盡千兵只童騎餐米空壺酒西湖楊柳煙波寒照見從前刀劍瘢宮中孰與論

方萬里題詩

翠微亭題名攷　三

頗牧塞上嘗知無范韓事去英雄甘老死此手猶能爲公起孫亦顏山題韓王湖故將軍自是清涼一居士方萬里戰圖歌云取日虞淵容兵陣形國容上騎不畫此背崑崙仗甲冑散盡虎符收名散遺生面眞儀萬騎還林間屯營夜行獨控長耳遊朱門抗旌旆玉勒妙手萬事輕欲踏箕尉變龍征雲風橋此瀟洒自以名士橫石磴斧鑿痕尚遺浮菜龔侯淡墨丹青生丈夫出處吾能評不測人中英誰觀豈是勝用時何婦世身名字否哉擾道介正山可長劍亦卽短檠得意用人貞顏孫淵明

山氣青縹色曰翠微田汝成西湖游覽志伏犀泉在飛來峰之顛則其取義在近上旁陂卽以亭名論誰

翠微亭題名攷　四

謂王不讀書哉彥直王長子字子溫六歲從王入見王命名之意一統志云時岳飛死岳曾有登池州翠微亭詩故作此亭以懷岳也攷岳甍在前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距建亭時僅六旬有六日王以同功一體之人觸景生情寄其隱痛宜已其云待好事者則於此有深意焉蓋身處嫌疑之地旣不敢以告人據迹而論又不過逍遙物外點綴湖山而悲時懷友之苦衷後人未必讀文而逆其志故爲度詞以詔來許直望千百年後知其心耳否則危亭竦峙巨刻淋漓

好事孰有過於王者而猶云有待邪乾道中周太守
淙之修亭洪文惠适之賦詩皆若附於好事之列然
於王欲索解人本意恐未爲得也彦直字子温紹興
十八年登第年十八載是科同年小錄則書此時方
十二齡童子尤碑刻中所罕覩者今彦直書傳世尚
有泉州韓忠獻公祠記碑立於淸熙六年四月相距
已三十七年矣又彦直卒謚莊敏見費袞梁谿漫志
宋史本傳闕畧不載故并著之名衡拔錢塘江岸月
丙下層嵌壁有紹興己卯宋人四十二章經石刻人
各寫一章其第四十分即彦直所書共五十二字得
聖教筆法畧衛云左朝請大夫行尚書屯田員外郎
史稱二十九年遷屯田郎兼右曹郎當在廿九歲時
也

紹興十二年淸涼居士韓世忠因過靈隱登覽形勝得舊基建翠微亭榜名以為游息之所待好事者三月五日男彦直書

此韓蘄王建靈隱翠微亭題名也道光七年沈太史聽篁鑲彪屬余協修寺志徧拓各洞摩厓以補前志之缺自乾隆初丁徵君敬搨唐盧元輔詩未曾訪及此刻予登飛來峰半得之分贈同好廣爲傳畧俾延儁輩云尒歲在辛卯莫春之初海昌釋達受六舟識於百八古甎研叁

宋韓蘄王翠微亭題名在飛來峰半其文具詳孫治靈隱寺志道光戊子三月朔方外友六舟因訪唐盧刺史元輔天竺寺詩摩厓書并訪得

是刻乞衆得酒喜可知也剞劂薛拓贈同人

可補阮氏兩浙金石志所未備問年道人徐楸

識於符氏秋聲舊館

集字詩

道光辛卯穀雨節揚颿渡江從西谿展墓歸走

訪六舟禪友於慶春門外慈聖菴中焚香暖茗

之餘出示手拓古今金石數百種香光油然神

采煥若令人坐臥其下三日不去六舟復以精

搨韓靳王建靈隱翠微亭摩厓題名見贈按題

名在雲林飛來峰之半蓋是刻前輩金石家向

未道及惟孫宇台先生重修靈隱寺志舊載此

題以所宇誤地宇男字上多一立字今得石本

可糾其誤也再讀題名內有待好事者云云非

六舟心印其誰與歸不揣霑昧即集摩厓中字

得五絕二首寰中訪古結翰墨之因緣方外訂

交愧文字之割裂敢告同人各呈異曲共訂一

是用誌三生　蔡名衡詩艇

游日過靈隱書年直紹興清名因覽勝涼翠舊亭登

輿覽隱忠靈清游好息形榜書居勝者待建舊涼亭

余既集題名字詩成呈恩惟居士居士不以招

撫爲嫌忻然爲集四首見示亦風亦雅愈出愈

奇居士復命詰旦蒸甫文孫子敬都爲一集纍

纍乎如貫珠焉無以報瓊漫作四絕以成雅集

云爾

蔡名衡 陸士

登亭徵覽之好勝因基得隱居爲息游紹世建忠直

名亭登彦上好得舊書男覽勝居新翠清游月直三

清徵隱二靈興覽得所以居者息舊形因之待名士

興游居勝事舊覽得靈基三世新書好清名直過之

次日菜甫以集字詩見示卽倒押原韻以誌傾

蔡名衡 綸禪

倒之意

興覽清靈勝登游過舊居徵名因世好二日得新書

嘉會日次菜甫韻寄懷六舟集題名字

蔡名衡 艾子

息形基所好舊榜得韓書待日因清勝興游過隱居

擬約六舟至飛來峰觀韓于溫書摩厓卽集其

字

蔡名衡 巢蓮

居游待勝因清覽徵形息好名得所之新書年月日

余以清涼居士題名乞南城居士爲集字詩拈

此卻寄

蔡名衡 小柯亭長

榜爲韓亭舊游得勝事息居待名書覽之隱靈翠

立夏日竹窗隱几與六舟寤語醒後記憶及之

仍用題名字不勝望古遹集之意

蔡名衡 瀞娛居士

登亭榜書韓二世得名彦清游覽五靈武元衡廿露

勝居新翠清游月直三 表五靈集祉

艾老子屬爲集韓碑字製以錦囊率意湊成得

四言四首所謂東施效顰刻畫無鹽者也

蔡宝 金道夫 蘭生

覽勝者韓五十居三好名之士待書直男王麗歸在

紹興十一年時五十三歲

紹基忠名以建清游彦士之居過日好因舊事登亭

之

蔡金相玉其

大人先生句五言一首男書新得以登斯事覽

作四言二首 枚 作三言集全文一首 枚 各集

根

忠直韓五舊好所基登亭書榜覽勝得之　蔡金根蠶庭
所好者勝因名以靈直清忠彥二韓榜亭
蔡金枚卜甌
忠者韓好書男世爲二事居三典清游十年直紹之
基名因得日覽形勝五靈過新月建涼亭微隱翠息
王曼壽
所以登舊榜待彥士
蔡金枝奕蕃
居游待勝因爲好覽舊事登亭得榜書微月隱涼翠

翠微亭題名攷　十一

王紹蘭思惟居士
六舟和尙於飛來峰得韓蘄王翠微亭題名石
刻凡四十八字筆法遒勁絲禪居士屬爲集字
詩勉成四首
勝事清游薦名書翠榜新隱居息形者三五月爲因
舊建微登翠新游好過亭得書因覽勝形隱待爲靈
翠亭待涼月舊榜得新書名勝登游所基典彥士居
二世韓忠彥忠魏公子蘄王父子之名各得其一故云　男書新以清舊
因游覽好直得紹爲名
杭州六舟上人於靈隱山顚得宋紹興間韓蘄
王建翠微亭題字四十有八以精拓本貽詩船

居士銀鈎鐵畫居士以爲得未曾有因集題字
爲詩屬予和焉戲臨廿字應之　王曼壽茶甫
覽勝過靈隱登亭得榜書清游涼好待五月翠微居
又
王曼壽
覽舊游名勝因亭得隱居新涼息登者好過十年書
舊隱過名士新游得勝事韓亭好日登五月息涼翠
十六字令
王慾子敬
亭覽勝登過翠隱形微涼、舊日息忠忠靈
靈彥士清游舊息形名登榜好待建新亭

翠微亭題名攷　十二

汪繼壕季深
五月清游好微涼過舊居息形覽新翠勝事得韓書
絲禪居士得六舟上人攝照清涼居士翠微亭
題名集字爲詩并屬同作余既攷題名更采清
涼雜事勉成八首
得勝因日與趙雄韓蘄王神道碑語王討方嚴王遇
惶惙王說淵當以智勝淵怒王選敢勇二十餘人伏
堰橋伏發賊亂師遂大克淵乃款服以所隨白金器賞焉遂定交至息形爲
今杭人呼堰橋爲得勝橋云　宋史稱王中興武功第一帝
建炎紹興忠名世所以書忠勇二字賜之王嘗戒家
人曰吾名世忠汝曹毋諱忠字諱而不言是忘忠也
微日爲韓五宋名臣言行錄王少保韓五時人呼爲稷韓

書勝事宋史王遺將擊金設夾河陣日合戰十三俘生女直及于戶等所建好因與漢書因典以立功

登基紹三靈云誕及宗祊謂三靈之攸卜淸忠待二

勝貴耳集紹興初楊沂中進

勝二勝環取二聖北還之意因游得舊所涼翠直新

典

爲因遊覽過微士得登名三日之韓所與居隱直淸

李晦叔改秩失舉贖遇王游湖憐之問名授贖并助

以錢遂陞京職晦叔詣韓府謝不見周必大文賚

介直淸之譽

覽勝得新翠因游以息事忠直爲世彥書年十之二

基舊亭新建勝游日二三淸隱得所好書名直待男

翠微亭題名攷

三

男年十居二彥直六歲于帝舜作大字書皇帝萬歲

四字帝喜賜金器等物年十二賜三品

服舊日得書名新榜因所好登亭覽月淸

舊榜爲游得登基覽勝因以待好名者淸世建亭新

集字書六舟上人題翠微亭題名後二首

汪繼壕南城

隱居因好舊覽勝得亭名菁事待游者翠新過二淸

陸放翁不曉翠紅高似孫舉琴賦新衣翠慘取鮮明

也蓋杭人鄉語因話錄越州詩僧淸江淸晝號曰二

淸

舊榜因新得亭基待建興淸游月之五十日二三登

絲禪居士作詩敦促卽用居士倒押恭甫韻例

集字倒押原韻二首益徵傾倒聊尒效顰不

直一矧

汪繼壕書隱

名士得韓榜因游登新翠以之過隱居爲好直淸興陶潛詩晨

所好直淸興風淸典得書勝覽翠舊舊基日以登新

建待因事

戲倒讀題名四十八言爲十二句倒好嬉之以

博大噱

汪繼壕雙季孫

彥男日五月三者增韻俗作這此也事好待所

直史記以直爲值寅緬以徵翠名榜亭新建基舊得勝形覽

助也論語因訓依忠世韓士居涼州名宋在西夏

境王初征夏有

西

翠微亭題名攷

淸溪洞王搶年二十興紹戰國策法紹介相助

方臘於此宋史王年十八以

彥士淸名舊新書過二之謂義獻也徵涼得一覽所好勝

韓基

集題名字和子敬原韻

汪世鈐公望

名勝淸遊過靈基隱士居建亭興舊事覽榜得新書

集得五古五律三言全文三首

汪世鉉器之

彥士建忠名淸直世居二息游覽隱基紹之興舊事

登亭待日涼好月形新翠榜年以男書勝因得所爲
事息形因隱暇王巳清遊過日居史云日從一二矣
徵涼登舊所覽勝得新基翠榜忠靈建名亭彦士爲
以興年月日男直待書之
彦士韓以忠名形徵隱待世清過勝所得靈基好息
游因居之興新建紹舊事二登亭覽涼翠年日月十
五三書榜者爲直男

集題名字漫成五絕二首　徐光第春霽

爲覽名亭好靈基得所因隱居韓五者勝事十年新
紹世好男直因覽所隱息舊以勝游書新爲名士得

翠徵亭題名攷　玉

海昌六舟開士精於摹搨以斲王摩厓拓本贈
艾于宇畫遒勁可愛因集成四斷句塞白

郁灝雲浦

清游覽名勝因得忠靈事過登舊建亭徵月隱涼翠
忠彦韓五者登游得舊因覽之清翠好名世建亭新
興游登靈翠新榜得好書世事日以息隱士舊所居
覽勝日登亭因之待息形榜書新直得爲隱舊忠靈

集碑字得七絕一首　郁灝香泉

因基建得舊涼亭日事登游好息形覽勝十年韓隱
士清名二世榜書靈

小柯亭主人以清涼居士題名屬題漫集二首

應之

隱士舊游所涼亭月過清覽勝因登得新榜待韓名
亭舊涼翠新清游形因息登建年月書爲得韓忠直

集韓亭題名字四言五章又統集全文六言二

章　胡一桂香巖

世事清息隱居日興因之游覽名勝年登
名亭舊建靈榜新書月形清翠隱士所居
亭基待建紹舊爲新月過三五翠榜書因
建亭爲翠清游勝事男書新榜年十之二

翠徵亭題名攷　六

息形韓五以隱得名舊事居勝二世忠清
韓五息形隱士建亭爲直清興新翠徵涼勝事十年
榜得男登
紹基以待所好游者三過舊居二世忠靈名彦覽之
日月因書

訪澹娛居士出示清涼居士摩崖屬題於後因

集成十六字令二闋錄塵正拍

黃桂芬月舸

基舊日涼亭隱者爲興游好勝事得清徵
亭翠榜新書得好名徵涼日登覽舊忠靈

艾子二兄屬爲集字詩漫成二首

蔡之藩 帶山

韓亭登舊日隱息建新基覽勝名書榜淸游得所之
勝事因游覽名亭隱士居登基忠直者新榜得韓書
艾子商刻同人集韓忠武題名宇詩葺示竝蓄
兼收備體衆美必使拙集攙入甘居嗜痂之名
欲淸涼勝事不泯爲快亦六舟上人所心印也
使淸涼有知當默佑艾子於桂子香中得勝耳

汪繼壕 正

代東恭甫二絕集成堋正
名士得好所五月興淸新息游覽微翠忠直爲韓因

論語四訓依

翠微亭題名攷

七

好書因世舊所過得新名居亭 釋名亭停也今作停訓待彥士
直勝隱之淸 張說詩慕隱之淸譚吳隱之也近見艾子致恭甫書用隱之嫁女賣犬事
賀陸士五十統集碑字得三言一首書屏

汪繼壕

士五十直勝事韙建亭年過二紹世男基舊因息以
形日月新游微涼覽淸翠傍登名三靈爲 爲助也謂仙嘉兆漵
彥者興隱之居待所忠得好書 史記司馬相如傳帝使所忠求相如書注
人姓名也

菩薩蠻四文

楊福謙雲芝

典淸爲好登形勝勝形登好爲淸典因舊覽游新新
游覽舊因 翠微居息事事息居微翠亭建得基靈
靈基得建亭
以男名直爲名士士名爲直名男以居隱榜亭書書
亭榜隱居 紹游因所好好所因游紹登待世基興
興基世待登

杜 煦 尺莊

居士覽形亭以建好書榜勝翠爲基十年淸隱得名
所五月微涼待過之

杜春生 龍陽

翠微亭題名攷

六

翠微舊勝登者忠靈池州有翠微亭岳忠武曾登山賦詩事過
榜新亭 岳遇害後王哀思之建炎故卽以翠微名亭 建紹紹興所基得韓因
興日涼 喻高宗之待月好讀如騎人好好之好也喻好檜之擅威福也五三
息形一年時年五十三 王罷兵柄在紹興十居爲彥士待男書名十年
游覽王薨於紹興廿一年 二世直淸

杜寶辰 稼軒

覽翠登亭十得五息形待月二爲三直因淸興居名
士隱以微忠紹好男

杜 寶 鴝笹

翠亭韓所建直以隱忠靈覽勝登過者微涼待息形

日五月三年十二舊基新榜得男書因之世紹清游與好事名爲彥士居

王第居五居五名微世三以典王曾祖則以義俠聞有異公侯見趙人指其葬地曰代代當生雄擇碑清翠新勝因隱得登雙聲

杜寶昶竹孫

息道爲之因新登與士以居書名清亭靈疊誤

爲建名基勝忠靈舊所居登亭游息者好待覽新書

曹煒北甌

與建因基舊涼亭隱士名登游新月好二世紹忠清

翠微亭題名攷　九

附錄

題六舟上人訪韓蘄王題名圖并序　汪繼壎

宋史岳飛傳楊么平飛獻張俊韓世忠樓船各一兵械畢備世忠大悅俊反忌之俊覩世忠軍俊知世忠忤檜欲與飛分其背鬼軍飛義不肯俊大不悅會世忠軍恐至生事紛上之朝檜捕著下大理寺將以扇搖誣世忠飛馳書告以檜意世忠見帝自明俊於是大憾飛遂昌言飛議棄山陽且密以飛報世忠事告檜檜大怒又飛獄之將上也韓世忠不平詣檜詰其實檜曰

翠微亭題名攷　十

飛子雲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體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又李寶自楚來歸韓世忠留之寶痛哭願歸飛世忠以書來諗飛復曰均爲國家何分彼此世忠歎服又中興聖政載張俊岳飛至楚州飛覩兵籍始知韓世忠止有衆三萬而在楚州十餘年金人不敢犯猶有餘力以侵山東可謂奇特之士也讀是蘄王與武穆不獨恢復中原同心同德而交相欽佩相知之深更逾尋常武穆一旦慘遭冤獄檜不足責彼高宗忍心自壞其長城王獨懷義憤口莫能宣武穆死和議成并王生平一腔忠義熱血置

諸空言無可告語寄與湖山特因武穆有池州翠微亭詩名亭以寓憤世痛友之情又不敢顯言題名以待好事其意良苦矣而騎驢終老豈王本懷後世好事不亮王衷猶繪騎驢圖詠歌傳世詎知王哉則是四十八言者實著南宋偏安之局安得輕視卽爲南宋一朝之鑑可也顧隱沒六百八十八年逢　盛世道光戊子六舟上人搜羅出之表彰不遺餘力得與樓霞岳墓鐵鑄佞人對峙以見奸人但能欺人于一時終不能掩臭于萬世忠義之士亦足慰已余前集題名字詩因一時寄興率作固未道王心隻字六舟上人復示手搨摩崖縮本繪圖成冊更題于後以質高明

無限不平誰可語徒將幽憤寄山岑一珠一字一回貫未表蘄王一寸心

韜晦山阿歷刼塵隱忠終不沒荆榛還憑慧眼開生面長對樓霞鐵鑄人

攜童瀟灑歷冬春（王臨江仙詞冬日青山空老湖山瀟酒春來山暖花濃）未將汴水洗蒙塵百戰身千頃碧波堪寓目不道山林多好處（用王詞何山僧游屐意忘疲從今識得清涼意不繪騎驢繪訪碑

紹興二十五名士蔡詩船以下集字詩凡二十五人皆越產也　勝覽

清涼舊隱居好事者爲因所好得新五十五年書六舟偈跋題名搨本爲道光辛卯迄今五十五年重刊此書余亦爲好事云

光緒乙酉小春錢塘丁丙集字代跋

人瑞錄

人瑞錄一卷

國朝孔尚任撰尚任號東塘又號云亭山人曲阜人官至戶部郎中是書記康熙二十七年天下奏報壽民自七十歲至百歲以上者統三十七萬有奇以著太平生息之盛

景星慶雲之屬瑞之在天者也器車醴泉之屬瑞之在地者也天地有之人亦宜然然天地之瑞得之固足爲榮即無之亦非有損苟使景星慶雲日麗于天器車醴泉日見于地而曠覩斯世類多凶厲天札之流常非長民者之所樂聞者已洪範之于五福其一曰壽晁錯亦云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然則斯民之壽亦必由上之人有以致之非苟然也今上二十七年恩賜天下老人粟帛其得與于養老之典者凡數十萬人戶部孔先生詳考而彙載之名曰人瑞錄余思若而人者沐 聖朝之雨露幾五十年推其意中未嘗不願須臾無死以覩德化之成而今者仁漸義摩久已淪肌浹髓以漸臻于耄耋期頤之歲固感 聖代之恬嬉而又幸叨粟帛之頒得暖衣而飽食回思幼稚之年所聞所見初未嘗能有此而今也躬膺異數其榮且樂爲何如也昔文王之世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迄今數千餘年又逢其盛則謂我朝之治媲美成周可也新安張潮題

歙縣 張 潮 山來 輯
吳江 沈楸惠 翠嶺 校

人瑞錄

曲阜孔尙任東塘編

康熙二十七年十月二十三日奉

恩詔內一則軍民年七十以上者許一丁侍養免其雜汎徭役八十以上者給絹一疋棉一觔米一石肉十觔九十以上者倍之

世楷堂藏板

一

詔下郡邑悉如令行仍以給過民數上之司農藏于冊府以見我 國家休養生息五十餘年躋四海于仁壽之域耆耋期頤筆不勝書而又大賚天下盛舉養老之典俾康衢白叟衣帛食肉鼓腹而祝堯年鮫之麟遊鳳集露降芝生者不尤稱祥瑞與予備員版曹因搜輯其數命曰人瑞錄云

直隸

七十以上	未報	
八十以上	萬一千一百一十八	
九十以上	五百三十五人	
百歲以上	無	
遼東		
七十以上	二百四十四人	
八十以上	八十八人	
九十以上	五人	
百歲以上	無	
山西		
七十以上	四萬一千九百九十一人	
八十以上	九千四十三人	
九十以上	二百五十八	
百歲以上	無	
山東		
七十以上	六萬五千二百二十五人	
八十以上	二萬六千六十七人	
九十以上	一千三百三十八人	
百歲以上	九人	
河南		

世楷堂藏板

七十以上　八千一百三十二人
八十以上　三千六百五十一人
九十以上　四百五十一人
百歲以上　五人

江南

七十以上　未報
八十以上　三萬四千八十八人
九十以上　一千六十五人
百歲以上　三人

浙江

七十以上　未報
八十以上　二萬一千八百六十六人
九十以上　九百八十二人
百歲以上　無

陝西

七十以上　一萬三千三百八十二人
八十以上　一萬一千五百八十二人
九十以上　三百一十七人
百歲以上　無

湖廣

七十以上　三萬七千三百五十四人
八十以上　三萬五千五百四十四人
九十以上　二千八百五十人
百歲以上　四人

江西

七十以上　未報
八十以上　七千一百九十人
九十以上　五百八十人
百歲以上　無

廣東

七十以上　一萬七千三百六十九人
八十以上　九千四百一十五人
九十以上　五百九十一人
百歲以上　無

廣西

七十以上　未報

八十以上　四百八十九人
九十以上　一百一十四人
百歲以上　無
福建
七十以上　一萬二百一十三人
八十以上　五千二百三十二人
九十以上　三百六十九人
百歲以上　無
四川
七十以上　未報
八十以上　一百七十六人
九十以上　九十九人
百歲以上　無
貴州
七十以上　未報
八十以上　七百四十九人
九十以上　九千四人
百歲以上　無
雲南
七十以上　未報
八十以上　三千六百一十八人
九十以上　四百五十人
百歲以上　無

合天下計之七十者不可勝紀八十者一十六萬九千八百三千八九十者九千九百九十六人百歲者三十二人是人也皆勝國之子遺也而能不死于癘疫不死于刑法不死于饑寒不死于水火盜賊留其餘生以受

典朝之雨露雖其得于天者獨全亦必由善良以接物明哲以保身故今日者獲錄于有司達之天子賜天府之布帛給大官之米肉庶民之賤埒于卿士豈偶然哉雖然縱橫萬里之遙男女兆民之衆壽滿百年者纔二十一人世之攘名嗷利垂白龍鍾未皆少休者莫不有百年二字橫其胸臆觀此錄當亦巖然返矣

余少時在吾鄉山中聞人言前輩人類矍鑠而多壽非復時人之所可及亦頗信之及余稍長始知其言之謬前輩中豈無夭折而短命者耶第我所及見者皆龐眉皓首耄耋之儔耳此如古人字畫及諸玩器其得以流傳于世者皆其絶佳者耳其不足存而付之水火委諸草莽者蓋不知凡幾矣今觀孔民部所輯人瑞錄將古人之所稀者猶多在未經上聞之列其徵宸聰而徵棗帛者已不下三十七萬餘人誰謂古今人不相及也雖然壽所同也

君恩所獨也語有之八荒開壽域一氣轉鴻鈞其我朝之謂歟心齋張潮

鶴徼徂人前錄

鶴徵前錄序

向者竹汾晚年欲爲鶴徵錄而未就蓋因已未同舉之名賢毋論遇不遇略其人品學問而傳之天下後世誠後死者之責也集少時見曾大父藏書閣中有一箱啟視則皆前輩詩文還往書札中一卷專記己未

召試京師人數事實令蒐之不復得悵悵于心放廢餘生年且大耋思續成之而表弟徐斐然惠予以鈔本目錄孫壻汪奏雲從吳澄王氏得齒錄以畀予孫

而得其人數大略嗚呼士之遇不遇天也而其品詣之孤峻學殖之蟠深所謂精氣光怪不可得而磨滅者非其人不足以傳也嘗綜古今之人才而論之三代以後惟漢初爲最盛蓋當坑儒之後實綜兩朝之才而有之經生之學動輒千百人縣延至鄭氏九經皆有著述直繼孔門嗣是而唐太宗得人最多蓋亦隋之頹敗而適會其盛房杜之政績十八學士之詞章孔氏之正義爲鄭君後一人至宋儒空譚道學而人才衰明專以經義取士而人才愈衰中葉有王文成出以不世之勛而爲命世大儒其後唐應德歸熙甫沿其流而溯其源維持不敝至明季而通經師古之士日起吾

鶴徵錄續輯序

昔天子自詔者口制科所以待非常之才漢時上嘗稱制詔道其所欲問而親策親覽之若博學宏詞二科防于唐之中葉開元間吏部選未滿者試賦詩論

三篇中者即授官名相如陸贄文人如劉柳皆繇此選以昌黎之學識三試吏部一既得之又黜于中書自陸忠宣而下僅六七八而止然此特以試選人非所稱詞學大科也宋紹聖初始立宏詞科許進士及第者詣禮部請試每取不得過五人宣和中改詞學兼茂科紹興三年復立博學宏詞闢後所取或三人或二人或一人多有至卿相者紹熙庚戌闢而不取與選之難若此惟我

聖祖仁皇帝崇儒重道法古制科取士特開博學宏

詞科內外臣工共薦舉一百八十有六人其才皆不可一世中選者五十人同入翰苑纂修明史得人之盛誠前古所未有吾里朱竹垞先生嘗謂同時被薦百八十六人皆著作之才不可以無傳思成鶴徵錄書未及屬稾先從祖敬堂先生晚年歸田欲仿竹垞先生之意為此書僅輯四十餘人即于是年捐館殘墨幾不可讀富孫從先生游十餘年聆先生之緒言最悉乃謹與從弟遇孫續為纂輯而百八十餘人之出處事蹟厓略具備試一瞻仰焉如星辰之竝麗

康熙十七年正月二十二日內閣奉

上諭自古二代之興必有博學鴻儒振起文運闡發經史潤色詞章以備顧問著作之選朕萬幾時暇游心文翰思得博洽之士用資典學我朝定鼎以來崇儒重道培養人材四海之廣豈無奇才碩彥學問淵通文藻瑰麗可以追蹤前哲者凡有學行兼優文詞卓越之人無論已仕未仕著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員在外督撫布按各舉所知朕將親試錄用其餘內外各官果有眞知灼見在內開

送吏部在外開報督撫代爲題薦務令虛公延訪期得眞才以副朕求賢右文之意爾部卽通行傳諭遵行特諭欽此

康熙十七年十一月初一日大學士索額圖奉旨各大臣官員題舉才學官人俟全到之日考試其中恐貧寒難支亦未可知著交與戶部除京城現任官員外其官人布衣酌量給與食用以副朕求賢重文之意欽此 部奏每人月俸銀三兩米三斗至考試後停止

康熙十八年正月十七日奉

上諭吏部朕以萬幾時暇留心經史思得博學鴻儒振起文運闡發經史潤色詞章以備顧問著作之選故特頒諭旨令內外諸臣各舉所知膺薦人員已經陸續到部欲行考試因天寒晷短恐其難于屬文弗獲展厥蘊抱令天氣漸已融和應定期考試所有合行事宜爾部會同翰林院詳議具奏特諭欽此

康熙十八年二月十九日吏部爲欽奉

上諭事該臣等議得考試之期恭候

皇上欽定其各薦舉人員令于考試之先赴部投供

臣等公閱內有眞正年老有病不能動履者具

題請

旨應考人員俱于

欽定之日黎明吏部官帶赴各官行禮處排班齊集

內閣請

旨出題後內閣大臣或翰林院學士捧至

太和殿前黃案設放畢鴻臚寺官指引各考試人員行三跪九叩頭禮畢翰林院官捧題下階令考試官員跪翰林院官給題吏部官散卷畢帶赴

體仁閣下考試試卷桌張等項由翰林院行文該
部備辦將考試官員照例彌封考試照
殿試例每名著擺呀噸監試作完試卷吏部官收
接交翰林院官一總固封進呈
御覽其已取之人作何錄用候
旨遵行奉
旨著于三月初一日考試欽此
康熙十八年三月初一日
召試于

體仁閣
試題
璿璣玉衡賦 四六序
省耕詩 五言排律二十韻
康熙十八年四月初六日奉
上諭吏部薦舉到文學人員已經親試其取中一等
彭孫遹倪燦張烈汪霦喬萊王頊齡李因篤秦松
齡周清原陳維崧徐嘉炎陸葇馮勗錢中諧汪楫
袁佑朱彝尊潘耒
沈珩施閏章米漢雯黃與堅李鎧徐釚沈筠周慶
曾尤侗范必英崔如岳張鴻烈方象瑛李澄中吳
元龍龐塏毛奇齡錢金甫吳任臣陳鴻績曹宜溥
毛升芳曹禾黎騫高詠龍燮邵吳遠嚴繩孫俱著
纂修明史其現任候補及已仕未仕各員作何分
別授以職銜其餘見任者仍歸原任候補者仍令
候補未仕者俱著回籍內有年老者作何量給職
銜以示恩榮爾部一并詳議具奏告病者不必補
試特諭欽此

吏部題爲欽奉
上諭事該臣等議得薦舉文學人員已經考取奉
旨纂修明史人員內汪霦現任行人司行人喬萊現
任內閣辦事中書王頊齡現任太常寺博士陸
葇現任內閣典籍袁佑現任內閣辦事中書曹
禾現任內閣辦事中書此六員係見任京官停
其給與職銜以原官修史如遇陞授考選京缺
照常陞考補授仍令修史若遇陞外缺停其陞
授令其修史俟纂修告成之日一并酌量再議

錢中諧新授湖廣澧州縣知縣汪楫見任贛榆縣教諭李鎧見任蓋平縣知縣此三員係見任外任官應開缺另補將伊等以原官停其外陞俟纂修告成之日從優議敘彭孫遹候選主事張烈沈珩俱候選內閣中書米漢雯周慶曾俱候補主事方象瑛候選中行評博邵吳遠候補京堂此七員見候京缺之員停其另給職銜仍照伊等應補職銜食俸修史如遇應補之缺照常挨次補授仍令修史補授後照見任官員例行李來泰施閏章俱候選知縣尤侗由推官降二級調用高詠候選知縣徐嘉炎龍燮俱候選州同此七員係候外缺之官不便補授令其前去應將伊等停其補授以原官并所降之級修史俟告成之日酌量議敘湯斌原任參政道降三級調用因患病休致應以所降之品修史俟告成之日酌量議敘汪琬原任戶部主事回籍調理今應以主事職銜修史吳元龍原任工部郎中回籍終養應以郎中職銜修史俟纂修告成之日將伊等酌量議敘秦松齡原任翰林院檢討革職之後保舉發往湖廣軍前候用今考試修史應給與原職銜修史俟告成之日其錄用之處再議沈筠浙江進士錢金甫江南進士此二人應給與內閣撰文中書之銜修史俱燦江南舉人范必英直隸舉人崔如岳直隸舉人龐塏直隸舉人此四人應給與內閣辦事中書之銜修史陳鴻績係革職知縣邱象隨江南拔貢李澄中山東拔貢毛升芳浙江拔貢黎騫江西貢生李因篤陝西布衣周清原江南監生陳維崧江南生員馮勗江南布衣朱彝尊浙江布衣潘耒江南布衣徐釚江南監生張鴻烈江南廩監毛奇齡浙江廩監吳任臣浙江生員曹宜溥湖廣官監生嚴繩孫江南布衣此十七人應給與翰林院待詔之銜修史內有應鄉試會試者仍准赴試此給與職銜之人俟修史告成之日其錄用之處再議除在京見任官員照常食俸

無庸議外其餘人員俟修史起日交與戶部給
俸伊等既奉
旨修史俟
命下之日將各人員職名開寫交送內閣翰林院其
回籍之人內驗看直隸貢生王方穀江南舉
監生申維翰江南增廣生員朱鍾仁浙江生員
王嗣槐江南布衣鄧漢儀王昊陝西布衣孫枝
蔚俱已年老均應給與司經局正字之銜以示
恩榮仍知照該督撫至告病人員既奉

旨不必補試則丁憂及咨取未到人員俱應停其來
京可也奉
旨這取中人員俱授爲翰林官應給職銜著再議具
奏杜越傅山及王方穀等文學素著念其年邁從
優加銜以示恩榮俱授內閣中書銜餘依議欽此
吏部題爲欽奉
上諭事該臣等再議得薦舉取中人員內邵吳遠浙
江進士係學道內陞以京堂錄用之員應額外
授爲侍讀李來泰江西進士候補參議道吳元
龍江南進士原任工部郎中因終養回籍湯斌
河南進士原任參政道降三級調用因患病休
致將此四員應額外授爲侍講伊等若遇陞缺
以侍讀侍講等論俸陞授仍令纂修明史彭孫
遹浙江進士候選主事張烈順天進士候選內
閣中書汪霦浙江進士見任行人司行人喬萊
江南進士見任內閣辦事中書王頊齡江南進
士見任太常寺博士陸葇浙江進士見任內閣
典籍錢中諧直隸進士原選瀘谿縣知縣袁佑
直隸拔貢見任內閣辦事中書汪琬江南進士
原任戶部主事告病回籍沈珩浙江進士候選
內閣中書米漢雯直隸進士候補主事黃與堅
江南進士候選知縣李鎧江南進士見任蓋平
縣知縣沈筠浙江進士周慶曾江南進士候補
主事方象瑛浙江進士候選中行評博錢金甫
江南進士曹禾江南進士見任內閣辦事中
應將此十八員授爲編修倪燦江南舉人李良
薦陝西布衣秦松齡江南進士原任翰林院檢

討革職保舉湖廣軍前候用周清原江南監
陳維崧江南生員徐嘉炎浙江監生候選州
馮勗江南布衣汪楫江南歲貢見任江南鹽
縣教諭朱彝尊浙江布衣邱象隨江南拔貢
耒江南布衣徐釚江南監生尤侗江南貢生直
任推官降三級調用范必英直隸舉人崔如岳
直隸舉人張鴻烈江南廩監李澄中山東拔貢
龐塏直隸舉人毛奇齡浙江廩監吳任臣浙江
生員陳鴻績浙江舉人原任知縣萆職曹宜溥
湖廣廕監毛升芳浙江拔貢黎騫江西貢生高
詠江南貢生候選知縣龍燮江南候監候選州
同嚴繩孫江南布衣應將此二十七員授爲檢
討俱令纂修明史查編檢原無定額其陞轉時
俱論科分次序令伊等若遇陞轉員缺與現任
編檢將此授編檢年次較論陞授仍令修史奉
旨邵吳遠授爲侍讀湯斌李來泰施閏章吳元龍授
爲侍講彭孫遹張烈汪霦喬萊汪琬齡陸葇錢中

諧袁佑汪楙沈珩米漢雯黃與堅李鎧沈筠周慶

嘉興李　集敬堂輯

從孫富孫既汸　續輯

孫遹孫慶伯

一等二十人

彭孫遹字駿孫號羨門浙江海鹽人明御史宗孟孫順治己亥進士候選主事由禮部尚書吳正治薦與授翰修官至吏部侍郎乞歸著有松桂堂南注杳廔倡和等集先生成進士越數年僞萬里之游阮遇名山大川仗劒賦詩自甲辰至丙午得三百餘篇名南注集富孫案先生嘗推爲近今詞人第一云

郎幀白　世楷堂藏板

愧倫父　盐

兒燦字闇公號雁閣江南上元人康熙丁巳舉人由吏部尚書郝惟訥吏部侍郎張士甄薦舉授檢討卒于官先生爲白門畜名宿與神羨門小楷神似董香光先生亦工楷書測已未官檢討資不能供居館于張家宰者十年在史館羅致富晰者明史藝文志最爲流溯源不下數千百言可與姜禮圖刑法志序並傳永作

張烈字武承號莊持直隸大興人康熙庚戌進士授熙丙辰進士授太常寺博士由吏部尚書郝惟訥吏部左侍郎張士甄薦舉授編修官至大學士謚文恭

內閣中書由禮部侍郎楊正中刑部侍郎任克溥薦舉授編修官至賛善富孫案莊持少聰讀書數行俱下長即潛心性學入史館并纂修典訓及四書講義諸書事稿時至孝生平多著述皆有關世道之文預修明史分撰朱之馮金鉉張羅彭羅俊金號峴等傳俱涉濶痛快惟史相國一傳頗簡略

汪霦字朝采號東川浙江錢塘人康熙丙辰進士授行人司行人由詹事府詹事沈荃薦舉授編修官至戶部侍郎著有東川日記西泠倡和等集方渭仁松窗筆乘云東川丁內外艱廬墓西湖足不入城市三年服闋自以二親連喪應服六年乃投牒請假服淡淡衣履不

著有畫舫齋集 富孫案文恭初以文學進游歷卿
良交契 御賜詩云蹟與松在政府八載以風度稱朝
自號松喬老人 世宗憲皇帝登極晉階少保以
年老請致仕不許年八十四
孫湘庚乾隆丙辰亦薦舉鴻

李因篤字天生更字孔德又字子德陝西富平籍山
西洪洞人布衣由內閣學士項景襄李天馥大理寺
少卿張雲翼薦舉授檢討著有漢詩評詩祺堂集 先生
精熟明代事蹟史館無能及者授職數月乞歸養母
後橫雲山人史稾成欲先生正之時老病不能入京二
人抵棄朗誦呼曰改卽加點是易半載而畢又手抄令二
濟南爲一建宮道之歸老先生于數千里亦往返之得
全富孫案先生少孤外祖田時需撫之成立事奉其
門吾鄉曹倦翁觀察三晉先生以故人子相從甚善

昭代叢書 壬集 卷第二十三 十七 世楷堂藏板

代州馮觀察雲驤雅愛其風土人物屈句注頁望門
者十年初應薦舉以母老力辭既敎促入都
試入翰苑與朱竹垞潘稼堂嚴滄浪稱四布衣授
後上疏乞養情詞懇惻此李令伯之陳情殆又過之
部議以係取纂修明史故不允其請奉
終養出都之日士大夫詩文贈送者數百人天下莫
不高
之

秦松齡字留仙號對巖江南無錫人順治己未進士
選庶吉士授 國史院檢討寵歸由內閣學士項景
襄李天馥湖廣總督葉燮漕運總督
著有蒼峴山人集 富孫案先生年十九官庶常
左三鳳皇居官四年以魚鳥湖山爲念相傳是善畫
山中誦經猿再世疾革時猶吟豳句云山烏山花里
故人王阮亭池北偶談云陳其年數奇落魄西十餘
尚爲諸生一日過京口有相士曰君五十後
當入翰林然不由科甲後果以宏博
徐嘉炎初名喬字勝力號華隱浙江秀水人明兵部
尚書必達曾孫國子監生由戶部侍郎于可託薦與
授檢討官至內閣學士著有抱經齋集 富孫案先生
讀書過目不

志祖世淳知隨州闔門殉難有春秋慧編父肇森方主事有三傳合編先生世其家學凡奇書逸典覽之立未睹記者輒就詣焉致仕後　聖祖御書直西清額樹影不驚四字唐張旭隱隱飛橋隔野煙絕句詩賜之

陸棻原名世枋字次友號義山又號雅坪浙江平湖人康熙丁未進士除內閣學士乞歸著有雅坪文藪

薦舉授編修官至內閣學士乞歸著有雅坪文藪

案先生僑直南書房出五臺金蓮花限韻賦詩十泰稱　召翰詹八十九人試豐澤園賦理學眞僞論冠其曹毛西河云雅坪年十四能大兵徇江南父未葬為旗兵所執將加刃雅坪從旁蹴中躍出大呼曰寧殺我勿傷吾父弁將異之乃舍未葬而俘以去獻之固山誠順伯馬光遠試以文

大喜遂撫為子時承平舉人李茂森設教遷安龍起寺馬命往受業卽入遷安籍隱試縣府皆第一馬慮其名過著不令赴院試留旗四年適兄世楷以拔貢謁選未葬亦領丙戌鄉薦赴公車共訪得之乃詣馬中書舍人誠順伯適子是年第乞放歸後雅坪為由得疾卒時偕諸子侍湯藥服疏麻以報育恩焉

馮勗字方寅號勉曾又號蔣東江南長洲人布衣由

薦舉授檢討罷歸　富孫案先生性至孝父嘗館閩中以家居荒歲乏食與妻采荇以食後父客死閩先生寄柩鼓陘得升斗奉養人指視其處遂扶以歸祖巡幸江南與秦對稼堂徐虹亭俱復原官

庶吉士楊作楨薦舉授檢討罷歸著有經義考日下舊聞緘笑志明詩綜詞綜曝書亭集　吾里文酒之會甲于海內會于吾家如先生及令弟千里若俞右吉鄒隨於于徐皆山褚二觀沈山子繆天自介人黃蕘谷仲人三十餘一葉一肉而屬必益把每帶筆視吟

旦曾王母陸孺人曰此大羅天上羣仙會也亦紡績至曙老友朱笠亭謂集曰某閱之老輩海內有三圖其二落梅里一爲家竹翁烟雨歸耕圖一爲陳迦陵先生填詞圖盖三先生皆命世才仗劒出門窮老盡氣所交皆天下奇士曾中鬱律不可一世一題一詠其詩詞古今之至寶也今填詞圖既不可得見歸耕圖亦歸他人之手矣富孫案先生飲食經史綜貫百家海寧查夏重謂博物如張茂先多識如劉知幾精史乘如劉原父兄弟實今古如馬鄱陽王浚儀濟以班馬之才運以歐曾之法詩宗少陵昌黎詞主白石玉田故其發爲著作閎深雄富足以傳世又有瀛洲道古錄五代史注禾錄諸書俱屬稾未成嬾亭林先生不肖多讓人亦以博雅稱之

湯斌字孔伯號荆峴一號潛菴河南睢州人順治己丑進士授宏文院庶吉士歷陞江西巡北道參政告假回籍由左都御史宋德宜翰林學士陳廷敬薦舉文鈔富孫案先生熟於三禮文章出入歐陽子通籍二十餘年浮沈郎署年五十七始請告者十七年後薦舉入史館僅六十日遽以疾乞歸閉門不妄交一人可見其孤介之跡矣陸清獻云之推重太僕至矣作歸詩考異又作震川年譜之今世說云盖其意中自以爲接震川一派苑亦近之鈍翁讀書勵志行內自重有守晚築室巽峯之麓幅巾杖履與山樵野叟行歌五荅當道求一見不得也嘗語人云士大夫行已不可無本末讀書不可無師承立論不可無依據

邱象隨字季貞號西軒江南淮安衛籍湖廣宜城人順治甲午拔貢生由監察御史羅秉倫薦舉授檢討官至洗馬著有西山紀年集遇孫案西軒爲參政俊兄曙戒象升有淮南二邱之目性至孝未仕時父歿廬墓三年母夫人以食魚致疾遂終身不食魚

二等三十八

李來泰字仲章號石臺江西臨川人順治壬辰進士兵部觀政授工部主事出督江南學政補江南蘇常道參議裁缺候補由監察御史鞫珣薦舉授侍講著有蓮龕集遇孫案順治乙未先生督學江南所拔皆孤寒知名士尋任監司歷官清慎能持大體不事威嚴而所部懾服沈歸愚云先生文窮極雕鏤詩獨以平正通達行之能者固不可測

潘耒字次耕號稼堂江南吳江人布衣由左春坊諭德盧琦刑部主事謝重輝薦舉授檢討以母憂歸著有類音遂初堂集富孫案先生幼有神童之目試以史才頗承受其學復從顧亭林徐昭法戴耘埜遊故其學貫穿淹洽無所不通宋及秝術算數悉有神會昭法歿無尺寸之產舉嫡婦孤孫以託先生恤之終其身亭林日知錄詩文集皆所刊刻又以未及雕聲城志爲憾

沈珩字昭子號耿巖又號稼邨浙江海寧人康熙甲辰進士由大學士李霨杜立德馮溥薦舉授編修乞歸著有耿巖集富孫案先生甲辰會試第一未釋褐而歸十五年不仕入翰林復一副主

順天鄉試無何乞假歸素好古手不停披輯一書曰十三經名文鈔凡所屬綴皆本經訓無游譚不根語施閏章字尚白一字蚃雲號愚山晚號矩齋江南宣城人順治己丑進士刑部觀政授本部主事陞江西湖西道參議裁缺候補由大學士李霨杜立德馮溥薦舉授編修官至侍讀著有愚山集先生以進士起家歷監司人品端方不苟取與所至頗著循聲書法二王論詩亦峻絕富孫案先生爲刑部員外郎歲決明敏覩學山左有冰鑒之譽轉湖西參議湖西故荒瘠多盜先生撫綏有方袁臨開稱之爲施佛子召試卷閣擬一等後以旗字押韻偶誤書旂字改置二等先生五言詩清絕當時與宋荔裳齊名故有南施北宋之目全謝山云先生分守江西政聲藉甚公議以爲不日當晉開府忽遭柬閣荏安邱相公當先生持節山左時有所干請不遂至是修怨焉此不畏強禦之大節也先生之學本于王父中朔先生實爲新建盱江之傳又嘗從沈公耕巖得閻潛浦之學故和齊斟酌不名一家乃學術源流所在也其法之造詣與蔚州魏敏果公睢州湯文正公平湖陸清獻公不相上下

米漢雯字紫來號秀巖直隸宛平人明太僕萬鍾孫順治辛丑進士授江西贛州府推官改補建昌知縣丁憂起復補長葛知縣行取考選主事由大學士李霨杜立德馮溥薦舉授編修官至侍講著有始存集富孫案先生爲王文貞崇簡之壻能詩善畫頗得家法當時呼爲小米尤工金石篆刻性放浪不羈入翰林曾與雲南鄉試故事試差復命不得過一年先生六月朔赴雲南事竣浪蹟江楚至十二月猶未還江西

還婦兄王翬菴遣人敦迫乃就道及至都自言我爲相公押解來京眾咸笑之遂以試事罣誤久之召人供奉內廷遷侍講

賜第西華門尋病卒

黃與堅字庭表號忍菴江南太倉人順治己亥進士由江寧巡撫慕天顏薦舉授編修官至贊善著有忍菴文集富孫案忍菴究心經術輯解甚多易學闕其一也明史告成復

命分修一統志

李鎧字公凱號惺菴江南山陽人順治辛丑進士禮部觀政補奉天蓋平知縣由戶部主事郎延齡內閣中書王穀振薦舉授編修官至閣學兼禮部侍郎告歸著有史斷讀史雜述等書過孫案先生少孤力學

知綏陽益平二縣皆著循績講書理明詞暢當時謂不減范祖禹一生清節不受一錢門無雜賓

徐釚字電發號拙存又號虹亭晚號楓江漁父江南吳江人監生由戶部尚書梁清標薦舉授檢討尋乞歸著有南州草堂集菊莊詞虹亭受業于計甫草先生鴻詞之舉先生已沒京師老輩都爲太息虹亭以少年得之擅詞尤工豔體晚歲成本事詩一時盛傳竹垞寄詩云不應尚戀閒釵釧棄木流傳本事詩甚微詔之也甫孫案虹亭少刻菊莊樂府朝鮮貢使仇元吉見之以金餅購去貽詩云中朝攜得菊莊詞諷讀籠煙霞照海湄北宋風流何處是一聲鐵笛起相思嘗爲令肥龔端教賞識臨汲謂梁眞定曰頁才如徐君可使之不成名邪後果梁公特疏薦之

沈筠字開平號晴巖浙江仁和人康熙己未進士改庶吉士由戶部主事黃雲企薦舉授編修未久卒著有斗虹集遇孫案晴巖少有儁才嗜學敦內行嘗封股肉和藥以療父病母病亦如之

周慶曾字燕孫號屺瞻江南常熟人順治戊戌進士兵部觀政考授內閣中書陞補主事比刑部主事俞陳琛薦舉授編修著有視山遺稾富孫案先生父名士宏家素封好行其德先生亦好善鄉試時次京口有官負逋自投湖者盡出其金代償之得解舟而去後成進士念親老即乞假南還薦授翰林即歸養典浙闈鄉試時受事卒于杭州公署

尤侗字展成別字悔菴又號艮齋晚號西堂老人江南長洲人順治戊子拔貢生直隸永平府推官以事降調由兵部尚書王熙工部尚書陳敳永薦舉授檢討告歸著有西堂雜俎艮齋雜記西堂全集鶴樓

先生明季爲諸生有聲名于時各雜俳儷體我朝以選拔爲博士陞司理以繼絕去官康熙甲寅居京師與彭先生南昭令弟宰求宗人族門結壇文星閣頌本願經玉局元君杜喬林黃道周豫告南昭及第下科寧丙辰會狀并許諸人入翰苑丙辰南昭及第下科寧求登鼎甲已未簽門居榜首先生列二等感恩嘅詩盡悔少年綺靡之作而西堂雜俎已沁人心脾矣富孫案同入史館者先生年最長四十九人悉坐其下末幾乞歸優游林壑二十餘年已卯聖祖南巡御書鶴樓堂額以賜癸未官侍講先生工樂府作請離騷諸傳奇又有秋波詞教坊播之管弦爲官申雅樂後入翰林時聖祖南巡進呈其名曰此老名士悔菴以此二語左曰章皇天語右曰今上玉音

范必英原名雲威字秀實號秋濤江南長洲籍吳縣人雲南提學參議允臨子順治丁酉舉人由庶吉士彭會洪等薦舉授檢討謝病歸遇孫案秋濤告歸後中凡古今經世大典及詩文源流歷歷能指數

崔如岳字崇五號雪峯直隸獲鹿人明巡撫應麒曾孫康熙乙卯舉人由監察御史鞫珣等薦舉授檢討

張鴻烈字毅文號涇原江南山陽人吏部新標寧廩
監生由兵馬司指揮劉振基薦舉授檢討降級除國
子監助教遷大理寺副以憂歸富孫案涇原詞藻豐
檢討時嘗疏請閱支河轉漕以避河險又時興殿工
採木遠省復有寬期減數之請事皆施行部議以不
應密封鏤級憂歸後
聖祖南巡獻詩賦復原職
方象瑛字渭仁號霞莊浙江遂安人少傅逢年孫康
熙丁未進士候選中行評博由總督倉場侍郎嚴沆
薦舉授編修請歸著有健松齋集富孫案霞莊九歲
淨賦驚其長老釋禍後需次家居淮上變名姓
陵故稱爲毛陳李文定湘北以西河詩擬之少陵文
昭代叢書 壬集 卷第二十三 毛 世楷堂藏板
召試年已遲莫入史館與陳迦
盛名後官西河明末卽有
忌爲所搆避
入之貌者也

麗堉字霽公號雪厓直隸任邱人康熙乙卯舉人屯
刑部主事李模內閣中書張星燿薦舉授檢討改工
部主事出爲建寧知府著有叢碧山房集富孫案雪
厓有詩名
毛奇齡原名甡字大可一字于又字齊于別號河右
又號西河又有僧彌僧開初晴秋晴晚晴春莊春遲
諸號浙江蕭山人廩監生由浙江巡撫陳秉直薦舉
授檢討告歸著有西河全集富孫案西河明末卽有
盛名後爲怨家所搆避
居淮上變名姓
陵故稱爲毛陳李文定湘北以西河詩擬之少陵文
昭代叢書 壬集 卷第二十三 毛 世楷堂藏板
召試年已遲莫入史館與陳迦
擬之韓吏部學擬之孔穎達陸德明其所自負獨在
經學解經多與宋儒牴牾與閻潛邱同以詆諆爲事
古文尚書冤詞一書駁正潛邱遠出其上朱竹翁稱
其如輸攻墨守未爲平允之論蓋攻者非而守者是
也平生持論喜事功厭空譚于九經諸子旁及禮樂
經曲律吕諸事皆能極根柢而貫其枝葉雖苟然考
沈歸愚云西河湛深經學著述等身在
多文爲富者惟攻擊宋人不遺餘力至
以示旗鼓藝林惜之其詩學規橅唐人而能自
出新意不同于規孟賁之目畫西施之貌者也

錢金甫字越江江南上海籍華亭人康熙己未進士
授庶吉士由戶部主事郎廷槐薦舉授編修官至侍
講學士著有保素堂集富孫案越江少負才藻工詩
知人之鑒尤
篤師友之誼

吳任臣字志伊一字爾器初字征鳴號託園浙江仁和廩生福建莆田人由內閣中書王穀振等薦舉授檢討著有周禮大義禮通十國春秋山海經廣注字彙補等書遇孫案亭林稱其博聞強記羣書之府所著十國春秋搜羅廣博雖有一二疵累不

礙爲完書

陳鴻績字子遜浙江鄞縣人順治丁酉舉人原任江南睢寧知縣罣誤由監察御史鞠珣等薦舉授檢討

富孫案子遜博涉經史于儒先理學之旨根極底奧

合睢寧時愛民重士睢人德之丁巳夏運河衝決子身先工築力障狂流閱四日底定河臣具奏獎之

高詠字阮懷號遺山江南宣城人歲貢生候選知縣由監察御史鞠珣等薦舉授檢討著有遺山堂若巖

富孫案遺山幼有神童之目書畫與詩世稱三絕十五省試不售年近六旬始歲貢入太學大學士崑山徐公肅時爲大司成延之家塾嘗謂日先生弱冠蚤致盛名余前就傅願一見顏色不可得今乃屈致門下實慚且幸遺山唯唯終無遜讓意又數年入翰林未幾以老病去官卒

甲午恩拔貢生由監察御史鞠珣等薦舉授檢討

高詠字阮懷號遺山江南宣城人歲貢生候選知縣由內閣中書王穀振等薦舉授檢討著有遺山堂若巖詩名工詞曲瓊華夢芙蓉城諸傳奇頗稱于時

邵吳遠字呂璜號戒三浙江仁和人康熙甲辰進士選庶吉士歷陞光祿寺少卿由江西巡撫佟國楨薦舉授侍讀官至侍講學士著有史學辨誤戒三文存河工見聞錄京邸學行等集

富孫案戒三初襲舅氏吳姓名遠後復姓更名遠平性耿直不稍媕婀康熙乙卯視學江右時值滇逆軍興奉令兼理軍餉士民離竄逐捐設試場士子至者隨其後先輒試之列郡學多廢按試皆居城外及再任十三郡學宮悉爲重修有建昌士人妻被擄

修貲至國子監祭酒著有峨嵋集

遇孫案峨嵋在翰林時疏請封禪爲

掠者訴之卽傾囊以贖辛酉典試粤東又與修一統志尋致仕歸高祖宏齋經邦所著宏道宏簡宏藝三錄戒三重刊刻歸田後著續宏簡錄并自作年譜尤篤族誼置莊田以供祭祀鄉人稱之——

嚴繩孫字蓀友號藕塘漁人江南無錫人明刑部侍郎一鵬孫布衣由刑部主事俞陳琛薦舉授檢討官至中允請假歸著有秋水集富孫案藕漁六歲能作擣名早棄諸生召試日以目疾僅成省耕詩八韻閫中閱卷已不錄徑尺大字以詩古文詞聖祖素重其名與三布衣同授翰林在史館纂隱逸傳容與蘊藉多自道其志行書法入晉唐人之室兼工繪事山水人物花木蟲魚靡不曲肖又有瀛臺侍直七言絕句詩二十首流傳都下辛酉典試三晉有得士之目擢中允謝病歸

同博學鴻詞科二人

高士奇字淡人號江邨浙江錢塘人監生以御試鍾王書法授內直中書直南書房賜同博學鴻詞考試庚申授侍講官詹事府詹事

厲杜訥字近公直隸靜海人以御試鍾王書法直南書房賜同博學鴻詞考試庚申授編修官禮部左侍郎

內閣中書七人

王方穀字金粟直隸新城人歲貢生授中書銜

朱鍾仁本姓邱字近夫江南崑山人生員授中書銜

申維翰字周伯江南江都人廩監生授中書銜

王嗣槐字仲昭號桂山浙江仁和人著有桂山堂偶存嘯石齋詞富孫案圖說論謂太極圖說出于北固老僧華山道士傳之點綴其文詭託淵源之名者凡著論七十九篇松窗筆乘云仲昭少工駢體晚乃專爲大家之文二體並傳世罕其匹戊午游京師馮文毅公館之東軒會舉鴻詞御史成公其範薦之召試以詩韻誤失一字不中格授中書舍人

鄧漢儀字孝威江南泰州人布衣授中書銜著有過嶺集過孫案先生淹洽通敏貫穿經史百家之言尤工詩學爲發雅領袖試歸日以扁舟至鄴坐臥董子祠中誅經問業者車馬塞衢巷

王昊字維夏號碩園江南太倉人布衣授中書銜著有碩園集過孫案碩園爲麟洲先生古文並如宿習婁東十子中尤錚錚有聲

孫枝蔚字豹人號溉堂陝西三原人布衣授中書銜著有溉堂前後續集富孫案先生幼與其鄉少年奮戈逐賊落深塹金皆散去旣而得不死乃走江都從賈人游三致千金閉戶攻詩古文辭名噪海內施愚山序云豹人北入都初迫于有司居旣久諸待試客多務研練爲詞賦豹人獨汎覽他書閒語客曰闕下者多務研練爲詞賦豹人獨汎覽他書閒語客曰吾僑居廣陵數十口讓貧得我使我家餓死乎已人試不中良喜遂東書老子詔視諸布衣處士有文學素著者京衛以寵其行于是及格者七人豹云豹人身長八尺聲如洪鐘麗眉廣顙以詩文名天下

未與試授內閣中書二人

傅山字青主初字青竹別字公之宅亦曰石道人又字嗇廬山西太原人布衣授中書銜著有霜紅龕集池北偶談云傅山母夢老比邱面生生不噁一瞥僧至門云既來何必不噁乃噁六歲食黃精不樂穀食強之乃復食讀十三經諸子史如宿通者崇禎中袁繼咸督學山西爲巡撫御史張孫振誣劾被逮臨侯繼咸督學山西爲巡撫御史張孫振誣劾被逮山棗餈左右伏闕上書白其冤馬君常作義士傳比之裴瑜魏郡亂後夢天帝賜以黃冠衲衣遂爲道士裝賢術入神有司以賢見則不然不見也已未徵聘至京師以老病辭歸山工分隸及金石篆刻盡入逸品全謝山云先生思以濟世自見不屑爲空言亂後衣朱衣居土穴以養母甲午以連染遭刑幾抗詞不屈絕粒九日幾死門人有以奇計救之者得免天下大定始以黃冠自放戊午給事中李宗孔劉沛先首過之先生臥牀不具迎送禮蔚州魏公乃以老病上聞詔免試放還特加中書舍人次日遽歸

杜越字君異號紫峯直隸定興人生員授中書銜著有紫峯集富孫案先生爲同邵鹿太常善繼高弟與孫鍾元徵君友善互相磋磨志行高潔不求聞達家貧布衣蔬食授徒自給一時名彥咸師事之薦舉至都以老病請于吏部不與試文行素著與傅山供授中書共事定興杜君異亂後居新安人化之風俗一變云老稱婦孺親如父兄年八十餘飲啖不衰縣人高尚書問以養生之術曰無之但平生未嘗嗔怒或以此得老壽耳

未試子憂十四人

曹溶字潔躬又字秋岳號倦圃浙江秀水人崇禎丁丑進士仕至御史順治初歷副都御史戶部侍郎出爲廣東布政使左遷山西陽和道裁缺補用保舉簽發四川軍前候用旋丁母憂不復出著有靜惕堂集先生學問爲禾中冠閣中與衍上接焦弱侯官京師日堂上列書六七千冊人多至其家借鈔性好獎借後進先是鴻詞之徵前一年早有信政府首推之先生堅辭云吾禾有朱彝尊李良年徐嘉皆滄雅宏通深達國體其材施之無所不可柱門著述手輯綿三百餘種誠龍威之祕寶也富孫案先生雄才博學海類編蓋唐宋元明以來祕鈔之本先生盡得之驚當時與龔尚書定山齊名人稱龔曹晚年于金陀坊築倦圃以歸老世稱倦圃先生薦修明史不赴輯崇禎疏鈔以呈史館又著續獻徵錄五十輔臣傳俱史館與修明史越三年補刑部能辦疑獄仍直

未刊行

戴王綸字彡極又字經碧號一齋直隸滄洲人戶部尚書明說子順治乙未楠眼授編修陞補江西糧儲道革職

汪懋麟字季角號蛟門江南江都人康熙丁未進士授內閣中書舍人薦舉以未終制辭補刑部主事寵歸著有百尺梧桐閣集錦瑟詞富孫案先生授中書竟夜展讀時有楚人朱二娘號神仙傾動公卿必攜書數冊著辨道論力詆其妄他憂歸兵部尚書宛平王公工部尚書海寧陳公交章論薦徵車不赴服闋以主事銜入史館與修明史越三年補刑部能辦疑獄仍直

史館尋罷歸杜門絕俗窮治經史文法歟曾詩合唐宋爲一家

王毅韋字夢叔浙江庚戌進士授內閣中書歷官淮安知府致仕歸富孫夢叔居鄉極有矩矱歲時一報謁長吏外庀牘不至門嘗以兩淮多隱匿溷田入告歷刑部郎中出守淮安或以介節稱由中舍之鄂叔曰淮屬溷田固多然田坍而正額亦除者亦不少請以溷田與坍田互報疏入果得蠲免四千餘頃入稅者三千餘頃淮民德之

陸隴其字稼書浙江平湖人康熙庚戌進士授江南嘉定知縣官至監察御史雍正間從祀 文廟乾隆初追贈閣學兼禮部尚書諡清獻著有三魚堂集松陽講義日鈔困勉錄等書公少好學初以叔氏之殉不欲出年三十始應試後改松陽以鴻詞徵蓋兵科給事中吳源起保舉也同服闋補靈壽令旋以進士令嘉定著循官放歸尋奉旨起用學臣公殁已踰年矣公銳意宋學深非陽明之說湯潛菴嘗遺書規之晚年講求天文河工水利諸實用要務所著三魚堂賸言多切于

惠周惕原名恕字元龍號硯谿江南長洲人康熙辛酉舉人授山東寧陽知縣陞兵部主事假歸著有性理全注杜詩注解傳箋錄榕城景物略等書富孫案解菴當耽逆變不受逆職尋丁父艱廬墓側少司寇任公克溥首薦作抗節匿橘園洲三年應詔時服未闋部縣遍迫匍赴京顧乞終喪得請歸後授寧陽令興利除弊撫臣錢公珏疏薦陞兵部督理大通橋倉務又督廣東鈔關清慎精明不渝素守

張貞字起元號杞園山東安邱人康熙壬子拔貢生候補翰林院待詔著有杞田半部潛州娛老等集富孫案先生少好學博覽羣書遨遊四方與海內名流揚榷今古時稱爲文章巨手常游愚山之門事節母尤

孝克承其志薦舉以母憂不赴後史館缺員以翰林待詔用亦不就退居杞城日以著述爲事嘗博引古書作杞紀二十二卷又有鄉賢傳或語耳夢錄行于世

柯崇樸字寓匏浙江嘉善人給諫聳子副貢生官中書舍人著有振雅堂集遇孫案寓匏與弟翰周殫心經籍以好客好書稱于時

柯維楨字翰周一字緘三浙江嘉善人康熙乙卯舉人著有紀游草澄煙閣詩

黃虞稷字俞邰一字楮園福建晉江籍江南上元人生員先生博雅能文尤深經學館江宰龔方伯署中與令子侍御蘅圃交最契龔藏書甲浙右所刊最多歲戊午應薦入京聞母喪還白下松窗筆乘云俞邰博雅負盛名家藏書甚富錄有千頃堂書目以薦起同纂修明史徐司寇奉詔修一統志復疏請同事未卒業而終

彭桂原名椅字上馨一字爰琴江南溧陽人監生著有泊菴詩詞富孫案爰琴詩文浩瀚淹博伸紙數千言立就年十八始拈帖括爲諸生家貧數奇杜策出遊當世名公卿以不能羅致爲憾曾以母疾辭不許陳情至引之疏請旋遭母憂性蓼邁抗爽敦義尚節

林以畏浙江錢塘人布衣

未試病故三人

葉舒崇字元禮浙江平湖籍江南吳江人康熙丙辰進士選內閣中書舍人著有謝齋詩詞王阮亭古夫元禮神清不減衡叔讀少負雋才嘗注庾子山哀江南賦爲時所稱已未閣中諸老亟薦之皆欲爲之道地益公論也至京師而病病旬日而死豈非命乎

郁植字大本號東堂江南太倉人明諸生著有東堂集草沈歸愚曰東堂八歲應試作五倫論吳梅邨見而奇之既長研窮古學已未以鴻博薦未應試卒

陳九勝江南人富孫案同時薦舉者吳郡黃靜御綠遜聽學堂四六新書錄先生蘇臺覽古賦一篇撫令弔古極蒼涼歷落之致

未試致仕一人

祝宏坊字子禮浙江山陰人康熙庚戌進士選授陝西會寧知縣富孫案先生性耿直學問淹博與稿敘子交甚契爲會寧令民懷其惠

患病行催不到十三人

應撝謙字嗣寅號潛齋浙江仁和人諸生著有六經解禮學彙編性理大中教養全書潛齋文集遇孫案先生有文在手曰八卦左重耳右重瞳少以斯道爲已任惜其同志爲捐社取有所不爲也卒爽亂後絕志進取鴻詞之徵閉學李公天馥項公景襄交薦與牀以辟范公承謨又欲薦之逐稱廢疾同里姜御史圖南嘗再致饋不受一日遇塗中方盛暑先生衣木棉衣歸投以越葛二端還之弟子甚多以樓上樓下爲差如馬融例平生講洛閩之學設屢爲應先生池北偶談云先生性至孝母病數年侍疾晝夜

不懈毋憐之强爲娶婦終不入私室毋卒迺祥禫始行合巹禮坐臥不下樓人平梯接自撰無問先生傳

穉宗孟字淑子號子震江南山陽人崇禎丙子舉人授浙江知縣歷守杭州乞歸著有立命堂全集邁孫案淑子天資穎異善屬文詞采壯麗守杭州日頗有政聲薦舉鴻博堅以疾辭又有楚江鹽史諸編

黃宗羲字太沖號黎洲浙江餘姚人明御史忠端公尊素子少補仁和諸生著有易學象數論授書隨筆春秋日食秝孟子師說明史案秝書明夷待訪錄賈書思舊錄明儒學案明文海南雷文案文定等書先生

老仍守師說以古文經學倡浙東門人如萬充宗兄弟多通經之士富孫案明天啟時忠端公以抗疏劾魏忠賢死詔獄後忠賢伏誅先生年十九刺血繕疏袖長錐入京訟冤至國門面忠端公郵典已下會刑部鞫逆黨許顯純等召先生對簿即出錐錐顯純血流被體又毆崔應元胷拔其鬚仲文葢顯純爲大理時主前已又擊殺獄卒顏岑薰錄錬忠端公罪而絕命于二獄卒手先生冒死報仇時特以忠義孤兒宥之崇禎末逆案阮大鋮挾重賄將謀起用先生與諸名士爲彌縫都防亂揭討之大鋮切齒福王立大鋮秉朝政修舊怨曲殺同鑓逐以去逮問值 大兵南下事得解魯王監國先生隨諸軍御史晉左副都御史江于江上授兵部職方主事擢上師潰先生入四明山監國在海上復與都御史方端士起之健跳城破遂變姓名閉行歸家杜門匿影始聞力于著述大江南北從者駢集戊午舉上葉子吉鷹舉先生寓書止之已未都御史徐立齋鷹之復以老病辭乃取所著書付史館後

聖祖復以海內遺獻問徐尚書乾學尚書舉先生以對又言其衰老乃止先生上下今古自天官地志九流百氏之教野乘稗說無不研究

學者稱爲梨洲先生

李容字中孚自號二曲土室病夫陝西盩厔人材官可從子布衣著有十三經二十一史糾繆二曲集富孫案先生起田畯嘗一就科舉遂隱居讀書以理學倡導關中修明橫渠藍田之教當時與孫夏峯黃黎洲爲三大儒遠近皆重其學行稱二曲先生父信吾從監紀孫兆祿死賊難家貧甚母子相依或一日不再食或連日不舉火踵門求見力辭不得則一見之終不報謁再至并不復見有餽遺者雖十反亦不受母卒三年後徒步之襄城徧見父遺蛻不得晝夜哭不絕如縣張允中聞之爲立信吾祠且造冢于故戰場以慰其心乃負其冢土歸告于母墓更持服如初喪陝督鄂公善以隱逸薦自稱廢疾長臥不起戊午部祖西巡欲見之令陝督傳旨辭不得已而

聖祖復以海內文集左傳經世等書與同志纂譚天下事軒軒有王景略風迄不得志兄弟三人與姊壻邱邦士隱金精山中銳意復古不可一世其文推爲大家高者學擅左氏之學富孫案叔子爲明諸生甲申後棄去從父兆鳳結廬翠微峯與彭躬菴士望林確齋時益李力負騰蛟邱邦士維屏彭中叔任曾青藜燦及兄善伯魏志九人爲易堂學江右自歐陽鄒魏講性學陳艾依叔子少負大志丁明季之亂每案叔子和公禮同年弟也學富五車才高八斗文集左傳經世等書叔子與同志纂譚天下事軒軒有王景略風迄不得志兄弟三人與姊壻邱邦士隱金精山中銳意復古不可一世其文推爲大家高者學擅左氏之學富孫案叔子爲明諸生甲申後棄去從父兆鳳結廬翠微峯與彭躬菴士望林確齋時益李力負騰蛟邱邦士維屏彭中叔任曾青藜燦及兄善伯魏志九人爲易堂學江右自歐陽鄒魏講性學陳艾依叔子和公禮同年弟也學富五車才高八斗文集左傳經世等書叔子少負大志丁明季之亂每

實學爲歸風氣一振由叔子爲之領袖也生平淹通史學嘗自言不敢依附程朱謬爲疏微之論嚴公沆徐公國杜李公宗孔等薦舉以疾辭郡縣督趣就道某氏聞訃不食死

張九徵字公選號湘曉江南丹徒人順治乙酉解元丁亥進士授吏部主事官至河南提學道富孫案先生兩爲文選司郎中以按察司僉事視學河南正文體釐祀典爲天下學政第一生平研精三傳于明代人物能續舉其世系太學士文貞公玉書總裁明史大抵稟承家學爲多

張新標字鞠存江南山陽人明戶部主事世才孫順治己丑進士授吏部主事降補陝西苑馬寺監正富孫案先生以五經中丙戌鄉試副榜辛丑中式丁未成進士諸終養歸戊戌會試副榜辛丑中式丁未成進士諸終養歸太常寺卿朱公裴薦舉以母老辭巡撫疏參令遵前諭來京以副求賢至意旨招之典古所未有也性孝友學問淵博閘明絳州辛復元全之學與應

潛齋李二曲以理學著于南北癸未西巡召諸行宮賜山林雲鶴四大字

陸舜字元升號吳州江西泰州人康熙甲辰進士由刑部郎中歷浙江提學道著有雙虹堂集

顧景星字赤方號黃公湖北蘄州人貢生著有白茅堂集 邇孫案黃公與廣濟張長人仁熙竟陵胡君信承諸吳既閑驥皆前代遜民推爲海內耆舊後南都蒐訪人才黃公試取第一施愚山云赤方詩恢博雄悍原本李杜下追長吉樂天義山子瞻放翁無所不有其遭興援簡馳騁筆墨食頃累數百言機警性成博覽強記諸子百家仙釋諸書靡不勤蒐

蔡方炳字九霞號息關江南崑山人忠襄公懋德子生員 邇孫案明末忠襄公死太原賊蠭葬城外順治戊子先生偕弟方炯往負柩歸太原人無不涕

世謂顧氏二難令眞陽招流亡度祠行取擢臺班切直敢言巡視東城發姦摘伏應機而得尋出按湖北察川蜀諸賊竄伏要領所在戡管堡偏其巢賊不得滋蔓修築安陸蘆洑口隄以弭水患建義倉一百四十餘所會撤巡按還京師旋以省親告歸居兩年再入臺疏劾悉當遭內外艱遂引病不出

王追騏字雪洲湖北黃岡人順治己亥進士改庶吉士陞禮科給事中補山東武德道僉事革職議復候補僉事著有雪洲詩鈔 魏維度云雪洲詩新穎雋逸寄託邃深宋荔裳比諸三閭大夫

范鄗鼎字彪西山西洪洞人順治辛丑進士著有理學備考三晉詩選續垂棘集 富孫案先生以五經中丙戌鄉試副榜辛丑中式丁未成進士諸終養歸太常寺卿朱公裴薦舉以母老辭巡撫疏參令遵前諭來京以副求賢至意旨招之典古所未有也性孝友學問淵博闡明絳州辛復元全之學與應

潛齋李二曲以理學著于南北癸未西巡召諸行宮賜山林雲鶴四大字

陸舜字元升號吳州江西泰州人康熙甲辰進士由刑部郎中歷浙江提學道著有雙虹堂集

顧景星字赤方號黃公湖北蘄州人貢生著有白茅堂集 邇孫案黃公與廣濟張長人仁熙竟陵胡君信承諸吳既閑驥皆前代遜民推爲海內耆舊後南都蒐訪人才黃公試取第一施愚山云赤方詩恢博雄悍原本李杜下追長吉樂天義山子瞻放翁無所不有其遭興援簡馳騁筆墨食頃累數百言機警性成博覽強記諸子百家仙釋諸書靡不勤蒐

蔡方炳字九霞號息關江南崑山人忠襄公懋德子生員 邇孫案明末忠襄公死太原賊蠭葬城外順治戊子先生偕弟方炯往負柩歸太原人無不涕

迨性嗜學涉獵羣書兼工篆草翰晦窮居嘗綸著書圖竹翁題云中年巾柴車起應鶴書召人多雷聲塵君乃返蓬蘆立意在千秋旬貽北隴笑可見其徵聘不出舊傳——召試日因不能奏對增賡生扶出好事者爲之

與試未用九十七人

趙進美字嶷叔一字韞退號清止山東益都人明布政使參議振業子崇禎庚辰進士洊歷給事中出爲廣東參政擢福建按察使著有清止閣集富孫案先生成進士後才名甚盛分守西江思以兵略自見鴻詞之舉爲李公天馥所薦少時爲詩清眞絕俗得王孟之趣後變爲高華尚聲調使楚一集尤爲藝林所貴重

王士禛字貽上官鑑字金之山西翼城人崇禎己卯舉人順治丙戌進士官至河南參議著有一經樓集

法若眞字漢儒號黃石山東膠州人順治丙戌進士官翰林歷陞江南布政使著有黃山詩留富孫案先生父孝廉若眞而生因名若眞山某中年無子李夫人有身夢法眞至而生左詩鈔云黃石入翰林再遷祕書院侍讀外調浙江觀察轉補福建鄂寇有功遷浙臬平反王式誣告等案浙人詫爲神明轉安藩坐事去官以詩畫自娛

王紫綬字金章號蓼航河南祥符人順治丙戌進士官翰林出爲浙江糧儲道著有知畏堂詩集云金章嘗從老儒劉文奇學崇禎末劉家沒于水王爲置田園室舍于蘇門山中後年七十餘病卒爲之營葬情禮甚備余見其哭師詩云門無司馬求書使室有黔婁正被妻

楊毓蘭字東始河南新鄉人順治丁亥進士官至提學道遇孫案先生于康熙戊申曾任浙江巡鹽御史頗有惠績以老病辭歸

張能鱗字玉甲又字西山直隸宛平人順治丁亥進士除浙江仁和知縣官至川南道副使著有儒家理要富孫案先生儒家理要采輯宋五子遺書中有正學論朱陸異同說蓋主敬論皆其已說又有戰眉志略則任川南時所志也

王孫蔚字茂衍陝西臨潼人順治壬辰進士官四川參政

潘殿言字陳伏山東章邱人順治壬辰進士授吏部主事降調保舉湖廣軍前候用

張瑞徵字華平山東萊陽人順治壬辰進士選庶常

歷宮允出爲河南汝南道副使革職歸富孫案汝南水旱頻仍荊榛滿路先生下車即修城垣捐資賑濟折獄明敏能辨冤賊杜光州賊襲商城會勦擒戮先生之力居多

張含輝字韞璘山東掖縣人順治壬辰進士官吏部郎中遷四川督道著有東山吟蜀草

王廷璧字崑艮河南祥符人順治壬辰進士授刑部主事官至陝西副使著有珠樹堂聚遠樓等集遇孫案崑艮由禮部郎中督學嶺南報最擢越東少參越地治海海濱木城之設里甲每借此居奇計戶派木而實無益防守隊蒲得免帥府議移鎮并欲以每甲雜駐一兵崑艮持不可遂據小過噱之去左遷汀州司馬去之日越民肖像以祀至汀州值總兵劉炎剋餉軍大譟城門盡閉崑艮單騎入譬反覆曉諭皆即頭泣伏寧帥敗起擢陝西涼莊副使致政歸

田雯字綸霞一字子綸號漪亭又號山蘆晚號蒙齋山東德州人順治乙未進士官至戶部侍郎致仕歸著有長河集山蘆詩選先生貧幹才善詩歌由進士出爲副使未幾督學中州不十年而位至大中丞富孫案山蘆征戶部員外時滇楚用兵軍需旁午時請以白糧附漕艘帶運費不煩而民力省至今著爲定例後出撫江寧請動司庫大挑濬運河以省歲冬募挑之勞費又減湖田之增稅免蘆課之辨銅百姓德之由貴撫陞補少寇轉少農出督河工以病歸王午 聖祖幸德州曾賜寒綠堂扁額生平史學最深文亦渾雄健自成一家

馮雲驤字訥生山西代州人方伯如京子順治乙未進士就大同教授遷國子監博士官至四川提學僉事迺孫案先生爲贊賦詩書以早年決科第尚書魏環溪嘗言訥生見識高議論正稱爲畏友

傅扆字蘭生一字彤臣號麗農山東新城人順治乙未進士官至江西道監察御史著有奏疏讀書隨筆視田漫筆姓譜補增訂堯山堂外紀新城軼事詩文等集富孫案先生事親以孝聞初仕河閒府推官爲鞫輔第一行取入京奉 使按江西舟抵彭澤聞九江兵變疾馳湖口其威儀而入盛服坐堂將弁入謁畢諭以大義士卒感泣事遂解散

稽永福字爾遐號漪園江南無錫人順治乙未進士授嚴州府推官左遷歷城縣丞著有漪園遺稾

章貞字舍可浙江會稽人順治乙未進士授壽光知縣以科場註誤降榮陽丞陞秉陽令著有東銘解等書

程必昇字東旭陝西韓城人順治乙未進士原任山東棲霞知縣

李念慈字屺瞻號劬菴陝西涇陽人順治戊戌進士官湖廣竟陵知縣著有過嶺吟谷口山房集富孫案先生善繪事詩詞竝擅時名與天生二曲當時稱關中三李成進士授河間推官又補寧州以裁缺罷改授新城知縣多惠政以註誤去官會討滇逆薦往湖廣從軍補竟陵知縣

徐之凱字子强號若谷浙江西安人順治戊戌進士授四川臨安縣推官歷湖南桂陽陝西安化眞寧茂州知縣著有初學北思汶山流憩等集富孫案先生戚進士司李滇之臨安裁缺調補瀘陽令再補陝西安化請免浮橧有賊結寨于山以一騎赴寨招安之旋值逆藩吳三桂舊黨王輔臣搆亂平凉相繼陷沒以蠟先達書吳督撫擒斬偽帥慶部得完既而賊兵大至城復陷被執劫以白刃不屈幽禁圄圄逆黨吳占春力救得免後量移茂州以前事平將軍圖公檄補眞寧令薦舉後量移茂州以前失印事被議落職

徐孺芳字蘭泉浙江仁和人順治己亥進士授山西平遙知縣官至福建提學

葉封字井叔號慕廬湖北黃岡人浙江嘉興籍順治己亥進士除延平府推官陞工部主事著有嵩山志嵩山石刻記嵩遊草遇孫案慕廬禾人徙武昌嵩游草與旋愚山中岳少室諸詩相作仲

王鉞字仲威號任菴山東諸城人順治己亥進士授彰德府推官歷知城固祥符二縣著有安敘堂詩文鈔浣雪詞鈔黔游日記遇孫案鶴舫爲推官時廉明不阿有遠奇才者殺人放歸閉戶著書文名馳四遠當與人書云自惟生平脫感折庭槐之異讀實抵罪寧陵盜犯房有才等十人已奏當大辟力白其寃釋之由祥符令薦舉既肆志于古文精力短淺不能兼總旋致故絕筆不爲詩者十餘年晚補此序以汲引後進焉

廣東西寧知縣著有水西紀略粵游日記讀書叢殘暑窗臆說世德堂集富孫案先生知西寧六年訟庭寧距梧八十里梧鎮師班際盛欲移師逼寇先生與孫延齡反陷梧州西際盛書極言不可相距二十餘日賊果退梧州初陷先生繕治城守具漵引軍寇西寧先使諜持僞劄至知有備乃遁去于是以治最膺薦行取尚可喜忽具

疏請階行取官先生度可喜予之信必反遂移疾歸戊午薦舉後遂不出家居三十餘年

林堯英字棐伯號澹亭福建莆田人順治辛丑進士授浙江西饒陽知縣官至河南學政著有澹亭詩略

富孫案澹亭視中州學政以古學導士人文丕振

趙廷錫字玉譜陝西膚施人順治辛丑進士授浙江天台知縣

陳宏字乾庵直隸大興人順治辛丑進士候補主事

劉瑞遠直隸三河人順治乙酉舉人官海州知州

魏學渠字予存號青城浙江嘉善人順治戊子舉人授成都推官擢至江西湖西道

富孫案青城少負儁才爲卿州八子之一

推官成都值蜀中初定招撫流亡綏輯兵民事事得宜陞刑部主事改嚴例十餘條歷湖廣學道補江西少參生平輕財好施桐城錢澄之知交尤深感德不諼至名其樓曰懷青

顧鼎銓字逢伯楊姓張浙江仁和人順治甲午順天舉人授山西蒲城知縣

富孫案先生令蒲城值兵燹後百計招徠民皆復業歲旱鑿石爲渠以資灌溉又廢碾磑巨碁置之法時以循吏稱

田茂遇字楫公號鬆淵江南清浦人順治丁酉舉人授山東新城知縣不赴著有水西草堂集

拔丁酉科場事發

九重震怒命嚴鞫之覆試之日堂上命題二書一賦一詩監試官羅列偵視堂下武士鐵鐧森布

未刻繳卷文皆如格撫臣以覆卷奏進事乃解後原名先生其一也惟有據者充發數人富孫案先生少受業于夏彝仲以詩文雄壇坫會試入京與王敬哉魏環溪諸前輩相酬和以魏伯鄉裔介薦舉試罷歸築水西草堂藏書萬卷簷牖詠以老又選有高言集清平詞燕臺文鈔等書今世說云鬆淵少善屬文陳黃門謂夏考功曰此子才氣卓举他日必成偉器後黃門殁子幼而貧葬菊荒田數十畝鬆淵代納官租二十年復與友人梓其遺集

宋實穎字既庭號湘尹江南長洲人順治庚子舉人試罷官與化縣教諭著有讀書堂老易軒玉磬山房等集

富孫案先生淹貫經史時推名宿侍講繆歌起少嘗執經其學得于先生者爲多先生嘗作騷朱梁紀年圖論其義嚴正云王莽不得爲新安祿山不得爲燕全忠豈獨得爲梁乎且其時移檄興復唐室者有晉岐蜀淮南四國或爲唐之臣子或爲唐之宗室同仇而以晉岐淮南之稱天祐者爲主始于天祐四年至後唐莊宗同光元年而止亦春秋書公在乾侯之義也魏永叔云實穎孝廉母夫人葉氏當乙酉歲兵亂與季子實方女雪娥實穎婦朱氏同赴井仲子實栗見母投井既經日母及實栗死而實方雪娥與朱氏皆立水中不死

董俞字蒼水號樗亭別號蓴鄉釣客江南金山衛人少宰窒初孫順治庚子舉人著有樗亭浮湘度嶺等集

富孫案樗亭詩文與錢葆馚齊名赴東遇盜劫其裝生平著作在行篋中追索之被刃召至山

江閣樵姓越字辰六貴州貴陽籍江南歙縣人康熙

癸卯順天舉人授湖廣益陽知縣歷解州知州著有河汾集遇孫案辰六薦舉後選授縣令歷知解州爲六詳請分年帶徵民是民多宿逋檄一歲竝徵辰德之詩格亦頗清雄

徐懋昭字仲協浙江鄞縣人康熙甲辰進士授河南沛縣知縣薦舉後陞河南南河同知

李開泰字子如直隸大興人康熙丙午解元富孫案子如少孤事嫡母以孝聞爲諸生時受知于熊鍾陵蕭惟豫丙午領解困于公車薦舉後與修邑乘踰月以疾卒平生嗜讀書講程朱之學家貧課徒自給絕不干瀆當事

李芳廣字蓼墅河南柘城人康熙甲辰進士原任山

東壽光知縣候補內閣中書舍人

陳玉璂字赓明號椒峯江南武進人康熙丁未進士授內閣中書舍人著有學文堂集椒峯受知臨朐相國最深時閱卷爲三相國一學士馮亦在列而不遇亦命也遇孫案椒峯舉進士官中書舍人洪以戊午北闈事蹟革居博益發憤著書撰吏論數百卷

任辰旦杨姓韓字干之號待菴浙江蕭山人康熙丁未進士授江南上海知縣官至大理寺丞著有介和堂集富孫案上海租賦四十萬漕復半之地產木棉不給漕粟待菴以意調劑不緩不急民困獲蘇

趙驪淵字積生一字溥之浙江仁和籍上虞人康熙己酉舉人試罷任東陽縣教諭

馬駿字圖求江南山陽人康熙己酉舉人

白夢鼐字仲調號孟新又號蝶菴江南江寧人康庚戌進士官大理寺評事著有天山堂集富孫案蝶菴少與兄夢鼎勤學尚志節時有二白之目當明末俱以公論件貴人陷于獄母陳氏怡然曰子爲范滂母乎會國變得繹鴻詞之徵爲總憲魏象樞所薦庚申副主福建鄉試

許孫荃字蓀友一字
士官至翰林院侍講
來生洲負穎嗜學肆
之聲督陝西學政勤
蹟力爲修復表章殺
李二曲爲刻其所著

許自俊字子位江南嘉定人康熙庚戌進士試罷授
山西聞喜知縣著有左氏提綱歷游山水記三通要
錄司計全書了公宗旨潛壺韞齋等集富孫案韞齋
一子一僕食貧服乘販佐以書知閻喜時攜
贄上官詩扇外無他物用法甚平民多勸喻雅工詩
文名勝處題詠殆偏海乞休法菜往來郡省策蹇而行
行李蕭然當時稱爲清白吏
歸

張英字仲張浙江海鹽籍海寧人康熙癸丑進士候
選中書官至廣東提學道著有一經堂集富孫案英
童之目博綜典籍著述俱有根柢癸丑成進士出桐
城張文端之門師生同一講習文端子廷瓚復出仲張門淵源
鍼芥之合至今傳爲佳話
程大昌字天台湖北孝感人康熙癸丑進士
高層雲字二鮑號霞苑別號菰邨江南華亭人明檢
討承祚孫康熙丙辰進士授大理寺評事官至太常
寺少卿著有改蠹齋集先生工詩書法京師稱爲
十六年正月二十六日諸王大臣議禮永康左門諸
王以大喪坐內閣九卿科道議畢閣臣白其議向諸
王長跪移時武定李公之芳年老踏地吏科給事高
層雲抗章彈奏天潢貴冑大臣禮當致敬獨集議
國政無不列坐況永康左門乃
諸王之地大學士翰弼大臣當自重禁門非大臣致敬
接疏入交宗人府吏禮二部議凡會議
時大臣見諸王不得引身長跪著
爲令

李瑞徵字中峯直隸容城人康熙丙辰進士
王舍眞字樸齋號寅若山西猗氏人康熙乙丑進士授山西
金居敬字穀似江南長洲人康熙丙辰進士
龔邱知縣富孫案穀似出阮亭門下少負才名窓于
經史制義取法震川屢躓場屋登第年已
莫矣嘗與孫致彌同修幸魯
盛典書成授靈邱令蒞卒于官
陶元淳字子師一字紫司江南常熟人康熙戊辰進

士授廣東昌化知縣著有南厓集富孫案紫司以太
事閣潛邱益溯覽載籍令昌化學生膺薦舉後師
稽經費錄區分縣事如家事爲民作浮糧考魚鱗冊會
千言動以至誠海外武弁騷擾盡發其姦將吏斂戢
時行郤落問民疾苦行不坐乘暑不張蓋以勞卒于
官

李大春一名人椿又名大椿陝西西安人舉人
葉灼棠字函公江南江寧人貢生官福建興泉道
譚吉璁字舟石浙江嘉興人明太僕卿昌言孫監生
試補宏文院撰文中書遷延安府同知陞登州知府
著有延綏志肅松錄爾雅廣義嘉樹堂集先生父名
貞良五經

進士人稱築巖先生一日數士行下嘗以諸生應秋試五經文並完雙行小字以繳監臨中丞大驚封卷奏進旨以五經舉進士前朝五經之科自公倡之富孫案築巖先生入淳祐寇先生尚幼以身蔽父擊之不去寇曰此孝子也舍之與弟左羽並能文同知延安時副將朱龍叛身宿城上與民死守川寇陷延綏運道絕命勇士問道渡河以山西粟突圍入綸林得完尋膺薦舉遷登州太守顧亭林云舟石勤于讀經叩其書齋插架十三經注疏玉海等書皆手施朱墨始終無一誤句我行天下僅見此人

施清字伯仁浙江錢唐人拔貢生考授布政司經歷補永州通判著有十三經異同解攬雲懷新等集

陸次雲字雲士浙江錢唐人監生考定州判試罷出知河南郟縣丁父艱起復知江陰縣著有八紘繹史繹史紀餘荒史峒谿纖志志餘　清詩選湖壖雜記

北墅緒言澄江集玉山詞富孫案雲士詩極排奡能去之日民走送累百里雜著共獨出新意如郊縣有惠政書發揮意理者爲尚論持平辨證疑似者爲析疑待正較析句讀文字異同者爲事文標異

潘藩大江南人監生考選江西宜春知縣

張霍字一衡福建侯官人副榜授光澤縣教諭

趙廷颺陝西人拔貢生原授鞏昌府文縣教諭候補州同著有白雲閣詩集

朱培浙江人歲貢生考定訓導

陸元輔字翼王號菊隱江南嘉定人布衣著有十三經注疏類鈔菊隱集　先生爲黃陶菴先生高弟子博貫載籍尤深經術　召試之日恍惚見陶菴先生以不入格罷金蓉曰曝書亭藏書八萬卷古今大觀廣陵馬秋玉精本鈔之竹垞微士者居多竹翁書最可惜者有二一爲明西亭王孫之經學之士又爲陶菴人室弟子宜其學有師承

吳雯字天章號蓮洋山西蒲州人生員著有蓮洋集　先生少負異才所至輒傾其座題雲林秋山圖云經營慘澹意如何渺渺秋山遠遠波豈但穠華謝桃李空林黃葉亦無多亟爲阮亭所稱

李艮年字武曾初名法遠又名兆潢號秋錦浙江嘉興人生員著有秋錦山房集　朱竹垞微士李君狀略曰君九齡能草時文十齡解賦詩余方避地長水偕里人詩篇酬和處士屠巽曰子之才里中罕儷吾門有李生將來庶幾與子並駕乎君兄繩遠郁符江左言詩者目爲三李君至君兄都留宣府余從逆旅見君復偕入都一時朝士爭欲識之合肥龔端毅爲文酒之會必俟君至乃舉爵宛平孫侍郎承澤與君爲忘年友長洲汪編修琬傾心下君君方欲羅當代之文綜爲一集曰文緯故編紓之投極多曹侍郎申吉出撫貴州引君爲助既聞三

藩同轍遂辭歸抵家雲貴告變己未試罷有
鳳陽寺延君久之歸築秋錦山房于漾葭
徐林鴻字大文一字寶名浙江海寧人生員著有兩
閒草堂集富孫案大文之先本莆田林氏後徙海寧
贅徐氏因襲其姓天才俊逸有聲藝苑遊
撫陳公秉直薦舉應試放歸揣一室讀書其中作爲
詩歌清新典麗尤篤友誼漢陽王明府世顯南昌王
處士猷定客死于杭太倉王徵士昊四明周處士
客卒于京皆爲經理其喪復收遺集以付其孤
陳莢字堯夫浙江秀水人生員著有東谿詩稾
吳農祥字慶百號星叟浙江錢唐人明宮允太沖長
子生員著有輿圖隸史彙考補錄文獻通考嘯臺讀
史綠窗讀史梧園雜志宣齋南歸雪鴻流鉛嘯臺等
集星叟博綜能文與志伊齊名虎林呼爲二吳富孫案星叟少異敏茹經涵史馳騁百家陳司空敬永首疏薦巡撫陳公秉直亦以名聞俄爲忌者所中放歸綢繆遺佚以著書自娛尤精于易與毛西河友善論議不肖苟同又有錢唐詩辨疑詞苑等書
葉奕苞字九來江南崑山人監生先生負異才擅詩
已未之後先生名登薦賦與先公交至契匿之遇孫案先生善繪事嘗有水墨山水便面贈先徵士公極洽雅之致與兄寫分一圖名曰半蘭當時諸公多題詠之吳星叟云九來爲人豪達爽直爲掌院學士訒菴從弟殿試擬第二甲第四名學士歡噪造女奴馳白之九來感激不知何故失之又云是舉衡才三閣臣而收掌則掌院也皇上已呼
召宣付至四十人忽顧杜立德馮溥葉方藹項景襄李天馥曰此外豈無龍虎滿堂之選者乎于是馮以農祥徐林鴻咸清王闓運槐對杜以白夢鼐施清高向台對而葉以奕苞對且操吳音曰渠臣從弟也臣若不舉當啣恨刺骨 天顏不懌乘
邵吳遠
嚴繩孫
閻若璩字百詩號潛邱山西太原籍江南山陽人生
員著有古文尚書疏證四書釋地潛邱劄記等書週
案潛邱五世祖自太原徙居淮安小時口吃資頗鈍讀書至千百過未熟十五歲冬夜讀書有所礙沉思堅坐心忽開朗自是穎悟異常是年列學官弟子康熙初始游京師在都日與汪鈍翁反覆詰辨論不合性好詆訐詞科五十人中獨許吳志伊之博覽徐勝力之彊記謂李天生杜撰故事汪鈍翁私造典禮所服膺者三曰某曰黃太沖曰顧寧人平生長于考覈有閻先儒所未發所著號證一書攻擊古文不遺餘力後崑山徐尚書健菴開局洞庭纂修一統志潛邱與頴景范黃子儀胡朏明俱以專精地理共爲編輯

耶戴瓚浙江錢唐人生員
馮行賢字補之一字圃芝江南常熟人布衣著有餘
事集富孫案圃芝爲定遠先生之子詩學白樂天有自得之趣與吳蓮洋最善
鄧林梓一名琳梓字冇堂號玉山江南常熟人布衣
王宏撰字無異號山史陝西華陰人監生著有易圖
象述筮述砥齋集先生博貫載籍書法遍眞右軍尤深易學富孫案先生能古文酷嗜金石所著十七帖述并注極簡而核又刻華州郭宗昌金石史家藏漢唐以來金石文字甚富己未徵至京師居城西吳天寺以
老病辭不入試罷歸
楊還吉字六謙山東即墨人貢生著有味道樓集施

山云楊生還吉志潔而行芳才茂而年盛不宜就有
司試縣令張君琛折柬招之强而後出余爲補諸生
冠軍鐫其文生以其詩文爲贄逾年
兼州憲使張君又合校萊士而冠之

羅坤字宏載浙江會稽人監生著有蘿邨詩詞集富
孫案毛西河謂宏載新詩已能到劉河閒平視近代邊
徐一輩其文大率記所游雖小品頗善摹畫每請一
首如展畫一幀又
精小學能篆刻

朱士曾浙江山陰人布衣 遇孫案先生與朗詰爲兄弟行擅詩歌工書法竹翁
嘗有蘭亭行贈朱大云吾宗髯也書絕倫頻過論書
仍詒文臨池就我一題扇世上俗學徒紛紛又與錢
六同游白下云一朝趾馬
金陵去開殺羊欣白練裘

徐咸清字仲山浙江上虞人明兵部尚書人龍子蔭

監生著有資治文字 富孫案仲山居會稽之稽山一歲能識字五歲通一經甫束髮
以官監生應鄉舉有文名娶宰商等軒周祚幼女
嗣音能詩乃就稽山闢廣庭搆藥欄設長筵發所藏
書散梁之對坐經觀眼則各爲詩嘗博取訓纂說文
玉篇篇海諸書以正字形取切韻唐韻廣韻集韻諸
書以正字聲而縱考經史子集暨唐宋元諸大小篇
帖凡有繫于說文者悉採以正字義名曰資治文字
凡一百卷戊午王都謂高陽李文勤公肅文勤工小
學論辨是非深爲折服制科雜錄云同志有學者惟
徐仲山以其無寓薦之益都後益都力薦仲山
召試拆卷于上卷中斥去一上命擇有名者
補之益都以仲山薦 上有著作乎曰有資治
文字若干卷劾一學士曰字書小學也遂置不問

夏騆字文茵一字宛來浙江烏程人歲貢生著有爛
書竟夜不輟先生能臥聽父讀書旦輒默誦無遺今
世說云彝千司訓桐鄉時適盜擊城無
怖彝千曰是可先聲奪之邑中火
炬齊發金鼓震撼盜以有備駭去

周起莘字次修浙江蕭山人廩監生

黃始字靜御別號東吳麻客江南吳縣人生員遇孫案靜御有句云一聲鴈鳥半江月才到雨山天欲明寫諸生以事黜革嘗綜同輩聯體為聽嬰堂四六新書陳懷貞山東曲阜人歲貢生富孫案先生勤問學敦行誼遠近無不欽其槩範及後入祀鄉賢祠

宋昱字懼聞浙江山陰人布衣富孫案竹窗手錄續題名單作宋昱山陰已未薦舉不赴有辭朱德園中翰書云懼聞明末諸生居江頭里許今僑寓禾中見聞隨錄百八十餘人除丁憂准免者九人見在驗到者百三十一人續到者七八人物故者四人題明會徵鴻博中書朱公尚隆見所作急以名上都邑跡之無其人疑遯迹淄流徧索越中諸蘭若而昱已入閩人以朱公愛士之篤與昱自處之高兩奇之讀大旨續催及未經查明題報者共二三十人以所部款不到奉

邵允舜江南人監生

施愚山上內閣書云伏聞

御批有薦舉人員著俟到齊之日考試之旨

聖恩汪滅屢沛

溫綸張八紘之網集四海之士卽累月浹歲沒齒餘榮豈草莽臣所敢言抑寒蟲羈鳥有迫而欲鳴者敢以獻于閣下計天下被薦者內外出處凡百八十餘人除丁憂准免者九人見在驗到者百三十一人續到者七八人物故者四人題明會徵鴻博中書朱公尚隆見所作急以名上都邑跡之無其人疑遯迹淄流徧索越中諸蘭若而昱已入閩人以朱公愛士之篤與昱自處之高兩奇之讀大旨續催及未經查明題報者共二三十人以所部款不到奉

促上道度必有疲癃哀疾實不能起者且今之耆舊如傅山杜越年垂耄耋病不能輿馬昇以籃筍馳臥國門外亦可見

天朝之曠典莫敢不舉踵希風矣秦楚閩滇文檄往還非兩月不達說者謂歲月迫寒短景孟春凍未解二月又舉禮闈非三四月不暇及此其在富厚有力者坐擁輕裘飲酒讀書甚樂也四方

寒素之士多不敢作持久計僉謂八月赴限九月
陛試取進止以僕薄宦二十餘年坐臥一羊裘盛暑
出門都無所攜頃方稱貸營寒具共他貧士且
遠出僕下聞有就食幾輔他縣者有寄宿僧廬
者狼狽萬狀北地苦寒裂膚此誠福禍不完褰
殘不給萬一老病凍餒溘填溝壑誠無異九

牛亡一毛然
皇上仁覆海宇側席闢門惟恐一士之不至而使待
詔之士若此當亦惻然不忍聞也伏計
皇上周鑒在陽月中旬倘久霽冬和尚可炙硯一試
其年逾七十有疾者禮有寬老之典或從寬免
其試而見放者猶可歸田卒歲及此憑軒策士
使天下應

召試
賜坐
賜食僉謝
賜茶
賜敕
太和殿廷發題賦序詩各一學士院教官紙光祿布
席
賜謚
體仁閣下中使傳
旨向來殿試進士定例立而對策今以爾等績學博
開特
恩畢既納卷閣臣以八十卷進呈次日
天子行大冤禮次鄭州東卷授大學士高陽李公霨
寶坻杜公立德益都馮公溥掌院學士葉公方
藹定其高下
王應奎柳南隨筆云康熙戊午正月二十三日
詔大小臣工布衣野老受薦進言即不遽畫賈揚班
上有薦舉博學鴻儒之
詔予是在京三品以上及翰銓科道官在外督撫藩
亦可以歌詠盛事垂諸竹素始微之甚渴既待
泉各舉所知以應計北直與薦者十有九人江
之甚温不忍終置之經年逾歲之久所以宣曠
恩光盛舉也

南與薦者五十有八人浙江與薦者四十有七人山東與薦者十有二人山西與薦者十有一人河南與薦者四人湖廣與薦者六人陝西與薦者十人江西與薦者四人福建與薦者二人貴州與薦者一人丸年三月初一日

上御體仁閣

臨軒命題學士捧黃紙唱給散訖

命就坐撮護軍玲詠自適日申鴻臚引出跪聽

上諭云諸士皆讀書博古當世賢人朕隆重有加遂命光祿授餐使知敬禮至意引上閣設席賜椅四人一席繡衣捧茶陳饌十二簋加四飯豐腆

苾芬緝御恭讌

詔二品三人陪宴既畢叩頭謝

恩從容撮管文完者先出表完者收卷翰林院總封進呈

命給燭至湏二下始罷吏部取中一等二十名二等三十名皆授翰林職入館纂修明史其有舉到在京老病不能入試及入試而不與選者年近七十以上加中書正字等銜以寵之此一代掄才盛典故備記之

劉廷璣在園雜志云

本朝己未

召試博學鴻詞最爲盛典其中人材德業理學政治文章詞翰品行事功無不悉備洵足表彰廊廟矜式後儒可以無慚鴻博矣不負

聖朝之鑑拔誠一代偉觀也無如好惝之口不揣曲直或多夙怨或挾私心或自媿才學之不及而生嫉妒或因己之未與薦而肆蜚議一時呼爲

野翰林且以詩譏之

毛西河史館與輟錄云自

上開制科以予輩五十人充明史館官其到任日監修總裁與諸史官只一揖監修總裁負北牖南面鋪簟登土坑坐諸史官以次登坑接總裁南面東西環坐東環者轉而西面至門止西環者轉而東面又轉而北面亦至門止全無比肩抗頏之嫌其收掌司錄皆中書主事並不上堂參

揖而監修係滿漢中堂凡侍立者皆內閣中書多進士出身與諸史官亦竝不一肅手卽供事者點茶數巡自監修總裁諸史官外亦竝不一及甚至查檢史書則侍立中書執鑰啟金龍大櫃取書列長筵繙閱其一時相形如此是以當事重舉纂修主事并纂修監生以淆其局而主事監生亦仍居廊房未嘗上堂乃復薦諸舊同館官若干人竝充纂修則一體升降有何分別然其題已闕分不得另闕而萬厤以後題未經者頗多武王撰徐夜聞性道萬斯同王侃曾武李清仲

治胡周鼎馮京崔華費密夏駟方象瑛姜宸英周容錢肅潤十七人然李清竝未薦舉夏駟則鶴徵錄已載之至謂稽宗孟到京與試王鉞弊薦不赴章貞董俞宋昱俱未與試黃宗羲魏禧俱未膺薦各據所聞可也辛丑冬日吳江沈楙悳識

鶴徼後錄

鶴徵後錄序

詞學一科始于唐上元垂拱間自元明以來專用制義取士而詞科久廢至我朝重熙累洽稽古崇儒特兩開大科以罔羅海內博洽之彥其膺薦辟者名臣循吏儒林文苑俱出其中得人之盛遠軼前代康熙己未薦舉一百八十六人出處大略既具箸于鶴徵錄乾隆丙辰鴻詞僅有杭堇浦先生詞科掌錄一書復略而不詳其選入詞館與放還田里既不分曉且取者十數人未取者八十餘人行事撰箸均不見于錄覽者不無遺憾曩潘德輿侍御索閱鶴徵後錄稟本復書云昔堇浦先生爲詞科掌錄同時所徵猶多闕漏君能于百年後廣爲掇輯厥功不淺矣伏念世宗憲皇帝聖德相承光昭隆軌垂下明詔令舉博學鴻詞之士兩朝盛典實爲曠代所希遇而其時耆儒碩學淹貫

時瑰奇偉麗之才自丙辰御試次年丁巳補試無論用與不用其文章學問有不可得而磨滅者宋司馬溫公嘗欲乞朝廷設十科舉士有經術精通可備講讀科學問該博可備顧問科文章典麗可備著述科有官無官人皆可保舉此即唐詞學之遺意而後代仿行之誠以拘于一格不足展其所長惟制科之舉非通經師古洽聞殫見考不能與薦故登于廟廊足以贊文治潤鴻猷即或沈滯山林亦得羽翼經傳發抒華

藻入箸作之林炳今爍古遭際之隆非偶然也爰復取丙辰詞科倣前錄之例分列次弟綴輯遺聞軼事并雜采諸家所箸彙而錄之雖其閒亦未能盡悉而傳之後世庶幾徵文獻攷掌故仰見

高宗純皇帝登極後申前旨側席旁求于是中外共薦二百六十七人皆一時瑰奇偉麗之才自丙辰御試次年丁巳補試無論用與不用其文章學問有不可得而磨滅者宋司馬溫公嘗欲乞朝廷設十科舉士有經術精通可備講讀科學問該博可備顧問科文章典麗可備著述科有官無官人皆可保舉此即唐詞學之遺意而後代仿行之誠以拘于一格不足展其所長惟制科之舉非通經師古洽聞殫見考不能與薦故登于廟廊足以贊文治潤鴻猷即或沈滯山林亦得羽翼經傳發抒華

藻入箸作之林炳今爍古遭際之隆非偶然也爰復取丙辰詞科倣前錄之例分列次弟綴輯遺聞軼事并雜采諸家所箸彙而錄之雖其閒亦未能盡悉而傳之後世庶幾徵文獻攷掌故仰見

兩朝盛典實爲曠代所希遇而其時耆儒碩學淹貫

閎通之士懽忻奮興洵足後先媲美也已嘉慶十二年歲在强圉單閼陽月十日李富孫書于婺州郡齋

雍正十一年四月初八日奉

上諭國家聲教覃敷人文蔚起加恩科目樂育羣材彬彬乎盛矣惟博學鴻詞之科所以待卓越淹通之士俾之黼黻皇猷潤色鴻業膺著作之盛備顧問之選

聖祖仁皇帝康熙十七年

特詔內外大臣薦舉博學鴻儒召試授職一時名儒碩彥多預其選得人號爲極盛迄今數十年館閣詞林儲材雖廣而宏通博雅淹貫古今者未嘗廣

爲掇羅以示鼓勵自古文教休明之日必有瑰奇大雅之材況蒙

聖祖仁皇帝六十餘年壽考作人之盛涵濡教澤薄海從風朕延攬維殷闢門額俊端崇實學諭旨屢頒宜有品行端醇文材優贍枕經葄史殫見洽聞足稱博學鴻詞之選所當特修曠典嘉與匡求除現任翰詹官員毋庸再應薦舉外其他已仕未仕之人在京著滿漢三品以上各舉所知彙送內閣在外著督撫會同該學政悉心體訪遴選考驗保

題送部轉交內閣務期虛公詳慎蒐拔眞才朕將臨軒親試優加錄用廣示興賢之典茂昭稽古之榮應行事宜著大學士九卿會議具奏特諭欽此

雍正十三年二月二十七日內閣抄出奉

上諭朕令薦舉博學宏詞以廣育才之典爲督撫者自應秉公採訪加意蒐羅以副朕愛人才之至意乃降旨已及兩年而外省奏薦者寥寥無幾以江浙兩省人才衆多之地至今未見題達此非人材不足應選乃督撫學臣等奉行不力之故也大凡

尙有可舉之人何況各省內地之大可見李衞吳
應棻乃實心爲國家留意人材者著再通行宣諭
無論已奏未奏之省俱著再行遴選倘因朕此旨
而遂冒濫以行其私亦難逃朕鑒察若果有才華
出衆而與例不符者著具摺陳奏候朕降旨其在
京三品以上大臣均有薦舉之責將此一并曉諭
知之特諭欽此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初十日內閣抄出奉
上諭國家久道化成人文蔚起

皇考樂育人材
特降諭旨令直省督撫及在朝大臣各保舉博學宏
詞以備制作之選乃直省奉
詔已及二年而所舉人數寥寥朕思天下之大人材
之衆豈無足膺是舉者一則各懷愼重觀望之心
一則鑒衡之明視乎在已之學問或已實空疏難
以物色流品此所以遲回不決也然際此盛典安
可久稽朕用再爲申諭凡在內大臣及各省督撫
務宜悉心延訪速行保薦定于一年之內齊集京
師候旨廷試倘直省中實無可舉亦卽具本題覆
特諭欽此

乾隆元年二月二十四日內閣抄出奉
上諭內外臣工所舉博學宏詞已有一百餘人因到
京未齊不便卽行考試其赴考先至者未免旅食
艱難著從三月爲始每人月給銀四兩資其膏火
在戶部給發考試後停止若有現任在京食俸者
不必支給竝行文外省令未到之人俱于九月以
前到京若該省無續舉之人亦卽報部知之免致

久待欽此

試題

制曰儒者之學莫尙于窮經經籍浩鐃毋煩臚舉今
試撮其大綱凡通儒所宜共曉者爲多士詢焉經
之名昉于何時五經六經七經九經十一經十三
經之名分于何代秦燔雖烈而不能掩其光者藏
于何人所藏何書其後出于何地迄于何朝頒于
何世各經授受源流何所依據章句注疏傳解箋
詁之屬有何異同其施諸學宮用以取士者何所

因革又如古有三易夏何以稱連山殷何以稱歸藏周何以稱周易且連山不始于夏歸藏不始于殷周易不始于周其說可得聞與傳易者有四家其異廢可得攷與書何以有古文今文之別詩何以有齊魯韓毛之殊春秋左氏公穀而外又何以有鄒氏夾氏鐸氏虞氏之類諸家分門別派其說可悉數與禮始于高堂生顯于后倉其轉相傳述者誰與二戴何删焉氏何補冬官何闕儀禮何逸羣儒議論紛紜其說可詳陳與論語何以有魯論齊論大學孝經何以有古本今本爾雅或曰周公作或曰子夏作其說何居孟子何以或删或疑或翼或尊何其識之相遠與惟中庸無異說而學庸二篇原皆載于戴記其別爲詮說而列于四書者自何而始與凡此經傳源委其能條分縷析闡其微言抉其與義而作銖黍之不爽與漢唐以經學取士或專通或兼通或帖十通五皆得與選舉之格多士果能博學詮通條對精詳斷制明決者固膺上第即或就所已知各抒所見而言有條理詞歸

雅馴亦足以備采擇其悉言毋隱朕將親覽焉

辭多重複後之作者獨不可彙而修之與六朝之
後隋書頗善其所撰諸志綜覈九工近世儒者專
稱五代史而不及隋書又何說也唐書新舊二編
各有短長自新書出而舊書流布無多不得竝載
十七史中其故何與梁唐晉漢周皆有史薛居正
嘗修之歐陽氏之本誠善矣而薛氏之本猶可得
見與宋遼金三史已不及前代而元史成于倉卒
舛謬尤多乃後儒罕能刪定以成佳史豈古今人
果不相及與且史之體有二曰編年曰紀傳紀傳
易爾雅亦曰三田又何所稱指也上農夫食九人

下士五人又何差別之殊也夫通勞逸而人力可
均畫井疆而地利先辨井田五義見于何書條目
若何五地九土九地九田九等十二土分見于何
書其條目若何多士剖析言之無汎無隱朕將親
覽焉

制曰稽古碩儒名臣嘉猷讜論彪炳方策略舉數端
聊用咨詢夫六籍之微言無論已三本六務三具
四齊其說維何賢良三策董不同者焉在言世
務書嚴徐所見者孰優仲長統之稱政論申鑒之
所負朕延訪之至意

五六天地之中合賦 以敬授民時聖人所先爲
韻
賦得山雞舞鏡 得山字七言排律十二韻

黃鍾爲萬事根本論

補試題

制曰士不通經不適于用治經之學于民生本務先
王體國經野之宜尤所當詳攷而切究者周禮九
職首列三農所謂三農者以地別邪以人別邪其
各見于注疏者同異若何禹貢之三壤周禮之再
易爾雅亦曰三田又何所稱指也上農夫食九人

下士五人又何差別之殊也夫通勞逸而人力可
均畫井疆而地利先辨井田五義見于何書條目
若何五地九土九地九田九等十二土分見于何
書其條目若何多士剖析言之無汎無隱朕將親
覽焉

制曰稽古碩儒名臣嘉猷讜論彪炳方策略舉數端
聊用咨詢夫六籍之微言無論已三本六務三具
四齊其說維何賢良三策董不同者焉在言世
務書嚴徐所見者孰優仲長統之稱政論申鑒之
所負朕延訪之至意

詳政體其言可采者皆得而數陳與嗣是而後莫
切于十思之疏五規之論至以十事陳說唐宋諸
臣不一而足何人何事孰得孰失可得而論述矚
列與伊川言先務紫陽言大本總爲之學異于管
荀諸人者又何在也多士數其辭陳其義能條對
者朕其嘉與之

指佞草賦以生于堯階有佞必指爲韻

賦得良玉比君子得來字七言排律十二韻

復見天心論

可能對語便闌闊一時傳誦繼蓮龕塵定軒譚粹云
文定供奉內廷直軍機未三十年參預閣務天下
皆望爲鉅人長德純皇帝習知公忠信可倚用
又八年而大拜秉節簡諒朝野佥服薨後
子臨其喪親製碑文恩禮罕比公爲文取法
六朝于詩獨喜青邱子前後典文武鄉會試者五得
士皆有名于時器量凝重未嘗有喜慍退
朝手一冊兀坐服食儉素蕭然如布衣

鶴徵後錄

嘉興李富孫既汸輯

一等五人

劉綸字睿涵號繩庵江南武進人廩生由禮部侍郎
江蘇學政張廷璐薦舉授編修官至文淵閣大學士
加贈太子太傅謚文定入祀賢良祠著有繩庵內外
集文定家本舊習力學敦行以文詞受
皇帝知在政府十載明良契合襄贊雍容遇事直
陳無所依附與劉文正公同在相亞故有
南劉東劉之稱後以銀歸里生平以清節自持歿後
竜無資產後人至質屋以居湯綸堂炙硯猶談云文
定　廷試詩題山雉舞鏡有句云似疑投林方戢戢

可能對語便闌闊一時傳誦繼蓮龕塵定軒譚粹云
文定供奉內廷直軍機未三十年參預閣務天下
皆望爲鉅人長德純皇帝習知公忠信可倚用
又八年而大拜秉節簡諒朝野佥服薨後詔皇
子臨其喪親製碑文恩禮罕比公爲文取法
六朝于詩獨喜青邱子前後典文武鄉會試者五得
士皆有名于時器量凝重未嘗有喜慍退
朝手一冊兀坐服食儉素蕭然如布衣

薦舉授編修官至左諭德著有東山草堂集東山少
川江何從之天爵羅紗公濮
齊名才華博贍著作甚富

諸錦字襄七號茹廬浙江秀水人雍正甲辰進士改

庶吉士散館以知縣用改就教職選金華府教授由戶部侍郎趙殿最薦舉授編修官至左春坊左贊善著有毛詩說饗禮補亾夏小正詁絳趺閣集先生性隨時俗博綜典籍漫涉不倦嘗纂修三禮典試閩晉號稱得士歸田後手輯 國朝風雅皆折中諸家詩凡十二册絳趺閣詩分學古近遊等三十一集共一千五百餘篇錢文端香樹齋詩注云草廬少時家貧無買書貲聞吳下書估某家客諸之酉數日生人敬其好學謂曰觀君舉止欲讀書乎山房詩話云先生由笑而頷之三年靡不窺覽蒲褐山房詩話云先生由臨川李公穆堂門下生平博聞强識詩法山谷后山而志節嶷然甘寂寞守耿介攀貴之門傲逐之地未嘗一至蓋古之賢人也亾世之時人也

于振字鶴泉號秋田江南金壇人雍正癸卯一甲第一名進士授翰林院修撰降補行人司司副由戶部尚書史貽直薦舉授編修官至侍讀學士先生文采風流照耀海內視學湖北獎拔眞才有知人之鑒在京邸日與周石帆諸襄七陳句山諸公相倡和杭世駿字大宗號堇浦浙江仁和人雍正甲辰進士由浙江總督程元章薦舉授編修舉罷職放歸著有續禮記集說金史補史漢北齊疏證前後漢書蒙拾文選課虛續方言詞科掌錄榕城杜堂等詩話道古堂詩文集先生讀書五行俱下博綜廣覽無所不貫所著書不下千卷其中終老暑夕兄事弟寄把袂拍肩筆視之伍鶴鸝交錯既而星濟奔走上官同人賈船北上離揚春風間其雲故分岐雪渚書此志之又云星齋爲人和易胸無城府生平

內府書籍奏陳四事下吏議落職然 皇帝仍納其言天下督撫漢人參半于四其一又曰天下藩庫宜有餘貯留以備已制蕞疏不以示人歸田後自號秦亭老民與里中詠著述爲娛耆舊及方外之俗結南屏詩社日以吟咏蒲褐山房詩話云堇浦先生以言事罷歸沈文慤公送之有句云鄰翁既丙談牆築新婦句長揩之也有十子自第六子資仁外皆下帷授書其道古堂集梁山舟侍講刻之著述甚夥付剞劂者未及其半法時帆掞門詩話云齋次風侍郎特愛杭大宗詩嘗集蘇詩凡六大宗詩爲一卷題曰蘇杭集句

二等十人

揚度汪字若千號晟齋江南無錫人拔貢生由禮部尚書任蘭枝薦舉除庶吉士散館出知江西德興縣尋丁外艱解職歸著有雲逗樓詩集

陳兆崙字星齋號句山浙江錢唐人雍正庚戌進士分發福建學習由福建巡撫趙國麟薦舉授檢討官至通政使著有紫竹山房詩文集丙辰登大科者十五人杭郡居其四而壇坫主持尤推堇浦句山兩先生幸酉庚戌湖北所得多知名士生平和易近人有以詩文請質者備極慇懃借杭堇浦榕城詩話云星齋虛懷善下人有寸美愛不去口大手名篇巨製必勝之後已篤于友朋昆弟之誼閭里稱之星齋謝而深湛必勝之後已篤于友朋昆弟之誼閭里稱之星齋謝而深湛不露賦詩寄示讀竟同居薝寺接席聯牀陸孝廉祓芑盧蕾兩先生秀才肇則劉盧世親兄事弟寄把袂拍肩筆視之伍鶴鸝交錯既而星濟奔走上官同人賈船北上離揚春風間其雲故分岐雪渚書此志之又云星齋爲人和易胸無城府生平

以古文爲時文故制藝縱橫捭闔自成一家工行書嘗自言吾書法第一文次之世人但以文譽吾未可爲眞知
吾者

劉玉麟後名藻字鱗兆號素存山東菏澤人雍正丙午舉人觀城縣教諭由山東巡撫岳濬薦舉授檢討官至湖北巡撫素存以詞賦受　高宗皇帝知不數年洊歷帥貳巡撫滇南時值用兵緬甸辦理軍需羽檄紛馳以失事機落職旋自刎死事詳王述庵征緬紀略

沈廷芳字畹叔一字萩林號茉園浙江仁和人監生由兵部侍郎楊汝穀薦舉除庶吉士散館一等授編修官至河南按察使著有十三經注疏正字隱拙齋詩文集

白兩先生之門得其詩法長受古文學于查浦初先生爲查聲山宮詹外孫少受業于查浦初望溪侍郎既入翰林尤英殿校理旋改御史以言事被黜乙丑復起望溪嘗請以湯文正公從祀孔庭先生復踵請之不果行自弥入覲以母老乞養歸

夏之蓉字芙裳號醴谷江南高郵人雍正癸丑進士淮安府鹽城教諭由工部尚書涂天相薦舉授檢討提綱歷代帝王表後漢公卿表先生少有神悟能屬一二十里嘗登杭州風篁嶺渡人歷歷可辨學詞與博經術兼以至山川疆域險阻要隘皆能指掌又深自天文律厤亂得失通習掌故既入史館時與鄭燕文章學術一時宇有倫比蒲褐山房詩話云侍郎入翰林後腦髓盡流　皇子問之丞遣蒙古醫生往視殺之馬驚墜地傷于額　上書勞還直澄懷園上馬守門兵舉赤棒驅之　先生天才宏放于風騷之旨能窺其源流正變官鹽瀆時勗士以端品立身教其所業輯爲與藪錄甲子典試閩中次年督學湖南于治經外示士以古文之學錄爲汲古編戊辰移節湖南造士一如在鄂東時復論次其文牛取其胃絲絕包裹舁回館舍至半夜乃得蘇又傳以祕藥閱六七月始痊然于平生所讀已不能記憶矣其所著撰皆未能成編惟水道提綱係充一統志爲湘南汲古稿

館纂修時所撰源流上下使讀者如指諸掌又有寶綸堂文集浙江泉使秦君瀛刻之詩簡尚藏其家李介石跋云先生為閻學時得古鏡來詳敘式先生引證書史羅縷具奏天顏大悅顧左右曰是不愧博學鴻詞也

周長發字蘭坡號石帆浙江會稽人雍正甲辰進士原任翰林院庶吉士改樂清縣教諭浙江總督程元章薦舉授檢討遷侍讀學士降補侍講著有賜書堂集先生博學多才以庶常出為廣昌知縣復改教諭重入詞館值修纂綱目續文獻通攷諸書皆充纂修官兩奉 使祭告嵩華吳山江淮等處家有賜書百數十種嘗乞假省母令歸為母壽尤極儒臣之榮

程恂字慄也江南休寧人雍正甲辰進士原任北運河同知由兵部尚書直隸總督李衛薦舉授檢討歷中允 先生精于三禮在都時嘗延江先生慎修于邸舍互相討論學益深博入詞垣充 大清會典館纂修官與李少宗伯清三禮館纂修官與李少宗伯清植同纂儀禮之談極為研審

補試一等一人

萬松齡字星鍾號葆青江南宜興人雍正己酉舉人丙閣中書由兵部侍郎楊汝穀薦舉授檢討 先生父生以詩文名海內迄不獲一第著有綺餘集天台齊息園詩鄙序之先生文學德行見推于世為諸生時四視學江西山東順天者五會試總裁西 旨有操守甚好取士公明之語奏請加賑鄱滕飢民徐亮水災宜復黃 旨允行性孝友置義田建宗祠鄉人德之杭蓮告父客遊滇南流離抑塞父歿于旅寓徒步走萬里負骸骨歸厝肩舁皆生瘞葬觀者歎息為之泣下

二等三人

朱荃字子年號香南浙江桐鄉人生員浙江總督嵇曾鈞薦舉除庶吉士散館著有香南詩鈔 香南視學四川為人所遂棄官走後竟不知所洪世澤字叔時福建南安人廩生山福薦舉除庶吉士散館二等授檢討 華亭督學安溪潘亞卿閩縣張希周俱遴拔識後盧公皆列于薦版叔時入詞館潘張亦張漢字月槎雲南石屏州人康熙癸巳進士原任河南府知府由署兵部侍郎王士俊薦舉授檢討改監

察御史乞歸著有月槎集 先生嘗守河故地因補植棠十三本以昭古蹟并以棠題集邀同志為詩一時屬和者甚眾太南行縣過宜其境內僅存茂

已入詞館不與試四人

金德瑛字汝白號檜門浙江仁和人雍正丙午舉人丙辰一甲第一名進士授修撰官至都察院左都御史著有檜門詩存 先生為秀水汪氏壻讀書金陀園入翰林累遷擢分校北闈者一四視學江西山東順天者五會試總裁西 旨有操守甚好取士公明之語奏請加賑鄱滕飢民徐亮水災宜復黃 旨允行性孝友置義田建宗祠鄉人德之杭蓮告父客遊滇南流離抑塞父歿于旅寓徒步走萬里負骸骨歸厝肩舁皆生瘞葬觀者歎息為之泣下

年十四補博士弟子戊申督學交河王公將以賢良薦上書辭之次年即充選貢丙辰應會試中副車通籍承明後益求爲有用之學光輝三卷丙辰先入詞館丁巳散館列下等歸班外補望族方公欲薦入三禮館辭而南歸婦心著述續選李杲堂甬上耆舊詩兼修南雷黃氏宋元經注欲注班氏滿洲志而未果先生淵博無涯涘于書靡所不窺歷祿買穿能發前人所未及而于水道源委攷核尤精誠深寤東發以後一人也

未試丁憂四人

金虞字長孺號小樹浙江錢唐人康熙庚子舉人湖北孝感知縣由工部尚書涂天相薦舉著有小樹軒集小樹博綜羣籍爲文根柢經術時藝尤爲世所重詩亦清麗

嚴遂成字嵰瞻號海珊浙江烏程人雍正甲辰進士原任山西臨縣知縣由浙江總督程元章薦舉後補直隸阜城知縣陞雲南嵩明知府著有海珊詩鈔先生天才駿發名播海內詩力大思深雄渾綺麗兼而有之竹垞初白後不得不推爲一家嘗作明史雜詠四卷賦明一代之事古體近體相間曾經浙撫奏進錄入四庫全書存目梧門詩話云海珊工于詠物詠桃云怪他去後花如許記得來時路也無海棠云曉起酒痕仍偪箔吹消梅子味似遂鶯喚起在冰蓬峯數點碧于螺著

筆幾似李龍眠白描畫矣

符曾字幼魯號藥林浙江錢唐人監生戶部學習行

浦訓科掌錄云汝印刷籍休寧薦未及試以第一人及第入直南書房是舉有兩狀元金壇于振鶴泉及汝白也讀書精細通鑑點勘皆徧五言清微朗澗希風錢劉

曾秀先字冰持號地山江西新建人雍正壬子舉人兩閣中書由戶部侍郎李紱薦舉乾隆丙辰進士改庶吉士官至禮部尚書謚文恪文恪公性不能飲健飯每日可盡十盂天才贍博學問該明年十四補博士弟子雍正己酉入選貢中副車通籍承明後益求爲有用之學光輝三卷丙辰先入詞館丁巳散館列下等歸班外補望族方公欲薦入三禮館辭而南歸婦心著述續選李杲堂甬上耆舊詩兼修南雷黃氏宋元經注欲注班氏滿洲志而未果先生淵博無涯涘于書靡所不窺歷祿買穿能發前人所未及而于水道源委攷核尤精誠深寤東發以後一人也

金門詔字易東號東山江南江都人康熙丁酉舉人由順天府府尹陳守創薦舉乾隆丙辰進士改庶吉士已未鴻詞科取五十人修明史外加萬季埜斯同姜西溟宸英俱以薦預史局雍正初始有全搆世宗憲皇帝令重修大學士張文和公爲總裁官東山以鄉貢薦入史館旋薦大科之徵先入詞垣後直隸阜城知縣陞雲南嵩明知府著有海珊詩鈔先生天才駿發名播海內詩力大思深雄渾綺麗兼而有之竹垞初白後不得不推爲一家嘗作明史雜詠四卷賦明一代之事古體近體相間曾經浙撫奏進錄入四庫全書存目梧門詩話云海珊工于詠物詠桃云怪他去後花如許記得來時路也無海棠云曉起酒痕仍偪箔吹消梅子味似遂鶯喚起在冰蓬峯數點碧于螺著

筆幾似李龍眠白描畫矣

符曾字幼魯號藥林浙江錢唐人監生戶部學習行

走由刑部侍郎勵宗萬薦舉後官戶部郎中著有春
鳧小稿半春倡和詩賞雨茅屋雪泥紀遊等稿雍正
特奉　諭旨令內外臣工各舉賢良方正之士送
部引見擢用藥林寫太常卿注公避保舉分部
學習爲戶曹襟清高曠日事吟詠詩超然意遠適如其人

楊煜曾字吾三江南武進人監生由兵部侍郎鎮國
將軍宗室德沛通政司使趙之垣交薦舉

未試病故七人

杜詔字紫綸號雲川江南無錫人康熙壬辰進士原
任翰林院庶吉士由大學士稚會鈞薦舉著有雲川
閣集浣花鳳髓蓉湖漁笛譜等詞稿雲川天才秀逸
學有根柢今傳
雲川閣集僅有古體詩殆非全本其詞深得白石玉
田之意詞科掌錄云紫綸少從鄉先輩嚴中允孫友
顧舍人梁汾遊工于倚聲康熙四十四年　聖祖
南巡以諸生進迎鑾詞　召見
己而被　召來京一日傳待詔者八人
命寫　御製金蓮花賦各賦紀　恩詩一首紫綸
獨進一詞拔置第一旋　命纂修歷代詩餘詞譜
辛卯舉京兆秋試壬辰　欽賜進士未及試病卒

柯煜字南陔號實菴浙江嘉善人康熙辛丑進士觀
州府教授由內閣學士方苞薦舉著有石菴樵唱月
中簫譜詞先生爲給諫聲之孫上舍宏本子前微鴻
詞崇樸維嶽兄子獨染家學見聞殫洽又
書受業于朱竹垞之門故其詩歌駢體以及倚聲無
不擅場大學士王公頊齡以山林積學薦引　見

部駁不與試十四人

許遂字楊雲廣東番禺人康熙丙子舉人原任江南

清河知縣由廣東巡撫楊永斌薦舉楊雲才學優治
敷繁肆應不迫以事墨吏議去職鴻詞之舉爲
部所駁不得試詩格律甚高寧太白而得其神
萬經字授一號九沙浙江鄞縣人康熙癸未進士原
任翰林院編修由戶部侍郎趙殿最薦舉著有增補
禮記集解續纂春秋隨筆明史舉要列代紀年分隸

偶存先生爲光宗先生子經史俱親承指授嘗主山
有通州修城之役同年趙鐵崖侍郎以詞科應薦先
生年已七十有八爲部議所格已而三禮閣局李穆
堂侍郎又欲薦共纂
修恐不能就而止

方桑如字文輈號樸山浙江淳安人康熙丙戌進士
原任順天豐潤知縣由署兵部侍郎王士俊薦舉著
有鄭注拾瀋集虛齋學古文先生爲海寧徐徵君寶
河稱高第弟子博聞强記自經史諸子百家靡不淹
貫于漢儒箋注尤能指其舛訛暢發精確鴻詞之徵
以前任豐潤令事去職格于毛西河倒屣折服杭堇浦太
授指畫有叩即應如傾河倒史綱其學問淹洽以古文雄于東南
弟桑如亦工詩時以元方季方相目

張宏敏字訥夫號紅洲江南丹徒人康熙甲午舉人
原任湖北孝感知縣由署兵部侍郎王士俊薦舉著
有紅洲詩集桑敬甫云紅洲以謹掖稱人金門飲
秘殺書榮寬院于春
榮厨被宮袍修
官遲回由宰昌注上考矣而卓躒且鶚濡不得賦
歸來類湘纍之憔悴頗顯以終其伯父文貞公方秉

鈞軸又其時風會多有爲求奇才獻所益者而其家
羣從負勢煌鴻藻俱不得志于有司紅洲于文貞公
歿後僅得舉京兆足見沙隄
無私交而門才不詭遇也

傅王露字艮木號玉笥又號閒林浙江會稽人康熙
乙未進士原任翰林院編修由太僕寺卿蔣漣薦舉
後晉中充著有玉笥山房集越風云玉笥先生館選
後退居鄉里幾四十年
嘗作蓬山望闕圖以寓于牟之戀晚號信天翁年
踰八旬尚能揮翰乾隆初年上眷注舊臣恩
加宮
允

葉長揚字爾祥號定湖江南吳縣人康熙戊戌進士
原任翰林院編修由內閣學士伊爾敦薦舉定湖爲
宋照字謹涵號嘉墨江南長洲人康熙戊戌進士原
任翰林院庶吉士由內閣學士吳家琪薦舉著有禮
經彙解史閒息軒雜文等書先生少孤每讀父書弟
辛卯領鄉薦後登詞館改歸杜門著書不自炫
弊在說理而不證以事失之窮涉史學康熙
而不繩以理失之支離大科之役被薦北上遭部議
不准先生在諸徵士中推爲老宿高安朱文端公薦
入三禮館悉心稽纂以
勞悴致疾歿于京邸

胡浚字希張號竹巖浙江山陰人康熙庚子舉人原

任河南洧川知縣由刑部侍郎王紘薦舉著有綠漪
山莊詩文集竹巖學恆與博詩文沿瀚奇崛不可羈
勒尤工駢體瓌麗富贍得唐初四家之遺

宋士宗字司秩號崑圃江西星子人雍正丙午舉人
原任南豐縣教諭由光祿寺卿那爾泰薦舉著有史
學正藏學統存史學正藏五卷自三皇訖昭烈各有
述事始取其就緒者亟爲錄出學統存分二十四門
各爲一卷多摘錄前人說大抵攻陸王而尊程朱

于梓江南金壇人原任廣東東莞知縣由兵部侍郎
吳應棻薦舉金壇于氏一時門才最盛大科膺薦者
三人鶴泉以殿撰兩登詞館先生與廣

文祉爲兄弟
竝有才名

胡期頤字永叔湖廣武陵人原任江西臨江知府由
大學士嵇曾筠薦舉

汪芳藻字蓉洲江南休寧人貢生原任興化知縣由
兵部侍郎楊汝穀薦舉著有香暉樓集蓉洲才華博
嘗遊都門諸公爭相羅致尤工
駢儷文可與山陰二胡相亞

祝維誥字宣臣號豫堂浙江秀水人增監生由奉天
府丞管學政事王河薦舉乾隆戊午舉人官內閣
中書陞典籍著有綠溪詩稿
清才淵雅詩文深得家

法與鐘石相坡偶圖諸老交最契居京師作燕臺新
樂府如賣絮行潑水謠纖窮款太平故引諸篇有合
風人之旨家住園花爲錢氏綠漪莊別以名其集詞
科瑣話云宣臣以奉天府丞之薦部議謂非三品大
臣所舉
不准試

邵岷字百峯江南元和人武生由太僕寺卿蔣漣薦
舉詞科掌錄云百峯本吾浙龍游人後遷虎邱爲武
生屢游學幕薦牘誤列附生爲部所駁不准試與
秀水張庚皆
工五言古詩

不就試二十五人

夏策謙湖北孝感人康熙己卯舉人湖南寶慶府教
授由工部尚書涂天相薦舉先生宏才博贍有名江
漢閒鴻詞之役以老病

不赴
試

顧陳垿字玉停江南鎮洋人康熙乙酉舉人原任行
人司行人由詹事府詹事王奕清薦舉著有鐘律陳
數八矢注字圖說洗桐軒抱桐軒等集先生性行耿
介宗尚陸學

官行人嘗給札
年春
勒歸閭戶嘗晝四方以幣乞文
先被
行精于
雖疏于
矢注之一分四聲二分經聲三
音五分陰陽六分正變七分轉
母爲非也

稽菊書字燊九浙江嘉興人康熙辛卯舉人江南上海知縣由內閣學士伊爾敦薦舉後陞滁州知州著有易經象數臆解讀杜臆說投筆齋集先生縱覽多才下筆敏捷詩修前賢故事後引疾歸

華希閔字豫原號劒光江南無錫人康熙庚子舉人江南涇縣教諭由兵部侍郎吳應棻舉著有廣事類賦雍正開西林鄂文端公宣藩江蘇愛才下士設春風亭以招致四方賢俊如先生及歸愚先生皆以耆舊見重一時名士同羅貽盡至今人猶樂道其事方樸山云歲乙未撫吳儀封張公坐事逮部使者偕制府卽訊于潤州舟中羅管城隍廟甲而守之門生故吏無敢嚮通豫源自無錫疾馳一晝夜至京口唁

焉既抵廟門不得入顧見有官人傳呼來下馬入從者皆入豫原則闃然隨之入數折而達張公請室門外又不得入索筆大書其爵里名姓付門者達張公其相勞苦如平生歡良久辭所門者入白張公命之入有聲吳中人士爲嗣于江陰去初部使者視學江左有聲吳中人士爲嗣于江陰歌舞之當張公與噶禮交訟部使者與制府劾張公欺張公吳中人固怒甚及是部使者按事至吳不直謾不雠罪且至死吳中人涕泣不知所爲會豫原自京口來具言張公就逮良苦則益洶洶然豫原遂倡議將部使者祠焚燒之制府聞狀大驚陰使人廉問主名疏以去豫原幾不免豫原好讀書治古文以涇縣訓導副江南幸卿解試榜丁酉試京兆復得副榜主試者卽故撫吳張公也識者兩難之

王照宇晉三浙江仁和人康熙庚子舉人由內閣學士姚三辰薦舉著有論古堂集

達有送培山旋里詩云藉甚聲非滿　帝京承明
脩得領鞏英天街官俸垂楊柳只解繫青逆客行
黃永年字靜山號松甫江西廣昌人雍正乙卯舉人
由江西巡撫常安薦舉乾隆丙辰進士授刑部福建
司額外主事出知江南常州府著有希賢編春秋四
傳異同辨靜山詩文鈔梧門以已任部
方觀承字遐穀號問亭又號宜田江南桐城人內閣
中書由詹事府詹事王奕清薦舉官至直隸總督加
太子太保謚恪敏入祀賢良名宦祠著有賑紀壇廟
祀典義倉圖永定河志直隸河渠水利書述本堂詩

集續集恪敏公少時愛建詞自懺云愛讀離騷便不
兄覲永往來南北營塞外菽水之資或日一食或徒
步百餘里及北踏金陵家無一椽借居清涼山僧寺
雍正壬子入京師有族人某薦入平郡王蕭郎王與
語大奇之癸丑王爲定邊大將軍征準噶爾奏公爲
記室　世宗皇帝命以布衣
書衛偕往凱旋以軍功實授內閣中書薦入鴻博臨
試不赴尋遷吏部主事歷文選司郎中出觀察清河
累遷至制府公雖貴于不得卷好吟詩工書法善騎
射于世事物理無不通曉識力超羣即當危疑轇轕
之際能堅持不爲動色　卒
一生子名維甸　御前解所佩金絲荷囊
馬曰璐字佩兮號半槎江南江都人監生候選知州
由通政司使超之垣薦舉著有南齋集　錢塘馬氏小
玲瓏山館儲

薦舉 元和惠天牧學士親學粵東樊坡高才瑞一與羅天尺何夢瑤陳海六稱惠門四子

方貞觀字履安號南堂江南桐城人生員由都察院左都御史孫嘉淦薦舉著有南堂詩鈔 方氏南山集被貶先生與望溪先生皆肄業於孤遠堂生平刻意爲詩骨格清醇深得唐人微旨

蔡寅斗字芳三號九賓江南江陰人監生由翰林院侍講福建學政周學健薦舉乾隆丁卯舉人授國子監學錄陞助教 芳三淹貫羣籍甚有文名已巳工部尚書楊超曾薦舉著有楚詞新注李義山詩意江東瑞草集 海翁性迂僻兀傲自喜所注楚詞采合舊注自以新意疏解之義山詩意惟在就詩論詩如錦瑟碧城無題諸篇前人穿鑿傅會之解一舉而洗之

屈復字見心號悔翁陝西蒲城人布衣由刑部侍郎趙之垣薦舉著有玉几山房吟卷續錄集 王几敦古高趙清朗如其人九工畫著墨無多悄然意遠一時爭寶之杭堇浦玉几山人小傳云玉几性孤潔不肯回人以熱有敬通之婦無伯道之兒終身甘旅偶一歸轉如旅人客鑾江項氏橐鼎圖書之富甲天下未嘗向人辨眞贋矜鑒賞項氏中落江都江鶴亭迎而館穀之書無師承畫絕摹仿每一紙落人間珍若珙璧

與試未用一百九十四人

王霖字雨豐一字雨楓號弇山浙江山陰人康熙乙酉舉人由內閣學士吳家駟薦舉後官直隸南宮知縣著有西山遊草弇山詩鈔 弇山七歲學不倦七歲能詩至老篤上自漢魏下逮唐宋元明諸家靡不洞悉研究著作甚富令南宮時以清廉自厲民歌其惠

吳麟姓吳查拉氏字子瑞號晚亭鑲黃旂滿洲人康熙戊子舉人原任內閣中書由禮部侍郎徐元夢薦舉著有黍谷山房集 號亭擅史才工山水意致蕭散詞科掌錄云子瑞與修明史與

云香林以薦預修畢字類編詩極清麗

陳撰字楞山號玉几浙江鄞縣人布衣由通政司使

吳銳字穎長江南當塗人康熙辛卯舉人江都縣教諭由內閣學士方苞薦舉

陳以剛字燭門江南天長人康熙壬辰進士池州府教授由安徽巡撫王紘薦舉著有燭門詩

劉自潔字恒叔直隸武强人康熙癸巳進士原任翰林院編修由兵部尚書直隸總督李衛薦舉

孫見龍字叶飛號潛村晚號春齋浙江歸安人康熙癸巳進士原任翰林院庶吉士改補知縣由兵部尚書江蘇巡撫高其倬薦舉後官山西洪洞知縣著有

五華纂訂四書大全潛村詩稾潛村癸巳會試第一第二爲黃文虎時有龍虎榜之稱學極該洽詩亦清超試後復薦充 咸安宮總裁

丁凝字琴山號靜者浙江長興人康熙癸巳舉人國子監學正由詹事府詹事覺羅吳拜薦舉著有靜者詩集靜者爲工部主事爾俊子幼穎敏年十三作詩有老成風長益肆力于古故其著作自成一家

于杜江南金壇人康熙甲午舉人通州學正由內閣學士伊爾敦薦舉

沈虹字衛梁一字渭梁江南長洲人雍正丙午舉人句容縣教諭由兵部尚書江蘇巡撫高其倬薦舉著

白逢莊詩鈔 逢莊博洽工詩嘗自編其所作以先後爲次每卷自序各紀其遭逢閱歷云

李清藻福建安溪人康熙丁酉舉人由刑部侍郎于紘薦舉先生爲相國文貞公孫孝廉鍾倫子承學有素屢上春官不得志

李春燿字東谷湖北孝感人康熙丁酉舉人由工部尚書涂天相薦舉

查祥字星南號穀齋浙江海寧人康熙戊戌進士原任翰林院編修由刑部尚書徐本薦舉後充律例館纂修官著有雲在樓詩咸齋文鈔先生學有淵源詩得家法律例館書成復七品京銜年八十餘卒

厲鶚字太鴻號樊榭浙江錢唐人康熙庚子舉人由浙江總督程元章薦舉著有遼史拾遺東城雜記湖船錄宋詩紀事南宋畫院錄樊榭山房集樊榭詩幽極雕鎪譬如入幽厓峭壁幾乎斷絕人跡蒲褐山房深精妙窮詩話云徵君性情孤峭義不苟合讀書搜奇愛博尤熟于宋元以來叢書稗說以考廉需次縣令將入京道經天津查蓮坡先生留之水西莊鶴詠數月同撰周密絕妙好辭箋遂不就選而歸揚州馬秋玉兄弟延爲上客嗣後往來竹西者凡數載馬氏小玲瓏山館多藏舊書善本開以古器名畫因得端居探討所撰宋詩紀事遼史拾遺極爲詳洽其先世家于慈溪故以四明山樊榭爲號所作幽新雋妙刻琢研鍊玉言尤勝時洗文懋公方以漢魏盛唐倡吳下莫能相掩也至其詞直接碧山玉田子已錄入琴畫樓詩鈔樊榭下世葬于西溪王家塢無子不久化爲榛莽後

西十餘年何君春浦淇游西溪田舍見草堆中樊榭及姬人月上栗主在焉取歸偕同人送武林門外牙灣黃山谷祠墻澗一室以供之子爲撰文室花同天女散摩圍詩其老人參句以題其楹

汪援甲字鱗先號匾亭浙江錢唐人康熙庚子舉人由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孫國璽薦舉官山西絳縣知縣著有夕秀齋詩鈔匾亭爲處士汝謙曾孫博覽能文與兄振甲孤孀績學時有二難之目

俞鴻德浙江海鹽人康熙庚子舉人由內閣學士伊爾敦薦舉先生與兄弟輩俱登科第當時稱爲七鴻

萬邦榮字西田河南襄城人康熙庚子舉人由河南總督王士俊薦舉官山東莘縣知縣著有紅厓草堂詩集西田慷慨有才略學亦奧博詩格如千尋老幹奇蹤輪囷惜未得竟其所施

徐本僊湖北蘄水人康熙庚子舉人雲南雲龍州知州由署兵部侍郎王士俊薦舉

劉世湖湖南善化人康熙庚子舉人由總督倉場戶部侍郎呂耀曾薦舉

車騰芳廣東番禺人康熙庚子舉人由廣東巡撫楊永斌薦舉

汪祚江南江都人康熙庚子副貢生由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陳世倌薦舉

黃之雋字石牧號唐堂江南華亭人康熙辛丑進士原任左春坊左中允由刑部尚書徐本薦舉著有香屑唐堂等集唐堂才華博贍冠絕一時詩風流倜儻下筆不能自休著述甚富學者程朱而排陸王詞科掌錄云黃石牧授館職撰文稱旨加日講起居注官覲學八閱以事落職錢唐徐公薦于朝試日詩賦既就日昃眼眸不能作字納卷出石牧僻居陶宅風流自賞少時好爲艷詩通籍後門人尚寄陳稱修邦直爲刻香屑集皆集唐艷體也千首中句無重出一首中人無疊見又集唐人文句爲自序多至三千餘言嘉定張鉉討毋跟瞽不去口

顧棟高字復初一字震滄又自號左畬江南無錫人康熙辛丑進士由兵部侍郎署江蘇巡撫顧琮薦舉乾隆辛未以經學徵官國子監司業晉祭酒著有尚書質疑春秋大事表毛詩類釋震滄集先生著備預學宦重一時春秋大事表一書兼綜條貫非研究數十年不能有此精當經學之徵大理寺卿鄒一桂以老成謹厚淹貫經籍保薦時命閣部大臣于所舉中核其名實允孚者得四人常熟陳祖范金德瑛與及先生得旨召見問以治道先生以儉德示天下對蕭禍山房詩話云震滄先生少與蔡進士德晉吳孝廉鼎雅精心經術尤長于春秋官中書以奏對越次罷官乾隆辛未賜官國子監司業未就丁丑迎鑾晉祭酒衙時年幾八十矣

梁機字仙來江西泰和人康熙辛丑進士原任翰林

院庶吉士改補知縣又改教授未補由大學士朱軾薦舉著有北遊草趙遊日記三華集仙來少時即負山人得受詩法詣極超雋

梅枚字功升號慕堂江西南城人康熙辛丑進士河南儀封知縣由河東總督王士俊薦舉後陞山東泰安知府慕堂以縣令被薦吾鄉錢文端公有送其還河南詩會貧谷泉使詩稱薦舉後名試後還任候進止改官翰林院誤

鄧牧字乃夢江西南豐人康熙辛丑進士撫州府教授由江西巡府常安薦舉

同知 袁平祖世龍父熙俱善詩畫袁平選庶吉士改官行人出知永福縣撫撫輯備至猺獞悅服攝攝義寧前令因苗亂招撫被害袁平集吏民諭以大義防禦嚴密賊皆遠竄名試後擢平樂同知以病乞歸

何夢篆江南江寧人雍正癸卯進士廣東新安知縣由廣東巡撫楊永斌薦舉

張振義江西龍泉人雍正癸卯舉人由戶部侍郎李紱薦舉

曹廷樞字古謙號六鄰浙江嘉善人雍正癸卯副貢知縣由大學士朱軾薦舉

徐文靖字容尊號位山江南當塗人雍正癸卯舉人由兵部尚書甘汝來都察院左都御史孫嘉淦交薦舉乾隆壬申特授檢討著有山河兩戒攷禹貢會箋皇極經世攷管城碩記位山學極淹博僻于好古撰述甚多已已詔舉明經之士安徽巡撫衛公哲治以淹貫經史薦之壬申會試禮部楊發恩命落第舉子年逾耄耋者給與新銜位山特授檢討遇孫云位山管城碩記三千卷條辨經史疑義旁及楚詞詩賦字學等類分門編次極為精洽

魏允迪字功夏號慈堂江西廣昌人雍正癸卯舉人由兵部尚書甘汝來薦舉後官內閣侍讀

貴顯意氣自豪盛劍山有詩懷之云番刀敢和璞刻作夷門雲推牛夢古鼎持壽信陵君上邪甲與乙要結徒紛紛可想見其概詞科掌錄云魏功夏長于攷證辨著甚多

饒一辛字岩人江西廣昌人一作南城人雍正癸卯舉人新建縣教諭由順天府府尹陳守創薦舉著有經義管見先生孳孳經學管見一冊列易圖說七多發連山歸藏之義周易統天旋卦賦一說卦傳論一納音五行論一古今本得失論一凡數則合題曰先甲堂經義初刻尚有諸經著述借未得見

鄭長慶江西貴溪人雍正癸卯舉人由戶部侍郎李

生由內閣學士吳家騏薦舉著有謙齋詩集詞科掌錄云古謙少宰夢亭之孫天資敏慧悅學不倦別裁集詩話云古謙應博學鴻詞詔入都日課一賦一詩同人斂手推讓試後放歸復入都病故

曹懷廣東保昌人雍正癸卯副貢生由刑部侍郎楊超曾薦舉

李紘字巨州江西臨川人雍正甲辰進士由大學士朱軾薦舉著有南園稿詞科掌錄云巨州侍郎紱弟也登第後闢南園養母不出南昌萬編修字兆亟稱之以薦稿爲人所竊不能省記遂綑發一篇與柳州晉問深宰七觀頡頏西江掌錄此焉爲最卷出所著有南園荅問

王文清字廷鑑號九溪湖南寧鄉人雍正甲辰進士原任岳州府教授由湖南巡撫鍾保薦舉後陞宗人府主事著有周禮會要攷古略攷古原始鋤經餘草

先生性質樸通經籍尤深于禮已已大學士史貽直協辦大學士阿克敦刑部侍郎梅穀成俱以潛心經學交薦後入三禮館方望溪侍郎極爲推挹

周欽號椒石江南宜興人雍正甲辰進士由戶部尚書史貽直薦舉

劉始興江南金壇人雍正甲辰進士由都察院左都御史孫嘉淦薦舉後官霍邱縣教諭由先生纂輯經籍

安徽巡撫衛公哲治以經學薦之

姚焜字鸞伯江南桐城人雍正甲辰舉人興化縣教諭由兵部尚書江蘇巡撫高其倬薦舉

劉斯組字斗田江西新建人雍正甲辰舉人由都察院左都御史孫嘉淦光祿寺卿劉吳龍交薦舉後官廣東西寧知縣著有周易撥易堂解太元別訓斗田遂于經學已已副都御史葉公一棟以經學貫通薦之

韓會字續古江南長洲人雍正丙午舉人由戶部侍郎陳樹萱薦舉後官安徽泗州學正續古爲宗伯文懿公之孫

王延年字介眉浙江錢唐人雍正丙午舉人由太僕寺卿蔣漣薦舉後官國子監學正陞司業

林院侍講著有補通鑑紀事本末

先生以史編進呈賜國子監學正已已戶部尚書蔣公溥工部尚書劉公統勳以經學交薦王申會試以年逾耄耋由助教晉司業後賜侍講詞科掌錄云介眉以建安袁氏作通鑑紀事本末不言田制漕運所託始又不載唐府兵之制皆爲闕漏并取陳邦瞻焉琦所續者悉爲補編丙午始于元爲發策引杜詩雲帆轉遼海之語謂海運不始于元爲虞山蔣文肅公所擊賞從吳門焉太史在史局草創儒林忠義兩傳既應制府彭城公聘修浙志沿革離合之表分晰特詳遂爲全志之冠

甘禾字周書號愛廬江西奉新人雍正丙午舉人由

順天府府尹陳守創薦舉著有愛廬詩鈔

王祖庚字孫同號礪齋江南華亭人雍正丁未進士

山西興縣知縣由山西巡撫疊羅石麟薦舉捐陞主事出知隰州歷安徽寧國知府先生爲相國文恭公

熙辛卯舉人少負異稟潛心勤學雍正丙午丁未聯

捷謁選得山西聞喜知縣自以不請吏治求內用

世宗皇帝諭傳旨山西巡撫調一如簡缺遂奏補

興縣遇大旱申請開倉平糶不待報令民赴倉買穀

三日大雨民以安集丙辰未與選捐部主事被薦

武英殿校對書籍充經史館纂修官辛酉秋

宗皇帝以晉省吏治需才命大臣各舉所知虞

山蔣文恪公以名送部出知隰州除戶書盧課諸弊

蹟年移平定治績爲三晉冠以卓異擢直隸順德知

府捵調保陽恭逢

聖駕迴幸及秋獨木蘭諸大

世楷堂藏板

抵任甫兩月而卒

王系山西榆次人雍正丁未進士大同府教授由山西巡撫覺羅石麟薦舉

史鳳煇字南如江南宜興人雍正己酉舉人內閣中書由兵部侍郎鎮國將軍宗室德沛薦舉後官禮部主事陞太常寺卿著有玉汝堂集

徐廷槐字立三一字笠山號墨汀浙江會稽人雍正庚戌進士候補教授由禮部尚書任蘭枝薦舉著有南華簡鈔墨汀詩草詞科掌錄云笠山以試日用山部議落職然其爲人自雋士文章保薦

章皆刻滿薦詩亦摧落凡遇

劉暐澤字芳久湖南長沙人雍正庚戌進士四川宜賓知縣由四川巡撫楊馧薦舉先生與陳句山銀臺文章政事異于俗吏所爲大學士查

郎阿總督四川纂修通志先生與焉

公貽直協辦大學士阿公克敦丁部尚書劉公統勳倉場侍郎彭公樹葵大理寺卿王公會汾交章保薦朱梅厓云天游少好奇任氣有異才于書無所不窺于文工四六偶儷詩亦雄健有氣古文自言學韓愈溯險處時似唐劉蛻元明善非其至也一統志成

御鄂張兩相國屬表于齊檢討召南檢討

當進

因推天游鄂相國驚歎其文欲招之檢討以

士豈可招卒不至居京師十餘年名日盛忌日深歲

辛未舉經明行修爲忌者所中而罷嘗與田侍郎懋

有舊田家居山西往依之卒于蒲州詞科中第一所作若文種潮

稚威藻耀高翔才名爲詞科中第一所作若文種潮

銘靈濟廟碑安順先生碑任御史趙總兵兩墓志遂

國名臣贊序柯西石宕記皆天下奇作侯李文饒權

載之執筆不能過也以持服不與試丁巳補考鼻血

大作納卷而出識與

不識皆爲嗟挈云

張敘字冰磵一字賓王又字鳳岡江南鎮洋人（一作太倉人）雍正壬子舉人由湖南巡撫鍾保薦舉著有易貫詩貫孝經精義後錄或問餘論鳳岡深于經術學問淹博易貫十四卷每卦以大象傳隸六書下而以小象傳依乾卦例合編于六爻之後其于經旨頗多發明所著詩貫十四卷每首有說詩木旨詩音表各一卷立義多參序說其遵朱者不復致詳詞科掌錄云張冰巽以孝經五引詩普屬五孝節首藍字此字乃釋詩語而斷庶人節之本無闕文又陋皇侃加開字明義等目非是皆能發前古之蒙

金鑑江南江陰人雍正壬子舉人由禮部侍郎徐元夢薦舉

馬榮祖字力木號石蓮江南江都人雍正壬子舉人由兵部尚書江蘇巡撫高其倬薦舉後官河南閿鄉知縣著有亭雲堂石蓮堂等稿石蓮淹貫史學專治古文頌九十二章以自道其利鈍得失之故杭堇浦云榮祖初仕閿鄉城廢不修大府瞻其言發帑更築閱十月而巖城屹然制設觚山書院政暇爲諸生講授十研鞫獄訟豪役斂手四境大治繼遷鹿邑引年歸

馬樸臣字相如江南桐城人雍正壬子舉人內閣中書由工部侍郎張廷璐薦舉著有吞遲詩稾相如爲人豪俊不羣詩亦超軼崚嶒蟠會寓揚州天寧寺有詩云客到幾人曾跨鶴我來三月不聞鶯爲世傳誦

戴永植字于庭號農南浙江歸安人雍正壬子舉人

著有汗漫吟池上草堂等集耕石高才嫻騷雅詩文洋洋灑灑千言立就應王司農鴻緒聘修明史乾庵上公隆科多督理淮關偕兄滄洲灝同爲記室恃才傲物嘗得罪于部侍郎其名試之日侍郎接其卷匿而不呈以爲未完後隨瑞園上公慶人演平安阯已而旋里瑞園移節川陝奉旨同往佐理金川既定歸隱居池上草堂會李杲使治運招之卒于杭詞科掌錄云耕石才氣高岸遊道最廣諸生謝給月俸表其手筆也爲京都賦數千言自甬全紹衣錄入詞科掌錄言

張鳳孫字少儀江南華亭人雍正壬子副貢生由兵部尚書江蘇巡撫高其倬薦舉後官貴州貢定知縣歷陞雲南糧儲道改刑部郎中著有寶田詩鈔少儀樸厚詩辭秀麗乾隆甲子復中副車己巳經學大學士張公允隨貴州巡撫愛公必達交薦之詔舉

詞科掌錄云張少儀父之項任貴州印江令以負帑下獄少儀走萬里之京師備貸于親知卒得論由
劉大櫆字明南號才父又號海峯江南桐城人雍正壬子副貢生由內閣學士方苞薦舉後官教諭著有海峯小稱等集近世言古文辭者推方望溪先生海峯學于望溪御自成一家已已大學士張公廷玉以經學保薦
王士讓字尚卿福建安溪人雍正癸卯進士由光祿建巡撫盧焯薦舉後官湖北鄖州知州詞科掌錄云山之門研精三禮力學不倦試後館京師當軸薦入三禮館閣介年字葆和直隸蔚州人雍正癸丑進士由兵部

尚書直隸總督李衛薦舉
張廷槐江南江陰人雍正癸丑進士由兵部尚書江蘇巡撫高其倬薦舉
桑調元字伊佐一字敬甫浙江錢唐人雍正癸丑進士工部主事由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陳世倌薦舉著有論語說躬行質踐錄敬甫初續等集先生為孝子之書雜正癸丑名試通知性理
授工部屯田司額外主事乞養歸里有別業在東皋陽餘山書屋以友教田方之士錢據石宗伯盡抱經學士俱出其門歷主大梁道山濂溪壓下諸講席教學尚行所著學規皆道裏者已以期焉明體達用之

馮元溥江南金壇人雍正乙卯舉人由內閣學士春
山薦舉
金焜字以寧號赤泉浙江錢唐人雍正乙卯舉人由
工部侍郎王鈞薦舉後官國子監典簿著有籥測錄
妙明書屋詩濃蘭詞詞科掌錄云赤泉內閣侍讀志
張懋建字介石號石癡浙江鎮海人雍正乙卯舉人
由浙江總督程元章薦舉後官福建長泰知縣著有
易學五經韻纂讀書樂續越書肯綮錄學校祀典攷
蛟川耆舊詩庭學草介石初集石癡積學敦行博通
昭代叢書 壬集 鶴徵後錄 卷第二十四 世楷堂藏板
國子監教習知長泰願有政績經史以已酉選貢補
邑向有六賢祠遂配入爲七賢
姚世鋂字念慈後名汝金字改之號貞庵浙江歸安
人雍正乙卯副貢生由兵部侍郎吳應棻薦舉後選
湖南長沙縣丞以艱歸著有孤笑集五臺山遊草詞科
掌錄云念慈同鄉吳公所薦病不能試丁巳補考已
擬進呈以卷中塗抹過多報罷詩才清雋律絕尤見
擅長後以西林中
堂薦與修三禮
秦樾紳江南武進人雍正壬子舉人由工部侍郎王
鈞薦舉
潘遇莘江南寶應人乾隆丙辰舉人由兵部侍郎署
江蘇巡撫顧琮薦舉
吳龍見字恂士江南武進人增生由兵部尚書江蘇
巡撫高其倬薦舉乾隆丙辰進士授戶部主事累官
陝西布政使著有薛帷文鈔
凌之調字廣心號惕園江西新建人雍正丙午舉人
由通政司使趙之垣薦舉乾隆丙辰進士授工部額
外主事著有易論丹麓山居前後藁
李宗潮字坤四號蕉窗浙江嘉興人雍正甲辰拔貢
生由浙江總督程元章薦舉乾隆丙辰順天舉人選
授廣西灌陽知縣著有二守齋詩鈔焦窗幼聰穎受
昭代叢書 壬集 鶴徵後錄 卷第二十四 世楷堂藏板
先生肄力于詩古文辭年甫冠以選貢入成均文
譽藉甚尤精音律鴻詞報罷尋以薦入律呂館
萬光泰字循初號柘坡浙江秀水縣人生員由浙江
總督程元章薦舉乾隆丙辰順天舉人著有轉注緒
言漢音存正遂初堂類音辨柘坡居士集先生應鴻
甫冠上蔡程公嘗稱不置讀書能窮字
詁極精微于小學音韻天文律算獨有所得
王會汾字蓀服號晉川江南無錫人雍正乙卯舉人
由兵部尚書江蘇巡撫高其倬薦舉乾隆丁巳進士
改庶吉士累官吏部侍郎左遷大理寺卿著有梁溪

詩鈔 先生少時家甚貧刻厲讀書肆業紫陽書院嘗徒步往來每課輒冠其曹後入詞館癸亥
副宗皇帝親試翰詹擢取第一陞侍讀學士洊歷卿貳操持嚴峻歿後著述散佚有寒垣等稾近存劉庶
常嗣
綰家

周玉章字琡大號葯闌浙江仁和人生員由浙江總
督程元章薦舉乾隆丁巳進士改庶吉士散館編修
職陞侍講學士葯闌雅才淵思工文章于史學尤
爲專長詩詞揩落凡近獨見超詣
鍾獅字作部廣東番禺人雍正壬子舉人由廣東巡
撫楊永斌薦舉乾隆丁巳進士改庶吉士散館編修
倪承茂字稼咸號頓塘江南吳縣人監生由兵部尚
書江蘇巡撫高其倬舉乾隆戊午舉人著有頓塘
詩稾詞科掌錄云倪稼咸精學家苍著錄甚
盛與長洲沈確士齊名第不工詩耳
沈德潛字確士號歸愚江南長洲人廩生由兵部尚
書江蘇巡撫高其倬薦舉乾隆己未進士改庶吉士
累官禮部侍郎予告歸加尚書銜贈太子太師謚
文慤著有竹嘯軒詩鈔歸愚公省試十七上
六十有四 廷試報罷旋以
翰林數年開驟遷禮部侍郎第鴻博年已
高宗皇帝賦詩以寵其行歸後
賚度支優游林下者復二十
名已閱 九重袁簡齋云壬戌春公與枚同試
殿上日未昳兩黃門捲簾

是沈德潛公跪奏臣是也文成乎曰汝是江南老名士而亦遲遲邪翌日上詩稱肯遷左中允少詹事典試湖北歸再遷禮部侍郎公薦齊召南自代而請老上命按潛可謂以詩始以詩終矣歸後三至京師入九老會上欣然許之手書圖形內府嘗進詩集求序上賦詩以賜日朕與德以海外日本琉球諸國走驛券索沈尚書詩集年至九十八而終

趙永孝字漢忠一字謹凡江南常熟人雍正甲辰舉人由詹事府詹事王奕清薦舉乾隆己未進士後官教授詞科掌錄云謹凡文毅公曾孫也潛心理學有尚論微吟百許篇

葉酉字書山號花南江南桐城人監生由太常寺卿
昭代叢書 王集鶴徵後錄 卷第二十四 世楷堂藏板

王游薦舉乾隆己未進士改庶吉士累遷左春坊左
庶子降補編修著有詩經拾遺春秋究遺日下詩鈔
先生以家貧爲童子師志行堅確不妄與人交蕃發
讀禮經後纂修三禮頗有所得惟詩經拾遺以已意
爲分合一變漢以
來相傳之次第矣

金文淳字質甫號金門浙江錢唐人廩生由大學士
管浙江總督嵇曾筠薦舉乾隆己未進士改庶吉士
後出知直隸順德府著有蛾子錄讀史卮言詞科掌錄云質
甫爲赤泉同褒弟時有二難之目無錫楊芸試浙省
以第一人薦丙辰舉京兆秋試後改庶常深于經術
詩歌清婉秀出爲館閣後來之宗
王伯厚困學紀聞爲蛾子錄三卷

袁枚字子才號簡齋又號隨園浙江仁和人廩生由
廣西巡撫金鉷薦舉乾隆己未進士改庶吉士散館
以外用補江南江寧知縣著有隨園詩話隨園隨筆
小倉山房集先生幼聰穎絕人年十二補博士弟子
以鼓賦命題得先生作擊節不已薦鴻博報罷旋
以聯捷入詞林乞　恩歸娶壬戌散館改官縣令
歷溧水江浦沭陽江寧等縣引疾歸尋起赴秦中念
母年老陳情致仕年僅三十二僑居金陵之隨園頗
饒亭榭名公卿爭相投贈尤喜獎借後進青衿紅粉
竝列門牆晚年好遊歷凡武彝天目廬羅浮黃山天台

雁蕩諸勝遊屐殆遍

裘曰修字叔度一字漫士號諾皐江西新建人廩生
由順天府府尹陳守創薦舉乾隆己未進士改庶吉
士累官工部尚書加太子少傅謚文達入賢良祠著
有叔度灌亭等詩鈔　文達天資明敏學有體用及官
翰林受知　高宗皇帝入直內廷擢卿貳晉陞尚書前後三十年湖內參密
勿外理簡書　朝廷大著作又多出其手屢奉
使命勘治河讞疑獄火地察邊東海巡西陲哈密
南至閩嶠事無鉅細從容以應膠葛無不剖斷如流立　朝代
值幾內少兩　高宗皇帝詩文達以省刑
修德陳奏有古大臣風烈公卿後相傳爲燕子磯水
神後有家人過之拜祝祠下若果在茲顯乞順風
頃之東風果作挂席而去

申甫字及甫號笏山浙江西安人布衣由大學士管

浙江總督嵇曾筠薦舉乾隆辛酉舉人授內閣中書
累遷左副都御史著有笏山詩鈔笏山副憲以中書
舍人直軍機掌內制十餘年代　言起草指事類情
九重時嘉賞之爲詩抒寫性情羌無故實好句
如幾日閒眠關竹戶一番細雨長秋花寒鮮者
末全無葉暖入梅梢漸有花至今有吟諷者
張雄圖號礪山河南洛陽人廩生由河東總督王士
俊薦舉乾隆辛酉舉人
楊述曾字二思號企山江南武進人雍正乙卯舉人
由戶部侍郎陳樹萱薦舉乾隆壬戌一甲第二名進
士授編修陞侍讀贈侍講學士著有南圃文稾先生
父學士公在史局時方編纂明史綱目三編參預屬
草方望溪侍郎見之稱爲史才聲譽大起
報罷丁巳以　國史館議敘候選知縣後入詞垣壬
申　御試翰詹一等第三名晉宮侍讀戊寅再應
御試適遇足疾左遷編修分纂通鑑輯覽復晉
中允陞侍讀充　日講起居注屢司文柄旋
稾而卒總裁大學士傅公以先生在事八載
而身故不獲邀敘錄特奏　聞得　旨賞給四品
銜職

許伯政字惠棠湖南巴陵人雍正己酉拔貢生由湖
南巡撫鍾保薦舉乾隆壬戌進士累遷山東道監察
御史著有易深詩深春秋深全史曰至源流易深以
出太昊之世卦數生于河圖蓍數生于洛書圖書皆
人卦氣納甲火珠林之法而不用卦變古詩深博攷

菊證取古序及諸家之說詳審而折其衷日至源流皆論步算之術

沈樹德字申培號畏堂浙江歸安人廩生由大學士管浙江總督務稽曾鴿舉乾隆辛酉拔貢甲子舉人竹墩沈氏羣從多才畏堂少從諸父兄遊耳濡目染學有根柢後——詔坿經學湖北巡撫唐公綏祖以品行端方淹貫經史薦舉

吳鑾字青然江南全椒人增生由安徽巡撫王紘薦舉乾隆乙丑進士官刑部主事著有思聞齋詩鈔陽局詞鈔詞科掌錄云青然詩學晚唐時有秀句如烏歸山影外人語樹聲中孤僧影入溪雲亂清梵聲移落照斜皆入吳子華韋端已之室

張甄陶字希周號惕菴福建閩縣人廩生由福建巡撫偉薦舉乾隆乙丑進士改庶吉士散館出知廣宣刑剖侍郎楊超曾交薦舉乾隆戊辰進士改庶吉士

東高要縣著有讀書翼注

張星景字行之江西奉新人廩生由兵部尚書甘汝來薦舉乾隆乙丑進士官河南魯山知縣先生究心理學嘗主講鷺湖追企陸子令魯山時編修學宮置書院會大災悉心賑卹多所全活

余騰蛟字非睡號瞽庵江西武寧人拔貢生由兵部尚書甘汝來薦舉乾隆乙丑進士授刑部主事盛朝出懷非睡詩云永叔初爲文北面于師魯淺深各有旨後先或相取九晓淒且荒十年塊風雨其學問氣誼可以畧見

耿賢舉山東館陶人雍正癸卯舉人由山東巡撫岳濬薦舉乾隆乙丑進士著有泉山堂剩稾王騰蛟字步元浙江錢唐人貢生由兵部侍郎巡撫高其倬薦舉乾隆丁卯順天舉人先生爲介眉工詩文

潘思光字亞卿福建安溪人廩生由福建巡撫盧焯薦舉乾隆戊辰進士

陳長鎮字宗五湖南武陵人貢生由戶部侍郎陳樹萱刑剖侍郎楊超曾交薦舉乾隆戊辰進士改庶吉士

錢載字坤一號蘀石浙江秀水人雍正壬子副貢生由浙江總督程元章薦舉乾隆壬申進士改庶吉士累官禮部侍郎著有蘀石齋詩集先生嘗問業于桑本原早歲中副車已已詔舉經學交部先生故學有公福戶部侍郎稽公璜交薦四十後入翰林游擢卿介二匹紙求畫竹先生于紙角畫兩竹兩筍還之貳主試事性諫誠坦率無少掩護人或有過即加面斥詩不事雕飾具有眞氣兼工繪事嘗有以此紙求復畫先生又畫兩竹兩筍還之如此者十人餘次畫已滿幅兩位置絕佳如一葦揮就其人持歸縣于堂觀者如堵

周大樞字元木一字元牧又字爰穆更字園牧號存吾浙江山陰人生員由浙江總督程元章薦舉乾隆壬申舉人官平湖縣教諭著有周易井觀居侯堂集存吾春軒詩鈔調香詞元牧學問淹博才思橫溢已復薦舉說易不取宋儒所傳圖位詩文于蒼莽中見清勁嘗以丙辰同徵二百六十餘人之詩撰鴻爪錄詞科掌錄云元牧　廷試日瘧疾未愈艱于作書多所遺落不得入等幼工詩餘與秀水萬光泰相友善嘗自序其調香詞及爲萬樊榭詞序風鑑不減三唐

龔元玠字鳴玉一字琢山號畏齋江西南昌人廩生由光祿寺卿劉吳龍薦舉乾隆甲戌進士官貴州銅仁知縣著有十三經客難已已奉詔薦舉經學已已奉詔薦舉經學詞科同徵之士被薦者二十人畏齋爲江西巡撫阿公思哈所薦

尚廷楓字嶽師號茶洋江西新建人廩生戶部主事由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孫國璽薦舉茶洋曠世軼才不博涉旁通下筆雲飛海捲莫測源流五言如孤帆秋色斷斜月夜光遲日照雪中梅人居川上山七言如三徑綠苔人別處一江紅樹日高時語極超妙

峻德姓納蘭氏字克明號愼齋正白旗滿洲人蔵貢生戶部筆帖式由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孫國璽薦舉河南禹州知州未赴卒著有槃心集丙辰詞科之徵鴻博起家而其孫復膺薦辟者三人吾鄉朱竹垞太史孫稻孫華亭王文恭公孫頫庚及愚山侍讀孫念祖亦著有使秦集

李鍇字鐵君一字舀山號鷹青山人又號焦明子正黃旂漢軍人原任官庫筆帖式由宗人府左宗正多羅愼郡王兵部侍郎鎮國將軍宗室德沛交薦舉著有尚史睫巢集後集舀山以華胄之門肆力于古品詣高潔經學之微工部尚書趙公宏恩兵部侍郎觀公保交薦詩刻意劉創擺脫俗蹊尚史以馬氏繹史爲稾本而離析其文改爲紀傳體其例準諸史記而排纂之法小變之

長住姓王字松儕號蘭谷正白旂漢軍人監生由宗人府左宗正多羅愼郡王薦舉後陞內務府郎中陳景忠字又方號橘洲鑲紅旂漢軍海城人監生由石閭址力學好古以能詩稱

許佩璜字渭符江南江都人監生河南衛輝府管河通判由河東總督王士俊薦舉後陞知州渭符母夫徐清獻公女有才學渭符承母教工詩詞

施念曾字得仍一字得齋又號槃齋江南宣城人拔貢生廣東興寧知縣由廣東巡撫楊永斌薦舉後陞知州人爲潛帥

會館埼亭集云槃齋歷知繁縣以課最得召見近移浙江再試二大縣前後十五年粵中巨寮憑城社君杖而銅之浙東鄉民踴動君以靜鎮之而自息其令新會嘗葺白沙先生祠姚江為黃忠端公賡祭田皆非近世所有後由德清遷再刺永嘉財賦所誣解官聽勘不勝其憤病死子大奕窮竟其事縣財反坐以去歸裝蕭然太宜人以哭子死

王作人字育才浙江錢唐人生員議敘原任貴州黔陽知縣由太僕寺卿蔣漣薦舉

王起鵬字翹如浙江歸安人拔貢生官陝西清澗知縣由陝西巡撫碩色薦舉後陞綏德州知州著有勞孝輿字巨峯一字阮齋廣東南海人拔貢生由廣東巡撫楊永斌薦舉後官貴州鎮遠知縣著有春秋詩話之言詩者一曰賦詩如卻至解兔置之捕亡解詩如伯求多福之類四曰拾詩乃之五曰評詩為吳公子觀樂篇每條後各以所見附著之

易宗瀛字公仙湖南湘鄉人貢生試用浙江曹娥場鹽場大使由宗人府左宗正多羅慎郡王薦舉

王藻字載揚號梅沚江南吳江人監生由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孫國璽薦舉後官國子監學正著有醫暇

者雅雨全刻之

程川字鄜渠號春曇浙江錢唐人拔貢生由浙江總督程元章薦舉後官縣丞著有朱子五經語類運木集先生志行端慤詞華敏贍當時有才子之稱後官貳尹有聲未之後故其詩以運木名

易宗涒字公申湖南湘鄉人監生候選縣丞由湖南巡撫鍾保薦舉公秉性至孝居母喪廬墓側尤邃于經所著七政六宗三江九河諸論實能貫串羣言而折衷至當與兄公仙在未郡故遺饑雲之舉

鄧士錦字太初江西南城人廩生保舉廣東瓊州府額外教授由兵部尚書甘汝來薦舉著有來園集

黃天策字一峯號香山江西信豐人生員由江西巡撫常安薦舉乾隆庚申拔貢生官教諭

閻式鑌河南祥符人孟津縣教諭由河東總督王士俊薦舉

朱超河南祥符人官睢縣教諭由河東總督王士俊薦舉

江其龍字若度江南桐城人生員由安徽巡撫趙國麟薦舉後選江寧府訓導先生與劉海峯班爲古文學得望溪先生家法詞科掌錄云若度三禮兩漢書皆有論斷注家之繆

李灝字柱文江西南豐人生員由江西巡撫常安薦舉後官永寧縣訓導著有易範同宗錄問菴堂集周暉圖煒云柱文易範同宗錄取劉歆河圖洛書相爲經緯之義合易與洪範而一之

沈彤字冠雲號果堂江南吳江人廩生由內閣學士吳家騏薦舉後議敘九品官著有周官祿田攷羣經小疏果堂雜著氣穴攷略內經本論果堂集果堂爲生弟子博究典籍精于攷據務求古人之異同以折衷至當于周官用力尤深沈文慤云果堂薦修一統志三禮書成授九品官不就以諸生終性孝友年逾成童課生徒供潔白親沒哀慟嘔血數斗三年不茹葷不內寢朝夕奠必哭遠近嘆息謂居喪者僅見卒後門人私謚文孝先生

陸祖錫字念劬浙江平湖人雍正己酉拔貢生由兵部尚書直隸總督李衛內閣學士陝西學政王蘭生交薦舉著有松鱗集念劬性敏異童年能詩文書摹褚永興騏驥入玉溪生之室

龔正江西南昌人雍正己酉拔貢生由光祿寺卿劉吳龍薦舉

顏懋倫字樂清山東曲阜人雍正己酉拔貢生由山東巡撫岳濬薦舉先生爲復聖後裔博雅能文酷嗜金石彝敦尚爵收藏甚富

邊連寶字趙珍一字肇畛直隸任邱人雍正乙卯拔貢生由兵部尚書直隸總督李衛薦舉著有隨園詩集肇畛學問淹貫爲吾鄉錢文端公所知已文端爲少司寇即以洗潛經學薦之

邵昂霄字麗寰一字子政號最甫浙江餘姚人雍正乙卯拔貢生由浙江總督程元章薦舉著有萬青樓圖編萬青樓圖編十六卷專論天文算數之術分十有四目皆援引漢晉以來天官家言及歐邏巴之說各附以己見

饒允坡字右蘇號介岡江西進賢人雍正乙卯拔貢生由福建學政周學健薦舉著有近詩代鈔介岡詩有詠菩薩詩云雨細連階積秋空覆葉深

劉五教山西臨縣人雍正乙卯拔貢生由都察院左

都御史孫嘉淦薦舉

毛一聰湖北東湖人雍正乙卯拔貢生由兵部侍郎署湖北巡撫吳應棻薦舉

李光國字定齋江南興化人拔貢生由詹事府詹事覺羅吳拜薦舉著有詠史詩

車文字彬若河南太康人拔貢生由都察院左都御史孫嘉淦薦舉詞科掌錄云彬若五經皆有論著爲井田三圖論古今溝洫之制

陳世龍湖南祁陽人拔貢生由湖南巡撫鍾保薦舉

張廷奏山西榆次人拔貢生由山西巡撫覺羅石麟薦舉詞科掌錄云石夫文才秀綺詩格蕭澹

黑璃姓葉赫覺羅氏字石夫正紅旂滿洲人歲貢生由禮部侍郎徐元夢薦舉

家居教授雅有儒風

陸桂馨字元夢號馥園江南震澤人歲貢生由江蘇學政張廷璐薦舉後官丹陽縣訓導馥園爲孝廉方正奏清薦舉著有九經辨字讀詩說理而不近腐與子白沙定山一派

陳一策字酉忱福建晉江人歲貢生由福建巡撫盧焯薦舉著有香雪齋集酉抗爲明相國洪遵曾孫遂恭桑靖襄敬父子二尚書稱名卿　本朝弟父子祀孫稱名侍從詞先以風雅倡和之盛一時宰比東南兄弟三人皆志讀書貫穿今古與弟幼牧暨薦科之薦詞科掌錄云東甫爲洪範說一篇以九疇

陸德明張參之學者也廿一史四譜五十四卷一紀元二封爵三宰執四謚法注謹堂學士序稱其體蓋出于表歷之流而變其旁行斜上者爲標目舉帝紀之要撮世家列傳識記之繁而類聚區分合于書志旁萃羣言之法其生平所致力于唐書尤深合鈔新舊之書爲二百六十卷除其重複補其漏遺最爲明備又以新書宰相世系表舛譌特甚爲訂譌十二卷附後采摭唐詩中之麗字姓解爲金粉十卷又云東甫有集二册曾攜至京師今不可得見矣其少作在雙溪唱和集中雖弟曰炳巽繹旃曰炳謙幼牧皆工詩繹旃著有補正水經

沈炳謙字幼牧號勞山浙江歸安人貢生由浙江總督程元章薦舉丙辰鴻詞之徵有兄弟並列薦牘者若湘鄉易公仙公申仁和趙谷林意林錢唐金赤泉質甫王介眉步元及東甫幼牧

詔舉經學文端薦之

劉世基字崧嶽江西贛縣人一作會昌人貢生由順天府府尹陳守創薦舉

陳黃中字和叔號介巖又號東莊江南長洲人生員由兵部尚書江蘇巡撫高其倬薦舉著有宋史稾東莊遺集錢竹汀宋史稾跋云和叔朱史稾共二百十九卷紬舊史之失間韓琦與陳升之王珪同傳蕘翁無別陳東歐陽澈與宋季一僧一道士同傳疑不于倫康保裔戰敗降契丹宦節度使事見遼史而以冠忠義杜審琦卒于天成二年而以冠外戚袁唐佐本紀既書降金而又入忠義李毅實貞固皆五代遺臣入宋未仕不應立傳姜臣傳進史彌遠嵩之而出會布與歸意合

陸枚字實君江南吳縣人生員由詹事府詹事王奕清薦舉

貫君擅雅材工詩詞名試罷歸後以歲貢入成均胡鳴玉字廷佩號吟鷗江南青浦人廩生由兵部尚書江蘇巡撫高其倬薦舉著有訂譌雜錄多取經史中字攷其音訓以訂沿襲相用之譌後以歲貢入成均詩亦清綺

葉榮棹字孝常號容齋江南青浦人廩生由兵部尚書江蘇巡撫高其倬薦舉著有紀年稾容齋詩稾

劉鳴鶴字皐聞江南陽湖人廩生由禮部侍郎江蘇學政張廷璐薦舉皐聞與文定同族沉潛經義尤精于易試罷尹文端公留至閩中後

巡撫顧琮薦舉

胡二樂江南歙縣人廩生由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陳
汪臺字抱樸一字復園浙江仁和人廩生由內閣學
士姚三辰薦舉 抱樸工吟詠家有復園花石竹木頗饒幽趣同時應舉者有倪柘坡
常相過從刻燭分題爲一時吟賞之盛等繪亭角等
詩圖名流都爲題詠詞科掌錄云抱樸婦翁湯少宰
西厓以詩名海內得
其家法絕句特工

盧存心原名琵字敬甫號玉巖浙江錢唐人廩生由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陳世倌薦舉著有白雲詩集先生
居貧力學經史百家靡不綜貫著述勞餘山立行
不苟外舅馬山公景以文章著先生深得其淵源尤
豪于詩逢興會落紙颯颯如飛晚歲以援貢入成均子
文弟歷官侍講學士能昌明家學先生有示子詩十
千五百言云外祖馬山公文章驚
在宥衣鉢無後人辦香落汝手

汪沆字師李一字西顥號槐塘浙江錢唐人生員由
浙江總督程元章薦舉著有小眠齋盤西紀遊集
沽上題襟集槐塘詩文集先生博覽載籍沈敏多才
志鴻詞報罷客天津查氏自津門歸轉客閩中新將
軍幕府爲撰瀛州八景志後復之京之武昌屢爲諸
戾上客草檄飛書倚馬立就性伉直不阿有不當意
輒拂衣而去平生好求有用之學自謂農田水利邊防
軍政沿革利病所在靡不綜貫晚年自定撰著有滬
華軒雜錄小眠齋讀書日札全閩採風錄蒙古氏族
略新安記程識小錄泉亭
琐事汪氏文獻錄諸書

孫詒年字穀仁號壽門浙江歸安人生員由浙江總
督程元章薦舉壽門爲少司空在豐之孫稟承
家學博雅多聞詩亦清婉可誦

沈冰壺字心玉號梅史浙江山陰人廩生由太僕寺
卿蔣漣薦舉著有古調自彈抗言在昔等集海史熟
能抒已見然論
議不免偏僻

周炎字西序號青瑤浙江蕭山人生員由浙江總督
程元章薦舉著有幽思草可耕堂集詞科掌錄云青
懷若不及古文刻瑤賦世溫茂淵
厲精粹似孫可之

陳繩字騤季又字柳季福建閩縣人生員由福建巡撫盧焯薦舉

陳繼善字敬堂福建閩縣人生員由福建巡撫盧焯

薦舉

方鶴鳴福建晉江人廩生由福建巡撫盧偉薦舉

王元芳福建晉江人生員由福建巡撫盧偉薦舉

陳大炎福建龍巖人廩生由福建巡撫盧偉薦舉

傅涵字聖涯江西臨川人廩生由戶部侍郎李紱薦舉著有新橋集

張錦傳字輿煒江西臨川人生員由江西巡撫常安薦舉與煒性質直學問淹通已已江西巡撫阿公思哈復以經學保薦

廖理江西南城人廩生由江西巡撫常安薦舉

陳洪淡江西高安人廩生由刑部侍郎王紘薦舉

盛樂字水賓號劒山江西武寧人生員由刑部侍郎王紘薦舉著有劒山為教授際斯季子與兄劒山集謨鏡並以詩文名人稱三盧先生

王紘薦舉著有劒山集

西巡撫史貽直薦舉

秦涇字幼湜陝西邠陽人生員由陝西巡撫碩色薦舉詞科餘話云幼湜年五十餘古詩揆老疏硬似其為人攜其子詒謀徒步二千里入京卧病客館不堪其苦同人醵金資之去

周汝舟字道夫江南吳江人監生由順天府尹閻學士吳家駟薦舉著有悅汀詩稾道夫為明太僕忠毅公宗建元孫明經龍藻子稾承家學具有根柢陳受之松陵詩話云本朝鴻詞一科為千古曠典而吾邑人材特盛康熙中徵舉鴻博邑中如沈冠雲王載翰苑乾隆元年揚歧耕石吳萬長陸元輅周道夫或祖述風騷或湛深經術雖遇不逮涵徐而學問文章今人亦未可薄也

張範字勤旃江南華亭人監生由衍聖公薦舉

葉承點字子異江南奉賢人監生由刑部侍郎勵宗萬薦舉

錢斌江南太倉人監生由湖南巡撫鍾保薦舉

吳溶江南陽湖人監生由工部侍郎王鈞薦舉

劉師翔江南寶應人監生由兵部侍郎署江蘇巡撫顧琮薦舉

任瑗字恕庵號東澗江南山陽人監生由兵部尚書兩江總督趙宏恩薦舉著有纂注朱子文類論語中

陳世賢湖南祁陽人生員由湖南巡撫鍾保薦舉

解名章陝西韓城人廩生由陝西巡撫碩色薦舉

田荃字荃生陝西富平人廩生由戶部尚書總理陝

庸困知錄易學象數傳心錄太極圖說析疑通書測
讀經管見小泉筆記困學恐聞正經說傳習錄辨知
言劄記讀史衡說史記論文史記筆譚六溪山房文
稾小泉集六有軒存稾詩漫鈔東澗系出先賢任城
世之務嘗佐父延平公平順昌寇典舉淮安水利俱
有成效年八十餘方遘疾猶對客談論譚以淮陽水患
爲憂閱三日河大溢其
識見議論有過人者

趙信字意林浙江仁和人監生由通政司使趙之垣
薦舉著有醢略秀硯齋吟稾詞科掌錄云意林與
段梧生湖南長寧人監生由湖南巡撫鍾保薦舉
王元湖南華容人監生由湖南巡撫鍾保薦舉
南昌齡字念貽湖北蘄水人監生由兵部待郎署湖
北巡撫吳應棻薦舉 念貽見聞博贍詩格傷上
許儒龍字士元四川鄰縣人廩生由四川巡撫楊懿
薦舉
張庚字浦山號瓜田逸史晚又號彌伽居士浙江秀
水人布衣由翰林院檢討湖北學政蔣蔚薦舉著有
五經臆通鑑綱目釋地糾繆補注畫徵錄續錄蜀南
紀行略短槳瑣記強恕齋詩文集瓜田詞 先生家素
貧少孤事

方望溪文集云雍正八年議開博學鴻詞科
詔閣部院司府寺三品以上暨直省督撫學臣舉學
與行兼者諸公多叩余以所舉余應之曰稱此
者實難而辨所應舉則易夫行必有迹學與詞
尤藴之外禀而與衆其之者非若德蘊于心或
深潛而不易識也然必鄉國莫不知天下莫不
聞然後舉者無怍在人不疑是則匪易耳

詞科掌錄云

明詔既下首訖凡四年合內外所舉凡二百六十七
人重薦者六人

錢撝石詩集注云乾隆丙辰
詔舉博學鴻詞先後舉者二百六十七人滿洲五漢
軍二直隸三奉天一江蘇七十八安徽十九浙
江六十八江西三十六湖北六湖南十三福建
十二河南五山東四山西三廣東六陝西四四
川一雲南一

詞科餘話云前已未時四布衣名動
天子今時所舉亦有布衣四人南豐趙寧靜余未知
體仁閣下
上以雪後特
命保和殿考試題皆
御筆硃書試卷進呈
欽定甲乙等十有五人十月五日
養心殿引
欽賜日知薈說各一帙
見授職有差
夏醴谷半舫齋詩注云自康熙己未試博學鴻
詞距今垂六十載時與試者月給膏火費故事

見

天顏温霽奬厲有加是日同授職翰林有差

詞科餘話云華亭張司寇照時失職閒居奉

命書十五人試卷

隱拙齋文鈔云制舉之行昉于漢而以名其科

則昉于唐唐書選舉志稱天子自詔者曰制舉

所以待非常之才是也顧唐時制舉其名隨時

更易所謂博學鴻詞者開元中嘗舉之與賢良

方正直言極諫博通墳典詞藻宏麗才識兼茂

諸目俱稱制科宋世猶沿其法而專以博學鴻

詞名科則自紹興中始得人之盛前史亦班班

可稽我

朝文教昌明超越往古康熙己未

聖祖仁皇帝特開是科擢五十人入翰林時稱極盛

又五十餘年

世宗憲皇帝復詔中外大臣悉心蒐訪薦于

朝廷今

天子御極多士雲集

闕下乃以乾隆丙辰九月試于

保和殿拔十五人明年秋續試其後至者拔四人俱

置詞館蓋曠世之典非唐宋時間歲一舉士子

先期投牒有司臨時奏名者可同日而語也延

芳學殖弁陋佹獲廁名嘗攷前代有諱行錄同

歲名諸書即今春秋二試所編齒錄也略仿其

例首登

詔旨次錄試題及甲乙等第後列同籍諸君之姓氏

里居世系舉止而詳書之合為一集名曰詞科

同年錄夫科名之重重以人也漢自晁董以還

其可竝者曾不數人唐宋中制科者尤衆至今

赫赫在人耳目

國朝己未科有湯文正之正己化物李天生之孝誼

純備喬石林之正言去國施愚山之學行醇雅

毛西河朱竹垞徐花隱之問學淹洽汪鈍翁陳

迦陵潘稼堂李石臺之才藻炳煥之數公者實

堪追配古人故足重也預是科者可不思共勉

以荅知遇哉

先從祖敬堂隨筆云乾隆元年薦舉諸公到京已百餘人月給銀四兩御史吳元安奏准分二場考試首場經史發難覘其抱負越日次場詩賦論應制觀其詞藻並准給燭九月廿六日保和殿考試一百七十六員廿八日二場閱卷爲鄂張兩相國邵少宰基十月初三日奏名欽取一等五人授編修二等十人由科甲出身授檢

討未中舉人者庶吉士初五日引見初六日授職二年七月十一日續考方天游等二十六人閱卷者張文和廷玉孫文定嘉淦中元日奏名欽取一等一名二等三名本日授職詔不必引見次年散館楊度汪改知縣程恂改知州陳士璠改主事齊召南授檢討汪廷珍授編修汪士鋐授

鶴徵後錄跋

自康熙己未徧徵鴻博越五十八年爲乾隆丙辰高宗純皇帝再開制科所以紹聖祖仁皇帝之武而繼世宗憲皇帝之志也人才蔚起媲美于前薦舉至二百六十七人之多于時沈茉園有詞科同年錄載其世系舉止而杭堇浦詞科掌錄略而不備橋李李富孫先生病之復爲鶴徵後錄以續前書顧其所采摭詩詞多而事實少且于西成楊園不知其姓于閒元晨李清藻俞鴻德諸人不知其字于朱厚章蔣亭不知其在長洲在崑山余故茭其繁蕪而就所見者補綴一二夫士之得薦斯薦者大抵皆具經緯非常之略抱沈博絶麗之才在中選十五人既彪炳士林矣其他散處江湖偃蹇以歿亦未嘗不冀聲施後世是編成于嘉慶丁卯去乾隆丙辰僅七十一年耳而姓氏里居已有不可復識者又況數百年以後苟無斯錄誰復憶其仿佛邪辛丑冬日吳江沈楙惠識

秦雲擷英

長沙葉氏列

踐侍讀長明秦雲擷英小譜一卷皆乾隆時秦中諸伶小傳中雖雜入曹宮允仁虎錢明經坫兩篇其主名固仍屬於侍讀也諸先生激揚秦俗託興榛苓凡秦伶一技一長無不頼其噓拂然於聲色藝三者之外本不能別有見長乃每推論題外之文不惜連篇累牘如因小惠工唱而泛及樂律五聲此雖于劇曲偶有牽連已不免于詞費若三寿傳中因其跋涉關山詳述所歷荒徼險要此則喧賓奪主於文體尤屬支離至所論崑曲弋陽海鹽安徽梆腔湖廣襄陽陝西秦腔流別異同亦信手臚陳未之分辨不知崑山弋陽同爲金元北曲變體唱雖不同其戲文腳本則

同非若湖廣陝西其戲文爲七字句或十字句者三字一句一字一句者二句四句合爲十字流而爲今之京二黃梆子腔也此等腳本始於明之王魁二者之中唱各不同故所用之樂器亦不同二黃絃索之外雜以鑼鼓梆子絃索之外全用擊筑猶之崑山弋陽亦因唱不同而樂器不同崑山用笛板弋陽用鐘鼓也今南方通行弋陽腔謂之高腔不用鑼鼓改用鑼鼓蓋取其便也侍讀自詡知音於南北戲文源流全未深考殆當時迷于色藝固未嘗一檢視其腳本耳戲文腳本之不知乃斷斷談律呂辨宮商豈不繆哉夫崑曲雍和爲太平之象秦聲激越多殺伐之聲北曲惟見董解元西廂已不知其演唱之法又有關公單刀會昭君和番二劇單刀會僅寄存於弋陽腔中和番

勁敵論者謂聲音之道與世運相轉移漢謂之奪崑腔爲文化將退之漸秦聲之勝漢謂爲人心不靜之機當乾隆盛時兩川用兵秦中地當孔道兵禍之困苦將士之喪亡西北一隅皆殺氣所蒙鼙而其時南人宦遊斯土者相率金迷紙醉沈溺于北鄙之音是殆氣機所感動莫知其然而然光宣季年京朝官酷喜秦聲幾如侍讀之阿好不數年革除事起九鼎遂遷季札觀樂而歎德衰師曠歌風而知聲死世運之隆替胥於聲樂兆其端侍讀此書比之稗官小說猶有可觀錄而存之亦足見人情好尚異同於國家治亂興衰實有隱相維繫之道矣歲在彊圉大荒落孟

秦雲擷英小譜序

村連韋曲地本繁華路入秦川人工綺麗南樓上日已多陶寫之歡北府高才更作嬉遊之會感越鄉於菲鳥豔集梨園甄妙伎於秦青名高菊部雨牀絲竹過雲停玉女之盆五夜燈毬醉月上銅仙之掌沈隱侯腰肢瘦減不妨自訟分桃張謝椽婉孌良深宵惜微吟攬袴酒醪香濃而後第厥聲容風迴雪舞之餘科其標格如分花譜天彭固冠羣芳譬志泉經康谷奚殊上品錢諸梨棗足媲潛夫供奉之篇刻以茗華差同甫里小名之錄賦督郵之邃未礙談經間迦葉之琴何嫌學道羨此日君能好事鍾情各擅三英倘他時我續前遊選勝應須四美蘭泉王衲

題詞

萬千紅紫古長安到眼芳菲著意看韋杜名花都賞遍風流何似素心蘭 琪兒本名素

玉顏憔悴向秋風鏡裏看花色相空料得西泠春寂寞海棠染作淚痕紅 色子于夏四月自秦之浙欲依孫方伯西林先生冷西翁謝世不知流落何處矣

鍾呂箏琵雜賞音風懷跌蕩寄高吟 讀謂嚴侍讀道甫眼中尤有銷魂種潭水桃花深復深 祥麟

玉山筵上正逢春記得花開白似銀 銀花經巖之莫折柔枝移別院應須留伴苦唫身 謂錢明

十載簪毫侍從臣偶因攬勝入西秦 謂曹侍讀渭庵思王才跨應劉讓剩有閒情賦洛神 三壽

聞說涼州更隴州如何踪跡漫淹留 寄兒文園正抱相如渴誰解琴心一片幽 謂琅琊丞子

銀漢迢遙路正賒佳期渺渺悵何涯幽庭添得新秋意閒煞牽牛一樹花 喜兒舊名牛兒

渭河北去舊知名一曲霓裳四座傾西地梨園三十六與郎細細辨秦聲 小惠兒

神仙偶現動離情苦恨匆匆唱渭城誰道人間忽天上佛幢蘭若證三生 竹林爲秋帆先生家歌兒余于丙申秋湔還竹林同素兒色子祥麟相送青門外戊戌夏復至節署已下世

珠郎壁郎合作歌含情含笑弄迴波可憐惜別江南客秋雨秋風柰爾何

吳江徐晉亭元九

憲是文人俠是仙傾城不獨擅婵娟玉郎解道風流甚何
處相逢不可憐

一卷新編寫別情新從秦嶺覓雲英燈昏讀罷人何處正
打譙樓第四更

秦雲擷英小譜

色目

祥麟

三壽

銀花

小惠寶兒 喜兒

頂兒

色子

金隊子雙兒拴兒太平兒 四兩 豌豆花

祥麟

中生祥麟者小字狗兒居渭南故農家子狀妍媚而性譎黠不爲父母所悅會關中饑將食他郡以祥麟寄鄰家鄰人責以治地怠則鞭撻之不能堪乘間乃逃入藍田山復越秦嶺而西晝食芦木夜就巖厂棲其身凡數月時方煽暑入山益深一日坐崇阜下窺洞穴林蘿蔽之入其中假寐須臾黑煙歘入如火燎毛髮有聲亟穿穴出有巨蟒如甕益不見其首尾捽洞外毒霧霧之高三丈許驚仆地墮土穴中醒後自視身首黝黑如漆就山中乞食藍呼噪指爲鬼物以刃梃毆逐之自分必死亡何見灌莽中有物若

栲栳狀方飢甚剖食之漿白如乳數日後覺體中癢癢不可耐就溪澗浴膚理忽蟬蛻而貌轉靡嫚嫩于前祥麟故習秦聲出山後由漢中渡江南至武昌其地有胡妲者藝頗精求其指示欲藉以假食不肯授轉喈同輩揶揄之憤棄去備于金彈兒家金彈兒漢陽名倡也祥麟事之見其一顰一笑一舉止一飲食寢寐明姿冶態備極諸好居一載喜曰吾得之矣復請奏技觀者盡傾如壯悔堂所傳馬伶演鳴鳳記故事也又數月夜宿旅店忽有白刃自牖飛揕其首亟避出視之即胡妲也知其地不可居即日返渭南方祥麟始去也年十六又四載歸入室後仗母尚在亡有云見之山西者復棄家渡河由蒲州售技至太原訪之

不余欺也因其請特爲之表著復附陳其平時所歷歸之

時戊戌春六十四日

三壽

嘉定　曹仁虎習菴

余引寓青門於丁酉七月遇三壽於田商山太守署中時始學爲秦聲見人悚恐不敢前初未之異也明年二月復于宋愼亭臬使座上見之是時年十六矣不施脂粉而天然妍媚迥異曩昔少頃登場曼聲徐引四座盡傾余稍稍心動三壽亦於稠人中數目余然實未接一言也逾月中丞節署演劇三壽與焉始造余齋與之談楚楚可聽因得悉其出身始末三壽本趙姓四川綿州德陽人世居縣北之黃甘堰爲農家子數歲而孤其母挈以轉適人而所適

之家仍酷貧三壽有兄在成都爲綾戶傭乃走會城依其兄以居值年飢復不能其存活有咸陽張姓者負販至川見其媚秀乞爲假子張由邛州西走打箭爐復自打箭爐回將取道秦棧以歸三壽年十四徒步從之蠶叢鳥道奇險萬狀路經天全州西之馬鞍山山外爲三十種生番界時方初春積雪亘天白光炯炯射人眸子不可正視三壽踽踽敗屣延緣絕壁間罡風吹之翕然時欲下墮不自知足之何以運而身之何以前也所過鐵索橋二十餘道皆下俯不測之淵始則臨崖瑟縮不敢措趾既而自思一身如葉隨風飄蕩賦命窮薄不如無生頓覺無有恐怖緣空疾走如履平地矣三壽貌孱弱如女子不能勝衣見者初

不料其足繭萬山曾從旄牛徼外跋涉而來也三壽既留秦顧時時念其母不置私積半載所蓄得白金二十兩不以告人有覺之者謂其將以供遊蕩資也會郭太守耐軒由蜀中轉調陝西候補一日置酒延客三壽乘閒長跽乞以書寄其母而所蓄之白金在焉郭君憐其誠笑而許之爲函致其家同業者多爲三壽危曰汝師及汝假父方利汝金知汝以金寄歸行將毒汝三壽曰自吾離家後吾母謂吾轉于溝壑久矣今幸尚存何可不使吾母知也殆其天性有過人者耶三壽每至余齋依依不舍去捧書拂紙執役如僮僕狀偶酬以金輒辭問所欲則曰吾母在德陽而吾隨人至此欲歸既不能習爲伶黃非願也且人方以

吾漁利而又虐以求之吾何以堪計可脫吾于苦海者惟兄以居值年飢復不能其存活有咸陽張姓者負販至川見其媚秀乞爲假子張由邛州西走打箭爐復自打箭爐回將取道秦棧以歸三壽年十四徒步從之蠶叢鳥道奇險萬狀路經天全州西之馬鞍山山外爲三十種生番界時方初春積雪亘天白光炯炯射人眸子不可正視三壽踽踽敗屣延緣絕壁間罡風吹之翕然時欲下墮不自知足之何以運而身之何以前也所過鐵索橋二十餘道皆下俯不測之淵始則臨崖瑟縮不敢措趾既而自思一身如葉隨風飄蕩賦命窮薄不如無生頓覺無有恐怖緣空疾走如履平地矣三壽貌孱弱如女子不能勝衣見者初

銀花

嘉定錢　坫獻之

銀花姓張氏隴西人家貧父母早喪年十二咸陽張某鬻爲假子將往成都挈以西南行時乾隆三十六年也銀花性蕩逸工弦索張亦習秦聲時方用兵金川張以其地人衆可漁利因居奇爲乾沒計并市金珠盛服飾銀花以爲餌貪緣附東南兩路大營比至眾果悅之流轉軍中五載而後得歸余再至西安之明年戊戌三月偶與嚴冬友侍讀觀劇節署有演琴操春遊事者舉止嫻雅意嘗之喚以來言訥訥若不出口翼日復來謁則履服襤褸然異之衣不受詢之冬友笑謂余曰此子蓋隨某統軍來者問其在宜喜時居區脫中輒傳粉施小朱衣錦襦纓絡承之辮髮雙委地綴以明珠貫鏤金約腕累數十每營門月落譙斗無聲則延緣鹿角奏蠻中歌曲雜箏杷音調淒婉聞者泣下軍中比之唐時李可久云余驕勿信因詢以彼中地域自宜喜以東至達爾圖當噶山北至日旁山根底凡山梁碉卡所設險要按圖皆合并云其地山皆峭壁須架木屑

累而土更上復于巖罅中置木土人謂之擧柵但每一壁必高數百仞稍頓足卽墮地死或下積冰雪則三四人抱臂坐頂上乘勢疾馳如順灘之舟頃刻數十里月必一再遇視秦中棧道奇險百倍當時行止不得自主今追憶猶若憺之其去南路皆嶺也以三十八年六月七日先期出故不及難銀花言軍中每食麵斤錢千食傅傅一錢百布粟黃金帛賤所有什物皆隨手散落張復先棄之歸故卒至無聊賴丙申正喝喇伊破統軍先潞布行從至秦戒曰汝義父在可訊此此銀花所由至西安也銀花貌不過中人恂恂有儒士風不意所歷奇崛若此士人守專室執槁窮呻吟窮思幽窗鉤心險仄自謂于世無不可知得銀花之說又渺若河漢矣因泚筆付之

嚴長明

小惠寶兒　喜兒

曲部中以聲擅長者曰小惠秦中各州郡皆能聲其流別凡兩派渭河以南尤著名者三曰渭南曰鹽屋曰醴泉渭河以北尤著名者一曰大荔小惠大荔人也余稅駕周南留滯中丞節署時王夢樓太守莊虛葊明經畢竹嶼部郎竹濤郡丞杜防如朱秋崖王丹叅張止原諸上舍咸在焉諸君子生長吳越習聽崑曲余于南北九宮亦稍諳尺度按部選聲無閒昕夕然偶值燕會坐有秦聲則相與引避頗苦回面若將脫而去之一日者小集田商山太守署商山久官隴右耳熟秦聲引余其欣賞之余以苦顫眴辭小

引導之其遺意也院本之後演而爲曼綽索曼綽流于南部一變爲弋陽腔再變爲海鹽腔至明萬曆後梁伯龍魏良輔出始變爲崑山腔絃索流于北部安徽人歌之爲樅陽腔（今名石牌腔俗名吹腔）湖廣人歌之爲秦腔秦腔自唐宋元明以來陽腔（今謂之湖廣腔）陝西人歌之爲秦腔（今名高腔俗稱京腔在京師者稱京腔）音皆如此後復聞以絃索至于燕京及齊晉中州音雖遞改不過卽本土所近者少變之是秦聲與崑曲體固同也至言其用四聲同也二十八調同也聲之中有音喉齶舌齒脣是也調之中有節高下平側緩急豔曼停腔過板是也板之中有起有要有底眼之中有正有側聲平緩則三眼一板惟高腔七眼一板聲急側則一眼一板又無不同也其中

微有不同者崑曲佐以竹秦聲閒以絲然樂器中九調自乙調正宮六字凡字小宮尺字上字諸調絲與竹皆同也秦聲所以去竹者以秦多肉聲竹不如肉故去笙遂但用絃索也崑曲止有緯板秦聲兼用竹木（俗稱梆子竹用所以用竹木者以秦多商聲詩舍神霧商主斷割郾鄲緯五經析疑）故用以象柝（樂記鄭注柝楬也）楬（楬也釋名）且也商聲駛烈（元覽）緯板聲沉細僅堪用以定喉也昔唐明皇與太眞按樂清元小殿所用樂器凡七憲王玉笛李龜年觱篥而外上羯鼓妃子枇杷馬仙期方響張野狐箜篌賀懷智拍板手操實居其五可知秦中用以節聲者唐時已若是矧玉笛與觱篥崑曲亦在所不用哉至于九調崑曲止用七調無四合也七調中乙調最高惟十番用之上字調亦不嘗用其實止五調耳若正宮音屬黃鍾爲主之主乃自有崑曲二百餘年惟蘇崑生發口卽中中聲畢生所謂皆正宮調嗣響者婁江顧子惠施雲章二人耳近日歌崑曲者甫入正宮卽犯他調犯入他調亦非中聲至秦中則人人出口皆音中黃鍾調入正宮而所謂正宮者又非大聲疾呼滿堂滿室之說也其擅場在直起直落又復宛轉關生犯入別調仍蹈宮音（如歌商調則入商之宮歌羽調則入羽之宮）樂經旋相爲宮之義非此不足以發明之所以然者絃索勝笙笛兼用四合變宮變徵皆具以故卽律傳聲上如抗下如墜曲如折止如矩中鉤累累乎端若貫珠斯則秦聲之所有而崑曲之所無也昔周有韓娥秦有薛談秦青漢有虞公李延年唐有方等女郎三寶等在昔相傳樂王曲聖莘莘蓁蓁然皆秦人非吳人也至于英鼓腹洋洋盈耳激流波遶梁塵聲振林木響遏行雲風雲爲之變色星辰爲之失度又皆秦聲非崑曲也若夫調中有句句中有字字中有音音中有態小語大笑應節無端手無廢音足不徒蹈神明變化妙處不傳則音而兼容在秦聲中固當復進一解又無論崑曲矣彼哉耳食之徒竊附賞音曰聽崑曲亦未知崑曲所善者何在況能別崑曲所不善者何在乎言未既夢樓虛葊諸君動色曰止請歌秦聲子是次日復令小惠奏技諸君咸曰冬友洵知言者誠不我欺自是凡璀集皆命秦中樂伎而與崑曲漸疎遠矣繼而錢竹初大令自毘陵來公燕環香堂聽小惠歌甫入耳卽笑拍余肩曰此霓裳羽衣遺響也又一載曹習庵宮允錢獻之明經相繼至習庵獻之初聽尙格格不相入不數日亦拊掌稱善是知聲音之道不惟善聽亦以其善感也小惠姓樊氏名雲官其同部中有寶兒者長沙人家于盬屋其次有喜兒（一名小回）長安人皆工同州腔（大荔卽大荔腔也）與小惠埒惟是同州腔有平側二調寶兒多側調不能高其弊也恐流爲小唱喜兒多平調不能下其弊也恐流爲彈詞則又審音者不可不知然較他部中所歌固已倜乎遠矣

瓊兒

嚴長明

曲部中以色擅長者曰瑣兒余幼耽冶習中歲薄遊吳越
維揚十餘載訪豔徵歌殆無虛日然究不知巃古所稱映
珠冠玉乘羊車執麈尾者果何如其人也及年逾中陰精
膽銷鑠愛流已涸情網不萌比歲遊秦益增罔洵稱貞縮
屋春非我春開有契好以顧曲相邀者則以陳思王語婉
謝之曰予願清虛未暇此遊也一日者偶與夢樓太守飲
飾署之四來堂頗酒之暇俟舉杯相屬曰足下以解脫因
緣劇除結習誠善變矣然此間曲部中有三絕亦不可不
知也叩之曰有祥麟者以擘撥絕技也小惠者以聲音擅
絕唱也瑣兒者以姿首擅絕色也余以夢樓斯道總持所

言應不謬姑聽之請先觀瑣兒是時方用兵西徼秦中當
兩川孔道輶軒絡繹譙會頻煩須瑣兒來往承直其閒以
故數月中卒不得一見又一日中丞偶邀觀劇郎瑣兒所
領曲部也諄命之務期其來余私心喜至日辨明起盛服
以待比日午不至問之則戟轅將士方擁之相酬酢也又
數刻不至則蓮幕友人方磋之道契闊也余薄怒謂來告
者曰此子固天上人耶余塵土友請弗敢見少頃登場亦
以病辭不復出逾半載秋氣寖深余方苦寥泬蹋步牆東
候畢上舍道先偕一少年姍然至止驚視之神姿高澈如

瓊樹瑤林出風塵外因亟前撿袂相語曰子其瑣兒耶曰
然曰胡爲來者乃踧而請曰君與盬厓令相善乎曰故交
也曰余固盬厓農家子姓桃名朱有小弱弟父母以食貧
故鬻村中某爲子聞近以奴畜之心不忍欲訹前所得十
倍償之但事已十載餘必得縣令一言而後可余曰此友
愛事也適徐元九文學至因致語未幾札來曰其弟已在
可親領之瑣兒固是還盬厓時方九日車騎入城閒雅甚
都城中羣瞰觀之或數十人至數百人遮馬首不得前比
入署人益眾擁門外漸及堂廡如堵牆不能復出盬厓令
憂之亟遣壯丁十餘輩以兵衛送去城三十里至黑水峪
始得還其家瑣兒性故恬憺雖習處聲靡非所樂歸後頗
鄉村曰與農人共事力作然容色之皎麗服色之鮮華田

中刈穫時兩臂金玉腕閒尚舊至數十串鄉里咸訝之曰
往觀漸至鄰近數十村落轉相告語壺漿簞食不勝煩苦
再入關詢及瑣兒時方膺消渴疾呼之至則神益形茹似
不任乎羅綺雖靜好有餘而朕麗亦少減矣顧數數省顧
余亡何有某冬烘者詣余齋見之曰此五行傳中所爲人
妖也胡爲至于此余笑應之曰君政坐讀五行傳不熟耳
志曰五事一曰貌貌之不恭厥咎爲金沴木木歲星也歲
不登民多被刑或容貌醜惡西素于義爲金金水相生木
氣條達蔵序厲豐於人亦多嫵好固其理也莊生不云乎
貌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吸風
飲露使物不疵癘而五穀熟其在斯人歟其在斯人歟某
也曰余固盬厓農家子姓桃名朱有小弱弟父母以食貧
間之乃匿笑而去

色予姓岳名森玉長安人以小字行藝少不及祥麟聲少不及小惠色少不及瑣兒而能衆有諸人之勝曲部中之劉眞長也以故名噪一時所至咸欲下交之不數年庶厚貲爲富家子色子固與三壽同部因三壽往往過余齋通款洽如平生歡一日來過神色悽惋曰余將與公別耶以故則隨莊虛巷詣某大藩也余曰某大藩余同年友淸介素著未聞與子周旋莊公賦性妍華然近於積習頗事屏除恐于子事未能大有濟也色子泫然曰如公所言固人情之常必鴈柂而後爲歡挂冠而後爲密者也豈知天下相感固有在語言形跡之外者非我解人莫之能識也時已

吾鄉潘之恆有秦淮劇品豔品諸作祖唐人小名錄元人意其妄言亦姑妄聽之未幾其所領部至節將演劇色子不與呼三壽詢則已隨虛巷南出關三日矣

金隃子雙兒拴兒秋大平兒豌豆花　四兩　嚴長明

西安樂部著名者凡三十六最先者曰保符班保符班有太平兒姓宋名子文色藝素佳余至關內時以年長不復登場小惠瑣兒寶兒喜兒皆隸江東班雙賽班故晚出稱雙養者謂所長出保符江東上也後以祥麟色子至又稱雙才班南如三壽字友泉銀花義兒弟來最後亦同在此部及色子赴浙中衆又戲呼南如爲賽色子云惟是色藝難兼性行各異余初至時有四兩去者臨潼人色差遜于瑣兒後又有豌豆花者三原人聲差遜於小惠至藝均可步祥麟後塵二子酉會城惜皆不久去金隃子者姓劉氏體泉人雙兒者姓白氏咸陽人所隸名錦繡班小有色藝然固涇陽曲部也以余輩賞之遂留西安不復歸又拴兒居富平某部署中賈拜三上舍常稱之後莊虛巷署令時挈以至西安數子皆一時之選也昔潘之恆金陵妓品有前輩風高閉門未面遠遊他適三等則此外當復大有人焉然而繁華流蕩君子弗欽余雖雅志閑情亦在所不敢詩已

花以次至逞者當筵奏技例有纏頭之贈一日三予乘閒請曰某等賤質荷君子知辱贈多矣然一朝之惠也偷破格寵以一言則賜在畢生矣習庵獻之並嘉其意即席揮毫付之次日諸子復牽連以請未能峻卻醉墨離披漸亦不復省記矣未幾蘭泉前輩札至云於都中見梓本豔其事以弁語來叩之諸子則以索觀者衆苦于錄副付鏤木家以傳不知何緣流轉至京師也昔香山有贈妓阿軟詩云綠水紅蓮一朵開千花百草無顏色既而忘之元九見於通州壁上錄以寄省因復賦曰偶助笑歌嘲阿軟可知傳誦到通州此長安舊事也頗相類因具委曲於後異日樂苑中必有侈爲佳話如滎陽氏書者是歲秋分日秦中

寶臣殿長男

此冬友先生由關中南歸檢贈先大父者護面題字爲先生親筆書咸豐癸丑粵寇陷金陵廬舍圖書同歸一炬此本以伯兄宦留攜入行篋中幸未罹劫友人擬以活字排印行世亦此書續命湯也光緒乙亥花朝祖志漫記德輝按祖志者錢唐袁翔甫也爲隨園先生第三孫流寓上海

秦雲撫典小譜

村蓮韋曲地本繁華路入秦川人工綺麗南樓上日已多陶寫之歡北府高才更作嬉遊之會感越鄉於莊鳥豔集梨園甄妙伎于秦青名高菊部雨牀絲竹遏雲停玉女之盆五夜燈毬醉月上銅仙之掌沈隱侯腰肢漸減不妨白訟分桃張敞鬢絲變甚深寧惜敬吟攬袴酒醞香濃而後飽客風迴雪舞之餘科其標格如分花諧天彭圃冠羣芳擘志泉經康谷奚殊上品錢諸梨棗足媲潛夫供奉之篇刻以茗華差同甫里小名之錄賦脊鄍之篋未礙談經間迎葉之琴何嫌學道羨此日君能好事鍾情各擅三英倘他時我續前遊選勝應須四美商泉王昶

色目
祥麟
三壽
銀花
小惠寶兒 喜兒
瑣兒
色子
金隊子雙兒拴兒 太平兒 四面豌豆花

祥麟

卬生祥麟者小字狗兒居渭南故農家子狀妍媚而性譎摯不為父母所悅會關中饑將食他郡以祥麟寄隣家鄰人責以治地怠則鞭撻之不能堪乘間乃逃入藍田山復越秦嶺而西晝食卉木夜就巖厂栖其身凡數月時方熇暑入山益深一日坐崇阜下窺洞穴林蘿蔽之入其中假寐須臾黑烟欻入如火燎毛髮有聲亟穿穴出有巨蟒如甕盛盖不見其首尾捽

洞外毒霧冪之高三丈許驚仆地壅土室中醒後自視身首黝黑如漆就山中乞食羣呼噪指為鬼物以刃擬毆逐之自分必死亡何見灌莽中有物若栲栳狀方飢甚剖食之漿白如乳數日後覺體中瘵癢不可奈就溪澗浴肩理忽蟬蛻而貌轉靡嫚嫩于前祥麟故習秦聲出山後由漢中渡江南至武昌其地有胡妲者藝頗精求其指示欲藉以假食不肯授轉嗤同輩抑揄之憤棄去傭于金彈兒家金彈兒漢陽名倡也祥麟事之見其一舉止一飲食寤寐

明裘吾態備極諸好居一載喜曰吾得之矣復請奏技觀者盡傾如壯悔堂所傳馬伶演鳴鳳記故事也又數月夜宿旅店忽有白刃自牖飛揕其首亟避出視之卽胡妲也知其地不可居卽日返渭南方祥麟始去也年十六又四載歸入室後父母尚在亡有云見之山西者復棄家渡河由蒲州售技至太原訪之十日者演劇于沈竹坪觀察署傔從列侍中有老叟似其父時方登場瞥眼不覺失聲詢其故令相識認果然其母亦在署聞亟趨出抱持之各相視慟不能

起座中皆泣下觀察感動厚贈之令與俱歸返舊居置田五十畝於滍河川原上將事親以終其身焉乾隆乙未歲余客長安蘇顯之前輩自太原來與祥麟習道其尋親事特詳余為之心動物色之時年已二十餘容貌中人耳然至逢場角技觀者盡傾如壯悔堂所傳馬伶演鳴鳳記故事也又數月夜宿旅店忽有白刃自牖飛揕其首亟避出視之卽胡妲也知其地不可居卽日返渭南方祥麟始去也年十六又四載歸入室後父母尚在亡有云見之山西者復棄家渡河由蒲州售技至太原訪之十日者演劇于沈竹坪觀察署傔從列侍中有老叟似其父時方登場瞥眼不覺失聲詢其故令相識認果然其母亦在署聞亟趨出抱持之各相視慟不能起座中皆泣下觀察感動厚贈之令與俱歸返舊居置田五十畝於滍河川原上將事親以終其身焉乾隆乙未歲余客長安蘇顯之前輩自太原來與祥麟習道其尋親事特詳余為之心動物色之時年已二十餘容貌中人耳然至逢場角技觀者盡傾如壯悔堂所傳馬伶演鳴鳳記故事也又數月夜宿旅店忽有白刃自牖飛揕其首亟避出視之卽胡妲也知其地不可居卽日返渭南方祥麟始去也年十六又四載歸入室後父母尚在亡有云見之山西者復棄家渡河由蒲州售技至太原訪之十日者演劇于沈竹坪觀察署傔從列侍中有老叟似其父時方登場瞥眼不覺失聲詢其故令相識認果然其母亦在署聞亟趨出抱持之各相視慟不能起座中皆泣下觀察感動厚贈之令與俱歸返舊居置田五十畝於滍河川原上將事親以終其身焉乾隆乙未歲余客長安蘇顯之前輩自太原來與祥麟習道其尋親事特詳余為之心動物色之時年已二十餘容貌中人耳然至逢場角技觀者盡傾如壯悔堂所傳馬伶演鳴鳳記故事也又數月夜宿旅店忽有白刃自牖飛揕其首亟避出視之卽胡妲也知其地不可居卽日返渭南方祥麟始去也年十六又四載歸入室後父母尚在亡有云見之山西者復棄家渡河由蒲州售技至太原訪之十日者演劇于沈竹坪觀察署傔從列侍中有老叟似其父時方登場瞥眼不覺失聲詢其故令相識認果然其母亦在署聞亟趨出抱持之各相視慟不能起座中皆泣下觀察感動厚贈之令與俱歸返舊居置田五十畝於滍河川原上將事親以終其身焉乾隆乙未歲余客長安蘇顯之前輩自太原來與祥麟習道其尋親事特詳余為之心動物色之時年已二十餘容貌中人耳然至逢場角技觀者盡傾如壯悔堂所傳馬伶演鳴鳳記故事也又數月夜宿旅店忽有白刃自牖飛揕其首亟避出視之卽胡妲也知其地不可居卽日返渭南方祥麟始去也年十六又四載歸入室後父母尚在亡有云見之山西者復棄家渡河由蒲州售技至太原訪之十日者演劇于沈竹坪觀察署傔從列侍中有老叟似其父時方登場瞥眼不覺失聲詢其故令相識認果然其母亦在署聞亟趨出抱持之各相視慟不能起座中皆泣下觀察感動厚贈之令與俱歸返舊居置田五十畝於滍河川原上將事親以終其身焉乾隆乙未歲余客長安蘇顯之前輩自太原來與祥麟習道其尋親事特詳余為之心動物色之時年已二

十餘容貌中人耳然至逢場角技觀者盡傾如壯悔堂所傳馬伶演鳴鳳記故事也又數月夜宿旅店忽有白刃自牖飛揕其首亟避出視之卽胡妲也知其地不可居卽日返渭南方祥麟始去也年十六又四載歸入室後父母尚在亡有云見之山西者復棄家渡河由蒲州售技至太原訪之十日者演劇于沈竹坪觀察署傔從列侍中有老叟似其父時方登場瞥眼不覺失聲詢其故令相識認果然其母亦在署聞亟趨出抱持之各相視慟不能起座中皆泣下觀察感動厚贈之令與俱歸返舊居置田五十畝於滍河川原上將事親以終其身焉乾隆乙未歲余客長安蘇顯之前輩自太原來與祥麟習道其尋親事特詳余為之心動物色之時年已二十餘容貌中人耳然至逢場角技觀者盡傾如壯悔堂所傳馬伶演鳴鳳記故事也又數月夜宿旅店忽有白刃自牖飛揕其首亟避出視之卽胡妲也知其地不可居卽日返渭南方祥麟始去也年十六又四載歸入室後父母尚在亡有云見之山西者復棄家渡河由蒲州售技至太原訪之十日者演劇于沈竹坪觀察署傔從列侍中有老叟似其父時方登場瞥眼不覺失聲詢其故令相識認果然其母亦在署聞亟趨出抱持之各相視慟不能起座中皆泣下觀察感動厚贈之令與俱歸返舊居置田五十畝於滍河川原上將事親以終其身焉乾隆乙未歲余客長安蘇顯之前輩自太原來與祥麟習道其尋親事特詳余為之心動物色之時年已二十餘容貌中人耳然至逢場角技觀者盡傾如壯悔堂所傳馬伶演鳴鳳記故事也又數月夜宿旅店忽有白刃自牖飛揕其首亟避出視之卽胡妲也知其地不可居卽日返渭南方祥麟始去也年十六又四載歸入室後父母尚在亡有云見之山西者復棄家渡河由蒲州售技至太原訪之十日者演劇于沈竹坪觀察署傔從列侍中有老叟似其父時方登場瞥眼不覺失聲詢其故令相識認果然其母亦在署聞亟趨出抱持之各相視慟不能起座中皆泣下觀察感動厚贈之令與俱歸返舊居置田五十畝於滍河川原上將事親以終其身焉乾隆乙未歲余客長安蘇顯之前輩自太原來與祥麟習道其尋親事特詳余為之心動物色之時年已二

十餘容貌中人耳然至逢場角技觀者盡傾如壯悔堂所傳馬伶演鳴鳳記故事也又數月夜宿旅店忽有白刃自牖飛揕其首亟避出視之卽胡妲也知其地不可居卽日返渭南方祥麟始去也年十六又四載歸入室後父母尚在亡有云見之山西者復棄家渡河由蒲州售技至太原訪之十日者演劇于沈竹坪觀察署傔從列侍中有老叟似其父時方登場瞥眼不覺失聲詢其故令相識認果然其母亦在署聞亟趨出抱持之各相視慟不能起座中皆泣下觀察感動厚贈之令與俱歸返舊居置田五十畝於滍河川原上將事親以終其身焉乾隆乙未歲余客長安蘇顯之前輩自太原來與祥麟習道其尋親事特詳余為之心動物色之時年已二十餘容貌中人耳然至逢場角技觀者盡傾如壯悔堂所傳馬伶演鳴鳳記故事也又數月夜宿旅店忽有白刃自牖飛揕其首亟避出視之卽胡妲也知其地不可居卽日返渭南方祥麟始去也年十六又四載歸入室後父母尚在亡有云見之山西者復棄家渡河由蒲州售技至太原訪之十日者演劇于沈竹坪觀察署傔從列侍中有老叟似其父時方登場瞥眼不覺失聲詢其故令相識認果然其母亦在署聞亟趨出抱持之各相視慟不能起座中皆泣下觀察感動厚贈之令與俱歸返舊居置田五十畝於滍河川原上將事親以終其身焉乾隆乙未歲余客長安蘇顯之前輩自太原來與祥麟習道其尋親事特詳余為之心動物色之時年已二十餘容貌中人耳然至逢場角技觀者盡傾如壯悔堂所傳馬伶演鳴鳳記故事也又數月夜宿旅店忽有白刃自牖飛揕其首亟避出視之卽胡妲也知其地不可居卽日返渭南方祥麟始去也年十六又四載歸入室後父母尚在亡有云見之山西者復棄家渡河由蒲州售技至太原訪之十日者演劇于沈竹坪觀察署傔從列侍中有老叟似其父時方登場瞥眼不覺失聲詢其故令相識認果然其母亦在署聞亟趨出抱持之各相視慟不能起座中皆泣下觀察感動厚贈之令與俱歸返舊居置田五十畝於滍河川原上將事親以終其身焉乾隆乙未歲余客長安蘇顯之前輩自太原來與祥麟習道其尋親事特詳余為之心動物色之時年已二

十餘容貌中人耳然至逢場角技觀者盡傾如壯悔堂所傳馬伶演鳴鳳記故事也又數月夜宿旅店忽有白刃自牖飛揕其首亟避出視之卽胡妲也知其地不可居卽日返渭南方祥麟始去也年十六又四載歸入室後父母尚在亡有云見之山西者復棄家渡河由蒲州售技至太原訪之十日者演劇于沈竹坪觀察署傔從列侍中有老叟似其父時方登場瞥眼不覺失聲詢其故令相識認果然其母亦在署聞亟趨出抱持之各相視慟不能起座中皆泣下觀察感動厚贈之令與俱歸返舊居置田五十畝於滍河川原上將事親以終其身焉乾隆乙未歲余客長安蘇顯之前輩自太原來與祥麟習道其尋親事特詳余為之心動物色之時年已二十餘容貌中人耳然至逢場角技觀者盡傾如壯悔堂所傳馬伶演鳴鳳記故事也又數月夜宿旅店忽有白刃自牖飛揕其首亟避出視之卽胡妲也知其地不可居卽日返渭南方祥麟始去也年十六又四載歸入室後父母尚在亡有云見之山西者復棄家渡河由蒲州售技至太原訪之十日者演劇于沈竹坪觀察署傔從列侍中有老叟似其父時方登場瞥眼不覺失聲詢其故令相識認果然其母亦在署聞亟趨出抱持之各相視慟不能起座中皆泣下觀察感動厚贈之令與俱歸返舊居置田五十畝於滍河川原上將事親以終其身焉乾隆乙未歲余客長安蘇顯之前輩自太原來與祥麟習道其尋親事特詳余為之心動物色之時年已二十餘容貌中人耳然至逢場角技觀者盡傾如壯悔堂所傳馬伶演鳴鳳記故事也又數月夜宿旅店忽有白刃自牖飛揕其首亟避出視之卽胡妲也知其地不可居卽日返渭南方祥麟始去也年十六又四載歸入室後父母尚在亡有云見之山西者復棄家渡河由蒲州售技至太原訪之十日者演劇于沈竹坪觀察署傔從列侍中有老叟似其父時方登場瞥眼不覺失聲詢其故令相識認果然其母亦在署聞亟趨出抱持之各相視慟不能起座中皆泣下觀察感動厚贈之令與俱歸返舊居置田五十畝於滍河川原上將事親以終其身焉乾隆乙未歲余客長安蘇顯之前輩自太原來與祥麟習道其尋親事特詳余為之心動物色之時年已二

十餘容貌中人耳然至逢場角技觀者盡傾如壯悔堂所傳馬伶演鳴鳳記故事也又數月夜宿旅店忽有白刃自牖飛揕其首亟避出視之卽胡妲也知其地不可居卽日返渭南方祥麟始去也年十六又四載歸入室後父母尚在亡有云見之山西者復棄家渡河由蒲州售技至太原訪之十日者演劇于沈竹坪觀察署傔從列侍中有老叟似其父時方登場瞥眼不覺失聲詢其故令相識認果然其母亦在署聞亟趨出抱持之各相視慟不能起座中皆泣下觀察感動厚贈之令與俱歸返舊居置田五十畝於滍河川原上將事親以終其身焉乾隆乙未歲余客長安蘇顯之前輩自太原來與祥麟習道其尋親事特詳余為之心動物色之時年已二十餘容貌中人耳然至逢場角技觀者盡傾如壯悔堂所傳馬伶演鳴鳳記故事也又數月夜宿旅店忽有白刃自牖飛揕其首亟避出視之卽胡妲也知其地不可居卽日返渭南方祥麟始去也年十六又四載歸入室後父母尚在亡有云見之山西者復棄家渡河由蒲州售技至太原訪之十日者演劇于沈竹坪觀察署傔從列侍中有老叟似其父時方登場瞥眼不覺失聲詢其故令相識認果然其母亦在署聞亟趨出抱持之各相視慟不能起座中皆泣下觀察感動厚贈之令與俱歸返舊居置田五十畝於滍河川原上將事親以終其身焉乾隆乙未歲余客長安蘇顯之前輩自太原來與祥麟習道其尋親事特詳余為之心動物色之時年已二

亦誠不余欺也因其請特爲之表著復附陳其平時所歷歸之時戊戌春六十四日

三壽

嘉定 曹仁虎習菴

余引寓青門於丁酉七月遇三壽於田商山太守署中時始學爲秦聲見人悚恧不敢前初未之異也明年二月復于宋愼亭泉使座上見之是時年十六矣不施脂粉而天然妍媚迥異羣伎登場曼聲徐引四座盡傾余稍稍心動三壽亦於稠人中數目余然實未接一言也逾月中丞節署演劇三壽與焉始

造余齋與之談楚楚可聽因得悉其出身始末三壽本趙姓四川綿州德陽人世居縣北之黃甘堰爲農家子數歲而孤其母挈以轉適人而所適之家仍酷貧三壽有兄在成都爲綫戶傭乃走會城依其兄以居值年飢復不能共存活有咸陽張姓者負販至川見其娟秀乞爲假子張由邛州西走打箭爐復自打箭爐回蜀取道秦棧以歸三壽年十四徒步從之蠶叢鳥道奇險萬狀路經天全州西之馬鞍山山外爲三十種生番界時方初春積雪亘天白光炯炯射人眸子不可正視三壽躡敗屐延緣絕壁間罡風吹之翕翕然時欲下墮不自知足之何以運而身之何以前也所過鐵索橋二十餘道皆下俯不測之淵始則臨厓瑟縮不敢措趾既而自思一身如葉隨風飄蕩賦命窮薄不如無生頗覺無有恐怖緣空疾走如履平地矣三壽貌孱弱如女子不能勝衣見者初不料其足繭萬山曾從旄牛徼外跋涉而來也三壽既留秦顧時時念其母不置私積半載所蓄得白金二十兩不以告人有覺之者謂其將以供遊蕩資也會郭太守耐軒由蜀中轉調陝西候補一日置酒延客三壽乘間長跽乞以書寄其母而所蓄之白金在焉郭君憐其誠笑而許之爲函致其家同業者多爲三壽危曰汝師及汝假父方利汝金寄歸行將毒汝三壽曰自吾離家後吾母謂吾轉于溝壑久矣今幸尚存何可不使吾母知也矧其天性有過人者耶三壽每至余齋依依不舍去捧書拂紙孰役如僮僕狀偶酬以金輒辭問所欲則曰吾母在德陽而吾隨人至此欲歸既不能習爲伶賈非願也且人方以

吾漁利而又虐以求之吾何以堪計可脫吾于苦海者惟主人耳倘蒙主人恩許相隨至京雖死無憾言已淚涔然下余婉言慰之自是每相見必以此要余余蒐踪偶寄行且佯裝歸而三壽方以色藝稱於時余自度力不足以致三壽恐終虛其願而又不欲沒其意也爲記其實如此戊戌端午節後三日篤西安使署之靜寄園書

銀花

銀花姓張氏隴西人家貧父母早喪年十二咸陽張昭代叢書　別集　秦雲擷英小譜　卷四十一　嘉定錢坫獻之

某鬻爲假子將往成都挈以西南行時乾隆三十六年也銀花性蕩逸工弦索張亦習秦聲時方用兵金川張以其地人衆可漁利因居奇爲乾没計并市金珠盛服飾銀花欲以爲餌貪緣附東南兩路大營比至衆果悅之流轉軍中五載而後得歸余再至西安之明年戊戌三月偶與嚴冬友侍讀觀劇節署有演棄之歸故卒至無聊賴丙申正月噶喇伊破統軍先露布行從至秦戒曰汝義父在可留此此銀花所由至西安也銀花貌不過中人恂恂有儒士風不意所歷奇崛若此士人守專室執槁簡呻吟窮思幽省鈎心

昭代叢書　別集　秦雲擷英小譜　卷四十一　七　世楷堂藏板

琴操春遊事者舉止閒雅意賞之喚以來言訥訥若不出口翼日復來謁則屨服襤褸然異之衣不受訝之冬友笑謂余曰此子蓋隨某統軍來者聞其在宜

昭代叢書　別集　秦雲擷英小譜　卷四十一　八　世楷堂藏板

險仄自謂千世無不可知得銀花之說又渺若河漢矣因泚筆付之

小惠寶兒　喜兒

曲部中以聲擅長者曰小惠秦中各州郡皆能聲其流別凡兩派渭河以南尤著名者三曰渭南曰盩厔曰醴泉渭河以北尤著名者一曰大荔小惠大荔人也余稅駕周南留滯中丞節署時王夢樓太守莊虛葊明經畢竹嶼部郎竹濤郡丞杜防如朱秋巖王丹崖張止原諸上舍咸在焉諸君子生長吳越習聽崑

曲余于南北九宮亦稍諳尺度按部選聲無間昕夕然偶值燕會坐有秦聲則相與引避賴首回面若將挽而去之一日者小集田商山太守署商山久官隴右耳熟秦聲引余共欣賞之余以苦頭眴辭小惠故與余習乘間請曰君固識曲聽眞者乃亦復爾耶叩以故曰君試抑志暫領聽之數閱而後仍以爲不入耳麾某等去未晚也心異之曰子姑出所長以試比登看場甫發聲覺小異再聽之其聲清而揚中商調之中有節高下平側緩急豔曼停腔過板是也有頃擫羽移宮穿絲咽革纏肩繞脰變態無方盡一日夜始畢其技歸後同人怪問之余曰天下事徒騖虛名以徇衆志未有不敗乃事者今于秦聲崑曲見之矣蓋秦聲與崑曲其中有同者有不同者識其所以同則聽秦聲無異聽崑曲也識其所以不同吾恐聽秦聲不復聽崑曲矣諸君愕眙請畢其說余曰演劇昉于唐教坊梨園子弟金元間始有院本一人場內坐唱一人場上應節赴焉今戲劇出場必扮天官引導之其遺意也院本之後演而爲曼綽（俗稱高腔在京師者稱京腔）爲絃索曼綽流于南部一變爲弋陽腔再變爲海鹽腔至明萬歷後梁伯龍魏良輔出始變爲崑山腔（今名石牌腔俗名吹腔）秦腔自唐宋元明以來音皆如此後復間以絃索至于燕京及齊晉中州音雖遞改不過卽本土所近者少變之是秦聲與崑曲體固同也至言其用四聲同也二十八調同也聲之中有音喉齶舌齒脣是也調之中有節高下平側緩急豔曼停腔過板是也有頃擫羽移宮穿絲咽革纏肩繞脰變態無方盡一之中有起有要有底眼之中有正有側聲平緩則三

眼一板惟高腔七眼一板一板聲急側則一眼一板又無不同也其中微有不同者崑曲佐以竹秦聲間以絲然樂器中九調自乙調正宮六字凡字小宮尺字上字諸調絲與竹皆同也秦聲所以去竹者以秦多肉聲竹不如肉故去笙簫但用絃索也崑曲止用綽板秦聲兼用竹木俗稱梢子竹用竹木者以秦多商聲所以用竹木簫管木用棗所以用以象柷楊樂記鄭注柷楊柷敔詩含神霧商主斷割郝卿綽五經析疑覽綽板聲故用以節聲者唐時已若聲柷柷然取義于止也釋名且也商聲駛烈元沉細催堪用以定眼也昔唐洞皇與太眞按樂凊元

小殿所用樂器凡七宰王玉笛李龜年觱篥而外上羯鼓妃子枇杷馬仙期方響張野狐箜篌賀懷智拍板手操實居其五可知秦中用以節聲者唐時已若是矧玉笛與觱篥崑曲亦在所不用哉至于九調崑曲止用七調無四合也七調中乙調最高惟十番用之上字調亦不嘗用其實只五調耳若正宮音屬黃鍾爲曲之主乃自有崑曲二百餘年惟蘇崑生發口卽中中聲畢生所詞皆正宮調嗣響者婁江顧子惠施雲章二人耳近日歌崑曲者甫入正宮卽犯他調犯入他調亦非中聲至秦中則入入出口皆音中黃鍾調入正宮而所謂正宮者又非大聲疾呼滿堂滿室之說也其擅場在直起直落又復宛轉關生犯入別調仍蹈宮音如歌商調則入商之宮歌羽調則入羽之宮樂經旋相爲宮之義非此不足以發明之所以然者絃索勝笙笛兼用四合變宮變徵皆具以故叩律傳聲上如抗下如墜曲如折止如槁木倨中矩句中鉤累乎端若貫珠斯則秦聲之所有而崑曲之所無也昔周有韓娥秦有薛談秦青漢有虞公李延年唐有方等女郝

三寶等在昔相傳樂王曲聖莘莘莘蓁蓁然皆秦人非吳人也至于英英鼓腹洋洋盈耳激流波遠梁塵聲振林木響遏行雲風雲爲之變色星辰爲之失度又皆秦聲非崑曲也若夫調中有句句中有字字中有音音中有態小語大笑應節無端手無廢音足不徙跗神明變化妙處不傳則音而兼容在秦聲中固當復進一解又無論崑曲矣彼哉耳食之徒竊附賞音日聽崑曲亦未知崑曲所善者何在況能別崑曲所不善者何在乎言未既夢樓虛葊諸君動色曰止請

歌秦聲于是次日復令小惠奏技諸君咸曰冬友洵知言者誠不我欺自是凡雅集皆命秦中樂伎而與崑曲漸疎遠矣繼而錢竹初大令自毘陵來公燕環香堂聽小惠調甫入耳即笑拍余肩曰此霓裳羽衣遺響也又一載曹習庵官允錢獻之明經相繼至習庵獻之初聽尚格格不相入不數日亦拊掌稱善是知聲音之道不惟善聽亦以其善感也小惠姓樊氏名雲官其同部中有寶兒者長沙人家于鹽屋其次有喜兒一名小囝長安人皆工同州腔卽大荔腔也與小惠埒中當兩川孔道輶軒絡繹識會頻煩須琐兒來往承

直其間以故數月中卒不得一見又一日中丞偶邀觀劇卽琐兒所領曲部也諄命之務期其來余私心喜至日辨明起盛服以待比日午不至問之則戟轅將士方擁之相酬酢也又數刻不至則蓮幕友人方殢之道契濶也余薄怒謂來告者曰此子固天上人耶余塵土友請弗敢見少頃登場亦以病辭不復出逾半載秋氣寖深余方苦寥泬蹋步牆東倏畢上舍道先偕一少年姍然至止驚視之神姿高徹如瓊樹瑤林出風塵外因亟前揄袂相語曰子其琐兒耶曰

琐兒

農長明

曲部中以色擅長者曰琐兒余紹紱冶習中歲薄游吳越維揚十餘載訪豔徵歌殆無虛日然究不知緊古所稱映珠冠玉乘羊車執麈尾者果何如其人也及年逮中陰精膽銷爍愛流已涸情塵不萌比歲游

然曰胡爲來者乃聒而請曰君與盞屋令相善乎曰故交也曰余固盞屋農家子姓桃名朱有小弱弟父母以貪貧故鬻村中某爲子閒近以奴畜之心不忍欲視前所得十倍償之但事已十載餘必得縣令一言而後可余曰此友愛事也適徐元九文學至因致語未幾札來曰其弟已在可親領之瑣兒因是還盞屋時方九日車騎入城閒雅甚都城中羣聚觀之或數十人至數百人遮馬首不得前比入署人益衆擁門外漸及堂廡如堵牆不復能出盞屋令憂之亟遣

壯丁十餘輩以兵衛送去城三十里至黑水峪始得還其家瑣兒性故恬澹雖習處華靡非所樂歸後留鄉村日與農人共事力作然容色之皎麗服色之鮮華田中刈穫時兩臂金玉腕闕倘著至數十串鄉里咸訝之日往觀漸至隣近數十村落轉相告語班毂盱佇不勝煩苦因于丙申冬復至長安時余將南返匆匆不獲相見戊戌再入關詢及瑣兒時方膺消渴疾呼之至則神蓋形茹似不任乎羅綺雖靜好有餘而朕麗亦少減矣顧數數省顧余亡何有某冬烘者詣余齋見之曰此五行傳中所爲人妖也胡爲至于此余笑應之曰君政坐讀五行傳不熟耳志曰五事一曰貌貌之不恭厥咎爲金沴木木歲星也歲不登民多被刑或容貌醜惡西秦于義爲金金水相生木氣條達歲序屢豐於人亦多嫩好固其理也莊生不云乎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吸風飲露使物不疵癘而五穀熟其在斯人歟某聞之乃匿笑而去

色子

曹仁虎

色子姓岳名森玉長安人以小字行藝少不及祥麟聲少不及小惠色少不及瑣兒而能奄有諸人之勝曲部中之劉眞長也以故名噪一時所至咸欲交下之不數年席厚貲爲富家子色子故與三壽同部因三壽往往過余齋通款洽如平生歡一日來過神色悽惋曰余將與公別叩以故則隨莊虛菴詣某大藩也余曰某大藩余同年友清介素著未聞與子周旋莊公賦性妍華然近于積習頗事屏除恐于子事未能大有濟也色子泫然曰如公所言固人情之常必

42 B

鷰枕而後爲歡挂冠而後爲密者也豈知天下相感固有在語言形迹之外者非我解人莫之能識也時意其妄言亦姑妄聽之未幾其所領部至節署演劇色子不與呼三壽詢之則已隨虛巷南出關三日矣

金隊子雙兒拴兒太平兒 疏豆花 凹兩 嚴長明

西安樂部著名者凡三十六最先者曰保符班保符班有太平兒姓宋名子文色藝素佳余至關內時以年長不復登場小惠墳兒寶兒皆隸江東班雙寶班故晚出稱雙寶者謂所長出保符江東上也後

以祥麟色子至又稱雙才班南如三壽字友泉字銀花義兄弟來最後亦同在此部及色子赴浙中衆又戲呼南如爲賽色子云惟是色藝難兼性行各異余初至時有四兩去者臨潼人色差遜于瑣兒後又有豌豆花者三原人聲差遜于小惠至藝均可步祥麟後塵二子留會城惜皆不久去金隊子者姓劉氏醴泉人雙兒者姓白氏咸陽人所隸名錦繡班小有色藝然固涇陽曲部也以余謬賞之遂留西安不復歸又拴兒居富平某部署中曾拜三上舍常稱之後莊虛巷

曙令時摯以至西安嫩子皆一時之選也昔潘之恒金陵妓品有前輩風高閉門未面遠遊他適三等則此外當復大有人焉然而縈聿流蕩君子弗欽余雖雅志閒情亦在所不敢請已

吾鄉潘之恒有秦淮劇品豔品諸作祖唐人小名錄元人點鬼簿爲之皆記曲中士女殿最焦文端序之謂其盤遊無已太康而辭致無妨大雅也詳麟與余識最久三壽銀花以次至遂者當筵奏技例有纏頭之贈一日三子乘閒請曰某等賤質荷君子知辱贈多矣然一朝之惠也倘破格寵以一言則賜在畢生矣習庵獻之並嘉其意卽席揮毫付之次日諸子復幸連以請未能峻卻醉墨離披漸亦不復省記矣未幾蘭泉前輩札至云於都中見梓本豔其事以弁語來叩之諸子則以索觀者衆苦于錄副付鏤木家以傳不知何緣流轉至京師也昔香山有贈妓阿軟詩云綠水紅蓮一朵開千花百草無顏色旣而忘之元九見於通州壁上錄以寄省因復賦曰偶助笑歌潮阿軟可知傳誦到通州此長安舊事也頗相類因具

消河北去舊知名一曲覽裳四座傾西地梨園
三十六與郎細細辨秦聲小惠
神仙偶現動離情苦恨匆匆唱渭城誰道人間
忽天上佛幢蘭若証三生竹林爲秋帆先生家
遮竹林同素兒色子祥麟相送青
門外戍戍夏復至節署已下世
珠郎璧郎合作歌含情含笑弄迴波可憐惜別
江南客秋雨秋風奈爾何
慧是文人俠是仙傾城不獨鬬嬋娟玉郎解道
風流甚何處相逢不可憐
一卷新編寫別情新從秦嶺寫雲英燈昏讀罷
人何處正打譙樓第四更

委曲於後異日樂苑中必有佹爲佳話如榮陽氏書
者是歲秋分日秦中贅叟嚴長明識

題詞　吳江　徐晉亭　元九

萬千紅紫古長安到眼芳菲著意看韋杜名花
都賞徧風流何似素心蘭名素

玉顏憔悴向秋風鏡裏看花色相空料得西洛
春寂寞海棠染作淚痕紅色子于夏月白秦
林先生今西翁謝之浙欲依系方伯
世不知流落何處

鍾呂箏琵雜賞音風懷跌蕩寄高吟謂嚴侍讀道甫眼
中尤有銷魂種潭水桃花深復深祥麟
玉山筵上正逢春記得花開白似銀銀花莫折柔
枝移別院應須帑伴苦殘身謂錢明經獻之
十載彝亹侍從臣偶因攬轡勝入西秦謂曹侍讀習庵思
王才跨應劉輩剩有閒情賦洛神三壽
閒說涼州更隴州如何踪跡漫淹留實兒文園
抱相如渴誰解琴心一片幽謂琅琊公子
銀漢迢遙路正賒佳期渺渺悵何涯幽庭添得
新秋意閒煞牽牛一樹花喜兒舊名牛兒

秦雲擷英小譜跋

是譜驚才絕豔玉照香飛洵能于前人北里蓮臺板橋諧志記外別標一格惟中以秦聲爲正音而欲祧吳歈而上之則侍讀一時興到之言恐未足爲定論也昔晏元獻類要有左風懷右風懷之目得此與海鷗小譜並峙雅稱合璧亦復逢原矣甲辰秋分日震澤楊復吉識

積山雜記

記陸朱兩先生語

甬江陸鈐侯先生諱鎣與仇滄柱兆鑾姜西溟宸英兩前輩交最厚粹然儒者其爲文鳴而當律言而當法館於杭徵爲倪龍淵師龍淵書皆抄讀先生爲講論旁批細注丹黃不去手余年十八讀書倪氏瓜舍時時得侍先生嘗質之先生曰孔子言太極不言無極周子何以言無極耶先生曰不言無極則呼昔我友先正其言明且清聊記所聞爲後之有志者一勘

白田朱界淘先生諱震亨康熙丁丑進士官諸暨令時越守乃先生同郡人其人栗栗少年也數以言侵先生先生喟然曰我不能折腰向鄉里小兒將引疾去未幾守誣揭先生落職待罪於會城先生雅好西湖山水之勝祇以束帶奔趨未得恣遊兩峯三竺間至是翻得如其夙願且曰茲役不數年未能賦歸去來夫安知非天假之緣而使我長與淡妝濃抹享用此一段清福耶留錢塘四年與余爲文酒之會者屢矣

誇鑿鬬奇卽是僞體雅鄭之間不容無別挽天河之水豈能洗去一俗字耶又云人有一見而可知文有一覽而無餘者皆其淺焉者也然又非厚貌深情與艱深飾陋之謂又云惺惺常敬則下筆不庸浮又云工夫有生熟是以下筆有精贍有粗疎譬如取果於未熟與自落不過旬日早晚之間然其難易美惡相去遠矣本慕容農語先生之舉示余者至於再至於三而童而習之垂老不能自立而先生之墓木已拱矣嗚呼昔我友先正其言明且清聊記所聞爲後之有志者一勘

先生宏獎風流許與氣類懷奇負異議論連日夕不倦當時與同里王太史樓村式齋名人稱朱王兩秀才雖牛童馬走婦女小兒皆知朱王兩秀才爲有品有學人先生嘗點竄余文其不愜意者必斟酌改正否則指摘其謬誤者命余自削再三易稿然後已且曰聞歐陽公晚年常自竄定平生所爲文用思甚苦其夫人止之曰何自苦如此當畏先生嗔耶公笑曰不畏先生嗔卻畏後生笑今人作文類率爾成篇又嘩於改易直不畏人笑耳又云人之過在於悔往而不在於懷來喜語乎已然好爭乎遂事隳於今日而懈於後旬如斯以至於老古人所言正中後人之病又云聞之西河毛太史曰西漢眞儒惟董仲舒夏侯勝二人董治春秋夏侯治尚書豈不能兼耶各專一經則精其業後來詎必勝前何自命能治五經耶先生平時著作制舉文而外有兒葉山莊吟稿又有履

待余頗厚作文甫脫稿必加評點毫釐千里之謬剖析入微余每試毓出校士館門則沈丈早至院前強余背誦決等第高下其屬望殷勤如此一日謂余曰今人但知交友爲聲氣中人而不知同聲同氣非不擇濫交之謂且朋友卽師也多師以爲師卽指朋友而言昌黎所謂傳道受業解惑者豈必不在朋友哉

可惜此道今人棄如土耳沈丈著述不甚富但其平時愁苦之音乍感無情或傷非偶可歌可泣者頗有長言嗟歎之辭而皆零落殆盡家學中夭一切不可

自憐心尚在後來誰與子爭先句大書贈聯畀余并

稽尋今所鏤板盛行者惟鳳池集集俱載應制詩賦
京師貴人奉爲帳秘或非沈丈立言之意沈丈於詩
古文外又長於譜曲與錢塘洪昉思昇齊名洪傳而
沈不傳蓋有幸有不幸焉洪育長生殷
傳奇雖木
陶淵明詩云昔欲居南村非爲卜其宅閭多素心人
樂與數晨夕又云春秋多佳日登高賦新詩過門更
相呼有酒斟酌之又云相思則投衣言笑無厭時憶
昔余與沈丈居皆近市非南村鄰曲風味可擬而其
有奇共賞有疑共析過門相呼素心相與如陶公所
校爲師者因仍怠慢以爲固然又或奏越相視憂喜

漠不關懷爲子弟者自以爲是而未嘗識得勤苦二
字此人才造就之所以難也此王荊公之所以傷方
仲永也昔荊公傷仲永云仲永之通悟受之天也其
受之天也賢於材人遠矣卒之爲衆人則其受於人
者不至也彼其受之天也如此其賢也不受之人且
爲衆人今夫不受之天固衆人又不受之人得爲衆
人而已耶荊公之所傷者如此吾以爲子弟而無志
於讀書也子弟而有志讀書宜各書一通以當韋絃
之佩可也嗚呼馮叟之言先生長者之言也余時年

稽尋今所鏤板盛行者惟鳳池集集俱載應制詩賦京師貴人奉爲帳秘或非沈丈立言之意沈丈於詩古文外又長於譜曲與錢塘洪昉思昇齊名洪傳而沈不傳蓋有幸有不幸焉洪育長生殷傳奇雖木

陶淵明詩云昔欲居南村非爲卜其宅閭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又云春秋多佳日登高賦新詩過門更相呼有酒斟酌之又云相思則投衣言笑無厭時憶昔余與沈丈居皆近市非南村鄰曲風味可擬而其有奇共賞有疑共析過門相呼素心相與如陶公所校爲師者因仍怠慢以爲固然又或奏越相視憂喜漠不關懷爲子弟者自以爲是而未嘗識得勤苦二字此人才造就之所以難也此王荊公之所以傷方仲永也昔荊公傷仲永云仲永之通悟受之天也其受之天也賢於材人遠矣卒之爲衆人則其受於人者不至也彼其受之天也如此其賢也不受之人且爲衆人今夫不受之天固衆人又不受之人得爲衆人而已耶荊公之所傷者如此吾以爲子弟而無志於讀書也子弟而有志讀書宜各書一通以當韋絃之佩可也嗚呼馮叟之言先生長者之言也余時年

繫馬爭如弱線未勝鴉最爲工穩沈丈屢困場屋有終葵嚇鬼曲子末云不然俺家在終南怎不曉得那
俾兒提此語巧妙自然

十五惴惴不自安今者五十之年忽焉已過其不得為衆人誠如荊公云云而引荊公不得為衆人之言以規我於髫年而竟無成於遲莫者詎不負馮叟耶

解春集詩古文辭凡十卷雕板以行有蘇詩補遺註宋太宰牧仲先生撫吳時刻入施註蘇詩後馮叟古文筆力峭拔如危峯峻石不可攀躋然其著作古文欲成一家須是有書有筆兼此頗難且夫兼才之難非獨今也昔太叔廣字季思摯虞字仲治衆坐虞

談虞不能對虞退筆難廣廣不能荅以此稱虞長筆才又世說謂樂令善於清言而不長於手筆將讓河南尹請潘岳為表時人咸云若樂不假潘才虞長筆才又世說謂樂令善於清言而不長於手筆將讓河南尹請潘岳為表時人咸云若樂不假潘不必深求也夫

吳丈寶崖諱陳炎又字芧町錢塘諸生文名冠一時四方賢士大夫咸忘分與之交吳丈睥睨一切兀傲自若世風日鄙凡其富貴貧賤相較有毫髮尺寸之殊則稱頌改容倒屣翰林科道官以上卽其向時之不盡以其運故也本文中子又云王仲祖稱殷淵源非以長勝人處長亦勝人吾見夫人文章麗矣語言工

矣口耳之學所得幾何而自謀自炫內則欺己外則欺人非處之不得其道耶余時閩教唯唯今亦未能副吳丈之言而此意則往來於胸中又見吳丈對客揮灑淋漓盡致非有筆者不能捷敏如此昌黎云文如翻水成初不用意爲四座各低面不敢捩眼窺余於此君得之嘗以聚頭扇求書於吳丈項刻書十絕句贈余皆遊吳門紀事詩也末云寄語路傍休狎視有人買駿上金臺此則豪氣未除之語又記其題萱花畫冊云不羨洛陽花不懺金谷草底物能忘憂黃金色最好托物比興狂態不可遏抑類如此

寶厓在當時負盛名不得一第王漁洋先生贈之句云競說仙人蓦綠華紫金跳脫降羊家苧蘿溪上春無主一代紅顏獨浣紗紫陌紛紛看牡丹車如流水從金鞍那知氷雪西溪路猶有梅花耐歲寒其推重愛惜如此寶厓因屬禹尚基之寫西溪梅雪圖當日嗷名者往往依附寶厓以干譽及寶厓沒而入於余耳者或詆其不學嗚呼維此魚目唐突璠璵偶然悵爲階河藉淮流深淮逝迅若簿誰使河倒流淮漲勢益乖諸湖束一堰（高堰即）繫弱擬寸綱橫嚙忽旁溢高

寶城湮埋危堤亘屋甸窗壁粘蜆蠣釜魚與幕燕民生何不諧矧足痞轉運能弗愁余懷何必閩鼓鐘憂心吟喈喈九州胥樂土淮土獨可憂河與湖交侵城郭如浮漚去年青帘市今年白鷺洲人煙蕩無跡久作魚蝦儔伏秋汎一至惟見高柳頭鳴鉦召徒役負土攔衝流昏旦情皇皇老稚啼啾啾城闉傳重閉赤足資前籌窮氓數遷徙簞笥還如舟犬豕且同牢夜火欣聯籌哀此一方民身命輕蚳螻尚有迎門嫗扮頰塗嬌羞　天子事巡方晉撫寶厪慮旣殫睿鑑

精兼亦咨臣庶惟茲水土平不獨司空署　帝心簡任宏星軺先後馭時大臣奉命督修者十八員大臣及院道等官分修者與焉欽哉克天功二十二人與輿誦泥淖冠蓋滿沮洳發言常盈廷協恭若素著赫赫遂底公張公鵬翮嘉猷炳足據純駁卽互見清勤其殆庶手批口荅言旁午不暇借箸弗顧怨與恩寧知視且詛衆喙欲鑠金公心坦無阻以此眷注深龍光崇譽處允哉愚益錯不可復不茹誰云章句僕而非服用頭他日錫元圭雄名特赫堂餐盛三禮淒涼悲哭多不容爾訴悲箝舌誰遣君來悔噬臍屑黛描來新樣少花鈿拆後舊痕多強翔翥吳文詩人也吟風弄月佳句滿囊而撫事憂時

修磬折愁難熱學染髭鬚苦未勻咏橙云吳娘乍搗香韲罷怪底人前諱道酸咏桐子云墜下綠珠人不見至今惟覺畫樓高咏蕉云夢闕綠玉膏猶潤截斷圓冰水不流小閣云砌曲好承三徑樹窗虛恰受一房山金陵懷古雨花臺云白馬青絲應識來猶教花雨散高臺何愁鐵鎖沉江盡競指銀濤捲海回塊隔鷄鳴迷巷陌亭空木末長蒿萊不知齊文宣經客誰把臺城夜鑰開報恩塔云層梯百道瞰林風鐸叅差替戾音紺碧能搖三素色脂膏竟惜九州金君前別有酬恩地事後難忘報本心雨際革除堪痛憫爲誰使筆感懷深長千里云大小長千里最長城南登火徹昏黃市閭半借珠宮地窗戶遙分寶塔光六代都皆憑建業一塵謀已定丹陽時平不用衡形勝豚柵牛圈滿近鄉瓦棺寺云古寺荒岡幸一登惡風白蔑茨濶只容陽夢趁潮生鍾山云龍蟠蚓蟉自年年浪憶憑陵見李白詩難將鐘磬支塵刼也共江山閱廢興

吾代吳宮誰是主黃旗青蓋總無家至今叫噪終無歇只有華林兩部蛙秦淮河云五月燈船照夜昏我來祇許擷芳蓀六朝徒羨笙歌沸一水難消斧鑿痕近岸花迷桃葉渡隔溪路接小姑村飄零十四樓何在衰柳殘鴉滿白門清涼寺云如此江山舊額所題足慨慷寺門秋葉幾堆黃臨春女樂餘寒磬避暑瓊臺但夕陽玉樹歌方歇後主花間詞又譜南唐也教野草閑樵處猶愛逢人說麝囊雞鳴山云喔喔雞鳴到上方雕甍碧瓦俯蒼黃樹聲欲撼烏龍沿雲氣猶迷朱雀航岸柳尖風圖渚淑寒鴻圓陣落陂塘蕭條十廟秋煙外弓鳥憑誰問典藏元武湖云君王迴蓋水波清天半會飄歌管聲地厭豈應通直瀆切灰也許認昆明未邀彩纜三千女疑照燃犀百萬兵今日蕭蕭葭葵濶只容陽夢趁潮生鍾山云龍蟠蚓蟉自年年紺宇曾聞內苑連何處宮槐翻落葉但看陵樹鎖荒煙潮頭猶拱分爭地山骨空撐半壁天堪笑荊公老多事身名欲借一墩傳

詩之爲教溫柔敦厚故可以怨謂其怨而不怒也五

亭山人年迫桑榆毋食不飽世之人貴耳賤目日進前而不御遥聞聲而相思者比比皆是又況於彈射寤吞所好生毛羽所惡成瘡痏耶性靈屈折抑鬱不揚托諸莊叟之喻言聊附楚騷之哀怨喜笑之怒長歌之悲要非無病而呻吟也山人借物嘲笑有雜嘲詩百首畧摘其句如嘲荷包牡丹云茜羅盈束細縫裁包裹垂垂待兩催一自送春愁客散慳囊滿貯不曾開嘲蟹云雙螯八跪太憨生何事輕投岸火明一夜爬沙纔寸土猶招物議是橫行嘲燕云銜花掠雨班生奉朝請語此十人九不解惟我與爾結遐與倘久初會君涼暄未了旋申訂此樂至今縈寤寐絕似得同儕遊履聯垂老逢迎誇特盛今春送君東遡吳便涉湖頭孤睡聽有花有酒徒迷離多雨多風彌蹭蹬屢及窒皇計已定秋期切勿渝初命

勝侶買小舟掠湖而歸而愛山尤癖往往與吳丈飽飯縱遊擘松剔蘚選石而坐此難與酒罏年少客言也丁未假館盛湖水鄉無山思與吳丈同遊而不可得乃作札致之訂在九秋共至會城吳丈報余以詩云生長東南踞名勝不樂山遊定殊性朝朝飽飯守門縻何異拘攣中危病我輩蕭疎澹蕩人祇要杖頭錢不賸富兒輩擅忽名我有山不見將我阱每思別久初會君涼暄未了旋申訂此樂至今縈寤寐絕似班生奉朝請語此十人九不解惟我與爾結遐與倘

識費商量嘲玉簪花云賦白橫拖曲砌通綠幡幡處颭微風夜筵敲斷寒相逼猶插秋棠月一叢嘲秋葵花云嘒嘒秋階響暗蟲亞欄初暎海棠紅綠衣黃裏方悲怨勿更淒其扇晚風嘲水鷺蟲云夙世曾留不輒錄示余亦可見其老而不倦也春社呈志館諸公染心嬉遊水面少沒淫蹏鼉縱解騰風浪汨沒平生竟黑沉如斯之類可謂諷諭妙絕近於詩人比興之義者矣

西湖山水之勝四時皆佳余幸生山水窟中暇則偕

山海經時輯水利志 健筆輩公爭得句江皋何處乞湘靈

西湖公讌詩云嶽輯餘閑許結歡欣承語笑詣湖干

羣賢座密誇梁苑公瞻詩豪壓建安爐歐青烟沾畫
戟船移黃帽暎春巒先期水岸尋修禊千樹桃花夜
不寒麴塵風細綰春陰日影清妍滿碧林花柳解添
迎客態湖山能靜著書心泠淘點出頑厨傳新火分
來度嶺岑幸值嘯歌鳴悅隙戞戞也附習池吟和送
春韻云珍珠簾動射朝暉怕說春歸又送歸別院人
題新粉帕隔年香驗舊羅衣芹泥燕啄連花潤桃顆
鶯含帶雨肥已分魂消渡旁渡棠騧猶愛殿芳菲題
雙螃畫扇云大喜還應小喜環墨痕蛟出暈斑斑自
從書拆遼西後鵲語燈花一例剛又誰將螺汁染星
星展箑歡懷憶不停怪底小鬟偏解報曉奩黃色滿
天庭題宋徽宗鸜鵒圖云描畫翎毛種種如也圖鸜

鵒闢齪諒因毀廢春秋後不記來巢有特書又流
民圖不稽老弱凌煙圖不親褒鄧鶖之鵒之墨未乾
邊聲彈徧白翎雀南渡之禍始於紹述紹述之禍始於變法歸罪制公此史家特筆矣
首言不惜民不知人宜其國步之促也吳文貌
年之作其精如此白翎雀乃元人曲不無假借觀潮
歌云海濤欲上不得上龕赭雨亟屹相向海濤欲下
不得下逆過兩亹爭一瀉月弦胍胸固有權地勢激

道會傳帝子歸草色但知承輦綠潮聲猶恨議和非
詩編揚水周京弱淚灑新亭典午微比儗典切百五十年
工粉飾西湖魚鳥自光輝又散盡宮鴉草樹荒尚煩
强弩護錢塘不知建業中原棄更捨樊城外韜亡杜
宇莫鳴辭國恨冬青難閉返魂香惟聞樵徑行歌處
也有閒花學麝囊陳宮遺址有麝囊
花見金陵雜記

金氏二友

金君長孺名虞又字小樹爲錢塘諸生有文名當事

以國士許之長孺爲文秀骨天成文采煥發涵蓄封
殖積之也厚中閎外肆不名一家譬則資衆腋以縫
裘合庶羞而腑鼎豈比一寸之錦一味之珍聊以充
口體之好哉尊人新亭先生名熹博雅君子工詩余
嘗求其全集讀之浩乎淵乎如春江之濤汪洋澹漫
而不可涯涘也母夫人禹航嚴氏賢明淑愼於書能
子始得實授孝感令縣最繁劇然長孺恢恢有餘充
其才力小知大受無所不可而況一邑耶獨是十餘
年來衝風雨犯炎暑流離辛苦萬里奔馳家徒四壁
歸長孺已成通人矣葢稟母夫人之教居多長孺弟
而長孺且垂垂老矣回憶向時數畝廬寂寥人外
雅萃聚天倫之樂無與比儗然而長孺自視欿然常
柳下風來桐閒露落巷深則竟日無人樓靜則遠山

如畫入則鯉庭有師出則與友角勝闘奇狂歌賭酒爲樂不又託之夢寐想像中事耶長孺寄余詩登眺遊覽之作爲多余錄而存之僅得如干尙傳高臥此山隈金堂玉室留仙夢碧樹紅泉隱霸才一代風流閥處得中年懷抱幾時開圍棋未畢哀箏起指點秋煙是却灰夜大風雨不成寐云繞星千重樹中間一榻橫山城今夜雨何處不秋聲落葉遠相荅荒鷄寒未鳴譙衾成兀坐坐待小窗明灣河口空想像髮絲禪榻偶隨綠遠峰何處恰當戶小雪過來須放船檢點奚囊翻一笑渡江猶欠賃車錢禹寺字水晚風吹落洞庭湖舟中望衡岳云看遍中原萬里山始知齊魯遜荆蠻神仙窟宅空濛裏雲海心胸風煙接禹陵探奇聊借一枝藤山前玉帛留荒址却外鐘魚謝小乘授箑儼陪蒼水使奉香猶賸白頭僧蕭寒滿目供憑弔只有殘碑剩廢興大江東去足揚舲辜負嵐光入眼青千古風流王逸少六朝觴咏在蘭亭相思不隔雲中樹浪迹眞同水上萍爾汝山靈玉螯不數飛來小靈鷲湘山寺嵌湘山均突兀盡憑一杯酒載將新月過前汀錦溪逆稿晚過苕溪見竹林彌望云菅花溪上晚來風絕勝鵝溪老畫工千畝夕陽金瑣碎四山秋影碧玲瓏誅茅此地能容我燒眉稜山骨瘦時聞夜說涅盤經八部天龍皆祖右我來恰值山雨晴柏木寒巖春意透莫堅蓮花認色身滿空佛頂青螺皺只疑山在寺中央不覺着山到山爭他年合惱公前路陰晴渾未卜鶺鴒啼過小橋東

後楚山雄大粤山奇縱有此奇無此秀想當勝境開
鑿時鬼斧丁丁苦雕鏤涌出寶座栴檀林遁卻修羅
藕絲實豈惟古佛世間希選佛名場實天授阿含小
院粥魚聲散作空山師子吼坐覺耳目生清涼羨爾
山僧福艮厚山僧歎息前致辭桑下豈堪多宿留當
年湘嶺未銷兵此地時時驍烽堠樓船楊僕下灘江
割取山門充馬廐雲煙半是劫灰餘猿鳥幾從鋒鏑
漏殘臘駸駸駛五十霜大地山川鋪錦繡　聖朝有
道佛有靈飽喫山田飲山溜山城昨夜試春燈山市
今朝釀春酎老僧頭白不出山長祝君王千萬壽

雨叔一字海住好學能文書皆手錄精楷不苟一筆
其三十初度自序立言有體文韻斐然余跋其尾云
海住六兄負不羈之才寫自得之趣揮毫似錦手不
頻乂聯句成珠燭猶賸跋壯志則鯨魚碧海逸情亦
翡翠蘭苕風雅萃於一門聲名比之雙璧適當初度
發序我辰語有質而有文體以整而以暇憶秋風於
客路北轍南轅數快事於家庭冬爐夏扇孝弟之意
使人油然以自生仁義之言入耳藹如而可聽斯非
漫作實獲余心者矣僕垂老無聞知非已晚學殖荒
蕪殆盡年華磨耗居多縱復負米爲身輸君色養何
況九蛟徒穢愧我才難暢讀新篇聊題鄙語此辛亥
八月書贈之言壬子秋雨叔客山左遊展所至寄我
吟箋其遊趵突泉云風日喜清美獨向城西遊連山
二堂記云泰山之北與齊東南諸谷之水西北滙於
渴馬之崖潛流地中至歷城之西益五十里而有泉
湧出高或至數尺伏流五十里掩抑勢轉道土脉偶
是爲趵突之泉
疏薄穿穴成瘡肬言尋濫觴處沸井揚浮漚圖珠雜
方玉迸落不復收蜿蜒龍首渠決溜鳴沙洲方塘白
石甃戢戢喁喁輕鯈赤鯉隱鮮藻翔躍隨螭蚪最後第
三泉偉觀仄蔑與儔騰波出海眼飛雨移龍湫鏗鏘
銀甕裂湧現冰輪浮卻疑虛無底瀑布翻倒流亂石
侚洞泬清風助颼颼突開一角去曲岸通輕舟透迤
入城闕蕩漾明湖秋老樹引天籟颯沓荒祠幽明妝
想二女遺像誰能修王新城香祖筆記娥皇女英祠在趵突泉今廢空餘遺
泉結萬古蒼梧愁石刻累盈百乘輿循牆搜南豐與
松雪誰最居上頭卻就石梁坐倚杜安茶甌名泉七

十二一統志濟南名泉七十二趵突爲上品味得似不濟南山水窟卷
客貪淹留憑襟想高處試登白雪樓省志云在府城東三十里趵李
于鱗故居今廢趵突泉上有泉東書院其樓以白雪名之登歷下亭云金輿天半
翠雲浮蕭瑟明湖水漫流會見濟南名士否枯荷折
葦望中秋華不注一名金輿山
雨叔德配王夫人賢而有才雨叔依外家以居伉儷
最篤六年而冰絃中斷釋服之日雨叔爲文以祭詞
極哀其文曰嗚呼語短心長詞濃意淡賦能寫恨遺
恨偏多文可生悼鍾情已薄自君昨歲與我長辭觸

緒縈懷撫時興歎恒欲委愁思於桑翰寄深痛於幽
靈徒以魂去難招思紛莫屬倘煩雕琢祇損悲哀是
以忽忽如忘縣縣增慕無長歌以當哭惟不言而神
傷然而中心宛結吐茹皆難盡日沉吟精誠自動爰
拈禿筆畧敘哀悰當予荆除服之辰擬潘岳悼亡之
作嗚呼與君先世舊是懿親覯爾新昏居然兄弟六
年甥館既克協夫和鳴三月燕臺亦無嫌於契濶藉
椿萱之美蔭邀琴瑟之餘歡謂罷搴帷從容問字妝
臺笑暫慰窮愁嗟乎坤道多吝奩之議婦德取益藏
之愼在昔安豐之婦只解持籌夷甫之妻還思擡貴

徙以獲配名流遂得致身福地如君雅量遠過斯人生世不諧我躬不閟屏當畧盡形影潛離甫屆華年奄然元壤生平已矣尚何言哉嗚呼荼苦薺甘固拮据之況瘁鷄鳴昧旦更儆惕之良多猶憶單閼之年敦牂之月榜花新放蓮漏初長余方自哂毫枯寧思七襲徵閨剝啄但疑隣家而君篇障遙聞籌燈促起欵平時之品目定中夕之要言事或不偕應輸斗酒言如偶中佇啟芳筵迨成桂苑之游姑展杏林之約南宮垂翅北墅回車壯志未灰斯言未沫今則徒悲憂未解忘情誰能堪此嗟乎人世多愁無身何患令昭代叢書　戊集　續山雞記　卷第二十一　三　世楷堂藏板

寡和詎望先鳴事未可知人先永別此之相負寧有窮乎嗚呼枝葉未判本根隨壞菊難延壽草不宜男蚤失童烏僅留緻素縱孩提而有識如襁抱之無知冀他時少洗儀容惟此日好傳圖畫顧乃鐘鳴漏盡月落烏啼廚燈影於風前逢畫師於醉後欲倣河陽之遺挂畧無京兆之眉痕清惠不近於上流神色祇形其卑下噬乎往徊想像惟我知卿魂夢瞻依無兒識母如斯拂意亦足增傷然而逝水無還履霜有漸獨處神氣凋瘁此文抽實吐誠發乎情止乎禮義其隋花窺井久占夢其難從斂笑凝眸每聞言而不信於今轉計雖悔何追妙子難尋田生未遇正使丹青特妙藻繪如生又豈能通一寸之相思起九京而訴恨興言及此亦又何尤節序颼馳時光電邁終朝寂寞滿目蕭寒綺席清歌頻有奈何之嘆隣牆橫笛空驚思舊之心入室依然披帷宛在高樓明月靜夜孤燈寒氣侵扉酸風入隙但沈思於存歿已獨盡其淒涼又況辨色趨庭時聞哀嘆變更襞膝每動愁顏鄰公增永慟之悲樂令減清談之興有天皆恨無地埋憂未解忘情誰能堪此嗟乎人世多愁無身何患令昭代叢書　戊集　續山雞記　卷第二十一　四　世楷堂藏板

嫻製誄莫牽徐悱之情德耀還鄉詎軫梁鴻之痛余何不幸子遂先亡心折骨驚形單影隻縱復塗車未駕總帳猶懸生死雖殊形神不隔所患千悲萬恨常盈渺渺之懷夜雨晨雞更聽呱呱之泣思睠機之人洛歲月蹉跎弔荀槩之借亡光陰瞬息人生何幾天道寧論必至有期孰知所屆百端交集未諳今夕何年一見無期祇憶昔年此日雨叔王夫人之歿逾年獨處神氣凋瘁此文抽實吐誠發乎情止乎禮義其哀悼之思可謂盡之一通五色之毫書情莫既者矣

雨叔讀書精敏會借余周禮抄本附注數條極有見
解如內宰以陰禮教六宮注云六宮后也不敢斥言
教后故曰六宮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注云土
圭高一尺五寸立八尺木表於上以夏至之日中視
表影正長一尺五寸與土圭之高等此乃天地之中
也蓋周天縱橫三萬里而日影於地千里而差一寸
一尺五寸則一萬五千里也土深之深與廣字義同
言南北東西之所至如云堂宇深邃是橫說非竪說
也曰東則景夕多風者東方日晏早故多風也曰西
則景夕多陰者西方日到遲故多陰也又云此本無
解聊為臆說恐不可用也虞人掌九穀之數凡萬民
之食食者人四鬴上也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也原注云
鬴與釜同六斗四升也每人一月食穀四鬴年之上
也餘倣此雨叔注云人或作家解則所食之數尚不
甚懸絕若指一人言則日食六升四合已無消納處
況猶是中歲乎古今斗斛相去亦未必不同至此若
以一人統一家如算丁法庶乎其可也小宗伯若國
有大貞注云貞正也卜以質正其吉凶也洛誥我二

人共貞國語請貞於陽卜並可據司尊彝其朝踐用
兩獻尊注云朝踐謂薦血腥玉藻云凡有血氣之類
勿身踐也踐字意似近此樂師有人舞原注云舉袖
而舞象四夷來王者也雨叔注云人舞無所執以手
袖為威儀古注不言象四夷云云就平時教國子而
論似不應有摹倣夷狄之事即如明堂位所云納夷
蠻之樂於太廟亦是禮樂備時始設此一種國子學
舞豈必盡習之耶庭氏掌射國中妖鳥若不見其鳥
獸則以救日之弓與救月之矢射之若神也則以太
陰之弓與枉矢射之原注救日月之弓救月之矢謂日
食時所造之弓月食時所造之矢也以陰陽至盛之
氣攻暗昧不測之妖枉矢射之即救日月之弓矢也
雨叔注云弓矢常用以救日月則其精氣足以勝妖
非薄蝕所造也太陰之弓即救月之弓枉矢亦是救
日之矢但互言之耳註中末二句似未詳明鍾氏染
羽以朱湛漸平聲丹秫三月而熾之淳而漬之注云朱
丹砂湛漬也丹秫赤粟也熾炊也淳沃也以朱汁染
赤米越三月而炊之旋以炊下湯上沃之因烝以漬

羽也磨氏爲磬已上則摩其端原注云已上太厚也已下太薄也兩叔注云已上太清已下太濁清由於厚故摩其端使短短則形小而厚矣復厚故摩其端使薄薄濁由於薄薄不能

述倪山友著書

同學倪君山友名濤一字崑渠元儒道川先生後裔道川先生居休寧之隱塘其自隱塘遷杭州則山友之祖國勳先生始山友幼聰穎過人長而博極羣書週目輒不忘爲人謙謙然若不足懷材抱器無所遇

合山友一無介意日以文史自娛筆墨之緣老而彌篤其撰述則有文燈巖傭吹錄注二百餘卷周易述百卷周易蛾術七十二卷皆托亡子棠字惠南以存其書而不欲自有其名棠故學於余頗嗜讀書有漢書錄雖十卷惜其不壽中道而夭山友抱西河之痛凡所著錄皆棠名所以寄千行之淚解無益之悲也余年十八即與山友連牀山館飲食教誨待余不異親昆弟蓋山友與余非友也兄也亦非吾兄也吾師也比年又以所居同巷有疑必相質山友爲之剖別証據古今會不吝惜自恨陋劣無能爲役楊修荅臨淄侯牋所謂見西施之容歸憎其貌者矣余晨夕登山友之堂見其牙籤滿架手披目覽抄謄幾愁腕脫然後知讀書之可樂也然後知余之不學爲可耻也山友作書雖匆遽及與卑幼未嘗一筆作行草勢其恭謹處姑舉一端而他可以例推又取古人事跡前後相類語句相同者畧分門戶注經百餘卷名曰破蠹錄雖其高才似不費力然求之吾黨罕有倫比焉晚年手注六藝之一錄自秦漢鐘鼎款識至有明大家法書碑板可考者悉載無遺共三百卷藏於家

積山雜記跋

積山先生遺集吾師芍陂夫子爲校刊于閩中客歲夫子舉以貽余余劇愛其記述數十條不亞王文簡池北居易諸談錄因彙鈔成帙先生嘗授徒于吾邑之盛澤鎮閒留吟咏今記中五亭山人條下亦微及之癸卯初夏震澤楊復吉識

孫貞起允升校字

半畝友記

鄭先生家傳

先生諱虎文字誠齋秀水人雍正癸卯舉人世元之子邑諸生典之孫乾隆七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直

武英殿與修

國史會典續文獻通考一主河南鄉試三充順天鄉試同考官再充禮部會試同考官教習庶吉士提督湖南廣東學政官至左春坊左贊善乾隆四十九年八月甲午卒年七十一先生少孤竭力奉母母病禱于神請減算畀母竟如所禱事具先如父撰王太安墓志老而彌篤卽自昌撰迎寡姊終老于家撫諸姪諸甥及其子女分衣共爨五十年翁如也收恤宗族子弟屋宅皆滿至無以容親戚故人待以為養葬者無慮歲就食于其家者無虛日囊篋每為之空家人或以告先生笑曰姑強支持寒餓當共之吾寧苦身無以病吾心也皆笑而退墓志先生植品孤峻沈業富撰性無苟取歲時餽遺非其人雖親舊不受大官富人贈獻累數千百金惡其無名皆卻之若洗獨嘗遠出教授資歲積以給饘粥猶不足典來賣饘終不怨悔逮於晚歲病不能復出以及于死墓志先生鬚眉秀異吐音洪亮身不滿七尺而心雄萬夫卽序有濟用才居閒無所施徒以文學名於世居京師搢紳威好公私事有疑者往往得先生一言而決事或不易了以屬先生從容指畫咸就條理身不出戶小大皆辦為人草奏陳利病輒見採納施之事人并受福而莫知誰為之也墓志為文及詩一宗漢魏而出入于杜工部韓昌黎歌行超妙轉似東坡其趣博其措嚴他人強效莫能及墓志嘗自言生平於古人所作縱觀博取不持意見但領會其空中流行之脈以其得魚忘筌意在斯乎沈序先生于書無所不閱詩文及博學宏文無不為之表彰所論大都經史疑義及當世務淵翻四出援引古今談必以夜夜必漏盡而止卽序詞館先後掌靡不推重之金壇于文襄官翰林學士時以進呈詩冊屬為改正先生謝曰前輩何敢輕議也乃別為一篇文襄歎服于後文襄及博學宏文無不為之表彰所論大都經史疑義及隨筆立就不自收拾卽序汲引後進凡獨行奇節以當國重先生欲得一見屬陳通政孝泳數道意先生姑諾之終不往文襄自是不能無慨於中而先生欲請歸諸城劉文正公曰誰不知鄭太史為今時巨手今國史通考兩書未成乃舍我去我將焉倚不得已於晚歲病不能復出以及于死墓志先生鬚眉秀異

勉留一載終以疾辭歸沈序主藏之紫陽書院者十年主杭之紫陽崇文兩院者五年其殁也王弇子作哀詞以為善人云亾百身曷贖先君作墓志又與朱文正書稱之曰一代名德學道先生在館日撰績通考國用考業十一則有云

國之用博矣而足用之要術有三馬曰生之有道取之有制用之有禮其序節用云我

朝開國之初

太宗文皇帝首以崇尚節儉詰戒臣下聖子神孫遵

祖訓式舊章莫不躬儉德為天下先百餘年間海內

欵富民氣和樂

皇上綏定西陲拓地二萬餘里而閭閻不知帑藏不匱此可以思其故矣蓋三年耕必有三年之蓄然後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不加賦不吝施而用裕夫不節則財不可得而蓄不蓄則用不可得而制然則節用者制用之本也其序庫藏曰蠲復之

詔歲頒賞賚之典月舉初無損于紅腐貫朽之盛此宣有異術歟夫以漢文之富復人猶推本于躬履朴儉之所致況以聖人節用之道行之故序庫藏于節用之後用昭我

國家之恭儉有制信足彰信兆民垂訓萬世也其序國用云國之用經費其大端矣於經費之中頒之式而準是以為損益則有定用者有定額也非經費之用預其事而多方以為儲待則無定用者亦有定額也常用有額而量入為出之法具待用有額而無患之慮周故敘用額于賦額之後俾人知天下之財還為天下用之而

聖朝經國之猷亦略見於是矣其序會計云貪墨之風靖斯會計之法明會計之法明斯出納之數實然後利不中飽澤必下究上不病國下不病民此先生經世之大法也先生提學廣東有訓士八則其一欵行宜遠利也競刀錐之末疏骨肉之親甚且父子異財弟兄爭產操戈同室投牒公庭訟而決決且復訟循環無休以歲以世卒之兩造同盡夷為荒煙者蓋往往然也同氣且然戚友可知戚友且然行路可知人心日偷訟牘如雨矣嗚呼何其痛而不德也且彼之為是紛紛者徒知以利為利耳大使為利而果獲利也然且不可況利致爭爭致訟訟則衙門吏役之費耗之往來守候之費又耗之主訟刀筆之費又耗

之而所訟之勝與否未可知即幸而勝而所得之是
償所費與否亦未可知然且有廢業之憂有健訟之
恥有屈辱之患是所為利者大也而不利者大也而世
之人顧忍而為之者良以始于貪戍于忿又有鬼蜮
輩利其有事得以侵漁乾沒于其間也於是甘言誘
之危言激之而忽不及察遂為其所陷耳夫此而出
于市井者流傷已出於膠庠中人抑又甚矣使者不
忍睚眦多士幸毋近利以自小好訟以自辱安貧敦
行固其大者遠者則出為良臣處為良士尚其勉旃
其一守身宜慷刑也為治之柄有二教與刑而已出
於教則入于刑其介甚微其機亦甚危故曰君子慷
刑夫聖人之所謂刑者幽獨之地有斧鉞焉此誠不
足為常人言矣若夫容杖單流斬絞之條昭布森列
宜夫人知之而畏之也然而玩視
王章輕捍法網雖士子有不免者何也彼習見夫
朝廷待士以禮地方有司官不得慢折辱士子非有
大故褫其衣祿者罪止發學戒飭而已戒飭之辱君
子恥之小人安焉於是習為固然無所忌憚居鄉則
以一祿之威武斷鄉曲居城則以刀筆之才顛倒是
非甚而阻撓公事挾制官長連名具牘聚衆恣行一
剃潰敗誅先首惡喪身亡家莫衷其慘彼蓋不知刑
之深痛猛烈固如是歟徒以恃符之心勝慷刑之心
微積而至於此抑也其一遭際宜安命也書曰惠迪
吉從逆凶益言理也魯論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益
言數也理不可詰故曰君子居易以俟命數不可強
故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自夫人不知命行險僥倖
之風熾於是窮通得喪咸欲以人力爭之爭之而得
欣然自矜不知得之不係是也爭之而不得戚然自
慚不知不得之亦不係是也求之非其道處之非其
分顛倒沈迷轉相倣效益非一朝夕之故矣古者四
十而後仕今則束髮而思向用矣古者學古而後官
今則徒手而思攫得矣即如童子一試
國家求賢之始士子進身之初不可得而輕也凡為
子弟者宜自量其才克副是選而後就焉不然窘
迫之為父兄者亦宜量子弟之才克副是選而
後令其就焉不然窘抑之抑之而學奮迫之而學成
如是而得分應爾也如是而不得時未至也退而力
於學以俟乎時焉毋容以他途求也今也不然其子
弟自知不肖徒欲數其父兄也而姑書之其父兄又
不知子弟之不肖也而厚期之或亦知子弟之不肖

恥其不若人而欲以名相高也而故迫之於是因緣
為利之徒遂得乘之以邪說而錮乎逮號項替代倩
傳遞之弊紛然起矣夫使用是弊果足以偉取則凡
目不識丁者宜偏贊序矣何以卒未之見耶是必其
術之不足用也即用之未必效也且試思彼之蒙害
犯患而為此者將為名高乎抑為厚實乎吾知不為
厚實而為名高也丈矣然而鬼蜮之情形家之人則
既見而知之矣卿之人則亦聞而知之矣知而指目
之非笑之詬彌甚耳名何有焉且非獨於其身也近
及子遠及其孫後之人猶將指其祖若父之醜行以
相為警警者則雖幸脫刑章難逃清議稍知人間羞
恥者尚斷斷不為況一衿雖微名器所在
帝命所臨明有王法幽有鬼神豈能漏網哉爾多士
各宜敎誡其子弟毋欲速毋躁進積學以力諸已安
命以聽於人庶幾文品兼優不慚始進耳不然整飭
士習釐剔弊端學使者之責也使者敢優容姑息上
負
聖訓下干衆譽哉先生忠清之風於此可見其槩

趙同知家傳

君諱懷玉字味辛武進人恭毅公之元孫也年甫餘
試京兆疾時人多以貴緣進也立志不使一人知誓
於神而往四十五年
召試賜內閣中書遭母喪服闋後以未卜葬援古人
未葬不應舉之義不赴禮部試嘉慶元年試禮部有
同年同官而為內閣後進者甚欲物色君君告以自
誓神後未嘗使一人知悖之恐罹神譴其人廢然去
後果在此君房報罷五年俸滿選山東青州府同知
在內閣日久及官同知僚友目為迂儒屬吏則嫌其
弱賴上官多知己一歲中先攝登州府知府繼權兗
州府知府嘗會鞫金鄉阜孫冒考舉人尚榮衰稱健
訟曉曉譁辨惟君詰之每屈服因持公言頗達同官
之怒然亦賴此得免嚴議尋丁父憂遂不出嘗誡子
文云細數此生惟兩親棄養不能一馮含歛為終身
至痛閒見閒淺不敢好名為欺人之事亦不敢好奇
為欺人之學於世泊無嗜好任心觀書與客譚讌而
已又云少即喜為詩文筆力平弱奉牢酬應多不足
存江文通謂人生當適意為安能精意苦力求身後
名故自少至長未嘗著述惟集十卷如此足矣吾才

歲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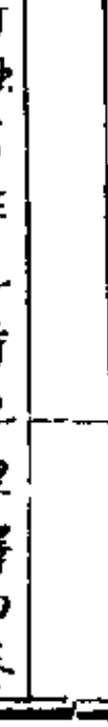
姪渙

謝文通又當經史昌明人思握槩從事傳世之業幾于充棟何必矻矻孳孳傅增滄海之一粟哉問有存者易併覆瓿毀之而已（此足以想見先生之性情學術矣君幼許即習為古文詞少壯博極載籍中歲以後紬其泛濫而深求於經訓及先秦古書服官禁地於典章制度名公卿賢大夫之議論皆嘗習熟見聞發為文章循軌知塗一以韓歐為祈向粹然而安雅淵然而清深儻倘之作十有一二集中論文之書乃無一字及之以此知非所措意（文集序）君生於乾隆之初其時天下主壇坫以法為諱浸淫沖渙日甚一日君獨不惑於貴勢不牽於友朋硜硜自立不厭不倦故集中所存無有雜言詖義離真反正者可不謂難歟（文集序）工詩嘗慕恭毅公之為人賦述德之詩序傳家之法及給札尚方校文秘閣含毫精英用案情愛所為詩與瞻之至殫見從容（詩集序）君與里門孫糧儲星衍洪編修亮吉交最深然其誌洪編修墓足為編修之諍友先君嘗與君書云常州城中三數友近惟淵如與仲冶其他求于里門若有不能終罄者而足下金堅玉潤質有其文獨有使人意消之致以此解帶寫誠期于白首先君不輕許人觀此足見君

君諱循字里堂世居江都分縣為甘泉人君幼嶷異既長丁父及嫡母憂自殮及葬八閱月未梳沐食卧不離喪次弟徵誦書自教之興化顧超宗傳其父丈子之經學與君同學君始用力於經超宗歿君理其喪作招亡友賦哭之嘉慶六年舉于鄉十年禮部試有資之行者君辭曰生母病雖念而神未能遠不北行後竟以冬卒君毀如初除喪後有足疾居黃玨橋村舍閉戶著書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七日卒年五十八君博聞強記於經無所不治于周易孟子專勒成書凡若干卷君於易本有家學偏求說易之書悟得洞淵九容之術實通於易以數之比例求易之比例作通釋一曰旁通二曰相錯三曰時行旁通者在本卦初與四易二與五易三與上易本卦無可易則旁通於他卦亦初通於四二通于五三通於上先二五後初四三上為當位不俟二五而初四三上先行為失道易之道惟在變通二五先行而上下應之此變通不窮者也或初四先行三上先行則上下不能應然後變而通之仍大中而上下應如乾四之坤成小畜復始二之復五復初不能失道矣變通小畜二之豫五復始二之復五復初不能

應始初則能應小畜四不能應豫四則能應坎四之離上成井豐失道矣變通之井二之噬嗑五豐五之渙二豐上不能應渙上則能應井三不能應噬嗑三則能應此所謂時行也比例之義一于相錯如睽二之五為无妄井二之噬嗑故睽之噬膚即噬嗑之噬膚坎三之離上成豐噬嗑上之三亦成豐故豐之日昃即離之日昃豐之日中即噬嗑之日中漸上之歸妹成大壯漸成蹇蹇大壯相錯成需故歸妹以須之即需也歸妹四之漸初漸成家人歸妹成臨臨通遯相錯為謙履故眇能視跛能履臨二之五即履二之謙五之比例也易通釋既成復提其要為圖畧八卷凡圖五篇原八篇發明旁通相錯時行之義論十篇破舊說之非復成章句十二卷總稱雕菰樓易學四十卷事阮督部序之曰焦君之易之為書也其大旨見於圖略而旁通三十證尤為顯指可例其餘或謂曰比例為圖因其末之同而遡其本如此則所通不幾多乎不知此正可見聖人之易錯綜參伍化裁推行聖人不能一一悉舉之特各于相通處偶舉一端以示其例而賅其餘若其因事而撰筮因卦而求象必有一定之法亦必有無

書之言使各象變適于各事以決吉凶是以左傳筮辭更出于今易辭之外藉曰非也何以折其三十證之所說哉易學既成隨筆記錄編次得二十卷曰易餘籥錄凡友朋門弟子所問答取入三書外復錄而存之為易話二卷又有注易日記三卷易廣記三卷傳事又作六經補疏二十卷謂古文尚書之偽閻百詩證之詳矣二十八篇之不偽者疏通証明有王西莊江艮庭周晉圃三家鼎立因鈔次之益以當世通儒凡四十一家書五十七種佔衛湜禮記之例不專一說不加斷語題曰書義叢鈔四十卷謂王伯厚詩地理考槩稧無所融貫作毛詩地理釋四卷又撰毛詩鳥獸草木蟲魚釋十卷陸璣疏考証一卷君贇諸段若膺如黃烏非倉庚方言合而為一非爾雅義說文訓鱷為鯉其物分而類則同者郭氏竟分鱷鯉為二者非唐蒙與女蘿為二物宜依毛傳以正爾疋亦無紹之訓毛傳亦紹也連上不絕貌言若曰不絕貌者亦紹也段氏以為精確不易略詩游漸考漸江原委以証禹貢三江撰兩貢鄭注釋一卷專明班氏鄰氏之學君最善戴東原所著孟子字義疏証於理道天命性情之名揭而名之惜其於孔子一貫仁



想之說未及暢發撰論語通釋一卷凡十二篇曰聖曰大曰仁曰一貫忠恕曰學曰知曰能曰權曰義曰禮曰仕曰君子小人采本朝通人之書或專說孟子者或稧見他書者一一纂出依次第編為孟子長編十四帙因取前人所已言而以己義成損益于其間撰孟子正義三十卷略阮督部以謂疏趙岐之注蒐採近儒數十家之說而多下己意合孔孟相傳之正指阮傳君論學經之法云學經之法不可以注為經不可以疏為注孔穎達賈公彥之流所疏釋毛鄭孔安國王弼杜預之注未必即得其本意執疏以說注豈遂得乎余嘗究孔穎達毛詩正義其闡發傳箋之同異往往以同為異以異為同而毛鄭之本意未能各還其趣箕子明夷王弼注云莫如蔽而在斯中以蔽解之義而以子為蔽又用箕子為其蔽即本趙岐箕子之義而以子為斯中解箕明證蜀才其子之文而以箕作其與馬融解箕子為紂之諸父者不啻天壤疏者直以王弼之注同於馬融不亦誣乎余故曰不可以疏為注也儒者說經言人人殊學者熟復經之本文引申而比例之余嘗以箕五之先庚後庚推究蠱象之先甲後甲而思蠱之五變

殷原本作
假傳查清
嘉記

卽成算甲以始言故傳云終必有始庚以終言故經云元初有終覺從前納甲干支徒滋葛藟而已故曰不可以注為經也要之既求得經文之本意則注之是非可否了然呈出而後吾之從注非漫從吾之駁注非漫駁不知注者之本意又求得經非也從之亦非也近之學者無端而立一考據之名牽起而趨之所據者漢儒而漢儒中所據者又惟鄭康成許叔重執一害道莫此為甚許氏作說文解字博采衆家兼收異說鄭氏宗毛詩往往易傳注三禮列鄭大夫杜子春之說於前而以元謂按之於後易辨爻辰書採他說未嘗據一說也且許氏謀五經異義鄭氏駁之語云君子和而不同兩君有之不謂近之學者專執兩君之言以廢衆家或比許鄭而同之自擅為考據之學余深惡之也略舉君尤精于天學算術謂梅徵君弥三角舉要環中泰尺撰非一時緜複無次纂束原勾股割圜記務為簡奧變易舊名撰釋弥三卷錢少詹稱是書於正弥斜弥次形矢較之用理無不包法無不備君上書少詹論七政諸輪少詹復書云推闡入微以實測之數段立法象以求其合尤為洞徹根原君以弥線之生緣于諸輪輪徑相交乃成三角輪之弗明法無從附也撰釋輪二卷君又謂康熙甲子律書用諸輪法疵正癸卯律書用掩圜法實測隨時而差則立法亦隨時而改撰釋掩一卷君又謂劉徵之注九章算術猶許氏之撰說文解字講六書者不能舍許氏之書講九章者亦不能盡加減乘除之用而加減乘除可以通九章之窮作加減乘除釋八卷君得益古演段測圜海鏡二書又得泰氏所為數學大略撰天元一釋二卷開方通釋一卷以述兩家之學君善屬文以所撰序事文就正于先君先君曰序事文須無一語似小說家言當時時以左傳國語史記漢書為之藉君心服之愛柳柳州文謂後人多斤柳州為王叔文黨君為雪之且●田山薑百數集鴻山公王西莊兩先生於叔文事皆立論平允足洗不讀書者隨聲附和之陋習君於詩詞醫學形家九流之書無不通又力彰家鄉先哲勤求故友遺書黃珏橋有明忠臣梁公于渙之故宅君修之題曰北湖耆舊祠設木主三十位祀寄居北湖忠孝行誼載于史志者復揭三十人事實于壁捜訪遺籍成北湖小志六卷又因分撰揚州圖經收拾襍文舊事次第為

目録一卷名曰楊州足徵録又以隨筆考録楊事者
成郡記六卷君每得一書必識其顛末以有所契則
手録之如是者三十年成里堂道聽録五十卷又舉
國朝人著述三十二家作三十二贊先君述學與焉
君手訂文集為雕菰樓集二十四卷詞三卷詩話一
卷醫説等書不具録子廷琥能讀書傳父學早歿

存興原作
遠興倚考

丁教授家傳

君諱杰字升衢歸安人自少篤志貧不能得書就書
肆讀自早至日稷肆主閔其勞為具食輒卻之肆力
經史旁及六書音韻算數長于校讐大戴禮用功尤
深莊侍郎述祖主浙江試發策問大戴禮君所對尤
賅貫遂舉于鄉于胡渭禹貢錐指摘誤甚多嘗謂錄
書移河為界在齊呂填閻八流以自廣夫河患之林
由九河湮廢而害始于齊管仲能臣必不自貽伊戚
班固敘溝洫志商湯周移秦決南岸自茲距漢北止
八支則九河之塞當在秦楚之際矣又嘗校雅雨堂
所刻書傳謂此乃惠徵君裒輯本頗疎舛如鮮度作
刑以詰四方誤讀囲學紀聞此繆之甚者五行傳文
不類讀後漢書注始知誤連皇覽然何以合併為一
亦不可曉最後讀明黃佐六藝流別則此節全載其
內知惠氏又因黃氏而誤也又校鄭氏易注摘其誤
引漢書劉向傳鄭氏注者一事誤引乾鑿度者一事
乾鑿度注者二事引文選画征賦注不能定為鄭者
一事皆諦當不易讀論語未知焉得仁謂孔傳邵皇
而疏所解并似經文有闕失證之論衡問孔篇中論
智行篇均讀知為智釋文知鄭音智東晉李充集注

云子王之敗子丈之舉舉以敗國不可謂智文子所之無可縣稱其亂不如寧子之能愚蓬生之可卷耒可謂智也鄭義雖不傳當同于宏度勝孔遠矣讀管子內言戒篇我游猶軸轉斛南至琅琊云猶即由寫者誤重一由字又涉下轉字遂衍軸字轉斛即轉斛魚與角付與斗均形近而譌孟子轉附案字記引齊都賦晏子春秋并作轉斛趙氏既以轉斛朝濞為山名而又言朝水名也則仁山金氏謂海旁之山潮至如舜亦非肌說又謂字母三十六字不可增併不可顛倒見端知邪非精照為孫清不可增濁聲疑泥孃也非即邪之輕脣不可并于敷微即明之輕脣不可并于奉影為曉之深喉喻為匣之深喉曉匣影喻不可顛倒為影曉喻匣也君為人校毛詩草木蟲魚鳥獸疏方言漢隸字原復古編困學紀聞蘇詩補注刊行于世讀書強力鍥而弗舍性敦厚與朱學士筠戴編修震盧學士文弨金修撰榜程孝廉方正瑤田劉訓導台拱相講習諸君咸重之閒四庫館朱學士筠戴庶常震皆延之佐校小學一門往往出其手在都十年聚書至數千卷子寫者十二三乾隆四十六年成進士當得知縣以親老願改教授其後十餘年選寧波府教授君所著周易鄭注後定許宗彥丁杰俞陳鱣丁士文舒序之云歸安丁小雅田胡氏惠氏兩本重加攷定舉向來以鄭注易乾鑿度之文羼入者為梨去之以漢書注所云鄭氏乃即注漢書者非指康成又於字之傳譌者如小畜之輿說輻當作輹夫之壯于頄當作頯一一正之又王氏次序本多顛錯胡氏惠氏雖遞加更定仍有未盡今皆按鄭易本文為之整比復撫補其未備者若干扶微振墜非治海之學大廡于鑑序張編修惠言序之云考校鄭書者無慮數十家以君之書為最善蓋其始為以近成書二十餘年有為其學者必咨焉從而為之校者以十數惟以傳信為務而不以臆斷其為之也勤其出也慎則獨善宜也又云君此書余見其稾本一字之異必比附羣書以考其合往往列數十事是故于義審于義審則其分別有序也無惑爾若柯君又著大戴禮記繹小酉山房文集許傳陳恵又自謂輯字林考逸稿本存任子田處子田窺其書而署其名作書偏告同人一時傳以為笑然子田固非竊人書者卿承記江鄭堂嘗辨之君校書與盧學士最相似得一書審定句讀博稽

他本同異用小紙反覆細書頗不易讀垂沒前一日
摘誦五行大義以支辰配合之說告其子授經傳經
辛年七十

臧孝子家傳

君諱禮堂武進人兄弟四人行三少性孰年十二讀書攻苦究心經史字學朱文正撰家傳君未冠毅然以孝弟自任年二十取婦初來莫先甫下車孝廉子溥初各夕教以孝弟長言家傳撰七言詞豫令女擫誦習婦至女擫朗誦之俾正立恭聽孝子傳乃合卷家傳侃侃閒無私暱之愛相率制一家感而化之數年後因婦不得母歡不入內約三歲無過仍和好否則不為夫婦是年十二月其季弟屺婚婚之夕屺謂君曰嫂已知過而改矣今夕兄嫂不同居屺未敢有婚期也君感其意至五鼓乃扣書室入內溥子君事父繼宏久病每夜不可為矣言之泣下父畏寒潛以體慰飧不使知歎斐香禱天父稱其孝家傳謂族黨曰禮堂吾孝子也其兄庸自斐中歸謂庸曰三兒善事我久病徼三兒禮通考父卒哀毀骨立謹藏庀匠儿杖祭則設之熟復讀年父卒事母尤謹孝子傳子母章患風疾冬月解裹貿錢偕藥工爐火七晝夜不絕成桑膏愈母風疾侍母不離左右母或之親戚家隨輿奔走至則檢點飲食及凡所需者母歸仍隨輿奔至其娣母曰三甥豈男兒吾妹一孝女也母飲食嗜好有時失宜者即誡不

從命泣泣未已仍舞躍言笑于前君父本以廢前鬱
財為業生計在店君卒之年先庸入都命李弟紀司
其事向時折閱一旦敗露庸聞不勝其憤札示諸弟
欲獨居君與庸扎其略曰吾兄在外一載相距三千
里母老有疾宜眷戀不已乃來札推聞一腔怨憤之
詞禮堂頻有惑焉先將以此化室中郎抑為室中所
化郎易曰所由必有漸如此則好貨財私妻子不顧
父母之養何所不至即不欲如是流弊必及于此刑
于寡妻此等原有難處出言不可不慎出子此則入
于汝中無立脚處此司事不及一月發店中虛實此
有何罪況先考去世母命兄清理家事乃不能鈎考
處分得宜而至潰敗則怨誹如此日引月長漸即于
不孝不知矣禮堂不敢不告不告則為欺兄孝弟
人也其念之庸讀其書引咎自責兄益和孝子母病
割股傳家詣東岳廟私請減年一紀益母母病越五年
而君沒年三十君曾效書規庸不當遠遊又君子已
沒不更名不應更名次兄某嗜博泣諫不止晝夜相
隨雖如廁亦在側兄感而約弗敢犯居無僮僕米鹽
薪水親操之其志潔其行苦故其鄉謚曰孝節先生
孝子陟督部儀儒林稿謂大學士朱文正稱其孝

君閱紀傳及所聞孝子孝婦悉錄之成數萬卷據
韻會舉要輯說文繫傳十五卷刺取許氏引經為說
文引經考十三卷摘錄玉林先生尚書集解按語為
尚書集解校證為尚書集解按六卷三禮注校字六
卷春秋注疏校正六卷刪補嚴豹人左傳賈服注三
卷南宋高宗御書石經孟子考二卷增訂孫淵如倉
頡篇三卷補庸所輯通俗文一卷輯臧榮緒晉書二
卷記先考遺事一卷拜經堂書目四卷漫日居筆記
六卷奉母時瑣事也嘗與兄書曰禮堂欲盡子弟之
職隨所處之境為當然之事成著述之業稍求所如
立名後代而皆未能傳子君性孤介耿直阮督部聞
其名往拜持服避之許白衣冠方見於舍傳為經籍
纂詁延庸及君棄事君居父憂以墨冠入局同事者
以為性段若膺云孝子之行其兄庸其弟紀實傳之
其兄庸痛之乃取孝子欽兄諸札著于行略刻之以
章其美此非獨孝子之事令人所難其昆弟亦皆孝
弟人也然非孝子之識安能感化如是

君諱星衍字淵如陽湖人君幼有異稟讀書過目成誦父授以文選君全誦之不欲以詩名深究經文字音訓之學旁及諸子百家院撰傳盧學士鈺少詹事主鍾山書院與君講論經術小學甚相契潛陝西巡撫畢公沅好賢禮士一時才人名宿踵至君手定院撰年譜潛夫邵州醴泉等方志是時節著多詩人約分題賦詩各體僉古共數十首同人詩成君未就與同人賭以半夕成之但給抄胥一人既而閉戶有頃胥手不給寫至三更出詩數十首譜乾隆五十一年朱文正典試江南文正在都與彭文勤約曰吾此行必得汪某孫某公搜落卷得其經文策曰此必汪某也及折卷得君名而先君實未就試五十二年賜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修充三通館校理散館試厲志賦用史記朝朝如畏相國和珅疑為別字置二等引見奉

旨以部員用故事一甲進士改部或奏請留館時相國知君之名欲君屈節一見君卒不往遂就職補刑部直隸司主事總辦秋審院傳阿文成重君不入和門每擢官必曰此和相不能致之人也以中相國阿文成公尚書胡莊敏公皆器重君每有疑獄輒令君依古義平議行君執法求平所平反全活甚多甲有竊主財逾貫詣其友乙匿其數以告分金而逸事發乙得知情藏匿罪人減等罪應流君以為律稱知情則坐乙不知滿貫也應以所知數坐減問徒尚書詰以乙所言無證如獲甲言實皆以逾貫奈何君言此名例所謂通計前罪以充後數也乙卒減徒君又言律文稱因者在繫之名稱罪人者犯事在官之名今或未到官名之罪人或藏匿罪人問擬縱因非正名之義湖廣有子護嫁母傷人至死獄勒下法司議或以嫁母期服減于母則護嫁母不得與母同科君以古者父在為母亦期屈于所尊嫁母服期因宗子主祭非謂情當殺也引宋王博文請封嫁母又為行服謂子無絕母禮又引唐八座議凡父卒母嫁有心喪三年之制子無絕母道故也護嫁母出母俱當與母同議減門殺罪甲有馳車犯乙死者已當過失殺罪甲恐以無故驟車馬獲重罪介所知以重金求免君曰吾不受暮夜金罪止過失殺無為人所詐也甲慙謝去有孝子為父報仇殺縣役坐死其

父妙控部弟實為縣役通覽請檢尸傷當道某屬君
君曰吾豈能枉法殺孝子哉阮傳先君嘗與君書謂
君時為文人則上掩鮑謝時為法吏則比迹于張惟
其才也又與君書云近聞廉慎自將苞苴不入國窮
之節尤文人學士所難今日進德無疆抑向日知君
之淺也禮堂記壽官山東兗沂曹濟道君以濟陰湯陵
書傳所傳即在曹南其山西蒙河湯陵雖列祀典實
宋以來傳譌之迹因徧考諸書據漢崔駰魏皇覽晉
伏滔湯陵在濟陰之說移山西布政司竝考蒙河之
陵出後魏小說家言未為典要支集年譜君再官山東曹
工五日夜從上游築堤過槃溜歸中流不果決康公
語君曰吾治河數十年未見已決口能即堵閉者惟
曹南之役吾與君成之耳
國家數百萬帑金矣署山東按察司以整肅吏治為
己任親問囚定爰書矜慎庶獄甲與乙有嫌共飲乙
醉墜火炕吐燒酒引火燄灼爛至死甲醉卧不知鞫
獄用以奪產則酒有爭鬥形擬鬥殺罪君曰甲主乙
當奪乙產勸之飲名奪實讓也改甲坐過失殺出其
罪有婦因姦謀命嫩其婦某家妻夫遠出主母惡之
會僕婦死誣以謀毒問官又實以姦夫言婦淫主婦
令僕婦守之惡而行毒已其嫩君鞫婦以某日歸寧
僕婦後二日以子殤與夫爭怨自盡出寃婦於獄阮傳
有索負不償者褫其衣負債人因病猝死科以屏去
人服食至死成獄君檢其時三月杪不得以寒致死
改議威逼條生罪譜年因有其毆人至死過堂呼寃者
自言本縛夫見所過有衆共毆人勸止之不從而去
越數月已令始訊之酷刑誣服下手毆人君詰以衆
中有相識者否答以有舅氏某為縣役在旁知狀密
拘縣役詰之乃因殺人縣令回護其屬嘱其舅氏
門殺傷輕縱其死上司駁詰改擬傷重入實因知死
乃不承君告縣官乃以夫察處分杜人命吾為子救
正陰禍也有某生詣署婦女致死獄君以事在一月
前不得謂之怠激勵得婦自與夫鬥狀出生
罪曹南與豫鄰豫撫景公以匿名書一紮連繫數百
人入告君馳往與開歸馬觀誉慧裕會鞫方冬囚荷
狼璫鐵鐐衣不蔽體君曰籍其家無證驗是誣也宜
盡釋之會部使者東來供億繁費箴一乘與夫每日
索費三百緡大吏憂之君曰案早結則省費吾試任

其事自夕達旦親定爰書釋數十人推被誣者生平
嬌怨得匿名書伏罪結案魚臺有控案奉檄往鞫平
之其後令以君母壽饋多金會君公出君弟却之君
曰吾弟知我凡活死罪誣服者十餘獄山東風氣為
之一變君以伏生承秦火之後壁藏尚書唐虞三代
載道之文得以不絕鄭康成箋注易詩書禮論語孝
經可比七十子身通六藝皆宜建立五經博士于後
大史奏請鄭被駁而伏准行其議實自君發之灘縣
有武人犯法挾厚力求脫令不可干因賄通和珅屬
託大府君訪捕鞫之械和珅使者于衢巡撫奏言河
之汶水即閉閘謂之閘口糧艘阻滯君知德州哨馬
痛過禮山東衛河經臨清閘口夏秋水漲鳥于閘內
音仍發山東以道員用壽補督糧道大畫許殘君喪
事者并以歸君丁母憂歸里服闋入都奉
復開閘則令賠兩次壩工銀九萬兩半屬後任而司
未合河道總督趙撫亟奏合龍移君任尋大稱合而
不取悉以給引河工費仍取領結存庫是時曹工尚
音允准先是河工分賠之員或得美餘謂之扣費君
廉潔惟河務非其所長請留補地方奉

又復抽溝曹工遂不能合大府奏君熟習刑名檄守
營及息縣四女寺舊有兩支河流入老黃河即鉤盤
萬津故道經樂陵至海豐入海請開濬以泄衛水異
派德州舊設滿營駐防官兵五百一口為一戶增
至二千七百餘口而額餉無可加每年例支道倉米
七千八百餘石內有折色米三千餘石每石支銀一
兩糧價昔賤今貴折色不敷半石之數官兵日苦累
道倉支剩餘米歷年運交通倉者官丁運費共需米
銀二千餘兩君請以存給官兵本色除折色不獨恤
滿兵又省運費皆準行尋署布政使司布政使值侍
郎巡撫欲放引河康公力止之不從既放水河盡淤塞
前台龍時開放引河則水疾而於不停時堤未大塞

廣興以晦歿隊東兩省以文庶部獲罪者衆君不與
焉壽引疾歸以二十二年正月十二日卒年六十有
六銘誌君早年最善為文
述傳公餘退時靜對一編六經說文周秦諸子以及
律算陰陽方技之書皆手校數四擇其佳者付之剞
劂深通當世之務其文如擬董江都上公孫丞相書
唐虞象刑論周書罪不相及論南廂二渠序以及課
題策問皆可見之施行文集
地士爭附之又好聚書聞人家藏有善本借鈔無廬
日金石文字捐本古鼎彝書畫靡不考其源委其所
為文在漢魏六朝之間不欲似唐宋八家海內稱之
著尚書古今文義疏其餘撰集有周易集解夏小正
傳校正魏三體石經殘字考倉頡篇孔子集語史記
天官書攷証案字訪碑錄平津館金石萃編孫氏家
藏書目續古文苑問字堂文稿岱南閣文稿五松園
文稿平津館文稿古今體詩君廉而不刻和而介立
身行事無偽言淪行屢以謗謀者不獲乎大府于其
卒也海內學者皆悼慕之
國朝之學推本漢儒上考三代制作無師而有師法
以予所識近代儒林若孫御史志祖邵學士晉涵錢

按官塘式進士億江明經某皆彬彬大雅之選識者請而題之
平津館文稿

程編修家傳

君諱晉芳字魚門號蕺園江都人父遷益治鹽于淮家山陽乾隆初兩淮殷富程氏尤豪侈多畜聲色狗馬君獨喜讀書蓄書五萬卷延覽四方名流詩歌倡和無虛日乾隆二十七年召試授中書後數于內閣掌故改主事升吏部員外郎與修四庫書改翰林覈編修卒年五十有一

君白皙長身（姚鼐記）縱橫往復古今賢士術業言足起人意（姚鼐序）酒酣耳熱縱論時事掀髯大笑少所容貸至於獎掖後進則有譽無否（師承記）為古文之行與學甚敦美與名相副且君處盛名之下車馬塵襟之間釋知遺形超然萬物之表有若聲華寂滅（谷林文）劉文正公嘗太息君之才而惜其為名士然君思與當世瑰琦之人接遠觀周覽浩然富溢于中（武虛谷集）詞不傍門戶卓然必軌于中正受業朱學士筠之門

民隱士大夫肆于鄉里騎俠之氣醇為禍亂非講學之過正學論云古之學者由音聲訓詁之微漸臻于詩書禮樂廣大高明之域今之學者瑣瑣章句至老不休海內儒林昌言正學者幾四十年矣其大旨謂唐以前書皆寸珠尺璧無不可貴由唐以推之漢由漢以溯之周秦而九經史漢注疏為之根本宋以後可置勿論也嗚呼為宋學者未嘗棄漢唐也為漢學者獨可棄宋元以降乎然而學士大夫相率而趨同途合轍莫有異者何也余嘗誦自明中葉以後士人高談性命古書束高閣飽蠹蟬其所教人應讀之書

得君起與之左右迭相揄揚視天下士有一不附于世者二公寢食為之不遑及夫簡翁既背士皆掩抑以摧藏而不圖君又奄棄使天下士益無所顧賴則豈吾徒之感愴嗚呼足以想見君之聲聞矣君著圖易知旨尚書古文解略（勉行齋全集序）考左傳翼疏禮記集釋又治儀禮得十一家之本為之甄綜而疏通之（抱經堂集）又著勉行齋文集十卷載（師承記）君書後漢書後云東京士習之醇由西漢所釀成明季士習之盛皆程朱之緒發明儒學業疏云明之亡由其君不親政事東政者不恤

往往載在文集真所謂鄉塾小儒抱兒圍冊子者足
令人嘖飯也物極則反宜乎今之儒者得唐以前片
言隻字不問真理道如何而皆竇而錄之討求而纂
述之此非往復之道乎是以摩居坐論必爾足說文
玉篇廣均諸書之相礪角也必康成之遺言服處晉
達未結之相討論也古則古矣不知學問之道果遂
止于是乎又其甚者因考據字義而旁及于金石文
字之足以資助史學者不過訂日月校職官証謚事
而於制度云為安危治亂之端則其所繫者至少所
為鑑古而知今畜德以致用者果如是而已乎勞心
終日推外之求而茫然不知身心之所在試之以事
而顛頓失措臨之以患難而失所操持由其玩
物喪志在平時故了無肆應曲當之具以此為儒果
足為程朱陸王掃乎試使有志之士吾知必不為俗
儒不泥古不遠今博學而反求諸約養心而不蔽于
欲斷卓然為儒大宗矣豈必專守一家蒙譏譸小夫
之誚哉又云古人為學皆自治其身心以應天下國
家之事故處則為大儒出則為名臣未有剖事與心
為二學與行為二者也由漢及唐孔孟之真傳不顯
而其學行黙與古合者亦代不乏人及宋賢出而修
已治人之法程功進序之方燦然大明程朱諸儒承
既小試之而事無不治自是而降守其教者四百年
志節功行先後相望雖其末流往往有迂拘濡緩之
弊則學而不及者之過也近代立教者之過也近代
一二儒家又以為程朱之學即禪學也人之為人情
而已矣聖人之教人也順乎情而已宋儒尊性而卑
情即二氏之術其理愈高其論愈嚴而其不近人情
愈甚雖日攻二氏而實則身陷其中而不覺嗟乎為
斷說者徒以便己之私而不知其大禍仁義又在釋
老楊墨上矣夫所謂情者何也使喜怒哀樂發皆中
節則依然情之本乎性者也如吾情有不得已者順
之勿抑之則嗜慾橫決非始于情之不得已乎匡張
孔焉迫于時勢而說憑焉馳騁迫于威力而喪節
亦可以不得已諒之乎今士大夫一語及講學則詳
然應之曰人第以躬行為尚耳其言試是及退而察
其所行則無一事可質之人者此又何說耶嗟乎魏
晉之際禮法蕩然而士大夫猶有持清議雖名教者
是振靡起衰一返流俗之謬而還之淳樸乎讀日
知錄云余讀顧氏日知錄而嘆其讀書之難也由明以
上迄于秦漢儒家者流學博而精所見者大坐而言

可起而行者始無襲人惟亭林及黃黎洲于書無所不通而又能得古聖賢之用心于修己治人之術獨探其要其所論述實有可見諸行事者然不患其不傳患在後之人以為言之可信將患舉而行之更易成憲日趨于綜核煩瑣而不覺是又不可不辨也亭林欲以米絹易銀行均田改選法之數者有必不能行有行之而必不能無弊其可行者惟學校貢舉耳雖然豈易言哉不徐徐有以易之鮮有不清敗決裂者黎洲則必欲復封建井田此則童孺皆知其不可矣真儒不世出而同時兼生言可為世法猶或錯雜紕謬若是後之人其何賴焉古之名臣如蕭曹丙魏房杜韓范輩其讀書正不必若後儒之多且精而知天下之不可要動也則相與優游寧謐之以無事為治而天下卒無不治譬之人身勞勤倦乱之餘閉關習靜屏退私欲使從容舒展而百病可除苟無以養之雖日服補益之劑而勞動不休則病未減況施之攻伐之劑哉王荊公方正學皆以信古誤人家國此吾輩所宜慎也至其所論正人心厚風俗者前薄倣缺武修文則自唐虞三代以還萬世由之而無弊者也太原閻百詩有補日知錄一卷所見者猶小余故

論定毋使不善讀書者以兩先生為口實焉

劉先生家傳

先生諱台拱字端臨先世自蘇州遷居寶應六世祖永澄與無錫高景逸顧涇陽講學東林務崇信義立名節前瑞禍卒不及于難曾祖中從舉人石埭縣教諭祖家昇副貢生父世簪廩貢生靖江縣訓導厚德著於鄉里人稱蓼野先生朱撰行狀靖江君五子先生居長阮撰墓表先生而岐嶷不好嬉戲行狀六歲母朱安人歿哀毀如成人墓表事繼母鍾安人如●母乳媪或告天性過人年十餘歲溫清定省如成人請祀鄉賢入家塾終日端坐墓表未嘗離几席作顏子贊父先惲(驌)之少長慕黃叔度之為人狀行嘗於其居設宋五子位朝夕禮之出入里門目不旁睨時有小朱子之目墓志從同里王君雒師學及王子中朱止泉兩先生書遂篤志程朱之學墓表補縣學生試前夕漏數下不寐家人疑其溫習經義就視之朱子語類也請祀鄉賢狀年二十一舉江南鄉試赴京師卿先達招優人以觴迓同坐皆避席先生弗為動一坐大詫後乃愧服狀是時朝廷開四庫館方開緻學之士畢集大興朱學士筠士震餘姚邵學士晉涵適被徵海內知名之士待詔公車則歙程先生瑤田嘉定錢君大昕為之最同郡官京師者則王先生念孫任侍御大椿並與先生為昆弟交相約稽經考古旦夕講論務求底于至是而後即安先生齒最少每發一義諸老生莫不折服狀行先生慎于接物尤嚴于交遊在里與段先生及朱先生及李先生為之倡先君及先生和之各成其學述學先生之學自天文律呂至於聲音文字靡不該貫王先生序諸經中於三禮尤精墓表其考証名物研精理義未嘗畛而二之傳注有未確雖自經師相傳之故訓亦不為苟同狀行其於漢宋諸儒之說不專一家而唯是之求精思所到如與古作者晤言一室而知其意指所在比之閻徵君若璩戴太史震程先生瑤田學識益相伯仲以視鑿空之談株守之先猶黃鵠之與壤蟲也其有功於周孔之書者如說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則據爾雅之文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則據內則之文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則據周官儀禮之文師摯之始關雎之亂則據周官大戴記穀梁傳之文師摯之士畢集大興朱學士筠月必朝服而朝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則據玉藻

之文（通志堂本序）其解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以謂詩有關雎樂亦有關雎古之樂章皆三篇為一樂而不淫者關雎葛覃也哀而不傷者卷耳也關雎樂如匹也葛覃樂得賢婦也卷耳哀遠人也其解子所推言詩書執禮以謂推言正言也夫子生長于魯不能不魯語惟誦詩讀書執禮三者必正言其音又掐聘禮記注引論語孔子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全文以論語入公門一節及下執圭一節皆言聘禮禮經釋例著論語駢枝一卷皆聖經之達詁傳注之所未及（通志堂本序）先生作儀禮疏嫉于火遺書書後令其說之儀禮補疏所傳數卷及學侶口誦者非他人之所能（經均堂本）盧學士校禮經喜就正于先生（抱山閣本）阮督部石經校勘記序宋服鄉服鄉大夫服并用先生說至於經校勘記序（江西書局本）段先生自言潛心三禮不如端臨（經籍考）撰集藏在東以謂先生未及為後人所不能易則精之至也（揅經室集）阮督部刻其遺書（揅經室集）阮督部石經校勘記又如儀禮補疏所傳數卷及學侶口誦者非他人之所能（經均堂本）盧學士校禮經喜就正于先生（抱山閣本）阮督部石經校勘記序宋服鄉服鄉大夫服并用先生說至於（江西書局本）段先生自言潛心三禮不如端臨（經籍考）撰集藏在東以謂先生未及為後人所不能易則精之至也（揅經室集）阮督部刻其遺書（揅經室集）阮督部石經校勘記又如甚明而今本正義亦并改作卿并不詳鄭山長（北京圖書館藏）關雎樂亦有關雎古之樂章皆三篇為一樂而不淫者關雎葛覃也哀而不傷者卷耳也關雎樂如匹也葛覃樂得賢婦也卷耳哀遠人也其解子所推言詩書執禮以謂推言正言也夫子生長于魯不能不魯語惟誦詩讀書執禮三者必正言其音又掐聘禮記注引論語孔子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全文以論語入公門一節及下執圭一節皆言聘禮禮經釋例著論語駢枝一卷皆聖經之達詁傳注之所未及為後人所不能易則精之至也（揅經室集）阮督部刻其遺書（揅經室集）阮督部石經校勘記序宋服鄉服鄉大夫服并用先生說至於經校勘記序（江西書局本）段先生自言潛心三禮不如端臨（經籍考）撰集藏在東以謂先生未及為後人所不能易則精之至也（揅經室集）阮督部刻其遺書（揅經室集）阮督部石經校勘記又如甚明而今本正義亦并改作卿并不詳鄭山長（北京圖書館藏）關雎樂亦有關雎古之樂章皆三篇為一樂而不淫者關雎葛覃也哀而不傷者卷耳也關雎樂如匹也葛覃樂得賢婦也卷耳哀遠人也其解子所推言詩書執禮以謂推言正言也夫子生長于魯不能不魯語惟誦詩讀書執禮三者必正言其音又掐聘禮記注引論語孔子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全文以論語入公門一節及下執圭一節皆言聘禮禮經釋例著論語駢枝一卷皆聖經之達詁傳注之所未及（通志堂本序）先生作儀禮疏嫉于火遺書書後令其說之存者如冠義奠摯於君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釋文鄉大夫鄉先生并音香石經儀禮冠禮亦皆作卿故氏云卿大夫鄉之異爵者或曰主治一鄉者歷觀前人之說未有疑鄉大夫之鄉為誤者先生謂冠禮見君之次偏見鄉大夫如晉語趙文子冠偏見六卿是也鄭解鄉先生為鄉大夫致仕者蓋上為釋賓疏云先生亦有士鄭不言者經云鄉大夫不言士故先生亦略不言據此知賈所見儀禮本作卿大夫也是孔所見之禮記本亦作卿大夫孔以在朝對致仕者文義甚明而今本正義亦并改作卿并不詳鄭山長（北京圖書館藏）關雎樂亦有關雎古之樂章皆三篇為一樂而不淫者關雎葛覃也哀而不傷者卷耳也關雎樂如匹也葛覃樂得賢婦也卷耳哀遠人也其解子所推言詩書執禮以謂推言正言也夫子生長于魯不能不魯語惟誦詩讀書執禮三者必正言其音又掐聘禮記注引論語孔子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全文以論語入公門一節及下執圭一節皆言聘禮禮經釋例著論語駢枝一卷皆聖經之達詁傳注之所未及（通志堂本序）先生作儀禮疏嫉于火遺書書後令其說之存者如冠義奠摯於君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釋文鄉大夫鄉先生并音香石經儀禮冠禮亦皆作卿故氏云卿大夫鄉之異爵者或曰主治一鄉者歷觀前人之說未有疑鄉大夫之鄉為誤者先生謂冠禮見君之次偏見鄉大夫如晉語趙文子冠偏見六卿是也鄭解鄉先生為鄉大夫致仕者蓋上為釋賓疏云先生亦有士鄭不言者經云鄉大夫不言士故先生亦略不言據此知賈所見儀禮本作卿大夫也是孔所見之禮記本亦作卿大夫孔以在朝對致仕者文義甚明而今本正義亦并改作卿并不詳鄭山長（北京圖書館藏）關雎樂亦有關雎古之樂章皆三篇為一樂而不淫者關雎葛覃也哀而不傷者卷耳也關雎樂如匹也葛覃樂得賢婦也卷耳哀遠人也其解子所推言詩書執禮以謂推言正言也夫子生長于魯不能不魯語惟誦詩讀書執禮三者必正言其音又掐聘禮記注引論語孔子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全文以論語入公門一節及下執圭一節皆言聘禮禮經釋例著論語駢枝一卷皆聖經之達詁傳注之所未及（通志堂本序）先生作儀禮疏嫉于火遺書書後令其說之存者如冠義奠摯於君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釋文鄉大夫鄉先生并音香石經儀禮冠禮亦皆作卿故氏云卿大夫鄉之異爵者或曰主治一鄉者歷觀前人之說未有疑鄉大夫之鄉為誤者先生謂冠禮見君之次偏見鄉大夫如晉語趙文子冠偏見六卿是也鄭解鄉先生為鄉大夫致仕者蓋上為釋賓疏云先生亦有士鄭不言者經云鄉大夫不言士故先生亦略不言據此知賈所見儀禮本作卿大夫也是孔所見之禮記本亦作卿大夫孔以在朝對致仕者文義甚明而今本正義亦并改作卿并不詳鄭山長（北京圖書館藏）關雎樂亦有關雎古之樂章皆三篇為一樂而不淫者關雎葛覃也哀而不傷者卷耳也關雎樂如匹也葛覃樂得賢婦也卷耳哀遠人也其解子所推言詩書執禮以謂推言正言也夫子生長于魯不能不魯語惟誦詩讀書執禮三者必正言其音又掐聘禮記注引論語孔子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全文以論語入公門一節及下執圭一節皆言聘禮禮經釋例著論語駢枝一卷皆聖經之達詁傳注之所未及（通志堂本序）先生作儀禮疏嫉于火遺書書後令其說之存者如冠義奠摯於君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釋文鄉大夫鄉先生并音香石經儀禮冠禮亦皆作卿故氏云卿大夫鄉之異爵者或曰主治一鄉者歷觀前人之說未有疑鄉大夫之鄉為誤者先生謂冠禮見君之次偏見鄉大夫如晉語趙文子冠偏見六卿是也鄭解鄉先生為鄉大夫致仕者蓋上為釋賓疏云先生亦有士鄭不言者經云鄉大夫不言士故先生亦略不言據此知賈所見儀禮本作卿大夫也是孔所見之禮記本亦作卿大夫孔以在朝對致仕者文義甚明而今本正義亦并改作卿并不詳鄭山長（北京圖書館藏）關雎樂亦有關雎古之樂章皆三篇為一樂而不淫者關雎葛覃也哀而不傷者卷耳也關雎樂如匹也葛覃樂得賢婦也卷耳哀遠人也其解子所推言詩書執禮以謂推言正言也夫子生長于魯不能不魯語惟誦詩讀書執禮三者必正言其音又掐聘禮記注引論語孔子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全文以論語入公門一節及下執圭一節皆言聘禮禮經釋例著論語駢枝一卷皆聖經之達詁傳注之所未及（通志堂本序）先生作儀禮疏嫉于火遺書書後令其說之存者如冠義奠摯於君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釋文鄉大夫鄉先生并音香石經儀禮冠禮亦皆作卿故氏云卿大夫鄉之異爵者或曰主治一鄉者歷觀前人之說未有疑鄉大夫之鄉為誤者先生謂冠禮見君之次偏見鄉大夫如晉語趙文子冠偏見六卿是也鄭解鄉先生為鄉大夫致仕者蓋上為釋賓疏云先生亦有士鄭不言者經云鄉大夫不言士故先生亦略不言據此知賈所見儀禮本作卿大夫也是孔所見之禮記本亦作卿大夫孔以在朝對致仕者文義甚明而今本正義亦并改作卿并不詳鄭山長（北京圖書館藏）關雎樂亦有關雎古之樂章皆三篇為一樂而不淫者關雎葛覃也哀而不傷者卷耳也關雎樂如匹也葛覃樂得賢婦也卷耳哀遠人也其解子所推言詩書執禮以謂推言正言也夫子生長于魯不能不魯語惟誦詩讀書執禮三者必正言其音又掐聘禮記注引論語孔子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全文以論語入公門一節及下執圭一節皆言聘禮禮經釋例著論語駢枝一卷皆聖經之達詁傳注之所未及（通志堂本序）先生作儀禮疏嫉于火遺書書後令其說之存者如冠義奠摯於君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釋文鄉大夫鄉先生并音香石經儀禮冠禮亦皆作卿故氏云卿大夫鄉之異爵者或曰主治一鄉者歷觀前人之說未有疑鄉大夫之鄉為誤者先生謂冠禮見君之次偏見鄉大夫如晉語趙文子冠偏見六卿是也鄭解鄉先生為鄉大夫致仕者蓋上為釋賓疏云先生亦有士鄭不言者經云鄉大夫不言士故先生亦略不言據此知賈所見儀禮本作卿大夫也是孔所見之禮記本亦作卿大夫孔以在朝對致仕者文義甚明

廷之疑遷而居東則有以控天下之勢而制殷遺之命以及詩噫嗟之十千不同甫田之十千王制古今尺里與畝之不同周禮司儀三揖三辭之當作三讓文多不錄先生德盛禮恭瞻其容儀雖頑夫驕士莫不抑然自斂性和易無町畦然造其廬者不可吁以私行狀言動必依禮法拜經所遇鴻生鉅儒有爭氣者概弗與辨以故名滿天下而人無忌嫉之者試禮部大興朱文正公時以翰林分校得先生經義用古注疏攻中式矣以次藝一字之疵識為積學之士亟呈薦已中式矣以次藝一字之疵放墓表行狀文正惜之終其身墓表六試禮部凡校士者莫不欲得先生先生閉門却埽足迹不一至貴顯之門七上公車不第有時屏棄出于朋好其人慚恨終身然終不為說遇或欲羅致之君辭曰行時棄命老父亦養志之素心也歲甲辰大挑二等銓丹徒訓導墓行狀志先生勤于職月必致課其教以敦行立品為先而能以身示之法嘗謂校官不常接士子則術業無由開知故諸生以時進見者必以廉恥氣節為敦勉暇則誦習古訓親為講晝諸生信從曰衆執經受業不絕于門其餘辭疑問字不憚千里而來者無不各得其意請祀鄉賢狀先生待人寬厚能容人有所長誘掖之人有所短口絕不言但勸勉之令內自媿知其過誤翻然猛者乃知先生教人之深如此請祀鄉賢狀丹徒飢丈夫以賑事委先生先生啜然曰校官無事可自効于國此某之職也乃親歷窮巷俾胥吏無侵剋一色感之墓丹徒為南北孔道凡冠蓋往來無不修刺請謁屣履到門而先生所至亦必交其賢豪長者生平無他嗜惟聚書數萬卷日夕寘搜以其餘力蓄金石文字數萬卷居室精潔身左右無紛埃之積自言雖卿相之榮不以彼而易此狀行狀先生天性純孝事親左右養飲食衣服無不身親其事鐘安人或遠賓應先生有家書至目睫自動如是以為常一夕先生忽心動急辭官歸女人果病先生侍疾日夜無倦色婁人憐之謂人曰如吾子不過所生哉先生事至五十愛慕之誠依依如孺子請祀鄉賢狀靖江君疾先生辭官歸侍湯藥及靖江君鍾安人相繼卒先生水漿不入口出就外寢墓表不飲酒不茹葷前後居喪四年未嘗先齒

謂記卿先生於居室之左營廟五室祀曾祖祖父時
薦前期齋宿夕視滌濯祭之日晨餘亟蓮之供獻酌
進進之節準以古禮盡一日之瘁遇考妣忌日哭泣
盡哀置祭田以供展墓祭祀之用青浦王侍郎祖四
士說以為有曾閔之孝王先生序遺書稱其孝友純
篤益紀實也先生友于兄弟請祀卿歛然一體無毫
髮間行教諸弟雖嚴未嘗加以辭色諸弟雖長憚之
而無不感其恩誼宗族中有少孤不能讀書貧不能
自振者救養之至於成立阮督部擬儒林傳稿云研
程朱之學以道自繩書數音均天文律呂名物義理
莫不窮考冥搜事親以孝養宋學士謂曰劉君大賢
也豈獨學問過人邵學士晉涵曰端臨淵通而靜遠
遣次先儒者矩矱王先生曰自古有死而如端臨之
書必傳于後無疑則端臨死而不朽矣段先生曰劉
君于三長識居其最阮督部曰元居江淮間鄉里先
進多治經之儒李進士惇王黃門念孫劉廣文台拱
汪明經萊皆耳目所及奉手有所受先君曰劉君天
資清粹移然有道之人學問之事復何問然又云端
臨據祖學行無媿古人此足以論定先生之學行矣
先生體素羸益遭大故哀毀過情病日篤祥禫之節

躬自澣婦屨敬生哀不以躬之羸而或懈也卒不起
卒於嘉慶十年五月二十二日年五十有五子源岷
早慧工詩殤源嗣縣學生從予實檢傳其學實檢寫定其
父典簿履恂狀稷行世山陽汪文端公序之以為與先生相伯仲

先生諱愼字成裕遂寧縣李氏晦人傳據縣高鄉人時人傳據縣
祖燕五國子監生父佩玉邑增廣生據縣仍事好善
多所周貸家故富贍因是遂貧遂先生生而穎異九
歲入義學讀經一日即記知州某數以為神童年十
三而孤據縣內行淳篤事母以孝聞居母喪哀毀過
甚痛不欲生據縣謹于事先伯父卒以長子繼之廣據
事嫂嫂如母據縣遺田百畝僅足餬粥而任卹資
助之事竭力行之不倦廣據事臨財無所苟與人交恂
恂退讓己所不為不以責人己所知不與人爭其所
親善亦生貧富不以易其心既久困諸生籍以高第
將貢于國學其前夕執友貴田祖死先生遂不入試
而親棺斂以歸之先生身短不及中人貌實樸嗜酒
善諧至其執心尚義勇于為人雖責育不過也遂是
時古學大興元和惠氏休寧戴氏咸為學者所宗自
江以北則王先生念孫為之倡而先生和之先君及
劉先生台拱繼之并才力所詣各成其學雖有講習
不相依附先生于年為長三人者先事焉遂乾隆歲
壬辰先君與先生應提學試同試牛李維州論瀧瀧
千言先君奇之牽先生曰吾文祇可驚俗眼耳君乃
眞古文也遂定交王侍郎引之云先君與先生書云足
明堂制度上下議論所說不同先君
下得易悚祖端臨及某為之友其樂亦何以加之
又與祖先生琛田書云昔鄭叔閒天太顛散宜生南
宮括五臣同像比德以贊文武及郭叔死四人者為
之服其事絕可感某將起是禮制總服作說一篇以
明其義益指先生及祖先生劉先生諸人言之先生
與劉先生書云悼固衰病侵尋進取之念既灰著述
之心亦懶并妻子之情亦淡惟朋友之愛不能忘悚
如足下及易悚祖容甫諸君悼一得侍便神志飛
舞終日不語而性情亦通諧其寫於朋及如此先生
治諸經通敏于詩春秋尤深作解義數十條義竝精
審悅好應算得梅氏書盡通其術述與錢溉亭齊名
時人阮督部稱其于算學深造自得學者爭推之殁
三十年其遺書不可復得嘻人傳載所著算術書有
社氏長麻補渾天圖說又段氏尚書撰異引先生說
曰子孫其達句絕與上文從同為句云達大也是
也王先生經義述聞云女則從笙從鄉士從麻
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強子孫其達書述達讀為通
書李氏悼當讀至達字句絕與上文五從字一同

字音均正唐吉字別作一句與下文五吉字二凶字體例正合据傳以此為大吉二從三逆為小吉中吉小吉且言吉況大吉乎又云濟盈不濡軌轨釋文軌轨範美反謂車轄頭也依傳意宜音犯業說文云軌車轍也從車九聲範美反軌車軌前也從車凡聲音犯車轄頭所謂軓也相亂故具論之李成裕曰毛傳云由輈以上為軌陸所謂依傳宜音犯也又引說文以為軌是車轍軌是車軨前又云車轄頭所謂軌也相亂故具論之其說未明不知軌字自有二義其訓為車轍者中扁車同軌是也其訓為車轄頭者則少儀之祭左右軌范是也軌范并言則顯然兩物矣少儀註云周禮大馭祭兩軓祭軌此云祭左右軌范兩文正同則左右軌與兩軓是一事故云軌與軓於車同謂轄頭也又云軨末之軌此經左右軌是也其車轍亦謂之軌則考工記輿人車人輈深則利馬利馬則輈不折輈深則利牛利牛則牛不伏是與此字同而事異也合周禮禮記觀之是車轄頭謂之軓又謂之軌轄頭在軌之下車之濟盈必濡其軓頭不必作軌也且以古音言之軌居洧反牡莫九反此章瀾翫盈鳴軌壯用均甚密若軌字作軌則出均矣無是理也此處訓詁當用鄭轄頭之說為確集傳讀軌作九音是也但訓軌為轍轍非車上之物則不可以言濡矣余自壯年有志于鄭許學攷文字辨音聲非唐以前書不敢讀進士與余有舊氣之應歲在丙申余乞假歸進士始裒集說經之文頗以羣經識小進士好學深思必求其是故不惑于晚近之說而亦不株守前人如皋陶謨之戛擊擊鳴鳳儀之屢舞百獸率舞之漆沮甘誓之六卿洪範之子孫其逮奔走周官之諸侯封地致工記之軓軨風之展我甥兮周官之諸侯封地致工記之軓軨風之展我甥兮喪服之出妻之子為母檀弓之期而猶哭及悼公之喪左氏傳傳十四年之虢射定四年之豫章真說皆確不可拔其有先儒說本不誤而後儒輒生異義者必申明舊說以決其是非其最為諸陋者若陳氏之禮記集說直指其謬不使貽誤後人而各經中飲食衣服宮室器皿之制皆致定精審而言之鑿鑿先生著羣經識小且先生念孫序述其又江慎修鄭堂漢學師承記云近日友朋中潛心讀史之人惟李君孝臣汪君容甫及凌仲子三人又述先生議論史事朗誦大文往往達旦明日取史文核之一字不誤阮督部焦里堂江鄭堂并云先生所著有卜筮論尚書古文說金縢大誥康誥三篇論毛詩三條辨大功章嫂叔文

明堂考辨考工車制考歷代官制考左傳通釋杜氏
長歷補史記說文引書字異考潭天圖說讀史碎金
詩集文集先生以經學教生徒從者甚衆章世綰王
蘇皆以先生學取高科名于世（章世綰蘇集）先生以乾隆四
十五年成進士（章世綰蘇集）注選知縣（章世綰蘇集）選四十九年八月卒
年五十一

（張志久惟樞戶讀高不言湯種貴人斷山陽汪相國称其）

仕御史家傳

君諱大椿字幼植其先為王氏在元有為山東行省
平章事者曰王信其子宣繼居父職元亂避居興化
改曰任氏祖陳晉乾隆四年進士（錢州府學教授考
篠縣學生）君少類（姚鼐羅有高撰墓表）為文選學詩文時得其似不
能精也然讀書輒能知作者意（章學誠撰別傳）性和易謙遜
人無貴賤靡弗愛君然君固有特操非義弗敢為自
少至老終于貧窶（姚鼐羅有高撰墓表）不以已所守概人（章學誠撰別
傳）嘗論宋人立身制行出于倫常日用何可廢耶士大夫博學工
文雄出當世而于辭受取予進退出處之間不能無
（姚鼐羅有高撰墓表）章學誠撰別傳）

（張志久惟樞戶讀高不言湯種貴人斷山陽汪相國称其）

任御史家傳

君諱大椿字幼植其先為王氏在元有為山東行省
平章事者曰王信其子宣繼居父職元亂避居興化
改曰任氏祖陳晉乾隆四年進士（錢州府學教授考
篠縣學生）君少類（姚鼐羅有高撰墓表）為文選學詩文時得其似不
能精也然讀書輒能知作者意（章學誠撰別傳）性和易謙遜
人無貴賤靡弗愛君然君固有特操非義弗敢為自
少至老終于貧窶（姚鼐羅有高撰墓表）不以已所守概人（章學誠撰別
傳）嘗論宋人立身制行出于倫常日用何可廢耶士大夫博學工
文雄出當世而于辭受取予進退出處之間不能無
（姚鼐羅有高撰墓表）章學誠撰別傳）

簞食萬鍾之擇本心既失其他又何議焉又謂今考
據家輟務取名鮮自得亦偽學耳（姚鼐羅有高撰墓表）君事父母能
于貧匱中盡其養待族友有恩誼而不可使為諂瀆
（姚鼐羅有高撰墓表）章學誠撰別傳）施鐵如稱其能盡色養非其道義雖銖黍不取于
人（章學誠撰別傳）施鐵如稱其服官行己無媿古人并記實也
與戴東原同舉于鄉習聞其論說究心漢儒之學所承
記淹通於禮尤長名物初欲薈萃全經名之知其浩
博難罄因思即類以求一類既貫乃更求他類務使
編而後已著弁服釋例十卷阮督部序云釋弁服所
用之例以五禮區之凡四十餘事綜攬經疏史志發

激訂譌燦然經緯畢著又撰滇南衣釋例三卷釋緒一卷章學誠撰君別傳云所著博綜羣書衷以己意乃經禮之別記學者能推君意擴其所未盡者博徵其材約守其例可以會經之全矣輯字林考逸程易疇書後云今日於字林散逸之餘為之拾潘求比其功有甚于初作之時今其所采拔者文凡千有五百於字林原書存十之一二耳海內之書容或有未之見者子田其不以今日之所考逸者限之又輯小學鉤沈十九卷高郵王先生校刊十二卷後七卷則高郵王侍郎所校山陽汪相國刻之又著釋色未成汪相國小

學鉤沈校版

又著吳越備史二十卷草本重譬訛舛校刊不易藏于家汪跋又著子田詩集六卷帥承記施鐵如稱其幽深峭奇一集句挑撻傳稱其為詩尚清遠不多徵引曰此非詩所貴也挑鷂殘香樹稱其樂府幽深杳冥五古曲折微至一種詩王西莊稱其樂府思精體碩唐人間所希覯淡風遠響入韋左司柳儀曹之室王西莊子田詩序君以稀祫喪服等辨贊之戴東原來原答書云以此治經思之所入願弗違以為得勿以前師之說可奪而吏之也今幼植奮筆加駁于孔沖遠賈公彥諸儒進而難漢之先師鄭君康成矣迨而營漢已來相傳之子夏

喪服傳為劉歆王莽傳會矣進而遵營儀禮之經周公之制作為歆莽之為之矣向病同學者多株守古人今於幼植反是凡學未至貫本未徹精粗徒以意衡量就令載籍極博猶所謂思而不學則殆也東原集與書王先生謂其行誼過于經術是其證也乾隆己丑成進士授禮部主事分曹學習得儀制司禮部職事清簡進士分部多不願居然禮部四司儀制祠祭號為繁劇他司往往求兼攝之乃為見才君初學古文詞于朱學士筠乃謁學士欲為弓部尚書移司簡曹且曰曹閒多暇卜居近先生家每日中可晝詣卻即假先生藏書竭半日一夜之力誦且習焉四分日力之三則十年守官猶得七年強半讀書學士曰古人仕學不偏廢且知命者固不求熱亦豈有意求清冷耶君唯唯以退既為四庫館纂修圖得寬假曹務校理之暇借閱中秘儲藏四方奏上遺書人間所希覯者從而証定著別傳禮經同異衆輯為多是時奏勅撰書目若干卷條分義舉網剔淳駁簡要該洽出君筆者十七尋以郎中改御史五十二純忠君卒之前方輯字林逸文散見蒐獵摘博補墨紛拏狼籍枕席間君呻吟謂病不可堪賴此消

長日耳此則君之志也夫

原本作馮景山公女撰畫

盧孝士家傳

君諱文弨字紹弓抱經其堂額也人稱曰抱經先生其先自餘姚遷杭州父存心恩貢生應博學宏詞科不第母馮景山公女君生而篤實少不好弄以讀書為事既棄家學又得外王父之緒紿已知學之所向矣既長壻于桑調元甫師事之學有本原不為異說所惑漢學師承記少事繼母張宜人得其歡心服官京師雖甚貧奉養吉甘必豐必潔張宜人疾亟先生居喪盡哀盡禮旅年已七十有三衣不解帶者百日月居遠忌日必設奠屏謝外客感慨歔欷終身如一日每自外歸必設祭于桑敬甫墓外王父馮山公詩文集嫉於火焉重鋟之執友江陰趙君曦明注顏氏家訓為補刊之過友朋中佞佛者必戒諭之曰吾不忍其陷于異端也待人不設城府有不善則義形于色及其改又相待如初閩居粗糲布褐東脩所入濟人之急如恐不及與紱堂集虛先生行狀乾隆七年考授內閣中書復和童集盧公行狀于時始篤志校書入直每攜四册書歸人手鈔盡日熟勘十年徧讀經史先生作書點畫不苟稍有譌訣必為訂正曰此古人小學之事也行狀十七年成進士

廷對劉切暢所欲言并陳直隸差徭之重
上飭總督方觀承申奏自勅士論俾之援王裁以
大士榜第三人及第授翰林院編修
尚書房行走由左春坊左中允洊至翰林院侍讀學
士丁丑丙戌會試同考官乙酉廣東正考官旋
命提督湖廣學政甚志行狀以端士習為急振拔寒畯延
入家塾課其成如洛陽知縣龔鶴鳴其一也行狀以學
政言州縣不應杖辱生員被劾部議左遷明年乞假
養親歸乾隆六十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卒於常州龍
城書院年七十有九漢學師承記先一日猶強起與
門人講儀禮不輟行狀始官京師與戴東原交善潛心
漢學師承記老而不倦昧爽即起夜分始寢終日莊坐
讀書遇疑義則取別本勘契有不當又檢視他書卷
袟繁碌雖几篋案而心志益清狀言自唐人之為
義疏也本單行不與經注合單行經注唐以後尚多
善本自宋後附疏于經注而所附之經注非古孔賈
詁人所據之本也則兩相鉏鋙矣南宋後又附經典
釋文於注疏間而陸氏所據之經注又非孔賈所據
也則鉏鋙更多矣淺人不比而同之則彼此互改多
失其真有改之不盡益滋鉏鋙者阮督部儒林傳稿所校之
書大戴禮記左傳逸周書孟子音義荀子方言釋名
賈誼新書獨斷春秋繁露白虎通呂氏春秋韓詩外
傳顏氏家訓封氏聞見記諸書又取易禮注疏呂氏
諸詩記魏書宋史金史新唐書列傳中鑒新序新論
諸本脫漏者合經史子集二十八部參萃一書名曰
羣書拾補正誤輯遺仿釋文例句釋而字注之行狀
記錢少詹事羣書拾補序云先生精研經訓博極羣
書奉廉俸購之餘悉以購書還有秘鈔精校之本輒
究轉借錄家藏圖籍數萬卷皆手自校勘精審無誤
凡所校定必參稽善本證以他書即友朋後進之片
言亦擇善而從之自宋次道劉原父貢父樓大防諸
公皆莫能及也潛研堂集凡十三經廿一史國語國策史
記索隱蔡中郎集等書皆精校善本晚年更取影宋
鈔釋文審定附祥每卷撰考證附于後所著有周易
注疏輯正十卷儀禮注疏詳校十七卷經義考補若
干卷抱經堂文集三十四卷鐘山札記四卷龍城札
記三卷廣雅注二卷使學者謹正積非蓄疑渙釋揪儒
傳師承記當世皆以君為劉向揚雄其人者然觀其
行狀墓志
序說苑云西漢之末外戚方盛而宋室流遠子政恆
慨奏陳載在史冊令其書乃云秦信同姓以王其衰

也非易同姓也而身死國亡故王者之治天下在于行法不在于信同姓斯言也不幾於以水濟水乎蓋以同姓之嫌特不得而私削之削之恐小人益得以行其讒慝也又其序白虎通曰道之大原出于天古人凡事必求其端于天稽尚書者於稽古有異說余以為稽攷古道古道即天也天何言哉稽攷古道是乃堯之所以同于天也古之聖人其命一名制一事尚書不本之於陰陽參之於五行原其始以要其終窮則變通則久其有不知而作者必無是也讀是書可以見天人之不相離而凡萬變之相擅乎前無一非出於自然者曾私智小慧之可得與其間哉顧說之不免有歧者何也天體至大仁者見仁知者見知昭昭之大何莫非天當時天子雖稱制臨決而亦不偏主一解以盡縱衆家之說此猶吾夫子多聞見而擇之識之之意云爾抱經堂集又序讀大學衍義補膚見云世之學者自為秀才時即專以決科業發為念一旦得志推之無本而措之無術鮮不為國家病夫士之得失容或不能盡知若就已在位矣於事有所不使令有所難行疾苦之所致禍患之所伏豈可以不知就知之則當思所

以處之思處之則必取古人之良法美意而推擇用之然彼猶于富貴者就不足以語此其少欲有為者又或圖于一偏之識不知通變之宜違古而失況古求失國家何賴焉嗚乎此皇經生所及見哉

君諱苹字孝嬰歙人優貢生嘉慶十一年黃河啟放王營減壩正溜直注張家河總督鐵保查量雲梯關外舊海口與六塘河新海口地勢高下延孝嬰測量乃得其實（歙縣志）用薦纂修

國史天文志議敘以教官用選石埭縣訓導六經子史罔不通貫（歙縣志）十三經注疏背誦如流水而能心通其義人有以疑義問者觸類旁通略無窒礙（記師承）

術齋集中歲名宸易揭日月之行有冬有夏辨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牽牛中旦觜觿中解道千乘之國解上孝嬰推而補之自三乘四乘以上之奇壘皆可由立新法量取不倚外周之角度而三角之量法乃全周之兩角而縮於內半周之角未詳孝嬰以爲易更密梅氏環中黍尺有以量代算之術惟求倚平儀外悟得五分之一通弦與五分之三通弦交錯爲三角形比例立法以取五分之一之通弦而弦切之數益所言皆人所未言與人所不能言故其著述無多卷而簡奧似周秦古書八線之制終於三分取一用益實歸除法求之孝嬰以一表之真數僅得十之二因

五六天地之中合解皆通天人之學也（術齋先生書目）歙州之學自江永倡其先戴庶常震金殿撰榜程孝廉方正瑤田而興焉江氏精西人法戴氏師以古九章創圜故天文術算與宣城梅氏相伯仲東吳錢少詹事大昕教授塘遙相應和然孝嬰生於歙其學實自得不由師授弱冠後讀書於吳葑門外數年苦心冥索盡得中西之祕亦未嘗與吳中師友相接天資敏絕性能攻堅極業績幽祕他人翻覆再三未能理其緒而孝嬰日一二過默識靜會已洞悉其本原而貫達其條目是非問聽蒙髮造人所言不復言

根知積因及諸物遞兼之法以補古九章所未備凡此引伸觸類無不探幽索隱條疏層解所尤獨得者爲斜正梅文穆公句股和積之術及指識天元一正負開方之可知不可知文穆亦水遺珍稿有句股積及股弦和較求句股向無其法苦思力索立法四條其門生丁維烈又遞減從翻積開三乘方法文穆許之孝嬰曰句股形等積等弦和帶從立方形等積等高闊和皆有兩形互易如句二十股二十一弦二十九句弦和四十九句股積二百一十五弦三十七句弦和亦四十九句股積亦二百一十

若開者睛執一形則對者交盲兩數梅丁諸公法成而不可用遂創立有兩積相等兩句弦和相等求兩句股形之法其法四倍句股積自乘句股和除之為帶從長立方積以句弦和為從開得數為兩句弦較之中率自乘為帶從平方積又以中率與句弦和相減為長闊和求得長闊兩根為兩句弦較用句弦較及與句股和求得兩句股形各數益悟得兩句弦較及兩句弦較減一句弦和之餘必為連比例之三率兩句弦較必為首末二率兩較減一和之餘必為中率句弦和必為三率併故求得首末兩率即得兩句弦較之數又悟得同積之違彼此可互三次之乘先後可通故四倍句股積自乘即兩形之倍句相乘為底兩形之股相乘為高又以股自乘同於句弦和乘句弦較則以句弦和除股自乘原可得句弦較今之兩倍句不同數相乘之兩股亦不同數則句弦和乘之不得句弦較而得兩句弦較之中率益句弦和既為三率併則此一句弦較為首率者用減此一句弦和所餘倍句即中末二率彼一句弦和所餘倍句即首中二率故兩倍句相乘為底兩股相乘為高又以股自乘同於句弦和乘句弦較則以句弦和除股自乘原可得句弦較今之兩倍句不同數相乘之兩股亦不同數則句弦和乘之不得句弦較而得兩句弦較之中率益句弦和既為三率併則此一句弦較為首率者用減此一句弦和所餘倍句即中末二率彼一句弦和所餘倍句即首中二率故兩倍句相乘為底兩股相乘為高者化為中率再乘為立方三率併為帶從故以句弦和為從開立方即得中率又以中率自乘為平方積以首末二率相乘等故以中率自乘為平方積以首末二率併為帶從故以句股和為從開得數為兩句弦較之數是術也窮消息之原鑿旁通之徑所謂成變化而行鬼神者矣元李冶傳洞淵九容之術揆測圓海鏡益古演段以明天元一如積相消其究必用正負開方互詳於宋秦九韶數學九章本朝梅文穆公雖指天元為西人借根所由來而正負開方則未有闡明者元和李銳尚之特為雛挍謂此始貫於一好古之士翕然相從考鑿獨推其有可知有不可知如測圓海鏡邊股第五問圓城求徑二百四十步與五百七十六步共數而求二百四十為答數學九章田域第二題求積二百四十步與八百四十步共數而求八百四十為答乃自二乘方以下縷析推之得九十五條凡幾根數為帶從長闊較則可知為帶從長闊和則不可知又推得幾真數少幾根數又多幾平方與一立方積等多少糅雜和較莫定立法以審之以幾平方數除之得數乘幾根數以較幾真數若

少於眞數則以幾平方爲高閣較是爲可知若多於眞數則或幾平方數爲通分法三毋雖乘之共數幾根數爲通分之共子如二如六如十二設眞數一百四十四少二百零八根積多二十平方積與一立方積相等則三數皆同是爲不可知也孝孺於六經務在熟習本文博通注疏原始要終以一知半解爲陋儀禮士虞禮記廣沐浴不櫛注云今文曰沐浴曆來校者不言其所謂或以今文曰沐浴則古文不曰沐浴今本作沐浴宜有譌孝孺曰否汪謂古文作沐浴不櫛今文作沐浴無不櫛二字所異在不櫛之有無不在沐浴之增減也史記太初元年年名焉逢攝提格是爲甲寅漢書述三統推太初元年歲名丙子說者不能決孝孺曰三統劉歆所作王莽以火德消盡土德當代太初元年甲寅歲至建國元年則爲丙午莽急欲即眞萬不能待戊己之年故更元年爲己巳則冠土於火之上遂改太初甲寅爲丙子又僞爲超次之法遠托諸十四萬三千二百三十九年之前以爲太極上元起於丙子超若干千凡說經史不苟同於人類此熟於許氏說文工篆隸善撰相質必首尾研究再三否者直乙之是者爲之餘事亦爲詩歌性淵穆和易與人接無厓岸有以所著疏通證明程氏瑤田撰磬折古義以明一矩有半之句倨謂設縣於股在鼓上稍右股橫於上所以壓之使正泥成說者或疑之孝孺核以重心比例之法而磬鼓直縣之制以定或得舊井闌石有字磨滅衆釋會爲蜀延熙時物孝孺細審力闢其誣或勸其周旋世故終嵔強不少假借其官石埭也公事依例獨行不爲利疚戚惕故食貧茹苦無異諸生時（俱里堂集）嘗造樂器一十七宗一百五十八件司樂生二十人舞生四十人與之朝夕講肄弦歌舞蹈志石埭東山郭柳家梁有媒劉田得銅器二斛相附有古篆文孝孺量得大者口徑尺八寸十分寸之九邊修一寸十分寸之一腹寬底殺容積寸二百三十六新其當下篆爲蜀郡成都楊旦造傳于豫十字小者容積一百一十寸形與大者同辨其當下篆爲陵陽子明受王豫釜作敲用沸十二字劉向列仙傳紀于明上黃山采五石脂沸水而服此其沸石之器旦爲楊王豫名可補班氏漢書急分俸錢購得之日手摩挲以爲娛樂而天下以戊子代甲子意同歟以之歟幷以之歟天

亂中生塵不計也春秋四十有六所著衡齋算學十卷行於世焦里堂考定通藝錄磬氏倨句令數旁線中縣而縣居線右解已刊有十三經注疏正誤藏門人江都汪孝廉廷麟處解譜說文聲類今有錄開方表衡齋文集詩集黃山遊日記藏于家志曰今世精九數之學者惟孝嬰及李尚之銳尚之善言古人所已言而闡發得其眞孝嬰善言古人所未言而引伸得其間尚之精實如詩之有少陵也孝嬰超異如詩之有太白也泰李之學爲郭太史校時草開其先有明三百年莫有能知者唐順之顧應祥自謂知算而於測圓海鏡授時術不知立天元爲何事竟刪細草去之

本朝重實學盡收兩家之書於四庫全書中而天下好學深思之士乃得從而彰顯焉正負開方發明於尚之俾古學微而復著而可知不可知則自孝嬰啓其端尚之亦深數爲窮幽極微爲算氏之最撰開方三例以證明之所云一答即可知者也所云不止一答即不可知者也所云不止一答即可知與實異名而從廉正負不雜者可知隅實異名而從廉正負相雜其從翻而與隅同名者可知否則不可知之長闊和也尚之以隅實同名異名明一答與不止一答孝嬰以長闊和較明可知與不可知其義一也至孝嬰謂幾眞數少幾根積多幾平方與一立方等即尚之所謂實負從正廉負隅正爲隅實異名而正負相雜者以商數乘隅與廉相減隅數多於廉則減去廉之負而存隅之正隅從兩正當一實負仍從爲隅之較隅數少於廉則減去隅之正而存廉之負廉實兩負當一從正仍從爲隅實之和以立方除平方猶以隅廉相減以根數乘減餘而少於眞數則眞數爲和即從爲較矣以根數乘減餘而多於眞數則眞數爲較即從爲和矣尚之言多少在廉隅孝嬰言多少在從實隅多於廉斯從少於實故尚之以多爲一答孝嬰以少爲可知廉多於隅斯實少於從故尚之以少爲不止一答孝嬰以多爲不可知尚之究乎既商之後孝嬰審於未商之先言若殊趣義實互證親此者或斥彼遵彼者或詆此故相傳其辭亂焉然而絕學之顯端由兩君實闢乎

盛朝文治之盛謹備述之而他從略云

李檢討家傳

君諱因篤字天生更字孔德又字子德陝西富平籍山西洪洞人高祖諱朝觀爲邊商以任俠著閎內與里豪爭渠田爲齮齕以死曾祖諱希奎上書闕下直其事大猾以次就法報父讐名動天下亭林文集父諱映林諸生從馮恭定遊闡明理學私謚孝貞君三歲而孤勉至里中祖妣楊氏與族人登樓並焚死李氏之門合良賤死者八十有一人外祖田時需撫之成立受業其門曹倦翁觀察三晉君以故人子相從因善代州馮觀察雲驤雅愛其風土人物居句注夏屋間者十年初膺薦舉以母老家貧力辭不至既敦促入都

召試博學鴻儒入翰林與朱竹垞潘稼堂嚴藕漁稱四布衣雖馮勉曾亦以布衣擢用不得與其數授官後上疏乞養情詞懇切皆人比之李令伯之陳情殆又過之鈕玉樵以爲

國朝兩大文字之一部議以係取纂修明史不允其請奉

旨特准其終養出都之日士大夫詩文贈送者數百人天下艷羨高之表文有云痛思臣母垂暮之年不幸身嬰殘疾臣若貧永恩詔背母遠行必致倚門倚閭夙病增劇況衰年七十又困狀床輦路三千難通嗇指一旦祷北辰而已遠回西景以無期萬一有爲人子所不忍言者則毛義之捧檄不遠其親溫嶠之絶裾自忘其母風木之悲何及餅罍之耻奚償即臣永爲名教罪人彭子戚而負

聖朝非臣愚之所敢出也

皇上方敬事

兩宮聿隆孝治細如草木咸被矜容自能宏錫類之仁推于士庶寧忍子然母子飲泣向隅奪其烏鳥私情置之住路且臣謫陋而同時薦臣者皆

朝廷大臣其于君親出處大義聞之熟矣如臣獵名違母則其始進已乘不惟清教天倫無顏以對

皇上於薦臣亦爲有礙面目去歲臺司郡邑絡繹遣臣長行急若風火臣趨

朝之限雖迫于歲星而問寢之私倍懸于愛日呼天莫應號泣就途志緒荒迷如墮雲霧伏頭轉瞬報見臣母在前寢食俱忘肝腸迸裂其不可瀆官常而干

祿位也明矣況

皇上至聖至仁以堯舜之道治天下敦倫厚俗遠邁
前朝而臣甘違離老親致傷風化有臣如此安所用
之乃臣自抵都以來屢次具呈具疏
九重嚴邃情壅
上聞隨于三月初一日扶病考試蒙
皇上拔之前列奉
旨授臣翰林院檢討與臣同官纂修明史聞
命悚惶忝竊非分念臣衡茅下士受
皇上特達之知
天恩深重何忍言歸但臣於去秋入京奄更十月數
閱寒暑病日以增自揣衰朽不能勝任欲具疏乞
歸而
聖恩高厚未蒙
俞允臣進退維谷乃於五月二十一日具呈吏部未蒙
代題惟有哀求
君父許臣遄歸扶養其母以終天年臣母殘病餘生
流涕無已雙目昏耗垂至失明臣仰圖報
君俯迫詮母欲留不可欲去不能瞻望
闕廷進退維谷乃於五月二十一日具呈吏部未蒙
代題惟有哀求
君父許臣遄歸扶養其母以終天年臣母殘病餘生
旋由再造(鴻猷錄)微 君終養母殘仍臥不出經帳顧亭林
游濟南爲一達官置之獄君於數千里外往捄之得
全亭林賦詩三十韻君廣二十韻酬之傅青主評云
往秋岳先生評李長律謂風雅以來僅有此製非阿
好也余故于開闔頓挫指而言之以正告天下之爲
排體者王漁洋池北偶談云長律得少陵家法嘗以
四十韻詩贈曹秋岳曹歎曰數百年無此作矣李有
句云林谷開音本乾坤老筆才子謂理語經語最不
易下又著奇祺堂詩集漢詩評(鴻猷錄)微 精于韻學顧亭
林序音學五書云詩本音十卷則李君因萬不遠千
里來相訂正而多采其言又云每與予言詩有獨得
者令頗采之又荅李子德論青學書有云非記之足
下其誰傳之詞多不載著詩說亭林稱之曰毛鄭有
嗣音(鴻猷錄)微 朱竹垞經義攷載有秦風一篇餘俟攷又著
春秋說朱竹垞經義攷云孔德無子其著作甚多要
不可問矣汪苕文與人論師道書謂當世未嘗無可
師之人其經學修明者吾得二人焉曰顧子寧人李
于天生王漁洋池北偶談云李天生年三十弃諸生
傅學強記十三經注疏尤極貫穿君精熟前明一代
事蹟史館無能及者歸養後橫雲山人史藁成欲君
正之老病在床令二人捧藁朗誦于側君呼之曰改
即加竄改塗易半載而畢由是史藁知名與李二曲
李念慈交稱關中三李又稱關西夫子鶴徵錄

馮接察家傳

君諱廷丞字均弼代州人曾祖璽南寧（廕）同知祖光裕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南父祁翰林（冠）編修馮氏以文學起家至君凡十一世立朝涖官咸有名績家法謹嚴爲北方所重（述學）君生而慧疑少以詩古文詞名於世考証經史地形要害議事風發爲有用之學（知不足齋集）既冠舉于鄉乾隆二十一年由廕生援光祿寺署正君儀觀溫雅造次必於禮法嘗引見純皇帝望其舉止喜曰是舊家子弟丁父憂去官君自以有祿於朝乃盡以遺產與諸弟而獨任喪葬之事服闋補故官閒少事因得肆力于學多識史事尤精於地理自禹貢以下川瀆異同都邑沿革口講手畫貽然如覩丹黃累篋老而益勤然不喜著書自娛而已差監通州本裕倉有善政既受代吏人往來京師更十餘年參謁惟謹遷大理寺寺丞故事大理寺於三法司主平反刑部權日重大理不得舉其職君在官於罪名出入數有糾駁刑部諸司皆怒大學士劉文正總理刑部獨心善焉尋遷刑部廣西司員外郎既謁文正文正傾心禮遇事無大小悉以咨之踰年遷廣東司郎中君公廉不受請託然用法持平多所矜恕是時文正方得政所奏請無不當故君得行其志嘗言治獄愈求則愈深要在適中而止則情法兩盡當事嗟實其言告諸司官以爲法（述學）于時君益貧賃屋壁立斥輿馬無薪粲資處之淡然曰不固窮非士也（知不足齋集）出爲浙江分巡寧紹台兵備道兼海關監督（述學）廉介自矢不爲詭捐（知不足齋集）歲造戰船采木於屬縣吏因以爲利君閱實其木書之於策以次伐之吏無所容手潮犯蕭山君急裝立塘上曰水至則死於此督吏民修防更三晝夜塘得不壞歲入有餘則以舉其地之公事次則施諸三族之貧者通人名德禮接如不及故交遊士咸得其欲君被服如儒者不聽音樂終身無妾媵遷官之日至無以治裘調福建分巡臺灣兵備道兼提督學政（述學）臺灣斗絕海外民番襍吼官三歲更番不肖者漁利擾獄市線蔓不可絕梳君一刷之曰吾不爲也察屬悚惕及君之時不敢爲非（知不足齋集）于時承黃教亂後撫治彫敝務安靜不苛擾栅城三千七百丈以爲外衛數巡廳縣供頓饋遺無所受書一夕卻金如意七列城嘆服稱盛事有吏職造船應

支番銀二萬吏之子爲諸生其年當選擾吏請毋受直而貢其子卒不許遂學擢江西按察使以失察屬人書籍事革職發軍臺效力旋奉恩旨贖罪

命往江南以同知用知足齋集四十五年

純皇帝南巡

詔許君降捐道員仍留江南候補君自至江南前後爲總督者謂君不習爲吏接遇甚簡既論贖盡毀其家不足當十一素畏愼善憂及益牢落生意遂盡詣道凡缺七輒爲人得署常州徐州淮安三府蘇松常鎮太糧儲河庫江南鹽巡松太兵備四道率不數月代去常日旁皇無所得食賈人責家咸見偪迫及其當官則清操獨厲同官或叩其所入輒權詞荅之終不以其守益人盡心民事尤急貧弱雖一日必舉其職時人以君好施而無所取清而不刻篤學勤政未嘗近名謂之三反當君管河庫日大學士誠謀英勇公以閱河至見君溪相器重使開臨河集引河述君畫宿工所官吏分寸不敢欺或啗以利不可則讒讙交作然大吏之賢者以是益重君知足齋誠謀英勇公遷朝陳君忠實可任且言其淹恤由是補分巡江寧鹽法道踰月遷湖北按察使述學陛見

高宗純皇帝問官刑部時誰保薦爲以劉統勳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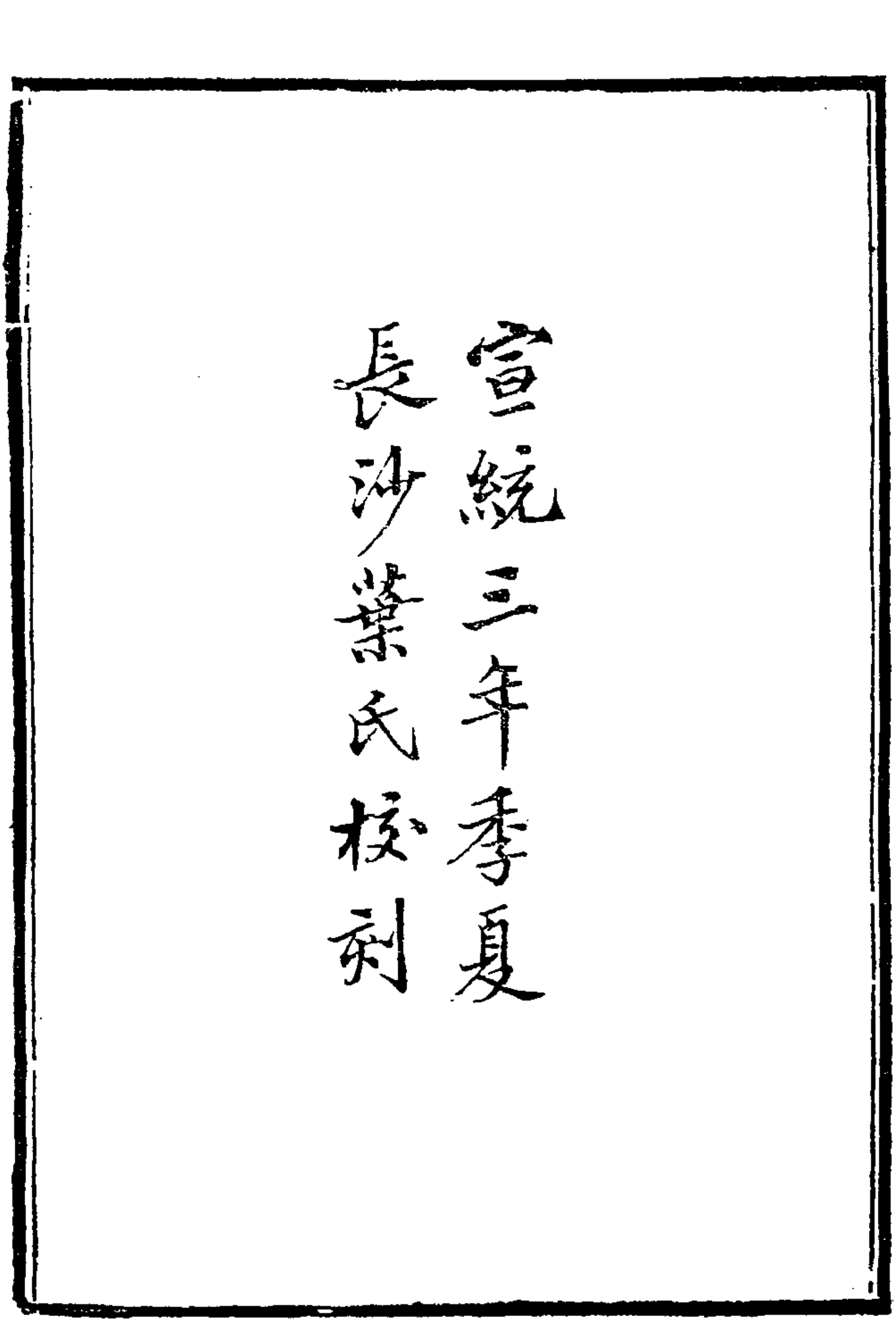
上曰學劉統勳最好君於是益感厲淬發思有以自見知足齋荊門州知州某爲民所毆以抗糧聞君馳往撫定其衆究其致衅始末乃坐倡首者而貸其餘人施南民以爭地相仇殺君履行萬山中親定其界爲瘴氣所中重以飢勞舊疾遂作既歸猶冒暑聽斷不少止遂卒年五十七述學

蘇東坡小譜

附

海鷗小譜

詩案題


宣統三年
季夏
校刻
沙葉氏

重刻燕蘭小譜序

燕蘭小譜一書紀京師伶人之事昔聞其名未見其書自丙戌偕計入都兩次過夏又自壬辰通籍觀政銓曹前後幾二十年日日徘徊於厰肆間求其書不得也歸田又逾十稔微歌選舞日與梨園子弟訓絲靡竹上下雲泥中丁甲午庚子多故之時燭炮酒闌閒樂不樂何讀康雍乾嘉諸公遊宴之作想其時朝野無事海內又康土大夫生長太平遭遇盛唐歲之際即羈旅落拓之士流連風月寄興鶯花亦絕無愁苦之音形之歌詠如安樂山樵其人不知其如何跌宕春明樂而忘死至今令人思其書并思其人如琅嬛祕藏日夜形諸夢思而不可得一見也頃從市

間得巾箱小本譌字甚多又中多模胡斷爛之處觀前後序跋知乾隆時曾有刻本爲余秋室集手書此乃其重刻者以其流傳不絕如縷亟召手民刊行闕者仍之不敢朋補原附海漚小譜爲趙秋谷執信紀津妓作雖男女分途而同爲北方景物觀原刻凡例久已合行不始於此本也袁枚隨園詩話補遺盛稱此譜在古人南部煙花錄北里志之外別創一格下一則即錄海漚譜中贈仙姬八首之一可知隨園所見二書亦是合刻則其由來舊矣譜中人物皆極一時之選僅過百年姓名已成泡影世言美人必得才子而後傳似此亦未可盡據要之當時風流艷迹一展卷如見其人斯固非乞文字之靈不足傳神千古然則

謂美人必待才子而後傳亦無不可也嗟呼開元全盛一轉瞬而天寶亂離艮嶽繁華不須臾而靖康南渡荒淫亡國盛衰相倚求如我

朝之深仁厚澤民樂其業士忘其家如二譜所紀一時之盛豈可得哉宣統辛亥春二月中和節長沙葉德輝撰

燕無蘭傳記燕姞夢蘭曰蘭有國香人服媚之是蘭之氣韻無分乎南北也癸卯中夏王郎湘雲素善畹蘭因寫數枝于摺扇一時同人賡和以誌韻事余逸興未已更徵諸伶之佳者爲燕蘭小譜始甲午迄今共得六十四人計詩百三十八首又雜咏佚事傳聞共五十首先之以畫蘭詩者識原始也繼之以燕蘭譜者美諸伶也終之以雜詠者寓規諷也諸伶之妍媚皆品題于歌館資其色相助我化工或贊美或調笑或卽劇傳神或因情致慨其優劣略見于小敘中而詩不沾沾于一律大約風比興三義爲多嗟乎昔人識鑑之書如南部煙花錄北里志青泥蓮花記板橋雜紀及趙秋谷之海漚小譜皆女伎而非男優卽黃雪蓑青樓集所載亦女旦也惟陳同倩優童志見其齊志齋集中惜名不雅馴爲通人所誚燕蘭譜之作可謂一時創見然非京邑繁華不能如此薈萃太平風景良可思矣後之繼詠者當不乏人余何憚投燕石而引夫宋玉也耶乾隆乙巳季秋安樂山樵太初自識

安樂山樵燕蘭小譜凡詩二百二首始癸卯重午後暨今中秋所作也予昔假館于蘭修丁香老屋見湘雲畫蘭索以抒寫其沈鬱無聊之概特借徑諸郎故不必人求其備詩惟其肖其中雋永風雅感慨調笑得風人比興之旨而山樵同詠山樵更徵諸郎之得名者悉直品題緩吟低唱神韻直逼漁洋蓋其一片婆心欲挽淫靡而歸于雅正非董愛江維楊竹枝詞比也山樵甸脫稿必示予擊賞已非一日爰書大略以貽同好讀者得其味于酸鹽之外可耳

乙巳小春月竹溪居士跋

西風木葉蕭然搖落之晨烏帽黃塵老矣驅孤之客看堂堂之去日白髮霜凝閱略略之新聲青樓夢斷於無聊賴之中作有情痴之語嬉笑怒罵舊爲文章鉤動花飛通于梵乘微聲所及倘同筆木以逢場鉼棚歌臺都供水天之閒話此安樂山樵漁蘭小譜之所由作也山樵長湖山郡住癸辛街家世翩翩性情落落身習燕市不求聞達而來僕是吳儂未識裙裾之樂欲醒看書之眼頻上香樓聊分問字之金閒親鞠部既遊既數題品斯眞閱歷愈多長言不足人萃齊晉燕秦蜀滇吳楚如遊羣玉之山披兼琴棋文酒書翰管弦若過五都之市於是抽毫紀麗剞劂秘圖妍

凡茲識弁之敘勝以有聲之畫闢花野草都歸貯藥籠中點鼠淫狐莫遁照妖鏡裏雜花列部協正變于風人正雜分編配陰陽於易象簡簡香濃語嫻徘從塵外觀塵篇篇棒喝鈴提不向夢中說夢如填花品搜羅適合仙班(蔔宏傳仿列女傳之例皆七十二人今蕃中花雜部以茫耕咏所載亦如其數)試數流光應覺恰周星紀(花雜部所載隱自甲午至今凡十二年)朱竹垞風懷二百韻門巧爭妍陳老蓮水滸四十人窮形盡相可謂筆有生枯意含美刺者矣然而此其略也竊有疑焉黃金臺畔不栽燕姞之花秋草叢中孰採靈均之佩顧斯名而安在寧無說以徵之則有人來紫蓋巷本烏衣稱名而影滿冰輪問字知氣蒸夢澤韶年婥約歌殘楊柳之風雁序傳妙振破蠻荒之字

例言

一是譜始于癸夏成于乙秋諸伶所在某部據作詩時書之嗣後更易未服改正至名字籍貫惟著者得其詳悉餘約略而已

一元時院本儿旦色之塗抹科諢取妍者爲花不傅粉而工歌唱者爲正卽唐雜樂部之意也今以弋腔挪子等曰花部崑腔曰雜部使彼此擅長各不相掩

一諸伶敘次惟部首數人略有軒輊此下皆隨意編錄無定見也其殿末一人頗深注意不可漠視孫山

一魏長生間近年風氣序略頗致譏詞然曲藝之佳實超時輩今獨崑腔聲容眞切感人欲涕洵是歌壇老斲輪也不與噲等爲伍置諸殿末庶幾齊變于魯爲王劉赤幟

一陳王二劉時稱四美以冠花部允協輿情若白二之歌喉永亭之態度洵梨園名輩置于次卷之首不忍沒之也

一雅旦非北人所喜吳時二伶兼習挪子等腔列于部首從時好也祭日爲殿其曲終奏雅歟

一畫蘭詩爲譜之原始雜詠雜感爲譜之餘韻故編于首末至海漚小譜篇帙寥寥舊列無佳未能流播以與蘭譜同調因附錄焉效顰之誚所不敢辭

一譜中評品皆得于歌館薌粉飾以供吟詠若不釵而弁恐白面郎無幾盍有子都耶讀者求之于風鬟霧髻間庶其似之矣

西湖安樂山樵吟

湘蘭詩共五十四首詞共三首

夫蘭國香也譜蘭即譜也湘雲伶中之彼美也美人芳草臭味相同畫意詩情唱酬皆協爰以冠首并附同人王郎湘雲雖隸樂部頗嗜風雅歌板之餘寄情翰墨嘗寫蘭扇貽少施氏楚楚可愛蘭修爲題詩四章西賓張潤齋和焉索余同詠爲賦四斷句以誌韻事

墨池瀟洒寫同心彩筆拈來勝斷金一片湘雲縈澧水王郎從此播芳音

數語識之

嫩葉紛披瘦莖埋香風散自粉坊街王郎妙腕無人識兩字書名似折釵

歌傳檀板按梁窮羞作南音唱大隄蘭韻已回燕谷暖痴情寧共楚雲迷

今夏居停移駕蕖子巷西湘雲繼亦遷至相與爲鄰友人屢以扇屬余索湘雲畫蘭戲題箑上

豈是燕蘭韻語工王昌今又住牆東先生自有春風筆太極圈兒萬象融

題湘雲蘭扇

風寒翠葉袅偏嫩露浥檀花笑未開好似行雲巫岫女亂頭粗服返陽臺

南鄉子　題湘雲墨蘭

絲綸妙手補天衣燕寢凝香客見稀搦管忽收嬌弟子蘭

清影古幽芳翠葉披披嫩蕊蓄堪與江梅同寄傲瀟湘有客行吟祇自傷　鄉思意難忘寫入雲箋韻更長欲向燕臺頻結契王昌到處逢人是媚香

附同人作隨意鈔錄姓名

爲耦堂題湘雲畫蘭

一朵含風態斬新枝枝葉葉淡無垠品題忽憶東坡老曾說春蘭似美人

似濃如淡不曾勻欲整還斜太逼眞卻笑羊欣好書格被人強說學夫人

九畹湘皐舊結鄰靈根元是此花身自從楚客紉秋佩不共蘼蕪感棄人

密誼櫧花不染塵風來馥郁靜含春離離繞砌看都好渠是烏衣巷裏人

僕題湘雲畫蘭屢矣風枝露葉數見不鮮今耦堂以畫筆索句姑以卽事題之

風葩翠帶影離披猶是瀟湘雨後姿想得晴窗閒弄墨一雙條脫拂箋時

登登新起燕泥梁室有圖書硯壁光他日從余乞題榜也應喚作媚香堂

題湘雲蘭扇爲鄒定齋作

倘從楚畹結幽姿卻被東風日夜吹移向庭前比書帶清芬還散授經帷

亂頭粗服看俱好筆勢翩翩整復斜記否一枝曾入夢國堪與江梅同寄傲瀟湘有客行吟祇自傷　鄉思意難忘寫入雲箋韻更長欲向燕臺頻結契王昌到處逢人是媚香

附同人作隨意鈔錄姓名

爲耦堂題湘雲畫蘭

一朵含風態斬新枝枝葉葉淡無垠品題忽憶東坡老曾說春蘭似美人

似濃如淡不曾勻欲整還斜太逼眞卻笑羊欣好書格被人強說學夫人

九畹湘皐舊結鄰靈根元是此花身自從楚客紉秋佩不共蘼蕪感棄人

湘水清湘月明淡淡湘煙靄靄雲中含一段春　花素心人素心一樣幽姿一樣馨同心應共盟

湘雲墨蘭便面流播歌塲筆法娟秀藝林賞之適于是魂挑便日招蕭塘屬湘雲畫蘭自製小印鈐之

長相思題湘雲畫蘭

韻湖齋中見太初潤齋兩君題詞更爲王郎生色也未忘結習偶觸閒情爰題五絕句以誌一時雅勝

題遍旗亭憶往時雙鬟慣唱白雲詞懺除綺業原非易又和東書小史詩張季鷹咏小史詩最爲綺縛以況潤齋

湘波縹渺正愁予素質盈盈繪不如誰染銀毫摹粉本恍疑九畹乍移居

雲鬟雙扇月暗懷春蘭秋蕙兩相諧烏衣子弟多佳客裙屐翩翩款畫齋

畫中緘恨最難拋扇影挑花爲解嘲輸與文孫弄柔翰太初春水無端皺一池韻湖擊初著作手頻鈔太初春水無端皺一池韻湖擊師不置文字之契莂非偶然

蘭生幽谷閒芳姿不似楊枝與柳枝倘向雲藍窺姓氏阿儂家世本王摎

太初居士以所題湘雲畧蘭同玩戲成三首

湘娘猗態雨猗神寫出幽叢力未勻閒向炉輿窺畧法風姿由遜管夫人

往事風流競古名江梅百詠太鍾情陳髯枉詫雲郎貌弱腕何勞解寫生川陳檢討與紫雲事

楚天清露曉來多雲展春山黛色拖好是江鄉芳澤遠飛飛翠羽水如羅

爲鴻塘書湘雲蘭扇

金臺才子江郎筆賦罷親書幼婦詞欲向蘭心通雅契先從雲葉寄相思

猗猗九畹漫含情愛爾孤斜小署名想得竹前兼茶甲軒窗風味擅三清湘雲近仿南田老人竹菜余謂并寫一幅可稱三清圖矣

題湘雲畧蘭箑子

簾櫳晝清潤佳客時在傍柔荑拈弱管墨瀋流清光相對慳素心不言而自芳出入君懷袖挹此幽谷香

戲題王郎畫扇

燕姞夢傳佳兆羅含宅給芳叢綠雨能遮夏日媚香羣挹春風（昔人以梔爲綠雨）

題湘雲墨蘭

美人攜妙蹟嬌語何諵諵欲乞滬波筆贈以梅花巷軸展清雅王郎玉不如齊紈輕拂曉窗虛花因露重檀心掩葉入湘潭自寫眞

有以湘雲蘭扇索題者爲賦長律一首

被風寒翠帶舒芳性可紉君子佩媚香還娶美人裾而今
書史添佳話小署雙名叙殷勤
題王郎墨蘭便面
樂部檀郎擘江皐美女花清風時拂袖香夢落誰家
同作
赤日行堪畏涼颸爽欲馨卻疑湘月下解珮見婷婷
題湘雲墨蘭
春風習習漪清輝芳韻嫣然不厭肥恰似晚涼新浴後花
前笑倚蝶綃衣湘雲寫蘭多作叢葉花極濃郁有致
友人寫蘭僞署湘雲名款索題賦小詩一絕
茶熟香温墨未乾畫成漫擬秀堪餐輸他婀娜撩情思露
葉風枝總耐看
題湘雲畫蘭
奩水沈香耐露寒無邊春色上毫端如何南浦雲深處不
畫湘妃竹數竿
應是春寒箭未多紛紛翠影鬱婆娑曲江士女如相見爲
問金錢擲幾何
題湘雲蘭石扇頭
焦墨襍襍亂點苔數莖含蕚倚風開堪嗟湘女淩波襪瓦
礫堆中小辮來昔人謂名家書扇如美女舞瓦礫堆今湘雲蘭石似之
湘雲畫蘭扇二絕
三楚精神雅擅名譜中纖影現娉婷更憐數筆嬌含露爭
得心如宋廣平
春雨春風態度多離騷芳意日摩娑笑他擴筆今頻見詎
獨當年褉帖訛
王郎湘雲意態閒遠不與衆伍所畫墨蘭楚楚有致
爲製採蘭曲四首寫其人以題其畫
灼灼韶華子採蘭湘水濱葉長自容與花好相鮮新
采蘭莫采葉葉勁似儂心貢客漫行樂蘭言勝斷金
朝采湘江頭暮采湘江曲湘江風月清愛他鷗鷺宿
行行逢伴侶相遞蘭皐上同伴不同心彼此殊聲響
蘭譜一 八
敷莖葉春在手君子心美人口
題湘雲蘭扇
王郎墨蘭漫書一絕
春風偶逗墨池香不許湘蘭舊擅場眞箇丹青能養目何
須更借美人光
人乘青翰來雲夢天與靈心寫國香博得孫郎七字句未
輸綺語賦清芳上二語孫某贈湘雲脇句也
題湘雲畫蘭
芳佩濃蘭沅芷清姿畹露濕湘雲桃李漫山都俗國香獨有
夫君

余詠蘭蘭詩後豔情綺語觸緒紛來俯仰興懷不能自
禁爰取甲午至今都中旦色之得名者凡若干人或存
或亡所聞所見悉爲題詠各誌數語品評以視大概而
餘子碌碌等之自棄以下云
　自題二絕句
百卅新詞緩緩謳等閒罪過屬風流太平英彥多騷雅愧
我迂疏半白頭
南北伶倫妙一時皇州風景繫情思定知傳唱燕蘭句陋
彼昌符婢僕詩原李昌符久居長安作婢僕詩五十首皆中有所譏詳一時盛傳都下

花部共一十八人計詩四十六首
陳銀官宜慶部　字漢碧四川成都人魏長生之徒明豔
飽飫醲鮮得青子含酸頗饒回味一時與長生在雙慶部觀者如
譽嗣後閩妝健服色色可人其機趣如魚戲水觸
處生波儂巧似猱升木靈幻莫測余見其烤火一
劇頓解易象問吾鄉沈君作詩十二首賞之恐讀
漁洋秋柳詩知其妙而未必能名也今以銀官爲
解藏嬌是二麻
漫說纖腰舞翠盤呢人嬌態步蹣跚欠伸美人圖好從兒學一
種春情有兩般少施所藏欠伸美人圖甚自珍惜爲湘雲乞去
劉三官孝慶部　名玉字芸閣雲南安寧州人長身玉立
逸致翩翩一時王劉齊名然劉之美不似王之易
嬌小儂翻巧則那歌諧成趣憶心多幾回洋目怡情處道
好聲難喚奈何北人戲劇凡憶意處高聲叫好此非我輩所能
西州住麗且艮思怪爾風流擅一時巫字山臨巴字水柳
枝人唱竹枝詞
季子多金　旦連五陵裘馬態翩翩儻伊杜牧風情遠名
士由來值幾錢慨沈君也
王桂官翠慶部　名桂山即湘雲也湖北沔陽州人身材
仿彿銀兒橫波流睇柔媚動人一時聲譽與之相
埒余謂銀兒如芍藥桂兒似海棠其丰韻嫣然常
自出於濃豔凝香之外此中難索解人也爲少施
氏所賞贈書畫玩好千有餘金故嬌嬌自愛厭欲
脫屣塵俗知其契合不在形骸矣

見碩人之二章曰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
非善詠美人者不能細心體狀而劉郎兼有之性
頗驕蹇與豪客時有抵牾近有太岳之裔寒士也
以綺語結契甚相愛重豈少陵所云文章有神交
有道乎

虢國風流別有春每嫌脂粉汙天眞卯金故事堪擊帳
裏盈盈兩玉人昭烈帝甘夫人事

一劇傳摹女悅男啼絲裊裊吐春蠶御憐南國生劉二不
似西州熟魏三崑崙仿婉卿經格膊一則終遜自然宋魏野贈妓詩君爲北道生張人我是西州熟

臭味甘和似醴醪無端作惡憤餘桃多情丁卯橋邊客力

任調人不憚勞

白傅歌詞入誦難頓教聲價重長安而今好向人誇訓博
得文園賦藻看

劉鳳官 華部 慶名德輝字桐花湖南郴州人丰姿秀朗
意態纏綿歌喉宛如雛鳳自幼馳聲兩粵癸卯冬
自粵西入京一出歌臺即時名重所謂飛上九天
歌一聲二十五郎吹管逐如見念奴梨園獨步時
也都下翕然以魏婉卿下一人相推洵非虛譽是
日演三英記無淫濫氣象惜關目稍疏即劇調之
流水行雲興若何相逢無那逗情波娉婷卻勝如花女不
事施朱著粉多

帝里新誇豔冶名粵西聲譽早錚錚王湘雲陳漢劉芸鄭碧劉閣鄭生

超時讀獨許兒家繼婉卿

一劇張三認老婆笑嬉怒罵儘都盧卯金遲客欣相賞直
把文情擬大蘇

作訂鸞儔意已諧反兵作合巧安排憐伊未遂同衾願堅
肉何時補縫來寶老脂女杜英與成親後女寇高閣英逼
至杜英計醉以酒爲之撮合令鳳官扮杜英未成親而
先使二人諧好是黃花女作娘矣因憶小說中吳汝王
與所歡鳳娘相謔乘物靦之鳳曰答肉耳吳曰非此何
由補縫之語以調之曰豎肉安啻同汝王縫借音鳳

鄭三官 保部 和名載興字蘭生江蘇吳縣人崑山中之
花旦也癸卯冬入京雖近而立之年淫冶妖嬈如
壯妓迎歡令人酣悅臺下好聲鴉亂不減婉卿初

至時嘗演吃醋打門慕寫姑婦春情藝語覺委鬼
之淒棲不過陽臺幻景未若是之旣雌 蕩也惜
豪客難逢徒供酸丁餓眼以身發財豈易言歟

謔浪風流妙一時好聲頻送笑倩癡可憐誤入梁谿隊空
作花枝照酒巵昆曲非北人所喜故無豪客但爲鄉人作牖斜面已

東吳西嗣兩妖嬈慕寫春閨故二嬌莫問樓頭疑雨態妬
情終是可憐宵

吳下傳來補破缸低低打打柳枝腔庭槐何與風流種動
是人間王大娘是日演王大娘補缸雜劇中娘看燈事
約束登場態欲仙玉奴弓樣倍增妍憑誰消受烏韡煖冬
去春來又一年有尤蘭生煖靴過冬者竟屬子盧詩以謝之

彭萬官 倫慶字慶進四川萬縣人工琴大目濃眉爽
部
即可愛不似唱楊柳岸曉風殘月女郎故名擅歌
樓暇者幾半有時演小生更覺風情灑落機暢神
流蘭修深賞之去年隨浣花公往楚未入品題今
見其丰度與芸閣平泰川稱盧前王後非千高誰
所能躡其後塵者

壘豈無因毀有酔輸他桃杏門芳姿先生好致平章語風
味哀梨儘可思

丰神灑灑二 劉問譚掃峨眉語帶蠻那似吳姬嬌撚酒撥
絃低唱念家山

黑帢紅髯粉面妝踰垣巧護鎖雲囊綠林俠骨眞堪羨誰
識人間窈窕娘 演鎖雲囊女賊甚佳

琴聲落落指生寒不似箏琵錯雜彈曾說梨園有三妙銀
兒幻術桂兒蘭 銀官戲泓桂官畫蘭萬官彈琴時稱三妙

張蓮官 太和山西太原人年逾弱冠秀雅出羣蓮臉
柳腰柔情逸態宛如吳下女郎絕不意其爲西人
之子也不趨時好作妖媚之狀故豪客未之齒及
余聞諸韻湖居士往觀其劇果屬不凡因歎如斯
麗質埋沒于幡腹甲目之儔遺珠之憾寧有極耶

鬱影脂光照眼新輕盈態度半橫陳吳兒莫漫誇歌舞自
是西方有美人

蜀伶濃豔楚伶嬌楊柳章臺門細腰何似紅蓮低映水香

風微度酒痕銷

戈蕙官 倫慶字晚翠直隸景州人姿態明豔鮮有韻
部
致蓋不從梨園法曲中來徒事妖治以趨時好余
甚悟之歌樓稱養銀兒未免唐突西施矣友人韻
湖居士大爲契賞字曰心香僅以詩扇相贈恐懸
馬首于門而往市牛肉也

灼灼爭誇峙世妝競將豔治媚錢郎可憐壯悔堂中客鎮
日空燒心字香

桃花不語下成谿無限春風送鳥啼堪歎一枝紅躑躅漫
誇煙雨欲淒迷 上二句謂

陳金官 倫慶字飄仙四川重慶府人貌似銀兒綽有
部
慧趣丰致可人雖曲藝未能精熟而聲容眞切
肯依樣胡盧不患其不日進也惜啞鐘不響若按
律而使之能鳴則善矣與蕙官同部靜躁迥別余
謂猶紅躑躅之于貼梗海棠友人爲之稱快

嬌小婀娜逸興賒夜行秉燭步欹斜眞王佳氣從兒現贏
得風閒荳蔻花 是日演龍蛇鎮

一樣嬌紅灩灩流箇中鮮翠有沈浮饒伊欲賽銀兒好貌
似先輸第一籌 蕙官稱賽銀兒金官貌似銀兒人往往誤訶

高明官 萃慶字素亭直隸滄州人小身弱骨丰致娉
部
婷絕無浮豔之態惜藝未嫻熟眞趣不能流露近
有于三元頗帶村氣不似明官媚秀友人韻湖易

憲官之愛以愛明官極
余曰此固蚌胎非同魚
目然繼照乘之珍請俟他
日或譏明官爲小家女
喻也呵呵
玉龍山鄉媚有餘連城聲價尚
向明兒賦子虛韻湖以心香字
易愛明兒詩以
翩躚小足踢球門笑語咿嗌尚
花春雨黯消魂明官演小寡婦
若三元之浪子
于三元宜慶部字湘竹四川
媚友人韻湖契爲余敘
韻湖與語三元不解所
狀鄉里婦人神情逼肖
嬌癡謔浪無不與村字
擬也然聲技頗工故美
聞有豪客往還門前頗
村酒醉人多詩以表之
舊雨微歌喜共
菜花開三月三諺云三月三薺
菜花兒上
時之日
傳神一劇背娃娃村婦癡頑笑
幃春色屬誰家
王五兒萃慶部名聯官順天
膳秀色可餐友人招與
詣視之更覺嫵媚詢其
喻也呵呵
徐徐心香本是無明火莫
憲官今
嘲之
骷髏之訶方之五兒未可云酥酪弟兒也
歌壇聲譽重王劉媚眼橫飛好
言擁髻最風流
試將脂粉門紅妝恰稱王家十八娘五兒今年十八生色骷髏甘
退步盈盈骨細與肌香慢亭集載明萬歷間女子王十八
歌詩薩蠻詞云頃國門紅妝人稱十八娘考東海塵冥會
詞骨細肌香恰是當年十八娘蓋十八娘即荔枝也慢
亭集乃
寓吉耳
蘇喜兒宜慶部大興人年甫弱冠面白而妍兩輔微尖
雙顴略起身材五尺以長閩福兒宜慶部順天良鄉
人本姓李爲閻九分子年未冠目秀多姿皎喜兒
帶媚身材亦與雁行二人妝束宛如姊妹作姑嫂
嫡庶更爲神似也其聲技未見專長福兒頗有活
潑機趣歌喉圓溜皆後進中之出色者
移並燕姬色更嬌舞衫歌扇足魂消盈盈二妙相依倚宛
似江東大小喬
春愁無柰影雙雙雙鬢損蛾眉意未降聊與爲謀惟我爾芭
蕉夜雨滴幽窗是日雙演別妻思春

王昇官（慶）部（慶）四川綿州人妙齡小身容儀修潔慇懃非
似慶（慶）官（慶）王（慶）媚（慶）落落丰標自足怡人情
志固不在塗脂抹粉時矣然聲技之佳頗爲觀者
所賞部中後起於斯加指一籌也韻湖廬稱其美
余亦樂道其良詩以識之
一曲清歌欲繞梁纖腰宛轉映霞裳烏衣巷裏春燈晚解
珮誰沾意可香
任他濃豔舞春風脉脉柔情靜女同御笑司空曾見慣又
添公案在牆東（謂韻湖）
蔣四兒（慶）部（慶）直隸宣化商人魏長生之徒秀眉方面
頰有微麻而柔媚嫣然望之如蘿蔦兆羅別饒丰

韻所演皆椰子秦腔于羞澀中見娥媚之態回視
魂挑目招者眞桃李與臺矣部中自長生外觀者
咸爲囑目洵堪躡跡芳塵也
蛙聲閣閣柳依依謔語相調笑輔微欲識嬌顏誰得似春
風吹放野薔薇
每于淡雅見新妝瘦骨珊珊素影涼無限含羞偏嫵媚燭
桃繁李任披猖（臙脂李謂三元葩）
賈四兒（慶）部（慶）集慶大興人年未弱冠秀目妍姿身材綽約
其嬌豔彷彿湘雲而歌韻則桐花伯仲也近見其
演狐狸思春潤齋謂如花解語似柳傳情余曰若
以花喻是兒當如萬李競賞其穠郁鮮媚而于淡
宕開神差遜海棠芍藥然千紅萬綠中亦堪睥睨
羣芳矣潤齋爲之擊節稱快
一朵嬌紅壓眾芳東風娟娟試新粧欣看北地胭脂豔漫
向西州問海棠
慇懃未醒奈情癡誰破春愁慰所思恍似夕陽花影颺消
魂倩女欲離時
得氣桃花分外嬌靨旋詩句最魂消品題藉有張公子誰
遣幽齋慰寂寥（桃花得氣美人中柳如是句也）
謝女腰肢尹女歌嫣然笑靨溜橫波堪嗟後進紛紛者半
是行尸奈若何

花部共二十六人計詩四十八首

白二（永慶部）大興人原係旗籍旦中之天然秀也昔在王府大部與八達子天保兒擅一時盛譽余乙未入都渠春光爛熳已開到茶蘼矣然興未闌珊聲名不減庚辛間魏陳壘興門前始爲冷落今又數年風致猶然而景況蕭閒自覺不堪爲使君新婦風致灑落如燕趙佳人不乏俊爽友人以余爲相賞于風塵外者

過塵之韻非時輩所能企及

察罕家風湟不侵素娥小隊是知首梨花雪後茶蘼雪撩盈盈脉脉眼波融轉瞬能教密意通昔日風流難忘卻桃花色借美人紅

得春愁幾許深元察罕西域人生時月白如晝國語以白爲察罕因以名之仁宗賜姓白氏

未覩妖妍二月時品題何處寫芳姿永新歌韻依然在玉樹臨風祇一枝

宜笑宜嗔百媚含昵人嬌語自諳諵諵風流占斷荀令架可柔樓頭有魏三常演潘金蓮荀架甚是嬌媚自魏三演此劇不演扇底相逢已十年徐娘風致尚翩翩先生慣作周郎顧髣髴吳霜也自憐

于永亭（萃慶部）俗號耗子山東郎墨人弱齡嬌好豪客爭趨今雖過天狥之年而豐肌露臘猶然一朵玉樓春也聲技工穩嫻雅多姿無折腰齲齒之態視名下諸郎可稱曹大家矣詩以張之

豐姿綽質映春衣暖玉年來識者稀小有芳名同鼠子卽應粗糕笑君肥

周掃眉（成德部）姑甚佳日蠻聲脆語似鶯雛寶兒態態眞殊絕應把輕盈詡玉奴

平泰兒（餘慶部）姓劉氏宛平人五年前之風流旦也小身白皙而有微麻目一如欲語撩人正在阿堵中今顧而長兮妍媚之態視昔頓減而齒豁鬆脆風致灑落如燕趙佳人不乏俊爽友人以余爲相賞于風塵外者

盈盈脉脉眼波融轉瞬能教密意通昔日風流難忘卻桃花色借美人紅

鶯歌嚦嚦圓而滑燕語喃喃脆欲流風度祇今饒俊爽白荷花好颺新秋

楊四兒（宜成部）名芝桂四川成都人過季隗請待之年而臉際生春眉間帶媚致綏綏有狐意嘗著一羊裘貼翠圍金炫

中亦云服妖人多以四　未見所長嘗演吉星轡作髣髴其大概矣

一從僊伎出歌臺樂府開元按部排何事兒家妖且豔想彫妝吸淡巴菰頗饒姿趣可以覘其大概矣

因拜月幻形來叔孫通定郊祀製僊女伎此旦色監觴之始唐開元中以伶工之佳者爲立部伎次爲雜樂部元院本色旦云旦之命名義爲坐部伎又次爲雜樂部元院本色旦云旦之命名義取于狙獂狐之淫者狐雅頂闊懷向明面拜則變爲人形

翠鈿金縷壓襟裙風致綏綏媚有餘自是苗人好妝束紅
綾貼臂笑軒渠（臂邊貼紅綾者如妝子大
女與人裸合自旌波其徒亦亦然蓋亦猶雙味如嚼蠟
也）
楊五兒（雙慶部）四川達州人姿態村樸有婢學夫人之
狀弱冠時固名動歌樓也魏三初演滾樓五兒爲
之副色一時魏楊並稱猶金菊之借光芙蓉然其
他雜劇風致亦楚楚可愛知非默處甕中者
驚聲憾嘔嘵嘵嘵齲齒迎人媚態函白是野花偏豔目稱
他窄袖與詩衫（書扮貴婆衣衫
仗甚是稱稱）
偶摹閨閣禮雖容浪有雙名比蛆蛩紅蓼淩波秋欲晚霜
葩那得似芙蓉
孟九兒（大春部）山東歷城人頎長白皙風韻老成蓋其
年已數到星張翼軫矣妙齡修飾韶美可人嘗演
百花公主戎衣結束秀媚中頗饒英氣想見秦良
玉勤王召見時其他雜劇則梆子腔俱多爲京班
別派
一聲檀板出傾城扇底相看別有情等阮調高蛙漏促踏
搖娘苦月三更
繡旗錦纛列前幢劍氣龍文鼎可扛漫說將軍　敵手古
來巾幗最難降
薛四兒（太和部）名良宮山西蒲州人西旦中之秀頴者
丰姿婉戀面似芙蕖于兒女傳情之處頗事醞藉
而臺下好聲寂然吁可怪哉余謂好花看在半開

時閒情之動人在意不在象若楓
女與人裸合自旌波其徒亦亦然蓋亦猶雙味如嚼蠟
斯女觀之號大體雙味如嚼蠟也）
無限風懷旖旎旋情春光微逗可憐生紅樓住處多舍蓄羞
尚旧宮鏡裏行
嘹嘵京腔響遏空勾音異曲不同工雁門山上初飛憶
斂當歌盛小叢山西幻腔似崑曲而音
咳亮介乎京腔之間
黑兒（王府大部）姓劉氏大興人年僅弱冠紫棠色目閃閃
動人常與白二演葡萄架作春梅旖旎之態猶是
可兒情非雪點寒枝也爲一外吏所契豈卯金之
波斯女乎
黑短無姊媚自工卻教人憶貫南風幸睨大體雙南漢劉
院桃花枉爛紅（韓昌黎辛夷花詩
清最輝燭重日）
未稱池邊瘦影寒空憐旖旎旋半春殘風流太守曾相賞一
朵嬌癡墨牡丹
三壽官（雙慶部）姓張氏宇南如陝西長安人奇艷逸麗
娟娟如十七八女郎令人心豔惜無歌喉只演樊
梨花送枕幕寫情態而已余戲以啞旦目之
復陶翠被出軍門街鼓春寒夜帳溫捧枕無言情脈脈一
枝紅豔美人魂
息國風流祇自傷桃花人面媚君王兒家會得無聲樂啞
趣傳神許擅長
張蘭官（餘慶部）四川敘州人
也柔情綽態如弱

柳當春臨風自賞在後進中不可多得史章官（部）陝西西安人貌僅中平而弱骨多嬌似柳態三眠低揚莫定于彼中氣習可謂化百鍊剛爲繞指柔矣其聲技俱有可觀非碌碌無奇子也

搖曳多姿態度妍風流一曲霸王鞭靈和殿角依依柳說著張星倍可憐

柔媚迎人無限嬌吳儂誰與鬥纖腰劇憐楊柳蘇臺種一例銷魂到灞橋

張榮官（部）華慶大興人賦質柔姿面如鵝卵惟嫌目分大小不工嫵媚陳美官（部）宜慶銀兒之族弟白面稍麻風致楚楚二人風有名譽今年學易之年不爲

時賞然聲容態度尙有典型覩新進浮梁子弟宋時諺語借淨藉塗飾以爲嬌嫵淫以爲媚者其丰範（梁爲無長）脩脩乎遠矣

贏得風姿半面妝嫣然一笑强登塲雙眸莫訝同梅姊恰稱新歌賜玉郎（盤史西門式婢春桐左眼大右眼小）

一笑相逢媚欲生桃花細雨臉波橫到門未必能驚座空使元方有令名

永福兒（部）華慶姓彭氏直隸滄州人眉宇爽朗清雅不凡本習小生後改旦色故舉止落落乏妖冶之態

今雖學步邯鄲而忸怩不啻覩者轉增其媚惜顏高口闊非女兒家窈窕形容也近見其演佳期頗

饒韻致詩以詶之

彩翮窄窄指纖纖小步輕盈繞畫簾一點靈犀通內裏雲含雨鎖眉尖

半夜恩情愁積思人間天上此佳期如何鐘動催歸去惹得王生惆悵詞（唐王濛惆悵詞川崔徽住期事）

滿園兒（部）華慶姓王氏名中宮陝西藍田人劉芸閣之徒面固頗有固派精悍可喜其技長于跌撲嘗演如意鉤搶臺訂姻如芍藥翻堦令人目眩至末後一跌似憐似怯傳情在無意間爲之擊節欣賞卽好姻緣共惡姻緣契結三生豈偶然入手漫拈新婦臂翻

（搶臺先打退二人）身先飽女兒拳

但覩金鉤意已親略子偏反逗丰神傾心一跌嬌無力兒女英雄兩可人

常永合（部）宜慶字煦載一字妙蓮順天涿州人丰神秀雅無媚容無俗態有翩翩佳公子之風屈于旦色恐未能學步邯鄲也聞曾習舉業應童子試今夏見其書扇摘歸去來詞云云（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入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心甚惻然張君潤齋贈妙蓮印章字之冀其出泥不污也近爲瑯邪君所契安之若素乃如之人一至斯乎昔尤西堂作西子文有憐愛奇三義余于永春不覺興感于斯焉

清神皎皎映瓊姿幾度憐我愛我奇之（憐其美也奇其異也）少年愛其文字變爲無良子也
好從謝客分清豔莫向張郎問麗華出自汙泥原不染稱名不愧妙蓮花

羅榮官（宜處順天部）

良鄉人旦中之夭桃女也年未弱冠何粉潘姿不假修飾令人目注施興兒童（處直隸順天部）總角之年明豔妖嬈顧盼趫趠梨園中共堪作坐部伎耳然豪客如意館中春萬樹一時齊讓鄭櫻以樂少年耶狡童之詩吾爲若詠斯下矣（二字讀於戲本音嗚呼）

玉貌動情思男兒已擲盈車果何宜低唱月輪高玉容無限婆娑影不花

張喜兒（永慶部）

河南人素靨嬌憨有柔媚昵人之態其技似鶯雛學語尚未成聲而豈豪客千焉矚目婉兮戀兮總角丱兮髣髴不減人風致友人許君大加賞識

初日芙蓉豔姿張郎用喬妝假女爲作女妝腰鼓聲圓若播鼗臨風是狂奴興亦豪（是日演鼓甚佳）

祥符人玉質翩翩目如秋水楊寶陽人素靨嬌憨有柔媚昵人之態其技似鶯雛學語尚未成聲而豈豪客千焉矚目婉兮戀兮總角丱兮髣髴不減人風致友人許君大加賞識

嬌憨無藉轉星眸正是瓜時始上頭爲語聯郎多嫵媚可人情處半含羞

謝玉林（江西新建人）

風致欠溫馨謔浪情懷笑語村一片好聲頻送處阿誰眞箇欲銷魂

身材纖小昔人稱季香爲香扇墜若玉林眞可懷中婀娜袖中藏矣其技不甚多語惺忪不減人風致友人許君大加賞識

王慶官（集慶部）

字鷰庭直隸天津人楊四苗之徒也年始成童眉目軒爽嘗使陪飲搏戲豪呼風生四座似憨而黠含媚于標宜乎抹粉登場浪蕩妖淫有不待揣摹而合拍者嗟乎童子何知世風不古若王聯官之恫悔覩覩我見生憐不可同日語矣悲夫

歌樓絃管聽應稀豪客爭邀伴醉歸已愛善容桃灼灼更憐柔豬柳依依

拋離鄉國上京畿十五盈盈正可譏歎無瑕雙白璧候人歌舞屬兒家（呂氏春秋塗山氏女命侍妾待禹于塗山之陽女作歌曰候人兮猗實始爲南音）

雨態雲情似漆膠于飛無計效鸞交阿師對此增羞澁鳩鵲相喧孰解嘲是日演劇聽永亭作女狀元玉林爲新婦羞態愈覺可人

曹珪官集慶字文達四川錦州人清姿而質瘦頰隆顧其技未見所長而機趣活潑有媚態而無治容閑想習染未深故多羞澁相賞者當于時調外求之或有契焉

逸韻翩翩意態濃清姿依約似芙蓉羊欣慣仿夫人格雖爾欲斜亦正鋒

曾侍蘭堂燕寢香頓施朱粉入歌場梨園弟子多卿輩誰是新聲田順郎

姚六兒萃慶部大興人姿僅中平齒已加長善于嫵媚丰度猶堪昔在集成夙有名譽今入萃慶友人謂其佳處祇在飛眼撩人一笑間至于彈琵琶唱小曲齒列縣脆令人如覩燕趙佳人粉白黛黑固非後進之可企及也

塞上春風猶地回草青氈帳喜衙杯琵琶不訴昭君怨聽唱新聲阿濫堆是日所演

丰姿詎勝小妖嬈孫壽妝成百媚嬌最是眼波斜溜處天游相兒欲魂銷

馬九兒集慶部四川重慶府人丰姿秀媚態度停勻望之如妙齒女郎問年已逾房老昔馬湘蘭當半百爾祖成一世雌王百谷邪馬湘蘭文云固雌一世之雌也而今安在哉

舊本置之高閣一時歌樓觀者如堵而六大班幾無人過問或至散去白香山云三千寵愛在一身六宮粉黛無顏色眞可爲長歎息者王寅秋奉禁入班其風始息今雖復演與銀官分部改名永慶然較前則殺矣而王劉諸人承風繼起亦沿習醜狀以趨時好余謂魏三作俑可稱野狐教主傷哉華年厝房老近兒其演貞烈之劇聲容眞切令人欲泚則拈除脂粉固猶是梨園佳子弟也效顰者當先有其眞色而後可免東家之誚耳

媚態綏綏別有姿何郎朱粉總宜施自來海上人爭逐笑

鏡暇作風作太盡描阿翁僧兒也魂消十香詞好從兒唱
蘆行紅稍殘度嬌那識羅裙內浦魂別有香遺
觸處相關兒女情歌場喜見一番更梨園舊曲無人顧盡
日閒愁白髮生
點點春雲暖欲低桃花紅蕊亂鶯啼教聲鄰女空嬌小未
許儂家舊姓西

雅部共二十人計詩四十四首

西湖安樂山樵吟

吳大保宜慶字秀卿江蘇元和人旦中之兩頭蠻也

姿容明秀靜中帶媚本習崑山與蜀伶彭鵬官同寓因兼學亂彈然非所專長昔爲河南公所契今作出將紅杏方駕王劉友人昌黎生見譜中未有題贈大加駭異謂遲詠一日則增一日罪過乃賦四詩以贖前愆今而後可以消災延壽矣

秀質妍姿迥不凡應趨柔艷殿衣黃衫如何點綴閒脂粉惹得登徒兩眼饞唐禮樂志選樂工姿秀者十餘人衣黃彩文玉帶侍左右

雲階月地見神仙濃豔應誇供奉篇每向歌樓欣一覩杜蘭香又下瑤天

素質妍婷婷耐久看天生粉面沒包彈櫻桃樹下多嬌媚顆顆珊瑚寶木難嘗演打櫻桃曰吐胭脂顆顆金珠增其媚

燈影搖紅月影流新妝窈窕勝王劉徐翁不解探花趣醉裏俄驚花見羞馬觀察家演華慶部四喜暮至命專演一劇徐水部太翁于燈下見之大爲稱賞花見羞五代劉部妾名

本是梁鎔隊裏人愛歌楚調一番新蛙聲閣閣三絃急流水桃花別有春張柯亭保和部名鳴玉初字珂亭江蘇長洲人神清骨秀望之如帶雨梨花嘗演小青題曲一齣人瑕景會見者魂消某巨公大加契賞易其字曰柯亭昔柯亭在南爲一靈吏所愛幸丑罷吏被逮入都挈家北上寄跡京班常往探問圖以慰岑寂今春罷吏典刑柯亭在戲場聞之更衣奔赴一慟幾絕雖所事非人而感恩知己不以衰榮易念視兒金夫不有躬者相去何如耶繼而落落不偶仍挈家南返雞鶩羣中忽覩寥天一鶴爲之三歎

此消災仗藥師釋云消災延壽藥師佛韓君知醫故戲之

四喜官保和部姓時氏字瑤卿江蘇無錫人本貴邸小鬟幼習梨園雪膚蘭質韻致幽閒有玉峯梁谿手度雖兼唱亂彈涉妖妍而無惡習與陳王劉吳並邀時譽而梔子含香非穠李天桃間擁蜂蝶也今歲長色衰闌人集慶部內歌樓談之者猶望彩雲珊珊瘦骨出婷婷幾見幽窗泣小青千古情根消不得夢魂應傍牡丹亭

不受風塵湟與磨翩翩花下度清歌金閨名彥多情甚之

子相逢咏伐柯
樹瀟巢傾事可哀感恩相伴逐輿臺未知金鳳分飛後曾
爲東樓一慟來優童企鳳後爲
房愛
振翮高飛過不暫蕭猶原是不同芬從茲歌舞江南好無
限詩篇散彩雲

周四官保郎武部字玉奇浙江仁和人年始弱冠素質豔
光略無妖冶古風居上品其色技兼有時琉鄭生
之長有美一人清揚婉兮如皦月初動人長月風流足怡情志向因吾
三絃彈詞娓娓動人長月風流足怡情志向因吾
杭無人譜中未免寂寞今得玉奇不金爲他人作
嫁衣矣

他秀色燦珠簾珠簾秀元歌伎名
落拓京華十載過尚餘逸興愛徵歌饒他三慶多嬌豔雅
韻宜人有太和謂萃慶宜慶永慶
錫齡官永慶部姓張氏江蘇長洲人點不浮小身玉質其技宜于吉
豔
妖冶視以銀兒今事眞切輔以錫齡銀兒似春深
芍藥錫齡如秋晚美蓉可稱二美然蒹葭春華
而不凋秋實故錫齡聲譽無間焉爲之興歎
漫說妖妍帶露姿服紅獨占曉霜時秋江冷豔無人賞惟
有閒漚仔細知

梁谿樂譜奉君王歌韻爭誇御史娘不
是九重遠聲色人

間那得有田郎御史娘子田厮郎省
唐貞元宮中樂人
雙喜官保和部姓徐氏江蘇長洲人
重寵歌音清美姿首嬌妍弱冠
口傷嗇演玉環醉酒多作折腰
藏拙其心亦良苦矣歌樓評四喜曰妖雙喜曰高
卿長也可以窺其優劣也而聲技
流連于豔頰云

芙蓉濕濕泛秋江贏得佳名重蒂雙一朵綠雲欣出岫美
人聲價重南邦
婀娜多姿柳帶牽臨風搖颺玉樓前兒家若作曹交婦縱
不齊眉也及肩

嚴秀林 保和武部 字芝田 江蘇無錫人 妙齡娟秀 白皙嫣妍 書人以江瑤勝駝峯 熊掌非虛語也 友人張君大加契賞 邀余觀劇 以徵所鑒之非謬 然修容似玉素亭亭不自持 風前婀娜 支二分明月三分柳 箇是芝郎寫照時 二分明月 幾許柳色三分未成恨 也感秀林之未遇 玉歷臂無金 吾爲秀林憐 爲張君愧矣 聊以情語解如蘭臭味深 解喇作如蘭之雅 券云 個儻張公爲賞音 情山窶止一鉤金 從來豪客多輕薄 誰得發兒

保和武部 姓周氏 字定珠 江蘇武進人 雁容賦理雅態柔 情擅名十餘年 爲昆旦中秀相 者幼曾爲小史 後隨主人出莅山右 顧俊德吉祥 亦無錫人 靚妝秀質 美擅歌樓 鼠旦中之翹楚 旋以他事 間南今來京 遂棄所業 而故交冷落 時有棄舊之感嘗與俞翁同飲 聆其語已 如商婦琵琶 矣爲之慨然

舞衫歌扇 昉輕盈 十載京華 早擅名 不忘深恩 依舊主 榱前時度 囀春鶯 黛痕零落 鬢絲髡 冷語淒涼 誚老饕 未覩梨園 生白髮 已教司馬 涇青衫

桂林官 端瑞部 姓劉氏 江蘇元和人 崑旦中之韻勝者 玉貌翩躚 溫文閒雅 絕不似樂部中人 喜讀史 能舉業 亦善畫 蘭駿駸乎有文士之風 戍戌春 予過友人寓 與之同飲 不知其爲伶也 友人言及 頗以文士待之 繼聞浙東某縣佐 延入幕中 書啟後 閱蘇不數年而殞 秀骨稜稜 孰與偕 相逢不是 弁而釵 芳心一縷 書千古 肯向泥塗 抵死埋 上苑巍科 王右丞 琵琶一曲 快先登 天梯若許 侯門借 技屐屣龍 叱亦周二 官齣纂 寫網船 婦形容 曲肖 哭音調 謔如在 金閶牙市 中令人 叫絕 小周四 官同部 元和人 年僅成 童伶俐 活潑無 非天趣 惜面方 不媚豪 客未之 賞焉是日 演拷紅 眼色傳 神躍躍 欲語不 獨齒牙 吐慧稱可 意侍兒 友人張 君契賞 已非一 日詩以 識之蛤蚌 團魚滿 擔沽偶 逢相謔 巧支吾 南濠多 少秧歌 腳風味 譜騷似 翻無 南濠年少婦 終多不 纏足 人呼爲 秧歌腳 啼笑 如眞無 限嬌 擔當風 月小妖 嬈可憐 窗外窺 情女祇是 胡盧依 樣描 是日有某官 演出期興 致索然

李琴官 文保和部 江蘇元和人 年僅弱冠 目妍而瞬 面瘦而腴 雖非謝氏 閨英 亦屬鄭家 文婢 嘗演 戕衣風流 醞藉 有企愛之 神無乜斜 之態 詩云 既見君子 我心則降 吾于斯劇 恍然也 若他人之 始莊而終

浪岩徒見其醜穢耳

嬌癡臨風弱不支卻于醞藉動情思目光冉冉渾如語想
見寒花未嫁時蕤賓歸熙甫樽

狼藉瑤卿與秀卿兩頭蠻觸損清名梁谿李範從誰說酥
酪面今有弟兒其弟秀官在永慶部

孫秀林吉祥部　浙江德清人丰神俊朗眉宇軒豁無柔
媚可憐之色崑旦中之矯矯者在京班一二年即

棄所業余去冬初見翩翩不羣閒今春南返在張
灣舟中已作泉下少年郎矣可憐無定河邊骨猶

是深閨夢裏人詩以傷之

出牆紅杏倍生妍酒落春光媚遠天見說閬中花事好供

誰攀折倩誰憐

歸帆穩稱入東吳啼遍春山舊鷓鴣一夜淒風兼苦雨可
憐紅萼沒青蕪

王翠官慶春部　諢號水蜜桃江蘇元和人昆旦中歡喜
緣也恬雅妍媚口口圓面笑容可掬人見之未有

不歡悅者雅號于以稱焉嘗演絮閣搜妝恰稱玉
環嬌態今回蘇而是班之彩雲零落矣

侵曉街塞叩紫宸姤情嬌語可憐春饒元和人昆旦有號
腕金黃指玉尖（卸妝後揭簾偷視腕指如玉爲彼中之難得者）

金桂官春慶部　字縵亭江蘇常熟人
容如俟城隅之靜女無桑間態齒已加長宜于

崑曲曾爲外吏衙前今春闌入部內亟月之間澤
申華服氣象改觀噫爲之執鞭亦所欣慕焉
薄施脂粉已嫣然歌韻曾諴相府進爲愛嬌多身轉柱幾
形鬼腹與鶯肩幼爲南沙蔣氏小史
燕寢趨承寵愛濃翩翩花影度春風卯兒幻人憲窶隊漫
把銅山笑鄧通
張發官保和文郡江蘇元和人面如瓜瓠躯不勝嬌雛韻
開情有謝夫人林下風致既清靜解文墨嘗見余
燕閒譜略識此中款要知非庸俗伶工矣昔保和
部本崑曲去年雜演亂彈跌撲等劇因揭蘇伶之
佳者分文武二部于是梁谿音餉得聆于喤喤謔
浪之間令人有正始復聞之歎嗟乎梨園雖小道
而狀古來之忠孝奸頑使之感發懲創亦詩教也
詩人之感在士大夫梨園之感及乎鄉童村女豈
曰小補之哉部中皆梨園父老惟發官年二十四
爲最少回視陳王二劉不必出門合轍也以之作

殿殆曲終奏雅歟
弱質娉婷愛羽毛琵琶羞唱鬱輪袍唐昌玉蕊眞仙種莫
認元都觀裏桃
淡妝雅服出輕盈意態丰姿宛轉生幾度悠颺聞玉笛江
南風月最關情
藍冶浮塵詎苟同耽閒縛有士人風燕蘭妙諦渠能識不

余敘列諸伶以甲午爲限而前此名優之可採者于斯附見焉至于伏事新間可徵者述其顛末詠之傳聞者第寄一時興感其事則隱而不錄恐人言未的不敢以之述咎因分雜詠雜感聊寫諷誡猶賦之有亂辭云雜詠共一十八則計詩二十八首

友人言蘇伶有號碧成夫人者姓李名桂官字秀章吳縣人昔在慶成部名重一時嘗與某巨公鄉誼時佐其困乏情好無間後巨公蒞外省桂官亦脫身全往于今十數年矣間其悵慨好施頗無貲蓄脫卻須眉復效翠應緣曾現女人身侍兒譬見多相笑仙雛過周郎顧曲頻感恩知己兩情親憐君金盡緣歌舞羞作吳王宮裏人

午可春回淑氣和歡場幾見醉顏酡桃花流水情無限精衛辛勤柔若何

友人言京伶馮三兒大興人昔在王府大部旦中尤物以聲技書厚貲弱冠後頎長突弁遂棄業爲掌班而領下亦手思可掬班素隸貴邸一日主人以旦色未佳仿命三兒充之因剃鬚復業而孫壽之態罷露矣

脫卻須眉復效翠應緣曾現女人身侍兒譬見多相笑仙子麻胡兩失眞

施朱施粉事妖妍顧影眞堪一笑先昔日歡郎多冷落夜來惟有細君憐

友人言昔蘇伶天保兒姓陳氏常熟人在大成部色技精妙大勝今日魏陳諸郎即拐磨一劇非長生所能彷彿也以獲罪遣戍新疆而周其困躬保其開釋不乏有力之交惜其孀薄而殞聞之慨然有感

斷袖何如割臂盟胥靡猶繫故人情未知仗義孫賓碩肝胆曾爲若敖傾

友人言蘇伶張蕙蘭吳縣人昔在保和部崑旦中之是優伶中之勇于爲義者是可識也

漫將巾幗事傾城雅意憐才別有情睡得豪兒金似土夜來閒喚狀頭聲

友人言昔蘇伶唐玉林方蘭如長洲人在慶成部一時之彼美也秀州某賈與之契好所有貿易之貲盡耗于淺斟低唱中既而賈以逋負被繫二人告其友曰賈之事公所知也倘藉公之力爲渠解紛則二千金之助吾兩人在何至廢業失所友感其言爲之平章息訟未幾賈復與他伶狎二人愴然曰溺不可拯也我不負賈而賈實負我矣其金遂絕噫誰謂此輩中無眞情俠骨者耶爲述其事書

色美而藝未精者常演小尼姑思凡頗爲眾賞一時名重蓄厚費回南謀入集秀部集秀蘇班之最著者其人皆梨園父老不事豔冶而聲律之細體狀之工令人神移目往如與古會非第一流不能入此憩蘭以不在集秀則聲名頓減乃捐金與班中司事者排名其間扮演雜色噫爲名爲實吾不能知而其志則可嘉矣

笙歌叢裏早知幾莫俟門前車馬稀一棹江南煙水闊舞衫何似綠裳衣

拳援聲價附清音名實難窺兩可心甘就經師執都養應羞孔門擅詞林友人言憩蘭之在集秀如爲賓則耳濡目染都養役于經師之門者猶執都養役于經師之門者

爲名是盛生捐孔目而自詡爲林先生矣其語甚新而確

友人言昔京伶八達子係旗籍在萃慶部貌不甚妍而聲容態度恬雅安詳大小雜劇無不可人意者一時盛稱都下于甲午年沃若而隕今其名尚津津在人齒頰間譜中不錄猶記舊院而無馬湘蘭爲歌壇一大缺限矣余聞之有感不忍以未見而棄焉

歌壇豪客憶聲容名下諸郎未許同樂伎卽今騰眾口書生空愧老雕蟲

余作燕蘭譜惜杭伶乏人符丈亭山曰廿年前京班一崑旦爲杭人忘其姓氏演趙翠兒一時獨步其他劇亦可觀余憶丙戌秋在桐鄉與龍翔方丈讌公觀劇一天竺僧謂余曰此班小旦作去聲趙翠兒眞令人發渴讓公有慚色余曰阿師禪悟勝造卅年來相與大噱今符丈所見想亦發渴者耶以鄉人故附錄之

廿載歌場誰莫追就中絕藝尚堪思誰憐鄉亦有風流旦緩步傳神趙翠兒翁云翠兒途遇舒狀元與訂姻後數緩步最妙

昔同讓老近歌臺神子忘機語不猜解道翠兒眞發渴茶

揣摩時好競妖妍風會相趨詎偶然消盡雄姿春婉婉無

人知是野狐禪東坡多高膽白魏三變柳
子膽畫爲摩詰之音矣
題橋盦讓馬相如回首西州淚滿襟今日梨園稱獨步應
將佳話續虞初
余近見陳銀兒烤火一幽狀女悅男之情欲前且卻
舉多羞澀飢而慾念難消屑背瑟縮不能自禁恍
悟咸卦四五兩爻由心而背一節深一節非以脢
爲漠不關情處講家謂脢在心上不能感物此春
香之譏陳最良一些趣也不知也識者當自領之
兩美相逢悅有餘目睇肩聳更踟躇頓教悟徹咸其脢快
讀兒家無字書
天香子寓中有豪客數人留連半日抵暮而散酒後

兼有朱提之約次日家僮不愼幾乎致訟有大力
者以白簡嚇之諸人始爲斂息而大力者亦負螳
螂捕蟬之誚焉余曰歐陽子云酒黏衫袖重花壓
帽簷斜斯時軍流以下罪名亦胡勿爲是可爲諸
人針砭矣
何來豪客事呼盧雀角無端起點奴惹得儂家狂措大袖
中傾出醋葫蘆
見說螳螂欲捕蟬誰知黃雀已擎拳歐陽十字眞成案酒
底花間好悟禪
劉芸閣伶中之衛玠也一巨公頗爲醉心偶于馮氏
席間見吾鄉徐又次封翁言芸閣必爲賞鑒告以
未識巨公爲之駭然以芸閣常至馮氏也封翁大
蒙陳最良之誚又山陰俞六愛居京已久于歌樓
見芸閣深悅之作詩贊其美攜以示余誤以劉爲
柳所用皆柳事嗟乎斯二人者今之人歟古之遺

也
昔思搜句聊知音剛卯訛將柔卯侵那似徐翁眞洒落桃
花滿樹不關心（柳卯取卯金義見史記柔卯吉柳柳爲卯本性柔桃花淵樹隱川劉郎）
友人云京旦之裘小腳者昔時不過數踘舉止每多
瑟縮自魏三擅名之後無不以小腳登場足挑目
動在在關情且聞其媚人之狀若晉侯之夢與楚
子搏焉余曰聞昔保和部有蘇伶沈富官容儀嬌
好纏足如女子但未知橫陳否耶若偶漁婢當有
可觀相與大噱詩以解嘲（漁婢卽漁婦跣足者）
似月如鉤瘦影埋競誇嬌媚試提鞵風流莫問橫陳夜羞
與婾婾讀平聲今音俱仄聲當讀作平聲小姐偕明周憲王元宮詞簾前三寸弓鞵露小姐來按字書婾嫺軟二

友人言蜀伶新出琴腔卽甘調名西秦腔其器不
用笙笛以胡琴爲主月琴副之工尺咿唔如話旦
色之無歌喉者每借以藏拙焉若高明官之演小
寡婦上墳尋音赴節不聞一字有如傀儡登場昔
人云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以無歌韻而藉靡靡之
音以相掩飾樂技至此愈降愈下矣

有絲無竹少清音始自秦中帶鄭淫莫笑當歌同傀儡勝兒原是抱胡琴胡琴婢勝兒事見申吳紀聞

友人言近日歌樓演劇冶豔成風兒輩係有大開銷金帳者以紅紙書所演之戲係何劇名日報條是日坐客必滿魏三滾樓之後銀兒王官皆效之又劉有杜花亭上有胡蘆架宛未若銀兒之雙飢麟裸裎揚帳令人如觀大體雙也未演之前場上先設帷帳花亭如結青廬以待新婦者使年少神馳目嗛罔念作狂淫靡之習伊胡底歟

楚囚對泣點不開好傳消息到歌臺問何人補缺來書人以新婦未來房中先設帷帳名曰缺鴛鴦社見服樓記

友人言近時豪客觀劇必坐于下場門以便與所歡眼色相勾也而諸旦在園見有相知者或送菓點或親至問安以爲照應少焉歌罷春風送處鴛鴦社借酒樓矣鼓咽咽醉言歸樊樓風景于斯復覩飛眼皮科笑口開漸看菓點出歌臺下場門好無多地購得窕頭入坐來俗呼豪客爲窕大頭

友人有以歌樓一字評相告嫌其于諸旦頗有未愜乃以近時習見者爲更定之魏三曰妖以其閒淫冶之風舊評曰魏未足以概之銀官曰標桂官曰嬌玉官曰翹宜于健婦而少韻致鳳官曰刁白二曰飄飄逸也萬官曰豪鄭三曰飛豔平聲其他則未入品題也至于

昆旦聲容優劣有不可以一綴數語爲詮姑附之以俟賞音者

尹胡風流絕世無聊將一字擬形模歌樓盡日爭嬌豔笑是綏綏九尾狐

閒昔年某伶于戲園遇一貴客邀往酒樓贊其色藝之妙命僕攜兩元寶贈之叩其寓不告云是粵省太守來京補缺察者不日即出京冊所往還也次日伶在別園其客亦至馬復招欲贈銀如前將別伶固詰其由適寓午飯其人沈吟再四囑以不須多費只一二肴敘談可也是日其人盛從而來持贈千金抵暮欲去固留宿乃遣僕返白明日不須

早來伶延入卧室與談甚洽凡箱櫃所有悉告之更餘舉家皆寢二人尚喋喋不休次早家人起見門扉箱櫃俱開惟伶獨卧榻上喚之迷悶不醒亟以水解之乃甦方知爲盜席卷踰垣而去余曰斯兩賊誚誚今日逢青蛇有意敵黃蜂温柔鄉裏迷魂陣可羣強梁窮我堋蜂兒上針皆毒物也豈是千金憐季布誰言一飯重王孫

有餘歡繞夢魂

金陵富商某者于癸巳年在京捐納別駕初時愛玩玉器無他好焉不數月于戲園相識二人俗名拉

綽者招伶來宿日引日多家人以二鬼目之于是富商豪情頓起酒肴車馬率以爲常晝則歌樓酒館夜則豪飲呼盧每晚必留一旦在寓同宿繼爲娶親買屋衣服器具皆備一人不下千餘金凡五閱月已爲三人娶矣都中之貴既竭復往家取其子來京勒以南返不聽而阿堵物不能裕如也後期彼數日不能如約其人在寓門詬詈即前所與娶婦者商聞之怨悔益深至夜而繯約計不及一年所費萬金以外其子欲訟之官鄉人勒以勿彰父過爲之吞聲隱泣嗟乎誰實致之皆二鬼焉長安道者可不慎所交哉余聞之

富商之鄰爲所目擊因諱其姓氏書之以爲殷鑒

大鬼昂藏小鬼嬉招徠狐兔逐人迷尊前聽說金陵賈一載春風化雉雞

狐媚依人似漆膠狼貪藉物等嘗茅與君拂拭軒轅鏡莫爲金陵作解嘲見隋王度古鏡記

余十載京華薄游歌館于白二之外多不知其姓名姻婭趙君來京一載几出名之旦無不識之余問其故曰見好花而不知名可乎是誠深于情者余甚愧昔之鹵莽也聊以禪悟解嘲而燕蘭之咏于斯漸入花叢矣

十年歌館愧匆匆訪豔應輸天水翁何似拈花成一笑不世事何勞問假眞人人竿木自隨身年來我亦登場客撇教色相落胸中

魄諸郎格韻新

雜感共一十八首

余自癸卯至今有所傳聞形諸歌詠姑以得詩先後錄之無有倫次亦不計其工拙也

會聞侍史幄征衣結契王郎世所稀莫訝春光三月暮紅深頷下燕初肥

歌臺狂客起風波難用難容柰若何解借公猴通一笑漫勞司馬舊投戈公猴明妓朱斗兒事見聊齋志異

江東只子美無瑕匕首難逢陸押衙刎頸交情何惜爾祇愁誤唱後庭花陸判官事見泥蓮花記

避君三舍禮遂巡御笑先生見未眞待得嘯梁頻作惡短長難禁路傍人

三壽云亡淚黯然阿誰婚好慰情牽劉郎自是秋風客莫道長晴不雨天

豔陽回首即殘春浪絮浮花捲作堆羞對濤陽江上婦琵琶何處嫁商人

仙史言歡　豔歌豔奴爛藉起風波無端嫁禍虬髯客和尚差哉會也麼姚旅考貴顯回蘇往視其友閉門不納遂應之曰和尚差哉

修眞學佛語惺惺慾海波瀾稽未盡莫被秦宮花裏笑戚施面目太酸丁

漫說天懷同柳下魯男今見幾人存道旁苦李何堪摘也
作酸梅沁齒痕
餘桃已失分甘愛斷藕猶牽別緒長奚似杜陵漚鳧侶去
來親近兩相忘
家世曾傳八詠樓酒罏餅罷見風流狂奴氣概猶堪取爭
似訣文媚沐猴
水繪園中跡已陳搴芳圖上又生春流魚固龍紛紛者幾
見流芬齒頰人
撇瑟辰悲欲見難愁容黯黯淚汍瀾牀頭玉匣休教殉好
付雲郎畫裏看
倘儻風流迥絕羣長卿才氣欲凌雲可憐一握劉賓淚羞
譜新聲白練裙
美人香草本離騷金屋由來貯阿嬌珍重玉郎身似玉豔
情綺語寫丰標
名士纏頭翰墨香諸郎身價藉文章湘雲賦後桐花賦更
有新詩到海棠
豪情日日醉歌樓佳話欣傳若置郵何似含毫清興遠生
香眞色寫風流
澧蘭沅芷總芳芬漠漠湘波冉冉雲自我西郊密不雨管
教渴煞雨參軍

癸卯端陽之後伴鶴攜屐一匝囑友人畫蘭分贈諸
伶之佳者使宋朝之美服燕姞之香可謂一時韻
勝矣余以燕蘭命名蓋仿于此嗟乎倚翠偎紅淺
斟低唱人生行樂耳能適其樂而同海客之狎漚
者其畫蘭主人乎是則余之小譜亦等諸雪泥鴻
爪也

披拂薰風寫翠顏芳香滿袖落人間與君妙選如蘭契漫
說專專玉笋班
北地胭脂濫欲浮都含芳韻媚歌樓先生好作燕蘭譜嫩
白嬌紅盡解愁
東風一曲紫山翁旖旎無妨學道功歌舞情懷聊漫興任
他人笑比頑童
汲古緣深兩眼寬何來尤物可盤桓忘機漚鳥無心客偶
爾相逢也足歡

自題二絕句

秋谷老人著

落絮沾泥會有時賢絲禪榻揚撮堪思阿難一笑花偏看合
尚楞嚴覓導師

曉湍趨朝夢已乖日高和酒泥香懷不教石靠輕揮扇縱
戀鱸魚亦復佳

余放乐既久不自檢飭浪游南北多預花酒之筵頗能諧
笑或雜綴詩詞爲時人傳誦而實無所接遇知交諒咸
以介靜之目歸之甲申歲客津門白春和秋仲游既數矯
激非情如海客之於漚鳥不自覺其相親近也長日無事

戲爲記錄以志吾過且詒好事者

絕句示客

一爲鵜秋前報好音人間不信月終沈如何兩度臨滄海
不見幅巾泥醉客襟

照水問花偏有豔先霜病葉已難支三年好在遊春夢
悔作重尋杜牧之

附便面留別詞

蝶戀花

秋老家山紅萬遝何意流習斷送重陽節醉裏情懷空
自結鬱環低盡湘簾月 總爲相逢教惜別明月風帆
落亂霜林葉暮雨迷離天外歌裏花何與紛紛蝶
天津之西有村名楊柳青者臨衛河人家皆曲折隨水比

屋如綉樹色鬱然風景可戀中多狹邪而金錢眞珠者爲
其尤北地諸姬以金玉珠名者十七八蓋其俗也眞珠貌
及中人齒亦不卑然恬雅無囂陵習故人多稱之余始至
即得妓意不甚屬而妓乘余于醉故余贈詞有醉濃不省
歡娛之句後不再至其妹玉珠則劣矣

柳稍青

無計支吾病身陡頓春夢模糊亂惹閒情驚開倦眼斗
帳紅珠 醉濃不省歡娛曉鏡裏臨窺畫圖閒道門前
煙波濾淹楊柳譜疏

玉素者行四人第稱其行第謂人也小身常貌色頗鮮好
至于手足柔纖膚肌瑩膩語音蓋宇其聲矣性尤慧利工于

應對余始以初夏燭下見之聞以南柯子云引燭催行雨排愁泥酒巵春光不信去天涯看取尊前楚楚海棠枝幹眼渾相識和醒不自持他年何處最相思應是紅酥著體欲融時又有句云何物比將嬌與巧燕子驚見蠶紀實也然自待過高意所不愜雖警策超妙麗余時年二十有三眼色所接交相飛動徒以簡書可畏强自結束其後友人有知之者讚詡相半余亦時自笑也今適已二十年余垂垂老矣此間諸姬往往遷白山右問其年大都二十年中之所生長者也而余乃荒迷潦倒其間有似補當時之所不足信乎有宿分哉姬以玉名者素秀而外有玉蓮玉葵以金名者有金仙金香仙姬最與余在萬久體貌似眞珠而肌理膩潔余曾子月下攜其手因醉後見其胸殆素之流也葵向暫多肌齒甚少而頗染市氣仙語余曰使是兒從我三月當人雅流此言可以知仙之格調矣

仙姿貌中上而脩眉稚齒風韻體態近是上流若其酬答敏慧雖文士無以加也亦能爲吳語數往來予寓齋予爲賦不忘十絕句倣微之雜憶體其一云迢迢銀漢事難則再再朝雲路易歧不忘午窗閒小語花陰嫋嫋獨來時其時亦有所主竟能宛轉自至也其二云藥爐煙裊鬢絲愁卻月長曛翠欲流不忘嬌多緣吶苦向人强笑背燈羞益姬方甚病余强之服藥含咽甚艱明日良愈其三云朝來强暴秋波變血雲鬟鬱鍾情我輩古有語落酸寒空自先晃朗久侵奩雲影低迷作挂檐不忘妝成心自賞雙持許不及長安俠少年倣睨當筵力如虎綺羅紅粉輕于塵明鏡映疏簾其四云微風吹月入窗櫺隱約蘭湯沃雪聲膝行俯伏擎金尊醉中片語不稱意毒手牢落銷香魂令

不忘黃昏新浴起隔簾低問太涼生其五云玉盤的礫貯清氷溫照雲鬟鬢舲枕稜不忘暮帷窺午睡雪膚欲向簟紋凝其六云晚涼新點麝塵紗半月微明絳縷霞不忘當筵索强飲春腮初放小桃花其七云琉璃波影木蘭橈十里香風颯翠翹不忘新妝開弄水蓮花姮面柳輸腰其八云綠雲撩亂惹生衣釵燕參差拂鏡飛不忘開庭梳結晚月明風細髮香微其九云高樓雲盡月團團遠水無聲夜露乾不忘溪風嫋衫袖輕羅如雪壓闌干其十云新蟬嘒嘒送斜陽小蝶翻翻過短墻不忘臨行還卻坐滿頭花映讀書牀皆卽事敘述無容溫語耳

附初贈三詞

謁金門

腸欲斷昨暮酒闌人散明月似知情戀戀夜深教夢見

聞道高唐開宴帳望銀河一片誰送暗香來枕畔頓成新纖繭

女冠子

薄酣枕上月淡窗明相向可憐生風裏纖纖柳花前恰恰

恰鶯新歡偏鄭重幽態更分明酒醒寒近曉不勝情

清平樂

曉窗晴暑黯淡巫山雨寶鏡晶明香一縷故傍新妝耳

語輕衣乍退妖紅微波暗逗春濃坐覺雙蛾顰久芳心更屬誰儂

金香者仙之姊也與仙名相埒而仙每稱之曰是我以上人方卧病謝客惜不得一見之素琴者貌不揚而能歌性好飲得酒卽不自持或醉則嘔吐狼籍酒徒多與之善又有棄可者年長矣而色不衰性凝重素姬亟稱之玉如者秦人也僑居眞定壬午之春津有好事者聞其名而致之至則不合意外間人亦無有顧之者居久之狼狽而返明年別有一人攜以再來則聲價大起向之不顧者皆爭邀致每宴會以其來否爲榮辱居一年衣裘鮮華金帛充物而人又稍稍厭之矣今春復返客有從眞定來者言其困苦無生理欲隨客更來而客醉之昔時相識又無人肯爲之地余聞之友人云如姬眼色撩人歌小詞殊佳餘無可取善飲酒而必擇人與地性嬌憨不肯俛仰人故人浸惡之嗟乎一人之身三歲之內非有美醜懸殊也前之所棄卽爲後之所爭矣目前之所爭俄而又爲所棄矣人生遇合亦猶是耳安得如姬立至余爲引巨觴而慰之若青者與藥姬并時齊名津中皆呼之爲八小兒似燕臺妓品中題目也辛巳秋友人欲并致之而適有據之者卒不可得壬午夏姬避地之江南逮今二載匪惟余其舊識者亦絕望矣中元日有邀予飲月者酒酣行而姬出四座動色迴非常覩細詢之附舟北來至纔數日耳余已倦客戒行有期仙素香然不可復踪跡豈意晚得高流且酬夙願贈以夜合花長調云天與溫柔人傳嬌小幾年思殺傾

城江波汚渺斷湖何處相迎秋有信月還盈鵲遲巧送新
盟劉郎前度徐娘未老消得風情連宵雨暗窗櫺趁向晴
輕漢遠掩映三五龍鬚鳳枕鈿扇幾許低橫金不暖玉無
聲算瑤池獨有飛瓊東阿才豈文園渴劇端爲卿卿余謂
青姬眉如蛟好放誕風流似卓文君至於輕織柔媚兼有
眼長自非纍姬無能爲誰而纍已者彼矣美名難居盛時
易失昔人所爲感慨係之者也

天津密邇上都水陸交會俗頗奢靡故聲色歌舞經頭豐
侈據曾紛紜南北所經無與同者嬖多士者近來秦
晉間遂聞風而屬至矣然佳者蓋寡其稍出色者即不
能留也纍與青娶爲秀色獨立者客言其姿態綽約背立風
前殆奪圖畫而雙彎之妙在青素以上蓋目所未覩者若
風流言詞無以過人也咸欲爲余力致之余謝曰美不可
盡欲不可極揚州一夢可以覺矣乃附識于卷末

此譜成于中秋後余行有期矣會故人自都中至與主人
巧相援止既度重陽而余侵尋抱病入仲冬始愈冬至前
乃成行青姬自八月晦來齋中依依不去及是乃分手不
知者幾謂有鏡湖春色之戀也蓋姬性慧絕既習余卻視
外間人無足與者由是大致怨怒不恤也或徵其指答以
微詞略似譜夫子之僕矣主人曰盍委身乎姬不應强之
則哀泣而已其不可柰何惟余知之耳方余病中湯藥洗

沐抑搔扶持無不曲體而周致者余甚荷之故人復招致
後至有遞衣東鹿人月英素雲皆雅平人數輩皆少好在伽素之
間姬多方推引余亦不顧也瀕行前數日姬淒楚不自勝
屢廢飲食余再三慰之姬自言平生未嘗如此矣余行之
明日夕宿青縣題少年遊以寄思曰離情觸處總相關小
字縣名倚驄去偏驚避騎無計誰使駐征鞍夢中從此尋
猶近寒夜奈無眠轉眼春風預愁江上萬點見青山不忍
沒姬之意因刊識

嘯亭雜錄云燕蘭小譜爲余集撰近讀孫原湘子瀟太史天眞閣詩集中有今昔辭七絶九首其二云賦出湘雲絶妙詞金題玉軸付裝池方干下第牢騷甚不拜名卿拜老師自注云施蕅塘侍御學濂傾心於桂字之曰湘雲大興方維翰亦字蕅塘作湘雲賦桂裝潢錦軸懸之臥室方感其意踵門執弟子禮其三云倒意傾情兩蕅塘卻輸秋室最清狂教他膝上鈎蘭葉贏得梨雲滿抱香自注桂學畫蘭于余秋室太史集娟楚有致都人士爭購之據此二詩證之則余之與湘雲有此傾倒之事小譜之作殆出余撰無疑孫詩本爲所眷周郎喜慶者而作集中又有今昔贅辭四絶其一云萬喚千呼不出來輕雲作態竟飛回饒他纏臂雙條脫不換當筵酒一杯自注嘗於伯淵兄席間見有脫雙纏背贈王湘雲者以郎視之直不屑耳辭序云有以孤裘贈周郎呼之侑酒堅拒不應文人於遊戲之文乃分左右袒亦可知當時伶人身價之重無異今日惜太平據亂吾輩所值之境不同耳甲寅夏五德輝再跋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丛书集成续编２５７
作者＝
页数＝７６１
ＳＳ号＝0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ｈｔｔｐ：／／ｗｗｗ．ｚｇｘｑｓ．ｃｎ／ｂｂｓ／

子居　打包上传